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清代文集叢編

一四六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七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銅馬編二卷……明　楊德周撰　一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錄一卷……明　顧允成撰　四五
凝翠集五卷……明　王之翰著　九三
從野堂存稿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明　繆昌期撰　二五九
附文貞公（繆昌期）年譜一卷……清　繆之鎔輯　三七九
市隱園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明　費尚伊撰　三九七

新文豐

銅馬編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楊南仲先生錢牧齋編而卷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四十七篇上卷蓋先生官古田入覲京師時所作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三十四爲下卷則覲見後復任時所作先生始問學於貢漳浦既益博覽愼取尤湛精經學所爲文優游敷潤頗似曾子固學劉中壘文字詩則嶢健參以考證於杜韓蘇三公爲近萬曆壬子舉於鄉官金華教授擢古田令再遷高唐州致仕魯王監國以尚寶卿召不赴年七十餘卒謝山謂所著有淞庵集六鶴

堂集光緒集王田吟卷金華文徵義根三刻荒政考玉田志略詩筏及此編今考鄭志爲謝山未錄者尚夥又嘗注杜詩復與同里陸敬身李封若陳燮五諸氏輯甬上詩岳惜多佚散失傳其後李泉堂因詩話而輯其玉田吟卷而杜詩注則因玉田則傳其玉田吟卷金華文徵義根三刻荒政考玉田志略詩筏及此編今考鄭志爲謝山未錄者尚夥又嘗注杜詩復與同里陸敬身李封若陳燮五諸氏輯甬上詩話惜多佚散失傳其後李泉堂因詩話而輯甬上耆舊詩集金謝山則傳其玉田吟卷而杜詩注則因玉田志略之有傳本乃存其二三至謝山續輯上耆舊詩集錄先生古近體詩百又七首發玉田示諸父老詩二首爲此編上卷首此今錄在耆舊集中此編別玉田父老詩二首謝山所錄乃有三首山行詩錄六首此編亦有山行詩十一首然其辭無一同者細審其詞意則皆爲鼠竊狗偷長物者先生遭讒高焉以後之作已變變爲甲乙而降五噫八哀幾無一存并可見散佚已多即其僅有者乃又多舛訛牴牾也謝山在當時廣搜鄉獻今幸得此編亟文顧於先生銅鳥編則嘗恨未見壽鋟今壽鋟板行之先生學行於此可略見梗概焉馬編中北征南征二記雖非朱肖虞翻侈矜博麗之比然隱然有長沙過三秦昌黎道兩府遺義而詩篇所詠大率懷感時事信所謂不激不厲詳而核理當而確詞理並足者也今其遺書雖未能盡見即其僅存者觀之固可知其博學嗜古文格歷落尤勝於詩矣先生先與王偶翁並稱王楊後與陸敬身又稱楊陸爲時所重豈偶然哉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後學張壽鏞

銅馬編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德周有潛園芋記已著錄是集乃其崇禎閒中爲古田知縣入覲京師往返記程之作上卷冠以北征記次以北行諸詩下卷冠以南征記次以南旋諸詩文格頗歷落自喜詩則庸音也

銅馬編傳

楊德周字南仲一字玄莊守陛曾孫父承燁諸生能詩德周以萬曆四十年舉於鄉官金華教授續耆舊傳崇禎閒爲古田知縣甫下車即榜懸門曰所不與民伸冤抑而任意低昂者誓不生還自是剔蠹弊鋤奸黠編審精覈追呼不擾福州府志凡有設施皆準今酌古劑量而行之古田縣志嘗夜閱獄詞聞鬼哭於庭詰之曰若有冤當再哭哭乃益甚已而廉得其實遂昭雪之閩志政暇每集紳士登高賦詩福建通志輯纂志略典核精詳古田志遷高唐州知州

有惠政致仕魯王監國以尚寶卿召不赴年七十六卒續耆舊傳德周性嗜學閒文歷落自喜四庫提要問業於黃道周晚與王嗣奭葛世振爲汐社三老續耆舊傳嘗賦新稻詩曰曾孫稽事周京盛不救西山兩餓夫讀者傷之蔣子秉傳點字叔韜善畫花卉明州畫史孫文沆字瀔仙工詩有祖風事親孝居喪極哀云續耆舊傳

題楊南仲銅馬編序

去年冬余以輯瑞之役次雲陽過楊子南仲相與捨舟遊陸度天塹涉濠梁臨古玩山水以忘勞語興衰以寄慨次閒以餘暑探勝躡古於是激而飲酒感而賦詩詩成則相與存之訂之亦聊以舒遠道之鬱紆記歲月之蹤跡已耳然其曾旦之所望而趨魂夢之所寤而往就之如日瞻之如雲而咫尺之如不違者則固不敢貪流連之娛恣笑傲之樂寄情於詩者亦僅曰詩云耳然則今之所爲詩望三百之藩而未之見者微獨其詩躁發淺薄不可以語興觀羣怨即其所爲詩之心先自薄也南仲積學有原爲政有譜其爲古田令以經術經世務而職無不修其入覲天子也暫而民不能舍相與攀臥贈路金至數百里不止而

師入春明瞻銅馬仰宮闕之巍峨觀衣冠之輻輳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而後喜可知也事既竣南仲以所爲記若詩若干篇彙爲帙名曰銅馬編授余曰吾與子役同行同而途中之情之文同知是編者莫子若爲我序之余惟古王者之制天子巡狩則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於述職亦無不然故其時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無不入於歌詠而皆可以獻天子自三百既奇而歌謠詠緻不復上陳於是騷人羣士以其精神口吾之所不能言者固原隰隱在韋囊閒宛轉淋漓而不容已也此銅

馬所以名編也余不知詩而知南仲知南仲固不可以
辭而勉爲序之如此則想江淮夤緣之閒春明鋼馬之
上余與南仲同行同則可謂情志之同予則愧
矣書崇禎甲戌季春之月晦前三日黔中曾道用頓首
書于江山舟中

銅馬編卷上

明鄞 楊德周薦莊著

北征記

余舉壬申雨載有奇矣癸酉冬以覲行爲陽月之廿日
先是紳衿修祖道之詞奬誦溢美而父老念余裝澀酬
錢具道路費余曰若愛我甚其以撲滿濕我乎亟令留
姓名各領所投之鏹去昔趙清獻宰崇安鄉道人鬻業
得錢百緡助公行公初不受既詢其鬻業錢始受之此
弗論鬻業與否公安得有妄納出劉會稽下邳既發橐
盡此地風俗之厚如此廿有二日離縣界入延安晚宿
小橋茅店臨流巉嶮獨酌甚得清趣顧回首翠舁未忍
徘徊遽別也旦到延州按宋孝宗以紹興五年封延國
公登極後陞爲延寧今仍其名刺桐花下路高低恨不
得六幅輕綃寫入畫耳謁司李解公授以閫雅齊言鉅
麗數人時有余王雨生從閫關買棹相送而沈尉亦至
夜作小飲且發瓯城樹里溪流曲曲如帶入延陽水隱

而山環雨面矣地名云改自晉太元四年又云先改於
太康中未知孰是遥望武夷在數十里雲嶺外拔鏤鏤
二子長曰武次曰夷故以名山舊志則謂有神人降此
山自稱武夷君漢武築壇祠焉緣行倪不及窮六六三
三之勝乃此地一以爲仙窟一以爲儒林能無艤棹結
茆之想晚循居樓早起雨途泥濘行數十里溪流復縈
於樹裏而甌城之地有亘建陽接浦城者即一郡一邑
犬牙相錯意深哉度兩嶺從昏黑中抵浦城取閩越王
築城臨浦也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
是文藻日新今浦城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
夢筆稱耳二日經黎嶺雲樹杳冥峯巒迴合唐詩所云
星斗過人高者此閩浙分界處黎關又名仙霞關凡二
十八曲長二十里楊文公云天下水皆東惟黎嶺之水
獨北此又一異也乃仙霞屬江山矣趙汝鵬詩云暗水
盡從空溯落好山剛被幎雲遮句亦佳江山即指江郎
山也一名金純山通典又曰須郎山發地如筍有三峯

悉數百尺色丹赭曰太平寰宇記謂有五色石又破謂
石高頂樹生沈香又有小鳥緑雨魚飄生飛去相傳爲
唱游鱗隨子生長曰居易詩云林虛雙鶴長不食江郎
三子好遥遥稱康簡云天上樓臺鐘鼓月邊僧近日徐文長詩曰如髻外山天從鼎中度之何頗
爲此峯生色而博要云江氏兄弟三人登山顯化爲石
何誕也至儀寂禪師及湛滿子導歸事理固有之都詩
正詠儀寂事爾是月之三日買二艘發清湖山
行既久忽聽欸乃聲暗水披崖意甚冷冷因
思閩浙之水各注於海迴迴俱千里而沙礙灘迴不以
一瀉故盤洩尾閭誰爲蓄之誰爲放之造化之徐而後
發何獨人事爲然錄姑蔑經龍丘湘帆竹纜斜陽半江
初七日抵溆水泛蘭橈進長山謝司李阮公舊遊之地
感慨係之舟次作回文類聚序離發戴生波臣登梓初十
日過子陵祠下墾低遮渡湖落寒沙清風萬古何顏更
登雙鯉王叔承記七里灘俗稱七里龍詩謂清波山水多
稱龍又以龍脈得名此大謬是必龍而訛傳之耳灘乃
水之匯處一音雙鯉亦音龍何疑焉十一日抵東安棹
阻百九忽順颺微漾乘月抵江上咏雲藏樹引潮落鐘
進句鏤冰雕琢宛然是夜泊一僕還入城訪徐

松溪維輸留明聖湖歸至昭慶其泛六橋宴建陽甌寧兩大令水調伯舉船鼓興波聲相應月色如洗留連夜分越一日買舟度關時松溪先生日發矣望日發塘棲早經湄山山在諸溪村余舊講席處也故人如倪吳兩公俱物故而吳長君從余授業者成壬戌進士亦不及晤山陽陽關悲愴何已十六日宿松陵早次吳門李文饒所指吳之門戶也接蘇水陸俱八門皆子胥建劉禹錫詩所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其酣八門回畫舸是也入我朝又有封疆二門盡增八而十焉象天門通

閶闔風故名閶門楚在西北閶欲破楚又名破楚門至春申改爲昌門盡諱之也圖經以子胥家胥門被誅後執白懸門上接北門在西而子胥懸曰東門又門皆子胥所命名必無以已名之者越絕謂外有九曲路閶閶從此遊姑蘇臺原幾近之他門俱有取義不及載其他若示滄門魚城滄城鵝城稀巷五園胥城麋溝城櫺溪城孟樞城搖城俱堪入詩料而詞人鮮用之甚可古者竟不必用古事耶時復遣一奚逆余虎林者而悄子亦迺友猶虎丘堤邊者生日過烏衣巷止滁陽時天尚未晚借閶如山行從龍興

寺東經太僕寺登山椒遊歐陽公醒心豐樂雨亭亭在
陶谷旁其後祀唐宋五賢流風餘韻前後相映躡磴過
迴峯則柄子潭迴在山麓此高皇帝五蛇齊騰處又嘗
注三矢得雨登極後遣崇山侯修祀典碑鐫寶命極高
偉讀章煥繹思摹銘亦自洋洋山上老栢千章瀠水深
遶中有白石柱四隅尚留遒礎當時有臺閣覆其上
今不復存曰晡策蹇至醉翁亭按此與前豐樂俱歐所
謂石較初刻大如許歐公嘗植老梅虬幹輪囷尚門六
百年後呵護留此暗香疏影然不解其茂樂若斯已觀
曲水出門觀釀泉已成舊井過十餘武僧導之酌六一
泉憶辛衡記云旁有石泓泉甘如醍醐釐如玻瓈將無
是耶乃呂元中所記紫微泉又復恍惚惜此行草草未
及細詮以目證耳手證目耳更欲摹琅琊古寺而夕陽
西下但羅畸蘭堂亦無從蹤跡憶其記猶強人意因思
高皇帝豐功偉業此潭其肇基之地欲上風雲昭兹
瑞應是固天授之奇而名賢遺韻一觴一詠山高水長
其不朽將以人重耶晚抵簡鉉兒至爲一醉而寢早
行度清流關此滁之南徼也藝祖斬星甫毗姚鳳干落
馬湖靜功在赳已過大柳驛則崇閣云環滁皆山功乃環山皆滁乎蠖踞隱隱從數百里擁
帝都萬年王氣鬱葱可辯俊曉渡淮微茫中啄水引漏
煙江樹沒之句情景恍然晚宿國鎮甘有八日行循州
道中趨宋其公從都舊地所懷桓居山之貯書劉貢長
之說易尚論者作千古想而趙宋得離之敗能無慨紫
巖輕舉哉曉渡黃河擊凌而過天地源流槩莫書即
博物索隱者沈沈向若豈近日大河志黃河考諸書便
詳顛末悉利害而彭城霸氣累代稱百戰地如楚王宋
公其表表者也讀蘇公所上神宗書懷桑土者可謂匪
豎而驅澤駭海浸淫城郭尤不免有其魚之歎勞民裕
鈁重哉斯地也臘之朔曉過韓莊閘以無梁故五更立
津頭風露悄然沈皮骨已至滕俗傳縣忌鳴鐘此古小
邾國實泰漢以來之舊與昌慮二縣也而皆縣在縣東
南薛河之北其貴尚鑿鑿可考道旁立石誌留侯裔道
及孟嘗君滕文行井田處皆前令趙公邦清所豎云
次日入鄒接鄒城是叔梁紇所治之邑而孔子生焉率

鄉正在鄒城地此所云鄒人之子也過孟廟落照肉古柏蒼蒼不及如庚午冬瞻拜如禮又行二十里而宿四之日發東平溫取尚書東原底平之義漢有憲王蒼是造景子殿者而思王爲宣帝子因思遷京師其冢松栢皆西廡地多異人又多異事所留文彩照耀山川如輝愈溪堂詩蘇源明泗源亭歌李白送梁四歸東平高適縣前送李少府蘇軾歲寒亭諸詩及歐陽修之孫明復墓銘尤不勝枚舉也耳食者僅詫梁氏父子科名云爾夜度東阿舊治至更餘尚行寒月葬蒼中道聞發卒過

銅馬編 卷上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秋諸處嗟乎弭盜莫若安民安民莫如蠲稅得不亟以告當宁哉晚暗懸水方年兒夜話娓娓縣志載有徐君墓相傳與季札聘齊返而掛劒處又傳此地有釣磯子陵臺愚按徐泗二州俱有徐君墓未審眞蹟而漢書但言子陵釣大澤中不言所在仍意客星終懸富春之麓未許他處分掛釣絲也名勝志謂山川里數此邑難攻大抵縠城爲縣治所枕而縠城在破磆山下縣治與齊東村相去二十里許而東阿累經遷徙縣南南谷鎭縣北新橋鎭皆有東阿故城則固莫辨其定址若今治係洪武八年所徙云五之日抵茌山之平地曰茌邑有夫子堂孟館淳于髡墓魯仲連玉樓店晉賀蘭宅而馬中書令亦得爲縣人睦乎世固無賓主也有之誰復爲代書人上聞如常中郎耶十六日宿恩縣是平原所封地蓋昜貝爲恩降州爲縣者慶曆閒王則之亂提點刑獄田京等繕城出保南關入饒健營撫士卒計誅欲應賊者緜是營兵皆懾服南關得不陷今之出田京下者何多乎七之日從安德渡河屬河閒則長安之馮翊矣瀛州諸勝卽沈佺期高適名作猶什未摹其三二曉起霽深沒馬足扶輿六十里至滮一片銀海生花其防山村廣川臺細柳營楊樹亭都在冰稜雪柱中九之日午飯阜城卽古昌國也晚宿中水之富莊驛自滇楚來者爲言天中道梗紆路十許日經山東道上行不無杷子陵臺愚按徐泗二州俱有徐君墓未審眞蹟而漢書但言子陵釣大澤中不言所在仍意客星終懸富春之夔之戚初十日發獻縣廳卽獻蓋古通用云或云獻王陵在縣東北八里晚宿河閒取地介滄界商河滹沱河之閒也名愷載籍遂今何可少是入十一日竟日行廢任丘二十里而宿涉元始年中郡將任昌作此城以防海寇遂以名城其墓在縣西北閒巫馮墟收土不得者也雪

乍作乍止飛霰不收推車凝冰上屢經顛躓曉起雪深逾滑復舍輿乘桴度遼江中余笑曰是冰輪珊瀾魄拂影清寒襲人抵古雄州今更縣有大小雄山而易水合白溝爲瓦濟河又合清河爲三岔口經瓦橋關周顯德閒世宗盡復契丹所侵地以雄當九河之衝控扼薊故置此關而大雄山後有御道西北又有皇殿址蓋文皇嘗駐蹕焉九十里抵涿州撫督亢之舊輿猶令人弔而悲其志也十四日抵良鄉唐時以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今以名驛詢長安近事多可詫異者望抵都即兒童竹馬唱前村催租未免驚農稼獻曝何繇答帝閽

又

贈劉借寇古堪論此地何緣繞去轅父老壺漿隨側坂土不多見鄉塾須早修山田及時墝但聽雉雊聲勿罷雀角譴老叟前致詞使君循良選前去祝無恙重來請無倦重賡東陽詩相顧淚如綫

王公偶愛吏情疏淮水煙塵送陝秋
霄旰正思經世手前驅且爲戍衣愁

桃李公門樹樹無楊村收盡偏漢延殿最循吏傳

唐室初中風推權護海而南勞保障自江以北莫重連

相逢若作寒暄語霄漢還憂杞國天

贈王參雨生赴州送別

十里寒燈古木中渡頭把手送人行難州村釀醇醪醉

折柳河橋萬里情

途中寄懷

空猨無夜夜正長更捐獨愁重擊斧俗醇疏書又載棠

雲霓翹首翻科詔分得恩波惠一方

逸田山號二首

寒梅芳草信天涯鞅掌驅車趁曉霞歷過征途猶入夢

停來逆旅便爲家孤村流水秋聲急小店懸崖夕照斜

祇是西風吹客鬢獨將行役送年華

纔別幢城氣候殊最依橋前舍去難淮未殘曉夢江中續

人隨逵鹿飲前溪

於役清晉鏡更添纔作闌憔淡山山隱闕楓樹雨纖纖

興夫笑指前村近門對漁磯濺酒帘

寄題武夷

誰向巉岩獻雅謨名山二子並留名武夷一曲水三三鏡裏行玉女遊時玄鶴舞曾孫宴

處彩霞迎平生塵累除難盡欲訪仙源隔幾程

發進陽遇雨天作寒非復玉用氣候矣

閩嶠層層度前林宿霧沈雨聲連嶂曉寒氣到關深客

路單車鬢王程萬里心漂搖端可畏恒慎莫待天陰

山行

三日山行借地偏望中衰草正連天雲迷谷口千峯合

路出關前一綫懸

籃輿終日翠微遊古木前村帶晚煙山府已收霜滿地

崖藤正濕瀑飛泉

驛路初分氣候殊寒鴉落木四山孤溯洄舉已過雲猶合

危磴將攀勢轉扶

好山斜枕夕陽西獨客臨關野興低鳥逐飛僮歸北塢

人隨逵鹿飲前溪

百里行征淨未停西風黃葉滿長亭蓮陽節近梅仍白

暗歲春逕晉木詩
高軍夜半聽大雞莖裏扶桑望不迷春樹北曉時日出
故山東杭群雲低
馬跡雞聲旅客心驅馳短句又長林曉館黃葉經歷滑
夜月舊山得路深
旅魂落木不堪聞未到前郵已曛地轉駁峯偏繞湖
山深孤石亦生雲
松林晚翠竹林斑度嶺層層煙雨間大海迴風天萬里
日魚蝦市情知橘柚林征車懷獻嘆不敢復沽酺

銅馬編　卷上

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暗嘯寒空雁影殘晚嵐蒼靄萬峯攢陰崖背日楓先落
暖谷經霜草亦寒
關嶠天南去湖光行行我馬歎玄黃猶飛鴻影關河迥
月落雞聲道路長
楊誠齋詩云半世功名一雞肋平生道路九羊腸
感而得句
雞肋羊腸道路忙曉嵐猶濕晚煙黃猶留落木征車萬里愈人步聲寒踏踏更遲金
祀是為甘肥昔日落山城魚味少鴈聲寒江湖歸行疏
鴈過中得經時序非羊酪湖久下居
瓊清湖

周夏玄

驅車度峴山入集有贈郡侯爲襄時趍夜漏
仍聽報丑刻朝陽鍾鼓闌門中論心是曉務窓餘漱齒香
我自賦歸去山萬年枝上鵲巢穩

林伯度

憶昔清流夜話長有懷張散騎悲風生洛水中天涯露大長楊
歲暮空驚客舊蒼北龍悲風生洛水中天涯露大長楊
故人近自兼雄去爲報瓊瑤滿道傍

永樂中清江餘行之有句云夜門無客敲金釵
遲憶田園荷鍤歸海氣横雲霜外雁越山少地酒邊肥

屠有情甘飲水爲賦一絕句

門外懽金無客到溪邊飲水畏人知雙鳧夜月朝天去
露滴空庭鳴蟋蟀

過萬谿憶吾鄉沈嘉則有句云佰客帆檣當驛口
人家樓閣俯城頭其寫景逼肖

灑水泠泠落日陽城頭樓閣俯銜半頓沽歌罷沧浪曲
萬馬長征吼北風

三年

三年行

三年血雪同十月成行遥聚黃渡迴崗綫塘迴淇派鏡
塢月到已兼程故國關河人望頓明日照征衫雪影初含映鑑

水時光漸入春山外看山空極目客中作客更傷神傷
神極目澄湖碧紫騮踟躕踐垂楊陌夜靜嵐光鎖梵宮皆
寒露氣淨歌扇此時撫牘是何時此夕分襟是何夕此
時此夕落楓天孤棹長征惜華年抱纘貪程過驛外停
車感事憶鑰前是處旅魂愁聽雁阿誰客思恍聞鵬客
思旅魂鵬滿箭長安日下遙難見石壕空歌小吏篇斥
滷未免讒臣譴世險難辭白璧磨時滿終識黃金賤黃
金白璧竟何如幾度臨風感慨多黃河雪滿還加鮑紫
塞衝寒倘枕戈任君萬里翔雲路願我簪瓢老溺阿吾

來賢達商舒卷雲鑒千重雨一鑱

古田舊有韋玄圖偶于舟中補此詩

千秋玄韋值爲韋那敢輕依姓字香祇是昔時人已去
空亭打槳暮雲黃

廣軼志及花史並紀玉田桃谿之盛而余未及問
津也

何處天天萬樹開武陵流水夢裏徊東風深閉桃源路
不放漁人夢裏來

弔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雉爲人父祀和水壯初爲縣功曹年
謁巴郡守溺湍水中先雄時年
各作雙珠環係於父臂處投水死其弟賢夢雄告
六日後當其父同出至坍果相持浮于江情史傳不
與曹孝女並載也
千秋孝女蹟堪齊舊史何人灑淚題此日瓣香吹萬里
乘風直過犍爲西

弔向化

山東向化者父上只班軍梟投海死沿海覓父屍不

得號泣觸海濤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是日湖
中浮出向上屍乃脫落所穿沈香色故襖未幾化頂
父襖浮屍與父一處家人取而葬焉
幼婦殘碑鮮未陳從教精衛恨波恬千年父子賡朝日
捧出江心只兩人

弔毛氏

至正中五年子姊毛氏者美姿色避亂麻鶉山中
賊以金誘之氏十餘劑賊心不願汝金復以刀脅之
氏十汝碎則只賊碎則香隨刻其腸而去余偶閱氏

事用其語作四言二首

攀翻我心不願汝金甌誦斯語自日晝陰
汝碎則臭我碎則香韻哉女史負此剛腸

弔張婆

婆證黜吏爲陳慕愍公鳴冤狀者

市舶當年播虐瑞石亭陳公被逮卒道骨淚沾裳清時
石亭寺諫草傳張婆折檻從來第幾章

萬曆乙酉延建大水男女溺死者被江而下一垂髫
女反屍挂江渚衣帶俱無惟以左手掩其目右手掩

其陰反覆浮沈不改也董崇相郤擘復兩先生哀而
葬之且爲立裴云

洪水其魚歎陸沈貞嫗漂骨挂江滸可憐死後雙垂手
猶障迴瀾萬古心

多少紅羅家盡枯無妄溷魄在冰壺眞須赤體運花坐
繪作人間羞恥圖

千里湯湯骨未收芳魂九死尚含羞玉魚金盌青山裏
明月惟懸土一抔

過平望

平湖千頃霓漸入姑蘇道明月寄鄉愁更幾步亦到
虎丘

七里堤邊已著梅館娃鄉靡暮雲哀那須重鎖興亡恨
只拜生公舊講臺

吳門再遊一笑歸

南北蒼茫裏孤帆相背飛襄中無好句有夢雁同歸

金昌亭其下卽梁鴻墓

金昌路下訪鴻貧千載高風拂短亭畫舫猶尊歌舞地
雞坡鶴市草先青

吳門寄題諸作

華堂寂寂鎖春光則史風流曰引觴有客夜聞當月調
木蘭花下鵾絃裊木蘭堂

高樓蔽靄與雲齊吳楚東南入望迷偶爾捲簾看晚色
千林斜日太湖西齊雲樓

伯通橋下水粼粼煙雨吳都草色新聞說五噫歌不散
阿誰廡下臥閑人皐橋

示浦邊兵戰未休東來殺氣水塘秋鱒鯉舊恨難磨滅
潮到城邊咽不流鱒鯉門

助甜朱櫻取次排春釀
落日裏煙暗古槐九曲路
橫山渺渺湘雲闊下國人贈作羹今日澄潭照網處
斜陽猶傍收鳥明魚城墟
何處櫂溪繞烟蘆如雲蘭槳散姑蘇獨留一舸前溪山
又載西施出五湖櫂溪城
秦少游墓在惠山未嘗訪在何處
詞人孤冢惠山陽夜月吟魂不可呼有約春來尊故酹
品泉先汲薦平蕪

銅馬編 卷上 三四 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陳敏錢塘俱無錫人敏知台州日朝命立元帥鎮
碑公口誣司馬公爲奸臣是誣天也倅立之敏碎
其碑竟行顯疏論王安石坐貶出嶺大慰孫御
史昌齡謂其奴事安石拂衣上馬行東坡贈以詩
序先生鐵作肝之句
野碎豐碑便出奸觸邪直說鐵爲肝延陵自昔多賢哲
立人陽秋日月寒

延陵道中

帆寒貰酒旋楓與分鑑爲問淮徐路甚河聽欲冰

雲陽道中

揚舲千里出湖海擊楫肯來便問津
村沽未厭客囊貧一枝梅信梢頭月幾樹楊枝驛外春
鐵甕城邊京口樹征鴻又過大江濱

登丹陽道中

丹樓矗起蔚如霞返照層城入望賒鍾阜南迴晴日上
姑蘇東去暮雲斜琳宮龍象三千界孔道魚鹽十萬家
野漢君臣盛祠廟垂楊終古聽啼鴉

銅馬編 卷上 三四 明嘉靖書 約園刊本

雲陽逢費閒如寅丈並轡遵陸句容道中遇長至
日
飄飄五兩客心驚乍向河干把轡行不盡同舟湖海興
有樓攜轡古今情天涯六瑣度灰動地庸三峯樹色晴
咫尺舊京瞻王氣朝來杯底大江聲

至日將暮

一線初添處千峯欲暮時天涯憐宦況水上數梅枝
鴻鵠村烟寒燈情野炊當鄉與故國南北恍堪疑

渡江行舟邑道中

前輩題跡倣橋橫疃渡微茫浪未平雲擁秣陵深紫氣
風生采石動春聲淮徐此日期鐫視關寒何年詔罷兵
太息登興囘首處江鷗斜日照沙明

謝生文節祠

仰溯宗風祖豆新巍峒落照下城闉詩篇三昧視飛躍
禮樂千秋此鳳麟道像春風依壁辭荒祠春祭鷹江蘋
茫茫晉道狂瀾處古渡何人更問津

滁陽郡中絃兒亭

琊琊山畔掛斜陽郡守天涯笑語長鄉信幾多鐙半落

午閒顏處又迴腸

醒心亭

當日滁陽守孤亭祇自怡曠窮千里目秀擷四山眉正
是雲來處還宜月上時日斜猶未去盥手讀殘碑

豐樂亭

有美名賢地風流百代師豐山環窈窕幽谷隱葳蕤涉
趣何樂悠悠意所思千秋傳盛妙猶自漫題詩

豐樂亭祀歐公于植梅

不滅風流興幽姿于澤長花前僧汲井樹底客流觴山
恍見旌車五色颺

醉翁亭

北意今猶在胡人老醉鄉泉甘得作誰水曲時傳觴莫木俱春意亭皋半夕陽曾經六百載瘦影更淨香

渡淮和閻如

村鼓促行舟孤眠不可留一川兼地湧四野接天浮五馬迎人老關河動客愁君才祖士雅擊楫正中流

揚州道中

路入相城夕照垂宋其遷址更離離只今道上長歌罷可有人憐扣角悲

江淮直北朔風吹葭葦連天日暮時最是千秋南渡恨鑒分小楊雙袖共寒鑪多是趨朝後行臧別有途

銅馬編 卷上

寄懷皇閻如

長征萬里道偕予意蹰躕馬上詩相叶樽前興不孤一盟沾會間昧大風江山寂寞紛圖空亦如是漢淳史邑舊同事魂銷三峽上灘船主恩此日逢覽網仕路于今惜好緣公嘗言于仕長結東西坡上隱公忠州人州有樂天東西坡只恐宜室再招賢

閒高枝棲侍御出獄遷蜀

上書梁獄已經年生喜春洄黍谷天夢憶雙溪蒔月棹

黃河晚渡

露氣若花雨岸陰朝來湯鑊渥花侵乘槎八月行何處欲問河源即此疑

題子樓

長鎖雙眉一段愁牡丹顏色豈經秋香消紅袖今千載
春色猶關燕子樓

衛利國驛呈閻如

天涯苦難問醫此歎征軺沙草寒能待汀煙晚自生轉
鄉思切併入旅魂驚相對兩無眠悄然銓牛明
客思二首

白日潛欲落黃河奔亦渾長安五千里猶是少啼猿
已經千里道猶歷幾重關寄鏡朝來拭知非舊日顏

留侯墓道

銅馬編 卷上

借箸人千古平原土一抔已從赤松去何事願封留

孟春君養士處

何事尚西征猶關早度行原知門下士祇是慣雞鳴

鮑叔牙墓

路傍驅馬急落照拋荒壟不是無知我曾非天下才

無鹽城

荒基寂寞野煙平傳說無鹽舊有城金屋玉堦灰滅盡
獨留芳草故宮生

穀城山

黃石餘荒祠地當夷地即橋也二邊人已去何誰借著
來還歸授書處

汪平虛馬嵓王故居

宇宙長依浩氣存炎丹與遞寒暄願力願思莊嚴迦淵源
還期其翼東遷雅傳食齊梁豈憚煩

半般貂裘下澤車馬卿才調更誰如便宜亦自紓籌策
不遇常何莫上書

東平是劉公幹故居
荒村猶照掩荊扉七子當年風雅師此地經過重弔古
更誰日誦建安詩
瑯陵驛舊有會稽女子所題詩盡失身所天驅之北
行者情辭淒惻和者成帙余向亦有三絕句今已失
矣
如雲環佩倚妝樓新曲江南唱未休何似瑯陵亭上句
年年莎草動人愁
同閨如相城道中有懷長樂鄭明府盡夙約偕行
途中即事呈閨如邀和
輕帆淨太末急舸下錢塘臺上垂絲遠堤邊拂柳長生
自知貧賤無餘事敢向清時歎陸沈
旅客逢寒思不禁豈重殘枝難著葉塵飛曉日亦成陰
縱無治行追神爵也種桃花滿翠騎
老驥垂鞅感慨深長鳴已負百年心野人獻曝愁無補
亦知在門既微豁無忘盡瀝葵己忱
並馬晨征夜未停夢中猶自歎伶仃燈生暮雨孤窗冷
霜入秋空幾樹青野柝凄凄高下戍晴川歷歷短長亭
題西湖圖
鋼馬編 卷上 三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新講席西子舊迴廊千里蘭陵路銀瓶索酒嘗
曉色蒼蒼裏晴雲捧綺閶六朝空草樹萬載莫邦畿淮
泗龍蟠處江關燕子磯商都黃屋迥舊殿漏聲稀
西馬蒼蒼色山河在可憑彭城百戰地泗水萬年陵紫
塞防陰雨黃河慎薄冰中原華無事保障或須增
讀甘愁時事傷心問土風鄒滕今復業齊魯近銷烽偏
地干戈裏憂天百歎空爲言誅國者竹帛小臣無獻納也來聽例塾趨朝
碣石宴高臺帝都駒天近江南萬里遙馳驅邸樓添絮袞猶冷
廣陌征人半益孤岸草凋冰泮堤楊雪少綠將疏
閶高戰垣橫海下戈船旰食靡明聖聖庭早許鞭

恩縣道中漸近長安志喜呈閻如

此來行役敢嗟難幸沐清時雨露寬旅次擁爐人漸倦
王程驅馬路差安遙聚日出千門曉聞閣春迴萬國寒
不用陳詩披簙覽已知無逸接圖看

有感

三年泣玉後吾道益淒然市拭霜時淚裝留弔古篇日
斜峯掛影塵起樹浮煙左个詢民事將何答九天

途次寫懷

古人有志取龍頭龍頭取得幾經秋功名安得留長壯
自知不是封侯骨安用橋邊訪異人我今頭顱顧已老
駸駸猶上長安道好將短思付歸鴻肯以幽情負芳草
山有芝兮水有鱸君今不去胡爲乎悠悠世事浮雲者
落日扁舟下五湖

古田署中有後樓余扁曰晚對樓余屢登眺遊憶鄭人作賦才
傲吏何曾厭簿書偶於清暇坐幽居頻從閉閣知思遠
時憶登樓賦遠初因倉正逢秋事稔官廚傳國奠
明朝未便休官去勸課還看出郭輿

晚對樓

夕陽蒼翠此俱收臥治何妨復臥遊歸鳥一聲山亦暝
孤雲獨宿樹先秋併除幽事心能寂少受繁音句莫留
松栝悄然香氣杳忽看初月已當樓

鳴石山在高唐州

清響時一鳴不到紅塵陌幽人何處尋白雲抱孤石
論交喜同聲把臂忘異地豈有松栢心所託葛藟庇君
負元禮名一見欣所御如蘭叶其芳斷金失其利驅車
乃齊行當食必同餐若翮且戢翔我足歎中躅慎保孝
風吹毋墜歲寒志勿變君所教無營我所偕雅調諧更
膠清漆脂與胾詩雲與白皆各自保貞蟋有親必孝敬
無眥先無譽此道今人尚莫貽古人愧

輿中

韻

一帶晴光拂檻來夕陽天遠四山開地偏獨覺鳴琴靜
事隨閒斷游刃恢恢踏時開隱几月將流處更添杯

登輿隨下徒自北是深心火候寒鑪炬正悄小枕閒倚
衡神亦正小姬夢初回點經通鼻氣帷遮障嶺顏長天
收杏邊短行聽漏後歷落終能涉欹崎莫可摹軌軼行
自穩與衛逐維艱思倦馹思倦馹思倦馹詩成履爲刪有憑依作
軸不保轉爲瓊獨抗紅塵裏多停芳草灣此中有佳趣
半在夕陽閒

近長安

蝸殼涎能幾馬蹄空爾忙長安雙鬢路一度一經霜

裏里終牲愁邊路未央微宵容易歌有夢到滄浪

景州道中雪

正喜關河雪未飄曉來滿地有瓊瑤忽看馬首平村白
任卧蓬窗小屋高里道人煙路斷客行何處水橋遙
遙君定和羊孚賦勝騎驢過小橋

重子下帷處

文苑數春華未必傷休若洛陽美才名廣川啓道綸至
言被鴻漸大道合冥漠心探圖象珠戶振遙途澤蒸火
扇風尚娟娟佩若有靈源所鑒疏與瀉
自笑旅情能自遣還余生經未全貧

讀王右家詩星閒如

別開理法是經驗可是詩家薄與州漠漠煙微次自動
泠泠依依頭雖停下休雪應是史書前萬客冰寒草甲馬

出門崎嶇頭頻觸 登臨感慨淚空彈
　　見雪中冬鶴思進內 施肯
重中秋名酒味方佳 清影自翻翻舊夢
漠漠寒凌緊落鞭 春時呼雛拜墓天涯朝行紹農私詣
上林清夢催趙綬 里舸冰欲斷魂驚沼近來旌幸少
曲委雖好不乘車 過日華宮
賢王千古遡高風只說藁臺市駿空野草茫茫斜照裏
停車還指日華宮

明劉長卿長卿名安使河間人

向人文采風流故里鈴沈吉木秋千載毛公變已廢
重推車問舊鄰卿長卿嘗制隨州
村舍魯縣木梢朝村社利鼓頻
木林孤縣遠干村園歲長繞痕不上蘇清響白鷺霜晴
謝長卿候鈴隨州野亭無語對斜陽
　　田逢
天涯把臂又兼旬 送君還卿送長安 長安
對召神遊巢園大前休言照天難暮幽湖風生水欲春
略敘寒暄長揖去相逢慎勿歎官貧 卿事
種波寒凌緊落鞭 春時呼雛拜墓天涯朝行紹農私詣
不是清風擬書賢
萬樹垂楊照水明殘枝猶傍野煙橫自知老去曾無用
行盡長堤少怨聲 皆懷
征車千里去轔轔纔枕寒更又及長此後政言能解事
向來早已不如人積書尚少慙任昉懷證終招魏升春

氣遥連野平光漸近都好期新韶下經上玄昭旒

井刊

謹曲徵范井刊生聽來風淨旅魂清減寒豫約寒宵夢
添宇遥嫌宇夜晴風動御溝冰欲泮漏催庭燎日初明
聖朝最重黃金璽孝敬先推治行名

過涿郡見孝宗始祖關西夫子所守郡

關西治郡漢庭尊清白猶傳德門我亦情深懷祖植
政將王物累兒孫

雜詩

銅馬編卷下　明鄞　楊德周撰注著

朝來北牖曉催梗起取書讀日已曛燈火熒熒照荒村叫冷煙鄉里未還鄉又起
蕭蕭風雪在更天

丁酉旦中夜酌同閣如

路取雷門鼓馬來朝未把手共徘徊他鄉離客放飛鴈
離客經年不歸諸故鄉晴光長倚五侯開
雨至晴寒數酌杯

後抵長店是夜有賊屠王人設席戚晚圍邊開如余與
馬散廂抵夜分矣次日過涿州州受涿水而名城形如
回字其最背面傳軒轅與貴龍戰於涿鹿其城是顓
頊時所築面西之治水始於冀州西何有鐵柱門為馬
維即處在昔元宗樓蓋里猶其後者土城圍河一百劉
李河是二姓所居乃水光映徹如琉璃亦何必非住者
九日過新城二十里而止迎行裝泉聲張仲錫所味一
片白鷗雨去入家無落雪斜陽者也白溝河在北馬
河之下流即宋遼分界處五代時晉王帶師徵騎逐契

叶而大不可周閒大宗卷北觀截木作大舟渡經驛亭
舣于舟中觀之勝于陸行之逸渡桂陽白石驛西
不減江南千竇千穴上下縈迴皆層巖峭壁水浸
磨滅何存人夜行若泛中流無車馬聲惟一片煙月籠
樹影蒼蒼耳十五日過高唐州城東地有王冏謂之高
唐戲舉黃衣仲高也有一碑字畫磨滅不可識惟
是那高唐之句可辨一碑極華飲即劉賞著名禁臠
為此邑人掀髯縛后何以縛龍頭名即劉賞著名禁臠
論亦以后妻損名然則此邦名宦一盼予人物一劉子
翬乎酉陽雜俎載田宜鳴石山稽神錄載羅弘信龍井
夢溪筆談載歐陽公海市事俱前而未與載咏大慈寺
塔詩亦甚佳也晚宿在山早起風雪漫空止逆旅擁鑪
阿鑾而已次早從殘雪中見草色深矣揭輿而東阿之
少俗最城微碉戍已鈐臺諸山夾道送詩倦眼為蘇考
郡國志阿井者其地出繒縑秦王服阿縞之衣者謂此
煮膠以貢僅其一云行瓦礫中數十里飯東平何處問
漢皇疲寒亭及樂郊池館耶晚宿汶陽汶水白平陰
縣界西南入縣北今改汶上之谷所由取也此即夫子
所載中都地李門壁其記詩百城陽縣水明秋日海上
詩山隔蓬萊之句信是好和憶壬戌丁先大人之變再
訪至此阻泥濘淒雨夜分方抵旅舍今歲無恙惟作

客久春風麥飯不及躬挂紙錢能禁淚淫下邶早行六十里偵南來者云前途少五兩復返濟川海色春陰平分齊魯即欲尋太白酒樓及工部南池卒卒未暇也乃沈光所作記亦自堪與酒樓頽顏蹟蹤閣舟值忽踴仍以輿行從閭道歷鄒滕廿二日宿沙河晤閻中諸同寅三之日渡韓莊閘過十里爲徐州界汪汪桃花春流無慮至此始知魚咏云洄從百步嚮山到九里迴朱陳縣遠楚漢臺荒至坡公爲守不特風流文采照映黃樓臺頭閘而築堤捍水徐民賛享百世之利矣午以謁舊

知留一宿次午抵桃山驛萬曆間新掘岳祠是其十九世孫鍾靈所落適有兩生來迓即靈孫也爲出忠武遺像及眞蹟二紹興寶慶勅各一同閣加捧讀殊不勝感忽又見精忠所遺若有靈物呵護歷傳無恙林皃素詩曰大將幾看刑白馬諸君無分飲黃龍槍哉其言之也二生爲言豐沛間葬祥鵬意此百戰地悉他日非無事之國思患預防當作何籌策廿五從閭道走徐州之大彭徐尚一名朝解城次午飯靈壁不知蘇公所記張氏園亭尚址何存舊爲客舘今廢矣申易客爲鎭仍縣屬靈

爲盱壑目爲眙誦鄱婕徐鵬旅情也以行急不及酌玻瓈泉九日來當天長二十里面衙包孝廉之舅政兼司農之孝行識此邑最著者有石梁橋歲久而圮陝商留滾者出萬金鐫石成梁其子鵬符繼完之李大泌先生記中謂鳩工時無從得石神爲告焉有珠如雞卵大者二隨見輒隱亦一異也三月衙大儀偕閻如游小東門井便是一片清涼界次日抵揚州揚爲州最古南傳海北犍淮井而方之盡萬里後世華離鈲析殆甚百郡獨廣陵得鼎其名耳諺稱揚一所云迷樓九曲珠簾十里春風蕩城郭滿耳沸笙歌者甲於他郡而隋宮興亡盛衰之感入唐人詩水調悲惋不復可措手獨大儀鄉有西苑杜牧之所謂紅霞一抹廣陵羣也又有螢苑牧之所謂秋風放螢苑也按新志西苑螢苑在長安不知二詩何以云又徐州與揚俱有戲馬臺而揚州與公墓下有玉劒斜此在後山詩話杜苑詈談甚悉而坡公徐州詩有路失玉劒芳草合之句亦沼吳之一奇也過順濾度雀壁經語溪雨山人依鎮中元節與石門靜所云落花春雨後流水

及一俯劒池叩講舍過短簿祠經眞娘墓詩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劒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者悉悠悠罷此遊山鑒將毋咄吏俗無緣耶考吳越春秋闔閭十年破齊齊以女爲質吳爲太子波聘之則友之外又有波矣姑蘇臺在姑蘇山之上一名姑餘其九曲路越絕云闔廬所遊吏記甚悉造至臺上棚樓則越王與以自燔鏤以黃金而獻之此亦沼吳之一奇也過順濾度雀壁經語溪雨山人依鎮中元節與石門靜所云落花春雨後流水

霅煙村長起助久客行役之悲也只十一日抵武林三之日酌閶如湖舫連日繞堤上遊桃花勝盛開時值清明人古剎名山柳汀花塢遊興未遊亦復相半登鼈磯勝之具漸不如前何時拂衣永往六橋釣艇耶待家人不至留連會城者數日閶如於十八日先余行十九日家人始至西陵換舟由西江溯細思湖以雨雪連旬不能盡興臨時刻往湖之期日當加子夜湖之候刀必在午一晡一明再湖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而浙江潮之異於他江者浙江去潮生處近海天浴日之勢盛怒而來為山峙日之觀最稱家指為背海不知鴟夷未浮前奚若而吳越存秋潮前艤起背後潮為大大潮更悠謬矣朔日揚颿直抵桐溪循馬鬃過釣臺下岸東灘擇沙泊舟待午去之流甚緩舟縴背游魚可數高舉大笑陰晴互異趾直入東嚮遠乃見經游四人東嚮俱無顧皆訪玄英先生日實頂東峙遠子背處惟於風勁相擊中低間竹如意鬨聲而官民相信亦復相安主於背嚮者亦無背矣十餘日不得霽濛水上訪嚴無時去時御颶冬職無狀無以對此邦父老慙土宜覓之外而湖渾蕩於枕簟陂紆而彌險登者欲眩於心曰之外之閒始晚幾及二百里有奇浴遂相逕皆無異山歲之間俱無顧皆訪玄英先生日七日早抵富日晚循桐廬八之日順流而下溯江而上舟中沙門水驗以順風多初八日抵清湖天早呼興子嶺之曰蘇曰楓曰梨曰栗曰大小雲曰仙僊曰五顯曰魚梁者橫嶺側峯危巖迴磴土小者羊腸扳蔦迴若龍脊拂衣累石梁於清溝雲根自活引不梢村雞棲野鳥投林山磨窮處鞏甚午開路漸皮時奇繼愈聲俊曉則萬木俱蒼欲暮則千巖盡紫水春雲碓竹引溜泉此雲山登陟之勝魏雲山者什百不得其一二而欲擷而收其蠻峭縹緲之態難哉十一日雨抵浦城登五兩日發水次澄瀨沿溪奔流山谷水激石怒飛沫濺衣風挾沮驅鷺鴻波峽鼉鱷則游鱗可數野榜而渡蛟雛馴鼠影在交雨聲未歇四之日抵建寧謁直指諸公於館內揚舲直下道出延津舟經劍浦島嶼微茫風雪黯淡東以九曲之畫去而施迴浸之千頃之陂紆而彌險登者欲眩於心曰之外而湖渾蕩於枕簟之閒始晚幾及二百里有奇浴遂相逕皆無異山歲時去時御颶冬職無狀無以對此邦父老慙土宜覓之登而官民相信亦復相安主於背嚮者亦無背矣十七日早抵富日晚循桐廬八之日順流而下溯江而上舟中沙門水驗以

雨者鋪如雲是所期歲只行耿民不踏官城官不勞催
科庶幾課最之額而道長罪屢書不勝書色華人鄉次且
治事如初時爲甲戌四月之二十一日

詩

長安雨最度五兒邨舍二首

兒今家是客弟復客爲家夢裏春蕪碧天涯雪煮茶宦
遊仍失路窘道少飛沙此地陽和到寒梅盛著花
暗對長安市杯盤處處同紙窗先得月有幔早辭風颯
颯晴光迴鴈原雪影空龍晴愼輕點雷電夜深中

癸酉臘月十九日以計入朝贈拜於皇極門恭紀

五首

銀燭光分曉月明轆轤宮井寂無聲椎輕槐露衣冠集
合殿乔颯者處生
午門拜舞引千官仙仗隨班頫首看誰道帝閽違萬里
天顏咫尺接露掌海
清晴宵正鵲方紛雉尾遥瞻帝座高朝罷外庭先退步
日光猶映赤霜袍
小臣初入漢宮儀環佩珊珊已上殿細炷鑪煙荷永散

脫衣不敢拂遊絲
退朝攜坐披西扉侍輦中官說禁闈爲恤民艱嚴令急
每緣治狀蓋披衣

和家憲長黃田道中詩

家大兒叔向憲長有立春日黃田詩刻夢鹿軒稿余
茫玉田黃田固封內也偶閱此韻奉和而先列大兒
詩於前大兒諱德政別號楚亭成丁丑進士以翰編
外轉嘗分藩延平後再總閩漕云
東風天上送春回孤客逢時轉自哀滿色仍攜隄畔柳

昭陵松栢晚棲鴉金盤花地下再宣詔恣韶
人間宿帖落誰家

讀沈嘉則李鴻歌

鴒字風翔鄧之石塘人嫁餘姚金氏子金故優者鴒
嫻辭賦善調笑偶落塵網憐才者悲焉嘉則選於海
上爲賦此詩

金縷當筵綠綺首繞梁塵裏夢中尋時將芍藥投桑下
漏根雙蛾春雨深

讀盧月漁集

月漁諱濚字潤之鄞人喜博奕善詩以窮甚訪沈台
於鄮道死葬黃山沈嘉則爲作傳刻其詩百六十餘
首余於長安邸中見是集

落拓耽楊婆新詩故擅聲吟魂秋月落客冢暮煙橫同
調幽人賞他時處士名沈瀚多散佚感歎幾時平

聖壽兒朝隨班慕賀於午門

瑞光大宦九重明天保齊歌萬國情流潛放朝鍾鼓靜
呼嵩趨賀佩環鳴宮門啓繞迎風細馳道春遲處處輕
聖世百官傳寵宴由來慕默參階平

甲戌元日朝退有作

柴煙瑞錫升朝曉旒冕初垂拜舞同
風光在畫指銀幡百官若簡詮重第三殿子今有賜樽
辰賀夜漏未盡七刻謂之辰賀回來推少長膠牙裝尾慶皇恩

壽巽度五兒七裘

百年兒弟聚天涯佳氣南山捲幔斜世授青箱原有種
獨拈彩筆幻生花舊時茂挂遺民口永日餐分羽客砂
誰以椒盤稱壽舉長安酒價十千賒

八勝日

此日風光好杯淨竹葉醇獻簪仍舊俗傳勝答靈神
謂之驗歲細被幸占時柳色新清輝無召命唐時以是
輝閒召學士御清
士賦詩

王昌齡有云縣職如長纓終日簡戎身又云薄
宦忘機損感其言有作

一官鵬人大鵬睡答翁終日意不懌猶幸官卑無妄譽
差保素心數長夕哲聞丈人漢之陰純臣不受機械深
閒中別有寓鄉地拂衣從此巢雲林

百官順師行云除御溝即賦歸去更無一簡肯休

官舍賦一絕

彭澤當年東籬迴君侯欲去更徘徊山家有秫春堪種
那羨公田今又來

都下晤徐無競同年

論交三十載燕市話斜陽祇緣山林興羈縻簿書忙
明駝馬路若沒釣魚磯待稱詩翁隱栽松約幾圍

晤口口口時余有初衣之想而口亦有
辭彙麗鹿官貧與驅驅因思招隱賦或是衛生方

吾道豈名場行藏別有商長安重把臂短髮更添霜

贈長安門外接行李詩送李林夕照開門前小市頻趨閣
裘衣四見御朝回
車馬駸駸去未停五裘縕紬捧彤庭朝來館閣春光重
萬樹長條盡放青

是夜福唐王人謁閽如于戚畹園中余與焉
侯家亭子護崔嵬倦馬初停把綠醅平楚漸沿村店轉
高樓遥接帝城開卿雲北斗時光散積雪西山爽氣來
極目天涯今萬里穿林寒月共徘徊

過漢先主故居

孤村老樹掛斜暉傳是樓桑舊有君正統從知無兩立
中原鼎許割三分武鄉書峽迷春靄先主祠堂落葬雲
不見郝經書在至今故史尚紛紛祁伯常敬三國志以蜀爲正統

雄縣道中是昨冬一葦渡冰處作此示閒如

廣義城邊過馬蹄寒暄不惜往來頻還思一葦層冰結
任怪單車積雪迷新入市魚蝦肥未散依江草樹色將勻
自雖都尚征鞭換一尊村醪醉幾巡

柳色

楊柳枝頭好鳥聞青煙漠漠綠氤氳長安路上風吹至

舊領春光第幾分
開如出次若鵝鮮爲餉
楚地荔枝離絲絲切夜苓碧糕紅有韻人麴潔無腥異
品餐堪勒回甘酒亦醒老饕欣其壓或勝五侯鯖
河間道中看月
風拂征衣露漸乾疏疏楊柳月中看旅人祇是多歸思
未到江南已覺寒
梁州道中觀別書記吾鄉豐考功見泰氏家傳高
宗初云岳家軍已到朱仙鎮將檜朕於何地卿其
銅馬編 卷下 十六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審奏威而題此
漢北回鑾不可期君臣心事兩人知岳家軍到朱仙鎮
聖約金牌召已催
商宗之母韋后北歸聞岳少保獄死遂大怒帝欲
出家終身道服宮中
王旌初從塞上歸班師已久鬪兵稀朔風北望深宮裏
天門望裏宮延佇漢柏秦松自雨滋
道中成此句
江南三月落桃花一艘乘朝誰旺沙船過錢塘春正好
欲歸無奈客程賒
楊妃井在容孫縣珠井在博孫俱在廣西梧州楊
妃本姓梁父名維俊歸楊氏而綠珠亦梁氏女耳
行偶綴
雙雙豔質訪孤村不在容孫在博孫千古無窮家國恨
月明猶井浸啼痕
華陽亭在皇城是稱叔夜學琴處一云在貞定
銅馬編 卷下 十七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當年叔夜拂絃長龍性難馴豈是狂一曲廣陵傷絕調
帝里行來更幾程停車隔浦度層城相銜舟尾千艫接
正穩河身一帶清海上齊風春浪大日邊魯殿曉山平
天門望裏宮延佇漢柏秦松自雨滋
德州城下經顏魯公祠
驍騎經過感慨生中於祠記事思
奉使長留異城百煩對荒城問今昔照碑彼古木遮秋聲
盡吐故以吾余於桃花時離家凡經幾歲矣其州

何論兵解證成道叱馭看同日月行公事題正史城城
撫州祠堂
記元詳

澧憶早朝

五夜聞雞聽漏殘披衣猶帶禁城寒鐘鳴列較明希仗
象出千官散曉班最憶賈生陳世務懇思鄭俠達民艱
行來回首瞻馳道尚有封章誠儉還

失題

凝湛懷中挾刺來幾人曾御李君迴長安門館清如水
內院燒鐙戶未開

曙光初照掖門松朝罷齊來禮數重爲問當年會計錄
可曾兼領大司農

二月之望在平道中和閻如韻

紅顏鏡裏是耶非杖上春光半已歸旅客計程貪口汞
流民滿路問年饑風垂綠野耕楊絲重雨洗青畦菜甲肥
最是鶯花留不住白頭都與壯心違

聞碧流盪之報

紹傳羽檄自湖濱千里還墟部屋貧關陝流移堆白骨
荆襄轉戰泣青燐山來治郡思萬遂北去駐車借寇尚

漢殿綢繆新擇諸春和意爲祈昌仁
在日坐堂

浙西春煙暖朝來被滿空殘梅疑雪影輕絮或因風墮
色開瑤圃芳菲鏤雪篤前村驢背好詩思灞橋東

行在山道中和徐文長春興同閻如賦仍用原韻

客裏愁腸日幾迴在山驛路水雲限煙歸上苑困迷柳
雪繞空林爲餞梅乍喜晴開鶯欲度不禁春去蝶相催
落紅更作風前舞暮雨胭脂濕滿堆
垂絲日曳大堤風客意貪程趁晚紅芳草不辭遊屐折

落花長惜酒杯空五陵裘馬看年少一曲煙霞戀老翁
莫信龍鬆春滿徑淮南桂樹已成叢
此去看花興已濃獨餘塵匣暗雙龍郊園早布葳蕤合
野衲迴留薜荔縫春社老妻能漉酒午衙稚子學分蜂
捲簾頻滴研朱露倦眼攤書尚未慵
天涯回首憶春明撲面風塵聲道清九曲屢臨長處躓
一杯頻換久忘酲洞陽獻壽和終刖漢室封侯作亦癡
花事半殘攀日永日頭長抱太玄經
行在更幾經年長負湖濱百日緣漲滿人初網鰣

紅霞花事正飄颻故山水景扶筇入
門景物逈洛金歛翠春欲逃禪
新鶯出谷柳初黃亦有牆頭紅杏香
落花香踐無泥香絮飛香綠打春身
萬卷致君君已謀何心重縈捲愛
百事西歸水亂流社倉還法在諸州散材鄉稱明堂棟
大具終懸左序琴詔出則宜捉麗扇稅迎來拜寓民侯
雨湖新雨流波館正好閒眠對白鷗

翠鬟親爲勸雙來並棲鸞鳳聲能應共浦鴛鴦隊不猜
時事安危眞不淺中原正仗濟川材

銅馬編 卷下

即事二首

東阿道中

迴雁峯前小住時霜微昕風候寒暄換山光向背分馬
路多崎石車轍或生苔橋上人千古寒流帶雪聞

抵滄北感而作北望閒如

往來經濟北適過此士逸黃公河難渡班如馬欲前緣
車惟遵古水車輾槐曉渡渡聲咽春來正值桃花漲
桃愛雖聞路不妨泛孤舟同心聚前村酒不孤

徐州

湖衆士太僕見余大親沽

蜿蜒雲氣擁嶙峋蔣里長河性漸馴滯水不消亡國恨
彭城猶鎖故都春燕歸時草自新
翠墨登臨留好詠東坡當與山人張
讀陽明先生黃樓夜濤賦眞堪與子贈少游作並
傳也
黃樓傳是楚王宮四望江河暮色中好驅鴻聲留王氣
更餘樹影泣悲風寒沙莽莽彭城北衙草離離芒碭中
讀罷和歌滄欲舞帆前明月浸空濛
兒耕書
銅馬編 卷下 三十四 明崇書 約園刊本
東風土脊動呼兒早驅犢愁煞五月中新粳猶未熟
再過桃山岳祠復次前韻初謁忠愍繼謁武穆實慶元年
寶慶重頒詔墨鮮千秋忠武上凌煙王師若雨寰嫗渴
軍令如山壁壘堅唐室汾陽功未就漢家諸葛志堪憐
遙瞻二帝沈沙漠寒食何人掃墓田
來歲西湖懺故洞桃山又見倚廬牽傳泥馬康王詔
白折黃龍大將旗二帝塵沙淹北轅六陵風雨泣南枝
限憐終古車攸統浪捲厓山國祚移
瞻拜忠武王畫像
丹青寫英魂炯炯抱雄略二聖有還期呼之亦可作
寶殿賜忠武改謚勅
萬里黃沙漠遙遙望北轅翠華猶未返不敢拜君恩
忠武有告適齋眞蹟句云去國懼臣力全軀聖主恩悲哉其言之也
去國辭兵柄全軀沐主恩孤臣掌情死望斷兩宮魂
忠武獄中取狀歷敘其戰功官職末云此便是一生罪過傷哉冤也
廟算議和戎鑾輿耐朔風但期高鳥盡奚惜敏良弓
浩氣多呵護還來汗簡青黃龍書奏捷一洗沐京腥
重和會稽女子原韻
忠武遺墨小大二幅
朱顏傷自妒風塵摧袖迴思未嫁身獨立後亭花落盡
不知何計可留春
空挾明璫上國遊同心羞結恨悠悠當鑪莫彈江南曲
何事愁腸賦白頭
獨灘暗痕對阿誰再臨妝鏡不勝悲東牆續罷腸爲斷
況是當時王衍匙

楚歌一曲帳前歌暗泣千秋巢許新世色春來銷得恨

漢宮幾時城夫人

途中春興

平楚萋萋暮雨收遠岫未見桃李花約是春深候

車中倦欲睡兼此清聖長江南花半落峽蝶占春光

憶張球所上邑相公詩

陽廻郊寒學苦誰窓變朝出幾時休長安近日論詩少

燃斷整時何處投

計程

夢裏每聞款竹扉江南都已報芳菲陌頭樹影寒煙合

天際波流夕鳥微綠漫一犁扶雨鋪紅暈雙舫試春衣

計程千里鄉關近何處桃花鰿正肥

過洞望陵寨迤

松檜蒼蒼鎖翠微園湯沐五丁勞天維地絡神泉迴

龍陵雨過今無迹當時曾幸玄宗駕

階閒如步天長橋上

日羽葆旌旗紅氣高河洛效靈齊合派蛟龍徙穴攸生海

野橋水漫晚相逢地偏何處非幽興交淡從來是道心

他日石窗尋舊伴笑看白髮北窗深

盧山一片碧琳宮旋新亭古今盡貫波心浮玉出

住聞山村琢裏鳴時更協師襄律

那得山行琢的天道路長長倍年過惜春光宅

荷賓門前曾解否可知作衛竟何小胡公儀石磬銘有云磬音諧律姑洗注角

二月廿九日爲先生母陳孺人忌辰詩以當哭時行次長道中

我年二十八堂蔭婆斜陽再瞼二十八共木亦已黃兒今蚤孚切恨詎能慰滿眀登隧道悲風吼白楊況茲滯海國暌隔幾經霜生既缺甘毳沒復遵蓼管時值靡留日乃在天一方計年正八袠杜鵑鳴聲苦有懷負米恨空索捧檄腸兒心多壹鬱所遑復拔犯非母莫能語

呼之前路長遊遊朱康叔湖酒徙浪浪求康叔以孝名是次長人

僧閣如生大儀之海望港與僧閒話

開行都愈身爲答妄那知客亦僧一片孤璧門欲閉敲聲清擊了殘經

抵維揚買舟渡江悵無詩句酬勝地耳

煙月江都烟不收開皇會事鎖江樓橋邊想得揚州路

浮屠何處訪道花飛馬蹄前路不遲揚州亦有二十四橋

秋禍先生將納王孟經常以宜尼生庚子伯淪字孟經拜之伯淪康之字

龍井上有阿誰宋白樂天題雙檜添前哲家門名高

江南雜咏

景物江南暮午時亦兼微雨度清明陰晴暗過春時候
臥嗅鶯師趁曉行
腸斷無復惜飄蓬船到江南數亂紅最是大堤無限思
碧花天氣落花風
長安京塵未濯纓逢僧羞答舊時名亦曾夜上千人坐
春光何處不堪憐縴花船又酒船別有會心幽寂處

此夕樓臺空月明
山窮水盡鎖巢煙
虎丘惠山 俱只舟行亟不及遊
屢負巖頭用展若春深歸思不堪裁從教白髮隨時長
猶許青山入夢來幾處煙霞長妬客孤舟風雨獨銜杯
近年婿嫁籬芸畢五月何時倚杖迴

劉閶如於湖舫

湖心移畫舫煙靄雨霏霏擁客非絲酒逢君便入林樹
邊紅日落花外惜春深鬧歌喧洞無妨山水音

盧鴻

草綠洪梵寺此地真禪觀登到月上時遊人猶未散

龍井

龍井最勝地興寖無限情偶值車馬少爽泉自在鳴

法相

山中有金骨一法可曾真至今隨緣度一認木來身

湖心亭

一片輕波裏晴霞散綺明石關有遊女都說鏡中行
方棠陵先生舊題西湖寺壁云飛來峯天竺也自楊
總統琢之天竺後壁王叔明畫人奇也自

孫華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迺山中不平之疑近
日法相李長蘅畫壁亦爲倉父點污矣
飛來劃壁少完周畫更狂毫亦漸漶惟有頑巖與散木
山前無事領西湖

湖遊賦得靜山莫算白雲程

春來驕蹇臨老全健躋陟蕩槳湖內外鐙身山南北稍
倦古木邊更探迴峯側脊露未有涯窟窗復奚極寂處
鳥自喧喊腸實可食地僻天長陰人倦日欲晡路迷問
山僧僧亦未之識

武林遣人迎山荊至署偶閱唐人劾麻好種之句
成是詩
攜君共泛大江槎何物微官等是家不作嫁時無恙在
好歸春雨種胡麻 胡麻即芝麻也種時必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長
迎山荊至署而先人不作矣黯然淚下
亦分月俸給妻兒梧棲長舍手澤悲松檜故園春漸老
山空寒食雨如絲

杭僧溫日觀善畫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
不一醉輒見飄鬚曰掘墳賊攻曰視名予溫字仲言
又號知歸子見語林惜西湖志不載也

狂酣湖上酒腥徹幕南風筆墨葡萄外山河麥秀中醉
鄉全隱性裔影抱遺忠若寫冬青樹相揖泣未終

龍井和孫太初原韻

乍過風篁石鑑開流淙疏溜響來儘教消受無涯興
不換山中水一杯

偶得新舊書數十册因憶杜甫贈及借人皆不孝
及陳少卿亟他年若不和花貢便是吾家好子孫
之句書諸兒

詩書聊自怡知不是長物收云授書籍況以謝來赦若
不見謝輪堂上聽微言能者寡俚捶鉤其魂梁書野得能
幾許也煩潦倒誡兒孫

過溪亭

過溪亭外夕陽微樹裏寒泉轉石磯回首鐘聲天上落
閒雲送客不曾歸

早發江浒順風揚颿是夜衙梢溪
欸乃聲催曉色開揚颿偏自望徘徊風前蓬影和雲宿
夜裏鐘聲度水來怒浪千重春樹外垂絲百尺暮嵐堆

奚囊貯有桐溪注是鄉道 元撰好展圖經佐酒杯

曉雨過釣臺

春水長江正拍堤生煙浮樹望濛濛扁舟將曉夢初醒
已度雙臺細雨中生作生熟之生見謝貽及劉尚錄詩
者誤

過釣臺又二絕

水木交陰裏蓋有舊有村峯頭間樵叫云出白雲原外
英

高臺時挾酒恤哭作建擊至今竹如意空山鳴不平謝
泉

初

衢州道中對月

蓬底棲身宦轍前受月明樹陰晴戶照山氣曉來清鴈
息沙頭影雲留洞口聲故鄉無限好回首若爲情

枕上聽溪聲

孤櫂欲暮泊平林何處灘淺急忽送音月到前灘流漸冷
風過別浦漾初深灘灘櫓過輕鷗外濺濺沙鳥衙蟹渚
夜靜聲人鼻正穩獨驚愁客思難禁

題江郎石上有鯉魚及蓮花

混沌開三峽鴻濛鑿五丁望中晴蘸髻裏黛冥冥嵐
巒迷詩讀辭分列翠屏諸巖倶拱秀羣岫謾歸誇鯉躍
天池闢蓮載玉井擎擎危獲墮情舉側鳥翔翎有緻難
通棧無梯可勒銘石然偏吐燄水湧愈聞雷非龍蟄
灘飯明鷗驟停何年封地脈永劫護山靈天近風垂帶
風回葉答鈴及收遂已斷靜聽登戶上扃通漢真難仰
虛或可經從知人境內斗絕迥金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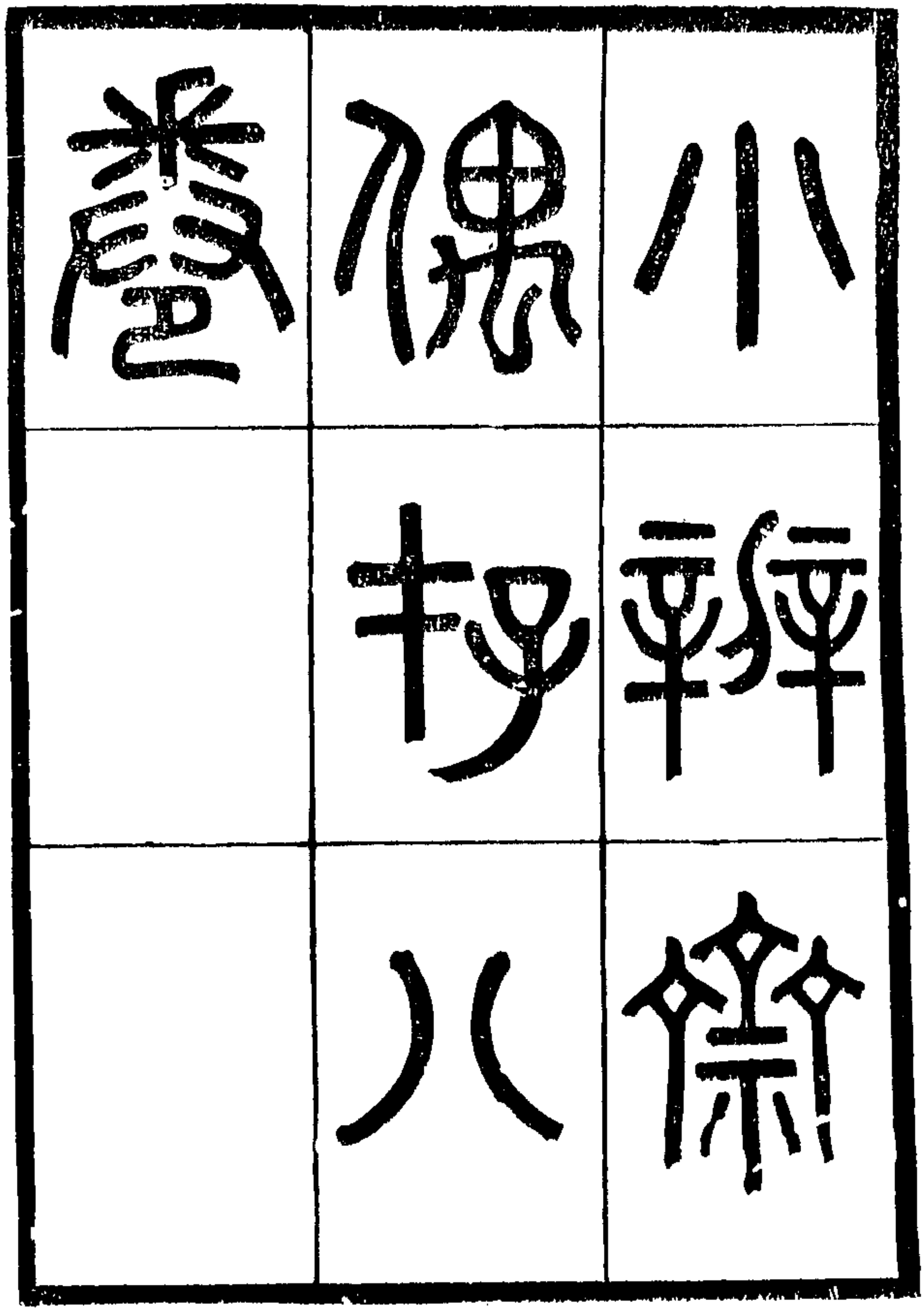
度山行越載作

午行疎嶺背落日度山巔收山入孤雲自舒卷

山中四月卻知秋溪煙衝樹長飛雨山瀑分田不住流
急問正佯扶杖看吾民可已錯西疇
經浦城遊題夢筆山
浦城水行至建州
文彩望當代毫端五色重到今雲岫裏朵朵削芙蓉
直下波如瀉潔迴路頂長嵐飛千嶂雨虹掛一川涼蹙
隱煙林暮微微岸芷香泊舟聊濯足不敢和滄浪
亂石波心出波驚石併搖沙痕誰月淨灘勢挾風驕客
思河橋近鄉心嶺樹遙溪頭牛夜雨新綠遍孤橈
贈無逸書我扇頭有詩從渠句留之語漫題寄無

逸
大美鮮完巧偏於拙處成文犀多採量奇木未憎瘦無
用方爲用庶名庶可名由來有瑕玉問價比連城
建州道中懷雨上舊隱兼寄徐開之
舊隱南湖泊釣船數間書屋鎖寒煙殘春燕子穿簾熟
初夏魚兒入餌鮮擊楫危灘迴暮雨收帆古壁掛飛泉
卻愁夢裏羊裘伴不見雲林又五年
寄題隱鱗洞在建平

楊南仲之宰昔田也馬不下繫行即一琴一鶴蓽以自隨士民感慕駐集數百錢相送惠不能拒誰謂祖成都劉阿僧難其人哉古來祖之土於世味淡薄於應酬必刺之土於世味淡薄於應酬必刺絕聲而去嘯伯起謂其文藻峻拔不少概見今讀南仲北征二編大都抒悟感之趣為若尉之詞抱曠遠之思揶揄當前之弭模古前酷能錯古趨時而單厥超時凡來風俗形古懷今以及國計之微忠孝之巨與夫山川勝蹟異聞眞似之際剖析精詳情景逼肖誠佩佩三百之遺音盛唐之繼踵也尚書晏元獻身居鄉輔部好為小詞未嘗平端方直冤為天下第一流等而梅花一賦乃曲盡其態寵妖嫻之態意文人詩酒自有別腸又不徒在名行間乾餽拙乎夫南仲何其猶是也邑郡民余文龍題



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錄三卷

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弟也萬曆丙戌進士官禮部主事謫光州州判事蹟具明史本傳允成於癸未舉會試丙戌始殿試以對策攻斐侍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篇爲冠次爲救海瑞疏次爲爭三王並封疏次爲代翟從先論救李材及擬上惟此四字編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志稱其以論救趙南星謫官而集無此疏疑傳寫佚也次劄記次說義則允成自光州歸田後與憲成講學東林所作次爲書簡雜文次爲吾與吟則所作詩凡七十首末附事定錄三卷爲沈思孝所爲墓志銘高存之所爲行狀及憲成所爲行述允成文皆論事講學之語書簡居十之九而抒胸臆不事修飾詩爲擊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節凜然其對策奏疏皆眞氣流溢發於忠愛之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薦與季時交三十年矣望之如木雞卽之恂恂如處子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獨以小辨名其集何也曰甚哉季時之苦心也奚辨曰王霸也義利也忠佞也儒釋也君子小人之港退世道人心之邪正污隆也斤斤乎析鍼芒而極河漢甚哉季時之苦心也曰世道方側目於門戶季時將無以顯舌標之幟與曰夫子嘗言之矣誰能出不由戶而孟子直指之曰義路禮門也孔孟而後千餘年有程朱程朱之學平實方嚴若畫地而域之入此者周行出此者荆棘此則東林所爲門戶也季時願爲眞狷不願爲假中行假中行者鄉愿也無善無惡者鄉愿所窟穴而無忌者所以孳孳一世而混之者也朱子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今日講學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季時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苦心哉其入而告天子出而上宰相中丞諸書以及友朋問答家庭切偲平居筆札無非此意嘗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感憤末世之波流其有深憂乎或曰固也不見漢宋之黨禍誰激而成之與曰禍漢者張禹孔光禍宋者王安石蔡京啟孔明者顧厨俊及開文丞相者元祐諸君子及濂洛關閩諸儒後世沒其首功而微文之曰彼且烏乎激也不激則道不直道不直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人心幾死人心死而無忌憚者出而恣睢簸弄此乃鄉者鄉愿所羞稱也季時若爲見其情狀而深憂焉其詞危其旨遠子與氏曰予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萬曆癸丑冬日故鄭年弟丁元薦頓首序

小辨齋偶存目錄
○卷之一
策
廷試制科萬層丙戌
○卷之二
疏
懇除邪險疏時觀政吏部
恭請冊立皇太子疏時任禮部主事
爲李見羅中丞訟冤疏代翟從先作
擬上惟此四字編疏
○卷之三
劄記八十則
○卷之四
說義
否卦傳
齊景公有馬章
君子素位章
顏淵問仁章
管仲非仁章
○卷之五
書
上座師許相國
上邊郡俟論疏備考事
與華逮補國博
上耿楚侗中丞
答客問
○卷之六
書
與鄒大澤銓部二首
答羅布衣
答友人論鯨鬧
復李見羅先生
與徐孺東符卿
答孟我疆比部
與唐曙臺儀部論心學書二條
與郭希宇中丞
答王介石司理
答李遯素民部
答彭旦陽儀部二首
與丁長孺中舍
答曾金簡儀部
與王澹生銓部
答岳石帆繕部
與周仲連孝廉
與丁長孺中舍
答王赤江太學
與岳石帆繕部
簡錢啟新御史
簡群玄臺國博十四首
簡高景逸大行二十首
病中簡叔時三兄
○卷之七
文
題坡翁儋耳小像
贈泰慕橋生傳

哭魏懋權
哭劉國徵
祭李晉陽
哭鄒孚如
○卷之八
詩
吾與吟二十四章
酒色財氣四吟
和大司成曾公勵志詩時守國子博士
贈明上人八章次叔兄韻
應盡須盡吟七章
寄酬玄臺致貞太石賈丈幷訊二尊人嫂夫人起居
壽談勉翁
壽浦環溪

酋傳有讀書樂時一諷詠欣然會心因廣之爲靜坐樂會友樂各四章
求儆襲言六章
觀省朱先生辱有誨言口占報謝二首
萬曆甲辰長秋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韻題孔壇四景又四首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仝校

策

廷試制科

皇帝制曰朕聞上古無爲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甚盛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皇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於治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仁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爲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我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其揭諸祖訓首章及載諸聖政紀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陳其概歟朕以寡昧託於臣民之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成憲是遵不愛爵祿賜子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任老成奬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於紛華刑獄冤濫示之以寬而吏議多工於鍛鍊蠲租振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胡戶牖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所謂脩職任事者漏賞而欺謾避課者佚罰歟將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風勵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實信罰必以紹明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譚當世之務其尚究折古今根極體要詳著於篇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乎丁寧之開將死垂絕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易以改爲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復歎息也恭惟皇帝陛下乘乾繼離居豐撫泰嗣服以來九德三俊已盡登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已盡除去四海已盡救窮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已盡賓貢天下最號無事臣等草莽匹夫豈復有所討議仰佐下風而聖主虛懷若渴采及芻蕘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陛下於臣之所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乎異日者陛下凡四策士於茲矣嘗以典學立政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有於無何如也嘗以建極用德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極於德何如也嘗以仁明武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仁於明於武何如也由斯以談則輕重之效可見於前事已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況臣感時發憤有叩問及之乃忍緘默隱諱以欺陛下耶臣請先究究陛下之說而後及臣之私惟陛下所輕重焉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遡稽上古上嘉唐虞下樂三代祇通皇祖旁采先儒之說俯咨當世之務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則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爲意常無爲有爲者以運天下無爲者以宰天下故最上修意上古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也其次修意而不廢法唐虞之有功而賞有罪而罰是也其次修法而不妨意夏后之先賞殷人之先罰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自意失而始專法法失而始有賞疑從予罰疑從去之論有監僭無濫之論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論無非恐以其有爲者傷其無爲者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乎丁寧之開將死垂絕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

以治至矣盡矣臣不能贊一辭矣洪惟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賞罰協中其祖訓首章之所揭大都尙寬其聖政紀之所載大都尙嚴則法之蓍於有爲者也其尙寬也非以弛世其尙嚴也非以殘民則意之蘊於無爲者也猗與休哉宜其治與古帝王比隆也易論晚近世哉肆我皇上紹休承美式古訓遵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爵祿賜予不吝於功能所爲示天下以好者彰彰如是三尺重繩不假於不法所爲示天下以惡者彰彰如是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固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卽臣愚之所謂意也且皇上方銳然留意於賞罰勸懲而臣妄信其本實之不至非誣張其說以爲誣也臣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謂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

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沈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爲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妃卽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爲皇上一己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耳聞人侍妾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明也儻皇上視有事若無事而以臣言爲輕於鴻毛則臣之愚也臣冒昧謹對

皇上者先自無所尼天下孰得而尼焉由是教之以讓而尼焉息教之以廉而澄清者衆習俗奢侈且歸於偷刑獄冤濫且歸於寬藏富於民不必下蠲租振窮之詔而其困自蘇守在四夷不必中振旅詰戎之令而其防自密將上古遜無爲唐虞遜時雍風動禹遜文命湯遜允殖武遜永清而皇祖之大烈於今有光也臣草茅賤士一旦獲伏金闕承玉音遭逢至幸臣以爲欲效忠於皇上者先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前所陳兩言始是以不識忌諱敢遂陳之儻皇上視無事若有事而以臣言爲重於太山則皇上之明也儻皇上視有事若無事而以臣言爲輕於鴻毛則臣之愚也臣冒昧謹對

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忠以成其信臣自幼誦習斯言未嘗不動心也癸未臣幸舉南宮以病引遲兩戊子對大廷臣才拙不能以宏詞對臣學淺不能以古義對輒據耳目所覩聞皇上一二事妄有陳列冀附於先資之誼維時讀卷官大理寺卿何源見於偏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臺小伺察而得之斯可謂寄得其

臣所對諗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爲便堪鎖榜矣大學士王鈖倘以
閣之稍易置三甲二百十三名雖然臣之心獨自傷其不達於皇
上也假令達於皇上雖復擯斥臣所不憾矧鎖榜乎嗣臣觀政吏
部恆欲以此再塵天聽偶感右都御史海瑞旣被彈劾竊嗷皇上
有私臣下亦有私臣下先自處於私而徒以無私望皇上也實難
遂與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共發憤疏論以爲此疏若行將復有所
效於皇上而臣已承恩謫歸矣每一念之良用耿耿敬題於後以
志畎畝之思云臣願允成稽首拜手謹識

疏

懇除邪險疏

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奏爲邪險憲臣堵滅公論排陷孤忠明肆欺罔煽惑天聽懇乞聖明大彰乾斷亟賜罷斥以快公憤以定國是事臣惟朝廷者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公卿百執事協贊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積怒無所容其毀雖有巧心峻舌無所文其辨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侮聖自賢損君辱國嫚笑戲罵無所不至雖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間之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尙方之劒久矣未幾陛下因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職等謂皇上之明如此寰之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時猶可少緩其罪乃寰不知皇上優容之過也近又論瑞如前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如寰者臣等義不共與寰同朝敢先爲陛下別白瑞及寰人品之概而後正寰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餘歲時卽聞海瑞之名以爲當朝僧人萬代瞻仰眞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論之其大有功于宗廟社稷亟之千萬年不磨蓋從前死一生中嗣卽於我朝者陛下蓋已諒之亦無俟臣言也以房寰視之曾有萬分之一乎且臣等伏覩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貝於賞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瑞之廉與否寰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寰起自寒賤初尙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貲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臭穢今其田宅貲產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口所共視也自非兼併營私欺陛下以剝小民何以致此瑞墩慝膺仕食辛茹苦垂四十年終不使廉有餘粟囊有贏金以負陛下爲寰者一開其風宜毛髮竦然愧死無地矣乃欲強面目而反噬之耶且人固自有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臣恐陛下賞廉罰貪之意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寰之一疏敗之而有餘也且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臣等之所痛心也夫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委以酋都之風紀使坐鎭雅俗近日章疏如掣剎之說憤世疾邪雖似太甚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狂戇不爲浮言所搖此陛下自臨御以來自天下誦之史策書之以爲古今盛德事也且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閭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斂迹禁絶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編一切善政至今黃童白叟皆能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寰言閭閻騷然幾成大變何其欺也近在酋都禁絶饋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卽使寰才而其施恤勸節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寰獨何心傷陛下之明排海內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概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己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正其欺罔之罪寰之評瑞也曰鄉愿曰窮裔曰鄙夫陛下試察瑞之爲人果同流合污閹然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內荏惟畏人知之窮裔乎果患得患失吮癰舐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反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寰顚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陛下夫瑞若可以爲鄉愿爲窮裔爲鄙

夫則雖指鹿爲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爲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憂治世危明主有爲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者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以爲君之能容也而誦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成王也而惟恐其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舜曰一介臣生以聖人自許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陛下爲中人而欲陛下爲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寔反指摘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爲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不類乎此爲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美於陛下也寔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皇上之失政寔之意將謂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招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爲諫議淮南之謀蘇武爲屬國係匈奴之望瑞三朝直臣四夷其仰今用之憲臺而反以中國爲無人必逐去直言蓋取

庸碌如寔者以充位然後爲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何異借如寔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頗指氣使者乃所以尊主威鋪張太平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崇國體耶此爲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乃先儒救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蓋痛近時之鄙夫託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寔乃指此一言爲孔孟之話而曰指孔孟爲貪夫又曰臣不得不爲孔孟而仇瑞其詞豈不強哉如察其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辭然而意不然者如書有漂杵之文詩有子遺之詠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之說其意豈眞以孔孟爲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待一房寔之辨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託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窟其言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爲孔孟之正脈也寔之意明知此言非爲孔孟貪夫其意欲闢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爲假公而濟私己敵瑞己不勝瑞以孔孟敵瑞瑞將杜口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爲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寔教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奚必先學其受賜耶天下之學術卑污苟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闢其不受賜乎今爲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爲寔者幸而得闢孔孟貪夫之隙爲城狐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爲寔報仇之人孔孟受賜之一言乃爲寔肆讒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爲之扼腕不平忿其强詞奪理而寔猶揚揚然自任於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爲孔孟而仇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此爲欺罔罪四寔謂瑞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臣謂瑞爲縣令爲巡撫百姓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體批鱗犯顏不顧生死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恭可謂知禮忠君愛國一念皎如青天白日不以始終亂其心可謂大智惟僻愛小民則仁之過疾惡太嚴則義之過以寔之橫逆又何難焉而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寔萬一之奸則機械小智誠不如寔臣等方謂瑞徇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有所未足也嗚呼寔尚知有仁義禮智乎仁義禮智之言胡爲出於寔之口乎此爲欺罔罪五今士君子見一長者則語言恭謹不敢稍涉於詼諧何者敬之也況天威咫尺臣子承之敢踏不進此豈狎侮之地而寔矜誇張放備諸謔狀如所謂開闢以來第四聖人者如所謂瑞之疏想是閉門讀程策而有得者取臣下居常寔主酒席戲笑之言雜之章奏殊爲不恭之甚自古臣子告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者乎此爲欺罔罪六國家特公論者惟科道而寔乃得倖進先據其穴固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言我矣然爲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閣臣有吏部有都察院臣在也今寔乃敢於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寔之理

曲而氣更壯也夫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堂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諸大臣皆諛阿而毀卽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陛下又何有諸臣此爲欺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寰所指證瑞罪不過曰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起官不辭而已此皆瑣屑之談不足置辨就如寰所論不近人情亦不失爲賢者之過也夫以寰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至而其所可言者不過此類而止益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伎也臣再觀寰本性鬧嚴刑用言官二項似乎公然皆拾他人唾餘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聖旨所謂屢經建白掇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寰之本情在於妒直忌廉危一瑞足以自安勝一瑞足以自豪而乃造貶君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之怒稱蘇秦蔡澤之事欲以起閣臣之猜援孔孟爲羽翼令學士縉口而不敢言借輿論爲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然後乘權勢之

積忿挾易撼之孤忠如鼓鑪以燎毛累棊而必墜此勃章中之大奸俠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寰者出於其間也夫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寰邪寰正則瑞邪陛下既諒瑞之孤忠必察寰之欺罔據寰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朴責褫其章絕令不茵於學校矣夫皇上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必欲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皇上之所棄乃寰之所必擠也士君子之所師乃寰之所必黜也以此傾賢仇正潑恣無忌憚之人而偃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士風日入於諂妄諂詐之域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耳必不與之并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既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私於瑞何仇於寰但念天下之公議鬱而不伸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

部裏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喜及見大小臣工亦各相顧錯愕計不知所爲莫不動色告語謂冊立大典向來朝臣寂然無敢條議激瀆聖聽止緣遵奉皇上萬曆二十九年冊立明旨著改于二十一年行茲已屆期欣逢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騎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孫慶兼卽極力相戒無須激聒此事在錫爵擔當臣等聽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卽聖旨萬一未卽傳宣而相臣必有幹旋徵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值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賜云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無有遲緩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接出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或者皇上不謀諸閣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官不及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

長矣姬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古有太學生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且瑞在先朝輕一身之死生以報國而臣等輒重區區之進退不爲瑞明之是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冒瀆天聽伏乞陛下以職章下之大庭詢之廣衆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寰去之不疑將瑞任之不貳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臣等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恭請冊立皇太子疏

禮部等衙門儀制清吏司主事顧允成等謹奏爲聖諭駭頒中外駭聽敬矣愚誠懇乞聖明急賜召見閣部院大臣公集朝議條陳祖宗近事以遵寶訓以重宗社大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依

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卽次輔趙志皐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詔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不得已於刑也如此是古聖王之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願盼而趨趙宮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皇上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于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子以聖王法之雖曰賞有功罰有罪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然其將實也必爲之加膳其將刑也必爲之不舉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不得已於刑也如此是古聖王之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願盼而趨趙宮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該禮臣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而皇上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于心也且聖諭大旨惓惓以皇后生子

爲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等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稷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處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也忠臣義士所欲血椎心盡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丕念國本不爲一朝一夕目前逢迎之便而爲天下萬世圖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召見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至意臣心可剖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爲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皇上可思也臣等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宗稷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而處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資固寵也忠臣義士所欲血椎心盡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丕念國本不爲一朝一夕目前逢迎之便而爲天下萬世圖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召見閣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至意臣心可剖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嶺海之多事未有甚於此時也材自到任轅門以下倚以爲重觀其相機調度算無遺策除山海之寇毋論已乃若羅旁千里爲自來不庭之夷材當凌督臣未征之前往往有東安等處泥城之築羽翼漸孤犄角先設卒之有一州二縣治之建其版圖謂非材先事而慮始不可也然此猶謂相持之兵尚可以漸圖也乃若倭夷則豕突狼奔倉卒攻壓其勢難支今日破竈白明日攻石城高雷一帶郡縣朝不保夕賊目中已無全廣矣材日監督將吏如把總陳尚信張得寶輩等分道計破倭賊於石城外村烏凹石嘴柳梳海山等處斬首生獲不可勝算又親督總兵張元勳追勦倭於雷州三次殲滅殆盡以故材被逮時應天府丞許孚遠以先與材同事嶺海服其功略形之書揭爲材訟冤非虛語也夷考材生平篤志好學躬行無愧不獲於上勇退投閒至於脩身一揭力維心學性善一編深邊禪宗尤大有補於名教以材之不曲學阿世如此則其不以欺罔事皇上可知以材之效功於廣東如此則未必純

嶺海之多事未有甚於此時也材自到任轅門以下倚以爲重觀其相機調度算無遺策除山海之寇毋論已乃若羅旁千里爲自來不庭之夷材當凌督臣未征之前往往有東安等處泥城之築羽翼漸孤犄角先設卒之有一州二縣治之建其版圖謂非材先事而慮始不可也然此猶謂相持之兵尚可以漸圖也乃若倭夷則豕突狼奔倉卒攻壓其勢難支今日破竈白明日攻石城高雷一帶郡縣朝不保夕賊目中已無全廣矣材日監督將吏如把總陳尚信張得寶輩等分道計破倭賊於石城外村烏凹石嘴柳梳海山等處斬首生獲不可勝算又親督總兵張元勳追勦倭於雷州三次殲滅殆盡以故材被逮時應天府丞許孚遠以先與材同事嶺海服其功略形之書揭爲材訟冤非虛語也夷考材生平篤志好學躬行無愧不獲於上勇退投閒至於脩身一揭力維心學性善一編深邊禪宗尤大有補於名教以材之不曲學阿世如此則其不以欺罔事皇上可知以材之效功於廣東如此則未必純

無功於雲南可知量功計能罪不至死度鄭論材之初意亦不料
皇上遂坐材以死也皇上即今召鄭而問之鄭未必不謂材之罪
當從末減也皇上即嘉鄭摘發之能顯示褒寵鄭必不貪擢用之
利以材一命易鄭一官也且皇上之重罪材也將以懲臣下之欺
罔也然鄭始輕言之而皇上果重罪之則臣下爭恐以一言之失
開殺戮無辜之漸由此且相戒以言爲禁是皇上本欲以懲欺罔
而其究至於欺罔不得上聞也材今日之罪揆之事情則不合揆
之國體則不便無一而可者大抵兵事無常不可盡拘以文法故
漢魏尚名將也不免首虜之誤近總兵李成梁保障遼東郎臺省
交章詆其冒功皇上終不以一眚棄干城之將眞愛惜邊臣至意
有如材者功有可錄既不獲比於成梁罪有可原又不獲比於魏
尚此臣之所以爲材痛也臣亦頗聞人言皇上之重罪材特激於
一時之不平耳稍徐之終當赦材無煩喋喋第材年已踰六望七
形神衰弱儻一旦不測病死獄中是使皇上赦罪宥過之仁終無

以白於天下忠臣志士益以解體又臣之所以爲皇上惜也臣本
山林布衣初無出位干進之嫌適符直言無隱之例又念方倭夷
搆亂廣東百萬生靈之命俱懸於材材業以再生賜全粵臣何忍
不爲全粵捐生以報材乎是以發憤流涕爲皇上陳之以爲皇上
即過聽臣寬材之生臣生亦安皇上即重罪臣代材之死臣死亦
安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擬上推此四字編疏

敬進大儒格論懇乞聖明特賜省擇以隆治道以正人心事竊惟
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之邪正係於治道治道之隆污又係
於學術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亡也學術淆亂而治道人心從
之即世所稱豪傑之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往往以事求可功求
成爲先務之急幸而乘機遇會稍有樹立則遂高自揚詡而反笑
其書牘論及於治道者彙次成帙僭名曰推此四字編俯效芹裘
仰塵宸覽伏惟聖明嚴自欺之戒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時克
有所之私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際正心誠意建其有極使爲

思慮奈何以思慮例之況乎等諸惡而同歸於無哉同之以爲無
即無之以爲混於是老佛之空鄉愿之似無忌憚之中庸皆淵數
窟穴於其間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弊且無一之不有始也
并以善爲惡究也遂以惡爲善故無善無惡之說其圓融巧妙若
超正心誠意而上之玉其釀毒之深貽禍之遠且在義利雙行王
伯並用之上甚可懼也朱熹又嘗答門人呂祖儉曰孟子一生費
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只成就枉尺
直尋四字臣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
日講學家苦心勞力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夫學貴治本治要反
經正心誠意四字不著則無善無惡四字不息無善無惡四字不
息則修齊治平未易幾也臣爲此懼不揣固陋閒輯朱熹奏議與
其書牘論及於治道者彙次成帙僭名曰推此四字編俯效芹裘
仰塵宸覽伏惟聖明嚴自欺之戒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時克
有所之私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際正心誠意建其有極使爲

人臣者惟此四字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惟此四字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惟此四字以事其兄而勿令耶說橫議得以充塞於中臣愚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剳記

孔子六十而耳順到這裏纔打疊得箇軀殼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到這裏纔打疊得箇心下今開口便說自然耳便要隨他欲得不誤事

春秋時世道衰微其所謂說所謂樂所謂君子大率以勢利爲尚聽耳便要隨他視心便要隨他欲得不誤事

有眞樂自有眞君子初無假於外也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之意特其詞含蓄不露最可玩味

子路是極眞的人然有似欺處如使門人爲臣之類是也是極的人然有似怯處如請禱之類是也要須於欺處識他眞處於怯處識他勇處於問事鬼神之類是也是極粗的人然有似細處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見聖人以萬

世爲一體處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見聖人以天下爲一體處

木石與居鹿豕與游氣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箇膽小的小人中庸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是箇膽大的小人蓋時中局面寬容得假借獨知界限嚴不得假借所以學者急須在暗地裏牢守界限未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是箇富貴的乞句子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箇貧賤的乞句子然弗受弗屑貧賤的卻有靦恥嫉足施施富貴的倒沒靦恥乃知意得志滿之鄉正陷坑落塹之會好些人向此中斷送不可不猛省也

王塘南先生有儒者氣象李見羅先生有儒者氣魄

逆詐億不信五字人人嘗言所謂殺機也余嘗爲二解以門鞭策一解曰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一解曰億逆得不

語洪景盧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添自字爲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開當更費力今考朱子答陸子書末云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試思之是朱子未嘗不見國史所載卻是燕泉不見朱陸往復之詳耳

玩肅肅冤罝詩識戒愼恐懼氣象玩采采芣苢詩識浴沂風詠氣象

或問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諸隱士孰知孔子曰儀封人爲上荷蕢次之晨門爲下其餘無可置優劣也或曰儀封人誠卓矣晨門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似最得聖人心事而以爲下何也曰聖人心腸極熱視天下無不可爲是冀其可而爲之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其自處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恰似無道則見矣看此等語要識聖人平心處又要識聖人苦心處他日嘗曰寓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嗟乎聖人蓋欲爲武子之愚而不可得也

王少湖先生謂高存之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又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潮陽蕭自麓謂存之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又言新會陸古樵者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而衣之煖而返之井然不苟問其學曰主靜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無使事制我凡此皆吾輩所當服膺也

王塘南先生有儒者氣象李見羅先生有儒者氣魄

逆詐億不信五字人人嘗言所謂殺機也余嘗爲二解以門鞭策一解曰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一解曰億逆得不

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將此勘來勘去殊覺有得力處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與人子猶分做兩箇者而今每每自暴自棄曷不反曰我之不自愛於我何哉故孔子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已自苦心苦口向頂門上著鍼而猶痲木不識痛癢莫肯發憤自傷如舜之號泣於天者何其肝膽楚越若是恝然也

若不辦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心腸何緣入道

苟存之曰此理眞是易簡然卻與世之所謂易簡者不同乾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若求易簡便入異端去矣又曰程先生每喜人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眞妙

黃山谷詩曰朝市山林俱有累陳白沙詩曰朝市山林俱有事山谷又曰古人冷淡今人閒處古人忙余嘗以此

四語反復哦詠得趣甚多

晉曰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鐙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此言極可玩味

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四句說者以爲陰陽動靜有何等待愚初亦疑之細細體勘乃知周子心通造化處試思嬰兒在母腹中原非一蹴立就其間之動而靜靜而動者不知凡幾而後男女成焉度太極胞胎天地景象亦必如此周子之言未可容易測量也

李延平先生云書不點看得更好卽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今病痛大都不看只點而已

昔程子問謝顯道近日用心對曰只是發得太早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程子曰此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面是美惜只是發得太早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

甚惻孟子說得來似鋒利記論語者下憮然二字眞傳神手也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勿論已沮溺一班人不失爲賢者辟世孔子尙容嗟不滿焉乃有號爲君子業已立人之朝而於天下治亂略不經意者或從而難之猥曰盡其在我而已是以行義達道的人卻說隱居求志的話冒周流之跡而懷誰與易之之心所謂盡其在我者固如是耶此又沮溺之罪人也

孔子以一貧授曾子而曾子果傳之子思以及孟氏楊龜山見程明道而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龜山果尊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至於朱子日益光大方是命世哲目

楊龜山先生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好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面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退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尙

耳問願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願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願而恭蓋願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願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願者自爲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貴難於君愿君愿特貌恭而已愚按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弒君弒父而自爲弒重實埋下弒君弒父種子仲尼惡鄉愿正與作春秋意同孟子好辨章在陳章提出兩箇眼目曰眞有大功于萬世或謂荆公晚年詩多譏誚神宗做儘得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何在如元祐臣寮作事只是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惟效尤兼使元祐賢人愈出脫不得濟甚事此等議論眞是天地氣象

龜山常問林志窟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否曰是曰若爾公何

不殺人放火志窟無語此亦近來談無善無惡者一斷案也

韓持國曰道無眞假程伯子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倘何有乎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本病李見翁曰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末病本病只是一箇空字末病只是一箇混字故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且混惡於善圓其指直駕孟子之性善而上之極其弊乃更甚于荀卿之性惡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

朱子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夫頓悟二字便是空字的入門事功二字便是混字的出路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愚亦謂頓悟事功皆原於無善無惡之意而無善無惡深遠矣

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朱子解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其說精矣乃象山陸子既專駁無極二字近時說者又專擡無極二字卻將太極放在一邊不知於周子之指何如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防頓悟一門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便是防功利一門

莊生稱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然以德報怨實道德經爲無爲章語而孔子不取其說則莊生之誣可知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須更審顧也又答呂東萊說恐終不免爲姦而已矣此兩種議論往往有墮入箇中而不自覺者特爲拈出

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謂樂生者也嗟謂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節何爲靠這裏尋箇憂樂凶之道也故聖人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眞能憂樂者也

朱子嘗問李延平曰子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甚恐此何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嘗問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矣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子欲無言可知指歸矣由此觀之朱子於會談禪得李延平一撥便肯猛然割舍非大勇不能也

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李延平答問錄雖文質大小不同同是一

圃元氣其醞釀出程朱非易易也近來吳康齋之於胡敬齋陳白
沙亦然
朱子以堯舜傳賢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得甚實了此便知下
學上達之義
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
朱子平心正眼看來易及如明道先生最所尊信然定性書識仁
說卻不將來與太極圖說西銘一例表章此便是栽成輔相手段
陳龍川上宋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
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堯一世安於君父之舉而方低頭拱手
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
服陛下之仁益明詆朱子所謂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語也及其
論孟子則曰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
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詐殺毒流四海而
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
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
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
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何一人之口料君前吾彼其論孟
子者乃足之東辨而其告孝宗者則詭謂援商之智且始吾以龍
川識卽未純亦猶落不羈士也今觀其議論反覆如此則益落不
羈要難爲龍川許也
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人生一息間有一息是戰戰兢
兢一息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更放不得手歇不得足也卽仁以
爲己任死而後已之義蓋說云免於毀傷語意甚緩
或語王龍溪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人欲反之於
心雙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其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
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其言似矣然以
余所見世之談不好名者往往墮入貨色圈裏是則此三字乃好
貨好色之引子耳余未知其害之孰大孰小勘之孰難而孰易也
馮道云吾三人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承那
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客有舉此
以謂余者曰宰輔權輕爾爾道猶反顏喪節易四朝事十君割舍
不下假令權重當如何余爲之三歎
讀書鏡曰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
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嘗爲項
籍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卻是露出本
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問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
臣今日之捷詎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
許稱賀我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
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高與太祖略
相類余請無論他事卽以前二事幷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
來然則我朝泰運要未可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甚暴行之興往往始於邪說所
詖飾詩書文奸言蠹心世道者不容釐毫放過也昔楊龜山爲祭
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爲安石加以
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倡啟之也謹按安石書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
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
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
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之說有
道後王繩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
之也其釋鹿鳴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奉而不爲驕
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
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
窮極侈貨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
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胡康侯作龜山志銘備
載其說五峰疑爲汪聞康侯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

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余每讀至此毛骨竦然嗟乎今天下詖淫邪遁之辭爲不少矣安得如楊胡兩先生者取其心肝懸之肉案上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正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同原是一句朴實話頭近來談者將朝聞解作知生夕死解作不朽大道罔即生人之理間道而死固有不朽之理然使聖人說箇朝知生夕不死矣便涉怪誕若要說此道理盡可另以己意發揮不得牽聖人以從己傑六經孔孟盡改頭換面做出一般惡模樣也

王塘南三益軒會語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依憑此語如服毒藥未有不殺人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乃白鷺洲會語又云性無善無不善告子此言未嘗不是但其認知覺運動爲性未免是錯若論吾人性體非特無不善實是無善且如太空中疾風暴雨固不常有卽景星慶雲亦自不留若有善有不善卽非性之本體矣似仍背卻夫知覺運動之性說不得無善無惡

如何仁義禮智之性倒說得無善無惡且善原是大虛本體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以景星慶雲爲善相去何啻千里

或謂未發以前不容說此處亦無氣象亦難以言語形容宋儒說看未發以前氣象不能無弊如何曰這話頭穆穆淵淵渾是一團元氣深體味之有無限妙處若更吹毛求疵便似說夢

天地細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只爲化醇化生慧出許多事所以釋氏勘破這關捩子劈頭從夫婦絕起正要得生生路斷還歸混沌耳

吾儒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釋氏之道斷根於夫婦及其至也混沌天地

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塡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

釋氏要得混沌亦是有激而然蓋見得自天地資始資生以來相

殘相賊日甚一日所以直要向咽喉下下此一刀耳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心無忿世心是知釋氏殆忿世而過焉者也

無夫無婦此釋氏權法無善無惡此釋氏本法蓋夫婦之物卽混沌亦暫而善惡之根未絕畢竟天地間尚有自消自長之物卽混沌亦時事耳惟將善惡頓截抹殺消長機關方才斷滅方成箇大混沌去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陸子曰吾友是汎然問老夫卻不是汎然答三轉語大略相似而氣象迥別讀者須要識取

或問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等語眞是尊信孔子到至處羅近溪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孔子處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一時已將天下萬世都眞做了子貢不知且追

之過也乍讀來是贅語細參來是賸語
或問陸象山先生喻義喻利講章不過敷衍程子科舉奪志之說
耳乃朱夫子一則曰某不會說到這裏一則曰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一則曰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何其深嘉而樂與之
至也曰此朱夫子接引象山最眞切處也蓋象山平生說得極高
妙且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渠看分別義利還是第二著病痛
不小今卻剖判得如此分明朱子所以竭力接引他日又曰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而某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
看道理全不仔細熹自覺于義理上不亂說卻于要緊事上多不
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詞煩而不雜可謂
良工心獨苦矣象山乃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
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距人於千里之外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眞儒輔相若
得眞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
之法可傳若有眞儒舉先王之法高禮必肯依從愚以爲未然程
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漢高分羹一語
此根已白斬絕而謂其能舉先王之法誤也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
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
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此言最正要之穆眞所謂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者蓋與龜山應蔡京之薦同而擬於蔡邕失倫
甚矣大抵論君子不可刻論小人不可恕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必如是方不埋藏君子方不出脫小人乃萬古不易之斷案
也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正己也己不正卽有言不信矣管仲將
死與桓公論豎刁曰其身之不愛安能愛君論易牙曰其子之不
愛安能愛君以爲非人情不可近也桓公不能屏也而三子者卒亂齊國夫仲不愛子糾而愛桓公宜其有言不信也
戰國時佛法未入中國然咸邱蒙所稱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其胚胎啻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八字明白後其君卻道君不得而臣明白遺其親卻道父不得而子其地步直據忠臣孝子之上而其流弊更出亂臣賊子之上矣告子論性意亦如此自家不爲仁義卻道仁義戕賊人性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是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仁義是三才養傍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君父此咸邱蒙之說所自來也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天地此惟吾獨尊之說所自來也
楊氏爲我是君不得而臣一項故曰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父不得而子一項故曰無父也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金仁山曰注疏治亂曰亂諸書解亂字因之其失久矣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亂古治字從爪從糸又取以干理糸而有條理也蜀字加乙爲亂與亂字相似書家以蜀爲治其加乙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今宜正之此說亦自可通然武王說箇亂臣關係頗大益重慨其不得游於唐虞之揖讓而不免踵成湯之征誅也觀其言曰予湯有光明謂於唐堯舜有慙矣是知子有亂臣一語正與惟有慙德同一血脈不容將字義强解晦卻武王心事也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聖人則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老子曰報怨以德聖人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聖人則曰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何等自然老子卻費了許多手腳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

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詞也似未必然蓋孔子因說文王遂將文字遞下此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妙處若曰謙詞則當時文王之謚豈周之臣子代爲文王謙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加一言字極有意蓋是時疾且亟矣氣息奄奄而其聲響尙琅琅可聽略無昏憒之態正曾子得力處也只這一言字令百世而下讀之當日精神意象宛在目前記者眞可謂善形容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曰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初不請於病者也夫此禮子路寧有不知而且請之者蓋卽問事鬼神意也及夫子曰有之夫子亦不與他辨箇有無但曰某之禱久矣只此一句見得某之禱無假於子路之禱又見得子路之禱無妨於某之禱既不失卻自己平日素心又不失卻子路當日誠意何等渾融何等含蓄聖人之言眞天理人情之至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至今夫子之廟果徧天下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顏淵少於季路而記者先之尙德也至今顏淵果配享文廟一時評次遂爲萬世公案若合左券然不是太極作得主定何一毫不爽如此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要是實理實事非虛語也

陶淵明詩曰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曰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又曰與其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儘力消殺這名字然畢竟隔靴搔癢透不到本處至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方是徹底公案蓋凡人好名只好人譽他要之譽我之人不能常在更從何處覓譽耶眞可付諸啞然一笑也

見羅先生所判經世四局誠具千古隻眼但堯舜湯武孔子中間似不容插入箇管仲其惟文王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存者堯舜其君之心也弓矢之賜得專征伐如戡黎邘密之師一怒而安天下所行者湯武救民之事也此正合揖遜征誅并爲一格而不顯其迹者人臣居亂世事暗主任方伯連帥之責其局面自當如此故夫文王之局變而爲管仲堯舜之局變而爲子之子噲湯武之局變而爲篡逆孔子之局變而爲叔憲之關世道升降之界也

余續讀書樂爲三樂吟舉似高存之曰人生家常茶飯大要爾爾但恐喫向脊皮上過不肯打從肚裏去耳存之還教云此箇意思如何打從肚裏去更下一語余曰肚裏是自家肚裏脊皮是自家脊皮自家飢飽自家知教人如何下語然且說看程子曰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弟語本此這兩句剖判古今學術人心界限極是分明略推其概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此從脊皮過者也易曰顚頤貞吉觀顚自求口實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此從肚裏去者也齊人饜足子壻閒妻妾相泣于中庭此從脊皮上過者也行道之人弗受嘑爾之與乞人弗屑蹴爾之與此從肚裏去者也易曰人自復道七日來復此從脊皮上過者也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顏淵少於季路而記者先之尙德也至今顏淵果配享文廟一時評次遂爲萬世公案若合左券然不是太極作得主定何一毫不爽如此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要是實理實事非虛語也

陶淵明詩曰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曰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又曰與其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儘力消殺這名字然畢竟隔靴搔癢透不到本處至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方是徹底公案蓋凡人好名只好人譽他要之譽我之人不能常在更從何處覓譽耶眞可付諸啞然一笑也

見羅先生所判經世四局誠具千古隻眼但堯舜湯武孔子中間似不容插入箇管仲其惟文王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存者堯舜其君之心也弓矢之賜得專征伐如戡黎邘密之師一怒而安天下所行者湯武救民之事也此正合揖遜征誅并爲一格而不顯其迹者人臣居亂世事暗主任方伯連帥之責其局面自當如此故夫文王之局變而爲管仲堯舜之局變而爲子之子噲湯武之局變而爲篡逆孔子之局變而爲叔憲之關世道升降之界也

余續讀書樂爲三樂吟舉似高存之曰人生家常茶飯大要爾爾但恐喫向脊皮上過不肯打從肚裏去耳存之還教云此箇意思如何打從肚裏去更下一語余曰肚裏是自家肚裏脊皮是自家脊皮自家飢飽自家知教人如何下語然且說看程子曰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弟語本此這兩句剖判古今學術人心界限極是分明略推其概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此從脊皮過者也易曰顚頤貞吉觀顚自求口實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此從肚裏去者也齊人饜足子壻閒妻妾相泣于中庭此從脊皮上過者也行道之人弗受嘑爾之與乞人弗屑蹴爾之與此從肚裏去者也易曰人自復道七日來復此從脊皮上過者也禹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此從肚裏去者也又有不從脊皮過不從肚裏去只向眉目上轉者謝上蔡所謂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疏食菜羹便向屋裏坐者也又有過孔顏便說疏水簞瓢遇何曾便說日食萬錢者孟子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也古今學術人心之變概可觀矣

倭奴侵掠朝鮮橫甚適錢起華過訪談及余曰此等事我輩亦須料理一番起華曰我已無意於用世矣余曰不要這樣說且道我輩做了進士又不喫進士苦做了百姓又不喫百姓苦是誰恩德皆靠我聖天子福運也若下焉者只飽食煖衣做箇人類中禽獸亦不爲無以報國也起華首肯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

大段說得費力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平鋪放著分明書出箇樂字

或問先儒說鄉愿是箇無見識的好人然否曰孔子以爲德之賊賊字大利害若如所論一則恕了他一則小了他恐未盡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昭昭之多正點爲物不二之實體與仙家所云靈丹一粒相似非指其一處而言也

十干以庚次己庚者革也易革之彖曰己日乃孚言乎於未革之先象曰未占有孚是也傳謂變其故人未能遽信必己日然後信此商鞅之徒所云民可與樂成難慮始者非王道也洗心藏密脩辭立誠

說義

否卦傳

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泰之盛也有人焉力能反而爲否此非淺淺小人也其初蓋亦明目張膽呼朋引類居然以忠君愛國自負眞與君子同心同德一般故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以其尙出於正故以爲吉亨也到得後來向用稍久深情厚貌巧伺君子當此之際在小人尙有所忌憚雖爲小人之吉在君子不無所滿衆已爲大人之否能於吉之中識否之幾而不爲所亂羣所亂彼且意得志滿醜態畢露所謂不設恃其吉而忘其否爲羣所亂乃亨道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仁而在高位播其惡於衆者也故曰包羞位不當也小人而至於包羞否既成矣爲君子者度人力難施天命可俟率其疇類離去福祿以待天下之淸此獨行其志者也故曰有命無咎志行也然天人一理今將志與命分作兩樣只算得箇高尙的人算不得大人之事若是大人奉定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機械務要以己之志回天之命休養生息栽培那氣化起來則雖當大往之日而默種大來之根故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惟大人遇此時節才有此作用所謂位正當也又有一等人見天下之否不能休養過爲憤激起而傾之埽除鬱塞重闢乾坤其始似逆其終卻順故曰傾否先否後喜那傾否否字指時而言先否否者而言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謂其不可以爲訓究竟輸休否一著也　否初六尙是君子的世界故曰吉六二是君子小人相持的世界故曰吉曰否六三純是小人的世界故曰羞小人而不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爲吉非特君子之亨也小人而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可羞非特君子之否也然則君子固當反否而爲亨小人亦何樂於否而取羞哉　九四之離祉以否運而行否志安命者也伯夷太公之避紂長沮桀溺之耦耕是也上九之傾否以否運而行否事革命者也湯武之放伐孟子之事般孔子之欲王是也九五之休否以否運而行泰道造命者也文王之事殷五言大人尊周是也蓋四剛而不及上剛而過五剛而得中也故五言大人而四上不言也然四言疇而上不言何也四守常易猶可以類拘上達變難不可以類拘也夫上既不可以類拘又何以不言大也

道之大也在非難非易之間所謂中庸不可能也上獨爲其難是以不得爲大也　九四之疇離祉卽大象所謂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者也爻象以休否爲大人而大象獨拈九四何也大人之事未易幾及若以養亂而託之於休否爲禍滋大故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濟世之苦心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守身之常法學者所當深玩也

齊景公有馬章

人之生也不是漫然而生其死也不是漫然而死須有物在先輩云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完全全還他去極道得好人若不在這裏注定眼睛剮定腳跟何處有出頭日子試看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亦與駟馬之骨俱朽耳那伯夷叔齊餓子首陽之下民到子今稱之連首陽聲價增高了許多一則生前這等熱鬧死後這等冷靜一則生前這等冷靜死後這等熱鬧仔細思想人活的時節少

死的時節多那齊景公畢竟熱鬧時節少冷靜時節多那伯夷叔齊畢竟冷靜時節少熱鬧時節多君子不以一時之生易萬世之生任他活活的齊景公千千萬萬摩肩擦背不把死伯夷叔齊換與他也如此勘來勘去生死路頭端的了了只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景公之富明白是一條死路頭端的了了只爲人心惟危道心一條生路反認做死路甘心飽殺不肯餓生顛倒迷惑良可怪也再參這章書不過三十二字而意味層層宛轉動人景公以千駟顯侯不能延譽於當年夷齊以首陽餓夫乃能流芳於異代匹夫匹婦之口果不可以權力爭也此一義也景公無得而稱死而矣夷齊到今稱之其精神往來直與日月爭光凜凜如生不可謂之死也此一義也稱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犬逐塊不知爲塊所逐齊景有馬千駟之有齊景一生任其馳驅而莫能止到底與自家身己沒些兒受用揮不如夷齊獨採薇言獨採薇寤歌獨寐寤宿有無限安閒自在此一義也勢利之毒中人膏肓到有一方天乃吾之素也只緣形生神發以後物誘日多一日智識日增一日反嫌本色平淡卻向外面粉飾妝點連自己身子亦不認得沒處安頓矣夫人止有箇身自己身子且不認得沒處安頓終日在百鬧場中搽眉抹臉另換一般面目涸來涸去豈不可惜所謂君子者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面已裏面不曾減了些子何人而不自得外面不曾添了些子何緣恐箇天尤箇人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如此自小人看君子見他貧賤也不辭夷狄也不辭患難也不辭在下位也不辭卻似做箇難題目自家只圖富貴一邊只圖在上位一邊卻似做箇容易題目不知難易不在外面討只在裏面討以我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來處我則難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恰是難題目作容易做小人行險以徼倖卻是容易題目作難做此認得自己不認得自己之分也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就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的印證也夫身一而已反者反此

這裏臣便不認得箇君子便不認得箇父弟便不認得箇兄齊景幸莊公之弒因以爲利喫了若干驚恐夷齊棄國如屣相攜而逃首陽山下清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果抖得一餓安往而不得首陽哉此一義也論夷齊存日不但無能與景公齒卽那千駟之馬靠著景公齒之者有罰蹴其芻者有罰狐假虎威夷齊猶以無馬重讓出一頭地及其死也則景公翻以有馬輕而夷齊猶以無馬重矣此一義也死者人之所不免景公枉了爲景公夷齊落得做夷齊此一義也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後世不稱君子所疾或者借言君子之所恥甘蹈君子之所疾其流生獴也滋甚聖人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抹摋好名之嫌廣厲爲善之路此一義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而有身身之所處卽爲位是位也原自平平淡淡原自乾乾淨淨此赤子落地的本色亦便是日用往來的實履所謂一人自

者也正者正此者也得者得此者也然論其節次須反而後正正而後得深生熟亦須有辨若不下反身正己的工夫驟而語自得境界是假託於素位而實爲願乎其外者巢穴也誠不可不愼也

顏淵問仁章

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要知此章請問其目正是發聖人之蘊處蓋克己復禮原是一句大綱領說話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消擬議者此沈空守寂的門戶也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妨出入者此放縣託大的門戶也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處可容揀擇綱領上得手條目上必不放手條目上放手綱領上必不得手故顏子請問其目聖人卻從視聽言動上一一指點正爲這兩等人立一公案悟須實悟修須實修內外夾持不得絲毫走作不得絲毫躲閃所謂教萬世於無窮者也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元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最切要處後舉示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皆書並加詳細這段議論正與顏子請問其目同一血脈若不在此中參透儘他說得天花亂墜非偏即邪也

管仲非仁章

子貢以管仲爲非仁孔子亦以爲非仁相桓節緊頂又相之句來豈若節緊頂不能死句來意原相同但子貢說得直截孔子就將子貢的話頭感歎一番倍自宛激耳子貢說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又相之非仁者所爲孔子便道果然可惜那管仲他相桓公一匡天下是恁麼樣功業至今那箇人不知道他畢竟當初欠了一死算不得事豈若那召忽守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不求人知不失卻匹夫匹婦的本色也豈若猶諺云那裏如得也他日與子貢論士盍取徑徑之小人而不取今之從政意亦如此今之從政近時說者謂指管仲一輩人若魯三家之屬不應子貢問及是也

管仲一匡天下召忽一匡自己管仲救得人被髮左衽召忽救得自家被髮左衽程子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立後自能了得天地萬物如召忽之死留下三綱五常與當時後世做榜樣便是了得天地萬物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這一句形容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心事如畫要看得活下箇自字正與莫知相應大凡人要死節而先使人知之死必不果古來此樣人甚多惟從方寸開直截果斷獨往獨來傍人一毫覷他不破斯眞能死節者也說箇溝瀆正與大庭廣衆對言其無愧行於冥冥乃愼獨嫡血脈也

上章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與此章同意如其仁卽何如其知的口氣也今只將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三句貼在如其仁上諷誦一過便自了然矣

書

上座師許相國

允不肖猥附門牆之末往以狂戇濫叨恩謚自分沒齒亦所甘心不意聖明旋賜錄用尋以毋老多病懇奏乞休不蒙俞允念非閣下委曲玉成望不及此奈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苦摧裂不堪爲人益不敢復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中辱閣下知遇最隆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慙負閣下究何以自贖也是以不揆僭有關說閣下試垂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總其大要不越閣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辟進士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允以爲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人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

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紀綱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而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紀綱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而閭閻近由警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庸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舉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二上攖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封事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開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人不敢言所謂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者也故吁咈盈朝逾人徇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不妨爲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上以貴伸下以賤屈不免爲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方今朝廷之上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舉其略夫吏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人主其引拔自宰執海內瞻仰胡容以涯人參也乃以陳海盦者彼何人斯曩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先生皆已鼠竄而一先生獨陋鴈張自亡顏面恣其簧口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爲允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畏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傍睽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則蕩蕩平平出於私則傍睽曲徑陳三謨會士楚輩昌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廈外迨閣閭近由警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庸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舉其忌諱之言

天下之公論內戰皇上之私恩本旣不足取信矣而愈壬者流仍
投閒抵隙百方媒孽卽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己者曰爾以賤妨貴
以小加大也則莫尊于皇上將亦謂臣下議己者曰爾以賤妨貴
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卽言者得罪於皇上而臺諫爲之營救也
又將曰爾不許人議宰執大臣胡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乎
其齟齬杌隉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
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
世輕言彼益有所重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耳以允釋禍後近時
所睹記如前所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龐
君洪春王君德新及今僻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遙而
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
三四年之遙而行險僥倖者躁妄者頑鈍者一手握名一手握爵
祿者僅僅幾人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
實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習美於斯爲盛當以爲憂而不當以爲

憂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躐位爲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眞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
附會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僞遺又詆禁
僞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也至於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
建言名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識者要亦晚節不終抑一節自喜者
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
躐徑之捷也奈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齏也信若彼言必使天
下盡效彼無違夫予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不躐
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上事而喟然歎
也儻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儻皇上不以晏安廢郊祀
則洪春不言儻何尚書不以己私傾辛都憲則德新等不言儻邵
給事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儻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
竇則桂等不言儻耿都憲不以一揭帖故參王御史則敷教不言
何得訴建言者不啟款而雷鳴不嚮晨而雞號也且君臣公義也

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每知有師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
於下主勢孤於上有識寒心何得訴建言者爲弟子唾其師而不
顧也彼何不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
之命而瞞心昧己爲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旣無嚴嵩張居
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
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張卽有舜禹無鄢趙曾王卽有皐夔益稷
縱彼極頌功德不過以爲嘉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
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風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
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爲常下以端言正色爲常故有慷慨之實
而無其名耳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
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也且大臣名爲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
近時慣以少年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輒翻遺唾曰少年曰
新進倨傲無禮爾卽如嚴張鄢趙曾王豈非當日之所謂老成
如楊如艾如鄒豈非當日之所謂少年新進也由今視之竟何如

哉且敷教之疏不甘言路諸君爲大臣妾婦也彼自號職掌言路
反甘爲妾婦而不辭何無恥之甚也竊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臺
省實則以言路歸宰執假令今時有一人焉不上宰執之路甩彼
又將謂平宰執傍曲臺省矣亦足羞也且彼乞播勾子反復邀附
以苟懷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足苦爲彼輩
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爲邦深
厭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
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爲紀綱
風俗已墮地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
術盍有急於此者允竊覩皇上寬柔有容愛憎用舍頗無固我如
者不爲禁也同一以冒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升祭酒不四年而升光祿少卿
者不爲禁也同一以諫冊封貴妃事去然有不三年而升光祿丞
者不爲禁也他如蔡君時鼎妻君應麟孫君將其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己地非必皇上意

也若皇上眞可爲堯舜者也太師申公雅號坦衷亦能臧否如用
魏君允貞李君三才一事類人情所難充此以往足用爲善特恐
半塗而廢耳太保王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皇上將大有爲第其
才太高其見太執信一己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子之非
眞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善救失端在閣下所
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以誠心啟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
莊士有諸己而後求諸君無諸己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
更始則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
允未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何獨於
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說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
脬則子路不說欲正名則子路以爲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
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如此允不
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累閣下
也有如閣下曰野哉允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允也謹

拜教矣唐突抵冒無所逃罪臨紙曷勝惶悚之至

論童儒考事書

蓋今天下風俗頹敝極矣抑莫有甚於士習士習頹敝極矣抑莫
有甚於始進國制學使者按部則童儒雲集待比郡邑此始進第
一步也今日之童儒學校諸生之所自出也今日之諸生公卿百
執事之所自出也必其始也常有以養其凝靜澹泊之志然後其
仕也能不先身而後君必其始也預有以消其欲速躁進之思然
後其仕也能不曲學以阿世以今而觀竟何如也居易俟命之學
亡行險僥倖之機熟自其始進卽事干求貴者市勢富者市利惟
其勢利一無足倚乃始付之無可奈何而卒莫禁其咄咄無聊之
況嗟嗟當其襁褓映雪朝誦夕維兩日爲寶寸腸欲嘔則繩牀瓢饌
屬之子萬苦千辛終身竭蹶而不足寧其登壘乞墦營蟻附羶
行而列魚貫而升則肯梁紈袴之子轉盼拱手一朝坐擾而有餘
譬而思之良可歎也雖然求不求在下聽不聽在上下焉者棄已

甚幸甚或曰世不乏賢其硜硜好脩不屑干謁者益時有之而童
儒屢屢發憤露呈以請當路亦稔知之矣何煩爾嘵嘵爲也不曰
窺謂不然好脩者子特自持或且見笑爲迂何足以風其下陣言
者形影自憐甚且見目爲慙何足以動其上然則破百年靡靡之
習快一時顯顯之望非台臺不能也不肖是以仰體虛懷俯竭愚
慮台臺庶幾反復籌度斷以必行使江南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常
郡始使常郡士子以請謁爲戒自台臺始使天下士子以請謁爲
戒自江南始使科場士子以請謁爲戒自童儒始於以磨礪士習
轉移世道其所裨益詎淺鮮哉

與華國博

楚侗先生允素所私慕第允近閱譯異編見此老有紀夢一章謂
天爲斯道而生王荊石鳳洲二名世又爲二王而生曇陽反復數
百言大都夢中語也甚不曉所謂且夫孔子夢周公彼其心乎經
世也莊生夢蝴蝶彼其心乎出世也耿老之夢曇陽豈無所用其

心哉程子曰夢寐上所學之淺深今姑無論曇陽淡之一字爲宗
祖陽明良知二字爲子孫亦無論世味心易淡名義愛好心難淡
說玄說妙白日做夢試卽此夢清夜思之則其淡不淡良不良易
不易難不難可見而於學亦思過半矣願私以質於公毋笑癡人
前不得說夢也何如何如

上耿中丞

益不竹白總角時從父老後耳門下名聲熟矣丙戌之歲不竹方
僥倖一第而門下適貳刑曹友人辭子迎劉子以煩輩數數道門
下奬掖後進盛意不肖感動肺腑思欲望見顏色以奉餘教顧念
門下方爲世鄙用若不肖末學小生無端游大人以成其名是不
足以辱門下而祇足以辱門下也以此屢發屢輟竟趦趄而不敢
進雖然門下萬物一體之仁不肖誠結於中心不以須臾離也終
不可以當不肖之世而失門下偶因客問有及門下近事者不肖
輒藉手介述補葦君以請焉私衷誠願得門下一轉語不欲使先

生抱不白之疑也夫門下之去海忠介未遠也鄒黃門章疏可覆
視也居海公之位則懼死有鬼責昧鄒公之言則懼生有人非如
客所稱或亦門下他山之石乎皇恐唐突殊不宜次

客問

客有問於不竹曰南御史大夫楚侗耿公何人也不竹曰今之賢
人也客曰何哉子所謂賢者不肖曰姑無竟其詳卽近者教陳公
有年徐公元春周公繼三中丞參王御史諸臣詢謀僉同亦其概
也客曰此正余之重疑於公而不能釋者也不肖曰有是哉客之
迂也吳其疑客曰治亂之大幾有二一曰人才一曰言路故雖言
官不得訾論正人惜人才也雖大臣不得脅持言官通言路也公
之救三中丞則似其參御史之不投揭則非且以御史而訾論三
中丞當世之所冤也以臺長而脅持衆御史當事之所欲也今將
白當世之所冤而迹於逢當事之所欲揣愈乎不肖曰凡人避嫌
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公言苟是猥以當事爲

小事不足言何獨以申救三中丞爲大事哉不肖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公居都察院之職言都察院之事自關大義不肖輩前稱徵
未沾一命便爾嘐嘐公以爲小不亦宜乎客曰不然公昔日之所
讒非以職不在也今日之所言非以職在也蓋海先生之出也屢
疏讒切時政如云諸臣皆貪風俗中人如云禁餽遵懲貪黜此等
事一首相一吏部行之足矣皇上諄諄察究竟不行何故此犯當事
之忌者也三中丞雖賢有譽於下而無忤於上非當事之所忌也
公之去彼取此意固有在非以職之故余請有
以詰之往張居正用事中丞勞堪承望風旨陷殺洪侍郎朝選其
可憤可悲可爲痛哭可爲流涕十百千萬於三中丞之被劾及居
正敗伊予兢爲父頌冤上下其奏讞獄之日公適貳刑曹正宜執
三尺之法幽雪貞魂明斬奸舌爲後車鑒乃舒尚書化龍堂議右
堂陳公瓚副郎李君懋檜奮然吐其不平而公輒袖手冷視仍徐
頌勞堪之美以爲解何不忍於賢人之被劾而反忍於賢人之被

殺也豈亦非其職乎且公爲臺長果欲振肅風紀凡御史言而不當并宜爲皇上爭其可故李中丞材賢聲素著一旦坐首虜詿誤天子赫怒坐以大辟凡在人倫寧不震悼科道合詞申救天子置不省也公竟怡然安之不爲爭也豈亦非其職乎禮部郎高桂刑部郎饒伸力陳去秋順天科場大壞主司欺罔諸賄託附離醜狀一以削秩一下錦衣衛打問除名爲民科道嘿不吐氣更有攘臂而疾攻者公又怡然安之不爲爭也豈亦非其職乎據公近疏稱引大明會典左右都御史職專糾劾辨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如李中丞之擬二部臣之貶黜冤枉乎不冤枉乎如考試官爲當事奴婢科道官爲當事奴婢公不以爲意重於不公乎法乎不公不法乎會典之意重於不揭不投此出何會典乎公又稱投揭爲相沿舊規亦自知其非會典矣則王御史之不投揭有何可異乃遽怒其弁髦己怒其易己之不足與議怒其謂己之職掌無與於糾劾而遂無顏立於臺臣之上乎且糾劾自公職掌公欲糾則糾欲劾則劾誰得而禁其與不與何關人事而以爲御史罪乎公又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如前云云公之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從來已久公自任故有良心何以靦顏尸位至今不去乎豈投揭則得其職得其言不投揭則不得乎若曰公惟愛惜仁賢耳非專爲不投揭也則方萬山之論罷陳中丞也一年於此矣公既不能自安何以遷延歲月至今始發乎且藩臣未論周中丞之先公嘗再以疾乞休矣設廟堂果聽其去是終不能爲徐陳兩公申一喙也於心何遂能自安乎劾公於萬山則曰可原於麟趾則曰可原而獨厚誅於藩臣其情益不明甚矣哉嗟乎若三中丞者其亦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其亦不幸而以不投揭之故見救於公也余聞公官長安時有門生某某爲御史相率求教公第曰予欲無言御史退而記曰果爾應饒爲之何煩指教傳者以爲笑談今日之舉

書

與鄒大澤銓部

讀學庸四解兵昆吾道之憂讀銓事十記具見世道之憂

又

弟幽居岑寂時共叔兄懸想足下弟開中無事稍稍溫尋舊業料理學問邇來反覆體勘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只被無善無惡四字作祟君子有所淬勵卻以無字埋藏小人有所貪求卻以無字出脫明道先生所謂直欲和這些秉彝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者正今日講學家所傳祕法眼也弟螳螂怒臂何堪車轍乃一腔隱衷良自憤悱狂語一通小晃己志敢以呈上幸惟教之

答羅石安

昨承賜教諄諄眞是藥石之規捧誦之開不勝佩服至謂吾儕議論不當以同己者爲是而不復察其非不當以異己者爲非而不復察其非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豈不與於小人之甚哉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酢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此說一行不至率天下而盡爲胡廣不已也若僕則曰炎祚雖促而終有不與之俱促者善類雖殃而終有不與之俱殃者紹聖雖紛更而終有不與之俱更者則諸君子一激一矯一分之力也大抵世之儒者率以成敗論人物而不以是非論成敗故其言往往蹈此不意足下亦爲所亂僕於足下所稱同己也僕亦何嘗而不復察其非哉幸卒教之

答友人論鯨閣

承諭心迹之說弟實未有知弟之所知者天子孤立於上而背公死黨之風日引於下痼在膏肓恬不知怪可爲長太息耳丈以吳趙之論楚張與近時言者之論鯨張迹而比之願丈之無易由言也夫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反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君側之所喜則其迹其心俱有可原也使今之柄臣事事欲庇居正而舉朝扶同以除居正之所仇則其迹已非更何待推其心哉且本欲大鯨張者柄臣計也而馬御史故襲呵佛罵祖之機愚弄聖明吁何其甚也丈一則曰盡其在我一則曰無以處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難盡也夫盡其在我至哉言乎抑弟不慮丈之無處而患在我之難盡也夫盡其在我非可以虛辭借也必將正己而不失獨立而不懼者也設丈在位偶值鯨張之事舉朝方如醉如癡爲柄臣頤使丈縱不當先爲逢而其長業已持之丈即署名則忍於欺君即不署名則敢於逆相不知丈何以盡其在我也推此類具言之則所謂我者亦大彰明較著而一切含糊籠罩之說自無安頓處矣弟一隅之見每每如此亦惟可聞於丈而已丈曰吾輩且置之弟謂如弟輩可置丈輩恐竟不可置也幸再裁教

復李見羅先生

往元沖父母職述而南獲承手札備悉門下引掖後進盛意方念不及嗣候乃辱記存懇茲悲苦更蒙寵儀光賁慈靈哀感何已不肖幼從叔兄之後稍欲有所請事每見世之談道者鄒狗躬行野狐性命心竊疑之已而因元沖受門下大學古義已又因澄海唐曙垚受石經大學反復再四始信學問原自正平而依傍蹊徑者似不免有礙於大路也門下多難殷憂動心忍性其於知本一義當有益臻其妙者且文王居囚而易作箕子爲奴而範陳古來大聖大賢往往以一身之窮而開萬古之通門下豈有讓哉如天之福門下曠然荷被恩詔則劍水梁溪亦異時之鄒魯也會須負笈宮牆不止僅僅私淑云爾肅言布謝祇增悚息仰希照亮不次

與徐孺東符卿

門下仁心義膽冠冕人倫僕幸託於氣類之末獲侍下風誠千古大快奉別以還忽易寒暑有客從貴溪來稱說門下方掩關參玄

此意味大自可想僕辱愛誨不敢浪擲日月稍稍請事六經節心粗氣浮苦不得其門而入念惟門下靜中端倪直造先天何以發我聵聵也昨聞南皐鄒公與門下有廬山之約今且何如鄒公眞正宗傑僕居恒視之若在九天之上世道人心所仰賴此公不小即此公亦必始終以天下自任斷然不欲以萬死一生之身輕爲轉移但僕向游京師有一長者爲僕言鄒公最不喜人以氣節相高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眞節氣即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充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君人之眞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害最速以鄒公之明於德萬萬非鄒世所能亂而復嘵嘵爾爾者正以敬鄒公之深望鄒公之至不覺吐露狂臆而不自知其過也門下於鄒公知契極篤僕輒因而有請焉僕竊謂鄒公但將當初一念自勝自勘儻發自

血氣乎當默默淘洗不可輕出諸口以概義理之怒儻發自義理乎就此直養無害便是天下第一等聖賢第一等道學不必舍此而更求神化也門下以爲然否率爾附候併佈其私以就正於門下乞門下有以裁之

答孟我疆比部

屢承面誨時動深省迺者辱投贈言明以孔子相勗此門下肫肫不倦之仁也鄙人卽不敏能不從事第門下之所主大段在委吏乘田之事而鄙人之所偏大段在春秋沐浴之義不知於此之際爲一孔子乎爲兩孔子乎願學孔子者將學其一乎將學其兩乎一而兩兩而一門下自有獨解非鄙人所能測也請卒教之

與席曙臺儀部論心學書二條

先儒有云王道本於誠意又云本心爲萬事根本傳格致者乃獨本修身何也蓋經文齊家治國平天下緊貼修身說來故傳者斷自修身語勢自當如此其實正心誠意在其中矣大抵修身有偏言者有兼言者八條目互舉修身偏言之也格致傳單舉修身兼言之也故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推此類可見若以其偏言者例其兼言者乃曰心意可置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且夫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彼心意豈可匿之物哉

心學之弊固莫有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則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卻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靈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易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咸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夫身不能必其皆修必不可以不修身之故爲身諱心不能必其皆正必不可以不正之故爲心諱意不能必其皆誠必不可以不誠之故

爲意諱與其諱之而以妄廢眞孰若勿諱之而以眞救妄也願卒教之

與郭希宇中丞

向承門下問不肖於舊廬中此意殊不薄也爾時恩恩布謝未盡欲言嗣後不肖又爲家慈衰病尋罹大戚無能申候其於高義獨心藏之而已方今世局推移向來建言巨公爵位日益聞望日損遂令當事以言者爲易與轉加詬斥所謂吾黨有過未易專以尤人也門下不流不倚卓然其閒碩果不食將在茲乎將在茲乎敬因敝鄉葉繕部玄室之便聊布積悃祈門下教之葉君矯矯介特自是南方之傑門下試枉而就之其必有合也特愛狂率併冀宥受讀大教何足下之惓惓不滅於弟也彼其中誠有以自結豈可

亮不次

答王介石司理

益弟交於延之則知有足下不待傾蓋已如故矣乃客歲從家兄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入官後磨勘向來意思何似道本員神近爲一種鄉愿之說插入往往以宛轉世情爲變化氣質以還就己私爲變通義理病在膏肓雖有志者難自解免不可不猛省而力防也足下職司理刑號爲小御史天子以御史爲耳目御史以理刑爲耳目耳爲萬聽目爲萬視不暇具論乃其一舉而足以風動士習者莫大於舉劾有司官員之事一舉而足以風動士習者莫大於舉劾有司官員者不但繼悉於大吏而已丞尉之中有能潔己愛民者破格表揚其關於吏治尤非淺也所謂薦舉地方人才之事所謂舉劾有司官員者不但繼悉於科甲而已布衣之中有能潔身修行者破格表揚其關於士習尤非淺也足下誠輔御史君設誠而致行之將上有善政下有善俗自無刑之可理矣足下以爲何如弟以母氏衰年多病有負朝命延之以前有十年讀書之請又以弟不俱出頗有難色弟謂學校之任正堪讀書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輩宜看同心處如何何論形迹耶延之以此幡然就道足下於此亦可占吾兩人趣味矣延之襟懷坦蕩過事剛果自是任道之器足下相見幸勉其所不足弟閒居無事奉親之暇且反求六經究觀身心性情之閒以別所謂亳釐而千里者苦不敏之資未知所入也足下有以教我敬引領以俟

答李還素民部

益弟往從都門曾一再奉風旨私志大雅無日忘之乃客歲王乞庵來辱足下儼然懷之好音獎借盈溢誨勞肫懇何足下之臭味不約而同也足下邇日意興何似弟爲老母衰年多病方忤朝命天下事正有公等在耳昨足下來教云天下事尚可爲於今爲甚程伯子眞聖人矣誦此三言具見足下憂時之忠救時之用歷然有程伯子之志則可無程伯子之志則愿也若論吾輩下學規模則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畢竟所差不遠且眼前世局揆之往時益不堪論弟嘗妄謂今世大患不在於敢爲小人在於小人而敢自任以爲聖人耳足下業推赤心置我腹中弟能不推赤心置足下腹中耶因玉池年丈行聊布狂臆玉池自是吾黨人物幸勿以其爲給諫而失之草草不次願言珍重

與岳石帆繕部

昨冬讀大疏稍紓向來憤悱但閫中不及丁匀原則何以故弟細思時文選之去固是天機畢竟題目未正蓋此君誠非眞爲清恐亦非恣爲貪者也惟以大計題目去之始無遺憾耳且使此君果貪不過肅人之陋習至條陳考察事宜雨疏借好名之說摧正直之氣快當事之欲錮爲善之途流毒之心貽禍世道險亦甚矣險之罪百倍於貪似不宜舍彼取此故律之以險則彼無所逃於理君子即不幸而負亦負得分明律之以貪則彼有所逃於事君子即幸而勝亦勝得鶻突大抵君子舉動止有正論明道成敗非所論也如何如何夫銓部之爲政府用從來久遠矣自陸五臺孫立峰陳心谷二三者碩以公論收之於上鄒大澤趙儕鶴諸君子相

與協贊之於下壬辰之外計癸巳之內計甲午之廷推其赤幟也故政府積不能平多方齮齕二三耆碩齎志以去迨孫立亭爲政始抱銓部之權一朝奉之於政府乙未外計亦其赤幟也故立亭在事而後政府有不曲護司官之獎有司官皆謹愼奉法之獎而後楊都諫明目張膽力攻其所異首發大難之端一時臺省中風狂走迄於今牢不可破者凡以政府爲之地也似不宜專其責於銓部而寃其責於政府也如何如何且年來不測恩威或出於聖明反本窮原實政府不便於異己百計逢迎之及其弄假成眞乃欲以虛詞飾語託於救解之迹籠絡天下之耳目令惡聲偏歸於上爭端踵起於下而己獨處於無事朝廷與天下爲蚌蟜而已且爲漁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哉

答彭旦陽儀部

足下謂我大體已得七八似未必然其以應用不足規我則弟生平大病也足下向言尋章摘句朝誦夕惟終是經生近言謝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卽六經且爲足下注腳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也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能不爲足下重懼哉弟近來頗無徑悟只信得六經義理日益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處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而入斷非眞學問經濟不從此而出斷非眞經濟孔子所以好古敏求而惡夫何必讀書者也故爲足下者以調攝爲主而以誦讀爲助則可以調攝爲務而以誦讀爲仇則不可弟敢以此自效於足下足下無復曰經生之談云耳

又

道學兩字白是吾輩家常茶飯近來卻被曉人做壞墮入鬼關昔賢謂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昏夜乞哀以驕人於白日弟則謂今之求道德仁義者白日乞哀以驕人於昏夜世變轉惡良足長吁要之皆單姑務自鎖無徒徙宅忘身爲也

與丁長孺中舍

年丈春來意氣何如以年丈識局大可有爲山林事功願早日之也弟尙記得年丈識局大可有爲山林事功願早日之時欲浮劉溪之棹時復不果恐君家子猷先生笑人耳閒居無事閒窗日閉下代庖錄額以爲非有三代直道而行心胸未讲此所以發我憤憤者多矣欣幸欣幸春和景明東林大有佳色不識文從能扁舟一過否不敢請耳固所願也率言卑褻不盡

答吾山帆緒部 武穆之後也向隱

年丈遂復海岳開襟見宇頓令兩眼光明快不可言小草尙憑爲飛鳧歸年丈何時見所未見也如命弁說衷上數通望教之外是朱子二大疵到益彩上令債帙此中俊秀恰於日前人心世道啟有關涉年丈戎旗回憲重如參贊更得高會妙事也弟嘗見彼氏流行內典好鈹細帙動費無量而吾儒家珠爾寂寂近徐乞大梓四大儒全書與稱經谷足音更唱迭和非吾輩之責而誰責哉

與周仲連孝廉

青岑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岑此可喜耳是下立身之始宜

堅志定意一切利害得失姑無論義理亦有造物者主之彼炎炎者何能陶鑄我也語云君子將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洵是有味世道人心愈趨愈下頗倒猖狂不可回藝昔之爲小人者且蒐狐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曰蒐狐足下否則弟當三緘其舌矣

與丁長孺中舍

丈以弟爲日有把握全未丈云年來日見自己病痛又訶弟云試語我切實下手工夫知得病便是藥下手工夫孰切實於此雖老生常談亦可作聖門眞訣也丈以爲然否弟即强從吾丈諸同志後妄意進步而形神堆堆趕奔不上所望丈時時鞭策耳永我日慚使旋被謝

答王赤江太學

弟長日北窗假夢南華恍惚見故人有以數行貽我者覺而覓之則翁丈使翰也忽七年千里一朝面談消息甚大耶翁丈高才夙養久困場屋不知卷舌亦復何意甘生之十二太公之八十各自有時翁丈視甘生已大死視太公尚差早今日正望於後生輩中吐一口氣如宋陳龍川故事耳弟不能游言信翁丈不以游言目我也偶編得朱夫子大辨呈覽小草曾語漫往博笑俾以集物四種幸哂入之翁丈三場畢後便過梁溪待捷相與劇話積懷最快勝也願望願望

與岳石帆繕部

弟數年來病懶成癖泊門數武便若百里雖時念年丈僅從方寸間對晤耳今者市海洲兄之喪極欲一過昆仲面目意新可動應卡員有負本懷如何秋間景遵丈實主東林之會定須相聞年丈者也何見湖廣錄否其指絕蘊藉懇惻最令人有動心處於斯之際倘獨步矣敬以一冊奉寄試共長公參之以爲何如

又

浮光并駕千里咫尺今者卻成咫尺子里聚散事大無常迅速得丈言及重懵然也丈與玄室兩賢相處可謂金玉其相人各有短亦各有長朋友間須去兩短集兩長方得實益若守住故吾到底與開追逐無異也弟好爲此言而褊心難正願丈盡情鍼砭耳丈力辭考官良是良是大傀眼前時勢正我輩儉德之時但求不愧本分已是大雅更不容外面覷貼些些也聞劉大夫最好相處眞是樂事所云俸金會須決意辭之吾人立身行己豈容一向滾滾度日子耶

又

青雲不堪重足下乃足下堪重青雲此可喜耳世途嶮巇吾弟一栲眼便生荆棘足下始進姑且守中以俟時發弟非勸足下阿世者也何見湖廣錄否其指絕蘊藉懇惻最令人有動心處於斯之際倘獨步矣敬以一冊奉寄試共長公參之以爲何如

又
兄見過於智心安於仁凡弟所云乃責備之義要於兄大體無干
也不必自是不必自非在以大公順應四字消化之而已兄有玄
室朝夕自當日進獨弟離羣索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如何
又
善卷之行可稱絶勝恨丈不共之耳豈吾輩尚有俗緣而丈清風
出人卽樂山樂水猶爲染俗耶成公書如命付去頃陳斗原亦留
乞一二緘往南中弟並無侑之者不敢以處己亦不敢以處人也
如何如何
又
方意足下日坐青氈共二三子尋弊廬故事大白有致乃不
謂有賈生云令人扼腕要以有足下鳴其不平卽賈生之日月
自在也丈石間以書至亦殊以足下爲念此兄明快過人當不會
墮落耳弟向與足下促膝往往從善謔中蹉卻實益近默默省察
一扁耳
又
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旣正起處旣眞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
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也所論命諸兩君俱屬實際弟無以易頃
光題名遂同吾錫兄倘可以三吳第一人遮面弟則何堪與兄並
哉一笑此月二十四日弟將有事邑中丈能相逢於九龍峰下否
儻得玄室丈共之尤所樂也
又
兩儀先後亦是文義一事丈有概於中異日可面叩耳名根二字
眞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箇題目光
光抹殺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說起著述便道名根不知日用動
靜誰非著述丈以爲然否下榻之談了無形影人言果不足盡據
也天且雨陸走未便白下之使姑暫徐之行者不便攜書弟僅有
足下一言一動俱弟藥石方將步步趨趨不敢不努力也天下事
到頭可知業不足置意惟吾輩各取所長無護己短向宇宙內大
開眼目或不枉出世一場耳何如何如
又
兄以浴乎五牧者爲假涇凡乎涇凡亦何易假也弟生平拘拘偶
然露出狂態而又不蒙見喟然此後必得中行而與之矣承教終
宵服膺兄姑無卖我於方之外也
又
屢中方人自是端木家風必欲將此作頰生公案終是客氣未盡
耳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武仍教令寬可不勉大要弟失之太疏兄
失之太密玄宅景逸乃吾師也如何如何
又
弟白取其大要之兄之督過亦非小也知尺不如行寸此眞名言
但不可靠乎欲無言公案將吾與回言終日一段意思抹殺耳習
氣深重吾人通患自今須如孤軍遇敵痛戰一番不得悠悠也浮
見葉玄室移景逸書亦不免墮入玄妙窩裏世人有志者少無志
者多幸而得二有志者卻又爲魔說奪去痛哉痛哉景逸見極眞
文石顚悟絶人一超直入皆的然維道之器弟與丈須共相切磋
立住腳跟不可遯也弟將以來月初六七間過宅同往荆溪便中
幸一聞之文石
又
別之夕過雲從其許葉茁三兄夜話轉念不可無足下耳其明日
入鄉矣州大夫之意自是眷眷但往來屢煩賢所諸我輩安可
更墮落此中知足下同之也聞學道急欲丈往丈事體稍與弟別
宜何處焉弟荅州大夫書如命奉上
又
足下治家固良是弟邇來亦絶無得力但嘗玩洗心退藏之句意
中每有無限自失處兄以爲何如右武果然快士兄以顏子伴之
眞藥石也率此布復併致謝伯兄

又
直諒之規難得於世久矣不圖有汝陽君一則以喜吾德之不孤一則以懼充義之未盡耳弟近懷略具小葷並往就正伯兄但作漆園逵乎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也

又
頃商景逸大行伏承手示如對面談不肖向來頗妄意著述乃今反復參取無所致戒於東銘也如何如何

又
曾見趙家史館文否何善變如此石帆兄何以破之若不將大計題目盡情發揮便落劫矣

又
不晤許久時時在念及會面又復默然要以道理經古人發揮己盡直是無開口處願力行何如耳

又
荊溪竟不果行丈所見良是卽此小小動定道理無窮信乎精義之難也朱子語略及荊川所鈔似爲家兄攜去有學的二冊乃邱文莊所次殊有條理丈試閱之何如

又
家宰定於陳心老良善頃見朱黃門疏其中乃有種種異哉內閣用翰林冢宰用別衙門尙有相持之意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奈何又欲并歸一路以行其私乎

又
趙君參選君本昨見其詳貪污之迹恐未必然但龐馮去留不可辭耳大計一節亦徼示意於炯天網中論者或更有春秋未可知也弟奉晤當不出初十左右勿令邇齋季思先往洞庭虛積懷也

又
時事益覺駭人不意此君遂作鷹犬之尤也老婆心切未易冷落奈何奈何天下事儘無窮卻悔當初粒米狼戾耳

又
承兼老寄來新刻可謂正大見天地之情且喜向來硜硜謬行符於諸君子當車有人卽螳螂亦堪託一臂之力矣幸爲致謝朱子大辨二緘分奉徐朱兩公并爲轉上

昨者聖明遇災思懼將別用向來得罪諸臣此眞美意乃頃見部疏如某某猶然臚列而舉吾所知如錢起李岳石帆反不得與卽人各有見豈宜謬戾如此吾輩立身行己誠不以取舍爲重輕第當事舉動爾爾更爲世道添一隱憂耳生平負一片熱心無可告語便中附及不盡不盡

又

此老氣象已是如此乃其箱穴眞足下所謂口欲言而未能者信乎其爲氣也醜義與道無是餒也今且勉從集義上用力庶幾發揮有根耳日月如流轉眼閒便與足下有離索之感意欲於二十一日候足下過緣蘿巷中一談且已寄聲乞臺矣

又

緣陰青野誠足消暑然我輩學問須在火坑裏乘涼文眞其人也如弟友悠悠無得力處耳時事復一變此後當漸入佳境矣如何如何經略人多少其才然世號爲多才者亦止了得自己富貴耳

又

若果心眞造化可回也

又

玄臺近有問否昨張文石書來津津論學其所見直自一刀兩斷絕不作葛藤態未易得也渠甚欲與足下一商敢以其來柬三紙奉覽幸共參之

又

玩所與遂兒諸書眞切懇到實用力者自別弟念自束髮從叔兄後妄意問學今二毛種種矣猶然故吾也今得文如此夾持將來或不枉過一生耳三時記奉上中閒所述少湖白麓諸先達語眞吾輩頂門鍼也三復喜幸又恐徒作一場好話看過辜負兩翁如何如何

又

二麥少收三時亢旱米價日增人情日洶聞趙父母嚴閉糴之禁有粟者既不得專其利足下倡平糴之法無粟者又幸得沾其惠

甚盛甚盛但趙父母能使有粟者不專其利而未必無粟者之沾其惠也足下能使無粟者得沾其惠而未必有粟者之盡如足下也足下儻以平糴之說告之趙父母趙父母以平糴之說勸之各大家則以一邑之有餘補一邑之不足其事易其功普豈不快哉惟足下裁擇如何如何

又

綱目最宜檢點向愧未及文讀時或有與朱子異同處幸嘀意記存弟當從容請教耳無善無惡四字干涉頗大願文從頂門上下幾語爲望爲望

又

從前聖賢論學只是平鋪地放著自有意味若大驚小怪妝模做樣舉似聖賢何啻千里程子云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正請此耳大疏今始詳讀一過直是腳踢實地任人嗅作宋頭巾到底不失本色眞近時對病之藥也

病中傭叔時三兄

弟病已去十之四五朝來理髮且落其半引鏡自對鬢增二毛矣人生眞如朝露耳因思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也食忘憤憂忘樂不知老之將至庸人也釋氏空諸有老氏後其身皆知老之將至者也而今高不耐爲二氏下不耐爲庸人中不能爲聖人方且混於知不知之閒其如之何病閒偶占得應盡須盡吟咖以寄興兄一正之

文

題坡翁僧耳小像

東坡一日訪黎子雲途中値雨乃於農家借箬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相聞笑邑犬爭吠東坡謂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

噫嘻笑所怪者婦人小兒也以笑爲常者東坡也吠所怪者邑犬也以吠爲常者東坡也彼自見其怪我自見其常所以竟與農家其箬笠木屐而不與章惇呂惠卿共冠裳也噫嘻

讀秦慕橋生傳

余觀徐君子儀所爲秦君生傳秦君者其古俠士之流乎乃徐君又謂秦君交於諸公卿間特知其善植花木而其善植節義則公卿未知也夫徐君者豈遂以諸公卿不知秦君節義爲秦君慽耶愚謂不然夫古之俠士多矣余不暇枚舉其著者則荆軻爲燕太子所知聶政爲嚴仲子所知郭解爲關以東關以西所知然皆用之以至於不得其終何者彼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也以秦君重然諾揮千金赴義如渴竟其智力卽荆軻聶政郭解所爲何難焉乃獨能抑其强陽銷其客氣柔之於一草一木之間而令諸公卿莫得見迹此其際微矣儻所謂用之用非耶夫知用之用者以身博名知不用之用者以名博身名與身孰親用與不用孰尊然則秦君不以善植節義知於公卿間正秦君之所以爲卓也其又何慽之有哉

哭魏懋權

萬曆十三年六月十有八日年家弟顧允成移書於已故天府懋權魏先生曰嗟乎先生天下士也跡其肝膽肺腸無念不在於忠君愛國也無念不在於憂時憫世也嗟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朝廷有憂時憫世之心而卒未及大展於天下此其際豈易窺哉計自先生而外知之眞者有余兄叔時而已余兄叔時與先生一生人道之常其於先生如浮雲也余故不屑爲先生言死生之常而言其死生之際計先生七七與草木司歸腐者九原之下當有知也遥望仙鄉聊致絮酒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余知先生之名自丙子始也其知先生之實自庚辰始也其知先生於庚辰自余兄叔時始也自不佞因余兄知先生則未嘗一日不願見先生也余以癸未再就試春官入都下而先生前以憂去不相値乃先生以兄之誼騰書訊不佞當是之時余方從閭中出倦甚遂罷不答既余抱痾南還荏苒歲月復罷不問嗚呼其宜答而不答也宜問而不問也蓋不敢以世俗一問一答之常

萬曆十二年四月初二日閩國徵劉先生卒於家其明年七月初一日梁谿年家弟顧允成始克爲文以炙雞絮酒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余知先生之名自丙子始也其知先生之實自庚辰始也其知先生於庚辰自余兄叔時始也自不佞因余兄叔時而已實難不佞以叔時兄之知而知先生先生以叔時兄之知而知不佞則更難之難也嗟乎先生縱外其身奈何先知己而殺余兄弟縱內其身奈何後知己而存哉蓋昔知己之勝無過於匡顏子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先生既死則余兄弟何敢在雖然孔顏之知己以道也發孔子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之心也時値孔子之免於難故喜極而發此言耳設其不然度顏子之心又將曰子不在回何敢死矣故顏子死子曰天喪予天喪子夫既以顏子之喪爲子之喪則必以子之存爲顏子之存此孔顏所以爲知己之勝也先生之於余兄弟皆以願學孔顏爲知己也且自叔時兄交天下士於北首得先生余因得而識其面於南首得劉國徵先生余因得而想其人劉先生則亦先生之知己也今皆已矣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安敢自棄於知己哉嗟乎一死

事先生且念先生釋服而北道出吾邑庶幾於一見以吐其衷也豈意以一問一答事先生者反得其眞而庶幾於一見者卒歸於妄也耶不佞尙記先生之訊不佞也贈之以梳贈之以檀扇曰出入懷袖玉堂洗沐時相念也豈意一梳一扇猶然爲眞而時時相念者杳然若妄也耶嗚呼予所謂妄或化爲眞予所謂眞或化爲妄則是眞妄果有定者耶無定者耶余又安知死生之變不類於是嗚呼謂天無意於先生胡爲乎豐其性謂天有意於先生胡爲乎嗇其命余又安知天之生先生死先生者就眞而就妄耶嗚呼天於賢才生之甚難死之甚易非一日而然也余不暇遠舉前代請舉當代余不暇舉當代之略卽若劉侍講之死於滴楊職方之死於市劉直於獄李興隆之死於滴鄒石城之死於滴楊職方之死於市劉直指之死于成彼其年少者不及先生壯者踰先生無幾耳則是眞妄果無定也抑數先生之死信妄矣乃其所摧撼排折足以表見於天下而先生甫舉進士曾未及受職展布底蘊以歿是數先生之妄尙不勝其眞而先生之眞卒不勝其妄數先生之無定者尙不勝其有而先生之有定者卒不勝其無也嗚呼先生何以死哉雖然向先生有感於江陵之恣同魏懋權及子兄叔時上書申相國繼有感於魏直指李農部之謫從廬居上書許相國亦稍稍露其概矣一勺而見溟渤一卷而見華嶽又何論乎大小之閒也先生易嘗死哉嗚呼尙饗

祭李晉陽

嗚呼哀哉足下何遽至此極耶始余家居誦足下之文以爲此非塵埃中語也已見足下於長安舍中以爲此非塵埃中物也已從足下隸事銓曹時時握手出肺肝相示以爲此非塵埃中想也余方思與足下切磋礪其竟千古豈意遽先我而逝耶嗚呼哀哉往余在長安偶因時故有所憤列足下輒復攘臂其閒怒髮上指爲徨於鄉卽歷年僅四十有九而所聲施已足以垂千百禩而不敝視世之豐於年而嗇於植者相懸何啻倍蓰是余所以爲乎如俯仰二十五年矣晤言會誼有小嫌不果共事及余之罷歸也足下亟欲上書願得俱遣余謂之曰丈夫相期要在千古之後足下奈何局促旦暮爲也足下曰固也雖然寧知旦暮之非千古蓋足下之達而余之窮也足下之樂而余之憂也足下之憂樂固有非人情所能測者其於死生當亦猶是知不足以亂足下之大全也所可恨者余與足下兩家相望近在百里第自足下南旋僅僅一以聲問比再遣候方訂會期而足下手澤已不可續矣是余與足下相遇於三千里之遙而相隔於百里之近回念丙戌之秋足下挈壺擲榼話別於行寓者遂成千古之永訣也彼所謂旦暮者其果爲千古所謂千古者其果爲旦暮耶余之感愴寧有窮哉有酒盈尊有淚盈睫嗚呼哀哉尙饗

哭鄒孚如

嗚呼哀哉孚如何遽至於是耶孚如行己類狷潛意類狂春秋方盛其所切劇性命道德與夫文章事業未酬其始願之十一是余所揚激氣色一時爲皇明二百餘年來曠見卽裴非側目公論灼灼自不可掩比移疾還里則建尚行書舍羣友生講習其中尊最上一路歲值大祲餓莩相望則甘苦分餘率家童負薪米人視而人食之復題疏廣募以活力所不及者其他勸置社倉有疏勸置縣河石橋有疏其勸置縣河石橋有疏其勸置社倉有疏勸置縣河石橋有疏其勸置社倉有疏勸置縣河石橋有疏其勸置社倉有疏

之好屈指可數茲方吏隱牛首雞鳴之閒相望一水片葦可航正擬以時過從傾倒三益乃今何以爲情耶以余兄弟之無似乎如徒節取其嘐嘐之志噓拂枝拄不遺餘力庶幾勉竭駑鈍相與有成乃今俾余有迷孰爲之指有過孰爲之匡耶昔東萊呂氏會友於麗澤書院既歿郡人卽而祠之乎如建尙行書院而額其樓曰萬古今而後乎如葢棺論定度必有卽而祠之者萬古則誠萬古矣余兄弟且何修何營妄以一時而營乎如之萬古耶是余之所以爲乎如慟者轉堪以自慟所以爲乎如慰者不知乎如何以之右之默提於冥冥之中令余兄弟得借餘靈以希寸進而聊自慰也炙雞斟酒薄奠生平有盡者言不盡者心嗚呼尙饗

詩

吾與吟二十四首

蓋昔者曾點言志於孔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其後千五百年而程明道謂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余自束髮誦習斯語欣然會心而中歲僥倖一第悼焉有天下國家之志遂令此昧日銷月鑠乃丙申夏秋之交忽遘危疾宛轉牀褥凡踰十旬夢想閒每尋二先生故事竊愧往者之逐逐而來者之尚可追也因率意成詠命曰吾與吟

只對青山不著書鳶飛魚躍見天機塔然隱几吾忘我夢覺人間是與非

只對青山不著書前綠草自菲菲蒲團坐破何煩補此意從來一一歸

鷓鴣偃鼠總蘧蘧歸休無用天下爲古人冷淡今人笑豆羹簞食見鬚眉

首陽山下日淒淒散屣侯封向采薇古人冷淡今人笑玄武門前血濺衣

桐江灘上雪霏霏獨擁羊裘一釣垂古人冷淡今人笑南山又見北山移

五柳蕭蕭映綠陰先生不知何許人古人冷淡今人笑紛紛爭媚玉樓春

紫芝先生年六十生平未嘗見女色古人冷淡今人笑二八嫦娥不離側

伯鸞卓爾似人龍且向吳門學賃舂古人冷淡今人笑以隸相尊倒詫傭

男婚女嫁既已畢子平山游不復出古人冷淡今人笑兒孫馬牛何時逸

知者希

只對青山不著書無聲無臭悟淵微閒停小閣無他事膾與舂風伴浴沂

只對青山不著書江門老子亦依稀聲聲色色原無雨枉判低昂費指揮

不對青山不著書出於機也入於機曾似有無雙遣卻夜深烏鵲繞南飛

亦對青山亦著書廓然順意莫猜疑無端并入莊生夢蝴蝶原來便是台

以上凡六章讀白沙先生詩愛其只對青山不著書之句有賦顰矙疏水意何如樂在其中境轉舒古人冷淡今人笑漫被浮雲點太虛

浴沂風雩興超然童冠三三春暮天古人冷淡今人笑傀儡場中鬧歲年

少文好游有奇癖老疾名山圖在室古人冷淡今人笑太山當前眼如紬

羅沖萬金原不足君平百錢自有餘古人冷淡今人笑卻將不足奉有餘

仲蔚蓬蒿雅沒人閉門養性略榮名古人冷淡今人笑擊鼓求亡大過情

短褐持蔬自奉賓驎之父子水濱濱古人冷淡今人笑反命廚人代野人

一坐藜牀五十年幼安當膝處皆穿古人冷淡今人笑累褥重茵自在眠

一琴一鶴亦已清如何屏去不留行古人冷淡今人笑前呼後擁小兒驚

酒或三行或五行主賓會數而情眞古人冷淡今人笑司馬家風邈絕倫

喜怒哀樂未發前此中氣象作何觀古人冷淡今人笑憧憧思慮
洶狂瀾
予欲無言見仲尼子淵終日只如愚古人冷淡今人笑咸輔煩舌
口嘵嘵
以上凡十八章讀黃山谷詩愛其古人冷淡今人笑之句有賦
酒色財氣四吟
酒不迷人人自迷一卮一卮復一卮可憐麴糵消人志病多休道
藥難醫
色不迷人人自迷朝雲暮雨狐綏綏形神暗逐娥眉托病多休道
藥難醫
財不迷人人自迷錙銖計較遺阿誰非頭金肥貌日瘦病多休道
藥難醫
氣不迷人人自迷焚如炎火駟莫追一朝之忿忘其身病多休道
藥難醫

應盡須盡行法俟命剖破形骸剛然獨運
應盡須盡沒窀存順朝聞夕可三復斯訓
應盡須盡萬緣息淨嘵泣滿前松風入聽
應盡須盡顏子短命加我數年亦已過分
應盡須盡天地混沌矧伊人兮妄生執吝
應盡須盡盡亦非盡返於太極寓諸無竟
應盡須盡非盡亦盡太極無極何始何竟
寄斡玄鼇致奠太石賈丈弁訊二尊人嫂夫人起居
也舉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娶已春與吾輩共教趙考功南壘讀焉州判壽卒
昔年予歸來關山有太石今日予邁往朱龍無太石如何轉盼間
幽明倏旦夕死去何所知奈此高堂白室內守空幃念之棲惻百
爲我問驅几精氣誰與宅人生終會盡彭殤亦安擇化作莊家蝶
隱几論今昔
壽談勉翁

雙鑰勉翁八十如童頭有異骨足下生風飲食衍衍論說融融圖
書滿壁芝蘭鬱翥陶家之酒飲可三汎邵氏之篇吟且百篇我歌
南山壽其逢
壽浦環溪
環溪之水秀且清華堂壽筵列大亨千杯百杯無量酒一唱三歎
有餘音壽翁伉儷健相埒有子饒美筆錚錚四壁圖書雅足尚滿
庭蘭桂郁有英天錫純嘏介繁祉龍章行照蟠桃觥
舊傳有讀書樂時一諷詠欣然會心因廣之爲靜坐樂會友樂各
四章
山光照檻水繞廊淨几明窗一炷香門無剝啄迴爾寂壁有圖書
閒然章部光莫放忙裏老人生恰有靜坐好靜坐之樂樂何如萬
物皆春百慮除
修竹歷簷桑四圍鬱鬱濃濃露未曦心地清涼夏不扇南風徐來
時動幃當暑移稀誰與侶洒然自得靜坐趣靜坐之樂樂何窮無
應盡須盡行法俟命剖破形骸剛然獨運
應盡須盡沒窀存順朝聞夕可三復斯訓
應盡須盡萬緣息淨嘵泣滿前松風入聽
應盡須盡顏子短命加我數年亦已過分
應盡須盡天地混沌矧伊人兮妄生執吝
應盡須盡盡亦非盡返於太極寓諸無竟
應盡須盡非盡亦盡太極無極何始何竟
寄斡玄鼇致奠太石賈丈弁訊二尊人嫂夫人起居
也舉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娶已春與吾輩共教趙考功南壘讀焉州判壽卒
昔年予歸來關山有太石今日予邁往朱龍無太石如何轉盼間
幽明倏旦夕死去何所知奈此高堂白室內守空幃念之棲惻百
爲我問驅几精氣誰與宅人生終會盡彭殤亦安擇化作莊家蝶
隱几論今昔
壽談勉翁

弦撫弄寄高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鴻雁來賓以秋鳴月照懷中萬影淨水其長天一色清齋前牖有蒲團在趁此靜坐功更倍靜坐之樂樂陶陶悠然俯仰忘卑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隱几嗒焉我喪吾寂怒號任天籟六藏賅存同遨盧梅花映帶雪花白扶潔足稱靜坐者靜坐之樂何處尋雷在地中見天心
山光照檻水繞廊芝蘭馥郁交磬香嚶嚶鳴鳥求友聲風水相遭成文章青春勿令離索老人生惟有會友好會友之樂樂何如和風唱喁來庭除
修竹歷簷桑四圍枝枝相向迎朝曦黃雲參差覆南隴螢光掩映耀素幃櫚花蒲節皆吾侶快哉乾尚會友趣會友之樂樂無窮泠然炎暑生清風
庭梧昨夜葉有聲調調刁刁遲爲鳴蜻存三徑叢叢發月入千江

處處清階前兼有雙桂在趁此會友情更倍會友之樂樂陶陶吟風弄月興轉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天地萬物其一吾數葩梅兄破臘景幾竿竹友傍寒廬更見青青秀松柏森然足稱會友者會友之樂何處尋圖鑪立雪尊同心
求徵裏言六首
萬曆癸卯僕當五十百歲光陰倏忽遂半覽觀聖賢遺訓每每愧心因賦六章自訟且以鞭其後云願我同志提耳而命之幸甚
聖哉仲尼五十無過惟聖希天愚敢託賢哉伯玉五十知非惟士希賢愚敢有違仲尼知命伯玉知非出命入非君子見幾五十始衰戒之在色莫庇斧斤好是懿德
五十無聞斯不足畏回首後生驚汗如沸
舜其至孝五十而慕予有父母欲報無路觀省朱先生尊有誨言口占報謝二首
浪說談心幾十年勘來依在利名關於今領得仙翁指竟日忙中閒日閒
甲子俄經五十年慙惶四十九年前至人何幸重生我特握眞丹示大還
萬曆甲辰秋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韻（先生講道處也歲久湮沒余兄弟及高雲從安小范劉本彊開於講事共鼎新之）
此日今還得重明耀扶桑厥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過浮雲暫掩本靈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員方
塵埃去復來眞氣洩鍼芒日新又日新其何用不臧性非猶杞柳仁義盜賊戕無爲彼教惑吾道擲秕糠大哉羲孔易洗心密退藏不效淺薄子爭鶩羣芳天地人鼎立至大而至剛欲仁斯仁至
安所置徘徨南方文學古東林歲月長繼往開來茲平步履康莊

念我踰五十慙愧闇然章從前所縈縈不脫名利場何當一奮躍藩決失羸羊日知其所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雖柔而必強
浩渺重溟波一葦自堪航流光不相貸迅速轉無常朝聞夕死可仁者壽不亡若不及時敏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猶與狂
題孔壇四景
暮春春服成當暑衫絺綌秋陽以暴之歲寒知松柏
又四首
不得中行必也狂三三兩兩舞雩行鏗然舍瑟春風裏吟弄千年調轉長
閒來當暑起清風乾巽相逢自化工兀兀端居洵適適義皇何必北窗翁
秋水清兮秋日烈大明高懸終古赫天若不生我仲尼羣蒙長夜若不生我仲尼五伯之時剝似冬杏壇松柏轉蒼蒼於今覩得青青在萬象回春

領聖功

小辨齋偶存卷八

明史列傳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
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
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閒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
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
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妬賢醜正不復
知人閒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
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
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譴讓及得
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詔竟既居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見禮部
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獨仕臣等賀喜且
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
卽次輔趙志皐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
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
祿寺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
杰王學曾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
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鑨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
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
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鄖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
陛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
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尚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諫於有司而後已
東林書院之會納陛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
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

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
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
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
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
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擁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擁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
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
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寰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
並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
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
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時同官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
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
者允成居官先後僅六十日卒贈尚寶司丞
顧涇凡小辨齋記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識爲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辨塞者也推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遊而反廣而徵非心之所爲也道也然而舉九德之卦復若小焉耳言復者莫辨於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遞相復也遞相小也而意復於知復於知則彌小耳乃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又奚辨焉學道者固至閉關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也環天下之辨於物者莫若商賈之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因其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然之辨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大乎乾復之小乾之小也乾之大復之大也乾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於物其知一也聖人於顏氏予問仁告之曰克已復禮爲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而仁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友涇凡君懷顏氏之資幾學易之年有意乎是以名其居稱名以小而取數大予故廣其義以貽之具以諗於諸君子知復之所在者臨川年弟湯顯祖題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大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閒子美詩雖比物敘事號爲精確然其遣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詆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眼目實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爲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輿蹟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歿或請其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詩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石朝請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

右小辨齋偶存凡卷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又號涇凡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殿試對策直攻雙倖讀卷官大理卿何源欲置之鎖榜大學士王錫爵易置三甲三百十三名會房竇劾海瑞又偕同年彭遵古等疏救奪冠帶因言者請錄用歷任南康保定教授入爲國子博士遷禮部主事爭三王並封又劾閉臣張位論光州判官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本傳兄憲成學者稱涇陽先生其修復東林書院則與季時共成之名望亦相埒季時論事慷慨直抒胸臆但求有益於國終身沈淪而不悔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今之藉口講學躐取高位媚權貴則卑諂以取容慕聲氣則攻訐以邀譽覩之眞狗彘不若矣其文不事詞藻自鑠高格固由其根柢之厚歟光緒丁酉天中節武進盛宣懷跋

雲華館藏
重刊宋版圖書

重刊小序

余高祖聚洲公前明神宗朔庚翰林轉吏工二科給事中以直諫不能容趋而復蹟遂寄情山水流覽名勝足迹殆遍天下因祖貫南京而一時同朝契厚又半在吳門乃由滇入吳作投老計尋卒於金陵其平日二三交好姚公希孟僉公元潞輩及余曾祖忠烈公輯公生平著作彙爲全

凡例

一恭讀欽頒明史聚洲公事蹟榮書列傳茲敬錄卷首用光斯集

一全集疏稿一卷詩草一卷尺牘一卷雜文一卷行述一卷茲以卷德隣篇一卷墓誌銘一卷墓誌銘五册其德隣力薄先刻疏詩牘文及墓誌銘五册其德隣篇乃同朝白公之意而連章論救者至於行述叙公之生平至詳且悉其鐫刻尚望之後人勿致沒前輩諸君子之美誼也

一舊板刊自前明此時新鐫原不宜照舊擡頭但新籍維艱且以志不敢忘舊之意因就原本翻刻故擡頭字樣未經改正

仲明王文煥再識

重刊之意俾我後人知所慎守云　眉

嘉慶五年五月裔孫王文煥謹識

伯舉之拜諫議適逢其會意氣侃侃發
舒封事十數上多人所不敢言未幾君中
蜚語去去之又明年受彈劾者半罷計籍
其幸免及譏忽不去者公論以爲恥而君
亦在計籍中或曰君言行矣而身退何也
丁子曰固也君言行矣身安得不退伯舉
慨然曰主臣不難以雖肋諫言者至涅生

知上書衆以爲長者能急人客揜口曰君
勿言得勿爲梁溪地與四座爽然攻淮上
與拯者相持舌幾敝大計後申劉直指者
競藉口陳中瑞云客又掩口曰陳瑞罪
當誅誅陳增王惟忠程守訓者何以可殺
可籍是劉直指自爲阱也其人面赤二十
年以來
天子靜攝久留中之牘莫可究詰請劍與反噬

平而强繩之不已甚乎余笑曰君之寃白
矣久矣伯舉曰誰白之者予曰白君者攻
君之寃也何以知其然曰果若呶呶之口
筦庫者之揭妻父之居間一切可以不問
是知言者之剸刃於君意不在此故曰君
之寃白久矣天下有解之而滋棼有以
不解解者梁溪之爲射的坐兩竿牘耳數
年而梁溪不自白一日黃大司馬爲房

者幾混穴鼠蓋巧拙衆寡之不敵也而君
子弟以一去明志羣小日益張自君罹口
語後而發憤爲
公家申大義於天下者寥寥如晨星矣有
如
天子朝明堂校功令責名實臣不佞請舉前說
面詰諸臣其何辭在臣口嗟乎人各有心
亦各有耳有目政人者就所政之人而品

定攻於人者就攻之之人而品定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合攻者與拯者還相叅
也而二者之品定君疏具在其問諸汗青
伯舉拍手大快曰佛矣願與子爲局外之
觀夫局外觀者是非未有不定者也子休
矣

壬子仲春友弟丁元薦題

山海記序

三大士寓跡震旦其所居之山曰補陀五臺峩眉凡恭禮者不惜賁身失命以其身犯毳罝之窟謂靈區罕遇瑞相難瞻百劫千生作希有想而大乘上根又以爲悲智行三門競體皆是具足圓成必欲從妙高峰上覓德雲比丘失之千里矣至現身宰官者非皇率不到非郵傳不行斷崖絕島之間波臣冀衛山鬼前驅退之華山之哭可爲殷鑒故自幽人孤衲而外爲踰涯冒險之游者益少王伯舉先生以直道忤時棄金門之步而賁草鞋錢脚板幾遍天下近復到蜀之大光明山與南海之補怛雒迦而以其遊記寄余其攀躋之勇揆討之詳與夫詩篇之瀾瀚品題之精覈勝情彩筆相爲輝煥豈獨點染名山亦

可莊嚴佛事歟之杜光庭能舉洞天福地之名而杳然若不關涉者何啻耳食與臆果之辨余獨居恒竊歎先生以中秘書發爲名奏議指姦鋤佞聲振朝端一自掛冠神武幾二十年不復入長安既不覆踐紫闥伏青蒲承聖天子改容之問又不得隨地自效秉文武之憲外禦邊陲內而牧養其元元乃以其悠

閒無事之身渡海而南梯劍嶺而西殆將借聞根以入三摩諦遍吉而宴寂第十願浮杯折葦風斯高矣何玄纁蒲輪之杳然乎使寂光淨域共慶濟濟師師而軼草茉茨之庭反傷於寥寂此又諸大士之所低眉而歎也禮補怛雒迦者亦知所謂菩薩行乎

戊辰中秋友弟姚希孟書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於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於穠嗜未篤也四十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予曰吾村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鍤漉蒁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水也亦若是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時有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聒王伯舉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已予始歎世固無無耦無無耦者伯舉抗疏去國初愛百泉之勝即移家居焉已而遍遊吳越凡吳越名勝無不歷其幽還予黽好游常以貧奪伯舉持數石行李過吾荆郢貧不啻如予其快意或時周人緩急數金到手隨散即盡又不幸癖同于予而游履所至

嘗典衣乞貸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又不啻百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欲往終以冗不果而伯舉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廻雁之上所之爲詩以紀之模寫烟雲幾與七十二峰爭奇較麗則伯舉之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不當以雁行請也伯舉直腸傲骨誠心質行而其趣韻復如此近從衡岳客居花源寄予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媿游履之隘揮灑之拙而且幸會尚之世有其人也故喜而書數語于其首

癸丑季夏胜弟袁中道撰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經筵講官少保兼
總裁官總理事務
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
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元翰列傳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歷二十九
年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四年改吏科給事
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
法度盡更會堆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
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
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
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厰庫極陳惜
薪司官多之害其狀上疏極言時事敗壞
請帝睠夾視朝廷元大臣言官得隨其後
日陳四方利病等復陳時事言輔臣心奮
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覩天顏可痛哭
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
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
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
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
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
令不行上下脅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

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蒙征
苛更閱數年日見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可痛哭者四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
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徵調無術無望
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士民十餘萬兵歲糜
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
旦有急能驅使之敵敵可痛哭者五天子
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

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
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
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稅使者滿天下致小
民怨聲徹天降災異方且指殿工以爲
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囘祿警陛下陛
下反以囘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
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
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

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鞫講
亦已經年親宦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
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
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
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二
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榷如故貢金
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
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演之爲演猶未
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四
裕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
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
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
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
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
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
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
天叙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
叙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獘譏切
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
書蕭大亨孫鑨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
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
常少卿唐鶴徵爲鑨謀主亦當斥尋因災
異乞亟罷礦大璋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
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

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恒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敗羣叢穢皆不報掌

厥內官壬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不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鸇舉朝咸長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庫金楚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部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竇固繆等十餘疏並攻之

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篋篋畀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繒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卽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贓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卽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復出卒遂葬焉

六世孫王鳳池灝軒校字
鳳岡丹山敬書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燁伸甫刻
六世孫　鼐鼒梭庵序

欣逢　主德更新直陳天下受病疏
謹題爲欣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受病之
緊要乞　聖明賜覽以勵臣工以光　聖政事
臣最謬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攷授諫垣遭際
可謂厚幸每思古人云得志不爲宰相則爲諫官謂
宰相能行其志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也今待罪吏
科將已逾月追惟候補時見天下景象敝壞切欲進

一不識忌諱語又恐出位招尤曾三易草而不果上
項者伏覩　皇上斷自宸衷洊發　明詔創愛
改步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　大聖人之作爲眞
超出尋常萬萬固念　祖宗垂澤閎遠逆睹
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矣傾在上轉移則
甚神而在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爲上下勤恤其逞
天休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爲　皇上陳之一曰
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
平日久兵紀頽廢也而弛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

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
猶晏然者凡以　祖法極備盡美如犬牙犄角用
是有亂端而卒無亂形是　本朝全以法制立國
者也通年以來各衙門苟且之念遷就之私牢不可
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
一官之缺衆爲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
有昨日之令今日廢閣而弗問矣今日之請似昨日
之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頑皮面耳皮面公行法
令盡廢尚知有　朝廷乎此打乖之術大亂之根

臣愚以爲當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　國
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　祖宗慮爲至遠
通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
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
不避親外不避讐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爲
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得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
使天官柄衡者反旁觀畫諾不如罷衆人會推使權
總歸之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
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況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

鋒鋪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路鑽刺之路所係非淺
臣愚以爲當專一者此也三曰愼名器之重　國
家厭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郎
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　制誥之詞人得片言
以爲榮者今長篇濫美敘及家世之私惟取排對之
合瑣屑斐豐下等乎交大非簡重之體也　皇命
不既輕乎　天子稱卿舊止內閣六卿憲長而已
今南部卿共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
此陵夷之漸大非溥謂之體也　王言不既褻乎

至若京堂之濫尤可駭異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
內者固優外者非得罪清議亦不爲劣兩年以來科
臣內轉銜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二十餘員一時京
堂濟濟至簪裾爲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厭
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爲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
堂者爲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
隆壅塞湔濫甚非制也況今日以苟且得官安知他
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爲當愼重者此也四曰廣
賜環之詔國遲之盛必曰野無遺賢以遺之則
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詔
一款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爲過也夫諸臣同
一建言得罪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
輕令　聖怒既霽天度自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
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
乞　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
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推廣
者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　國家設科道專司言
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

人之耳目難徧豈無一二風聞過當者近年來一經
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參
以詛詈如此必令言官不彈一人乃爲快乎夫刑賞
聽之　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待揭辯而後明
豈言者俱屬懸空辯者粹無可議乎惟此風不已小
臣倣倣有上書自頸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欽欽自
陛其官者矣壞士夫隱防損　朝廷威重臣愚以
爲當禁嚴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
厚而不削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

皇上旣自爲轉動願永豎勿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
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無人提掇恐灰頹積漸
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
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點　聖意
淵遠爲愼重其官必愼重其人但此官最爲喫緊況
朝覲在卽外察不遠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
下士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撫拾浮辭如一
得可採伏望　皇上簡發施行或于士風吏治不
無裨益矣
疏草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眞疏

謹題爲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眞事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
是非以清　聖覽事臣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正詞嚴溢明以
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舍此
皆邪遁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于求歸疏中因辯御
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露章彈之則有侯補上事劉
元珍兵部主事龍時雍吏部主事極詆之則有戶部主
臣初讀之方謂展墓詞窮借以措語再玩之實撫攘

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弼矣是一貫被論之顛末
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人之心術各操學術各
適豈能強引以自寬而自便臣有以窺其微矣方今
紀綱陵遲法令盡廢幸賴
洞照故不及于亂如一貫顛倒混淆之說進冀
皇上覽而心動必將疑從來內閣爲人所求多不論
賢否是非一聽政府身爲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
信也建言既不取信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
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其凶害于國不小也　朝

廷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故誘之使其言寬之作其
氣猶恐欺蔽不得盡聞故曰主聖則臣直乃謂人言
之可畏反勝于　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建言者
犯忌招嫌總之爲國一念朴忠如人人肯言正所以
尊　朝廷也寧有與
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爲
主之言而爲勝　主之威倘非
聖明在上必
震怒流毒箝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閽而吐一辭乎
此禍又不止于人言不足惜之意也自古奸邪誤人
家國者最忌天子英明必顯倒賢否以蔽聰明其聰明則是非渾
稱神不過聰明剛斷並用而已惟聰

而浮議不能貼惟剛斷則當貴罰必行而凝謀不能乘
我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綜事最熟中
間么麼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　聖衷剿無噍類
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
皇上之剛斷而連以聰
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變幻　聖衷始爲天
下注之旋爲天下割之而盈庭不敢議其後此
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
機大計有一不先定自　上先決自　上者乎
羣臣望風拜伏皆相顧驚嘆實爲臭味
疏草　九

之見哉亦不過揆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
生明而明不容煬竈公自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
行之屢年屢于一旦用之初服驟于末路則深居靜
攝有不可時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嘿縮天下于
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
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補也稅任其壽而不即罷也
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任其置之
高庋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空谷而不即拔
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壞而不即禁核也紀法分義
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
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報可
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于東流乎爲深居不出似于
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莫間有不可測之
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
過　皇上藏于無原天下即于無原中出沒其機
緘　皇上運于無形天下即于無形中窺借其蹊
徑明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益之詰之
曰吾爲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爲臭味
疏草　十

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
惜耳而却掃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章此亦一露
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于燕越此露章亦不報彼
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公道決不勝私情豈非進
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史見齊威王封卽墨烹
阿大夫而齊國大治卽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眞公
共之論乃爲當又況乎以不毀爲毀巧用其毀以不
譽爲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稔衆口採
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乎夫進退者

人主之標榜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
掌也　皇上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下符于是非
治世之休徵也是非而上忤于進退亂世之弊孔也
今日之事在　皇上縱有矜憐之曲庇之以顛倒
進退之權在臣子不可眯其目眯其心以變亂是非
之實在　皇上寧可洞燭未徵持猶豫之見自有
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悶燥不光重幽遠之疑
以養邪國玆寧之禍是此
故正出者勞溢者勢必離進不知眞小人之門固多

荊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閒窘似君子者亦非君子以中立禔身不黨報
國肯俛仰于人哉臣願
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
面陳天下利弊是非　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
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改革如大明當天幽闇悉
耀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下事可
知矣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嘿取榮依違
免禍然薑桂之性茶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在
語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政　皇上論相之日也

乃今天下士風深巧入神法紀廢弛始盡壞行不典
之弊政苟且賄賂視爲當然力戰難柜之公道倒置
是非必欲取勝國不止無三年之積而且泥沙用之
於不可稽核之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而且弱虎驅
之於窮一乾淨之地甚者材官之智勇盡萃結交必
釀倒戈之毒禍正直之精神無人提掇常有短氣之
英雄以堂堂　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顏之
虜婦區區市賞何足恃惟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蓋
天怒與人怨交深內修與外攘俱敝誠哉乎殆哉

疏草

時也尚可令政府重地援引邪類參用匪人以誤國
耶然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
不延譽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引拔
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
之舉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
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其次也故不惟顯
揭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盜虛名而闇大體者更有覆
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涸推即才足稱而實
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
外而收之何論兼南北生方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
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過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
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外內立賢原
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閒錄以
備顧問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
以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

實也況　國家設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跡者固多
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
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乃爲真
不得不公也會推必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
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
嚴也故是役也非　皇上拂至公於廣衆之中行
神斷于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于一擲哉凡此皆
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
勅其同心輔政一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
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令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
協力若左右手猶可望濟假令鼓徨柄柁者復分馳
異嚮則胥溺之衝矣不可捋　廟堂而與清議爲

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純不撓保爲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茍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踞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黜邪若脫距之易乎臣嘗聚毛舉細故以塞責茲目擊大與如衆之而不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敢持筆以從事然總之無如　皇上虛懷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治使正人至叶贊以而歎過克以生事而相戒自無庸臣等喋喋

不問耶周書云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于上者自二閣臣去位會推不下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賡歌闔三年尚未睹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

所在相顧推委夫情急呼天誠可格主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　皇上之自爲　祖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具矣故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煩碎不持重然　陛下固可概置不問耶周書云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于上者自二閣臣去位會推不下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賡歌闔三年尚未睹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當亟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厥疾爲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總天下之政以歸之　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强半

成空懸缺至數年不補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牽掣
支吾成何體統今上大計羣吏期不過數日而冢卿
與總憲猶未點用將來事急時迫苟且那借一人以
了此案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總憲風紀之標苟
漫然以不端之身臨于其上何以謝天下服羣吏乎
至若崔直臨司知府皆宜澤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
手綰數符各知府或揀自佐貳夫專屬無人則責任
無有利所在競鶩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　皇

上吝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　朝廷潤省官之

疏草

美百姓遭被刼之苦于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
肱厥疾爲痗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
哭者此也　　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卽古之諍臣也
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
奸今南北臺省寥落而被
下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
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　　陛下
登以其中亦有升道故爾遲遲乎夫既　　召之又
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

登天失一官若殞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
皇上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若閉門
枯坐仰屋興歎重巡則故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
威令不行于強弩之末梟劾漸更于盈篋之投事久
人頑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聵科道
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
落山谷蓋亦有年雖奉　　詔起用未見彙征
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碎徵咨治今何忍培植
有用之才使河清難俟天霽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

恐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大
可惜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
爲痛哭者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爲我守
也玆者班白二酋敗盟犯順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刼
刼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輸內
請弗應平居則凍餒醞變有事則又安有死綏之志
哉幸賴　　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
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

故二百餘年安瀾淨氛小警輒驚大變不潰豈盡
一人之威靈哉京師列十二大營兵十餘萬計餉
每年二百餘萬可謂費矣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
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今之班役市棍
負販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餉
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
振刷之奇禍立見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爲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皇
上既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所恃與臣僚往來者獨
疏草　　十九

此竊疏耳數年臺諫封事一切　留中夫　朝
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除事
千機審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
遣若是非不問則是者既不見之施行非者亦得乘
以搆成言路斷矣　皇上得毋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貪人如有宋覆轍
任伯商爲左正言平年上一百八疏尚不足救宋之
危亂則謂今爲緘口可也故今之建白者莫不曰吾
知無濟于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以盡吾職耳世道
莊政初年　郊廟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曆十年以前與二十年以後異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
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巍魂誰爲
談事橫身當事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
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
教府無淫貨我　皇上權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
壑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谿壑怨氣上通致災
異迭見方且指　三殿以爲名猶未蒙有分毫之
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
天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
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況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
疏草　　二十

其于守財爲不智于出令爲不信于保位爲不仁竊
謂當離心叛德之時亟宜爲易轍改絃之舉臣豈敢
阻　皇上之財哉蓋留不盡于閭閻政所以保已
得于帑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貪人如有宋覆轍
城下之盟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醵矣故與其爲
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皇上
莊政初年　郊廟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曆十年以前與二十年以後異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

又異矣所以然者　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
祖宗血脈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
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　青宮教
範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　皇
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宮官妾疎遠
賢人君子何以遵倣聖人周練世務雖天質粹精不
無虧損智德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無
以貽子謀矣此大根大本所係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明亟賜警處以平人心以均吏治事臣惟　國家

皇上試一深思必有惻然于衷者臣願請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顏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
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　主上英明森嚴福祚無
涯我輩自不及于亂各相慶幸有如近日所爲迷而
不復日甚一日則又竊虞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廟乎
其間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不
言也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謹題爲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恐乞　聖
明亟賜警處以平人心以均吏治事臣惟　國家

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內外齊
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爲本地之
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斟酌而薦之　朝廷然
後下無偏枯之歎上有公普之利　祖宗規制所
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每年八
十人焉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其間文物之
漸漸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敍
而不負　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近
所記憶者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戶
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于昔日恭遇上

部侍郎者矣嘉靖間則有趙汝濂授考功郎歷官至
副都御史者矣張合授稽勳郎者矣正德間有身都
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爲安攘名弼者非楊一
清其人者耶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品
重望迄今爲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
官言之昔何以接踵今何以絕響由大臣言之既可
以爲閣臣冢宰不可以爲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者
也自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爲雨廣
雲貴缺司官一員其實推舉者曾用升李延大二人

是役也推舉之人雖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誰書
雲貴臣思侍郎楊時喬清眞公愼此舉必不草草或
者將次第行之耳但奉
旨至今又幾二年日月云邁湮闇姝深地方有賢才而見遺　朝廷有缺
典而不舉臣切言路一言梓里亦安用臣爲哉
臣敢借箸畫二策一欲一次舉兩廣一次舉雲貴使
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撓彼
也一竊聞駱封一司員缺可補欲於兩廣之外更爲
雲貴添設司官一員誠爲至便不獨無礙於兩廣且

無妨於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大便宜乎臣以
爲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如
有缺無人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
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益合東西南
北之士以共事　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肖萃
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
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所係誠非細故也伏望　皇
上勅下該部從公勘處於吏治不無少補矣奉
聖旨下吏部

吏部題爲查復銓部冊庫舊制專註司臣管理
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救敝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
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著從長
設處其輪管冊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事係
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來說

根本重地痛苦剝膚疏

謹題爲根本重地痛苦剝膚謹循職掌杜鋪墊以急
救倒懸事竊惟都會之地　國家　宗廟社稷

陵寢倉廒具在凡此商民當其無事則必問疾勞苦
一旦有警藉以禦火捍患視他省尤宜加意焉
祖宗朝徙天下富戶以充實京師誠爲根本慮至遠
也臣待罪工垣有厭庫之役時至公所見羣商羅跪
垂泣號呼自稱差重人少家空勢迫每於支放時稍
加益歡若再生或停減痛若就死及察其受累之蹤
詢之公共之口始知商人之困憊者爲鋪墊多也鋪
墊之過多者爲惜薪司之內官多也而內官中窮兇
極狠威取刑偪如楊致中其人者尤爲罪魁焉鋪墊

之名臣不知所自但該司內官舊不過二三十人其
欲易辦今朝進一人暮進一人幾十倍于前矣
陛下試思此輩羣爭力懇必得此惜薪司者意欲何
爲不過爲柴炭商人皆殷實之戶錢糧之藪易於需
索肥潤耳人數愈多則黔墾愈濶黔墾愈濶則塡補
愈難聞上萬雨柴炭至用九千兩鋪墊矣取數稍有
不足非刑異法隨而及身楊致中飽欲坐視衆閽宦
攘臂取盈不知銀至九千在商人竭借經幾主在庫
藏給放經幾月而尤不足滿羣視之統計一人之

使用如此合衆人之使用不可言矣一季之使用如
此合四季之使用不可言矣是以京師數萬金之家
一掛四司鋪戶之籍無不蕩產鬻貲投河經瀆之慘
孰家載道之狀酸鼻刺心孰非鋪墊二字流毒哉語
曰十羊一虎勢無全羊況十虎一羊有不頃刻立盡
乎且鋪墊旣入凡一應錢糧必張寮爲多掩惡爲美
一舉而虧國敝民彼獨居閒受利非所以爲計也頃
者滇黔之變越在千萬里外　皇上立斷從寬況
輦轂之下門堂之前有此極弊重苦忍令痛楚決裂

不一引手乎夫此亦匪朝夕矣　陛下知之而不
問天下事可知矣如此輩負國橫行　陛下實出
不知顧俯採臣言亟　賜乾斷痛裁抑而盡滌洗
之使該司官有定數不得因乞濫入鋪墊止循舊例
不得額外多求庶凋瘵之命少延根本之地可固矣

闢便道以利萬世疏

雲南會試舉人楊提等一本爲闢便道以利萬世事
臣等惟利不百不舉害不十不更盍權利害輕重而
爲行此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

刻聖漸濡迄今文物聲名形勝貨財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僅僅點中一線羊腸鳥道百舍重趼四閱月後始達　神京兼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截發經于其途者莫必生命宦于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心灰冷法令疎濶至于臣等計偕覲光必破家蕩產一遭垂翅難再戒行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毒百姓大非天下爲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別有新路一條踈廣西府入廣南府踈廣南府徑入西粵田州踈

田州至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留都可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九軨且較之走貴州者捷近數千里誠爲至便也臣等思此途一開有五便士大夫往來商賈出入舍險就平舍遠就近其便一貢金貢石一切費奏不必西涉長江東涉蠏嶮其便二貴州素乏錢糧賴滇楚蜀三省協濟以故每至入覲年分驛遞罷苦不支至於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途開則人多踈斯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其便三苗賊充斥皆垂涎商賈負載商賈既踈新

途自阻絕諸苗窟穴不待勦戢而賊自無盜賊息地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其便四雲南遠出貴州所以唐宋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相通者爲其止此一路迂迴于萬山中也天下萬一猝有緩急而窺伺之徒以丸泥塞貴竹之肥要雲南自斷爲異域矣如新途開則東道者踈貴州西道者踈西粵聲勢相聯西哽則東通東哽則西通滇可世爲　國家藩籬滇存則黔亦可長存一舉而永固兩省土地其便五有此五大便而不即慨行者或者錢穀不敷心志不協

故耳不思滇每年協濟貴州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以闢新途三年可得萬金又或微加派于通省之錢糧或裁減于永昌開養之兵餉皆可從長設處以堂堂富有之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之大利哉衆擊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于小費而縮手不爲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死瀆奏原非爲一身一省之私也代作

稽積弊以裨實用疏

謹題爲稽積弊以裨實用事臣待罪工垣巡視節慎

庫盛甲王恭二厥業已年餘每思國家受空虛之病
急可緩之工每一興作庫藏發百萬金　朝廷止
得十餘萬金之用庫藏發十萬金　朝廷止得萬
餘金之用所以然者題請出自　內廷取數不由
工部故財之生也非徵之吸髓則得之鬻爵乃財之
耗也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　朝廷以煩費而
窮百姓以剝削而盡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臣敢以目
擊虛藏事宜酌爲數款伏冀
復凡遇興作修緝內監題三分該部會同踏看後題
疏草　　二十
復辦二分存留一分爲　朝廷節省但所辦二分
其中冒破已不貲矣臣經收橋梁與感思殿錢糧二
次合計十萬餘金而得實用者不過二三萬金不惟
掩少爲多將惡抵美即一木一縷具足具精纔過眼
即化爲烏有矣可見足數欠數統歸無用今後合無
原題三分只派辦二分而　朝廷實受節省之益
矣一議兌同凡會收錢糧訖則本工移文於巡視衙
門取其相兌而同也夫兌同既出於會收之後則會
收不久自當還出兌同使商得實收開領如臣三
十四年三月內會徐范二主事收楊璿橋梁錢糧共
實在木料不過萬金彼時衆謂此省錢糧費用多要
領四萬餘金臣已訝其言之過當直延至八月廿五
方接本工商同閱其數則五萬三千三百餘兩比舊
又增一萬三千矣夫以萬金工本而鋪墊與別費多
至四萬餘金不可大駭乎臣雖裁去其八千而五千
餘兩竟不可窮詰凡此皆爲兌同出遲之故今後合
無會收一月後即出兌同則吏胥不得那移而罷商
之痛苦蘇矣一議衆派查得先年衆報鋪商十餘名
疏草　　三十
衆擎易舉公事不悞益因庫銀充足隨到隨領鋪墊
使費輕少故各役樂於趨事近因鋪墊太重庫銀如
洗一遇衆商京師援勦即今見役鋪商傾家逃竄止
剩六名工役繁興年例柴炭每年動經數十餘萬而
大工題辦不與焉以六名之疲商奚能供一部之重
役此衆商之所必不可免者但臨時惟憑舊商具報
不行拘審以致奸商騙詐不遂即行警報又將職官
勦戚生員等名混報及至具題而彼題免告退逃竄
者已去十之五矣合無查照萬曆三年節年事例責

令舊商將殷實人戶開報到官臣等逐名審的鄉行
五城印官行拘申解會同四司面審如報不的即面
釋若真正殷實一面題聞一面押解着役如有恃玩
阻撓者即行參送一議覆實收查得各工舖窰灰車
等戶大匠等役做辦過一應工料銀兩多因實收稽
遲官更更代增那作弊今後實收掛號容巡視仍移
文該司轉行本工查照數目相同方准掛號其夫匠
等役向係土著與流寓殷實之家應役近有無籍流
寓役充數多今後夫匠該司會同本科道查係土著

殷實之家方准收著如投充冒名者不許著役領銀
一議 奏留本部應解銀兩自有成數近因各工
繁興入少用多寡不敷用又兼各處奏留甚多即如
南京倒銀銅商赴彼徑領以致庫藏如洗今後各省
一應錢糧盡行解部遇有緊急錢糧該省自行設處
不得仍前奏留致紊舊制一議止煩擾查得預支一
節通狀到部批司行本工查照方給周折煩難及至
查照給領掛號已十費其二到庫守候不能按數給
領本工責比號提借債歸納銀未領完而費已十之

號將庫收隨投該司驗實然後出咨如庫收未經銷
號先行咨出者即以虛冒論如此兌支清白虛冒無
由矣

爲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謹題爲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懇乞　聖
明亟下廷推以採公論以揆燃眉事項者輔臣朱賡
以獨力不能有重揭請　皇上點用二三閣臣
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
何說焉惟是靜攝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枚卜

一節方今吃緊急着會推一節又枚卜吃緊急着推
而當也仰體　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
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堅　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
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
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于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
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不肖也
與衆共棄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訂
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問各書所舉砚乎不拔雖冢
宰秉衡不得而去取監視科道惟有逐班靠諾竟不
知誰爲誰舉則亦何取於會推爲也日者南都缺吏
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爲不多而江北絕不許一入
與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不放渡江之謠廣
西缺巡撫推者八人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
也而長安有當香絹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
足矣何必人人闖入以蕩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
望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
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　聖
天子有何成心纔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

拔尤豈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兎在野衆夫
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
等事今何等時中外想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
一舉尚可邪正糅進以俾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
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既彰彰于人耳目此豈求
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
閣臣去國之初即有詐捏揭沈鯉容薦李長春揭帖
傳播長安故爲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
示退以希大物　聖明在上可雖投而襲取乎蓋

才品自不容捷國事寧堪再誤地位優崇則副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黜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阻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大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啓等語隨奉　明旨云原不爲例後還着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

疏草

臣中不乏老成端亮矣公忱同咨同謀舉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隅運仰奉　皇上美意俯荅天下公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雖然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減員來看則小人蹤此進君子蹤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況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萬枝畢投是皇上刊籍卻人以巧遷又爲之揣其拂而張其局弭類連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仰懇

謹題爲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疏

勅下原疏從公勘報以彰國是事臣惟天下有眞忠非發于士人之公議論所謂清議也清議在人爲良心在　朝爲國是　朝廷採之以行其黜陟則好惡不拂乎人君子恃之以無恐是　朝廷與清議宜相荷不宜相敵也相敵則清議不行而國隨之矣譚者依之以別其雌黃則脈絡一歸于正君子

疏草　三五

望之以爲的是士人持清議宜憑理不宜憑氣也憑氣則清議不明而言反輕矣今天下百度俱廢此脈尚存是固不可使犯乃可使溷哉臣頃見戶部主事田一井一本懇乞　聖明鑒臣忽直容臣祿仕以勵臣節事中間指摘戶部尚書趙世卿吏部侍郎楊時喬兵部尚書蕭大亨及遼東稅璫高淮臣卒業再四見其援引據出詞旨多岐及細尋其立論之由始知爲解大同餉銀二萬兩錠數外又重四十兩而發地夫部臣得干月擊臣實旁觀安敢遽度彼中是非

仁俾即爲晴喬無人作之鑑而清介徹骨不滿尚
書趙世卿夙有氣節之名而調停一時稱善此二臣
者皆未聞顯過也乃詆以引類逐孤縱云不識節省
亦近世理財學術原未論貫耳何遽以大奸目之乎
夫人心術才品如薰猶不共器玉石不相牟安可同
類而其訾之也即以重銀一事言之在省直解京必
有火耗數至二萬餘在庫中支放稱兌取乎
即有積餘總歸正用非所云朘百姓之膏血亦不容
該部之染指一井爲其未之思乎致書四十兩金錢

猶詆吏戶兩部大僚與大璫等則發端亦何小也臣
以爲論事寸公道大明之世則魏公之一已爲是而善
惡黑白不可太分論人寸心鉅無疵之時則大易之
訓世明而邪正消長急宜早辦況今六曹尚書止四
卿一人六曹侍即止時喬二三人廷擬急急　天
聽愈高禍亂愈發調度政苦無人復今二臣效孽乞
矣多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　皇上試思從來南
北交章即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闖入乎
年臣曾與之交契有見其感時孰裹義激垂泣論時
諸臣與彼官職不偏德怨超然何若羣鷸競逐一雀
毋亦謂人如廷機叨散秩或可酒掃要地則必搘惡
之阻之忽與言交此心安在無他言論紛紜大臣急

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必債轅故朴忠激切防其
壅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夫相天下者必相識
初度相才兼然後堪平章軍國廷機竹頭木屑之識
非相識也剛愎執拘之才非相才也褊隘忌嫉之度
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覬大柄竊
意　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歇後鄭五所哂耳往
者灾異譴告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梶時要言
固　天動　上乃竟絀嘿支吾以青衣角帶寒
責公論至今部之近日

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敢發一語懇請
該部職有大于此乎望其稷急擔當不可得矣聶雲
翰故良有司也直言觸忌正宜借爲益友竟憾恨刻
骨乘察典中之轇轕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
轉司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爲往返牢不可囘今司
機濫盜虛名寄授衣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司
官甚爲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私狥亂法此非
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彼論時輔臣朱賡造閒流
于下御而輒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
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我且足爲與禮之羞若復據
衮理之尊豈不貽

陛下罷

斥廷機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

巡視疏

謹題爲巡視事本月初六日據稟稱東華門外北六舖至七舖城墻坍塌三十餘丈將六舖寄住荅應長隨吳相家人馬尚武房被城倒打死等情臣等驚駭於初七日親到地方踏勘臣惟變不徒生必有所召事天以實不在虛文今自閏六月十日以來陰霾蔽日大雨傾注閱閱爲沼秋禾沒溺而長安門外巨浸

洪濤撼城稽天家家啼號詢之父老皆以爲目所未見此誠 國家二百年僅見異常之大灾也五行志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雨書曰肅時雨若又曰王省惟歲總之雨乃陰象陰氣盛而蔽陽故雨不時而恒若我 皇上智勇天錫何難作噩以樹極以是日前喫緊政務當斷不斷當行不行如撒稚稅以暢天和補僚缺以佐天工荅章奏以宣天鬱下貪報舖商以消釋天戾人心企望之深即天心仁愛所在乃其最要者又在懲忠邪之辨分良佞之品稽之節目之大察之毀譽之隱使忠不涸而爲邪佞不亂而爲良則眞憲天聰明披雲睹日天不回祥而反霽者未之有也不然禱祀所晴一切崇飾浮文臣恐上帝至神無益也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謹題爲防奸大典一旦決裂惡乞

社稷以保治安事臣最不才遭遇 聖明自爲世神明英斷逾出近代若 嚴旨之下遂養交緘嘿置大故大奠不發一言曾犬馬之不若也本月初

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良南禮部右侍郎首推全天叙臣竊訝之按 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良天敘方南北交章何旋劾旋推以壞 祖制涸清議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汝良爲南科道所劾屢辨輔臣朱賡票擬有黃汝良以文學恢詭等語汝良不平曰有一邊無一邊蓋指有文學無德行也及後次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快夫臣子得 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猶

不足而俊然以顔閔游夏自居反之寧不內愧乎況
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揣流言一晉江傾兩晉江以同
縣三侍即獨楊道寔免于議論謂道寔謀居宰揆指
授言官露章其實誣道寔以自解拉道寔以自全也
豈有方正言官肯拾自己名節代人傾培人乎今日
觀之孰高張孰摧抑孰真去孰不去孰爲孰傾可自
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于大臣中見之天敘爲
人鄙薄不齒于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
所論贓穢關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夫少

宰何官寅清何秩前推禮笣尚不敢濫列今固裒然
而首舉也如以爲謂停並焉自當俟議論少定豈可
重私情輕變一定之制乎執筆推轂者趙世卿也盍
思持正精詳主爵秉衡者楊時喬也勿享一意忍受
天下事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踞而後恭外拙而中
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
之壞并自此舉始也前推爲員時臣參駁李廷機不
但不言則壅蔽愈甚成何世界臣心實苦矣

報政本之地時開頑鈍之端其流不至於囂決隄防
不止今廷機旣隨朱賡出矣伏冀　天語明諭令

其滌慮洗衷以仰副　特簡使臣等之言不中則

國之大幸也抑國家紀綱法度屢弛殆盡賴有清議
一脉匡紀綱法度之不逮令政本之地動與清議水
火一事也清議以爲是　廟堂必知其是而必反
以爲非一人也清議以爲不賢　廟堂必知其不
賢而必反以爲賢蓋不顚倒則邪正相形不便已私
故排抑擒縱識者久爲扼腕不圖今日遂大開混推
之途刻斷絆駁之脉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借公
爲私門凶禍而國莫甚于此緣　皇上靜攝日久

近來多爲閣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
旁觀晦跡遇大利害所圖與清議有悖疑者致
皇上自任其事思利歸于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
咎過歸于上而上不覺壞清議之害流傳已久通國
抑鬱若非　皇上破此關頭臣愚恐太平無日也
臣與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以速二臣之用
但不言則壅蔽愈甚成何世界臣心實苦矣

謹題爲　聖澤誕被因商偶遺疏

聖澤誕被因商偶遺恩乞　聖明亟

下參報以固根本重地事頃霪雨爲灾　皇上克
諦天戒一日盡發　留中諸疏使滯逼鬱悒固已
歡聲塞道矣而又捐十萬金編賑坍塌之家豈非爲
卧捐之間何忍見此他離之象乎惟是參報鋪商一
節臣等久題該部屢請猶未蒙　發下更參
皇上意以諸商人領　朝廷錢糧辦納物料豈真
至于不可支耶臣請列其五難之狀焉往年諸役多
者三十餘名少亦不下二十名今自三十一年參派
後脫逃相繼甚至薙髮斷頸市子割女惟遺張清吳

應期等五六人以三十餘人之事責付五六人則獨
力之難往年庫藏羸餘尚可先給後辦今工作日煩
歷欠日久諸役不得先期如數預支事後如數關領
則接濟之難往年千金正供錢糧不過數十餘金鋪
墊今千二百金薪炭鋪墊用至千金數稍不敷非刑
異罰都人一掛商籍其家立鑿則賠累之難往年興
作減損猶可那緩今帑藏如掃百作湊偏而　大
工都城又處處見告矣此之徵逐未完彼之追呼踵
至則分應之難往年京師多殷實之家尤可私貸參

生變欲飽載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劫貢殺人不能
動激　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笠仕爲即上有郡
守有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劫貢何事截殺何罪至
昌然爲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玉等扶挈哀籲
心目爲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衆遮逵見朝薦荷械
就道哭聲震地緹騎等亦爲之掩面墮淚可知朝薦
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老子弟者豈平日不得
罪於小民一旦輒無憚於　君父哉永敢於欺罔
不知靦　皇上爲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況朝薦
疏草　　呈

繫械至京　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
燭三秦樂生之心頓喪賞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
願　皇上推仁送梁永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
厲盡職則撤回稅使爲民保全縣令亦爲民百惡歸
之梁永特恩出自　一人於不忍加泒小民之初
心益光昭於天下矣

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疏

謹題爲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懇乞
聖明早定以息爭端事先是臣於二月間爲雲貴
兩省司官添設處久未題覆疏乞
聖裁自謂兩省不可一日無司官
也乃兩廣於會議之後復議論紛紜謂四省合之非
舊章而雲貴前之推舉爲攙入臣思四省間用乃二
十六年該部酌量地方建議者今按時喬疏中稱引
舊制爲當添設必有眞見他如以爲攙入則臣鄉司
官四三相映而楊文襄嚴恭肅直都冢宰此時又誰
爲慫慂而亦可謂之攙入乎久假而不歸疾足之堅

據才一推動便滋多口又何怪乎前輩之懶于汲引也總之兩廣雲貴各爲帥省統爲　朝廷也則數十年斷絕之故可知矣兩廣臣爲兩廣雲貴臣爲雲貴兩廣三年得進士不滿十人既欲專得一司官雲貴三年得進士亦不下八九人何故拒之粉署之外今日之爭兩廣固不欲雲貴之附其間雲貴亦不願兩廣之合其後蓋合之不可勢必分分之爲當勢必增臣反覆思維惟有爲雲貴兩省增設一員於封司對前年數以爲出入如是兩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

各銓敘本地才品効之　天子方於　聖旨所云委屬不均從長設處爲不悖耳臣計奉　旨迄今五十閱月矣若臆言句爲轉移以孤寡爲易與使大局未結紛擾靡定不惟於　國體有傷且於明旨有稽也彼雲貴之臣何負於國哉臣不知該部何所見也

公同會商紛紛皆兒可駭疏

謹題爲公同會商紛紛皆兒可駭事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工部題爲

兩供時不可缺會商勢

者三四人則實在者不過三人而已夫舊鋪商六人充役三年尚蕩產賠命今以二十二人之重負令此三人任之其能勝乎臣等當會報之時再四研審原非一耳一目其聞有一二貧戶與重役者蓋爲拘未至與未經審者何乃人人營鑽倖免各借有辭也且京師富厚之家多以錢買職銜備脫此役如銅臭納級即可指金吾以備免涓等世職則都人無官職者能餘幾何況又橫生枝節巧立名色規取明旨如索諸寄大非 國體 皇上試思凡免疏直

者必大有力則不免者必窮使富者盡以錢神倖脫窮者以無力各命將來辦其誤國事信非小也

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謹題爲滇患孔殷維桑慮切懇乞 聖明垂念以杜禍本以奠遐方事臣惟天下大勢相人之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肯綮也滇黔一帶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爲之不寧焉填者雲南土酋阿克鄭寨突發而江右與四川兩省人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爲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爲賊盜其有眞盜賊破州邵屠邑并殺知縣焚會城挾印信稱可謂烈矣

又爲將官庇護反戮良民則民何恃何懼而不爲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敢問也以故六詔無一片乾淨地而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縣則弊政公行一方皆不祥之氣天日邃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寬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害者莫如貢金權稅兩者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土產金無多勢必需別省乃

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仝白姓賠半髓胥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空虛人人喜亂閭會城刼焚之日多乘閙縱火蓋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 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已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因請減矣更增至五千一棚十斧一年十皮離心結怨使賊酋借爲師名即一賊撲滅而虐政不滇滇之爲滇未可知也我 皇上富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併復貢金原額二十生羞休息爲滇民續殘命乎 明詔一布歡呼如雷此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寘頑悍關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總兵劉綏威名素爲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若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爲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縣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

陵可以出荊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咨行或以兵與暫收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關勿空爲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縣黔東縣粵西縣蜀水縣江四途並進百脈貫穿此喫彼油諸酋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滇雖遠在天末可以長保無事則黔亦得安然無恙矣

滇民不堪苛政疏

謹題爲滇民不堪苛政謹籲 天潤豁以銷顯禍以奠 皇圖事臣鄉僻處西南風稱樂土承平日

久紀綱頗弛官貪民斃虐政堅行武定之變蹂百姓
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鄭舉爲和曲知州黃榜
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充夷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
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挾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
城沸鼎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數百年
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　皇上
深居高拱不遐遺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
抹焚柽溺需人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
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

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
其身在事中捨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閭代閭恐
相成和恤則　天威在上衆論在下輕　朝廷
以重桑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綎臣前疏薦
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
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
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鄭舉亦
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綎爲
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恐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

缺匿杳無蹤跡以臣憑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携黨即
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
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
貿遷微末百姓包賠髓骨俱盡至廿心　天子使
臣投之烈焰中此而尚堪稅耶倘金額止二千地之
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爲民請命反加增五千數年於
茲初猶括瑙銷釧今則鬻子市妻繼之以命此而尚
能如例耶臣惟　皇上自與礦稅以來民間之膏
血無日不輸之　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

之內帑亂敗紛至楊榮焚高淮逃陳增死梁永幾不
免損國威而辱　君命使天下萬世謂　皇上
英明軼往代乃多此一事爲　聖德累雖寶貨丘
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滿地肉骨塗野民不因避
稅而成盜則必蹂辦金而附賊臣謂鳳賊縱平不可
云滇無事耳我　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
不少厭睹茲亂形沛然罷榷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
日剝削之苦而惟知今日寬卹之恩轉危爲安易易
也若嗜財難割以臣言爲迂恐險遠滇方易爲分裂

安能惟我魚肉而不動哉天下之治常繇近以及遠天下之亂常繇遠以及近不可不慮也

陋惡撫臣生事誤國疏

謹題爲陋惡撫臣生事誤國謹據事糾參以正法紀事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之故必得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遺大投艱之任如遺譏清議顯掛彈章貪緣據位甚且强顏保留地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燿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留身頑鈍汚穢誠宇宙間一大蠹也此外有妄議開

疆啓釁屬國携貳之志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生事誤　國臣敢爲　皇上陳之朝鮮爲　本朝屬國世稱不侵不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廟社丘墟　皇上不難勞中國士馬金錢恢其舊而拯其危則　國朝之卹藝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之卹感

戴朝鮮君臣惴恐掩襲　朝廷自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禍也楫果有長才何不施爲境內剪建酋之雄心銷高淮之虐焰乃致遼左炭炭謠者寒心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不過見地方兆亂防人識其無能不義不智大詐大欺臣謂趙楫可逮也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撫兵備奉　旨歸黜此固知有　天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在子章政宜曉之以

國法割斷了局乃徒陰陽其間二月間臣見其報堯臣歸黜請恩授職疏尾屢千百言不爲安隴註家譜則爲上婿慮孥寂至以千餘夷民直逼爲辭且日日下保無他虞日後不能無慮是明爲堯臣耐戢得隴窮歎曰子章意指若此堯臣豈肯休乎乃鎮雄不久報警矣五月廿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爲　上旨聚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喳多等抄殺鎮雄夷民逐隴正名不得承襲等因去自二月至五月日下乎非日下乎抗　旨弄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前而發難于後且揚揚幸其言之中也況子章放肆

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
臣姑不毛舉近見其新著三論刊印傳京一曰宰相
論陰頗沈一貫朱賡一曰秦晉論末爲楚府辯寃皆
以趨媚爲主不知羞耻而婦寺一論尤屢可恨明指
人主當與廷臣隔絕自重臣親臣儒臣一切大小臣
工俱不可接見惟一意親就宦官宦妾乃相保無事
夫非病狂喪心何無故而反親近賢人君子之案逢
主上堅卧之心固
宮闈專房之愛舞文搆
尾破經裂開不顧天下萬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
疏草
伏祀　勅下會鞫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
如臣言實中乞將趙楫鄒子章盡法究治仍望亟出
詔書二道一　論朝鮮勿爲疑懼　朝廷
決不用邪言一　論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得
自取夷滅庶邊境知　朝廷舉動而帖然無事矣
惡瑁抗　吉毒商陳
謹題爲惡瑁抗　吉毒商漸不可長事年來辦納
錢糧苦于鋪墊致諸商賠累髓空命盡每經一番僉
報都民震驚恐掛名于中立就死地三十五年十一
月間該部疏請僉商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
五六疲民株爲可憫又云減墊費禁需索等項俱要
從公執議加意體恤務使人心樂從稱朕愛養畿民
之意欽此　明旨昭明臣等方慶疲商苦狀上塵
宸慮今後干涉錢糧內臣決不敢如前違
吉橫索決不敢妄用非刑決不敢剝下肥已借口進
上也頃見工部揭帖爲內臣背旨橫虐疲商苦
毒難堪事內言鋪戶王梁陳漢被供用庫內官李進
忠吳進等假以偏辦錢糧索取鋪墊瑣撥打縛之
疏草　　五十
暴日中命垂旦夕等因臣一見之心動髮指夫王梁
之柴炭已完過倍陳漢未派方議折處李進忠等安
敢實自已豁壑魚肉畿民弁髦　明旨乎前者新
商三十餘人盡蒙豁免而該部各項錢糧重大事務
盡責辦於四五疲商已屬不支至鋪墊爲害臣等屢
疏自愧不能感悟　皇上裁抑羣小今何忍坐視
其罹此痛苦而不代一呼　天也錢糧自有定額
百端指勒出何正供　國家自有常法格外異刑
出何條律蓋刑不異則不足以重威威不刑則不足

以飽欲也況鑄商原隸役該部令甲內監止于收納
錢糧不惟不得加刑且不得勾攝有之自近日始作
俑流毒皆惜薪司楊致中爲戎首矣楊致中爲臣等
屢參俱未得　旨是以李進忠等敢于抗　旨
藐法無所顧忌不知視我　皇上爲何如主也若
再科之不報臣恐　聲載之民終無見天日之期
人人自危根本搖動萬一猝有緩急誰爲捍護所關
不小伏乞　勅下厥衛將楊致中李進忠等拿送
法司追贓盡法處城社之奸少息而都人之憤泄矣

疏草

天下堅治甚殿銓宰得人最急疏

題爲天下堅治甚殿銓宰得人最急恭繹　明
綸宜愼所舉事　國家有吏部尚書厥任至重
自李戴去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遂使士大夫意氣
精神渙散灰阻項該部以尚書缺請奉　聖旨會
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推一二
員并前推的併寫來看合推事但棄公推舉務在得
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見
推舉臣矢公矢慎勿使臣參言官等參大

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俱露章何
愧遁多年一旦營復敗餗說者謂其老誖不足辱白
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鴟梟與鸞鳳同鳴也
則孫鑛之酷殺使　國家之元氣傷實鶴徵之運
籌成之也此二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
然臣于侍即楊時喬猶有責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
切服之襄者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
堪樊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尋即對人
悔恨至形之疏云彼都人士咸謂數人被論當去今

人言紛至灾異頻仍則臣之言不幸驗矣夫家牢喫
緊不讓閣臣天下大事豈堪再誤敷陳清議昭事
一人使不得混進而俾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

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而
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皆財賦興區　朝
廷外府也被灾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
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炤往例該
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
該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
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
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
湖雖有料價料銀貯罰專例積綏與欽官薪俸茶鹽

等課俱議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本
應追還官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
得纔十之一二其餘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糧併
取給于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告矣方議
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
黔中雖供不贍原無錢糧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
痍未起凶荒相仍髓骨俱竭開大縣派木百十餘株
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小縣千百餘兩
今就大縣而論釐所派之銀尚不足市大木十株況

其餘乎即一縣而各縣之也即一省而三省如是
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礦稅以來天下之
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百姓僅
存者皮骨也尚可以三殿浩大之工重累此不堪恊
濟與坐派之民哉況九邊兵餉缺至一百餘萬舉國
恐禍生旦夕朕知所措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
至長安門外約用腳價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

皇上垂帘 明詔暫停三殿曉然與天下休養
生息則歡聲雷動天變可回不然 朝廷之停採
着下有司之追呼不已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政苛于
中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間俗多輕剽自此騷然多
事矣臣愚感時計事區區一念在工言工之悃也

再陳厥庫未盡事宜疏

謹題爲再陳厥庫未盡事宜事臣以承乏待罪厥庫
矢心竭力釐奸剔弊已三年所矣竊以開係利病者
酌爲四欵以補前陳未備一議減銅價查得鑄錢買

銅原官價每一斤給銀八分後因榷稅先告增每斤加
至一錢二分凡遇買銅剔奸商蓄賈上下交通多方
賄囑或更易姓名或巧立名色皆縣價多利重也是
以每一領銀輒至數萬甚至銀支兩年銅未完結如
銅商沈全前年買銅十八萬斤臣今年始經手收驗
當同戴主事融化稱兌共折銅二萬四千餘斤算該
價二千五百兩零會票催不補臣于八月入庫時眼
同監督陳主事將沈全六工名下應領預支銀內按
數扣起二千五百兩入匣封識又如吳舉王自省營

可救四鎮乎該部議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

貿橋梁博岸銅斤打點囑托不遺餘力臣以庫中銀
少而錢稍廳業已移文不行矣安知辦差後不又易
名而得手乎合無今後凡買銅每斤止給九分或一
錢待停稅之日議復原價八分則可杜小人營鑽而
庫中所省者多矣且銅市自南京即當于南工堪動
項內給價不必始而自北而南既而自南而北以滋
勞擾也二議報鋪商諸商惟工部柴炭最苦一經揭
名破家殞命皆鋪墊之為害臣屢疏常言之矣夫
京師四方雜居之所亦四方共焉生意之所則鋪

商一節安得獨累京師人乎同為　朝廷子民致
同利而不同害是為　聖教民不若為遠方民矣
臣以為人不必分南北家不必問有無惟總計在京
之鋪面而等則之總計貲本之厚薄而斟酌之俯順
天鄉會兩場編鋪上中下例宛大雨縣徵收銀兩四
百餘名大都情分填送視為泛常臣謂既名造匠自
李棗解該部以為鋪墊之費如是則民安心貿易樂
有本分工食可無用貼如必用貼可無人每明加米
五斗餘五斗扣還貯倉總計此千四百餘名每年可
省五千餘担十年可省五萬餘石推之數十年所得
人情不獨京師百姓喜其分痛即四方商賈流寓咸
謂規制一定政省一番儉報驚逃然必　皇上嚴

災潦太倉如埽邊軍楞腹與其養虛籍何如那以飽
戰士乎但沿習甚久窟穴甚深非得　明旨嚴禁
不能頓破積習也此四事拈之似小計算實大旱一
日都民得一日之安省一分　朝廷得一分之用
于國計民生非小補矣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謹題爲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明亟召還忠直以答災變以杜亂萌事臣聞變不虛
生亂必有兆竊見本年以來災異疊奏南詔薊門則

天地變矣京師七月一日地震兩
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
二日後始收聲不鳴二百年來自未曾有占者曰臣
強主君憂百姓勞況留都爲　高皇飛龍之地戊
申歲又洪武改元之始以地以時可思可懼蓋陰盛
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之徵也何也君
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天鳴陰氣有餘故地
震水潦夷狄犯順也姑無遠引　皇上之下考選

拙平日肺腸與醜正千冢至此自首矣臺省新臣一
時參劾屢者幾五十餘疏蓋爲國惜賢也爲國發奸
也　朝廷有直臣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
手足輔臣有夙忿而可罔上行之則　主權惟以
報怨私信非爲若霖一人耳廣之不當處若霖而竟
處與若霖之必不可去而去天實有意使從前奸狀
自若霖而發耳參政姜士昌入賀疏刺朱廣李廷機
此忠義所激廣巧借註籍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
矣臺臣朱壽申抹士昌天下直之乃降罰不已而票

吉日本當扭解何以乎士氣范汝梓疏請出講
已久與部臣鄭振先直發廢廷機權奸狀兩不相侔
乃處汝梓竄附振先疏中何以服人心臣嘗謂
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代更大抵
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未幾祲斥觸忤者未幾起還
惟白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
之朱賡皆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隨處隨錮雖剛
愎陰忍彼此各有專用乃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先後
一揆即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色厲
內荏之徒而已　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
埽除于時行錫爵之手一半禁錮于一貫朱賡之手

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逯中立薛
敷教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衮拯時之器使之倘
佯山水　　國家不得藉其用不亦大可惜哉甚者
選司間一推起則賢如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
騏黃正賓等反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如周亮曄
忽焉雜與漾愈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人君
子乃天之篤生而憐惜者也皆逐之錮之老之死之
傷割天心莫此為甚則天安得而不鳴也地安得而
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涉也夷秋安得而不犯順也朱
賡處此可知焚理明驗矣為今之計直有引身退避
可以息羣言平衆怒且賡雖娟嫉猶不似賊臣沈一
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害沈鯉郭正域全
家為正人君子痛心切骨何處欲踵一貫之賊私狠
藉而後行哉徵獨此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
兵卿蕭大亨贓穢如山嚮曾使鬼聞者掩鼻一經白
簡反尤人之求多視科臣如鸛雀之過前如此巨奸

不拔　　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
憸以濟貪止知說分過錢仝匪揚清激濁鄒元標時露如此巨蠹不除　　皇上何以振紀綱戶
卿趙世卿風貢時名起家氣節惟是末路以來操術
甚巧鑄心甚邪鈔閱吏大為括削繼任子四出權閹
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扁私人越俎不直于同鄉之
譏納賄不能為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以趨媚終兵
數日減糧餉日匱如此大巧不斥
兵食仝皆久據大位不肯避賢灾異之來當分痛自

決何怪人言也臣願　皇上自爲　社稷將新
舊廢逐請臣亟
策免三公之例卽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另倘本兵
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挈風紀愼擇計臣以實
心足國又下哀痛之　詔罪己求言遣使四出問
民疾苦庶幾反災爲福不然恐新舊逐臣決不能見
天日國家決不能掃空虛天心決不肯悔禍人
情決不得寧帖臣故敢以收拾人才爲今日之第一
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此天地洪水夷

狄焉覩官如命哉罵蘇人不知止足不知廉耻者大
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下
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弗問者近日
之福也頃者舊輔臣王錫爵乘起用之機借旁觀之
會用暗揭秘投　至尊前陷害中正事泄人人唾
罵識者知其屢出局外生力奇兵以應援輔臣朱賡
之急南科臣段然直發其揭錫爵良心未絕自當愧
死乃見事機已露强口肆毒臣若不明明正正逐欵
駁之何以服老奸之心定今日之案乎錫爵疏曰臣
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
疏發之日手開手閉不知何日傳泄何人改添且辨
其無所謂奸黨字樣與姜士昌名臣思錫爵以私揭
行害必付之心膜之僕何人得改密揭於　君父

而漏泄於私人尙謂不使一人知乎夫其添改與否
聖心自洞然卽賚以今日之疏揭皆醜正解嘲
淺話有甚於奸黨字又不止於詈正人姜士昌一人
揭也　國家設閣臣以啓沃君心設臺諫以論列
國是雖崇卑殊秩而基重則一錫爵以禽獸待言官
不知自居何物近來言事諸臣矢心咸知　皇上
有堯舜之資輔導皆陰忍之類使　朝政隳頹災
變頻見故連篇合口爲
非劾沈一貫朱賡李廷機輩今諸疏歷歷可稽從來
疏直　　十五
無一語指及　天日政斥乘輿而錫爵加揑指天
詈日總斥　乘輿則以已爲天日乘輿乎以一貫
賡與廷機爲天日乘輿乎危明杜漸三代盛軌止輩
折檻睨世不廢錫爵何云誣指清朝爲叔季決危亂
於崇朝夫聖主不諱直言保那當圖未亂卽諸臣果
批逆其忠可原何況未曾觸犯　君父何謂叫呼
翹君過矣口以求忤反其主聖臣直而曰容直言曰
主辱反其靜臣報主而曰招疑曰無禮曰受匹夫之
倏種種軟阿逢媚之態淋漓毫楮　本朝諂諛無
耻大臣當以錫爵爲第一也且錫爵得君秉政不爲
不久惟今日逐一正明日處一員甚致開彌天罪釁
從臾三王並封幾危　主器輒賴詞臣馮琦力諍臺
臣薛繼茂抗疏然後計窮以自認罪而止若追論並
封一事何辭兩觀之誅此委曲引君乎柳觀望逢君
乎年來章疏　中留全借諫草一脈警惕官邪有
何得意誇美錫爵股肱大臣自當歸善於　主何
往時數篇窘名疏稿不旨焚匿刊之奏議傳行此爲
宣諫草乎爲藏諫草乎一貫家貲百萬父子忿爭爲
疏直　　十六
同郡唾罵朱賡禽藏礦稅棍惡爲逋逃主天下膏血
半輸其家現今撫按擒拿未結卽此賊穢筆舌難鑒
他可勿論錫爵非聾何謂望影空無一証若謂不宜
誠已仆之木則蔡京章惇不必追論矣若謂不宜折
始抽之芽則呂誨不必袖彈文以逆剪安石矣政府
憑藉　陛下之威靈恣行已臆欲逐則逐欲留則
留欲顯擅則顯擅欲巧中則巧中　皇上不及知
天下不敢問其權勢妙用正在暗中巧借可謂不赫
奕乎科道不考察壞於一貫之留錢夢皐不年例壞

於朱賡李廷機之內姚文蔚此通國共憤節年建言諸臣自請舉行年例舊制錫爵不責之一貫賡而問之　皇上又何心乎效婦寺卉茸之語以欺國

至尊工市井抵賴之術以抹殺公論且曰外庭憂國之臣必有歎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思廷臣惟賡廷機共趙世卿同類孤鳳自相飲泣此外無一人不欲生啖其肉誰哀之也賡手書以招錫爵錫爵會稿賡宅然後客揭飛來錫爵乃曰恐賡至今尚未知臣之內則堂簾外之事不知也處堂簾之間則門庭外之事不知也無是無非無羞無恥真所謂禽獸不食

誠賡而省臺間有矛盾總之爲賡而發適以見諸臣之不黨賡疏借科道互相攻擊語躲閃於乾淨之所彼時諸臣已逆知其必借互攻之說以熒惑　上心曾極力破之今果揷入　聖諭中矣且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機穽皆諸臣攻賡大指賡乃借

天威以還中諸臣錫俾代爲之解曰閣臣不得申眉論辯爲擯鋒聚鏑之地困窮無告之人曾不思七品言官循職忤權有何威福閣臣節宣　天子之善行之四海公則天下共快之私則天下共唾之諸

臣何德於王家屏沈鯉不加一矢何佞於一貫賡與廷機刺無完膚政恨賡之引妍琛自代毒天下至深故賡不避鋒鏑以去國家必遭荆棘之虞賡不因偏追以行正人必無嚮用之路錫爵忍於負國恩不肯負私交推其意必欲權奸萬年言官瘖痘資其所爲而後快歟嗟乎錫爵敢進讒言詆正爲邪變黑爲白顯抗萬世之清議乎大抵其爲人老悖昏悍處房闥之內則堂簾外之事不知也處堂簾之間則門庭外之事不知也無是無非無羞無恥真所謂禽獸不食其餘耳近聞錫爵見段然疏叫號謂其家人曰我事已泄顧不得女等定要上京驅逐此輩夫以若人而再使之平章軍國豈不辱　朝廷而誤天下之事耶臣知其斷斷不可也抑臣猶有說焉合東西南北之人共吐赤心罵公　朝廷不惟不用其言反欲部院泰治箝制其口使讒邪橫行恐非　聖朝宜有之事臣恐此後剛腸化爲繞指正論變爲獻諛則正士錫爵與賡等之奸計國家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臣非不知其錫爵爲年家然

爲國家更重千年家非不知發錫爵之隱爲傷雅道然爲世道卽爲存雅道故一腔熱血嘔向雷霆之下惟望 皇上大奮乾斷嚴斥錫爵收轉 綸命亟諫廣與廷機蚤去則 宗社幸甚矣

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疏

謹題爲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謹據實糾參以儆官邪以存衙門體面事臣惟科道爲 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爲士人安身立命之本故寡廉鮮恥不過士大夫之罪而其弊能使國家覆亡何者廉恥

從良心而生清議繇廉恥而重昧良心則輕清議輕清議則決閑簡士而至於決閑簡有何 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爲哉頃者天地神明嘿啓 宸斷忽下考選科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窟批根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乃其間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曹椅其人大可異焉安性爲權門護法人人知之乃當朱宸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字樣而沒刻之矣突及中瑞成敎何也臣豈謂中瑞必不可糾哉蓋糾中瑞之心非也逐拙而爲用巧地

使宮府貫穿借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面諛矣椅當官無行人久薄之乃托詹沂有實受之請及侍卽楊時喬以躁進見誚含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豈謂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千人而爲傾人地使薰蕕不辨假建白以圖反射椅之疏自壯而其跡亦太章而險矣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敗羣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甚見之交章列之公疏臣意兩人具血性必閉閤思過杜門求歸以聽 皇上處分乃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論于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罪狀止有引身決去以俟公論之定若椅而塗面干冢繡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邪安性而强顏干殉圖之地過事何以論列國是豈不褻臺諫而輕言路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爲臣衙門惜也年來政本鉅頭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人曰觀此景象異日必有被參而公然不閉門者人

以臣言爲過然臣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
目擊之矣方意大僚中有之不料小臣亦用此法矣
方意他曹中爲之不料言官亦作此偏矣嗟嗟無良
忍愧衰世頹風今　聖明在上公論嚴明安用此
無忌之輩爲哉伏望　皇上發下諸臣參駁之疏
將安性與橘亟爲罷斥以爲言官不知耻之戒則用
舍決而仕路清矣若不論是非邪正一槩　留中
使諸臣身進言塞　國家不得收一人之用雖下
考選亦何益之有哉

豪璫倚勢蹈厥橫噬剝商疏

謹題爲豪璫倚勢蹈厥橫噬剝商乞　賜寃處以
正法紀事臣惟　朝廷設各草場招商辦買藀豆
以備諸蓄沿至於今盡爲宦官之窟穴矣尚恃有巡
視衙門得據事指名以摘其貪橫故各場宦官一掛
彈文　朝廷即下部處治然後此輩有所顧憚而
商民稍得蘇鮮　祖宗法制至嚴也乃有天師庵
掌廠內官王道者係故司禮馮保名下官借保勢焰
累積貲財先年掌場賊藉自知懼罪已辭廠在

其商是以偏其破家即立破偏其捨命即立捨掌場
十四五年來坑殺多少民命盜賣多少官草戕民誤
國罪難縷數況未經參劾彼猶慮一朝被言
天威不測若參劾之後安然掌場則其惡已宣公
行橫肆豈惟月中無臣等且不知有
此新商辦納之日痛苦就死之人安忍再嘗其牙吻
而厚被其毒虐邪伏望　勅下法司將王道盡法
寃治仍與前參貼場楊奎一同罷斥廢首從明法紀
肅矣

奸輔挑釁誤國疏

謹題爲奸輔挑釁誤國業有明徵懇乞　聖明亟
行究斥并議處桀驁貢夷以尊中國以保治安事臣
按輔臣李廷機斗筲之器鄙瑣之才閭愎之性熟軟
之腸豈惟不堪平章卽伴食亦非其質故未放卜之
先曾一具疏糾之　皇上竟違忠言採邪論使廷
機卒據揆席而臣等之疏未知一一具呈　睿覽
否然猶冀廷機拜　命滿欲後或者小心改步何
期一事不諳一票不中更加謬舛濟以奸詐種種罪
疏草　　公二
狀爲諸臣摘發已盡惟私交建夷一節始雖無心終
成辱國我　國家御夷不兄弟不和親不歲幣雖
兵馬錢糧幹理非人極弱極匱然而戎索在手操縱
自如蓋廷機以札文通之夷酋以印文報之何足怪者
　皇上爲　高皇帝守天下乃褻體忍詬庇一荒
悖無耻之夫爲哉近聞王錫爵申時行沈一貫三賊
串謀授計廷機堅卧圖燃又傾貲行間廣布流言密
蜚　禁秘無事不借無人不汚以熒惑　上心
微車價始而不奉　吉專擅遣官既而思脫罪邀
求補貢致令建州海酋語夷一闖而入關隘者千五
中禍正類臣竊謂　祖宗有靈必不使廷機火據腹心不利
白人開路費比舊更甚車價比舊每輛更增五兩堂
湖海遥制　朝廷必不使廷機之罪不容不問
是在　祖稷故廷機之逐不容再緩廷機之罪不容不問
　乾斷而已若建酋之敢于無狀則今日必

不可隱忍者臣查　大明會典一款建州左右毛
隣衛每歲貢夷衛許百人其餘二三衛站總計十六
七人不知何年新定海西千人建州五百人十月初
驗放十二月終止乃近例也臣以爲例宜變通
祖法無弊宜遣官宣論奴兒哈赤或令遷東撫按移
文與知除往事不較此後差來貢夷須用小心卑遜
不得似前無禮自取罪咎以示天恩仍裁減近例遣
　祖宗時朝貢止許三百餘人一切賞賚猶炤千
五百人名數如多增一人定拒關外不許放入蓋裁

人不過賞彼既不苦于來貢之少而此三百餘人更
換去來我亦以寡少而節制之易庶纍隙永絕體統
常尊全盛之天下不致玷缺於許人之手矣

梁南王元韜伯舉氏著

九陵陪祀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六世孫　燾龜厲爾校字

清明春色滿　皇州恭代　宸旒悉祀脩地勝
卿雲述虞壖林深湛露集珙球靈宮永夜熊羆守王
氣盤空烏兎流景命千年惟　聖代翠華彷彿雜
松楸

書懷

蹉跎嗟歲暮書劍兩無成中酒宜千日狂歌過半生

詩集　一

客來方櫛沐金盞宴逢迎聚愛東方子欵語起大名

九日初度郊行

秋清露白見蕭條策馬平原萬木凋客舍無臺供遠
眺名山有約赴僧招破囊集句酬初度野店尋酤慰
小橋却恨年年當此日菊英盈把轉無聊

小西天道中

秋山面面倒芙蓉是處煙霞卽暮鐘寺隱翠微開晚
霽樹留紅葉裊高峰自知才拙甘淹蹇備愛僧閑肯
過從莫道漫遊非　主畢清時選勝得從容

沙河道中同友人大風走西山諸寺

何事風相妬其如春去何鳥聲林外急山色水邊多
選屧聯高士飛觴借短蓑莎古來戎馬地我輩發清歌

獨坐臥佛寺

古樹插天青招提枕翠屏客來誰是伴佛臥幾時醒
階鶴閒眠雨潭龍夜聽經一燈聊借榻對影已忘形

宿萬佛堂

千章騰古木一徑扣禪關積雨翻泉急孤雲戀谷閒
山深僧自定磬罷鳥知還萬壑經聲動幽情獨倚闌

詩集　二

初夏日雨霽與何思館兄走西郊

楊花零亂鴈稀飛十里平湖接翠微久約看花徒閉
戶昨宵一雨送春歸

送陶不退之容城學

滇海雙鯉賦遠遊相呼相泣動　皇州差池毛羽
誰青眼歷盡風波轉白頭蓬島堂陶潛宜種菊登樓王
粲謾依劉君今去路予來臨帶下懸珠莫淚投

南郊雨中別不退

送爾從茲止臨岐不忍分窮途期共立薄宦復離羣

墜水幾平樹前山盡沒雲艱危如得句早付片鴻聞

其二

共作飄零客何堪失意行爲貧甘斗祿涸世累浮名
芳草先秋台愁雲入野平留君不肯住望氣起豐城

中伏晚坐懷不退

新月憐秋淨清輝墮地涼披襟誰共語得句欲深藏
世故中年淡愁心此夜長莫孤湖上約白幘度錢塘

立秋夜見月得之久雨後

夙雨依空散微雲傍月收放晴剛此夕對爾又初秋

候雁辭胡地寒螿喻戍樓年年客裡見吟浸敝貂裘

閒孫鄉友投青神令

我昔許偕遁白帝君今年少宰青神讀有清閒虛負
國何如撫字得親民栽花不必同潘令飛鳥應知達

帝宸蠶叢簡靜五弦鳴馬骨孤高一縣春

九日余生辰從弟伯方至自滇同登禘壇小酌

退如館兄請急還石首諸兄于雙寺通宵賦別

畢宿偏窮好銅駝不解愁但求天日見莫負
長安春色半招提執手留君意轉迷鴛馬自嘲疑戀
棧違雞始信不俱栖一擔行李惟詩草盡夜歡呼總

送何思館兄

勞歌一曲淚沾衣把酒相看萬事違眼底如君能有
幾又隨征雁向南飛

其二

十月霜寒薊北天攬擔近報楚風烟此行若遇梅花
發折寄平安漢水邊

憶何思兄

風雪度盧溝蕭蕭別後愁相思宜遠望頻上仲宣樓

送張孝廉下第南還兼訊陶不退

結社二三子流離苦不禁東西各異路去住總關心
天末音書杳名高毀譽深不堪揮淚別三疊發瑤琴

和曾退如館兄苦雨

大火流西夜商羊舞素秋長安成澤國薄宦慚浮鷗
長安春色半招提執手留君意轉迷鴛馬自嘲疑戀
棧違雞始信不俱栖一擔行李惟詩草盡夜歡呼總
別題莫道詞林迎送冷習池好聽杜鵑啼

滄浪浮生強半眞成夢

帝里塤篪酒一觴

寄訊何思兄

秋秒傳君侍板輿近來消息益生疎思爲世外長生客喜讀人間未見書鶴澤虬吟能自老鹿門卜築竟何如一時兄弟多零散日望東山理佩琚

宿中峯菴期戴館丈不至

禪宮載鑿鑰豈關曾約凭臨霄漢間一宿有無滄海月千盤明滅薊門山花開花落客稀到雲去雲來僧自閒燒燭待君杯酒盡夜深惟見鶴飛還

山　陵回經釣魚臺

河橋芳草又成圍駐馬班荆坐翠微紫氣遥浮承露掌綠陰高映釣魚磯柳邊春盡漁舟小水次風柔菜甲肥多少無聊看遞雁年年此日　帝京飛

送陳山人之大同

開君走塞上仗劍不求名牧馬閒嘶野降夷半在城殘春依路盡胡月向邊明欵市愁弛試誰爲一請纓

省中獨坐

涼生御苑雨初收坐對門松賦早秋　聖主垂衣無少闕侍臣封事每中留爐烟何日浮仙掌紫氣常時傍鳳樓糜食大官慙補報年年草奏待螭頭

送鄭太初疏發權奸被遣

孤忠一舉惜仳離雙泪深秋墮酒巵　社稷有靈鳴瑞鳳英雄何暇問妖貍凌霜勁骨青黃花燕去國香名落葉知借劒未成騰紙價送君應不負蛾眉

送鄧壺丘侍御按滇

今上垂衣四十年新招耳目足名賢幾人柱後爭傳草一個陲西去代天瘴嵐忽窮金馬出夷氛消盡彩雲懸遥知繡斧飛霜日墨綬紛投黑水邊

共二

旌節翩翩出鳳樓采風雄職壯茲遊人多白下三吳籍水接巴江萬里流望祭豈勞推漢使品金原自貢楊州昆池未可頻看刼細繪流民報　晃旒

春日省直

紫禁春和淑氣妍懷銀豪筆步東偏祇將趨走陪充鶯敢謂飛騰遂補天滿苑柳花香盡後數聲歸雁雨餘前西山爽色遥相對藉作霞觴獻萬年

渡溱洧

未登具茨山屢涉溱洧水二水日夜流遺愛不可起
去鶯若人飛鳥鴻儀澤止波及道旁樹削皮都僵死
寄言肉食者感歎發東里

邵城武穆祠

百戰功成一日休偷安忍辱事仇讐兩河義士皆胡
服二帝悲魂尚楚囚豈是書生能料事却緣奸相主
和謀黃龍不果留君醉赤縣崩沉草木愁

宿西平閻誌有儀封請見并晉冶鐵鑄劍蹟

山入西平盡雲連上蔡陰馬罷猶滑雪雁落不歸林
縹緲儀封轍泥埋寶劍鏽城頭生暮角寒夜動孤吟

上蔡道中

客路荅荳外泥沙上白袍春開猶忍凍溪漲忽生濤
抱膝慙龍臥彈官去馬曹日門春水滑新買一魚刎

邵店阻雨

渡河幾年月千里共泥途暴雪荒村急交遊近日疎
中朝無諫草故國少緘書行樂隨鶯燕春歸返敝廬

即事

野店泥深膝村樓雨入簷谷隨春亟寂風與雪相兼
晚雀寒爭墐殘梅手自拈搖搖單馬倦問酒就飛簷

途中

極目惟平地近人無一山草浮天際外路遶雪中間

早發

遠遊催早發曉色暗陰雲白草粘天濕寒花待日熏
吟鞭俱景凍春服近離羣之子浮光上相招共論文

古將臺

何代將軍築此臺森森殺氣薄雲雷可憐萬骨枯成
土只是登壇一令來

行至新息霽宴省丈以前頭詩相迎賦以答之

兩年踪跡謾相從訪載寧辭雪色穜已穫同是玄雲深隱
豹敢云紫氣慶猶龍登樓徙倚悲王粲倒屣逢迎有
蔡邕生死不忘千里約燈前直恐歎隆鍾

其二

回首長安色黯然逐臣敢乞買山錢當年諫獵同傳
草別後閑居各賦篇人到知音流水外夢回春色彩
雲邊須看此夜雖雄合更有揩光上斗躔

過新息賜彭侍御彭負氣節時久家食

偶隨春雁渡江皐千里風塵惜我曹驄馬君方工瘦
步青瓊吾已換輕裘從來汝海名賢集却望浮雲上
國高短髮飄蓬駈傲吏酒酣還欲贈虔刀

書朱仙鎮岳武穆廟壁

報國精忠刻畫虜將軍謀叛莫須無復讐雪恨春秋
義南渡君臣不讀書

仲春廿九夜聆霽寰

飄泊追隨感慨頻交情此日定誰眞汝南有月邀千
里泉上爲家度一春黃閣舊傳雙國士青山今是兩

閒人相逢直合持螯醉何必羊裘理釣綸

寄贈劉如野水京兆

憂國心勞鬢未斑幾年高臥指玄關清朝啓事人龍
集紫水開堂社燕還北海壺樽淹逐客中原豪傑半
名山盛名已震金甌下尚爲蒼生一解顏

答胡趨儆侍御

鐏酒遲留憶　主恩相看驚喜各生存名高抗疏
功猶在跡落深山道自尊尚賦當年傳鳳沼弦歌諸
子共龍門只今遼海方多事皆息如君六月鯤

春郊冠蓋坐氤氳祖道悲歌下夕曛杯酒錯陳開水
殿林塘掩映衆星文天南逐客憐芳草海外歸鴻隔
暮雲皂帽初安思卜築曾時東去惜離羣

與霽寰步浮光南城

風日城頭美江光映翠微誰家臨水杏花片上人衣
祖燕來期近湖魚出浪肥不堪頻北望矯首寸心違

答馬梁園并送南遊

龍德悲君隱出關千里遊鶯花三月暮烟雨一扁舟
直道存江海清光動斗牛若詢漂泊者王粲漫依劉

時春暮矣梁許二年兄追送宿焉廟遇大風
長風捲日暮揚塵二妙翩翩傍逐臣野館繁花春欲
盡疎燈小雨意偏親每憐歲月飄蓬過細數戈遊感
嘅頻强飯扶時君努力看山只許屬閒人

仝梁青六侍御遊山數日又送至光州始別

春郊處處饗倉庚憐爾驅車爲友生山色滿樓連草
榻松陰飛翠落碁枰交情不減溫泉熱世態何如積
雨晴東望浮光忽分首離羣征雁自悲鳴

霽宴兄追送五十里同賦志別
匹馬遊遊下紫宸玉皇香吏共前身樽中白髮能催老雨後青山不負人作別長途驚斷雁重逢餘閏倍傷春感勤送我江皐去慘淡風烟淚滿巾

附霽宴作

憶昔聯珂向玉宸風塵此日各孤身相逢海內存知已乍別樽前對故人兩鬢寒烟遙遠道劍飛紫氣度深春相期轉盼秋江上莫負叮嚀淚濕巾

再遊大梁

纔從汝南別復向大梁遊荏苒馳千里行行渡一舟殘春堪作伴急雨忽過郵柳絮飛輕雪鶯聲滿畫樓養花天放霽調馬地偏幽冶女香鈿墮王孫錦勒稠

澄湖浮彩棟朱閣蕩華旌尚嶽中天壯黃河左臂流西涌雲斷續東海日沉浮戰陣金元劇豪華梁宋留雁池春寂寂兎苑草蕪蕪馬卿徒病免枚叟亦冥搜

醉扶梁孝竹痛哭侯嬴丘遂有山陽作還生平子愁

追送志衡表丈至林邑不及遊黃華洞

天涯飛蓋莫辭從踏徧春山第幾重馬到長安猶十

一臥三千年斯文畏若路

薛明府邀登大伾山

積翠依城見伾山風流茂宰共躋扳中原故道登臨後此日吾儕杖屨閒砥柱孤懸滄海上浮丘半入市廛間古今人物同遷謝把盞蒼生一破顏

岱山與宋侍御繹田年兄抵足言別得足字

今上側席時同升中秘讀子才逾八斗落筆風雨速情好既已深裘肝仍與暴掉臂出鳳池回天勤補牘蠭修自包容塵陛辜迫歷元死誓不回妄意垂帛竹爲惡懼不可爲善那得福予既飽毒拳吾更遭怨讟

世態煆凡情同調多反覆掛冠刺扁舟訪君泰山麓

執手天門峯感激發痛哭歔欷侵帝座長嘯振林谷

新搆悠然亭館我勸卜築瀕行不忍分長被相抵足

中夜起浩歌星斗光離陸別後忽經年積思周二六

策蹇踰華巔窮濟登王屋親見數仙翁採芝駕文鹿

願言與偕遊倏離追逐歸來里一丘蘇嶺騎黃犢

一朝秋風生懷念鱸魚肉布帆烟水輕蓬髮菰蘆禿

毀譽總菩提虛空揮矢箴惟有知心人牛背烟雙目

餞舜走千里寄寫此幽獨

力窮盤徑俯平蕪六月寒生暎遠湖亂石空撐雲出

沒孤桐拈去鳳來無秦碑剝落苔爲篆孔室虛明月

自鋪直欲乘風駕雙鶴吹笙人已近蓬壺

自衛城徑走百泉

日汲過井邑探奇不入城看山宜暮靄臨水自空明

香稻和雲秀孤航罷釣橫北條此最勝何異江南行

堯夫嗣畔謁孫登想見無言鑄步兵華表飛來傳白

鶴病龍瘞起爲蒼生兩山立壁騰清響千古荒臺起

大名世上幾多坎壈事先生一嘯總皆平

望太行作時王九陵同行

朝別臨淇川驅車太行阪秋淺餘熱毒策蹇頻宛轉

抽簪四體輕訪隱百慮損村翁指林慮白雲吞絕巘

溪水泛黃花仙源知未遠人世幾光華塵勞苦不返

好同王彥方一飽胡麻飯日入紫煙浮相對空山晚

九日寓太行濟源邑余生辰也不見菊花感賦

四十餘年鬢色蒼深山蕭瑟簡丹方王屋有仙邀獨

夜濟源無雨過重陽木葉飛飛迎馬赤菊英的的傍誰黃憑高不盡重遲首遠雁書空度北邙

新安道望王喬仙洞即嵩柯處

遠眺王喬碉蒼煙掛碧蘿閒中無甲子世外有山河對奕方終局旁觀已爛柯未分黑白處勝敗竟如何

陝州途中聞袁六休王秦試回孫華山觀砥柱喜其久別相遭

潤別中郎久三山運爾看途窮知已至秋盡敝裘寒雍地能熊羆貢蘇門禮數寬近來吞大藥一味不爲官

其二

聞君留太華我亦上青柯往事隨雲盡新詩載道多相憐有砥柱獨嘯對長河此後詢生計漁蓑繫葛蘿

函谷關懷古

函關阨要霸圖灰柱下書半去未廻驄嵐千條盤地勝洪河九折自天頹古今龍戰人安在名利雞鳴客又來百二幾經曾失險奈禰元是不舉才

登華岳

三峯連嶂蓋干霄身在青冥緣片毛玉女洗頭雲髮

跋跚大士背巖扉草樹離離佛日輝面壁幾年能透石渡江一葦爲傳衣三花香散飛黃葉五乳峰高上翠微夜半風鳴幡影動誰知隻履未西歸

登嵩山懷汪霽寰

中天峻極萬山低六十餘峯競秀齊黃蓋祠前吹笛過錦屏頂上采芝迷香生漢栢風千古寒落秦封月一discard汝水美人遲不至雪花飛盡送輪蹄

泉上爲園一畝餘曾栽蕢桂蕘伏疎開渠繞宅圃通
艇纏竹成籬好著書張子敢矜舌尚在虞卿莫問窮

新鄭遇朱武庫年兄敘鄉中事

滍淯河頭慰所思十年京邸雁書遲抽身去國一疏
匕促膝談鄉雙淚垂永夜已無青瑣夢名山更與白
雲期故人贈賜丹霄合爲報烹芝可耐饑

其二

崧高東下晚陰陰故舊遭逢損客心君挾壯猷開武
庫我持別調抱孤琴中原道路成冰雪南詔兵戈自
古今直恐縱遊歸未得蓧門帳望彩雲深

途中偶成

憶昔抽毫侍　至尊晨昏草奏達天閽歸來白墮
歌蓬鬢落得青山對酒罇移竹自開成蔣逕種瓜何
必傍都門永會田父間相答人世升沉總不論

汴梁懷古

風沙莽莽莫雲橫王氣消沈四野平梁苑空臺飛潦
雄夷門無地老候嬴林皐東壓三山雪燈火烟生萬
井城惟有東流汴河水淺淺歷盡古今聲

山遊回詣泉上

十月小春候山亭冷落餘黍差石勢出混漾水光虛
抱甕時澆菜持竿亦釣魚昆池殊不惡何日賦歸歟

送友人荆南采藥

江漢關心地蕭蕭去馬班還丹須九轉采藥歷三山
雪散依南薄風汎入莫殷應知歸路急春鳥叫繙蠻

巳酉除夕

河朔寒霄露共城斗柄明琴書還舊隱臘椒柏動新正
犬馬徒增齒林泉亦妬名異鄉愁不寐燈火看花頰

元旦

鳴珂獻頌憶朝天袍袖翩翩惹御烟一自秣駒空谷
後祇留遺草　聖人前辛盤五色春王候柏酒三
杯緒佛緣華勝不須遺傲宷八風異向且占年

與舅弟泛百泉

千頃滄茫夕照低輕舟載酒聽黃鸝鷺鷗有急來前
渚鸂鶒無端下碧溪蘇嶺臺空雲漠漠百泉雨罷草

萋萋一樽與爾同高閣苦人間物未亦

其二

碧樹澄湖五月寒孫君嘯後嶺雲殘湧珠日沸鮫人淚皷枻新裁漁父冠笛裏關山雙灑涕鏡中樓閣一凭欄留連若為煙波麗飄泊誰憐兄弟難

流寓泉上相成別業此後踪跡莫定賦此紀之

小築初分水曲西為尋長嘯此幽栖遠山雲破千峰出夾岸烟籠萬木齊竹逕未栽醒酒石草堂真對浣花溪扁舟白月無人供睡覺惟聞鳥亂啼

其二

抽去朝簪不種瓜小園生計在桑麻数椽已結山泉勝三徑猶舒春夏花尺素故人看漸斷釣磯新水日交加自持白法甘空寂嬾覓仙君勾漏砂

亭前池蓮開甚值大雨後立秋

銀漢年年接御溝客身此日付孤舟雨晴山岫青堪摘霧捲湖光淡不流十里蒹葭辭濼暑一池菡萏入新秋白雲儘足供怡悅却怪張衡賦四愁

其三

天上元來嘆索居滄江垂釣忽秋初幾家擣練聲方動何處吹簫思有餘黃鵠岸空虛緼繡流螢入戶靜琴書世情轉逐年華變滿目芙蕖不負予

抗疏清朝出每遲變名吳市　主恩私不妨野老時爭席始信源泉可樂饑蘆荻蕭蕭秋氣早芙蓉淡淡月華移李膺忽起江東興為報蓴鱸更莫疑

早秋庄上偶成

秋動客心驚湖山入眼清橫塘鷗鷺跡暮雨芰荷聲僻地宜高臥深山亦如名收綸開抱鄰里吹任紛爭

李伯謙招飲白雲寺

愁病經年忍未歸幾回僧舍更依依上方絕嶽雲相待石逕深林葉乍稀恐負名山初命屐新裁薜荔亦成衣秋聲同是他鄉客小酌疎燈坐翠微

用韻寄別王茂才

客即年光已遞秋書來寒壓百門流　朝廷有道休存舌泉石無機好到頭曾向嵩高從子晉莫辭濠上訪莊周江南儘可消愁病何日相携汗漫遊

虜厚城空衆已乏出奇幾度摧堅甲將軍豈更習孫吳忠憤腸中足兵法

醉翁亭

醉翁亭子結山阿翁去吾來載酒過谷鎖寒烟樵徑渺林藏脩竹鳥聲多聽泉不厭頻移席題石何妨自放歌興盡莫辭歸路晚更邀明月掛松蘿

聞鳥衣鎮謝邈原有仙術走訪之及至逝數日矣因賦聊諧蹔遇悵然有賦

平蕪烟暝夕陽微朱雀爲橋尚不飛忽起馬頭山白米故遵河渚老烏衣長生方外無消息大隱人間有是非回首滁南舊遊處群峰歷落思依依

同劉靜之放舟訪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諸君子

雙帆南下指雞楊草色如茵酒旆斜陳夕陽黃鳥不來砥俗耳綠楊空繫斷人腸救時更有如公輩孤節何妨委道旁世事看來堪痛哭莫辭千里問行藏

同靜之兄詣東林講席與涇陽景逸本孺啓新玄臺諸君子談易并讀鄙報有賦

竹下生薰風偶然涼月至風月既交輝群賢亦相萃小酌送餘杯披圖搜易邃晝外覓庖犧指歸拆天地世事紛多岐吾道自未墜明夷貴艱貞燥濕各從類所以偏伯手不灑新亭淚

金山與范太蒙銓部對月得金字

把酒臨浮玉何年更漏金樓臺懸蜃氣鐘鼓動鼇簪江淨月轉白雲廻僧定深焦山如有約雙桂砥波心

鶴林寺有唐人因過竹院句

江風吟夙雨海日挂脩廊欲覓浮生句殘碑補破墻

宿焦山次楊文襄公韻

疎鐘松際落芳草客邊長坐久僧來話偏宜竹院涼

曾經兩度謁焦生臥聽江濤夢亦清洞口雲歸迷竹色海門潮落度鐘聲僧留野鶴新爲伴我愛沙鷗晚結盟醉後一瓢祠下水肯將無事易浮名

書僧野鶴壁

依山成小築玩世等浮鷗鶴夢初驚客雲陰忽滿樓飛濤喧夜靜冷月印江秋惟有禪心在惺惺不逐流

雨餘巖岫放秋晴斗酒褰帷訪戴行十里江光浮樹
色一庭空翠滴泉聲爲烹紫蕨同僧飯猶有黃鸝向
客鳴却怪千年招隱後蕭蕭虛負桂叢生

哭汪霽寰省丈

雙鬟瑣闥憶　君恩執手河梁濺泪痕李杜齊名
甘罪譴范張失約愧生存清朝有疏推司直豪窟無
香爲返魂北固山顛盡一慟忠臣無命謚臣尊

文文起山房

精廬滿山色水樹淡幽森萬竹搖空翠群禽噪夕陰
同劉靜之訪趙凡夫山房

凡夫心許大丈室結幽岑竹窓留香氣林虛透磬聲
煮蓴常供客面壁自安心亥度曾偕訪談鋒入夜深

宿天池寺

笑渡虎溪高縱目虎溪却在萬山麓憑欄下界有飛
鳥繞徑松陰忽逢鹿匡續廬邊佛火明文殊臺上慈
雲宿天池夜半龍歸來風雨呼聲振茅屋

過江夏問郭明龍宗伯病

無憐春自到入古意偏深觸緒
同劉靜之訪趙凡夫山房

凡夫心許大丈室結幽岑竹窓留香氣林虛透磬聲
煮蓴常供客面壁自安心亥度曾偕訪談鋒入夜深

宿天池寺

笑渡虎溪高縱目虎溪却在萬山麓憑欄下界有飛
鳥繞徑松陰忽逢鹿匡續廬邊佛火明文殊臺上慈
雲宿天池夜半龍歸來風雨呼聲振茅屋

過江夏問郭明龍宗伯病

宗伯憂時鬢欲皤幾年家食意如何晝懸金索絲綸
秘曉闢銅龍啟沃多灑灑東山閒謝傳神通丈室臥
維摩祇今　聖主思耆舊一爲蒼生起積痾

哭幻然長科邀飲黃鶴樓

把酒高樓坐夕暉江天一碧鳥聲微漢陽樹客晴猶
見鸚鵡洲沉久不飛望裏山川渾欲散吟邊烟雨忽
成圍墻東避世眞憐子才落風塵便息機

漢江觀釣者

頻年羈漢上漢水亦相因本脫垂知響江空月更親
永懷不寐夜萬里未歸人何似滄浪客烟簑穩釣綸

諸陸州哭雷何思館兄

我昔遭讒去國年君來灑淚百門泉豈知患難肝腸
友倏作雲霄變滅烟身後無兒一親老豪頭有草萬
人傳鹿門卜築成虛約目斷襄江啼杜鵑

其二

才名燁燁重絲綸痛念交遊得幾人亦有王郎同白
馬可知陸子是前身祝融峰坼天無柱爾雅臺空夜
有燐一奠生芻憐後死苦無生趣到江濱

走石首哭曾長石館兄
三年消息總浮沉此日交情死別深天上樓成揮彩
筆匣中草就重黃金驚人已遂先驅志用世應憐未
窕心潸滂江城風雨黑不堪哀慟理亡琴

登君山次孫道甫中丞韻

澄湖暴漲水天浮隕石爲山靜不流萬頃烟光迷雁
陣數聲笛唱起漁舟月移錦瑟湘妃怨波撼星河賈
傅愁十二峰頭頻悵望閒吟如出岳陽樓

自君山泛洞庭回華容

未聞洞庭樂特犯洞庭洋九水吞爲腹長江曳作腸
微波如屋起浴鶴似人長望望巒仙近蒼茫樹幾行

游華容東山慈劉忠宣公草堂

東山雀氣鬱嵯峨疋馬閒來問薛蘿衡岳峰高雲影
接洞庭木落雁行過前朝著姓松杉古昭代名流閥
閱多寂寞草堂風月夜碩人去後竟如何

仲宣樓與官別駕言別

樓上陰雲散女陴城邊衰柳拂行扉登高況是思鄉
客賦別何堪落木時叢菊未開游子遠寒砧欲起候

山中雜詠

醒起看山曉露濃江光樹色轉朦朧一聲啼鳥冥煙
破人在湖陰第一峰

其二

雨霽林開色色佳荷松坐石掃殘霞道邊拾得無根
草不受春風自着花

秋仲同王九華劉繼塘泛洞庭

好友歡同事孤舟興不違湖清雁初到葉落人未歸

曉日衡波起漁炊隔樹微何當挾羽翰八百任雄飛

泛湘江

湖盡入瀟湘琉璃水氣香賦成投屈子日夕聽滄浪

短棹青峰外長沙碧樹傍今宵苦無月把酒問蒼茫

過長沙

長沙萬竈動星文碧水丹崖迥自分賈傅故居南浦
月湘靈清瑟洞庭雲風驅晚日颯千里秋入寒空鴈
一群此地從來滯遷客鐘聲幾度隔江聞

望衡岳

湘江清未了衡岳望中高雲氣蒸孤嶂嵐光墮野袍
秋深不度鴈路絶許通樵好伴長源去讀書隱二毛

衡山簡陳景亥館兄

杖屨飄零轉自堪空心妙法得瞿曇尚平五岳方游
四下惠一官不待三白日浮雲贍冀北扁舟落葉卧
江南栖眞蜂下陳夫子好向烟霞十夜談

謁胡文定公書院

直節方時用深心老嶽根非圖仁者壽獨定聖人言
豹隱文愈變龍潛道自尊南山青峨峨千載暎衡門

半山亭

萬山迴合拱虛亭僧衆蕭條卧紫冥松下香泥留鶴
跡瓶中淨水注龍腥即看遠岫迷雲夢却數歸鴻過
洞庭枚築直先昏黑上五峰漸近見眞形

登祝融峰頂

開闔雲光隱玉除崔巍積翠萬靈趨秋深龍虎埋幽
壑夜靜旌旄捲碧虛南嶽夫人拂鶴駕匡廬使者報
金書乘槎已到銀河外天上何須覓索居

我行衡山中得如十日約秋淨恣遐搜風雨殊不惡
朝叩石室扉暮承幽澗藥揮手招飛霞竦身待鳴鶴
泉石眞太奇仙靈何寂寞水簾門常關珊瑚芝難索
懶殘避深巖消磨讀書閣亦有魏夫人雲璈久不作
煙霞滿千峰心遠醉寥廓名山空手回濁酒還自謔

浮湘回舟

滿江碧雪下高春九折廻環七十峰多少魚生子獨
鴻賓到日噴芙蓉僧回別浦逢秋月客

在孤舟聽岳鐘始信湖南擯逐避世好携琴鶴卧雲松

學釣魚

遊罷名山興有餘松舟衝浪賦歸歟一秋載道那看菊此日停橈學釣魚籬落人煙含晚照蒹葭月色動輕裾少陵眞得幽栖意錦水持竿獨先予

舟中即事

天末凉風動歸途苦正長雲底不放日水淨已經霜夢斷蘆花白樽空橘子黄楊帆前去者曾否問瀟湘

買魚

詩集　　五六

搖搖睡不足强起攬卷書懷古意未得埋名道有餘薄宜來肆酒肥問出湖魚莫謂官長索看吾一老漁

身閑

身閑無一事地僻景尤佳水鶴窺魚過隣舟傍樹還高天人獨倚靜夜月初使漁父能通語吾謂爾知機

哭王鏡予侍御年兄

木天入子重恩皇十載升沉閒自傷雄戟一經搖海岳聲早已震嚴廊虎亭雨暗孤鴻斷鷁子沙飛落日黄旛淚爲君江上墮何年秋冢踏青霜

哭王敏生翰簡年兄

音容夢裡忽忽見消息驚傳數數真鳳交情未忍比今人青騾驄去猶仙從白馬奔來一逐臣腸斷白溝風雨夜墓邊秋草照寒燐

送客

巢翠乳燕去荒院落花稀送送客已盡行行身未歸蛛絲愁自網螢火灼還飛一臥滄江上經年獨掩扉

哭劉靜之年兄

棟折山頹吾道孤餘生爲爾欲捐軀凌霜勁骨年來瘦憂國深心血盡枯嶺上寒梅春忍凍湖邊怨鶴夜相呼交游屈指兼師友北斗南來一丈夫

詩集　　五九

其二

病裏傷心別更愁忽成異路斷相求人間是處難施足泉下諸公且并遊知我深恩今劒子安貧峻節昔黔婁素車思待他年赴直恐蕭蕭墓木秋

哭顧涇陽先生

絶學傳千聖微言翼六經不難身在隱還恥獨爲醒里巷罷歌市朝廷失典刑憶公不可見仰首望天墀

其二

道重斯文在身亡正氣消空言持國是啓事監官僚
靈爽歸天闕忠魂繞
同調

送友赴京試

猿臂應無種龍韜合有謀賦詩不退賊晨華誓封侯
一箭雙鵰落全功獨馬收中宵頻拂劍起舞看旄頭
聖朝要離休近冢拳札自

書懷

隻身血戰已陳匆到處飄流問卜屈敢望曹丘揚季
布却憐張耳負陳餘長心短髮功名誤白石青山禮
法疎屈指交遊多厭世天公何意獨遺予

其二

阮籍無端浪泣窮高天空濶仟冥鴻無功不耻屈關
外有夢何曾入雒中十卷楞嚴初悟佛半生襪襪漸
成翁而今空有皮毛在懶向風塵作轉蓬

寄京口友人

浪跡不禁雙鬢改知心今復幾人存三千里外思君
淚猶與長江到海門

立秋夜

歸興年年旅泊秋今夜一夜上江波空階月墮銀河
淺仙掌雲浮玉露多一塞雁來來人欲老楚砧初起客
如何張衡此夕添愁悵望高天發浩歌

楚中送友人還滇

帝里風塵會吾鄉道路難壯心緣客損歸夢入秋寒
夜嶺猿聲急孤樽雨色殘青雲多故舊相慶一彈冠

鳳池文藻擅雄名忠義尤憐自性成世以安危占謝
傅 帝虛心膺待阿衡舉摧天柱林皆白星落江
皐夜有聲黃鶴樓邊雲慘闇何人不爲痛蒼生

輓薛亰臺主政

抗疏聞高節過江始識荆亰心無俗格古貌任天行
道誅龍還臥桐枯鳳不鳴歎爰知有婦正被殮先生

輓劉雲嶠少宰

風塵慘淡黯行旌報國孤忠慟未成啓事祇今虛左
席矚邪登以布先聲從來威鳳多凶折自是窮奇必
壽榮我有千行連血淚哭君端不作驪鳴

長安友人書至
書來長至後人臥少徵邊時事都緘口虛名媿補天
致君宜讀律十隱可須錢南岳新成草憑誰寄幾篇

武陵泛舟
幾片江邊石煙颺望裏迷鷗群春水滑犀渚晚雲低
山勢俱飛動仙人總寄棲笠者朝夕武陵溪

次韻訓揚文弱國博
久客經秋滯一舸玄心時共語窻雞新詩咄咄驚駒
動舊識依依過雁啼江館夢回高葉墜山城路杳暮
雲低欲知此後相思處回首秋風郢樹西

宿辰州
遠塞雄三楚長山散五溪水從諸洞下雞在隔江啼
夜雨清蠻障歸心滯馬蹄夢中見新息瞿鑠轉舍悽

貴嶺
戲蛟年來總不驚千山秋色送行程朝酲茆店聽雞
叫夜宿蠻村帶雨聲碧樹叢中紅葉亂青峰斷處白
雲生歸家賸有雙蓬鬢又被繁霜點數莖

山菊
山驛叢叢野菊開蕭然不厭伴蒿萊秋風空有摧殘
力客路誰憐隱逸才旅雁過時香自遠征車停處晚
相催爲君好下栽培手移向陶家佐酒杯

汎撫仙湖指孤山用壁間韻
閒賦洛浪閒濯緩湖山蕭瑟起秋晴山當孤處群松
伴湖以仙名一鶴橫薄霧初收霜葉落微波不動夕
陽平扁舟莫訝來何暮爲挽洪濤欲洗兵

望昆池
昆池五百里遠眺一盃水年來兩度看波光消長只如此

寄吏蓮勺侍御
香案曾同侍玉皇歸來萬里類投荒風霜抗疏無毫
補鴛鷺聯班引夢長莞水秦關鴻信杳岐眉雞足馬
蹄忙思君想在雲霄上落月紛紛照屋梁

寄丁長孺儀部
雙鬢蕭蕭老百蠻何功敢爾望君閒狂奴故態驚猶
在破衲家風笑是頑塊坐消澆濁酒生涯一味落
名山浪遊自顧僧多髮縹緲高峯擬共攀

太華寺

孤蜂到影夕陽斜搖落珠林翠欲遮是海廻潮春日
月空王古殿鎖烟霞漁燈初照四三點春色高凭十
萬家起滅不須悲世界刼灰今已被桑麻

進耳寺

別是幽栖地塵無塵氣佞佳山名進耳勝蹟且休心
樹色依綫閣禪聲曳遠岑傳聞有靈異夢幻到而今
卯竹寺有詩僧本無

秋山寂寥少經過地迴烟嵐淨薜蘿卯竹種時僧有
願曇花開後海無波繞厨供水穿雲細聽法靈犀傍
曉多況值詩人如鳥瘦留連不覺日消磨

古庭大士塔院

萬松青處塔磷峋凜凜鬚眉骨未塵五葉花開春色
徧千江月印法輪新迴還彼岸慈悲筏梯模人天堅
固身東有蓮峰同住迹杲然出世兩間人

山居

一片空明照夜陰倚闌不寐海雲侵月移有怨湘妃
瑟風動無絃陶令琴長路半生皆幻泡擬文十賚發
深心山間天上元宵壞安得仝怪半來金玉音

莫謂行藏易從知吏隱難會心關聚散適志在盤桓
城市山林僻賓朋禮數寬引泉成沼曲建閣出林端
簇綠齊千種翔風竹數竿蓮開君子黨笋勝大官飡
宛窈通蘿徑蔬畦覆石闌飛觴移桂棹拄頰對烟巒
海擁群峰合川廻六月寒醉同魚鳥樂臥作龍蛇蟠
唾彼三語椽渺哉九轉丹　主恩恐不免未遂慾所安

九鼎山

巨靈手持并州剪碎　斷芙蓉作九峰棧閣有僧家絕
壁巢雲想鶴戀疎鐘猿梯倒挂溜聲急佛火孤懸暝
色封倦倚山樓不成寐滿空天樂起蒼松

雞山雜詠

穿雲度嶺不知歸是處梅檀隱翠微多少閒僧對補
衲野花飛上水田衣

望蒼山

十九峰聯踞兩關西天在路可通還還當時白馬馱經
者到此呼爲小雪山

三塔寺

山海此據勝薄游愜素心人知三塔古我愛萬松陰
留定香烟細花殘草色深晚鐘因客發聲響滿空林

蒼山寄胡慕東省丈

盡日看山未肯休此身何地足淹留懷人夜雨春花
畔聽國雞峯鷲嶺頭尚予功名終汗漫虞卿著述只
窮愁何時同醉青柯色悵望長河天際流

別李京尹

京華一別幾經秋問水尋山肯臥游搜僻共參王烈

石登仙還上李膺舟升沉世局浮雲外離合心旌落
日頭回首相思三塔迥蒼峰無恙洱西流

山遊回廣霞以詩見訊用韻荅之

翠嶺山前方滴翠蒼峰海上夜堆藍穿雲且得同僧
去踏雪何妨着屐探境遠南州通水月地隣西域足
花禽年來踪跡眞成誕欲我周旋厭盡簪

天寶戰亡士卒塚

太平權相欲宣威將士捐軀萬里征魂那伴捷書歸

山樓成

山樓小搆切巖阿牖牖虛靈受碧波絶嶼烟生埋虎
豹長湖風捲立黿鼉側身天地時懸榻謝客冬春自
放歌濁酒可邀田父醉白駒漫擬碩人邁

澤畔

澤畔江湍意自舒扁舟出沒水雲居騎霞仙子月明
下戲浪神龍夜靜呼羅雀眞同翟氏第盤鮮不是武
昌魚故人天末成寥落去國虞卿好著書

山中咏懷

富貴若已定苦樂審所之伊予辭瑣閣忽忽七週期
登山不成隱涉水動遲思代馬嘶北塞越鳥眷南枝
卜落三畝地築向撫仙湄絶無長者轍樵漁相追隨
山不畏厓溪不厭紛披日高理蓑釣天寒炊扆屢
妻子不我與徵尚天地知人世無百歲勞勞亦何爲

其二

讀書未卒業學劍常起舞薄宦歷江湖中年返故土
暗茲倦飛鳥亦自戢毛羽蕭然四壁中卸脫軒冕苦
雖無貴客交感慨發今古何亦不清風何月不洲渚

唯有無事人乃爲風月主索肉任烹鮮沽酒時得詹
清福當長生玄造恣所取

其三

山中何所有酒熟雞亦肥飽食安閒步湖碧忽成圍
行行採殘芰裊裊爲隱者衣身隱甘寂寞道藏愈光輝
避險雖已剝一陽尚希微古來遠害士所貴在知幾
況有山水樂對之可忘饑

山樓夕眺

萬里炎方隔帝州青峰碧水自丹丘桂生屋角堪招
路臨濟兒孫棒下宗佛鳥聲中金像現雷公洞口白
雲封他年瓢笠來相訪知在榮華第幾峰

送周都事還吳

四牡騑騑上　帝京消魂猶自壯君行黃催簡菊
人千里紅落霜楓鴈數聲左海此時籌輓運東山何
處慰蒼生已知早負邊才望爲挽天河一洗兵
蜀僧久住蜀榮華山入滇應募談榮華之勝遂
而賦此

戴髮連鬚一遯翁問師何事得知儂錦城山水西方
路臨濟兒孫棒下宗佛鳥聲中金像現雷公洞口白
雲封他年瓢笠來相訪知在榮華第幾峰

隱雁斷天南不遞秋四壁流生高八詠五湖范子縱
扁舟傷心落木隨流去不盡烟濤重客愁

江川曉發

晨雞初報罷客路逢江行野樹衝人立長湖入眼平
霏霏雨雲向姑蘇惜別匆匆贈一圖君過九江方展
看淵明曾見督郵無

寄閔廣山銓部時有星變

冬盡南中雁陣疎聞君新闢羽岑居山公罷去無衡
鑑中散慵來自鼓琴心喧澗溜雨足挂山城爲問閒居者叱車何所營

秋夜宿樓山

寒岩高處宿深秋悵望遥空動客愁啼鳥按更山月
缺殘燈映楊野螢流浮沉陸海雙蓬鬢咫尺銀河一
釣舟便欲蹇裳謝朋輩似聞笙鶴白雲頭

水明樓有懷

清夢遶遶轉自愁懷人獨坐水明樓消磨歲月憔青

眼領略江山對白鷗春動長湖波沸立雲開遠岫翠爭流雌雄共指豐城劍紫氣虛傳上斗牛

元日

王正又報履端期猶憶鳴珂侍　上時玉漏聲催鵷鷺集簫韶樂奏鳳凰儀辛盤出案迎年早梅蕊浮杯到手遲却望五雲紅日近　天顏開霽野臣知

送友人之廣文任兼簡普安董侍御

最惜蚤春去兼聞百舌鳴山茶開已烱路柳裊相迎複嶺雲烟合盤河瘴癘清應知遠方士一變魯諸生

其二

海隅逾人日山城動使車只愁春盡處未寄雁歸書疎雨虹橋外飛花祖道餘碧雲高臥客出處竟何如

寶洪山別僧

雙屐探靈跡孤笻躡寶洪連床宜軟語開閣快雄風智焰燈前續娑圍句外通遠公雖禁足相送虎谿東

春日假寐山樓

松葉成城靜有聲草堂偃臥東方明茗盆木榻家風舊滿酒竹萌氣味清夜雨茶消山霧重春浪易動湖

冰輕古人斟酌四不出吾亦閉門尊吾生

山居

已知客少常扃戶爲怯春寒故下簾却看梁間雙燕子來依華屋戀茅簷

昆池咏茶花

薄暖輕寒別有天名葩開爛政嫣然千條浥露嬌無力萬朵酣春醉欲眠掩映綠莎調馬地迂迴芳港釣魚船看花莫待花殘去把盞消魂興自騫

其二

斜倚高臺曉旭烘迎春破臘故叢叢誰家羯鼓催粧罷是處鸞簫佐賞同楊柳三眠猶襯綠海棠一覺政偎紅南園多少閒花卉自穢塵容怨化工

其三

流艷垂光照綺疏幾回春服頓香輿分心已露衷藏赤磬口如防齒頰疎墮地錦裀迷蝶展臨池清影浸寒蛩朝來好把繁英拾軟賦猶堪二八書

其四

踏破名園倒接罹堆紅貼翠日初遲旗槍戰鼎花萬舊滿酒竹萌氣味清夜雨茶消山霧重春浪易動湖

蓋綠線牽風葉底枝正視頓令人易眩曉妝不使蠟
先窺所思不至閒開落墓負春宵又一期

晚春江上作用韋蘇州寄鄧道士韻

春晚閒遵江我亦江上客啣杯憶所思獨坐埽松石
布穀勤催畊悠然空山夕唯有波面陽出沒知踪跡
未離褓褓中那諳冥泉道寸衷慘分割雙淚已枯槁

謝武林參藩于滇兼攝學政文章風裁宇慕之而未晤近擢粤西憲長賦此送之

泰山宋年家子萬里相訪詩以送之兼簡公周庭年兄

岱宗東望鬱烟嵐十畝閒閒轉自堪但得似人殊足喜況逢知已遠相探寒山匹馬賓陽去清夜胞雞共

客談爲問五雲天上客可知太史滯周南

冬日再宿山樓

不到滄洲近一春烟波寂歷罷垂綸木聲入牖喧猶壯山色宜人晚更親棄落花開爲授曆鷗來驚去作嘉賓中年萬事俱成懶華髮清樽可賞眞

哭亡兒

吾出兒眷戀爾亡我何依徃歲阿南天吾久欲同歸倏復聞尔死老魂驚亂飛天道不可問人事轉日非不能永與食誰爲寒與飢九泉遇爾兄相携無相違

其二

人生死亦常獨爾喪何蚤人子死亦常獨爾遺宇老可强支毋慟不自保永訣不相遭恩愛何草草未離襁褓中那諳冥泉道寸衷慘分割雙淚已枯槁

謝武林參藩于滇兼攝學政文章風裁宇慕之而未晤近擢粤西憲長賦此送之

騷壇冷落墜風雅千秋大業屬誰者君探驪龍獨得珠紛紛鱗爪空遺下携琴駐節金碧間日霽霜清案牘閒洱水烟濤邀翰墨彩毫題徧點蒼山遲方幸復

藉宗主凜凜風裁治時雨文章隻眼已還醇士習一變皆至魯四牡騑騑指桂林幾回徙倚對商參我住深山何以贈深山惟有白雲心祇今遶左事孔棘烽火直達甘泉側蚤將名姓覆金甌一舉　朝廷生顏色疏陳奇士奏吾　皇長纓繫致左賢王謝安破虜方談笑山中野夫穩睡覺

憂旱語

冷突無烟處處村榆皮剝盡到桑根饑腸未實官租急夜半猶驚吏打門

其二

去年苦澇高田熟今年遭旱高下無指望二蒋埋怨
急二蒋相望就乾枯

其三

前刀無米糶大女今朝羅米典小子兒女易盡米難
求手把金錢徒餓死

其四

赤日燒空雨不來雨來却被風吹斷三點五點若更
籌千里百里成塗炭

夏末泛蓮池是日有妓

林塘宜窓閣荆扉籬鼓容與震翠微狂客幾年驕白
鷗在人一笑落紅衣高流絃外魚知聽風雨雲邊鴈
到稀創憶西湖當此日采蓮船載夕陽歸

湖上立秋

生涯鎮日對澄湖放下琴書一事無水色遥連銀漢
盡劍光高射斗牛頭徂東門漸覺庚生老衛國終須寓
子愚烏兎還飛旅又化酒醉空自說胡雛

其二

閭道賊酋抗上邦杞憂深夜對寒釭心懸捧日真千
轉髮點繁星自一雙秋動只愁弓馬勁謀成未報羽
書降中興誰是郭元帥一戰長驅黑水江

其三

風翻浪起雪爲濤山擊雪濤觀不足別有肺腸矢勿
告壁上常懸太古音巍巍洋洋三弄曲曲罷徵聲高
桃眠醒來蝶翅猶翩翩攤書更會古人意讀至心閒
眼抽刺屋角蹲然一釣磯絲竿牽動驚鳧飛荆妻稚
子相嘲訊床頭酒熟待魚肥西山衲僧邀題石南隣
野老頻爭席扁舟訓唱水雲中肯逐輕薄圖冷炙君
不見東陵翁學種瓜杜公堂在浣花人生奔役何時
已不如栽桃滿谷蒸紅霞任爾漁郎透消息桑麻雞
犬自爲家

積雪浮空無聲期衆情厭厭淚絲絲炎方水剡魚浮
曰紫塞寒生鴈動時獨抱邊湖瀲葉早故人京國寄
書遲數聽牛女相望處夜夜明河照別離

其四

十畝閒閒一草堂行歌自和滄浪陽春有脚趨高
第秋氣無端過短墻門外鼓吹蛙列部江干簪從鷺
分行深山巨石猶堪煑比味經年只自嘗

龍洞

古洞雲深處新秋客到時龍歸偏帶雨仙去更留基
盬相思空掉刻溪舟晴來斷霧猶拖濕雨過諸溪盡

白豬藏蝠蝠紫氣截虹霓爲問避秦者桃源可勝玆

淀江

垂楊如線水潺湲斷送驪駒不可攀折盡柳條春又
去黃鸝猶自叫綿蠻

再泛婁江

霜嚴水落石差峩小酌輕舠許再過兩岸蒼峰呈霽
雪一川明月在清波雲邊塞鴈衝寒少網裏江魚入
饌多爲問當年五湖客酉施載去意如何

聞布穀

一聲復一聲清響徹山谷句句喚秧青年年催髮綠
人知得氣先我厭多言瀆何似卷遺音旁觀子規哭

通海早發

策蹇衝寒曉色分路人先我已紜紜盟鷗久共難爲
別候鴈新來懶逐群湖氣直蒸山外雨露流斜界嶺
頭雲自憐傲骨殊凌競猶向風塵試運斤

曲江早發

銀河淺淡未全收玉露零瀼綴草頭于役非關王事
鹽相思空掉刻溪舟晴來斷霧猶拖濕雨過諸溪盡

良夜清樽客罷時星精搖動月華移山城暮角吹偏
壯瀘渚秋鴻到獨遲若爲請纓能繫虜那堪推轂再
興尸一腔杞國憂天意雖有蒼蒼許見知

綠漪亭

選勝披烟靄虛亭厭夕曦高雲留紫翠綺席坐連滿
洞隱仙人屋神呵學士詩清朋無俗韻何惜倒餘巵

冬日遊永泉

鬱蒸鬧火井凜凋見水泉清印三秋皖寒生六月天
懸岩依夕照古木壅前川爲問灌蠅者滄浪和幾篇

贈也愚僧

隨身一棒拄乾坤攪斷黃河永不渾鳥度雲邊疑有
跡月穿潭底本無痕雲門遠布他方藥臨濟今傳的
派孫面壁已將文字掃楞伽腰繫爲誰存

春深閒子規

立馬躋踏山徑曲殘紅逐水秧針絲一聲嘯破烟雨
中百鳥寂然春意足

詩集 卷二

湖上即事

舉動具已息澄湖自凝萬山深夜雨耿耿一疎燈

其二

江空水不流夜靜蛙愈響何處一扁舟帶月獨長往

其三

衡門開綠野草閣俯清江平生骯髒骨今爲水雲降

其四

鴎鳧鳴高屋鳳凰集荐臺中興想太平九月九日來

其五

苗旱人無衣湖漲遠拖練安得并州剪斷成千萬片

其六

欲曙凭欄望陰晴未辨間悠然帆一點早已傍孤山

山庄雪夜楊維斗別駕見訪

避人成小築有客到滄洲夜靜雪生白湖平水不流
擊壺歌老驥投轄起眠鷗燭影搖杯酒因嗟訪戴舟

夏日山行

爲問各山路昔班鳥跡封行行且就石止止忽聞鐘
林藏一寺小溪漲衆流從逢僧未暇語哦句倚長松

詩集 卷二

冬抄水明樓夜坐

長風遥夜捲江皐孤燭蕭光百慮淘曾借上方堪斬
馬故饒左手得持螯青山冷眼看波沸白鳥閒心狎
浪高坐嘯行吟殊不惡靈均何自苦離騷

村居鑿池插柳

一廻無事一廻休清課經營足愁蔣柳絲縈烟鎖
屋開池月抱水明樓隣湖莫有魚飛墮傍竹時分鳥
倦投藥圃茶畦俱次第東陵新拜種瓜侯

水明樓月中聞鴈

碧落秋高鴈陳分飛來底事若云云懸知清影沈湖
去空有遺音帶月聞關塞弟兄誰失路雲霄點畫自
邇交上林密顧休輕下滿地虞羅足破羣

湖居

樓接江濤舟接門自甘戶外少蹄輪流年且付滄浪
去野性猶從白璧駸春景敞時栽水穀人烟盡處與
鮫鄰却思嚴瀨羊裘累引得虛名上釣綸

山中聞報自嘲

當日懸冠去馬曹歸來蓑笠穩烟濤救時貴介精三

語垂老趨蹌有二毛 聖主新恩摟隱逸狂奴故
態猶驕豪自憐幻夢徒生翼敢望相知一贈刀

其二

中年逋籍氣縱橫自媿虛馳海內名攤卷忍拋南面
樂移文慙負北山盟老鴉縱渡猶知水小草登籠可
利生爲語同舟須濟險亘黃消散荅升平

擬取道會川

已戀山陰道猶爲蜀路愁聽松成契闊問鶴恐羞猶

良晤曾經再深譚未厭重官曹吾媿馬隱操君猶龍
海氣浮津市雲光旺華峰皆東爲問舍他日得相從

贈楊維斗

齊魯賢聲動帝閽歸來一榻道猶存絕無音調同時
輩總有肝腸爲 至尊扶屢隨雲遶赤甲笑談鎮
日在京門看君着脚孤峰頂正氣凌參不可捫

登鶴予山寺有速文道像

直窮源頂泛流觴慶帝何年到上方山木不材逃剪

伐蜀魂何事抵悲傷風俗漸陶夷氣習開河舊是漢
封疆爲語西南關鎖使好將戎索繫獅王

途中杜鵑花盛開

子規無語杜鵑紅開放深山色不同爲戒路人休挫
折傷春人在仲春中

登勝功寺清虛閣

清溪芳草載春陽暫息車塵慰豆房獅子窩中開石
相杜鵑聲裏拜空王雲棲水碓香廚餽市集鑽竇古

佛場更上清虛樓遠望鄉心萬丈碎欲方

途中對妻孥作

天涯風味竟如何故國山茶夢裡過曉雨晨嵐青草瘴竹烟松靄白雲窩指揮番漢鐵如意勞問車輿金巨羅唯有痴兒不解事燈前笑語學蠻訶

途中書見

世外山河化外夷斜陽古戍荒阜武侯祠山田燎火收秋稻板屋逼天覆木皮處處惡溪氷雪水年年芳草瘴煙時建南亦是王家地未必長沙賈誼悲

次瀘水

昔人五月渡千載仰忠臣弔古思三顧千時重一身雲山蕃外路烟柳瘴中春風雨瀘江夕徬徨淚滿巾

曬經石

歷偏幾國土周移十八霜簡書君命重權實佛言彰紫氣青牛度紅塵白馬驤衣冠猶上國語貌帶殊方去日曾盟樹歸途暫宿桑法雲施雨潤慧日注陽光譯譯從華俗流俤住世長信心開道母秘呪走魔王

梵唄聞清滿皈依脫鎖鐺初祖腰纏磐胡僧臂剖藏至今一片石貝葉剩餘香

國路看隱隱入西方

贈鳳林巷孤樹老熱

我山頂上一孤樹捕斷葛藤徇烟霧白象牙邊光惟
生照見枝頭長甘露

再登平都山閣山有王參二仙嘗貴客至白鹿
先嗥

三十年來兩度遊依然城郭棖丹丘雨餘空翠全浮
檻外海中歷幸在樓貴客非鳥白鹿仙翁一去杳
青牛王昭當日騎霞處一局殘棋了未收

荊州報楊維斗

詩集　卷四　五十三

別君數千里五月下荊州風浪兼天湧烟雲蕩日浮
白露三楚勝紅蓼九江流一臨圭昆池水相將築菟裘

舟泊沙市留贈

浮家轉眼又夏春雨連天泊市津獨夜浪高封峽
水此宵月白午閣人參商為客內愛朋友詩賦江邊泣
鬼神莫為靈均動志吊思君一曲閶波臣

再登黃鶴樓

獨酌層樓重所思重遊依舊秋期長江恨欲禰衡
賦大別清分崔顥詩黃鶴時迎綠綺蒼生無術起
瘡痍仙九是英雄輩吹簡何如一揆時

黃州病中聞雁

小雨輕寒暮江愁中病裏對銀缸月弦半挂空王
樹雁陣初橫逐客艤忽漫聞聲秋似水顧瞻書法筆
如杠上林若許通音問為報義皇倣北牕

其二

搖落江南亂葉紛數聲哀雁客邊聞當年旅寓真同
我此日重逢反愧君春樹暮雲南北迥青天碧海去
留分泛來離合原同路好漁微羣作大羣

詩集　卷四　五十四

其三

旅廬是處總淪浪世味無端只自嘗蝌肥時人病
卧丹楓染處應聲亢底沙投渚風波惡求友呼朋闕
塞長滿擬一舟五湖去往來悵爾白隨陽

其四

開徧黃花思不禁病餘鏡葉乏冬蔭於人漸已不相
識唯雁應憐有獨吟小酉忽晴秋潛蕩晚潮初退月
蕭森二毛已負平生志六翮猶輪遠舉心

雙翼嘯然海鶴姿年來一扎寄滇池半生戰譜山林
氣到底孤忠天地知抗疏風霜淵倒後扁舟烟雨夜
談時英雄同首寧灰滅華表歸來見令威

聞金昆源訃

楓樹北畔半堂間曾棹輕舟再往還談久肺肝俱若
喧調同邊幅盡爲剛相知底事都抛盡斯世何人與
共艱憶舊虎丘歌夜月清光照屋對君顏

再諸京口

長路驅馳阻伏戎重來烟水颯秋風三山有樹僧同

老四海無家我亦翁蒙京歸途江續碧病中知已淚
流紅疎燈小雨蒜盧夜黃把行踪問雁鴻

其二

底事浮名恣遠遊南徐此日是并州江隣大海湖殘
月郁處三山雨易秋華髮漫矜捫舌在朱絃敢向好
竿投彼儔合是梁夫婦世眼無勞認故侯

其三

江南九月雁初歸萬里關河一霜風搖草樹旭日淡江湖
動人間何處網羅滿雲霄有約聯兄弟湖海無思絕

其四

大雅不可作何從問人公起天遥接水澤園晚多風
叢桂芬芳歇浮雲靉靆同泰江楓小艇頻剪燭花紅

長江行

國門泉恒下荊江桃花水漫漫如湯廻塘滟瀩一參
百壁人衆風看簡都十二平岑數未終雲雨模糊坐
相失夷陵猶却顧雅志次第在空徘徊迢迢烟樹
生荆沙王粲樓遠望不見使
者狠于虎猛卓政欲聞
天閽虎豹嗥嗥牙爪嘆

詩集　卷七

上書不遂遠臣意炎洲逐逸羣　聖主恩臣意若恩
何以報挂帆復理金陵岸纜解懶食武昌魚愧取江
州栗里道風高盧岳畔六朝空隱隱金焦見霧中當日
釋劣僧下榻意者霜顱古老翁南徐主人賢卜式病
骨支牀運我平相看暗嘆勞生存似夢非夢樓溯洄
一別輕輕十五年眼前好友當凋瘁江干大火適西
流楓落波寒節序秋杜玉欹燃腹不果解維泊杙棲
真州真州揩停可羅雀兒女僮僕甘寂寞緹騎四出
中外驚雷霆震擊身首落　朝廷蓋重在丑虜戮

詩集　卷八

法掾授原失旨何人伏疏雪　天威莫令國家元
氣索此時却念到靜之奉走淮南溯流逝流草孤墳
盡一慟素車白馬餞吾私吁嗟靜之何以死靜之不
死不至此

廣陵訪范太蒙璽卿

分携萬里十年來欲問加飡得幾廻細數交遊成浩
嘆忍看時事盡新裁笑談鎮日猶疑夢著述名山愧
不才太蒙間刊後著述遥雁嘹嘹如有訴一樽風雨對江開

再遊西湖

湖山面面絶纖塵西子臨妝粉澤勻花裡綺羅烟外
鳥樓頭簫鼓鏡中人若蒙一曲昭殊賜何斬餘年寄
此身爲問六橋桃柳色幾回消却渡江春

湖上聞笛

人間何地覓蓬瀛結搆丹丘切市城千頃波光搖碧
落雨高雨色弄清明莫嗟南渡牛爲晉欲訪東歸鶴
是丁中夜倚樓看水月悠悠長笛送餘聲

謁補陀觀音大士

積水名山越甫東瑣蔓緇宇壓龍宮莊嚴已在梵天
朝廷蓋重在丑虜戮

上去仕同歸法海中赤縣神州幾里子十洲三島一
帆風著陀坐對扶桑曉五色光騰看旭紅

梅福巷

舊是神仙宅今爲佛子處茶烟衝霧濕竹色上崖虛
盡日無人到深林迥自如欲分丹井水小擔作隣居

白花巷訪昱光上人不遇

寺隱白花小山臨滄海平竹深桑鳥古潮漏濕鐘聲
曲逕留清坐回風促去程上人無簡事也自滯王城

寄贈梅福巷玄曠上人

神仙宅叶一景那領略溪聲山色多若使梅君來問
法煉丹抗疏總成魔

曹娥廟

孝娥痛父尸沿江哭不已慷慨赴深淵捐軀遊江底
孝心泣鬼神天地感至理忽然五日間抱父尸出水
父尸既已獲娥命呼不起振古奇絕事得之一女子
嗚呼江兮何不仁賊娥父子之身嗚呼江兮何大幸
受娥孝女之名江源源而不竭名揚揚而當行衆人
皆死娥何在泉水皆濁江獨清再拜須明德馨香薦

夏莫逢藕花居

廉纖雨色近秋初小酌輕舟信所如遠吹漸傳楊柳
曲清香故傍藕花居樽浮五石誰成甕夢絕三刀好
釣魚一味西湖君莫厭懷鄉眷國病愁舒

發光寺見高景逸先生詩字

再請韜光寺林深日駐輝聞泉思洗耳攬秀已成圍
小酌分僧食幽心待雁歸一吟餘高士韻感慨忽沾衣

冷泉亭暮坐

虛亭皆氣忽清泓望裏幾塵渾不侵峰既飛來惡得

去年今夜盤西月把酒臨流送遠人今夜樹影婆娑自
又陰自是地偏遠清靜醒林月上已更深

次韻答劉念臺年兄

秋動湖頭悵斷鴻來無握手別忽忽釀成新法皆喜
黨謝却浮名是彼儂一水縈盈人自遠萬山迢遞月
相同黃冠白衲堪逃世珍重交情一紙中

附念臺兄詩

天涯浪跡去忽忽萬里清秋托寞鴻東下望門誰
破產西歸變服任投傭長星數子兄還在萍水交
髮非自詭生平徼有尚敢云同輩盡輕肥

贈陳玉函文學

江城日日雁南飛自悵孤身未有歸詔到遠方枯渴
雨夢回魏闕倒顛衣八千里外音書隔六十餘年髮
況從華頂來視之培塿若相望聽雲和勿用攀鐵索
興盡返歸途劇談理轉約二麥浪初翻柳絮東如綽
故鄉花柳園驅犢負東作

感事

江城日日雁南飛自悵孤身未有歸詔到遠方枯渴
雨夢回魏闕倒顛衣八千里外音書隔六十餘年鬢
髮非自詭生平徼有尚敢云同輩盡輕肥

黃葉偏蕭寺秋塲來候蓋足綢繆胸懷秦鏡寧罷
照殘有隋珠豈浪投世局看來翻塞馬機心制盡狎
江鷗與君共負元龍氣喜臥孤高百尺樓

仲春同陳玉函風雨走燕子磯

長江如練幾如削倚檻看磯更望江磯撼江聲帆片
片江浮飯色鳥雙雙潮拍月到景偏能入在春分與
未降吾有同心探奇者一樽風雨共寒缸

復花水

尋山直向水窗隈井上芳梅道者栽寺破僧逃誰領

喀梅花開傍野花開

圖通庵訪九舍大師談楞嚴并訂後期

蜀國山川千萬重何年飛錫入鷄籠足音喜我蛩然至禪初憑雲候爾封竹裏談經醒鳥雀溪邊打坐護魚龍楞嚴要旨微心處莫厭商量許過從

送僧萬福陀

我從海上旋君復逕海上海中欠桑田海上饒風浪但寓志意紛莫畏波濤壯大士寂無言衆生爭覩相所以蹈海人空花生罣障自笑歸來已數秋彷彿潮音猶在望

洪蒼雪上人住金陵雨花臺又住吳門中蜂菴

問師何日返山居來往難同鳥跡虛臺畔天花春落後擎頭祇樹月升初一楞法傳心印萬里寧親寄此書文解莫疑莫疑語別趣詩編元不碍真如

金陵得諸弟家書時有虜警未靖

江天漠漠見飛鴻書字無多意不窮短髮千莖如嚼蠟長安學舞欲驅戎一身試藥秋風裡百感吟詩夜雨中近過高僧問歸後華嚴獨領許誰同

移居水閣

層樓聳倒枕江湄細雨輕風曳柳絲鍾阜吐烟雲淨後秦淮盪月水潮時招朋命酒分嚴韻懷舊凴欄慰遠思見說焦巢易就一枝已借厭驅馳

秋日遊攝山同賀四兄

秋深連轡叩禪關坐愛高峯縹緲間久卧白雲思素友共尋紅葉入青山疎鍾傳谷諸天淨缺月臨松萬慮閒自顧此生饒勝具肯將奢逐易騰攀

雪中送王惟正繼偕北上

莫謂難行大要藏揩時端是藉貞良吾翁自下龍鍾父君泝山東馬糞王陼海仲連憐世界題橋司馬售文章勞勞亭畔看行色雪壓江流引思長

光州汪卯君至金陵賦以答之

昆海天中契濶時謁來白下慰相思君才蓋代遲應售吾道遭時轉自疑春到江南梅雪共烟清塞上鴈鴻知此中山水多佳處莫厭追攀倒接簷

攬鏡灰心感二毛行年花甲忽周遭旄頭尚作胡鑾

宿朋後空懸別駕刀求令政希成大藥閒居漫自反
離騷憂人歲月徒虛擲尼赤知魚不耐勞

文文起殿撰觸奸罔籍賦此以贈

從來宇宙要支撐誰向烏紗一擲輕抗疏　兩朝
爭紙貴講筵數語格天誠秖知嘉穀除蟲蠹豈願高
涸仰鳳鳴交誼廿年應未薄抹時眞不負科名

泛月至湖心亭

鶯花欲暮惜餘春夜泛蓬風細浪勻惟有西湖山上
月年年醒眼看遊人

詩集

自西湖回過嘉禾烟雨樓懷李刺史

返棹泊高樓登臨豈偶然晴空不作雨嫩柳欲浮烟
雉堞伍殘照鷗群狎酒筵懷人當此際目斷七閩天

閔廣山病愈有西湖之行擬中秋日至詩以送之

宿牛首聞笛

牛山何崔巍雙峙聳天闕衆岫列兒孫僧房依佛窟
笑世路常於遊覽寬靈隱亭前峯欲翥斷橋柳外月
初圓雙堤風景應無恙囊好寄觀

岳石帆少司馬書來賦以答之并喜其抱病新

初春舟中見鍾山

烟開雪霽見鍾山白浪潮頭動笑顏千里邦畿盤王氣萬年國祚鎮雄關　君王有道風雲會造化回陽虎豹開身際明時休吊古六朝同付水潺湲

舟中望太平青山

謝朓青山李白樓英雄回首足千秋只今山擁青蓮色底事臨湖問莫愁

江上晉歷

雁陣垂垂欲縞紋飛鳴止集不離羣春深思作還鄉客故向江南別水雲

伏日同閔賀諸公避暑碧峰寺

爲有神僧跡應無俗客來晉賢徒釀禍此會足遴才曲逕蒼苔合深林夕照開晚涼心地淨萬個竹幽哉

秋日同鷲峯上人訪興善寺滇納

禪扉何閒僻白露兼霞蒼藏剖龍宮秘烟分　大內香雲籠鍾阜紫塵擁君畦黃鄉火遥遥念談深心地涼

金陵雨中有懷百泉

山頂放歌

嗟哉之積高兮伊下土蜡埏歟陸嗟哉之堂紀兮
般倕倕神輿佛都鋪世界以攄羅兮殫劇夷乎歲
殛岸圻莽大地為雲海兮雪山為屋泥一葉之艤
詠清响于梅林兮疑子音吹笙靈媧鼓瑟問佛耗
于靈禽兮翩翾來晛晚光音吾遺霧倒景而謝僚
華兮就茲名疆望祇園之軋沕兮彷彿聞鴻
之擾抱兮沆瀣而餐紫霞溼青血顧瞻帝
京于鶴御兮縹緲載驂慈宮闕

光相寺臺觀雲睹光歌

我山大士弄色相隨衆登臺頻悵望此臺已居天
七重此眥眼角擡天上陰霾宿霧一時收碧落晴
空赤日流却戒高聲併大色恐驚帝座心還愁忽
馮雲氣盡下奠鋪成玉海渾不動堆坑填谷彌山
川世界翻為蜃羅錦濁惡人間多坎壈故開銀色
脉平莽有時皺凸紋如水浙江八月秋潮起幾點
青螺屋峯似駕槎慈航渡生旋須臾小鳥巖頭喚

聲三向人報佛現凭闌俯看白雲深舟三紅光舉
健羨規如日暈與月華五色圈中浮鏡面攝受大
衆各映身從倚縱觀都不倦光遶漫現金橋光虹
霓兩道白與黃杓擬罡風墮銀漢誰浮亘海紫金
梁人人嘆得未曾有皈命普賢咸稽首不知菩提
色是空象王說法非關口有一老僧八十餘云睹
菩薩坐象牙縱是吾儕塵障重象牙無乃空中華
忽見跟蹌後來者渾身沾濕拖泥沙因知雷雨諸
神伯下界鞭龍與命鴉四大名山擅火秀七十二

君同問叩霧跡遐踪難徧搜歸來烟霞滿襟袖

謁普賢大士

衍頭為尊坐象王讓他獅子吼清涼聲龍蛇凡聖雜
交襍龍礫天喬盡放光浮葉作燈傳法眼鋪雲成
海駕慈航年來頗識西來意始悔韓盧逐塊忙

雙飛橋

橋頭耳語遶衍橋下聲聞兩龍玉甲氷鱗滿
巖壑千年誰為定雌雄

又題歌厚臺

九仙石隱泥偕妻故向裁山借一杖寧與釋賢為
看扁肯共世祿受羈縻遠投宅人儻後橋畔禪
居僧定時孔已獲麟悲既慟君能知鳳避何為

慈聖巷古白水寺　勅建

寶閣球林赤日光晨昏鐘鼓動雲堂已知龍象萃
精舍剩有金錢出尚方旋栽山泉消熱惱細談貝
葉御猶狂詩朝又作車塵客白水蒼巖烟霧落

過雷祠碑

西浮弱水陟崑崙樹態巖姿帶雪痕呼吸始知通
帝座笑談相戒過雷門九關虎豹文章變萬頃烟
雲朝夕屯為報雨師須放霽放光臺上看朝暾

宿卧雲巷

猴登極頂隔塵氛實樹行丨花逕芬千里雪山當
几榻九霄僊樂悟聲聞聖燈入手成黃葉佛力鋪
綿作白雲覩夢清涼心地淨擬敷片席坐氤氳

贈象玉石住靜僧

普賢為眷友文殊雲冷灰寒象石猴夜靜唱經魚
子響隨風吹去入皇都門碧峯下

伽噂法雨同沾大士施香海鐵花開齒落空天雲
氣捲琥璃瞻依損覺塵緣淨何用蒲團坐脫離

湖音洞

水石聲成梵依稀見竹林波翻龍聽法潮沸我觀
音洋黑埋諸島霞青立萬尋徘徊何所得不覺蕩
名心

梅福巷

言訪梅君跡磐陀石下看海空雲變白井冽水留
廾大士為師友諸僊鶴鷺逢萌何處隱毋地是
龍蟠

茶山晴望

一抹烟嵐淨雙九日月斜人天孤絶處佛子與仙
家十德大玄海三叅小白華由來娑竭地讓與一
袈裟

贈磐陀石無逸老衲

卓錫名山載愛河結菴猶自傍磐陀遠公提徑開
蓮社陶令靈心中酒魔叢竹林中原有相白洋海
上近無波爐烟茗椀盤桓處領畧無生法已多

跏趺望海森無垠說法曾將一口吞此石似知點
頭問已證維摩不二門

西湖詠懷蕅蕳陶不退憲副

何者會心處翳然懷遠期再入西湖中念茲釋在
茲誰云腊粉氣獨擅山水姿樓臺與烟樹出沒互
禪支踏花調鰲馬攀柳聽黃鸝一汎消壘塊再汎
魂披離造化蒿尤物彫刻極人為不欲天竺峯胡
以飛至斯扁舟緫所如只許波臣知

龍井

春晝詣龍井偶憩庇雲石七寶聖人心蒼翠染衣
碧歌竹還且止再拜稱莫逆入門禮瞿曇戶外已
滿發地僻潛龍靈林深隱僧臧石底一泓泉游魚
不怕客年久閒人多見我異生白辨才疲津梁藴
公餘塵蹟而今安在我念之心如炎

湖上與僧談出世法感友謝世
紅塵莽蕩艷非真眼底交遊代故新選佛場中須
及弟迷人陣裏要抽身燈原是火知何脫衣有藏

珠唉未貧道在溪山信南北桐江勿事更番綸

斷橋晚步望孤山有作

晚晴何處覓逍遙十里烟波鎖斷橋柳浪歌聲時和鳥聲嬌客中清況憐倘勝夢裡歸心渾自消寂寞孤山林處士梅花硯斷倩誰招

湖心亭觀龍舟競渡

徙倚朱闌久照頰竹萌蒲弱佐行杯喧填簫鼓龍舟沸宛窃樓臺麼氣開新拭鏡湖浮碧遠低晴烟岫送青來梧陰柳色蜀人處莫遣蒹城暮角催

贈法相寺西生僧能詩喜談時務

東來瞻壯極南渡訪西生詰曲香林道時聞鐘吼聲清齊同法悅高論發玄情搦管追正始感時奮冠纓開搏竹粉白下揚山翠明底事風波者翻為江海行

僕家菁白雲庵

山高石磴足音無籟靜天空水自呼草蔓已封僧去處鳥聲旋避客來途塵心頓淨鐘三杵秋色平分酒一壺起向嶺頭頻悵望白雲如帶挂蒼梧

遊慈光寺

彈指初開華藏樓慈雲慧日共淹留孤松解領西來意逝水消磨老去愁落葉故依僧舍靜歸鴻遠別漢宮秋空門好寄浮生跡清夢猶驚繞帝州

再補

孤山夜宿

楓樹高秋葉未彫南枝尚可挂由翻無端心事隨波去直聽猿聲不夢蕉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煥仲明重刊

六世孫鳳池鳳岡校字

報陳思岡掌科

留都正人居要故清議獨嚴正氣常伸每誦臺下暨諸公議論輒爲眉揚心折始信心同路正雖千里之外百世之下自應之不必同堂接踵也浮榮易盡世界可更惟此如綫脉絡不可磨滅耳承教大疏皆鑿鑿對病未欲屢縷異吏爲採時至言藥服旅服今上過于持重局久變生必欲兩敗而後已今已

有爲之兆者恐此番反覆不惟善類一空而已竊以爲此消長治亂之一大機括也奈何

報劉靜之年兄

弟遠方下士于時務茫然無足比數乃仁兄不鄙夷誤納之應求中雖不敢自負鬚眉甘同蔑蹤奈智小而欲謀大才疎而遭時艱恐門堂之芝必見揃除也叨補迄今七閱月矣曾抗上三四疏未知塵清覽否六月間南來二疏破的及時會未有以報而眯目敗辭者又從中亂之弟不得已又應以一疏雖事多碍

報温直指

方今民困礦稅之後髓骨俱空唯巡方直指撫而起之尚可抆得一半然安民必錄于察吏察吏取決于安民有利于民而不善事上官此良吏也善事上官而不利于民此時吏也時與良當在牝牡驪黃之外察之竊見所薦多所時所良非所薦如此則良吏心

陛時吏氣揚矣民何幾焉

報沐總鎭

通籍後以門庭峻峯竟未報通刺奉候頃承老公祖遠惠翰教兼以膊貺殷汪感激但開緘見鄉生字爲之遲回者久之恐非所以相加也或者掌記之誤抑狃于習弊未之變也天下統于一尊人臣皆比肩事主台臺雖貴極上公亦與兩臺並列卽不如此稱謂何損于貴倨哉兩都勳爵計相與者約十餘大都居謙善下故士大夫樂與之遊文雅彬彬乃又不可希容容之福尚黑黑之口抱蘗之嘽豈不自

成不俗吾鄉去天轉遠彼左右細言動以非禮獻諛夜郎不知漢大徒爲有識者捧腹耳生占籍滇土近二百年世叨庇蔭詎敢輕率過望爲老公祖以禮加遺故敢以禮規佐傳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疾可戕生藥可已病可弗思乎坐是不敢登拜併瑤緘附璧其以爲忠而不之罪也唯命其以爲狂而擲之也亦唯命

報梅郡丞

候補三年濫竽吏散寺又循轉工右喜天廩皇

滇中變起倉卒萬衆洶洶危疑不解此時惟望主上需明詔覃睿從以銷反側足矣何敢再以止稅激哉老公祖焦勞苦思委曲極慮旣抒群憤不損

國威竊聞此中妙用全在破揮士荷鞍貯之寔司
使百姓曉然知方所以絕絃而不肯橫發先後緩急
各中機宜不然此酋決裂眞不可知矣至于採監焚
後灰燼中寸系銖鎰皆
寘置之于無何有乎大抵身在事內與身在事外其
緩切不同議事而立言與任事而銷變其難易又不
同此不待辨而自有諒之者方擬我復又接此稅大
疏讀之幾欲泣下至倒金一事更欲仰藉一言請命
王上回天勿力台亦得無意乎

報王明府

此時倒身任事千難萬難蓋流風積弊如絲來漸矣聞
門下甚爲關府公見重知保無虞然賢智先人古人
所戒此老氏之精而淮末世之術尤爲對病也不佞
不幸切諒職寡羽好言必知河上無所用之但使如
貲正脈不致中閉鼈鳴使被斥所甘心矣昵敢隨人
俯仰而爲知已者羞哉幸終有以教我

報陳中丞

敝鄉風號桑脆也突有此義舉聞報日舉朝快快而
後震之幸賴　王上內斷不繇閣擬不俟群爭委
當詳悉眞明見萬里外矣老公祖爲國爲民豈不猶
兩盡焉但疏中首列十人雖　朝廷物安得以瑣尾故
壯士更望請　肯定奪時再蘇諮二三人尤爲謝
濵人之妙用耳尊裁以爲何如

報李修吾總漕

長安局面一味混與捱而已日漸月盛精神頹頓法
紀廢弛一時當公念亂負氣不肖亦借上兩疏方媿
空言靡補乃老公祖故爲奬借雖鼓人爲善之心而

今翰當之愈踧踖不自容矣更祈不斬金玉作愚迷
指南有如望歲敝籍濠梁去濵萬里不相往來者且
二百年雖水源木本實坐不知不敢冒認縱有好事
者知必不能狐假于洞照之中矣

報史武麟侍御

方今紀法陵遲士大夫汎汎若不繫之舟任其所之
而之此致亂之根吾輩不得而辭也仰惟臺下孤忠
鳴鳳正色立朝不肖每菲誦大疏想望風裁佩佩鑒
鑒皆抹世名言所願執橐弭以從事者久矣但言者

慰劬　天聽彌高此亦世運之厄會而奸相之餘烈也故已成之局面不能且夕頻更然諫　主爲庶民也丈夫誠既不能悟　主力猶可以加民乃今有司剝蝕小民髓骨俱盡而監司則又飽有司剝蝕之餘潤喑啞瞶聾上下成套貪墨雷同士夫如此何以責之稅璫臣子如此何以求之　主上則不恕之甚也臺下簪筆持斧進退在手于此墨吏宜更加意詳察寧嚴勿寬寧多勿少大則追贓小則削籍使此輩有望風解綬之懼去其害苗者而苗生以施

尺牘　七

于今所謂爲吾之所得爲做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豈非挽時之第一義乎

報沈開府

時局至今頹廢日深無人從中提掇猶幸秉衡節則有臺下與李修老二君子當言路則有曹貞老陳思老諸君子此輸所傾向非一朝夕之故矣乃思罔竟復不免又弱一个不肯孤遠庸劣智謝衛足之葵質此朴生之杜出言不中肯綮誠意未足回　天所特臺下勿即遐棄可藉手以報萬一耳今在石林兄與不肖交有日平居既無所贈臨難又不能脫迄今思之媿汗欲下敝籍濠梁雅欲卜居江左老于佳山水間但須異日因緣台臺注念固所願也

報沈石林

閩足下赦回潤州矣前者單車入都門竟不交一語而去雖世路嶔巇故人蓋不止睹曲木而飛矣江南友生拔俗山水宜人足下謌詠其中遊戲世外了此半生足矣復何憾焉不佞守五載瀉博一官情境麤嘗風波轉惡竟不知何所稅駕也雖然此心不欺此舌尚在終不忍使斯脉當吾世而斬滅耳幸終有以誨之

尺牘　八

報王計部

梁發時以二豎作楚不得祖郊一別愧愧不佞于親丈匪直骨肉蓋道義相與以成者也美人遠在天末致使俗耳不聞規拂滌譽攘尤此之相思良亦苦矣一病幾延九十日直至今十二方出視事伏榻草成一疏妄擬賈長沙十痛哭之意即于見朝日拜上中外頗稱痛快亦可知病苦中無兒女子

沾戀之態也文暫籍邊廛所謂輕車熟路如李光弼
入河陽軍矣今又爲兩省上復銓部一疏幸奉
明旨添設喜光復久逸故物在此一舉附聞

與陳周沐三公

敝鄉開路西粤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　明旨聞
黔中亦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爲滇計者只金
錢夷境當議鄙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
或加添錢糧或裁損兵餉或借孝廉坊金之半或借
稟生兩月之糧聞商賈亦願捐貲而某等叨宦各捐
尺牘　　九

奉一年設處數萬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
慰大抵謂此路關萬一卒有緩急彼固此通負固失
勢滇可世爲　　國藩旦滇遠出黔後滇不斷絕黔
亦倘而長存所謂途成萬世之利也往來道路之便
含險就夷與黔中省費息肩猶其小者且其黔路舊

辭不必封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宜如故爲便伏
冀老公祖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貳爲異域滇民
異日不渝爲異類實在一內斷一引手而已彼淺見
浮言屺能爲知者惑也

與馮侍御年兄并郭中丞

伏讀大疏欵懇條列堪爲痛哭此賈長沙陸敬輿之
再見者也欣借茲因敝鄉開道西粤一事今奉
旨有勿得自分疆域坐失遠圖之語又聞黔中移文
滇藩司願開新道以蘇黔苦足匄同心幸老年丈按
黔眞千載一時也滇孤黔天末藉黔中一線爲咽喉
若中原稍警則玉斧之譴殷鑒屺遠若新途闢自聲
尺牘　　十

息相聯呼吸相應彼梗此通滇可萬世爲　國藩
黔之腹背皆有援引負固失勢黔亦可借而長存無
事故今日之舉爲滇亦爲黔也至于往來道里之便
猶其第二義矣乃淺見者謂新途闢則人繇粵不繇
黔殊不知今日之黔非初闢之黔黔之聲名文物雖
讓中原何遜六詔況黔之入滇與滇與他省之入黔
俱繇故道屺黔必倚滇之往來爲地方哉此膠柱之
說也竊意黔之盜賊不勦而自息黔之夫馬不革而
自省黔之生民不警動而自安則又非黔之大利乎

若舊驛遺與協濟金宜一一如故以兩利俱存於七
伏冀老年丈方爲主特明德當與山川不朽矣

上朱閣師

近爲廷推冢宰事關係治亂上疏呈揭益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即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　旨
此固老師票擬亦翰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
馬同有物議而北樞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
南樞公末年以來垂張凶狠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
太平盡言官生事之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
尺牘　一一

而蕩之嗟嗟此何說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爲文送趙
司寇貽書與李總漕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
知夫言官發言不同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
未必人人盡君子豪傑也而眞君子豪傑不居多哉
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疊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
壅蔽反以爲生事耶以此立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
不已識者知白馬清流之禍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
也即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
致留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假令非此公與援之力
使　朝廷之法果得獨行一司官之降罰已哉夫
劉宇鷹犬也噬鷹犬轉殺良善者此公也重重罪案
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上眞視　朝廷
在掌股間耶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來有此賞罰否
乎閣下執賞罰以佐　天子似不可倒行逆施使
法自已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爲此公揄揚
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推一大關取
銓宰有如索寄益積歲之謀謨與平日之神通專爲
此一着翰則以爲老師必照顧公論未必堅執到底
未在　主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與如是則群疑
決不肯犯顯跡詭口寔也若老師以推否在銓部點
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身未去
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爲此公地何不力言該部去名
早完此局堂堂乎爲　國家存一綫公論何難之
有哉今機套已成事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彼倆已
窮惟屏息以待此老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
屏息以待此老之圖報屏息以待此老之運屬之又何說焉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

敢以已成而遂灰冷也東西南北之談最鄙之言也
誠可掩耳邪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
門墻誼不揣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
忠臣也

東楊少宰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
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
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
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
尺牘 十三

勿得點後纔說之 吉則先期參駁自其職掌而
謂有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
乃未路功名念重與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
施如朱御史則詆之陳給諫則詈而
傾之於一二煩言植私反以豪傑加之爲文送趙司
寇謂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昭昔李總漕欲將建
言廢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
傳播南北人人鄙其爲兒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輒
加人百板立斃杖下者甚多妖言獄起輕率張狂不

推者大可笑矣蓋渠不難於點而難於推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屬情深香火念熟堅塞而耳不顧輿論眞末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之靈安在哉即山陰閣師雖力爲之地亦必顧惜外論爲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血淚迸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惟有再陳白於老先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

天廣

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某某某國爲某所引進某某所引進況其誄畫最久圈套已就特借者先生清正之名以罔　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爲人箴弄受推戴兒邪之名乎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豎起鐵脊爲國擔當上以報　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入雲霧中也即　主上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

與毛選君

不佞爲會推銓宰出疏又以兩書達政府少宰此衷誠有不容已者非某多過刻也於史武老處曾見回札謂某與貴堂翁議定去兩司馬之名此足見臺下受善之誠任事之勇不勝嘆服想

啟臺下之衷故翻然醒然此固　朝廷之福非不佞一人所敢言謝也南樞公與不佞風無嫌間不佞亦夙重其時名惟是天性剛愎立論敢險敢與清議水火背衆所洞悉略在前書而臺下謂除此公天下無賢者竊以爲過矣豈臺下所見者素履之一斑而不知近日兒狠之異常也即其近上封事以科道官牽制其權不便行事云云尤可駭愕夫各衙門有職掌而臺諫專糾駁　祖宗設此耳目良有深意有何牽制今天下六陰長盛百度原弛賴有清議一脈如衰風呻吟於衆梟之中稍露苞彩瓢見搏擊而此老更欲挽强殲鋏一舉而殪之以鍛羽而沸聲嗟嗟此而忍也孰不可忍乎至於妖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

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無問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
平氣虛心較量首從止於罪職方乎還當遡而上之
乎恐百喙難爲渠解也貪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
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於眯目其害大而難堪大
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
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
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
不佞雖謗劣於學問理路麤知寃心久矣更欲與商
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人講學口頭即是躬踐今

人講學躬踐非其口頭聚衆登筵環境滿用及當機
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
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揆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
論拂輿情故曰執成跡以御無方方至而跡滯矣冉
求日侍聖門稱從政高弟聖人輒呼徒鳴鼓攻之夫
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徒何嘗有一
毫護短之心使在今人爲門弟子體面不稱贊之則
匿而不發矣今孫越老始末嘗不佳而末路狠狽如
此始之佳也　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狠狠

也　國家又可復晉以大冢宰乎我輩於此惟付
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
來用人即其寔學外議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
公徇請托以媚中涓以逢執政不佞不敢輒言傷厚
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邪人
有幾即謂我寔推轂我寔裁抑恐未必得　肯然
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亦快輿情奈何於此濡遲
於彼勇決也故於此勘得破乃爲學聖賢於此守得
定乃爲真丈夫於此不言而躬踐乃爲真學問不然

不獨分爲兩截亦且毫末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
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矣既知越老不可謂不知
臺下矣相規相成有道不廢高明以爲何如

報金崑源掌科

初披疏揭便欲于發縱指視者草數語上之乃未脫
稿而兵刑兩垣以職掌所關一時接出五疏小言可
無用矣待其展辨而折之時爲有待也十七日會推
閣員少宗伯又復附列其中十八日即投一疏彼之
龍頭鼠尾良心不容已耳南福雄心礪齒乃敘功作

崇不得混推天奪其鑒此又不幸中之大幸而先慮
伐謀臺下之功其陰在
　與史蓮芍侍御　　社稷者不小矣
昨見勘結郭太史一疏不覺大爲鼓掌此輩謀之百
計一朝借直筆破之舉　朝公論之快吾黨正氣
之伸無可爲諭眞所謂霹靂手也一震而萬物皆春
矣頃者枚卜一節聚訟紛紜二百餘年言路紀綱盡
爲蕩然知臺下身外方而心　王室所關匪小必
有切切不釋于隱衷者格　天通滯豈異人任乎
尺牘　十九
諸凡幸指迷發覆所不揣頂踵以從非夫矣
　與王淡生銓部
時事自奸人敗後局面愈固流毒未止且眯目者倒
身誦德護法者攘臂揚波可去者固留當用者必退
致使賢如吾丈抱寃不白弟固言微望耶亦無可施
顏面以見天下矣即近如枚卜一節固是混淆聚訟
未決二百年來糾正朝常一旦埽地良可太息弟輩
妄以一葦障瀾恐無挽于成敗而且有不測者伏其
後矣嘗謂智士處此太上雄飛遁最下狎狂陸沉
不然蒔二丘一壑老身充耳猶能遠害行樂也何如
　與汪霽寰掌科　　社稷者不小矣
靜中有所聞乎弟時事憂患偶披易習坎誦之再四
得有孚心亨之旨心次豁然其人業已得罪清議自
無所容我輩攻之愈急則當事用之愈專當事用之
愈專則甘心于我輩愈力正所謂勿用而无功者耳
故六四飲食盥二剛柔相濟不作六五突如焚如舉
動聖人係之日終無咎其旨微矣今日之事我輩宜
少避扶持名教之名乃爲絶異日肆毒善類地則濟
尺牘　二十
險之善經矣屈蠖之屈政所以伸非是之謂歟
　報孫李二侍御
枚卜一事當局者設心甚深下着甚巧用公刺者以
接私門用衆與者以平公忿今士大夫見同黜葉于
二老無不色喜以爲公道差勝竊意二老遠而此老
近此老三辭已完料七月初必借考選庶常或乘一
嚴旨以出此時二老正在疏辭辭而有一不下則望
都門而却步不敢謂事勢之不必然者也天下事至
此不可爲矣不知高明計將安出弟秋冬間定請急

以歸砥柱排弭仁丈其勉之若有舉動則推諉諸公
切不可攻擊何也其狀態已盡在朱蒲老疏中無所
容矣若攻之不休則必反戈亦勝恣無顧忌貽毒善
類不小不見借言時政誣害忠良之　吉乎顛倒
斷案已伏他日機緘誠不可不慮也

上葉臺山相公

今天下接正氣之脉挽　國步之艱中外喁喁想
望全在閣下一人每欲進請又以嫌微趑趄不果于
前司禮云亡東阿早逝山陰捐館豈可謂彼蒼無意
尺牘　二十二

于平治天下乎明公丁此機會斟酌撥轉此其時矣
然欲撥轉世運先須撥轉
事證彼此靠做壞已成極重難返之勢致惑　上
意中立不辨邪正陰陽故當用者不決于用當斥者
不決于斥病根全中于此故不以爲朋謀挾私則以
爲報復害正也閣下爲今之計亟爲點悟　上心
或以拂進或以誠通務使
齊力雖言有過激總之血誠爲國非有他腸　皇
上極英明近閣眷禮閣下與鼈相不同又見百口同
攻其衷未有不疑于此一點必然爽豁則朋讒挾私
報復害正之說自不能入矣所謂頂門一針也此開
既透然後用舍決而百度新如順風張帆一息千里
而一二正人爲浮言關入者言路中已揣捉其根自
有持公論以剔別之必不使正人短氣小人借口耳
如此則　皇路清夷局面改革正類柄用舊章修
明太平可望不然今日求用一正人明日爭斥一邪
人　聖心終不爽豁而日亦不足矣山陰死之日
非其生之年乎不肖翰兩讀大揭仰悉閣下苦心熱
尺牘　二十三
心倍於翰等萬萬然一隙懵誠不敢不白且大丈夫
遭時遇　主直任旋乾轉坤而求歸一字恐念亂
諸君子問之腐心矣

又

莊誦明教深感好善汪度不遺蒭菲即此一念已爲
宗社倚毘局面隨時變更人才隨局轉徙故把
舵執捩捉得一定不惟　國脉賴以靈長即士大
夫之精神亦潛可易也今天下捄急之着無如更弊
治更治之着無如用正人然未有小人在去與不去

之間君子處用與不用之地能兩相離而無妨久若
持而不變者故山陰當　國與去世機局又當另
眼矣不肖翰妄欲閣下將是非邪正點明　上心
以此來教謂此古人格心之說非格心之說也似
得此誠然矣然翰所云點明之務從古名相不能數數
之而淺矣蓋格心者必情誼交孚晉接無間又浸灌
以歲月然後君有非幾旋爲移奪夫以閣下之斷斷
休休何讓古之大人但今　宮府睽隔晉接有待
加以宵小預布蜚言使閣下形跡成嫌此何時也翰
尺牘　三三

雖不省事安敢遽以格心望閣下哉惟是屢讀
明旨　主上似未悉誰是誰非何邪何正徒中懷
猜疑籠統不決耳乘此疑端必須藉閣下之地位品
望於語言文揭間將是非邪正大頭顱稍稍點破一
之不信繼之以再再之不入繼之以三使　皇上
眼明不眩騎墻知某某爲公論某某爲公論不容則
被論者必票票覆者必下乃可無阻得易爲力也非
敢云格其非心而嘿奪之謂也至於某舊例既不能
寢下亦無妨但其人大闖於治亂者不可不慮枚卜
事　上意既動則二三負望正人柄用有機此一
大因緣全仗台臺接引竊深喜而不敢泄近見臺中
極論楚事妖書此段大寃今日方明乃鄙意似恐發
之太早彼輩自抹愈力不知經此說後能無阻碍于
東山之駕百歲月云邁機不再來就中輕重疾徐斟
酌旋轉閣下自有碩畫無庸芻劣諜諜然一段私衷
必群陰屏退衆正盈　朝百度改觀天休滋至則
閣下再造之功成而後可言明農以讓後人之時也
報史武麟侍御
尺牘　三四

不肖初被謗時見渠疏有籍沒字以爲訴辱太甚故
辨疏忿激此學問不得力處僕之罪也但僕生平輕
財嫉貪人攘尤微尚故謂眼空人好譏議人或有之
若乘勢括財言清行濁則頭可斷而心不服也因之
嗣買二妾一婢則誠有之若謀人子女斂行十二則
頭可斷而心不服也差上俞報商役事極難妥不幸
及身每外對部使內向妻孥恐赴水雖經者相繼使
伯仁繇我而死故屢報屢賈屢更屢釋期一得當而
不才部使旋以宅腸側目矣然人心不死有爲彼拷

掠而呼天者有書僕衙而尸祝者僕出都日鄭人輩
欲嗾使棍商攔攘索賄以實其語聞諸人佯應皆掉
臂以去臺下復游燕都便可悉矣臺下始疏雖爲奸
書所惑而末疏銀至百萬非一手所將不知已而能
云然乎不肖投簪刺船直欲南下返滇乃聞敝鄉荒
警故暫栖遲百泉上且半世以來止一七齡弱女近
復夭殤僕之得罪于天地而肆爲陞割乃爾此亦豈
鄭人所爲耶世無百年不死之人無一品不敗之官
敢不安命自責尚生怨尤之心哉居諱幾半載狂興

勃勃道中條渡潼關登華頂躡嵩高留少室歷北邙
四閱月而後得返俚詩錯落毫楮何日呈政以助捧
腹輝誠窮邑僕始而賃屋近則與破房一區以蔽風
雨當瘠田數畝以供饘粥而小車一輛行李數肩則
輝人耳目無不憐之敝鄉因弟捨官走書索債不一
而足至有逢其怒以較錙銖者擬明冬後春渡長江
收攬南徐遡流入滇展先人之隴墓旋即返車鼓
翟出沒五湖烟水中買一片青山送此餘生足矣嗟
嗟河清難俟寒灰不燃山水寂寂亦不復作長安之
夢矣武麟足下善自愛勿勞念飄泊王生也

報鄧壺丘直指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惡貪其天性也補官三年京
邸破囊而居家則一毋一弟時爲怨責出都以來行
至衛源暑甚又以獨女痞斃哀痛生疾蹙依棲于百
門敝宅數間石田數畝正如一窮措大也乃以生平
最惡之事而群小即以此反中奈之何哉老公祖節
聳千等不肖于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接緒論益深
謹服今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猶俯諒王

生若謂腸無他而罪可減此之交情另眼求之古人
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者幾十月忽友人持一幅
來又謂不肖居輝半載華屋腴田半入其手嗟嗟諭
固至此乎去　國者妄比于冥鴻而下石者不忘
于騎虎但事久論定或終不至于損高明之鑒拔未
可知耳敝鄉兵燹之餘台臺霜飛雨濕萬里外始知
有　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漠人有口碑在矣

寄汪霽寰省丈

過浮光時望見仁兄顏色私衷已爲浣慰乃至誼不

一而足歸來泉上見蘇嶺吐雲百泉噴玉恨不與
吾兄把臂分韻忽忽如有所失耳月夕風晨湖光淡
蕩與君得安隱無恙乎六月間家弟單騎自萬里來
迎恐弟竟爲飄絮又先子壠上有未了事擬于秋杪
戒行若假道金陵當復遣力奉約卜築追隨湯湯汝
水尚鑒此心也何思兄來泉上相訪具道大可異事
言凡與弟契厚者皆蒙寄頓之誚眞可笑也夫弓矢
以待盜賊令盜賊得之亦以傷人弟今日之謂矣

報高景逸先生

欽仰臺下有年矣日者被誦不敢悖悖歸者正爲東
林君子神交不如接面爲愉快耳去冬自輝盡室南
來聞群小搆陷愈力并聞臺下與涇老本老援拔無
所不至一片爲國熱念轉寄于么麼孤遠之人益群
邪既以誣妄毫無着落近復倡寄頓之說于理事益
爲不愜僕雖骨也何足以當之雖然古人有舉世按
劍面一人知心足以暢然不死矧僕顧津津于諸君
子齒頰間哉今日之事且甘之矣自此埋名山水從
賢豪後講究性命亦何所不可適其志乎

與徐十洲侍御

秩詡以來懶慢成癖不敢通一字于左右去冬南來
過射陽晤靜之年兄具道年兄與綿鎮年兄爲弟不
平義激于色弟雖不肖日者隻身爲　國血戰乃
三年之內兩遭斥削而陷正人食忠信之窮奇反安
富尊榮物之不平斯已極矣豈非弟之遭數奇哉今
漂泊江南幾致不能餬口卽與弟水火者亦知弟罄
身出都無可奈何强申以寄頓之說夫小人原不可
寄矣若寄之君子彼君子必自愛肯受此曾經忝劾
之穢物乎弟之心又可藉此以自白矣雖然此固弟

一身之事也若今日之大隱憂則在秦楚搆兵而浙
崑之死黨因竄入而佐鬬兩少宰號召于南北暗漁
東裝之權一穢物喧應于浙江時下摘瓜之手今宣
城啟矣宜化不久必署銓篆劉王敗矣鄭人依然揚
揚言路弟恐四三君子如晨星碩果將不知其所終
矣　命下之日先須剷拔此根勿使滋蔓至于攻
北少宰而切不可言及其不利于蠲州攻南少宰切
不可言　吳南黨之不齒使彼不得藉口翻案聞兩
入臟穢狼藉一問之自足充白簡矣弟浪跡之人不
恐邇來時局區區一得惟仁兄留意焉
報顧涇陽先生
不過里門者計十五年于茲前歲挂冠未敢卽歸以
圖一侍講席大快生平私願也昨入梁溪得接見顏
色進之教之又呼爲小友舉夙昔麤鄙放逸之氣一
埽而盡自顧匪劣誠何幸焉使者來持手書并扇頭
大篇卒業再四喜懼交集夫得先生片言可以已疾
喜何如之恐終身意氣用事怒已尤人不復學問有
增長處孤有道之注眷又可勝懼乎先生斯文主盟

猶兢兢于改勉何有于末學矣命之矣
寄王衷白少宰
竊見是非雜亂至此時而極矣小人肆毒于正類至
此時而極矣所以然者　國柄散而無歸小人之
黨盛而君子之勢孤也太宰雖重望而出山以來未
覩掀揭之豎且多爲群小所誤惟考察一事定廓清
之功于卒然忽然之頃人且以此啣狐兎之悲而慫
明公兄弟轉移之力是明公之造福
于保全善類而羣小之甘心明公亦錄于保全善類

神情形跡勢不能與太宰分而異矣今日之事太宰不在乎目前之易乎去邪而在乎異日之難乎翻案明公不在聞言求退之易而在乎被召出山之光則何不深思所爲處此乎輸遝處江湖感明公知已之恩圖報無繇早夜思維畫爲一策此策一行、山崇社事甚太宰得安其位而明公名高山斗矣其要在破常格以收人望而已何也小人之口不可塞而可以正壓之小人之勢不可爭而可以正勝之是故小人之饒舌不足患而君子之離心乃可慮也從

古眞小人當事猶必假藪賢以安其身而後得遂其私況以君子而涉亂政定紛囂不早收人望何以濟乎爲今之計太宰宜亟出一疏將海內正人領袖而位不尊顯如鄒南皐趙儕鶴顧涇陽高景逸遠李諸君子破格推舉不必拘拘舊例如鄒趙以吏戶侍郎推之趙遂以都憲僉堂推之高李以太常少卿推之此皆品將年深人無不服者夫鄒推則四江一路之人心歸矣趙推則河北一路之人心歸矣顧高推則江南一路之人心歸矣遠李推則山東河南一路之人心歸矣若其格既破即推而不下也咸感國士之知衆正歸心群情畢赴吾推設用賢之心曉然于賢愚邪正之衷然後將陷正人亂察眞之醜類例轉示懲彼群小即舌劍唇鋒只得俛首聽命更從何處下口乎若此則宰公之身安而功大矣即懸車以去而察典不可翻矣則明公保護善類赤心終始完全高揭然于天下矣若詩不出此徒區區別白我以彼爲貪彼亦以貪還加于我我以彼爲邪彼亦以邪還加于我我以彼爲

植黨彼亦以植黨還加于我近來群小慣用此法不可以口舌爭也然非明公之好善不能謀成于太宰非太宰之辣手不能破格于今日時乎時乎不再來也至于明公求退正不必徒爲分疚今日既與宣化并傷後日渠必脅之并起此勢所必碍也不如將年來君子小人臚列成疏明指某某爲某某爲某某爲黨邪害正某某爲任事被誣某某爲託名報復堂堂乎揭日月而行存此一段不朽正論于天壤明公之出處明衆正之寃鬱伸不但今日補偏挂漏

與野愚僧

不佞脚踪徧天下交遊亦幾徧天下每遇大心者宿
初幾學者未嘗不神往心折以爲夫夫能割恩愛發
明心地步步向上視我輩何如人哉及閱犖巖諸經
不曰尊公語語皆從悟後出遂更相唱疊境順心縱
論則又豁然曰此豈獨出家子事哉一切駔庸盜獲
樹鬼社神皆于此事有分一切土塊泥團村歌謖謔
皆于此道相因故戍戍不弟後憤閇塡胸覓一驥負
時蔬一騾負教與邊讀書邊誦典邊作文邊提話而

二六中常嘿嘿放不下處一日秋凉夜寒盆内金魚
跳觸荷葉猟猟有聲忽焉猛醒此身如縱鳥出籠病
熱得汗經快無比旋向大士禮拜如天地安揷不住
日月籠罩不着千七百則公案萬松天童輩俱瞞不
過自後爲詩文覺不同人到京師將上項事舉似朗
目和尚朗目合掌曰出家人坐破幾片蒲團未曾磕
丈夫也要必以大死翻身騙空雷震抽釘拔屑接待
着半毫居士以六日夜遇此光景奇哉珍重珍重莫
任莫任其時京師學道人如林善知識則有達觀朗
目憨山月川雪浪隱巷清虛愚巷諸公宰官則有黃

懺軒李卓吾袁中郎袁小脩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簣
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諸君聲氣相求函蓋相合莫
不曰尊公語語皆從悟後出遂更相唱疊境順心縱
延至今屈指二十三年如電光一耀依然故吾囘思
向者之悟不過塵勞暫開心光偶現如渾水倏清涛
者不久復渾矣暫寬自律聊且評人朗目慈柔周旋
世故達觀岩岸好爲人師月川當境破膽雪浪講經
解願清虛孤高遯衆憨山博雅驚人隱菴煞是農家
者流愚菴未具衲子之骨慎軒石簣事佛皮毛中郎

小修等官性命五岳不退世態炎凉性海承植天資
樸魯卓吾識地高超褊量皆肉幻然豁刻攻苦好奇
造相凡諸道者或披緇而學淹半滿或服儒而誓了
死生或戒律精進而飲服鬼神或舌根廣長而訶詈
佛祖詢法門龍象佛口兒孫其根行其識見此出世
丈夫也要必以大死翻身騙空雷震抽釘拔屑接待
人天何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乎今且老壯相兼存亡
異路存者進不可量亡者畢竟再來總之此物于人
太親切故于人轉遠入頭覺太易故到手轉難古德

云士大夫學道聰明者多不須苦參便有窺破處而
放恣心乘之終不得力以天馬之行空不如香象渡
河之着實也又云出家兒性資遲鈍一二頴秀者千
教中句下忽有領略卽得少爲足香烟茶粥滿前快
心受人趨拜居之不疑終乏長進何者巾拂上汗氣
敵不住死生故紙上陳言了不得性命故志不高則
氣局低不可以入道心不大則障碍多不可以入道
不曉文書則入邪徑不可以入道不通宗語則當面
錯過不可以入道泥教典則解文字不可以入道弄
機械則變詐熟不可以入道不虛心則負高甚不可
以入道不就正則差別暗不可以入道吾鄉僻在天末見聞寡
陋人人作醯雞處甕輸音自飽此一大事久不照管
老和尚根器超邁學問淹該眼光出頂顱之上軟語
淡堅硬之心何幸荒野山林得藉誌公卓錫近者擬
古成頌字字醒活豈獨以文字而遊戲三昧耶假方
便而筏渡迷津者也不敏碌碌塵鞅缺閒巾瓶謂詣
再三黠窳數字師因以指而標月吾則借車以指庶
矣所恨賦性凡下習染頑涎雖無縛而不得自在必
加鞭始可前趨悵望不斬鉗錘間施棒喝倘一旦推
倒虛空捉摸鼻孔敢忘所自若以口頭當禪與佛事
作人情者豈所望于手眼之大德哉

與趙凡夫隱君

日者同靜之兄造有道山房併聆緒論清況浣人肺
腑如飲八斛純灰靜之千世文起倏爾雄飛一時聚
散升沉轉眼世間之無定相如此不佞自還山以來

一十五稔并未嘗以片刺干公門隻字入長安一丘
一壑苟焉自適老冉冉至矣不虞蜀酋發難牽拽滇
黔土夷蠢動去歲春仲 [illegible]城幾幾厄烈今雖稍戢猶
作鷙鳥之伏而朝京周行尚屬梗塞以故幾番束裝
卜築江南竟以中止不免進退維谷居恒竊謂世上
占便宜心境雙泰孰有如凡夫者哉但偏伯之手未
展抹時之用可惜也

新主御極披羅巖藪人具
集菟我獨集枯此邑歇律不吹寒谷意者不赦李綱
以謝金人之故例乎然我之爲我自如也福薄數奇

報陶不退憲副

弟與兄豈有間也曩歲同滇兄薄官赴京重百五十里之程不移趾過寧翻遣兩從拉偃卧王生出晉陽以晤斯亦何爲者弟愚有以窺兄之微矣夫與王生親匿者人致推王生而物色之時豈無者若遠在天末則一顧未必即挂人牙角蓋兄以縝密之心冒炎涼之跡弟實知兄不踐炎涼之跡而諒兄縝密之心嗣是有昆池之約先滅影以去於箋扎亦不數數然尺牘

者慮爲人遠毋寧自遠不欲藉人以變而波及兄官耳兄不出自所謂弟視兄若遺而重有望于兄俾弟當之不益嘸然昔常山王與安成君相視驩甚天下所知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初終繆刺捷戈蓄刃爲天下笑夫身無厚豎于人而遽其必死填虎狼之腹則常山公之過也季布曹丘生俱楚人初則非詆阻抑及一言投合翻然刎頸而季布之賢得曹丘以益張則齟齬之中亦有莫逆也錄張陳而觀則始之相得者適以相害錄曹季而觀則始之相戕者又以相成

人之相知不貴知心哉然疾爭交氣者爲易口面自毀也並詞揚美者爲代語而自譽也其數至明弟麾知讀書甘寂遠勢必不流于俗人之言自知辨此審矣十五年來手書不絕惠我高誼已徙戀戀者而感可去衷其與兄元無間也兄勿疑弟介介于懷也

與夏比部

關上寥寥數言出自肝膈門下之愛我真非毛孔中語矣不佞還山以來不園池不聲伎舉族稅糧不盈廿石十五年余督畊湖上積穀八百石徙歲散募

兵以援會城之急而寒酸不異措大乃部性不善治產而頗好施故耳食者動以多藏詢之無怪其然也夫毛遂不呈身錐穎弗脫嘗丘不下辭友實不章京兆敞之言曰故事各達其賢之俊傑如必待伊尹周公而後用之則此人不因是下而進矣

與閔中丞

得覩龍光消去胸中鄙悃目底真無高戶侯矣臨發謁謝關人以貴恙辭想久已勿藥幺麼王生何足比數而臺下逢人說項此之高誼直薄雲天而上之耳

近托庇叨起一官自分散才敢忽恒諺編恐嫌浸之
夫愚戇之性靡毫毛建竪有負剪拂之雅坐此進退
蹐踏里有醜婦髮短齒稀不自知年猶衒腊澤而售
于市欤裘馬貴介將一見而嘔之矣僕今將無同乎

與劉右吾大鴻臚

維斗壽章既出巨手則僕羌缶之音誠無當于鐘呂
之側矣然業承長者命遲固罪也而化爲烏有不滋
其罪乎謹脫蓁緘覽敢冀臺下之愛之也者而忘之
敢不冀臺下之忘之也者而教之

尺牘

報蔡五岳方伯

契濶者二十餘年而思仁兄之心鐫境則動葢感于
年籍弟兄拍去殆盡弟與兄覩息人間故欲得與居
狀耳已已端陽于貞所年兄書內接仁兄手教大書
特書宛對芝顏其情之于弟不作悲唁語見道人開
口自別且讀且感出于常調弟乙丑雜濱今五旬寒
暑寄寓和陽幾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近得遘善知
識疏簡雜華以先悟果而后修轉雖流浪旅邸不作
草菴窮子避難者明也深悔前日一知半解巾拂汗

與文文起殿撰

弟自二月離滇四月入蜀取徑會川迂折千五百里
顧覓兵役雖悖脫瘴毒賊氛而薄產蕩破殆盡五月

望始抵江陵又聞東林黨鬧作之報重舍舟遂挂帆南下至眞州而秋且半進退維谷誠不知所自爲計也卽欲刺小舟奉訪乃趑趄徬徨心欲前而足且却矣聞台丈一段苦心早識竟無處開口以至于此極也可痛哉長至前走淮南追奠劉靜之年兄見台丈揆狀祭章眞是一字一淚道誼之摯友朋之交豈可于今人中數數屈指哉不肖讀之卒業血淚淋漓而卽念靜之兄有友乃爾其賢益彰矣

上朱平涵相公

尺牘

輸稚魯下七誤入閣下藥籠中徃者叨補一官實托嘘枯大力自去春離滇妄意入春朗待覲台光不虞又以東黨鬧住爰扳舟南下秋杪始抵黃州一步不敢出一人不敢會唯與妻孥相向嘆息果卽不果卽不肖亦不自知罹天罰之至此耳滇皇青蓮烈士也猶聆不與黨不肖復誰尤但經略臬目衰心久欲刺刃東藏之于斋而宅之于澹矣長至前過淮南追奠靜之兄益素車白馬之盟十五年後始得踐之見靜之阿郎道台臺惓惓注念于不肖固讀墓銘祭章大篇見林者也陷逸逃亡法在必誅者也諸有于何所見而官不過七品年不滿四十恒以千古之事爲其事及收之復何所見而捄之收之則延賊捄之則觸法于封疆道義四字何居始而蓋猶共器能而玉石俱焚戶居一室而四海精神若往來于匡牀棐几編纂數

言而千古精神眞上下千餘筆伸紙等語感慨悲壯
描寫逼眞知言哉靜之其不死矣舟中憶靜之得詩
四章雖不文而情見乎辭謹錄呈覽自寓眞州天少
變矣少住無謂儗春暖卽歸但萬里之來不得晤言
則不釋然于衷者豚兒纔知應門亦獨子也頗有意
向知所欲聞併及

報段幻然掌科

再接手書極感存注一番煨燼中能覓有我輩矣弟
任眞州半載餘同調中唯歸太蒙黃有此外杜門却

掃簡書課兒一人不會一句不談子瞻所謂斯不爲
人所識也時事決裂起于諸君子自矣其着始而認
賊爲子僞延納之度既而爲賊出脫賠貶之訾致
使脫脫者攻之有故言之成理益以封疆重題歷其
顚抵其口而莫可與抗折者聞彼時一二君子見此
舉動預知有此又以言發于口則已爲異類逢喙不
出聲以至于不可收拾乃爾也夫汪文言何物也不
過一出羊入馬之孩也撥動貫申織成禍局罪不容
誅而力能使首揆出疏太宰上章不入可駭乎曩者
遠在萬里于時若爽若昧近始略得其梗槩若此中
端緒葵全猶不能殫述此豈盡天乎弟厥心結舌本
不欲談世事適以功曹便羽欲翁兄得其底裏自後
三緘矣弟兀坐邸舍如猢猻處袋儗于月杪覓扁舟
滅從素食鯀西湖走台蕩過武夷藉雀山異蹟以消
壘塊往來計費百日當再報一泉

再與劉念臺年兄

得于水居握談洽日十五年來積鬱積思可消過半
興盡而返搖搖並舟送我難別雖未沾巾乃嗚咽深
情深于痛哭矣屈指諸君子生存無幾而諸兄弟中
如吾四三兄弟又抽去殆盡則弟與兄此一會不誠
如夢哉兄脩髯及膜光彩燁然較曩時昭慶相晤又
作別觀弟行矣唯是弟居家窮而人疑弟爲富弟居
鄉弱而人謂弟爲強則忠信之不孚所自責者惟仁
兄教誨之

報董宮宰宗伯

瀛海年兄在日曾裁小啟奉訊左右嗣後沉淪遠方
者一十五年自分天末一老永強已矣昨歲叨起復

出又坐黨籍上之不能如子眞之爲市卒次之不能
作伯鸞之投簪栖泊西湖向親識者措藉資斧問道
旋滇故一事不敢問一人不敢接卽以年臺在望誼
切世講亦不敢贅屬車投一刺而說斯高誼噓谷陽
春唯有歌隰桑之什以識不忘耳弟年踰耳順性命
一着泚無下落平日講談都成虛幻自今以往百念
厭燼意不能以備治世必以亟治身以禪治心也年
翁久透玄開于世出世就中要語希爲指示壁不敢
敢不請事乎扇紙求名筆其便面之陰幸作秋林怪
石數筆惠我將奉爲世珍矣

報錢牧齋宮詹

欽仰台望意謂天不虛生俊傑將拭目以俟澄清昨
歲至武昌晤段幻老始知台臺家食有年時局至此
匪獨天意實錄人事焉諸君子始而輕爲援引既而
妄爲出脫都不從大關鍵著力自貽伊戚可哂可嘆
來論謂乘勢而不識機角力而不返理相蒙相償以
致今日誠定論也卽鑄六州安能成其錯乎如弟久
沉遠方葉臺老鄒南老中忌者之口猶以放肆見疑

稜多方欵祓致　聖主焦勞于上凡套舊習牢不
可拔有君無臣千古浩歎眞可惜也弟去家五年歸
既無資處又無費舁誦谷風恐懼安樂之章爲之廢
卷也然丈夫大事自有非三公百城所可易其一瞬
者弟已戀戀于此者哉潦暑唯珍攝

尺牘

諫議公旣沒之七年而其嗣子開以范尚賓之狀來請誌於余余旣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黨晨星盡矣余而不誌公又誰爲誌公者公諱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系自琊琊郡先世居鳳陽傳爲鍾樓壬氏由鳳陽徙滇則始祖珊也當高皇帝時從潁川侯征南有功誥授武畧將軍世襲於滇遂家焉厥後失官子孫散處其在臨安廣西之別郡者以科第顯在臨安之寧州者曰機

欽賜壽官生暹隱逸暹生鉞雲南府教授次鋭業儒鋭生尚綱多隱德以行誼著於州志尚綱生公奮起諸生益磊落負奇氣配黃孺人生公有異徵年十四補諸生時雖童子已餘然耻爲凡兒嵩曆戊子舉於鄉卽丁賠公憂當賠公病公經天請代刲股以進人稱其孝戊戌署竹谿教諭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氣骨英勁雖讀書中秘輒感慨天下事不屑隨世以就功名因改吏科給事中七閱月轉工科吉

神廟方深拱不視事秉政者以養交持祿爲得計轉相援羣邪附之致正人日落衆世不知有清議久矣公慨然曰與其披鱗無寧借劒會四明沈被言乞歸輒援王山陰自解公劾其誣善行私賴倒惘愉旣而與沈歸德並罷舉朝愕然公獨上疏爭謂鯉賢不當與一貫並罷皇上一日罷兩閣臣其當罷與否舉朝知之而舉朝不敢爲鯉伸一辭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

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不報四明去吾鄉朱文懿當國援李晉江公又上疏爭謂廷機無相識無相才無相度徒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竊取大柄他日必至債轅至引安石禍宋以盼前後三四上語多切直其後晉江遂出綸扉待玦者踰年而去公又念時事之日非也上疏極諫列可痛哭者八事復因災異疏論廢棄理無狀比周一貫廷機驅除正人汪若霖姜士昌宋盡

等卽賢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錢一
本逸中立薛敷教于玉立劉元珍麗時雍王士
騏黃正賓等皆不得召用傷剖天心兵部尚書
蕭大亨贓穢如山左副都御史詹沂柔媚無骨
戶部尚書趙世卿末路回邪均宜罷斥以應古
者災異策免之例時晉江已去位矣
上復起舊輔太倉王太倉進容揭爲南省段公然所
發而太倉疏辨公抗疏糾錫爵巨奸并及賡交
通爲奸狀太倉竟不采至又因會推冢卿桑大

亨及南兵部尚書孫鑛因會推吏禮二卿桑詞
臣黃汝良全天敘又特參遠東逕撫趙揖開釁
屬夷貴州逕撫郭子章開釁土司及雨廣總督
戴耀福建逕撫徐學聚頑鈍汙穢又疏參同官
及臺員之貶羣者前後皆留中不報當是時公
直聲震中外數十年小人嘗寤賴公推鋒力抵
幾幾乎勝之而因是小定其他逢白皆通達國
體至摘晉江私通建夷自取辱國一事其論尤
偉詳在國史公益自負一往不反顧在省三年

積數十萬言朝士視公足左右爲榮辱于是小
人人自危日思所以中公矣一日詞林湯賓
尹者托其私人進結于公爲大拜地公故不應
其人快快去省中王紹徽尤恨公切骨與其私
人日夜謀遂揑公厥庫贓及慕夜之賦至八九
十萬娕御史鄭繼芳發之百足競起公抗疏辨
且罵賴
神廟心知公皆弗問公益憤憤度無以自白乃集五
城司坊官役若干人於正陽門逮其行李十餘

擅家屬肩輿五乘衆白之而公則向
闕叩頭慟哭曰臣無能簪筆事
陛下矣遂掛冠出都門于是南北臺省交章訟公寃
而銓曹竟以擅離職守降公刑部簡較辛亥大
計遂列公浮躁公之視厥庫也數上條陳計所
以節虛冒鄙商民者百方且連章參剝商中官
楊致中李進忠吳進王道等請逮問追贓至諸
閹切齒亦造蜚語中 公陽呼曇者如是乎公去
國十五年而

齋閣御極趙忠毅公出爲吏部尚書矣乃起公湖廣
按察知事明年甲子晉工部主事未幾逆閹
忠賢竊國柄逐忠毅去御史張訥并論公奉
旨閒住而向之佻公者爭起而附閹據大位王紹徽
等復理賊狱之說兩疏論公必殺公爲快遂奉

旨削奪又二年
今上繼統首誅閹及其黨皆離刑書一時衆正彈冠
而公獨爲冢宰王永光所抳不得召公日已矣
吾其汶汶以沒齒乎因上書自理臣二十年孤
踪前後爲小人所錮而張訥者復參臣以東林
黨臣與顧憲成諸臣師友聲氣何黨之有君子
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惡相濟君天下者勿問
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永光益惡之遂報罷
其後有薦公者會已已虜變不果行而公已無
意于世矣越四年庚申初公之去國也旣釐身
以自白而言者未已公以是不敢遽歸滇携其
家僑寓蘇門言者復謂輝縣旗田半入其手乃
去輝南下所至士大夫皆匿影引避若將凂者

獨年友劉靜之逆諸河濱而勞曰知子有今日
久矣因相與渡江謁顧端文公諸君子定交講
性命之學意甚欣然自失也歲餘歸滇及旣拜工
部之命行次江陵遭鋼力不能返滇浮江而下
暫止眞州旋入吾浙變姓名匿西湖中訪余山
陰道上黨禁解已已自歷陽如金陵爲投老計
遂卒于金陵而公自被放以來所至輒縱情山
水東躡岱峰西窮華顛中條尼泗歷少室嵩高
南入吳會渡錢塘泛東海還過金焦滯武陵間

桃源善德之奇出巴蜀上峩眉登其絕頂飄然
有遺世之想還滇十餘年出沒太華昆池間遠
及黔蒼鶏足洱海無不窮其勝槩皆有記有詩
嘗曰吾平生惟山水爲家緣道義爲知已持此
自老足矣臨沒橐無餘錢賴尚寶諸君之義以
成襚公之窀白矣公亦可以死矣悲夫始公讀
書竹谿署中獨究心内典久之夜聽盆魚觸荷
聲恍然有悟嗣是讀書不復滯章句在京師與
黃慎軒陶石簣諸公往來參印輒屈其曹偶

被放後周旋顧高之席久頗窺入聖路然于故
指亦不屑屑爲異同臨沒謂尚寶君曰病中雖
有千魔心上原無一事亦足窺公之微公卒于
崇禎癸酉七月六十有九配趙孺人側陸氏生
子開授國子監使學正英毅有父風公卽葬於
江寧之太白鄉吉山遂稱江寧寓賢後之君子
亦尚有以論公世云尚寶君諱鳳翼系以銘
銘曰何來乎天一方東西南北山水清狂死便
埋我樂彼帝鄉何以殉之諫草如霜何以永之

時

崇禎十二年巳卯夏五月吉旦前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
予告以建言奉
旨削籍山陰年友弟劉宗周頓首撰文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藏以詎萬計王公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啓初趙忠毅公起公謫籍稍遷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旋以閣禍削奪

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抑不果於是公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所矣崇禎癸酉七月

死于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死之日其友少寶范君鳳翼數輩爲買棺以殮傷哉貧也向鄭所謂金錢詎萬其將化爲飛塵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寄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漱衣周身生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公之寃茫茫大白于海內聞者爲之旁徨歎泣而公已不可作矣公舉進士爲萬曆辛丑四明沈奇其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公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久根株盤互以吳門太倉爲宗主以紹興晉江爲衣鉢而以埽除山陰錮德爲護法公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間糾六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三年朝右皆爲側席而公之禍遂不可解矣公天才諷發言語妙天下所殫治皆勞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鈎索情僞鷹擊毛舉所發必中故一時臺省搖

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公爲職志而羣小恨公爲獨深其初攻政地也又將抉摘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嗾繼芳以發難而公卒用是敗也如決癰潰疽使人逼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鳴呼當事之殷也膏唇拭舌盡力而排公者小人也盱衡磅礴盡力而援公者君子也此兩人者其用意不同皆知公之深者也其後也號爲小人者吠聲以排公而不知其所以然號爲君子者循聲以援公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又寘

後也援公者固無望於小人而排公者未必不
出於君子排之者久而未厭而援之者或反而
自疑悠悠悶悶耳語目論遂使公之一生如入
霧雰如冒枳棘終其身展轉晦蒙而卒以窮死
客死夫至於窮死客死小人之盡力排公以爲
骨鬱血怨咀嚼而後快者蓋至於此極矣而豈
知顧以是白公於身後哉公可以無憾已矣公

高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下西南夷有功授武畧
諱元翰字伯舉號聚洲其先鳳陽人也

墓表

將軍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雁尚綱父宋皆
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貢生官太學博士崇禎
丁丑八月葬公於江寧縣太白鄉吉山西南後
四年庚辰虞山錢謙益爲文以表之使饒諸墓

上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虞山鄉友弟錢謙益頓首
拜撰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南直
鳳陽人也
高皇帝時有名珊者從征六詔有功授武略將軍遂
家滇中數傳至諫議諫議祖尚絅父案皆有志
行諫議生而癡偉目光灼然如巖電爲人磊砢
著節敦尚倫義自童時已然九歲喪母事後二
母如母父病割股號天請代畢人謂之聖童孝
子年十四爲文奇揩或告之鴻文無範是爲總

諫議意不屑曰吾氣至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
何能爲或聞時政過舉輒蹙床行徹旦既而戲
手長嘯曰秉成無人其父兄聞者皆異之弱冠
舉其鄉第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
楚之竹谿益復博體專研夜聞魚觸荷聲有悟
誦此詩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時宰見
其文奇之以爲眉山復出拔寘第五或以告諫
議曰相公知君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
對曰他人不敢知荀出相君某知報德矣羅勢

正之於李南陽非報耶時宰稍稍聞之其後遂
出爲吏科給事中當是時
顯皇帝以黃老治天下時宰因之陰詭持祿斥遠端
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疾之首上言時政五事
曰責法令曰專會推曰慎名器曰廣賜環曰嚴
奏辯已又疏劾首輔沈一貫顛倒是非壽張亂
國欠之
上卒罷一貫而次輔沈鯉同日并罷諫議心知一貫
爲之又以天下區分二沈比于莽蕭又上疏言

陛下一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朝不敢爲鯉
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
陛下不得聞此豈有國者之福乎既又力言枚卜宜
慎因劾新參李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其
以敝車羸馬誤盡天下也疏上不報然李公卒
以是引去諫議既以有言皆用忿益奮激會遷
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庫務劾奏庫璫楊致中王
道剝商婪賄請按其罪時秦稅使怒成陽令滿
朝薦彊項誣奏朝貴:劫貢殺人

上震怒逮治朝廷諫議抗章救之語甚悲
上皆不報亦不之罪也一日有
詔經營三殿諫議以爲殿工費浩非責協濟于省直
則生派產不地方國家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
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豈可又興工作重累吾
民乃上疏極諫議卒寢已又上言時事可痛哭
者八其大略云
陛下繼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近年以來精神倦怠
厭玩士夫于國有不問于家有不見輔臣朱賡
傳
辨閣三年尚未一瞻
天表人失心膂厭疾爲狂可爲痛哭者一也六卿强
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二署篆兩曹在
外則監司手綰數符知府攝自佐貳人失股肱
厭疾爲瘝可爲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
被召者積年累月不露一命夫既召之又姑置
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
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報命則
栢代無人重巡則故無此例上下紀綱陵替殆
盡人失耳目厭疾瞽瞶可爲痛哭者三也庶
詔經營三殿諫議以爲殿工費浩非責協濟于省直
諸臣淪落弱歲奉
詔起用未見彙征天霽無期河清難俟更復數年不
起竊恐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可
爲痛哭者四也班白二酋敗盟犯順九邊糧餉
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弗應京師十二
大營兵十餘萬衆計餉每年二百餘萬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
餘剔班役市棍負販也或以空籍支糧或以
傳
一人冒領竊幸有緩急可驅此輩爲
陛下出死力乎可爲痛哭者五也
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數年臺諫封事一切留
中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
一旦有奸人朋比虓張誰爲
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爲痛哭者六也榷稅
之使遍於天下民間轉壑奴骨賣子市妻怨氣
上通災異迭見方且拮
三殿以爲名借停止以悅衆是天以同祿警

陛下陛下正借囘祿以剏萬民可爲痛哭者七也
郊廟絕跡講席生塵隱禍伏機壅閉已極
青宮講讀經年不舉親賢宦疎遠正人古今未
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可爲痛哭者八也時
災異數見又上疏極論大臣某某奉職亡狀又
言鄒元標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遠中立等皆
經世材誰秉國成坐俾淪落選司間一起廢如
于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
之性傷割天心此災異所繇來也當此之時諫

議直聲振于天下用事大臣皆不悅小臣阿附
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爲首功初給事中王紹徽
爲其黨翰林湯賓尹營爰立甚急以諫議重名
謂諫議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扎揚湯君湯君
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
何敢恃湯君謹辭紹徽繇此甚恨至是乃與其
徒共組撫諫議暮夜受賄盈數十萬巡廠庫盜
庫金無算爲成奏以授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
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夷悉出裝署琴書
數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曰臣以職任糾劾
不敢塞默以負
陛下御史顧且誣臣贓跡臣無顏復入瑣闥即日掛
冠策蹇徑去於是給事中胡忻御史史記事南
省臺段然周達等相繼上言元翰鯁固觸邪御
史戴炳冠受人嗾使爲柄臣報怨不忠之尤者
也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職守鐫諫議官諫議
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已名賢山水
耳今而後寧復匏瓜乎於是東汎滄海西登太

華南渡金焦謁端文顧公忠憲高公等君子于
東林低囘講席歲餘始自吳歸滇其在滇惟閉
門却掃興至則出游昆池鷄足之間如是十五
年於是高邑趙忠毅公爲吏部尚書矣奏起湖
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
逆閹魏忠賢矯虔招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
訥者承風旨劾諫議爲趙公私人有
旨予間住而王紹徽者方起田間得璫意驟躋冢宰
修怨申嵓云云于是又削爲獨琅人猶慮有後

命爲諫議危諫議獨夷猶曰吾得從楊慤山高
梁谿地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歸滇飄浪大江
南北薪炊時絕或賃傭卽邸中歲丁卯
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黨論如法凡被璫禍者悉得
湖祓還其故官于是京兆尹劉公宗周吏科都
給事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寃章下所司時吏部
尚書王永光故璫葸孽尤畏惡諫議力抑之諫
議竟以病卒於白門卒之日囊無一錢賓陵范
公鳳翼黃公正賓等經紀其喪當諫議華時諸

公皆噓唏諫議爽然顧謂諸公曰幸也死于二
三友朋之手不然千年之後誰爲知我心者乎
舊史氏曰自
神祖中曆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宁之局則已三變
其始
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
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
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氓寃寺擅
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卽亦戢心搏志而耳
處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獻
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
君子也其後
魁揀已振握炤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
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
敗謀陰者勝凡
明主所鉗鞬以繩貪人宵類者小人皆借之以穽君
子其君子旣禍敗卽無可自解曰吾君子而
人亦不斬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又

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于
斯時者矣雖然自其卒而觀之世之所稱東林
君子與巽東林者不七八年而俱盡固也若其
始泰輪帛四馳薁棘援連道亦已盛所獨不及
者惠司馬元孺方侍御孩未及諫議三君耳鄭
賢之爭司馬踰十年方萌俄過而侍御終沈諫
議以死此無他故今人固畏君子尤甚畏此三
君以爲此三君才氣獨出其間必將大治小人
卽一日能兒于

上又未易得敗耳余未見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史獄
識之京邸余官留都得交諫議其人皆英烈奕
奕論爭如刀劃塗以彼其氣不問何賊皆能
殺之此世人所謂其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
亦甚貴之矣嗚呼三君誠人傑也哉

舊史始寧倪元璐譔

崇禎癸酉之七月王諫議聚洲病於白門之邸次不佞鳳翼舍皇往視諫議口語琅琅曾不及亂但云病中雖有千魔心上原無一事弟無意人間世矣越一日而化甕無餘貲故書數篋而已葢諫議以嫉惡過嚴橫被誣陷放棄長林者垂十六年晚遇趙忠毅高忠憲兩公知已綸得薦起爲郎而羣奸故玩弄於掌股慶其間關跋涉已遠去里門乃以一疏論罷之諫議欲留不

可欲歸不得棲遲旅邸者九年至是乃困頓以死亦可悲矣因憶當時誣纖之疏蜣螂撅糞自其口出動輒曰暮夜之金多至七八十萬已而變其說曰埋藏寄頓實繁有徒已而再變其說云輝縣腴田半入其手今諫議已矣桐棺三寸羈魂萬里其所謂七八十萬安在所謂寄頓埋藏者安在所謂腴田又安在天下有心男子遂不能一昌言耶嗟夫古語有云身後乃知廉吏又云葢棺論定此語似然實不然徒傷人心耳

夫言官以觸邪之故至以一官狗之併不得保其身名既已長夜不晨九京難起矣落落身後名何與人事況誰衷誰跖空自日星誰其顯白之

中朝以備信史則所謂論定者亦不過二三同人碧血自憐青燐遥吊而已豈不悲哉諫議有子曰開憤諫議方正之不容也魂魄不歸故鄉也啼噓淚不止手行述一冊往見方孩未先生先生曰固也葢終古如斯矣然彼何敢以一時譖

詠而驕我千萬年方今知諫議之深者莫過於范吏部異羽劉司空念臺兩君皆一時麟鳳不朽乃公後死者不得辭其責也雖然會稽之山有所謂倪鴻寶先生者其文章炳耀可以噓枯潤朽光敵日月子盍乞吏部爲狀因司空以達於倪先生埋隧之石倘併借先生以貞系久補乃公平生未足其在是乎孝子勉之矣嗣子再拜曰然乃以孩未言乞余爲狀余不得辭也狀

曰公王姓諱元翰字伯皋號聚洲世爲南直鳳

陽人
高皇帝時有諱珊者從征六詔有功授武畧將軍世
襲於滇遂家焉數傳而至尚網公砥行著大節
舉丈夫子二季曰家以諫議貴贈工科右給事
中是爲徵仕君配黃氏贈孺人孝慈靜婉實鍾
諫議諫議數歲時雙目炯炯有聖童之譽九歲
黃孺人捐中繼張孺人再繼曹孺人諫議莊事
兩母如其所生十四補弟子員雖髮未覆額然
見局促老生讌擬章句便竊笑之或感時不平

每至髮上冠指如先文正爲諸生已毅然以天
下爲已任矣年廿四中萬曆戊子鄉試會徵仕
君病諫議割臂肉以進徵仕君竟不起諫議匍
匐苫次哀毀不欲生幾以身從徵仕君地下服
闋精心名理其爲文擢筋露髓不復一切蹊徑
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座師馮琢庵
先生謂之曰子知藥選之自乎四明相實器子
謂子筆舌互用脫有鬼工以蘇玉局相期子勉
之矣公正色曰知已之恩同於在三生何敢忘
然而人臣無私交使相君而開誠布公生請北
面精謹以事之不然者庶私門而忘國恤負相
君莫大焉千古不愧師門唯羅整菴矣亡
陽耳語稍稍洩於外識者已知其不能留矣亡
何改授吏科給事中尋陞工科右是時
顯皇帝深拱既久政府意在持祿驅鋤異已善歸已
過歸君國是清議不無混淆矣公首疏時事五
條一日責法令二日專會推三日慎名器四曰
廣賜環五曰嚴奏辯會四明相被言乞歸猶娓
娓疏言其顛倒是非譎幻其說恐賢否溷爰凶害

於國不小
顯皇帝悟罷四明相而四明又牽歸德沈公龍江與
俱去公又上疏曰
皇上一日之間并罷沈一貫沈鯉兩閣臣其當罷不
當罷舉朝不敢爲鯉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即令放卜在通宜

博咨確訪倣古睒占夢卜以防他途之進時旹
江李公廷機以清削自持好爲苛細雅負一時
之望公上疏言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以
激承嬴馬誤盡天下也語甚苦切返復三四上
晉江遷寓旅寺者逾年辭疏凡二十餘卒不得
久據綸扉而去畏公以清議持其後也公自念
一介小臣得以議論關國是非徼
聖神特達之知不及此感恩圖報唯有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一切利害升沉置之度外誓灑此一腔

熱血而已於是巡視厥庫則有條陳九欵五欵
二疏有蘇困商二疏有泰中貴楊致中多索鋪
墊之疏有泰中貴王道剣商之疏皆留中夫下
滇中寇變有計處土田阿克泰武弁張名世之
疏有衆和曲州之疏有開路之疏有添設雲貴
司官疏皆前後報聞尋又上痛哭疏語極愷直

勸

顯皇帝下詔罷開採下者避起廢還御朝講且曰吾
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能

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此君道之至樂也何嫌
何疑而不爲疏雖不報
上實感悟是時山陰朱公賡方獨相數致災異公疏
論之謂其與吳門傳燈即如鄒元標顧憲成趙
南星高攀龍遂中立等皆經邦濟世之才誰秉
國成乃使國家不得收其用選司間一起廢如
于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
之性傷割天心天鳴地震此燮理之明驗也疏
入不報
上亦尋歇山陰矣公薑桂之性不能包荒凡內而九
列外而督撫稍見覆餗皆抨彈無少假借其疾
惡也如驅蠅而藜怨也幾如集蝟矣給事中王
紹徽險邪小人也又曾令同心之人囑公爲湯
宣城地公峻拒之以是恨刺骨至是遂揑造單
欵無影之贓數幾百萬嗾御史鄭繼芳首爲發
難羣小因附和之公不勝憤而聚蚊成雷無以
自明乃集五城坊官以行李十數擡暴正陽門
外詣闕痛哭曰臣職在糾駁不敢負

陛下今乃爲人反噬至此臣不能蒙面復入含香寮矣遂掛冠策蹇出春明去於是御史史公記事等給事中胡公忻等南垣段公然等南臺周公達等前後上疏白公之寃極言公骨鯁指佞功在社稷繼芳等受人唆使爲揆路復讐皆不報而繼芳復屬吏部論公擅離職守賴

顯皇帝知公僅降刑部簡較辛亥內計冢宰孫公丕揚雅知公寃猶薄處以塞羣小之怒則當時之旨予閑住而王紹徽者特起田間已躐蹲冢宰矣復修前怨理贓私等語人無不爲公吐舌相戒者

貝錦可知矣公自是一意縱情山水泛東海看海市屢樓登太華極頂遍歷嵩少窮百泉諸奇勝渡江住金焦上與端文顧公忠憲高公等諸大君子探討性命之學留滯歲餘癸丑始歸滇中守先人丘壠閉門却掃而已普因僊鷰中藏不軌每每于士大夫以腊潤公數却其餽遺或他酋重文墨者多致珍貺丐詩文皆不應所居不園亭不肇樂終年栖一草堂間興至則出遊時出沒金碧昆池間或一登雞足跋涉幾二千

公獨怡然曰吾與高梁豁楊應山諸公相從地下有何不自得而煩諸公惴惴耶幸而僅予削奪猶慮有後命飄泊大江南北不復能歸旅次薪水數至斷絕非故人問遺公且爲若敖鬼矣丁卯今

皇帝御極伸寃理枉給事中宋公鳴梧上疏理公寃列名吏部訪冊而王永光者入爲冢宰則又魏崔遺孽傳授心法者也陰謀秘計巧爲阻撓公至自上疏亦格不得用前後薦公者總憲曹公

于汴少司空劉公宗周等皆爲永光所扼不得
達癸酉公病於白門而卒卒之日檄衾不備買
棺無資不佞實與黃公正賓閔公繼迪等經紀
其事而公觀化之時意則甚適若曰吾不死於
朋友之手千秋萬歲誰復知我心者嗟夫前之
厄公者爲王紹徽後之厄公者爲張訥王永光
是皆豺虥逆賊糞他日得列土而封者也彼爲
人作何等事而不炎炎爲當門之鋤乎然公之
生平大節亦因此大著又何幸而得此三逆之
厄也耶紹徽與訥萬年遺臭永光雖幸而漏網
卒以黨邪取敗葢鬼神厭之矣噫孰謂無天道
哉公生於嘉靖乙丑年九月九日卒於崇禎癸
酉年七月廿日得壽六十有九配趙氏封孺人
無出側陸氏生子卽開以明經進士授太學學
博沉毅亢爽以忠孝自矢是必能光大其宗諫
議可謂有子他婚娶多名家具開行述中不具
列列其大者范鳳翼曰公之出處一身耳而與
世運消長善類之禍福相關且

三朝之梗概略見於此故余之爲狀也無媚辭無簡
詞司文章之柄者其有所取衷乎其有所取衷
乎謹狀

廣陵眷友弟范鳳翼拜撰

五世孫王 鳳池
鳳岡 校字

六世孫王文煥重刊

梁南王元翰伯舉氏著　五世孫文煥神明重刊

六世孫　甄池　爲岡　校字

序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安邊徼所以安　朝廷宣之肢體無疵厲之患則　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雄職蓋舉安民全柄挈而付之然安之之法亦惟是察吏治爲要耳蓋牧馬者先去其害疆羊者亟鞭其後舍是即雄矣而民弗安緬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遼

法紀之疎道途之阻以故有司其地者經其途俾其法迂其天自非天性堅定者間亦墮其茶濯而宅省直尚有諸若饒若漕若屯若茶馬循流撫摘吏之墨者巧者縱彌縫于此不能不暴露于彼民之蠹者滑者或脫網于此不能不扞法于彼乃滇則何如哉計三年所凡吏若震而疎焉者惟一惠文之弁而已矣惠文而可借徑鬬捷誰復拨其鋒而議其後乎故他而扳廉淨先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骼禁淫祠葺輿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小大吏奉公不言之隱睹公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滇心哉志大以束小小以束躬澡澤津津噓枯潤稿滇民之元氣復生機兒孰匪公之陰植而明賜哉門寅秋公及瓜將代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爲贈余惟公之粹品如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霜露人人口之何俟余言而茲行也必將有飛章舉刺寄耳目于至公至正之流採月旦于曹好曹惡之外某

其潔追抗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上官而民
飲寶慈必奪之群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榮若飲上
瘦而民肥某則曰公冲然不勝衣而顧養充盎精幹
池洞垣燭臟此又人人誦之服之何假余言雖然有
儌健常徹夜廢眠百里一騎公勞而民逸某則曰寧
進焉者方今 王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繫之
彈尤耳差賦繁重實冠諸縝鄉聚憚追呼之害多鳥
舟朝端角爲訟場如飓母四面而罔知決從門戶堅
獸散公禁絶胥徒降色招徠自此都民未識伍伯雞
于鼓壁如野葛橫生而以臭泉爲勝芒乎汝乎人人攝
犬以寧某則曰坊市之民苦官價若負山敲髓公自
耀于消疑而曠無底止此其可慮更有什伯于縝者
奉簡淡未嘗濫取一物閒爲取亦必知其值某則曰
夫在邊徼則邊徼安在
寧固錢穀無幾而弊如亂絲徃甲之輸率爲長乾沒
外而秉衡于內公得無意乎
而仲且爲逋首至不得俱髒指乃爲長者方箕踞姍
笑子

題王郡侯考績序

王公守吾寧滿三載考當事者賢公行且奏最爲遠
方吏祠之鵠郡之博士弟子員問余數言爲賀余曰
子弟於父母滿有文去有碑祠有肖像自誰昔而然
乃至今率爲格賢弗賢而碑焉思弗思而祠焉循弗
循而祠而像焉勿論與其人不相蒙并所爲文與碑
與祠亦弗信於世矣不佞生平無貌言剏真父母奈
何以貌言贈乎盍舉其所知於公也者毋以藻諛爲
耒則曰周官六計以廉爲首如女之貞公御左右甚
嚴胥役輩不得陰陽脂潤徃徃鼠逃所至而然故公
發之幾涉于危須轉念以過其萌故省察之功尤在
篠認之先此理路穿的語非靜照得力惡能推勘至

此編安包賊些於中而州縣茶布以環之近捺戈畫
儻者千百爲群且斬關剚床以入公曰此類議一大
創之是也而勢不能盡創彼夷狄盜賊亦人耳肯扼
而僵乎無家可止行必嘯而爲流異日不狼攢于此
必不突于彼未幾東枚西震在在告警卒如公言以
安之之法爲散之之法爲殫之之法才
運于無事中則我不窮事而事不窮方天下復何事
哉公世以詩書起家其宦藏宦譜余不及睹大抵根
極淵遠事事有法雖劇亦閒中雅有餘裕余故曰可謂

以福民也已昔者秦越人以醫國鳴而兩兄名
不出宗里以兩兄操病于肌膚腠理不待腑臟而奏
功者也兩兄不屑爲越人而越人實能爲兩兄世不
睹其蚤使之爲伯爲仲而必使之爲越人越人即欲
爲之于肌膚腠理其可得乎嗟夫滇之受病已見于
肌膚腠理矣越數年浸浸入腑臟逃膏肓矣非奪神
真心直氣拳拳以廉恥訓廸諸生其自繩以繩人大
率如此先是寧庠士習素號醇謹當土流并設士之
不自振拔者不無倒施雖醇謹之過亦積習使然耳
而振鐸是庠者多以途窒自蓋往往吸其潤而扼其

人歟吾友賓吾先生爲滇之廣西郡人兄弟俱著名
諸生中出諭浙西建德有聲擢正吾寧士紳難別君
也語以送之正寧甫期再擢澈江授寧士紳難別君
有如建德以予知已丐數言以重其行噫縱不丐余
何忍辭賓吾性倜儻軀幹魁梧接人以禮遇事敢言
真心直氣拳拳以廉恥訓廸諸生其自繩以繩人大
率如此先是寧庠士習素號醇謹當土流并設士之
不自振拔者不無倒施雖醇謹之過亦積習使然耳
而振鐸是庠者多以途窒自蓋往往吸其潤而扼其

使爲越人兩兄之醫吾不能不厚望公于
之朝爲全滇借之箸矣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士有孤芳獨妍之行天所篤生以主持造化夐別蕘
茸意良深厚而其心固不忍衆爲穢而我獨芳衆爲
殉而我獨妍乃其品貴知希而世多按劍於是不得
不鞅鞅以爲芳逸群以爲妍殆非芳妍者之心矣孔
子曰幽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吁蘭之品重
矣吾以爲若蘭者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

吭每身先奔謁不顧為有識者揶揄賓吾曰古人尚不可以腐鼠相嚇此乃以聚涸相嘗耶況乎吾矚吾官何官也此而隱忍卽累秩至中書二十四考其辱也不既多乎而且却遺而且攻刺而且條禁諸生之奔趨者輕則勅辱重則申聞督學焚使君手其詳文大加奚以氣節推重命勅之貞珉爰廣風勵於是諸生人人恥心觸發而士風爲之一變矣假令司教者得人皆賓吾豈不可培禋禪風俗作養人才備

國家緩急之用哉予不佞交賓吾在二十年前里居

復見此舉又在二十年後中間升沉折劫不改心易貌如金之百鍊水之東歸其堅姿定性大有過人而分甘以助貧谿刻以自奉特其小小者已人受天地之正以生者當不擇地賓吾非浩然之氣附之以流行乎夫變理之正入于邪久之反以邪而爲正返禮之邪而歸於正不肖者反詆歸正爲生事甚且沒以棐語中以奇禍以今賓吾所爲通國快之而其中有弗快之者焚使君是之而使君以外有弗是之者吾知其不免矣故眯目塞心則寂寥鮮恥士君子一

日肩風化之任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矣他何知焉聞賓吾且決意還山視雞肋如敝屣矣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者曾幾何人而蘭之當戶必群起而鏟鋤之我固日蘭具孤芳獨妍之德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感慨係之矣嗟夫賓吾其抱芳妍而徜徉乎瀘源翠屏之間奚不足者

送李斗野藩伯入覲序

任天下事果難哉人能以治家之心治之而天下治矣任天下事果易哉人不以治家之心共治之則天下不治矣何者譬之人家祖宗立有一定之家法子孫當世世守之爲家督者必左右維護之使其子孫勿逢灾害而計及于錢穀之出納也賓旅之往來也門戶之啓閉也利害之久近鉅細也執非督家政者所悉心而擘畫耶然則今之壘壘若若者疇非家督耶而今之爲家督者抑皆視

是以衛天下士如吾邦伯斗野李公其人者吾知公
益自楚事始方楚宗之跳噪也人具知其有大不獲
已者據其衷當事者慰解之不善至逢其怒而益逞
然特逞耳非叛也故以叛招入之曾不得列齊民而
當事夫楚宗　高皇帝之子孫也　高皇帝之
子孫不市刑明訓森嚴誰敢奸之公所以不能堪而
決一去也未幾公去而楚宗刑　陵寢震驚壞二
百年家法公去而楚獄興朝野訟冤惜南海公風裁
易之盡曰盤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又曰革已日
則公以一身之去就培王國之脈絡實在事而議論

存身去事而冤濫雪其人為何如哉斯時識與不識
咸以識公得蔭宇下為幸　主上注念遠方授公
布政滇省事晉左玉則麗眉船發驚姿酡顏望之如
蓬島中人而英敏出以安詳敦大遲以精覈積案為
之一空風弊為之更搶細及一錢一票靡不迎刃中
窾各剔其慝以去固念口滇之為滇其可慮乎法令
空疎盜賊滿地有宋而上秩通儀塞或斷或連豈非
兒而梗揭不見日者鳳克之變乎酋首雖撲滅黨已
以其孤絕若懸九鼎于一絲之萬里外乎倘或乘
我緩急以丸泥咽兒方滇又在玉斧外矣故脫轅以
幾動矣彼狃常膠柱者縱百喙能保數十年無事乎

哉卽今日之路開也於公何有唯公不以利其利在
千百世之後利乃大卽今日之路塞也于公何害惟
公不以害其害在千百世之後害乃大公豈喜事漫
嘗不知泥泥涉世之爲福者哉是故鯁爭楚事而言
則公之識在事先而身防其漸于後繇開滇路而言
公之識照事後而力杜其患于先不佞一接公眉宇
見其枝葉盡揃鋒穎退藏其識見其方是從淡泊寧
靜中招出此眞經濟眞學問也公今以　觀行
　主上面召大小臣工聚語一堂霽色温言如家人
父子暢數十年之鬱抑惟是巖廊之上茅棘叢生而
是非所是非非所非郊圻之間本質變換烏不爲烏
鵲不爲鵲此盧扁望而却走之候也公以治行異等
　上必改容接之願吾公以定一事之是非者定
天下之是非通一方之血脈者通天下之血脈則鎖
鑰可也鼎鉉可也去處兩無負惟　天子所使矣

贈江川李遠生邑侯擢守茲土序

滇去　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
規避以去卽有志在四方吮王鹽之墨者見道里之
叉取茂才之有志向者題會命題親爲點窳其文差

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日惟費雲星湖一介
水耳以故兩年來民心愛戴則老幼聲保恐一朝之
或去士習彬彬躍淵隱霧非復昔日之阿蒙矣不佞
嘗三接公顏色其淵然枕葉斬然而光韻自不可掩遇窮自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
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
之閭閻之父老亦莫不曰閭公如昨也夫學者讀書
致用忠不真孝真則靡所不真豈由道里家室諸
境地所旋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孚洽人人呼

祝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啻公聽而後公才德其將
有所重畀于公乎若曰重聽奪聽奪聽是惡審乎聽之不
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知不足于耳目與不
足于心志者其所關于世道之輕重巨細也者孰居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李公懷劬攝守吾寧未暮也當事者才公題守馬龍
寧之士民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之日師宗實僻于
寧馬龍又不劇于寧何奪寧而畀之馬龍哉蓋馬龍
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復視寧棘焉此宜
事緩急輕重布之之意也諸紳士于其行也問言于
余至再予曰不敏敢辭公聞之亦曰吾何毫益于斯
得勿君哉于杓而居已于畏壘乎請辭諸紳士曰斯
舉也衆由繇衷原不謀之公固非若言弗光也奚其
辭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抵世儒不知經中有
字仕祗梯榮自仕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仕非非其學
非而所以仕學非也心術未真則學術不正而流害
滋大夫君子當咕嗶咿唔見良吏使民者有不慕而
欲爲之乎見不良吏殘民者有不惡而若嘗之乎此

一念好惡幾希不容磨昧蓋千聖學脈也亦百王治
本也及夫釋蹻登仕方圖蒼赤睇目馬東西南北異
位焉則境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卑者染之
爲垢潤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簡點二三良吏
時苗爲富春令乘一悍之官其去任也驅悍留猶爲
在官所生不使俱去劉寧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
若耶山谷出泣別固贈以錢寧重違叟意人每選一
大錢受之繇今觀之錢也自民也何如不受而犢何
損于民也抑不可以不留乎寵固非染而苗之所爲

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
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
議卦已好抑莽爲大司馬
詞嚴義正置身家利害于
是敎牧民者與其爲苗爲
易爲武難也河之發星宿
平連及其過沙漠陝汴則
梁則敝之而鳴矣豈河之
其所以澄然淸者而赫
矣集

民取之此中而足矣寧爲
于全滇閭閻之逃徙者强
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
膺罰鍰未嘗借催科而快
聲音笑貌之外以故民之
心至役開宮墻則毅然必
請而遣后人之襲此一見
人曰不依拙謏處不敢掩
心腸面孔來噫僕問人多
童惶悖眷眷不忍去公者
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
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
議卦已好抑莽爲大司馬
詞嚴義正置身家利害于
是敎牧民者與其爲苗爲
易爲武難也河之發星宿
平連及其過沙漠陝汴則
梁則敝之而鳴矣豈河之
其所以澄然淸者而赫
矣集

州編甲不過三里而賦煩
牛公委守斯土撫惸疲若
警解而出未嘗指稽蹟而
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
膺罰鍰未嘗借催科而快
聲音笑貌之外以故民之
心至役開宮墻則毅然必
請而遣后人之襲此一見
人曰不依拙謏處不敢掩
心腸面孔來噫僕問人多
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實守可知故錄前
而師宗也寧也馬龍也地頻簡不同而官同官虛實
不同而政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錄后而進于師宗
也寧也馬龍也地邊腹不同而官同官層叠不同而
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所根抵者然耳其以
是爲贈何如

壽大鴻臚劉右吾七袠序

天地之生生也一淸眞而已矣淸者知山下之泉撓
之不濁而出之無窮眞者則其淸之以天而不以人
焉者也故淸者必眞眞者自淸淸而未眞者或有之
未有眞而不淸者也乃于已斤斤于物悻悻于事逐
逐即曰淸乎亦不足發淸之摯盡淸之量右吾劉公
以名進士起家縣令曹郎歷郡守監司藩臬至今
官仕已久矣秩已崇矣春秋已高矣家徒四壁茹疏
御布不異寒酸而日與諸郎談詩課禮說古陳今冲
然有餘味焉此吾之所心識而滇人之所共見者也
當其宰新都值大木之役則自請監置民木兩便去

山陰則重選一文而姑臧弟潤猶曰自愛而愛民者
能之若計禽鴛酋羅國權于道路樓咽之時招欵羊
峒生番于二百年猙獰之日談韜鈐者束手舞智術
者過人能然乎哉公今家食優
消歇閒之者喫慕彼其清韻之蔭人面眞肫之攝物
固已遠矣故清之至者吾不曰藻潔其身而曰變化
莫測眞之至者吾不曰坐鎮雅俗而曰規畫最神方

今 主威失馭戎索脫手郊闉閭烏鵲雜噪使得
清眞如公者數人秉摳握領則元氣培而氛穢蕩吾
曷憂酋奴哉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犯邊溫公生平
所學自不妄語始取子鉢錙凜凜弗苟誰謂清眞之
物非治世家哉之方末世苦口之劑也維斗曰子之
屏跡吏民惟恐得代者至其最著者擢權瑞而奪民
于虎口援成令而傘友于破甑罔薦不及府佐倒也
祝右老也以清眞而已乎曰清近仁矣眞近仁矣天
之悠人也雅其得一以清而誠則不息也吾夫子不
云乎仁者壽

壽揚維斗別駕七袠序

宮甚望公竟不勝忌者之泥出而中傷公善乎聖醬
孔公徵椿爲文以別曰家傳三千載贈相知無文不
得不爲楊公一破其例使當先祖世而升其堂不知
先祖列公何科公行矣直心直道焉往而不三黜噫
公得此奚但一字之褒乎凌假視掌篆爲奇貨內營
囊橐外博風裁孔公之言固欺我哉忝戎張名世逢
滇撫被良縱賊徼功圄 上余疏于朝得 旨
速問張廣布錢神聖中神工爲祟所屢者謀合讎保
舉得公與二三別調力爭其事乃寢張卒繫逮如法

夫釋殺人之厚潤斂嫵殺人之衆慫此豈可以利害
者之大約公視躬則茹淸飡淡任事則批鄒導窾
而關腸疾惡熱血親賢萬牛挽而不回眞如松之直
上指之指西其性然也昔人揮麈淸談廢時失務
卒啓諸王五胡之亂夫淸談者名理也猶能誤國矧
今聚訟群哄甲乙角勝鋒矢橫加脣舌參張元氣消
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後持筆侍
移批鱗犯 顏之憨爲覆窟剪翼之力如食者病
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 今上垂衣四十年局
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 上厲精下任事
區小試其奇哉余不佞交公幾二十年矣見公格套
盡剪有聞必告有失必規無一毫市態善作丈尺大
書今老矣猶時時出鼈頭細楷雄談健飯若四十許
人雖未大用於 國而居鄉持正所補于 國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懼章君過也余中年始茹叨
史館改諫垣伏邸矣 命者二年餘于 國勢
之肯窺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線索有所窺破而亦
有所奇中一時同事兄弟一德一心靡日不期會談
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欷歔泣
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後持筆侍
移批鱗犯 顏之憨爲覆窟剪翼之力如食者病
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 今上垂衣四十年局
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 上厲精下任事
宮甚望公竟不勝忌者之泥出而中傷公善乎聖醬
孔公徵椿爲文以別曰家傳三千載贈相知無文不
得不爲楊公一破其例使當先祖世而升其堂不知
先祖列公何科公行矣直心直道焉往而不三黜噫
公得此奚但一字之褒乎凌假視掌篆爲奇貨內營
囊橐外博風裁孔公之言固欺我哉忝戎張名世逢
滇撫被良縱賊徼功圄 上余疏于朝得 旨
速問張廣布錢神聖中神工爲祟所屢者謀合讎保
舉得公與二三別調力爭其事乃寢張卒繫逮如法
而相感況于時不遠乎又況同時而共郡乎吾故拈
松栢之節槩與其多年以爲稱觴之祝

未焚草自序

廟堂舉動上下分受之二十年以後　上深居靜攝不示臣下以顏色就中振擧莫可窺詰以故上遑于無原不能不嘿有所向而嘿向則授奸以梯

上藏于無形不容不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張奸以隙　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已之計而又自逃于乾淨之地普則歸已過則歸

奸固嶺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豁壑此杜欽谷永輩所爲臣子固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

君勤攻　主閣開縱

已酉春讒言譖至遂掛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見之因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袖間而筍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倘所遺得若干首夫寬于　主德嚴于政

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効愚即以此與謗則茲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罪隱矣焉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德鄰篇自序

已酉春予遭言未閱月輒拜疏出青門自嘆任事之

衡山子諸岳稱焉行而表南服在昔黃帝箋奏天帝以潛霍爲其酈以廬阜爲其使而禹王之刊隨也嘗

登岳與祭之感蒼水使降爰以金簡玉牒禹勒碑告成事藏之衡嶽之陶嵏峰則平成之功岳實與有力于是岳靈滿天壤間矣然僻時湖南去中原甚遠士大夫輪蹄之至者蓋亦寡焉予生有山水之嗜醉心于七十二峰久矣懸冠之後遂得浪遊乃偕一二方外友渡長江泛洞庭浮清湘而盤桓予岳者十有五日得詩數十首皆據其所歷而書其所見余非能詩者也域中五岳予遊其四惟北恒未著腳焉昔人謂五岳遊四甚愧之則予之謂也好遊如予終不令北恒笑我矣而余非能詩者也

記

重修寧州儒學記

自漢通滇寧爲雄荆郡地其後啟塞不常而學亦時興時廢不可攷鏡惟我　高皇帝創平僭亂四海一宋郡雕題辮髮之醜靡不格心向化於是窮墟僻壤在在建學文治之所翔洽過漢唐宋遠矣寧學建于　國初二百年漸被教化聞人相望蝟起不貽宮墻羞而士風之醇恬樸實絶無囂陵僞提者亦足爲諸庠序之望焉維是學宮歲久傾圮狼藉蓁蕪滿

目每春秋朔望幾無可托足簿書俗吏以傳舍視之曾不一顧也麗陽王公來守茲土愀然曰治狀有急于此乎乃鳩工庀日仆者起之缺者葺之朽者易之汚者塗之若殿若廡若櫺星門若泮池咸作而新之夫公以便民爲政者也茲舉于神有寧宇於民不擾於功不日厥施良亦侔矣學博范君感公美政請余數言以識歲月予惟古者有才于鄉有俊士造士貢士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爵之今民間子弟一入其門得俾爲士而名公碩輔舍是途無所由則士之

名矣矣亦知士之實乎孔子定士之品曰行已有恥
不辱君命其次則稱孝稱弟極極信果亦在所取爲
其恥也若失身孝弟悖德信果則喪已矣聖人奚取
焉孟子曰士尚志聖人又思狂狷欲得不屑不潔之
士而與之推及于嘑蹴之食爾女之受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雖得天下弗爲他可知已恥共不潔也倘恥
心不存將何所不至細之嘑蹴爾女大之行不義殺
不辜以保富貴巧者又入于鄉愿同流合汚自以爲
是縱于時譽竊顯秩回視有恥之良心不屑之雅操

業已澌滅無餘已故尚潔則知恥知恥則不爲不爲
則有爲命曰天下士誠哉夫南中乃諸葛武侯過化
之地當其抱膝隆中不求聞達及昭烈之顧乃奉身
而出豎光明俊偉之業彼昆弟具在且有吳虎魏狗
之諮今觀侯淡泊之衷寧靜之識其視曹孫荀彧張
昭輩何如人哉而秋風星殞內無餘帛外無餘粟以
負知遇恥乎不恥乎潔乎不潔乎即列之四科當與
閔冉並矣三代而降行已之有恥君命之不辱孰有
加于武侯哉予不佞言性命之學惟以恥之一

言共相提醒當從澹泊寧靜入此真士真學也斯足
以例答　聖天子作人之意而于賢父母修學之
心舉帥請記之忘庶無負矣

鄒心月郡侯申華鄉夫碑記

天下事最忌乎狗人情戕民命其啟端微流毒烈而
狗情之人不及睹夫毒之烈也天下事莫難于歸久
假簒極弊蓋耳目之熟艳爲例而狃常之人不樂聞
乎創之更也於此有人焉欲奪民命於情分之中翻
極弊于久假之後則心已屣出枝節橫生自非識力
兼至眞實爲民置一官于度外者焉能辦乎滇之有
寧一黑子耳所隸三鄉糧賦重于他郡而四山夷砦
專隸土司以應兵役一切差徭征呼流司不得而與
焉蓋鄉民之不兵與夷民之專兵流土之設所從來
矣嘉靖間有徐君者來守茲土以監軍武定計糧派
夫數十名自衛隨以其夫送土司作扛撞蓋軍中偶
爾私情已矣不虞相仍至今數十名不已增至千百
百名不已增至四百徵撥一下追呼四出僱募騷騷
初爲有田而軍田已盡而軍不休初爲寄寓而軍寄

有差而軍不免劍肉醫療對子捐墓驅耕鋤負販之
民供夷人鞭鐙之役非用之以荷戈執殳也非借之
以摧鋒陷陣也既不奉乎　朝廷之命也又不准
之上官之文也是不可以已乎況有功則土司獨嘗
其賞劒敗則鄉民先受其戮黃沙白草枯骨雨燐盡
是無辜冤鬼不知此輩胡不群噪而仰訴之於上帝
也萬曆末年王晉麗陽以滿考左遷嘗酤及于是乃
端末發以意鉤之欠邀之以必不可從之事坐之以
必不可居之名槩郡士民之公舉盡闕以他腸而一
王民舍此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

筆抹殺矣嗟嗟當數窮勢迫之秋何堪此助焰生波
之慘幸有鄧公來繼王晉州士民咸號訴之而鄉
紳之在京在籍不謀同詞獨鄉兵等反噤不敢出一
言苦可知已公曰吾國知此爲傷手之劑也第前人
弗爲而吾爲之則章前矢卽吾爲之而有人不樂爲
之必擊吾肘然吾知吾民而已天下有理理窮則必
變清夜有心心切則能動何可以成敗利鈍較哉一
旦呼集漢夷多人廷折是非毅然詳請盡數裁革於
是始寧鄉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曆初年征調

寧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絢請送土司扛
解七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漢流土通設漢夷兩兵
時撫按守巡太府諸公各善之此行具如公指裁

去更無別策永從此釐差民寄寓民瞻

一當叙十年之痛苦誰之力哉蓋公惻幅無率冲約
自奉而事關民生利害上氣綱紀則奮身任之而大
節凜凜毫不假借是故學者牧民當祀其祭君子論
人先觀其大寧之君子小人惡能一日忘公也或者
曰土兵兵也鄉夫兵於兵也總之爲

王事何分

夷漢今裁兵于未用兵之日恐復兵於再徵兵之時
予曰不然土兵別無差役只有出兵一事以爲
王民舍此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
能更派之爲兵且全滇所無獨寧有之既已拂乎人
情易其底止吾不知其他矣公西粵宣化人諱一繡
號心月甲午科貢士并記

毛刺史革鄉兵碑記

寧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絢請送土司扛
解始寧鄉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曆初年征調
繇七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漢流土通設漢夷兩兵

夷兵而今冬土司奉調兵是也漢兵留今參遊招募兵是也若驅攉差百姓門戶流民使之供夷兵輜重鞭策之役蓋全省所無寧有兵何堪抑豈　國家豢養土司節省民力之意哉一守作俑于前衆守襲舛于後問之占藉者曰吾差已繁賦已厚茲復衰石五稅攉而僱兵一名則資產盡而繼以死徙耳問之流寓者曰吾民有民徭軍有軍差茲復以門戶而僉派爲兵若徭外加徭軍外爲軍無可復之有命已耳而竟門皆且曰吾非爲吾一家私役上官調我我調若等　王事也違違有軍法在焉於時士紳箝口鄉民重足噤不敢發舒一言三道弗聞弗見也兩臺弗白弗知也匪一朝夕之故也萬曆已未州紳士號訴撫按批行王守王頓易初盼坐以激變中當事先入之言下蔡手徧護之力寧之士民愈驚惶罔措恐前此私派鄉夫不因此舉遂成戎藉定額乎乃理窮數極感我太府黔靖平王公諱鏌者以宣州卓異來刺吾府洞矚民瘼振翻弊竅特州守鄧公汰革之文首肯兵以衛民奈何毒民況夷民之不徭與鄉民之不苦兵所從來矣若土司應調而復牽引民兵抑惡用土司爲遂一方擔當請詳必革一舉揆公沈諱儆价鞫

者之所止而館之叙之不謂慈乎以家田爲贍田雖捨能捨尤不作我捨想不謂明乎然其慈其明總緣公有一心造此功德吾故更慈明爲公有菴以風來者

雜著

韓節婦輓文

居今而友上古之士婦人而弟烈丈夫之操此其天定其骨堅其所關于世教民風者豈鉅自非家學之淵源詩禮之薰陶與　國家治化之隆洽惡能成有一德兢爽一門也吾友劉靜之與余爲同榜識趣神交一介嚴而弗取萬牛挽而不回嘗讀其高而不屑等聖門之狂實而不爲得聖門之狷而每與余感慨往來消長之緊于若雷砂庭之旨三致意焉假令

靜之在今得禍必奇而世道亦不致決裂如此故高身徹決機救時真儒實照輓近以來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與會稽劉忠臺稱江南北兩君子學者私謚爲貞修先生云而其配韓孺人行年十八歸劉越六年而厥天逝今且六旬論定矣籌燈佐讀當夫貴顯御荆布泊如也和光課子令夫亡而業茶蓼肅如也仰事八旬之舅俯育弱歲之孤爲孝婦爲慈母又爲嚴母以代父無間于閨壼宗戚之言靜舟之矢真再見

夫秉風者以其節聞之　天子可其奏表厥罪不
可風哉夫世之遞而下也山河不流時乎日月不貞
明乎時物不行生乎而人生其間多毀節蔑行盜名
擾資山河若爲之晦時物若爲之疵厲此豈流峙貞明行生之故哉古今山河日月時物
一而已矣何古多偉人節士今多賤士辱人則古人
受天地之正氣而自爲正今人受天地之正氣而自
爲不正也繇今觀之靜之以鄉賢祀而俎豆生光孺
人以節婦旌而閭族胥慶非是夫不能婦是婦非是

婦不能夫是夫于所生何恨焉是故吾榜有標劉而
吾捿重靜之有孺人而靜之重淮南有靜之夫婦而
淮南重　國家有靜之夫婦若而人　國運浸
熾照映史冊而　國家重欲富貴薰天熱焰炙手
錦綺燭目非不祠宮墻也非不表棹楔也於靜之夫
婦如燔火之過涸壞一爝而已安可同條而共畷之
也

書陵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此吾友陵幻然之筆疏也幻然以正氣剛腸爲一時

語拈作長途中一段公案參參之

水陸堂五十三參像設引

諸經皆修行以證果唯華嚴則得果而修行蓋人唯一心之外無佛不論善心惡心人心道心同一性故也性一則法一法一則盡世界無有二處而以爲仰二焉者乃自已分別情識也抑孰知此分別情識之心即渾同不動之心經所謂善惡情忘凡聖路斷以此知一切衆生身心本體總來佛界更無可逃遁初發心時即見得到此毛吞行成佛嘱智成佛皆世尊

權教也學者只宜依不依佛權教若舍實求權舍遮求遠只個無明三惑不能斷故十行品中前六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出世品後四品方便願力智乃入世品先出世而後入世蓋已得根本大智又須學差別智始能利益衆生如無臂足王剝人皮抉人目拔人腸敲人髓慘刑酷罰甚于劍樹刀山善財望之而却足者皆大王大方便大慈悲此所以爲大善知識也假令以柔軟心化之不入而其漸遂窮于所施何以見佛道之廣大佛法之

神妙哉而又安得以剝皮抉目拔腸敲髓者之非佛事哉故五十三參忘言嘿證不在詞說但見宮殿山林泉池與　并所作事皆入法界如帝網交參而末後入普賢身業與普賢等其不言成佛者以初發心時已是佛故故曰先果後因也彼水陸堂中增此輝煌像教亦法門之勝事乎九會師作水陸說頭余不依次其大略云爾

送總持上人入終南說

平生聞終南之勝恨不能披剔其佳負此勝具壬子

暗了脩僧于武陵溪上向余道往歲遊南山初入時多名藍古刹漸入漸深高山中忽得一松葉棚中有二人老壯偃蹇老者約百齡壯者五旬餘石上展開法華經編葛爲衣石隙藏火種日煮山芋一食而已偕處五日絶不對了脩發一言即兩人亦不自相向一言惟作別時一合掌一長揖脩意以合掌者僧揖者道士也復行百里許見石龕軒庳一人趺坐衣食如前兩人不語亦如前兩人惟皮膚作老樹色徧體毛髮髮殆數百年人也止信宿不能叩其虛實乃別

去而其人來不招去亦不禮夫守一若饑一與之食
守一若渴一與之漿諸公總未能發明心地鷗鳥王
侯彼其於世緣一揮而斷矣匪異人乎哉脩離此再
進層一山河溪水洶漲問濟於人曰子曩之所歷者
淺也過此以往吾聞皆不火食之人然見有人度而
入之者未見有度而出之者且此水迅瀏不容舡筏
師其自裁脩氣阻而回遊止此矣總持師雞山高足
謁余山中索數言爲終南先容余故以了脩之所歷
爲總持勤爲更望臨彼山河寥裳往赴勿致望洋而
歎焉

返如了修之畏然夫此一種畏卽生死根耳不見善
財童子投身大火聚旋得火光三昧乎出家子非一
死不能得一無生理也其中佳勝受用幸以數字報
我若他日于茲山有緣則山靈不得誚我爲生客也
師其行之

送覺空上人遊五臺

教中載此土名山菩薩顯跡者有四如淸涼如落伽
如支提如勞山而淸涼山卽今之五臺華山云文殊
菩薩與一萬眷屬住此說法者是也西域望之爲五
京師僧海也善藍精刹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

火之盛暗養之腴則又十遂備而三之故十方緇流
咸幅輳于是若水之東歸海之西指勢使然耳相法
之降勝此亦一時矣僧湛然者雖足之脫白也頃欲
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以壯其往余曰子萬里之行
固也第今之走京師者有三我知之矣上者參宿詩
者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挾卑文字潤澤下者趨驚宰
官營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焉者子
或下天下盲者子又有居中焉者終得一言半句不
過時譽中汗濬巾拂上汗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
來集

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下具接十萬程途片念即至
是在子之望鞭影而前哉不然鷲山以庄田而俗京
師以勢利而俗出俗入俗抑何取出家行脚爲因漫
戲書于燈下

達摩贊

航海東來掃文字楞伽腰繫抑何爲眼中留眉手內
懸槌摘蘆既弃神通面壁得非兒戲全副家當已付
神光一隻倣履值幾文也而據之以偕來偕去咦水
在橋流橋不淺樹高葉落歸根一花五葉成發
生于初祖之門也歟

白水寺佛牙讚

言訪裁山白水至止寺有三寶經像佛齒齒邊舍利
光燦奇偉帝釋取供瞻慕不已捷疾隱身竊一而歸
豈其帝傍容此偷鬼舍利既分牙亦散矣流傳東土
意此而是重愈金鐵獨手難起體漾波文色兼黃紫
凡夫耽小反滋疑毀不知高僧結堅固子何況佛口
吞四海水千丈現身齒可議擬藏之名山介茲國祉

來集

欣惟松檜萬木之特先師所煖長此東國身作龍鱗
根同鐵色歷千餘年造化秘奮一枝南指奕葉振振
如卓一轂實貫兩輪恍兮惚兮即夢即眞延平劍會
紫荊花新物有遇合況乃聖神

右題從通海孔司農族譜圖補入原題係墨筆行
書

南硐遊記

烟湖釣客性喜遊披勝往同宗生心盤相語曰迷之有南硐也姑不悉其槩然有待焉久矣子唯唯壬戌冬率兩弟取道盤江抵迷陽既畢禮墓鉥氷泉放轡南行日向暮至硐少焉楊若來伍鉥眉楊文彥諸君暨仰山坤來忌寵恩詔諸弟侄具乘欸段到矣相與秉燭沿流而入甫數伍兒石穿三竅復貫為一其中垂乳堆雲蹲獅踞象乍闔乍開倏霽倏怒盡石之狀

而潺潺一水吼穴而出如躍淵神龍斷金鎖劈雲粉石勢不可遏殊令人欣賞駭悸而曲折隱顯清泚喧寂又盡水之狀乃深不沒頂廣可容舟以故游洞者可游洞中之湖游湖中之洞予時倉迫未服弁此假令扣溪頭一葉置於中隨花片而入安知不與遊秦諸公盤桓共遊今日之天下乎洞口藤如蒼亂巨蟒橫亘其門游人撫之則動有挾烟霏搏漠漢之勢葢數百年物也丹巖翠壑色色可人鳥音魚泳塵慮都汰較之臨城間洞雖高極處少讓然閒洞

孤山遊記

孤山注一碧于鋺鏡中或沉或浮乍明乍滅特焉而無與助者直指鄧壺丘公駐節于頴奠曰彼金焦安得獨美于長江乎遂更名環玉山賦長篇以紀之而

山益重已今秋余張順帆三宿精舍見其澄湖凝綠南北兩高峯間也少焉鍾動月上波光月彩自相摩盪則金紫閃爍狀不可名生平看月自洞庭秋霽以外此為大快耳昨哉然猶恨山頗陋平無奇也或曰茲山之勝不在頂而在麓于是晨興飭罷爰命小艇三繞山麓凡一水一石一壑無不領會森奇古怪都非塵世中品因謂游環玉者非破巨浪乘快月

周遭其麓烏足以窮此山之勝乎他日誅茅容膝斯亦不俟拔老之蒐裘矣

峩眉遊記

乙丑四月朔二日抵嘉定瞻凌雲棄佛嘆蜀之佳山水果在嘉州固自詭三峩名勝甲天下茲儼在咫尺顧卸步而放流得無貽笑于山靈乎爰與陸懷溪孔白飛訂遊期而開兒在旁日不言眉宇有躍躍色余知是子遊興倍乃分踳馳勢不任勞亦當乘其知識未蔵時使其躬中貯此一段奇丘壑他日鄙吝俗腸

亦可消阻八九則先入者爲政耳遂挈之往斷肉禁酒于朔五日入峩眉縣一路桑禾蔽野清流界道步步與黃口揖讓彼令茲土者非仙吏乎興甚勃勃朔六日出縣南郊鐘吼處聖積寺僧整衆出迎威儀楚楚則登殿之發軔也行七里至先明寺會大雨止寺中懷溪自成有趣相意余曰于此山有緣必不中止一食頃天霽各聘蹬登卢馬上解脫披坡十峻遽處爲橋橋下水瀑瀑飛躍登楠木坪即純陽殿石上刻呂仙乩筆時間其劍譜悲芝洞三字義不知何

屬乎北折至中峯寺乃明果禪師化道處山水環護
亦勝地也出寺未幾僧候于石橋畔駐輿見雙溪建
虹而奔谷貫一橋吼如雷濺如雪若兩龍鬬于穴中
怒聲不可禦過东岩挽自成右把開見蓮臂觀之惴
惴猶恐其或墮越也真宇内一大奇觀哉士大夫題
識甚富面隻飛橋三字非篆非隸筆法駿逸問之知
爲子瞻手書在今是留半心石形亦奇異錄此至白
龍洞古德林楠木十萬八千株蔥蒨可蔭乃行僧別
去作

傳手植人呼爲木涼傘直上望白水寺落山四隱隱
松檜間如畫會天句暮至則宿于海會菴回顧竹烟
松嵐中往往農家與佛刹勞翠微而居固日用而不
知者此去縣五十餘里輿騎可到酒肉可至也次早
僧出頒　賜銀粉華嚴經書造極精架上堆八十
八祖影像展數軸生氣咄咄而眼稜皆帶出世色乃
徹八丁南羽筆也次早禮佛訖請覩佛牙去秩諦視
大如斗金玉色約重十五六兩本寬上有直透
如墜起下截作次浪斜紋紋間容生舍利青世尊茶

路冷嵐撲鼻寒露沁骨已知去人世迥絶亟加半臂
披氅衣忍凍而前懷溪自成相向吐舌竊悔挈開兒
冒險開兒方色笑自若初生犢不畏虎哉道經小巷
別利以雨不便緊覽雷硐坪在山脊蜿蜒處寬不容
二丈巖穴中皆雷神所居上下無路非習翰飛不能
入過者多屏息禁聲恐招雨雹而莎羅花大盈抱高
數丈闢麗兢丹夾路不斷如珊瑚樹他山莫比其盛
雷神殿而上棧道石磴相間錯行如鴿鑽天蛇倒退
梯于坡皆峻極虛險難於登天稍左右望骨擅毛竪

足心酸澁幸雲迷樹窗不見底納心而行再轉三倒
灣則八十四盤盡而太子坪見于高原忽焉雨霽雲
平大頂孤懸眉睫心神踴躍恨不能一蹴而詣頂以
故所歷太子坪圓覺菴天仙橋文殊閣俱一茶而過
老僧樹槎牙當路有僧枯化其中今樹榮皮合不可
見望天門石方廣斬然一劈中分存斧鑿痕使米顛
成銀色界豈欺我哉少頃小鳥悲鳴若報佛現衆俱
歡呼扳闕下視見羲馭斜輪朱炎射景紅光冉冉大
遇此當復再拜花陰中新亭翼然孤樹衲師候板橋
曲澗邊曰此去頂不過一牛吼地大人少留無妨余
如日暈升自谷底浮于雲面絢爛五色初猶模糊漸
曰知師有道者當再晤蹟明難得機緣難偶吾其登
近分明攝入人身唯各見已動搖相應不代見他人

影照金橋光則如白虹垂天金梁亘海拓紅光而十
囘之間借日影而起滅然世之高止不少山之與雲
亦不少他山無而此獨現野亦音矣衆皆曰異哉吾
儕守候半月餘旬無是日何甫上山而遑遇此光景
也懷溪自成皆蘇人向余曰眞與山靈有緣安得携
喜回師描寫一幅昕夕卧遊余曰境大矣丹青曷易
貌之是夜月色雲光交汪射目星斗歷歷偏人悠寒
如水天不能久立下臺宿于卧雲菴次日再觀亦復
如是而雲色少變矣金殿僧索書余扁曰勝峯銀界

日顯海妙光聯曰光燦碧天七九雲錦銀海三千書
竟命輿走白龍潭泓然一泉世所傳龍長三寸許黑
身白點有四爪如蜴蜥狀能致風雨去來性從下此
山去地不知幾千萬丈水胡爲來哉龍靈依止何疑
隨搜訪諸靜室皆箭筈分途涉羅交遝樹皮爲屋一
室只一人而淨土菴較大普賢作出山老比丘像鬚
髯古碩象王石行僧數椽殺孤石僅容三四人破衲
百結火種幾所鼎之以數句斗米盤桓無幾再走鳳
一絶題之聯曰平疇素浪浴心海剪盡繁枝見樹王
孤特自昔小食畢草菴教宗相邀甫見曰王法見乎
佛法見乎余曰豈有名山可以世法拘者一揖而坐
譚之移時多醒發處以菴奉

肉身書　皇家佛地四大字付之兩僧皆簡藏有
文字解山之龍象也從者皆倦又恐雨復回宿菴中
且辭菩薩下山返至太子坪僧邀之菴素饌潔精飽
飡訖離言出單條因書山遊纖饅頭偈以諷之而下
月之十有一日也險倍于上烟湖釣客曰嗟乎茲山
交集

固震旦之仙都佛區也一日大光明山一日熾然天
一日凌霊太妙之天一日勝峯山周遭二千餘里錄
趾至頂高一百餘里有七十二洞乃軒皇與七十二
君論道黎眞之處在四大中獨擅火大山有異六日
白雲鋪世日佛光攝身日聖燈夜朝日猕吼佗佛日
鳥報佛現曰雪景玉樹同一山也或上雨而下晴或
下雨而上晴或上雪而下雨晴明少陰霧多若上下
晝陰晴月不二三日故士大夫遊者或望雨而却或
中途而止至頂者蓋亦寡矣余不佞足跡幾半天下
林巷與孤樹譚法葦從地涌出品知事理雙顯亦占

所遊俗子皆衙雜足試宿歷阜洛伽少室三茆九蓮
鐵壁銀山紅螺險舉無並其高等其奇者適有天緣
得三天色兩睹光意匪山之生客乎燈必晦朔始見
雪必春冬始奇未之逮也然遊能五六日目擊之外
如洪春坪之僧海黑水寺之虎渡二裁峯之仙蹟九
老洞之幽與滲漏者尚多曷問其小者姑俟之異日

普陀遊記

往余在戢眉放光臺上見東南一派氣蓼勃而起問
之有海上僧應曰此南海水色星河澄霽故其氣上

蒸於天耳余此心飄颻又在普陀之洋矣明日下山
錄嘉定放舟穿三峽下荊楚秋半始抵金焦間丙寅
正月杪至西湖于時相約浮海者不乏余歌招招舟
子人涉卬否以見志四月初郭少伯寇使携滇僧九
峯道人還陽至矣余日此卬須友也少伯鄖人致
官長齋多年余欲藉其力以冒險遂定盟買舟後先
渡錢塘于西與驛悟禹爰走山陰道山鏡水屏以嘶
嘯爲應對十八日至定海有饑舟相待儲偫處具者
索值不多于是五六人同舟探韻談慕唯不置葷酒

惟其舟底作魚脊形絕不類泛江湖者問之便于破
浪也發舟後雖不苦石尤然亦不能順風張帆帆側
處舟因以側時或以舷爲底而几案局器傾倒不常
余有怖色一不知名僧曰海上風如此方可行等之
無風然闕之差解嚴十四日薄暮達岸肩輿罔行三
四里松竹夾道波紋溫空松針篩月神骨森爽真非
塵世行也遥漏永沈昏鐘報罷遂宿于普陀方丈質
明向大士作禮曰於惟觀音世尊多劫已證明法如
來退位權居菩薩闡教狥聲隨類伏願加被指歸覺

路坐斷凡情祝畢炷香三肅五投出寺門周觀普陀
形勝見氣聚風藏山環海抱真釋王之與都人天之
福地不知何至有唐梵僧始闢其靈元龜茲盛
熙明乃品其盛也而振海寺則大智僧所建大智具
手眼人廢金錢巨萬乃成此利規模壯麗次于普陀
不二十載付于變攸雖興滅其常而以形家準之沙
水飛寨今其徒尚數百人揭蓧爲殿余讀其殘碑戒
詞厲嚴繼之以呪咀漆不可犯益見此老之寔載不
浮普陀亦以丙戌災大士香像三軀端坐烈焰中無

恙此豈思議所及乎去寺三里度梅檀嶺即潮音洞石甚曉嚴回顧無涯沙皆金色上有穴如天牕瞰下尋丈而深窅不可測波面一礁石宛作善財童子叅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跡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瑞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爲眞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靄中爲梅福菴即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冽意子眞攻丹一擧不中故變爲吳市門以樓跡海嶠而終英雄去昱光時有訟事寓寧郡不及面留一詩以別末云

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千二百眷屬中又添一上人無個事也自滯王城諷之也舟師敦迫上船是晚猶囘至定海於是乎登招寶山令人有抒夏攘夷之想謁曹娥廟令人有孝子仁人之想拜禹王陵令人有臨池拔禊之想問曹江觴詠賀天台石梁業與少伯定約而時見還陽向桅數贖贖余曰肥遁人勿敗乃公興少伯果越之不戒予行今爲久事廿三日旋湖上因酌一巵與少伯從容曰昔唐王子安泛海省親竟溺不起海中周廻百里百千諦室如蜂房匜脫互相隱見遠近諸峯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匜閩溫台浩淼依希幾點射日而安期村蓬萊鄉直欲褰裳赴之奇觀恐天向暮尋千步沙怒浪轟雷不敢迫視復緣振海寺而下過勝國所建太子塔益以太湖石鐫鑿而成三百餘年石不剝落像皆生動信非今手所能縱步而前潮音所見如前上有菴傾圮已久一石柱臥洞中作潛斷閒之元有石橋橫亘以便往來者十八日復向大士作禮辭行舟偏白華菴下菴係昱光僧別業全以委蛇竹木爲勝茶罷戀戀其雅緻不忍捨

朽蘇子瞻與參寥書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船遇風如從山上墮于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渉子瞻一代文豪絶無海上之跡以此吾輩費不二十餘日安然往還其處于愚與不愚之間乎然竊意茲行可憾者三若可憾而實大快者一少伯曰願竟其說余曰舟山距寺不百里在宋爲近畿縣　國朝設兵防衛今聞有益魁刼掠商船致勒之納稅或公然以茶香入寺其舟堅刋而人猛捉蹈海濤如平地視官兵若無人紀法之謂何可憾一也佛氏清規潔

嚴爲本兜海外越隔市塵時有貨酒脯以啖僧者啟緇素之殺機汚清淨之寶地戒律之謂何可憾二也大士以平等法導衆生衆輳心故山無虎豹蛇不噬人豚魚之及也而兩大寺獅虫搆鬪積仇莫解人我相高如洛伽山意識浪泊如大洋水金錢布地適爲鼠牙雀角之資清淨化城乃其聚訟健訟之所忍辱之謂何可憾三也曰何謂若可憾而寔可快曰公所至逢僧輕則呵詬重則罵詈而時操北音琅琅振耳可聽夫遊名山而喜見僧過似可憾矣然末法僧作

法少壞法多外道稗種韋馱尊者必揮杵攻之非呵詈爲佛事者乎是則若可憾而實大可快者也少伯曰有是哉滇髡與肥道人各掩口而笑

祭黃舅翁文

於惟我舅派衍西江籍占滇海遡德立基忠慤棄閭
兄弟玲跰怙恃不待遭家落莫物消群詒哀哉吾母
扶植藷蕾舅顧承立母氏則瘏歲在丙午顧予燕市
勞問悲懽驅馳罷殆耳熱謌鳴形親色愷躍馬旋鄉
買山薙藟汲谷燒畬松長竹筠風雨不出烟月自在
左手提杯右手持蟹淡簡養躬居斥貨賄食甘蔬糗
衣戒葷綵既處少有儉勤弗改遺言傾貲轉石架木

橋成利濟瞑目而萎無子不累知止不悔形生七衰
月旦千載九原有知尚告吾母曰今乃子不終家食
南山兮崔蔚霧霾猶以蓬心葵面欲起而嘗一臠于

禁鷁

祭魏先生文

先子交公不淡不濃杯酒象戲時相過從我時舞勺
射隼城塘公曰是兒成虎成龍遊公之門先子見褫
曩所交情唯唯否否我思斡蠱鵬搏鵲起公刮目焉
之以國士始薦賢書先子云徂奠我豁刻咄咄集柏
月流空如江河行地斷非泯泯贖贖者其尚鑒吾之

心哉兄英姿雄飛卽以天下爲已任不帶一毫少年
氣習不染一切世俗氣味蓋一具凌兢瘦骨固已拄
地撑天矣故其言行信果尺步繩趨獨得乎有所不
爲則高柴季路之流也擬之聖門之狷其見起塵壒
之表神遊太古之上動與古人爲期富貴糠秕穠華
土苴則曾晳漆雕開之流也擬之聖門之狂其胸蟠
二酉筆綸五色吐辭驚人立論關世則卜商言游之
流也又擬聖門之文學猶憶歲在辛壬嘗式廬入室
見孝以承歡友以劘愛慈以定志父子兄弟之間夫

婦閨閫之內雍雍肅肅一軼于正宗族稱之隣里化
之而冷面拒邪熱腸親正取與不侵鞏笑必舂則又
董廣川王彥方之儔也非吾儕之冠冕乎是故自兄
之下世也令共之誼薄別李區牛紛出汎矣朋友之
交衰薄背毛腹毳委棄土矣年齒之講數伏戎衷鱗競
下石矣則兄之一身所開　國政是非世道升降
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以之然戰之必傷也包
之得尚也以吾傷弓之羽元黃溟涬拂袖入山毛稀
髮馭自分甘老泉石已矣　天子知公嘉撫巡之
勤催鈐衡之貳若曰此先　朝爭彊稅之臣也此
徵厥以八荒四海散其小群何致使正學倾于畎徑
墜之文

孚嶽祝不效以去之臣也旦晚虛鼎鉉而韋軍國此其中行得尚方駿駿鄉用顓爲二監挾之以去耶癸丑之冬公北上吾南還適遇於朗江之濱辛酉之夏公辭家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于昆池之上每晤必至晡舁晡必達曙謂鳴騶促其中若有不釋然者而其言若有不盡云者予則曰公孫矦之樸滿吾不爲公慮矣呂聖公之夾帶公其可不留意乎言固在耳也何七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言不能忍而用耶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夫學者詶知

答 主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爲友吾固分無用於世矣而不得藉之公以用及竟公之大用吾未何以爲情

治河議

黃河自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潼關而注於孟津安然恬瀾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乃不安故道屢遷徙爲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堅南土卑濕而疏一也在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則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皆會於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容二也北有崇山疊障爲限南則千里夷曠無一堤防三也水濁而多泥沙易於停積積之稍久勢必旁

嘴四也治之之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於昔不可行於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袞豫徐之境皆爲冀州矣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爲淵藪其害更甚故讓之上策今爲迂議其次爲多穿漕渠然愚以爲此可使之緩於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於未決之先若既決之後勢亦何及不過用其下策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即非計乎要亦無可奈何者蓋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

閱藏說

夫藏經者何一切諸佛菩薩聖賢之心臟也聖賢往而心臟具存心臟存而聖賢儼在深思奧義乃人天之共瞻滿字隻詞亦鬼神之呵護如入寶山而珍貝都現似食蜂蜜而中邊俱甜矧茲遐方實所希遘凡

有卷帙散諸花香是經起自吳興涉歷貴嶺閱關萬里開碧雞金馬之祥雲歡躍十方列玉軸牙籤之標識瑞騰寶笈光動星樓世閒好語無不該天下文章莫大是可謂難轉能轉難遭能遭者也所願看斯藏者或脫白披緇或宰官居士先須潔淨手口後可翻校篇章心假香傳理由嘿會卷中備二時茶飣案上燃四序香燈藉經文以潤澤自心須悟自心於經文之外玩索句以顯證性地必見性體於言句之中是故計說法四十九年及拈花了無一字達磨直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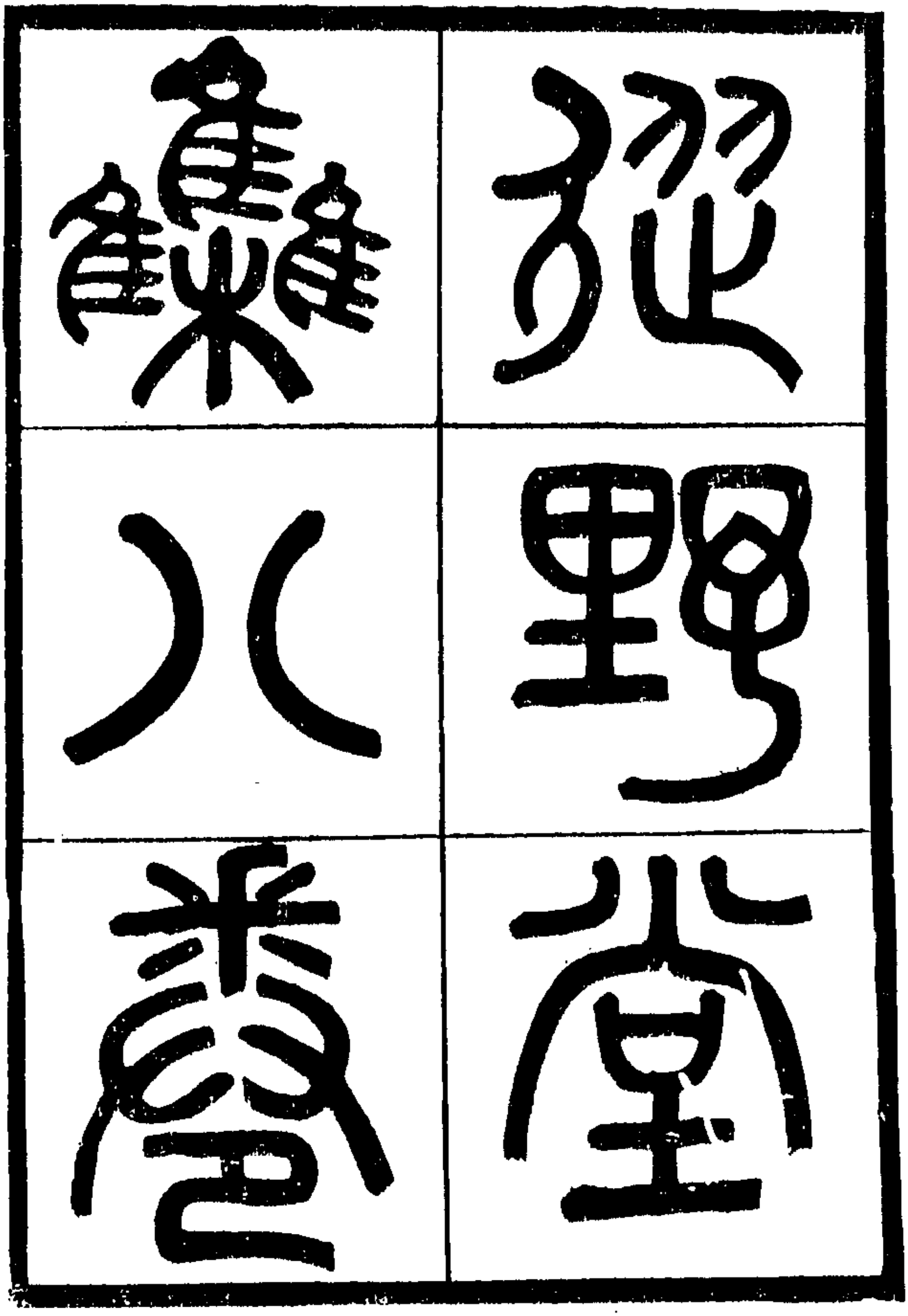
膠繫楞伽惠能生知而時解妙法重經乃以重遣見
佛本於見經如以經泥經不若無經若執法爲是
謂謗法古人身臂再斷龍君貝闕深藏更於三皈特
設三戒典守者誓遠離水火不許那借他方覽觀者
宜隄防燭燈不得損汚點畫蓋那借恐遺失何殊斷
我津梁損汚必滅訛不無眯人眼目唯小心護法則
請藏與閟藏獲益無窮倘放意破規則典經與看經
得罪相等敢據苦口用竦信心謹白

郭夫人虛墓碑記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洧
水單父之閒至今尸祝之河西於寧爲隣邑地僻賦
繁民不聊生天順間粵全州蔣公來令廉民懷惕有
國僑忘子風始至卽滌煩苛與民休息有訟者輒慰
而遣之徭役減損嘗淩盡化不朞年而刑措圄空四
郊無壘犬不夜驚民不見吏桑麻遍野麥穗興歌眞
河西之名父杜母也始以厥配郭夫人至生一子曰
昇夫人卒厝於縣治西山之陽娶逼海陳夫人生一
子曰冕生而穎異玉潤珠輝河西人稱曰兩鳳生二

營葬之思河民卽率其子弟荷畚鍤操杖鋤羣衆以
往幷力而作高其垣牆表其封植石柱嵯峩工緻不
踰月而成蓋有不待發徵期會約束而然者雖令尹
之遺愛在邑而河西之人心風俗蕩然獨厚視洧水
單父之民不少讓焉眞盛事也予嘉令尹之遺愛且
嘉河西之人思令尹而及夫人者沒世不忘有令人
可泣可歌者故乘之堅珉以誌不朽焉

六世孫王鳳池灜軒校字
鳳岡丹山敬書



余年十四而讀當時繆先生之文維時先生已偃蹇名場無聊特甚又十七年而余與先生同舉進士迺辱先生引爲忘年之交刮劘道義揚推古今至遭逆瑞之禍檻車徵抵艮鄉猶貽書幾少宗伯諄諄見念屬以相與有成迄今追思之涕不禁淫淫也先生少負奇藻長爲聞人四方之學者負笈問業趾錯於戶先生時拈微義出人意表其爲古文詞一本之天眞不落前人窠臼晚歲文筆益老氣肅而情深讀之如對雅人法士整襟端立不覺浮斂而躁釋也先生幼有至性篤孝二親敦愛骨肉而般於故舊既以孤童奮起列爲顯人生平所遇學使者及郡邑之艮凡有風鷹物色之目輒車所至無間存歿必登堂拜墓灑淚踰旬雖在數千里外拊存其遺孤然後已而於取友尤爲矜慎士不參其神契即拂衣去之知其可與一定交終身不易也面目嚴冷對客落落穆穆驟即之神情似不相屬者而用意實獨至然當其中有所不可雖夙昔雅故引義規切强詞厲色至有敵以下所不堪者而先生行意自如卒以此賈禍先生不恤也自爲諸生即以天下事爲己任憂君愛國之誠老而彌篤每當人材進退世道剝復之際有慨於中未嘗不拊几憤歎若其身家憂也泰昌天啟之元二宮府多故婦寺孚孽兇邪比連蓋滄海橫流之勢成矣先生與楊左魏諸君子晝夜屏營抽精殫慮奮臂嚼齒欲以二三書生氣力彌縫支拄其間身爲質的觸穽陷坎至於殞身碎骨而不悔蓋天之所以成先生者如此忠義之氣變盤于胸中而溢發於翰墨故其峭刻孤往之思清嚴秀拔之氣颯颯透紙而出令人肅然起敬而不敢狎視信乎非本之天眞者不能爲昔杜少陵阨窮放廢而一飯不忘君故蘇子瞻評其詩以爲獨得三百篇之遺旨若先生之文其庶幾焉矣乎先生歿十年其長君裒其遺藁付梓而屬予爲序余惟於文無能爲先生役然而願爲之不辭者以往昔辱先生之知得附姓名簡末以爲幸且使後之學者讀其文以想見其人知先生爲未死也年眷弟陳必謙頓首拜撰

西谿繆先生其生也修辭者尊爲百谷之海砥行者奉爲羣岫之岡語幹濟者如族工執削聽指授於梓人辨材品者如監短長於止水其亡也如元禮孟博繫九鼎於東京如彥範東之浴新暘於唐服天子追念其遺藁販夫孺子咸想慕其英風不必侯之百代已與高忠憲楊忠烈等壯河山而輝日月矣即其館閣鴻製與賠遺小章雄深磅礴之氣求之本朝方正學而外莫敢頡頏而余尤有感於先生之自敘也當逆豎如燎楚毒備至勢不望生儻幾微有動於中不氣沮於善不可爲則憤盈於天之不弔已爾先生方惓惓我知銜情孺慕在三之誼九死彌敦至所云行眞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即不知於先生如何然抑心自問外若不見惡逆之可尤內若不見奇節之足炫此何等時而先生若是謂先生不聞道吾不信也先生取友徧天下即里閈後進稍堪接氣類必多方獎掖爲力於所不知如余迂訥先生每引之忘年其寄粵督之語令當之者汗溢於顙嗟乎先生體腦塗於君父肝膽殉於友生乃門牆舊好片語睚眦影附新知時移意奪即易名之典久應論定尚煩擬議於秩宗誰爲後死者此尤余所咎嗟惋歎於先生者也長公采室直諒慨慷余對之宛見先生書此寄之附先生集末九原知已庶幾可作云同郡友弟張瑋頓首拜撰

予讀漢史至劉子政使所親上書言弘恭石顯等爲恭顯所覺下吏雜考不實不三歎也武宗時郎李獻吉爲大司徒劾閹瑾吉幾殆賴其友以免嗟乎士君子出身犯難以與權奸爭一旦之命者類皆非勝而同心與議之人亦必支蔓鍛鍊誅敵而止彼固以必如是而後莫我難也今觀西谿先生更有異焉甲乙之際益庶幾可作云同郡友弟張瑋頓首拜撰

予讀漢史至劉子政使所親上書言弘恭石顯等爲恭顯所覺下吏雜考不實不三歎也武宗時郎李獻吉爲大司徒劾閹瑾吉幾殆賴其友以免嗟乎士君子出身犯難以與權奸爭一旦之命者類皆非勝而同心與議之人亦必支蔓鍛鍊誅敵而止彼固以必如是而後莫我難也今觀西谿先生更有異焉甲乙之際益庶幾難言之腐夫竊柄於內宵人禍導於外海內汲汲不知所措應山友善疏稿與一擊事雖無成而天下正義有所歸矣先生與應山之禍以烈大獄閒是誠有之附逆者謂此疏專出於先生而先生之禍一起歎首陽而齊李杜固其所也特怪恭顯劉瑾皆身借叢神口

衍天寔其怨言事之臣何啻賈首哉而予政僅除名獻吉亦奪職耳先生事稍異於二子而遇禍獨酷此何故耶蓋子政雖以宗屬

西谿夫子像贊

上握乾符整地紐首褒死節之臣卹贈先生如禮惟易名稍需耳天定之期又十年矣曩時拜節甫而鋤顧廚者相繼殛死或荷戈窮荒蒙首草野不得自比於人而先生之遺文在人間者至比於采薇之歌沈淵之作所以激揚清風者蓋萬世而未已也禍慘於劉李名亦過之孰謂善不可爲哉某先生楚閭所取士也生缺鄭弘訟罪之書沒無景毅自免之義追仰芳躅實愧古人因讀先生之文而潛然序之如此而且以易名之典望之諸名賢之主張清議者門生方岳貢謹撰

襄兩間之正氣蘊六合之奇情從星辰而分燁比鴻鳳以揚聲經笥探賾詞壇嗷名值風雲之晚達羅棳栖於囹圄判讞論攻秦相之奸禍胎已伏鴻文斥壽寧之請冤獄旋成丹心憂國白髮指生楚毒過膺滂之被厄殘糜踰璀浩之遭阬想戟眉之枕籍聳忘髮以咿嗹血三年而不化骨千載而流馨感聖明之愍卹消霧霧而見青昏門牆之封葬仰嶽範於儀型覩忠魂之仿佛儼登陟乎天庭門生文安之薰沐百拜識

○卷之一
誥敕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誥命
大學士葉向高父誥命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并妻誥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誥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誥命
資政大夫經略遼東剿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在晉誥命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誥命
太常寺卿陳于廷誥命
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誥命
提督軍務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誥命
太常寺少卿孫鼎相誥命
太僕寺少卿孫居相誥命
太僕寺少卿徐如珂并妻誥命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王命新誥命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并妻誥命
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誥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父誥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勅命
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賓勅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鼇兼勅命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并妻勅命
行人司行人宋鳴梧父勅命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并妻勅命
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贈官勅命
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勅命
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勅命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勅命
○卷之二
奏疏
患病不能供職疏
擬請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國是疏
論
愛君以周公爲法
公論國之元氣
延陵十字碑
策
第一問湖廣程
第三問
第五問
辨
守道守官辨
解
國體國法國是有無輕重解
原
原文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卷之三
序

湖廣鄉試錄序
古大夫集序
己未涉錄序
閩楚一錄序
呂輔季稿序
李仲開行卷序
楊育原稿序
邑劉侯康谷文序
錢公永遊吳草序
姚子雲所新草序
問世編序
梅花社草序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張母范太孺人八十壽序
封諫議鎮東沈太翁七十壽序
內兄李貫之先生七十壽序
太學警宇蔡翁八十壽序
記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游墅關新建廟學記
○卷之四
墓志銘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墓志銘 代
明勅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宋二公繼配贈孺人楊氏祔葬墓志銘
明勅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志銘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志銘
明故太學生程君公甫墓志銘
明故夏室屈孺人墓志銘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邑諸生徐望叔暨配顧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志銘
墓表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齋張公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表
明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墓表
明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瞿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卷之五
傳
嚴寺正傳
貢御史傳
湯大理傳
張澄源先生傳
張先輩傳
顧太公傳
克菴楊公傳
仰峰王君傳
行狀
先父惕菴府君行狀
先母夏孺人行狀
徐節婦王孺人行狀
祭文
祭外舅李復菴公文
祭蔣母薛孺人文

祭顧仲年兄文
紀略
夏門雙節婦夏侯氏紀略
○卷之六上
尺牘
與歐陽公祖論本邑先賢祀書
與高景逸
與毛禹門
復嘉魚葉老師
寄毅翁黃老師
答何武我
復羅杜翁老師
與蕭加城
答沈君聚

寄麟翁錢老師
答周季侯
答李孝廉廣霞
與史玉池
與陳中湛
與吳安節
答姜養沖
答趙儕鶴
答丁長孺
寄何崑翁館師
寄臺翁葉老師
與朱平涵前輩
與姜松盤
與張誰譽

答吳安節
又
與譚凡同
又
寄趙儕鶴
答張符禹
與劉是翁相公
寄麟翁錢老師
答錢梅谷
答陳中湛
答陳益吾
答劉去非
與高景逸
答趙淇陽前輩

答于公子
答舒泰廷
答熊思城
上劉衡翁館師
與李本宮前輩
與李湘洲前輩
與羅湘中
答李寰知
答石雲岫
答程芸閣
答王岵雲

又
答門生車造父
答劉衡翁館師

答胡世兄則葵
與龍壇石
答徐雲林
與丁念源
答范質公
答沈湛源
答劉是菴相公
與韓正堂
答顧中渝
答錢梅谷
答李湘洲前輩
與盛揚灣前輩
答門生夏浪水
答劉康谷父母

寄徐明衡
答石雲岫
答周縣貞公祖
寄白翁葉老師
與程芸閣
與鄧玉笥
答劉念劬
答周雙南
與徐雲林
答文文起
答姚現閭

謝楊邊初公祖
答馮少墟
寄沈湛源
寄孫淇翁館師
答李緝敬
與孫愷陽相公
答孫拱陽
答熊壇石公祖
答蔣澤鼇
答王季木
與熊壇石
與左浮邱
復臺翁葉老師
與李湘洲前輩

答王霽宇總督
答徐若谷
與楊邊初公祖
答孫大吉公祖
又
答熊壇石
答周縣貞公祖
又
與李仲達
答魏廓園
答門生夏之謨
答魏元白
答周□□
答揚邊初公祖

答梅長公
答李夢白
與秦中因
答劉金吾東卿
答魏廓園
答貢二山
與張二無
答黃石齋
答鄒愚谷
答蔣澤壘
與夏繩北
寄臺翁葉老師
與溫圓翁
答呂年姪

答孫六吉公祖
答王霽宇
答馮少墟
答何武莪
又
答黃陽平
答盧九台
答門生毛六翮
答門生陶聖洋
與陳孝廉元朴
寄楊大洪
答王中認
與門生方禹修汪月掌
寄李貫之

答門生車造父
答錢昭自
答郭中翰
又
與宋泰侯
答吳去聞
答錢梅谷
答郁錫念之
答長興丁公子
答門生毛六翮
答周鬱洲
答門生陶聖洋
與周鯀貞
與蔡元崗

與門生文汝止
答曾二雲公祖
與高景逸
與錢牧齋
與門生劉振賢
與錢牧齋
○卷之六下（以下係續入舊閩存）
寄馮琢菴師
與王漁生
又
與顧涇陽
寄胡葵翁老師
與門生汪如石
寄諸安胡世兄

與蕭如城
寄麟翁錢老師
答趙文度
與胡□□年伯
復觀翁徐老師
答張紹和
答趙文度
與孔玉橫
答毛禹門
答瞿星卿
與龔蘭谷
與從予太姪
答夏習池業師
答袁小修

別同館諸兄弟書
與楊大洪
答李夢白
與李長蘅
答門生汪如石
與趙太室
答吳孝廉周卿
與古安吉
與錢梅谷
與李仲達
與門生魏叔子
與門生顧夾之
寄臺翁葉老師
答顧亭之木之

與沈裒中
答顧塵客
答吳安節
答魏仲雪
答陶永平
答李夢白
與史磐石
與胡蓬玄
答丁嘿存
與吏部爲蘭谷請卹公書
答宋義希
答孫六吉
答貢二山
答陳益吾

答顧中喻
答袁漢陰
與徐泰掖
答吳本如
答錢機山
答王玄珠
寄劉康谷
與陳令威
答王坦山
答李湘洲
又
答田陸海
答瞿稼軒
答吳石袍

答張篤裴
與蔣尊陽
與石浮邱
與金雙南
答解石帆
答毛西門
○卷之七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毋似姚夫人文太君有序
初冬即事
寄韓正堂
瞻曾太翁遺像有述二首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册
送門人程灝然
途次遇雪遙憶金雙南大行
定州道中卽事
入檻
痛親
痛弟妹
慰內
示兒
慰女
寄友
七言律
夢上求賢詠館選
賦得秋聲一雁飛
瀛洲亭聽鸝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岡給諫感懷胡葵翁老師
贈賀知忍
贈黃太史封翁
送何武我給諫左遷浙臬
方孩未侈俾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眞新婦配參軍也周玉繩諸
年丈各有贈什次韻
贈姜年伯
寄李貫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擬議云爾
寄孫紹峰
東阿道中
袁中丞晞我出游泮厠委題以余同齒同游故也莞爾有述
洪葆原年丈關政報滿還朝
贈別閩中蔡子周父
贈京口王別駕
畢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少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初冬念邊戍
題張封翁萬綠圖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矣近來長安就余邸中甚歡以其毋金孺
人聖善開七袠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志勉云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二首
五日憶江南競渡
玉著槐陰二首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賡何越酬二首
齋中守歲
元日大雪
和姜堯沖
庚申立春日
送張符禹
冬夜過趙菴題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示大瀛郡伯
渡漳
民部劉念劬枉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卻寄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五言排律
擬送福藩之國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面對寄贈
贈吳安節
送別楊遵初公祖
七言絕句
登第後奚詔安胡葵翁老師四首
初夏署中即事四首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四首
送楊侗孩館兄二首
送孔中甫館兄二首
送劉太凝館兄二首
○卷之八
雜著
論文詩十三條
策問

光緒乙未武進盛氏思惠齋刊宿松高駿烈陽湖吳文祁江陰謝寶琳仝校

誥敕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誥命

制曰朕以涼德嗣踐丕基顧茲佐命之七人賴有懋遺之一老藉其羽翼勳勞在顧命之先挹其風規體數居公孤之際式遂大慶嘉與同休爾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德庶中行道開先覺器足以周四面入細而入纖識足以參萬機知微而知顯臺閣文章之美追配許燕槐機謀斷之能兼優房杜爰發夢於神祖適肖像於鍾陵獨相七年咸有一德朕方蒸己而聽天下爾乃悉心以贊王功調劑物情得味酸鹹之外轉移宸聽應機呼吸之間宮府藉以流通危疑爲之鎮定功成不宰德盛忘言甫桐圭之就封乞山林而自放惟我皇考之在潛邸涕泣前勞肆予沖人之睠老成召還政地慨風塵之不靖期拯濟於多艱素髮黃扉特進危明之藥石小心赤舄可知盡瘁之形容大法小廉將於斯取則東妖西孽漸以次削平繼繼繩繩天其永錫予肩祚休休斷斷爾亦有利我子孫惟官皆己冠乎中台故寵賚僅延乎世賞茲仍授爾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錫之誥命於戲還李泌於祕殿所以便訪機宜寬彥博於朝參政將奉爲菁蔡今卿之耄耋未躋於潞公而朕之倚卿不減於唐代尚勉承彝典服此訓詞欽哉

大學士葉向高父誥命

制曰名世五百年而後生開先非偶仁人得一命而有濟種德尚滋況乎業擅一經青箱流耀於綸閣風清兩地素絲皎映於中台爾原任廣西養利州知州葉某乃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向高之父天予眞醇家傳餘慶服溫柔敦厚之教稱規矩方幅之文博喻爲師咸推祭酒明經試吏儼負屏星爰晉領於方州益殫心於化俗遂使蠻徼荒裔悉講席爾乃齋戒其德拜自獻於先賢堯舜爲君恆導揚夫末命凝然山立羽儀獨表於殿庭侃爾昌言忠愛尚餘於啟沃正余求助忽爾離憂未宜上相之麻先正宗卿之席茲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返鄭公於洛社固以家艱迎姬旦於周郊亦惟國卽還衰從事朕不欲以金革而溷寅清赤舄來朝卿愼無以苫土而忘君父勉旃强哉佇有徵輸

制曰夫念討謨而銘鐘鼎則曰昔有寶臣鑒乎澤以遊筐錡則曰時惟孝友將承家者之思舊助猶開國者之賚歲永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妻累贈淑人盧氏幼閑內則夙爲婦師方君子稟筆之時是歌彤管迫詞頭屬草之會已萎白華北斗之旁醞未濡南國之樛陰早落當年蹙屈多詞聞關今日雞鳴又愁風雨不有駢蕃翟藻之頒孰慰問賵刀機之意茲特加贈爾爲夫人儻依天漢宜列婺女之精尚瞻龍章莫發湘纕之歎

制曰朕聞正始以代有終安家以寧天下然皆老之義或難得於無成而代終之宜多觀群於長發故有翩徵以神往者有遺慶以畀來人得地之道成家之禎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繼妻累贈淑人陳氏桂質自芬珉心更茂蓼莪絕蘭而記體承詒草以開顏鴆居鵲之成巢遂成肯構琴依瑟而合調誰悟更弦使我出居之臣不愁無室含飴之老戚及抱孫人雖云邈德何能忘茲特加贈爾爲夫人嫓美大家之風沒而不朽正名小君之禮死其有知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誥命

制曰朕延訪宿儒咨求舊德凡先朝文學議論之臣皆荷褒執經夾侍左右其有羽儀最修徊翔淹愚者朕不次顯擢以論思寄之暫試儲闈旋登卿貳肆朕贊策告之治廷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器資高亮問學深醇藝文敷華國之材陋雕蟲與篆刻緝行有傳家之範似玉質而金相自擢秀於彤庭早飛

華於祕苑藥言記事史筆獨擅三長空鑑平衡鼇士盡收一網慷慨憂時之論炳矣先幾激昂近俗之言直哉如天一閣藏閩六載邱園仍誓宮端未酬物望尋貳秩宗之席仍聯帥學之班兩乃天寅清以洽紳人勤政沃而居左右龍樓高敞儀羽翼其來游虎觀宏開藻辰猷之入告師言既錫朕眷方新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以詞臣而佐典禮以南宮而領東察業已備然之金鉉不徒資近事之元龜汝往哉尚矢皋謨以須說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誥命

制曰惟孝皆守四時之序德宜配於中和惟學士領一代之文望必兼夫華實朕欲終始興於學須左右得其人博選耆英用備丞弼言既允徵敷應先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以高朗特拔之姿含沖明獨湛之識練習多諳乎漢事光儀隱映於周行自蓬苑升華早著衡文之水鑑豎虎闈抗席尤嚴造士之規繩游陟儲端徊翔留篆高文大冊潤色爲多餘論緒言激昂可諷天下皆推其標格朝廷獨重其羽儀故當求舊之時隨有兼卿之召初居東禁今退南宮仍長詞垣還資經幄而爾能靖共匪懈啟沃惟勤精徵義禮之談庶淳夫之稱三昧慷慨憂危之旨則少融之進五規乃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地人之禮曰三何以咨寅清於夙夜君仁勇之德惟一何以責成敗於經筵爾無徵拜稽首而讓夔龍朕得以時仔肩而率祖考尚有顯命佇予卽貞

資政大夫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在晉誥命

制曰朕方嗣宅丕基輯寧方夏而屬夷匪茹久稽天誅膺簡元戎迄無底績慨河西之再陷致左臂之全虧朕每臨朝太息思得忠貞不貳勇略蓋世之臣張皇六師洗刷前恥庶幾遇之吾能尊顯爾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在晉志先天下之憂才負俊民之望自升華中祕展采郎闈更踐臬藩洊登開府既有威而有惠亦允武而允文當東方用師之時備海外迂簿之苦勞績茂著望實允孚乃晉司空伸平水土旋登樞貳仍理農工一手拮据雖寸錙膢材而必較應機張翕如游環轉轂之不窮或當食借箸而慷慨於安攘寄夜半披衣而蹐躇於戰守人皆推其赤膽朕亦嘉汝壯猷爰正圻父之階特授專征之寄爾乃義存勤獎拜表卽行朱芾蒨珩蔚矣師干之盛織文白旆赫然薿伐之聲受事以來關門宴若經營伊始功緒有閎乃以覃恩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既總九伐之師拜三錫之寵何以制諸虜於韝縲何以釁逆口於鼓鐘何以收帝王自有之殭何以洗祖宗百年之辱尚其激揚武略殫瀝忠猷朕無愛於土田將有俊命爾有辭於訓典永服前休

過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誥命

制曰朕臨御以來厚招耆舊置周行凡茲九列之重臣強半先

朝之遺老矧若司寇實掌三典貳卿之職兼詢萬民望實既隆衷嘉可後爾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質有其文敏而好學早蜚聲於薇省旋抗議於梧垣爾乃斟酌時宜抑揚流品獻納之論在省具有道以直而不容身雖詘而彌貴杜門卻掃遯棲滿然彈琴讀書鮮歌自若抑亦拙者之效庶幾有道之風特起田閒踐歷卿寺容臺禮樂之任秉德惟寅祿臣宰勝之司執經是告朕嘉乃績擢晉秋卿掌政未幾惟明克允乃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舜命皐陶首咨猶夏今東西交訌朕志靡盬而或詔黔蜀之禍源全由處播之失策不用爾言悔及再世則爾宵夕郎拜疏之晨已明於五刑五服之用矣其尚一乃心靖乃位敷問獻囚惟爾之

庸欽哉

太常寺卿陳于廷誥命

制曰朕光紹鴻圖肇稱殷禮蓋將饗於上帝禋於祖考協上下以承天休非寅清之得人疇神明之克贊睠言明德載錫顯綸爾太

常寺卿陳于廷嚴重有鎮俗之標博達負濟時之略三爲縣令蔚有賢聲一入中臺侃然執法首尾臺端者十二稔出入建議者數十章遂使忮相勁瑨敏手避其鋒事悍王逆庶務息服於丹書卽今夷禍之馮陵實效徙薪之早計及其升華冏寺晉領納言正色糾繩曰僕臣之克正夙夜出納庶朕師之不驚爰兼禮樂之官乃並伯夔之命而爾能潔介爾度齋祓乃心寢廟圜陵與參其規制榮望郊時罔曾於典章周澤之數有據爭杜業之抗言得失自昔容臺之盛事見茲秉正之宗卿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稽古太常之名官以國家盛大社稷常存也今四郊多壘皇路屯夷朕以爾公忠篤渠有保大持危之寄焉不徒以其相酋事而光挂璧矣於戲神人和則景運昌百獸舞而四夷至汝惟欽哉

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誥命

制曰朕以渺躬紹天率祖歲祼時祀日有兢兢惟茲奉常之臣實畢懋康謀猷庸敏風力肅明蔚乎君子之文綽有大臣之器早登中祕游涉內臺正色以楷柱朝端讜言以維持國是既不吐而不茹亦有存而有倫迨羽書交至之時正京兆宣猷之日爾乃規畫戰守策□虜於日中指陳兵符決勝負於尺幅朕嘉乃志明試以功控鉤漢五溪之徼賜湘江四遐之履爾其簡鍊軍實捧赤日白月爲羽旂聲服夷獫列烏纛黃洞爲門屏行將有禽而利執寇復林焉以俾睿茲以覃恩仍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楚處黔蜀之交而鄰其阬也我國家以鞭長而特設鎮焉今黔蜀震而東西文哲邊不下咽撫生齒而念徼發覩林菁而急流移爾有專寄其勉蹟忠誠用抒方略佇看勳府之策行召衮衣之還嘉爾保釐申茲畢命

太常寺少卿孫鼎相誥命

制曰朕以渺躬紹天率祖歲祼時祀日有兢兢惟茲奉常之臣實領駿奔之事非藉夙望孰執贊明禋爾太常寺少卿孫鼎相澄靜淵懋家風敦厚器識深醇肅然清廟之容蔚矣明時之望惟爾厥考翼亮神宗泰階方平揆猷斯暢爾於朝家典故邊塞情形得之經庭之趨傳受爲龍韜之指布運籌樞罷閱有年勞爰晉冏卿髦望滋茂早栖吳市跼履彌堅振鴻羽以來儀覩衣冠之惟舊佩蒼玉而南指稱禮樂之攸司而爾能薦告馨香蠲潔俎豆遂使留都原廟之享儼如屬車豹尾之間朕甚嘉之若乃指笏畫地策□虜於目中聚米成圖繪關山於尺幅洵舞階之干羽眞樽俎之折衝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酉平有子可知風烈之猶新惟予有臣尚亦心膂之足恃爾其一乃心修乃職以祗承予之休命則有顯陟

提督軍務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誥命

制曰朕惟緯武經文乃爲萬邦之憲聽笳鼓實是倚九伯之先鎮撫之艱得人爲尤是以臨遣節鉞特授牙璋蓋將極選一時之良實以張皇十連之寄爾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謀猷庸敏風力肅明蔚乎君子之文綽有大臣之器早登中祕游涉內臺正色以楷柱朝端讜言以維持國是既不吐而不茹亦有存而有倫迨羽書交至之時正京兆宣猷之日爾乃規畫戰守策□虜於日中指陳兵符決勝負於尺幅朕嘉乃志明試以功控鉤漢五溪之徼賜湘江四遐之履爾其簡鍊軍實捧赤日白月爲羽旂聲服夷獫列烏纛黃洞爲門屏行將有禽而利執寇復林焉以俾睿茲以覃恩仍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楚處黔蜀之交而鄰其阬也我國家以鞭長而特設鎮焉今黔蜀震而東西文哲邊不下咽撫生齒而念徼發覩林菁而急流移爾有專寄其勉蹟忠誠用抒方略佇看勳府之策行召衮衣之還嘉爾保

涸高凝山立初蜚聲於郡李旋振采於耶闡歷中樞建禮之明晉攬鏡持衡之地而能首抑華競弘奬公忠盛將以天下人才爲心不獨標一時簡要之譽古波流之莫挽收羽翰以高棲晦養邱園悄然有畏天悲人之念出更藩臬備然有振頹刷敝之規開望滋彰乃召還於魏闕風猷茂著簡貳於宗卿爾乃齊祓乃心介潔其度紫望郊時無昏於典常寢廟園陵與參其規制厥職克舉朕心用嘉茲以罩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前志不云乎躍二龍於長衢駟雙驥於千里此爲兄弟顯名者勸也爾兄弟皆以風節自矢爲世羽儀惟爾秉銓之日政爾兄訊法之年已皆徊翔於外藩然後連翩於卿寺凡朝廷有節鉞之榮則昆季在推擇之中長衢千里朕注矚之服此休光益勉令問

太僕寺少卿孫居相誥命

制曰先王之命僕臣蓋亦曰繩衍糾繆格其非心非率車司馭之爲職也朕惧簡是官求人於舊乃有介性骨鯁之士擢剏滋久秉幽開維則恩勤穀子蘧鹽無間於寒窗色笑奉姑洗腆有逾於宿

趙彌堅朕得收而試之爾太僕寺少卿孫居相以三晉深厚之姿慷慨忠信之寶南牀謂權佞爲之膽寒驄馬行行貴戚望而斂手蓋天下想聞其風采而慕人猶見其修能爾其百折不同一身惰杜雖風雨之淩亂無輟好音指日月之常鮮何妨陰翳飄然去國終矣慨君既論定於十年方召躋於九列金章白髮聿覩鴻羽之來儀素節丹心想見冠之猶獬罩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在先朝望實特茂銓臣以僕卿旋齊數矣我命祖遲個不下需養老成予沖人勞求賜環用風流鏡爾其體予祖孫之深意殫兹祉稷之艮規行有顯陟副此訓詞欽哉

太僕寺少卿徐如珂并妻誥命

制曰朕讀問命乃知古之僕臣有格心之寄而穆王追念於其先其平衡風標掩映於一時聲價陵騰乎九列兹以罩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不求不枝居身之道斯蔽世重世輕物外之權乃貴天下之所信於爾者爾自信之矣爵人刑人猶是志也性行恬夷風規簡峻退不負友甘萬死以投荒進不辭難誓三生而報國肆予川東之有命正當奢逆之方張叱馭九折之危倘劒五丁之險懋固汝彙血灑三軍擐甲枕戈氣吞妖孽欲奠邛而定爽先鄭酺以收渝赫然伏波橫海之奇頓爾玉壘錦江之舊委多執馘遂及獻功乃晉清卿仰作大正爾其蕭鑰以備法駕孳牧以濟巢興洵可借助於交修豈曰功高而賞浦兹以罩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書不云僕臣克正乎爾禦以愾厥心正也朕將以納言詔爾矣夫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與夫議說殄行震驚朕師皆所謂不正也命問命龍古先帝豈有異意汝肉抒赤乃丈夫之事敢怨謫籍之荒涼賜環眞聖主之恩無改家門之布素方從官以曳縞遠厥世而埋香感宵旦於雞鳴若然長夜思話言於龍具策彼前途睠言懃悴之艱難益悼死生之契闊幽開維則恩勤穀子蘧鹽無間於寒窗色笑奉姑洗腆有逾於宿

爾故以李官起家朕且擢爾爲天下平仍需爾以持衡之宰欽哉
毋荒朕命

吏部文選淸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并妻誥命

制曰夫官不踰郎位而銓衡庶品區別九流則選曹是也非才望兼允不在此地爾吏部文選淸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夷曠似玉淸平如水爲理有彊直之譽司勳高峭拔之名簡於朕衷贊冊具在已乃周流四署靖共一心辨官盡南北之長惟其材不惟其域啟事極朝野之望尸其舉不尸其名屏去刺雛謝絕蹊徑疏寒爲之色起淹滯頓爾流通至於直筆簡稽靳商衡之稱眉目精心判析李栖筠之號神明自古二應之美談爲今第一之淸譽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山濤之啟不云乎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於戲今日風俗之偷人倫之敎郎有責焉固非徒門調戶選之爲奉職也而太史之制所褒美於濤者亦不過曰立身行已足以厲俗而已唯爾行已信於諸曹課令誘來

朕寄不淺欽哉

制曰史稱鄧攸爲吏部妻息皆素食而山濤之妻時以倫鑒問一以操一以識也朕有淸郎其閨門之助不可無褒爾吏部文選淸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妻累封安人吳氏夙嫻內儀休有聲問機絲曾鍮之惟箴肅括家人內言無出訓敕爾子外交無入則爾夫之相諏既勗勉以御窮基縞從宦猶相忘於屏貴及里門之居守乃寒實於笄簪而盛飾於簟篋也爾不亦有助乎是用加封爾爲宜人凡朕之所以褒爾以其有素食之風也爾夫多稽阮之游爾能鑒識朕終以山公之業望爾夫矣

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誥命

制曰我國家都燕瑣海襟河而津門實司其吐納地基重焉以東隅之有警饋運之不時朕是以特設專官以董理之亦既勞且劇矣爾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良玉有聲精金之長略盡居然朗鑑允矣平衡直將以裴王嶷毛爲心不獨標淸通簡要之譽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敎命惟銓曹郎周流

職用督邊餉輦芻輓粟正人民皮盡之時呼癸號庚又將士腹枵之日爾胸多成算念切時艱絡繹關儲捷轉祁山之牛馬疏遑海運神輸島嶼之雲帆露肘捉襟羸如挾纊鯨波颿浪吃若長城可謂勞苦功高矣茲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四方多事治民者苦言餉治兵者急言餉爾居兵農之間督民以寬民核兵以飽兵其有效矣朕謂軍政寄儲政不若儲政寄軍政也汝益懋乃績朕且有後命

吏部稽勳淸吏司主事孫必顯父誥命

制曰國家骨鯁之臣天之精神祖宗之所寄鑒告也中於詖詞賢志以殺其後必有賢達之人章明其道朕得追而庸之非獨示勸亦以報忠爾贈奉政大夫原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孫振基乃吏部稽勳淸吏司主事孫必顯之父確乎直方浩然剛大諸生抱先憂之志對策陳矯時之謨簪仕海邦饒有惠政浮瑣闕侃爾昌言力折黨人之披猖首犯當門之鉏刈解省出竇臣罪猶輕去國違

阿畧爾且居南曹而參六典矣予欲拔貞實而黜華競汝明予欲進公忠而退阿黨汝翼夫山公周自郎吏統均者也放是訓僻朕有深寄

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敕命

敕曰夫官不踰郎位而鼎衡庶品區別九流其銓曹郎之謂乎頃自國論曹分而銓政亦互爲甲乙稱是選者榛尤難之爾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器綢閎深風規凝遠三仕爲尹俱有清循之稱一握居銓遂標水鏡之目爾乃貞白自矢寅協在公破薄黨崖岸之私虛能鑑物絕弓劒苞苴之問廉非市名方受事於典封益精心於執法馮偉伯之昜次惟淮楊懋功之直聲有聞濫典爲之一清王章因而增重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爾以縣令起家晉徐監故輿令也其見稱於桓彝者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乃以爲佳吏部郎惟爾虛微簡遠之神出於凡俗有無之外吾遇爾於文石之間矣則豈惟是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麗兼敕命

敕曰朕欲拔貞實而斥華競進公忠而抑阿私每詔銓臣愼選郎吏必清眞極一時之望斯澄敘協天下之公苟非其人朕不輕畀爾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麗兼氣韻虛微風期簡遠登高能賦振才傑之文鋒鑒照當空擅人倫之冰鑑物望已高於使署人材久得於周咨爰留天閣俾司右圖而爾能靖共爾位破籓籬崖岸之私齋戒其心絕弓劒苞苴之問將羣品齊收於藻鏡而九流盡入其平衡爾可謂佳吏部郎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爵賞乃厲世之具銓管實理俗之官頃者人心躍冶國論沸羹官方所以澄清廉恥於焉相冒朕用歎嗟爾今所司六勳之事也乃於勳書勳部之中寓銓材銓品之意南宮眉目僉曰汝良汝往哉當以抑揚涇渭爲心毋徙以門調戶選爲事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妻封孺人敕命

敕曰爲吾束脩砥節之臣亦須攻苦食貧之助或有與同貴而無與同清埤益以疼其躬摧謫以沮其志則北門之歎亦臣子之所不能已者乎爾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妻封孺人錢氏家本素風少有華問入門知孝慘然操藥以修慈在饋能勞閔焉作苦以支置及爾夫飲冰於官舍而爾治業於里門雕軒有煒念板輿之不逮先姑象服斯皇忍丹華之或亂窈窕遙進夜闌之問暗屋漆室之憂可謂賢明上流矣是用仍封爾爲孺人表一門之清德旌兩世之女宗

行人司行人宋鳴梧父敕命

敕曰朕每推恩使臣必舉靡盬將父之詩以示勞勸蓋曰教孝而作忠云爾若乃父貽式穀之謀而子抱遺書之痛其綸褒可後乎爾貢生宋日乾乃行人司行人宋鳴梧之父孝友因心恢弘有度貧而市義慨然俠士之風學且爲師儼有儒先之矩淹搜百氏恥近世之雕華原本六經惟考亭之墨守擬陽秋於邦乘歎有志而未成爰啓篋衷有輝英藻茲以覃恩移贈爾爲修職郎行人司行人錫之敕命夫爾子馳驅六轡諮詢四方朕亦旣采而聽之將寄

以耳目矣須茲懇策揚爾幽光兼疏冠帔之榮增賁絲綸之寵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并妻敕命

敕曰古之賢達請纓獻策多於英妙之年如茗華之玉乎尹旁建光固已照燭於世矣而況其揮我使節者乎爾行人司行人李之椿慧本夙成才爲特儁蚤琳瑯之藻已是珪璋標杞梓之姿卽爲梁棟乃飛華乎雲路遂展采於星曹以爾朗識冰融清標玉立秉繻志遐則使之博貢乎五書題柱名高則使之揚輝乎六節如珠之在握動必有聲亦金之在鎔出必能割豈馳驅之克效將英籌之有光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皇華之詩諏謀詢度必咨於周夫何咨咨忠信也忠在致君信在白許爾閱世日淺素心已盟四國風謠當有采而入告者先以咨之於心則可以爲朕耳目矣

敕曰詩亦有云有齊季女蓋美其少而能敬也今吾近臣內有相貳齊敬之風何以異此爾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妻許氏金閨淑質玉映清心早以名媛言歸吉士方桃夭詠灼之日正曲江拾翠之年燕婉叶於好逑鴻儀莊其如友鉛華克卻荊布依然眞可謂少而能敬者也試看翟茀以來朝且聽何其之問夜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贈官敕命

敕曰昔我神祖磨厲人材遺於後嗣凡擢剡頓挫之人咸有礪砥嵯峨之節追予賜環漸次舂復乃有風規特峻坎壈終身渝沒歲時名存骨朽我思其人潛然出涕爾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天與眞氣家傳聖書自爲諸生獨抱先憂之志一朝通籍首陳矯俗之言身履讒而氣逾遒位久淹而風彌厲遇公正而發憤如汲黯之斥張湯以文字爲激玷若石介之歌聖德一宮流貶俱在泮宮辟水之間白首飄零不改春風舞雩之趣閔閔著書而論道拳拳愛國以憂天於戲以爾在朝則猛獸之銜黎蒸以爾在野則夏鼎之厭神奸胡不愁遺盜先萎謝是用贈爾爲尚寶司司丞錫之敕命於戲新朝之雨露方濃何人不被昔日之衣冠咸在豈爾獨彫

惟爾商山製本之忠昭於信史至於白鹿談經之友列在上卿靈其有知庶幾服享

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汭 敕命

敕曰國初用人明經爲上 必俾杰特皆出是選今吾有才志之臣殫生平咕嗶之餘鼓當牛耳之掌之用與之事而事治試之民而民安朕是用嘉龍以褒異爾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汭年器資端雅才識明通早歲蜚英壯年茂選傷衙之歷落堅王濮之初心謝奕自擇州僚鷺棲暫寄麗統假以別駕驥足非淹五石哺歌比之崔立清韻中流誓眾擬於辛謨勤公采輿誦於海市湖鄉識循吏之春風冬日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先臣郭璡爾鄉先達也以明經起家歷佐州府躋於冢宰休有烈光今爾才心壯志不難繼爾鄉之踵爾子先以簡要清通有聞銓署則爾有寄矣尚勉新猷以貽後祉

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敕命

敕曰東白之間其民以勇鷙特聞蓋易動難安也廵者法令宜張上下相詭政弛民敝閭井驪然非剛柔克中之吏潔己劊心以輯和眾志曷克勝任乎爾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文光蔚若識鑒淵如早嶷名魁載翔雲路維嚴邑之攸寄將民瘼之是蘇而爾一掬冰清千思蘗密張弛並用寬猛相糾春回禾黍之風遂鮮帶牛佩犢霜落鼠狐之膽一驅倚社凭城屬以義旅欲東蒐於善人所教爾能激發人心之義勇力折武弁之貪殘信而足兵勤乃集事民用弗擾實惟爾之庸玆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朕聞爾祖以介起家謇諤批鱗爲先朝名御史風猷不遠式於後人爾尚益潔乃志疑乃神用底於績以善繩而祖武朕行陟汝耳目之寄欽哉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敕命

敕曰凡遍籍金閨之彥多出分銅墨之符乃有廉平能辦治行特聞者則有聖書以褒異之雖逖遠不廢也況於三輔之長在朕庭

階之下者乎爾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弱冠蜚英大廷擢對凝然理遠之器確乎拔俗之標小試理□□多善政當輸輓繹騷之會爾能鎮之以安和處貴近跆籍之鄉爾能持之以強執懸刀批郤鼠雀無滯於深文飲水盟心琴鶴相隨於永晝遂使棄麻匝地野無鼙鼓之聲桃李成陰庠蒸絃誦之秀程書未上最績已騰乃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所患於少年才吏者以其中無特操而外撟虔爲名也范陽三輔之衝爾以秀文之質蔚起功能可不謂才然而特操基之矣以廉平課異等以幾何風四方斯國家奬吏之意乎爾固非百里之才朕將有切要之寄

奏疏

患病不能供職疏

左春坊左論德兼翰林院侍講繆昌期一本爲患病不能供職懇
乞天恩放歸調理以免瘐曠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絲
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至今官臣稟受厪弱少多
疾病先於萬曆四十五月內初除館職卽有腸血頭暈之患
請告回籍臥病五載至天啟元年恭遇聖明御極蕩類維新臣竭
歷趨朝瞻依日月皇上不以臣不才使掄才三楚擢領中州兩年
之中驅馳梁楚燕趙之郊往返動數千里炎霜積憊衰病侵尋然
猶勉赴朝參不敢怠息至今月初二日偶感風寒過投熱劑致腸
血下注不止暈眩作嘔氣息悒悒胸腹滿脹肌膚
瘦削延醫羅弘聲等診視皆謂臣氣血兩虧精神盡耗非復歲月
可望痊治臣乘列詞林以載筆事主亦欲勉事編纂白首汗青以

仰報聖恩於一日而福過災生力不從志若抱病挨延日復一日
虛糜俸錢臣罪滋大臣查得右春坊右庶子李光元等因病乞歸
俱蒙勘允臣之事體委與相同伏乞皇上鑒臣眞病苦情放臣回
籍調理拔擢生全皆明主如天之賜臣苟延殘喘之年皆歌詠皇
仁之日矣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爲此具本差錄事吕邦炯賫捧
謹具奏

擬請爭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囂囂定國是疏 館課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言者盡天下
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可以一人之
私議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
之心之本來已瞭然自獻於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沈沈墨墨不爲
之一剖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
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
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拊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

易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陛下深居以來於外
廷章奏一切置不問於是下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鬨
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禮臣甚駭焉當此時卽皇上慨然下一
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
是某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諱也何也不核其是非之所在而
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蓋之人必不服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
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
有一歸而言者各有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
其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某事矣卽
問某事何若爭某人矣卽問某人何若循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
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有歸著而皇上出片言以剖之
以人主之勢順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
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所爭之意在
人而所託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

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劃故曰多事也今欲省事不如省言
欲省言不如省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如
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於人之事亦有附於事之人人與事
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肖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
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嘵嘵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褻則瀆
矣唯皇上之英誼不肯自處於褻瀆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不問
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材俱可惜也今
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士大夫曉然恨不得朝
廷一處分耳而當事大臣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
其自鳴自止臣愚以爲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皇上盡簡通年
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臺省雜議之然後付
執政大臣虛心折衷請自上裁則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
是定矣

論

愛卄以則公爲法
古之君子所謂愛其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愛其君之所以託天下也故必以安危之機審之君安而安君危而危此夫天下受之君者也形神安而安神形危而危此夫君自受之者也夫形神之際則非羣臣之所得於君矣不得不責之大臣而其事又不可以口舌爭也於此有微權焉妙在於使人主知危而後知自愛自愛而後知愛天下而宗社久長之計定矣斯道也其志苦其行危其神遠非周公其孰能之蓋讀書至於伊訓無逸反覆其三風十愆與觀逸游田酗酒之誡未嘗不太息也夫以處仁遷義之太甲而其始猶狎於弗順相宮之事海內震驚幾非以湯崩二仲更嬗之際國儲未定早失之諭教故歟故知伊訓諄諄不免後時之悔矣若周公之所事更有倍難於尹者蓋武王受命之年老矣天下粗定尚多故也考金縢之作武已八十九而公猶卄發非卄發於武而卄發於成之未樹也後四年而武崩殷之頑民

蠢蠢動焉當是時內無彊近肺腑之託而有管蔡腹心之疾如奄如淮夷如徐戎皆乘暇觀變蜎毛而起公奉一孺子王從祿穢中負扆而臨朝堂孰不逆之徒爲蜂爲蠆日夜偵王宮之食息動靜以爲憙慼夫王方少也志意未立血氣未定可若何公內顧則虞外外顧則虞內而以一人環衛其間故曰公之艱虞倍於尹也而公以安危之機審之則當日根本之意洵不在勝國不在宗室亦不在畏狄而在沖人是故餘風未殄可久而馴也流言未息可避而俟也多方未靖可次第而收也是數者吾何知吾所知者嬛嬛之六尺外以衛其形內以衛其神而已於是推召公爲之保而身自爲之師二公者更入並立以夾侍於王而又擇天下之方開有道術者與之居處王之左右自三事大夫以至綴衣虎賁無非正人也所睹聽無非正事正言也猶懼其怠也而考之以先王觀之以善敗曉之以禍福賦鴟鴞焉使知風雨漂搖桑土綢繆之計如此誦豳風焉使知稼穡艱難后稷公劉風化之原如此述瓜瓞焉使知遷岐本末太王文王締造之艱如此陳無逸焉使知小人之依殷三宗享國長久之道如此曰庶其悚乎蓋公之所耳提面示者皆以補諭教之所不及而其要使之知危一切聲色之娛衛橅之事絕不使達故成王自襁褓以至涖阼茫然一嬰兒之未孩而公朝夕珍護欠伸噓欬無弗與俱一似嚴母之衛處子省結襜視棊履而惟恐其一疏也是故嗜慾自輕義理自明憂患自深今讀訪落之詩一則曰多難二則曰多難痛定思痛愴愴乎有餘悲焉嗟乎公惟恐王之忘其難耳王惟不忘難而始念天之不假易也故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王惟不忘難而始念皇考之休也故其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蓋至於夙夜敬止保明其身然後王之身始復爲王有兼爲公有而公乃拜乎稽首烝先王而告之曰以孺子王歸矣是則周公之志也厥後成王享國十餘年治至刑措書考平明之福奕世賴之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後之君子心乎愛君者多矣然其所守者僅咫尺之內而不知夫所際

何時所事何君所守何職也且夫師以道之教訓而保以保其身體也人主以甚腜之質未定之志憑莫禦之權試可欲之途此所謂危也是故爲師保者謹司之君子不幸自失其職委九鼎神明之器付之不知何人之手而人主之端倪遂爲在旁之所捷得則姦人者連袂雖呼而進思所以中之矣中之之法有二其一爲趙高之說其君也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二世以爲然其一爲仇士良之告其曹也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滅之六尺外以衛其神而已於是推召公爲之保而身自爲之師二公者更入並立以夾侍於王而又擇天下之方開有道術者與之居處王之左右自三事大夫以至綴衣虎賁無非正人也所睹聽無非正事正言也猶懼其怠也而考之以先王觀之以善敗曉之以禍福賦鴟鴞焉使知風雨漂搖桑土綢繆之計如此誦豳風焉使知稼穡艱難后稷公劉風化之原如此述瓜瓞焉使知遷岐本末太王文王締造之艱如此陳無逸焉使知小人之依殷三宗享國長久之道如此曰庶其悚乎蓋公之所耳提面示者皆以補諭教之所不及而其要使之知危一切聲色之娛衛橅之事絕不使達故成王自襁褓以至涖阼茫然一嬰兒之未孩而公朝夕珍護欠伸噓欬無弗與俱一似嚴母之衛處子省結襜視棊履而惟恐其一疏也是故嗜慾自輕義理自明憂患自深今讀訪落之詩一則曰多難二則曰多難痛定思痛愴愴乎有餘悲焉嗟乎公惟恐王之忘其難耳王惟不忘難而始念天之不假易也故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王惟不忘難而始念皇考之休也故其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蓋至於夙夜敬止保明其身然後王之身始復爲王有兼爲公有而公乃拜乎稽首烝先王而告之曰以孺子王歸矣是則周公之志也厥後成王享國十餘年治至刑措書考平明之福奕世賴之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後之君子心乎愛君者多矣然其所守者僅咫尺之內而不知夫所際

始操繩墨引古訓以爭之君曰少我哉於是虎豹九關而吾乃謁之於帝門之外晚矣大使當二法之未售而有人焉正色於君之左右而簡制其形神則鄙吝高士良百亦皆嘿然銷沮而不敢進何也彼法有閒吾法亦有閒也彼閒其所恃恃使其君泊然無欲慆然無爲而安所得恃彼法亦有忙吾法亦有忙也吾忙其所閒使其一日萬幾晏不遑食而安所得閒然則彼二法者亦烏乎售之雖然我以法抵法使其人擬迹端以進而幾幾焉詮我之一疏亦危道也其惟周公乎公之爲周禮也舉內宰內小臣女御女祝史之屬與宿衛之士亨庖婦饔膳夫舍人幄帟酒掃縫染之人列王宮之內外者悉領於冢宰故宰之法得行於掖庭永巷之中人奉其法以供人主之燕私而人主之一舉一笑不得私於其人卽其人亦夫人者六人而仲不能諫也卒致五公子之亂君子惜之晉平公帖然就公之槩括中矣則公之妙用而其神遠也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噫世之遠神者少矣管仲相桓公以霸然桓公好內如趙孟不能辭夫管仲趙武春秋之所謂名卿大夫也彼其所謀者皆尊主庇國之事愛君之細而忘其大禍以及君安危之故豈可忽乎哉宋儒程氏之言曰愛君若不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四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於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賦也唯天地之元氣酋於愚夫愚婦故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逆意氣無依附無迂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酋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蹋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既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鑠刻致國脈之寖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叩其知慄知燥者神不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四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於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賦也唯天地之元氣酋於愚夫愚婦故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逆意氣無依附無迂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酋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蹋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既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鑠刻致國脈之寖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叩其知慄知燥者神不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四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於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賦也唯天地之元氣酋於愚夫愚婦故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逆意氣無依附無迂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酋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蹋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既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鑠刻致國脈之寖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叩其知慄知燥者神不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四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於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賦也唯天地之元氣酋於愚夫愚婦故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逆意氣無依附無迂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酋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蹋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既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鑠刻致國脈之寖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叩其知慄知燥者神不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四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於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賦也唯天地之元氣酋於愚夫愚婦故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不立意見不逆意氣無依附無迂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酋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蹋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於是忠良懷憤叫呼闕廷桓帝不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內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既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操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鑠刻致國脈之寖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充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溫涼之劑以進之叩其知慄知燥者神不

而爲人臣持論亦毋務爲豪傑慷慨之名削愚夫愚婦之樸也哉

延陵十字碑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

史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

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乎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以跳踉恣睢

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細讓王之公子其何

以勸盖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

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濟衛之流無異詞也至季子卒而夫

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

常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徊而不能舍去憲康侯

能以春秋微婉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

隴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

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讓有泰伯

之風歟挂劒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

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閎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旁名也

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

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弟其兄以讓而不

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

而不可以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

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

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裂遺言欲授餘祭次

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

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

愈素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

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弟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

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

僚之貪而燥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盖未嘗

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

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

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

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

子之心也故曰弟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難其兄

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

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忤也以

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據先王之大法

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之士所可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

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

沒其志而季子自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

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于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

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

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

之亡吳而徙其咎於季子夫季辨六國之興衰者而窒獨不辨吳

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策

第一問湖廣程

嘗讀易而知鼎之卦次於革也革之象取乎物鼎之象取乎器今

夫獸之有皮也熟則革而生則革卽犀兕之甲亦晝於凡獸已耳

故許愼之說文曰三十年而一革也鼎之爲器也以革物爲事而

我不與焉者也無燥溼之用而水火不得則不濟無甘苦之味而

五味不得則不齊是故其爲物也日新而不窮故曰革物者其若

鼎雖然革有爲也鼎無爲也革有時也鼎無時也故曰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知去之以爲取也則知革之以爲鼎也已猶乎此而新

命凝命之故不可以相推乎革之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之

間無時而非革則亦無時而非新也春革而爲夏夏革而爲秋冬

遞運密移四時之令煥然已新矣而欲推其孰爲革孰爲新豈可

得哉先王之政有一年而一新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而一新者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而一新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夫一年猶一新而況於一姓乎天下一大器也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久而不新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而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之所中者亦不至侵蝕而壞爛雖然先王之所新者不過紀綱法度文物典章如所謂一年五年一新者是已其所以磨切疏導體天下於維新者先王亦莫得而知也豈惟天下即先王亦莫得而知也作易者蓋深知之其於革也曰已日乃孚曰革言三就諄諄焉以啟革爲能事至於鼎則曰正位凝命而已曰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而已初不言其何者爲新何者爲鼎也以言乎革外之無鼎而鼎之取新蓋不可以耳目聲色而求之也易之所謂疑命詩之所謂新命豈有兩哉我

之命與天無極乃守文之主獨稱孝廟而中興之則當變侯蔽虧元醇逭漏之餘革其濫觴而挽之盤遊無度綱維縱弛之後革其委靡而收之以威明皆所謂善革者也至於今深山野老談孝廟之深仁者咨嗟流涕猶若鼎成之日而嘉靖改元之詔學士大夫誦述之不衰謂七制之主未之有也於乎二廟之盛德大業蓋萬世而猶新也而況於今日乎我皇上夙夜聖以沖齡握大寶在孝世二廟之間而兼而有之踐阼未久宮府中外洒然改觀蓋嘗微於皇祖之未造神居閟密應門沈沈三垣明堂之內黯然如疑陰而今何如也以日行參落奏牘填委咨詢陳閱道之際凄然如稟秋而今何如也班新之聖主御萬年之寶曆際天薄海陽明赫熙此眞千載之一時矣生何能仰贊一詞哉皇上之在今日於律爲太簇太簇者萬物簇而生也於曆爲建寅之月土膏脈發而陽氣方烝之候也其於人則如平旦之新起而正冠也其於草木如甲之未坼而花之始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蝟起草昧削平僭僞洗滌腥羶天經地緯制禮作樂其文章功業之盛昭回海宇垂之萬世蓋開闢以來又一開闢不可以一姓一新言者矣太祖之用夏變夷也三尺童子皆知之其所以除舊布新移風易俗者則未易言也中書省元之舊也在昔則如不捕之貍牲而何以帖然奉職御史臺元之舊也在昔則如當關之虎豹而何以帖然敢言肅政廉訪使元之舊也在昔則如不捕之貍牲而何以儳然敢言肅政廉訪使元之舊也在昔則如當關之虎豹而何以帖然奉職御史臺

此豈可視爲細故歟詩人之戒成王也曰爾土宇昄章其刺幽王也則曰日蹙國百里皇上閔宇訪落有成王之德之年而乃有蹙國百里之事此天之所以開皇上也語有之假器莫便於比鄰取法莫宜於近代皇上儻有意於鼎新之治乎請以孝世廟爲法以孝廟之睿聖也而諮求耆老左於劉而石於臧平蠆媛閤從容日晷其於政務安得不九變而復貫乎至於近侍之臣以講官一言立詔撤回則憑藉之威收矣所以革正德累年之委靡者此也雖然此亦其可知而可言者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統緒皇祖四十餘年之紀綱皇考三十餘日之仁心仁政胥託寄於皇上之一身夫安得而不思一歲而登格再聞兩宮之徽音並奢桑土之綢繆未固於牖戶烽煙之警急時聞於邦畿夫安得而不懼皇上誠思分其於理道安得不廣大而高明乎至於鎮守之臣以永嘉一言立詔撤回則憑藉之威收矣所以革正德累年之委靡者此也雖然此亦其可知而可言者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統緒皇祖四十餘年之紀綱皇考三十餘日之仁心仁政胥託寄於皇上之一身夫安得而不思一歲而登格再聞兩宮之徽音並奢桑土之綢繆未固於牖戶烽煙之警急時聞於邦畿夫安得而不懼皇上誠思

之而誠懼之也從容日晷何以繼孝廟之諮諏焦勞夜分何以效世廟之繙閱蹶然而起勃然而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於是蠱者飭渙者合天下之人才風俗心術政事翻然去故而即新如斗杓之一指而萬物皆春如陽律之一吹而幽谷皆暖何患乎不新而又安知其所以新者哉以此新命即以此凝命胥在皇上之一念而已易之鼎次於革而震又次於鼎震之象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天下大器也人君主器莫若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而長子之不喪匕鬯則以恐懼修省而已人君而不知懼此委其器於敵讎不修者也而何以新天下乎我太祖之祖訓錄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大哉王言斯恐懼修省而新天下之龜鑑也敢以是爲當亡獻

第三問

孰謂無才才不爲用才之人匿也執謂有才才不爲不用才之人出也才之孕靈於天地也混焉蒙焉蓄而滿之所以防治之必有亂而又使亂之亟歸於治若不有撥乾維扶坤軸之人挺持於其間而一夫是羣思騁偏陲動六服搖太平朝士高議雲臺之上盧不昂首驤眉見羽書旁午烽火徹於甘泉且愕眙不知所措當此日也駿者爲燕雀之嬉巖者爲蜩螗之沸計亡復之幾欲爲歐竄而國家事去矣人主自爲計者不當苦無才之人而當急有才之人有才之人何代無之又有謂古盛而今衰昔厚而今薄者此也散所生之才或變而爲拑者銳者卞者黠者佻者柔且脆者曲心巧應者怪術者浮脆者外忠內僻情毒言和者此必偏方雜霸餘分閏位五德垂歿之季八百過歷之年貞元不娠草昧方屯於是邊幅斗筲之才出大才隱庸才出眞才隱似才出名世將相之才隱異才隱庸才出大才隱纖才出眞才隱似才出名世將相之才隱德澤旁魄無疆天必貽之以億萬載靈長之安就億萬載之中豈能保其蠢賊不內生四夷不外訌即輦轂有標本肆毒有深淺蔓延者有廣狹而病必思藥涉必思舟木蠹思斧垣蹶思扶國家有事必思才所以旋斡旋葬旋藥旋銚旋燎旋撲得賴有干城腹心以弭之於先救蠹之於後而衰傑又不可多得則又俟密若邇若近以散布於數百年之中必曰匿材不信也明與玄今幾何時而動勤多故興漢晉唐宋之中葉略相等比大者如癰疽痤痏著於四體蓋一時炭炭矣彼之患漸中於腹心小者如瘡瘢痏痏著於四體蓋一時炭炭矣彼其時何嘗借材異代而如漢周絳侯晉謝太保唐張文貞裴中令宋寇萊公其人明固不乏也周勃木彊敦厚而可屬大事卒徵龍準之料張柬之沈厚有謀五王之功柬之第一若夫土木實師屈天子之六飛以駐沙漠逆濠動引祖訓指斥乘輿轉盼之頃幾至於乾坤易位而子忠痛以撼山排獄之力鎮壓危疑王文成以迅電轟霆之用蕩掃妖孽使雨公而在吕武之際盟才奏扶炎夾日之勳又使絳侯文貞而生二正間功名祇相頡頏卒今狡口匪茹撤我藩籬與醜虜挾玉尊遊藩覬神器者猶稍有間然使其爲鼯

水之符秦晉不得不求一
寇平仲安石之所以破秦者作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當謝玄入問
計而帝曰已別有指則其命駕出山業已遊敵人之壘而徙以鎮
定稱安石不知安石者也平仲之所以樂契丹者在練師命將簡
驍銳據要害當急書五至而曰欲了此不過五日則其博塞欲飲
不啻飲胡兒之血而徒以整暇稱平仲不知平仲者也吾常怪夫
古人賭墅而其心怦怦然今人不賭墅而其心泄泄然古人飲博
而慽然常醒今人不飲博而頹然若醉則又不敢以二公爲天下
勸而勉之爲裴中立中立志平元濟斷鞭剌背之弗懼而俯伏流
涕誓不與賊俱存且曰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耳臣請自詣行
營古大臣不以賊遺君父類如此今古相方其猷略膽決亦有庶
幾相近者斷藤之猱酋頁嵎凭險韓襄毅不嘗披蒙茸斬荆棘生
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乎固
原之滿四阻石城而藏吾師項襄毅不嘗離其心腹至刮刀與誓
遂生擒白馬將而火攻青山洞乎西川之保寧江津諸盜橫行秦
楚間林司寇與彭司馬不首尾轉戰數年終定亂略浮尸蔽符溪
而下深林密箐皆腥紅染浸乎島奴挾市舶之姦躁蹦內地所破
十餘城掠子女財物無算胡少保不嘗以計紿之竿首蔡街奴不
得片帆歸乎俺答以索愛孫爲名舉兵薄雲中王襄毅不嘗謀之
於新郭且戰且好言嘆咻使老酋稽首帖耳爲數十年利乎至於
王忠肅治軍嚴整按行邊塞起榆關抵開原烽堠相望間出塞捕
虜斬馘以千計使建酋李滿住上番書乞貶公勿去馬端肅定海
西三衛之亂始以恩信諭之不可則嚴陣設伏以創之諸酋惶怖
請命稱外藩如故聖天子威靈常行於營州渤海之間則唯此方
叔召虎之臣以張撻伐即萬曆間平哱平播其功猶堪紀而今安
在也神宗惜名器刓印弗予一聞東陲之報即命廷臣推擇主帥
之失守臨朝太息立起經臣遣之節鉞未至師中三錫其命其他
一切大小將吏惟所更置朝請而夕下今上尤注意封疆慎河東

於上游矣文成之得成其功司馬力也即于忠肅之受知景陵亦
三楊爲之左右而卒貽之景帝以安社稷是二公者或儲之於二
十年之前而收其用於易世之後或置之於彼而備其用於此由
今日觀之二公之勛名與天壤俱敝而孰知當時之用人者謖特
之深心與位置之妙用即二公亦有不知其所以者乎嗟乎今之
世無三楊與王司馬也有之即忠肅文成亦接踵起矣而況其次
焉者

第五問

益聞域中有三權其說不自近代昉也吾夫子作春秋儼然以天
道君道臨之矣此非以匹夫之權敢與天君並而臨之以天則無
非天陰之以君則無非君也然則史也者益立於天與君之外以
兼制其用而豈直與之並乎此史之權所由重而何後世之駸輕
也其一在曲曲則情多回互而人不服如魏收作魏書而謂人曰
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至誣坐

盧斐李庶以箝其口而穢史之名終不可洗其一在畏畏則其詞多茹吐而人不快如許敬宗修太宗實錄六月四日之事語近微隱韓退之自負何如人而以爲紀錄者不有人祸則有天刑避不肯就是也後之作史者於往代多曲於當代多畏曲者未必有所畏而畏者必流而爲曲曲於一時千萬世不得伸也曲於一人千萬人不得白也譎仍譎罔因罔令志士仁人蒙冤於地下姦邪之鬼連手揶揄而笑青史之無凭然則流芳貽臭直幸不幸耳史官宜有眞是非哉誠欲還其權而清其本必自每朝之實錄始蓋編摹實錄之人皆身履目擊之人其睹記眞其收采最易又身在史局常以轟轟隱隱絲絲延延之清議陰維世宙而不必建旗鼓森戈戟與橫衝當陸虎蹲鵰逐者動色而相持書成藏之金匱石室人罕得窺其副何所所可畏如此而以爲可畏手腑筆顫而不敢下則柳子厚所云使襄貶成敗人愈益顯恐懼尤大他日者將揚揚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古者天子諸侯朝有二史左史

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漢置史官掌其典文每於歲盡舉之尚書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使諫官史官隨之美惡必記宋太祖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爲時政記置起居院禁中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史官據之按日月銓次謂之日曆國初設起居注官嗣後史官設而存其職不存其名至嘉曆三年命日講官一人從閣臣後出入便殿專注起居而諸司章奏以史官六人分曹編纂是累朝之故實至神廟而始備經昔賢討論修潤之餘爲今日纂修草創之具事半功倍夫復奚疑乃設官之初正當聖明虔始察相勵精講幄之橫經方罷元僚娓娓以敷陳揆路之拜颺未終大語頊頊而酬答談及勞軍細柳則刀尖力致之天下恐盡壞於筆尖語及彊項董宣則亂法家奴之外戚欲勉之以守法思齊大任之教中外誦其徽音睨天文定之祥宮庭占其肅穆每盥手莊誦感歎獻獻名曰起居眞不誣耳至中年靜攝以來九重閽闥杳不聞聲召對之典數歲迺一舉行雖密勿重

臣仝覲天光怳惚憺惘凡玉語傳宣金鑾跼蹐如神游帝庭隱隱牀幕中事從此一隅不知幾春秋矣所以歲有紀月有書不過綸扉之奏牘中旨之批答卽御墨澄鮮多出紫貂緗素之手其他諸司章奏强半留中掖垣不以付鈔詞臣何由裨拾或一事而首尾不續或累疏而要領未該如此類者未易枚舉有起居之名而失其實存章疏之半而佚其全修實錄者安所取材乎或曰邸報可訂蕆紳先生之家多有之若閭閻之瘠卑錢穀之盈縮河渠之遷革四十八年之民風土俗自爲一小古今子孝婦貞孰著孰不著逐臣遷客之垂首槁項而死者孰可惜孰不足惜武玄菟蜀之楊濮之鳳諸軍興撻伐何始何終誰功誰罪有邸報所不詳而偏詳於村墟老人之口碑與塾師腐儒之筆乘議者欲追翹車之使分出購求似已來歲主爵當計吏何不責成郡國各有所夾而來此亦憲綱中事惜當事者置不省耳若夫耆碩可召名流可徵高才不得志之徒可傳檄而取上者還其鳳池次者供奉筆札亦有

先朝故事必如是文獻乃備而此猶其郤廓也如當年導揚末命之臣一以疏而敗一以亢而敗或謂功浮於過卽不然過亦不掩其功而其間功過之大小各自有辨識者能衷之嗣是以來百兩文端而外益裕論定者幾人立傳者可數刊珉諛墓之文漫無否臧乎天潢帝系蒙漢陰庶人之嫌而卒致駢戮宗子禍及名卿人亦曰疑耳可并其疑不傳乎宋紹聖元符中小人與君子爭元祐人中君子與君子爭唐太和會昌中君子小人龐雜而爭今三四十年來士大夫相持之意氣愚不能知想不出此數者之間乎而亦可衷其品於既朽之骨乎至於震鬯有歸繩繩相接而始則賈懷貞之謀流言入於帝座繼則馬何羅之變伏戎興於禁庭宮闈事祕道路流傳龍蔡燕啄之釁豨苓馬勃之疑固不當引繩批根以傷主上益函之度亦不當掃蹤滅跡反開好事傅會之端但仿公評卽爲信史迺愚所居恆而竊歎者史職也而浸忘其職史職未嘗無權也而遂巡焉不敢自居其權以刑賞聽之朝廷以是非聽

之臺垣固然其無足怪必以吮毫舒紙汗青刷黑之業而聽之他曹別署又聽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又聽之滄桑不可知之後世使有大手筆者發前人之光明而吾且優優焉衙衙焉飽食大官之供握三寸管尋行數墨僅僅作一書備安能拭英雄之淚使泉壤之下神動色飛而姦鬼咋舌不敢嘯也祕書孫盛作晉春秋觸桓司馬怒致以閉戶相脅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新改四字不許世有其人史何嘗不重今此役也端藉聖天子覲揚之孝諸臣僇力以成兩朝鉅觀庶幾官不負史史亦不負國更賈其餘勇勒成一代以終陳文憲之遺緒爲不朽盛事可乎此執事責也其寶重圖之

辨

守道守官辨

昔虞人不往齊侯之招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柳宗元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此其說甚便而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吾以爲如得聖人之意則斯言非傳之者之言而聖人之言也何以明之以柳氏之言明之彼以先王之經紀名物如所謂衣裳輿馬章綬朝著周行典書符璽殷輔陪臺一切刑賞之屬靡非官聯非道也失其道固不可居其官然則失其官可以存其道乎惟世之視道也甚超而視官也甚陋以爲道者無形無名別有一種細天地貌萬物出人神化之妙理而官者不過一階半級戴弁冕紳紲緌緌焉蓋曰吾何知知吾官而已夫推道於一切之外是程課之所不及而督責之所不至也既可汗洋汗漫以游其中而聞官於一切之中則是冠裳傀儡也位署郵舍也文書格套也程之而可以不受程督之而可以不受督上之人偶然授之下之人亦偶然居之而已又可恣睢淩獵以游其外及徐而按其所謂汗洋汗漫者如覓鳥跡於空而求風痕於水也所謂恣睢淩獵者如越畔而耕人之田建鼓而求東鄰之亡子也於是居官者祿則食之難則逃之功則分之過則諉之有權則任之無權則讓之有名則趨之如有人焉執官守而討其後則必起而應之曰大道委蛇固不可以一官縛也然則向之所謂甚超者無乃開人以方便之門所謂甚陋者無乃假人以侵曠之具歟究也借道之名毀官之實收官之利復不失道之名是所謂一甚超一甚陋者而兩用之甚巧也夫子深惡夫巧者之害道也以爲道虛而官實道圓而官方虛與圓可以巧託實與方不可以巧託也故爲之說曰守道不如守官今夫官者豈一方一局之粗而拘文牽俗便足云官守哉官有官之職職有職之意而意之微渺與其人之精神相營相奮而國家之功業爛焉天地之化育滿焉是官與道合併之極則也是故羲和之曆禹之水益之火稷之稼夔之樂夷之禮陶之刑契之教彼皆所謂聖人神人也以聖人神人之才而終其守止守一職不兼相爲然而天文地理人事三才之道無不舉矣有唐虞之官所以有唐虞之道官何易言哉但以君不必堯舜臣不必五官則何代無官何官無守無守不足以存道則夫子一身爲委吏爲乘田則委吏乘田也司寇則司寇委吏也乘田也司寇也皆官也算會計飼牛羊墮都收甲誅兩觀盟夾谷皆官守也如以虛圓之道視之無論會計牛羊無補於時即以三月司寇七日攝相上下之交未固而驟與其一時之巨室閭人強鄰爲難不待腊肉不至女樂之歸而識者已逆其不終矣夫子何不稍委蛇焉而兢兢孳孳之智哉蓋曰吾何知知吾官而已爲委吏則委吏爲乘田則乘田爲司寇則司寇然則爲陪臣則陪臣爲大夫則大夫爲諸侯則諸侯賓王大已可無窮壑門反坫可無設鼎可無問隧可無請紛紛征伐盟誓皆可以已而春秋可以爲唐虞夫子之官其即夫子之道也歟雖然此特論於有官之官也而未及乎無官之官也且夫易著止所庸言素位人人有官人人有守即以夫子證之固不得以委吏乘田司寇爲官而木鐸非官也亦不得以會計牛羊三都甲兵兩觀夾谷爲守而蔬食飲水刪述六經非守也夫子

終身不踰矩卽終身守官卽終身爲千古未完之局耳
深乎深乎守官一言所以東天下課虛逃玄之士而欣欣鼓舞於
唐虞三代之道也如僅僅以爲當官律令則其道也眞不如官失
厥旨矣

解

國體國法國是有無輕重解

國有三大曰國體曰國法曰國是虛而不可不存者體也盡而不
可不守者法也棼而不可不一者是也體之有尊而無褻也法之
有伸而無屈也人主獨操之惟夫國之有是出於羣心之自然而
成於羣喙之同然則人主不得操而廷臣不得操而天
下之匹夫匹婦操之匹夫匹婦之所是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爲非
匹夫匹婦之所非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爲是彙眞是眞非以成一
是故總謂之是以其宜之士大夫者之廟廟國體藉以尊國法藉
以伸故繫之於國國之有是猶天之有日也日何嘗一日不照而
之不及也哉

原

原文

近世之稱文者再變矣其始以復古修辭爲宗非西京六曆不稱
合作見謂雄勝可喜沿至於雷同勦襲令人厭穢欲嘔而一二輕
敏之士起而掊之乃以信心信腕不受束縛爲宗然其學儉其氣
薄其脈亂究也失漢唐得宋元失餖飣得俚俗而有識之士駸駸
反矜矣此皆知文之文而不知文之所以文故兩失之夫文之所
以文此文之原也乃世之原文者多矣吾取兩家焉韓之推曰文
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議論生於易者也歌
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
者也此原夫文之所繇也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原夫作文者之所繇也雖然自有宇宙卽有文章如必待六籍
而後有則虞夏商周之上結繩以前六籍爲

雲翳之而風暗之雪掩映之電閃爍之雖曰日體常鮮
而日之所受蔽者亦屢矣況乎爲國是者一而議國是者多偕議
以淆國是者又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
之外復生彼此吷吷籍籍日與嫗鬬夫士大夫既以私掩而所謂
匹夫匹婦者無權無力何由以其眞是非之原曉告之天下則天
下人又不能操其是勢不得不轉聽之人主人主與天下人相維
相制者惟有國體國法而已今夫國之有體如器之有型而工之
有製也體之有高卑貴賤親疏內外如堂之於陛冠之於履表之
於裏不可並也古之君子有投鼠之忌有齒焉之嫌所以尊朝廷
明等威爲主上豫遏不敬也若小臣與大臣爭遠臣與親臣爭則
屑越已甚然爭固有之如事關宗社之安危大賢大奸之進退千
古綱常之明滅一代典制之存亡則直須一爭耳如以形影疑而
爭踈徑別而爭惡言狠籍如叱奴隸豈復有朝廷哉夫朝廷輕卽
廷臣之言事者亦輕故欲明國是當先存廷臣之體有體則人無

文之標準則是爲文之本原則非且不覩天之高地之下日月星辰雲霞之爛然而麗天山川草木飛走之焚然而附地者夫孰非文章孰非六籍之經緯乎然謂聖人之經與天地相輝映則是謂體裁不別流派茹原其所自云爾何暇揚抗盛藻拾魏文陳思應瑒陸機等已唾之餘哉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今夫史者文章之一端也而文章之變態則略盡於史以其紀言紀事摹寫委曲各極其致雖煩簡隱顯奇正旁見橫出而總歸之肖物使千百世之下一覽而千百世之上若新故曰盡文之變也而必規規然如此爲煩如此爲簡如此爲隱爲奇如此爲正改他人之面目就自己之位置豈復有文哉世之論史者必稱兩漢遷史記固漢書也今二史之行炳若兩曜其中異同得失亦多可商乃有謂遷束三千年事於五十萬言之中而固不能裁八十萬言於二百四十年之內以煩簡定優劣則不然夫遷以千秋逸

生於必不可已而蕭統所謂匯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亦迫於不可不增不可不加云爾是故周秦漢魏唐宋之文皆文也卽矯勝國以唐宋矯唐宋以漢魏周秦與矯漢魏周秦以唐宋矯唐宋以勝國其爲矯一也總無與於吾心之文若吾心之文論其無也不惟無周秦以下而且無五帝三王之書無庶義之書論其有也不惟不能無唐宋且不能無勝國抑且不能無今日蓋無以立體故能製空中之繡而機杼日新有以致用故能傳不龍之薪而精光炯出立言不朽斯之謂矣若此者不盡繇於天亦不盡繇於人蓋天與人半焉才也識也天也學也養也人也然而學可力勉才有奇授惟識惟養殆難言之儻儻以今日之有前人之格套是名蹈襲不名醞釀以今日之無無前人之典型是名鄙倍不名自然乃鄙倍之毒人也尤甚夫必信心而出信腕而運衝談巷語以爲謨訓俳劇諧優以當風謠而曰文在茲乎則孟子所謂畔道畔理亦可謂之不得已之鳴文中子所謂繼人亨

宕之才成千秋之史不能不簡而多漏然政以多漏爲妙也固以一代整贍之才成一代之史不能不煩而多瑣然政以多瑣爲妙也固之所以遜於遷者識耳識亦難言如遷之論大道重六經也而固以其先黃老序遊俠傷處士也而固以其進姦雄述貨殖慨貧賤也而固以其崇勢利豈不冤哉嗟乎固且不足以闖龍門之藩而又誰人班椽之室者乎奈何以兩漢文章抑而與新唐書較也劉氏之說蓋謂事增文減歐宋之所謂得政其所謂失耳要之歐宋之失亦不獨在有意爲簡也如姚崇以十事說主舊史載其問答之詞與其徐行跪奏及見納而舞蹈稱萬歲從官皆出獨一時情景如畫而新書一切剪裁令讀之者了無生色如此類不可謂文劉闢之討杜黃裳之贊決也李德裕之事而蒙之於其父吉甫此千古笑端也胡無竟定至於作李靖舍頡利者一以爲王道宗一以爲張寶相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如此類不可謂實說者謂景文之筆力

實不如文忠文忠任記志表而列傳盡委之景文各致名銜不相掠美其實自標異耳雖然文忠作本紀如太宗之享年憲宗之封子憲后之弟姪穆宗之改名皆朝家大典故何草草也自名春秋法紀災異不著事應然紀猶可耳志五行安得用春秋法盡削事應不書且書雨書風書雹書應者何多闕也百官志何以遺天策上將宰相表何以獨詳於蕭李也若者不可枚舉然則宋固多失而歐豈全得也哉雖然此皆拾其細耳自古作史成一家言者必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鬱積於中而後奮之於筆故身可殺名可汙而筆不可奪雖其獨出手眼不無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宋之修唐書也朝廷開局設官雜取諸體而分隸之攻短則恐露其長訂非則疑伸其見各懷嫌忌互相推諉歐公以前輩讓宋其猶世法也哉以世法而用之史法則天壤間無史矣不然諸列傳之自相舛錯宋氏獨爲之耳以紀志表而證之於傳何以官類之多寡姓名之次第中宗復位之日郭正杜元穎爲相之年與事不一驟

也即以紀而離之於志何以乾符之風雹或五年或六年垂拱之出山或九月或十月自相尤也若者不可枚舉此非以瑣瑣者繩歐陽氏也夫既曰事增文減取其精耳若增之而愈漏減之而多說何名爲精吾故嘗曰歐陽氏之精神在五代而不在唐也噫精神之所在不必兩漢其文也而五代成其爲五代精神之所不在不必不兩漢其文也而唐不成其爲唐益有意於簡者有意於爲兩漢者也而有意於爲兩漢便非兩漢此子古文章升降之數不

獨評新唐書然矣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

漢有名將二人焉曰李廣程不識廣之用兵也無部曲行陳不擊刁斗省文書使人人自便不識之用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人不得自便二人者各据其偏互操其勝後之好奇者尤祖李而守正者獨推程折衷之論何居曰兵志有之以

正合以奇勝如李廣者奇勝者也奇者必用虛用疏用少用瑕用疑用亂用猝用險然虛能使之實疏能使之密少能使之多瑕能使之堅疑能使之信亂能使之整猝能使之暇險能使之易故曰奇勝也如程不識者正合者也正者必用實用密用多用堅用信用整用暇用易然百實不容一虛一虛即敗百密不容一疏一疏即敗百多不容一少一少即敗百堅不容一瑕一瑕即敗百信不容一疑一疑即敗百整不容一亂一亂即敗百暇不容一猝一猝即敗百易不容一險一險即敗故曰正合也提衡而論用奇者夷然有不屑之意而用正者促然有反顧之虞故此之樂其簡易彼之苦其煩擾也用奇者常自試於可敗不敗而用正者常自爲不敗故彼之所恃以爲百不敗即此之所以未免一敗也兩家者各據其偏亦各有得失互操其勝亦互有勝負然終不可語於孫武穰苴之用兵矣何也兵者遞爲奇正者也非分奇正者也故虛實無常法疏密無常算多少無常數堅瑕無常形疑信無常情整亂

無常容猝暇無常時險易無常勢故古之御士者疽可吮頭亦可徇宮嬪可刑市人亦可戰而其遇敵也舟可使覆何必使人樂其易何必使人苦其苛何必嚴斥堠何必不嚴斥堠而兩家乃執一自喜各自名其法耶嗟乎廣自結髮起行間提孤軍數與匈奴戰瀕死者屢矣而卒不死非獨天幸彼誠自負其奇欲以不死自見也其視不識挈瓶之智直以飛黃腪躆而駑馬故不屑也若不識之尺尺寸寸不失累黍非有奇功表於塞外而終其身無大創敗益亦有足多者焉吾謂廣似狂不識似狷狂者嘐嘐不掩不必核其功實而神識騰智已籠蓋一世之上矣獨怪古之善將將者無如漢武其於亡虞侯傳世之賞而二人者終其身一尉一守若少靳者何也而廣數奇特甚最後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得當匈奴於是大將軍謬徙廣部致迷失道廣感慨欲自殺終不肯對簿以死天下悲焉嗟乎以不識之斤斤墨守不足當帝之英略故耳如廣材氣橫絕意不可

一世使盡其用勢必與人主分功當是時豈獨失貴人之心哉兼亦逢人主之忌矣是故用兵者如程不識則取人主之易如李廣則取人主之忌易與忌人臣難免哉二人者奇正不同短長約等而一時所遭遘若巧相窘焉彼皆爲漢武盡者也不必盡報於漢地謹對

序

湖廣鄉試錄序 天啟辛酉

臣惟士薾於楚猶丹銀產於辰砂既貢之則守府之藏也士自今以往臣何知焉臣之所以舉士者而已夫士之文章各以其方爲風氣楚文橫厲而雄快其風氣耳臣來衡楚惟雅是求而雅和之士臣遂得以神遇之然後知楚風之正而嚮之所擬以爲橫厲而雄快者未盡出於其本風也今夫楚在南居離明之位而江漢朝宗于海呼吸之氣實與天地相通故有王者興楚必先應當文王之盛關雎之化行而江漢之間野夫游女皆有忠臣貞婦之思可弦可詠追宣王中興其功烈多在南紀而尹吉甫者尤能爲穆如肆好之什以風有位王者之迹存焉故自周之盛以及其季楚有南有雅而不以風名由今觀之其所謂南雅者則亦楚之本風也而最後屈子之騷出其旨慘以激其思煩以悴其詞誕以荒蓋風之極變矣而君子稱之何也臣事君子事父無所解於天之性也而莊周乃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則有可逃而脫然逝矣嗟乎此漆園外義之教忠之薄也而屈子者直以身砥之是故正諫之不得而以死諫死諫之不得而以魂魄諫觀其上下求索扣帝閽而延佇至於陟赫戲睨故鄉僕馬悲懷蜷局而不行非所謂忽誹也招之以粉白黛黑清馨凍飲窮身安樂而卒不可復彼以爲盥死不失正而已矣可謂好色乎夫屈子之於君無所於解者也其猶有厚道也其所爲騷則亦南雅之遺而楚之本風也然則楚風之有正變不繫於楚而以王道之廢興爲候斷可識矣今上以文王之初載洽陽作合關雎之化倏忽徧於海宇荊襄郢漢則肅皇帝之豐芑在焉是宜響應之先而上方闢虞門廣厲厚招德意甚盛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故諸士雝雝以和雅之聲應也諸士出而仕矣亦有感於君臣之際也乎古之君子不得於君放其身戮其名晞顧徘徊而不自已厚之至也今之君子既得於君高其爵豐其祿叫號窘突去不反顧薄之至也厚薄之至皆於野夫游女化爲端於人心而其後相沿以成俗夫關雎之應至於野夫忠貞亦云革而俗而已矣彼屈子者猶翼俗之一改而不得之君者也諸士遭時遇主千載一期儻亦有救世革俗之思乎哉臣不佞遇諸士於尺幅之間喜其不失本風也加勉勉焉益曰覲於楚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耳遂書之以報成事

古大夫集序

余讀元微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上下千載而屈指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臥溝壑冀幸天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之交態緩歎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學者沈擬曲揆以託於幽憂瘁況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得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殖學突起西南數千里外而顧頹

公車惋憤時事舉目睫之低徊足跡之偃仰觸今悼今觸古悼今一寓之於詩今其集具在齋居百詠何異於北征詠懷補稷貸穀詎殊於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悲愉盡變使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徬徨追賞於嘯歌詠歎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以後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澹白帝之嵯峨另開一境以發人之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沈鬱頓挫不禁之思與崩濤東峽哀猿叫狖相答而成響也耶悲夫子美當羯胡播逆之秋蒞飄無主即漲西之閬東屯之堂亦惝怳寄焉耳大夫夔產也石峭水清與秀韻適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既儼然臨長五湖部署天日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娶娶山會稽探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以相助發山川精之品題靈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及官而以喪閒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客之代舍嗟乎此事古人所難而子美當流離轉餓之日緩歎長呻猶冀一見之者

也大夫自題其集曰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

己未涉錄序

余自丙辰里居有丙辰涉錄今踵爲己未甚矣余之結於習也前行於丁巳之秋今行於庚申之冬甚矣余之後於時也余無仙家之玉尺稱量才人又無獨祕之金針引度來者不過以時趣說時勢越代兒輩手眼而已嗟乎傳火無盡逝川不駐壬戌之逼己未猶己未之逼丙辰時亦未可據也若欲唐捐往客送娟新人借筆墨之乎章作聲援之傳遞亦閒事勞神也哉

閱楚一錄序

論士者舉不知何人之牘而瞥然過之此所謂天也比折卷而姓名見撤棘而其人見鑒貌察言問年質里門地之高寒時名之謹寂種種差別於是房選出而出入贏縮意不無一轉則天而之人矣夫人與人之相知也其孰與天余既出楚闈引見諸士迫鳩其闈卷歸而刻之吳門亦姑以志其瞥然之過而已是爲閱楚一錄

李仲開行卷序

鑑人者南人帶霜砢北人帶文弱各反其土風者得貫法鑑文亦然近來北士能文者多美秀而弱不勝衣吾榜如馮如范往往見之其文亦不爲昔日之蒼蒼莽莽而標令鮮妍宛然江左風流異哉當是靈氣日開呆腱鈍腕都無舊處耶始潞河李生以一編來贄吾讀未竟見其順比滑澤洮洮聲聲曰此江左風流也掩卷覆之應令人眼明必捷且速今果矣夫鵬翼大而目殷故其怒飛也必俟培風春燕秋鶴稍受風颺去而已吾固卜李生之連得捷也李之先本江陰人吾江陰東京口而襟吳會長江奔流君山聳峙蒼蒼莽莽不盡爲吳風之弱而饒有其致乃逗出一枝於燕山易水之外北而南南而北如李生者豈可測哉

楊育原稿序

每謂文賦千言不如辭達一語達者如水流行初無定質故夫靜潛淪漪澄湖泓渟與夫怒浪驚濤山崩石觸風旋雲亂水之態百變以獻其奇而無所不達非必平夷漫衍滔滔一瀉之謂達也然而滔滔者水性固然或激之或束之或颺之而後奇變出其於水性或少違矣東坡作灩澦堆賦謂罰江險悍將盡銳於瞿塘之口若先齟齬其間而後使之滔滔入峽安行而不怒始悟夫爲文而有倒有轉有翻有縮有側有突皆故作勢以巧取達者也育原氏之文具在靜潛乎澄湖乎山崩石觸風旋雲亂者乎種種有之而吾不盡知知其能自爲達夫幽不必窮境而境有餘妍不必盡態而態有餘作者不留筆觀者不留睫吾讀育原氏之文而自悔其鑒也且天下之言文也則利而已矣何以鑒爲雖然育原之在吾師門最少且雋舉一達而何以厭少雋心不曰出崑崙下岷峨衝巫峽循淮漢注五湖灌三江而放大海斯奇變之無窮而水懷之巨麗者哉育原可以蔑爾矣

夫文之觕約清濁沈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人之有至心者必有孤悁鬱積顯然不獲已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其持己也必克而文恥粉澤政恥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余與邑侯彭澤劉公同南闈舉望之翛然者也再罷公車一遇於高唐之旅店酌酒高歌無落魄可憐之色知其軒然者也工戍成進士從房稿中讀其文知其闇然油然復疑然蘄然者也拜令得吾邑邑財殫而民荒前長令數易吏緣爲奸端莫可究公至爬羅剔抉寢食不遑而尤身自澹約爲僚吏先是故人不能撼百年之痼敝一日醒起蓋公之於吏也可謂堅且苦矣再展公之文而知公之學堅且苦也公自爲諸生卽有志於學問公車之日久與四方聞人及其鄉之老宿參微舉勝的有知見故發之於文起忽矯特持世經世種種名言與世之貪常嗜瑣者異趣嗟乎公不爲粉

澤之文以便俗也豈爲鋪張之政以愚民哉故曰公之堅且苦也公之心也而世之豔稱公文者曰儁異神明公之恥有其名而不居者也河東有青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槃擾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余於公信然

錢公永游吳草序

楚錢公永天下才也爲進士業晰而辨奧而腴蕩而開其軒翥凌翔之色一展卷而豁人心眼徐而按之浮沈抑揚悉中程度異乎世之叫號噴突張空拳以橫挑時譽者已公永與會標舉選勝登場飛觴角韻凡竹林之游蓮花之社桃葉柳絲之巷皆連日夕無所不賡唱而當其忽然凝神尋思本業從廣坐讙囂之中索紙疾書文不加點斐然名篇自公永來游吳而所見如是公永眞天下才也而爲吳之游吾吳中無他奇虎邱一拳石太湖一勺水巧立

清榮以佐公永興妍之一致而已公永天下才居廬少閒月扶策而渡江湖黃河涉汶泗及乎燕趙哦黃金之臺弔易水之渡縱觀天子之宮闕苑囿奏上林甘泉而後乘傳駕騑周行天下攬名山大川之勝成一家言可也

姚子雲雨新草序

姚子子雲行其卷曰雨新而以質於余余惟長安窄席新新相遍而獨不能爭元規之勝所見黃沙白埃刻刻相侵若五日不雨則騷朝曦籠夕魄几視琴書都無色韻而聰明筆舌之用亦若蒙昧而不出若蓋乞靈於雨長安中偏不厭數矣子雲胸中飽蓬萊大海之秀且面壁香山碧雲間嵐光松色鳴泉幽谷一番雨過無所不佳若夫車塵鞭影近遠爲際開鮮浣宿眼障一室無非雨境無非新境矣文章之道故不積舊新不出人知鶩虛翻局之爲新不知有屯雲宿霧而後有流潤滌甘積也木未掩而見華石根沒而表翠雖其乞靈於雨者多而如其枯幹一株頑骨一具亦安所受之讀子雲卷淵然沛然必有故也乃以新也氣動機撥吾知其雲

行而雨施也不崇朝矣日月光華之際尚自洗濯乎哉

問世編序

邑之後出者曰梅子程子張子皆才而銳於里社之外自爲一曹一日以其行卷來質予視之有異焉其文不立格界純取機鋒而皆妙於用短所謂寸鐵殺人微羽沒石者也又譬之讀山水者意在筆先韻行墨外不盈尺幅而峯巒洞壑種種畢具吾特未見其宏廊高壁鉅冊長紬設丹青粉墨肖貿聖之形容傳高深之變態更作如何觀耳度其才足辦無難也且夫君山黃浦霸氣不歇才士朋興來者可畏誰得以一泥丸東封兩谷關是三子者皆中原之器非僅一邑之才也書以勸之

梅花社草序

吾郡彥會之盛無如晉陵而士亦連翩起春秋之榜亟過其數込其膏馥相滋染耶抑名心相炙取也吾江矜獨而寡和士之文如

鑑之絲幽處焉耳近乃有三五爲曹築社司盟以招同好嚶鳴響
說蒸合風雲之氣意甚嘉之卽梅花社其一也與茲社者夤宿雖
少是不一傳其文疏含豔發橫直隱見各標其致而要之清韻遠
矣夫探梅者探其霜中之姿月中之香水中之影皆所謂韻也諸
君幽討韻事爲璚林東閣之觀夫豈其有炙熱心而破臘先春懣
借江雛一樹將連翩起也哉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文太君者長洲姚孟長之母也先萬曆四十四年太君年五十八
以守節事聞被旌門詔故稱姚節母云及是年六十以十二月之
庚申爲誕辰而孟長迫計偕去南宮試期六十日而近孟長脂車
觴事而後啓行趙兄文度其姻也以繆子屋孟長友過而問壽言
繆子曰吾何以壽姚母哉凡爲人壽言者皆樂頌其懿美而致禱
焉乃文氏之重於吳天下莫不聞太君節苦名高而孟長爲之子
功名可指取其得人得天夫人知之吾何以壽姚母哉無已請推
其母子相知之際而及孟長所以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懽悴交縈
而不能已已者以爲母壽可乎吾聞太君之課孟長也嚴望孟長
之致於功名也亟每孟長詘於戰藝爲累日不怡夫人情望子幾
於一第者有所享其贏也太君謝持沐髹紈綺飲冰齧雪而處
於孤燈敗帷之閒者幾許年矣耳目既屏寂慮亦忘彼不知天地
間何者美好而何所憾卓爲夫亦知孟長非猶夫人子也自弟子
游鄉校不憀不倫疑凝有大人之志諸生十八年公車又七年矣
不以私詣一造於有司脩古好忠孝之節揭節尚禮義之文於閭
家與鄣人物天下大計具有梗概孟長能不爲能行爲者也其志
節大類母其哲人甘出可以尚往而不窮惟孟長母知之是故以
歲寒之松柏自老而以春華秋實之川屬孟長孟長自彌縣之中
與母共飽風露長而發閒於劉薦引類於作褥寔勞苦太君太君
亦資甘於脩脯分鬻於窶薆母子相姁俞者若而年今茲一觴行
公閒母年七十有二不爲不壽而公之文章氣節則與天壤無極
歐陽母之名亦與無極惟至於與無極而後爲壽母是在孟長之
能爲文忠公矣孟長有二子亦暑年有志意一日而並遊鄉校人
曰屬之曰此歐陽氏之爲發爲棐者也此又孟長之所以壽壽母
者也吾何以壽姚母哉以此

張母范太孺人八十壽序

去治城之南三十里爲青陽聚許旌陽遜自蜀來游受記譙母成
道處也譙母得孝道明五劒術金書玉液之遺多產龐眉婦人從
來久矣今太守張君我先奉其母范太孺人之居在焉其地沃腴
宜秔稌橚秫可糗可釀養老之需不外市而家足循河十里朱櫻
錯繡一望如火齊瓔珞所謂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不必九轉丹者
也櫻園之下卽爲瓜田重畛距阡子母相攜亥表丹裏之色貌首
虎躑之形則西王母偕上元夫人詣朱炎山陵果食之而甘者也
是數者皆宜壽且仙故太孺人久安之不樂就官中養太守備板

輿輕軒履迎致不得於是亟請養以從母子一室相呴俞者六年所矣其季子諸孫皆以文藝翔起而太守之仲子業舉於鄉每歲時伏臘太守率子弟酌酒爲壽太孺人顧而樂之融融如也明年萬曆戊午之正月太孺人壽八十太守兄弟方大脩家慶二三里人圖所以張之乃以頌禱之辭請余余嘉讀潘安仁閒居賦而有感於其母子之際也彼夫依京洛傍辟雍靈果參差嘉蔬芳旨林沼之靚深被服之都麗綠竹之鏗鏘其奉甚奢其辭甚足以夸世而豔俗絲君子觀之其母夫人弗樂也何也安仁之母賢母也而安仁之爲子劣子也史稱其拜塵趨貴爲二十四友之首乾沒不已被毋數誚而尚無省改既淹蹇不達猥云拙效以破其慝不已晚乎故曰其母夫人弗樂也太守則不然自守博士廷尉評尚書度支郎歷官皆常調與安仁一一巧合所差勝者不爲令簿耳太孺人素善飴獨無羸老之疾足以牽懷乃太守留滯周南當北者再而不願北也以便養故最後廣昌之政成當遷者再而不待遷以不便養故然則太守者以拙養母者也非以母養拙者也是故通籍二十餘年無纖毫濡染以遺太孺人憂歸而斂約自守勅勒子弟毋廣營毋干謁毋傲倖閉左然必曰太孺人之教太孺人不自居必曰此先贈公之教噫太孺人賢母也推贈公之教教子孫太守服教無斁卽太孺人飲食甘夢魂恬爲樂未央較潘母所收於子者厪厪耳目細娛孰踰勝哉況乎青暘爲化人之鄉其土風物產皆足以養老而引年如前所云尤不誣者吾又聞太孺人之爲婦孝婦也集靈通明呼吸謌母卽不得仙上壽可必則太守所際於親得天多矣太守余友也余將升堂而壽母焉藉里人之請樂致其頌禱如此若其冠帔之榮子孫之盛與其君子澄源先生之爲名賢則夫人能述可略也已

太孺人壽序

封諫議鎮東沈太翁七十壽今上御極大推恩中外仕者皆得以其貴貴其所生而京朝膴仕自外入自卑宂遷皆得從今秩徙褒號有加於是封君之冠益曷奕閭左其年高耆宿者金資白髮掩映於賓筵上壽極舞綵之娛而及其懸弧之辰合樂饗客守相之幣璧戚友之餼牽溢集其門此亦鄉里社間千孫歲時上壽極舞綵之娛而及其懸弧之辰合樂饗客守相之幣璧戚友之餼牽溢集其門此亦鄉里社間千孫歲時

子十五孫多明經文學其繼斗仲而起者穰穰也是爲壽者境而昌期舉不以壽公輒書其父子之間大者如此以風夫父之教忠而子之養志者竊附於祝者之辭

內兄李貫之先生七十壽序

貫之李先生余內之兄兄之學行高不韻於俗而爲好古大雅之士所推重至稱之曰近復先生而不以字鄉人亦稱之曰先生而余從內之稱則曰兄天啓六年丙寅兄壽七十中外之宗戚遠邇之執友皆往觴觴必侑以辭余不可已而不可以世辭侑也余與兄童稚相親垂四十餘年兄老而余亦逾耆矣曰余館兄家所閱夷險榮瘁苦樂之境兩家約略相同而余與兄性行之浮沈重輕亦差有異至於奇文相賞疑義相析廉隅相砥余所受薰於兄者實多是故不可世辭侑也憶余髫齡從兄於弱冠兄已儼然儒先長者不敢以狎進也窺其架上有手錄一編丹鉛甚具則唐荆川先生集選也當是時濟南與東之集盛行莫有舉晉江毘陵者竟

毘陵余弗信也兄因告之以晉江毘陵爲唐宋六家之嫡冢而推本於六籍曰必從此入余心識之是年余補諸生而兄蹭蹬里選久之亦補諸生其科舉業甚工於毛詩諸義尤嫻雅稱當家兄又睥於時文之利病余凡有作必舉相質兄爲指摘瑕疵無少假余必得兄首肯而後厭若其源猶翬書汎濫百氏曰涉口誦手注筆筌兄自喜以爲書淫傳僻而余意在干祿不暇也莫東既沒乃稍有稱說晉江毘陵者而余後解諸生縛漸求古人文章意義之所存始知六家之學而服兄之卓識余幸晚遇仳官史局兄遺書長安勉以極身報主之義且曰子幸居文學論思之地而不盡讀天下之書料理天下之事空自負負國家耳余愧服其言以余之不肖不自慎重甫拜官而冒黨嫌再就列而中黨禍今且蹈不測之罪蒙當局之譏而兄不以我爲點也余愧感其意則余何以壽兄哉余聞之士壽有三壽國壽家壽身而年壽不與焉壽國者安社稷無疆者也壽家者纘箕裘勿替者也壽身者保名行不虧者也

邇耳目怪事則咄咄歎天下無男子使若輩縱橫蓋兄强力敢決故杭懼若此兄豈遽忘人國事哉惜乎其不遇時正惟其不遇時而得斂其壽國之精神以專之身與家且夫壽家非堂構之謂而壽身非長生久視之謂也河汾有言仁義不修孝弟不立矣爲長生兄之仁義修矣孝弟立矣當從心之年而猶不忘踰矩之戒此所以爲兄也余故不以長生祝而以兄之所已效者祝蓋曰身與家者士之所得長有而河汾之所謂仁義孝弟即失子之所謂矩也兄其首肯乎爰次其語授諸子之爲兄甥者班中外子弟之後而觴焉是歲之王正立春九日也時兄子勷承方爲京朝官適遇慶典當有推封爾承能讀父書亦不以一官重若翁也矣

太學瞥宇蔡翁八十壽序

萬曆之甲戌閩漳有三蔡齊以進士顯名後龍巖漳浦先後出入御史臺時蹟時起而龍溪僅以計部郎終然至今縉紳間尚知有計部不知計部之有仲爲瞥宇翁孝友質行君子也翁之壯也挾

策游北雍文章意氣伯仲龍爽比伯氏舉南宮則慨然自罷曰兄
弟處不亦可乎於是笥巾襜而斑采曰以代兄養投不律而牙
籍曰以代兄秉鑿家廩而佐月俸曰以助兄廉當是時翁之家政
與計部之宦業相表裏者十餘年使太公安於家計部安於郎翁
有力焉及計部之宦業不究而翁乃盡究之於家復推其家學以
究之於子孫子孫次第爲諸生隸太學上舍而翁益斥其羨縱與
問之名士及四方之賢豪長者游騶駿翔起矣其小者亦皆闌茁
玉芽映帶左右而翁碧瞳丹輔婆娑鼓腹而撫之几杖之間甚樂
也是歲丁巳翁壽八十矣其家孫之隸南太學者曰周甫氏偶遇
予於虎邱之僧寮贊其文文楚楚爲點定以去他日又問予於虞
山則頓首以祝者之辭請而延翁大者如是余則謂周甫子之大
父里居而雲臥年至而神强庶幾於古之黃髮耆老使惇史祝之
無愧辭者而余何能爲役將連引所謂榮期休慮靜虛玄素之術
以擬翁翁必不受不然而舉范少伯且富且僊龍蛇屈信之用以

擬翁翁亦以爲謾我無已請就翁取身有者而頌之可乎夫眞宰
之所嘿儷者盡也私嚮者餘也如子所稱翁殆善用餘者也且夫
翁盛年嘗操三寸管隨伯氏後業已秀池塘之句琢璧水之聲矣
干將之鍔一不效收而匣之可謂不盡其才有計然白圭之策而
不爲一切苛取推燥分甘與俗流通可謂不盡其殖生長齊華耳
目媮適而無鮮衣怒馬之容與柔曼都麗之好可謂不盡其享夫
不盡者能用其餘者也氣有餘精有餘固而神有餘恬翁且長
生久視於人間永永無算必矣周甫勉旃整健翮而凌厲飾羽毛
以高飛俟翁之爲九十百歲者周甫擁傳衣錦而歸進綠玉之杖
奉柏霞之觴翁樂更何如也子歸矣姑以吾言奏之翁其左手擘
荔枝右手拍車蛤莞然而盡三爵也哉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今上在宥四十有一年癸丑久道化成人文融朗上前禮官請廣

制科額有加廷試之士三百四十餘人上臨軒問子大夫以當世
之務先王之略已親覽策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於是有司循
故事鄭石學宮以待題名而上命臣某爲之記臣乃拜稽手颺言
曰嗚呼今日取士之典何其崇而待士何其重也說者謂國初雜
用前代明經孝廉賢良方正與夫博學宏辭直言極諫等科是二
祖所以設天網頓八紘而後稍隘也臣愚以爲不然夫國家之用
人亦視其天之靈秀所鍾耳今天之靈秀不鍾於他途而鍾於制
科之一途必矣何以知之以人之精神不嚮於他途而嚮於制科
之一途也人之精神在是卽天之靈秀在是國家之所登用又誰
能舍是是故臚傳之日百僚稱賀珍貴芳蕤以薦之令聞廣譽以
旌之三事九列次第以升之他途莫敢望焉諸士之於今日諸士
之時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王之作人而徵於壽考豈
非以其純德不已而享國最長太和至順薰蒸流映卽天地山川
之靈不禁其發洩於人材而文王特鼓之舞之以盡其用者乎然

則今上之特廣制科以憤新多士亦上之時也臣聞之唯聖人識
時唯賢者能不違時聖人識時故不靳圭爵以旁招俊乂賢者不
違時故不韜奇珍以委輸闕廷今日上之登士士之遇上固雲龍
風虎與日升月恆中天交際之一期也當此之時士卽剖肝瀝腎
以報上恩上方開廣裕之路嘔喻受之不足爲難何則遇其時也
雖然有一時之時有百年之時有千秋萬世之時夫見才謂競功
不盡者能用其餘者也氣有餘精有餘固而神有餘恬翁且長
能張皇議論快有餘之力以騁於無涯之途此所謂一時也若夫
百年之時直須功立而能成以所效於當世之實用較耳豈可謂
擾臂而仡喙口而談遂足報上恩畢今日之遇乎哉詩又不云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鼓之舞之之謂作恬爲愉爲之謂寧上遺
士以鼓舞而士不奉上以恬愉何名爲報士不慮千秋萬世之時
乎有謂萬曆中增廣制額而某也至今不朽某也則汶
汶爲此所謂千秋萬世者也然而千秋萬世不俟百年且自一時
始報上之恩答天之貺在此日矣爰題癸丑進士名勒之石備異

日得失之考云

澍墅關新建廟學記

澍墅關之有塾自嘉靖九年始也古者家有塾塾隸於閭非古也其略昉黨庠遂序如世所謂里社之學者歟頃吳中之社學廢而澍墅塾猶存餘羊則又以領於關使者故然湫隘已甚生徒鬪若絃誦闕然前使者閩南安李公至而問之深用嗟悼乃行度地有所規恢而先立夫子之宮以爲表廟三楹爽塏宏壯輔以兩廡具體而整戟門屏之汴水瀠之汴之前若檥星者曰聖域左右若峙者曰東西賢關既儼然廟貌矣不及竣而李公以報命還越二載洪公至亦爲閩南安人志與李公合則又慨然奮曰庠序之遷而前使者之緒可弗竟乎乃途丹艧乃峻垣牆乃聳綽楔又緣廟之西拓之爲堂三楹宏壯殺廟之二爽塏如之若曰是羣子弟之所鼓篋而游倚席而講者也顏之曰明善堂堂後爲啓聖祠傍飭兩舍以居士之肄業者總門承之曰義學門自部署入廟學繇衖路

坊使者諸生往來周道也巷沒於民不可以軌公決復其故伐石新坊表之曰義路然後廟學之觀始備是役也始於萬曆乙卯迄丁巳之十月而竣二公實相終始云其先後市材鬻傭工徒費若干緡皆取節縮公諉君子以爲經及是洪公報命矣屬其同門生繆昌期爲之記昌期曰關門之有廟學非制也廟輔於學學輔於社而義起之則制之所不禁也且不覩吳門之爲關乎是錦纜牙檣之所集綺羅珠翠之所賈大賈重裝之所出游閒輕俠之所趨也夫以千家之市而設之九達之衝招以豔異眩以瑰琦開以可遷之路將童蒙化爲便慣而敏秀轉爲趫黠處地然也自非齋舍以居之老宿以傳之講誦以收之歌舞以節之夔豆簠簋以習之則其樸不可恃樸不可恃而吳士之偷自關門啟將使人謂使者日操鎗執鞚爲天子佐雒刀之末而司徒三物淳熙度外無乃非契教人倫唐虞命官意乎此關門廟學所繇建也昌期既述其事復推洪公之指告諸生俾知勠焉李公名佺臺洪公名啓初

墓志銘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墓志銘 代

隆萬之際任邱有二劉先生以兄弟起家制科顯名卿佐出入朝野鬱然鉅公天下望其並大用且並盡其用者爲今少宰復齋公與其兄大司空用齋公少宰方以純德不貳受知人主爲時嚮之所尤急而當其瘝巡未應則大司空先以勛勤盡瘁卒於位矣天子聞而震悼下所司議贈議廕議祭議葬若太常之諡以俟彙給慈異數也至是少宰將以天子之命治公喪而先期藉孫宮允承宗之狀來屬余銘余不能辭按狀公諱元霖字元澤號用齋先世興州人其徙任邱自五世祖興始也五傳而爲公父杜峯公勃配章氏公母也杜峯公舉嘉靖庚戌進士歷河南按察司僉事其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章封淑人以少宰貴其贈工部尚書加封淑人爲太夫人以公貴蓋太夫人生三子伯氏少宰公元震公其仲也初太公夢虎躍於庭寤而生公以爲祥弱冠舉順天己卯試明年庚辰成進士授安陽令安陽故劇邑宗藩武衛相錯俗悍而好訟公行問政於少宰少宰念弟年少氣盛節曰無滋他孽夫其太甚者而已公唯唯受教一以清靜理之至其均徭平賦弭盜振荒興學校重教化至今奉爲絜令焉遂以治最擢銓曹郎時銓政方苦阻蹋與宮府觝不相下上意有所猜防頗用不測諸曹郎有空署逐者公不隨不激調劑其間無私德亦無私怨故周歷四司不被讒謫遂擢掌少提督四夷館久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理其軍務公至則持大體推至誠激揚文武吏而盡其材其於防海備倭尤兢兢當是時朝鮮用兵兵習地更議起公投箸起曰倭患在北而窺伺在東南且將習兵兵而徵調之置於不經之地而數試以無常之人是兩虛也爰上訓兵五事部檄以飭將來統浙兵者公疏極言其不可而一意修浙西兵務以備非常於是條列六事又摘緊要四事上請其於選將練兵足餉大者鑿鑿乎其言之也無何礦議起而市舶稅課之使踵至公累疏陳其不可大略謂浙頻歲以來徵調繁興庫藏已盡室家已空浙兵不能一意防倭安能分兵防礦漁商之稅原抵額餉安得借以搔餉言極慷慨切倶寢不報君輩亦畏公神明漸受公約束不至大騷會浙西東水旱非時公因請改振南糧本色京絹絲觧等項并緩一切帶征於是民田相慶歲不爲荒浙歲苦織造其額費至巨萬而解駁增造之費復無算公因請寬運請減數請給袍料機料先後區畫秋毫不派民間而工不告病蓋公自念以鎮撫之任當時事之艱上籌國計下恤民生至心血爲枯其憂危之辭亦屢形於章奏云在鎮八年以考績加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公念親老先後請告十餘上不得竟以太公憂歸里服闋天子以大工正殷卽家拜公少司空公念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身又不得以太夫人趨行乃入卽視尚書事時庫藏告竭工作紛紜而外解題覆之數日益公一意節縮罷一切不急之務其不可罷則櫟郎吏心計者計之一二年間遂積至九十餘萬公復念將作之弊中涓爲窟而奸徒與之表裏今無事不參中涓無役不隸中涓而欲芟浮淫之蠹清冒濫之源勢不可得每事抗章爭之陳瑠永壽白貞得上好借工作要金錢於例外公執弗與內官監傳造南京器皿盜額公勒止無溢額稅璫又借北虜要賞辦浙江土青又貿運鮮紅等器公請一切停省璫又借北虜要賞名乞加派二十萬照故段織造又請造冊封冠頂用珠翠料以千萬計公疏俱極言不可故事京商買辦物料中涓督收墊費爲煩有領直僅供墊費亦有不足墊費者既貸辦料又貸緩比公備陳鋪墊之苦請一切禁除又念歲人多從貴人關請得預支佔直無公所抗執與其刻剝多與中涓貴人相左誠戲難之至於沐夫匠之奸冒農帑金之貸辦雖一銖一環不肯輕假而公自以爲管鑰在手易爲操局者矣初采木役下川涸貴三省其大木以數十

百萬價以九百餘為公念地方力竭酌量事宜彙入議以請諸陵橋梁鳩工已閱五年費可十六萬而監督司官且更七八人不就公以久任責成請黃河岸決歲糜水衡金錢迄無成勞公以嚴失事預儲備委任州縣分別功罪請所言皆天下大計識者韙之先是公念太夫人屢疏乞歸既脅尚書得以恩命及二人同歸蓋切會慈聖喪有事山陵病寒遽不起時萬曆之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之五日也年止五十九公經濟遠猷不究於年悲夫配李氏贈淑人繼張氏封淑人再繼徐氏子一亦方出許李嗣勳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原余惟末世士大夫伸眉抗腕好議論鮮功實有能精白一心以織勁周慎佐國家之急貽百世之利而不見名如公者殆難言哉公在浙內存撫百姓外治兵食譚笑調二瑞於股掌可謂文武材矣乃將作之政去浮剔蠹力與中人抗而上每屈己以從之不可謂不遇公不死必有以平衡之績表見者而今已矣銘曰公之啓祥夢虎跳踉占云其吉赤芾用光安陽之政如刀發鉛八領藻鏡爲裴爲王帝授節鉞綱紀越方胎哀蠢動調發倉皇乃飭艅艎乃治餱糧杼軸瓶罄亦孔之傷民以特而吏以威霸天子曰都休汝驅場百工之事汝其朕相公用節縮遏其濫觴竹頭木屑皆及鹹苦餉殫人囚天子曰吁奪我棟梁是唯勞臣可斬表章設施建施赫赫揚揚豐碑大隧資此幽房國史系辭千載芬芳

明敕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宋二公繼配贈孺人楊氏祔葬墓志銘

大行宋泰侯與昌期前後同出會稽錢先生門相視莫逆握談道肺腑余得備稔其家世壬戌季冬余役潁川泰侯役涼州車轍接於東陽雪中治具邀賓主及河而馬首東西歷癸甲鱗次報竣泰侯以今上推恩得移贈其父暨歲公如其官有詔改行人七品階於是警歲公再及贈而母周繼母楊並得贈孺人官異數云一日泰侯過余再拜跪而請曰敢以繼母之不朽累子也吾父母之葬也業有銘獨吾繼母闕然闃法有追銘惟史氏銘助章天語母受倍聿具圖之余受狀讀其辭絕痛孺人楊氏沂州衛籍楊太公欽女也初周儒人室於贈公三年舉泰侯而病病久之楓請於舅姑卜求賢淑以自代而聘孺人人謂周孺人達而遠必有後也比周歿孺人入則開靜有婦儀恆終日嘿坐無嬉笑亦無跛倚姆娌咕嚴之當是時贈公家窶甚析薪受童牛一躚廬於簷孺人雪夜下飼至皸瘃不言苦晝驅一俾婢從道上拾牛馬遺乎自勻薪以炊炊煙觸鼻睫涕洟垂垂下無躁容贈公嗜古攻學以其學教授四方十九在外歸則丹鉛一室早夜以哦忘其飢疲一切細瑣俱委孺人孺人一身且織紝且井舂且操於學贈公遂成名儒然數奇累黜場屋雨簷人僅足供甘脆皆孺人手調進之而口所嗽者槤蔌根而已初入之入也泰侯纔二齡孤雛哀哀贈公念伯奇子騫之事爲擇保乳寄養於外家孺人泣請迎抱以歸痾癢燥溼必摩必復問夜半讀書聲糜粥勞苦以爲常其後憐愛新婦亦如之庚子泰侯舉於鄉孺人率子婦酹周孺人之主曰微天之靈幸以孺子立是間者皆歎息泣下所生子鳴世員才憂貧思棄去儒而用奇白振孺人曰貧與儒自吾家之常憂何爲乎去何之乎不如從兄下帷適也有女既嫁將從姑徙淮淮俗婦人多酒會孺人戒之曰婦不踰閫古之則也汝從淮吾不汝女他儀法訓誡多可傳孺人生萬靖丁巳歿萬曆癸丑年五十八以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日祔贈公之兆男四人鳴梧鳴世鳴琚鳴漢鳴梧即泰侯已未進士今官行人鳴琚鳴溪側任出獨鳴世自孺人出女二人贈公諱日乾歲貢士昌期讀狀而歎曰夫後先之際人所難言也方周孺人求賢自代豈其必以孩抱託之即贈公亦裴回卻顧不敢付之所不可知之人而孺人忘其爲何人子也鞠育教誨及於成名而後告之逝者若踐要約然豈非盛德至心哉周孺人之有後於宋也孺人之食

報於大行也皆天道也是宜銘銘曰用婦代男躬百瘁用毋代毋
愚斯倍終食其福天語至永世有辭信幽隧
明敕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
合葬墓志銘

友人貢國祺以萬曆乙巳十二月癸亥葬其父暨陽公毋周於龜
山祖塋之次有形家來視之曰此吉壤也而未得穴移之數武厥
後大昌卜如其說乃以辛亥之十二月癸亥卽其地改葬公周祔
焉葬未有銘國祺以屬昌期昌期曰諾時昌期與國祺偕公車既
之文必達需之天語至史作銘不尤張乎及己未國祺果成進士拜東陽令三年獲推贈公如其官周爲孺人於是國祺自東陽迫徵前諾銘不可已按狀貢之先大名蒲城人也宋踰南徙於宣城勝國時有師元者仕江陰州學教授遂家焉六傳而爲山東按察司僉事諱安甫舉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爲南臺御史

備其寮薄彥徽等疏斥璫撻受杖削籍再起自罷思考有聞是爲學靜先生學靜先生學爲太學諸生龍陽翁諱蓉龍陽翁之季爲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公少也穎故龍陽公發先世之書授之而課以舉業甚勤其業倦就而龍陽翁慰徯役念無所得代者遂縱令棄去備翁伉爽有志略善劈劃其治家不苛層而操其大御僮僕以寬而能盡其力既已楨柱門戶而故產倍拓龍陽翁曰是等幹吾盡然公自念以世家子伏抑隴畝其細已甚亦復何能離離效鄉黑如孺所爲故其疏貶市義拯危振乏日亟亟如飢渴人有匄謁卒見負如棄秕糠坦率開敞掀肺腑與人無纖毫覆藏亦不能藏人之隱意所不平雖親暱不假至刺刺面數之或乘酒嫚罵其人避席走不收有反眉惟公生平無背憎人亦少怨里豪睨公產數起危事撼公飛鉗密網風波肆興公不爲動至於急兄之難盡力號呼如身在湯火卽挫產洗橐不悔矣龍陽公好飲飲客客至呼酒子姓班側引觴滿酌顏然就醉迭起

公在今藉有封號以表率於鄉化其詭俗又獲推其子之餘祿以爲寿父子兄弟之間或促數糺逖或嘯歌唱答而不失其度人謂貢氏世有酒德云公治生之暇得涉覽稗史於司馬氏通鑑則手披口誦不輟每詔國祺曰此仕學本領也晚節益自蕭澹蒔花種藥小築悠然邑宇閒而賢之賓以鄉飲酒之禮最後推恩詔予爵一級公逡巡弗應也天性孝友事嫡母趙如所自出撫嫡兒之孤如己子王氏姑孀而貧迎養之終其身尤留意於宗牒取宣城陽阡晉陵諸派蔓失據者整齊其世次彙爲一編曰令後世子孫無忘本支也孺人顧山周氏婉嬿宜家其爲庶子婦能孝於嫡姑爲嫡能蒸其諸庶布裙蔬食拮据生事卒起公家凡公所爲送往事居以教以養皆孺人有勳焉公生以嘉靖乙未十月丙申歿以萬曆乙巳三月辛巳孺人生以嘉靖丁酉四月甲子以萬曆丁酉六月庚辰先公歿當孺人之歿也不及見國祺之舉公兒舉矣不及見登第嗟乎此國祺之所以追慕悲咽不能自解而必徵銘於史以託不朽者也昌期謂公布衣各教陽秋在吻而要歸於長者使

公在今藉有封號以表率於鄉化其詭俗又獲推其子之餘祿以頒施其宗黨其行義更有足述而惜乎其不逮也追爲之銘抑亦里人之思不獨窶孝子之悲也已男子五人萬邦萬善萬象修齡啓齡修齡卽國祺以萬程名萬曆癸卯舉鄉公治命更今名試禮部萬曆己未進士今任東陽縣知縣萬邦娶薛萬善娶葛萬象娶趙修齡娶徐啓齡娶許女二一適周一適郁銘曰嶽嶽司直乘官便養孝思夔夔身斂道沖其用弗克以畀孫子食報之而有墳其特德爾位不登受其肝亦傳德襲訓亦曰作式範山之陽十稔而興兆語不忒象以識之來章垤錫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志銘

萬曆壬辰有詔選郡邑士旣稟之儁者入太學而南中選號得人魁名翔出無錫秦允言選中之儁也方其入太學而祭酒爲秀水馮開之先生先生自負經生導師手筆點次遂成品目而允言特見寵異先生又因允言得其仲允德文而大異之取謝句花萼嚶

嗚爲識而允言顧落落自守更都試不利意豁如也允德以庚子同余舉白下庚戌死公車允言歎羽翼之差池而名場之誤人也遂棄公車不復理久之謁選得金華之湯溪令湯溪故瘠陋又連中疫民去爲盜窟不可窮允言首諮盜紳共魁而釋之使盡輸其主名而扶之以編搜諸窟盜悉平有大猾而見法者某某久竄匿出入詭祕不可跡允言以計縛之郡司理竟以他敗人是以多允言若弗喻立寬之法以是失司理心而司理之執而前去令者虧廉鏹至六十有奇允言不忍他坐又不欲顯斥其名則爲節縮他贖續繼累湊以償其刻苦爲隱厚又如此允言令三年湯溪大治臺使者交薦至擬之治行異等而允言竟以勞瘁卒於官湯溪之民所爲號泣也悲夫憶丙申丁酉之間余與允言遞館於涇里與今孝廉顧夾之講藝余每從夾之徵秦先生指授若何夾之曰秦先生不帖帖於家言偶有意會微言提唱而已性樂酒德舉杯引滿且讀且嚼當藝戰之殷也與淡白汗交流

恐不得當而秦先生寬止之曰且進酒余是以知允言凝神遠穆其中必有異者而人則謂允言頹然自放一切與世抹摋乃其試吏精心敏辦即一時老吏遜以爲弗如至刻苦盡瘁以死而後人知允言才守爲當世有用人使其早遇合對策發科功名豈勝量哉允言名延默別號念橋娶吳氏父邑諸生楷母史碩人男二重甲重卿女二婿姻皆士族允言生嘉靖辛酉卒萬曆丙辰年五十六以丁巳十二月丙申葬於楊灣之新阡而重甲次狀謁余銘銘曰梁溪之秦系出淮海端敏嗣興奕葉璨璀子與二仲妙有才技酒飲棋局跌宕文史子之折腰亦爲貧使到官受事蒸餐激恥櫛垢爬痒民曰樂只功緒有聞祿乃比此不嬴其躬後食其祉鑽石埋辭告于百祀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巷趙先生墓志銘

先生趙氏諱樹恆字茂一別號芝巷趙之先出宋宗室潞恭王元佐五傳而有朝請大夫士鵬者出守江陰軍遂家江陰之砂山

石橋里家世簪纓俱在砂山陰歷宋元以來無他徙子孫多賢且貴其在祀典者宋則祕書發明則孝子鉉語具邑乘中孝子之六傳爲文學抱玄公從洛則先生父也娶夏而生先生先生弱冠補諸生連試督學開府皆第一方嘉靖末時文糜爛先生獨以清新遒俾奪其幟一日名噪邑里當是時砂山之趙宗方盛通朝籍者二人縱橫數十人推先生爲後出之儁先生清峭壁立有神簡尚風節齒牙出入一宗以爲律令按察武選二公皆曰吾家名教屬阿恆擔去矣其推重如此已屢試京兆皆不利歸雖英華銷落而風格犖峻如故遲延久之以齒貢謁選人得應天之溧水訓非其好也其甫至溧水而爲令者鄙意若以腐鼠相嚇先生曰一老廣文曰嘅齋前菖蒲有何佳味而謂我難割耶歸休矣會令以遷去而代者爲嘉興徐公一再見先生而心折曰古人哉趙先生也願折節與先生交先生曰老憊耆拖不能以骨體事明公請明公寬其禮法而可徐公曰善暇則綸巾葛服提一榼扣齋扉先生亦時出襆蹊佐以少炙兩人促膝娓娓清言雅譚至夜闌不休然先生所言皆千古六合絕不與邑事即語涉諸生不過稱引課業或爲貧苦屈抑者道地而已亦絕不令其人知徐公久而愈親之人謂徐公爲令賢有名其力能致先生六館否亦百里者一日以廬江授徙即徐公愕不知所自於是先生歸矣諸生設祖帳祖先生至數十里不絕有追隨抵家雪涕而別者人謂一時師儒令長學官弟子之相得如此未曾有也先生歸而閉門自老謝里巷酒食與一切鄉邑交前後邑大夫慕先生名每歲以鄉飲禮賓先生先生非應也先生性伉直面骨嶸嶸口不藏人過意所非是義形於色在富貴人坐中小不當意便拂衣起去咄咄不止尤不與小人作緣小人望而走賢以不遇先生呵叱爲幸嗚呼此豈逢世之人也哉然潔身修行五十年讀書談道屢空晏如窮途薄宦不從里中貴人乞一紙薦書其與徐公風塵遇合最稱知己先生曰吾不願受知己恩嗚呼先生可謂介性孤立嶷然不滓者矣錢太史受

之爲孝廉時過溧水遇彼中諸生道先生遺事受之曰先生且死矣諸生聞者皆泣下卽日相率詣令請祀先生學宮令新建徐公若谷因爲表章甚力會學使者缺而徐公且應召去爲具草應祀者狀數千言今尚有待云先生居家孝友節縮己養養其伯氏至篤老益恭病寢劇治二木以其一待兄猶强起視匠事曰不幸先兄尊螻蟻吾不忍此三尺之題付之不知何人之手也羽翼宗人奭其少倜而繩其不率當先生在其見繩者不無微反脣比歿而盡族哀之曰天乎何奪我趙氏干城也嗚呼先生自有本根與世之淺刻爲名附外薄內者爲敵可以風矣先生卒以萬曆丁未其生爲嘉靖庚子年六十八始娶於花饒婦德先先生十八年歿有四女無子晚納劉氏妾舉一子名煇祖聘貢文學隆祜女先生歿時煇祖纔四歲已失母劉矣先生託孤於貢而以少貲產屬之花孺人四女者一適吳一適貢一適繆劉復有一女適貢先生歿三年而一子者復以瞽廢諸壻謀於其伯氏以今年辛亥之

二月甲申日挈遺孤葬先生於砂山祖塋之東而徙花孺人兆合焉劉亦得祔女之適繆者卽余從子尊貞婦尊貞以瞽壻受先生託與貢共撫其孤及是手趙之宗賢繙熙狀來問銘嗚呼余先人辱交於先生先生以爾汝視余余戇少諧獨先生以爲可有眼前不平事以告先生先生或唾或罵或泣或笑先生死里中無可語者矣然則銘先生者必昌期也先生志也銘曰生也逢曰徐公嘉興引手遭狙兇新建秉筆事從容徐公兩不終俛絕一綫寄孤遺腸在鍋命奇窮我欲問天無所從泣而書石告幽宮已乎先生乾何逢若松白石伴清風

故太學生程君公甫墓志銘

自余守諸生而休寧程生廷灝與其從兄弟暨從子數輩來問業余舍不能容至別僦舍以居逾三載而後其輩從各散去獨灝之相依如故余閒問灝以若之家事紛苦翁亦漸老何以脫然無內顧憂灝對曰有伯氏在大人委家秉授之一切治辦縱灝輩使學

太學挫南北試者久之而君志彌勵下帷攻苦襲得一雋以娛老親而里狙之難作矣其業再殖再落俱以家紛故頃歲以光祿公命有事廬江自眞州逆江流而上抵江浦而颶風作檣倒舟覆一舟人皆溺從僕中有遇救得免者馳報南都諸家人在南者急來携君屍三日夜始得君之子允棻奔自錢塘視其顏若生乃含而殮焉計聞新都其父母哭之曰吾無以佚老矣諸弟哭之曰吾冀得所稟成矣宗黨哭之曰廢者孤者貧乏者誰爲卹矣環里巷哭之曰急莫告矣紛莫解矣嗟乎伯子之爲伯子可知也彼非獨克家也竟其才志足爲世緩急焉以一縫掖死卽死耳死而死於波濤天可問耶君生嘉靖丙寅歿萬曆癸丑年止四十八配王氏生一子允棻娶於吳允棻奉其喪之錢塘復自錢塘歸葬於某縣某山之某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爾群步緩視而卒以溺死若或使雖則溺死弔者如市脫魚腹返平陸封馬蹄上兆協我識爾宮

明故夏宝屈孺人墓志銘

孺人屈氏郡諸生夏孟睿妻也父曰蛟祖曰泰曾祖曰霖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刑部員外郎諫兄震蒙其外氏陶以字廷威行狗廷威舉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邑人猶稱之曰大小屈兄弟俱以清勤死官下其子孫不能名一塊夏之先慼有聞從壽與廷威同進士舉積官至御史中丞餘乙科居合守不絕至嘉靖之末而夏宗亦春於是始氏申辭曰兩姓舊德耦俱兆興加女所以歸夏也見曰禮嘏翁姑曰蔣孀居貧相攻苦爲生而自孟睿兒穎則縱令游學寒燠楮筆悉仰給於耕紝孺人十八入門班諸婦謹夜作井曰之間機杼札札矣問衣佐餕必服必嘗翁孀曰是善事我於是孟睿得一意讀名翔起開弟子講席者二十年東俯所入市少甘鮮以進翁孀孺人則菜羹一盂練布裙一幅益恬安之孟睿數從外傅文士來孺人前釀醴作齏料鄰腊以待呼酒炙洒炙連屬俱美好猝不知其爲貧家蠹下之跡去睿數武簾屏肅然七之掠於釜脊其聲微君子以爲謹孟睿既五困棘闈頹然沓施有白皙之色孺人聲解之曰數也妾聞高門愈下不極不通何必子身矣姑教兒曰孺人歸四十餘年孟睿素業不加贏然屢更儉歲眾大小猶接食平居烘煬即其家亦自忘貧尤一婚一嫁營兩喪良長覆短卒使無兒綻裂皆孺人勞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以疾終詔止六十自孺人歿而孟睿悲思不已擬古人悼亡之篇作五歌繆氏兒之曰夫婦之情止諸禮義如安仁潘岳於翰墨文通仁壻於月華盛年之思亦牛爲情溺耳若夫青衫白髮茶蓼備嘗而早有鹿車牛衣之感晚無司隸京兆之遇凡屬有心何能遺此君子所以愈增傷儷之重者也孟睿名九思一子貢球邑諸生一女嫁繆維楨後其歿之三年萬曆戊午十一月之壬寅葬後河之新阡昌期出自夏母黨之戚兄孟睿而嫂孺人少與孟睿同學出入較藝必俱知其家熟役固無辭而先世與屈兩公中表故敘其家世爲稍詳銘曰噫孺人四十年勞薪一簪不著身生世不諧嫁士人東家之子流珠瓔西家有娠國陳陳一日而死委黃塵羞璧布幣我不銘爲爾君子揚爾芬爾祖之祀莫或承原本書之存其名噫孺人死則蘇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志銘

龜山之東麓盡而平疇接有方塘者三泓淳湛濬可灌可濯前貢士陶先生元之居在焉先生學行有聞里人即其居稱之曰三塘先生晚歲以明經上公車竟死於道有子三人皆以諸生世其業長公光祚早當戶年六十餘考終次公應科今八十二矣步履飲啖猶如五六十人獨季公光憲以孤童起年止踰艾後十八年而其子舜選始克奉公與公配何孺人之柩合窆於龜山之祖塋其可哀也已公七歲喪母趙九歲而先生之喪自外至伏地嗚嗚泣見者慘動後母潘憐而撫之稍長漸露頭角孺人之父何翁者以爲快壻也收之家塾公是以讀書知進取十七補諸生益自矜奮當是時公猶室於何也念母潘遂以孺人來歸居宅之丙舍且讀

咄之氣時發於諸甥記妻兄李貫之小兒拂公盛怒貫之脫幘伏地以請不得解必外舅杖而解之其舅體之嚴如此嗟乎此前輩風流而今不可見矣公病且革聞昌期舉於鄉視外舅而笑曰若壻舉乎使鬼而有知吾行見東渠翁舉手賀也昌期感其意不能忘茲之葬也李貫之曰子爲銘昌期曰諸乃受舜選狀而因裒徊追想其父兄之間三家往來栢酒之懽歌哭之變太息而書之公宇弘周自號繼塘歿於萬曆庚子年五十三孺人歿於萬曆丁巳年六十九子男二舜選舜揚葬以萬曆戊午某月某日銘曰三塘之水沘且碧代有儒者飲其澤少也青青擬嶌奕年至慮耗老縫掖十世而興視厥積史氏纂辭授鑽石以其耦俱貢勉宅明故邑諸生徐望叔賢配顧孺人合葬墓志銘

嗚呼望叔之歿於今八年矣而余以膠庠舊游兒女姻私執筆而銘其墓石望叔少有丰儀善記誦下筆奕奕清舉年十七補諸生已通春秋胡氏學兼熟三傳故縣令詔安胡公試而賞之極見寵異明年以高等試南闈胡公賦寶駿篇以贈矜誦一時父太學君念望叔才美不可不輔以學聞虞山有邵墟蓮先生者以春秋開講席爲具羔雁縱使游焉邵先生見其文則又大賞授以春秋祕指於是虞山顧太學者有愛女行見快壻得望叔而婚之是爲顧孺人當是時兩姓之黨目屬望叔謂一第可揜取也而望叔益自喜折節讀書有司之試多在顏行其後再試南闈再失利而太學老矣望叔始以季子與家政公私旁午望叔攢眉應之遂不獲一意讀而太學歿母氏繼之茶苦之餘咄咄不自得則頻呼酒酒不可止而病亦不可起矣惜乎望叔之才而不究也望叔諱儒偉字望叔父諱衍宗衍宗之父治之父鄉貢士經經以上皆有門第所謂梧牖之徐爲江陰望者也母無錫浦氏春坊贊善應麟之女肅有風範末年盡斥其贈田謦珥大營徐氏祠堂規制甚敞曰先大志也君子以爲遠望叔昔在行誼當其少年俯循無挑達之色顧孺人稟教於姑儀法甚謹凡望叔所致於親以養以葬教誨其子皆孺人聞勉輔之孺人父爲太學諸生燦大父憲副炳也望叔年四十八卒萬曆四十年六月三日孺人年五十六卒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六日男四人自興自隆自芳自達女五人嫁繆純白黃毓祺王功薛蘭徵張孟勳純白子也自興等今卜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砂山之祖塋而孺人祔先期具狀來謁余銘余悲夫望叔之有高才不自究至於顛躓窶以死意欲稍張之以應銘法不可得則連系其世望之高推其父母之隱操而特書之使徐氏之後知有望叔者猶不失爲前人之佳子弟原本其可尋也已銘曰嗟夫人之若穎卒以顛頡也豈受命之不猶抑舊德之敝也匪其敝也必有熾也荊門之藏孝廉之題前史煌煌銘詩尚垂我用故事辭而埋之匪夫人之私惟舊之思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志銘

友人錢文光博雅尚氣誼游吾黨蔚有時名曩歲顧朗仲來拉予同訪文光飲酒談藝至丙夜始別朗仲因以識虞江翁歸而謂余曰不特其子才也入其家僮僕稚子皆有自得之意其翁歟吾請得歲與翁游矣竟不及歲而翁死於是朗仲許立傳而余爲之志其幽翁諱崇埋字汝法別號虞江常熟鹿苑里人也父爲敬嘿公言毋朱氏其先世自千一公遞傳至敬嘿公有子四人公居長以產落無所容而贅於吾里徐氏遂稱吾里人翁自十六歲遇倭猝被虜浮海去舟師及之大戰翁蕩入水抱舵而叫自稱常熟男子倭就擒躍起得不死上幕府遣歸益天幸也亡何脫身來游徐氏婦翁筠溪每事取裘於翁而翁一以隱厚調劑其間多所補救然翁自以感婦翁知不忍倍耳實無所與他事於是里人多翁長者翁性本溫澹匿身農圃間久之有宅一區粗避風雨有田百畝粗給簠粥宅旁更招隙地雜種名花珍果嘉蔬其中周遭落以榆柳竹篠之扉翁如也家不畜園丁晨起自掃水乘鉏且驅且灌揩揩然忘其疲病率以爲常又好客客有叩其園扉者則放鉏弛擔肅衣冠長揖而進客客亦不能遽舍翁翁引與班坐

啜茗良久稍出蔬果享客如朱李甘瓜輿葵筍之品不外取而辦間過高朋雅倡不恆至者爲擊鮮烹雛以佐之人頗樂其眞率焉又好飲時提壺樹下熟酒自斟歌呼嗚嗚頹唐之態可掬也賓至輒飲觴數頻行坐醒坐醒不知客之別去矣益公以園來客爲客設酒爲酒涉園以園供客終其身寄趣於三者然園日治客日進酒日傾而翁之生事日蕭疏矣翁有二子伯曰文謨仲卽文光文謨讀書不成天死文光爲諸生名最著而久不第束脩之入不足以饒翁翁嬾營需翁以是不能無憂生之感遂浸尋及病病且殆而猶不廢客與閽止卻酒不飲而已其去鹿苑而來游徐也念其父母春秋高隔處數里外而仲季早死叔氏又最弱每東望輒指出血曰爲人兄不能侍養至依婦子宇下謂他人父母乃不如無生每數日翌壺漿一省覲僕僕不休父歿則迎養其母手調飲食進七筋先後兩喪倥傯之事備極艱辛不以累弱弟至所遺則產悉推予叔氏後叔氏以逋賦瘐死翁聞訊收葬之哭極哀已明翼其二子諗於己子噫是可以觀翁至性矣然則予所重翁豈以杯鐙徵逐之好風景流連之會哉翁卒以萬曆戊申得壽六十六葬以明年二月辛卯墓在涸岡西原益先世廬墓畢在望焉是翁邱首之志也銘曰吾聞不死大難應有後祿公前不死卒也不祿以爲天不可信爰卜其宅貞乾而抱巽兆曰昌爾後筮亦值之天風姤其繇曰含章有隕自天然則天耶

墓表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碧張公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表

弟伯子非其父太守畏碧公母吳安人於敬山之新阡既請銘於司封氏安先生矣而復屬不佞表其封以不佞辱公通籍二十年仕宦至二千石非有治行異等之蹟與危苦奇男子之概傾動人耳目緒紳先生遠者罕能與其名近者知其樸直無他腸而已昔公生平居官節惠居家孝友與其儷一心爲德於宗黨間益朝紳不知而井里知之抑亦有弗及知者則何可無表又何可無不佞表也當公十一歲而喪贈公已能號泣擗踊如禮人謂張章孝子矣是時張氏業大旁落嫡母馮太安人與母陳太安人提幼孤一室相咿嚶幾不能全公乃屏去嬉游日夜自課讀安人年十六來歸卽日並流且勞以爲恆如夜績而佐讀篝鐙熒熒咿吾與機杼聲相雜且流是攻苦者十餘年而始一補諸生公所爲應制業無他奇要以據經守傳吞容條暢而止以是不能詭時趣落落諸生中然公私心自憙以爲中雋之技豁如也又十年以萬曆之乙酉薦應天明年丙戌遂成進士甫釋褐急請歸則以念馮太安人篤老故公起孤童暴貴錦還之日一市誼趨而公嗛嗛猶寒儉色瘝迴里中者久之始謁選得定興令定興三輔地權璫貴戚鱗次窟其中使者冠蓋旁午驛騷甚公至一切裁抑先是驛騎無所出強責之民間民不堪累公出羨鑼市馬而專以課鈔充芻藁費並領於官定興民大蘇公之力也有戚畹橫甚奪民居後其人以沒庫金長繫公判還其居別鬻以償官戚畹自攝公曰陰伺公間竟不得而公亦以徵逐之好風景流連之會哉翁卒以萬曆戊申得壽六十六葬以例請得改教授雲間矣雲間固才藪公至兼以文行相提衡一時知名輩獎掖爲多今吳大行伯玉謂余言張先生不唯教士且養士又護士也其得士心如此久之轉南國子博士尋丁馮太安人艱服闋入補國子博士擢刑部雲南司主事時去公登第已十四年所矣主事三年持平詳讞多所湔洗秩滿得贈封父母如秩尋遷湖廣司員外郎進郎中而公又復念陳太安人不自禁兩假使事歸省尚書意不懌曰郎欲臥里中遷耶益公性寬仁目見輦轂下冤獄如織每獄具輒爲平反一切從末減例常抱牘而爭尚書前不爲沮以是積尚書疑非獨以假差故也亡何竟中考功法也先擢汀州守抵汀之二月而報至二秩調矣公之中考功法也先擢汀州守抵汀時公已病瘵彙扶病歸里病益痼卒以不起未踰年吳安人亦繼之年皆不及下壽而令陳太安人哭子婦也可簡在貴游中偃仰自如衝口無所擇故終其身掩抑於官譽而孝

悌長者之稱在里中當公之赴應天試也不能治裝徧走貸數家莫爲應者則預問館糈以行而館人難其色强應之公猶割牛以留馮太安人炊也母子相向雪淚而別既第人人以爲孝感云蓋公以落魄諸生連掇南宮第樂稱公者推以爲純孝隱德之報舉種種鬼神徵見事仲其說卽袁儀卿氏亦傳疑云可弗表表其信者繆子曰自衣冠之行薄而閭閻亦化之江邑陋故多先民之風焉吾倘及公第傴僂而入里門也馬僕服御居舍無改觀也田畛不驟拓漸稍拓而不逾中人也置產必倍其直課佃不贏其額也忘大卻酬小德也月俸歲人盡推與其族屬共也內外姻黨十數家待而以聘以歸以窆也貧落故人子問遺不絕貸而無所償者不問也數者其猶有厚道也公固性安之而吳安人猶力贊其缺元氣在公門矣今士論之所少公者唯治辦才而市兒之兒至以安人過施予損公橐噫嘻公鈍則有之使公而犀利壯往名能其官盛作氣勢掠脂膏以潤妻孥而炊煙不通於同氣安人者亦復

曳金鳴玉都然自封而反脣相稽於室豈復有士品婦質哉不佞前感公門盛德事故以女妻公之仲子薦而茲墓道之石亦不敢以賤劣辭使後之君子往來斯邱者有所風焉公諱令聞字叔聞畏齋其別號

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墓表

萬曆癸卯淮長史致仕左泉何公以老壽卒於家越十五年丁巳十一月始克葬於覆釜山之阡其季子泓自爲述屬錢史志而史期表期之悉公也不如錢徵志而後知公有文武策略試吏見效論天下大事至今可采行然則公雖困於資格鈍置以老抑亦有能自出者矣是可表公名鈁字子宣別號左泉海虞之橫涇人也父都事公望母周氏公少有大志十七補諸生郤其弟鑛徧參吳下之名宿經學之外頗好讀史以自廣會倭難起海上西走毘陵以其間謁唐應德先生而問以世務先生反覆倭變一事始末且頓足起曰嗟乎天下事恃若此矣公頷之歸而適有睨睨之役以

一晝夜竣版築者數尋城賴以完又稍用鄉什伍法遇倭於村獲三級倭遁一縣壯之是秋遂舉應天嘉靖之乙卯也公累舉不第公車之間陰求天下豪傑如汝南劉黃裳海鹽王文祿鑿深相結納萬曆之甲戌弟鑛舉公始謁選得涑東之平陽令平陽東並海南枕江與閩接而西連括土曠瘠不治而歲輸轉入於永嘉及蒲門所二倉涉江踰嶺民甚苦之癸亭朱明二山者梟倭要害處也舊無寨壘以時置廠廠不敵風雨成之疫者過半公至爲之議墾墾田萬畝議折折運千五百石議繕繕二石堡軍民大說而又搜隱田之界於閩者隱籍之詭於竄者得田七萬畝紹數千戶又倣常平法備荒一支之贖鍰歲積穀以萬計民飢發廩所全活以數萬計每使者慮因屬視爰書輕重平反者以千計而公所爲壯決果任卒貽平陽百世利者則墾浦碌之役平陽之江南有大溪焉實受三十六源之水進江東西田而閩山之齒與海嚙不勝齒蝕而海醎北注於溪田爲鹵公行求宋嘉定間舊碌趾復築之佐碌

以阡佐阡以楗八月而工成費止四千有奇是役也起癸田匹十餘萬畝廢田稱是當是時江陵柄國以考成法計吏吏廩廩憂不及而公課首應格再課再最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益乙科格云公抵南猶思以職事自見念康靳公開屯田功力請於兵曹復其後戶侯江淮衛與江浦縣閉公以一單騎往事立定縣公習掌故曉機宜不屑以散曹爲解亡何竟以淮長史拂衣矣嗟乎此非格困公也江陵何嘗不破藩籬招天下健異御史曹郎之選往往以乙科閥人而不由其門者蓋罕公庚辰人計有請爲公道地於江陵者公不可公不可而失御史曹郎豈足恨哉益公自少持議論喜風節友趙汝師先生而以不得終事唐先生瑞安卓公敬祠下奇黑虎事問所爲賢香山者而望祭焉欲獻不能已嗟乎公嚮如此卽一日爲御史曹郎又豈能破面呈身而奪其所不可固不如爲格坐廢佚老田間公廢得議起徐尚寶貞明假御史節行饟南得以便宜論薦趙先生移書

公若能强起佐尚寶壽乎公報曰不能而獨次第萬餘言謂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田內地之法四田繼南之法三指畫條貫鑿鑿可行後水田議竟格而尚寶東身歸公之歸田也日侍一樓盡繙全史而摘其肯綮與世務會者授季子泌泌祈以其學顯乃爲之拾遺飭采使公必傳者如所述云然吾聞之公用世不盡酬退而用之於家尤折節爲恭儉是故人以其長者而掩豪傑名夫公眞豪傑所以不失長者哉何氏子孫必有以功名顯當世者存公之躅而息之可也

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翟孺人合葬墓表

君張姓諱紹慶字繼之別號環浦張氏自君之曾祖建寧守鎬攝公以牧伯大吏退老虞山頗出其餘策講樂志之業子孫修而息之至今詩書堂構甲於里中幾百年矣其賢者雍容衿裾高有門風次不失勤儉守家然未有折節工制科者寧復建寧公跡者則惟君弱冠以倜上第一人應繼闡試張宗伯爲冠爲至比之鳳毛翠羽而君益矜矜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偕二三儕偶結社於迴塘之別墅筆槍墨瀋與花陰竹篠相掩映於簾扉間甚適也然君數奇更六試皆詘最後從太學又詘而以哭其父淳齋翁一疾不起年止四十九張宗袁之袁孝子也其先君卒之五年配翟孺人卒宗人亦袁之袁孝婦勞婦也君卒之又四年萬曆丁巳其孤國寀國鼎謀葬君夫婦於北山之原請一言表厥隧期徵狀而後知君孝謹大節事父淳齋翁母顧太君色養婉至每自傷不致榮華咄咄趙盾之恨故父歿而君從之自君見寵有司得盡寘其宗人之痛而尤時述其抑塞既事解亦弗居也翟孺人者以潔旨佐君孝以推燦佐君睦以機杼佐君伊吾以管鑰佐君笾豆札殆所謂一德佐儷者乎夫君子之表彰表其墓中之人卓犖有奇者也有奇矣彼自足休明一世抑何用表爲張君生長脩華能屏去耳目之好而俯首一經以就有司之尺幅力憊而年不逢亦天也刑於寡妻以順父母以洽宗黨張氏之門戶隱然寄於一青衿者三十年而不名其勞其猶庠序之風也人不悖有根底者哉嗟乎君老諸生何能爲奇亦何能飛騰走踔挑達城闕以市爲奇吾見市爲奇者多矣如君之無奇也法當表爲約撮其概授二子鐫諸石

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休寧程翁諱事心字養之別號敬一以太學諸生久次當得官不屑就而援選人例授光祿寺署丞以冠服歸逕稱光祿丞云次子廷灝予門人也謀葬翁而先期纂翁事狀謁李本寧先生銘而余表余慨然曰此固徽之隱德樹義長者而表又何辭蓋延灝游吾門二十餘年其從兄太學廷藩從子孝廉近信輩俱來游時時道其家庭閒事余故稔知翁廷灝之言曰吾父弱冠游大學有儁聲念大父之瘁於家也舍去學代操家秉意不屑屑牙籌課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指畫意授各盡其材橐中裝贏於曩時矣終不私一錢養送之餘頒施於中外宗黨必推大父之意行之性忼直不以言色假人居身矜重至老無惰容訓勑子孫必依於禮法廷藩

族以挺濟其鄉何厚薄懸哉夫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數輩爲鄉三老以存其舊族風示子弟鉄薄譎僞之習其亦可以少衰止也已會予守館下而同年休寧令入計京師遂以程翁之行告曰是當旌令曰微子言吾徵其人足旌也令抵邑而翁前已捐館矣悲夫夫章善詔俗守令事也昭闡示來史氏職也是故余從廷瀾之請特揭而書之使歸而勒諸墓

傳

嚴寺正傳

宣廟時尚書周文襄公撫江南一夕操舟艇至江陰赤岸里扣嚴寺正扉寺正披衣起坐談久之以數伏刖爲供文襄嘆之盡乃別至今里人吟誦其事以爲尚書寺正交有古人風於是知有嚴寺正爰采楊文貞李忠文諸公雜記稍銓次其事作嚴寺正傳

嚴寺正者名本字志道號嵩菴其先蘇州崑山人也流寓江陰城北後徙居赤岸里遂爲江陰人公自少喜讀書通儒術然生而貧甚僅以何讀爲童子師得斗粟尺布躬負歸以養其父間取六經諸史之要者丹鉛之以自取衷而已不務浮華之詞又取傳霖刑統賦薈聚諸家約以己意著輯義四卷以見志永樂癸巳詔舉巖藪異才吏部郎何澄江陰令李進以公名應詔徵至京師當是時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疑

義數條爲問公譬應不窮辭意精暢立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署部侍郎張公本介特自高祕曾郎薛所當意凡有疑獄輒以付公公亦多所平反尚書倚之爲左右手辛丑上命尚書宋公禮采木于蜀公在輔行烏蒙蠻初見漢官徒眾舉相驚疑一夕披甲負弩至同事者愕不知所出公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眾悚服叩頭而去宋公服公膽略應變自以爲不及也洪熙初以刑部尚書金公純大理卿虞公謙薦遷大理寺左評事時法網密獄吏多文致每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爲擬公特爭之曰國家定律除叛逆外別無故縱之文即不敬所犯殊科何得一概重比傷聖朝明慎至意虞公深是之爲言於上著令公少治刑書前後兩任皆刑官以習文法吏事有名公卿間然絕不喜一切刻深孳孳澌洗冤獄全活人命以數百計居官清峭壁立然絕不喜自廉而汙人旨廷杖三十發編戶公自是直聲動天下矣歸家閉門養疴終歲不入城市直指使者監司守令慕公名每迂道入山屏騶從請與公爲長者嘗捧部檄徵發郡縣夫匠公不忍迫期故事稽限者例當拘役家人泣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不足曰齎券鬻其田奈老何曰病即死耳其急公庇民不問私家類如此公爲寺正秩滿朝廷特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贈父如其官久之予告歸卒於家所著刑統賦編義律疑解略行於世

論曰忠文之推寺正謂其耿介不阿似史魚犯顏抗正似戴胄廉潔不汙似趙清獻用法平恕似于定國吁數公吾所不敢知假令寺正拾級登高在永洪之間當與近地陳節愍吳文恪等爭烈矣士苟有以自信奚必制科重哉

貢御史傳

御史貢公名安甫字克仁號學靜以御史言事削籍其再起爲山東僉憲有所不得志輒拂衣去故仍稱御史云公以弘治乙卯與父斌同舉應天丙辰成進士授長垣令其治邑一本於節愛而精心搜剔有神明稱尋以卓異徵拜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入臺

公一見不可得也瑾伏誅詔還言者官銓部厲推公皆謝不起再以言官薦起山東僉憲公勉爲一出不三月引疾歸矣益公性貞骨鯁見正德中時事多舛每裂眦出血叫呼不能已已既身在外臺度不能有所補拾遂有浩然之志後臺臣胡文靜撫臣伍文定疏薦公可大用卒不起公居家事繼母嚴父以孝聞

論曰謚公丙寅封事可貫日月世多稱薄公彥徵以彥徵疏首也鄉人言疏出公手初擬獨上竟署全臺名余始不信及考逆瑾所榜朝堂黨人名南臺以公爲首最後及彥徵乃徵云然公孝友廉潔彬彬德讓與近世一節自豪百類不掩之士揚霄淵矣同時與大節貴文采尤可觀惜乎邑乘略弗盡志并著之於此

湯大理傳 載晉陵志

大理卿湯公名沐字新之號沂樂少有文行舉成化丙午鄉試第六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崇德令三載崇德大治召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立臺侃侃出按汴秦晉擊貪吏抑豪强三尺無所貸時逆瑾擅政外吏以賕謁將敗者納賂於瑾瑾爲道地於撫按賂多者輒得首薦賂不入者雖賢反得刺瑾欲以私奪公公不可遂出爲湖廣按察僉事未至宮謫武義令瑾敗起廣東僉事督理鹽政剔蠹懲垢盥政一新遷福建副使會丁丑大計楊文襄公一清典銓衡手疏小節堪公輔者數人請特表以示風勵公與李康惠公承勛首被紀錄時論以爲計典光尋升江西按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巡撫四川芒部寇亂公至旋削平之召入爲大理寺卿會大禮議起公與九卿同志者上疏抗辨再三一據經典無所附麗至是公歿歷中外垂三十年望實交暢國是方倚公重輕而大獄起矣天子既入武定侯言移罪御史事下三法司覆議公心知上意所向每會議則正色昌言曰律令高皇帝所定也臣死不敢縱舍敬奸宄之心傷平明之治用是三奏讞三不稱旨竟與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

先生姓張氏名汝翼字雲程邑之青暘里人也其自署澄源子以尚書教授郡邑學者稱之曰澄源先生先生品第在儒林獨行之間歿而祀於瞽宗學士大夫傳相紀述既章章不朽矣而伯子履正每謂昌期子里人居恒好稱說耆舊軼事可爲我公別立傳以備他日修邑乘者采擇昌期唯唯傳其大者張之先無錫人也自先生父玉溪翁徙江陰好行陰德以醫活人無數先生六歲受書至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便低頭悲咽師怪問之曰吾念吾父母耳十四應里選有奇童之目稍長試爲里塾師先生家貧歲取館穀以給父母衣食玉溪翁好飲則先生預付酒家錢使任翁傾釀而身遊於所往扶攜以歸會歲祲諸姊諸姊于皆來食先生分糜給之不以罄恥告也亡何補子衿有時譽而母樂孺人沒玉溪翁又沒前後居喪柴毀支骨氣息懨懨一綫而已既免喪悉謝一切下帷攻苦讀其經術日益高弟子日益進遂以尚書稱大師所至擁皋比正襟危坐陳說經旨旁及漢宋諸儒注疏義的晳乎其

言之也先生之教整以峻約諸生趍步必謹啟齒必詳課業必勤說必守洛閩文必規成弘有不率者目攝之則人人愧屈無所容帖括之外譬誨不倦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恭與富貴言齊梁之壽與少年言輕薄之累則又人人感發以不負先生爲幸於是先生穡既廩十餘年數試數蹶場屋其學與名不盡酬而伯子以弱冠知名先生盡發所藏書授之遂與先生中分席諸名尚書學者稱大小張矣伯子既試南宮念先生甚不撤棘馳歸而捷書先至先生迎謂伯子曰我先人之有陰德而發聞於孺子幸甚雖然家世單薄暴顯名孺子卽不至薰灼人政恐人來薰灼耳伯子敬受教刻意爲斂約而先生閉門教授如故伯子請謝遣諸生以輕舸輓輿從湖山游先生哂曰昔馬融首尾東觀不去絳帷吾豈以孺子貴弛禁也先生每念玉溪翁爲老怯寒不能具重裘以爲恨毋樂殞於羹竟終身不啜羹及是伯子所進輒甘輒掩泣不忍御矣其孺慕不衰如此年五十四以疾卒於家先生平行馴尤慎口

語絕不談人過或謂其孝護如萬石君而至於獎訓人倫多所成就則郭有道之徒也始居約時曾爲其婦夫王償貸金報陳氏子舊德弟畜之無所間此二事挾纊者所儗爲而先生出於捐腑之餘足多耳其他推己振人皆此類故先生之卒也里巷哀之甚又五年戊戌而伯子始對天人制猶罷罷守學官徘徊南署者十載而始出領廣信郡識者皆推先生淡薄之教云

繆子曰余聞之青陽人白伯子第而先生色若有憂時慨慨顧曰車少澤乎服少炫乎僕御少進乎門客少雜乎比疾革而后顧伯子曰吾知若之免矣可瞑矣嗚呼先生古之素心人也至心人也方其與伯子同臥起省襆結司履綦如嚴母之衛處女意豈以青華爲市哉一旦入金閨冠掖庭而猶諄然女貞之戒難矣是故伯子用先生之學顯先生不以伯子之爵尊儼然俎豆稱鄉先賢可也

張先輩傳

邑孝廉張君季成以明經潔行守公車間者二十餘年十上不一第後來之士名齒莫若也士不敢以雁行進輒用唐人例稱之曰先輩顧獨睠愛昌期疾革呼其二子曰世誰相知論吾行者莫必屬繆史於是二子以請余不忍負亡友作張先輩傳

先輩張氏名修德字季成邑之流璜里人也自其高祖雪蓬處士傳至觀省翁慶世世好行其德觀省翁娶於薛憲副女而舉先輩薛憲副者以東越之學聞歿久之祀於學宮所稱畏齋先生甲者也先輩生秀慧性醇謹詳步緩視無佻色薛先生奇愛之曰是兒國器也以從子子妻之先輩感奮日夜肆力於文十七補諸生文益進郡守福清施公號能知文得士每課藝擊節稱善學使太原褚公擢第一當是時嘉隆之舉業爲而輕敏出卽余爲童子亦跳踉馬獨先輩以贍詞晰理衷其華實醇如也故往往見應格二十八成應天己卯薦庚辰試南宮名在乙榜丙戌奔父喪不成試己丑居毋艱壬辰以後則無歲不上辛丑猶在乙榜而時文之變日新先輩不能復改玉矣至癸丑而始慨然曰歸休乎命也夫雖然吾何以酬薛先生鑒而徼半通之綸於先子乃決策就選人方待試而兩目朦朦若眥者遂束裝歸歸又二載而悒悒以卒昌期在京聞之泣曰嗟乎此吾邑之明經潔行眞不愧孝廉之稱者而今死矣先輩爲人謹厚方張氏中落里有乘之者先輩既成名弗問也觀省翁性卞多所不可先輩綏劑之而身自折節卽遇少年子必衡其禮以是得里人心于其家庭內行有獨至者痛丙戌大故弗躬醫襏每念嚙指出血歲時饋饔鳴鳴伏地不能起婦亡不更娶曰孝已子癯之事可念也季弟天撫其孤庶弟未及於析箸益其授出嫁妹有夫房子孤者力持其門戶三黨之中待而舉火者不勝數也每歎薛先生之醇學而俎豆尚懸則論定而薛氏之後歸先輩力先輩頰赤曰修德直不避親耳者既論定而薛氏之後歸先輩力先輩頰赤曰修德直不避親耳俎豆何典而乃以修德故辱俎豆且辱外王父君子尟之昌期曰昔從先輩於有司之庭見先輩少所關說問爲其一二宗黨解

謎釋累則娓娓不休以此愧服之嗟乎市道之行也無所爲不居間居間不必宗黨宗黨必有爲有爲必有擇如先輩不居間居間必宗黨宗黨必擇單露擇單露因不避居間難矣哉或曰先輩不必澀然者也如其澀然何以頹僕力田畜斤斤管倫不織微漏也此言非是夫制科君制也不得於制科而一階半級君階級也世業親業也修業而息之令子孫有所蔽風而接衣食亦猶親遺也二者士之經也今有進不走巍闕退不宿菟裘又無鑿坏遁垣之節與銅山金穴之藉而能兩收其窾則侯門之抵何嶔巧以得之豈可與人爭言者哉且夫先輩亦何必澀然者也文不爭險行不標奇遵君之制食親之遺雍容禮義師表鄉閭如先輩者可以傅矣二子者毓美太學生毓芳郡諸生皆能文章世其家

顧太公傳

顧太公者予友戶部郎中顧伯子言之父以伯子貴稱封郎中里人從其家得其曰顧太公太公年八十六以壽終伯子授狀昌期曰惟子知言父子間百他人筆不如子信昌期謹按狀雜采晤記約其大者立顧太公傳

太公諱儒字成憲別號雲竹邑之長涇望人也祖清父佩世世陰行善公自少有巨人志稍長喜讀書多閒解一日從餘姚諸先生遊盡受其禁方書而解畧之尤深於仲景之傷寒論爲人治寒合色脈察傳變一以腑決行之無不立起人人以公爲醫師而長涇人所以推公則以公孝謹立然諾臨財辨不苟以醫故家故貧也生徐攸數廢著轉徙醫所得精盡斥以市甘鮮羞其親其餘以給諸兄弟再廢再起築一室聚方書彈琴其中陶陶樂也居久之有子伯子以文鳴諸生問字者麇集公飭內舍居之治飲食傳餐徹朝幕諸生以公爲家當是時伯子猶以文高困科舉里有與公同起而暴貴者環公宮而築之容出入者一竇公數諸眾曰薄人不仁棄舊不義汝曷不祥我又何誅顧謂其家人曰去矣乃卜宅於

墅東盡室徙焉伯子遂以是秋舉越三年成進士里人持牛酒賀前倡公者先公逡巡避席謝曰儒懼人之以不祥擬也伯子出入守令曹郎所居官廉公攜酒來之官曰佐汝月俸也其治家實不支官中一錢然公獨不諱生產曰吾見纍於官者其家多貲產以守也故其任筋力課僮奴穿渠壘土接果陂魚日汲汲不暇或告以權利之事則不答出息錢於人時減其息以田售者寬其值倍等曰令後世子孫從容食吾餘也居身纖苦布衣疏食與田父均歲課所贏班施其宗人與中外之屬其屬疏遠而貧無立者百餘人衣食嫁娶棺殮皆於公需歲大疫修精良藥自齋延門遞給所全活無算他施樗撿骼稱是公雖好行德而方矩有裁割不爲翕翕煖煖有慿於里者見便訶斥其抗折貴勢抵禦彊宗獄獄其言之也聚三族之俊於塾授以一經使無失職勑勒子弟無鮮衣無怒馬無長夜飲無近市利無接市談輯女誡數十條每歲時伏臘裹章服拜祖廟子孫巾襴班其後蘇蘇涕不收曰病先人之不及見也初公以醫師名既貴病家惟恐不得當貧者曰公即不棄我猝來馬僕飯芻何所具公曰嘻我非封郎中乃手提藥囊故郎中也若迎我以一兜子來老人得匕飯少菜菹足飽矣人乃復爭致公其遠不能致者老幼扶攜謁馬公一一診治如初人益以此歸公長者所著有簡明醫要若干卷行於世

史氏曰公始居約前後執喪必有聞兄死於盜公被髮窮追盜盡奪其禁方書而解畧之尤深於仲景之傷寒論爲人治寒合色脈察傳變一以腑決行之無不立起人人以公爲醫師而長涇人所以推公則以公孝謹立然諾臨財辨不苟以醫故家故貧也生徐攸數廢著轉徙醫所得精盡斥以市甘鮮羞其親其餘以給之公於是得天矣自念以布衣起閭左再被朝命長子孫慨然有揭德振華之意焉遠矣哉吾視世之封官非有開先謀乘時寵光作車上儛高冠大蓋揚揚里巷間而指者已唾其後此亦人子之恥也公父子免矣徐熙過道七戈：作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開之乃扁鵲鏡經二卷竟以醫名子孫貴顯者三世公所過諸先生其人耶宜祠祀之不忘也

克菴楊公傳

公楊氏諱漸之字孔儀自署克菴子常之無錫人也祖曰温州倅
秋壑公修父曰渊藩幕錫峰公廷毋曰薛孺人公其仲子也髫年
穎秀便已映帶諸子間尋補諸生即負諸生聲楊自温州公以明
經發家至公兄弟而聯翩藝苑出入雁行一市曰噶而公尤楚楚
整暇絕無少年佻撻之習下帷攻苦寒暑靡輟藩幕公獨心器之
先自温州公居官廉四歷郡縣歸無贏橐至藩幕公而家益洗貧
其守太學上舍久當得官乃決策謁選人而赤手無以治裝公傾
私橐以代裝得成行藩幕公需次都下薛孺人遘疾歿於家公毀
擗徇禮獨身治含斂祕弗聞於長安邸既藩幕公領冷局久性頗
豪俸入無所恣吐納則公裹糧荷金以佐之藩幕公若忘其為薄
宦也蓋始終藩幕公之身送往事居顧内瞻外公之心懵竭而藻
理亦稍彫矣其屢不得志於名場以此最後徙業入南雍時公意
已倦猶見激賞於司成然卒困京兆試以歸公乃循其髮曰種種

出矣使得階尺一見於世庶幾彊直自遂不畏高明者哉觀其居
家有威儀閨門之内整若朝典猶有先民之遺焉余是故據標狀
參一二所經靚稍節飭傳之亦以荅公禮云爾如其徽遠有高先
生之志銘在

仰峰王君傳

王生國龍將奉其父仰峰君之喪歸葬於敬亭有馮參知元成志
墓矣余歸自燕而生乃以傳請曰惟吾父流寓江陰非先生筆孰
徵者余故奇君沙中之舉感孝子懇惻不忍辭王君名守聖字爾
玉别號仰峰其先徽之祁門人也後徙為寧之旌邑人國朝多顯
仕有為御史大夫曹郎守令者旌人所稱白地王者也君自其少
時即貨財用有心計伯氏守諸生君獨不喜為諸生曰兄讀弟賈
賈以佐讀不亦可乎父高峰翁知其才縱之賈游賈輒售累貲至
千金而君性廓落好施予輒隨手散盡則且貸且賈且以賈償貸
且以貸緩急人意恢如也一日行賈江陰涉江至平湛沙而熱睨

矣無能為矣遂裂太學編不再赴而收身於藥闌花圃間讀書娛
性宴息自得至其操管鑰課童僕斤斤如也公既以飾縮治生生
事亦不落莫間推其餘以贍里黨之窶者而於同氣尤周悉蓋孝
友篤摯其天性也有二子曰栻皆授之經術使並遊太學以
發其志意二孫慧而文所以繩督之甚苦曰吾家自臨安府君而
下代有聞人中葉稍替至温州府君幾振矣然卒憔悴公車徘徊
半刺以死錫峰府君之屈首幕僚也吾與若父之曳太學裾也愧
非温州府君裘也小子勉之君子謂之楊志公為人敦氣誼尚簡
柳端言雅步少年無敢狎見所過故人子在落魄之中輒傾身睚
就之久與坐貌益恭至若時貴薰灼俗子摳趨公傲然不顧也有
密戚而顯者公終歲不一過即過竟無所匄溉其矜局自好多如
此年七十以疾終

繆子曰余從姊室於標得以通家子習公公亦雅嚮余每見輒及
古今賢豪忠孝節義事慷慨乎其言之也觸事不平鼻端哼哼火

之曰是足以豪矣聞者掩口謂此間唯有荒葬蔓草恐無所助君
豪君曰不然唯人棄所以取也乃決策搆廬舍買犢治器擇田而
授之三年大壑五年大闢會天幸連得歲稔而沙之趾芽而為新
田者數倍其身畝益拓土益腴雞犬桑麻居然樂壤矣復請於令
立十家法閭以意行之如鄉三老故事摘其非良者力譴其良而
見連者沙民帖然君既得志於沙中而自喜為德益甚里中有緩
急扣君立應其應貸不責子錢多有焚券者有盜婦而矢節或迫
焉卒以死殉君收其屍而哭之已麥舟波江遇盜盜知自君曰此
收某烈婦者也竟卻棹去於是君義聲隆隆矣而江人以君起流
寓擁孤藩贏得暴振則扼腕爭言沙利因數起他事相窘君抗辯
數白復行意自如至徭賦踐更一切無所規免橋梁廨宇非時繕
興縣令以屬君取一切辦使者聞而賢之且有所旌異而君以耗
瘁一疾不起矣君事親孝事兄恭伯氏在則推賈餘以佐讀歿而
視伯氏子如子既推舊業復寻新田其至行有如此參知既志而

復論之曰今天下盛言屯利莫舉行者西北斥鹵連天極塞其人皆仰食飛輓一綫之漕至關國命庚癸之呼時時見告計臣束手洁欵耳使得君數十輩散處塞下何憂軍實哉

史氏曰才難不其然乎參知之指若云余江人親見君沙中事其起瘠爲饒馴暴爲良翕張鼓舞使沙中人人爲用才也哉卒以益國賦佐緩急縣令倘之如左右手非獨才謂其氣誼足勝之不然而土著之民世有上腴積高貲而一遇徵發卽裹頭匿影窟者何多也乃其孝友敦睦均財於兄子抑難矣國寵雋才而循循撙節語必稱親有自哉

行狀

先父惕菴府君行狀

嗚呼不孝孤以甲午三月失吾母尚厝淺土未有七尺之封今年丁酉二月無祿先君再背屈指三年首尾兩殯而又淹恤孤貧中拊身拊棺儉不能傳禮於是不孝孤積慘負恨實倍他人子念卽以身殉地下不得姑强顏偷息黽勉襄事而僭不揣且以千秋累名筆謹濡血狀之吾父姓繆諱炷字明思別號惕菴吾繆之先世居常熟之小山湖橋國初全一處士徙邑之東興里居焉後遂以東興著姓是爲江陰始祖四傳而爲松月翁諱鑑有隱德以詩書教養子孫是生我曾大父怡雲府君諱玉恢奇倜儻喜施予立然諾濃濃有烈丈夫風怡雲翁季子爲我大父東渠府君諱桓少有名學宮一再試應天不利退而修布衣之業其所緩急全活人者甚衆故兩世皆以氣義推於鄉而不失爲長者其訓勅子孫悉有條規一門之內整若朝典大母桑孺人海虞名家女也產三子吾父屬最少生而凝然弱不好弄桑孺人以爲不慧也而少之俾寄育於李家姑稍長歸就家塾嚴言雅步授之書義多了了時經師趙先生目而屬曰此子也沈吾愛之異日必爲端士因介於我外祖懷菴夏公以吾母嬪焉會大父業棄其諸生自老而冢氏靜思伯方以才藝起屨冠諸生大父謂吾父吾一經有託而數椽日圮汝盍修業而息諸吾父謹奉命投槖去而任家秉非其志也吾父之治生不耐牙籌齷齪又不屑米鹽瑣屑唯務與吾母折節爲勤儉計一歲中汙邪之所入以時消息之與督其力指無虛其食指而已卒以此稍致溫飽無乏絕吾父以少子受丙舍獨畸於伯氏既家用稍給乃身拾瓦礫編蓬蓽僅免侵於風雨未嘗有所較量傷父兄心緜賦踐更非時至輒獨身跳而往遇所酬費不貲則以私橐佐之一不以聞於大父大父性好客坐上客常滿則吾父能爲具醪以待時時先大父意不必問所與飲也故大父晚頗適焉上大喜過望動于眉睫曰兒幸如此足娛老人何必雍容矜裨而坐銷我皮肉爲然吾父居恆常悶悶以未究于學自厭及是不孝受句讀稍有旁解吾父乃決任於課責頗招延邑中名士爲之師友而每陰伺其間身自監讀尤計日修短立爲程限東方始曙急披衣起喚阿期醒耶夜則篝燈相守度不盡一日之程不休雖夏蚊噆膚寒冰帶鬚未爲疲也而當其有所發憤督過卽實至可卻事至可麾時至可忘寢餐矣吾父廣學早不能博綜於羣書而至閱古今善敗興亡之蹟與儒先身心格要之語時諄諄諗諗爲不孝莊誦之且特揭其大者於壁間曰以此當孺子座右銘也性嚴冷自持於物情無所追逐每遇世間讒譖譁譁之會力謝不往曰吾以二時侍親三時課子一時料理生事餘陰則鍵坐一室中澄懷嘿照覺身心無少攖累不亦恬愉自適乎安能與俠邪少年游浪擲光陰也蓋吾父之斤斤擇地不踰繩尺者垂二十年竟不知世路嶮崎有理外風波事歲丙子大父以高年下世里中豪謂三孤可掇取也不用奇搆不得兼於是設外穽以投內隙遂及丁丑家難比主者簡驗情詞絕相左而縣大夫詔安胡公所爲保持甚力主者心益開至爲株究其所以而事端盡白矣時不孝方以童子補諸生父子相攜而叩謝胡公卻曰吾不忍視良民之就魚肉實非以生故私其父也何謝吾父歸而閉門自省絕口不談前事或挩以搆者主名則不答曰彼豪以危法中我度無得脫者

而徹天之幸與二三大夫之明布衣修然以還田井卽我旦暮塊
清壑使孺子獲稱於人曰先君子足矣然回視東渠府君舊業已
蕩然變斥南山一頃多蕪而不治者覺意緒卑落日邑邑無所遣
解而其操不孝於學愈急曰匪是無以復先業而償夙望久之多
恚居一年輒病病主心脾間勞火炎炎上攻則腸血隨便下不可
收又一年肱削而行蹇侵尋成痿不孝謁四方之名醫雜治之卒
無效已乃大悟曰吾乃知醫之悞人多而藥之不可以已病也悉
謝去不納手書勿不孝吾年及知命患此沈痾眞陰耗失豈藥石
所能强起惟有息機斷緣差延歲月耳自今以後閫內之事汝母
爲政閫外之事汝爲政家事圮惡聲至都勿關聞我我且閉目趺
坐在匡牀竹簟間銷送白日飾巾待盡而已嗣是十七年之中臥
起一榻絕無煩惱道經一函方書數帙或手熱鑪香或親潑茗汁
羅致四時名花盆盎不乏間與二三老人談往事課陰晴欣然不
知錮疾之纏緜也不孝以京兆試不利吾父喟然歎曰吾家自全

一處士以後代有隱德而無顯者意將發聞於孺子孺子勉之哉
甲午不孝以母憂罷試蓋至是五更大比矣吾父始信遇合有命
絕不以利鈍相縈且曰汝既不能疾足先登尤當饒藝業高器局
以靜制動遇會庶進退兩有所據耳嗚呼孰謂不孝血淚未乾重有
斯難而尚以諸生送吾父也吾母故以靜恭事吾父至病牀十餘
年間尤極婉轉扶侍湯藥膳羹非手調則不進故吾父得安心瞑
目而無躁容迨吾母沒而起居多失調者去歲中秋之夕前證忽
劇延至今春竟不起吾父泣不孝輩素嚴疾革之際猶正色危聲
不作一悲戀語不孝泣請遺言曰身家事在天身名事在汝吾何
屬强爲善而已矣孺子嗚呼痛哉吾父生有至性大父母性亢嚴
嘔嘔難事而百方志養終身孺慕如一日前後居喪哀毀幾不
欲生與澄濬伯同更思難友愛尤篤與靜思伯暮年貧病未嘗不
形影相弔也每相見必相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今我從兄
弟輩與不孝落然一堂矣初寄育於李家姑受襁褓恩後李敗姑

大父多施予而吾父善自節縮大父寬然汎愛而吾父顧矜慎少
與以是無一時豪爽名而要其引義裁中不辭刻於大體與二三
心知交垂老而愈覺有味大抵吾父渾質有餘而藻飾不足故附
於物情者少而依於眞性者多媚於世法者少而篤於內行者多
蓋平居之語不孝曰吾才力度量不當爾祖什一故好事好客卻
輸爾祖什九第爲拙訥不能爲巧爲利爲憸爲遲不能爲與爲
捷爲拘攣爲木强爲吝嗇不能爲恣肆爲滑賊爲翕爲張取予惡衣
麤食據偏守獨以安吾之癖而無求於世斯吾之不自知其不可
而亦欲稍貽孺子以樸不願其雕之者也此吾父之自序云爾而
父執之深知者亦曰尊府君德不純師行不表世而惟於偏處完
眞癖處養素獨往獨來不要譽於鄉黨朋友殆幾於三代之民歟
噫斯言足狀吾父矣惜也一生韋布半世菌褥闇闇於人耳目之
間而不孝身名未成又無以顯揚而光大之卽一二家庭之行里
巷之節幽潛微渺若有若無後世子孫孰從而考焉孤爲此懼乃

老無嗣吾父迎而養之與吾母推燥分甘痒癢必視沒則厚爲營
殯春秋奉祀不衰人皆以吾父之篤報也生平惡麵蘗眼不識杯
鐺尤絕閨房窈冶之好客有談他人污媟事者面熱發赤羞汗浹
背與吾母白首相莊卽閾門耦坐中相視必以貌方之古人如龔
缺梁鴻夫婦眞不愧矣天性峭直不以辭色假人常刺刺而詆人
過無所諱至使人不能忍拂衣去而退則陰爲覆護曰吾愛之故
諍之而忍彰之乎故終其身無背憎人鮮怨者最恥干求人與攀
附人見有傾身媚寵者輒捻口笑之曰奉法循理及時供賦吾小
人職耳奈何與輦上君子作緣且其人賢不受媚其人不賢不受
虛嫵媚何爲者以故終其身無非分之交至遇故舊親朋以貧窶
來者無不溫然賷好晚既篤疾尤强起敘契闊致寒暄或在數十
里外題封問訊不絕自少沈默仡仡然如不出口而時發一語輒
破的其論事擬人多引上世難行與性情之所不近者始見以爲
左時遠實而遲之數年之後是非成敗參驗若符人卒服其內鑒

敢忍死扶服泣請於當世作者之門徵惠片言以信幽琛而光家乘將歿者存者俱不朽矣吾父生於嘉靖丁酉十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丁酉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吾母習禮夏氏貢士懷菴公女實有婦範庶幾於范陽盧氏所稱九族宗師者語具海虞趙定宇先生志中子男二長卽不孝昌期娶赤岸李氏復菴公女太學戒菴公孫女次昌胄娶王氏奉川公女女一適縣諸生徐起鳳昌胄側室施氏出也不孝卜以今年丁酉十二月初五日辛酉合葬於赤岸里任家橋之新阡而先期勒狀如右

先母夏孺人行狀

嗚呼人孰不有死而獨吾母以憂瘁殞年人亦孰不有大故而獨不孝之於吾母虧牛胾之餘嶽孤辛累年而溘焉長逝幽恨無窮不孝身負大逆故彌留之際幾不欲生小祥以來僅存殘息每欲强起捉筆銓次其遺事以干作者輒自揣身名未成母以子賤焉用文之恧不敢舉者數四矣轉念吾母一生言爲筭訓行爲閫則

令淑之稱在宗族姻黨間者四十年無間卽不能以不孝故有聞也奈何以不孝故終泯之是用血淚書狀上有道君子采焉吾母夏氏外祖貢士懷菴公之季女吾祖東渠府君之季婦而吾父之元配也夏於江南爲望族南宋以來代有衣冠人行仁義里人因名其村曰習禮入我明而著者爲承事郎約軒公榮四傳而生貢士懷菴公兼有文章行術卓然名士娶無錫華而生吾母屬最少生而慧婉端凝不妄笑語懷菴公絕憐愛之爲愼擇其耦時吾祖與懷菴公並以文藝游邑校中相得驩甚乃以問請於公曰吾有季男君有季女兩家男女不當伉儷乎公喜諾遂字焉年十六歸吾父當是時夏氏之業已中微而懷菴公自以諸生硯食不能辦裝故吾母之來衿裯不具而祖母桑孺人性嚴稍卞遇子婦雖得當不廢譙呵聲慮吾母名家女多矜飭故爲非分督過以習吾母吾母愈益恭而加以婉色久乃頗得安居二年祖母卒哭之如禮明年吾祖三析其箸以授世父及吾父炊則吾父最稚弱不堪門戶寄吾母乃椎布操作務以繼勤佐吾父踰年家用小饒壬戌舉不孝又五年舉一妹其先後不孝而舉者有兩兄一弟皆以痘殤故視不孝呿呿懷腕間俛得俛失一飯三哺一夕十起每遇寒暑疾厄則呼天而泣且祝且禱不遺餘力比不孝長就外傅吾父見稍慧始發憤督課必欲速致於經術頗招延邑中名師詢之而力詘不能厚脤脩吾母懼師爲有力者所奪實脫簪珥以佐其餽終不令吾父知也吾祖念不孝厄瘡甚時摩其頂而謂吾父曰此孺子者孱然耳且人生何可寄緒於一綫不爲旁樹孽乎吾母聞而心然之遂以侍者進使得比於偏貳丙子庶弟生吾母朝夕覆視照照然如自己出其年吾祖卒吾母哭之一如喪桑孺人明年舉

十指自畫以資吾父橐饘者艱辛萬狀所不忍言會是時不孝以童子應里選連得首列吾母稍破涕爲歡曰門戶庶有寄矣而郡邑大夫先已廉得吾父冤狀至是力爲湔洗然矣吾父日鬱鬱不懌得完其布衣歸然視東渠府君遺業竟洗故事端盡嚼而吾父以是損心脾腸血下注中虛而外削牀臥者十五年未有起色吾母百方療治篋儘盡傾中間尤爲不孝畢婚爲吾妹畢嫁捃拾拮据勉强成禮於吾父一無所關聞凡十餘年間吾父得安心筦篋而無外顧憂者吾母力也吾家世業原不及中人自被難以來膏腴既廢斥鹵僅存而吾父沈疴繼之不孝復迂腐不能問生產產日益挫逋日益起而家人食指猶如故歲時百畝之入十七醫藥十三衣食卽郡邑大夫直指督學使者所資不孝筆札膏火及所授弟子束脩不足以支門戶費凡世間所謂脩旨輕溫之奉一無所致於吾母吾母以衰至之年啖糲衣粗備所不堪絕無難色亦無諉辭屬已庚之際歲時薦禋家累數十口仰給不贍吾母猶手

調肉汁進吾父其自供則一日三糜雜菜莧蔘佐嚼之取充虛而已不孝每見必泣吾母撫之曰孺子何泣吾貧食貧恆耳且吾故食孺子貧孺子未嘗竊自飽也何泣但願孺子績學攻文慰我上老人望卽鼎食不啻矣不孝聞之益酸鼻自恨不能容先是不孝應蹶場屋吾母意不能無望而猶從容爲慰藉語至辛卯報罷則容色慘淡汍瀾者久之曰吾兩人瞪目以待汝舉久矣而及今不舉卽汝有待我無待也汝第見汝父沈痼久恐爲旦暮之人而不知吾精神已實喪矣一時聞者莫弗泣下吾母念三十年幽憂之思旣不能發之於不孝而吾父日藥裹一牀用度不時弟長大藥學又未有授室意忽忽不知所任計欲先其力指以爲食指供則身任機杼與婦子雜作佐佐丙夜不輟不孝跪請倦休則漫應之曰吾直假此以送汝日未爲疲也然而勞苦倦極形神兩憊故外氣雖爽而眞氣潛奪已不可復支壬辰秋有毒發於背癸巳夏發於肱皆腫作楚投之藥輒愈診者曰其病主在肝脾之間卽治

當有後慮不孝已心憂之至八月而病大作其始煩懣穀食少周身流痛醫診之出曰此噎徵也不治將深不孝驚甚泣以告曰吾自病血耗耳度不至是然猶手操藏器鎗衡量米鹽出入調膳進吾父至十月小間十二月而忽劇亦未嘗竟日貼臥甲午元日猶力疾早起將而端坐受家人朔賀如也是歲大比郡邑當錄士上督學不孝見醫言稍驗意不欲就縣試吾母顧促之行曰吾聞病噎者不受食今受食非噎也汝不試子滋懲不孝重違母心強就試比試歸而吾母已晝寢飲食不盡受操藥進之亦輒逆此正月十二日也不孝與吾妹若婦日抱首而泣吾母比之曰命也自吾十六爲汝家婦送二老人哭三殤庀一婚一嫁兩年遇患難十五年事病夫未嘗一日享閒眉飯而非時憂慮外家哭泣不在其中生非金石安得不死死等耳欲緩須臾以諗汝秋試而竟不可待然固命也但念汝父未起汝子姓漸餘以爲汝俯仰累耳孺子勉之失時無喪業得時無喪心卽吾在溝壑之中有餘享矣又嚮吾

必付浣濯不至再不休其所食雖至粗糲度非潔清亦不肯下一匕箸生平最愼履綦終歲不聞閫外其接見婦娌姊姪惜雍雍詳矩而花故見者率遙望而祫爲整卽長年均行不敢以褻見其治心氣盡而不欲復返者也吾母有令儀好簡潔雖終其身不識有家尤精醫善肅括家人大小廩廩不敢以欺惰進然必伺吾父之嚮而劑其偏父意所急故縱之父意所緩故操之要以相御而行輔所不足故卒亦未嘗有內拮名至於逼大義引大節煨煨懿美有可傳者吾父自少育於李氏姑受襁褓恩後李敗姑老而吾父迎養於家吾母推燥分甘病癢必視沒則營窀穸范寥奉春秋里人多難之吾祖所遺澶非一而有屬養於仲氏者吾母兼任養之尤加禮曰昔以巾櫛事先舅敢暴使乎懷菴公之下世也吾舅氏仁而弱晚棄其諸生而家益窶吾母已身在窶中而猶力爲周贍歲時遺問不絕比疾革之時猶呼不孝割產相遺曰以志別也舅氏臨其喪絕痛後五月竟歿其撫不孝輩雖慈必教以義方一言之誤一趾之錯卽斷斷督數使之毛立汗下乃已晚年雖急不孝成名

而其居恆誨勅必先禮義而後富貴不孝每從外來稱說當世通人高士某某母欣然聽之無倦曰兒異日者庶幾是乎今得爲之執鞭否至語世俗榮華高車大馬鮮衣腴食揚揚得意狀搖手勿道也嗚呼此亦足以觀吾母矣吾父諱灶字明思吾母白首莊事卽閤門耦坐中相視必以貌識者至方之古人如冀缺梁鴻夫婦云不孝昌期將謀葬於亦岸里任家橋之新阡而卜日未吉復恐暴露滋戾乃以今年乙未十二月初四日忍死扶柩權厝其旁奉父命也不孝因憶往事之酸辛展遺言之慘怛循題想象則風軌凜然扣几尋聲而提撕若朗竟不知不孝所以報先德而酬冥志者當何日也嗚呼名非文不傳文非人曷重不孝卽自劣劣無聞亦何忍鹵莽湮滅使吾母閨弗耀於泉壤乃敢略記所知粗陳梗概弗藻弗飾以仰請於達孝仁人大弘錫類溥采幽潛志其什一而銘之則吾母死不朽不孝亦不朽不勝哀懇迫切之至

右兩狀係先嚴守諸生時筆也當先大父母入土會請趙文毅公及王澹生先生志矣後通朝籍復以合志請於福清葉少師少師諾而未成文也逆璫煽禍追奪之自肆出先大父母二贈俱不免故先嚴之自序有曰二志俱未勒石冀他日賜典稍進得聞我二人之幽不謂蓬天之譴并奪二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既入櫬車又與執友書云弟父母二志尚未入土諸生時草狀亦多可商者異日暇時令小兒以二志懇求一表又同胞一妹極孝於親可帶一筆於後地下之感也書訖付虛白于涕淚俱下聖明御極優恤慘死追及二世先大父得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先大母得贈淑人兩狀仍存舊稿傳示子孫使先世梗概得有所考云男虛白百拜謹識

徐節婦王孺人行狀

節婦王孺人十七歲而孀五十歲而完節著幾六十歲而聞於天子詔旌其廬爲故民徐大昌妻王氏貞節之門於是邑人稱徐節婦云節婦歿之又明年而其嗣鑑將謀所以襄大事者先期過不佞屬序狀問誰銘曰孤不肖賤且貧將以吾母累他顯人則不任抑以他顯人累吾母則不敢庶幾得天下之賢有節者一言文其骨乎雖然非子狀莫能導也敢請乃狀之孺人姓王氏居東常里爲江陰名族父曰希祖翁娶習禮夏而生孺人孺人生而婉嫕端凝不妄言笑授以孝經列女傳諸書輒心解十六歲歸徐季子大昌則能莊事其夫不爲貌黽近間翁姑錢孺人並賢而禮之居一歲而季子有篤疾則日夜籲天請代竟不起時孺人已娠數月矣伏屍哭極哀曰天乎未亡人所不卽從夫君地下者唯是茫茫一綫之緒而庸可幾乎益頻絕復蘇者久之乃自翦爪髮納諸棺中曰以志殉也已而免身竟得女孺人痛楚益甚曰吾不死豈爲他家抱媳婦耶意忽忽不欲生姑錢覺而伺其閒夜則篝燈相守達曙不滅且所爲婉譬百方曰而不幸不生男此孩抱間物亦而夫遺也孺人稍稍定强起爲季子營葬事一一身自經紀且穿雙穴以待其矢志如此亡何而姑錢歿孺人哀毀不勝已復自念孱孱一嫠姑死曠與共朝夕者而坐令四而圍而薄我義不可留遂決策就叟常毋氏棲焉亡何而腹遺一女亦竟以痘殤矣當是時孺人春秋僅二十九耳或謂孺人之始念無他以有愛女在女死而孺人之望絕不能無生得失而孺人意益堅輒請於伯氏江泝立其仲子爲嗣卽所謂鑑者也先是季子早世近間翁已析箸夷於伯仲二子而僅以什一授孺人供孺人意恬如也至是而爲鑑致塾師締姻氏所貲頗不貲皆自孺人躬羸糲勤紝組以出之一不以問於伯氏曰但得此子成立使春秋無廢祀死者有憑依吾卽死不恨矣鑑既長成婚志意猶若未立顛從俠邪閒游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泣而數之曰未亡人三十年來早夜拮据者爲誰乎而若此吾不如早辭人間與而翁合於地下鑑大感悟始東身就簡押孺人不勝喜乃出其力指所贏佐以替玥稍爲鑑拓本業遂有宅一區田百畝曰吾事畢矣悉推其家事授子婦而閉坐一室懸夫像於壁晨夕瞻禮時嗚嗚泣數行下其憂思慘怛猶不減喪季

子初年於是孺人年五十矣邑諸生父老先後列徐節婦狀上邑父母麻城劉公詔安胡公尤好風勵則手削公移數千言上部使者使者覽之色動立下檄奬之復遣邑吏具粟帛往致其家自是使者行部至邑輒修故事褒禮孺人有加萬曆十四年御史南城鄧公煉以孺人名列疏上請得報可勑下有司就其家樹建牌坊以示永永恭異數也而孺人年已五十六矣中外宗黨羣趨賀之顧孺人色黽然不自得也曰吾一里巷婦得以區區之守上徹于九閽而費縣官金錢爲楣榜豈不踰分過當哉且吾以嫠見節以節得名惴惴焉無以見夫君於地下而何敢聞賀識者聞而韙之然嗣是守令監司使者聞孺人名益加禮歲時存問不絕塁中農夫饁婦莫不慕說徐節婦矣蓋孺人受旌之九年而以疾卒享年六十五遡其嫠時則已四十八年而遙如一日也可不謂眞完節哉國家以禮義風天下歲遣直指周行民間各廉其所部有忠孝節義名實副者以聞至大典也道衰俗薄勢利爲梗旌者不

必節而節者不必旌其甚也至以幽閨白髮茹荼含苦之危節而反資淫門妖冶蓋醜匿汙之僞號亦冤矣夫以徐節婦之力無纖毫可自致于時者幸所遇一時良有司名執法搜幽剔遐使不汶汶於當年天之所以報孺人可知矣孺人之母夏孺人吾先母姑也於中表姊妹中雅與吾母契善而吾母生平對子婦每好引古今節孝之事以相戒勉故予所聞孺人之行爲獨詳吾母嘗言孺人居恆衣不釋縞食不重葷足不履閫外其刻意如此又言孺人之始嫠也或撼之或咻之或搏之忌美樂垢實煩有徒欲自引決者數矣比其退棲東堂而會其母家方饒盛又其兄遜休君輩皆勤修好善每事曲成其指故孺人卒能撫有其嗣以致成立繇此觀之節婦之難蓋十倍男子矣使孺人不遇難節亦不顯然以求之王氏抑何多賢也吾母少孺人可十歲雖終其身幸無人倫之難而一生艱辛刓刻自見殊不減於孺人記吾母病且革猶呼不孝問王氏嫉無恙迫吾母見背三月而孺人亦報逝矣嗟乎此昌

期之所以執筆論次轉念吾母而咽喉無文者也墓在白滑港石橋之祖塋與季子合焉禮也嗣子鑑娶吾舅邑諸生夏安吾公女吾外祖貢士懷巷公孫女有孝行以哭孺人傷毀踰一年亦卒子小子憶先慈之遺論欽徽範之可傳爰受其嗣世系生卒子姓具狀如右竣有道君子采焉

祭文

祭外舅李復菴公文

外舅赤岸李翁以疾終於正寢子壻昌期方有事郡城聞訃之夕飛棹還奔滯暑見迫含殮弗待凭棺一慟肝腸欲碎越日癸亥七七方始乃具時羞之奠率婦卒子酹酒於翁靈而告之曰嗚呼閔予小子遭家弗幸甫麗青衿父寢牀簷門戶凋遷再絀藝戰里兒魚然侮予單露僕行泥首薄言往愬特有翁在以爲外護甲午喪母丁酉喪父兩殯梁梁拮据穿墓恃有翁在以爲外府期婦多育哺乳爲艱翁抱季女含飴膝前一日出外必袖珍還女病而嘅翁

亦淚潸婦曰女歸無累老人翁曰我在有含欲申昔汝子歸衿裾不紉用祖代父於我乎嬪世眼炙炙笑我嶽嶽妄意高飛候馬生角翁曰快壻定其騰踔庚秋小獲翁眼一瀉如何不才乍鳴閱噤昨冬偕計翁病侵尋送之毘陵有涕沾襟忍死一捷寂無好音狺狺歸來握手勞苦曰子有待我將就土其語喃喃若寒蛩吐其行圍圍戢戢或仆曾不三月而翁去我我負我翁負翁望我嗚呼哀哉人之愛壻自其恆情翁情獨鍾比於所生視諸外孫亦復非外纖奇必獎小過是忘虛純二子章縫並列翁喜而狂逢人便說嗚呼翁望期父子而豈其止此期所以矢報翁者卻皆寬賒翁不可起我眞負翁翁目猶視嗚呼哀哉惟翁又非青紫來日吻撥皮皆眞衝口無隱瀝落乾淨其神也全有如佛說此往生天況也爲德不可殫傳文子而賢食報已先孫枝方茂後祿必駢翁目可瞑我自悲縱嗚呼哀哉尚饗

祭蔣母薛孺人文

蔣母薛孺人以疾終於寢宗黨出涕老幼悲纏耋孺人之盛德感之也其姻生繆某自燕山下第初歸倉皇走奠不及侑以一辭至今年之十二月靈輀將發乃以先期十八日戊午再修薄祭而爲文以告之曰吾聞文繇情生情繇哀述若乃婚姻兩家母夫人之戚堂幃素隔內外迥邈哀既無從情何緣起然則世俗悲誄輓之文雖賦辭酸楚申義悽惻要皆浮綴附麗取慰生顏爾不佞獨於孺人有眞哀焉蓋哀乎孺人代吾女哀也惟不佞與孺人之夫君敏吾丈初以文字相慕嚮遂以婚姻相盟約不腆弱息出奉箕箒屑然清羸不任井臼城鄉相去百里而遙自女入門而孺人推燥分甘用姑代母使內子忘西顧之憂弱息無肥泉之歎其誰恃耶癸卯之冬不佞與敏吾丈將戒裝北上女以產厄幾殆孺人百方療治靡神不禱靡醫不致不佞與女割別見女氣息啜然呼吸之際一綫而已醫者謂我第往無虞然決能舍然而就道者其誰恃耶比不佞與敏吾丈共守公車心忽忽靡寧惟恐吾女之有不測也後家訊南來女幸無恙故下第之晨雨人沽酒燕市一賀再得新婦一賀再得女郎破涕爲歡聊以相解鳴呼孰謂病者得蘇而護病者反不起耶女爲吾言病危之際婆合掌跪於榻前曰天寵吾婦吾請身代嗚呼豈爾年蔣氏闔中宜有咎不中於婦卒中於姑耶抑孺人鍾情之極精意通天請代得代耶不然以孺人之一敬不遑四德咸備宜享而何不盡享也以孺人之拮据勖夙夜興寐是尚未一享而何竟不享也不佞謂吾女汝姑代汝死汝不得獨生卽不生重傷汝姑心以報爲孝竭力婦事而已謂吾壻汝母代汝妻死汝不獨得生卽不生重傷汝母心以報爲孝竭力男事而已敏吾丈以詩禮勞儉刑家者也渠自能教子若婦不佞所以提攜女若壻者以此要以荅孺人之志云爾雖然以孺人之聖善不享於生前必大享於身後夫婦從夫爵敏吾丈已饒爲孺人辦之母以子貴則吾壻勉乎哉不佞於孺人不勝兒女休戚之關與生死存亡之感故弗倫弗韻之辭不覺纚纚吐於筆端儻休明之不昧其聽然而肯余言嗚呼尚饗

祭顧朗仲年兄文

萬曆丁未十月廿一日朗仲顧年兄以疾卒於家友弟某適以問病至兄棺哭之遑家忽忽多病至戊申正月九日乃獲操斐雖十洞泣於靈前而告曰嗚呼朗仲一往長已曾幾何時歲已更始虞山斂器尚湖湯水雨雪霧霧雪巷誰倚吾哭吾私失吾知己淚眼欲枯泚筆告子自子年少人號清狂余亦癡絕跌宕詞場百里心期若得一當丙申之歲乍會吳閶子讀余文喜而若屬比及於庚同齒於鄉頡頏公車周旋藝戰相予之質精金百鍊相子之質有徵瑕爲神寒冰一片余既鄉遲子亦絕戀從容申款肝腸洞見白水肯松永矢勿變子言投我睨睨好音我言投子如蘭斯馨子爲文奧義兩兩我披襟我有隱懸待子規箴藤溪對榻梅溪連衾疑文沈吟惟子讀書鉤深九淵余不盡解子謂忘筌惟子得意忘言投子如蘭斯馨子有徵瑕爲穿子聊涉筆子謂便娟惟子操行玉潔珠圓子小出入子謂無愆

嗚呼自有宇宙自有朋友管鮑在前范張在後及吾兩人如左右手非以狎暱黽勉不朽進或讙穀退或嚴藪出處語默同心白首子未白首藏於區區吾齒又先可問前途豈無儕偶嚆嚆鼓嘻將豈無少慙衰鳳怯雛悠悠世情誰與爲徒追記賞心載號載呼子有微言世道交喪俗人勿問雅人安訪笑彼妾婦馮人俯仰吾用吾法不依榜樣持世出世證於太上聞者大驚我知非誑子視世爵蝸角飛塵誦詩讀書意海青旻所以僕僕詎甘勞薪鸞翮時鑠龍性難馴腹笥經濟未洽隱淪杞憂羣憊無路披陳頃歲南還修髯半雪顧我諄諄精華銷竭女堪一往吾殆決絕渡江勞歌楚聲慘咽何地可灑一腔熱血不謂斯語將成永訣嗚呼爾其流連酒德宛轉琴緒仲毫理詠翻墨染楮擊險搜奇窮日繼炬人之見之風流豪舉別有苦心孰可告語所可告語二三好侶蓋棺既定物譽騰喧諸子述德謀上輶軒制府嗟悼遣賻到門書生好事莫不來奔其骨雖朽其名已尊老母寡妻上有金昆嗚呼何人不死子死

亦得知己之痛易其有極于之幼子吾許弱息大者龍種未就銜勒輔之翼之後死之責言不盡此悲纏意裔嗚呼哀哉

紀略

夏門雙節婦夏侯氏王氏紀略

夏門雙節婦夏侯氏王氏紀略

夏子時亨余辛酉楚闈所舉士也其爲人清挺穎秀知非凡士壬戌連第去時同榜旅謁者人人無不意自得獨時亨若有慽然之色余私問故生俛而不能答一日請衣冠再拜與之坐泣而言曰時亨少遭閔凶伶仃孤苦祖父俱早喪微祖母無以有吾父微祖母撫以有時亨夏氏一綫實兩婦毋延之以至今也祖母夏侯氏孝感縣人適余祖年二十七祖棄世哭而嘔血以頭觸棺日夜抱吾父而哭曰天乎吾乃娶旦夕命哉恐孺子之顛躓無以報地下耳移棺寢室忍死靡他日夜督吾父俾有成立吾父得補諸生娶嫡母母前卒繼母王氏居無何吾父又卒母雉經者數四祖母扶抱叫呼乃蘇於是仰天嗟歎泣曰吾有姑在我死姑何依復顧時亨曰爾非吾出也然吾夫子即吾子也我死子何恃於是侍祖母益恭謹甘苦必共相倚爲命而課時亨誦讀益勤看火之費皆以十指佐之茹荼集蓼備所不堪絕無難色或勸之改操母不應斷髮破面堅拒之且撫且諭時亨如一日視姑猶母而子猶子也祖母夏侯氏疾革母哭之慟病骨立亦遂亡夏氏兩世孀母一五十年一十五年寄一綫於時亨日夜竢其有建立而皆不逮時亨之有今日也可不痛哉言訖時亨聲淚迸下復跽而請曰願邀夫子片言以彰不朽則時亨死不恨矣余既欽兩母之節行重傷孝子之志也許爲立傳卒卒未果遷延時日忽逢瑞禍勒罷還里罪將不測終恐負諾聊述時亨之言紀其事以待他日嗟乎婦道也臣道也女子之夫君也今之女子二心於夫者多矣豈復知有婦道耶兩母一行以事其夫時亨貞心以事其主以愧骫骳鮮恥之習是編彤管而標青史者萃於一門也當兩母孀孑依冰操潔然盧能必其子有今日然卒以此揚名於後固在立志哉乙丑冬日書於松窗

尺牘

與歐陽公祖論本邑先賢祀書

恭承老公祖創建龍城總祠所以表章往哲風勵後學者德意甚盛及諭所貽小峰趙先生書意欲博采芻蕘如不肖其人者諮謀甚周爾時趙先生奉尊指枉顧敝寓問吾邑本朝人物灼然耳目間者何如人不肖不謀而應之曰以不肖所知爭大獄發大奸蒙讒濱死百折不迴家國無嘗議首尾不渝節者大中丞湯公沐杜史貢公安甫而已趙先生首肯曰然次問某公何如曰名理哲以辨矣幽閒之際吾未知也又問某公何如曰文章典以裁矣朝著之表吾未覩也然則吾邑之先賢竟寥寥乎則何以復郡大夫曰有祀典在可昉也吾邑正嘉間人號敦古家持清議以故先賢之祀汰而又汰精之愈精自春秋至正嘉間合祀二十四人而本朝止得四人並無子孫有氣力者得攙附其間至於今而無有溢其額也故他邑之祀典難決吾邑之祀典易決也何也原祀有失出無失入故也嗣後而議者欲愛惜此名則嚴持之毋使續貂欲光大其舉則間益之不至濫觴可也曰然則何攷據乎曰有邑乘在可攷也黃志偏於搜奇其失也雜糅趙志主於持平其失也趙先生唯唯不肖退而簡所藏新舊二志送先生采擇將謂先生再有商搉也近日接先生來書知以先後七人上議輒訝然歎曰上下數千載而得七人何少也七人之中而本朝居其四何多也以吳季子之例例及於吳季子宜多者何太少也者何太多也以吳季子之例例及於顏蔣二氏宜少也隨以此語轉扣趙先生業已呈覽駟不及追不肖於是徘徊沮抑中夜不能以自寧曰豈可以歐陽明府之盛舉啓後日之菘端乃敢裁書而畢其說夫勝國以前經累朝之淘汰罕後嗣之營求竊謂議已定矣無容置喙矣今議自吳季子而下止存邱忠定趙祕書二人與季子鼎立而三非也其在本朝自湯貢兩公而外已經下者而何以待之且夫論先賢者亦論其大節而已矣大抵今之長者多好言居鄉之雅度與居官之惠政而似者始得有以入之夫是二者非不美節也然但可取人於辨官揄才之日未可定人以易世俎豆之典所以萬石遂巡不領賢豪之惠桐鄉尸祝未兼廡社之譽豈非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耶然則今日欲增祀諸賢必核其生平出處大節如所謂爭大獄發大奸蒙讒濱死百折不回兼清風勁致嶽然物外可廉頑立懦者乎以特典一邑如此推之五邑可也此不肖公平之見將以救趙先生之所不及而上佐老公祖之末議者如此

與高景逸

不肖叨游涇里蒙涇陽先生國士之知書生仕斐輒有所進光祿不以為非也久困公車頻年獨立無所附麗見世之浮囂涇上者不能無魚龍混雜之疑所願一二領袖人豪密密嚴嚴毋寬密隘毋濫者也迺錯以來率其直口快腸而疑不肖者過哉往往見左悅頑

果之僧存畏猛犬之迎吠此一腔熱血不知灑於何地也茲且碌碌館下束縛不懼韓退之□□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翁丈何以注梁我乎

與毛禹門 武林司李

同年胡休復廿載名家一朝萎謝幸遺腹有子稍延如綫亮年丈之所聞而悲悲而繼之以喜者胡年伯布衣篤行不入公門今年已七十矣看子而北抱孫而歸此亦人事之一奇也幸年丈於格外過之男孝廉卓去病聞于將沈無回吳伯霖諸生鄭元仁俱祈盼睞內無回尚未識面然聞其文字陡絕復矜然諸故并及之死生氣類之託萬祈照茹

復臺翁葉老師

捧讀老師京日書知途次安穩幸甚方謂抵里門而白翳黃閣榮綬斑衣一堂歡娛爲千古盛事乃東山之屐未著而西河之目已枯初聞亦不忍信非獨門生不忍信郎長安市上兒童走卒亦戚

是懼才短志紓望老師有以鞭其忘也久不奉起居於心闕然茲因楊館兒之便勒上一緘附申寸縷玄黃之享不修駢儷之詞幷略非敢草草政謂一切世法非所以事老師也極目南斗引領北轅不勝瞻依盼望之至

答何武我

國本三疏照耀古今主上遠其身而用其言不可謂不知臣也老丈遇主哉至於聲上之論同者翕然以爲不可不行異者亦不得顯然以爲不可有老丈此舉日月也浮雲自蔽日月自鮮政不必侯定於異日矣

復羅杜翁老師

老師清標兒節允爲世儀乃以留臺紀綱之司兼江門鈇鑰之寄中外欣欣想望風采不獨門生以桃李私人借寵光而邀芳蔭也憶門生自丁未公車謁老師於國門外老師賜以館課一帙意念良深睽跧歲時而始得濫竽館下適逢老師在粵兩施門榜光飾

蓬廬公私之感匪可言喻伏守寒窗不能專駟尺一奏問起居獨此心耿耿時在左右春中聞以推蘭之憾稍損七舊爲之焦然旋喜勿藥則又爲之暢然也方今時難孔棘國是靡定碩果不食僅一老師幸尚不爲時情所忌冀得入掌銓衡而秉樞軸以靜一流競頗愜頃嚮凡門生所憂喜政大耳亦非沾沾於門牆私昵也面睨遠頒益以師而問其弟子以公祖而禮於賤士幷嘉之頁孤用悚然

與蕭如城 潭州司李

仁兄行第幷拜以英南先師之後人請蒙仁兄以弟故使其家得有恙宇雖殘破之餘尚津津垂虎豹之涎而徐燼猶存弱息苟活皆仁兄之賜也又舊學使柯立齋先師弟曾蒙首錄有特達之知今秋三子入北闈無一得雋者知其家事零落不能羊曇之慟亦望仁兄推愛一照拂之晤周景文鄭匪石二兄幸致相念二兄世道有心人也請識之

答沈君聚

弟前以山水文字之勝獨歸佳徒勞人耳若夫繡衣持斧之使襜幃所指風稜橫薄遂使朋雲走而野鳥愁幽花羞而弱柳怯故不如關門令尹管山管澤便管漁樵握牙握籌亦握不律廚傳可以供賓客艘船可以蕩中流又年丈所居呼吸嘯雨正在瀟湘衡嶽間也麗藻相宜風流自賞其此地此時乎年丈又何讓焉

寄麟翁錢老師

自老師逢天之感兢兢在疚週年逾矣而一介生芻數行問唁至今缺然緣存初聞老太師非常之耗約同門近畿旬者二三生同遣一介不謂彼此參差往復商略遂成虛語欲獨遣苦僮僕無人欲附致又便郵難託逡巡久之復爲洪使所先門生死罪展讀老師手札痛縗衣之暫侍悲鼎食之徒陳字字酸辛蓼莪之篇弟子從茲廢誦矣敬因令親張葆生之便勒上素緘以當仰慰不腆代

帛薦諸几筵

答周季侯 武康令

武康好石好水好竹又得好大令大令有好文章好政事眞所謂新婦配參軍矣訟庭稀簡囹圄空虛散衙之暇栽花飼鶴攤書理詠不知潘安仁當日有此快活否每想仁兄樂境令人飛颺適沙縣兄入都津津沙縣之好其衙齋背面皆山山上皆竹竹下皆泉幽茵藉於階前丹荔槎於簷際更可喜者週年案牘止得四十餘事事無越訴訴無匿情歲課幾三萬咄呼便了無纖毫挂欠主人以一時坐堂三時臥閣而上官以爲天下精勤吏也由此言之武陵桃源處處不乏仙都去人非遠香案即在琴堂世固有兩武康哉

答李孝廉廣霞

仁兄以三十年詞場尊宿下交於弟弟何人當斯遇也長安舍中僅一再奉清揚屬有所嫌不敢數請而仁兄之遠神卓識竊心識之還山以來杜門戢影交游中不敢通一字而獨於仁兄知已之感不能去心停雲落月寄之夢寐而已仁兄乃不遠數百里使使問之豈以其人尚有可教者乎不肖支離省池才之散木焉莊生所謂種種壽道無不備之獨不幸而逢國王之大獵網矣並發狗馬齊奮而此散木者蒙茸臃腫而去之是故不免於斧斤夫獵者期於得獸而竟以災木豈獵者之意乎則散木之爲散木自如耳若門下更以其有用也而文之以青黃是又益其災也仁兄玉瓚黃流自是國寶而漫被青黃於不祥之木亦不願仁兄有此跡矣

與史玉池

翁丈今年政六十耶無論耳順小年修齡方啓而舊松翠柏之姿尚留掩映於青山未敢爲明堂賀也唯是提唱日新紹誦不徹於以砥柱頹瀾梯航後進則隱顯爲一途古今爲旦暮不肖所以祝先生壽者此矣

與陳中湛 江西按院

翁丈巡方風采震耀廬嶽乃軺車所至以問民疾苦爲先遂使吏畏民懷春雨澍而秋霜溫則異日鎮撫規模已在人耳目間矣比者屬口悖逆東鄙騷動而我尚無一矢相加遺此主憂臣辱之時也門下必有長算紆籌入對天子繫口酋之頸而致之闕下豈多讓哉內侄李仲達幸以末吏備臺屬教誨提攜恩同父母幸始終玉成之

與吳安節

不肖窮閭之君子翁臺先進之型範薄俗之砭鍼願奉教之日久矣日者親屈玉趾來臨江上而不肖伏匿里中簪不及擁轡不及投及操觚艋逆之河干則仙鷁已西邁矣仰愧先施俯慚後至且奈何世局飛翻吾道白重惟老先生葆精神輔藥物探靜裏之消息看浮雲之變幻亦足以樂而忘老也

答姜養沖

自歸田以來屏居戢影絶不敢形迹累人獨以平日傾心書志於門下唯恐當世失之者而先施未報僶俛蹉跎時不能不耿耿耳比聞道榻杜君山屬有所避復阻趨陪不肖因此獨欵古人之不得志於時者皆有同志之樂絃歌吟誦風雨不撤故其人形枯而神逾全時猶過深時禁過密而吾徒之氣實不足以勝之致此寂寂方以自證自歎而信使儻然信翁丈之大過人也邊事抝擾朝野均憂唯翁丈世篤忠貞心存王室憂方倍耳讀季子廟詩曰當千古容屬和以報

答趙儕鶴

昔時誦先生甲戌牘便欣然欲往弱冠慷慨從通人海度梁溪論天下之人與事而知先生千古也已丑之計與赫赫聖書矣年來玄黃外駭龍血漂野而先生在北鄒南皋先生在南天下議論猶有依歸耳不啻蕪香微願積之四十年偶逅於呂輔季一序竟據人眼橫被惡聲若得傾寫胸懷激昂緒論即立碎於斯人之手豈有悔哉雖然國有興廢物有仇讎非其敵者帝王不治非其耦者賢聖不爭夫斯人者非先生之敵與耦也孟子談笑詆臧倉曰彼焉能直引天公作對頭耳先生名在日月精神在帝座其行其止必非一時趣今且讀書山中觀古今之變究王霸之略冀異日稍有所窺就先生之廬而請焉卒卒報

答丁長孺

台丈自百丹心鬼神可泣此事直問之千古不與一時奴婢小人較量分寸也如不肯垂老一第橫彼網羅既不成其慷慨又不成其委蛇亦足以明其無據矣台臺猶憐其意而收之嗟乎士之所以重知己也今東事亟矣廟謨安定忠略安施肉食者謀之吾儕小人可安枕臥耶

寄何崑翁館師

不肖才劣遇晚偶濫竽館下備老師帷中弟子之末會入館時抱病支離不堪位置幸老師遇之形骸之外寬其約束昂其品題使得追參諸彥終不離於史局老師之賜也館規初解一官將授自謂溷磨朽鈍或可以奉明教於下風而一夫流言飛矢橫集賴老師力持正論保其無他雖被惡聲狼籍猶得裹頭蒙而拜命以行老師之賜也既出國門讒人搆扇遂欲起無官人計之例鋼之於六載黜幽之條當此之時羣輩則天百口難洗非老師深心調護與其無偏無黨之衷嘵然見信於主者誰解之而誰聽之則今日得襲衣冠而見鄉里老師之賜也夫愛才護士惟恐不及自大臣之弘度耳老師何私於不肖但不肖備自循省行能不足以爲損幹文采不足以爲羽儀祇以自首經術三年館規尺尺寸寸不敢妄自嘻壞或老師察其本末覆之悠悠之口殊有不類是故憐而拯之以觀其後也自歸田以來無日不縈心左右正以時議方囂動以推戴傳相點染大懼以不肖之蹤爲門牆之累用是寤寐含

抑茲因友人尹孔昭具書以達國家多事撰地單虛老師雀公血誠沈幾遠略久爲中外所傾嚮天必潛假夢卜開明主之至心變理匡扶之續指日可睹不肖伏在江鄉甘爲太平不遇之人矣

寄葉茗菜老師

老師六十初度海內士大夫近者捧觴遠者走幣皆有頌禱之詞以獻不肖誠彼特達在帷中弟子感知最深其敢自後他人唯是齒牙脣吻終人懼以不肖之迹爲門牆之累遼遼久之與同門生謀藉手一言比於祝嘏文既成然尚有所未盡夫大勢如殷雷方作黑風四起而主人遽於上漏下溼之舟以爲安然也舟中之人欲東者東指欲西者西指長年曰不然始終惟命是聽於是長年起揖辭謝以道及波濤拍天諸人叫呼一無所恃特前日之舵楫帆篙具耳如終不可濟必將問長年所在而強起屬之然則長年之無恙舟中之人所爲酌酒相慶者也而長年者憂方始且舟未及於中流

諸人幾幸一濟尚諱問長年然其爲主人者已脈脈心動矣卽旁觀之人亦以長年無恙而酌酒相慶此爲主人慶非爲長年慶也同門生善於頌者正以時之譖問長年故含辭不盡不肖敢申頌之老師一首肯否寒士囊澀無可用享亮老師所不罪

與朱平涵前輩

自頃玄黃變易風雨淩亂後生弱植無所趨仰不得不以翁臺爲歸以翁臺清眞之氣若砢之節灼然信於天下也不肖自己酉歲游金陵木末亭見翁臺所爲方正學祠記敘容讀之松風謖謖想見乎其人既濫竽館下點清塵之末竊以得事翁臺爲幸不謂謙光俯垂接引夫長先少賢達先卑賤此世俗所未有而不肖橫被之於翁臺此所謂特達之知者必非常之報不肖時過智細非有淩厲之姿而已負綢繆之累恐終已不得報知己矣惟是執鞭一念曰夜耿耿每齋心肅形將迓順風之請而世網密匝偵探布列別有飛文郵傳貢新京洛大懼以不肖之迹

仰辱門下逖巡後時念之慙悚家仲醇來述翁臺道履清勝靜閟之餘將羅網一代允作元龜甚盛甚盛竊惟春秋天子之事以禮樂征伐還之天子也今聖主當陽魁柄在握而宵小朋比簸弄樞機乃有矯功令而無議積賢能而有罰方之二正之季宦豎執國賊臣伺內口江外而尚方之劍久稽鐘鼓之靈不振誰貽祲階可爲流涕翁臺孤忠義憤用先救世宜討二祖之典章申春秋之律令散黨祓私莫急於此固不徒以筆舌爲高勳名山爲不朽矣偶有所窺僭陳一二扇頭小詠情見乎詞

與姜松盤

不肖髮燥侍教於先生四十年於茲矣先生正氣直節淩邁流俗退而立德表俗力以先進風規挽抑流競可謂百夫無枝萬里無曲者矣是宜入踐台衡總持名教而身不庸於時行不諧於里沈鬱頓挫長老山林是誰之責歟先生此段精光無論一時千載終所得幸賜教之

與張誰譽

惟公車奏捷之晨卽庭帷奉諱之日門下惻然心動接浙南旋良孫至性冥通有神先告孝子哉不獨以一第爲報矣不佞與尊公髫年結契白首彌堅睹茲代興悲喜橫集曰者一拜几筵未有片詞勺酒之薦益有待也旣不敢辱白馬重溷青蚨又不敢以殫冠之慶急於執手之私承哀毀小定乃敢以一縷申賀尚容躬叩不

宣

答吳安節

伏讀手教知爲東事撰眉老臣憂國自應爾爾噬平夷禍深於內地迫矣而廷臣之計尚欲借疆事以樹私人釋讎雠而營窟穴是何心哉若我輩旁觀儻有除兇雪恥之人卽當效父兄師保之戴

惟國是恤何嫌何仇

又

承示令曾孫新課輕圖敏快較前更進一籌此必捷之技也天下每事當問老成獨舉業一事須問之年少不肖老矣願令曾孫與少俊商之

與譚凡同 福建督學

憶自庚戌公車奉教於旅邸十稔而有餘矣翁臺徊翔南北聲望鬱然遂秉鐸搴帷爲世大師菁莪育人之化與桃李不言之蹊於翁臺證其合矣不肖冷心冷局橫遭口語顧獨幸爲翁臺所憐旣

信其無他而猶冀其一出此語盡得之龔魏二子云茲有不肖輩齕之知其人氣義風節實在海內不揣欲請翁臺培植其後以勸來者而陰圖國士之報蓋雖私情實公誼也獨計翁臺在事方奉一無私屏蹇徑竇然此心有懷不能已已則日夜徬徨含抑不吐者許時矣乃決而奮曰明公當今之水鏡也惟水鏡無私亦能照人之無私且夫知己實難借知報知非翁臺之望而誰望邪於是焚香削牘南嚮稽首而私遣之實不敢避小嫌而負生死耳款款之託具於別楮

又

故青州守詔安胡葵南公諱士龍起家丁丑簽仕江陰不肖以童子受特達之知在三之節矣之四十年矣師守青州力抗稅璫因被緹譴事具馮北海集中至今山東人猶想其風烈公歿之後長子夭折三孤文弱家計零落可念叔子仲悰已補青衿今仲子季惺季子仲慥方以童生候試於臺下望翁臺於文字本分之外曲賜栽培使不肖得藉手以報先師於地下翁臺之德不朽

寄趙儕鶴

襲從顧梁溪問趙先生何如人曰清眞邁往古之所謂不踐迹者也夫不踐迹者自是狂位人人易以迹科之而今之人非有所科於先生直以其風聲名號有礙於己也而錮之身已錮矣則强錮其名與竄必使先生約結閭閎不得通其懷而後託之嘻俳誄歎或泣或歌或笑或罵上慫皇天下呼朋友吁亦憐甚矣先生尚以古人友誼望之鄉里小兒亦猶何人致意於墟隴谷風迴想於風雨也君子愛人何無已乎今天下夷禍兆於空虛空虛兆於黨禁有數奸人者東挑西激陽施陰設鼓召羣不義之徒以爲之用適遇忠勇男子清德名流應手勦截遂慘然無復息諱相表裏爲權利耳而比其黨魁既敗株累將及則又漸漸抽身急急卸罪以巧縫其闕所以小人時有易置而君子永無牽復始於攪亂乾坤終於織成世界此之爲姦巨古帝有先生深居靜觀必有慨於中矣

因風傾寫以當瘏歎伏承先生精神挺動夙苦盡除松柏之姿經霜彌茂幷以爲祝呂輔季身後何如諸子讀書長進否念之慨然答張符閭

不肖半生鈍置一臥沈冥原無補襏之才不作清華之夢偶因人之誤辱寵光此猶萬壑朝宗而謫乘流於細沫般雷動地而徵助響於微蚊亦已過矣何至煩邦君勤駕使命臨門璀璨芳詞慇懃物色遂使煙馳而霧走且令鶴怨而猿驚斯之光榮實溢常典卽十刖不足多而九鼎不足重也方今朝陽初照梧鳳雛鳴而台臺首以中牟密縣之良行應赤堰丹陛之選不日追鋒自天而下不肖敬執鞭弭奉屬車之後塵矣

與劉是翁相公

恭惟兩朝鼎革化軸更新老先生閣下以海內人宗首參密勿正色沈幾從容鎖定宗社危而獲安人心渙而獲萃言路塞而獲開陽道消而獲長天下欣欣想見太平之治休矣盛矣不肖不敏何

物綢弋餘生度終無所用於世恃閣下之知之也乃敢冒顏一出
僥得趨事左右畢其生平退老邱壑亦無所憾擬獻養之仲束裝
就道而先之以此
寄麟翁錢老師
今沖主臨御聖德方新老師以宿儒正學首正金聲之講席所以
啓沃乃心開陳義理者當不減程說書范侍講之在邇英此千載
一時宜老師之盟心齋祓以進弟子之拭目企躍以觀者也門生
最不肖不敢妄自隳突仰辱門牆無端被盤戢影江鄉者五年於
茲矣乃者西安徐老師過毘陵呼不肖急出且云此非吾一人之
意也實會稽公之同心不啻縣沚非老師則不肖前老公車
今老邱壑誰復有人憐而收之者乎然不肖宣情本淡年事亦遲
何心復作清華之夢惟是聖恩曠蕩草木霑濡欲徼牛通之綸爲
先人地下之寵人子至心或亦見亮於當路茲因同館周玉繩之
便附布起居兼布腹心計閏月之初得侍老師左右指迷救失日

可俟已
答錢梅谷
永嘉佳山水暫假擁旄怡神觀化不用爲用大用不用天之所以
頓置豪傑微可窺也頃見朝議已爲翁臺大張旗幟不日追鋒無
煩贅決然同心相挽同仇相援竊附古人之誼不敢不勉
答陳中湛
承教世路漸已平明然紀綱法度未見盡一本原之地未見肅清
邪慝伺內□□伺外杞人之憂正未有已翁臺亦同此蒿目乎
答陳益吾
中土神明之舉灌注長安僉謂一塵不緇百節俱解年丈何以得
此於邶鄘間哉惟誠與才合耳夫誠與才合則廟廊之器而世道
之所必需也今東事孔棘建議紛如天子宵旰而歎莫適所從有
如年丈一日立於交戟之地發謀決策何憂不戡定哉不肖憂天
有心補日無力鼠思泣血僅餘耿耿適拜芳函託寄良厚不肖於

年丈有知己之分矣
答劉去非
千古心期六年契闊夢想形神時在左右茲聖主當陽羣陽翔起
而天下第一流如明公者尚未還明光之席殊未厭人心夫公論
已明而必欲數階較級以申考功之令豈所謂白日中天者哉近
來人心益復黯動原其感召實由吾黨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
曰侵自諸君子倡義以來鐘鼓之師有幾即計典一案未亦合辭
訟言聲其障天掩日之罪而徒以單詞點掇隨人排插我示人以
微巧彼異日有辭矣今主爵者以常格起明公彼無辭焉明公一
時雖困於格其終有味於格也伏讀來諭憂時皆心籌邊偉略兩
見之矣不獨鉛槧鄙儒識所不到即帷幄諷議諸公見豈及此方
事之急也亦有棄廣寧一說自當事者借西虜以支持旦夕然虜
決非爲我用者也廣寧直孤注耳守廣寧以圖恢復則守廣寧便
徒守廣寧不能越河寸步其終能守乎但凡言棄地者必眞有

收斂井力之精神所謂予之以爲取而後可伸其說今無眞能守
山海之人則亦無眞能棄廣寧之人矣今日之患不獨在□弈聚
擁三十萬之眾蓄窺中國之心而我兵虧弱一卒不練彼直須時
動耳動必以□入□之入也亦必先陰搆於西使我東西奔命內
地騷動而彼以佚收之惜乎諸公籌策未有及此者也不肖才疏
性拙原非當世之器政以天下事何須在我惟明公之道得行則
不肖之忿不孤矣
與高景逸
三月初臨清爲政而吳門兄竭肝膽煩脣舌以相之於是有三十
日之啓事此三十日中一小元祐也翁丈以何日北轅一世羽儀
三十年林樾而又當聖主龍飛之會中外洶洶之時義不待駕無
論道之行否矣延佇延佇
答趙淇陽前輩
不肖鄉者薄游北海以諸生望見履舄去之二十餘年矣審閒下

清眞獨醒之標邁往不屑之韻眞足以砥柱頹波撐持捲棟雖龍
養沈沈而空山雲霧蒸變寶區眞世道之龜龍人倫之冠冕也不
肖濫竽玉署奉約金科庶幾此生幸無失墜會閣下高臥雲門而
不肖亦幽棲江介山川阻修未緣接軌不謂謙光俯垂問問不已
何以得此於閣下也實由閣下高山爲納大海爲容籠中之渹渤
不遺夾袋之纖微畢照斷斷休休唯此一个盖其所召合者遠故
其所物色者殷非獨以不肖布衣之舊緣小友之末盼而已屬者
東師不競名城失守天子臨朝而歎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有如閣
下者一日坐於黃扉之中運籌指顧羣策齊舉必能紓[illegible]酉之頸
而致之闕廷禁中頗牧豈足道哉

答于公子

昔石守道既卒蔡人造奇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尊
公卒而尚無有訟言問其既朽者今之政寬於古人遠矣當守道
之卒也文忠公哭之以詩而不敢志曰待彼謗焰息然後先生之

道明後二十年始志其墓嗟乎文忠之志悲矣曰不佞之甲辰公
也尚不敢爲詩以哭豈今日之畏人又有甚於古人者哉家仲醇
每稱于長君眞不愧比部子展讀來書益用欽歎大語必稱先義
不及私孝子哉移其孝可以事君幸自珍重深加退藏以竟尊先
公未竟之志

答舒泰廷 湖廣按院

湘潭之英不勝擷而以不佞之點點者參之挂漏實多所恃矜丈
夫憲提衡既嚴且密使儿與於棘闈者得以共襄大典芃芃楚材
皆公門之儁也不佞何有焉至於人享出勞動煩供億若以王人
之禮禮之滋愧矣出疆之導具感勤渠仵旋勒上謝言賜望使旌
尚餘睠戀

答熊思城 湖廣撫院

仲山甫之烈不獨在江漢而實在補袞之闕台臺今日是也台臺
一領朝綱而國是有所歸君子有所恃此世道之福也幸及時而

爲以慰當宁之倚畀不肖暗且劣濫竽衡文挂一漏萬知難寬於
罪罟獨幸茲游獲奉長者之教而辱收於藥籠之中竊沾沾自喜
以爲過望若夫公私讌集出入贈勞若以王人之禮禮之則又不
肖之所踧踖靡寧者也因信裁謝兼布仰止

上劉衡劵館師

不肖去絳帳六易寒暑矣追想當年老師提誨眞切獎飾過當及
於風波湏洞之際倍加護持於是不肖得洗垢濯瑕復齒於班行
在三之誼何日敢忘唯是山川阻修不獲遂順風之請侍於凡席
伏承老師歲寒松柏之姿空山雲霧之氣獨挺人倫蒸濡宇內凡
有知識莫弗邁仰不獨門下士之依皈也新天子徵召耆碩安車
浦輪賁相望於巖穴而老師羽翼之勳實在先朝比之他人用心
獨苦爲力更難竊惟子推雖不言祿而聖朝豈有蔽功文潞公九
十而杖於朝老師今日政未晚也不肖齒牙朕物無心用世貪戀
日月之光黽勉一山忽不自意濫叨文役三湘七澤之英不勝擷

而以不肖之黯黯者參之迷離五色知不免矣事幸而竣敢以程
士之文請政師臺望賜矜全護其不逮幸甚

與李本盦前輩

不肖居恆竊歎謂先生不還玉局則翰墨無光而館閣爲虛器今
天子初陽弘文纂修兩陵實錄簪筆如林而尚未有以先生之名
上者何也不肖發策諸生微露其意於代對而未敢訟言之亦聊
以寄鄉而已若夫冥鴻已在寥廓而豈爲此區區者哉然吾徒之
有先生猶衣服之有冠冕也倘吾世而不得一御龍門以爲欠事
茲濫竽文役與觀大國之風事幸而竣望拜京源而以程士之文
請益老生腹笥仅如不滿作者一哂也

與李湘洲前輩

自先生龍臥十餘年隱然以東山出處繫天下安危比一出而適
當改革之際宮府危疑之日悄然心憂頭鬢盡白所以呼唱同心
銷弭妖孽者厥功甚偉若先生者可謂社稷臣也已然卒以此召

讒賊之口而返東山之駕於是國是無所諮決正人無所倚恃橫議紛紛至今未息君子所以痛恨於何人也先生既歸而神明愈湛物望彌殷天欲平治天下舍先生其誰歟不肖少有志意老而無聞惟有南嶽一瓣香耿耿在念乃猥以棘事祇役是邦遙望人宗貢其款款如此至於形過鑑窮挂一漏萬程士之文皆經生蠹餘非所聞於先生也而不敢不以獻焉伏祈俯賜矜全謹其不遠幸甚

與羅湘中

三年冰署朝夕爲羣雖以弟之無似而染香挹露亦庶幾有祓濯之心固不以酒食徵逐之爲歡也自別左右戢影江鄉已無復人間想祇以貪冀恩澤爲先人地下之榮冒顏一出政不意及此役也三楚多才而以弟之黯黯者參之迷離五色知當不免至於程士之文實無素辦不得已雜取士卷與同考之作節飾成之度無當於作者之觀也寄上一冊聊資噴飯聞車騎不日還朝冬杪爲期望年兄於直廬之次

答李寰知

不肖妄庸人耳唯此鼠嚙一念恥與雞鶩爲羣所聞海內正人君子雖在千里外恨不執鞭從之流輩如台臺蹇諤之節領袖清流我懷伊人夢寐久矣頃從黃鶴磯頭一望末光謖謖勁風使人心形俱肅不謂台臺之有意於畸人也孔北海亦知人間劉備耶當今征途雖啟而賢奸揉雜彼屬皆陰有布濩而吾徒泄泄視之政恐參政之憂不俟他日耳至於根本之憂尚在聖躬卽用人行政又屬第二義也台臺姑識之

答石雲岫 遂安令

尊公先生有清惠於吳卒爲吳之貴人所齮齕雖再廢再起旋秉節鉞而志節高疑終不得志於流俗則私心益歸重之已問臺下接武雲霄人皆以爲清門之報而一二同人自都下來者頗述臺下志節非凡不肯爲流俗中人也私心又歸重之而不自意楚之役從五色迷離中適遇物外非常之寶而獲收之則公子長君儼然魁選題名之會羣公稱允旅見之日玉樹翩然夫文士世所常有所難得者世濟其忠孝耳以此勉長君長君饒有之敢爲臺下誦焉行李出貴邑辱尊公先生強投其轄屈公祖之重而施九賓之禮於後進小生則已過矣甫入里門忽承遠訊良書雅悅一時並集若以長公一日之知遂訂通家百世之誼者此不肖之所驚愧而不知所出者也抵家凡百紛忙率爾陳謝餘惟努力新猷增光前烈不任翹企

答程芸閣

黃城分秩裘葛已新流想清光恍承玄對今世事亟矣世議紛矣主持規畫非臺下之望而誰望也幸早叱馭毋滯里門仲君天下之寶凡有心目所共賞鑒不肖其何敢私

答王岵雲 巡東經略

台臺榮膺簡命絜世重光而不肖適當制謂宜鋪張徽烈傳示無窮侈鄉邦之盛事亦私心之所欲效也唯是天澤難繪世美難述而不肖又拘於體例小用簡裁都無浮溢恐無以發皇弘闡爲高文大冊之觀辱國典辱家乘惴惴不免於戾惟台臺之所命之

又

東事之艱委如尊諭台臺一受事而旌旗變色耿介當風戎索周索相御而行於關內外之間使諸酋受我羈縻驕兵不至於滇散幾輔宴然恃以無恐皆台臺一手足之烈也從此而料理兵食規度戰守以當平之持久兼武侯之出奇於以雪國恥而酬君命豈多讓哉雖然不肖窮有駑馬夫諸虜有無厭之求而我不得其一矢之用則發在外聚數萬之兵於三家之市民不安其居而兵不安其伍則發在內此二者必當事之所軫念而操縱分合之間則非鉛槧之士所能知矣

答門生車造父

足下具特達之器不佞有無雙之目益將遠訂風雲附盟金石豈

必媛媛姝姝事我於形骸之內哉至於應科之文宜盡驅恆調獨
證性靈至一塵之不著斯萬象之畢收修之三年必報君志
答劉衡翁館師
不肖之於老師猶邱濬之有海嶽也襲者祇役鄂城望拜龍山而
不獲一覩履絇僅託音郵以爲耿耿耿猥蒙存記俯賜酬答不肖長
跪啓緘匝僂拜命不勝感怍伏讀老師居起清嘉神明健勝所謂
謝安石非久東山之阿山巨源終在朝廷之上者也幸努力加餐
以需驛召頃見葉老師已具述台念葉師之歸誠老師眞不啻高
山景行老師終當一出慰其虛左耳下情縷縷統祈照亮
答胡世兄則葵
居京師日以金玉試事爲念春中曾附便鴻久之蔡元老行遂以
聊城矢屬之兼以告於門下益爾時不肖方有使事將行而不謂
秦封事起至今猶滯都門也頃從黃石齋館丈接到手書與詩雅
圖章之惠知門下辭翰藝事種種巧合若收其全力以致之經術
與能壇石
辱翁丈數年知愛今日之委其何敢違但不肖文思荒澀以出門
之人受填委之役咄嗟之應力之所不任也卽勉承尊命而王言
有體當制無私若誤認訓勉爲諷刺簡要爲寂寥小有往復便起
猜嫌亦末世之友誼所必戒也今蠻坡視草不乏名流何必舍英
游而問老友乎方命之罪尚容荆請
答徐雲林
每念先師渝州之難肝膽摧裂而不能投袂被髮執戈以從
翁兄之後在三之義則謂之何若先師之耿忠偉烈固千載如生

必稱名家不徒青紫已矣三覆來書淋漓感愧使我心惻不肖之
所爲金玉計者已竭於前書但與主者交亦名意氣云爾詞林冰
署也能必其言之果行乎書中稍歸重二兄亦念其年事之稍遲
筆鋒之少挫耳曩見仁兄之作輕快流爽自應得利升高之助一
藉手足矣仁兄以爲然否妙刻極有古趣遂奉爲佩章并謝
答范質公
憶昔曲江之遊年兄最少弟最老年兄不以我爲不韻而吳咪收
之又盡發其業而使我序之私心欣欣自以爲不棄於英遊矣已
見序者藥藥皆足闡揚勝妙遂不復贅筆非倭諾也年兄出理則
人以爲神明大銓則又以爲水鏡大賢作用眞不可測哉弟自丙
辰還山漁歌樵唱狎以忘老已無復人世之想矣祇貪曠蕩之澤
爲先子徼半通之綸昭勉小草承之楚閩既以告竣便乞一差爲
抽身之計而不謂使事齟齬留滯至今心緒約結中胥永歎祉長
卿之消渴來少陵之瘧鬼伏枕支離匝月餘矣忽捧函教喜而若
狂唯是老年伯榮典則當勵之前轟宗工而猥及不肖愧非其任
矣又念以通家猶子適當珥筆之役於此不自效他何所效也惟

以死勤事載在令甲今曰之恤贈諸典朝廷自應破格從優亦不
肖讀之所當畢力而圖者也芳訊來適不肖以病偃臥尚不能稍
效奔走卽欲坍生劒之襲而哀誄小章病中未能猝就俟病稍起
當有郵致告之先師靈几也使旋力疾附報有懷哽咽臨風惘然
與丁念源
故大司馬王襄毅公邦瑞在嘉靖中出入中外累有勞績其最著
者庚戌之變有社稷功而俄爲咸寧所沮抑咸寧伏法世廟手詔
起之其歿也贈諡祭葬恩禮有加語在國史中唯是公歿之年厥
子少司寇正國已成進士一孫尚幼浸尋至今敘蔭缺然非以格
不及廢也今其嫡孫諸生伯祥鬧匐闕下具疏陳請益求理再世
未霑之恩非於格外有所希倖也而偶與援詔乞恩者會集一時
貴衙門方慎持大典止塞濫觴若以伯祥之所請同類而例視之
必見抑矣或云年遠事疏難以概理恐今國家報功之典止宜論
應否不宜論久近也且夫爲人臣有不世之功而不得蒙一子之
廡公論謂何核名實慎名器決宜抑彼而伸此矣襄毅公之政術
文章弟所心儀也昨同人又以伯祥之眞情請故敢直陳於台臺
之前并以公之奏議事蹟呈覽亦足以徵也已
答范質公
憶昔曲江之遊年兄最少弟最老年兄不以我爲不韻而吳咪收
之又盡發其業而使我序之私心欣欣自以爲不棄於英遊矣已
見序者藥藥皆足闡揚勝妙遂不復贅筆非倭諾也年兄出理則
人以爲神明大銓則又以爲水鏡大賢作用眞不可測哉弟自丙
辰還山漁歌樵唱狎以忘老已無復人世之想矣祇貪曠蕩之澤
爲先子徼半通之綸昭勉小草承之楚閩既以告竣便乞一差爲
抽身之計而不謂使事齟齬留滯至今心緒約結中胥永歎祉長
卿之消渴來少陵之瘧鬼伏枕支離匝月餘矣忽捧函教喜而若
狂唯是老年伯榮典則當勵之前轟宗工而猥及不肖愧非其任
矣又念以通家猶子適當珥筆之役於此不自效他何所效也惟

是天藻難工盛美莫讚以老年伯之世德治狀種種卓絕而不獲
鋪張侈大其辭有餘愧矣潤筆之貺非所敢承再拜返璧謝命之
辱

答沈湛源

山公啓事言之者數矣不肖每對人言廿年清吏何故而逐之外
計逐之不已又從而錮之當此山林盡復之時而不爲翁一料理
非情也官可不復志可不白耶容悉心圖之

答劉是菴相公

伏惟老先生之當國也補天炎日則魏公定策之勳反正濯邪則
温公救時之政今日之沖聖垂裳而眾正彈冠者誰之力也自奸
人厝毒中外搆煽致老先生不安其位而國是紛拏迄無寧止雖
曰人謀蓋亦有天意焉使天終祚宋必且徵稚圭於西都起君實
於洛下即醉白之堂獨樂之園豈復爲閣下有哉若以近事言之
巨奸雖去而根底尚深外難未夷而心腹先潰此亦老先生山中

之所繫念也不肖感知一念每飯不忘愧人地俱輕靡可自效茲
且乞差南旋恩恩就道略陳一二以當侍側容有續布

與韓正堂

陽城守官嘿嘿一言而斥裴延齡救陸贄直聲遂震天下然則韓
文公爭臣論亦應悔其早出矣願年兄之饒爲陽城不負往日志
節不負朋友之知也珍重

答顧中喻

居都下日望台旌之入也何竟堅東山之臥耶或以時事搶攘避
世宜深則沖主英睿羣賢彙征天下事尚可爲耳新父母劉公是
敝鄉同年老成練達而澹然寡嗜有西江道學家風新道尊楊公
端方鎮重都尊曾公清强有執俱一路福星可喜也承台念眞切
并以奉慰

答錢梅谷

屬者密網既疏羣賢彙集台臺適在宅憂未久九列此朝紳之所

可見矣此事豈可以調停者哉宗伯之抑穆以歸固不爲泰封一
事也閣下山中靜觀必有慨矣不肖乞差南旋將爲終焉之計幸
閣下早入以應明主之夢答天下賢士大夫之心

與盛揚灣前輩

國步艱危人心傾側所恃匡扶而鎮定之者唯老先生是賴以老
先生愛君憂國與扶正抑邪之心有以取信於天下也不肖黜淺
無以測高深之萬一然百川之趨海眾山之宗岱亦云山川之性
而已幸老先生有以教之

答門生夏涓水

門下中懷坦率撥皮皆眞僕所傾挹不獨文章一道也僕此歸將
爲終焉之計村居茅屋土垣有水一方松千株獨無餘舍可以款
客養中將揣數椽待門下使事之便從惠山買輕舠一日即可抵
舍相款爲繩牀竹榻之談數日夕而別不亦可乎承折柳依依附
謝

答劉康谷父母

敝邑逢天得仁君以爲父母不獨子民之福抑亦山川之光也不肖以仲冬出都跋涉四千里雨雪載塗至月初纔抵京口見二三親朋則神明愷悌之誦不啻口出不肖聞之喜躍亟圖恭覲台光而以久苦霜露賤體疲極力不得前甓樓息里中擬稍間以請而使問及之以君侯而先士禮未之或聞也不肖且感且悚且惴惴有後至之懼焉對使稽首拜命之辱將旦夕摳趨遂所欲請與郁甥念之

壺七握是陳元鵬監製於衙齋者藏笥中久矣知吾甥所欲附上舅乃七椀盧仝亦安用此容勺者耶去此亦不爲割愛也

尺牘

寄徐明衡

所聞近事喜慎各半而出自銓部者皆允愜輿情知一二正人左右之力也不日仁兄爲政進退出入之間更有一番光彩矣弟每謂選曹一月之銓除可以收臺省數年之論薦得時勿怠仁兄勉之若欲蓄力養望以爲將來卽眞之用此近世副銓之常法也此一念從何起畢竟是爲名爲官耳若從世道起念則兩三年之後又有兩三年後之事體人才不得放過目前姑待後日也周參洲半月之功只推得儕老一人今日擔荷許多大事若果得盡其人之用更有可觀也仁兄勉之

答石雲岫長興令

台臺兩地政成聲蜚藩下指日徵書貢笞水矣吾廣民無幸投父母之懷而復失之今猶悵悵也讀公子文峻嶒軒翥大有氣色聞茗管之閒山水明娟綵侍之暇借以柔之又一助也不肖性拙才疏與世不韻而年事向頹豈堪世用頃入里門已爲長往之計矣天下多事正賴勛勣非名世之望而誰望耶貴治丁長孺先生忠義皎烈有德有行台臺弘奬風流當於物外遇之家仲醇布衣有道者也得台臺爲知己幸甚前惠芥茶已略領道味矣何至再煩使者墨印斜封來自數百里感之愧之弟芥之眞者政難今熊壇石中丞曾爲笞自負茶之董狐謂每年自采自焙僅得廟前幾斤其珍重如此台臺滿籠分投天地間仙芽靈茅豈俗子所得消受卽新泉活火立啜數十甌猶沾沾自以爲知味也

答周緜貞公祖

不肖頹唐自放懶赴朝參唯是英簣在篋蹈蹅靡寧方擬於中秋令家人代報而兼以病請不謂署中乏人上厪嚴旨至屢老公祖之重遺書勸駕不肖敢偃蹇王命以爲台臺辱敬蕆於陽月之閒兼程而北矣益往歲以仲冬出今以仲冬入亦敝署中故事也肅函報命不任主臣

寄壁翁兼老師

自老師曩日言去而君子慨中外俱慨老師勉留而君子喜中外俱喜所喜慨與人殊者則背公死黨傾危之徒不利於社稷者也而其人亦狼顧鼠伏惕息於公論而不敢遑則天意之所留老師者可知矣今同志已入規隨不孤可慕一精神以收扶鼎之功天下幸甚門牆幸甚若夫邊陲之搶攘肘腋之凭窳官理之耗弛詔令之廢格士心之險陂種種事端種種凶懼畢集於老師之身知老師太苦然亦有所不得而辭者也不肖衰遲迂鈍分與世違乞差還里將爲終焉之計老師以署中乏人概請嚴催君師命重其敢偃蹇擬以陽月之閒趨赴闕廷矣儻病軀淹頓或風雪小阻望老師稍寬假之便附短函代候起居公私之緒不敢盡宣

滄陽道中停驂數語殊未盡公私之託自翁臺入而計事遂大定長垣風采尤奕奕偪人其鉏擊奸佞振暴忠良數年來封事未有如此之顯白痛快者也陽城直諫人賀太平今日可爲太平賀矣唯是肘腋之間腹心之地潛形匿影觀變伺隙實繁有徒則更歷執事者之憂耳郵筒之便略布腹心聊對不遠冬以爲期

往歲從吉水先生坐中一奉清論忽又三年矣年丈方擁蘭暹禮祿領清流而弟兩任行役驅馳梁楚間甚簡甚簡也茲暫憩里門忽有虞庠之事虞邑弟祖籍也義不忍坐視幸值年丈在事專提學政之網敢代布之夫諸生之不率片楮申飭之足矣而至辱學臺之白簡當事者驟讀之應不勝駭異而其實處分已竟特懲厥文之不職及晟將來之功令不容少此一疏也第恐都門未悉此情萬一奉有嚴旨或更引繩批根則學臺懼株連之德意與暫行法之苦心誰復明之者當事之起諸庠咸在實難辨譁者爲何庠之生雖學臺親見數人已失其面目而廣文之不肖者反藉爲誣陷貧

生之地不得已姑援先年成例急移案以定人心徐具疏以劾學
鮀其行法倘有權實其立言自有主實惟年丈細詳疏語挈領持
衡已處者無容別議而嚴劾者第起後來且概吳中及海內中介
之勿使處席獨受惡名此眞情法之至平而亦學臺之本懷也邑
士幸甚斯文幸甚

答劉念劬

自台臺尹吳關而商歌於市旅舞於途玉壺冰條清韻可想不肖
津津慕說願有請也不謂台臺以大洪之好使使問之懇款綢繆
亦若謂其人之可教者不肖又何幸歟大洪忠貞潔白行貫神明
當夫鼎革之際夾日洗天功在社稷而奸邪小人甘心黨逆必欲
背君父而賊忠良至今猶以移宮係爲矯誣反正爲附會者世道人
心可概見矣然說言雖熾而清議猶存羣邪之諂諛愈彰一正之
佩佩於大洪固無傷也其來書云將以七月還朝極懇長安諸君
子之望今已成行否書以五月發想久閟公子傒中不肖亦擬十

月北矣公子鳳穴之毛自當五采況郤家快壻乎小詩書肩頭聊
識公私之感幸教之

答周雙南

與台臺周旋如挹瓊枝玉葉令人肺腑欲雪至於虛夷之度微遠
之神有凡情瑣味之所不得干者恨顏慕之餘無可輸策所謂入
寶山者空手而回不無咄咄耳弟此歸誅茅編落將爲終焉之計
適會署中以纂修員缺概行嚴催凡請假之路一切剿絕不得已
於閏月就道須仲冬纔得抵都無乃偃蹇遲違以爲王命原則恃
台臺保持之慈弟之善病拖沓使者所親見即星軺臨莘不得飛
槳追攀其慵懶可知也辱使命遠將具感存注所望早握銓衡主
持國是不勝瞻矚

與徐雲林

容秋卧病京邸從枕簟間捧讀函教一字一淚也草率數行附使
者還報病稍間即詣當事者申所欲請而貴鄉諸老已先之即當

垣茅舍將爲終焉之計會纂修事迫嚴旨催程不獲已衝寒就道
老人志意甚短台丈猶以世語相引漫乎

答姚現聞

吾鄉信友獲上只爭此血誠耳當吾世而有忠義填骨髓道誼貫
心肝者曰幾幾焉望之讀手教憤世救世義形於色不肖雖駑鈍
竊拜下風久矣不肖本無學術兼怯衰遲已定計納節請告以署
中同差者奉有嚴旨勉一出殊與性違晤大洪及貳師情一再也何
申致台旨亦望台丈早來爲國事擔一肩也何必遲遲其行待追
鋒之至耶聞織監事周公祖所以惠吳民者至矣

謝楊遽初公祖

一箴家居荷如天之大庇三行話別感若水之深情兼惜渡於慈
航得載馳於飛傳徼靈過修佩德難豈謹謝

答馮少墟

台臺去國僅兩朞耳而人情之望司馬閔閔如望歲焉以爲台臺
者還報病稍間即詣當事者申所欲請而貴鄉諸老已先之即當

一旦再來而清議有所主持同類有所稟仰此所謂忠實心信於士大夫也幸聖明求舊暫假留臺亦以江左浮靡綱紀敗壞令得老成名德以鎮壓之然後正席統均從容以赴大賢之用收弘濟之功良有深意若台輦猶棲遲東山優寵朝命使非所以答主知酬民望也不肖跡疏地遠心繫人宗萃爾報章僧言物論

寄沈湛源

山公啟事得沈先生而重非敢事重先生也一官何足有無從此兩計之沈冕頓洗一時之目色重鮮十年必復從天道哉翁神明揚燦愛君憂國每飯不忘當鼎勉一出以答海內聞之當事後命不遠矣函伯長孺有便寄聲統此志喜

寄孫淇翁館師

臨行累曰參侍備承優渥凡老師所以提之誘之獎之偷之者亦已至矣雖甚駑鈍敢不激昂以奉下風比諗道履輕安琴書閒適一時矣惟是世波翻覆世路多歧所恃台臺早入主持而幹旋之吾黨實有同心殆不啻飢渴需之雲霓望之也錦里少駐便當叱馭以慰顒顒中間情緒玉翁公祖定詳之報中矣不盡

殺人於市種種怪異而人以爲常則怪甚也有可喜一事上偶違和急召閣臣入乾清人情惶遽俄而聖躬霍然說者曰此左右進藥之人懲往事而取證於閣臣也乃知老師一疏逆折者多雖不行已行矣眞社稷功哉

答李編修

自懋明清中倜而身屯引例休沐弟孤踪寡與之人於同年兄弟中遂無可與鄰待懋明入後稍需時日年兄即可以出矣夫箝之有成也安之有安也處則竹林同尚出則泥水並功今四郊多壘身受同人之累而必不肯借君子之異求小人之同以自解免雖然而爲君子者亦不幸矣使當其機徑之初分而其中有一人馬爲之點醒爲之和合豈遂無所轉移而至立內黨以召外黨哉

答蔣澤壘

翁丈晝繡未幾而乘驄已駕詩云靡盬其是謂乎來書拳拳惟我二三君子出處是念夫亦猶爲道之心也丈見近日之邸報乎以堂堂太宰明目張膽之舉而卒爲人所持訛言四布伏弩迅發大

獄構矣大難作矣將來更出奇怪則不獨有連袂去國且將有駢首就戮者矣天實爲之人何尤哉

答王季木

江右諸人奉壇公爲教主壇公開廣大之門欲收之局外而今乃失之局內壇公嚴好殺之戒每致恨於東而今乃特發於西此皆弟之所不解也嗟乎當其風雨淩亂羽翼分投之日亦何心復有室家今巢窠重整飲啄爭鳴而自相擊攫求其手指掘口卒瘏者而首驅除焉亦豈祥禽靈族所忍見哉壇公仁者也或可以此言質之如其言出而有咎又非弟之所忍料矣

與熊壇石

一緘報命中具微言不識首肯否今世事決裂已盡必非翁臺之所樂聞也雖然翁臺欲收之局外而今并失之局內何也豈天質爲之哉若吾黨之與有過不待言矣茲所告者倣座師會稽宗伯居身居官居鄉絕無異議而忽起於南中不知何自今奉旨懈留矣講逕三年敷陳愷切主上所異眷也乃吾師義不受辱意欲飄然惟翁臺紀綱南國時論所宗乞鼎言銷弭之翁臺自許詖諛偏長豈虛語哉吾師亦有聞於岳梁老感臺翁知己之言也

與左浮邱

弟跡寓再三籌之內無永外無文裹可幾倖乎扣福公後即過尊邸不一一

復臺翁葉老師

承示疏稿辭緩而意切使之曉然於禍福之數而帖然以退避爲安全事未有不濟者也直天祚國家假手於老師耳欣懌欣懌

與李湘洲前輩

台諭井葉老師札昨俱面致大洪大洪云爾我具在何嘗傳有訾毀益道路之口或云適老師乃孫來不肯即別白言之想老師亦可以釋然矣惟是大洪之意不無介介於其札語也如何不肯已緩解之更得老先生識切泯於忘言爲妙原札附上

答王霽宇總督

伏惟台臺之在薊門猶趙營平范龍圖之在西邊皆不動聲色而制夷虜於講繇此所謂萬里長城也台臺去而其事遂不可知矣不肖始聞宅憂之報爲之徬徨歎息不能已已豈爲台臺一身一家慮哉審蒭譯東還雖骨無恙遄惻可知守在冰局不能遣一介之使奉訊起居而姚君子雲每言台臺之有意於不肖也捧讀瑤緘副以珍刻展卷三復則籌邊苦心經時石畫略具於此異時余肅敏馬端肅諸公之所不能有也歎服歎服勒上謝言略陳傾嚮即以菱蔆束帛告於太夫人几筵統祈頻茹顧言強粥

答徐若谷

不肖以仲春入朝諸君子異同之跡已粲然露牙頰矣其端竟不知所自而後乃日甚遂一決不復收閘彼中之人且拍手相賀欲乘其兩敝之後而徐起收漁人之功者比比也時事至此可不寒心哉幸旬日之中懋明入景逸又入二君子者將悉力彌縫以掩前瑕而銷後釁如其得濟則吾黨如天之福亦二君子百世之功也翁臺何以佐之固有尺幅之紙而賢於百萬之師者幾乎幾乎惟翁臺努力翁臺與懋明景逸皆疇昔同患難之人不肖幸辱氣類當其始進遂落錮籍酸辛苦辣備嘗之矣若今之當途者順風揚帆有一息千里之勢惟其流之所便而放焉不知帆飽風駛摧蕩隤之及兩相掩擊兩相詆諆卒淪胥以亡而猶不悟也豈不痛哉

與楊邁初公祖

吳中水萬異常夏麥既淹秋成希望此不獨小民枵腹之苦亦當事者焦心之憂也但他縣之苗止於低鄉而江陰之苗高低均受以高鄉支河不通旱則水無所入潦則水無所出也至於里巷之蕭條征輸之煩苦比他縣亦更甚幸得清循父母撙節撫剔業有成效寬中道而奪之吾儕小人何所恃耶惟老公祖注念焉聞劉父母之被言出於倉卒即老公祖不與知乃鐫秩之議亦發於倉

辛初議以多戕人命法當削秩而後太宰持之得鐫一級彼明知不得削而必欲成其鐫也蓋厝有自矣彼中眩眩於我東西之氣類必欲鉏其方長乃貴鄉諸公不知前事者無端起同室之鬬自投漁人之網誠何心哉幸貴鄉前輩如謝鳳泉黃忠介饒三銘魏源明諸老竭力調停懋明人以苦心佐之惜乎覆水之難收耳

答孫六吉公祖

吳文之倣極矣繇上予挑達成習游談無根本頒既疏華實俱落而徒掠坊間之纖語爲當場之捷技於是首尾倒置面目都非而文失其文矣不一堇正之其流弊然欲伸功令不得不謝旁蹊欲謝旁蹊不得不等寒暄常行法之初物情亦儆有不便者及期年而帖然則台臺無私之水鑑與獨信之金科有以質神明而格豚魚也茶承簡命晉陟卿班朝士蟬冠正人吐氣固不以平流序進爲榮而以世道之九鼎爲重矣願早入朝以厝新政

又

吳澤國也而又逢巨浸民餘幾何老公祖教我子弟而又念我田疇此吾民如天之福也倣邑凋敝之餘賦弛之後得一清循父母撙節整飭業有成效竟中道而奪之眞咄咄怪事不可弔孤孑在都中不能爲我寡君仲一公論至上廑台臺之問豈不愧死哉詩不云乎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台臺行矣尚祈留意又云饑日擬爲下民之導台臺入矣倘望主持

答熊壇石

捧來札知翁臺爲倣座師調護苦心倣師感甚然不肖一月前已從福公處領略台旨矣冷署之人絕無所與言者事祇以在三義重不能已已密訂知己稍爲護持質恃翁臺善善之長諳諒之厚必能止於將來如今日耳若他人則不以告之也吾誰爲師爲友只辦得此心而已

答周繇貞公祖

吳澤國也而又逢巨浸民餘幾何若不早爲蠲恤則因荒釀亂果有如台臺所慮者大疏額天號呼痛切眞不減鄭俠之圖造命多矣不肖輩小臣無能仰佐一辭儻邀藉寵靈及於曠蕩吾民其有瘳乎振折不行亟需補牘盼望盼望

又

逆瑞之勢極矣僧端種種見矣應山之疏蓋盟心矢天而後發期碎首玉階矣人心積憤通國譽應不謂上下內外相爲彌縫以固其寵而煽其威國是其可問乎台臺閱報至此知有裒憤填胸而怒髮指冠者矣江西諸前輩甚好後來猖猖惑於挑激者之口不覺墮其雲霧耳懋明最施相繼而入亦漸有補救然覆水難收矣宰公一疏潛消反側而刑垣亦以憂歸此一案之小結局也今宰公既出大僚當以公以下漸出視事不知天意人心竟何如耳宰公一去會推儻得台臺早入與拱陽懋明同心協贊天下事尚有可爲東南雖廣亦一方之寄不足以久羈亟扇也常鎮道楊公祖精心妙用才誠兩合吾民賴之眞荒年之粱穀羸疾之參苓也今俸未及期序亦不遠儻部推之後得加惠兩臺可以加銜借寇亦吾民之幸乎台臺姑識之雲間守事公論漸出而尚未可訟言惟暱持於大計則幸矣何如倣邑凋敝已極復去一清循剔蠹之令後來尚未有人遘此大荒何所怙恃惟老公祖念之或於勘疏之中稍加意焉即疲邑之受惠者多矣懇切懇切

與李仲達

元白竟死矣所閩蹴蹋摧殘之狀與血肉淋漓之苦殆不忍言天乎何忍令直諫者至此此一段光景須得大疏一描寫庶足寒奸膽發義憤也

答魏廓園

承脫石我心匪石也履君子所履也皮吾將寢處焉兄命之矣敢不拜止速之計容思以復

答門生夏之謨湖廣乙榜

酉秋之役諸房卷先呈者多蕪穢不可人意月既望矣所見鮮入
彀者僕過同考林司李所過而問焉林以他卷進僕猶謂弗可也
林歎曰如公之意必須絕俗離奇者而可乎出一卷相示僕取視
之曰與其彼也寧此彼無轉路此有轉路耳然其人實未有品目
殆以遲才人試者歟吾測其人胸中瀰瀰然無所染著殆白屋子
而父兄當戶者歟夫質則美矣未深詣也姑置之林曰吾亦以嘗
公耳豈有弘毅二字可漫作三大股者乎僕曰格固不足以縛士
吾直欲老其才耳遂乙之是日文汝止之卷覓出林房都中偶與
魯得之談及闈中事恨不知其何人得之躍然曰此若參同窗友
及生之謨卷也果如先生一一射覆云問何以奇中曰未有品目
者文率漫矜飾也遺才入試者猝不暇簡鍊也白屋子者無貴介
氣也父兄當戶者意安樂自在也一時在座聞者皆曰有是哉先
生之神於相文也而僕亦沾沾喜每舉以告人尤恨林君與魯得
之不共對無以證其射覆之奇乃足下果若以得之言感知己於
僕千里緘書示以近所爲文讀之秀韻生動奇情溢發滔滔乎汩
汩乎大有進於闈中者喜足下之不負吾眼也伯牙鍾期千古玄
賞其吾兩人之謂乎茗筆二事領略風味朱提之贈非所承於大
雅惟照亮

答魏元白（山東按院）

白岫江聯袂俄雁序分飛數餘年中兄大弟出弟入兄出無緣一
奉清歡而陪讌嘯眞有如年鬘所追數者乃赤墀白簟斧鉞凜然
大寒奸賊之膽至東巡封事所指劾大吏亦當世有名之魁梁也
快哉此眞所謂豸冠獄獄者乎何圖正氣方伸而邪鋒突起訛傳
煩令實繁有徒恨不得驅馬早還鳴鐘鼓而討之也弟俾謫大疏
有當於中忽承垂問託寄良深敬稽首謝命之辱

答周口口

溯行過辱縞綈使使贐之而弟自入都以來尚無一字之訊惟有
神縈左右耳審祥琴久御綵衣漸新而荷臺之班人情亦延佇以
待此不肖弟之所幾幾焉者也居京師半年聞見都不佳所聞唯
有兵荒寇盜所見惟有閹豎縱橫所可喜者衆衆若若滿朝金紫
而署中丁未前輩無不三品大轎次序行及吾兄矣以天道言之
仕路久塞而通詞林亦積輕而重龍頭之拜麻前此不出十四五
年今必世而復豈足異哉惟仁兄嘿領此意爲社稷蒼生自愛也
葉老師遠眾望而賦歸來殊所不解老師神人也人所不解者多
而弟不識時宜多見怫忤雖老師終諒其無他然弟心恧矣儻偶
及仁兄善消解之

答楊蘧初公祖

捧讀台翰殷殷懇懇爲我菑傷之民乞旦夕之命吾民其有天乎
惟是國家匱乏之秋蠲振委難輕議而主爵司庾之吏與四方痛
痒又漠不相關且如之何不肯問之倉場鄭公待聘勘疏入量作
區處其所云區處者議折耳稍議折而追徵課民不立死即去爲
盜耳調停撫字所以煩台臺之苦心者轉多且迫也賢令既去繼
者政難緣制科選縣者漸稀又皆四方之人孰知其材否若遠地
量移又爲彼中所習誠難之矣台臺何不商於撫臺公祖就撫屬
中所灼見者量徙一人乎至望至望至於局中之事若有鬼神焉
非楮墨可傳也頃聞壇石公祖且暮得轉而撫之未深者宰公一
概緩推以需計後則吾民之得借寇於周公祖者尚有少時亦藉
民之幸也劉父母去後之評主持有台臺在矣

答梅長公

山中開府之報又聞宅憂之報一喜一慽總道義關切也抵都稼
稼不能亭問僅附一喑於同人當諒之世路之慘惡多起於人情
之急官人情之急官起於升遷之太驟驟之之說有兩一以安排
小人一以酬報君子其初亦未嘗有差而歧徑多覩覩亦多種種
之機穽出矣近日之撲天撼地者內也至於內外之際殆難言之
表裏既通呼吸相應盜止利黨人之碑且興同文之獄不知作何
究竟也劉東卿不肯殺人媚人是奇男子台臺當與周旋也

不肖每謂今之士大夫矜標格者少幹濟尚通方者貶風裁若其不流不倚知彰知微而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李先生乎比來師濟啓廷而老成名德時見週謝每一番會推衆相顧而歎曰安得起李先生於草土乎蓋時情之黜注如此亦惟台臺忠考性篤君親義重審祥琴之在御即履聲之不遠矣願望願望不肖守在冰局不能走一介之唁而儼然手札投自劉世兄讀之慚悚縮將謀返初服一印一壑鳳隅公不肖幼童時受題鑒者也酬知無地敢不良圖惟是鴻毛第臺瑣其徵也不肖老大冰銜不足齒頰將謀返初服一印一壑之輕不能不借九鼎之重轉乞台臺以片言佐之使不肖得藉手以報先師幸甚

與秦中因黃州知府

運啟弟年十二就童子試受知於邑令故吏部郎麻城鳳鳴劉公公一見偶賞謂何家黃口而能操筆如此幾有江夏黃童之目弟自是知所激昂漸有文譽國士之感於今不忘往歲辛酉有楚闈之役哭先師於墓下詢其家凋落盡矣僅一孫時中爲諸生諸生之子漸達少儻似可繩武尚不成青衿意欲稍爲之地未有路也茲不遠三千里備員長安適幸年臺在事弟得效其鬻牙豈天之哀憐吾師而不墜其緒乎儻年臺推念屋烏獎飾此子列之顏行階之寸進弟得藉手以報吾師與有榮焉蓋吾師居官居鄉卓有品行祀在瞽宗麻城之鄉衮如李夢白梅長公皆可問也年臺崇奬先賢植其後人共所風勵於黃人者甚大不獨不肖之私抑亦黃人之所禱矣謹齋心倒牘稽首以請

答劉金吾東卿

前日之事亦人所易曉也順之則失名終失官逆之則失官得名起念轉展不決至於棄名殉官所不恤矣門下從天理起念寧死不肯殺人媚人便能撇脫如是輕快如是僕不喜門下之得名終不失官喜門下之得心矣珍重文椒兄至如見故人愧冰署蕭瑟無以慰其逆旅僕氣力又不足爲道地盡此心耳

答魏廓園

彼碁夜者何衆衆也仁兄此舉儘以懲墨吏已耶

答貢二山

丈臺東白之政且告成矣棠梓之詞籍籍若一欣慰不可言弟謂吾邑科名宦業久不堪蕭瑟而近乃稍稍生氣如丈臺與仲達次第臺瑣其徵也不肖老大冰銜不足齒頰將謀返初服一印一壑乞知己之餘庇耳京師所見天時人事種種不佳而吾鄉水舊實數十年所未有恐寇賊之患不在四夷而在三吳也如何如何

與張二無

翁臺行矣東粵秀區宜得大賢爲之宗主願世道之所託重者別有在焉以無私之水鑑而小用之吾徒之所以咄咄也願言珍重高景老新命已下未知天意終何如耳見孫淇翁老師幸致遐祝

答黃石齋

承問姜養沖出處病憒遲答及簡疏鈔二冊附上其郎署時封事具在而本末亦可概見矣養沖自郎署出周流藩臬未嘗有三十年家居也謫尉而後始家居至沈淪以殘正坐論相一疏耳弟尚有所請於台丈病不能出圖其間耳

答鄒愚谷

今聖主當陽征途大闢獨少臺翁一人以點綴周行稱清朝右丈盛事當事者豈有斬焉不過格於功令耳嗟乎令豈爲我輩設哉太宰書是不肖道意而使者自入非有受憎者溢傳謂不肖實任其事致虛勞眄倪故別白言之事濟不任受德否亦不任受怨也至於樂誦名德贊激公論區區此心豈有讓哉損貶過腴似非長安游子所承於林下尊宿者敢辭

答蔣澤壘

台臺覩風伊始治軍察吏日不暇給而即垂念燕中游子使使問之豈兼敲白露之思有感於秦風者耶道阻且長我心脈脈矣今

天下兵無處不虛餉無處不荒民無處不窮豈氣運使然乎江西之事大有端緒非楮墨可傳應山一疏義激秋霜爾時若得開中多助宮府之事尚不至顛然放倒也此亦氣數已矣不必言矣

與夏繩北

不肖楠守不敢數數請於當事兩辱先施俱阻答面疏節多矣昨有所聞翁臺偶有感觸若將浼焉而去之此自翁臺風霜之性不可以俗理相奪然翁臺身任天下之重出處關於世道止速聽之朝廷宜留一大榜樣以示來賢若以一言拂意一事激衷而遽爲決絕之行似非所望於大君子也聞人說道理與諸公相羣挽者稍別諸公急一時之所需不肖急天下之所視非感知亦不及此也可幸采擇少迴慮焉悚切悚切

寄臺翁葉老師

宰相辭榮青門祖道是古今第一美談乃十一年中再遘老師之

盛二三子追攀話別光景依然而時事已日非矣公私之感能無交集自老師抵辭心與俱往審驛路輝光錦帆無恙堂開晝錦里舍揮金種種浣懷惟是老師有餘忠明主有餘戀朝野有餘仰恐福廬華陽終非老師之所長有而今日亦不敢遽陳取唾於山靈也若一二悠悠之口私褒易測不爲善毀足供一哂耳不省受知感知兩倍他人言有過盡心實無他惟老師能亮之

與温圓翁

秋來善病久廢朝參井失摳侍反辱師臺過而問之罪甚矣爲大典役文不能工有虛委命病又不能親齋草稿頓首請政罪益甚爲惟師臺掩其拙赦其慢幸也不腆奉賀伏祈照納不宣

答呂年姪

秋事滿擬高騫乃竟失之伯仲俱年少氣銳驚人之鳴在瞥爾間惟祝精進耳曩不肖爲令先公序稿末致嚮於太宰公實以冒工垣之忌面來共抨於是太宰公有同病之憐而今太宰復歸矣悠悠世道不知何所底止也幸伯仲近太宰間正論以繼先公之志不勝拳拳

答孫六吉公祖

南都書至則六府一州之士偏居其竊數而其尊標建幟者皆台臺所品題高等他莫之先焉則不覺撫掌拥快曰有是哉文鑑之不爽而司契之有神也眞足以上重聖書而下塞異同之口也已則又翹首而望台旌之人於以主持清議楫柱羣嶽益日夜幾幾焉乃縉紳之禍如焚如灼而憂且及於國家此吾徒盡力之秋而君子爭號之日也台臺天植忠貞心存開濟當何道以拯救轉旋之不肖力短才疏處閒寂之地而當懷孤憤之思知難免於臾戮間矣忽枉函書獎飾過當所謂知光於盛壯不知其精已銷亡也

答王霽宇

昔郭令公盟回紇以卻吐蕃今明公款西虜以遏佟口社稷之功千古暉映明公雖暫解鎮務而諸名王酋長聞大司馬公夔蹀善飯狀猶脅息帖耳不敢有輕中國之心其繼明公而出鎮者惟遵循故事猶能使邊鄙不聳關門宴然嘻何其烈也不肖始槩竪儒何敢關天下事竊窺邇年來邊疆事事敝飾節節敗壞明公身繫安危願益康強無恙再出而爲天子奏蕩平之績也夫豈有阿焉答焉少墟翁宰純忠正學海內所歸今世務紛紜正須匡弼乃翁臺遂巡三揖屢抗辭榮之節私心惑焉及明主重違所請而知達人偏遂其高自是先生志益完道益尊異日傾否爲泰轉劉爲復總在龍蛇相信中矣不肖感時觸事具章乞骸隨奉嚴譴不知能長有山中西也承教無期臨風三歎

答何武我

奉手札拳拳於君親兩事精忠純孝孰有逾於翁臺者乎先太夫人大節業告之秉如椽者應不辱命惟是五月四日之事不省久

無端緒比從王心一得是年全鈔而始從事則世事倒翻不肖亦遂及於嚴譴是年之實錄竟不知誰屬矣慕弟所管實錄之年分彼中實伺得之故急借中人以除弟弟所坐名爲楊左之纂還是乙卯之發毒也是故心一危矣翁臺所犯之忌似亦不淺第此時指縱之人巧立於局外以爲後勁故稍遲之耳詰姑安於節鎮爲可也近事在邸報中故不詳述

又

武進張二無丈正氣正骨恬心恬節遠識遠神初擬以爲藻鑑之司而竟爲忌者所摘出之於外可恨也幸翁臺培之植之以爲吾道之羽翼世風之砥柱異日國家之梁棟此不可以眼前階級論也江湖之人漫言及此

答黃陽平

弟與年兄俱老經生方其風首鉛槧時謂不得手持玉尺一當角藝之場覩諸士之戲而定其名目雖三公九卿未行意也曩歲有楚役沾沾幸一當既出闈而歎其未酬也慕衡文之權有分有副不盡鑒於主者而文體文習又一聽於士何能矯士故知考官之玉尺徒虛縣耳若夫衡可以獨持文可以逆矯而起救變俗以文章同氣運者其惟督學之官乎而況以年兄爲督學又柄學於大江之西士與主者兩相遇於尺幅之外者乎然則三十年來文章之尊宿亦可以少行意矣至於已前治郡之功名將來扶鼎之事業有目有心所共推挹彼一階半級何足以程遠到而動沖懷耶弟向者株守冰局雖有蘧牙無能爲助今身既隱矣遙望知已翱翔宵漢而已

答盧九台

逐臣去國之日承慰問於雲霄故人愧矣愧矣不肖衰且憊原無世志惟是求友一念老而不忘每從陳中老詢台丈之品格志操傑然自邁於流俗而沖明和靄之氣又時見於眉宇未嘗不意銷心折也不肖歸矣望台丈努力新猷榮膺特簡特國家之有人即江湖之可託不勝瞻注

答門生毛六翮（四川蓬溪令）

門下玉璽黃流自是廟堂法寶百里絃歌豈足道哉聞萬邑甚煩指據兼苦驛騷此所謂盤根錯節別利器者也見真指簡劃未免屈作第二人然以東於資次則猶之第一也所諭言路點綴似不可少今世事更新其秉權用事者皆非我族類無從告語可告語者敝鄉一二人然其人皆在風波中恐反以其言爲累耳僕在長安棋局乎內之藉外外之藉內內外相扶搆成鉤黨之禍立起同文之獄總借大洪之見嫉爲驅除語類之媒也僕以大洪故爲閹所甘心竟從請告之疏傳旨罷免僕老矣求閒得閒亦復何恨但恐國體國法蕩然無有悠悠之談皆謂大難不解大亂將作其患不在縉紳而在廟社門下行有世道擔子盍不悚懼哉

答門生陶聖洋（江西高安令）

吏事文事俱出自靈明一竅兩者惡其俗也世有青白厚肥之俗文故多苞苴竿牘之俗吏始僕過門下於閩中知其脩然者也乃今兩地神明纖塵不滓不已券乎然則門下重不佞非不佞重門下矣乃猶不忘一日之知千里枉問愧之愧之會僕方奉嚴譴踉蹌出門而使者索報亟不能作累幅長語草率數行聊當抵掌

答門生陳孝廉（元朴）

卒業雄篇沈涵滑發每一義中有壯語有壯語種種出人意表令人誦之肅然起敬有端人志士之思固不必諧時俗之好而此段精光誰能撲滅即日冠冕南宮不藉可知矣預賀預賀不在仁丈而在世道也不佞去國身輕所不能忘者同心之人尚在不測耳高第之後萬宜珍重以需來復

寄楊大洪

自兄跨驢而南驚風怪雨日甚一日詞弟者無所不至相愛者勸弟稍避形迹而弟之疏戇如故得罷免之旨而小人之喜可知也

內外搆局已定閫仍用乙卯五月庚申七月之事而外之最黠者
日夜思算據識者云另有巧著非此不足以爲除根之計也已矣
龍之而已或又云保六至是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然安可
必耶

答王中認

跟蹤去國之人蒙台丈再三慰問此誼千古矣不肖衰慵迂鈍豈
其有當世之心惟此意欵欵耿耿所不忘於君不利社稷者不敢以爲
友也是故乃有今日此歸如縱魚於壑放鳥於林夫復何憾但願
雲霄知己乘時努力早還交戟之地而已

答錢昭自

與門生方禹修汪月掌

一出都門身輕似葉獨不勝友朋之戀耳承折柳依依能無懷感
所願努力明德勉事聖君僕老溝壑有餘榮矣公車諸兄行且理
翩入設追步芳塵僕洗耳以聽晤時幸道拳拳
寄李貫之

客歲接到手書諄諄義切足辨眞足砭世脊肓情乎上下脅惑莫
可與莊語淪胥以亡末如之何也已嗣後世事糊塗吾黨星散弟
身履虎尾意圖鴻冥而不得鬱鬱者久之而今乃得永謝春明也
歸而與老兄究古論今談神說鬼嬉游日月返其嬰兒不亦善乎
所患家鄉水菑飢饉轉徙之民斬木揭竿在所不免則一邱一壑
政自如全耳令郎登秩大官承問近例可得封典亦一時之遭乎
老妻六十辱偕老而復偕隱乞老兄一言旌之榮於機杼之貺也

答門生車造文

昨春入都便問門下在橋意甚長念之不謂公車之不成行也所苦
頭瘡耶火炎上耶虛明之貴固同年亦莫能名也惟莫能名故未易
寤然亦政苦無良醫耳惟門下自消息之讀所寄刻稿醞釀風流
眞不減江左所微乏者飛揚跌蕩之致耳日讀司馬子長蘇子瞻
文則筆下自然縱逸絲大化絲化入神登峰造極在領悟間耳
昨文潛澤如楊落葉愈掃愈出無一字可留乃妙門下勉之自玉
戍公車後乃有以門下之奪元非自僕意者見大汝止先驅金馬
故也夫僕之知汝止誠不減歐蘇然門下豈讓子固當時歐公以
第二置子嚮實見得子固深厚典雅足以鎖壓一時而子瞻天才
縱逸亦復少露俊利耳千載曾蘇豈復有甲乙哉近朱五老刻楚
遊紀紀僕初甲汝止而舉棋不定旋復改移遂執極不變曰執極
不變者若自謂曾諷僕無復移甲也此亦以汝止先驅之故乎世
情世眼眞自可笑幸勉之汝止不獨文豪肝腸淨盡眞足久要其
與門下意氣不薄是一榜多君子大可喜也僕坐瑣禍勒罷又罷
於請告之疏此其故天下知之後會何期有悵倚斛

又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皆認取初心不繇聞見曰聞見已落第二義

矣門下所云此是彼非此正彼邪直是亦條條無些子黏着牽帶
所以超絶世人動皆我輩曰標榜曰依附豈天下無一眞男子哉
自今以後願門下時時提醒初心勿失本來面目而已

與宋秦侯

翁臺高誼其衷純備其表古之德盛禮恭人也每一晤言令人心
形俱肅不肖放浪辺疏無以爲受祝之地乃翁臺深諒其無他而
辱收之幸甚幸甚頃者去國過承依戀此段誼氣高出時情所望
正人中登樞軸啣帳善類使不肖得爲山樵水釣老爲太平之民
兒來聞尊器家狀感一門累善通乎神明宜其濟發於翁嚳也翁
臺於楊太夫人慈孝兩至方之古人惟高謙之之母子足以當之
媿孝子至心何敢草率所愧才譾筆禿無能闡揚萬一仰負委重
如何古人譔銘必書歲月此尤不可不書以追銘故也書仲冬者
不肖自蒙譴之後將屏去筆硯不敢復以文字累交知尤便書銜
以稱盛典自亮之

答吳去聞

不肖疏狂謬戾身蹈不測辱詞林而羞前輩分不齒於人類矣辱
閣下不忘舊誨之思遠勤慰諭此誼非所望於今人也嗟乎史事
方艱邸禁方厲身爲史官不能脩筆直書附於董南之後而徒以
口語交游坐累也豈不愧死哉承問之辱頓顙以謝

答錢梅谷

首途閻邸報郎見狗氏之猘口詈及翁臺深用驚訝已其說不盡
行又竊竊喜且願翁臺勉爲陳太邱善類猶有倚賴也今日之禍
人事天心一時湊合恐其患不止於縉紳吾儕所患亦不止於鉗
織罪累已也如弟所坐直以交游耳今六君子與壽州兄俱赴鼎
鑊而弟獨以身免亦豈心之所安哉其輕其重悉聽之而已

答郁洲念之

部咨已下經三次鍛鍊但云與某交往而已諸奸之意不過借之
以累其名禁其出也不知老人豈復有出想即六君子消息總在

死法中耳

答長興丁公子

尊府君白首丹心窮老不悔視吾黨之中有矯持於始遷化於終
者奚啻喬松之去弱草矣不佞欽之服之何圖白日乍朗陰雲轉
蒙而先尚寶遂繼之以長夜豈不悲哉不佞自渡江閩耗即欲一
展凭棺之慟奈身陷文網席藁里門即瓣香束帛之便尚遠巡不
敢越境此心缺然非忍耻也若幸風波小定偷息人間獲與於素
車白馬之會則終不敢後人耳辱昆仲篤念世好遠使過存精茗
之貺臭味宛然嗟乎昆仲而不忘其先公之交則尚寶眞不死矣
虎賁中郎千古想嗫使不佞輩猶得以事尚寶者事昆仲不亦幸
乎

答門生毛六翩

僕之初被譴也自謂青山無恙白社可依視一官如脫屣耳不謂
風波轉惡雷霆轉迅投閒不已繼之削籍削籍未厭重以株連嗟

乎亦已酷矣最可異者鎭撫之原招不能强有所坐而十五人之
詔旨概曰追贓究竟何贓可追而眼前不無牽累況世事日新人
情叵測不知將來作何結局也此自事體言之耳若夫道義交知
之累豈有怨尤僕雖不肖竊睹於義命之分矣辱門下垂念故人
八千里枉使而問之危難之中若眞以一日之知而敦在三之節
者是何執義之高歟僕老且廢何以答相知惟願門下努力功名
匡扶日月爲天下第一臣品僕一日填溝壑有餘榮矣

答周蓼洲

葉老師札領到老師豈不念弟但弟當日爭號情景惟老師最悉
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敢有怨尤也乎

答門生陶聖洋

僕之得禍總緣應山一疏兼以桐城嘉善之交然應山桐城嘉善
死不負國僕即死不負朋友此心自可對天日耳鎭撫先後兩招
俱無贓坐初招第云某交結有名各官某某等僕與一名後招第

云某被杖出都某某等送伊臨禮僕亦與一名而已而奉旨追賊提問則概之於十五人之中不知所追者何賊乎追之於招外乎抑卽以送罪人之臨爲賊乎而臨又何凭據又何數目乎臨人之禮果可以爲賊乎此中當事者亦頗有良心不能入人以無賊之賊獨所謂有賊者必以千計勢不能立追而無賊之賊又難與詔旨違忤故不得不挨延時日以待他省之先定耳若僕自爲計不如早結爲上但事連各省緩急重輕非一方一人所得自主只得聽之當事而已此論於追賊之內者也今世局日新人情叵測僕所犯魁人之黨中央之忌其能保此殘軀一卽一壑長爲吾有如門下所云者乎度眼前事體或不至是若更有不可知則亦聽天故纔纔及之

與周縣貞

台臺撫吳兩載所以鎭定輯柔者備極苦心至於力抵中使之鋒

苦顧飢民之命勁節洪波百世不朽吳民之思亦百世不諼矣宜報罷之日老幼攜扶攀號擁道扣帝閽而無從者也若區區知己之感二天之慕豈足道哉自台臺罷後世禍日烈而不肖以筆札口語之故入於網羅此其故難言之矣可異者鎭撫兩招原無坐贓而奉旨提追則概之十五人之案地方當事不得不曲爲擬議寧入遭此其何以堪至於意外之外法外之外更有不可測者矣嗟乎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豈以風雨雷霆二其心哉順焉而已里中徐石城丈叨李大邦幸鄉裒有鉅公在左提而右挈之使免於官謗則徐丈之遭也前晤湛持現閒蓼洲俱欲寄書而徐丈行迫不及走聞諸君子去後之思猶之不肖也安得裒衣繡裳如歸闕下吾儕小民迎拜於金閶亭子乎外蔡元老一緘煩從若轉入中爲先師胡葵翁身後不可浮沈也黃石齋沈沈龍養張紹和超超俊表台臺白社中應不寂寞矣歲杪懷人淒其欲絕從此緘題重理兄弟不復拘子民格套矣

與蔡元崗

數載長安雖獲時奉清塵而翁入弟出翁出弟入參差略半比不肖重譴南歸而翁臺繼入謂當步武鼎鉉而旋見邇暫返東山則數年來同志之感可知也惟翁臺不倘不流超然於世局之外而弟罪坐鉤黨名列丹書蓮界之視火坑不啻天淵矣然則梁山之蠟屐鹿溪之畫船豈爲翁臺長有哉方屏居蓼永斷交游不敢通人間一札而獨於翁臺不能已已適敝里徐石城丈叨李大邦便附一緘代問起居不肖以葵翁老師贈官之典未領誥軸跟蹌出椰屬之舍親李仲達而仲達又見踞渠不得已轉屬之翁臺見手嘗報可幸甚不知翁臺出都時曾先了此公案否也念之悵悵尙老儒童奈何凡胡氏兄弟業託之李公或於試事稍濟也弟罪累重大餘累所及使人匿走惟先師爲舊父母又丈字齒牙無關世局或得稍留意耳前二兄四兄屢信及長安而俱未及報今又不便作書轉乞翁臺使聞之弟如魚游釜中都無生理卽目前事未知稅駕亦使胡氏兄弟知之恐將來無復報恩之日矣

與門生文汝止

客秋見報知門下繳節請假奉治途調理之旨且以休沐且以覘時甚慰而惕勞使適 至接到函貶感相念之無已也讀函中語似尙未悉僕事者想卽鈔趙太宰等十五人未詳姓名故也僕投閒纔以削籍削籍重以追贓嗟乎亦太慘矣獨所謂贓者鎭撫兩招原無纖坐及奉旨追提則概之十五人之中故地方當事欲坐則無可坐不坐則無以報嚴旨而塞內意強名之曰罰議罰至千抑又苦矣僕生平不問產業冷局十餘年圖書之外無他長物敝廬僅蔽風雨薄田稍足饘粥此千金者何從應之卽云盡斥先人之遺產盡鬻子孫之衣食一瓢一笠僕亦願自喪猶政恐弋人之慕僅在冥鴻將來不知所稅駕耳在僕目前尙存喘息其如元孺何哉頃奉旨重擬矣不知能挨延歲月否也門下閱此痛憤可知今

風波日急網羅日密枝蔓日多門牆師友之間無所不搜剔吾三人獨知之契人莫不聞且門下楚產也亦岌岌乎哉進止遲速幸善自消息之楊甥堯民折腰五斗不飽妻孥喜其刻厲在牢官中或易表見耳凡可爲地勿靳噓植末光所被如僕受之數千里相託惟此一事也

答曾二雲公祖

歲籥更新福祉駢集而不肖以扦罔戮民致厲清慮爲躊躇四顧以期萬全感知愈深負罪愈多矣不肖寠人子也前擬苦多況廕數乎然處不得不如此之勢而徒爲不得如此之辭無益也擬議定矣奏於何日所追之物定限於報可之後乎罰之與贓雖去千里實隔毫釐有趙太宰之例在應遣法中矣幸確示不肖所犯者中央之忌將來或更有不可知者姑言其在今日者而已

與高景逸

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復何憾幸哲翁丈在是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不過一死然乎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緊要語爲弟臨去策進者乎祈諄切示之至望至望

與錢牧齋

弟異姓骨月惟仁兄一人平居左提右挈今日拯溺救焚所不能得之宗黨姻親者惟仁兄是望耳而仁兄又在羅罻之中自救不暇贍而救他人此非以眞骨月視我不可強也仲餘到宅未知作何商略一入檻車永與人隔聞此字付虛白貞白兩兒令有密話商於仁兄虛兒賦性過褊而實有至性到此時迫叩于兄弟皆知之不意諸子皆能死孝弟所得於天者多矣兩兒在家皆以兄爲天兄卽以子視之餘無可言者感不盡說不盡

與門生劉振賢

昔叨一日之知今受二天之庇闔門躍舞乃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檻車而北永與世辭不獲一奉德星之照又何緣慳不肖以筆札交游之故致有今日與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復何憾

惟是室家破蕩子孫離逖明府若顧念夙昔賜之孑遺則玉成高誼也羈縶中留此一紙統祈心照

與錢牧齋

就檻之日留一字於虛兒想必達者到京口知有五人之後命幸得免兄此天意也留兄一人弟身後尚有所賴妻子保不流離萬幸萬幸也兄念之舊撫旨中放出追贓手腳卽肝腦塗地何以應之死卽死耳何至斬絕子孫眞前生業障無所逃也弟看吾黨中友誼盟諾非不顧重至於日久事陳亦漸漸銷殺如朗仲身後可念也惟弟與兄非譽德怨十四年來無所不共不比顧瞿諸兄爲文章意氣之交也將死之言惟兄念之諸兄多愚蠢然皆有至性兄能眞切教誨眞切提攜弟卽死亦加額於九泉矣陳益吾丈眞可以託妻寄子者也惜其窮乏無處可著手耳幸二兄相與圖之羈縶中偷片刻拾紙作字不及作益吾書卽以此紙示之如對面也連日在途意思廓然念到妻子便不無牽挂只緣平日工夫未到臨時不相應也且看去時何如耳弟父母二志尚未入土諸生時草狀亦多可商者兄素不作合志異日暇時令小兒以二志請兄一表萬無靳手筆弟同胞一妹極孝於親可帶一筆於後地下之感也幷懇追贓數多則子孫惟有逃竄若幸而數少則廢產之外凡可處置者悉力圖之再祝

尺牘

寄馮琢菴師以下係攷補

故少宰趙定宇先生精忠大節天下莫不聞而撫按以恤典請僅得祭葬而贈官易名竟爲忌者所格君子惜之然皆曰有待所謂待者非待久定之公論待主持公論之人也今老師而既掌邦禮矣於是吳中之賢搢紳在朝如王銓部澹生在野如顧銓部涇陽等皆諷其家使早從事勿致後時此公之冢子太學生琦美踴蹶三千里而改就北試者將有請也竊以爲特典斷自朝廷條議關之言路卽老師豈肯以館閣之舊參一毫私意於其間況撫廬賤士何敢妄贊一詞區區此心不過以諸君子久鬱不舒之公論與少宰公沒齒未伸之浩氣欲老師一宣暢之耳琦美博雅能文章一登龍門自遇賞識其乞恩就試兩事僉老師垂念賢者之後稍爲拂拭則少宰公當加額於九原矣某受少宰公知自其入囿諸

生時卽有婚姻之託以爲老師之知某猶少宰也敢以少宰之身後與肖子爲請其濟不濟則天也罪不罪則老師也某何知焉

與王澹生

自門下之柄用也不肖已爲林下諸賢占一陽之復曾幾何時而德機潛轉精采頓新稍引用一二名流淹恤在下者已保持一二君子喜小人懼曰是將拔茅彙征而射隼循吏醇問見屈者而後君子之道長也不肖亦微有贊決云此兄自於高墉者也賢者作用固不可測哉雖然銓地之不得其職於今十餘年所矣其始部與閣相齟而中人乘之今則司與司相抵而言路乘之夫部與閣相齟猶有名也司與司相抵何名也使中人乘之何解也故今之君子皆望門下爲陸平湖爲孫姚江僕謂門下之爲平湖姚江不難但今日之時事更有難於趙高邑顧梁溪耳何也高邑梁溪之時名立而功猶待於後門下之時功立而名適符於先意惟苦心調劑而不失其正方有賴乎今冬計典朝堂當必借重於門下幸門下以身任之不肖尚藿食何知天下事籍見邇年以來廷臣之氣漸銷漸靡所不愛死力與中使爭赤子之命者皆外吏勞耳就中稍示激揚陰加培植布置中外脫將來萬有一虞討得許多氣力蓋今天下亂本在內亂形在外惟明公世篤忠猷勛勞王室知必有概於中也至吳中邑里日見蕭條而不腆敝邑憔悴特甚儻門下留念桑梓於令君還擢之後擇一長厚廉潔者居之庶使我輩漁樵得穩耳不肖年邁猶屈首公車間以需一割實有慕於陳同甫之爲人而恃門下爲棄永嘉故不覺其狂言之亹亹若夫敘寒暄上起居以爲塵大雅而不敢及焉餘情具別楮

又

趙少宰公之歿垂八年矣而未有以易其名天子推恩大臣三品未考滿者皆補蔭一子而公之冢子尚未得請門下得無念乎玄度兄之改轅而北實諸君子從臾之以門下方當國事倡公論是渠父子千載一時不可失耳然玄度猶逡巡自卻蓋以昔年曾負大謚於門下心實無他而悠悠之談無由別白縱王先生長者不誅絕我我何顏以請於王先生不肖曰不然王先生自任以天下之重方日夜汲汲乎獎譽名教激昂是非而何挂乎夙昔之小嫌且子之先少宰邦之遺直也子少宰之遺肖也王先生以邦國故而念少宰以少宰故而念子卽徵子之謁之固知王先生之將有樹於趙也於是玄度乃趨裝北上蓋不肖亦微有贊決云此兄自多難以後磨礱工深文章器行日進不休門下一見自當刮目相待矣竊謂易名一節子孫既不得自乞必須言路條陳而閣部力主乃可若非門下撥動機括則不然之灰誰肯念之請蔭則看近例應否耳凡行止俱聽指揮更望門下爲陸惟少宰公加額於地下卽先尚書亦當點頭於天上也總恃氣誼不嫌饒舌惟門下矜察幸甚

與顧涇陽

公車之來蒙先生拳拳注望又得借寵靈於李中丞修老爲惠修

矣鍛羽而南不得一報先生國士之知引鏡闚形何施面目竊聞修老之論天下氣節之士莫弗以東林爲東山恨不旦晚得大賢之用而龍臥不起密雲自如若天意止以明道淑人之權付之先生者抑雲雨之施有所待也東漢南宋之事某不肖感歎於中者久矣河清既不可俟若互相標榜亦豈士君子之幸哉抵家忽忽無賴尚未及親叩里第幸爾附陳惟先生恕其狂瞽幸甚

寄胡葵翁老師

伏讀老師祥琴已御道體安和不勝遙慰第蕩魄門人伏處東海不能於數千里外承起居眠食之詳每一念至恍然若失去春將出都有一緘報謝兼附薄奠於先太公緘中頗悉情事爾時令親惶予文行藏未定竟不知何時得達左右也自不肖公車歸長安祺局又一變矣前所億測偶符一二今未可便議出處時也適與袁方伯晤我言之地方人才一著出與處斷不可少有方伯公在此其機乎老師才略識量自是國家有用人故海內識者頗以不

盡其用爲恨若以老師之履道坦坦何所不得遙想今日山中擁書萬卷以當百城藥欄花砌以當部署既有令子又有文孫永日無事點定課業每奏一篇作一日喜此光景大不易得老師自當領略耳不肖近狀如昨髮短心長尚時作廉將軍披甲上馬猶盡經生業有何滋味而知己之恩終不可不報耳

與門生汪如石

燕中分手正如飛鳥離羣不知去嚮然途際驚弓之危與還家投林之喜同病相憐何日不念小僮兩到吳門皆自以貿書故僕不及知故無一字之寄據云從者尚未抵家甚爲驚疑家太質每從旁慰我未有此人而有他厄者也後一訊云已抵家矣則僮僕皆爲色喜然抵家之期至今尚未知也途中安穩何以遲遲至於抵家之後百孔千瘡室人交謫此又爾我同病不待足下之告我矣且下有館可以靜坐者乎有生徒來從可以少資膏火者乎鴻漸諸子時時過從乎閭家人口無慈乎錢受之一朝突兀亦足下同

曩歲六月中得先師無祿之耗設位慟哭形神慘淡幾不自持愛我者強慰之曰徒傷無益公之望子也亟也子不第公且不瞑胡不一戰以報公志於是不肖拭面收淚再理公車曰必報知有死無二而今乃有以告師靈也并慰世兄足下三世兄之函覘先白游君來而弟未有唁弔於先師也非恝也以有待也今也屬耳之厄尚未有寫哀之副附奏於靈凡也非略也更有待也嗟乎師何負於國而使之預志海濱以歿師何負於鄉而爲里中豪右乘喪思逞刀俎此眞三世兄臥薪嘗膽之日而不肖所以報效知己之秋也恨始進輕微尚不足有無耳雖然惟力是視敢不夙夜會舍親袁石伯已爲門下致感且祔後芘渠無不用意者但恐居閩之日短耳新詔安公已面屬之不肖於此公素昧生平一見知爲長者必不負諾也弟於此中凡於貴地方官長有一綫之路自當爲地惟是世兄愼重自愛家庭之內尤宜協力同心外禦其侮讀禮之暇懋勉大業以酬先師未究之志不任拳拳方待詔闕庭悤悤勒

此附湯惺予丈報謝哀懷所託百未盡一嗣此南翔有便圖再布
耳不腆之奠聊代炙雞絮酒非敢溷也亦有待也世兄閱此紙畢
即焚於靈几曰繆生訊到矣期以異日藉手王程修千里生芻拜
知已於墟下

與蕭如城

先師胡青州身後之事荷年兄留神護持其波及師門者猶弟之
身受也惟是彼中土俗獠獷至以殺掠爲恆事攜人無禁奪人無
忌藐爾諸孤身名未就其誰能捍之賴先師生平處厚交易清楚
故祇以貼絕爲名前此紛紜斷給不知眾壑難塡刁風易熾此風
不戢遂有窮兇極惡之徒入其室家毀其靈几凡有血氣莫不傷
心況乎不肖弟者受吾師國士之知感恩圖報三十年于茲矣背
松白水有如皎日今不肖弟偶濫清華而適聞其堂構冷灰子孫
塗炭此捌卿所以刎頸而預讓所以漆身也幸而仁人君子如年
兄者在事必能博訪搢紳知吾師生前之偉義上不負朝廷下不

負鄉曲祇以仁暴彼分共遠里閈貽此禍端可以此情上達監司
下告守令重懲一二杜絕將來是天所以惠吾師而不棄其孤也
方師存日諸孤日操不律弄柔翰孱然文弱不聞戶外何事今且
日與無賴喪恥之徒囂雜詬誶蓬首公庭俯面隸卒弟每一念之
涕淚如雨謹齋心削牘南向稽首而告之伏祈留神省覽

寄麟翁錢老師

自騶馭南發昌期以隸館方新不及追隨絳帳瞻望鼇峯及神與俱
馳伏惟老師初抵里門旋晉宮寀不廢西清之班少循南陔之養
錦衣黃髮照耀一堂誠人世之極榮天倫之最盛也辱在門牆忭
雖何已乃羈守館下一介之使與咫尺之書兩俱缺然某死罪惟
不肖遇合雖晚徼榮甚侈蓋古人以不出大賢之門是懼而某幸
得之老師提掖獎借不遺餘力當行李悤悤之日猶貽書勸勉瞻
而雅容表裏挽回末運潛轉元神之日也且老師之爲水鏡爲素
絲凡長安道上有耳有目者無不知之今日者公論大伸物情趨
仰時乎時乎昌期在門弟子中最拙劣最遲暮造物者又驅而東
區區之心常有所發自老師暫違承明而不肖之心久無所發矣
惟是讀書屬志之外不敢他有所及以負老師然以疏性而處風
塵之會以過時而陪年少之游揆之人地多所不安幸老師復不
靳以末光振之以餘緒開之某雖不敏諸從事焉臨楮不勝惶恐

趙企之至

答趙文度

不肖晚來一遇有慙面目乃二三知己彈冠之喜政以其晚而倍
之如仁丈其一也客夏會一舉報章會通籍悤悤裹懷未悉仁丈
不以爲疏更辱函貺慇懃有加此誼不可得之今人也別諭脯腊
之託苟可爲地敢不殫心惟是不肖處多畏之地而吾黨值緣慳
之日蹉蹈者久之容與大洪父母商摧思得當以報也

與胡口口年伯

自老年伯出都門尚幸有孩抱之一綫以爲仁者有後善人可勉
而冬杪忽有異耗諗之果眞也何造物者之毒人而顚倒人乎已

矣勿復言矣每欲奏一訊奉起居以當千里執手然歸輦而廢
者屢矣蓋心所傷悼所不必言傳若達觀瞬覽以保餘年知老伯
已饒能之如其不能卽百方解譬亦無益也乃卓兄去病書來盛
稱老伯之達於觀化且達於處家極爲忻慰乃吾年兄之俎豆亦
見公道在人不盡泯滅千秋萬年清芬不墜賴有此耳此皆季直
指之主持而禹門季侯兩年兄贊助不少不肖與二兄往來書牘
頗以此事屬之兩年兄言老伯情事亦娓娓眞摯也不肖所從臾
於諸兄弟者亦不必使他人知與老伯聞耳

復觀翁徐老師

捧讀函教知先太老師已掩玉名山隧道雕牲之銘昭揭不朽是
唯老師純孝格天榮哀畢具其於子道已伸矣移而之忠此其出
而雍容表裏挽回末運潛轉元神之日也且老師之爲水鏡爲素
絲凡長安道上有耳有目者無不知之今日者公論大伸物情趨
仰時乎時乎昌期在門弟子中最拙劣最遲暮造物者又驅而東

之於空盧之署筆札之守無能開口向人吐一寸氣雖然心不敢昧義不敢忘每與二三知己商之要爲國家急老師耳豈以門牆之私誼哉凝冬中走价奉候山中而竟爲翰貺所先皇愧欲死鞋手報章兼附一縷之敬知我者師定在鑒宥不宣

答張紹和

長安看花不偕足下意忽忽不樂署中無大詞盟又覺漏州亭畔草深一丈也弟愧先驅矣展誦遠函知足下託寄甚深弟精已銷亡何能爲役且館規束人以日爲歲明年散館便料理行裝作三徑歸人矣歸而築舍一間擁書千卷庶不負知己者之相期也

答趙文度

比聞郎君翩翩鵠起與大洪給諫言不禁踴躍非以一子衿足喜喜門下青箱有託因之干丹霄而拂青冥爭光祖烈即大洪亦同此遙賀也仁丈高才久鬱會應發舒洗耳捷音在頃刻間矣望公車早發爲長安襆被之慳也

與孔玉橫

政欲拂拭一觴寄折柳之思不謂明日遂行矣如此落落遍家兄弟之謂何台丈骨相自是金門客聯息三年便當冠冕天下不門弟敬執鞭弭望屬車之後塵矣一函寄伯兄并老年伯詩筐一柄俱乞留神轉致不勝依依

答毛馮門

武林李名一郡耳而實領袖東西越老年丈之政術文采風流又事事領袖人謂六橋三竺得使君而益勝良然乃年丈過自挹損若恤恤乎有動於時艱者此大君子先憂之至心也弟久困鈐索纔附憫賤累臨發值署中文字相迫草草報謝不盡願言

答袁小修

會石沚知仁兄念我不置感戢感戢弟之心事仁兄所知也世人強置之一網中世人自可笑耳於我何與弟見年來言者輿辨言者呶呶之口造成冤劫夫言者不過奪人官辦言者則幾於哭官矣弟非爲官忍人直自顧鬚眉不肯哭官耳弟卽行尚須仁兄一晤也

自台丈操觚而吳藝爲之一新自台丈秉鐸而楚風爲之一變今士大夫中眞有功於斯文者台丈一人而已天將大恢令緒協輔清時遂以風雲之資投箕裘之器不獨文章世美爲儕輩景趨而

別同館諸兄弟書

弟自憨劣質叨廁英游三年之中入則筆硯相從出則軫蹙相次道誼骨肉之好悅如一日也夫三年一日則一日千秋矣郊居匝月頻煩過從既好慰之又飲餞之臨別之際握手依依自有同籍同館恐未有如吾兄弟之篤摯者也弟南矣雄飛雌伏接翼無期勉事聖君光我山澤

與楊大洪

不肖於翁臺分則君侯情則兄弟此非沾沾繾綣之私也以翁臺至公血誠不流不倚所謂奴隸小人亦知其清明者況吾黨乎不肖晚來一遇會時之艱微嚮所託誰可告語翁臺不肖知己也不肖歸矣便可不復出翁臺暫歸不可不早出非獨處勢使然要以有翁臺在政不須我耳見梅長公寄問山居無恙役人還草此代謝舍親趙玄度文度與叔度之子想翁臺以賢者之後道地於新父母矣唯是玄度家貧薄宦先業盡洗不過瘠鹵田二頃耳而戶

上田數頗不貲荅合兄弟伯叔而合爲一戶不使分析先少宰之教也今老父母爲趙氏計無使玄度有厚產之嫌無使其叔季氏有過厚於其伯氏之嫌概及張父母之覆庇則皆老父母庇之矣荅文度以玄度之盡廢也撐持轉苦而叔度之子名士履者孤露頗覆尚不成青衿今日將官戶之名可以稍庇兩家而知其情事之實則伯氏又可以免於富公子之累惟翁臺知之深念之切可以此言告也不肖情誼關切附言及此至感知惜別總非寸牘所傳耳

荅李夢白

國是紛紜唯不嗜殺者能一之則翁臺其人也不肖竊睹江陵以後士大夫筆爭舌戰者數十年矣已有兵機而未及於兵禍荅九廟在天實式靈之今欲挽其機塞其禍非有眞心腸大學問而神械妙手足以副之者未克濟也翁臺其人哉頃者齊魯荒亂自節鉞甫臨而人心遂定天意從之此其效已睹矣如不肖書生不了

折衷耳夫使銓部爲政有不當而言路折簡隨之則可使言路爲政無問當不當而銓部如指行之則不可轉其機還其柄是在翁臺而今非其會也姑息焉以待可乎不肖窺伏江干無心問世適內姪李仲達司理南康憑寄寸牘聊寫年來積鬱耳仲達醇赤未雕風氣差上恐年少不習爲吏如其伏謁幸長者教之世道多虞萬自珍愛

答吳孝廉問卿

日以村居失於逢迎故以數行告其疏節何更遠使至上廛令祖老先生之鼎鼐益使不肖踽踽無以自盧甚矣老先生之愛人無已也若門下過自挹損置人於長者之列又豈不肖所敢當乎門下韶年盛藻縱橫有餘饒讀十年書橫行一萬里敬爲門下左券毋以習之籠中有悲鳴之思也聞仲兄異才贍學羽翮已具恨不能見之所示令姪文英英可人嫌用時語太多致神明未透此一得之愚僭用商略然所謂時語者厭棄耳不厭新也居今之世專是以願得君侯而下之也忽杜牋教託寄栩栩展讀大集嘗鼎一臠矣糠粃之導其何敢辭

與錢梅谷

台從每過江城不肖以村居失迓頃者適及之而僊鶴飄然不可挽矣殊愧君山東道主也然鄙人有心願請於門下豈以杯酒乾餱之故乎世事瀾翻正人氣盡指名連類伏機甚毒長此未窮恐漁歌樵唱之非我輩之所得有也仁兄何以策之茲趙少宰定宇先生之仲子文度兄以逆奴戴修之之事告急於吳門諸公諸公慷慨發書直抵江夏以去戴返戴皆江夏之爲也事具諸公公牘與趙氏辨揭中不肖謂江夏雖有卻於林下而尚與仁兄有緣仁兄飛咫尺之書訟其本末而可以實諸公之言塞黠奴之口而寢其計扶正抑邪關係不小仁兄豈名讓哉尚有幾微欲躬詣門下盡其所以而以他事不果屬湛老轉陳統惟裁照文度品識超俗眞不愧少宰之千試與之言當不知其膝之前也

與李仲達

數日前因萬年使郵附上八行此君千里徵書祇捉同籍之誼轉徵寵靈度其事機多不及矣茲啟廬山歸宗寺僧修慈者戒行清嚴識解通利眞法門之領袖也與函伯賀丈爲莫逆同參而所謂歸宗寺者乃爲近日憨山禪師駐錫投老之處函伯之大父觀察濩菴先生作守南康於廬山有香火緣會合賀氏宗人鐫一大雄像奉安於寺中故函伯於此寺道緣良深法侶不絕從來久矣謂而談墨猶不善酒而理釀具也笑笑

與古安吉

亡友吳士豪白首明經一官未赴祇以領牒選入備貴州察佐之末爲君侯所軫卹既經紀其喪又收其子弟置之帷中異哉君侯之設誼也昔文季遺振於堪孤巨卿種樹於紹墓非同里結盟則垂髫託契千載而下尚爲美談若夫公車一日之交半刺尚虛之席何有何無而君侯爲德至此求之古人所未經見況今人乎僕以大雅典型髫少年之筆則愧人多矣一番洗脫則一番變化亦以爲門下告也不肖習心未除偶爾及之附發一笑來餉茗墨俱全此二事不肖俱有宿癖而於墨理尤辨所藏邵墨多與來餉相似其品反不及時製即羅小華者亦然方正者形陋而神勝之彼此皆同非有贋也唯近日程君房之玄元靈氣方于魯之青麟髓可謂超出前人然出於數年前老手者爲眞今其後人爲之已成濫惡矣墨雖佳經零即敗令先公所遺得無藏之不固乎不善書而談墨猶不善酒而理釀具也笑笑

與李仲達

數日前因萬年使郵附上八行此君千里徵書祇捉同籍之誼轉徵寵靈度其事機多不及矣茲啟廬山歸宗寺僧修慈者戒行清嚴識解通利眞法門之領袖也與函伯賀丈爲莫逆同參而所謂歸宗寺者乃爲近日憨山禪師駐錫投老之處函伯之大父觀察濩菴先生作守南康於廬山有香火緣會合賀氏宗人鐫一大雄像奉安於寺中故函伯於此寺道緣良深法侶不絕從來久矣謂以足下爲廬山主應從蓮花會上現宰官身而護法者願因不肖乞靈於足下也此僧久客江南還山習靜有何他求貪得使君示意保持使維摩方丈不爲闡提所侵足矣又聞閻中謝耳伯棄家學道棲遲此山可一問之廬山志乞寄一冊適聞有芳訊見及尚未接到也

與門生魏叔子

秋事不必言只將來不可放過耳聞修西方者單提念佛法門僕

爲修北方者單提作文法門足下是頓悟人恐以此言爲鈍也陳
心齋相骨有神具道足下體中不凡足下再舉看便可豫辦北行
糧矣
與門生顧夾之
足下十三載公車矣今日乃與木之雁行功名事安可料耶此行
並奪錦標使林中故人借被末光幸甚以足下才氣無前而使尊
五舉以傳老鈍之鉢者背城一戰在此日矣王新之當共集都下
三君聚首濡毫吮筆賦上林而奏甘泉不亦一時盛事乎都中故
人有問及不肖者可云已戢身一畝作老農老圃行徑而已此眞
實語也
寄臺翁葉老師
都中奉老師之教斂形塞兌頗無咎於人自某入而風波突起既
逐之後猶欲錮之計典賴隨州館師南昌院長力爲保持存此一
綫不入長安門不知世路之險惡也憶昔絳帳出入肺腑相示敝
之所出自可權宜不必申報惟其不必申報保無異同貽老翁祖
之累也渠乃欣然云如此纔便奉行而又喃喃微語若受制於時
論者故覬此商搉愚謂此公到縣門下宜預拉羣從一見告以年
來相沿而不廢者全憑此舉爲斷案若歸德於此公者然則濟矣
特愛露其曲折并與高景老言之以求全交景老不另啟
與沈襄中
同年故西安令俞君宜清辭鑒發介性孤標藝譜循良咸超倫伍
而一官未終二豎見迫此吾黨之所共惻也今其老母寡妻與弱
子爲命而家無餘殖官無賸粟窀穸之事尚未謀舉堂室蕭蕭見
之流涕幸老公祖在事百凡有託而其子臣度亦成諸生矣第吳
俗浮薄炎涼易態望老公祖特垂末光一盼睞之夫嘗履之憮自
老公祖至心無煩不肖助發也弟行矣意氣之託萬祈照亮
答顧塵客
吾黨不徒貴心正實貴眼明自道徒南還長安諸君子恐遂化爲
履遺簪之舡亮千里不遺耳老師社稷之功時所最忌會一臺中
有家庭之怨於司馬而猘口遂乘之以撼宗伯故糾拾大僚首黏
此義以三人同功一體也及乎邊塵忽起戰守議紛歧中之歧轉
生趨背諸人欲守其完局不得不去其敗羣然而異同亦稍見矣
今揆地單虛人心各有盟主不知司馬公再入所與同心反正如
呂晦叔者屬何人也幸老師早面意焉龍蛇之蟄也所以存身卽
所以變化然蟄之將啟也必乘驚雷以爲用今日仰觀俯察亦將
驚將啟之候矣某一官未任早入錮籍已矣何言望老師早返中
書去中朝之黨去河北之賊實不勝拳拳
答顧亭之木之
承諭千秋之典責在後死其又何辭適萬公祖尚在江署卽往謁
之大煩分疏渠以王院臨行之舉止動支江陰節省銀兩未經覆
覈題請入無錫祀典之內日下丁祭所費未便申報不肖謂鄉評
已定題請當在後日今直以祭之舉廢爲一時重輕耳至於祭品
頑金矣如何不肖時邁智窮原非其器所賴碩果得輿奉復可望
世事有濟復何須在我也仁兄勉之姚孟長書來託重不淺正欲
約仁兄談所未談而滄如相呼顧往郡邑計下旬得請於左右也
明燈之惠照我蓬宅謝謝
答吳安節
伏惟老先生以斗山之望踞喬松之年凡在人倫無弗仰止春初
擬從諸君子之後上壽台階而偶阻微恙逡巡後時日夕在念方
圖展問與居而長者之使又先之矣甚感甚愧甚悔亦將
心躬叩一二賢者眞有持危定傾之功而異己之徒已眈眈而伺
其後邪正消長實在此時使天若祚宋必不使鬼神助彼行其兇
慝也不肖時邁智窮無芳蘭之姿而犯當門之忌知其無能爲矣
祇貪奠恩澤爲先人地下之榮來春飛勉一出卽乞還山以老先
生所深念敢露肝膈使旋率爾報謝不盡瞻聽之私尚容專布令
會孫文甚佳輒效一得以益高深知不罪

答魏仲雪

不肖於愛弟既上愧楊雲小孫於高門又下慙衛玠祇以君昆季金蘭之好遂及兒女松柏之盟此爲德美奕世懿之乃者無端小事未賀錦旋而仁丈赦其疏節惠以良書感何可喻聞台旌旦暮北矣種桃李而梯槐棘在此行也都下獲奉朝夕可不斬提挈挽之迷塗幸甚舟次草勒不任瞻馳

答陶永平

東事至此當事者借重台臺爲關門一柱此將來仗鉞之地也今日之計且綜理且訓練且防扞且招徠度台臺優爲之不肖書生無能仰佐一籌第以爲前此籌遼者但務多兵不務練兵但務張皇不務安緝兵無敢死之心民無樂生之氣而驅之湯火逆天背人未有不敗者也今京師之守在山海之守在廣寧而當事者尚爲泄泄此其事度非守土之臣所能得之中樞唯有安置百姓嚴立保甲召募驍勇使人自爲戰城自爲守而其肩臂左右之人惟在守令守令非人呼吸不應雖良平爲將韓范爲帥未有能濟者也願台臺加之意耳

答李夢白

頻歲東師勞苦迄無成功獨水陸輸輓不至乏絕者台臺一人之功也今口餉剝膚廟堂尚無成算棟撓梁崩僑將壓焉惟藉重臣操鑰特以無恐若且暮入秉中樞廓清底定豈顧問哉不肖向者避言還里會台臺撫東土使使者勞之境上高誼千古於今不忘乃者漫然小草適際艱危憂時有念補天無力所餘耿耿不負海內相期耳忽從傳遽獲奉良書知台臺之不遐棄我也三韙使者拜命之辱

與史磐石

三年藜火朝夕爲羣至若掇皮皆眞肝膽映徹孰有如我兩人之相諭者乎弟既避言伏里年兄旋奉諱廬居耿耿此心夢魂時告比年兄入踐西臺弟亦漫然小草以季春之月抵都諸兄弟皆集

獨年兄持斧韓年兄持節萬里比鄰斯之謂矣邂逅京師震驚公車交章未有堅決年兄必有長策紓謀非時入告望之望之家泉副西垣以入賀來京因其便鄰附布遠念家弟守官居鄉頗見信於賢達今得趨侍下風幸甚幸甚望年兄垂念年譜過采官評粉飾獎借高其月旦賤兄弟之感當何如哉

與胡蓬玄

雪堂倒屣赤壁清尊不覺形神俱洽年兄蘭譜情深與江流俱永矣過蘄水一展拜先師閃翼墟爲之越宿閱翼墟師者故通參前爲常州司理識不肖於諸生者也先師爲理清執而惠敝郡人至今稱之既許銓曹一意秉公貴人有所不說借中旨改南以此時望益歸游歷銀臺駿騄顯重矣而竟不祿君子惜之所居官皆以風裁敏辦才守有聞其居鄉則闔門自守無論請託卽平常交際一切謝絕輿服無所飾廬畝無所託蕭然門庭比於寒士近世士大夫少此風味矣今士論久定前守李公以崇祀請於學使尚未報可望年兄留記得申前請幸甚其遺孤二人幼者尚在懷抱長者僅十二齡秀慧可喜今姚庶常之壻也聞有眈眈旁睨其達至句連無藉誣訟公庭幸年兄片言折之此師母之指也不敢不以聞

答丁嘿存

辦天下事者不難其才而難其氣又不難其氣而難其識古之嘲哄豪傑跼籍貴勢者其氣勝也至於策是非論成敗若神者之先告則非識不與焉先生可謂有其識矣而遘往不折之氣又足以配之故世之需先生如占事之有筮龜負重之有賁育也乃者中外拾攘所在見告人心皇皇朝不謀夕先生有長算訏謨入告天子以收底定之勳者乎日幾幾焉望之若夫攀龍鳳之文修黼黻之用執經講幄琅筆承明自儒臣之能事不足爲先生誦矣捧誦鼎函獎引過當某不肖何以酬知於旃一也

與吏部爲龔蘭谷請卹公書

謹啟宮論龔蘭谷乙卯充東宮講官丁巳參藩未任嗣奉先帝恩詔一體敘錄姓名蓋凡屬宮僚不論講筵久暫勳望差等曾否外轉概從優擢卽錄總之以講官二字爲重亦既無不徧之恩矣蘭谷子幼家落歲月坐淹生等以明恩不可辜負爰引一介具奏咋蒙禮部覆允諭祭爲講官非爲參伯也至贈廕一節專候台臺主持生等極知銓務煩劇未敢造洹靜聽久之歷夏屆冬輒敢合詞上請卽事當愼重而例無異同原非踰涯之請也伏乞台臺一視推仁早賜題覆庶生死骨肉君恩如天台德亦如天矣

答宋義希

台臺之治虞也清而不峭察而不苛寬而有執修赤子之和而遇士大夫以禮可謂不剛不柔宜民宜人者矣至於弘長風流許與氣類緇衣之好若於吾黨加殷焉二三兄弟所以相傳慕誦謂君侯人倫之冠冕善類之干城也彼夫輕雲翳日徽波拂海曾何足累而當途諸公業有定鑒矣豈區區齒牙之助乎然肝腎可竭不敢不效也

答孫六吉

不肖年少氣盛亦嘗有志於作者之途乃半生雕蟲强半糜於公車晚來一過精已銷亡矣又館試之文多忌少吐未免委婉以寄意固不足陳於大雅也明公方大揚正始之音振吳風百年之敝而乃過采虛舉獎飾非倫台人愧死承示試文開函莊誦已嘗鼎一臠矣大都刊去浮詞則神色自異信崇正之與放奇道未有相悖者也尚容卒業傳示子弟短疏申謝不盡仰止

答貢二山

翁丈以文士而偏工吏治東白之政遂爲越中第一此一奇也選君屬員治舉賢自代則水鏡之司應爲邑中直破天荒卽多冠簪筆自是君家故事不足侈矣弟衰疲已甚木石縲深祇以英鴻在笥委棄是懼勉强一出卽賦歸來不敢爲知己漫口也山中日曆杖頭酒資須自千里意念良深瀕行報謝并以不腆之文稿附呈記室臨楮依依

答陳益吾

年翁忽有庭幃之慽不肖實深家國之感公私關切惋慨可知卽擬走唁左右而病軀孱弱尚不能前數日之後嘗了此念耳承論楊生自年翁憐才至心亦不肖所同也此中品題已定又復阻扼卽敝邑寡君亦袖手而歎士風至此斯已極矣不肖諷生此不可與爭鋒江之役其報在虞我寡君之責也而不肖亦不敢自愛其舌敬以此復年翁矣執手非遙書不盡意

答顧中瑜

以執紼在遲不先執手丈無問其疏也臥病兼旬偃蹇來命滋不安耳太公旁節不勝書弟從藥裏中懨懨抽思再置再續殊不成片段見眉公排纂詳稱受之標揭簡貴小巫之所以氣索也稍可存者眞而已合傳非體前已告之而聖善不朽已備名筆矣一切款署不能從俗幸亮

答袁漢陰

台臺神識清湛風猷卓然自是國家有用人亦是世道倚賴人非今之所稱清吏循吏才吏區區以官方職業相繩量者也不肖三過練湖獲望丰采兼聆輿人之誦與二三相知之所稱述約略不遠籟竊慕用而台臺於不肖亦若殷然有意者神遇之知固不在竿牘往來間矣

與徐霖掖

會稽錢麟翁宗伯弟本房座師也正學醇品士大夫久欽之不知之風凜凜見於垣草而又不爲一切影響掇拾所以得佳不肖冷南中緣何有此議論弟在北呼號不及乞年兄使年兄知爲弟師耳萬祈嘿存至年兄鼎言銷弭之弟特以告年兄使年兄正大之識窓誇心冷局不敢與人事但願正人君子立交戟之地者知無不言言必有中盡如吾年豪者而已今口諫匣測於緗未洗蜀陸方祟而中朝士大夫名爲正人君子者無端忽起戈矛自相撞扯可奈何

而又妄相測度以訛傳訛如敝座師之事更可怪也不知吾師之
居身居官居鄉者久矣無異議矣
答吳本如
今之鉗鎖不獨防虜而實以防口今薊之督撫不獨修戰修備修
款而兼以修當關之和自非老成名德而文武兼雄誠才兩合者
不勝其任也朝廷特簡明公良有深意恭承棨戟新開旌旗色變
業已威讋諸夷而風行四塞矣未鳴燕喜遙企龍光敬報郵問之
辱
答錢機山
金陵佳麗之地玉堂清切之司閣下棲遲半載攬揆千秋而後晉
陟宮端將荷蒙榛經在帝左右必有以高皇帝之典章舊都之故
實入告於天子爲法祖紹天之助者凡在簪紳躍躍以竢若不肖
才短志紆稍葬銷竭叨附後塵終慚前軌可奈何惟是筆札不敢
不勉氣類不敢不聯不爲知己者之所棄則幸矣

答王玄珠
妖牝一疏定爲不朽彈章矣出風霜之性持斧鉞西輶軒所指拂
五嶺而撼百蠻甚休甚休惟是今之粤西視昔稍異昔以粤修粤
而今兼以粤修黔也夫外有攝冠之義既不能辭內有桑土之防
又不容撤宜屬使者之憂乎亦惟年臺補天妙手涉海慈航不動
聲色而土夷帖然則聖天子之威命實式馮之近日長安如洮更
望驄馬早還主持國論臨書不任企瞻
寄劉康谷
春仲曾有一緘寄訊止陳失火移查無何遂有南中怪事爲之錯
愕惋恨歎公道之澌滅人情之奇險而吾邑之無天也疏中所揆
誣事事相反此亦人之所共知共信不待言矣獨怪老父母之剝
肝竭腎茹荼嚙柏廢寢弛餐爲吾民洗數十年之積弊延一綫之
微脈規模已就而中道棄之何民之不幸耶此係一邑之氣數不
獨老父母一人之功名矣更可異者凡覆疏考功爲政因貫鄉鄉
里新涖事稍遲白之會匪石迫於舌戰踉蹌出署不意撫者具
覆仍用失火事擬鐫一秩見邸報已無及矣益太宰過信奄蔑已
入老父母於夾袋中而其時議論紛挐一切細事俱不暇詳故一
聽考功之議鐫耳不肖身在都中不能爲我仁君伸一公論深負
仁君深愧知己然豈非數運哉初謂畢門稍憩便可北轅已屬楊
公祖勸駕適商之一相知又謂應需計後非謂計事之有得失謂
不宜示人以太急也此中無一日不仰懷奈羽鱗稀少無緣貺寄
幸有貴邑甥簿之便從百穴中草此直寫胸臆都無倫次所台臺
已具論年臺之品望矣
答王坦山
自丙辰一覩清光不肖遂避言還里而台臺亦復澹散南郎遴迴
許時次登銓署乃羣公競進遍懷泊如每語相知居今之世安得
有眞才眞品不求不忮如王先生其人者乎比者榮參九列差强
人意而霖雨之用則幾幾望之矣辱委命甚重不敢仰虛會用竇
期迫徵前諾者塡戶意欲俟之來春得稍儲餘思以襄盛典而令
親杜給諫云必不可遲撫已從紛沓中捉筆爲之愧無一語足當
上掩天藻下蔽鴻烈罪如之何
答李湘洲
當今之時而尚遲閣下三年之用天固未可知或待其既極而別
施洗刷或俟其小定而徐下均調不有救於今必有補於後也伏
又祈勉抑孝思嘿承天眷臨楮不任歸依

緘題久具而役者遲行致羈報命世事翻覆遂及宮府非常之變
動關下聞之感憤當何如也惟老先生身關氣運故家艱國卹先
後並軫宜倍自珍重需時轉旋矚望不淺

答田陸海

蒸惟繡斧南巡綢紀惟肅風稜霜鍔淬兩越而映三吳甚休甚盛
今四方之妖氛未靖東南之民力已窮所恃以剔蠹塞穴獎廉砥
頑爲國家佐緩急明彰癉者微台臺疇望哉不肖家寄荒江仰瞻
芳蔭擬譬筆以奏誼謠而五色雲箋從天際飛墜遂使然格增輝
永銜乍暖明德修矣何修以稱尤望驄馬早還主持國是不勝瞻
矚

答瞿稼軒

不肖與令先公之交在若遠若近間而文章聲氣則如鍼芥投而
膠漆合卽辛酉楚材爲不肖所戈獲者大半經令先公提獎闡令
先公病中亦舉以爲快事而竟不及一執手言訣此不肖所耿耿
於心也惟門下以命世之才負經世之略將興雲霧以沛霖雨乃
俛就閒寂之人問枯槁之業諄諄款款若以令先公之好好之者
似非近世之所有也伏審祥琴在邇脂車可期爲惟珍重以俯特
簡臨書悵矚

答吳石袍

台臺之爲李而僅得清曹郎且又南也世無復官評矣識者曰惟
其以如是之巍望而得如是之平進其特操恬節亦非復他清才
吏之所有是天之所以相豪傑也竊窺台臺淵湛清立灑然物表
而物不得移之庶幾乎人倫之水鑑者今雖在南嗣隱然係天下
之望不肖一陳心知隱約參之矣何至設不必然之慮如札諭所
云耶託寄之深儻可讀述之處亦不敢不勉此亦不肖之積鬱云
爾豈謂有助於風雲也乎

答張篤棐

遠承芳訊已具報章再領嗣音深慚託寄不肖譾劣無似所恃以
信於海內知交者此一片熱腸耳不謂台臺能照之於數千里外
也今世波湨洞時事紛紜非得名世大賢立於表著之地主持清
議樁柱末流國家之事有不可言者矣故今日之倚重台臺猶涉
險之舟航承撓之柱礎也凡我同志躍躍以幾又豈獨不肖同門
之私誼哉

與靳尊陽

臺役歸附致纏纏定徽台前矣翁丈見弟請告之旨得無爲弟咄
咄稱怪動不平之感乎弟以應山一疏爲此奴所甘心延頸以待
卽欲爲冥鴻未可得也抵滯日有敝門生高安令之便郵拈筆數
行代候新祉令楚黃名士弟關中極賞其文竟得聊第其自安仁
調高安則高安之士夫聞其廉辦而欲得之其治行似無害已高
安邑大而民疲且多猾歲課屢不完當此參罰嚴急之時左支右
吾令亦甚苦幸翁丈在事體悉下僚保持屬吏是諸邑之所嚮風
者儻高安可備驟策更推弟之屋烏而分外加意教之誨之卵之
翼之奬之飾之掩之覆之得奏三年之績備異日之用則如天之
福不肖弟與有榮焉出國之人絕意世事而獨爲此令款款亦門
牆之私不能自已耳惟俯存之叅語事一切屬之中書科李書辦
矣

與左浮邱

進賢退不肖山公職也而進者必賢退者必不肖誰深心左右之
者今日乃舉爲年兄舉案矣嗟乎當小人之伏莽也根不疾去之
爲快不疾去之則以君子爲姑息耳及小人媚竈得志又以爲吾
黨激成之然則爲君子者難哉出都時聲息洶洶弟蒙譴猶薄世
未行內外欲殺而能免者也縱山深林密當有綳弋之者矣

與金雙南

初擬至德州報命舟過津門而南則逆流淺澀日不能數十里而
風雨間之口復遲遲度翁丈幾以爲侵諧矣弟既拙於辭筆又不
得世美之詳祇依仿前次詞頭約略其體恐不當顯揚至心若翁

丈之芳標瑋烈著於堂廟則山公太始之制異日自有秉如椽者
固不以目前重輕矣廓園所屬亦不成語奈何欲作一字寄園公
畢竟無可寄益世事已在邸報中憤世救世何處著一詞若世外
之間亦非一幅紙所能盡也入山之人暫脫於鼎鑊終未知所稅
駕耳臨風□□

答解石帆

弟不肖固陋人也守官都中自潤色編摩之外何與人事乃風波
橫起雷霆訊鞫事連鉤黨名在丹書弟處此可謂酷矣年兄憐我
念我越江遣問慇諭綢繆高義雲天千古無兩惟年兄不倚不流
爲時砥柱望早還交戟之中主贊清平之議又何幸歟文織之贈
愧非白屋所當仰承若比於綈袍敢不拜

答毛禹門

今日之禍蓋人事天心一齊湊合彼其徒日以殺人爲戲殺不盡
不休卽世上顯然之是非與其自身必然之利害都不曾思算一

過非眞有亂天下之才與智而天下之亂從此不可收拾矣吾輩
不死於法卽死於兵所慮不止於罪累鉗織已也近見奉旨再鞫
楊左改移宮爲護熊以封疆爲題殺之爲有名嗟乎巧則巧矣忍
可瞞一時耳目恐瞞不得萬世人心也吾輩十五人則以招權納
賄爲題所坐有差等或云千夫戮之以贓猶可窮之以必
不可追之贓直殺而已殺亦何可逃乎事雖從中皆從外決北人
爲政風自南來此長安時局之大端也六君子之後孩未繼之彼
六人者皆入而就死地矣孩未能免乎痛心驚骨夢魂飛繞我輩
雖生不如死也往吳門晤昭自故園遲答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有序

夏忠靖母廖夫人忠靖幼孤夫人教之嚴而愛事姑甚謹姑病
吾恥與同列諫書天下聞世顯忠逾揭後起正多賢元愷綬爭結
執其手曰吾無以報汝願汝誥過我子孫事汝如汝事我忠靖
拜大司農夫人年八十晉封太夫人三楊及胡祭酒諸公皆升
堂拜焉

忠靖掌邦計母廖尚皓首別殿賜宴歸高堂介眉壽是時長陵中
羣公並耆舊三楊列館閣胡公爲祭酒連鑣登母堂御行拜階右
鏘鏘委佩聲蕭肅奉觴走母也徐唱百雍容三爵後上云主恩深
報稱莫相負下云計臣勞提挈視吾友嗟此良宴會明時信非偶
誰與矢德音乃在一寡婦養姑泣下泉持家敝箕帚尚書信卿才
訓廸自黃口蠱魚愛獨勞釣軸教已久由來孤貧兒往往踐台斗

初冬即事

清子畏朝風九月吹寒屋御溝隄上柳蕭蕭黃葉禿玄冬初布令
陰塵走平陸忽傳新甲子頒報春風煥鳳曆須銅署明朝徧九牧
初驚淑氣回翻覺流光速何以答堯天無庸大官祿

寄韓正堂

二鳥集上林相顧驚羽翰朝棲瓊樹顛夕飲瑤池畔一鳥忽不戢
偶中金丸彈一鳥失其雛惻惻訴悲惋飄蕩各西東慘澹玄雲變
離合豈有常物理自難算雄飛與雌伏受質由來判自我謝巢窠
戢影尋沙岸願君整遐翮乘時返霄漢願君愛光儀風雨無凌亂

一振朝陽鳴翽音白紛散

贈曾太翁遺像有述二首 滿雲年兄乃翁

有美曾太翁抗義兼敦信流俗多波靡翁也石鄰鄰天道豈無親
申錫在賢胄愷悌愛固情深厚楚威自振榮華亦等閒詩書勿可擯
之子生無忝烏奕起塵埃南宮屬冠冕北門領翹材歎息翁溺習

小宛日徘徊披圖儼然在皋魚孔哀哀何限人子情白華與南陔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册

有美海陵彥俊先負勁節高蹤曾城體倒挽長河豈誰不媚時賢
吾恥與同列諫書天下聞世顯忠逾揭後起正多賢元愷綬爭結
毘陵舟久晤別薛純臺僕少

蘭芳挺喬秀蚪姿媚高岑自非風霜集誰思儔侶尋彼美河東子
踏約抱孤襟一乘驄馬出蜀道行駸駸妖氛起邛僰玉壘生重陰
誓眾堅城守發虢執田禽功成賞更薄去住盼園林乃知補浴手
行剪惟深沈我行屆歲盡雨雪正狂侵憂時三歎息河漢渺知音
願將磊砢骨持以勸朝簪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建中皇帝奉天急行在詔書人人泣鎰篋不移師武臣誰知陸九
詞頭立推誠布公說未行咫尺不見煬竈明白衣太尉怒投袂倉

皇六飛山南城涕泣聚洋求內相趙趄愛立咸陽京瓊林大盈空
舊額月奉日進需索迫蹙飾作相未裂麻忠州別駕州量移心咄嗟不轉忠州石君不見中山壺飧萬古悲讀公奏
讒如其悲中山奉天竟何別今人悲昔徒爾爲

初冬念邊戍

霜花乍拂凝刁斗胡馬嘶風蹴荒阜犬羊成羣毳幙蕃獵圍野火
連天勦中宵擊柝傍孤城帶甲橫戈鐵蒙首月色淒迷塞草枯雁
聲嘹喨爭尋偶此時薊瑟實堪悲誰憐久戍衣偏垢邊臣媚虜虜
輕心馳幣中朝掩其醜茵褥自奉厚常寸幸虜不來歌進酒一夕
家鄉子里輕夢回又聽風聲吼傳聞聖主勦冬衣中外乾沒傷露
肘下情未敢達吾皇從來格蠻相蒙久妄意狼煙絕塞空有道之
世四夷守

題張封翁萬綠圖

名山聽說王官谷天柱峰高插雲矗昔人隱者司空圖臥穩中條

結詩屋千載風流誰繼之萬緣園成牛畝龐十畝之間桑朋開林
水依然濠濮間遠者二華分突兀近乃五老助迢遞牀頭白墮釀
百斛屋角黃河流半灣樂哉張翁此別圃仙巖神岳不隔武於今
霍嶽稱天鎮在昔巍都擅地主地主萬古無消息決濟壺關臨子
午何如嘯謁騰雲深從來垂釣在河濱堪誇平泉柞澤莊不數輞
川辛夷塢登臨把盞咤詩成歡娛戲綵供醉舞戲綵逐萊觀裏仙
式穀仁看天賴補補天事業亦尋常激枕巢由差可伍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華陽洞天神仙宅丹砂色奪芙蓉碧來往風塵老歲星吏隱浮沈
甘挽戟岷峨口勒循良碑洙泗經傳先聖澤劖綵一劒氣成虹濟
文舉以次興者俱火攻燕邸就養驟歸去宮袍晝錦爲公御祖道
輝煌金馬門親詞璀璨銅龍署阿翁相將阿母行壽考不忘終譽
處

程生廷瀛游余門廿年矣近來長安就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
人聖善開七秩也忽爾言別发賦短章以侑酌者且志勉云
長安風沙爭撲面蛾眉自掃謝時彥賴有宿昔及門人殘燈細雨
談無倦一日別我將南歸謂言阿母年古稀桑弧蓬矢男子事阿
母親綵遊子衣行行再拜辭阿母母曰勖哉兒嬌首澄江夫子籍
金閨朝夕往從愼無咎生述慈訓轉告余慚余碌碌大官糈酬拜
紛紛心所厭眼光時在架上書未敢放倒平生志古來經綸在識
字京師如海一身藏知我者誰祇心痒得生過從喜欲狂笑言達
曙以爲常松窗明月今猶昔文章出處向相商送生歸去新安里
鶴髮丹顏倚閭俟問生所得較前奢怒馬鮮衣母所恥我聞賀山
秀可餐中有仙母飡琅玕男兒勗勉功名事錦衣兼作羽衣看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二首

大行辭月殿涕淚滿句陳翟輅晨興晏軒鉦夕緯渝占沙開萬曆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瘦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
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邊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
飛車白日收門衰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內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艱蓬蒿榮華悲短促
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毋徒歎唾腮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經累後生覆巢窟有卵
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五女儒生婦年來禮法乎祇今逢末劫正合懺餘殃稍足無盈橐
長貧可厭糠糜粥何處訴輿語慰而嬭

寄友

生平肝膽熱掇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
人性有獧便生死交應在肯爲異己憐

七言律

夢上求賢詠館還

風雲千古慶明良況值清朝泰運光紫禁夢回驚版築黃麻詔發
賁磻陽非關鼎鼐虛台軸祇爲金甌重棟梁草莽幸承恩寵渥共
瞻玉燭與天長

賦得秋聲一雁飛

淅瀝金風動碧林遙空獨雁助長吟聲寒絕塞三千里影照長安
一片砧秦隴雲橫朝起笛瀟湘月冷夜聞琴於今聖世銷烽火北
海應無繫帛音

瀛洲亭聽鶯

地敞蓬瀛午漏沈流鶯聲轉入樽陰若爲求友鳴芳樹應是遷喬
借上林繚繞遠隨仙樂細間關不隔禁花深雙柑斗酒幽人意何
似瑤池驟好音

讌蕭如城司李兼東萊元岡紿諫感儂胡葵翁老師

亭敞臨蒼草色青故人霄漢館簪紱文章自昔歸蕭統仙氣絲來
翮禁經夢入桑乾舘月皎涎垂荔子露華零應憐無限南州慟好
爲吹噓洞轍觴

贈賀知忍

雲陽煙水碧鄰鄰問尺華陽洞口春山擘畫圖飛翠閣袖揣香霧
散蒼鈎風流絕賽陶元亮勝事還追賀季眞更羨鳳毛開五色猶
能奮筆觸龍鱗

酬黃太史封翁

祇光繚繞五羊城海屋珠輝曜日明三島春秋雙鳥健十洲煙月
一樓輕龍文曉護泥金簡鶴背時攜煉石鐺最喜傳經輝禁近板
輿初御歲星精

送何武技紿諫左遷浙臬

驚君一疏叫天閽聖主優容檻許攀半夜牽衣寒燕尾一朝升座
動龍顏應知彤史標遺直仍喜我冠便觸奸九廟有靈潛受簡可
容長去紫宸班

方孩未侈稱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眞新婦配參軍也周王纏諸

年丈各有賜仕次韻

方郎年少擅操觚猷政名山乞領符洗馬人都人似堵令君行市
果投車漫誇極樂神仙窟翻徙多芒熱鬧區卻笑稚川眞鈍漢丹
砂何漏計全輸

賀姜年伯（同館藏勝兄乃翁建言家居）

披麟往日動星辰漢署光儀二十春本爲聖朝經石畫何妨壯歲
乞閒身文章世業鵷鷺接黼黻皇猷鷁鷁新仕看霞觴初度日還

徵四皓上蒲輪
寄李翼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擬議云爾
童稚備親四十年中間百緒總堪憐少因家難心幾碎壯爲浮名
砚屢穿愧我謾稱金馬客遲君不了蠹魚緣明春早放江南棹相
與徜徉鈐水邊
寄孫紹峰
念汝當年意氣傾酒酣詩筆劇縱橫黃金散去家何在白髮添來
鬢幾莖宅傍渭陽餘宿草名尊吳苑失長城卻憐一片蓬瀛月夢
落湖塘隔萬程
東阿道中
七月驅車歸路長病餘況是怯驕陽火坑歷劫何時洗水國洪濤
未許航昨夜高唐歌入夢今朝穀嶺翠侵裳奚童報我逢生日好
喚涼飈引一觴
袁中丞晞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游故也莞爾有述

翩翩數子遂芳塵隊裏黃童是重臣此日巾襴分柳色幾人詞賦
動楓宸差池羽翼悲吾晚厭飫膏風雲羨爾神仗鉞功高頭未白轉
恩挑達事猶新
洪葆原年丈關政報滿還朝
錦帆簫鼓出江湄水凍黃河驛路遲鄉味久拋忘荔子客情偏淡
戀蓴絲間門柳色非前日長樂鐘聲似舊時聞道使君廉載石江
東父老望旌麾
贈別閩中蔡子周父
天涯相見各依依禪榻茶甌坐翠微作客又逢天有雁薄游無乃
劒生衣摘來金橘龍山好嘗到銀魚笠澤肥已見山風催桂子可
忘騎馬問嚴扉
贈京口王別駕
津口扣逢及暮霞秋風吹水颭寒沙鮫人貢帛輸官稅龍女藏珠
看晚衙招隱題詩憐夜月射堂走馬憶春花知君爲政清如水贏

得中泠好潑茶
贈何越崎二首
風流爲政復誰如山好泉聲臥閣餘自載桃花東越米不貪銀縷
太湖魚兒童競拜肥卿馬烏鵲常隨好時車早晚定逢宣室召袖
中先有薦雄書
一縣花開兩地明琴聲閒暇起歌聲冰心秋映梁鴻水棠陰春深
庾亮城東閣官梅動詩卷扶風絲竹列書生酌泉自顧清如許不
信仍題第二名
齋中守歲
雨雨風風送短年焚香燒燭整殘編起居偏註陰晴事供奉常依
繡佛前老去蛾眉應自掃坐來蠅蚓亦清懸尚盈一物憂時淚汞
夜徬徨北斗遷
元日大雪
半無朝謁懶披衣忽報璇花四野霏西嶺攢冰銀作案小園鋪絮

玉成圖梅因亂白頁難認酒爲凝寒氣亦微閒道聖人所上瑞今
朝宮樹滿光輝
和姜養沖
夢溪人蔘尺書遙閒說春江杜蘭橈山上探潮餘興往祠前坎碗
暗魂銷舰風人遠將頭薦懷隱秋深有桂招直北浮雲方蹙鬱共
井小事付漁樵
庚申立春日
炸火燈陽不可開江南猶自鬬華芬裁紅剪彩閨中巧度曲傳歌
席上醺白雪銷殘征淚絲煙捲霜塞邊雲今朝暫理宜春詠可
許閒隨野鶴羣
送張符禹
政成仙令自風流花裏絃歌似舊游候鶴一琴湘水韻望鳧雙舄
海宴行車遠近明星合臥閣高深甘雨秋多恐承明清切地從
容蚤晚借前籌

冬夜過趙菴留題
荒煙漠漠鎖香臺偶爲尋僧踏月來鳥解傳經喧夕磬大逵客至起寒灰參差松影簷間入滴瀝泉聲澗底開爲訂明春茶事熟手提籍籠到山隈

擬送裴中丞開府登萊
周宣六月出車攻伏鉞三齊節制雄南國舊棠春詔日西臺列柏夜呼風樓船昼結蓬萊近簫鼓龍吟鳥嶼空國士感知無以報還有遺言在皐囊

渡漳
去年經此涉江游今日重看漳水流詞賦自慚梁苑客鼓鼙其奈塞垣愁天中音問南來少雪裏行人北去稠誰道使旗增氣色歸時江上有眠鷗

民部劉念叔枉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卻寄劉任寄關
懷人秋思正難禁千里相煩寄遠音國是紛吸徵定痛務宜非高不止
關門氛色掃重陰船向笠澤風初落鐘起寒山月半沈偏是使君垂照遍蒼蒼白露漫蕭森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歸來三徑沒蒿萊秋老東籬未開惠我新枝醒睡眼多君孤賞破時猜重陽卻負登高展燕水何心市駿臺把盞浮英吾事了

五言排律
擬送皕濤之國
天門開祖帳帝子鎮朱方綴輅移仙仗桐圭引繡裳山川周舊邑賈玉舜分璜鳳吹齊韶奏龍媒服上箱蹌蹻分禁衛振鷺儼班行鵷鶵皇郊送祁郵帝澤長舳艫千里盛旌旆九衢光屏翰維城重無康樂未央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面對寄贈
玉署推前輩明公實鉅賢文瀾迴大海霜氣肅高天自昔陪譏眼諸生領袖專南陳齊表帥北李讓陶甄經述還醇雅條規矯薄俗殺青哀牒史木末表荒阡橫厲千秋事提衡一代權風期從坦率月旦誤迍邅貝錦何勞織朱絲不改紘婆娑宵關外偃蹇日華邊婉孌蒼葭閟清輝碧渚前湘靈調瑟遠子夜舞衣聯葵禮傾常赤松羞夢幾圓螭頭處左席沙路望歸鞭穀觫浮雲積蒼茫駭浪連頻煩明主顧不受世途憐收拾餘編在從容竊取偏奸雄恐鑽灸幽憤快磨劘允矣陽秋筆居然金鏡傳物情拌我棄吾黨未能捐四顧寰區內何人羽翰聯問津心自苦見侶展爲穿遂枉翹翹乘翻垂款款箋微才蒙棨引晚契託纏綿甚愧丈人厚徒勤長者先卑棲怯弓影匿處避狼涎行路風波惡登堂禮數愆形疏神倍密感極梯流涕弔影江干雙回腸峴首懸猶餘千里志尚訂四方緣烽火遑陽急脂膏陸海煎老臣思借箸豎子且騎眼涉險思舟楫爲梁必梓樾廟堂求變理嚴穴首騰騫傾果知蒼蒼靈光應紫氳未云歌鳳日曾是泣麟年

贈吳安節
夙負楓衣願遙逢獻履辰喬松方介祉卷畫暗浮春禮樂千秋遠衣冠奕世振素心敦薄俗赤意挽頹津攬轡雄風駛埋輪正氣伸臺霜寒颯斧卿月耀朱輪清濁持衡定安危借箸頻飭經時益峻性以學而淳江漢堪誰濯淵源自有眞文章垂瑰珍舉動著嶙峋業自青緗禪忠仍白簡新隆中柴歲月洞上老經綸滄海閒觀態冰壺澈出塵閒餘家慶泡來舊主恩申祭海爭推謝占星競奏祐養生形似鶴憂國鬢添銀室繪圖蓬島高歌頌大椿願將金石概永永渡沈淪

送別楊蓮初公祖

廬嶽鍾奚特關西棟德多膽傳騰晚色建襜漾春波魏闕龍宮遲吳天秀錦過長江催擊楫渝海沸揮戈少府敦輸輓窪邱廢作訛因之勤撫卹盛開浦陽和約網寬三面漾裘曳五紀帶棠朝有頌長楚野無歌飛檄星馳急書心贅欲幡舳艫開震澤羽騎候汾河就日階逾近浚煙像不磨誰能長借寇吾自重思何末路攄羽赫深情潤薛綿臨岐愁去住閱世幾平陂周道瞻山衮滄州狎釣蓑太行標駿烈野吏佐編摩

七言絕句

登第後哭詔安胡葵翁老師四首

雲門石上前追陪酌酒頻呼縹鬱才今日南州枯淚眼燕泥零落畫梁摧

星軺一日過梁谿攜手吳江芳草凄卻恨長安花滿陌等閒飛上故人綈

謁龍承明玉漏清鍾期流水若爲情獨憐枯冢無靈氣漫向人間三載荒

掃不平

延陵紫氣接遼臺季子空餘挂劒哀覓得星槎上銀漢擬將黃絹換蒼苔

勒蒼苔

初夏暮中即事四首

深柳垂絲掠燕飛新紅片片點苔衣朝來抱露披書幌錯落晴霞映紫薇

梧竹森森翳碧紗芳初拂處轉爐鴉驚聲睍睆來庭樹知有薰風入舜絃

朱明麗景上高槐翠色平鋪碧玉階漫捲湘簾消晝永涼颸若爲助吟懷

清宵雨漲鳳池流鵲鵲垂陰麥正秋共道來牟堪燕喜可無新頌出詞頭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四首

三月落花北正絲布帆千里順雅船桑田滄海尋常事看取明珠掌上圓

玉樓天上自亭亭底事文章去作銘解道神仙原有種仙翁識得是遺形

歲星何事到人間會破人間憂喜關七十年來常在眼西湖日夜水潺潺

南去千峰間紫氛獨憐翁自傍孤雲青松長茂千年色好護瓊芝映錦文

送楊侗孩館兄二首

賦就長楊動紫宸問天忽爾動歸輪好將醫筆華清暖滿座春

落日停雲酒一尊總然暫別也銷魂馬頭帶得延津劒夜夜餘光燭斗門

送孔中甫館兄二首

三載茨齋傍紫微偶從天子乞班衣明知此去無多別猶自臨風悵落暉

家近華陽小洞天淩虛黃鵠帶蒼煙清宵莫到蓬瀛月大隱金門亦是仙

送劉太凝館兄二首

篝燈幾度共論心誰遣琴操別鶴音君自涉江尋舊侶暮雲春樹總難禁

仙郎書錦映征車柳回看綠漸舒莫以尊罏深戀戀濡毫且晚待相如

雜著

論文 計十三條

做舉業有舉業之本領即做一題亦有一題之本領看文必先看文之本領如夫婦之不肖題其本領何在不要說不肖不好了更不要黏講肖字一句如太質文所謂肖仁智勇肖位育等字也不要做了幾句不肖後又用一轉若用轉便是可以與能了大兒曾見我做孩提之童句中用一轉前作多模擬此篇不知我是文轉不是轉題我文只模寫孩提之童光景並不曾做雖孩提之童然有個良知在到底只說童昏也歟哉益無不知愛之意已在孩提之童要隱隱躍躍於口角之間不要顯露不要有轉痕耳汝等看文只看句語不看大意如何如何今只看袁思明夫婦之愚文正與我主意相合他何等玲瓏何等體貼也久而敬之題要在久敬上討出滋味來看王餘量文便是汝等頂門一鍼也平日看文粗心浮氣不曾以文對題以我對文逐一磨勘過來只如試官吃酒亂塗人文一般如何長進汝今在裏面做過此題要做敬字無敬字做出來要做久字無久字做出來今日出來看他文便覺他好了汝輩不可輕忽人文字我極愚自不會做動說人低品惡道者文字有輕淺之淺有浮淺之淺輕淺之淺從深心大力中做做出題情與文情滾涸可掬此最上乘也浮淺之淺則以粗率之氣抹倒題情即自家文思亦混帳瞞裏不曾刻剔出來而專靠一種襯筆浮詞隨手應搭只如此做到十數篇便壞了手段吾人只此一點靈心提之則尋向上去不提則墮坑落塹不可不省也

舉業書不多幾部另整出在案經書文字該看者央人集看不該看者庋之高閣案上不可多書胸中不可少書

女理秩然耶吾言非妄從容味之不可忽略吾言將我一片苦心竟無所屬付也

時文不煅煉終不得出頭

時文全要緊湊中關巧不得此法做不成家

文之貴議論意見固也然以尺幅之內寫出胸中開天闢地本事須以巧心妙手於一字一句內微轉波濤使讀之者躍然心開則妙矣如用宂長議論如論策者然非惟不成家必不入彀我前日論沽之哉題說待價正所以爲善沽此是做文想頭汝認差了就將我此句話做題目句句重在沽之哉如此則題目反淺矣所以斲輪之巧父不得喻之子也固是不善領會又下筆迂緩用句荒疏如水跌泥愈跌愈澈又如膏黏漆愈黏愈結二病人於膏肓不治將深且奈之何

入設之文只是七篇一律自首至尾無一疏漏不知費多少鑪錘思之思之

人之心靈一日換一日逐科文字一日新一日試官看文決不棄新而收舊

小試之文略與大場中不同須得觸手尖新意新則調自尖到處絢爛意見橫出議論層疊使觀之者一驚一喜雖有出入小疵且疑且駭而不敢棄置矣汝等只要於未考時收心靜坐打入時局開出心花入場便無疑懼不然心粗氣浮未有不爲退轉者也切勿信人鄙諸考官之說

文字先要認題有題眼有題面有題神汝輩先不認題面安問題眼況於題神乎看文字不得其用意處雖日看百篇也無用處至於過考只寫得平日胸中之所得胸中有一毫粗浮一毫滯澀無不見之於卷中汝輩粗心浮氣毫不沈思又不肯用實學只將平日眼前所見浮調依稀影響點綴成文細按之皆無一字相關也今日無論汝輩進步即我二十餘年苦心濫有舉業虛名於世過有識者見汝輩文無家數無傳授至此非其父業已荒即其不留

心教子者也并我浮名且爲汝貶損矣眞可歎可笑之甚也
舉業文章先要本領次要生氣有本領者尚尚不可無生氣況本領
全無乎人生二十二三歲不肯用力上進烏乎用其力哉我做秀
才考一次惟恐落人後廿四歲至廿七歲宗師連考二等猶以爲
恥今日不成進士日夜有舉業在心以爲忽死必圖一捷此卽論
語上死而後已之說爲仁者豈必死凡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
有不拚一死者也念之
此先太史所遺論文諸牘也先君一生精力竭於舉業用力深
而成功苦故言之切而有味凡批駁虛白輩紙尾者一字一句
皆嘔肝吐心頻加鞭策余兄弟聽之貌貌爾時年少氣猛心粗
膽棄亥謂尋章摘句徒自疲苦握筆疾書不事組織可以得志
孰知時過氣竭至今猶墮落也先君嘗誨虛白等曰舉業一事
與今修行人一般撇卻閒務澄練心神如見銀山鐵壁拚命鑽
入方有少分相應汝輩悠悠忽忽不肯苦思力索趁筆塗抹絕
不知文章家曲折安頓之法汝輩必墮吾其衰也今虛白頗毛
種種捧誦遺言痛苦刺心政復何及惟望子姪輩刻志礪行佩
爲韋紱以繩祖武勗哉男虛白謹識

策問

壬戌守官都下時值廣寇失陷關門震驚一時諸君子於朝會
後共集旅邸攢眉國事長兒虛白侈口談兵闔中莫見龍先生
聽其言謂有條貫至欲具疏薦余力止之恐其言夸而用疏
也設策以問

問廣寇陷而人人言守關矣識者皆云宜守關外今欲設重關築
墜堡險於何恃兵於何宿且西虜駐牧我地與我錯居界於何限
防於何施鴨綠何術制馭何方凡關外之地勢諸虜之情形談兵
者必指諸掌矣欲禦東□必先處西虜宜直書所見以對若夫搜
將才假事權修軍實練士膽一切制勝廟堂之說此上之操柄非
下之方略無可勦也

示子

示諸子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莫學今勢家
子弟以鮮衣美食爲事立志高遠工夫無所別用自然勤讀書則
今日窗上一著惟不管閒事盡之矣吾家世單寒受人侵侮吾輩
大父及大父盡力撐持僅得自完外人見其紛紛傑侮若以爲强
力起家者而其實暗地受虧施恩不報者多矣故中衰三十餘年
諸孫有飢寒之憂而無刑戮之累及至吾父事親孝與人忠恕與
不苟言笑不輕吾母相以內德閨門之內儼若朝典近世布衣未
有如此之謹於幽獨者也而一生危苦半世牀褥爲皇天所憐憫
故至今日而發於我之身其所以不能早發者吾德薄耳嗟吾祖
父起家之艱既如彼食報之遲又如此吾子弟可不念哉汝不見
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既生之後滋溉培植遂成良田吾子弟培
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人亦有言做官之日短做百
姓之日長吾謂百姓亦不易做還宜趁做官時稍爲料理耳可不
念哉生當季世種禍容易種福極難小宛不云乎握粟出卜自何
能殺此大夫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而其首章曰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其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其三章曰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末章曰如集
于木如臨于谷如履薄冰每誦其詩爲之流涕願吾弟吾子日誦
一徧以當座右銘也我本無宦情又苦善病苦憊中可支姑避世
金門兩年實授一職而歸若不可支卽以原官歸隱亦今世達者
自便之策也何能局促轅下兼爲子孫作牛馬哉恐子弟不亮而
以我一第爲羶途趁我策名之始爲及時營業之計既累父兄遺
以自累不惟自累還累子孫故言之諄諄毋聽之貌貌也萬曆甲
寅春正月書於長安邸舍寄諸子黏之草堂之東屏

代庶弟亦乞屬子

弟病中追思往事出涕曰吾父一生值伯氏之憨里中險人乘間
交搆祖喪未終而蕭牆禍起傾家辱身尚忍言哉是以晚年證犯

癢療委身牀褥十有七載飲恨而終吾母相之於艱難困苦之秋顚倒流離之際勤勞家政以致血枯力竭肱削行蹇亦犯父證數年而終我是以兢兢謹守創完宅宇求立吉君子爲母少揚眉勉襄事此素願也而今已矣天不假我以年矣嗚呼吾母以憂痒殞其天年則生不能養矣以泯滅沈於歿世則死不能葬矣抱此大罪將以何顏見吾父母於地下也嗚呼其將付之于姓乎夫我猶弗克終而況於于姓也乎我有兩子頗露頭角我以爲寄託有人誰料家門不幸福祚淺薄乙丑之歲旻天不弔庶徵痘亡於冬庶明病故於冬天乎天乎何喪予之速而奪吾之盡也所存兩子庶績貿體懦弱巢性沈滯自守有餘而開創不足吾慮其太柔而不能剛克庶尹質體剛硬棄性流動及時童牾亦可望進吾慮其太剛而不能柔克嗟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弟恐績尹之有貳心也令予屬屬而再再而三無非欲使若輩敬承先業謹守遺訓繩規矩尺矩弗入於耶倘不云乎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斯言也非吾弟爲子之心耳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矣而猶有貳乎吁微斯言誰爲右銘天啟丙寅仲春書於行素軒中錄之簡左以徵吾弟之孝思云

自敘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愛憐自提抱以至髫齔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晴宇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沒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海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余家禍實與連云明年春復就童子試縣令詔安胡公諱起甲號襲虛浙江丁丑進士大邀賞拔第一願問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囚廉知吾父與伯冤立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公名鵬號湄陽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倜儻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遷一公也諱進士號靜庵陝西人戊辰時進士以庶常出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渤廣東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啟辛酉與楚闈報命還里取道靳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戀燈于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名朝國未進士矣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格于主者又弗儁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李公諱懋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崗號見菴江西貴溪人庚辰進士署余卷去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矣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公名號湄陽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倜儻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遷一公也諱進士號靜庵陝西人戊辰時進士以庶常出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渤廣東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啟辛酉與楚闈報命還里取道靳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戀燈于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名朝國未進士矣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格于主者又弗儁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李公諱懋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崗號見菴江西貴溪人庚辰進士署余卷去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矣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閔公諱延甲號襲虛浙江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靳水人己丑進士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遇于公車講遍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悵無從一訊也辛酉過靳水凭公之棺面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遞其報余屬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俎之贅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應甲號虛浙江丁丑進士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靳水人己丑進士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遇于公車講遍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悵無從一訊也辛酉過靳水凭公之棺面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遞其報余屬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俎之贅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應甲號虛浙江丁丑進士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吾母已病啞視南試吾年已三十已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雛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證臥牀褥者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毋殯櫬厝于赤岸之阡靖趙文肅公志墓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

公（諱子貞號崑岡庚辰進士）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毋合窆焉請王鄧部潛生公志墓志皆未勒石人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志以子了不爲動且曰願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眞東林也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於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館也嗣後德清不知獨以爲先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闌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增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庶無恙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于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鈔報所共傳也旬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子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臣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盛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剸忍其腹矣而同郡某者喜鈞奇走要門蜚詞交搆所搆不止余一人也而眈眈乘之以假手於其鄉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余方擬授簡討候旨久不下而初疏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云云人平歸而杜門御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隙余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得免後詮伏者又四年南昌移谷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專有所屬也會先廟登賢書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榜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

房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杜公（諱天合號冲寰庚辰進士官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庭舉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沒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蘇溪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蓋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沒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恆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拙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二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綺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折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榜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

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而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見也是時遼陽陷沒汲汲皇皇舉朝失措而海內嚴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而者每朝會東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而相甚和衷而意在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翬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靳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間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冢宰周漢陽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

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過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余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余不告之故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德於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過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說紛紛靡定余時為母縱母觴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遺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門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儀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說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

之寃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直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撲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瑞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於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譖其詞只自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鈔余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糺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道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豁罵我彼與大洪一丸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

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寔大豈眞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益余謂此說可斬屬之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歸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福唐於我不為不知己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倆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為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曰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內外之徒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擬趙楊左魏我為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作用誠遜遜謹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聞有薦引皆名流遁佚自其夾袋他人乃休休有容古倆一个臣庶幾近之高邑素知我謂我東銓中人余第一從與耳不閫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溪為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嗛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嗛我因巧離於福唐彼亦久負東

林之日思自解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諭諭所不論已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闔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被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余弗避也南豪之推有小瑞到關屬聲曰此人還西他送客送閘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之說深中於內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慨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毋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質贊決之而禍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與諸子皆疏劣不知吾之本末隨輯謾記都無文字粗具公

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毋徒取滅門也余行質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慙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嘗私背君欺心實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閻報之後了無怖愧但義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辱於狗奴獉賊之手耳

生平道義文章肝胆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靦昵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逃想兒輩亦知其凡也天啟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先太史博極羣書紬繹千古雖海晉沒寒炎書繼晷繙閱靡懈或在郵亭館舍一編自隨口吟手畫都不省他務猶以年少疲精舉子業未專古文詞嘗有有筆無學之歎然英風勁氣每一落筆令人驚聳以爲見所未曾蓋鐵石之心與風霜之筆相挾而出其大概也館閣試之文爲一時名公所推重先太史又以多忌少吐爲恨手自汰去者大半至典制之文義存詔誥意在勸勉嚴於體裁不肯苟徇簡存笥中者亦僅什之五六耳居恆憂先宗祉念切履霜時以聊絡正人呼號同類爲己任故見於書牘者往往淋漓激切無所顧避而二三密友往還手札嘗詔速日家人惶怖付之一炬又軼不傳焉嗟乎此盧白之捧謁遺札爲之追恨出涕者也先太史精忠大節表著海內聖明既愍而恤之矣惟易名一典已奉俞旨而遷延時日者何歟夫必有信友乃有貞臣自朋友誼徵生則翕翕死則落落縱慟輪瀆酒不可謂無人求其慷慨激面折廷辨者蓋亦鮮矣何怪乎異已之徒甘心黨逆而仇忠義也先太史之死於逆璫也碎首黃門纍尸城北擬於膺滂喬固亦云烈矣祇傳此身後一諡少酬危節夫亦主持世道者所當深念者也茲合先太史存稿自制詞至雜著共若干卷編次如右其散失於他方者幸諸名公不靳郵寄以便續梓崇禎丁丑中秋前一日男虛白百拜謹書

與李近復見復兩舅兄書

昌期於乙未歲爲先母卜宅兆承岳父垂念兒女一體波及於先骨許以今任家橋之墓田易地而阡之其穴地一邱係二舅私置亦慨然見許以田易田不費半僻不增纖直非篤於親誼不及此此外復有明堂及左龍近穴之地弟拘於形家言小有修補意欲併易之承先岳父亦慨然見許曰吾在任汝爲之而後成易未晚也然弟豈敢特東牀之愛擅動外家寸土哉所以併前成易之契遂巡未交在先岳父以爲龍統一家渾忘爾我可以無契在弟以爲未了之局待吾郎舅三人自爲之言之酸鼻今兩舅體先志篤親好肯遂弟之所欲爲甚善而大舅之語則云任丈自取此亦猶先岳父龍統一家渾亡爾我之意最上一乘語也雖然舅之所以處弟厚矣弟未有處也大抵人子爲親卜葬不於己地則於他人之地而所值於他人者除仇讎扐捐之外約略有三其值汎常道路之人則用倍價而沽自一倍至十倍以爲常至有僻好風水與貪刻者遇卽百倍千倍者有之其值汎常親知之人則用倍價而沽自一倍二倍至五倍以爲極其值骨肉之親又相厚者與肺腑之交且忘形者而後有平價之沽與平價之易盖至於平價之沽與平價之易卽兄弟異居亦用此例然必彼無德色此無愧心而後先魄妥焉後嗣安焉高誼傳焉如弟與閎下是也若夫不用價不用易而挈而與之則惟君親可耳惟所哀憐窮困之親交可耳昌期雖貧不至藍縷雖賤已弛負擔豈忍貪大德貽父母辱哉若曰壻受婦翁之田女分婦家之產古例有之曾不爲過然饘粥與祭掃不同質贈嫁與給葬不同名儻兩舅仰推含褱之隱衷過有推尋亦何必是而昌期無是望也若曰至親相好何拘形迹然相好不過終身墓田在乎百世在弟子孫猶云亦岸之分脈若舍弟來祀必曰東里之塗人易世而下子孫蠢具頭面者亦何顏上祖宗邱墓乎此非吾舅內之而弟敢外之也一體者情也交易者義也恤吾私者仁也重吾親者禮也義以輔情情乃安禮以載仁仁足術以吾舅秉禮蹈義豈不及此弟抱蓄此意久矣欲造宅面晤恐口佇辭重致嫌唐突故敢以書達儻兩舅復慨然許我乃敢以先人之遺田託陶舅翁爲請不然亦願一言判之幸甚九月初十昌期頓首

雜鏤本錄出

上郡令尹仲興書 名敬京山人

本邑舉人繆昌期頓首致書邑父母楚望郡明府臺下頃者邑之三老諸生與縉紳大夫公車之士紛紛奔走院道保留父母免與計吏同行得一心治邑此二百餘年以來吾邑一奇也寒家兒長里中三老呼之而不應小兒虛白純白新補諸生學博呼之而不應左右貢諛應身在公車之末同袍呼之而不應夫三呼而三不應之人必有借生居奇貨於臺下者臺下必聞而訝之曰夫夫何不利於我甚也雖然凡爲臺下保留者辱臺下者也不爲臺下保留者忠臺下者也何以明之夫外吏三年一覲令甲森然誰敢廢之間有出於撫按疏留非兵則荒近年以來凡三見於吾邑矣然必連數州縣濱江海者留則俱留亦未聞自士民請也其自士民請而法得代奏者惟升遷之官或去非其罪者有之絕不聞行之計吏乃比歲稍登海氛亦靖兩臺卽具疏留以何爲名徒使上官聽其請而臺下何忍承之其不可一也且夫創識者謂江險之人知有令君不知有天子豈不侮朝廷逆綱常之甚耶卽使上官俯聽其請而臺下何忍承之其不可一也且夫不用保留之說必曰郡侯爲令仁明且廉民不可一日脫懷抱然則長安道上計吏如雲豈盡皆不仁不明不廉者耶陛下坐明堂朝方岳而盡得昏暴貪污之吏趨蹌拜舞於下其仁明且廉者偃蹇不至於前是謂損國容太宰執簿記羣吏而應黜幽者待闕下應陟明者待遠方是謂辱計典其不可二也臺下公鳴其仁度東吳四郡一州十七縣之長誰爲昏暴貪污者不足與保留例耶而臺下亦何忍形之夫以歐陽郡公之清望何減於臺下之威名今不保歐陽公而保臺下竊恐吳中賢士大夫有識者亦謂江

陰之人知有父母不知有公祖是非大綱清議何存其不可三也
夫被人之保留者卽以其人之賢不肖爲所保之重輕今使訟師
陳道執筆草呈詞而鄉閭最無賴如繆奇等爲之倡首其後各由
風聞乃始慕效若爲之尾隨耳竊爲臺下羞之臺下視此猥爲何
如人哉陳道久被黜逐民心快之奈何以此窺探上意貪緣求入
惟臺下不加譙訶奬以溫詞而後少年無賴扼腕爭言保留矣嗟
乎堂堂天朝計吏之進退豈緣於二三訟師之手乎其不可四也
三老之屬大約都是圖保約長平日皆邀臺下恩武斷鄉曲耳富
家大戶保全身家自幸無事當關呼之不敢不應然富人深居簡
出多出金錢倩人代行卽諸生亦然上士不行中士強行下士請
行彼直利富生傭值耳前者淩風雨一日一夜行二百里抵吳門
今又裹糧而走宜興道矣計募召舟車之費每人一番可一金兩
費四百金散之則無多合之則不少邑里蕭條邪堪重費使四民
蕩業室家陰耗其不可五也若諸人皆有取償於臺下之心而臺

下何以應之聞張顧臣今日具呈聞於臺下而明日告逐其婦矣
雖臺下之準行未必果有成心而此輩自以爲臺下之私人盤氣
勢爲其親戚臺下胡不聞焉若使富人犯法臺下何以庇之下士
非時請謁臺下何以謝之堅行令則反脣多行意則骫法無端致
此紛紜其不可六也聞諸生之有名行能文章思進取者甚不義
此舉卷簾鳴鼓之文陰相傳誦但不敢聞之街巷耳小兒虛白純
白雖少小亦有志意前爲僭輩所嬲署名院呈閱其轉請召募垂
涕泣而告曰兒奈何以乳臭未脫之赤子爲市井優人之叔放生
血觫敢自瀆於堂皇之下唯臺下命之昌期再頓首哀哉此雖家人私語然天眞所發不敢
撫之曰兒自愛兒鼎何妨贅鼎夫不樂署名者又慮慨而起思爲暴白矣是
不問於臺下今士大夫不樂署名者又慮慨而起思爲暴白矣是
親知探問者皆至漫書數字答之
諸人本期以揚臺下之名而名不得揚本期以弭臺下之謗而謗
談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惡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
不得弭臺下亦何利焉而恥譏之其不可七也臺下嘗備位禁闥
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波耶
一行謫外不親天子之光五年於茲矣度非久當見召卽不召宜
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不及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故人其
乘此迯職之便上奏公車痛哭言吳民愁苦狀臣目擊心傷山林
川澤俱可哀痛陛下宜收回權使罷東南一脈永固邦本卽使天
聽沈沈不可乍回而敢諫之氣猶存舊牘之非可藉在臺下非洗
垢圖新之一會耶慮不出此反聽細人之淺謀姑爲目下五全之
計左矣左矣其不可八也凡此不可之說廠臣禮失遵會上不利於
長姦歷耗民財喪士節開僥倖招請託滋謗議失
國下不利於民中不利於臺下臺下宜自爲計耳可速出令示諸
生無勞苦道途各回肄業以圖秋舉其始之爲首以呈稿先獻者
柳號通衢做於有眾臺下一舉而綱常風俗胥有賴焉是生之所
以忠臺下者而較勝之於齊人之破王者也臺下楚人也獨不見
楚相之事耶其始雖有奪情之謀猶不敢興言於朝也自陳三謨
曾士楚之保留而江陵遂肆無忌憚矣嗟乎昔陳三謨曾士楚保
留江陵以廢三年之喪今日諸人保留臺下以廢三年之覲無
無君不忠不孝同歸於禽獸而已矣當時不避誅死抗疏九閽力
扶綱常者海內有五人而吳郡贏得其二蓋趙常熟原江陰人也
又識生於諸生中以爲有松柏之操託以婚姻此其事吳下莫不
聞焉今常熟竟死生不忍親見逆倫之事於吾邑亦復何心忍負
邑古稱鬻義名區豈無一鬚眉男子開口吐牛詞者耶故一腔熱
血觫敢自瀆於堂皇之下唯臺下命之昌期再頓首
親知探問者皆至漫書數字答之
談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惡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
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波耶
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不及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故人其
各愼之（後同治本集出）
與從子太質（尊聚）

太沖城歸知吾姪囊中郁然鼓篋之資已裕甚喜一喜目前足用不費料理可以安心應科一喜受人扶持則感知圖報勇氣自當百倍也傳聞姪自南京納銀果爾則游子身輕途中十分穩便更足添吾喜矣不知以何日抵京想猶及開試若能背城一戰半月之後北書騰於南中吾之喜又何如耶家中無事姪門大小俱安蔣尊老行草此寄信我寒衣尚在人典庫中北行正未有期吾姪知之當笑癡叔自計拙耳世路鈇崎聲穀尤甚慎言慎動慎交遊此癡叔自知其饒舌而不能已已者也餘不及太質賢姪解元八月初七叔期拜同上

與姪懷素

恃老姪同宗之愛爲數年兒子之託幸老姪以一體視我釋食與共薦琴與安使我忘其主賓此不可望於他人也兒子學教大有寸進小者亦知所興老姪之賜也僕之感姪深矣公車行迫不能一伸別意而反辱老姪遠送意念甚眞爾時乃有非意之遭并及伯仲遂令人恍恍不樂別後之想念更何如也竊計衆善積學莫如老姪一門而造物相窘假乎司衡謂之何哉念之唯有浩歎唯老姪發憤下帷一伸於來日是所願耳僕以初十抵國門途遇皆安賤體亦健是所以奉慰拳拳者至功名事付之蒼蒼耳旅中相與者但異方及異姓太質祇得一面也南鴻之便迫草數言聊當面晤悤悤捉筆百未盡一餘昆玉三位俱不及另啟均此情事耳

尊堂老嫂萬福兼以奉訊正月二十四日燈下 同上

集古文旨十四條

蓋夫觀解牛而知養生觀舞劒而悟草書夫解牛之與養生相懸也舞劒之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技焉古人殆以神遇者乎文亦有之於是述文旨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右言專志

鮑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簞而從子之後耳 右言深造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右言名氣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右言眞氣

馮開之曰夫削木爲鐻見鐻然後加乎焉非我成鐻鐻自成也爲文亦然意匠慘澹耳目盡廢忽焉興到筆縱堅冰初解久客乍歸欣暢莫喻所謂鐻成者其類是乎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且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

我紀昌以蓼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布言情狀）嚴君平隱於成都以卜筮爲業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布言灌恩）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則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汩沒山林冥冥悵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木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布言移情）

顧凱之畫人似不點目精神自出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也

宋孫覿曰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爽之日方爲染毫登梯去梯妻子罕見（布言絕跡）

當戶流水在左檝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氈坐觀三日乃去（布言摹古）

宗子相曰余采藝林紬繹千古益史遷其至矣詩則江部余束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飢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舟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譬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

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懽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邪以融耳目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騰芳鮫龍候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清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洸洸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

余讀李獻吉書益次二書焉周則左邱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晉則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覩不若三君者時發興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日去吾之手也

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御裘凝覽以發思慮每好畫冒雪出雲之勢

高克明多行郊野間覽山林之趣簪坐終日歸則求靜室以居沈屏思慮遊神物外景造筆下遂爲遠近所許

王元美曰高克明溪山雪霽圖其飄瞥窅窕映帶深淺曲盡瀟橋剡溪象態而鼻力精古風格遒勁妙出丹青蹊逕其神物也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耳（布言三條博雅）

秦少游簡郡曰春色遂爾誨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貧

黃魯直簡李曰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

又曰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嵐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幅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撫掌大笑曰此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專搶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謬矣（布言摹古）

許順甫曰今夫天地之間鬼神之所以幽聊草木之所以蕃鼓鼙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甄夷幸幽人處士釋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議夫佞者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十篇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問釋議嘲詠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所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索亂增損其間者試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淳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勳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古言化境）

蘇子瞻曰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尋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尋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汎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問老子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尋曰妙一而已容有眾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眾可也因指灑水雜草者曰是各一妙也尋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尋驚歎曰妙蓋在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覩眞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因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可以養生可以長年

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

十四條者何言文也言文而有十四條者何象機也機最先凝神故首繫之專志志專矣宜蘊析故繫之深造造深而稍虛悟即不空心故繫之祛浮浮削而稍中鞭即不賈勇故繫之養氣氣至而爲蒸爲鬱即易耗精故繫之鍛鍊鍊極而爲奇爲高未免載鬼故繫之澹思思澹而境不曠使人局促故繫之移情情遠而神不遠使人沾滯故繫之絕囂囂絕無偶古人可寓故繫之摹古古今兩釋天機可復故繫之博趣趣足而天飛淵入雲與龍變或傷雅故繫之當家至當家而油然沛然如水增波如雨入泥無痕無著一點即化其神矣化矣故又繫之斲輪此眞文章上乘禪也（同上）

公繆氏諱昌期字當時一字又元號西谿江陰人也始祖全一公明洪武初由常熟小山湖橋遷江邑之東興里六傳至公曾祖怡雲公諱廷玉事親色養備至輯注盤谷序祖東渠公諱桓以明詩補邑諸生祖母氏桑父惕庵公諱炷儒隱有篤行母氏夏雨世均以公貴得贈通議大夫淑人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六日公生

先是夏太淑人產兩子皆痘殤公誕後產一子又痘殤公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齔太淑人撫之若掌珠也

四十二年癸亥公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公三歲

進退舉止有成人度東渠公顧視欣然

四十四年乙丑公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公五歲

是年公妹生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公六歲

二年戊辰公七歲

入家塾讀書輒能明句讀

三年己巳公八歲

從惕庵公讀書計日修短爲立程限

四年庚午公九歲

從惕庵公讀書

五年辛未公十歲

惕庵公聘孝廉夏茂卿先生樹芳爲公師

六年壬申公十一歲

從夏茂卿先生習舉業日川就傅暮歸惕庵公篝燈親課讀書至先儒身心格要之言必爲公莊誦之公端誦拜受更閱始寢東方初曙即喚公起雖暑夏隆冬課程弗輟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公十二歲

仍從茂卿先生讀書

二年甲戌公十三歲

公文卷日起東渠公乃顧而笑曰吾向者惜學之未竟也今有孫昌期可以竟學矣

三年乙亥公十四歲

應童子試縣令廉坡劉鳳嵎先生諱宇泰辛未進士見而賞之高列前茅曰是子幼乃具史筆

四年丙子公十五歲

應院試不錄是年春公庶弟西圃公生冬十一月公祖東渠公卒

五年丁丑公十六歲

家難起是冬惕庵公與公仲父澄灣先生俱繫於訟

六年戊寅公十七歲

春就童子試縣令韶安胡葬南先生諱士龍丁丑大淑賈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公父對胡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其冤立上書白主審者蘇州理赫先生諱淶事得盡雪幷根究其造孽者是年府試復第一院試拔取第四成諸生宗師爲庶常陝西郭還一先生諱莊戊辰進士

七年己卯公十八歲

從惕庵公讀書

八年庚辰公十九歲

從縣令韶安胡先生讀書是年惕庵公患血證

九年辛巳公二十歲

成婚配氏李爲贈太僕寺卿復庵先生諱罃之女同難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諱應昇之姑母是年歲考十二名補廩生惕庵公病痿公謁四方名醫治之卒無效惕庵公手書命公曰吾年及知命患此沈疴眞陰耗失豈藥石所能強起惟有息

機斷緣差延歲月耳自今以後閫內事汝母爲政閫外事汝爲
政公再拜受命退而綳歎曰吾何以治生哉乃謀授徒爲治生
計
十年壬午公二十一歲
惕庵公命公復從胡先生讀書是年錄科十四名學使者靳水
李會川先生諱時辛未進士秋試應天胡先生激賞其場文以解首
相期懸燈於署待捷弗果
十一年癸未公二十二歲
授徒里中得館穀以奉甘旨
十二年甲申公二十三歲
館里中
十三年乙酉公二十四歲
館里中是年科試二等秋公長子盧白生
十四年丙戌公二十五歲
館於家四方名士多握衣受業如眞常王子淵孟龔子暨公猶
子令素皆當時俊偉之士悉從學焉計館穀甚豐所得俱奉諸
母夏太淑人以充家需太淑人手操管鑰公外持門戶是以惕
庵公十餘年來臥起一棚絕無煩惱道經一函方書數帙焚香
煮茗羅致花木以樂晨夕幾不知錮疾之纏綿也是年九月公
次子純白生
十五年丁亥公二十六歲
館於家
十六年戊子公二十七歲
科試二等是年秋試應天房薦第一格於主者弗售房師爲青
浦令南昌羅柱宇先生諱朝國癸未進士
十七年己丑公二十八歲
春正月公三子貞白生是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
永城李中石先生諱楠丙戌進士常州理江西張見庵先生諱鳴岡
庚辰進士署公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二先生皆
有非常之目是年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爲士林傳誦公文名
益起
十八年庚寅公二十九歲
受無錫顧端文公諱憲成聘延致家塾
十九年辛卯公三十歲
錄科第一學使者海澄柯立臺先生諱挺庚辰進士秋赴試應天不
第
二十年壬辰公三十一歲
館於無錫顧氏是年應觀風試取第一閱卷者常州理斯水閻
翼虛先生諱廷甲己丑進士京口理南城張新屏先生諱時顯丙戌進士
二十一年癸巳公三十二歲
仍館無錫顧氏三月公四子太白生是年夏公母夏太淑人患
外證公歸東興延醫治之輒愈秋八月內疾復作煩渴食少醫
診之曰此噎徵也不治將深公驚且泣敬侍不離左右太淑人
慰之曰吾自病血耗耳度不至是至十月小閒十二月忽劇猶
強起料理家事
二十二年甲午公三十三歲
家居侍夏太淑人疾是歲大比郡邑當錄士上督學公意不欲
就縣試太淑人促之行曰吾閒病噎者不受食今受食非噎也
汝不試子懲憩公強就試錄第一比試歸太淑人聞寢不起飲
食不盡受摻藥進之亦輒逆公與弟妹抱首而泣太淑人諭之
曰生非金石安得不死死等耳欲緩須臾以諗汝秋試而竟不
可待然固命也但念汝父未起汝宁妊漸繁以爲汝俯仰昭耳
孤子勉之失時無喪業得時無喪心即吾在溝壑矣自是日漸劇粒絕不可復進至三月二日召公諸子於前以
示公曰雖貧無棄學越一夕乃逝公哀毀逾恆
二十三年乙未公三十四歲

顧端文公倒籍歸與高忠憲公諱攀龍開講堂於東林公再倡
山誨端文退而語同志曰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
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遂自錫山歸里課弟及諸子十二月
營葬夏太淑人於本邑赤岸里西南仡家橋乞趙文毅公諱用
賢志墓

二十四年丙申公三十五歲

館涇里顧氏六月服闋中秋之夕惕庵公忽得便血公急歸視
之兒惕庵公神氣小異不勝憂惶是年錄科第六學使者爲南
昌懷雲陳先生諱子貞庚辰進士

二十五年丁酉公三十六歲

春正月惕庵公病篤公敬侍不違二月二日遺命囑公曰身家
事在天身名事在汝吾何囑強爲善而已矣孤子囑畢而逝哀
毀如喪夏太淑人十二月奉靈櫬合葬赤岸里乞吳郡王鴻部
諱士騏志墓

二十六年戊戌公三十七歲

讀禮家居文名經屢科房薦益起從遊者亦日益進江大行邦
杜盛孝廉世才同來遊學公尤器賞邦杜

二十七年己亥公三十八歲

詔安胡先生守青州以公文示馮文敏公諱琦文敏擊節曰此
館材也介胡先生聘致青州課讀子弟公往遊青州館馮塾者
兩月與文敏情頗洽而文敏以少宰入朝公以稅瑞麓公罷館
歸臨別文敏必捷是年服闋

二十八年庚子公三十九歲

赴試應天中式第二十一名舉人房師爲上海令西安覩我徐
先生諱可求進士辰得公卷甚晚舉示同考浮梁赤石陳先生諱大
綬乙未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先生毅庵諱汝良丙辰進士大
賞異副考長沙莊先生沖虛諱天合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
參謁時三師皆曰門生先座主矣公遜謝不能當兩都人士誦

公之文相聚歎息以爲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

二十九年辛丑公四十歲

至吳門偕從弟西垣先生諱國維暨同年顧朗仲雲鴻赴京會
試與朗仲定爲石交以季女字朗仲季子是科公報罷西垣公
成進士

三十年壬寅公四十一歲

在京師八月歸江陰

三十一年癸卯公四十二歲

課諸子讀書實圖

三十二年甲辰公四十三歲

再赴京會試不第四月歸里是年二月公五子堅白生

三十三年乙巳公四十四歲

三十四年丙午公四十五歲

三十五年丁未公四十六歲

赴京會試報罷歸里往遊虞山至藤溪問顧朗仲疾適朗仲歿
公慟棺哭之其家奠甚收其季子孔章而館之自藤溪歸忽忽
多病

三十六年戊申公四十七歲

正月至藤溪弔顧朗仲喪[illegible]之葬以祭之經紀其喪事並恤
其家

三十七年己酉公四十八歲

讀書實圖

三十八年庚戌公四十九歲

至京應春闈試又報罷歸里

三十九年辛亥公五十歲

四十年壬子公五十一歲

遊虞山

四十一年癸丑公五十二歲

自虞山至京會試中式第三十二名進士房師爲禮部尚書會稽錢公諱象坤幷進士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福唐葉公諱向高殿試三甲五十四名館選第七行改翰林院庶吉士葉相國得公甚喜曰此人老名場終破我拾門下也

四十二年甲寅公五十三歲

在京師供職次子純白隨侍京邸

四十三年乙卯公五十四歲

在京師夏五月有東宮梃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瘋癲被其獄刑部主事王之寀抉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之寀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誅殺宮

繆宮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恥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此語傳而忌者眈眈

四十四年丙辰公五十五歲

給事中劉文炳憾公梃擊之議疏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公五月散館擬授檢討候旨久不下公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一燦代題方待勘結命下授職檢討時公已移疾出都門文炳恐其行之不速再疏侵公公已治裝南歸著內辰涉錄

四十五年丁巳公五十六歲

家居杜門卻埽灌園課子夷猶自適內計忌者復修前郤擬疏攻公輩南昌劉公一燦力持乃免是年秋公庶母施氏卒哭葬如禮

四十六年戊午公五十七歲

一課子弄孫讀書賞園

四十七年己未公五十八歲

家居閒至虞山著己未涉錄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公五十九歲

光宗即位八月改元起用建言得罪諸臣召劉一燥入閣一燥及各知交節次寓書謂其才堪濟世不宜自甘暇逸會從弟國維移書勸駕西安徐公可求過毘陵勸公出山公始決計東裝九月光宗晏駕公得報痛哭伏地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公六十歲

正月啟程北上公長子虛白從行三月抵都門旋補檢討四月到任拜官六月奉命充湖廣鄉試正考官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者八人第二名文安之公尤器賞之次年安之入館選是科策論俱寓規諷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公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卽發十二月還京復命取道歸水謁前江南督學李會川先生墓聞前京口理南城張先生時顯新喪迂道登堂憑其棺而哭之

二年壬戌公六十一歲

正月王化貞棄廣寧經撫之議紛紜靡定公時爲毋從毋觭之論會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能廷弼亦上疏乞敕化貞平陽橋再敗向高猶於前議漸遣公矣二月充廷試受卷官五月題告詰救七月補經筵展書官魏忠賢雖銜公而雅重公名會營生壙於玉泉山遣人詣公以碑文請公正色曰吾生平恥諛墓況肯爲刑餘辱吾筆耶忠賢聞之銜益切十月初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講學公謂御史黃尊素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尊素隨以公言規諫元標元標不能用尋被郭允厚等交章攻劾元標從吾並罷歸翠咸服公卓見十月二十九日廷遣冊封諸藩公奉命往河南之建德十

一月十六日出京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薄餽無所受題請告假
回籍省墓
三年癸亥公六十二歲
正月自禹州啟行取道永城拜前雲閒理李中石先生之堂二
月還里舍祭先人墓十二月在籍起程
四年甲子公六十三歲
二月回京復命晉左諭德時魏忠賢驕橫已甚高邑趙南星爲
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左副都御
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日詣冢宰參預其議忠賢憚之於外
廷不敢大肆時忠賢督東廠用許顯純爲鎮撫司士大夫多被
戕死六月工部郎中萬燝上疏顯攻忠賢罪狀乞加顯戮忠賢
怒卽矯旨廷杖燝遂杖死公與楊漣左光斗痛憤曰不除此奴
何以報國漣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光斗贊決之
公曰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

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襲可幾倖平光斗默然又三日漣與光斗
復過公邸商所以除姦者公謂楊漣風憲有責顯任糾劾也須
愼重俟吾叩頭磨後再定計議公素與葉向高師生誼厚往詣
相府動以外廷公憤乞向高面奏乘機黜逐庶煬竈無地而中
權默消矣計定而楊漣抗疏發忠賢二十四罪狀給事中魏大
中御史李應昇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公謂向高時
湘州李公先在坐公正告以除君側之惡大臣責也向高唯唯
不決且曰楊君疏行雖再得此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公悶
然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向高色變公徐起出語閒於
漣漣怒卽欲發鈔公力止之向高內慚乃與禮部尚書翁正春
合疏請勒思賢閒住以塞謗向高又密揭請帝允忠賢辭出藥
以示公公復書頌之書未有云直天祚國家假手於老師耳忠
賢知揚大怒向高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非出我意是我
門生某所迫也會有言漣疏出於公手忠賢聞之怒甚漣疏中

有門生宰相語顧秉謙魏廣微兒之恨孫遂以己意點掇耳一
卿以棄向高韓爌及公與楊左等凡百餘人目爲邪黨以貢兇
繼徐大化輩爲正人進之忠賢傳據是爲黜陟及向高罷爌
當國每事持正不肯辦阿傾心於公公亦盡言無諱激揚諷議
頗匡時政忠賢外憚之內益銜之十月中旨黜魏大中罷趙南
星高攀龍實南星等朋謀結黨韓爌力爲保護閻黨疑公爲之
左右忌公者眈眈時忠賢特恨東林諸人羣小用事凡異己者
皆指爲東林公每持正不阿羣小亦指爲東林十一月中旨責
吏部侍郎陳于庭僉都御史左光斗與副都御史楊漣朋比誣
削維公特檟相送涕淚言別長班跪阻公曰相知被逐可不送
乎忠賢聞之愈怒時應推南掌院不下忠賢遣人到閣厲聲曰
此人尚留他送客耶會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
南盜宋江諸名目以智多星目公爲點將錄呈忠賢俾按名黜
汰是月魏閹欲矯旨分韓爌權爌乞休去國事遂大變公無所

依倚具疏乞假忠賢矯旨勒閒住十二月出京

五年乙丑公六十四歲
三月抵家杜門不出終日蕃卷翰墨自娛時朝中羣小並進善
類爲之一空閹黨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屬傅櫆誣劾
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光斗等爲姦利下文言詔獄廷杖除名
忠賢必欲殺漣等坐以移宮徐大化教忠賢坐以納賄廷弼贓
四月復勒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鎖撫司
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楊漣左光斗各受三萬魏大中二千周
朝瑞袁化中各受一萬顧大章四萬卽日斃文言於獄爰書上
詞連趙南星及公等十七人誣公受三千六月中旨逮漣等六
人下獄殺之南星及公等俱削籍旨下公知其禍不止也公自
序中云代草之說深中於內吾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又嘗語
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者是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爲洪
洞其草況應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掺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

功之節雖百世可磨哉應山疏上遂知有今日也皆天也

六年丙寅公六十五歲

家居課孫讀書於實園及削職後忠賢憾不置二月於他疏劾公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已又取蘇松織監李實空印牒爲疏誣周起元巡撫蘇松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高攀龍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同難者爲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公與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三月初三日公得逮信卽拜別家廟初五日就逮抵邑邑令岑之豹閣纛也承望內旨先差衙役至縣廨士民悲泣遮道相送邑令騶唱自若緹騎取道無錫由驛路至郡公舟抵錫山叩別高攀龍不及門遣傔從入白攀龍卽攜酌詣舟攀龍曰大臣受辱則辱國吾舊爲大臣焉能受辱公曰不就獄何以明志我必就獄以明志也攀龍開尊共飲從容語公曰我輩處常勝之局小人敗我輩勝我輩敗青史上畢竟我輩勝送之高橋之北揮淚而別至

手上比諸人獨加一杻實雠其代草也鞫時顯純拷曰爾江南才子如何與楊左往來幹此通天大事公曰連爲常熟令卽相傾蓋光斗爲同年幸同臭味何能不往來實不知何爲通天大事又拷曰爾贓私從實招出公曰翰林冷局又素守清節贓私何處得來顯純兩問語塞因受榜笞極其嚴酷三次鍛鍊骨節盡斷膚肉不留公並不作淒楚聲但曰二祖十宗有靈臣死無恨因誣坐贓三千貫不能應顯純受內意五日一比公不勝刑四月二十九日橐饘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聞竟不知爲四月爲五月也出獄時尸骸漲爛蓬蓬覆而不可識僕張恩識其所著青絲紬袴公諸子見之抱屍大痛斂時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事聞朝野氣誼之士靡不爲之痛哭其歿也獄中有白氣貫天閱五日王恭廠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爲忠烈所感五月十日公諸子扶櫬歸江陰抵家未及停棺追臙符下邑令承望內旨逮公諸子勒限追比窘不能辦

郡初寓民家邏卒徧布至公署令更嚴出入知府會二雲諱櫻爲寬解之家人始得時進飲食旗尉索厚賄府議送百邑令議干無以應貸公大子純白變產償之開讀後禁止子孫哭泣公取故紙敗筆自敘其生平千餘言授諸子曰以斯示後死者敘尾云了無怖戀但養不屑以三朝作養之軀孱於狗奴猶賊之手耳入檻賦詩有句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從行者公長子盧白次子純白四子太白老僕張恩李應昇聞公就逮迫送之毘陵抱首痛哭而別長洲周順昌以命服典數金遣仵馳毘陵驛贈二金踰旬而周李二公亦逮矣高攀龍知順昌就逮卽晨謁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具衣冠自沈於池公過儀眞儀眞令牛鵬洲執禮甚恭北地諸生攜酒邀宿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爲下淚公俯仰跌岩坦若平常四月初十日抵都知攀龍沈淵而死乃歎曰烏存之可謂通達大體矣翼日下北鎭撫司獄許顯純授意獄卒公

公門人常州府推官劉興秀捐俸協助始得釋免崇禎初詔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二代如公官諭賜葬銀三百兩恩蔭長子盧白戶部檢校二年閏四月給予誥命六月十五日遣常州府知府石萬程諭祭十六年營葬於邑之永安橋南顧山鎭與李淑人合兆旌坊學宮子謚文貞崇祀鄉賢祠江邑鄉賢祠且賜公季子太白進士第簡授四川江安縣令

國朝康熙三十年江南學使時庵許公汝霖奏請建雙忠祠於學宮內祀公與忠毅李公應昇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昌期并妻李氏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世道泰運龍宣經國之猷天步艱逢干樹殉身之節我祖宗奕世養士而光岳鍾靈本朝爰有文學侍從之臣克以除奸死難爲事職言往躅哀不愁遺爾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强學自厲秉德不回論道橫經著問文之奉紬書執簡存遺直之風遘讒遜迹於邱園眷主興哀於陵寢當其門下侍直時則閹豎借讒射狼晝跼於朝堂嗾我善類鴟鴞棲於宮禁啄及王孫爾懷宗廟社稷之憂慨申戮覩尸朝之義抗言宰執不殉溺馬之嫌倡義同儕共效鷹鸇之逐及憲臣請獄嬰金鐵而斷肢體扞座之碧血如燁窮天望而極地藏江表之歸魂何日茲用追卹晉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孔氏之刑剪慟慨捐軀臨刀鋸而不辱命正氣還諸天地忠心鑒乎祖宗朕用揚爾德音永以著爲臣鑒

制曰忠臣之事主與賢婦之事夫也類貞勞瘁相匹也實相伙況其捐糜國事漂搖家室而以幽憂嫠女上下死生貴賤之際爲情獨哲者乎爾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係出名門早負才望不耀尤高屏貴之風及乎夫子殉難孤奔難悍吏追呼於坐賄先人不保其敝廬而爾孟甘貧迹於田間不改聲哭之遺則允矣內家之範何愧一德之求朕既追念爾夫晉其階秩於地下豈其近遺爾德不以風異於後來用是封爾爲淑人嗚呼翟茀翬衣知爾不以易纓裹環經之痛雲封芝檢紱余則以報明星風雨之勞

誥命

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九日

工部爲欽奉明旨優卹慘死諸臣以彰皇仁以勵臣節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高攀龍等卹典緣因奉聖旨這慘死諸臣高攀龍等俱著如議優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慘死諸臣業經禮部擬請特恩加等優卹因復查高攀龍係實授二品文官例應差官送葬另行題請外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摛文經國譽筆匡時藝苑久蜚英聲猶狂今存碧血既禮部題奉欽依備咨前來相應覆蔭恭候命下本部行移直隸常州府合將合用工料夫匠價銀照依後開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喪家自行造葬仍委堂上官一員前去造墳處所依式督理造葬畢日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奏繳等因崇禎元年七月初五日具題本月初八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劄付該府照依勘合內事理遵奉施行須至劄付者

計開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係贈三品文官該造墳工料銀二百兩夫匠一百名每名折銀一兩共該銀三百兩

禮部爲欽奉明旨優卹慘死諸臣以彰皇仁以勵臣節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奉本部送吏部咨開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卹典緣因該本部覆奉聖旨這慘死諸臣高攀龍等俱著如議優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就送該司即行直隸常州府支給官錢買辦祭禮香燭紙遣本府堂上官一員前去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本部并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劄付直隸常州府照依勘合內事理遵奉施行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維崇禎二年六月十五日皇帝遣直隸常州府掌印官石萬程致祭於原任左春坊左諭德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昌期之靈曰朕聞有用之學常處治而不渝無敎之思及追論而愈定維爾邁俗文藝蓋代經綸嘉古節烈而愾死生早占大志當父病革而親盥頷已卜移忠石渠然太乙之藜蟠腹聊挾弘業慈慶觸靈光之瑟憤膺城社狐奸禍始發於一鳴斥不啻乎三豕此志終不屈雖醢士日猶暢所欲言此賊誓必除與同道期惟願得一當謀之師謀之友深心可告天知罔願身罔願家厚毒尤勤國恤十八日備嘗楚趣趣金石爲流億萬年賴植臣綱姓名常覆酒醴酳而酹地表飾義於頹瀾靈其祗承副朕崇奬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羖　俱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煠肉一塊　煠魚一尾　酥餅各四個　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降眞香一炷　焚祝紙一百張　燭一對　酒二瓶止

禮部擬謚揭帖

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直隸江陰人

擬謚文貞　道德博聞　憂國忘死

一擬文毅　勤學好問　盡而能斷

欽點文貞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蔡氏皇贈淑人

父炷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常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曾祖玉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

天啟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閹江陰繆公在左坊羣小恕公於閣謂繆與楊厚善者於文學奏聖寶出其手閣衡之次忤是年推公掌南院疏閒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公獄詞奉連追賊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聖慮車取故紙墨敗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投予曰敢以是累後死者公奴予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魂理筆札之貲乎後十年余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于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諭德是冬勒致仕又三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畢命於詔獄今上卽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爲常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爲儒任俠修長者之行其父毋

馴行孝謹飴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倜才邑令詔安胡士麓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擁衣受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之上下議論才辯蘧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鐴礪志節以古人相期許予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開講堂於東林公退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消學之禁始開台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間朝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養交蠅營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詆爲害己欲鋤而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僞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也嘗是時予以史官里居晉小提予之出而忌公之翼予也曰必亟翦之是將令廣

由速飛於是娛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石東宮梃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寀狀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石礎牢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癲二事出脫亂臣城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之案意以公言猶微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晉屬他日無唯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內計公與予並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止口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猶人之忌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梃擊前議也天啟初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件讀安逐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領之而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家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高公楊公及祠城左公諸善魏公參預其議位置標榜俱動朝右朝右皆側目

投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曰內無永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猷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閣臣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興草奏之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元以副院入坐贓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寀亦考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癲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遙暍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閣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颺迴浪息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豁刻領有鱗而胷有甲也同年進士醵金醼會戚里接席觥籌交錯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殺戟嗅茗椀卒數一語舉座愕眙失色久之仲思睡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閣發之方熾也士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眾中而數之其人赧而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乎蓋猶以爲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所撰稿於道衢行人走卒塡咽聚觀弗顧也初欲梶楊疏其既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左間弗往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闌刺探已十餘輩公等故自若也平生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餈錯列餳餹雜進劇談極論移日

苛刻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睇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餂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勃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語闌如颺迴浪息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豁刻領有鱗而胷有甲也同年進士醵金醼會戚里接席觥籌交錯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殺戟嗅茗椀卒數一語舉座愕眙失色久之仲思睡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閣發之方熾也士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眾中而數之其人赧而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乎蓋猶以爲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所撰稿於道衢行人走卒塡咽聚觀弗顧也初欲梶楊疏其既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左間弗往則雙藤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闌刺探已十餘輩公等故自若也平生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餈錯列餳餹雜進劇談極論移日

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就是而就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斂也十指墮落捽抴置兩袖中蓋闌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拲焉其宅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閹自以爲得甘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梃擊者釋憾也嗚呼慘矣哉公天性純孝父末疾臥蓐十七年午夜聞謦欬懶懈若杵臼撞胷趣整衣立牀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予肅拜請乞涕泲淫覆面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往來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即以民瘼吏敝爲己憂邑令臧罪狼籍官舍井閘虜李嘉祐手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嘗求保留公移書逐之去江陰民比屋讙呼曰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易疏豁不立厓岸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既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呴濡疾

分夜客皆跪倘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頮時惟倩計成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牖戶牖之間多受人欺賴睦倩偪計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處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鐫鐍幾穀心慵手懶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日多微詞兼好諧謔就急徵行至郎陵驛舍緹騎抹首韤袴猙獰猶植立與客談時宰詔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爲歡笑失聲其跌蕩嗢噱紆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腳聊且翻閱遍曉大意窮穴解駁別出新理陶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懷下問自覩歉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勤學曰撫效吾服笥楞然爲貧子揭拾度日也嗟乎世之高冠長劍大儒艫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失學者乃所以爲善學者歟公生於嘉靖壬戌七月既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梁靜仁恕有婦德痛公遇難蚤夜呼愬得疾旛慼不常以死李有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闖難惟劉忠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天子既愍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者也迺公之爲人簡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舊愼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疏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所長者雖有深儲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其所短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其所長者耿然著明於秋籍夏日顧猶有異議焉何哉忠愍以血裙靴公以陷指斂死無泉復歿無家忌後先慘死冤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讎公於死後曾不如忠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積核名實應謚而未謚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可得而專決也當都堂發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賡殿謹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飾行定謚延辨可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舊史官常熟錢謙益狀

明史列傳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梃擊事劉廷元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計者謂不當詆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噲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遂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侍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

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腸向高意少解會順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爲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斷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魏魏怒向高亦內憾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慍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嫉背具揚懋酋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夫固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回落職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思賢恨不已明年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寃延賓令緹騎逮問踰月

復人之李寶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辭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百兩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位贈尚寶卿謚學士錄其一子詔并予謚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崇起力足之遂并昌期及周順大章皆不獲謚福王時始謚文貞

遺事

質園在祝塘東興里爲繆文貞讀書處文貞被逮時詩曰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質園陰（浙江嘉興縣志園墅）至此極然諸君子上干天象下發芒（音忙）日星河獄豈偶然哉三尺童子人爭論說無不思覩其遺文是編則皆銀鐺後筆也（繆宮

公之白命失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與（徽公山房叢書讀）天啟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搢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猫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副使大章與焉丙寅建江陰繆宮諭昌期實江周侍御崇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尚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有司徵逮者逮者亟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銅鎖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勝數滿所欲乃開讀逮者至蘇周吏部因服待御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閒江陰知縣峯之竺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掩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柳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剛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誧思之吾無家事可了（人鏡陽秋）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黔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

諭自錄成於閒逸一俄頃妻子環泣叱勿亂我恐後無知我者遂不停筆得數千言嗚呼此何時也可不謂賢乎（鄧血錄序）

正德之年劉瑾橫甚矣文襄會有天幸權以濟事則內豕爲助也西谿繆公以應山爲黃矣而以福清爲內助機不密而害成廼此禍烈海內咸痛之今天子神明全恤襄公知公甚深嗚呼彼死公以無嶽者以爲公竟死矣孰知公不死也哉（吳駿公小腆紀年史）

碧血一編紀明天啟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燝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廣微首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爲閣下足了此事矣（盧牧洲集）

俱逮治（吳駿公小腆紀年）

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託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裴向高浪子錢謙益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蚤狂文言等共七十二人（通鑑紀事）

倫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爲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埋移宮爲傷孝垂簾爲阿黨定策元勳爲居功及再鞫改爲封疆疏以臟矯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通鑑紀事）

左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興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銜之以昌期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爲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潛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

色變而出韓嬪嘗國頗信昌期盜持正議及嬪去相南星高孿龍
逐楊在削奪昌期官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
期何人尙留此送客耶社昌期請待忠賢矯旨勿開住忠賢憤嬪
於玉泉山遣人詰昌期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閹址
豈肯順塔乎客曰身擁虎尾不畏其咥乎潛出可鑒也昌期
大詬曰聊盡會問李獻吉今日事盡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至
是起大獄興周順昌同詔獄爲許顯純所斃通紀事
余少時讀文貞公之文習知公之行事私心嚮往久矣今始得登
其樓睹其遺墨并識其曾孫茂才文碩字甲山其樓則公所讀古
書此歸之并以質之公之從孫歌起長洲吳翁閶中

余知識之年侍先大夫讀閣古今忠孝節烈之事奇偉之人私心
嚮往之至前明天啟之世中朝士大夫罹逆閹之禍駢首詔獄不
暇天日極拷掠鉗灼之慘九死而不悔其堅貞之節浩瀚之氣眞
足塞兩間而橫四海正未可以生死之故悲之矣丙戌春余奉
命祀學江右來容城始讀從野堂落落落齋兩集繆李兩先生之使
概悉見於此矣觀者曰文貞無言職可以無死而必出於死者易
以故又謂楊忠烈幼逆魏二十四大罪疏定出於文貞之手此皆
不足以知諸君子者也疏盡出於文貞無損於楊疏不出於文貞
亦無損於繆諸君子所以夜圖維剖肝瀝血而談者何事苟有利
於吾君言之而得行亦何別於彼此哉且夫文貞之心一忠烈之
心也文貞忠烈之心一諸君子之心也而又何閒乎嘉州龔學士雙忠祠碑記
識其所著青絲紬稅此痛更前古未之有也惟乙丑丙寅諸公有
之今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日世世子孫痛定思痛痛痛如新也歲
汝謙顧伯欽先生獄中雜記云一入詔獄聲息俱遮問不能覩面
旦卽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頒靈
傳單而進謂之某帖譬如子孫之祭享眞獄中實錄哉孫徵紀

明季天啟卯辰之際逆璫爲禍我大父先大參謝病家居曰我毋抱柏舟之節孤子不可以身許人食人之祿而不謀其事非忠也願以身隱我伯祖先文貞則與楊魏諸公力擊大姦有死無二故先大父以孝聞於朝賜坊節孝先伯祖以忠死於逆璫之手易名優卹一時輿論稱之以爲忠孝一門難兄難弟也（從孫彤與江陰周大令書）吾家世傳忠孝前明諡文貞西谿先生以劾魏閹論死當廷杖時十指皆拔斷猶於獄中懸血書遺屬胤子孫毋忘忠孝嗚呼偉矣文貞之忠節名垂不朽士大夫稱道弗衰余故備述之以爲家法云（仁和族侄學之增）

先文貞家居時采室公請畫工圖小照公不許至今相傳貌如桂林一枝癭而長面色如象牙眉目秀睛瞳齒少露今雙忠祠中塑像與所聞殊不符俟倩好手以老二房所藏先文貞祖父兩代遺像規撫其骨格而文秀有加庶幾得其髣髴耳（曾孫思勉敬紀）

先文貞之被逮也李忠毅送之毘陵而別長洲周忠介以命服典

數金遣伻馳毘陵驛贈二金並贈吳江周忠毅亦如之喻旬而周李二公亦逮矣先文貞貫索就道郡守二雲曾公雅與東林同臭味捐俸飽緹騎欲械繫少緩時奉命隨行者爲四叔祖太白及老僕張恩既至驛舍見者莫不流涕而先文貞俯仰跌宕坦若平常當日情狀允宜垂示來茲勃恐日久漸忘子孫無以興感愛倩友人顧二癡圖其大概庶千秋忠蘊之氣朋友之情栩栩楮墨間觀者當如睢陽之齒文山之膝毛骨俱竦勿徒以傳貌例觀之也（曾孫思勉敬紀）

謹按先文貞與楊左諸公請旨予謚俱係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公名大相一手主稿范陽鹿乾嶽先生爲先大父誄稱之其序同難錄亦云徐公於十餘載後猶有餘痛公之血性尤爲肫至甚矣忠烈之感通無間於斯人也爲子孫者可一日忘天高地厚之恩也（曾孫思勉敬紀）

前明天啟六年三月初五日先文貞與周公宗建同逮四月十一日下北獄先文貞獨加手扭以代草故也四月二十九日棄館中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聞初六日天變王恭廠順成門等處火災尤烈人咸以謂義憤所感云（元孫謹記）

贈答

送當時詞丈奉使冊封兼寫別懷（王戌差建德王府冊封）

使節新看出洛京寒風淒動故人情綸扉十載終無補詞苑千秋舊有盟雨雪關山今日去子戈世路幾時平自憐衰病還留滯漫擬歸來賦已成

寄懷西谿諭德時傳聞應山疏出西谿先生手（蕭滑葉向高）

客心日夜映江清臆有酬知無未平閩道漢庭橫密網豈容山老即歸耕新愁望闕黏天闊引我看帆信葉輕一疏功名殊不薄且留初服慰同行

春日送繆當時被謫南歸（蕭士璋伯玉顧應琚眷田）

正好留連日翻爲惜別人憐君愁對酒作客怕逢春芳草迷歸棹

驍驚傍逐臣東風如有意莫遣柳條新

飲西谿實園

寂寞柳山居雲深欲染除閒情惟種樹樂處好觀魚烏狎忘機外人眼一醉餘更多賢子弟揮塵聽吟書

實園賞花（并引）（梁溪高攀龍存之）

世事可庶得與諸公把酒看花幸矣更冀明年此日長共此花詩以祝之

春風無恙一登臨猶見桃花滿徑開無計可留花再住明年花發約重來

李仲達書記未（蕭應昇宇次兒謚忠毅邑人）

自別台顏後以九月望抵都門暗諳相知皆急問還朝之耗計閣月中定得侍色笑冬寒晷短不如早發爲便也此中議論正是清

明一二伏莽彈擊以去卽南中閃爍今已去其大者想邸報俱已入覽福清行志自不得遂第聞浦州誤信聊城故福清深以爲憂主上神明而內憂未杜激之不可緩之不可所猶可爲者大璫雖得志亦畏外庭之議使交關之人去則清明之象可長保也應昇初至無所知識塞白之後行觀先後緩急之宜要不足當一曾磵孫爲愧如何如何新總憲屬之司寇漸冢宰屬之總憲俱可謂得人副院將借重李懋明矣近惟點陪之舉一節變鳳爲小人播弄機關間總憲深爲主上所器重可無憂此覆轍耳此中之事大都止此家中之事望斥讒搆之言使應昇得免三千里之憂姑丈仁人厚德骨肉一家不妨直吐肝膈想長者必能俯原

又 乙丑以前

射斗不出蓋有所用之參領之入則意兄夾持之力而冢公平等之見也聞冢公欲救大獄意甚切至但避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所挽回若應昇固聽其所爲卽題差不下尚有倒轉可以脫身不必慮也順德守昨晤意兄云已推杭嚴遣矣此外俸資有關中一二人雖不甚知然意兄所舉決無濫牌更計之若得毛公祖往彼題留舊者尤妙附面聲之也鼎公亦有關中之人總以意兄所知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無雖總不誤何芝嶽請告而着冠帶間住劉念臺請告而革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一日而上十疏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豁渭南安邑甚毒并及梅谷止敬廓園諸人恐必有所處分然似爲楊左陳寇而有汎汎波及之說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又 乙丑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慘澹然亦謂去此一官他無所憂乃屢昇至辱及於親雖幸生還了無生趣至姑丈之波入彼案尤令人扼腕一路尋問消息杳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邸鈔至四月巳矣然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樣雖彻過郡城鄭墨陽來彼甚爲驚急據云聞十五人中毛焉門最輕乃六千然亦係專閫之言其餘和去不遠恐未必的也以理度之總數豈應過十萬則分之定無如許如廓兄四壁蕭然此局寧有完理耶天悟聖明再得如賈彪之西行則定有解法否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聞撫公已到儻可託夢洲諸兄一覓的耗并商量處法耳禍患之來惟有順命憂之無益想長者自有達觀應昇亦驚魂未定深坐井底思之茫然淵孟久已到家亦可促過一商也初得抵舍紛紛騰佈希恕草率之罪霍鍾兩疏附覽

門人文汝止書

名安之壬戌庶常湖廣

安之敬稟春莫得老師入山之信不勝驚愕纔見十九人疏諸君欺上枉下不畏鬼神若此是尚可與同盤而食乎二姐世界滿眼豺虎苟獲稍寬一分卽是厚幸從來意外之禍以爲讎猶有程量出於忌則何所不至也應山三君子忽焉沒矣眼見國是倒翻黑白莫辨憤懣之餘付之歎息老師冰玉聲價所云奴隸亦知其清白者也日者新參元老舉動必有過人彼蒼豈長痕耶安徽節之限原訂首秋以傷暑中途請告今幸邀旨恰途調理也楊兄疏請此上侯福安安養痾家圖意圖買舟東下得晤清光惟老師照鑒不盡諸世兄未及另啟以楊兄賤篤索書據案草上敢乞申意重陽前三日

錢虞山書 乙丑四月十一日

諱謙益字牧齋晚號蒙叟江南常熟人

士光之下獄也拷問則北司爲政爰書則徐楊馮霍爲政光五毒備具不屈折一字眞烈士哉然而獄辭具矣初以移宮爲案已而悔之再問則以救熊爲案而麐客不免矣獄辭既具銀鐺四出而光立斃矣不及麐不能以救熊殺諸人不追憾不能以受熊賄定罪案不斃光則恐他日廷鞫置對之事尚有翻覆也諸人之死必矣可傷哉可痛哉然與主上何與哉初訊時諸人不欲及兄而獄涿州曰不及繆則代草之

說爲無根矣削片紙授北司曰不及繆諸君皆當得重禍北司唯唯僅列名於某人等不及救熊案中者兩年斌之力也若入熊案中則亦與諸公俱入矣明矣危哉危哉兩年斌者其一不數日而逐去其一則兄之所識也逐去大有保全其綫則自我發之旣逐矣而不致憾於我義士也兄家居當萬分謹愼兄舌快喉痺必不可忍耐然世道如此不惟處末世又遭殺運獨不能少耐口舌保全性命乎弟不足惜獨不自爲老頭皮計乎兄牀出國門弟相戒勿言爲內璫所逐兄頗以爲然而不自禁也逢人絮話汲汲自白其語頗聞於內今之不逮者幸耳可不愼哉塵兄可憐可煩諸君當日攘臂救熊不知是何主意卒以此起大獄賈殺身之禍然無忌欲殺熊而免天道又不可知也吾當昌言於朝剖明此一段公案耳弟在此不得抽身如坐鍼氈苦不可言度秋間方可行然亦必有人送行不待我贐力也北人初上混混今將撫齊世界全化浙服者博陸一人耳此字託益吾寄呈

第一行旁註　璽疏翻三大案內鬼喜曰外廷公論如此鬼未嘗不借重公論也

第五行旁註　遮魏顧者一掌科一掌道倡言彈擊璫者也璫自此死心於諸人矣

第七行旁註　以人事言之萬死無一生也天則不可知

第十一行旁註　雖有十五人追賊之旨然兄名下實無賊也放心放心如有賊則必逮矣此中大費苦心

第十三行旁註　子牙之姍也子牙亦自此貳於涿州矣

第十五行旁註　錫山二人全得此君之力

門人夏時亨書

孝感縣人辛酉舉人

途間閱邸報講閱吾師泉石有盟二疏爲友且憐且喜莫知所云及逆旅與汪生班荊頗悉本末東漢之世復見於今我生不辰逢此百憂爰爰之章三復欲涕矣願吾師攄晦處順待時之清以舊

狗浮雲付之度外行誼事業付之千秋彼蒼者旣克有定於老師果有毫髮損焉否也辛酉門人獲捷者又五人雖未盡逮薪然皆師慈所最獎借者七子依依即舍南望宮牆相對淒楚何時復瞻色笑負牆請益如曩嘗乎因關使之便臧訊長玉兄轉上思非專使未敢深言別賜大兄札中賜梢耿切

錢御冷書乙丑

諱士升嘉善人

初得台翁請告之旨錯愕歎詫以爲怪事自謂亦足殺其怒矣不意奇愈酷一至此也舉海內正人君子斥逐之迭興所幸初招情節於以一賊字羅織而悍鋒之遂乎是尚有天日哉諸君子無甚損實而台翁更脫然不著一語且事屬撫案移文之後彼此親望累月經年方可結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人心未必盡死則台翁亦可以自信自慰矣獨被逮六君子當此酷熱踐蹌就訊性命眞如一絲卽天下自不乏有心人玉此萬難著力

惟默籲彼蒼叩心搏顙而已廊園兄受逮之日敝邑士民奔走號哭於庭者數百人騎見之亦爲位下而顧動眞鐵石男子哉官校亦稔聞其貧無甚需索所費止四百全獨此後窘態正須料理耳魏公子隨行得周黎洲年丈遣幹謏持可詔千古高誼聞此時長安邏卒四布覆巢之下恐無完卵廊園亦深以爲危定議藏身郊外不復入城就中呼吸亦有綫索可無匱台翁苦心也士升任逸已久榮進轉覺況當鉤黨彌天之時披髮入山猶恐其晚褰裳而就愚者不爲比者同文一獄士升兄弟俱在鈐網中不知士升何以獨脫恥不與黨錮比古人知台翁不以門外漢關我也正擬走价奉候適使者之便附佈衷言不盡慺慺

高景逸書丙寅以前

諱攀龍宇存之諡忠憲無錫人

世衰至此吾黨亦與有過是誠有之然使所行合宜亦不過遲速之間天生此輩人決要作此等事決不虛生此輩人故氣運有定

吾輩自反無窮也以翁丈忠肝義膽當戶之蘭必刈夫復何疑丈夫志千古何屑計一時若翁丈卽一時亦榮歸矣卽擬躬候以病未能且悪雨爾麥民分必死盜賊巢野所在戒心但恩閉戶耳先祖父制文想以付五知當此之際用寶未敢必也小僕附仙鵝今在何處乞示知之思見甚切先此上問種種俟面未悉

又 丙寅正月

久不聞問知道況佳也翁丈無所誣坐閱當事者反欲微波果否近都下盛傳姑蘇詞林作六臣弔忠文此必有人傾文姚二老者翁丈聞之否劉念老書來且欲約同志爲大會以弔忠魂正落其網中弟力止之矣當此之時閉戶謝客乃正當道理反有以爲非者弟誠不知其解也有聞幸示之

又 丙寅二月

新歲翁丈福履俱新矣春旦爲翁丈益得一卦如別紙聞申朝定黨人碑亦事之不容已者不足異也草草不多及

又 丙寅二月

弟居湖千久不見報未知外患何如黨禍有限外患無窮外患成吾黨求爲黨人不可得矣來月弟有人候趙師向奉教敢以聞有新聞幸廣孤陋

哀輓

輓當時繆生二首

忽漫居諸五十霜昔年鉛槧寄芸窗爾方舞象能攄藻我亦雕龍蚤擅場兩地升沈迷去住各天消息暗行藏祝予感歎同遊子請室何由趨飲章

策馬重來到閶舡泫潸秋氣轉悲傷芳蘭自怪偏當戶神劒還嫌太吐芒老去艾齡登虎觀塲來棘路歷羊腸游魂漠漠三千里誰哭鼎臣楚些章

江陰 夏樹芳 茂卿

閩西溘先生凶問走筆四首

連牀風雨話凄其到死曾無語及私也料出山同小草敢云危慶竟誰支游來和藥身何贖爽懼胎書事已遲從此普天寒食淚石泉新火自低垂

白舊栝一老生眼穿西北淚縱橫常依廟社新深略不借丈章起盤名冤悒重扉悲自語忠魂幽壤笑相迎心知有恨還天上祇恐人間氣未平

憂深晚歲欲歸安手種雙松聽翠寒太息榮名餘杖履暫時親友慟盤餐官清早解拋除好舌在終疑閔默難千古侍臣鞭血地空教人自笑儒冠

等常拔豁自天真投老何方可療貧山寺孤踪陪野衲江樓清夢赴同人深知此道終能久預恐他生更結因欲問臨行消息好夜臺無路獨傷神

弔繆宮諭生西溟

有美天靈握絳旛長身鶴立風骨奇牛鬼蛇神騁文戀洟登金馬然胥黎俟忽猶人起詔獄無端骫法費三木不堪再讀黨人碑智者吞聲愚者哭吁嗟乎成連未死牙先裂大江人立彌天浪

弔繆宮諭 并序

高陽 孫承宗 稚繩

余不敢以先輩接宮諭卽宮諭謹接余每坐偃日多節誼正言乙卯五月六日奉宮諭持議甚高余敘何司馬諫草有不可不問不可深問語宮諭以爲然自是余兩人遂不容於諸要人其後按大罪二十四疏以爲宮諭佐之遂殺宮諭且將及余嵇自宮府盤互而思死者藉藉不同要於死忠也魂一變成虹血三年成碧慘矣烈矣當踢商蹕厚時徒悄悒於令咫耳誰爲嬌意一舒怦怦者況其叩九齒而祈瑞聖明御宇忠直爲昭亦既念忠矣遂爲忠詩二十五其人隨筆次不次第其人故詩不必盡其人人不必盡其事

弔繆宮諭乘節入承明白髮縱橫下丹心慷慨生自來憂社稷誰復計身名死謝幽閨老無煩老婢聲

痛詔獄繆宮諭之死詩以弔之

巍巍天光日欲低忠魂草刈夜鵑啼可憐十斛蓑弘血搏得將來

兩字題

江上宿繆西谿從野堂故人及諸耶君置酒感歎而作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瓦鉺布襲野風吹碧血銷沈山鬼知尚無期丁寧笑語追陳跡几杖猶存日一拜徒姿天雲涇雨如絲

過繆西谿先生舊圃有感

江陰　劉　巽

一代忠臣里經過沃淚痕清流遺繞宅喬木自當門父老懷芳躅林亭識故園有堂開從野遺集共誰論

謁繆文貞李忠毅兩公雙忠祠

常州　徐　桐　嶧山

建中靖國詔改元同文獄起朝野喧東林黨禍更慘烈甘陵洛蜀俱煩冤吾鄉錚錚繆與李勁節鴻文振南紀握手欲獻送逐臣此言可斬頁有以呈秀款門拒勿納廣微倚猖獗切齒媚奄搆雖誣坐贓身填牢戶酷掠死白髮青顏兩丈夫浩氣磅礴凌雲衢君山

讀義江水關英靈髣髴生髭鬚

謁雙忠祠明繆文貞

烈烈楊忠烈披鱗折殿楹憂時號莫夜嫉惡氣縱橫黨禍甘同死仁心喜共成虎彪伸大義冥報見精英

讀崇禎元年慰忠恩詔不覺中夜起舞繼之以泣爰成長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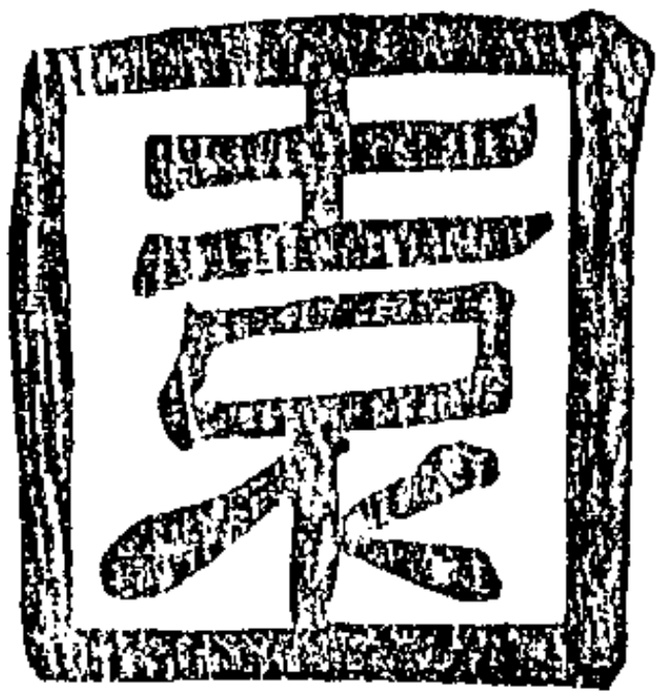
婁塘　陸次雲　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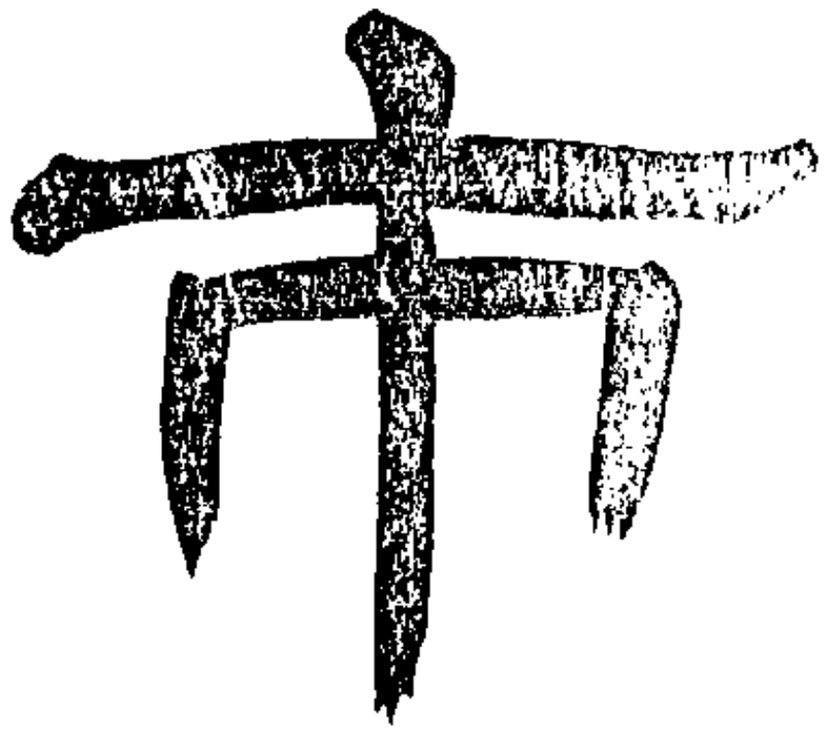
無端異代感蒼茫一讀綸言淚萬行獻產芝英偏有劫廢延火燼殆非常酌天漿憤雛如洗入地忠魂骨亦香況是仍雲聯一脈短

聚吟罷吐雄芒

五世孫　紹祖　夔旃

名從野堂八卷明繆昌期撰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左諭德權瑞禍死詔獄崇禎朝賜卹弘光時予謚文貞事蹟具明史本傳先生大節凜然文筆亦樸質淹通可傳可讀亦不讓以人重集中愛君以周公爲法論公論國之元氣論湖廣鄉試策程文均直指時政毫無假借京房之直言劉賁之讜論未敢多讓當其下筆時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故得禍亦最酷此集初刻在明崇禎丁丑子盧白編成詩文八卷再刻在雍正戊申五世孫訥刪存文集二卷三刻在同治甲戌十世孫之鎔重訂詩文八卷三編各有不同而崇禎本最爲完備今以崇禎本爲主以雍正同治兩本校其得失擇善而從崇禎本所無者則爲補遺一卷崇禎本最少江陰夏彥保從里中粵東兩殘本彙錄成書雍正本系葉氏敦夙好典藏書均非易見同治本刊于海陵版式最陋編次無法有遺事有賸答有哀輓有圈點有評語原跋云從鈔本出恐系當時家藏初稿決非廣筆謹將遺事賸答哀輓年譜附刊於此而圈點評語未便刊入先生之集亦最爲完備矣光緒丙申春正元夕武進盛宣懷跋





河陽盧氏慎始基齋琴于都門

治文獻國也自余所睹見立言不朽則童烝子陳廷尉最著
烝子中興漢官威儀未盡還觀廷尉武庫兵伎不無利鈍
費國聘觀察繼而公起師承自正讀中秘書大肆力於文章
又坟壇宦途垂居三十餘年傅閣弭記千古之上六合之外
靡不勤思馳騖而市隱園集流布人間矣廣烝子之規模約
廷尉之泥盦四言詩典則温純有三百篇風範五言古本漢
魏以迄六朝七言古俊逸沈雄五七言律高華嚴整三唐之
調幅裁並進文自兩京而下宋因大家具體撮勝其才無
所不至其氣無所不達而其宗無所不入大抵詩文所貴者法
耳卽才氣奎涌紀律稍疏不得升作者堂焉班之詩李杜之
文或軟而不傳或傳而不習意才氣不足救法不與歸焉耳

頃者詩文家人人建標樹幟而蔑棄古法以爲善用兵雖驅
市人亦無衂故安事節制於是俚俗之談諢諧之語連篇累
牘自矜朽腐中有神奇實皆古人所吐炙不登俎掃除不欲
染者也吾楚二三君子弔詭譎盛後進墮其雲霧中始猶惑
愚不肖已乃賢智亦爲之始猶病在詩已乃病在文大雅之
士以吾楚作俑爲詬病彼其才氣可以凌厲古今憚於法之
拘檢而苟就卑謾非不能也不爲耳禮曰不學操縵不能安
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學者行法是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爲
裘良工之子必學爲箕因其法而曲暢旁通之者也國聘
操縵博依積有歲年箕裘稍具不規規弓冶而自合運斤以
沈思養氣以和衷使古人之法不爲好事所溷亂後世知
楚材自有眞也則吾楚山川武靈之矣余昔爲國聘誇稱其

卷一　古樂府
卷二　四言古
卷三　五言古
卷四　五言古
卷五　五言律詩
卷六　五言律詩
卷七　五言律詩
卷八　五言排律
卷九　七言古
卷十　七言律詩
卷十一　七言律詩
卷十二　七言律詩
卷十三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卷十四　五言絕句　六言詩
卷十五　七言絕句
卷十六　碑文
卷十七　碑文　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銘　墓表　墓碣
卷十九　序
卷二十　序
卷二十一　序
卷二十二　序
卷二十三　序　傳
卷二十四　記
卷二十五　行狀　祭文
卷二十六　祭文　引　書事　跋　述　史論
卷二十七　贊　銘
卷二十八　書
卷二十九　書
卷三十　書

右市隱園集三十卷明貴國聘先生撰先生以妙年起家甲科雅望清才冠於儕偶遭際承平運童丙方陳玉叔兩先生後師友媲姬上賓唱酬交采風流光耀梓里當時賢後如吳明卿李本寧鍾伯敬諸長翩輩篇什往還交相稱許賈生少年相如詞賦宜蕤容翰苑周旋廟

堂通避居里門詞詠自適歸田卅載豪飲狂吟放蕩湖山主盟江海其曠逸泊淡豈後人所能企及耶家兄木齋刻先生全集屬弼勘讀展卷三復念世亂之日紛嗟言歸之未得覽先生之優游田園安居艱詠不啻桃源中人物役不獲執鞭相隨俯仰今昔不禁百感之交縈矣癸亥重九里人盧弼識於都門寓廬

洛陽龔尚伊

古樂府

賈生日古樂府可無作也體自我創速肖謂仿字而剽之句而模之獨不曰盜之屬乎近代作者無踰王李然持議各異亦互有瑕瑜元美縱橫無所不可而自運爲多于鱗沾沾規學步趨掌叔敖恐亦未爲得也余不嫻古文辭每讀樂府時一拈弄然亦自魏晉以下寥寥數章其自雲黃澤等篇不敢牽合傅會暇日檢篋中藏凡得若干首寒蟬哀螿去雨先生不翅霄漢何論古人哉故曰古樂府可無作也可以無作而作者聊以備一體云爾

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錦衾夜空燭思君如蓮藕藕絲有時斷

自君之出矣井梧秋已隕思君如銅壺壺水有時盡

子夜歌四首

梧子晴時落桐花雨後疏郎來不相見空立空踟躇

歡來牀羅襦歡去憨銀燭誰念閨裏人中夜長幽獨

妾髮初覆肩郎年纔總角贈郎芙蓉花莫待花零落

妾貌不長妍郎心不長好舊日楊柳花化作浮萍草

大隄曲二首

襄陽女兒嬌如花頭梳墮馬髻雖鴉鬧上大隄隄上立春風

一雙使人嗟

大隄女兒白如雪裝成桃李無顏色銅鞮一曲斷人腸陌上行人行不得

莫愁曲二首

石城有女兒十五彈箜篌借問誰家女回言是莫愁

白馬黃金羈奔向石城西莫愁不可見城上夜烏啼

漢水日東流妾馬復如練行盡莫愁村莫愁不可見

身爲羨游客願作黃金勒提韁問君前莫使長相憶

白紵舞歌二首

華燈錯落夜未央吹笙擊鐘琴瑟張美人清沐炫新裝嬌歌妙舞破羅裳裝罷回宛轉丹中堂滿堂觀者如堵牆纖腰利屣垂明璫谷移逗節時低昂迴風繞雪汗流香揮空貼地影亦藏游絲飛花白日颺鶴翔鵠舞且翔須臾激楚聲清揚餘音嫋嫋徐繞梁蜘蹏回顧超高房逶遲不進奉羽觴勸君爲樂樂莫荒

蛾眉二八色傾城含顰欲笑如有情若爲楚歌我楚舞燈燭燭高張絲管滿文茵被體麗且潔錦帶曜空縱復橫宛如驚鴻逗極浦矯若游龍騰太清全垂楊葉陂陂翔半墜桃花骨態輕舒徐一應嚴鼓節低昂每逐繁弦聲徐斐玉釵超曲席更復相見死可嫁東家少婦前致辭願勿忘化離君自事闕外

墮恣心賞斗轉星回待日成願勝寶炬千金夜共結青松百歲盟

善哉行

來日無多齒焦髮皤今日相樂式謠且歌鳴鐘考鼓琴張瑟和左姬右姜有酒如沱我酒既盈我顏既酡聊以卒歲遑知其他南山有松北山有蘿千霄蔭日紛華爾玉棺不下冲舉云何仲之所得孰與季多

長歌行

仙人騎玄鶴長耳碧方瞳列仙自何代顏色綺如童揚來朝帝所邀我游滄溟授我一丸藥五色垂流虹人世悲局隘大道無終窮寄言履下客白首徒龍鍾

短歌行

青天易老白日易闌生不滿百憂來無端欲訪層城高不可翔欲浮巨海深不可航何以寫憂唯有變生一石亦醉五斗解醒鳳凰在笯曾異雞鶩鴻飛冥冥弋者安慕

上留田

世態亦何不常父爲虎兮兄爲狼弱者爲肉食者强俗之混濁誰溫溫今爾無怨彼蒼世無狼猿誰貴鷙鳳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長城幾千里道苦馬蹄穿悲鳴弭其耳昔人昔城邊中國無息肩今人但城守日夕愁風煙風煙日夕至太白纏兵氣有詔下徵兵大發雲中騎雲中十萬戶十室九行役不辭行役苦但愁死窮磧出門所少婦少婦莫長嗟生當復相見死可嫁東家少婦前致辭願勿忘化離君自事闕外

不如賤且貧

煌煌京洛行

欲知帝京樂佳麗難重陳規模原大漢風俗自先秦華岳蓮峯鍾瑞彩章臺柳陌弄新春一落曹法綢繆衛霍親王管房中樂銀鞍照上行將軍灞陵夕公子曲江春兒童知郭解賓客慕陳遵巨室鯖爲鮑高門蠟代薪噴馬梳爲髻盤龍刻作茵五侯競舍宅七貴爭蹄輪獨有翟廷尉題門學尚新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云從長安來整友延客入羅酒一徘徊借問長安事使我心悲故夙昔同門友意氣何崔嵬紅顏不長好大半理蒿萊存者豈不貴老醜日相催騎虎鑒前轍求魚廣後災以此復三歎願我齒亦衰盛年一以去良時不再來安得萬丈繩繫此西日顏纔亦不可攀戈亦不能廻不如與客醉

覆此黃金罍

豔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無吾但當悶華顏遠鳴鼓朝列六卿曹暮坐三公府館來魚龍鬱鬱紆左掃吳姬右列趙女美人行鸛歌且舞但當在蓬萊宮闕快獨與仙人共博投壺乘鸞跨鶴遊遊清都鎮撫安足較花冉忽以老願言自鄭重夙昔與君綢繆交好朝亦一相保暮亦一相保譬彼嚴霜之松與疾風之草各努力無相忘以畢此生平之懷抱

結客少年場

長安少年身不賤腰帶雙鞬第兩箭珊珊之鼓鳴璫鞭平明走馬如飛電胡姬十五貌如花曲房清夜成高宴五侯七貴

相邀留行見往者無算大梁公子忽經過何物么麼重垂睫聆丈夫肝膽偶相傾那用生平長識面事成依舊返都亭候騎相催促

曾誰香君不見閩道征兵大攻劫意氣猶堪一百戰短兵日夜淬天霜七尺可捐頭可斷非關鹵莽取封侯恥令匈奴輕

大漢伎鼓吹鐃奏凱旋白馬紅顏誰不羨次子爲郎長子尉

大嫱嫽婷小嫱粲每將壻馬先然薪不惜金丸作飛彈笑殺書生徹骨寒白首無成羞鐵硯

出自薊北門行

烽火照西京蕭蕭班馬鳴天子羅神威三軍下井陘受脤辭楓陛吹笳發桴鼓誓男兒死邊塞命若鴻毛輕九攻出天上十步無留行既奪陰山壘遂抵單于城老上出送款左賢來請照一舉殲塵沙再舉沙漠清在昔積京觀丁北皆返耕飛書

報明主從此無住兵

妾薄命

青銅磨爲鏡光彩有時滅結髮爲夫婦恩愛忽中絕憑妾嫁昔時妾髮初覆額步搖動青娥淚點吐明月昔爲春園花今爲林下葉錦衾但虛張羅帶爲誰結東鄰屠沽兒黃金買少妾持瑟比青松膀心照氷雪榮悴命不同悲歡理亦隔食苦心但傷種苦情靡悅紅顏頂誤人誰憐薄命妾

採蓮曲二首

採蓮復採蓮繼手蕩畫船晚與藕相似面與花爭妍湖光宜美日女伴皆少年擢歌發皓齒商聲悲遠天舉花既灼灼弄葉亦田田羅袂半沾濕綸巾風牽簷前游我側鴛鴦戲我前魚鳥各相匹感此心茫然紅顏不長好薄命私所憐蓮擘

心更苦藕折絲仍聯回船空獨愁里生寒煙

越溪女兒何妖冶湖上使船如飛馬羅裙六幅垂兩瑞手摘芰花滿盈把風高浪泊鷗水淺沿流頭向橫塘下載酒誰家白面郎廻船轉柁情不捨安得紅絲百丈長一片冰心爲君寫

行路難

行路難難且歎前途九折之坂後阻七盤之山修蛇虺蜴猛獸食人飢渴不得飲寒凍不得衣安步來攜策悲至莫測孔悲細魯之際孟路蹈齊梁之間蔡門遑遑於易水伍員蒲伏於昭關白玉碎而謀臣拉志黃金盡而壯士策不若相碧山而養流灘何如坐綠水而弄清絃以三三之往六六之變解縕以往杖策而還許拄歌而莫洗耳而聽擊行路難難且難

耀歌行

桂櫂木蘭舟相將汗漫游黃河曲擊汰臨中流洪濤瀉赤岸好鳥翔芳洲哀絃將急管哉聲和且柔遲船向底柱置酒望嵩丘白魚不復躍黃龍不復游河清諒可俟延年萬歲秋

放歌行

鵝鵝巢深林高堤蹴白浪大本狹陰安知蓬心短煌煌帝城裏冠蓋日追隨天梯鳴鳳路地引濯龍池遨遊際明主獨用及良時高冠切雲表長劍倚陸離一言動軒陛萬乘爲轉移平明上金殿日暮下彤墀誰家兒朱紱揺搖駕綠沉裘青絲高歌動梁塵紫綬紛襜褕借問道傍子將何爲

英聽聞白曲關苦腸斷絕人度鴈門霜馬踏陽關雪生不到龍庭死誰探虎穴漢家天子事窮征要使飛書遏虜城親啟元戎三百乘橫行都護五千兵疏勒河金凍泉蘭草盡枯失墓壕上鴈哦影幕中烏獵火燒芜遠烽煙入漢孤兵老防奔北糧空望轉輸雪寒時卧鼓月滿夜吹蘆劍溫思塗鵰裘穿憶級狐辛苦四校馳偏彊五單于不滅何以不用家帝辭軀命殞黃沙衛菊帶苑林中渭濱騎天山雪裏花書生何事空餓舌一矢功成漫白誇

蜀道難二首

魚鳧無坦道灩澦少安流更大啼猿峽令人易白頭

劍梁既險絕劍閣復崔嵬嵐錦亦好不如登歸來

升天行

蜀道難二首

弱冠履華景思革漢明光奇姿筮帝閽抗節肅王綱紛狼爭欽跡羔鴈口成行偶儕盛衰四望摧衣還故鄉九飛鉢靈藥萬里歷扶桑玄虬爲我引朱鳳爲我翔金童被瑤籙玉女捧瓊漿一飲醴調鳴再吸心清涼仙文昌殿登陽太薇堂紛披玩紫芝歌紫芙華芳蔭庭無壯麗幢蓋何輝煌俯視塵世何翅雞鶩鳴

北風行

北風涼雨雪飛美人清夜未眠一聲兩聲如有情宛轉牽參差小鳳鳴小鳳鳴君不見昨日花今日花花花歲歲常如此

鳳笙曲

美人清夜未眠一聲兩聲如有情宛轉牽參差小鳳鳴小鳳鳴君不見昨日花今日花花花歲歲常如此

鳴泰臺上動輕風發清響

江南弄

江南女兒工採蓮芳花比艷滿自傷遇時不嫁心徬徨心徬徨

徙步掬翔鳳雜佩冷鸞鏡孤

採菱曲

明妝麗服垂兩瑙蘭橈畫舫過橫塘採菱一曲斷人腸斷人腸悵有所思儂憶郎郎不知

遊女曲

南國二月草初青一年一度遊芳春輕腰薄霧愁殺人愁殺人人看殺行弓翡翠濕羅襪

空城雀

空城有微雀一雌還一雄啾啾哺其子時啄護與蟲鴟鴞肆毒害巢破雛亦空毛羽並摧折漂搖風雨中文鴛戲楚澤紫燕巢吳宮託身苟不善悲鳴定仲仲誓將訴上帝廣設罝與羅豐隆齒利劍后羿彎良弓安得射鴟梟盡取鴟鴞盡誅絕羽族咸雌雌

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臨廣陌出自上東門路旁有荒塚云是昔公卿生前攘攘要今爲陳死人翁仲沒秋草石馬埋荆榛寒原走狐兔苦竹啼鼯鼠人命匪金石幾人得長生服藥徒自誤空餐芝與苓生無一日樂死圖千載名骨多於林刻石復谷遷變白骨多於林刻石復谷遷變不朽或爲雷火焚不如飲美醞陶然終此身七賢皆曠達吾師籍與伶

孤兒行

孤兒生何零丁遭家不造多苦辛父母在時乘輕車駕華轂父母在時乘輕車駕華轂駟髮亂不櫛面垢不沐大兄方詬罵大嫂厭魚肉上高堂但思父與母下堂但啼哭兄令弟出餐嫂令弟炊晨興事井臼夜歸臨階石父母在逝兄嫂畜我如僕隸逐我外戶曾不飽餐粥那敢相抵觸叔行樂殊未已平明出東郊驅弓白羽箭豹冠秦複裆奮臂鼓餘勇一發落雙鵰醉入富家門調笑董嬌嬈衢局不敢問行人懼相遭但恐司隸至不敢久怠休

鳴鳶行

高鴻結陣鳴雝雝朝發彭蠡夕潛宮呼羣夜宿蘆花月那知

知宗旋其中孟郊商飛燕滿堂分行折俗心忡忡爲君憔悴
君不知錦衾角枕亦何爲

古別離

遠與君別離乃在盧龍北寒冰結交河匹馬歷荒磧別君是
何年明月幾回缺庭槐生秋屢柴門深雨雪人命非金石紅
顏久銷歇歲月日以長衷懷日以結霜砧搗寒衣泣盡繼以
血

雜曲

紅旗二八嬌且柔生長深閨不知愁閨情幽怨宮中得地猶爲殿雲裏
舞春風面比芙蓉照秋水舞袖歌喉總可憐羅幃繡幕花長
妍龍梭織錦天邊宿繡襦凌波水上仙春月春花經幾度漸

覺新恩不如故妝臺寂寞掩深宮冷落悲絲素盡角城
邊秋夜涼流螢暗度燭無光當撮舊日合歡被來就珊珊七
尺牀

詞聲歌

雖遲遂佳會燕禽充後房自非麗質得奉君子光婦人無
外事中饋職所當勉勉治酒漿願爲雙飛燕遶
羽棲華堂願爲雨文鳥接翅望方塘黃金飾桂櫂白玉鏤虹
梁流蘇八寶帳蕙籠百合香金薄裁爲履霧穀剪爲裳香囊
繫肘後明珠綴耳傍白日炎炎晚銀燭錯成行錦衾襯華褥
角枕垂明璫荷君能拂拭沒齒那能忘

名都篇

名都多鼓鼉京路盛陵遊千金買七首百金製衣裳閭雞過

銀俎陳于前羽觴行無算神龍蟄猛虎落坑羣絃發新聲
遶梁塵

多謝達人實特立駕言登高山培壘如拱揖皐市井兒勢
自多棄習投足濃蹊場紛然竹蹻集大者說侯王小者干郡
邑論蓍冠五山蝮蛇纔戴笠庳小而願大鵬亦行且及

前緩聲歌

今日何遲遲華仙會層城長風吹廣莫蹉跎垂慶雲靈旗樹
繽紛羽蓋何繞橫後房姜寶瑟前路吹瓊笙洪厓酌巨斗大
容歌廣庭游龍戲碧漢紫鳳舞秀相迎獻酬既已畢天路快還
征停驂駐玄圃息旅憩瑤京千秋與萬歲持此視休明

晨風行

鳴遶理發河之洲休徒息侶有愁自君出矣音徽絕天長
地闊空悠悠願言悟子子不來中心熒熒疑且猜黃花落盡
江風老幾度思君幾度哀殘燈照妾妾孤單錦衾涼薄怯春
寒願逐晨風將我去歲歲花開正爛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烏誰將織女會黃姑郎帶長繩絆只自牽
黏翠翼斑爛錦裳雜綵只自隱南窗北牖搖春煙歸妝攬鏡
悟淺眉不嫁人家乾薄兒豈意閒時花滿枝最是含情獨立
時

昔昔鹽

桃李三春暮沙場萬里遙亥征中織紅顏暗裏獨漫拂盤龍鏡空吹引鳳簫悔看花並蒂羞
視熟同巢兩雪含情遠風頭人望勞鳴雖愁喔喔歸馬憶蕭
蕭化石心應苦霑衣恨轉饒再匹夫死將誰從驚心泣白日酒淚號長風精誠貫蒼昊十
日崩崇墉行人爲酸鼻國俗化愚庸夫既死國難妻從一以
絕孤貞可悴脊

長相思

晨有車馬客遊次款我門問客何方至行李自河源艮人仕
兩涼久宦無還轅與客幸客還相與言温煩君寄尺書爲
我遶塞垣薄俸俗皆賤糟糠義所敦乘軒豈不貴使妾如觸
滿晨興驚喉鶴入夜愁啼猿折柳空懷望種萱增憂煩生爲
遠離別死當爲游魂欲知眼中血但看書上痕

蓮鴈曉

洛陽三月春桃李偕發榮一花對一葉綿約如有情東風忽
駘蕩淪落穿與坑容華不長好時往事亦貞婦守蓬家女體
質洵且清芳年當二八擅口洪瑤笙高樓連閣廣袖垂羅
纓千金買一笑顧聆能傾城一朝顏色改寥落同花英昔爲
蘭與薰今爲蕭與蒿自恨蛾眉老空憐小鳳鳴從此巫山路

何人與目成

遠遊篇

九州勢促陘誓將遠行遊遠遊何所至海外復九州神螯戴
巨嶽方丈接蓬瑤瑤宮及貝闕仙館若雲浮王母宴瑤島宰
割龍與魗王喬在我側韓終居上頭湘娥拊琴瑟秦女彈箜
篌明霞映丹幄玉樹生道周行矣訪東父泠然過不周崑崙
原我宅倥侗俓原我傳桃花千萬歲層城十二樓延年而駐世
鬱鬱安足侔

杞梁妻

齊人與莒甲杞梁死軍中其君欲郊弔家有五故宮雖烏不
再匹夫死將誰從驚心泣白日酒淚號長風精誠貫蒼昊十
日崩崇墉行人爲酸鼻國俗化愚庸夫既死國難妻從一以
絕孤貞可悴脊

終至今霜冰上烈氣垂覓虹

秦王捲衣

秦帝思阿房其下建龍旗旗招多寶貿舉止盛威儀簡中有少女當夕恒捲衣裏籠燃百合複帳垂明璣君王同臥起行樂何光輝良時不再得恒恐恩眷稀但願如膏雨長使百草肥

關雞篇

行樂何所抵近出關雞坊輕堙棲弱柳曉日吐清光羣雄尚盛翼高冠已激昂須臾嘴爪接瞋目俱奮張芥羽兩不下金距各相當勝者賀能勇負者反見傷一朝有如芒漢短兵薄榮盈盈樓上女氣軋弄鳴機忽忘織經春日照百勝固難恃屢北亦何悲妙理玄幽微百戲場

白馬篇

白馬紫游纓羽度龍荒寄言千金子作戒勿垂堂荅嶺三春雪榆關九月霜嚴寒爪指墮肌膚傷裘糧經北代捲甲逐西涼匈奴尚不滅帝城安可望榮塞初收虜金城蚤破荒兵氣銷青海邊烽靜白狼歸來報明主繁弱掛扶桑

苦熱行

赤雲亘千里毒霧非一區湯泥接炎海烈焰生火珠溪洞露且濕道路迴復迂惡木難息蔭蚊蠓羣嘗膚沙蟲射人影髣蛇殘人軀飛鳥尚戢羽行人却茹茶爲國寧惜死饑家豈向隅短兵方直下勁卒亦旁趨險等平地鶩死出危途文身化冠冕雄結甘天誅鐫歌出徼左露布傳上都歸來數軍實

功當比波溫

春江行

郎載木蘭舟妾恨桃花水花飛別舊條郎行離故里

江皐曲

飛花無遠近芳草自芊眠水邊穿雁疑隔裏出鞦韆

映水曲

羣學浮雲染眉同新月妝幾廻臨水照驚起野鴛鴦

登樓曲

何限登樓意桃枝與柳枝芳年容易擲棄妾欲何爲

舞媚娘二首

原車書初合隄楊綠正齊遶頭春酒熟門外紫騮嘶綠鬢梳瑤霧綰髮踏香泥何時卓氏女原作焉作馬卿妻

盈盈樓上女氣軋弄鳴機忽忘織經春日照在理故衣香風飄翠帶旭日照明璣著迴鴛鴦錦人伴妾歸

今萬楚宛鄧已前向京洛詩
望居三途遠廣漠天地閟適中風雨衣無怨波停捧劍人浦
迎仙閣吹臺引鳳凰華觀鶺鴒山同二室堆池擬洪河
鑾遠宇閭眉畔簡臺通繡幕叔親尊同升紅顏欣有託比竹
奏清音長筵飛羽爵月爲盛歡鶺鴒花以繁華落伐性豈無斧
腸勝或有藥寄言肉食者無笑葵與藿

鶺出北郭門行

鶺出北郭門荒塚何纍纍白骨相枕藉慘淵心傷悲哀者
誰子顧見道傍兒親母棄見後母苦相待痛癢無與告旦
夕苦飢寒三冬衣無袂終年不見肌肉盡銷錄有如枯樹
皮殷父老且耄聾耳如不知行荒野中哀草沒殘碑居人
相告語云是我先慈死者不可作淚下空連洏母不悉兒苦
冀冷然御風歸行當周八極

飛龍篇

晨遊泰山巔暮飲蓬萊側道逢兩童子歡娛好顏色芝草茁
瑤壇白鹿馴衛勒大藥不易求長跪冀有得粲然發玉齒曾
不棄涼德引我登金堂授我以服食凡骨一朝蛻等閒生羽
翼冷然御風歸行當周八極

唐詩鼓吹卷一

羽林郎

少年盛裝束知是羽林郎弱冠典宿衛天子備非常腰懸白
羽箭手握絳絲槍錦帶珊瑚飾寶劍黃金裝出入射熊館馳
騁園雉場朝廷養死士裘馬多輝光胡姬年十五等美齊姬
姜當壚理妙曲羽調何清揚感君留顧盼贈妾明月璫投贈
雖不薄夫壻安可忘丈夫乘家政女子重守綱蔦蘿與松栢
貧賤務相當多謝冶遊子莫作野鴛鴦

飛龍篇

晨遊泰山巔暮飲蓬萊側道逢兩童子歡娛好顏色芝草茁
瑤壇白鹿馴衛勒大藥不易求長跪冀有得粲然發玉齒曾
不棄涼德引我登金堂授我以服食凡骨一朝蛻等閒生羽
翼冷然御風歸行當周八極

閭閻篇

閭閻壯皇居崔嵬象天闕甘泉勤禱祀承明盛擁謁新詩和
桓梁高掌餐瑤屑羽騎日驂驔烽火夜明滅王母宴祈年東
方就臣列太乙設靈壇海上采停轍但使大藥成黃金賤如
鐵

獨不見

曉日吐扶桑涼風吹水殿芳草綠萋萋落花紅片片寂寞恨
相思君在遠山幾萬重日苦短夜苦長寒往識去無梁思君如絳燭血淚
勤成行

獨愁

蘇小小歌

妾本錢塘女嫁作倡家婦郎乘犢車來會妾西陵口與妾結
同心飲妾合歡酒妾有紫香囊縫製出妾手殷勤持贈郎出
入槳郎肘恩愛兩不移雖死同白首莫以西施妍而弃無罪

楊白花

三月城南路楊花作絮飛隨風蕩漾不知止纔穿繡幕復羅幃含情幾許淚漣漣妾比楊花更可憐痩惙怯怕沾沙際雨飄零愁逐陌頭煙

悲哉行

遊子惜春芳所惜非一事鮮雲垂薄陰和風煽清吹好鳥吟高枝時花滿芳蹊沿谷幽蘭生塘羽鳴鳩至王孫爭藉草佳人競拾翠華館動行軒金隄陽遊轡蔦蘿亦有託葛藟亦有寄傷哉遠游子思苦形亦瘁聲悲鳴相失驚心花鳥繁舉目河山異欲逝津無梁當食爲誰喟不謂陽和時獨下窮途淚

西洲曲

鞠歌行

和風惠雨三春桃枝柳葉芳辰鶯笙鳳管城闍喧填寶馬朱輪盛時惜逝愁人日月逝矣不旋世間萬事悠然高陵深谷遞遷桃僵李仆誰憐踟躕四顧悲纏樹萱背上無憂清尊綠酒頻浮金鑣玉勒遨遊鍾鳴鼎食優游曾幾何時白頭自昔有盛必衰時乎一去不來我姑酌比金罍使流光暗催人生在世無多不如對酒高歌須知爲樂及蚤

薄暮動弦急繁絃亂柱促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音

苦寒行

同雲暮四野雨雪滿邊城隴水凍已涸陰山晝亦昏羊腸路詰曲坑谷無坦平餓獸僵不起饑鳥叫無聲遊子悲遠道歎段行遠巡十步九嶺蹊慘怛募兵陳渡水橋梁絕寄宿無居人日暮陰風起入夜寒茄鳴人馬嗟困乏徒旅歎零丁握鼠無所得射麋力不勝斧氷持作糊劍薦爲代薪君王方好武客子事長征誰憐邊徼外迢遞引心旌

薤露行

海初運鵬始搏羊角扶搖快羽翰鍾期逝心不歡流水高山空自彈歲不與年已征雖有周孔無乃難王結綬貢彈冠拔茅連茹豈不然嗟輓近多貌言落井下石情所安

董逃行

和風惠雨三春桃枝柳葉芳辰鶯笙鳳管城闍喧填寶馬朱輪盛時惜逝愁人日月逝矣不旋世間萬事悠然高陵深谷遞遷桃僵李仆誰憐踟躕四顧悲纏樹萱背上無憂清尊綠酒頻浮金鑣玉勒遨遊鍾鳴鼎食優游曾幾何時白頭自昔有盛必衰時乎一去不來我姑酌比金罍使流光暗催人生在世無多不如對酒高歌須知爲樂及蚤

傾城色芳立似谷歎爲解黃金罍奉以結交歡貞婦却不顧

塘上行

同蘭生渚側日夕播微芳誤蒙君子惠移植向中堂盛以碧玉甕灌以沆瀣漿發藻映瑤砌垂影照曾渠榮悴一朝改置落委餘香天運有代謝人理時低昂男寵不倣席女愛或易牀金屋誼已閉長門夜未央已知憔悴苦恐亦弃姬姜

鳴雞篇

月落夜將旦海日光曈曨鳴雞能應候刷羽號天風東隣有婬婦夫壻官作中側耳長雞鳴相與淚沾裳宴安古所戒王事貴有終日出望動作況乃參代天工無以牀笫故而爲怠惰客子敬聞謝語共詩播無窮

上巳南陽行

曉日上扶桑流影照蘭房閨妾有麗質對日理新妝惠心既閑止淑貌何清揚朋儕皆簡舉體皆簡香首戴金翠飾耳

綴明月瑞白素裁上襦丹霞製下裳暮春結女伴娛戲洛水傍北崖翫蝶粉南浦奏鸞簧清川含麗景惠風被崇岡紈綺悉駢集軒車儳成行妙曲諧羽徵纖手彈宮商瑣瑣吐清響宛宛播幽芳燦若明霞舉嬌若驚鴻翔瓊姿冠絕代綺態媚青陽微微粲玉趾燁燁飄華裾冷容不可詠春遊樂無量

釣竿歌二首

東海何洋洋偏人飛列觴一舉連六鰲聊以佐酒漿區區守蹄涔志在儻與魴

截虹作長竿投綸爲芳餌巨鰲潛深淵魴鱮皆遠逝釣翁不在魚垂綸聊爾爾

同里盧靖鄧校刊

洒陽費尙伊

四言古詩

送友四首

言膏其車載秣其馬飲子清酤送子中野高雲乍停流泉漫
煌煌者芝爰毓我房其鑒如漆其澤如肪王者之瑞其慶萬
方何以承之厥後寢昌

飲酒四首

瓶亦有粟門亦有羅式跳以笑載詠且歌飲中之樂其樂如
何

雉雊於澤犢飲於阿河魚徑筍牧唱樵歌飲中之樂其樂如
何

隱几而卧擊缶而歌此不按劍彼不操戈飲中之樂其樂如
何

摩挲徑竹偃仰庭柯三爵非少一石匪多飲中之樂其樂如
何

戒子四首

行者百里其半九十勗哉小子先民有則去爾驕容與爾吝
習勿荒於嬉而使耄及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勗哉小子愼爾所植惡豈無門善亦有
報勿比匪人而虧令德

日盈則虧日中則昃勗哉小子無然自弃景行維賢高山在
色皎皎易污毋寧守黑

希顏則顏希驥則驥勗哉小子無然自弃景行維賢高山在
睎舜何人斯爲之則易

屏銘四首

佞之見佞詐之見詐喪賂喪田夫我不暇履信抱忠豚魚可
化

嗛嗛之食不足以狃嗛嗛之德不足以就積厚流長是曰大
受

黍不爲黍稷不爲稷既無蕃庶安取蕃殖學有緝熙無晝爾
力

奔車之上安有仲尼覆舟之下亦無伯夷明哲保身卻然不
怡

自責

明明我祖是曰大費服事於虞佐禹平治惟帝念功錫姓伊
始啟我後人本支百世

煌煌者芝爰毓我房其鑒如漆其澤如肪王者之瑞其慶萬
方何以承之厥後寢昌

世以代殊或鈞或軸語也仕吳諱也相蜀善則元宗否將圮
族衮鉞俱存賢愚並錄
叔季而往更僕難數我明肇興代有夾輔稽沛之間大江之
濱代有達人文章經術之士
許奕奕科名煌煌鬱土
粵我高曾世隱於農以稼以穡有秬有秠有穜有稙
恭惟嚴欽谷先民是從
作善降祥嚴君聿起默象言爻左規右矩流覽六經博通諸
史鴻漸于逵龍卧于里
猗與嚴君行不混俗至德可師如金如玉隱比嚴陵栖同鄭
谷不忮不求何蘧何辱
逖子小子少承家學踰冠登朝誤切讎渥出入承明追陪帷
幄是道心誰折其衷

帝曰試哉遷秦徙蜀罪大罰輕形軒繡斀放舸巴江驅車函
谷飭憲持平臣敢苟祿
繁言俄興我躬遑恤以憂嚴君計將安出負負何言返其
室罷勉廿弟徜徉清泌
神理荼毒嚴君盡亡天崩地坼抉昏屠暘菽水永謝風木黯
傷攀松撫栢其曷能忘

三侯詩有引

三侯者楊侯鄧侯應侯也楊侯諱繼文西粤之容縣
人以歲壬申至其政敏而能威鄧侯諱良佐東粤之
南海人以歲丁酉至其政惠且有文應侯諱汝稼浙
之臨海人以歲己酉至其政有楊之威而過其敏有
鄧之文而軼其惠三人者皆良牧也小子椎魯無足
比數而三侯寵遇特殷或受知於縫掖或辱聆於混
塗情深國士故特表而著之以爲采風者告焉

矯矯楊侯人倫之表東箭南金允爲世寶百度惟貞三尺無
撓小大以情片言輒了除莠植苗風行雨卓雖則云然市獄
無擾靡察淵魚時放籠鳥弘獎風流嚴事更老小子何能受
知不少砭惰缺恩實惟師保悠悠三紀山川浩渺欲往從之
墓木已槁

鄧侯來斯其人如玉愷悌作人清貞表俗門有懸魚庭無留
犢我思古人文翁治蜀退食自公蕭然白屋接引文儒勤綸
推轂興到揮毫時滿卷軸斗酒論文夜或秉燭素車南旋圖
書數束明珠寂寥傷我心曲典刑未遠以告司牧

卓哉應侯名家之裔作牧茲邦神明愷悌大器不官新硎比
利決斷如流游刃無滯愍此瘝瘵洪流作祟北漢南江以濬
以治通也侯寬罰也侯貰惟此子遺伊誰之賜士切範模人
懷撫字謀野僉同尸祝以祠侯曰無然吾畢吾事豈以吾民
而用徼惠惟侯之言無敢異議誰其雄侯輶軒之使

示友

煒煒春花時而零落美好不祥禍至誰發子省忠吳入江不
化商君強秦出亡無舍李牧去趙謀沮郭開淮陰何罪呂媼
爲災斯具五刑起也再裂既以國興亦以身滅屈原之斥子
蘭間之自投汨羅忠乃見疑賈生上書年纔弱冠遠謫長沙
讒由絳灌賢哉魯連義不帝秦千里弗受飄然海濱亦有子
房願止封留辟穀導引赤松與游事往如昨青史無私既明
且哲安往不宜

惟南有江其勢建領滔滔不息浩衍於剏既決我堤又潰我
堘其誰助之雨師不仁俾我婦子靡耕靡耘心之憂矣有如
救焚

惟北有漢其始濫觴涓涓弗塞浩衍於襄既潰我堘又決我
防其誰助之雨師不臧俾我婦子靡農靡桑心之憂矣有如
探湯

郎事戲題四首

淡淡春山盈盈秋水不嫁王昌願妻蕭史

瑤琴斜抱寶瑟輕攏羞堆香霧腮經輕霞

歌喉漫囀袖舞輕揚嬌娃一曲坐客千觴

星槎帝女月窟仙蛾喜能留儞怒不投梭

題漁樵耕牧四首

操舟者誰其人維漁或網於澤或釣於渠直鉤不餌意不在
魚昏燈夜火短棹輕挐綠蓑掛戶斗酒遶遶漁人之樂展也

樵鎌者誰其人維樵採薪澤畔伐木山坳山無白額澤有黃
茅荷擔在頭長歌以謠糟糠相守組綬不要樵夫之樂其樂
陶陶

秉耒者誰其人維耕我疆我畝或縱或橫土膏既濡倉庾載
鳴三時不害萬寶告成酒浮蛆綠飯煮香秔耕農之樂樂此
豐亭

放犢者誰其人爲牧爰降於陵爰飲於谷水泉既美芻蒙亦
足洗耳上流懸書一束短笛橫吹歸途月出牧人之樂其樂

賦得文房四寶

結繩始創漆書闢興亦有竹帛以及刻藤蔡侯巧悟斲網截
剡麻頭樹屑文房是登楮生作號好畤以膺或臨或摹順物
無憎南越理側洛陽價增何以喻之皎月清冰

中山之兎聚而剔毫次者鼠鬚其下狸毛幹以文管粘以松
膠或朱或墨各耦其曹王用以聖張運以豪退則爲塚題亦
爲橋投方出塞簪乃登朝老而且禿何用如刀

卽墨之族寔繁有徒二螺匪異四五非殊居同玄鳥出雜青
烏松煙以和豬膏以塗搗以香麝拌以丹珠謙知守黑遠解
合汙點緇能入書練不渝雖瑣且淄吾其舍諸

歙山之側端水之涯希光陽谷潛質幽厓鑿以五丁練以女
媧龍尾斯貴鵝眼爲佳如圭如璧或琢或揩貢珍北闕作寶
西齋頻呵不凍勤拂無霾惟玄惟默吾與子偕

同里盧靖卿校刊

五言古詩

西陽費尙伊

春日楊公亮馮開之諸館丈遊西山諸刹

帝城風日好芳春景物部良朋騁遐矚結軫向西郊香塵餘
帝輦妙樂留仙璈雞鳴發野店捫蘿上山椒回首日月近置
身雲霧高祥光護禁苑爽氣散林皐振衣謁梵宇解帶息僧
寮香火盛今日棟宇出前朝鐘聲鳴暮雨塔勢摩青霄虎啼
溪外石龍臥澗邊橋麏葡花千樹胡麻飯一瓢頓覺凡情滌
從教俗慮消明朝城市裏依舊逐塵囂

送沈君與修撰還里

君與天下才懷瑾久不售一朝拔塵埃遂冠諸生右領職向

詞林縱筆驅文囿溫飽非所營正氣橫宇宙宰執信通家裝
焉方在疚時議允奪情獨君謂紕繆同志各危言齟齬勢難
救狂夫事諤諤爲出君指捉大義不及申翻然拂其袖送君
一杯酒長跼爲君壽慎子千金軀且歸無佐鬬世道苟如此
吾當躡子後

酬屠長卿見贈

東海有屠生逾壯始登第方爲諸生時儻蹇亦不利其人信
狂簡世豈固良驥明珠晚始剖賈胡肯相棄天子簡賢良選
士入中秘屠生挾策來陳對多以意滾滾千餘言大半觸時
忌投筆事嬉遊其詩美而麗落楮盡琳瑯翰墨供游戲雞林
價頓高洛陽紙俄貴材大不見收一行當作吏

曾直卿太史邀同榜諸鄉丈宴集天壇

敬承金華人家有蘭溪酒其性復好嚼杯竿不停口呼我臨

高臺西山落吾手爽氣來撲人時時墜窗牖白與子爲歡但狂無不有子飲纔二三吾醉已八九酒薄豈足談齊大實非耦耶受卽墨攻甘作華容走子信江與河吾當作升斗三復酒德篇伯倫吾畏友

贈何放範檢討兼呈長公少宗伯

檢討夙能文克嗣父兄業鼻祖昔煌煌詞林冠先哲鳳子定鵷雛龍駒應汗血出入承明廬雁行振霜翮漢殿兩青雲趙氏雙明月元愷接芳聲機雲邁高潔賤子附英游榮名欣黍窮會掃舍人門行相且與爽

贈張質卿侍御

張綱昔埋輪豺狼皆股慄吾友豈後身兩鬢復簪筆賦性直如繩遇事無回縮大義苟不存誼不辭斧鎖請劍戮朝奸伏沈水古帖椎銀鉤新婦治酒漿美醞不外求從容文字飲大白時一浮吳閶多妙曲與子發清謳捲簾看明月仰見銀河

贈周元孚水部陶懋中北部

伯仁自空洞元亮素高潔閒映天台霞清絕峩眉雪操孤各有神才大無優劣舉世好淫哇何人珍汗血空憶承明廬止補曾郎缺入署但謳吟逢人愁磬折飲酒雖不多狂吐恣歡悅俗子或譏彈禮豈爲吾設威鳳奮層霄神龍謝羈紲若盡泉下人狐貉皆銜啜千載孰神交晉人有先哲文舉與正平儻焉無差別

贈甘應溥侍御

應溥列仙姿喬嶠雲間鶴弱冠奮詞場雅志垂遠作大義日討論古文時探索詞賦等機雲名理兼伊洛執友犯龍鱗毋老當誰託公爲營其私幸不填溝壑榮問滿朝紳文行兩無作有詔領西臺明君資寒謔

九日宴客

寒蛩啼四壁玄蟬聲漸衰零露夜淒緊鳴雁何悠哉撫景悲搖落登樓坐崔嵬況復對吾子欣欣抒素懷蟹螯肥可擘東籬花亦開紫萸插霜鬢痛飲無疑猜人生不滿百解憂惟緣酣但教銀漏促寧惜玉山頹詩成遣擬古爲賦臨高臺

秋夜飲管建初中舍宅

零露晚已湛候蟲鳴啾啾主人賓好客琴書事事幽博山燕沈水古帖椎銀鉤新婦治酒漿美醞不外求從容文字飲大白時一浮吳閶多妙曲與子發清謳捲簾看明月仰見銀河流晨鼓動天街罷酒攬衣裘醇醪不乏貞夜仍相求寄語裴君卿何須就五侯

月下詠庭中鶴鹿

馴鹿戲中庭副以雙白鶴豈惟兒樊籠抑且謝羈絡新月起叢林流光照虛閣縞質與斑文只尺具丘壑延頸豈無情吻如有託不忝深山遊烏用乘軒樂其算並千年至壽非靈藥爲是仙人騎終當放寥廓

贈趙常吉中舍

趙生家東海其人信奇異落魄長安中志不可一世劍術既精工翰墨乃遊戲駿騄駿鍾與王彷彿師其意卷軸滿羣公傳布人大內有詔入金華從容與文字時乘中廐馬每拜大官賜雅志欲批鱗直言天下事大者切兵機小者扶清議其言

雖不行足以勵頹靡執鞭所欣然其直信如矢

集黃王賓中翰

吾愛黃王賓綽約如處女亭亭冠玉姿翹翹鳳羽弱冠奉
承明供奉圖書府只尺覲龍顏清切聞天語出入紫游韁懷
袖白玉塵文士日過從時操筆與楮新詩麗且葩超然出羣
伍昨夕偶晤談咨詢及聲瞽疑義未及宣清言君已吐感此
遂沉醉握手無千古豈同賈監兒卑卑作財虜

贈蕭以占太史

漢水滔靈源長江衍仙派衡巫與洞庭高深互襟帶至人不
虛生其出與時會偉哉蕭夫子吾黨逕奇邁髫歲治周易爻
象皆玄解文海泛狂瀾時時吐光怪十五上賢書青紫信拾
芥江夏數黃童都人看衛玠養晦復十年一朝逢道泰姓字

冠南宮夢寐協帝賚直筆起居講帷多炯戒天庶錫麒麟
仙杯酌沆瀣旦夕覆金甌袞舄行大拜維楚雖有材堂堂公
而言此計無乃誤縱使子及孫眷錙將安措上帝感愚衷徙
山置他處昔爲岡與巒今爲蹊與路智者復鼓掌大笑亦大
怖乃知造化權翻爲愚者據

火輪無停晷繞地日一週月行且不及眾星何悠悠夸父不
量力馳逐苦不休委頓竟道死奄忽喪高丘至今鄧林木蓊
鬱若雲浮世人事攻取紛紛恣所求殺人同刈草盜國如竊
鉤羿兮思代夏莽也欲吞劉天道苟不與四海如仇讎殷鑒
諒不遠勿爲智者羞

良馬有至性飲齕無他求伯樂製羈縶馬遂少調柔昔在垂
拱時主聖民無偷祝禽解三面下車泣桑因桁楊誅不用百

沈郎向豪飲百罰所不辭云胡旬日往頗有止酒詩閉戶日
高枕對客情不怡舊時花下酌梨棗空垂垂羞澁青玉案孤
負金屈巵但恐伯倫笑得無次公嗤婦言不可用君當以爲
規

雜詠五十首

陰房照鬼火蠋髏處其中何當肉爾骨返子於幽宮云胡慘
不悅使我心忡忡無乃泉下樂不易王與公世人慕沖舉人
力謀天工靈藥既不效服食終無功徒使爾揶揄笑彼學仙
翁秦皇與漢武畢竟非英雄

巢父不臣堯挂瓢隱山中上流洗牛耳千古挹高風末世事
馳騖智力相與雄弱肉乃強食墨守或攻主父探雀穀小
白出尸蟲冠履既倒置骨肉不相容紛紛當何已循環無終

窮所以於陵子灌園辭三公

愚公欲移山隣子許相助其石運尾閭日往能幾度智叟笑
而言此計無乃誤縱使子及孫眷錙將安措上帝感愚衷徙
山置他處昔爲岡與巒今爲蹊與路智者復鼓掌大笑亦大
怖乃知造化權翻爲愚者據

火輪無停晷繞地日一週月行且不及眾星何悠悠夸父不
量力馳逐苦不休委頓竟道死奄忽喪高丘至今鄧林木蓊
鬱若雲浮世人事攻取紛紛恣所求殺人同刈草盜國如竊
鉤羿兮思代夏莽也欲吞劉天道苟不與四海如仇讎殷鑒
諒不遠勿爲智者羞

良馬有至性飲齕無他求伯樂製羈縶馬遂少調柔昔在垂
拱時主聖民無偷祝禽解三面下車泣桑因桁楊誅不用百

沈茂仁止酒戲柬

姓無煩發商君治秦國慘毒多陰謀藉衣滿道路羅網盈巷
叛逆至秦政時反辱或見收二世乃亡滅人乎天何尤賢哉
漢高帝寬仁誰與侔入秦僅三章所以基炎劉
大鵬徙南溟奮翼擊海水扶搖駕天風一舉九萬里當其圖
南時鶯鳩笑相止吾黨捨倘枋何須摹遐徙小大非一途局
量固如此至人登六合拘儒侷斗筲冉宇宙豈不寬矇者食以
井蛙將游鴻濛希心古太始勿以小人腹容易測君子
昔人重神舉所養各不同單豹與張毅俱不保其終回看蓬
島上幾許鶴背翁高坐黃金闕端居白玉宮海水見清淺白
日揮煙虹昨年浮海去偶遇浮丘公與我一丸藥令我顏如
童學仙從此始汗漫思相從下骨儻一蛻天地如飄蓬
窮牛乃賤技庖丁擅其名謂予中桑林音其視不

以目官止神欲行大塊忽已發若新鑿達人守緣督善
惡皆兩存所貴去其泰不近刑與名神滿志乃定心和氣自
率有涯測無涯奉宇何時寧故刀洞欲肯道在技乃精惠文
亦驗達因之識養生
澤雉蹈山梁飲啄無籠羨不蘄畜籠中神王亦不善幽人慕
林壑好智不挂念朝命忽見與有如塗與灰軒冕豈不榮雅
意在貧賤鶉衣勝簪紱藜藿充嘉宴孫登隱薊門管寧棲海
畔所志苟不淪浮雲任舒卷
黃帝握玄珠至寶忽捐喪使眾各無獲得者乃象罔離朱既
索瞍索詬亦鼓掌區區竟何能伎倆出吾黨無乃省思慮兼
之謝囂競心理自該靈照坐逾朗止水鑒不昏虛室白無
爽下上迭多能虛幻結夢想到頭與尻輪憧憧日來往何如

眾精神不搖或固想無所用胡不呼羣遂曠然發其蘧
頑淵濟於舊舟師捷若神歸以告孔子其理固易明騎者與
道習游者與水親舟覆若車却涉淵如陟陵生死不入舍利
害誰能撄瓦鍰注者巧黃金注者殆物絪則我大內重則外
輕舟入非絕技君子非絕能
子華病穢忘妻子憂且悸祈請極百方巫醫皆逃避魯國有
儒生自言能診視其方不告人七日而病者雖良已其
寶憎且詈自我病忘時不知有天地天地且不有何況諸瑣
紲今子歸愈我苦樂復爲吳循環日無窮從茲萬緒起仲尼
遣其言顧爲四也記
燕客久寓楚垂老始歸燕同行繆相謂過晉而悲填指盧則
飲泣示壠忽涕遽行者乃哄笑其人始大慚遂遑抵故國墟
仲尼刪六經雅志在春秋雖操南面權罪我非所憂河汾討
不朽西蜀附英游大玄與中論僭擬東家丘其旨時離合其
志固亦遒優孟學叔敖但似復何求後生工肉食蔑月空優
游殺青無一字轉盼成白頭子也雖不敏黽勉追前脩
襄子圍智伯豚讓爲心悼吞炭仍漆身其友識其貌曰以子
之才胡不臣事趙人臣懷二心未免負名教挾刃欲相屠志
自以爲詭後世數吾過吾安所稅駕荒哉秦漢君臣曠然發其蘧
化殷鑒詭非遙雲車不相迓
潁叔藏君羞欲以充母膳寡人緊獨無母子乃相見左師請
維祺丈夫胡戀戀王后感其言愛子旋出餞委質爲人臣誰
不懷繾綣一言苟相投政不資強諫合者致孤卿否者死雷
電逢與比干其言豈不善

墓寶在前哀過念已衰事往悲弗經大道有止極見妄心乃
遷辨之貴及早無若燕人然
楚人聘蒙莊持竿釣不顧神龜曳泥途朽骨寧多慕惠子胡
偏心游梁乃見恕腐鼠嚇鴛鶵貴等閑露彼誠非我旅那能測我度
景公宴牛山泫焉爲垂涕蠶蟄而芣芣含此將誰逝從臣據
與梁相顧同掩袂臣等且貧生況君握重器晏子獨不然捫
朱亥鼓刀屠者流卒也斃晉鄙鄙無秦憂臨行刎頸死老
翁何所求如姬一女子倜儻丈夫俾父恩儻可報竊符如竊
釣節俠兩如此高義垂千秋
魏侯禮干木秦兵不敢窺子文伏利劍而晉喜可知死生雖
異路存亡國以之所以得一士賢於百萬師漢代諸侯王勳
名勒鼎彝其重乃桐江九鼎聚一絲清風百世下何忝惠與
白鵠王母脅玉笄爲樂窮當年百歲乃登假當其快意時亦
穆王駭天駿思以徧方夏一日行萬里遠至瑤池下臣蒐獻

東

荆軻刺秦王田光先已剄繼以奭於期禍祖亦自剄舞陽市井兒何足供唇吻舉事竟無成笑者爲齒冷諸人既杜死燕雖亦行遣劍術講未精勾踐誅已審漸離最後誅友道當無濵至今易水上悲風尚凄緊

漢高起豐沛蕭曹相夾輔世祖復中興吳賈爲禦侮牛鼎各有時會合遂異主游說取公卿強戰睡珪組榮名史册間輝煌

與垂千古四豪稱好士樓撤那足數轂下三千人一一皆龔黃

王雞鳴有何賢狗盜義無取毛遂與侯嬴其氣差足吐

漢祖田城皋太公幸無恙而翁惡在天下養晚節稱

上皇實憑信無兩擁篲雖近諂賢於在組二兄弟自同胞其

義無軼量季得良已多其言亦不讓由來馬上公詩書非所

習

段季愛吾鼎對君無隱情仲由謝冉有不與邾繹盟達人重

姱節恥獨蒙惡聲所使不以義君命有不行末世尚狙詐往

往事縱橫張儀既誑楚子臣亦負秦中孚理既缺禍敗轉見

鬼將不勝所以蓋寬饒仰屋如有嗔苟完而苟美善哉公子

荆

晏子識踊貴景公無淫刑子罕不徒鬻楚人休其兵其事至

微細武勇敵干城彼昏或不知夥頤而沈沈美室不美德使

越王謀夫差妻子爲奴隸卧薪復嘗膽心力皆已瘁周旋險

阻間仍有種蠡輩十年調兵食拮据無寧歲一朝智力全鼓

行襲其弊吳亡越乃昌甬東有囚繫燕丹小監子怒秦挺螳

背曾不務攻守而使客行刺徒往無成功客與國俱斃樂毅

既先亡郭隗亦前逝惜哉無善畫邵公乃不祀寂寞黃金臺

過者但長喟

虞卿昔擔簦羈旅殊不偶一言賜雙璧相印繫其肘遇事工

揣摩迎刃輒能剖魏齊窮見賒急難誰不有棄此亦何難狽

狽與俱走窮愁始著書高誼滿人口胡爲曲周侯使子賣其

友雖然產祿危於漢固無負達士貴通方曲謹豈株守苟可

安國家但視利與否虞卿偶然爾大義固無取

中野暴露無一全弘演以使至剖腹藏其肝微軀何足愛高

誼良獨難惜哉衆人畜於義有所寬已死而已亡社稷無與

焉慨或亦過聊以障頹瀾

間間殺君司刈草周公輔成王大義兼師保管叔雖誅夷遷
海亦不小其卒發金縢天日反良可哀惟聖始達節公也辨不
早所以吳季札有位非吾實求仁而得仁高風良已藐
齊人罪越石晏嬰以贖贖哉之與俱選其容郤有慙嬰願謂
客言與子非眷屬脫子於幽囚於子胡不足客言世莫知寧
免戮與辱子既號知子豈容衆人畜善哉如客談要言當佩
服子貌人所同其心子所獨陋國卿能下士高義出流俗下士
諒非難俛首聽忠告所以司馬遷執鞭亦所欲
子嬰戮趙高誅殺猶自已曹髦雖髫年甘心司馬氏成敗固
不同壯志差足取足賤豈居先冠敝不苴履天命苟不延慷
慨寧就死誰能作輸駒局促垂兩耳云胡漢哀平累葉爲天
博取綏急皆可需況爲賢與皆而使囿衛廬奚去虞以敝增
子大阿不自持威權屬端揆百事任優游大臣謀不軌王莽
亡羽乃詠楚材而晉用千載笑其愚

窮帝號公然納符璽羣臣須功德括不以爲恥不如嬰與髦
耿耿孤忠終身不臣晉門人厭蓼我至孝由天性如何秭
侍中父亦死非命栖隱志不堅雅意營仕進國步值多艱倥
傯死鋒刃流血濺御衣大節亦何勁爲臣諫已忠清議或亦
病末世無董狐純疵竟誰定
覆楚亦復楚攻宋仍守宋壯士各有懷機巧互爲用七國何
紛紛儀橫秦復縱强齊與帝秦其人如聚訟王道無近功舉
事貴遲重百年基始興萬全師後動虎豹雖桓桓師師乃麟
鳳
夷齊古仁人辭榮亦何易大義各以伸孤竹乃不祀惟聖能
達節餘者思其次高讓豈不賢宗社亦匪細卓哉吳泰伯委
曲承父志姬籙苟隆昌吾當從此逝所以仲尼言三讓德爲
至

送曹子運侍御按部畿南

侍御冠玉姿讀書向中秘文采擅春容才美出流輩一朝下
詞林去作西臺吏豸冠何嵬峩鸞出都市樓船發鄧河喧填饑鼓吹夙昔與子親離憂從此
始把酒不盡殤絃焉沾衣袂中原方苦兵三吳日凋敝無以
嚴霜威而逞鷹鸇志大要在安人蒭蕘君勿棄

灕洲亭懷馮開之與楊公亮沈茂仁二館丈賦

北風揚塵沙水天倍淒緊良友相晤談其徒楊與沈馮生渺
何之請急歸鄉井使我朝夕思居然忘食寢與子同門親其
交猶刎頸提攜登詞壇大業時商訂共窺中秘書同食大官
廩子息我亦閑子驅我亦騁如何忽言旋有懷良耿耿天姥
徹曾聞古七賢阮嵇稱莫逆至今竹林下尊罍猶夙昔清朝
望不遥霅溪路非迥料得娛心顏還誰共游泳湖山非不佳
無酒禁朋儕差足適何必黃公壚乃可恣飲啜

冬至侍班

日晷窮南陸辰星始垂象一陽來已微君子道初長千官集
形墀祝願禮無爽明聖際中天萬國悉傾仰候氣緹室中書
物靈臺上稱觴奉御筵進履陪仙仗非材主恩空浩蕩補袞切愚衷伏蒲託微尚應候愚一鳴肯作寒蟬響

同張曲池尚聖陳昆嵓祠部飲劉金吾子大宅

日晷窮南陸辰星始垂象一陽來已微君子道初長千官集
箕裘大司馬仕宦執金吾平明侍玉几寶劍懸昆吾自公有
餘暇延攬及吾徒駝峯出翠釜天酒錫皇厨千金教歌舞百
戲陳歡娛六月苦炎熱寒氷列廣除長嶺搖大扇清風拂四
隅醉倚珊瑚樹狂歌擊唾壺晨星起東方醉眼猶模糊各各
鄉邑道遠心忉忉劣也我親暱相思能無勞丈人富膂力解
組卧衡茅牀頭儲美酒湖上弄輕舠賭墅時負局投竿或釣
鰲俯仰一世外其樂何陶陶幾時脫塵鞅斗酒相遊遨

幽王寵褒姒廢后及太子舉火戲諸侯舘也爲啟齒犬戎忽見攻國破身亦死宜曰雖稱尊乘輿已東徙龍漦兆禍殃天運儻如此伯陽信有徵周亡自茲始

始皇事遊覽胡亥以幸從道病祖龍死趙高爲彌縫貽書賜太子數以無軍功倉皇不及請劒首長城中吞德據天位眞人起沛宮子嬰降軹道天祚從此終扶蘇儻不死殺函豈遂空

高帝寵戚姬儲君幾易位呂后日憂皇留侯畫其利商山四老人陛下不能至適從何方來太子煩謁視顧謂戚夫人無以處如意千古英雄人五載遂稱帝云胡念帷房廢長欲立弟幸哉不遠復猶不免人議

漢祚傳文景四葉何豪雄末歲賊太子其禍由江充妻菲織織何工無端加指摘天道信好還炎炎行自滅伯語與無忌悅汲引非其人何以補衮闕那知陰賊深逢人鼓脣舌貝錦一單弱反爲他人儲護藏既誨盜多財亦階愚吾愛疏與廣君賜不留餘至今垂史策賢哉二大夫

責友

良友昔同心逢時相薦達苦言出肺肝愼無事趨諛佯聽實不然奔競偏朝列朝遊相國門暮抵尚書宅道逢霍子都傾心與相結意氣若同生每聒出妻妾平生嫉惡腸釀此時不悅汲引非其人何以補衮闕那知陰賊深逢人鼓脣舌貝錦織何工無端加指摘天道信好還炎炎行自滅伯語與無忌

至今汚史册

戲贈楊公亮大史

四明有狂客其人髯且頎意氣拔流俗文章邁等夷高韻嘗不屑痛飲無猜疑長安三五夜每與明月期凤昔二三子匪勉相追隨良醞浮琥珀皓魄搖玻瓈據地時大叫伯倫眞小兒有詔給筆札頽面入蓬池裁詩稱上意天顏爲解頤寵賚示恩眷廐馬與吳絲倉皇欲陳謝踉蹌不自支問卿何爲爾臣復一中之

送王對翁閣老還里

步出城東門供張設祖道借問祖者誰相君今予告相君河汾人夾輔同周召云胡棄明主其誰秉樞要百里老干秦虞卿輕去趙所志各不同山林與廊廟元老切宸衷苕苕看起丹

相公古休休坦率無城府枚卜叶元龜輸忠事明主丙魏企同心時事多龜蓍幹蠱既不遑改絃良亦苦如何鳳鸞姿乃與鷹隼伍長嘯賦歸來雲霄眞一羽徘徊綠野堂清觴伴玄塵

七夕鄒孚如吏部邀過季園同賦

佳晨不易得感君能見招長風吹廣陌涼月霽中霄宛轉披雲徑委蛇度石壕稚子焚龍腦佳人抱玉簫撤見牛女會直連象闕高馮夷擊鼉鼓烏鵲填河橋綠虹連碧漢仙樂奏雲墩天路匪遼濶人情詎寂寥醉去歙紗帽狂來弄綠毫詩成有佳句無以答瑤瑤

中秋同諸館丈演象所玩月

劍門秋氣涼遥空淨如洗明月何團欒忽向城根起長安百萬戶家家治滌竚窺聚佳人遊閑集公子吾黨胡不歡窮年抱經史且解杖頭錢市酒新豐里南陌漫遨遊東軒時徙倚清影下庭階流光泛筵几佇展芙蓉鏡滿注琉璃水妍應百寶裝瑞合重輪紀何處洞簫聲綵雲駕蕭史

九日同沈君典修撰會直卿楊公亮編修顧寶甫沈茂才檢討張質卿甘應溥侍御集西山寺閣

九月天宇肅涼風吹大荒鱗鱗塞雲白颯颯山葉黃同門二三子感時思故鄉何以寄繾綣且復飛華觴古寺舊寥落高臺接渺茫繁馬白楊下展席丹楓傍解帶謝拘束落帽從疏狂紫萸醒醉眼寒菊挹孤芳不枉登高賦誰辜載酒航城西歸去路日暮下牛羊

高華崑閬取相譬何如五名山近在方域內少年慕虛聲傳寫紙爲貴優孟學叔敖抵掌畏不似國風十五篇穆然有深思溫厚與敦柔爲者亦若是

讀王元美先生集

元美起東吳其才信兼總四部今殺青萬物歸牢籠古義括班揚微言包賈董高不失皇墳奧亦等汲冢大海亂蒼虬長風奮龍種聲價動三韓珠玉走無踵七子猶齊盟牛耳爭推奉于鱗雖雁行小或讓孤聳天樂奏咸池小兒吹劍孔高視四海間曾不當一睞

屠長卿令青浦聞沈君典馮開之輕舟造訪劇飲十日而還有此詞

屠生天下才落魄常不偶方困諸生時新詩滿人口三十上

公車聲名冠曹耦厭薄承明廬墨綬親黔首翩翩製錦材落
落彈琴手斤言了公事但飲瓊漿江酒狂客涉江來方舟出京
口爲樂不知還縣印時掛肘人或謂無然生也疾其首平生
疏狂人胡爲戀五斗長嘯歸去來元亮眞吾友

寄李本寧先生

維楚號多才其先爲屈宋哀郢續浮湘離騷時不用光彩結
湖山洞庭與雲夢文運際熙朝代不乏麟鳳英英李夫子敏
悟實天縱强記日千言往牒皆成誦落筆挾風煙裁詩追雅
頌羔雁日填門酬答曾無空其草雖未行卷軸已充棟昔者
官詞林簪筆記言動眾咻掩孤芳遂爲同黨閉歷歷二十年
餘日聊自送坎壈貢公冠遲暮鄙生俸柔翰每披陳弱管時
與覩藏閣詩拇陣展局拈幷提手中三尺鐵擊碎珊枝四
座咸拊掌荆高良在茲

同諸館丈飲張太監宅

先帝昔龍飛君時侍帷幄時陪鳳輦行每直龍樓宿宮闈寄
道逢張金吾公遠邀飲水心亭子
旭日散朝煙晴光蕩墟里走馬城南隅把袂得吾子孤亭水
中央泓然見其底馴鳥不避人文魚時掉尾斗酒出新豐杯
不辭行清且美瓜菓摘前除餘甘沁其齒主人愛敬客十觴或九
圍理松菊淒切鼎湖思嗸吽牛山哭我輩狂者流公也勤推
起語鳥頗心經僮奴評畫史傀儡夜登場絲竹奏盈耳爲樂
轂休沐屢經過解帶登華屋乍可助娛言兼亦忘寒燠朝宴
殊未央滿首良可已

有感二首

趙女邯鄲麗美好天下知清晨理明鏡愛惜雙蛾眉明珠充
促飛簷夜遊催秉燭黃封發舊醅樂府翻新曲舞袖見郎當
首飾芳蘭塗口脂窈窕信絕世婉孌須及時一朝嫁厮養空
歌喉聽斷續富貴伏危機崇窪胎禍軸於秦誅趙高在漢延
爲同輩嗤長離配雛鶩伉儷恐非宜佳人慵命薄壯士惜時
年族如公自明哲其斯免殆琴

懷友二首

糜鹿時呼侶雛鶩亦有羣良朋久離索愁焉傷我心豈無新
知好匪我思所存憶昔與子交意氣如同生風波起一旦渺
焉參與辰寄子十行書附以七絃琴琴以寫離思書詞難具

今夕復何夕蟋蟀鳴我牀空階茲白露涼風振枯桑攬衣立
前除鴻雁東南翔感此憶我友乃在天一方欲往身無翼欲
濟川無梁微言久絕耳結念徒縈腸苦思斷金利浩歌伐木
章亦有盈尊酒飲之不盡觴安得共斟酌慰我長相望

贈葛更生孝廉二首

良友夙所異邂逅今始逢弱骨不勝衣交心何豐融韶年事
陶討奧義探鴻濛六籍既流覽百家仍淹通有時運爪指落
華蛩熄虹曙劉謝高韻楊馬揖下風堪來讌新詩矯健如游
龍彈丸脫手初日開芙蓉族鼓自茲建吾徒慚末工譬彼
驊騮足一驟軼羣空寄言夸誚子焉知大國風

雄風自南臺賦者爲朱王處士寓芳洲千載名猶馥古人今
已往之子朗芳躅古史詠皇墳小文騁四六餘力事篇章清
音勝絲竹才大世不容獨行寡諧俗十載上公車明珠混魚
目顯晦各有時白駒在空谷一遇九方皐千金買逸足楚人
得璇弓無效卞和哭

鄒上贈朱菊水郡伯

漢士集西京楊馬擅其雄其人皆蜀產焜耀巴與邛昭代盛
詞藻萬古開鴻篇鑾叢非昔日地靈人悉鍾卓哉朱夫子展
矣推宗工韶年遊上國獻賦甘泉宮至尊爲動色羣公遜下
風一麾勞出守朱轓來漢東本以循良理兼之著述功政成
多暇日退食殊從容有時捐銀管文采何豐融明珠出海底
初日照芙蓉鶯啼洪鐘雲夢豈不廣八九羅心胸乃知楊馬後才名今固公區區切瞻仰振目泰岱蹤臭味儻不異躡履欣相從

春日喜晴集陳環玉園亭賦

春事過已半積陰恆不開空庭罕履跡閒階生綠苔良友忽
遣信籃輿爲君來園林喜初霽景日映尊罍撫景雅詞暢痛
飲無疑猜酒酣恣行遊延眺何悠哉紛披大戶竹燦燦當軒
梅臨深畹澄碧憑高陔崔嵬踐跼林間履流連石上杯須臾
金輪墜嵯峨玉山頹宿莽翳寒燭殘火續新醅願此不能去
濱倒仍徘徊

贈鄒中達中郎爾文學

有美鄒氏子文采韵陸離大者乳龍質次者鸞鳳姿取友不
出戶過庭能得師德移淸庭訓次過洞文士並傾倒旭
夕相追隨有時讌敬君茅茨貽我錦繡段噲我金屈

卮舉體既芳潤吐詞仍英奇淸言勝絲竹和鳴比塤篪昂昂
出羣鶴矯矯凌風枝名士不多得二難應在茲何當刷羽翮
比翼翔天池

贈熊壻乾初

吾門有快壻其年方弱冠能讀五車書兼之富文翰下雒有
朝勤篝鐙無夕玩如玉復如金每爲時流讀訪我孤蒲中戚
黨多高宴酒徒相徵逐轟飲日無算獨醒惟爾能三爵靡多
亂養性既無得潛心良可念勗哉靑雲姿乘時當鶚薦

夏日張澤臞翰史熊芝岡侍御郭文龍大理招飲寺院

和孫湘山給諫韻

溽暑逗炎節積潦聚層陰上方瞰空閬良友恣招尋華池躍
朱鯉茂樹栖珍禽淸酤斷仍續新詩哦且吟仳儷感今昔仕

宦異浮沈雄飛合鐘鼎伏宜丘陵躍馬固自貴投竿亦足
欽所願執高節寧憂損素心日暮分手去遥聞清磬音

仲弟國齊搆精舍於蓮湖之傍予扁其室曰漣漪館而
系之以詩

仲子吾叔弟少小事文墨只今四十強尚屈圖南翼大器合
晚成潛修逾冥力誅茅水一方四壁淨如拭文史羅中央朝
玩恆至夕有時水波生漣漪動其側祇筆諒非遥毫端飛五
色我來時吹塤鴎鷺如相識載酒出湖南遥舟向湖北日夕
動歸橈魚鳥皆已息春草入吟魂佳句儻然得

傅壻仲海宅園枕盛開邀飲花下同王國楨蕭珍卿兩
文學泊家弟國齊國燕兒之巽同集

昔聞武陵谿桃花滿谿路舊是仙人栽芳菲幾千樹陵谷今
變遷遺核落君處于禮是何年臨水復當戶折柬爲君來尋
源諒非誤把酒對花吟花開經幾度春光不久停花事行且
暮扳歡須及時莫待花如雨

贈胡壻斗初文學

胡生金玉姿其族原鼎貴代興有斯人瀟洒出流輩髫年事
研討墳與籍奥義倚馬時千言其文炳且蔚一再戰文闈賈
勇氣什倍伸紙走煙雲揮毫吐珠璣主司珍徼帚棄置騏與
驥歸來卧衡茅枕戈志彌勵下帷有專功食蔗無遺味大棟
需良材新鉏別利器遥足不長淹明珠豈終翳重寶莫輕投
求者當自至

春日飲田家作

仲春風日和我行次原野水遶菰茨垂楊湛繫馬主人出

聖上切緬衣丘圖多束帛開閣引儒生築館招賢哲子行上
公車達作長安客苑柳拂通衢宮花連綿陌帝闕望嵯峨天
顏覩只尺鵠立列彤墀虎拜趨文石行彈貢禹冠擬獻董生
策遇合感風雲光應依日月台鼎會致身槐棘方虛席豈同
楊子雲垂老猶執戟

王君弼丈將以謁選北上忽爾留滯里中詩以代訊且
爲勸駕

君弼吾黨師芳隣黍相近文史足生平孝友根至性爲儒三
十載舉體皆芳潤主司爲表閭綽楔屢相贈昨歲詣公車皇
帝賜情問灑灑數千言董賈寧足論有詔與詩禮行且事微
聘師席難久虛胡爲念家慶聞問久不通仟來辱佳訊戰勝
貌當肥臇盡心宜瑩籃輿儻相過爲君掃花徑久不見黃生

使我心鄙吝

贈熊幹甫文學

幹甫自名家其族鬻熊氏生長雖高華性不嗜紈綺下帷師
董生讀書追左史腹笥何便便談鋒仍亹亹傾蓋盡賢豪倒
屣皆名士漫漶亦見收泥途謬相齒把酒坐殘更善謔兼名
理情同綢帶深味若醇醪芙別去忽相思後會難遽擬及時
須勉旃明堂需杞梓

送何外方文學攜家歸候太君於里便取道北上省覲
尊公大宗伯

游子戒行舟江干水初綠還聞載室旋錦帆映雙玉文鳥戲
河洲鳴鷹出幽谷漁人欸乃歌孺子猶哀曲別緒酒千尋歸
裝書幾束稱觴禮不違拜慶情何篤美酎錫天厨斑衣裁霧

五言古詩

別友二首

驅車重驅車送子長安陌白楊多悲風西山匿寒日憶昔唔
于時慷慨心相結古道良不薄中情照冰雪人事詎差池修
忽從茲別天地爲踟躕離懷莽蕭瑟豈無新知交念此多情
潤淮水清且漣欲渡無舟檝瞭瞭高飛鴻長夜聲鳴咽思君
令人老孤燈坐明滅

白日一何短悲風一何長修修淡王孫去攜酒河之梁飲子金
屈卮侑以碧玉瑞區區豈足陳寸心聊以將丈夫重意氣勿
爲兒女傷中情苟不違萬里非參商誰爲伊人遠盈盈水一

方涼颸入君戶明月墮君牀此時故人意努力勿相忘

秋夜懷任山父

夢收肅金氣涼颸吹大荒孤齋夜寥寂蟋蟀鳴中堂隱几不
成寐披襟起徬徨步立庭前除清露零衣裳仰視牛女星迢
迢隔河梁因之懷遠道美人天一方憶昔長安市斗酒朱樓
傍青綠白玉壺寶馬黃金裝興辭麗雲漢談笑生輝光云胡
一旦別莞作參與商白日下盆水青山障夜郎道路阻且脩
酸鼕輪沒崦嵫倒景映林巒覽眺有餘歡遨遊苦不足曲士
束名理達觀友麋鹿吾將卜巖居長此遂幽獨

別女阿戍

出門復入門入門何所爲顧此黃口雛欲去仍趦趄兒女豈
足念傷哉失其慈縱有保傅在骨肉無乃疑雙雙庭中鳥將
子鳴高枝顧此益惆悵淚下橫交頤室人勸我發白日已云
斯暮

送司馬郎吳宗舜以使事便道還家

之子素佩儻英英稟奇姿清詢合九流雄名擅八區辭藻金
馬署占籍縉雲司籌邊紓上策借箸憂明時慙余一日雅謬

遲室人宜爾爾安知行者悲

從南陽抵衛輝蝗旱相屬惜焉爲賦

行行向宛洛田野一何喧僕夫前致辭飛蝗蔽高原去年旱爲虐今年蝗復繁五穀總不實何以充饘餐豈不急公上慘毒難遽論奈何里胥怒收租時過門使者出行部揚揚策高軒豪猾竟蔽蔽徒騷雞與豚縣官歲捐稅小民不沾恩縱然議賑貸安能遍還村饑鳥啄白骨溝壑多游魂豈無一二在那得飽與溫使君不下問誰爲使君言願藉北風翼因之奏宸閽

雨中撥悶二章效陶體

弱冠起爲吏涉世何趑趄生不與時會掩袂歸衡廬二頃幸無恙八口聊以好故人時損俸郎付黃公罏人生匪金石浮名終斯須何如飲美酒五斗顏爲舒

大火既西流金風吹巨陸蟋蟀鳴中堂秫田秋已熟舊釀既以投新醅差可續得酒且爲歡寧問鈞與軸有官駕朱輪無官卧茅屋所以古賢達徜徉在山谷

咏懷

李斯相秦皇子爲三川守一朝收咸陽東門歎黃狗賢哉張子房功成不自有辟穀謝人間赤松良可友憶昔登巖廊致身良不偶一賦西征篇功名遂擊肘男兒七尺身雌黃任人口學步祇顰顣效顰徒益醜自我守衡茅再絳門前柳爲問身後名何如一杯酒

晚眺龍泉寺

平生禽向心疇日恣遐想倒聞龍泉聲深懷慰疇曩赤日下

逐終何意

初出國門呈蕭以占張睿甫諸丈

妾本良家見誤挂長門籍君王偶見憐賜妾同心結阿閣九重探玉殿絲桐祕有詔合歡宮一御遂當夕蘭膏續夜歡羅衣舞春碧金屋貯阿嬌寵遇應無敵美好不長在容華有時歇況乃諸姬嬪側目同指摘覆水不再收恩愛從此絕幽妾永巷中無由覩金闕紈素冷秋風流黃掩明月紅顏祇自疑空閨夜啼血古人亦有言女寵不專席欲買相如賦斯人久寂滅

四懷詩有引

往長安邸中與崑山顧寶甫秀水沈茂仁平湖陳伯符相與甚歡三人者海內知名士也又最後而得丹

陽姜仲文仲文風流文雅不在三子下每花晨月夕輒以文酒相娛恨相知晚也無何外徙巴蜀行日以遠情日以深追憶舊游潸然淚下乃賦四懷詩貽之四子者得無以爲漸離之筑乎

顧檢討寶甫

顧生吾黨彥琅琅振奇藻謁帝承明廬遂典蓬萊草白日策高足知交豈云少賤子亦何知獨結金蘭好深衷兩不疑微言共探討溝水倏東西揮手長安道雲泥固有分膠漆應難保去去復何陳榮名以爲寶

沈檢討茂仁

沈生東海奇明德一何朗大雅久不作清言契疇曩高舉厲六翮徘徊得吾黨朱絃倡者誰瓦缶難爲響中道忽棄捐此物誰堪賞揮手從此辭浮沈而偃仰

陳博士伯符

陳生何翩翩弱冠操風雅先民有遺則寧謝晁與賈神龍不受羈陸沈在金馬蕭蕭廣文廬昔借清堪把有時水晶鹽開堂延作者自我逐秋蓬曲高和彌寡

姜主事仲文

丹陽有鳳穴姜生稟其秀五色何翩翩翱翔在文囿阿閣諒匪遙眾鳥欣有覿一爲清商音簫韶豈虛奏嗟予燕雀姿偶同味與臭羽翰坐參差但焉空自疚

五樂草堂宴客

家本漢江湄結廬漢江上江水日悠悠秋波增浩蕩命駕出言游徘徊朝曦曒虛幌游女墮明珠清景薄幽櫚朝曦曒虛幌游女墮明珠清景薄幽櫚歌咏方廣斗酒各酬酢詩篇互雄長擺足向洪流牽衣挂寒葬片語足論心千秋供抵掌巖巇里中兒從人稱俯仰大地總蘧廬榮名終腐壤何如借友生窮年恣欣賞

安陸寄社中諸子

自返白雲鄉遂作青谿客愛彼山澤癯結此林泉僻逍遙池上游俯仰丘中適賤子既寡營良朋仍莫逆斗酒日爲歡清言時造夕引分不外求微榮忽相迫揮手謝滄州驅車即長陌遠樹憶涼風華池夢明月空含猿鳥愁渺與松蘿隔子陵釣嚴灘陶令棲彭澤所志苟不渝千古同一轍爲書報故人茲行竟何益

涇陽驛

曉月沒猶照晨星稀較明客程已彌月何事仍孤征涼蟬咽高露羸馬嚼枯莖欲滿不願餘吾生胡營營君子戒止足小人念微榮所以鴟夷子扁舟無世情

發鄉邑二首

日吉時且良僕夫戒朋發高堂豈不悲含悽送兒別入門反秣啼此別會何日傷哉聞此言使我心頓折城南二畝田荻水諒不乏何事遠行遊坐令裙帶絕

翻颯令頌書弱冠操楮墨荒哉罔極恩垂老不得力入門拜庭闈出門別鄉域天風吹衣襟白日淡無色我行日云邁欲歸身無翼安得南飛鴻置我高堂側

七峪堡

夜投七峪堡榆柳何森森我家池塘樹無乃同葱蒨漢江湄結廬漢江上江水日悠悠秋波增浩蕩命駕出言游徘徊曦曒虛幌游女墮明珠清景薄幽櫚朝曦曒虛幌游女墮明珠清景薄幽櫚歌咏方廣斗酒各酬酢詩篇互雄長擺足向洪流牽衣挂寒葬片語足論心千秋供抵掌巖巇里中兒從人稱俯仰大地總蘧廬榮名終腐壤何如借友生窮年恣欣賞

悠勞我心何時撫柔條坐聽倉庚鳴

入關

我本荆楚士裘馬曾游燕改轅向西蜀蹭蹬歸故園故園亦何樂長歌辭世緣茲游復何意振轡來秦關秦關古百二作吏多才賢樗散量無補揣分私自慚側聞太華頂上有百尺蓮神仙日服食益壽以延年誓將勒玉女捫蘿陟其巔儻可薦吾親茲行非枉然

商山謁四皓祠

石林散畸煙絕壁發朝景崔嵬商南山四皓此棲隱人傑地信靈歲久名弗隕四皓不可攀茲山日延頸漢帝龍戚姬太子計已窘咄嗟劉氏安羽翼爲公等處則潛九淵出則扶九鼎誰云黃綺翁枯槁物同盡我來行山阿彷彿詣靈境采蘋薦芳魂冷然發深省已旌滿清朝斯人胡厪厪高風邈難期紫芝爲誰烟

終南山

終南連太乙可望不可到空翠杳靄間咫尺秘神奧平生出世心所歷領其要如何阻茲山孤我夙懷抱仙人駕蒼虬當關吼玄豹天路諒非遙所務闕靈竅達人鑒八極曲士狥常調何當結精廬絕頂燒丹竈

陳倉寺

微雨灑絕壁山色非一態登車盼巖阿下見陳倉寺漢祖昔開基紅腐委餘粟轉餉給關中西楚遂狼狽重瞳既授首黃金布茲地那期四百載炎祚復終替灰劫理固然寺久基亦墜古殿閉空王深林走雲氣行腳三五僧擊鉢何方至擁膝向空山貌醜神亦瘁款客具裝裘啜茗談前事歷歷楚漢間微言合深契苦海浩無邊金針刮蒙蔽荒哉英雄人萬古同一慨

益門

浩蕩歷秦川間關經隴阪徘徊益門閭嵯峨信天險絕壁日下遲叠障霧初展鳥道勢盤紆石林氣悽慘憶昔尋干戈蒼生危纍卵勁弩貫三巴長弓射全陝白馬既西馳紅旗亦東閃豈防虎豹跳兼慮羆羭擅染天下今一家仁風盛敷衍此地撤藩籬刀戟化冠冕遊子暮何之向夕松杉晚生爲太平人萍踪任流轉

七盤山

自我來秦川山行疲應接七盤佳有餘及茲窮雙睫大塊滲元氣地險符往牒豈獨靈跡標兼以幽賞協撫景眺透迤長歌窺炭業日色冷高松江聲咽危堞憑欄干風餘颿振林葉天路晚相邀參井近堪躡更聞石門幽古洞秘瑤笈何當飽經過快意恣所獵

鄭谷

嵯峨七盤山下有幽人宅云是鄭子眞考槃留遺跡漢業昔中衰賢智遭杌隉羅網置中逵羣飛鎩其翮哲人覩未萌長往謝羈紲鴻飛一何冥高舉愬遂潤採薇山可茹爲漁江可涉清風激頹波貞心厲冰雪大道日陵夷今古同一轍君看俗士駕嫗此江頭石

漢陰舟行

家本漢江曲來浮漢上舟漢水去無極歸心那自由六月南

風惡解纜無安流曉行石瀨狹暮泊金沙柔中夜暑猶酷展轉生煩愁推蓬納涼氣撥兒沙邊鷗弱羽戲文渚短翮栖芳洲緬緻豈不設遠害良自謀以茲悟出處長吟思故丘何事風波裏悠悠送白頭

從興安至洵陽舟中作呈周友山參知

漢廣涉方舟陰風走沙石改轅無康莊孤帆渺何適停橈詢上風陽侯皆降劍舶艫行高峯蛟龍改新宅黔黎困昏墊枕籍飽魚鱉至今民物彫生理日消歛五氣代相禪推遷理難決如何四載後恆陽復爲厄帝德諒好生士龍滯靈澤焚燒理不誣巫祝禱何拙抱蓁土山焦設粳水泉絕嶞租勢難仍議賑豁已竭側聞軒車來父老候行轍何當沛甘霖沾灑遍阡陌

吾友呂夫子作吏江之東白簡誤指摘歸來愛屋空蕪硎田既薄坎壈年不豐藜藿不厭飽杵臼時罷舂墨吏滿天下所至囊橐充錢神賂津要祿位日隆崇是非既倒置賢愚復相蒙誰憐胡威清不免黔婁窮所以昔人言拙宦當歸農貽君一囊粟聊以供朝饔莫矜貪吏富悖入終爲凶叔敖楚廉吏荷薪仍受封天道終不爽周窮諒所終

讀陳立甫簡寄亭

古城抱崇岡閴寂遠人境竹樹秀而佳喬木清且蔭共結丘中緣斗酒各相命膾鯉出珍厨烹葵諧野性嚴壑似親人魚鳥亦游咏嶙峋面高峯突兀披雲磴居然毛髮清頓使神情瑩泉石非不歡薜蘿豈終遁天路方高張竹帛爭輝映羣公滿清朝刷羽思一奮勿爲羨吾徙潦倒安足論

辛卯大浸紀異

天吳鼓長濤川后弱其藏洪流蕩南涯牛馬不辨色稍聞原野盈漸覺城隍逼墟里無人煙田園鮮生植黎庶日熬煎吞聲向溝洫寧抱陸沈憂恆生理嗇側聞古陶唐膺圖表殊德澤水一爲災宵旰不遑食股肱賴良臣日唯禹與稷胼胝非一朝容貌亦黧黑過門寧顧家在外日匍匐天地始平成寰宇安稼穡千載諒同然時事方孔棘誰爲達宸旒庶幾古遺直

水後治圃

仲秋禾黍豐河伯忽爲祟餘威遍郊坰羣蔬靡讎類二旬波始恬風日賴晴霽及茲昏墊除耨鋤始從事土膏日夜蘇條達信生意茸茸紫甲蒙稍稍綠莖被烹葵信芳香割韭勝珍饌一甌長歌謝青紫

答呂子敬別駕

味乃知灌園翁抱甕有餘趣

古意二首

蒼蠅附驥驥一息造千里窮蹄偶一蹶誤落坑塹底驥首日奮飛亦已已

長鳴鞭策誰當起嗟爾蠅翼單奮飛力不倚女蘿附松柏松柏本自貞樵夫腰利斧一伐俱爲薪百卉固有盡不餘傷斧斤昔爲棟梁用今爲煙與塵

又三月鈞玄閣脩稧喜任山父至

曾點魯狂生襟懷亦何朗沂水詠春風偕游無少長寥寥千載間後進得吾黨掉臂謝時名高歌脫塵網主人山水佳偶來懇林莽偃仰曲池邊徘徊古堤上酒同洛浦流詩繼蘭亭妙理著書師玄言念我能壯駕衡門迓朱轓據慨奉杯酒殷勤敘寒暄胡爲思遠道別我江之門翩翩雲中鵠一舉離哉翻

黃鵠離且翻緬旨難及游子遠何之零露夜已濕送子盈

隴州曲三首

但飲隴頭水莫折隴頭梅飲水心不熱折梅悲難裁白雲千萬里我家安在哉梅花與流水歲晚空徘徊

隴山高莫扳隴水流不歇朝行山上雲暮見水中月雲出不知還月盈有時缺辛苦隴頭人鏡裏凋玄髮

舟中讀檀弓

鳴榔仍伐鼓曉發洵陽船青山帶叢薄倒影浸平川舟中風日和兼得罷周旋暫寧耳目一寤營思慮專下帷對古人檀弓有遺編展卷意調暢一往忘言詮因思芸窗下覽古時躍然云胡此拘束吏牘紛相牽譬彼失稼子胡取三百廛所以古寓戚飯牛窮鑽研此日不再得及瓜當言旋圖書幸無恙

佔畢窮吾年

贈周南旦宇二王孫

維楚有雙璧乃出天潢支大者色歎潤次者光陸離剖爲連城寶文理亦何奇此寶不常有識者當爲誰所以卞和子痛哭荊山陲秦王貪重器九賓設彤墀何物十五城乃抵明月姿慚予斌與玦謬蒙特達知常恐燕石贋空貽宋賈嗤無乃他山石攻玉乃見資勗哉慎自愛美質勿磷緇

餞別貞成王孫二首

赫赫楚宗國維城亦何繁君侯稟異質價重瑰與璠審曲識妙理著書師玄言念我能壯駕衡門迓朱轓據慨奉杯酒殷勤敘寒暄胡爲思遠道別我江之門翩翩雲中鵠一舉離哉翻

黃鵠離且翻緬旨難及游子遠何之零露夜已濕送子盈

觴酒駕言越鄉邑玄雲羅四野慘淡百憂集時至鷹隼翔道困蛟龍蟄願言慎玄珠勿使鮫人拾後會良有期白駒尚堪繫

戲贈日者萬生

世人以矇視君獨視以瞭高談祿與命嘐然若發蒙拄杖無遠近往來游諸公新詩每成誦領略多所通偶來向江浦訪我蘇廬中清言時疊疊頓令開心胸世路每局促感遇各不同堯民忘帝力晉士貪天工跖也乃良死庶乎或屢空西帝於羅馬南陽安臥龍楊子享敝帚楚人置遺弓燕璞售明月歐劍埋長虹周犧自斷尾陳寶偏逐雄甘羅發童齒磻溪載老翁二桃殺勇士一矢成奇功重耳競墨守層梯營輸攻道傍多苦李曩下有枯桐時命終不一空焉悲轉蓬所以聖達

節君子恆固窮君言我鼎貴我覺身龍鍾且岸頭上幘莫騁舌上鋒欲君醽醁酴酒酌君琥珀鍾何時攜爾去與爾遊鴻濛青天開障礙白日照瞳曨不用金馳力令爾炯雙瞳但恐精光鑿不如混沌工不見漢季主諄諄誨與忠

閭謫報三首

弱冠期用世攻苦營一官譬彼鴻與鵠矯首青雲端時命倘相值弱翮振飛翰譬晃日不樂翻然思挂冠常笑黃耆翁垂老陪鵷鸞鐘鳴漏已盡狷狷何時還此意常不替悔不歌考槃吾今適吾願俯仰復何歎

昔我守黃門鹵莽無忌諱抗章論當途投鼠遂忘忌白日照丹誠一麾固吾罪誰爲含沙子至今猶攘臂男兒七尺軀好醜隨人意黃金鑠衆口百犬同一吠昔比賈生遷今同左徒

蓐弘令勾猏陶潛尉江州在世苟無欲仕宦何所求自公值多暇散步行園丘喜茲時雨降呼童理鋤耰土膏乍萌動嘉蔬日夕抽風葉既盈晦露穎亦充疇傾筐事採掇聊以佐厨處終期即丕咸想當識其故

除閭

歲王午同鄭心宇使君謁太和既抵南獄宮適家僮至云家大人抱病遂辭鄭使君歸望天柱峯僅半日程也今年從漢南謫官歸道經山下復以家累不獲寓目作此寄懷兼爲山靈訂後約耳

昔來叩靈山躑躅山頭路極目天柱峯一步一延佇今我復來茲山尤尚如素迫茲兒女韋無由展懷愫會聞正直心常爲神明護我命胡多艱舉足成狼顧虎豹守層關帝閽邈何

羞平生黎藿腸一飽無餘謀寄言鼎食子覆餗良足憂

隆中半榻爲游贈公賦

漢業昔中微羣雄方鼎立羨彼隆中人躬耕聊自給三顧始翻然魚水信和輯至今忠義心猶使鬼神泣卓哉武夷翁清風遠相襲祿仕豈不欣所志在原隰素手弄丹霞搖林披玉笈緒餘發篇章雖雅堪出入其人雖云亡咳唾尚可拾至今闔海邊合有神龍蟄何必濶九垓斯人邈難及

寄友

夙昔與子交意氣若同昆然諾豈相負軀命安足論自子歷華要棄我如蓬根三年滅一字五年闕一音豈無橐中裝不爲貧者恩豈無膠與漆納交在朱門明珠飾爲帶文犀鏤爲榛長跽奉庭實款語歷晨昏昔爲不相識今爲平生親生將

附毛羽沒冀託子孫感此發三歎古道今安存管鮑既已矣
餘耳何紛紛戴笠一以蹙乘軒一以尊俯仰既殊態岐路從
此分所以朱公叔著論戒愚昏

將謁太和詩東同遊諸子

新詩作此答之

蕭仲美以薄酒飲余余甚甘焉一日復攜過小園兼枉
君家美督郵不讓齊從事縹清發新篘淡泊有至味從君日
濡首百罰不辭醉刀豈假蒼蒲香非借薑桂昔人美醽醁明
水亦堪祭矧此黃且甘瓊蘇無乃是園花炫丹蕊啼鳥時彈
嘆感君復相過餘瀝尚堪嗜倏磁瀉椒芳羽觴亦何駛獨醒
屈所賢千鍾堯不避要辨辭與酳忱酒非所畏那用屏壺簜
坐使穆生去

謁漢壽亭侯廟

象東陵或壽考賢哉乃摧喪修短各不齊譬若孺與丈千乘
泣牛山爽鳩樂無量物物行有歸何用懷深愴

試心石

人心有不同譬若面與貌鄙哉小人腹難與君子道玉壺貯
清冰青松堅晚操終始既不渝表裏復相照萬心比一心一
心縮眾妙禹鼎燭神姦此物朗且耀云胡一頑石強欲生計
較非頑亦非空獨詣亦獨造吾自抱玄珠誰當證靈竅只尺
會高眞天風一長嘯

登黃蓬山望赤壁

蓬山阻重湖湖盡山始出覽勝雖易窮聯絡狀非一歲暮草
木童微雨忽蕭瑟捫蘿事躋扳聊與娛殘日岡勢瞰委蛇江
光弄晴碧息影梵王宮栖心化人室煮茗啜石休炊黍飯初

諒如故

哭亡友李少南有引

李君家本干戶侯逾壯拜官旋即棄去性抗落善飲

不治家人生產垂老無子一女復蚤殤寄食婿家染病以死既遄葬不及視含乃與二三友人爲位以哭而輓以一詩詩成付童伯子寅初薑李君於伯子爲父執伯子有猶子之義云爾

自我返衡茅何殊厄陳蔡夫子無遐心周旋歷顧沛好爵我無縻還初君不眛斗酒日爲歡君耆我方艾君本紈袴資末路乃狼狽貧與病相侵老將死尋會寄食體無安藁葬魂豈泰若敖餒不充緤縲老難賴孤墳渺何方日暮空煙靄生薤遄莫將絮酒思一醉憶君酹酌時轟飲太無泰荷鍤始願畢速朽寧多嘅彷彿酒星明知君骨當蛻

張無疆秀才自江夏過訪酒間談藝却贈

維楚昔有材江夏稟其傑濟濟諸名賢壇場互爲政夫君擅事除屏慮俗情寡遐跡侶魚蝦從人喚牛馬日午或不炊終夜寐恆假博覽窮典墳餘閒涉風雅去年詣公車射策陵董

華藻厥問一何令神情信內朗符采亦外潤擔簦歷遐方所至窮歎詠三復北遊篇碣石爭崚巉臭味感相投蓬茅枉旁訊執手無寒溫大業與商訂雅道久淪亡淫哇亂眞聽策足置康莊而乃趨邪徑攻玉良獨難師心復誰信誓將從子遊于其徽天幸

秋張貞成王孫過訪同王昂生秀才夜話即事

天火既西流霪雨久不歇禾黍半無成魚龍游我宅念子在祇園徒旅寡車轍褰裳忽相過欣焉岸其幘突冷廚無煙市遠鮮不給呼兒篤濁醪聊以語心曲玉生善清言亹亹談不絕高論六合外其事不必杉夜半涼氣生塵榻爲君設蟲聲動哀吟電影搖虛白雞鳴非惡聲晨光露窗隙起著愁霖篇文采乃炫赫

東丁元甫年丈

與子結同袍青雲互馳驟謂笑金馬門意氣無先後中道感仳離有如失羣獸空貽七行書出入在懷袖好風自西來挂席忽東首江月夜澄孤清光皎如晝只只登君堂斗酒爲君壽君才本陸離胡爲事株守男兒七尺軀正氣橫宇宙安能效轅駒而念棧與菅君看鵠背翁白首無婚婣玉齒吸瑤漿來往棲雲竇好爵豈不縻雅志師勾漏濟世有乃圭觀化同鶉鶉丹竈幾時泥君其跼火候

訪湯應槐文學

之子愛岑寂結廬在田野其地則蓬茅其人則濡酒無營機事除屏慮俗情寡遐跡侶魚蝦從人喚牛馬日午或不炊終夜寐恆假博覽窮典墳餘閒涉風雅去年詣公車射策陵董

賈旦暮擁皋比諸生待陶冶我來訪衡門柳色翠堪把室邇人則遐深衷爲誰寫

鄉詁詩二十三章有引

里中以科貢起家者不少挾郡乘可考而知己弘成而前風流殆盡難以枚舉正嘉以還則諸公行事有可採者矣身沒而名不彰後死者謂何乃斷自童冗州公以道陳立甫司理附以先君給諫公合之爲二十三人各賦古詩一章以紀懿美以示思齊之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竊嚮往焉卽言之無文烏可已也其未經通籍與已仕而不親吏事者姑置焉

童冗州旭

太守仕東瓊泰山表龍嵸登樓望海日裁詩陳國風揖讓孔
遁杏徘徊秦觀松採丸絕惡少負鼓無老翁達壽古人跡渤
海將無同令子蚤軒翥翻然討鴻濛鄉里敬耆碩子孫盛章
縫獨往雲岡鵠難名杜下龍一朝去城郭喬木餘菁葱

童中允承敘

太史叶靈造秀骨自天成一爲陽春曲能令俗耳清韶年富
國史纂筆趨承明文采耀當代議論動諸卿特達青宮寵翱
翔紫禁榮至尊方側席烏烏念深情上堂奉康爵人戶彈鳴
琴行拋漢陰甕佇調商鼎羹辰星一以沒國棟俄焉傾其書
藏大壑其人返玉京所欽與刑在風流貽後生

梅大理山

太守昔爲丞龍船幸江汜鑿石得安流乘輿爲色喜寵命忽
自天煌煌耀金紫形雌違之官昆明一萬里人爵詎不榮眷
言戀桑梓投牒忽言旋長吟隨鹿豕歲歲古城阡松栢一何
美今爲君所藏昔爲君所履日暮陰風來其人或不死

傅大司徒頤

尚書稟高韻裕達眞我師長松盤大壑百尺無傍枝弱冠綰
銅墨羽儀樹中達句宣領方伯喉舌寄台司朝紳推柱石國
論擬著龜鄉材既磊落素絲何委蛇拱北星辰近居東日月
私滄浪有舊業蒐丘合在茲山水愜至性絲竹播清徽龍門
多薦達鳧館盛追隨不問巖廊寵但保丘壑姿云胡濠梁樂
忽有雍門悲金魚久寥落石馬空淒其賴有豐碑在龍章耀
色絲

邵長壽凱

觀察白鄴年雅稱公輔器汗血種自殊鳴皋時一嘆利刃出新鈿黃金錫廉吏大領水衡錢出爲治兵使陽烏正東昇陰雞忽中噎汾水白雲間其人皆涕淚綆短苦井深汲者安能至

丘戶部膺

計部抱清嬴翛然野田鶴所志在恬淡宦情寄寥廓墨吏安可爲如公亦落落至今五柳陰衡門日蕭索在世比懸魚沒後同羅雀雖有桐鄉思無補賑丘惡寄言采風者兼吏君無薄

王池州願

給舍守池陽清名在人耳濯纓向江流泓然見其底嘯詠鮮俗情長歌和採史青山九芙蓉時時落蘧几二豎忽見嬰沈痾乃不起旅櫬返江鄉蕭然寢行李就列非觀顏不怨甘沒齒所以畏壘人猶憶庚桑子

劉長壽燮

令尹待公車同袍推祭酒上書不見收落落魏曹偶捧檄向三巴一城大如斗時命乃不然蒼茫斃官守身世若浮漚功名成敝帚空餘四壁荒子孫糊其口

張趙州栢

刺史剛者流簡亢自天性砥柱障迴瀾獨往有餘勁墨綬一之官銅章仍典郡卓哉襲輿黃史牒遠輝映途窮右轍輒漢廣足游泳末路保懸車榮名掩墮甑刀圭不駐顏偃蹇逢多病其贇華而皖諒矣考終命

費給諫袞

給諫古人風至行不諧俗舉體襲蘭芬九畹餘膏馥義理日討論風雅時入出落筆每千言驚濤擲寒玉幾載上春官十年歌夏屋餓問寡苞苴請謁絕竿牘雖被夕郎章不言大官祿滔海魯仲連踰垣段干木末俗多倡狂賢者雅稱述志士慕首陽清風或可續

包計部乾

計部能幹蠱辛苦起一經皇華持使節主命以光榮國計昔充絀度支持其衡在腴廩自潤處盛能戒盈房骨不任事飄然賦南征家難乃降劉瘠毀髮生承家寡闊續當戶無壯丁寒原埋宿草狐兔紛縱橫

蕭參政遘

參知調達人遇物少城府昂藏七尺身超然出寰宇襟帙蚤爲郎再命分銅虎寶劍出豐城明珠吐合浦富貴本無常聚散若風雨誰憐朱輪客忽謝圭與組公昔游酒人醒者或不取公笑但無言此中足千古杯棬化異物歲月改寒暑其年雖不延其人則吾侶

陳禮部述齡

尚部纂羣言默識多所悟藻思儻淵雲璀璨照毫素十載游長安裘馬多馳驟一賦帝京篇觀者衆如堵白首厭爲郎徘徊攀玉樹悲來擊唾壺長歌恆達曙烈士心未已壯懷爲誰吐至今汗簡存時有煙霞護

陳廷尉文燭

廷尉自名流高舉翔六翮姓字潁川星光價楚人璧一自運

鄧斤作者皆避席既升子雲堂亦閟相如室五嶽抱眞形三
訪山靈宅嗟憾讀書樓去天僅幾尺龍蛇一以殊百六遂爲
厄冷落詞壇盟閒悵龍門客不朽昔有三可續寧直百後死
與斯文誰當鞭弭役

羅司理璧

司理嶽殊寢體弱不勝衣中情纏綿白綵筆含光輝白雲連
上嶺羽檄馳如飛公家有程會祇役經重圍時屯履厄運道
險蠲危機一朝殞王事塞馬鳴且悲枹梁飲濟恨灌夫挑吳
師其父既死節其子能傳詩悠悠昊天意倚伏誰能知

黃成造部

令尹有鉄才坎壈鉄一第傾蓋多貴游倒屣皆名世振鐸向
三巴春風揚蘭蕙百里仕爲貽求也信多秩稂莠敗嘉禾勤
心事發薤那知邑子權乃奪縣官勢五斗既堪拋七尺亦旋

棄君看傀儡場誰分王與癘

張曹州道深

刺史起明經諸生皆辟易抱書不窺圖三冬每多獲起家玉
山阿鳴琴挂其室有美河陽花將心映廉石煌煌郡守章在
寵不爲赫抗言謝當途引分甘一擲展卷讀道書虛室晝生
白笙鶴忽相邀翛然返眞宅眾生比河沙萬古同朝夕至今
煙霞間時時見飛舄

陳儀部汝璧

儀部信翩翩獨世佳公子弱歲攻父書浩蕩足文史此物知
者難一往洞其底赤手奪玄珠跬步遂千里粉署日含香陽
春翻絲綺一塵不見容三仕仍爲理湖上多悲風地下無朝

碧遂使世人生却令夫子死何當叫巫咸天路諒非邇蘭桂
何蕭條道傍多苦李

吳魏象先京山諸生

魏有徑寸珠能照十二乘一朝委路傍遂沒泥與滓子才如
夜光舉體何朗映腹笥飽羣書文海日游泳大雅久寂寥揚
抏子爲政插羽奮詞壇賈勇有餘勁才大世不容師心每獨
信古樂配淫哇聲俗誰爲聽與子非綢繆時能柱芳訊攻玉
儻見資大業時訂證殷勤篋中貽新詩每題賡瓊玖尚未贈
忽爾傳凶問詞客厄陽九斯人何蹭蹬修短各有差誰能續
鳧膠其名天壤俱蓋棺事已定

吳謝通明京山諸生

哉哉謝家樹枝幹何葱青大叔比瓊玖小叔比璆琳夫人蕙

蘭質與樹同敷榮韶年富文藻弱冠充諸生士莫博士業雅
慕周與秦有時拈秀句擲地如金聲往者擔簦至意氣傾平
生示我瓶花草妙義難具陳云胡別我去二豎乃見嬰藥餌
竟無效大命一朝傾嗣後鮮血氓高堂遺老親空餘惠連在
池草長青青哭子事非一惆悵難具論何當市梨棗與子行
遺文

讀王恆叔年兄五遊集寄贈

平生五嶽懷跲踬不能至太華與峩嵋迢遞一引睇吾友好
奇遊足跡徧靈異域內幾名山雄麗而周覩陟降有餘閒紀
勝多奇字煙霞口吻間蒼翠落衣袂寄我五遊篇文心兼繪
事跌蕩玄暉詩該博茂先志含毫萬籟愁抵掌六合細情至
文乃生日到神與會胸中具丘壑筆底供遊戲顧我胡爲者

株守復驍聚如盜處禪中覽此發長嘯

市隱園集卷四

同里盧靖弼校刊

五言律詩

恩榮宴呈同門諸丈

蚤歲承家學清時荷國恩宮花簪帝苑天酒錫朋尊力竭登
臺駿魂搖運海鯤致身應此日那敢念丘園

早朝

九門遥夜闕三殿徹明開簪笏千官集梯航萬國來黃衣天
只尺彩仗日昭回旅進眞何補空慙侍從才

玉河新柳

玉澗冰初泮金隄柳乍黃條條當閣道樹樹繞宮牆拂水遊
絲細隨風舞帶長莫愁攀折盡留待侍遊郎

夜集王伯楨館丈宅

亦有交游好其如我輩狂歌成無下里典至郎高陽把酒長
河落開軒片月涼莫言歸騎晚吾意轉飛揚

送客

春明門外路日日送行人客舍柳條碧都亭草色新無金那
可贈有劍雅堪親爲寄平安字高堂在北隣

入館

猶然登第後還是一儒生染翰搖雙管堆書面百城師席三
台貴朋簪四海英大官廉隸祿何以荅恩榮

夏夜

清吹夕泠泠高齋自不扃白雲浮大陸明月淨空庭樹暝還
啼鳥簾疏欲度螢洞簫何處曲楚楚不堪聽

上苑聞鶯

白馬紫游韁鶯聲特地忙乍啼過內苑遙聽出長楊思婦停
瑤瑟遊人勸碧觴三秦原作戒莫使巧如簧

送客

春明門外路日日送行人客舍柳條碧都亭草色新無金那
可贈有劍雅堪親爲寄平安字高堂在北隣

入館

猶然登第後還是一儒生染翰搖雙管堆書面百城師席三
台貴朋簪四海英大官廉隸祿何以荅恩榮

夏夜

清吹夕泠泠高齋自不扃白雲浮大陸明月淨空庭樹暝還
啼鳥簾疏欲度螢洞簫何處曲楚楚不堪聽

秋夜讀書

木落水泉涸蟲吟夕露濃涼堪親玉案服一展瑤編點筆芸
初散挑燈夢乍圓鄰侯空滿架糟粕與誰傳

送張直卿年兄令電白

象郡天南隔羊城嶺右分幾人稱長吏此日得神君甘澍銷
山瘴仁風蕩海氛遥看郵宿燦千里挹清芬

送朱文臣年兄令秀水

遠道持鋤墨長風送舸船鳴琴官是令露冕吏爲仙算賦多
籃戶收租半蛤田黃金徵茂宰選爾五雲邊

夜集王伯楨館丈宅

亦有交游好其如我輩狂歌成無下里典至郎高陽把酒長
河落開軒片月涼莫言歸騎晚吾意轉飛揚

送徐維嶽年兄令海陽

釋褐初爲吏攜琴蒞此行海風驅鷁遠浦月照珠盈緣林無
夜吠黃犢有春畊想見徵書至鳴珂向玉京

遊海殿莊次顧寶甫檢討韻

偶乘休沐暇指點到滄浪日轉溪陰薄風回遠草香林光看
欲澹山色坐逾蒼悔不拋簪紱陶然逐酒狂

一鑑藏山溜雙虹跨石梁浦蓮浸檻出溪樹引杯長暑薄青
絲艸涼生白苧裳帝城風日好拚醉到斜陽

管建初移居同朱計部鄒進士過訪得陽字

一室大如斗憐君興自狂清秋閑散帙白日靜焚香好事楊
雄宅長貧季子囊故人時載酒强半是高陽

送蕭博士之隨州

亦是談經者如君自令名下雄秦博士遊席魯諸生望裏扮
榆近昤邊苜蓿清楚宮猶可賦蘇筆兒縱橫

春日同甘應溥諸子郊遊

暫解朝天珮平原並馬來鳥能窺對奕花若勸銜杯樹接龍
遶近溪連鳳沼週勝遊殊未已畫角曉相催

遊釣臺

何限滄洲意偏宜此際看臺荒惟蟻穴地遠只漁竿度曲鶯
爲管忘形鷗是冠平生多逸興幽賞未應闌

碧雲寺

碧雲信弘敞玉砌與金鋪鶴嶺連三殿蜂臺接五都禮拜勤
中使齋糧出御厨老僧恩眷渥剃度廣門徒

香山寺

香山自幽倩高處瞰龍宮御輦經青嶂僧寮倚碧空路連菩
徑滑泉到竹房通多少煙霞氣都歸杳靄中

蓮花菴

大士吐青蓮花開幾歲年偶來參佛座因得奉師筵法龍行
雨去香象渡河旋儻許探三昧皈依第幾天

輞閣臣馬乾翁師

磊落臣時業崢嶸命世才忽從仙陛去不向夜臺回傍斗台
光黯承乾閫柱摧臨喪天子淚無計起鹽梅

枚卜推名碩元龜喪宰衡新阡今辭酒舊鼎昔調羹日月辭
三殿風煙隔五城無勞咨後事世業有玄成

送宗伯王荊翁館師終養還里時以元輔奪情故有此
請

欲正君親義翻嫌語默難上書方戀母予告遂辭官槐棘空
相待衡茅詎可安懸知閒閤近優詔勸加餐

時名多掉臂世事每攢眉乍可栽桃李其如據蒺藜無人參
國是有子遂家慈祖帳東門外賢哉信我師

言官皆與杖朝論日洶洶畏路難投足歸雲可盪胸行藏關
世運禮樂繫儒宗從此吳江水翛然有臥龍

人各懷烏鳥君胡戀鳳池世途終鹵莽吾道豈磷緇去去風
煙迥行行雨雪遲謂羹他日事未可負明時

家至

川途經曲折邸舍遂過從細詢鄉閭事旋開慽悴容笑非緣
射雉喜或爲乘龍莫以官貧薄閨門在肅雍

送比部艾熙亭年伯謫戍滇南

起家爲法吏不孝有刑誅抗疏肝腸烈投荒魍魎俱生甘蒙
瘴癘死任泣泥塗青史他年事分明哀錢舜

送吳復菴趙定宇二太史還里皆元輔門人

聖主方隆孝明時豈奪情師門那可負子道儻相成罪與操
戈異恩猶賜玦輕婁江千古水同去濯冠纓

送鄒爾瞻年兄之戍

抽毫方遇主請劍弗謀身豈不貪微祿其如惜大倫徬徨誰
死友論慰有慈親儻過沉江水投詩弔昔人

投鼠寧憂忌批鱗豈懇傷一言攻宰執萬古植倫常酒盡辭
仙陛掀髯到鬼方賜環知不遠蚤晚過衡陽

長陵陪祀

昭代論神武君王迥絕倫乾坤留戰伐日月煥經綸不覩旌

旗色空餘檜柏春長陵一抔土山色共嶙峋

泰陵

欝欝看佳氣人應識泰陵千秋光後業一代數中興駐馬情空切攀龍事莫憑玄宮幾只尺惆悵不堪登

寄楊孟嘉太學

作客逢燕雪懷人憶楚蘭乾坤雙鬢改風雨一書殘北闕懨簪筆西湖足釣竿聖朝無逸士何日慰彈冠

寄高仲益將軍

授命初分閫登壇建牙清霜晴淬劒明月冷吹笳擊柝軍無警唧柷土少譁南征應製曲笛韻落梅花

送馮閎之諸告還里

雅意栖丹壑遥心下紫宸行看金馬客去作碧山人折柳河橋酒飛花驛路塵正當蓴菜美好醉雪溪春

馬卿原病渴張翰復思鱸擊筑辭三市鳴柯向五湖曲從招隱士書莫著潛夫史局方虛席懸知待董狐

尹乾泰比部邀集天壇

締祀崇周典圜丘闢帝壇簪裾偕勝侶杯茗出祠官栢老皆棲鶴松喬半集鸞玄穹方眷德四海正安瀾

即事

肺腑出相示干戈每見尋虛疑子羽貌誤信然明心久矣思下石空焉慕盍簪海國自來去何用機事深

送沈君典殿撰南還

上書攻執政拂袂賦歸田三策天人署一帆煙雨船山中迎宰相洞裏送神仙自是君恩重榮名詎可捐

隆中

魏割吳方據身殲國亦亡似問嘶馬地會是卧龍岡魚水成
殊代紛榆表舊鄉土人修伏臘堂楣畫蒼蒼

過襄鄧周南殿下

神明原漢胄膚敏亦湯孫蚤見鴻鵠贊俄驚別冤園六翮遥
騎鶴三聲漫叫猿徒傷朱邸客不得奉藁韝

次直河

此地看鄉邑鄉心倍黯然孤帆一片雨疏柳萬行煙世態終
行路部華總逝川王猷殊興盡空泛剡溪船

次漢上曾太翁攜酒見訪

鄉里論先達憐才更幾人偶從青雀舫忽枉白綸巾入饌江
魚細當筵隄柳新酒酣高唱發欲和魏陽春

次直河

此地看鄉邑鄉心倍黯然孤帆一片雨疏柳萬行煙世態終
行路部華總逝川王猷殊興盡空泛剡溪船

次漢上曾太翁攜酒見訪

鄉里論先達憐才更幾人偶從青雀舫忽枉白綸巾入饌江
魚細當筵隄柳新酒酣高唱發欲和魏陽春

抵家

五年游禁苑千里返鄉閭進退眞難據浮沉總屬虛敢言趨
長吏聊復愛貧居無恙高堂在啣杯樂有餘

湖上訪戴微君

五月臨新漲扁舟問友生斷煙孤嶼出落日半湖明不減游
濠樂應同訪戴情酒餘高唱發清度棹歌聲

飲陳晉甫日涉園

亦有園林好其如結構幽亂藤青刺眼修竹長過頭養鶴陪
高咏聽蟬度晚颸便應頻載酒十日詎知休

立秋日送鮑保之還汴兼游邗陽

寒蟬咽高柳一葉下孤桐物態已如此離情將無同黃日黃
河北青楓青海東相思應有句莫不寄飛鴻

次石門

信宿依津館侵晨次石門江光迷草樹山氣變朝昏蝸壁高
難越垂蘿細可捫此中堪寄傲底事促征轓

灘瀨堆

瞿塘秋水落灘瀨插孤蹤一線江從破千尋峽欲封帆檣占
象馬窟宅穩蛟龍清夜扁舟渡猿啼若箇峯

棠陽署中咏竹

粉署翠微間修修竹萬竿圓珠和露滴青玉簇霜寒密葉還
栖鳳高枝更翦鸞蕭湘千畝色疑向此中看

從梁山抵埜江

亦是巴渝地居然雲水鄉遠山斜抱廓細瀨曲懸塘旭日禮
帷做天風衣帶涼小僮搖短策躍馬亦徜徉

宿百佛寺

古剎何年創荒碑老杜賡偶來參佛理頓覺滌塵情錫振霜
沉壑鐘生月在檻老僧宣貝典香雨落殘更

杜工部草堂

大雅惟工部瞻依令在茲地經陵谷變名共日星垂惡竹茇
應絕寒花浣已遲蟲鳴與鴞嘯疑是苦吟詩

暮春仁壽行部

三月東風暮山城擁傳過大都泉實少強半石田多祉日邀
官柳材煙下女蘿最憐花萬樹欲謝柰春何

歲暮言懷

慷慨游燕日逡巡入蜀年宦情千里外鄉夢五更前霜栢啼
烏鳥春花泣杜鵑老親資祿養那得遽歸旋

對菊

何物關秋意黃花最可憐但將幽事託寧向眾人妍秀色分
清塵寒香泛小筵暇一啓那惜杖頭錢

飲洪君用宅

一泓斜抱郭五畝恰開塘避地幽人業占星處士光剪蔬留
客晚燒燭倩更長忽有清歌發餘聲尚繞梁

故國河山迥殊方雨雪深思歸兒女念懷往歲時心署冷栢
霜鶴庭閒噪暮禽有誰憐傲骨悔不謝冠簪
錦水初經臘浣江舊度春光陰俱過客魂夢半歸人傀儡形
殊幻楸枰局漫新故園飯菜好生計未全貧
麋鹿原初性冠簪苦見縛有誰憐阮籍悔不逐孫登燕雀寧
知鵠鸞鳩誤笑鵬中朝多薦達無路附同升

齋捧別蜀父老

不陟三載頂空題萬里橋朝天追日馭驚地走星軺彈壓才
無補驅馳路轉遙峨江化春酒持去祝神堯

出峽

斗絕疑無地微茫只有天帆移風乍舉柁側浪初顛猿飲羣
垂壁鴉飛數繞船高堂空有夢歌枕不成眠

鈞州道中

平楚蒼煙盡長林曉望饒好風梳石髮宿霧幌山腰絳節瞻
應近青鞋踏不遙偶然占紫氣雲物宛相朝

南嚴官夜宿

黯淡羣靈府岩巉上帝居萬山環拱抱片月動清虛天女調
金鼎仙童引玉蕖便因生羽翰白首駕雲車

飲洪君用宅

一泓斜抱郭五畝恰開塘避地幽人業占星處士光剪蔬留
客晚燒燭倩更長忽有清歌發餘聲尚繞梁

對菊

何物關秋意黃花最可憐但將幽事託寧向眾人妍秀色分
清塵寒香泛小筵暇一啓那惜杖頭錢

賦得雪封條

春雪不墮地曉盈諸樹巔松高全類鶴梅屈乍疑蜷集幹枝
添重團花蕊倍圓小臣占瑞應天意在豐年

送陳玉叔先生入蜀

去去巴中道夫君舊此游山花如識面江柳故當頭峽盡黃
姑暮霜高白帝秋西征曾有賦綵筆更宜留
楚水一爲別巴山何處鄉猿聲隨雨急鳥道接雲長持檄原
稱馬談經舊姓楊漢庭虛左席非久奉明光

中冷館爲和仲王孫賦

不叩冷然意那知靜者心清光涵玉塵寒色貯瑤琴汲福逢
明世通潮遡梵音何時能應教一畝滌塵襟

不分靈山竅偏依帝子圓天潢原有派聖水豈無源珠箔芙
蓉冷銀牀薜荔寒轆轤秋色好清興數王孫

訪李徵君不值

最愛南鄰好還憐北墅幽如何花正豔不作鳥相求斗酒頁
野酌清言失獻酬向來飛動意端合爲誰留

送史郡侯之任平陽

及瓜君折柳愛樹我思棠緩轡辭江國驅車向晉陽茲鄉多
璧馬此去徵圭璋獨有羊公石千秋未可忘

舊懸黃霸殺新佩呂虔刀此地一爲別相思毋乃勞汾水存
唐俗河東寵漢朝遥知姑射雪冰玉象君操

問程孟孺病

爾自能耽寂胡爲此抱痾一生書是癖七尺酒爲魔藥餌移
牀滿詩篇伏枕多禪關清影瘦何異病維摩

同程孟孺童少齊攜酒郤子源半畝園
野興成吾黨秋光抱此亭城孤纖月上郊迥片雲停郢里原
同調江潭詎獨醒祇應頻載酒來往託沉冥

同程孟孺李少白集萬汝相太學宅
漢浦雙珠落衡門半畝偏爲漁饒水宿放鶴倩沙眠汲甕醅
末路憐知已通家集友生晚涼分桂酒秋雨割蓴羹湖海誰
容傲乾坤總忌名如君情不淺寧羨五侯鯖

程孟孺攜丘姬寓傅元介別業元介移具同賦
雙星移漢浦一榻寄江城樹愛連枝發花憐並蒂生清言從
江城連日雨客思轉相親忽送如潅酒還過似玉人短笻扶
酣酎爽菊把鮮新不是憐同調詩成詎有神

雨集傅仲常芙蓉館

臕欲投精舍眞成坐夕春燭全消夜雨花半著秋容短劍芙蓉仰深杯薤荔供平原寬載酒十日許相從

白龍寺

爲聽高僧偈因過福地游古苔隨坐碧新竹捲簾幽卓錫寒泉布鳴鐘夕梵收講堂香積近啜茗亦堪留

曉渡漳河

戴星來溢水侵曉渡漳河巨浪千鯨立長濤萬馬過孤帆迷積霧雙櫓捩盤渦回首高堂在風波可柰何

中秋同曾直卿大史集張質卿侍御宅用中秋二字爲韻各賦

金風吹大陸華月霽遥空影落三山外涼生九陌中青天邀桂醑白露濯絲桐亦有高樓客恐驚心度曉鴻

一年頻見月茲夕倍驚秋大地光逾照明河澹不流悲同姚扇老興逐綵毫遒何以娛清宴蕭蕭桂樹幽

同曾直卿張質卿楊公亮陸敬承集計園同賦門疏清

微雪同友人小集

不道鄉園思今辰倍黯然女生猶弱歲婦死已經年泉下魂應苦閨中影可憐試看憔悴色寧復舊游燕

至後二日與莫廷韓集劉百世齋中

積雪擁庭柯高齋並馬過金蓮開蠟炬寶瑟度雲和物候從吹律時名且放歌誰云燕市裏容易覓荆軻

苦寒得家報

楚水空寥闊燕山正苦寒何人憐范叔有客類袁安書到心應折途窮淚已乾高堂念游子那得藉飛翰

總被微名誤羸囚遠道留朔風吹馬首寒色滿貂裘已負刀鏡約空憐衣帶柔閨中小兒女歲晚正含愁

微雪同友人小集

漢漢彤雲布蕭蕭夕霰零和風穿穉幔雜雨濕沙汀臘酒傳春信寒梅動晚馨因君歌郢調擊缶未堪聽

得家報

臘歲鄉音隔先春信使來眼枯雙淚盡心折七行開墨綬那堪解斑衣詎可裁舍情寄江漢歸思滿蒿萊

除夜

旅館逢今夕看雲首重搔醉從殘蠟短朝聽曙雞號嶽嶽仍頭角蕭蕭又鬢毛無媒驥要路歸去隱蓬高

立春

凍草初經臘寒梅忽放春烟霞辭故國湖海阻歸人郢樹連江發湘波接漢新宅鄉聊對酒莫遣淚沾襟

夏日蘇以時觀察招集湖亭同方仲美聽琴

冥意相將汗漫情夕陽僧去馬雲樹有餘清

偶爾閑中賞翛然物外心好壞都緣酒幽意獨鳴琴柳暗湖陰重蓮香浦氣沉知君憐傲吏長此得招尋

遠水淨如拭清觴樂未央盃舟雙槳發促柱七絃張古調龍咏水餘聲鶴警霜游魚潛出聽莫不是濠梁

夜集友人宅

爲有清宵月何曾不夜闌飲君桑落酒掛我竹皮冠砌蘚留雲住庭花泫露寒偶然歌古調一曲和應難

送李少白

歲晚仍爲別相看欲愴神家貧長作客身老漸依人幼婦詞驚代中郎字逼眞雲霄知已在應坐白綸巾

雪洞爲張觀之太學賦

不分晴窗曙時驚積雪垂寒光侵枕簟編色上鬢眉可是虛誰証江鷗且共翔會須霑雨露莫擬弔沅湘

懷丁元父

赤縣神明宰黃扉諫議郎幾年飛薦劄一日上彈章市虎還銀燭流香逐洞簫肯隨三徑裏霜露晚蕭條

生白眞成混不緇興來揮玉彩流水浸朱絲

玉案頻舂絮冰壺不染塵恰宜心是素時結氣爲銀賦就同梁苑歌成類郢人未須論出世姑射已堪隣

送張觀之之玉山省覲尊公名可

令子寧親去通家載酒過時名驚座久離思逐杯多江迴連吳樹潮平帶越波嚴君應憶汝岐路莫蹉跎

春宮怨

鳳輦來何暮羊車望不歸君恩拚逝水妾恨攪飛花睡起調籠鳥妝殘理鬢鴉古來嗟薄命端合在官家

秋宮怨

自小承恩易於今望幸難玉堦螢火暗金井轆轤寒殿瓦嗔霜重宮壺恨夜闌長門無限思都向淚痕乾

明妃怨

已被丹青誤寧將粉黛施和親空有約嫁妾欲何爲隨槎乘蛾眉老自嗔琵琶多苦調曲竟有餘悲

閨怨

春風吹綺陌夕月照羅幃掩面收明鏡含啼罷錦機龍荒隨夢度燕婉及君歸姮娥西園蝶終朝作對飛

梅思重宅賞紅菊

繡幕烟初暝蘭房夜正迢酒同金谷數花似赤城標散影依銀燭流香逐洞簫肯隨三徑裏霜露晚蕭條

赤縣神明宰黃扉諫議郎幾年飛薦劄一日上彈章市虎還誰証江鷗且共翔會須霑雨露莫擬弔沅湘

初艷含顰柳仁匀東風如念客吹拂白綸巾

白石齋

愛此孤峯色居然片玉姿編塵渾不染虛室轉相宜豈逐秦鞭走曾容漢使窺鬱林原舊業清白世應知

娑羅館

舊日祇林樹亭亭忽在茲陰能庇十畝香亦吐經時甘露頻沾灑慈雲久護持善提如可證對此即須彌

童光祿池亭觀金魚

選勝開芳宴移尊向水濱素娥能勸客朱鯉欲親人詠藻情逸洽臨流興轉新乃知濠上叟千載一沈淪

立秋日壽李大將軍

隴西原舊將投分偶吾曹玉宇年頻貯金天氣正高梧驚飄
宿葉桃喜薦新醪南北方多警殷勤看寶刀

止畊堂爲吳次魯山人賦

非關遺世務自愛遠塵囂卒歲田園樂經春耒耜勞覘泉過
北阜炊黍餉東皐醉向茅茨卧浮生付濁醪

懷陶憲中比部

跃宕名家子風流別駕才雪堂詩滿案金谷酒盈杯宦拙官
逾左途窮思轉哀願言珍玉體詎作不然灰

贈陳徵君

丈人原避世垂老貌逾童業已無機事還應有素風謖下談
殊健林間飲不空此生依小阮那得嘆飄蓬

贈吳茂家

楚楚儒家裔翩翩國士風才名吳季子意氣漢終童鼠璞人
應辨魚鹽道未窮會須馳驥足千里見行空

示園丁

買地多空廊爲園漸掃除世情珍碩果吾意在嘉蔬但使耨
鋤給勿令灌溉疏縱然非老圃端可溷林居

諭鶴

亦有林塘適翻憐太瘦生徘徊池上影棲斷月中聲刷羽三
山近摩空四海輕雲霄應放爾底事只悲鳴

泛舟

扁舟何所適秋水接菰蒲浪靜魚相逐沙明鳥自呼詎能陪
李郭聊可效陶朱若向江湖去還疑楚大夫

送蔣生還金陵

漢浦孤帆色商飈幾日秋還家蔣生徑送客庾公樓島樹經
霜變江潮帶月流故園重聚首黃菊正堪浮

贈胡氏子

有美名家子亭亭玉樹姿學已三餘積才仍七步奇鳳合巢
阿閣龍應躍帝池他時丞相里重覩漢官儀

種竹

閉門無俗事種竹遠塵氛秀色憐青玉新陰長綠雲託根龍
是友結實鳳爲羣會有林中客頻來對此君

下橘

愛爾垂垂好經霜色倍黃摘疑金作落剖覺霧初香美合勝
柵酒甘應比蔗漿獨憐親不逮懷袖欲誰將

除架

無復瓜垂實空餘莖作花剪除緣暖日搖落自年華隕葉填
枯井游蟲集古槎未須論物理玄鬢日堪嗟

二餘館爲寇巨源賦

主人湖海客築室枕江沱客至頻呼酒豪來一放歌榻從桃
葉下地愛竹林多縱道微名好疎狂柰爾何

別寇巨源

送君江浦上分手復踟躕遠市梅爭發寒汀鴈自呼聞河爲
客迴雨雪任年徂前路逢知己還應憶酒徒

送張生還廣陵

風序日云暮客行歸故鄉海門樓櫓近江路水雲長物色瓊
花秀歌塵玉樹芳蓬蒿餘舊宅三徑未應荒

送曹子

朔風吹樹杪旅客問刀頭別思盈江郭歸心到海樓暮雨醒
招隱庭深易得寒西風吟砌竹吹折綠琅玕
晨酒春帆遲去舟莫將芳草色空爲百花留

得外父張參軍書却寄

客從江表至投我白門書字帶烟霞潤情懷歲月疎壯心殊
未已歸計欲何如直待春帆發懸知慰索居

自作金臺客都將勝事收三山席上出二水鏡中流綵筆拈
詩社銀箏抱酒樓不知高座寺香界幾層幽

風木心初定烟霞計已眞遠書頻勸駕近事只垂綸豈是雲
霄薄偏於魚鳥親所欣賢淑女不厭鹿車貧

幾年林下樂千里帝京遊已是休官去如何爲客留青山隨
短策涼雨夢孤舟好趁江潮穩歸來理菟丘

題周徵君壁

丈人機事少百口寄湖濱水漾全供釣田荒半給薪客來桑
苧里老去薜蘿身盡日閒高論令人羨隱淪

美人咏

錦席開芳樹新裝照水濱遲人掠短鬢喚客啓香脣舞逐回
波影歌隨隔浦塵明珠翻贈汝薄命不須嚬

元日同陳立甫儀部集高仲亨將軍宅

晴雲晃高堂春暉泛羽觴造門揖客重擊筑酒人狂入頌椒
全增當歌蕙盛香遲聞新部下推轂向頻陽

春雪柬陳儀部

天意遲應雪霏微已滿空有詩裁謝媛無徑覓袁公未可扁
舟往聊因尺素通定誰高閣裏相對酒罏紅

贈熊道士

羽客逃方外游仙每晏如邀人餐石髓結侶上雲車玄牝心爲印黃庭手自書有時蓬海路相望紫霞裾

出塞曲

辭家爲漢將辛苦事諸邊露宿枕胡箙星文列校麾致身惟馬革報國有龍泉今日燕然上親提筆似傳

節鉞傳三殿旌旗下五原飛狐迷峽口飲馬識河源敢入孤軍絕輕生一劍存功成報明主碑校盡承恩

裹甲趨遼左遄兵向朔方弓彎胡月冷箭沒海雲長上將貔貅虎殘胡信犬羊會須空漠北一舉淨攙槍

虎帳朝傳食龍旂夜突圍雪寒刀口澀風急箭翎稀取笑驍騰將金印含悽枕鐵衣闔中年少姑獨自掩羅幃

送陳立甫北上

共我還初服君今作遠遊帝鄉會幾日客舍已三秋鴈叫長河岸蟬吟古戍樓平生期許國未可戀荒裘

中秋同陳廷尉集王將軍宅

碧漢澄秋宇華筵倒濁醪月臨卿座近星逐將坦高上客歌叢桂佳人喚小桃夜深清露滴寒動鶴翎袍

秋日園居

天時今已爾吾意亦蕭然樂認逃名後憂忘縱酒前檻花朝燭影高枕暮潮聲今夜江湖夢仍兼逆旅情

集童微君園亭

最喜吾廬近應航野趣同亭臺無刻畫林木自青蔥魚跳驚新月禽言落晚風知君能愛客寧異綠尊空

飲雲洞方丈

福地雙林敞精藍一徑斜色空惟泛酒香眾但問茶鉢緣分

孤帆來遠水濁酒坐殘更下榻憐吾黨彈冠話友生短檠寒燭火夕日下漁村更訂隣翁約相期有瓦盆

贈日者周鳴鳳子

故人成異物之子復窮途作客隨陽鴈還家戚夜烏風飄紅葉墮水泛白蘋孤想識君平卜卦理不誣

江夏題主人壁

故人成遠別書札幾相聞爾念湖心月余停覘首雲時笈須仗武才拙敢論文縱有提攜意終焉鹿豕羣

旗鼓清時業烟霞野客姿未忘東道主還畏北山移納履原長往彈冠已後時何當豢嶺去來醉習家池

早渡

月落星猶在雞鳴已向晨旅情貪利涉吾道困迷津積霧浮孤艇寒風動角巾平生舟楫意蘆荻未堪論

田家晚酌

田家無揖讓款客具雞豚共酌依簷際時蹲向竹根晚風吹獵火夕日下漁村更訂隣翁約相期有瓦盆

贈日者周鳴鳳子

故人成異物之子復窮途作客隨陽鴈還家戚夜烏風飄紅葉墮水泛白蘋孤想識君平卜卦理不誣

江夏題主人壁

孤帆來遠水濁酒坐殘更下榻憐吾黨彈冠話友生短檠寒燭影高枕暮潮聲今夜江湖夢仍兼逆旅情

集童微君園亭

最喜吾廬近應航野趣同亭臺無刻畫林木自青蔥魚跳驚新月禽言落晚風知君能愛客寧異綠尊空

飲雲洞方丈

福地雙林敞精藍一徑斜色空惟泛酒香眾但問茶鉢緣分

王汝賢餞郎襄招余北上答詩二首

蕙竹孟紅藥覺花從今披妙理那用演三車

贈陳子

走豈呼牛馬思應契典墳何年攄鳳翮此日混雞羣作客依吳榜逢人運郢斤蘭心與蕙質隨處有餘分

立春日與友人小酌

景物三春麗烟花萬井通暖隨青帝布歡結緣尊同檢歷驚年至爲農願歲豐偶然歌一曲春雪未應工

送童少齊之蜀

我亦三巴吏於今送爾行山連金馬遠江帶石犀清北闕應懷主西羌正用兵莫愁馳峻阪定好立勛名

蜀道青天上江流白帝邊三分曾躍馬百丈此牽船疏鑿通濾水梯航入漢年羨君持竹杖應是吏爲仙

贈奕者操生

之子顏如玉楸枰自得師龍蛇能布勢鴻鵠豈經思帥嘗無三北安劉有六奇慙余非對壘相見但支頤

七夕同謝將軍劉文學暨家兄弟輩同集

有美東陂樂多情北渚遊雙星初遞遠一日竟淹留相望支機石還登乞巧樓前林燈燭盡殘月尚如鉤

立秋用前韻

壯士矜玄髮幽人歎白頭酒尊猶集夏林樹已先秋塞鴈書將至江螢火自流何須婚嫁畢方遂五宗游

秋月

金虎候初肅銀蟾夜欲寒一輪猶未滿半璧好同看坐久驚衣薄歌長覺漏殘誰家吹短笛調苦不成歡

十夜集謝峻卿將軍宅

將軍不好武西第幾留賓碧漢天如水遙空月似銀烏棲瓊樹近兎逗桂毫新何處期笙鶴飄飄不可親

十一夜集史帖雲都護宅

將軍有揖客明月在高樓白雪工難和黃金散不愁西堂思永夕北地憶防秋何日盧龍塞吹笳出隴頭

十二夜集王將軍東堂對月

幕府多公暇賓僚集上尊清霜閒武庫明月照轅門立馬疑花徑鳴蟲下竹根不辭零露濕留醉向西園

十三夜集楊文似宅

爲愛擡琴近何妨得月遲酒波光上下花鴈影參差醉倚梧桐樹歌翻楊柳枝歡情殊未已寧畏露華滋

十四夜集王登之宅

頻覺清光滿寧辭永夜招酒當行樂處曲度可憐宵近席攜
花落當空桂子飄興來書白練零露濕庭蕉

十五夜飲傅民部宅

誰將一片月遙挂五雲端近窟捫天易擊波寫地難樓臺吹
畫角賓從簇雕鞍今夕羣公會何須不夜闌

大行仁聖皇太后輓歌

窈窕鍾華胄安貞協厚坤鼎牲天下養環珮域中尊一日仙
宮閟千秋女史存空餘香輦路不上翟龍門

帝女辭金屋天孫返絳河當年階衛輩今日泣宮娥鏡蝕鸞
收舞簫空鳳罷歌昭陵松栢好馳道待經過

贈陳立甫納雙妾

共成金屋寵來向石頭城漢浦雙珠出藍田兩玉生覽鏡鸞
俱舞吹簫鳳並迎應知蘭省客不學太常卿

坐嘯軒爲周啓明參知賦

山中無俗事長嘯逸悠然眾壑聲皆應孤峯意已傳鸞歌時
縹緲鶴御日翩躚想見神仙宅烟霞自歲年

湖上堂成

結茆臨沼上延眺意悠哉返照城根出孤雲水面開渚鷗隨
客散汀鴈逐人來醉濾波間月殷勤照舉杯

寄張質卿太僕

可羨張公子榮名蚤已逃有官同石慶無札到山濤道在尊
周鼎詩成重楚騷不知灘水上曾否憶緇袍

屈指論朝貴晨星定幾人憐君丹壑逈共我白雲貧海內思
安石山中念許詢若期龍劍合風雨好延津

湘水探無極相思苦憶君少年驄馬使今日白鷗羣倚劍清沙漠投鞭淨海氛九重思廟畧寧畏北山文

太僕周官罷高賢粵徼留恭會同數馬樂不廢盟鷗斑竹佳人怨蒼梧帝子愁芙蓉如可採約買洞庭舟

邵子源招飲以病未赴時貞成王孫雲洞二和尚在坐

處士住東陵幽齋近佛燈吹笙邀上客杖錫引高僧竹翠深堪挹梧陰靜可憑相如時病渴多憶酒如澠

飲樹下作

十年方種樹三夏忽成陰無異栖華屋何煩息茂林交枝橫映席曲欹下垂簪時有秋蟲響能無動客吟

贈王明生五十

楚楚名家子風流一布衣少年曾顧曲今日已知非禮法疎狂客今何在萍蹤寄遠村但吟鬢欲斷每視舌猶存醉筆時書寒貧家只陋禪閤奇人未少時爲啟蓬門

逢君曾幾日憶別復經年茹戴余空切依劉爾未堅每留僧院憩借附賈舟眠薄俗人多忌還誰贈酒錢

贈雲空上人

已悟身爲幻應知色是空浮雲隨念滅流水與心同乞食從猿覓安禪少鶴通此生扶錫杖飄泊任西東

贈內弟張學修

不是山陰雪扁舟肯見過鑿輪憐我晚倚玉嫗君多出水芙蓉秀鳴岡鸞鶱和明朝相望處湖上一青螺

戊戌七夕集傅伯仁山樓

清露零朱閣涼颸動綠蕗星從雙杵合人共一尊開浦樹搖歌扇城烏繞吹臺夜深簫管發疑向斗邊回

山成四首

平生眷岩壑結搆此爲山頓覺諸峯秀寧辭一簣艱衆能攜

題嚴少陵壁

羨君樓憩處幽興雅堪乘坐有彈棋客門多問字僧短籬依壞堵古井隔垂藤何必巖灘上方知是子陵

題阮上人壁

禮佛瞻高座尋師到上方竹風吹石壁花雨濕繩牀瓶水同心淨盂蓮共舌香翻憎多慧業筆妙等鍾王

贈傅仲謙

高門多鳳闕季子更超然不獨文心潤兼饒俠氣偏吳邦重覩札葦詎再生賢會見青雲業飛騰屬妙年

偃掌樓春

芳春堪寓目眺遠正悠哉柳愛沿溪發桃憐近郭開憑欄空有興望闕久無媒欲擬登樓賦多應未易裁

其逝詩四首有引

不佞自丁丑登第謬明館選時同館者合旗甲三八爲三十一人今去之四十年相繼下世存者僅二余

春日莊居

桑麻場圃外竹樹水雲間霧重鶯喉澀風輕蝶翅閒琴書歡自賞魚鳥樂相關閒寂無人問隣翁獨往還

陳氏園亭觀劇

景物三春麗觀娛百戲陳歌筵翻艷曲舞袖拂輕塵女姣珠璫襯男俊玉可親也知餼受享容易度芳春

園居柬友人

園花非一色林木有千章綠覆疑成幄紅敷欲度牆閑中梳世事眞蕉夢長安信奕棋尚思重把袂何意並乘箕露跋金莖色塵封玉樹姿憑誰將絮酒一一酹荒祠

送王五玄入都

已想顏如玉還思氣若蘭官階辭拜袞詞筆罷登壇劍在無由掛琴亡詎可彈夜臺多酒伴白骨未應寒

諭學甫以南察再請賦此慰之

匹馬向長安關河值蚤寒霧籠霜葉重風攪雪花殘且喜談天近休嗟見帝難故人多宦達應脫舊儒冠

廣文原冷局亦掛考功書定識心無怍空疑色未鋤君恩原

自重宦況莫教疎試看浮雲態隨時任卷舒

集譚學甫邸中

顧我休官蚤憐君謫宦同悲歌燕市筑得失楚人弓倚檻邀驛還柔翰束裝輕邂逅仍餘事期君賦帝京

同譚青湖廣文童石湖司理姜冲達劉玉陽兩孝廉童荆門李心寰劉似南三文學集李戚畹園四首

新月披襟納晚風世途多齟齬莫遣酒杯空

學甫席上贈越人沈生

洒落風塵客辭家已十年鄉心猶憶越物色漫游燕每就胡姬飲時分倚榻眠旅懷多寂寞對爾覺陶然

中州馬時良馬仲良伯仲一爲國史一爲計部郎余同年馬雲卿子也荀龍葬鳳文隼並奇步玉登金才名藉藉勝頃寓長安龍門只尺引領高山未敢請見聊寄小詩以見景仰之私云爾

漢代兩司馬前身令在茲過都千里足刷羽九苞姿仰止龍門近趙趙燕翼卑分明陶謝手不得擬追隨

五日譚廣文招飲

淥光何迅速叠已是端陽作客燕山近思鄉楚路長龍舟喧太液鳳輦出昭陽潦倒從君醉青蒲泛碧觴

僑寓都門年家子官京邸者持刺見訪逐臣逋客於義未敢見貽詩爲謝

未敢見貽詩爲謝

旅館棲遲地京朝放逐臣不堪頻謝客那敢便呈身執轡勞公子踰垣媿故人只將雙老眼迢遞望清塵

鄭州逢蕭君甫廣文攜具往覩夜分乃別兼損俸爲贈賦此言謝

東童起伯

殊方驚聚首良友慰論心但售懷中玉從銷蠹底金花明仙闕曙柳暗御河陰天子方虛席相如賦上林

遲王君弼不至

大旱流金石長途苦蔚蒸馬行時復壯蠅集轉堪憎無計能

餐雪何由得飲冰轉思歸去好煮茗對山僧

望嶽詩四首有引

余兩詣太和經奇涉險胸中剩有丘壑今去之二十年矣偶室人抱病子巽子覲及諸女下逮諸蒼頭禱於玄帝獲愈因各持瓣香詣帝爲謝樓船簫鼓順風揚帆夾岸花明清芬襲體頗爲勝遊而仲弟尚爽堉傅生大說侄子之泰亦偕往時季春十二日也比至均州捨舟改陸直趨帝所而余以迫衰不任登涉乃暫止旅邸爲望嶽四詩以貽山靈寄穉總不忘之意云爾

一水遙通漢千峰峭插空客舟乘舊雨仙馭阻冷風鴛鶴心徒切鞭龍計漫工那能生羽翼一舉跨烟虹

春日攜巽兒訪內弟張學修文學因成二律

少日經過地今來百感生追衰慚玉潤悼往憶冰清散帙書連屋燃膏酒滿觥夕談仍臺宴遮莫曙雞鳴

舊館應陳跡名家尚素封禮雖賓主異情合舅甥湯濃野酌擣切紫宸天池毛是鳳帝苑蛙爲麟會見綵綸閣駸駸步後塵

臺上吹簫客閨中織錦妻不辭千里客欲傍五雲栖旅店聞雞唱征途聽馬嘶庭闈如拜慶應喜兩眉齊

虞騎思南牧王師議北征三千期直搗十萬擬橫行素切吞湖志能忘報圭情書生雖白面端合請長纓

聞警

虜騎縱橫甚皇居密邇聞已聞侵近塞況復犯重關士氣應須勵軍儲未可慳舉朝多直諫何惜作龍顏

寄姜仲文大參四首時里人嚴少陵自丹陽回云仲文

贈奕者胡生

信是鄉閭彥兼餘國士風敲枰尋虎子說劒事猿公布褐辭榮久湖山引興同高談猶未罄蚤已俗情空

市隱園集卷五

同里盧靖 校刊

五言律詩

上己同傅伯仁民部泛舟留酌阿祖封公祠堂

歲月山陰禊風光洛浦游鳥啼楊柳岸人上木蘭舟路轉迷金谷林深隱石樓明陪良宴會十日儻堪留杜古枌榆側堂虛薜荔垂新歡留繫艇舊事想騎箕易得田家樂難忘祖德詩醉敬原上樹喬木重遺思

萬石家聲遠千秋廟貌新薦從蘋藻潔盟結鷺鷗親柳色憐歌伎桃花愛酒人直尋窮路去疑是武陵春

組豆先賢宅壺觴上己杯船如天上坐槎似斗邊回薄日飛晴雨輕陰送晚雷因思童冠樂欲去轉徘徊

送鄧侯還粵

祇道來何暮那禁去見思棠留南國愛萱化北堂悲嘆息班荊晚艱危借寇遲此邦餘涕淚不獨峴山碑

愷悌眞民牧風流況我師栝檜成異物筆札阻同時雞骨添新恨魚腸別舊知黃金徵郡守珍重是前期

廳事時過客詩篇每起余撫心慈母遊分手舊游虛掩袂懷烏鳥函書寄鯉魚羅浮他夜月千里共躊躇

惠政歌鴻雁深情廢蓼莪牽帷初作宇登木遽爲歌淚雨懸山溜悲風撼海波祇餘循吏傳遺愛在江沱

哭陳立甫司理

詞賦千人敵雲霄萬里姿蓋棺今日定問笛異時悲漫述安仁誄誰鐫有道碑向來流水曲絃絕爲鍾期

朋簪余舊合宦轍爾初分麗水金同斷煩原玉獨焚人間寧玩世地下儻修文後死吾徒在還誰運郢斤

仕郡仍稱李之官甫及瓜人情嗤燕雀世路泣龍蛇歲晚思瓊樹朝榮惜葬華向來誇絳筆無復夜生花

眾口調難定私心痛轉殷世皆憎傲骨我獨憶雄文淺土埋朝日空江哭暮雲九原如可作端不歎離羣

贈碧峯道人

道人無俗慮瓢笠自生涯愛結雲中屋勤煎雨後茶捫松清比鶴食棗大如瓜料得丹砂就衣裳染絳霞

湖上閭歌

風動綠荷香清歌夜未央蒼茫隨浪遠斷續與更長乍起依城角徐聞繞屋梁餘音殊未已伴月墮橫塘

贈盛客卿徵君

蚤肄千秋業兼工衆體書爲儒名不達作客意多疏筆札西
柯後琴尊北海餘雲霄知己在端不混樵漁

贈藍翀石山人

楚材今不乏雲夢復斯人未脫囊中穎甘爲席上珍詩篇同
沈約竿牘似陳遵會見磻溪叟終焉起釣緡

春日過唐徵君宅

檢曆春初至張筵雪已盈梅花同客瘦竹葉比人清白紵裁
新曲青蘿訂舊盟不能騎馬去端合爲君情

村夜投宿

日暮寒巳集疲投原上翁貧家無宿火遠寺有殘鍾壟戶防
鳧鶩開門落雁鴻平明騎馬去猶憶屋前松

集尹荀泰中丞園亭時以制還里

中丞開府地百二表山河貫運帷中笑能清海上波馬頭方
草徼貙首踏爲歌不是南州客那能訪薛蘿

燕喜初辭魯鷹揚暫去齊池茂冰鯉躍門暗夜烏啼柏自臺
中植蘭從陝右攜偶來攀竹塢名字雅堪題

報國據忠倜爲園學隱淪柳邊青雀舫花底白綸巾雅意榮
泫露袍色乍侵苔舊日猶康輩能無憶酒杯

詎道爲郎適應餘出世情藥龍徼共集麋鹿想同行廊廟清
時業湖山異日盟古來饒著述端不羨虞卿

漢庭無闕事才子日賡歌市酒青絲絡趨朝白玉珂虞絃欣
解慍商鼎待調和莫羨歸雲好含情向碧阿

爲有神仙吏眞成杜若洲梗楠栽後蔭桃李坐中收散帙花
陰午閉尊樹色秋遙知清淺水不似濁河流

少年裘馬客皖節卧江門社結枌榆美園開薜荔尊生兒珠
並曜得壻玉同溫今日華堂宴鄉閭樂事存

答得之王孫

大隄行樂處芳草憶王孫授簡人俱老登壇爾獨存桃無三
士勇柱有八公尊儻念平生好猶能向鹿門

塞上曲四首

匹馬關山道蕭然動遠愁塞煙頻帶暝隴樹蚤經秋白羽傳
軍壁黃沙暗戍樓誰云荒服外容易負封侯

選勝千夫長乘危七校兵羽林星並列驍騎日橫行胡馬皆
潛遁王師尚遠征隴西諸將吏應不媿家聲

不識羌中險新從塞上行地荒秦帝壘天闊漢家營將勇勤
三略軍閒習五兵試看鳴劍客半是棄繻生

斬將交河北搴旗瀚海東畫眉辭少婦長揖事元戎驟裏來
西極葡萄入漢宮遥聞丹詔下新拜武師功

關山月

一片陰山月迢迢落玉關桂連衰草外輪沒古河間鐵嶺征
猶入金城戍未還高樓有思婦愁絕損紅顏

和鄒孚如吏部采芳亭八首

帝城春望好佳思幾悠哉長樂聽雞入新豐走馬遲筆花時
泫露袍色乍侵苔舊日猶康輩能無憶酒杯

詎道爲郎適應餘出世情藥龍徼共集麋鹿想同行廊廟清
時業湖山異日盟古來饒著述端不羨虞卿

漢庭無闕事才子日賡歌市酒青絲絡趨朝白玉珂虞絃欣
解慍商鼎待調和莫羨歸雲好含情向碧阿

爲有神仙吏眞成杜若洲梗楠栽後蔭桃李坐中收散帙花
陰午閉尊樹色秋遙知清淺水不似濁河流

竹樹全醒目湖山勝結緣坐移青玉案卧展白雲篇冰盞時名重琴尊樂事偏何須拋印綬籬下始悠然

走馬來仙署休衙坐水亭但燒光祿酒寧博太常銘擁管朝吟爽敲棊午夢醒獨憐楊執戟白首著玄經

盛代徵多士諸賢起一經雕蟲皆入彀鳴鳳獨儀庭畫省陪卿月台垣近帝星願言扶善類魁魅並潛形

爲愛羣芳好徘徊日幾過菲葑遺自少蘭桂植應多大廈須梁棟初衣謝芰荷勿勞三徑裏來往憶羊何

人日飲楊文學宅

愛爾談經處還余問字來地開堪經酒野曠一登臺砌草初生蕙江花半著梅風光牽夕醉欲去轉徘徊

贈琴客

一星來穎水幾日渡河濱不作求凰曲能同司馬賓旅情霜葉下歸路雪花新古調應難識因君一愴神

寄貞成王孫

楚材原不乏朱邸爾堪誇秀句無千古玄言自一家亭亭盤野鶴燁燁絢朝霞相見知何日終焉媿伯牙

水上謠

幾年頻水潦十室九空虛魯賦誠難益周民信靡餘未能沈璧馬或恐葬江魚滿目流移在哀哀怨索居

野哭千家外川騰七月中津樓牛渚合江鴈鵲橋通艫菜供難繼魚鹽稅已窮九閽天路迥誰爲達宸聰

九夏無炎暑三秋足沃瀼浪摧雲士壯波撼雪山驕墨突煙空冷藍橋路轉遙何當修禹績四海仰神堯

避暑頻謝客選勝漫移家彭澤栽時柳河陽種後花楊留會伴鶴庭槩欲棲鴉料得煙霞趣風光似若耶

避世龐居士耽詩沈隱侯豢魚恆取樂植草每忘憂入洞緣迷路迴誰爲達宸聰

花去登臺被月留懸知三徑裏來往有羊求

用意羲皇上埋名綺季間有時澆塊壘終日弄潺湲桂菡堪

招隱松喬欲駐顏池頭時集隱共主人閒

解組還三戶爲園泡一丘花閒時坦腹樹底日科頭翠密編

池竹紅稀擘海榴虛疑城市裏灑酒在滄洲

宓子鳴琴後朱公泛舸初酒尊疑晉代花木似秦餘鳥語幽

成韻蝸涎細作書還聞有游女頻駐七香車

仲蔚園亭美昭丘雲水深盤餐多蜀味歌曲半吳音犬吠林

間影鷗知物外心何須鐘鼎貴垂白始抽簪

贈陳子

短褐甘爲客髡緇恥作奴避仇居軼里訪卜過成都磊落談

鋒健飄零酒態孤看君餘道氣端不混泥途

寫悶八首

傲骨差堪在愁顏總未舒覆蕉時憶鹿緣木每求魚物意終

憐我天心豈喪予秋風吹短髮悵望一長噓

出世誠非易娛生信獨難九迴腸尚結百折路猶盤淚有西

河痛尊無北海歡自憐蒲柳質霜露漸凋殘

轉見前期迫翻憐往事空未成收墮餌還復想遺弓覺路迷

金布愁城耐火攻西風將淚眼不獨爲途窮

百年誠倏忽萬事只荒唐一墮神仙籍虛馳傀儡場禮僧思

祇髮慕道欲休糧唯有糟丘念時時尚未忘

憂重移萱草愁長擊唾壺閒門人月旦失路鬼揶揄腸共江

猿脆身同野鶴癯幾時從象罔赤手探玄珠

天遠眞難問吾衰可自由爽鳩會有樂司馬但多憂骨任填

溝壑材從棄勃淺終焉成底事天地一虛舟

世事魚空餌人情雀有羅苦心餐栢久幽思佩蘭多萬態吟

難盡千場醉易過亦知齊物論底事只悲歌

末路紛馳逐荒途倍坎坷一鴻驚世少三歎向人多弔影形

應穢吞聲鬢欲皤有誰憐國士結恨在山阿

春日園居

世事堪雲卧吾生任陸沈遠心林下酌幽意石邊琴谷響喈

山鳥溪開戲水禽更憐三徑裏二仲得招尋

樹陰朝難曙亭虛夜易遲草深連丙舍花發到辛夷懶每拋

巾幘狂仍縱酒屐半生湖海思誰與共襟期

不逐鴛鴻侶能隨鹿豕羣觀魚恒得我對竹每呼君雨氣迷

山黛晴光蕩水紋試看松桂色那復畏移文

題鈕公卷

法性同雲懶禪心與月空錫飛山路外杯泛海潮中雙樹吳

門遍千花越徼通不知玄度輩會否待支公

江望

長江渾不盡望遍益悠哉險絕羣魚復奔騰萬馬來幾時經

絕峽一片繞章臺爲解朝宗意東流更不回

七夕別齊子

天上方歡會人間却別離盈盈一水隔脈脈兩心知泛海情

應遠填河計已遲幾時重把袂仍賦七襄詩

愛妾換馬

蛾眉豈不惜終是重驊騮昔宿餘金埒芙蓉冷畫樓錦鞯君自試紈扇妾先愁安得從韓翃相隨到白頭

蕩子從軍

本是良家女翻爲蕩子妻鳴鞭過渭北負劍到遼西夜冷薰香坐春愁掩袂啼有誰憐薄命寂寞在深閨

雪山

昔聞燕谷煖今見蜀峯寒銀海三山湧冰崖一徑攢扉開雲母帳懷近水晶盤不用登高屋芸編盡夜看

送謝峻卿將軍轉運

旗鼓西師提關河北道游疆經三月聚醜逼萬人投嶽降周方叔軍輸漢鄭侯懸知金印大還借幄中籌

題鵬書成尙續麟五更江上笛悽惻爲情親

簽仕無中秩談詩有上乘偶來尋舊侶何事喪良朋書在兒能讀棄空僕漫憎止餘湖海氣千載憶陳登

求友瑤瑟鶴趁人不知花裏騎何處踏香塵

江上贈曹漢一茂才

曹生偶邂逅一見名輸心比玉名堪重如蘭契轉深贈君雙繡段貽我七絃琴他日青雲上將無念陸沈

界山

境自仙凡異人將陟降同鬢眉瞻五老袍笏認三公鼇峯飛寒雨殘鍾落晚風已拚騎鹿去直到藥珠宮

哭陳新之計部四首

不省何時別重來跡已陳昔年東道主今日北邙人賦就應題鵬書成尙續麟五更江上笛悽惻爲情親

簽仕無中秩談詩有上乘偶來尋舊侶何事喪良朋書在兒能讀棄空僕漫憎止餘湖海氣千載憶陳登

可歎斯人沒悠悠繫我思握蘭成異代攀桂想同時漫酹橋玄墓空鐫郭泰碑不能敦友道誰爲卽面私

家貧緣置驛身死遂張羅弔有青蠅入嘶無白馬過庭花零露久墓草宿煙多江漢滔滔去令人哭逝波

同諸公飲郭美命宗伯別業四首

結宇重湖上雙扉盡日關藻深魚躍去樹靜鳥飛還散帙青邊色山藏柱下書偶然階杖屨倘許負橐鞬

帝選宮寮重官聯國子尊乞身辭絳闕引客醉文園草帶洲錯認窺金穴眞疑坐玉堂偕書應萬卷種樹已千章禮佛松龍近娛賓竹院涼自然塵事少那用說羲皇

偶驅千里駕得叩五經廚奇字眞堪問清言況可娛晚涼仍嘯傲深夏尙烹壺雅解憐才意其如此調孤

訪曾任父不值

會子幽棲處蓬蒿未可尋空持門外刺徒掛壁間琴晛睨鶯掃門吾豈敢躡履客相過後舍無鍾鼓初衣有芰荷野鹿穿

碧篠巢鴉下青莎誤說山中相蒼生奈爾何

呈常汝一中丞四首

久辭中執法時草太玄經蟻泛心無累鴻蜚道自冥教兒歌白苧賸客解青蒲信是同袍友何妨聚夕星

與物心無忮同人分每忘朋簪參末席客屨滿中堂坐狎偏宜譴杯深不忌狂頓令炎暑卻曲部按清商

賢科原舊侶紿舍復同官漸覺衰榮異深知會合難有懷能下榻無夢可彈冠倘爲蒼生出將無憶考槃

人物皆名碩江湖偶嘯歌不慚傾蓋晚翻媿授餐多改席當青壁登樓切絳河欲倍十日飲應不厭婆娑

市隱園雜詠十首

世事嗟勞鹿吾生任委蛇門前陶令柳池上謝公棋瓢落寧相負樽空未計巵中幽絕處那許俗人知

門冷堪羅雀家貧但采薇庶無幾無疾病原不羨輕肥倦息花間石閒關竹裏扉小塘春水漫還掃釣魚磯

樹老全垂蔭花深半投苔閒鳩初辨路趁蝶一登臺客少移文至人多問字來猶慙書未著空羨長卿才

肉食原無相鱗潛合在茲山林爲政日江海主盟時桐茁疑珪析難牽訝綬垂何勞廖好爵王事晚驅馳

自起白日詎應寒肯逐逢萌輩終焉學掛冠

聖主開元會詞臣領外臺驂虞原不殺鷹隼忽相猜漫訝前抱甕心無累拋書步每遲鵲巢風不撼珠網露偏垂綠愛槐當戶青鱗柳匝池最便高枕後容易上皇時

薪積空憂大廈摧山中多酒伴長嘯好歸來

徑曲三三轉林香一一攢芝原培漢叟松不染秦官再重荷

火宅身難定風波路每同福非圖失馬禍返積雕蟲姓字安垂檻風輕藥覆櫚更儲桑落酒留待菊花看

家食文章老國工願言齊物論不必問窮通

洞秘依青桂亭孤面綠蘿捲簾留月在掃石愛雲多鶴解延故人滿要路客子尚迷途未必斯文墜其如此道孤一麾干

氣象三仕薄江湖不信行吟者於今兩大夫

同劉郡丞宴集陳大理山亭四首

政當齋閣暇來赴酒人期花事堪疵目山形似列眉履從危處仄冠向醉時敬那用商巖叟寥寥詠紫芝

未遂愚公願方叨上客求叱羊千石起泛蟻一尊留谷合孫登嘯山應向子游更從峯嶺望片片白雲秋

鳴騶來谷口飛蓋擁山腰暑以題輿重歡於載酒饒歌長喧鵲鳥饌美出江鮮燒燭餘殘跋相將過石橋

喬木青城色脩篁白板扉酒陪稽叔夜詩和謝玄暉仙吏荷同籍幽人桂暫依不能騎馬去步步惜煙霏

贈僧雛方坤

偶尋兜率勝頓喜苾芻迎地自金鋪就人疑玉琢成鉢衣從體性瓶水與神清借問春鶯囀何如夕梵聲

夜集蕭凌喬宅

交情原不薄清興若為同酒向留人熟詩偏對客工短檠殘夜暗四壁響秋蟲醉識柴門路纖林月在東

同王昂生諸子春日泛舟

二月桃花水三江竹葉杯鶯聲和雨度鷗影逐波開賦作浮湘去槎疑逼漢迴不須逃海上為樂已悠哉

童伯起萬玉亭觀梅得先字

竹樹皆成趣庭梅我獨憐縱云三徑晚會是百花先漏重珠舍潤晴歸玉吐煙偶然香雪墮疑泛刻溪船

送樂天上人之越

視髮禮空王辭師治越裝珠留裙裏繫龍寄鉢中藏欲救眾生苦仍拈大士香慈航多利涉莫畏屬風狂

寄鄒爾瞻吏部四首

閭道談經處脩然遠俗情青氈無長物絳帳有諸生禮樂存三代文章跨兩京有時天子詔師席引桓榮

切直人俱忌孤忠俗共憎深山藏虎豹大海息鵬鵬書疑楊雄著詩憑柬晉增怪來山吏部門冷只如冰

同袍多鷹達高卧少塵氛豹隱栖玄霧鵬閒泛白雲書傳章解組楓宸北移家柳市南胡威清不改汲黯薦難堪

貢曲劍劃斗牛分會有彈冠日重看謁聖君

城五圖開客徑三山樓兼谷飲瑞不悔抽簪

賦得雞鳴寺送張觀之游太學二首

神州環虎踞佛寺冠雞鳴慧力石城壯禪心湖水清僧閒風葉靜客到雨花平遙憶題詩處人天悟此生

棟宇原初地衣冠復上京宗風儒共承彷日聖同明躡履趨師席聞鐘入化城他年留勝蹟曾是魯諸生

贈陳廷尉季子

元龍傳舊業小陸擅奇文子鶴寧無和神駒自不羣價增荊璞重香襲楚蘭芬會見翔雙翮高飛入五雲

送王材官之沅州

巨海鯨初戮深林蟒復橫中原輸左袒大將想西征鼓擊猿聲碎旗拳鳥道平獨憐成白首無路請長纓

有感

宇內方多事中原正絀財白金輸楚甸黃詔出燕臺在昔官山海於今任草萊反裘吾不畏姬籙正悠哉

贈鶴居上人

昂藏一竹杖汗漫五宗游幾載駐廬嶽何年來沃州秀骨似摩詰新詩師惠休終期訪藺若暫亦堪留

送傅仲謨應貢北上

蕭蕭班馬鳴挾策赴神京酒綠青山遠花殷紫禁明千金收郭隗雙璧拜虞卿不用君王夢爲霖羨此行

夜宿柴店主人

乞靈初謁帝投分忽逢君炊麥知春盡烹茶識夜分谷遷高岸改山靜遠鐘聞明日峯頭路令人悵暮雲

同傅仲謨太學謁玄嶽

我問丹丘籙君攜太乙糧布氣琼踽躍彩筆祝飛揚禮斗朝金闕攀虹跨石梁倘然逢大藥莫惜借餘光

送豫章黃生生以武經教授

豫章有狂客漢浦乍停車漫倚將軍樹能傳孺子書九江思舊業五老憶精廬煒煒看龍劍憑知傍斗墟

長安少年行

戚里豪華盛都亭意氣新桃花栽別墅楊柳種通津金彈時拋雀銀刀日鮗鱗夜涼盤馬處香動六街塵

詠竹

種竹驅煩暑清風頓颯然看時無俗客會日有羣賢最耐霜閒苦能添雨後妍渭川千畝色只在水雲邊

黃蓬山十二景

蒲澥朝陽

九箇菖蒲澥重輪若木光出山纔踴躍浴浪已蒼涼鳳叫丹

霄外珠明赤水傍何須登日觀相望海中央

香山秋桂

湖上驚秋色山中見木犀種從金粟貴名與玉蘭齊楚客騷曾詠淮王句每題一枝攀未得直待月輪西

烏林夕照

愛此桑榆景相將弄夕暉牛羊高隴下猿鳥遠溪歸杖短那能逐戈長不用揮喬林堪載酒莫掩暮山扉

蓬湖春漲

春水高於岸蓬湖浩莫涯馬牛都不辨蛟蜃漫相誇曉日迷煙樹長風捲浪花好舒千里目吾意欲浮家

松林鬱秀

誰種青松子蔥蒨並長成煙籠圖蓋偃風挾壯濤驚欲效明堂用難忘處士盟二花如可采吾意在長生

南江橫練

南國千年紀西江四瀆尊建領從蜀道瀉練亦吳門觀海情應切通湖勢欲吞浣沙菉濯錦局促未堪論

古城喬木

却月空吳壘參天自楚材土人無翦伐帝力有栽培老榦牛全隱高枝鶴半來有時擇大厦擾擾莫輕猜

蓮院薰風

紅蓮栽涿水深院動涼飈拂檻香徐引凌波影佇移碧筒端可製白羽未須麾河朔堪乘興頻來倒接羅

雙洲鷗鷺

野水生仍落汀洲斷若連馴鷗詣野客振鷺識朝賢點綴蓬

閒景翔鏡裏天舊盟渾未冷相伴復相憐

北村煙樹

遙村人跡罕數里接江皐漠漠荒煙淡亭亭野樹高結茅山頂屋繫纜水邊舠北叟時相過知君遠市朝

靈福晨鍾

何處曉鍾生迢遙自五城警霜遲鶴唳唱日應雞鳴急響轟遺壯餘音裊復清羣靈方謁帝應雜佩環聲

崇明古栢

翠栢何年種空遺此地看餘香經厭食古勢儼龍蟠近佛逢呵護全身歷涉寒青青臺畔色長望五雲端

山中拜王將軍墓

躍馬曾穿塞眠牛已闔棺未懸金印大空掛鐵衣寒栢蒼千年鶴松棲五色鸞欲知餘慶在庭砌長瓊玕

山中逢夏叟爲先給諫門人却贈

嚴君久棄世今日見門徒玄草應堪寄青山足自娛跡共漁樵隱身將藥餌扶何時向城郭與爾著潛夫

謝王爾耳文學惠蘭

本從幽谷出欣與善人居臭味眞同爾殷勤獨贈予祥徵燕姑夢香襲楚臣裾何幸庭階色分榮到里閭

贈日者丁生

爲愛盲能視相逢醉復歌名於身孰重季與仲誰多別路山仍轉歸程水不波贈君無長物湖上一青螺

和龍君御秋熱四首

溽暑應收斂恒暘尙著災未成歸興室翻欲履層臺瓜果蠅

仍集鬧河雁不來虞絃誰爲鼓徒爾詠康哉

軒楹分寒暑簟疇若雨暘梧葉當候墮桃復過時芳夏令能無憎商音遂以荒臺官占咎應端不在巖廊

臨崎秋原烈炎炎夏敎隆喘牛喪爲月嘶馬不聞風舛合徵和仲狂將問祝融遙闖嘗露禱天子在齋宮

杭程時方蹇艱虞態轉多火流金尙伏木落水空波帝德應難訾民時倘易訛賈生會痛哭今日定如何

壽王君寵少府三首

有美滄浪客居然海島仙雙鳧辭漢日五羖入秦年酒泛山中桂花開嶽頂蓮遙知綠嶺上笙鶴迴翩翩

仙室通三島丹臺接五城雪中披鶴氅雲裏度鸞笙入座皆華轂趨庭並美珩翻嫌園綺輩空傍紫芝榮

解組辭嚴邑歸耕隱石門山同仁者壽星獨老人尊桂樹發雕砌梅花泛綠樽漫言蹊路迥只尺見桃源

雲深洞

洞迥堪逃世雲深轉趁人非煙亦非霧如蓋復如輪變態籠箱篋寒生氣象春還由岫雷雨變枯鱗

寄李道宇同年二首

舉世皆狂走斯人信獨醒不矜千騎貴堪羨一鴻冥樂事餘遁軸閒情縱酣酲平生雙白眼端合爲誰青

不見李生久休官已十年虎符三典郡烏帽幾歸田歲月袁安榻江湖范蠡船懸知箕潁志不向俗人傳

贈劉叟

河上書初就山中酒正濃仙人惟伴鶴老子信猶龍樂事甘

簑笠榮名謝鼎鍾幾時方竹杖直上五高峯

集陳茂才宅

高館夜悠哉相逢一舉杯星從賢士聚風爲故人來命酒歌吳曲論文見楚材會看威鳳翮軒翥五雲隈

贈方仲美四首

久傳江上草新見鄂中篇一字腸堪鏤千言手自銓曲高人寡和價貴客爭傳俗耳空相妬能無一粲然

客有攜家累身餘玩世閒酒懷花欲助吟興鳥相關白鷺詞人譽黃金壯士顏莫言無遇合世路本多艱

鳳璞名難辨魚鹽跡暫留青雲寧妄附明月肯輕投應下梁有美操彤管無端罷錦機紅顏甘命薄白首與心違

鴻鸞湖邊范蠡舟他年高上傳端不滅名流香閨悲風動素幃中宵會人夢彷彿是耶非

歲月吾投老江湖爾卜居短笻惟伴鶴長鋏豈歌魚市上賢人酒門前長者車爲君高卧在風物似秦餘

送鄧汝爲孝廉謁選二首

去矣長安道何當謝薜衣十年書未達一日刃初揮江海煙塵滿閭閻杼軸稀知君諳上理原不念輕肥

涼風吹別酒天路信悠哉已赴彈冠會應抒製錦才安人非俗吏遇主有良媒想見花驄躍從容領兩臺

送張司訓之零陵二首

振鐸方辭鄂彈冠復渡湘高齋吟苜蓿畫舫泛沙棠縫掖趨前席歌鍾列後堂江頭有瑤瑟莫不弔英皇

宦途無遠近所貴得人師江迴應千折山長盡九疑濂溪堪訪道衡岳可留詩獨有驪歌曲迢迢重所思

微雨納涼

晚笛幾三弄昏鍾欲二更星隨河影沒雲逐電光生遂有流螢亂都無宿鳥驚所欣煩暑滌漸遲聽簷聲

悼亡妾四首

匹敵心無憎從夫訓不忘浪希三婦豔所悼一姬亡入月魂應杳爲雲夢已荒緣苔留履跡爲爾覺情傷

婉婉閨中媛淒涼墓底人更誰能蛻骨而我欲傷神死豈忘當夕生應歎不辰空餘桃李質孤負後園春

祗是吟新月何曾怨小星一朝隨羽化萬事託沈冥鏡掩流塵暗房空涕淚零似閭瑤瑟恨莫不逐湘靈

有美操彤管無端罷錦機紅顏甘命薄白首與心違哀露零香閨悲風動素幃中宵會人夢彷彿是耶非

壯圖君自見徵譽我先聞竹箭材原美芸編氣自芬卧遊饒五嶽流覽足三墳會奏河東賦方知豹有文

送楊龍文還里

雪舟初見訪星駕忽言旋易罄杯中綠難窺篋裏玄梅花經路發栢葉到家傳記取雲霄業期君蚤著鞭

夏日同諸公宴王汝賢官舫時汝賢謝事還里

向持橫海節新罷伏波軍畫舸魚蝦侶清尊鹿豕羣此懷空擊楫幽思但論文想見還家樂閒心在水雲

杖策過深巷維舟向遠林槎應浮碧漢印已擲黃金落落臨河意悠悠泛海心滄浪一掬水端可濯煩襟

碧柳風初厲黃梅雨乍晴斬蛟當日事泛鷁此時情酒色含波色歌聲雜櫓聲合從江海上同主白鷗盟

魯連思蹈海范蠡憶歸湖若問幽心愜居然往事符胡姬能佐酒仙媛欲投珠莫向沅湘去應憐楚大夫

偶題二首

但以娛爲日何妨卧是雲棋惟尋橘叟珪不愛桐君林鳥調笙曲牆蝸繡篆文自拂長廖倒扶醉望斜曛

涉園非一事幽討日無虛疊石峯當戶分泉水到渠見塘頻弄鵲客至一烹魚無復雲霄想何曾問鶴書

水中美人影

紅顏江上女浩蕩寫容輝蹴浪沈湘媛凌波墜洛妃游魚驚欲逝落雁顧還飛安得珊瑚網重淵載爾歸

鏡中美人影

倣曉臨妝鏡佳人宛共陪神疑天女降仙訝月娥來拂後閣黃鳥池閒躍秦鱗藍與兼草屬端不弃幽人爲惜採春晚寧辭出郭勤蝶迷江上雨積認隴頭雲坐密傾家醞盤香薦野芹此邦多貴介幽思獨輸君

訪譚明府過劉孺人墓側和客韻三首

茂宰傷心處君能訪碧溪女齊江浦外官路板橋西膝向衙杯促眉思舉案齊鼷絃難再鼓通夕聽烏啼

淺土墳三尺幽宮樹幾尋鏡分神理酷梁共友情深野鶴盤孤影林鳩變苦音暫時閒口笑風雨莫相侵

哀逝新營壠含悽舊散衙何曾圓似月只有落如花入夜驚魂夢當春感物華因君投楚些環佩未應賒

送徐惟得憲使再起河道四首

鄉里論先達如君信白眉主恩方簉舊臣義敢營私彈壓威應著澄清志廉移獨憐歌折柳不及贈臨岐

遠心棲澗谷寵命下絲綸此日防河使當年蹈海人錫圭功不細投璧跡空陳會見平成日煌煌陟要津

俗尚餘西楚提封表北徐惠文原舊轄執憲復新除赤帝無苛法黃公有秘書此邦遺跡在應入採風餘

班荆曾弱冠對酒復初筵遠路年年客新詩字字仙相求林

十月彭城道舍情此送君大風留帝澤法膳麗天文畫舸長淮水朱軿大壑雲河魚容易覓尺素好相聞

李本寧先生僑寓維揚詩以招之

見說維揚郡遶花昔帝都前隋饒宴賞舊楚亘輿圖去路應騎鶴歸期倘憶鱸明年春社酒遲爾共呼盧

漫道他鄉好其如故國何登樓應有賦僦舍豈無歌翠冷臺前栢青疎澤畔荷是君攀折處歸計莫蹉跎

揚帆期張楚移家類徙陶夢回潮信遠書致驛音遙肯學萍同泛從知桂可招莫言江路迥春水正容舠

爲切鴒原念因懷濕地情酸愁翻楚曲別思冷齊盟璧去城堪償珠回浦自盈邦州千里月應共故園明

寄懷譚學甫明府時左官越幕

北上集周金吾園亭二首

祖德河山重皇恩雨露多長松栽水曲叢桂植山阿叱僕騎生馬呼賓客子鶯夜闌呈妓樂舞袖漫婆娑

爲下花間揖來呼柳畔船鳴鐘傳谷響舉網得池鮮總爲朋情洽都將旅思捐直愁明發去岐路重凄然

乍別盧龍北還浮晝鷁東名從遷客重才與謫仙同標格風塵外樓臺畫圖中不知靈隱寺幾度聽松風

自得東來信令人憶越游山當湖面起波接寺心流醉客搖歌舞嬌姬倚畫樓知君饒吏隱端的破鄉愁

漫道官途冷翻鷩宦況新問奇門下士投分幕中賓酒美頻斟桂漿香細煮蓴湖山堆几案懸橐肯愁貧

自是神仙吏兼之汗漫游踏青湖上路浮白海邊樓署冷惟留鶴官閒只伴鷗故人凝望處黃鳥正相求

戲爲三字韻四首

歲月人空老煙霞性自耽才慙又手八宦類折肱三意懶雲歸岫心閒水注潭辭香時禮佛無夢到朝參

敘遷寥望九問點已過三湖海窮偏得桑麻老漸諳翻羨從

五言律詩

詠史二十五首 有引

河陽賈尚伊

余以暇日讀史遇古奇節之士輒爲標目積久得五言律詩二十五章由戰國以迄六朝其人倜儻其事恢奇大略具是矣客有規其不廣者夫神農虞夏渺矣巢許務光之徒若存若亡余安得而盡知之唐宋而下豈必無人子眞氏所謂姑舍是也至若紀特立而遺中行賈風流而略名實則仲尼所由述逸民也無可無不可自非聖人不能覩日月而知眾星之眇也詩何容易哉

老聃

大道行將隱眞人去不留秦關瞻紫氣蜀道訝青牛玄牝應難識丹砂豈易求老龍知未死河上想同遊

蒙莊

漆園有傲吏萬事等虛舟脫落人間想逍遙物外遊觀魚魚即我夢蝶蝶爲周一謝監河米翛然總自由

侯嬴

夷門一市卒高義乃驚眴刎頸送公子停車過故人孤軍存弱趙片甲却强秦名下無虛士君無笑隱淪

介子推

介生不言祿榮利肯相污國祚終當定天工敢自誣文將身共隱名與骨俱徂寒食年年廢空餘宿草柏

范蠡

朱公能用世艱險不辭勞甲楯棲江境圖書泛海濤一麾終霸越三徙卒歸陶弋者空相慕其如六蠡高

屈平

浩蕩天難問孤危主不明楚氛方欲惡湘水豈無情宗國千年恨離騷一代名至今悲郢曲哀些有誰賡

魯仲連

仲連天下士倜儻有誰同俠氣馳三晉高風動七雄千金寧報德一矢竟成功忽作逃秦去榮名東海東

張良

良也世韓相思中祖龍車佐漢功無匹封留意有餘惟中三寸舌橋上一圯書自弃人間事飄然萬慮虛

東方朔

曼倩原仙吏婆娑一侍臣偷桃王母笑割肉大官嗔沈陸寧無意詼諧信有神獨憐長七尺囊粟尚愁貧

賈誼

賈生當代儁初自洛陽來明主能相假諸公枉見猜投荒湘鬼怨弔屈楚臣哀千載長沙宅令人首重回

司馬相如

有美題橋客才名蜚蓬塲使車驚入蜀詞筆羨游梁漢殿承恩近文園卧病長金莖霄漢裏渴思正相望

梅福

我尋梅福傳曾是宦遊人變姓辭鄉邑尋仙遂隱淪老爲吳市卒生作漢家臣肯共楊雄輩從人撰美新

梁鴻

伯鸞遺世務牧豕上林傍遠跡棲東海長歌睨北邙賢妻生共隱烈士死同藏若問冥鴻意居然一楚狂

逢萌

逢萌爲漢吏炎祚已潛移冠掛東門外身投北海湄三綱誰復正七廟總堪悲更有牆東子逃名兩不疑

二疏

疏廣與疏受賢哉二大夫朝紳辭北闕祖帳出東都請急非衰老多財祇海愚昔賢懲殆辱杜下倘相符

嚴光

子陵不欲仕長揖謝王侯漢室方虛位羊裘尚逸遊座歲月想披裘何事商山臯翻爲羽翼留

孫登

客賦賓從鼓人衣芳草晴川外令人怨落暉

孫登誠達俗長嘯在蘇門有識心皆仰無營道自尊大明光忌耀才大識虞昏三復斯人旨名言總不煩

管寧

自爲遼海客僑寓不知年混俗從冠敝研思任揚穿弃金捐世利割席斷塵緣縱有安車聘其如苦節堅

嚴君平

君平餘道氣入蜀自何年舊識支機石聊資賣卜錢垂簾無俗客讀易有遺編今日成都市何人似爾賢

阮籍

詠宗有至性淡泊飲天和在世雖黃少於人青白多酣從隣媼宿官向步兵過禮豈緣吾設途窮柰爾何

嵇康

叔夜不耐事絃琴日澹然投書辭上宰採藥冀眞仙駕每勤千里杯多聚七賢借哉廣陵散妙曲爲誰傳

劉伶

伯倫吾畏友信是酒中仙醉去無千古豪來失二賢此生隨奇錬何物勝杯棬借問軒車客何如飲者傳

王羲之

逸少王家俊風神迥絕倫臨池書自聖誓墓宮多迍蹈海窮年樂流觴上巳春更有煙霞侶山中得許詢

陶潛

吾愛陶彭澤風流信可欽頭巾堪漉酒手板忽辭官開徑聊爲適懸琴但一彈門前五株柳湖色至今寒

詠史六首　蘇秦

蘇卿合六國鬼谷授兵機洹水陳師出函關視敵歸時來金印大事往黑裘非反覆雖難恃猶賢老布衣

伍員

報仇終覆楚亡命乃强吳屬有讒言間空令霸業孤樹吾墓上梓瞻彼屋間烏何似鴟夷子扁舟在五湖

藺相如

生氣應千載英風尚兩間九賓延趙璧萬死出秦關不忝寡君命寧羞壯士顏歸來讓同列名節重於山

項羽

經營方幾載高覇五諸侯正合烹秦鹿何緣泝楚猴謨慙玉玦舉歎負錦衣遊惟有虞兮曲烏江水咽流

韓信

君王方問鼎大將迥登臺滅楚功難賞封齊禍已胎漢家今已矣淮水復悠哉回首中原鹿空餘國士哀

馬援

裹革平生志乘時晚致身邀遊僭帝邏逅識眞人銅柱功應偉明珠譜忽新南征有遺恨愁絕不堪聞

鄧中飲周金吾宅

六月少炎蒸池亭第幾層解鞍晴浴馬搥鼓夜調鶯記室時迎客齋房每飯僧綠酷堪一醉酡酡酌力難勝

靳僧以僕入拇得李子春侍御書寄答二首

埋輪驄馬使持斧繡衣郎碎首心何壯批鱗手遂傷斥寧同伏櫪歸合掛神羊會有安車至徵書出未央

班行曾忝竊志念阻同升分袂金閨客傳書竺嶺僧駐年思大藥繫日想長繩且晚漁江渚應多酒似澠

苦雨二首

水國川難障江田陸易沈三年曾苦澇七日復爲霖厨冷愁炊玉囊貧憶雨金憂時非一事短髮日蕭森

地已無常稔天應有積陰莫論田半沒竊恐竈俱沈農具憎銷鐵官逋怯貢金只令賢郡守高目到於今

寄李和元學憲二首

楚澤鴻俱奮燕臺駿復收幾年曾附驥一日遂盟鷗欲往江

波闊相思浦樹秋傳書非一次莫不有沈浮

昔日紅顏侶於今白髮翁壯心君未已俗態我難工明主應求舊孤臣豈諱窮離情與羈思日日怨江楓

哭丁元甫四首

痛惜斯人沒含懷重我思千年應化鶴一日遂騎箕名落公朝彥遨巡瀚海師蓋棺今已矣無復妬蛾眉

訪道頻辭秩遊仙每拂衣未能成速化蚤已失雄飛舊鼎存虛閣新阡哭素幛如何防海節不見擊龍旂

絡驛江干使參差漢口書每期跳火宅相引上雲車何事纏龍蛩空憐躍馬虛樓居應自好曾否列仙廬

拜官青瑣闥領職縮雲司豈不清華選其如汗漫思招魂空有約握手已無期目斷芳洲草應慚蔣徑遲

捕出竹嶼與樓通醉後看圖畫居然有父風

立秋

暑薄金猶伏涼生火乍流梧當枯井墮桂入小山幽客散誰青眼年衰自白頭已知搖落久那用復悲秋

哭周元孚尚璽四首

漫道官仍左那知數已窮死應懷躍馬生不厭雕蟲可訝光如電空餘氣作虹只今詞翰絕不復寄郵筒

接羽郎官鷺兼銜御史驄威能收制虜策亦主和戎文吏深持法明君緩議功壯心今已矣遺塚沒秋蓬

舊宅書千卷新阡土一丘未還宣室詔先作岱宗遊事業資

談柄文章積禍郵誰憐閩海客垂死亦長流
憤俗恆持論憂時每上書彈琴嵇叔夜傳檄馬相如死後猶
遷客生前半謫居湘纍曾不異僅免葬江魚

增孫揉

國士懷瑜瑾皇家結網羅在庭操牘少入廨飲醇多物望殷
生浩時名漢相何難羣君莫厭六翮起江沱

夏日園居四首

竟日掩松館經旬懶柳塘取涼頻浴簟避濕屢移牀戶爲迎
薰啟絃因解慍張不須欹杭後容易到羲皇

池亭無靡麗客過每停車圃實嘗青棗園鮮啖紫茄竹風清
簟細槐日晚陰斜相送柴門外高城落暮笳

長日應如歲幽棲不記年蕩舟遵浦雨煮茗竹房煙解帶同
入望雲漢詎興歌若得沽微潤終當慶歲和

秋日除園二首

自得除園趣頻頻相與宜荷鋤無暇日抱甕罕閒時蕭韭充
朝餉烹葵佐晚炊卻侯瓜自美多種亦何爲

夏田功已畢秋圃務初殷佈種成逢雨覘苗喜若雲畦從曲
徑鬬水向小池分薇蕨堪充餓何煩復茹葷

飲蕭君秀文學宅

一年纔強半幾度飲君家鼎設初烹鯉觴行更劃瓜取涼泉
在瀉得蔭樹從遮轟飲無煩勸河橋月已斜

戲東王昌生秀才

琴掛拋書代枕眠葛巾堪漉酒時復一陶然
柳長應千尺梧高定幾尋詩留青壁寫書向綠蕉臨幻夢依
園蝶閒情狎水禽市囂都不入那用滌塵襟

秋日除園二首

自得除園趣頻頻相與宜荷鋤無暇日抱甕罕閒時蕭韭充
朝餉烹葵佐晚炊卻侯瓜自美多種亦何爲

夏田功已畢秋圃務初殷佈種成逢雨覘苗喜若雲畦從曲
徑鬬水向小池分薇蕨堪充餓何煩復茹葷

飲蕭君秀文學宅

一年纔強半幾度飲君家鼎設初烹鯉觴行更劃瓜取涼泉
在瀉得蔭樹從遮轟飲無煩勸河橋月已斜

戲東王昌生秀才

王生能結客移具出郊坰市酒酤仍續園蔬摘尚零持螯俱
畢卓荷鍤少劉伶爲有湘纍恨從余賦獨醒

苦旱二首

歲儉陰晴舛民貧旱潦兼不聞鳴夜雨但覺吐朝暹脅井難
容汲枯禾不受鎌聖朝無缺事露禱亦何嫌

陽侯頻作祟旱魃復爲災孝婦何曾屈遺民信可哀揚塵應
海徼燥石亦山隈宰執方調鼎爲霖定九垓

望雨二首

但有雲翁鬱都無雨發生殷勤看礎潤彷彿聽鳩鳴黑蜮何
當出弘羊信可烹月行新入畢龍伯豈無情

人情勤禱祀天意惜滂沱霖却爲甘少炎翻作苦多虹霓空
入望雲漢詎興歌若得沽微潤終當慶歲和

喜雨二首

聖主堯湯似災民旱溺同一朝沾帝澤萬戶荷神功儉歲秖
差足衰年秪不空無煩賢郡主移粟向河東

小閣朝霞燦空階夜雨鳴炎蒸驅夏暑禾黍慶秋成不用枯
魚泣還憐死鵝生北園初載酒眡菜盡歡榮

秋夜集柴如卿吉卿雨文學園亭酌是尊王父太封公
暨尊公武選讀書處六首

爲愛中宵月來從勝地游樹連楓岸迴花近竹房幽宛轉披
雲徑參差坐水樓忽聞歌吹發心遠不驚鷗

跨石過雲洞捫蘿渡水汀夜棋驚宿鳥宵幌聚流螢文史娛
爲日斬車聚是星池鱗多人饌應孰種魚經

止水明於練浮橋宛若虹月臺松灑露煙榭柳含風縱飲停

宵鴻鵠吟伴夜蟲不須留下榻來就菊花叢

巷犬驚初吠城烏倦已棲偶從江岸北來過石橋西碧甕沈金鯉瑤林吐木犀主人能愛客遮莫唱隣雞

已築談經舍仍開禮佛堂種蓮分九品植柳約千章栩栩雙蝴蝶翩翩兩鳳凰因君能取醉端不厭疎狂

仙吏舍香舊賢昆接武同軒窻今夜月堂搆古人風竹共兒孫長花連蹋蔓紅欲知貽慶遠喬木正菁蔥

半竺園八首

栁陌遙連寺槐堂近接菴飯僧貧亦嗜醉客老猶耽覓句揮銀管繙經貯石函林間扳話久逢著舊襜曇

懶性宜田野幽情寄薜蘿夏蟬分樹噪春鳥隔林歌酒病驅非易詩連積漸多自知門戶冷那用復張羅

日設青林近門臨紺宇幽谷喧時飲犢溪靜只眠鷗剝棗宜深夏收橙及晚秋翻疑城市裏日有釣魚舟

久辭公府跡初闢野人居籬密編新竹池荒捕細魚酣留林下酌倦擲案頭書偶赴隣翁約呼僮駕犢車

一丘聊偃蹇三徑漫徘徊野老扶鳩至溪童彭鶴回荷殘紅褪粉樹老碧生苔檠散偏宜世何須笑不材

拙宦誠無賴幽栖合有年厨煙烹茗後庭雨種蕉前恰恰鶯戶娟蝶戲筵薄田堪釀黍虛挂杖頭錢

誰隱從漁父辭榮伴鶴仙惜花深掩戶澆藥細分泉酒病妨朝膳詩魔攪夜眠閉門無一事春草自芊芊

自得爲園趣彌增玩物情捲簾樓月近開戶塢風清籬菊堪揣酒池若可治羨往來多莫逆相與話平生

鄭果車初遞投珠佩始逢燭燒雙苗苕稱綢兩芙蓉引去原
爲鳳乘來信是龍何須神女夢來往向巫峰

胡堵斗初文學過訪喜賦二首

奠雁初迎婦鳴雞始相夫鳳釵嵌翡翠鴛枕刻珊瑚坦腹名
無忝齊眉願不孤卽看于騎貴端不羨羅敷

洞房鏘玉佩阿閣布文茵燭豔千金夜花迎兩玉人呼卿聞
語細喚婦覺聲頻從此連枝樹相看不記春

讀吳明卿先生集先生往會余玄嶽握手欣然屬以不
朽故有知已之感

七子名俱重詩篇爾獨雄格緣陶鑄穩句爲剪裁工落落名
家體泱泱大國風士人尊屈宋尸祝倘能同

楚才多著述開卷互瑕瑜入室誰高足登壇獨大巫嘔心飛
白鳳赤手探玄珠後死那堪繼陽春恐未孤

冬日苦雨

寒雨如春雨窮陰更積陰荒苔重點碧殘橘漫垂金釀雪應
從此爲霖豈在今爐灰猶可撥沽酒佐微吟

哭陳敬甫太學四首太學大廷尉王叔先生子儀部郎

立甫弟相繼陨沒

豈不神明胄都無富貴容壺殤或累月文史足三冬漫賦幽
巖桂俄摧大壑松人琴俱已寂風雨暗芙蓉

夜杼戒亦警晨雞底事泉臺路空餘碧草萋
掌上珠方握臺邊鳳乍孤斷絃嗟莫續化石杳難呼邈矣揮
灼有三年艾枯同七日桑醫空迎扁鵲病已入膏肓慈母傷
文伯賢妻痛樂羊庭前看玉樹莫不被嚴霜

法署傾朝棟儒門喪席珍國哀方泣鳳家痛復悲麟慘悛諸
孤藐抑揄百鬼隣駐顏多大藥寂寞乃斯人

邊羽寧資尚上乘若逢題柱客雲路倘同升
驪石原無補垂虹宛在茲鑑憑荷作柱蹉倚柳成帷暇滌吟
九苞標鶺鴒雙璧挺珪璋底事難兄沒兼之介弟亡遠天鴻

從樂耕韭謁先公墓

園林方寓目丘壠忽驚心魚菽脩時祀鵾鶗助苦吟白楊風
乍吼蒼栢晝常陰欲去頻低望崦嵫日已沈

輓唐中宇文學婦尹孺人二首

待年攻內則作配相中閨女史伴佳婦鄉評頌令妻纖頻拋
掌上珠方握臺邊鳳乍孤斷絃嗟莫續化石杳難呼邈矣揮
形管空焉設錦褥池楊今夕月愁殺夜啼烏

半竺園橋成志喜二首

剡木非吾事浮杯亦未能偶然貪利涉聊爾快先登不用河
邊羽寧資尚上乘若逢題柱客雲路倘同升
驪石原無補垂虹宛在茲鑑憑荷作柱蹉倚柳成帷暇滌吟

時硯晴翻醉後屐似聞遺履在心與老人期

冬日湖上郎事四首

乍歇荒陂騎還呼隔浦船澤喧羣鷺集渚靜一鷗眠水宿風初定宵征月故圓至今生理少大浸昔稽天

市遠村酤少田荒野燒多臥聞陽雁起醉聽晚漁歌野老晴扶艇貧婦夜弄梭故人能醉客雞黍漫經過

永夜寒方集初曛煖乍生蟻浮村妓鸛鶴泛榜人迎漁火維舟晚樵風挂席輕所墜昏墊甚無計慰孤嫠

物候驚搖落湖光望渺茫問年皆水澇訪舊盡流亡利逐魚鳧聚細愁牽藻荇長曾聞東海畔容易變滄桑

陪郡侯應公諱汝稼別駕徐公諱應登閱南莊嶺隄嶺舊有隄洪水衝決以致泛溢西南一路無歲不災侯請於上議加修築一勞永逸眞百世之利也時從行者爲高明府繼明沈侍御正隆洎不佞伊詩以紀事

投鞭堪斷海積羽亦填河志決應無撓功成自不磨萬家思保障百世想謳歌只尺看棠樹懸知蔽芾多

日皎湖光白霜高木葉丹偶從軒蓋客來集鷺鷗灘定識成功易那辭始事難壺漿誰氏子高宴不知寒

漢上五驍馬湖邊一舸船職原膺守土念每切防川慰告于沈角星殘月在檻肯愁家醒竭只待曙雞鳴

艘集歡呼百堵堅狂瀾從此障端合庇蘇天

至日見半竺園桃花作

臨州方拯溺佐郡亦哀鰥未可乘輿濟惟將版築營功同標底柱力並倚長城小大從公遵瘡痍夾道迎

宿段徵君宅

丈人饒隱德確有古人風愛弟塤篪並生兒鸞鵠同式廬逼先壟梅慙悔後華一陽方長養偏到野人家

新安朱徵君與配合葬輓詞二章

黃山天子嶂白嶽上眞居處士編鴻寶賢妻挽鹿車生原乘

綵鳳收且泣皐魚會見褒紿下泉臺慶有餘

鹿門生共隱拂杖老同持里擅封君業家推令婦儀池魚原比目塚樹定連枝雙鶴翔空去瑤池路不疑

贈滕師孔文學

貧郭田難市登臺玉未沽衣裳翦任結姓字馬從呼酒德還誰頌文心轉自娛春風吹百卉宿莽豈長枯

陳壻孟章贈異兒鸚鵡

綠衣何楚楚家在龍山陽舊德思權檻新恩感稻粱能言須戒巧作賦莫矜狂洲草年年綠何煩憶故鄉

遠志堂夜酌

冉冉吾將老悠悠歲欲闌敝裘貂漫續殘燭蟻初寒隱豈歌牛角仙空餌馬肝好懷聊取醉一任夜漫漫

贈徐醫

帝胄稱親屬禪林禮藥師技精三折後丹就九飛時入洞探玄液扳巖採紫芝從來無二價難免世人知

冬菊

碧幹經冬秀金英犯臘開幽香浮砌竹寒色映窗梅酒爲看花設詩兼詠雪裁後凋應比節翦楮莫輕猜

戲贈滕師孔秀才

痛飲恒甘酒長饑每絕糧馬卿徒四壁季子只空囊自許貧而樂人嘲老更狂綈袍誰肯贈一任北風涼

送孫以時文學還嘉魚兼呈李景潁奉常

逆旅人猶昨經過歲已殘來知鄉路近歸笑客裝單座對梅子宅遺像武侯營會變蠶叢俗衣冠似鎬京

花冷壺傾竹葉乾龍門巍只見范叔豈長寒

吾家無長物經史代農耕手澤貽先祖心傳屬後生芸窗朝乍徹蔡閣夜初分莫厭如年永鳴雞是好聲

書次兒五郎扇

抱子方辭乳從兄已及肩未堪誇敏慧差不類愚頑丸蠟爲膏鳳牽絲放紙鳶綵綳能勸酒端可慰衰年

寒

三冬皆是煖幾日忽成寒湖海冰初壯乾坤雪正漫迴舟清興盡呵硯苦吟殘更有幽人卧還誰爲下簟

次女嫁

昔訝頻生女今憐各有家幾迴辭弱母欲去念衰爺昧旦宜相警司晨未足誇從來荆布好慎莫羨紛華

童起伯攜家自江夏回同高敬伯明府王君弼文學奉訪席上作是日微雪

高宴還今夕貧交自昔年金蘭情不改膠漆義逾堅蟹味兼魚美茶香共酒妍門前鳴騶騎猶是渡江船

宅抱青城轉門迎涤水開尊罍賢婦出風雪故人來交誼看庭栢吟魂對壠梅王猷今夜棹不似剡溪回

送漢陽劉學諭入蜀

瀟湘持鐸後灩澦掛帆初陣列江頭石兵藏峽裏書梓擅栽後圖桃李植前除舊日淵雲輩論詩定起予

片帆歸漢浦匹馬向江城鳥道千山路猿聲幾日程荒池楊子宅遺像武侯營會變蠶叢俗衣冠似鎬京

賦得鵲巢燕壘蜂房蟻穴凡四首

近臘經營始當春結搆齊方隅分向背步位酌高低愛竷頻
憂墮憐鳩暫許棲買隣應不惜時有夜烏啼

考宅千間廈懷居五畝宮匠惟塗用事役但喙成功不辨堂
兼幕差逃雨並風年年春社日營搆喜相同

但保房櫳固寧誇棟宇奢露濃時壟戶日煖始開衙其戴君
臣肅分封子姓賒欲知終歲計多釀北園花

似蜘能依壞如牛亦伏牀喜殖營度閣戴粒聚倉廂徙切愁
霖慮居深潰穴防戰酬還故壘歸路逐斜陽

王子元日四首

老大眞無補衰頹轉自嗤又翻新歲曆仍把隔年巵賀歲慙
腰帶看春怯鬢絲幸逢隣里共過扶醉一開頤

荏苒吾方老蹉跎歲又新女多頻嫁壻兒長漸成人劍蝕蓮
知己浮生只故吾漸看同輩少但醉莫踟躕

歸田三十載縱飲百千場歲月新蓬鬢煙霞舊草堂舉觴椒
乍泛開徑蕙初香尚記朝元日鳴珂入建章

立春日同呂許州王少府高彭澤蕭河陽沈侍御集邵
紀佳會

花暗書殘柿葉陳但令開笑口那肯負王春

詞客工題詠新傳塞上詩韻堪沈鼓角氣可作瘡痍歌罷
見泣吟成戍卒悲遙知磨楯後墨瀋散淋漓

從軍無不美詞筆況飛揚辛苦旆裘地從容翰墨場思歸吟
隴水怨別賦河梁不用逢知己明珠已滿囊

初度連飲子壻劉伯達傅仲誨陳孟章宅席上口占以
紀佳會

坦腹諸年少衰顏一老翁齒甘同散木視豈望高嵩桂醑當
春綠蘭膏徹夜紅願言齊努力莫負日方中

聚仙亭脩理花樹

吳牛能載樹但市不論錢未厭栽培苦翻憐點綴妍煙叢殊
挺若雨朶亦嫣然杜牧時相過寧忘泛酒船

贈錢爾永文學新婁

愛爾談經處還余問字來地閒堪縱酒野曠一登臺砌草初
生蕙江花半著梅風光牽夕醉欲去轉徘徊

擇壻年方及行媒齒亦齊禮原崇奠雁詩合警鳴雞寶鏡鸞雙舞雕梁燕並棲五羊他日貴不忘屢廖妻

遺草佳兒續舊編已知垂不朽那用滯交漣

西壁成都市雙珠漢水濱求鳳心自切解佩契初伸詎比婚

非耦應知敬若賓洞房今夜曲絃管度芳春

同高敬伯王君弼半竺園野集

朋儕人漸老景物歲初新谷鳥方調舌池魚乍躍鱗尋林穿

錫引川迴倩杯浮何日還高座皈依集勝流

薛篠選石坐嶙峋爲有青帘近頻賒甕底春

鄧汝爲郡守解高唐綬致政還里詩以志羨

蚤歲欣同學衰年慰耦耕激昂千里志瀟洒五湖情手板更

劉楨原傑士蕭史亦仙才秀挹初春藻狂呼夾夜杯鳳鸞應

鋤易履章別綬輕幾時丹訣就相去訪蓬瀛

有種驥售豈無媒記取題橋志相看擁傳回

我已駟車久君今解組新光陰誠過客仕宦幾歸人櫳檻羈

雨中東陳賓玉表弟時講棄子壻陳孟章宅巽兒與焉

凡羽江湖躍巨鱗只愁清白吏長負酒家緡

快壻延文雅癡兒就討論聖功隨日養師道得人尊曲木初

過張上人舊居上人有徒能琴相繼物故

經創生駒始駕轅應同時雨潤倘化北溟鵬

寄懷大宗伯陳蕭巷翁座師四首

蚤歲典絲綸丁年陟要津共推黃閣老竟作碧山人風月陶

弘景煙霞鄭子眞蒼生皆仰德蚤晚駕蒲輪

自歸閩海客長伴武夷仙明主方虛席門人少魚鍵堂開開

緣墅山靜落紅泉閣上書應就還誰守太玄

高敬伯明府離家念佛走筆戲嘲

佐命登卿席橫經造帝帷　朝辭寵渥四海繫安危桃李門

牆遠藤蘿歲月私直看天北斗彷彿見光儀

通籍金閨彥辭榮玉笈仙門生多異物夫子獨長年九鯉空

占夢雙鴻未寄箋師恩如可報七尺豈難捐

魏龍君贊孝廉君贊生未覿面而實有知已之感往歲

晉來約會荊南奄忽長逝痛悼殊深訃至作此代誄且

以貽阿弟君御觀察長公孝威文學

內弟張學脩秀才過訪

骨肉長懸隔懷君水一涯每過留下榻相就勸移家好句時

堪和新酪不用賒從來攀玉樹那肯弃蒹葭

喜次兒之觀入塾

縱使生兒晚寧教就傅遲戲方陳俎豆教豈惜鞭笞求益兄頻課分甘母竊遺所需成令器不獨擅毛錐

童外方文學初度

雅愛髯如戟兼操筆似椽世傳清白後名冠俊髦先弧矢逢初度蓂蕤屬此年即看桃李艷端不弃樗全

賠王　文學

鄉里論名彥王家有阿戎筆揮光射斗劍淬氣成虹倒屐爭迎燦投書竟薦雄扶搖天路近九萬會乘風

經酒家夏老宅

夏老何年逝寒原骨已枯行人空駐馬少婦昔當壚地下無遺榮惟短褐寄傲獨精廬遊客疏農譜教僮習隸書狎鷗塵事少抱甕俗情疏爲有絃琴樂單瓢每晏如

訪胡國獻理問有引

不過國獻宅者十五年矣偶偕童孟玉劉太乙兩文學扁舟造訪雨中留三日而返其次君文學燦余子壻也父子肅客行酒兩夜忘倦昔稱陳雷之好與潘楊之睦蓋兼之矣因憶往昔游國獻時國獻方少壯雅負大志同袍諸貴介鮮衣怒馬時窺少年之塲今故交零落殆盡國獻髮垂白矣而余亦迫衰俯仰今人猶還參作者林從今探妙曲端合慰蹉音

同閑外侯蓮池泛舟飲王上人方丈

荏苒頭俱白過從眼倍青地經茅店雨人聚草堂星慷慨還昔流連醉復醒宿醒渾未解一漱白鷗汀

榆柳三春色風煙兩日程旋移花下榻重洗竹間觥蝶扳輕呈態鶯簧巧度聲故人惟爾我那肯負交情

世好締婚媾初筵列主賓而翁金是友之子玉爲人醴酪于杯過魚龍百戲陳更深猶秉燭只欲待司晨

不省何年至應憐此日過曉風吹畫舸夜雨酌紅螺詎厭婆娑舞時聞宛轉歌從今扳玉樹百尺有垂蘿

虢常汝一中丞四首

進艇頻過爾函書每寄余掀髯渾作健分手忽成虛門冷新羅雀池荒舊釣魚谷神知不死多在列仙廬

歎息斯人沒風流重我思弔應來大鳥喪合比元龜不覩中

丞節空鐫少婦碑悠悠天路問何處去乘箕至性醍醐美清言杜若芳村猶堪柱石病不起肯肯逝矣遊東岱傷哉葬北邙徒留姱節在端欲比羔羊

祗道歸平子何曾起謝公一朝光似電千古氣爲虹響絕歌樓寂香殘舞榭空幾時攀宰木愁聽白楊風

午日集國璜弟朱華館值雨

池水平於鏡隄楊宛若垂火輪方照燿煙艇忽迷離無復龍相逐空餘爵漫持年年蒲酒會那有獨醒時

讀閑外侯捫膝吟

鄉里論同調於君見苦心美才沾比玉佳句擲如金已監詞人職還參作者林從今探妙曲端合慰遐音

同閑外侯蓮池泛舟飲王上人方丈

皆復用慨歎因留贈四首

取適浮蘭棹尋幽款竹房客懷傾綠醑僧供出黃粱膳蔔干
林秀芙蓉一水香醉忘纓與足隨意濯滄浪

送閻外侯還里

作客遙探夏還家及蚤秋匣中三尺劍江上一孤舟惜別看
玄鬢憐才感敝裘青雲當自致明月莫輕投

過童外方文學別業

湖水如油碧村煙似墨濃徑隨紅藥轉門任綠苔封竹色經
年秀槐陰過午重秋花仍著意開到木芙蓉

巷帶青城轉門迎碧澗開鳧汀連釣石鷗渚接琴臺遠艇尋
花入輕輿看竹來何須金谷麗方覆掌中杯

陳孟章別業竹下作

隙地皆栽竹涼風數舉杯謂非吾輩設懷爲此君開辟谷栽

高韻磊山指美材王猷今日興欲去轉徘徊

贈蕭三和甫爲孝廉君甫仲兄

族姓青楊遠庭階玉樹齊琴書存素業水竹愜幽居戲蝶朱
欄躍穿花繡羽啼有時還買醉歌曲度前溪

同里盧靖駱校刊

五言排律

座師陳肅翁晉秩禮卿呈贈

光嶽鍾靈秀胸懷蘊瑰奇授書尼父壁挾策董生帷閥閱駒
千里科名桂一枝無瑕瑚璉質有美鳳鸞姿蚤踐清華地先
承特達知詞林誇敏捷講幄善委蛇掌握絲綸重優崇錫予
私經頻翻虎觀宴每集龍池扈蹕甘泉賦浮簫曲水詩貴乘
天廄馬榮曳御園絲桃李皆朝彥甄陶信國師詔從三殿下
官向六曹移北斗天喉舌南宮世羽儀自天敦五典佐帝代
三推酒落文章伯從容禮樂司荷囊趨紫禁曳履下彤墀會
見持衡近誰云拜表遲和調尙鼎在端合致雍熙

贈尹煜麓司理

西蜀推冠冕南荊羨羽儀錦江鍾秀骨劍閣挺雄姿灑翰濤
驚峽揚葩墨染池徘徊趨上國瀟洒奮中逵濯濯秦庭璧煌
煌漢殿芝綵毫題柱後新刃發釧時驛道花迎綬江城柳拂
帷園陵豐邑舊湯沐沛宮私慷慨持三尺殷勤念四知懸魚
時自矢鳴鶴每相隨解網流湯澤停車滲禹慈片言蘇鬱結

隻字起瘡痍信以民爲子寧將吏作師庭中無滯牘臺畔有
新詩楚服裁蘭葉巴詞製竹枝授書原尹喜作賦復陳思雪
豈千人和星方一路垂禮能先白屋聲已薦彤墀顧我慙遲
暮逢君祝鼎彝神交遊牝牡氣合感雄雌可歎馮唐老其如
宋玉悲願將山水操含意託鍾期

壽李和載年伯舊爲西鄉令以子參知貴進封

河上原仙吏龍門自重名珪璋璀楚璧銅墨寄秦城霄漢鳧
初奮閭閻夫不驚政書三異美人頌四知清偶爾思拋印飄
然憶濯纓罷官黃菊里結社白蓮盟獻壽浮春蟻嘗筵度曉
鶯懸燈珠錯落剪勝穀分明杜曲花饒笑章臺柳向榮歌喉
隨夜永舞袖逐風輕不盡騷人賞寧忘烈士情黃金徵茂宰
紫氣照瑤京豈羨園公輩空留隱者名

壽蕭惹泉明府

碧柳先生宅青楊處士家丹丘開歲月赤縣領煙霞昔肄諸生業曾觀上國華才名吳季札經學漢侯芭歎識周三篋多聞富五車千秋亭上草一夜筆端花通籍承明廻之官夢澤賒猶心映冰雪直道類蓬麻未厭青瑣薄還將墨綬誇兩河曾捧檄三輔更開衙誓比鸞將鳳羞稱鶚與蛇蒲鞭歌簡易棠樹茭交加安集民無擾催科吏少譁春田饒黍稷秋水憶蒓蒭化鳥辭天闕吹簫度月查徜徉隨鹿豕浩蕩侶魚蝦幽思虬棋局浮名着釣槎向人頒綠醑與客鍊丹砂獻壽桃初核開尊菊已芽橘黃甘似蜜棗碧大如瓜楚服裁丹縠萊衣剪綵紗盤行初飴鯉燭散後逮鴉進酒堪而樂陳詩麗且葩綺筵翔鶴鶴玄圃集麐麐谷口招非遠漢梁徑豈遐書能傳印腰問佩玉璜豈同縫掖輩空老霍魚傍

劉母呂孺人五十有引

呂孺人者余同年郡守呂崇觀之女也及笄而嫁劉文學未幾蚤殞遺腹生子元甫母子依於外氏者垂三十年今春秋五十而始從元甫卜宅以居娉行令節郡縉紳文學業已列牘當道表宅之典旦夕下不佞屬在通家於其設帨之辰賦詩以贈雖不敢比於華袞之褒要以宣揚盛美風厲里閭云爾

生來班氏女嫁作鮑家妻始娶初乘鳳相規每聽雞綵繩欣共結畫棟喜雙棲倏爾良人逝傷哉少婦啼鏡鸞愁罷舞釵鳳斷舍棲勞面拋鉛粉劑形廢錦綈苦心荼每茹弱質影同攜賴有遺書在猶存舊案齊孤兒依外塾慈母託中閨課讀丸熊膽延師敬馬蹄謝蘭方緯約郊桂定攀躋趙氏宗當續陶嬰志不迷星辰揮婺女歲月耦齊尼樹背萱從北面書鳥

自西寵應旌宅里算豈藉刀圭畫燭當筵爛銀河入夜低醞
新逢歲酒菜熟剪春畦孟母名堪埒共姜事可稽堅將金石
貫貞與柏松緒席下雲中鶴杯行海上犀斑衣終換錦壽曜
合連奎會見編彤管徽音入品題

送忱上卿之內江令

起官爲蜀吏將母卽川程岸轉山猿嘯江迴浦樹迎巴童瞻
露冕蠻女拜行旌雪壓三峨秀星垂一路明大家榮還子上
理貴安氓經想文翁授琴將單父鳴錦川心比瑩玉壘骨同
清樓閣諳泰代風雲護漢營朝廷方用武羌孽正論兵會表
循良譽兼留保障名懸知政成後邦國待持衡

送陳章閣參知資捧

禹甸徵羣牧虞階集九賓祥煙騰鳳嘴瑞日耀龍鱗獄降生
名世河清出聖人驅車當桂闕秉笏覲楓宸江漢朝宗久兩
陵作頌新堯齡重起甲夏朔寔頒寅殿裏朱衣近關前紫氣
眞玉桃王母宴淸蹕列仙塵帝祉標南極天樞拱北辰苑花
千載色宮柳萬年春樂奏歌鍾動觴行法酒陳寵霑方岳重
恩荷屬車頻六合皆含潤羣黎盡飲淳曆將姬籙上風與舜
絃隣亦有華封祝多慙在隱淪

謁諸葛武侯祠

相邸星俄殞巴人祝至今三分會大業一片自丹心司馬生
堪走人龍臥已深陣圖空舊磧畫壁但荒岑古殿深階蘚虛
簷噪野禽渡瀘功寂寞扶漢事敬嶽月想綸巾倘風疑羽扇
吟定軍山下路千古共怙襟

壽陳玉叔大廷尉

命世生人傑登庸副物情三朝崇出入四海佐昇平結髮趨
郎寺揮毫賦帝京五言驚敏捷萬象失縱橫載剖淮陽竹還
持蜀地衡循良襲渤海經術鄭康成屢命遷方伯殊恩晉列
卿地盤龍虎勝星映棘槐明牖石無冤獄心旌憶耦耕世途
輕點鑿吾道重連城遂發歸歟嘆因諧隱者盟桃源迷去住
竹里認蔥菁池引虬龍出岡留鷺鷥鳴園亭金谷麗賓客玉
壺清錦席行犀笨銀牀抱鳳笙歌喉偕宛轉舞袖盡輕盈令
嗣箕裘遠賢妻杖履并更誰齊世美何物比生榮備極人間
樂高懸宇內名算籌周甲子起合爲蒼生法座依玄圃台光
接少城人情逾夢卜天步屬經營豈蓄籠中艾還調鼎際羹
入風噓蓂屋十雨潤滄瀛北斗時聽履南山歲薦觥他年關
尹望紫氣正東行

百歲齊眉卷爲譚汲泉計部賦

彭篯原舊侶荆布並高年有美丹餘頻相看雪滿巔
萬石母德重三遷杜杖鳩欣接吹簫鳳喜聯敬共賓與客享
受佛兼仙海畔桃三熟山間桂幾妍書傳青鳥信盤列紫靈
筵火棗時旬脂冰梨不費錢積金無厚產種玉有良田冀子
榮名播貽孫素業緜胎珠驚矯矯雛鳳詡翩翩帝寵恩光重
王言譽命宣鼎鼐中禁出尼酒上方傳壽木眞連理貞珉信
比肩竹松萱並茂弧矢帨同懸共命沙頭鳥雙撐嶽頂蓮老
人星不改婺女宿相纏垂白推先輩裁班屬後賢笙歌春浩
蕩花月夜嬋娟錦軸南山頌清尊北海篇欲憑千歲鶴遠薦
八公泉

賦得夾紗燈

本自吳機織翻將蜀錦隣巧心傳畫史鹽質感遊人匹綵浮空近流黃入夜新羣仙邀綵鳳百子集祥麟唇市何曾別鰲山總未眞光應參火樹色欲鬬冰輪虛白堂成玉殿紅燭傍銀水晶簾漫設雲母障空陳拂拭當佳夕歡娛集衆賓豈同紈扇苦寂寞掩空塵

過潛江值潘明府橋成志喜

澤國川名漢河陽吏姓潘爲舟儒潤廣是岸佛梁寬覆露懷涉千里有安濶蛟毒寧相害鳧翰我來思刻石君見喜彈冠蔣徑芾甘棠在應同召伯看

贈陳章閣觀察始壽

磊落千夫秀飛揚一代英才能撐半壁價可敵連城射策遙爲愛春花好居然冠衆芳幽蘭紉作袂温玉琢爲簪皎皎迎朝旭亭亭媚夕陽當門無剪伐照夜有輝光皓白原呈象繁華豈鬬妝夢魂梁苑雪臭味柏臺霜近席如擎壁攀條似佩瑞何須桃李夜方可縱飛觴

丁元甫給諫六十

盛代弘招納名賢切對揚雲閒才比陸江夏族稱黃蝶蹻千金骨綢繆五色腸楚閨初奮翥燕市候騰驤報主身堪致安人理更長綿符新作宰應宿蚤爲郎花事河陽縣琴聲單父堂化行驚偃草譽洽喜歌棠帝寵方優渥宮途遂激昂黃門班職事青瑣領彈章側目能無恨批鱗或有傷一塵仍襆被

通籍登壇舊主盟鳴鞭過帝里汎筆賦神京襆被郎官重含香省署榮議曹資畫諾計相付權衡權奉西江使儲爲北塞行蕭何原主餉王粲亦從征聚米詰山谷贏糧待戰爭師徒恆宿飽士馬每橫行明主旌功伐强胡識姓名一麾辭拮据三命列寅清禮樂夔龍秩文章董賈聲朱旌過嶺嶠絳帳領儒生朗朗懸高鏡翩翩薦美珩雷池珠盡剖炎海錯俱呈暫息還甌越重來鎮楚荆官從薇省拜人向柏臺迎雪豈巴渝和星仍鄧甸明大蒐雲夢賦展省漢陰耕斗氣籠雙劍霜威屬五兵桑麻年自稔豺虎夜無驚疏散容詞客恢弘狎酒氓遠心山水調幽意薛蘿情願得隨鞭弭何當報玖瓊紫芝常煒煒黃菊尚盈盈扈吏趨油幕佳兒戲綵棚祥烏栖後院瑞鶴舞前楹嫗乏千秋筆欣陪百歲觥上倘許鼇吹

笙

集玉蘭花下作

三仕復含香蠹爾嗟夷落公然玩海洋運籌裨廟算投筆踐戎行國論方淆亂羣言孰主張和親終恥漢臣虜漫嗤唐主辱躬當殞家謀國豈忘危言攻宰執壯氣滿巖廊馬革忠胡勵蛾眉妬可防羶腥身已退逐雀志終償斬鬻蓬相忘鹿豕場鷺花饒鄭谷魚鳥狎濠梁每結壺中侶時抄肘後方手談過道院趺坐倚僧牀蘧桂辛難改松筠勁莫當主恩思鉅鹿人望屬羔羊九月黃花綻三秋白雁翔王弘應送酒陶令且持觴更有仙樓約還期費長房

玄之館爲尹玄中文學賦

一室衆妙具玄之當又玄書同楊子著義共李甡研思合超神表機應象帝先搜奇潛九地剔奧出重淵擬議觀羲畫過環抱孔編每能探理窟都不墮言詮閱歲龜難老翻經蠹亦

仙據梧形類槁禮佛契疑禪化蝶心無累觀魚性自便藥畦
遙帶郭丹井曲通泉鸞鶴來松院麝麋息蓴田鳴方堅白日
顏況握丹年塵尾談殊健毫端勢若賽士苴聊治世糟粕可
垂篇莫向流沙去明君正渴賢

珠樹館爲尹三若文學賦

俠者泛星槎葡萄入漢家遠分胡地種近接帝城葩之子能
封植何人解寵嘉漫棲殊枳棘相倚異蒹葭逕遷虬鬚布參
差鳳翼斜綵棚風自嫋香砌日重遮珠顆垂欄檻瓊漿浸齒
牙珍同仙客漿甘比故侯瓜沆瀣寧須釀醽醁不用賒味應
參醫雪功欲勝餐霞得地還攀桂凌霄豈附麻抱書頻息蔭
卷幔幾披華陰有相如渴何當一駐車

王少府君寵年丈七十

可羨烏衣族由來玉局仙青箱傳世業綵筆擅當年博雅卑
劉向淹通鄭玄古文詁石鼓高調撫朱絃委巷頻過屢高門屢駐騶絳帷延弟子赤幟領豪賢遂發千鈞弩能偃萬斛
泉驊騮趨遠道鷹隼奮遙天邦喜收和薩人誇著祖鞭青袍
方矯矯墨綬乃翩翩花縣聲愈起桐鄉譽更專飲冰心自苦
游刃目無全積以三年著碑將衆口傳龍章頒藻績鳳翮翥
屬鏤劒合輸雷煥刀仍贈呂虔阮公聊玩世平子遂歸田北
郭園林美東牆水竹妍因高除作墅就下瀉爲淵酒把籬邊
菊花移嶽頂蓮夜棋驚宿烏朝曲應鳴蟬五柳金堤匝雙梧
玉井聯兩扶林裏履晴蕩屋邊船洒落採奇賞蕭疏結勝緣
狎鷗時泛泛夢蝶每娟娟鍊形師玄牝齋心禮竺乾避喧心
久寂休粒骨逾堅漢闕扈初去遼城鶴仁還鼓鍾喧四座簪

蠡北海前陶陶能永日矻矻豈終年歲月幽人業煙霞隱士
權應門纔孺稚避席儻儒先令子同陳寔賢妻比鮑宣張羅
仍舊館檢帙但遺編款段花間騎客舸柳外船韶華驚强仕
踪跡訝枯禪鶴誤從前化羊知在後鞭椿齡原八百桃實定
三千媿我蒲將柳輸君蕙與荃朱陳叨玉倚韋杜謬蟬聯介
壽稱杯斝登歌布几筵未論門似市且喜酒如泉皋雲中
翮還應訪偃佺

寄丁元甫給舍

丁仙原化鶴葉令蚤飛鳧帝以神君寵人將喆匠呼吏才工
製錦藻思擅操觚善政歌田麥清班近掖梧讜言留紫闥直
諫伏青蒲衆口金能鑠全身玉不汙一麾官吏左再命眷仍
逾太上思弘略諸公媿堅儒廣庭參廟算大海領軍符主辱
臣當死時危道轉孤豈其忘報事何以謝當途抗表肝腸裂
談兵膽氣粗壯懷同請劍雅意在捐軀仗馬鳴還斥講鷹擊
豈徒寧憂投鼠誤甘與畫蛇俱國是行當定人情斷不誣歸
湖終霸越畊野自强吳詎惜唐公老堪知寗子愚江山聊繾
綣花鳥暫踟躕獨有貧交念相思淚欲枯

贈邵徵君

青門原世業秘閣自家聲傲骨殊凡態剛腸異俗情居人嚴
郭解過客禮侯嬴自得壺中趣還逃物外名結廬荷雨潤掃
徑竹風清雅意貯圖史高標寄墨卿形容同野鶴歌曲雜林
鶯綠醑爭爲壽丹霞遠結盟歲偕荆布老春入綵衣明落落
嵇中散翩翩阮步兵阿成餘道氣好共覓長生

送黃徵之守戎部運北上

本爲儒者彥慷慨事戎行既熟韜鈐略仍馳翰墨場幽燕俾
果敢甌越伏隄防劍躍延津浦旗搴大海洋波濤青雀舫樓
櫓綠沈槍薰苡讒何巧藤蘿興自長挽强時射虎挾策每亡
羊白社懽詞客紺園禮法王從容祭征虜文雅杜襄陽老驥
愁嘶櫪神錐利處囊干將仍拂拭驟馹復騰驤泛浦千艘去
迎潮萬弩張終軍童繫虜充國晚平羌績著龍城外威行馬
邑傍乘輿趨細柳繁弱掛扶桑報主心逾赤封侯鬢未蒼鐃
歌應自製詞筆舊飛揚

壽尹春寰中丞

周室曾生甫清朝復見公羽毛干仞峻局量九流通閎閱推
江右簪裾接漢東少標名士目夙抱老成風楚璞生成質吳
鈞淬厲功一鳴過上苑聯捷薦南宮作宰桐鄉並分符渤海
同屬遷官益起獨坐職逾崇彈壓齊疆重澄清越徼雄美材
稽嶺箭勁節泰山松施轉連峯赭舟橫截海紅轂門懸畫戟
御府錫彤弓偶爾懷松徑居然隱桂叢釣池觴共鯉樹木梓
兼桐重以池亭麗兼之翰墨工題詩蕉塢遍蒔酒竹樓通蝶
夢符園叟鷗盟結海翁入林穿徑窄登閣瞰窗櫳鶴氅拋衣
豸簋與抵晝熊果垂庭畔橘蔬摘澗邊松壽觴寒初減春杯
媛乍融金花光燦燭玉樹色青葱子姓歌皆雪兒孫氣並虹
朱衣明綉幌綵筆贊高嵩黃髮初稱老紅顏轉勝童東山人
望久北闕主恩隆會見蒲輪至空勞念渚鴻

壽錢養純郡侯

五馬來荆甸雙旌歷楚丘夢刀方領郡剖竹乍臨州漢吏循
良重虞宮牧伯優美材驚越箭利器別吳鈎重發千鈞弩兼

容萬舸舟四知清自矢百務廢俱脩政以優游布恩將愷悌
號綠林無吠犬青壠有耕牛訓俗齊方變安民魯已鳩射堂
閒白羽講幕簇青油父老歌廉叔兒童識細侯蘇天高可庇
超日遠堪侔帝寵寬和理人思保障謀允宜綏福祉況復富
春秋翠釜魚初膾瑤林笋亟抽舞衣輝藻綬退食擁文裘瑞
應同雲合祥徵紫氣浮宴游開虎帳徵詔出龍樓宦籍通三
殿仙經閱十洲野人何以祝掬管代吟謳

三壽圖爲呂崇觀太守賦

釣渭原稱叟扶周晉號師非熊曾入夢變豹復含姿質比珪
璋重文同琬琰奇賢科驚特達仕路羨委蛇艾綰巴中綬棠
留許下碑清心那點汙苦節豈磷緇忽返山中駕來耕漢上
陂紫芝榮北阜黃菊秀東籬詩母丹同就賢妻白共垂忘憂

萱樹背相敬案齊眉柳韓青搖席花嬌碧映扉醲金無俗客
冠玉有佳兒五馬猶昨日雙鳧尚昔時好將圖綺輩海上共
栖遲

入蜀訪脊任父有懷尊先公尚書短句留別

韋家原世族郢里復仙都鳳穴雛偏好雞羣鶴自殊拜官終
徹子涸跡暫潛夫酒態憐中聖詩才表大巫青雲交未少白
雪調恆孤書愛臨池慣棋耽賭墅娛遠心思沉灘至性比醍
醐願我金堪斷於時玉未沽到門情纏綿提手意躊躇最喜
書連屋兼多酒滿廚客星能自聚鄉月已難呼感舊山陽笛
含情裊滿珠明朝岐路隔江上有啼烏

書傅甥仲誨扇

司徒爲烈祖仲子號文孫稱齒驅文囿童心闖禮園峭嶸倖

名何人佯趙璧此物抵秦城粉署含香久朱轓請郡行江湖
開氣象民吏望澄清五馬騶人導雙幢稚子迎惠風搖素籟
靈雨灌枯莖肅穆圖陵重寬和邑里平幕驅秦法吏門集魯
諸生貧每憐原憲狂能恕禰衡陽和春盎布福曜夜逾明尸
祝羣黎願禱吟百室情龍章初照耀虎竹倍崢嶸嶽秀鍾申
甫星精叶昴庚佛應同兒在仙合領雙成漢水爲醪醁江田
足稻秔況逢周曆永應與舜年并北海仙杯近南山壽曜呈
三呼心較切九轉骨常輕游女爭捐珮詞流競報瓊桂香庭
結實蓮鹽浦含英月共蟾錄滿天連蠟炬晴棗留方士贈松
訂大夫盟湛露傾珠斗涼隱度兒觥盤旋看舞鶴彷彿聽遷
鶯舊遲金頻賜新御玉蚤鳴星辰移赤烏槐棘引朱紱臣室
材原大黃鍾量自宏瀕川韓不損渤海伐猶莊會列三台貴

長將八杜擊

集曹將軍宅

帝里花初發軍城柳乍垂歲時荊俗記春雪鄙人詞老將同
貔虎經年泥鹿廬壯懷扶廟算雅志適天倪舊綰黃金印新
浮白玉巵帳中時緩帶幕裏日彈棋未恃扶鳩杖猶思建隼
旗平陽原漢將尚父自周師更許分茅遠寧嫌仗鉞遲門容
長揖客庭列大家兒獻壽裁單袷邀歡倒接羅大椿蘭共老
瑤管角兼吹醉舞芙蓉劍明星夜陸離

世耕莊宴客

懶性宜田野幽居恰隱淪忽過門外履方著壁間巾雨後籬
花潤風前柳蝯新蔬成造次對酒失逡巡話自桑麻好詩
偏俚俗眞兒童諧勸客魚鳥解親人醉熟千場過歡多百獻

陳柴門相送處月色正如銀

夜酌山館

野老義皇上兒曹伯仲間三杯時栩栩十畝日閒閒揖客黃
茅嶺留賓綠水灣抱孫分席果喚僕警柴關長吏輕評隱通
人強附扳屢舉杯莫禁徒聒語難攔夜後無燈燭殘林月一
彎

曉行

霞起標青漢星殘墮碧潯鳴雞啼喔喔蹴馬去駸駸遊客羈
秦望征人感越吟草深亭畔路梅斷隴頭音裘敝貂難續書
遙雁易沈高樓有思婦悽惻搗霜砧

贈程思皇畫師

畫史師前輩名家冠後賢胸中具邱壑臺底走雲煙酒落揮
雙管從容撫五絃不描閨裏婦能寫醉中僊骨勝驚神駿絲
長訝紙鳶目緣飛白姣頰爲益毛妍訪隱蓧門側尋仙洛水
邊乍辭梁苑囿新賦楚山川御李心良切依劉願更堅同烏
臺相集共鴛館松眠游戲仍丹壘周旋屬弭鞭食寧分雁鶩
遊亦逼輪蹄下陳蕃榻爭迎米芾船素屏時點綴濁酒日留
連客路鴻投浦交情蟻慕羶幾時磅礴裸爲我繪藍田

觀漁

自得朱公術開池每種魚細鱗供把釣巨豈盈車偶爲呼
船近那教結網疏飽鱸愁共盡鮮畏同除跋影全潛藻藏
鱗半隱葉槳柔風破浪篙急水跳渠忽躍波閒尺旋刳腹底
書腥猶帶野草鱠已雜園蔬玉筯拈逾白銀刀割靡虛取應
緣木異貪豈絕流俱賓客皆開笑兒童並樂觀漁人矜敏給

鮮食亦沾餘

大潦後江行即事

懸車吾已久訪舊忽茲行片月揚帆迴長風放舸輕蒹葭饒澤國三年愽陂塘六月秋好懷聊載酒快事一移舟過雨荷鳥集衣桁遠浦漁歌少荒村野哭盈但聞征賈舶誰復省農耕睠擊楫寧無意乘桴漫有情憂時空涕淚無計答蓼惸

觀日樓同國衡國章國齊國燕諸兄弟健甫亭父雨廷子堉段在茲劉伯達南文學納涼

老子狂猶在諸昆興不羣館甥同玉潤家從比蘭芬解帶思逃暑彈琴憶納薰登樓風裊裊對酒月紛紛憩露零珠斗輕雷散火雲流螢光乍失棲蟬語頻閙頭覺涼如洗都忘熱似焚倚桐齊度由墀席一論文綵筆凌青漢胡牀坐白雲何須

姑嶺上方可却炎氛

造竹亭晚憩

一籃俯方塘虛亭背夕陽閑調鳴泉籟寂寂撫孤芳樹暝玄蟬咽池園白鳥翔秧沾荷氣潤扇引竹風涼寐熟憑鬆几醒消頹蔗漿月纔飛玉鏡露盛盛銀脉息念諸緣盡澄思百慮忘可知塵市裏容易到羲皇

慧福菴即事示葉長老

禮佛號禪悅逐俗語色空竹拍千箇綠樹雜幾殷紅徑切峯廻轉渠將鷲嶺通卽香煙繚紗幡影月暎朧講席宵烹茗齋扉晝採菰杖飛泉畔錫磬響盤門銅檐蓄應門鶴頻垂飲澗虹暨開長似歲師老貌如童莫鼓霜初落晨燈日未曈曉煙迷勁柏清露引疏桐可是遵花社皈依得遠公

同高敬伯明府蕭君甫孝廉王昂生文學泛舟

澤國三年愽陂塘六月秋好懷聊載酒快事一移舟過雨荷珠密牽風荇帶柔白鷺鷗遠近赤鯉沈浮不作沅湘去吊陪李郭遊杯同浮曲水纓共濯清流善謔無猜忌情言足獻酬漁歌存楚調伶曲度吳謳鼙撫心空壯囘船興未休更留餘瀝在拚醉水西頭

朱華館爲國燕弟賦

徑路幽篁入陂塘碧澗通田田荷葉綠灼灼藕花紅纔管抽冰茜珠房結蕊宮蕩舟無女伴泛舟有仙翁傳粉嬌應似施朱姣每同倭窗疑解珮伏檻似當熊綽約凌波襪殷勤勸酒筒佳人編曲易居士得詩工相府依王儉僧寮識遠公蓋團餘柄脆燭蠙少紗籠地湧黃金色峯開白玉叢刻時驚漏箭

步裏識鞋弓影逐朝曦散香隨夜雨空何如精舍近愛惜付溪童

秋日同李少省滕師孔雨文學泛舟

負郭田禾熟臨江隴樹幽呼童攜桂酎喚客上蘭舟乍喜朝曦朗俄驚宿霧收參差飛水鳥浩蕩點沙鷗白覺蘆洲曉紅知蓼岸秋溪翁晴掛網稚子午垂鉤伶曲兼漁唱蓮歌雜棹謳平明過雁浦昏黑渡龍湫槳歌隨風引杯空載月遊興因同艇盡才合洛川侔若使浮槎去還應傍斗牛

壽王昂生文學昂生善談玄理

崢嶸原世族磊落況英姿蚤歲躭佔畢平居抱瑰琦磨礪寧賴友砥礪不緣師遂振千秋業仍懷五嶽思徉狂方外跡磅礴壺中詩八厥雕蟲苦生憎跨鶴遲會當生羽翰聊復玩諸

居緯約顏逾渥稜層骨轉奇道能窺秘奧算曷止期頤令節
黃花圃初筵碧玉巵酒行浮沆瀣曲奏叶塤篪戶有鳴騶至
門多躡屩隨緑衣紉子舍寘樹發孫枝葛令丹應就維山路
不疑金桃貽曼倩火棗授安期何日蓬壺頂相要茹紫芝

九日同劉萬卿國學集仙掌樓觀伎

令節憐茲日幽懷悟索秋豈成人獨往合有客相求忽枉門
前駕俄登戶外樓客才驚倚馬賓膳缺推牛對菊情俱洽簪
黃興轉遒帽從風裹墮轄向井邊投句好思拈管衣單欲問
裘兒童請楚舞歌曲辨吳謳倚檻看平楚憑欄望古丘幾家
娛老茅茨瞥避鷺河船江賈遍市酒野人爰著展朝登塢扶
筇晚渡橋池楊煙漠漠簷竹雨調調牧豎閒吹笛耕夫暇緯
蕭浦晴魚子出林曉雉媒驕置設爭掊兔鈴喧競放鷗黃垂
手

初理書舍

錯認是江洲未厭丹鉛業仍營水竹居貧能收萬卷癖不廢三餘藝圖閒
堪徵文瀾近可漁露添朝硯潤月助夜窗虛點筆删儒部焚
香寫道書秘非藏室守富或酉山偕與義寧豢狗前身倘臺
魚窺囿無暇暑庭草不曾除

草閣

山居原剔寂草閣轉深沈僻任經旬臥閑堪盡日吟時花晴
舞蝶朝揭喜鳴禽徑草心誰拔階苔跡易侵閣攀青桂色濃
恐緣蕉陰漫滌亭茶鼎頻澆汙酒磴僮閒俱抱甕客至但攜
琴藥果資扶老蓋魚取會心應知城市裏原自有山林

壽布衣王明生

壯年懷馬革晚節關菟裘貧勇猶剽兕忘機漫狎鷗每尋方
外客曾憩海邊樓杖履逢初度軒車集勝流月當三五夕歲
是八千秋美饌魚初膾香杯蟻乍浮舞闌仍按劍歌罷更藏
鈎尚想廉頗起休軌范蠡遊會看金印大談笑取封侯

送譚明宇封翁之浙

習靜頻高臥乘流忽遠征帆檣飛夏口蕭鼓發江城貴豈承
歡易恩於就養榮河星輝壽曜溪雨潤行旌入幕魚烹鴈休
衙飯煮秔糞香來蛤市酒美出烏程衣帛吳機軟裁斑越杼
輕堂萱看舞爹庭柏聽遷鶯倘泛西湖棹貽詩示友生

世耕莊晚秋即事

霜降水初落風高木漸凋園林增寂寞時序集蕭條松菊聊
娛老茅茨暫避囂河船江賈遍市酒野人爰著展朝登塢扶
筇晚渡橋池楊煙漠漠簷竹雨調調牧豎閒吹笛耕夫暇緯
蕭浦晴魚子出林曉雉媒驕置設爭掊兔鈴喧競放鷗黃垂
弱冠攻章句丁年逐隱淪簪袍聊混俗巾褐迺超塵書法鍾
王亞詩才沈謝倫抽思或午夜和曲每陽春不作依人態能
脩出世因坦懷無畛域至性豈陶鈞閱歲如蒼柏經時似綴
筠慶長孫抱子律蕤甲逢辰珠履延佳客瑤觴集上賓頌稱
椿比算詩擬嶽生申以我慙攻玉於君慰買隣辛同薑桂植
芳擬蕙蘭紉指屈應詞伯肩隨並酒民五湖栖止近三徑往
來頻緑嶺山頭客華陽洞裏人願將千石釀同醉百花晨

贈謝子侯玄石

閥閱橋兼梓箕裘桂與蘭青標霞共舉美質玉同看學自三

餘積書從八法傳禮賢懷宏賤結客勝馮驩慣鬪求羊徑撫
窺鬪鵾關惜紈甯製袴愛籜每裁冠物論推黃憲門風述謝
安共攀雲裏鶴爭羨月中鸞可但標鋒穎終當薦羽翰千金
輸騶裏片玉貢瑣玕雅信承家易誰云報國難文心工人彀
武略壯登壇奇服人爭覩榮名衆所歎何如渭川叟垂白始
投竿

同萬毓鵬段在茲兩文學泊國齊國燕諸弟姪半竺園
踏青

景物春初麗鼓扉日乍遲朋儕俱矯矯兄弟並怡怡選勝依
林麓尋幽就水湄桃舒紅吐錦柳罅綠垂絲谷鳥吟歌曲池
蛙奏鼓吹藥暄衣任減竹罥從欹賭勝探棋局追歡抱酒
涼身同黃葉老佛吐白毫光妙相蓮花湧輕煙柏子翔迷津
方浩浩苦海更茫茫羨爾方巍岸憨予只望洋貪難持酒戒

愧不廢詩狂剩欲棲金地眞思拔火鄉何時參末座膜拜禮
空王

初夏同友人集瑞虹橋

繞砌紅初瘦沿隄綠正肥塢風飄夕吹窗日裊斜暉野客論
槐徑溪童啓竹扉倚欄欹布帽大座解絺衣賭勝敲棋局臨
流踞釣磯藉苔斑製褥寒蓆翠成圍市酒堪謀醉池芹足療
饑杯殘城角暗燭跋寺鍾微不辨林間路郎當伴鶴歸

君寵年丈連舉兩孫崇詩爲贈

祖德貽方遠孫枝長貢連兩珠輝漢浦雙玉種藍田湯餅簪
纓會金錢珮璫難兄盤乍試介弟矢初懸頭角俱殊衆箕裘並紹前夢熊今已叶字犬昔同賢族數烏衣盛家看寶樹
妍含飴懿濟濟遶膝羨翩翩陸賈娛生日千公積慶年鴻遠

應接武雁序兄隨肩會見攀龍客長依驟鶴仙

午日同沈上卿侍御謝峻卿高維吉兩將軍高敬伯伯仲看競渡值雨作

驟雨鳴簷急長風鼓浪多驅車臨紫陌放艇捩蒼波宛若羣龍戲眞同一鳥過爭先奪彩幟擊汰出盤渦御史停驄馬將軍駐寶戈天應開頃霽人不避滂沱坐任同舟密顏從縱酒酣爲歡空老大即事轉悲歌便欲浮湘去裁詩弔汨羅

奇字齋爲屠隆陳孟章賦

累葉躭奇字韶年啓後賢草堂開且適竹樹靜而娟鳥篆義文上蟲書禹鼎前素紈時點綴丹堊管日周旋舊跡裴潾古新面積貯駢臣斯如覩面史籀若隨肩法豈鑽研易功應結搆堅有時翻墨瀋香溢小池蓮

同里盧靖弼校刊

七言古

古意戲簡陸敬承太史

君不見漢主離宮三十六阿嬌寵貯黃金屋一朝引見李夫人棄擲長門歎幽獨又不見班家婕妤舊不賤承恩曾拜朝前玉葉光全泛柳外銀鞍醉半回蹉跎我亦花間客無端忽祖陽春陌春臺春雪縱堪憐花事花晨已懸隔歸來忽問江頭路香風颺杳隨香霧將花勸酒酒空頻把酒酹花花已暮花暮花開又一年明年應得在花前但恐主人別我去牆頭萬樹空流連

金甲歌爲王高兩都護賦

娑羅館前月初白王生爲主高生客醉把明光鏁甲看四坐觀者皆辟易密如繁星麗高天燦如陸地生金蓮火雲一片垂不滅明霞萬點綴相連三軍組練本衞身虎豹有革龍有鱗將軍虎子與龍種雙橫意氣凌高昊從來壯士皆勛勣戎裝往往趨戎行但使千戈無擾攘豈令裘馬徒輝光太平有

拭呼新人莫落亦知同覆水等閑那敢怨前薪

薊門九月胡霜落甲上鐵衣冷難著薊門秋高胡馬肥將軍夜突陰山窟陰山一路古燕代高臺寂寞今何在樂毅空裁太子書當年駿骨今成處君騎白馬欲何之桑乾古渡行人悲黃塵慘淡日無色道傍戰竹看纍纍檀州司馬材且武區區衙霍那足數喑啞叱咤皆文章百萬貔貅坐降虜欃槍掃盡旋頭落凱旋夜奏軍中樂就中書記孰翩翩君才定冠青服江頭洗藥岸花香閣上題詩洲草綠雖然賣藥不論錢等閑却病仍延年籠中舊蓄三年艾筆底猶工七發篇青囊綵筆同輝光紅顏白皙何昂藏到處高門迎扁鵲偶來近市識韓康韓公避名兼避地范蠡遺榮亦遺世扁舟湖海閩風波

君不見上林富貴花如綺萬卉千葩鬬紅紫仙郎會折御園

匹馬風塵開瘴癘任生任生眞國醫卽今海內多瘡痍如君
藥石世所少胡不掉舌稱帝師功成辟穀應有待白雲丹竈
心長在我亦前身費長房願乘壺公駐光彩

送呂太卿省試

君不見呂氏諸昆才且彥大者白眉人最羨風流魚雁能文
章秋水玉壺冰一片皇帝改元龍集酉曾附而翁操觚帚雁
行九十起秋風醉倚滄洲滿散斜二十年來跡已陳岡恩往
事猶如新只今踴躍看君去使我飛揚頭上巾黃鵠磯頭仙
子過鐵笛橫吹樓上坐玉齡初滿鶴飛還其父鳴皋其子和

牧牛歌爲王汝賢都護賦

將軍金印大如斗棄置衡門甘白首那用殊成震北邊但將
餘力緣南畝長劍倚天殘千尺市牛買犢應不惜牛耳時牽
照金紫璽書超拜冠軍侯車如游龍馬流水從來富貴百不
忌那期寵盛恩還易一朝首虜不相蒙低頭對簿趨文吏須
知時平不好武可憐往事空茅土勢去空剸北海蛟身閒且
射南山虎丈人膂力渾堪羨手挽雕弓腰帶箭晚歲終收銅
柱功末路猶勝鉅鹿戰君不見天閑上駟老服廂病垂兩耳
烏啄瘡誰君拂拭爲君用還能萬里騰扶桑

炊麥行戲簡邵子源徵君

君不見邵家小婦色殊豔十五當家身作健清晨無意掃鴉
黃滌取銅鐺炊麥飯自言結束充君房荷君膏沐多輝光空
將一飯難持報君但加餐妾所望紅顏零落古來有白頭伉
儷誰能守出門顏忘屢厚歌下堂輕棄糟糠婦但得君心常
繾綣何須賤妾悲紈扇不然棄擲隨秋風頁誰爲舉梁鴻案

雪夜酌同年鄭可行時從長安歸蜀

朔風吹雲雲欲墮簾外雪花如掌大天涯忽忽不成歸綈袍
有客驚相過風塵慘淡顏不開問君辛苦何方來長安上書
不得報相君有意空憐才嗟君失路遭讒輒軻羨君酒態猶婆
娑旋呼斗酒爲君壽世上悠悠柰若何華陽縣前江可憐浣
花溪水清相連君歸試醉浣花曲無令種種成華巔君不見
子雲執戟老不遷窮年兀兀誰草玄又不見君平所需日百
錢垂簾下肆常晏然自君里人君何慚

巴中驛夜雨

巍從巴東來夜向巴中宿枉顧昏黑望雲根四野瀰漫翻雨
足虛簷漸瀝陰風吹山雞號寒聲喔喔千山縹緲翠微暗芙
蓉朶朶施膏沐須臾雲散雨亦收青天不改蛟龍伏攬衣步
躍馬鳴鞭去不掃胡塵誓不還凱旋賜第功臣里甲帳連雲

立庭前除明月依然映脩竹眞宰此意胡爲哉頃刻陰晴變
翻覆由來世態總如此我行欲訪成都卜

巫山

巫山十二高插天上有緯約窈窕之飛仙翠翹金釧雜玉環
瓊樓絳闕拖青煙含情忽憶湘水邊暫驅雲雨來人間龍笙
鳳管吹喧闐錦衾繡褥樂嬋娟天雞奏曉晨星殘與君安得
長周旋還君瑤枕跨紫鸞天風珮玉聲珊珊彩雲一去不復
還我來弔古空茫然飛花滿地苔痕斑青山盡日聞啼猿

贈詹伯虎

有客有客字伯虎布衣落落遊梁楚囊空金錯跡長貧筆運
銀鈎心獨苦古文鍾鼎世不傳魚書鳥篆來何年如君結搆
豈神授鸞翅鳳翥凌蒼煙世間神物天愛惜蒼頡文章鬼同
泣

易蝌蚪猶存禹穴書罕眾亦有秦觀跡聖主愛書兼愛文中
書秘館多青雲君胡骯髒伏泥滓空餘野鶴留雞羣君不見
曩時作者文待詔嘉分與彭皆克肖世人模擬得形似君已
突兀造堂奧有時掃筆向乘承明當令圖史窺墨妙嗟伯虎世
上榮名不在貌

都護歌贈王汝賢

王都護何昂藏古人誰似杜當陽高牙大纛齊東方胡不拋
長繩繫海日彎弧弱射扶桑歸來山中空徬徨君年二十廩
膠庠置身自許登廣廊讀書擊劍意不可遂解錦棄親戎行
男兒弧矢志四方騁騖安得老服庸左佩莫邪右干將登壇
天浴日誰其耦九重清切傍南宮入座聲華聯北斗黃鵠高
矯矯誰能當投鞭已斷惟海岸捲甲仍趨秦岱場秦岱峯頭
海氣黃鮫宮唇市遙相望蓬萊四起金銀闕若木遙浮坑燦

夢巖山房歌爲傅仲謨作

先帝龍飛自南服鄂中尺地皆湯沐東第鳴鍾半近臣南陽
佐命皆親屬龍起雲從自一時地靈人傑天應私才子紛紛
奮白屋諸公袞袞上彤墀就中九列執最賢司徒矯矯應無
前纔離版築趨金閨蚤薦台司奉御筵調羹信是經綸手補
天浴日誰其耦九重清切傍南宮入座聲華聯北斗黃鵠高
飛倦欲還歸來重掃傅公巖上客醉欹青玉案佳人笑舞碧

羅衫一自乘箕上玉京至今海內愁蒼生令子既傳韋氏業賢孫仍續令公名王侯將相豈無種天上夔龍應接踵不勞夢寐發王心自有盬梅承帝寵帝寵悠悠向巖壑昔日榮華今不薄于氏原高定國門公孫再闢平津閣六月江城日正長天風吹向讀書牀爭傳鼎鼎三朝業試看文章萬丈光

城南行贈孫生陳生二酒客

五月江城天氣清與客步出城南行誰家亭子堪憩足主人種瓜如有情權籬蓬戶雅不俗婆娑況有千竿竹旋敲石火煮龍團更促清觴泛醪醁就中飲者那得知金陵陳生眞我師三杯頓覺酒態美百斗轉見談鋒奇自言金陵多酒家當壚好女嬌如花立武湖頭操雄艇長干道裏聽琵琶吾鄉孫郎亦作健對壘當場人並羨林灘不受卽墨攻潦倒猶貽鉅鹿罵

鹿戰虎鬬龍爭不肯休解衣脫帽輕王侯酒星墮天眞宰怒長鯨吸海川靈憂須臾酒盡客皆發古寺鳴鐘吐新月竹下寧愁酩酊歸花前不作踟躕別君不見劉伶一生唯嗜酒林下清風播人口縱然屈子愛獨醒一葬江魚今在否陳生陳生痛飲無猜疑孫郎與爾堪肩隨眼底雄雌君莫辨千載荆高復此時

有鳥行有引

老友楊玦屏不自保爲某子甲持之甚急某子甲以財力橫其里人玦之弟姪異之如虎坐視魚肉莫敢誰何友人陳立甫向游玦洎不佞共抱不平爲玦白其冤狀當路直玦置某子甲於理族子楊孟吉於玦平平耳獨周旋其間艱險不避作此贈之用表高義不記年

題畫贈傅元介將軍

長夏門前一老翁行年六十顏如童生平慷慨託肝膽等閒意氣輕王公少年裘馬事游治猿臂能彎五石弓射鵰中鵠不輕發手提長劍撐嵽峒前戶旌旗擊鳴鼓後門花月喧歌鍾絕纓會裏穩瑜紫市酒罏頭琥珀紅揭來訪道悟空虛大袖方袍碧玉裾留侯辟穀心常遠弘景休官意有餘龍歸茅嶺雨時通信鶴去緱山每寄書風月情言許玄度丘壑紅顏謝幼輿丹青貌君眞不俗豐草長林坐幽獨嘯古木抱秋山片片流泉響春谷寒說麒麟有畫圖可知麋鹿無拘束拋將金印煉丹砂擲去銀牀餌芝朮仙子翱翔白玉宮阿嬌僝寂黃金屋當時楊葉幾迴穿此日桃花三度熟

寄王伯楨太僕

長安走馬何翩翩與君共作蓬壺仙玉宇金門同出入彤墀丹陛還周旋羨君騎馬向中臺卓囊白簡多風裁言事屢遭丞相怒上書或被乘輿猜繡衣鶩馬按都亭五侯七貴門常扃回思慷慨埋輪日不忝昂藏執法星二十年來官不起歷落歎欷胡爾爾但使清朝海不波那知久宦車生耳昨日閶門卿朝廷豈惜中丞節天下爭傳御史名飛鴻迢遞下江干憶爾長歌道路難江上秋風蚤涼冷願言珍重好加餐

梱梱行爲尹乾泰中丞賦

梱梱復梱梱爲蝶更爲周周蝶豈無辨所貴與天游中丞爲國漢水邊春風蝴蝶何翩翩憑高夜咽三危露破曉晴飛十畝煙乳燕嬌鶯同繾綣樹頭花底共蹁躚爲憐舞袖依歌隊更逐遊絲過酒筵主人高臥不知午蝴蝶飛來伴清塵君卽

我兮我卽君與君聊作園林主世間萬事盡虛幻爲厲爲王渾一間誰將海鷰笑坎蛙莫以鵡鵡噬斥鷃象由逐蛸齧自焚雞畏爲犧尾先斷臥龍躍馬總成空墮甑遺弓俱莫歎君歸來兮與我伍蛻君骨兮傅君羽枕簟清搖蕙圃風衣襟淨沐蘭泉雨主人眠罷振衣起消息盈虛盡如此邯鄲之夢世豈無華胥之游樂無比惜蕩從傾北海尊從容且謝東山履

送許尉還新安

君不見江干六月愁炎暑小吏逢迎色如土道傍磬折眞何爲五斗給人徒自苦先生本出平津系五侯七貴同聲勢自從佐幕有餘閒坐嘯行吟無一事忽聞江上戒歸舟掛冠解組思優游父老情深寧忍別扳車臥轍爭相留先生不語但默默起看車馬有行色白嶽黃山好息機微名已信同雞肋

題畫梅贈徐叟

君不見六橋涼月夜初白清光倒浸孤山宅又不見隴雪高寒歲華今朝堂上擁春紗瑤琴細綴紛紛蕊鐵笛輕吹片片花一片花開酒一杯錦屏銀燭江之隈可知臭味還相似仙客吳門舊姓梅

夢偕周元孚龍君御游東越諸名勝目所不經神乃獨往豈與湖山訂夏會耶詩以記之

越國山川渺何處東南半壁相撐住金簡深藏帝子書石梁倒跨仙人路仙路飄飄阻且長欲往從之心徬徨眼前二子

復何在分明挾我凌青蒼丹巖翠壁幾千丈虬松鳳篠森相向倏忽疑乘剡水舟須臾似策盧敖杖劉阮當年亦此游羽幢芝蓋北山頭乘鸞跨鳳不長好水流花謝空悠悠物換星移不記年我今彷彿叩靈仙洞口騎鯨煙漠漠湖頭鷺鶴月娟娟箇裏逢迎事亦眞片時魂夢暫相親定攜禽向他年去料得湖山識故人

石門篇爲楊明府太孺人壽

我昔躍馬遊西蜀石門崔嵬曾住足式廬有客誰最賢揚郎秀美如冠玉木也有本水有源問母氏無閒言青春未艾鬢砧投巴江巫峽愁啼猿猿啼鶴唳總堪悲蓬蒿掩映是深閨時不愁地下無連理六尺遺孤付阿誰捐生良易立孤難架上陳編尚未殘手選熊丸催夜讀機聲軋軋砧聲寒瞿塘八月天風驟就裏何人破浪濟阿母下機初濯錦仙郎吮筆蚤題橋志遂名成百不憂君恩母德兩須酬一日倘舒烏鳥願十年那敢黑貂裘茂宰風流帝子鄉軒車扶侍到河陽銀刀落處江魚白玉版鑿來徑尊長峽竹烹魚樂事多令君起舞輿人歌不有此母那有令顧奉一觴金巨羅郎官婺女各有星祝令千秋母百齡黃金旦晚徵廉吏仙鳥仙鳧向漢庭

喜雨謠爲錢郡侯頌

從前苦潦慮爲沼我侯祈晴日杲杲只今苦旱地盡赤我侯祈雨饒雨澤由來澤國不憂潦十日驕陽禾欲弔縱然微潤不霑足枯槿無功棄虛抱我侯露禱自精誠躬帥三老及五更洒掃壇場走羣望坎坎擊鼓吹匏笙惟此來麴帝所胎一日不食民或饑匱神乏祀吾豈敢民也何罪神胡爲神之聽之神弗誤須臾雨注如傾盆商羊起舞雌霓怒天潢倒決銀河翻霹靂滂沱無不有從此閭閻無疾首天乎有意念吾儕

為姚丞王判壽許守

許侯信是文章伯腹笥便便貯羣籍如椽之筆何飛揚散作彩虹海波赤桂闕高登片玉科才名藉甚陵陰何足躡青雲拔地軸手捫白日麾天戈羣上千金事已荒由來和壁價難

贈文苑會看珍藁賈官途旋見比翼黃翩翩五馬五驊騮形幡皁蓋古諸侯自握虎符無暇聚還聽衆樹有歌謳歌者爲誰郡有守持簪願祖餞君薄北漢南江廣且深噴沫跳波化春酒滿攜春酒上春臺一時賓佐盡英才吳儂縞自澄江織蜀客箋從錦水裁瑤笙三弄桃花碧圓橋方壺應只尺借問雲中王子喬七日爲仙亦何益

王綬甫再入洲見訪却贈

君不見齊安才子王稚欽聲名藉甚翬詞林夢澤遺文炳星日滿言發玉佾擬金神明之胄代不缺鎮鼎文章續衣鉢千秋韻畧共雄飛並世珪璋俱特達代興今者屬何人落筆如君信有神五字攻詩迎謝朓一行衙牒訪羊曇幾年到處詞人爲地主之游縱橫眼底無千古杜陵野客無所歸

何來更泛五湖煙奇游歷盡東南天江上數峯仙子笛波心一葉孝廉船坐君船頭握君手赤壁黃屢家在否扣舷孤鶴下臨皐解纜輕颿迷夏口江山風景有時殊舉覺吾徒道不孤君遠弔古荊塗客我媿登高作大夫吁嗟乎稚卿先生已不逮後死差堪吾黨在相期旗鼓向中原要使高名尊秦岱

三鳳篇贈李君義伯仲赴省試

長離鵷雛與鸞鶱三者鳳凰之族屬李家兄弟有如此啾啾嗷嗷鳴相逐長者和鳴中宮商次者刷羽摩青蒼又次符采更殊絕璀璨五色文章信陸離幾年丹穴養容姿靈龜龍同矯健影如鴻鵠雁肯差池雲路迢迢碧漢高新秋八月翥奇毛玄冕室中衙瑞錄筆鏞堂上叶仙璈仙璈瑞錄自何在羽儀同在聖人前

求乾露盤霖沼天中起刖翼攀鱗從此始試向高岡聽好音

卷阿之歌滿人耳

贈曹穎南畫史

曹生都雅多丰姿雅羣有鵷草有芝當年矯健富文史何時旁礴稱畫師文心畫手技相通其如俗眼多雷同羨君畫意不畫像居然人巧侔天工去年閒君瀛海圖使我擊節心爲娛斑龍彩鳳互來往恍到五城遊清都由來能事不漫作與君對酒還大嚼須臾放筆如有神信是胸中具丘壑我有側理竟丈餘創自成都女校書請君爲我作長幅貌我蕭然水竹居月榭風臺兼霧閣映墨邦丹渾一壑摠却愁妙蹟忽仙去五絃寂寞孤鴻杳

少年行

桃花爭媚柳爭妍娥眉二八殊可憐誰家少年騎白馬貪看墮却珊瑚鞭魚比目分鳥比翼何事同心不同憶人言宜室更宜家我道傾城復傾國窈窕從來信可求梳成墮馬下妝樓連理枝交那忍折合歡花好不知愁昨日高樓大道邊今宵畫燭錦堂前自向橋邊留玉杵那須陌上贈金錢歡娛日短別離長忽道從征向朔方逐虜城邊千里夢望夫臺上九迴腸鏡破釵分恨轉多相思相念奈君何斷絕達人無達字嗷嗷鳴相逐長者和鳴中宮商次者刷羽摩青蒼又次符采淒涼殘夜理殘梭塞雁銜書自北來回師已過白登臺別緒君應憐妾苦愁顏妾合爲君開纔說開顏事可疑等閒成喜復成悲緣楊橋畔聞嘶馬却掃蛾眉尚未遲

蒼謝通明文學

昔我過君廬君年方燥髮去之二十年君材已特達本寧先

生天下材奔州歷下同崔鬼君今嶙起在縫掖希顏之徒君亦回去年見君百一草情至之語堪絕倒今年讀君瓶花詩化工爲爾增天巧一見由來勝百聞感君相顧何殷勤手把芙蓉相脫贈長歌字字干青雲丈夫意氣原不薄我豈能鳴君已躍仙才昔媿賈長房才子今稱謝康樂斗酒勸君君莫辭千秋之業君自知雕龍繡虎久寂寞哀蛩寒蟬空足噪丈夫拂拭須及早要使文章薰鼎彝本寧揮戈齒已宿余髮種種何能爲君如日中光因表可是竿頭進步時

喜雨謠爲郡倅石公作

五月蘊隆六月旱禾苗欲焚稿已半秸槔汲水水泉枯日午農夫但揮汗我公自東來何遲自公下車民解頤壇場露禱所不辭爲民請命天應知天乎有意念吾民我公救民民不貪須臾靈澍立霑足雖霆擊電如有神神之格思民力舒五穀穰穰廩有餘膏潤下土果誰澤百姓歸公公不居君不見泰山之雲觸石起曾不崇朝天下雨我公本自其鄉人雨袖滂沱有如此昔日隨車今可擬

贈吳長統兼寄袁中郎銓部

王燦寓荆州曾作登樓賦吳生新安人此州亦流寓飛揚彩筆清且美燦也前身無乃子夜詩成復自歌聲聲如上青雲裏照丘雲水接章華信非吾土暫爲家懷刺何曾干俗子解衣長是醉名娃過江只公安派俠客騷人皆作念袁家兄弟號龍門酒社詩壇貧見面柳浪湖頭款乃歌灩碧堂中金叵羅吸比長鯨猶恨少談深白馬未悔多枚策何來更訪臣身可殞首可碎抗疏爭言天下事縱使批鱗百不憂但知投鼠他何忌龍性從來未可馴謫居仍向越江濱道怜時心轉赤子染門日日候巾車乍喜煙霞逢把臂還驚雨雪賦離居朔風蕭蕭吹短髮猿啼鶴唳愁寒月前程何處更登樓日暮孤帆送君發

贈陳師卿

陳生吾畏友大雅人所歸芙蓉城外青楊里蔚蒼池邊白板扉遠俗每餐幽徑菊安貧時採遠山薇孔門弟子顏與閔晉代詞人岳與機說理駁駁堪破的論文往往欲探微鼓篋攜簽事遠遊吳船越榜饒搜抉倚棹時看北固雲挂帆遠泛稽山雪落星石畔訪巖灘執玉峯頭尋禹穴弔古詩成不用刪朋儕嘖嘖稱奇絕歸來長鋏轉愁貧柴門依舊成蕭索子母錢空責負多饘粥田荒租入薄交游滿眼跡空稠酒肉如山心不樂翻從譚法取譏彈空將意氣供然諾陳師卿陳師卿胡不北遊長安城藻思縱橫賦帝京中書之堂差不惡相公生安用毛錐老此生

龍郎行送龍君御入越兼詢屠長卿儀部

吐哺能相迎不然虛龍易水亦可渡秋風匹馬陰山路如椽之筆手自攜磨石燕然最高處黃金裹印歸鄉里里中小兒走且驚陳郎臣測固如此向者叱之非人情安用毛錐孤此君不見龍郎弱冠蚤登第五侯七貴知名字章臺柳韓日垂鞭上林花發頻霑醉拜官驟領新安理寶劍新鉶試秋水更有餘閒灑墨花白眼詞壇二三子世間美好詎能全廣文謫去仍翩翩滄海日輝搖彩筆赤城霞起映青氈遷客賈生依舊趨前席孤臣總閔發猶青直道忤時心轉赤

聊自潤官閒鷗鷺迴堪親昨夜維舟過漢浦猶然握手無千古詩篇跌蕩世爭傳酒態顛時起舞流斷歲月江水平吳船越榜遙相迎再來禹穴慈司馬重到江東訝季鷹我亦湘潭憔悴者送君有淚空盈把吾徒百折誰能回此調千秋和應寥越中詞客盛才名就中旗鼓誰縱橫題書墟問窮愁客東海屠生字長卿

送尹乾泰參知之寧夏

君不見賀蘭山頭千丈雪陰風獵獵吹不絕又不見黃河岸頭千尺冰邊人六月無炎蒸君今建節何所行吹笳疊鼓賦西征分陝既膺方伯任防胡仍領靈州兵去年靈州城中亂么麼小醜何足算天子與師使掃除至今白骨堆京觀放牛歸馬此一時君過但問瘡與痍全力要使中國盛一臂何慮匈奴爲關樹扶疏塞草長計君四月到咸陽安得短衣踐李廣走馬同過古戰場

秋月答集陳晉甫月能白疏簟短竹抱清流藕花藜葉並含秋長松拂盤青於染香相臨階翠欲浮主人世業原文雅況復才名凌作者綠筆時拈薰圃邊高軒每過竹林下洞房曲戶垂珠箔蠻部琵琶按新樂梨園子弟曲未終教百秋椿樹桃花若箇邊千人會裏過羣仙彭籛小兒不解事坊供奉伎旋作玉筯金盤餉鮮魚青絲綠酒盛瑠璃客子科頭時汗漫主人握手仍踟躕傀我歎歎歷落人醉君園亭十五春縱使春風不長待也應秋月還相親春花秋月年年有紫芝丹壑同白首但教酬醉君前安用浮名挂人口

贈洪君用

我聞匡廬五老峯青天倒削五芙蓉蒼虬飲江白鹿走壽藤古木紛菁蔥誰將此意貌圖畫五老峻嶒不相下剖判原生天地先逍遙豈在風塵下海上三峯日月長杖頭五嶽乾坤大金鷰玉蕊春長存丹桂紫芝冬不謝就中一老識者稀婆娑無乃余翁非少年躍馬入城郭此日韜龍向紫薇下人間游鳳歌鸞歌盡道流桃開碧海三千歲椿老莊園人百秋椿樹桃花若箇邊千人會裏過羣仙彭籛小兒不解事空向人前說歲年

寄高敬伯兼呈周元孚尚璽

高生屹屹余畏友意氣昂藏跼藉手提赤幟豎詞壇親扶繡轂驅文囿黃鶴樓頭幾醉歌胸中雲夢常八九深窺文海障狂瀾直捫南箕跨北斗是時高生不可當如椽之筆何飛

揚文成璃玖堪同傾賦就鸞龍可並翔青雲箇裏無雌伏白
雪聲中少雁行要嘘寶劍歸天上肯棄明珠委道傍寶劍明
珠事不同黃金白璧俱成空逶迤駿足過燕市老大蛾眉出
漢宮誰道馮唐晚晚歲誰言宗慤羨長風自擁青氈身不賤
旋施絳帳道逾隆歌陽江水清可憐回琴點瑟時經然筆札
西河迎卜夏笙竽後舍引彭宣客子橫經嘲五鹿門生握筆
紀三鱣清霜紫電芙蓉老夜雨春風苜蓿妍苜蓿芙蓉經幾
春青衫白馬漫愁貧由來棄置多才子差喜提攜有古人三
時化雨滋南國五夜文星拱北辰想見紅顏爲祭酒未應白
首老風塵

木罌歌

君不見千尋之木壽無比飽霧經霜堅且美龍鱗剝蝕是何
年結瘿僂然大如此筑山老父不臣堯剖作山中處士瓢顧
上清流日幾歇至今顏水風倫神物埋藏今始見肯辭拂
拭登華宴金卮玉斗詎爲工雕文刻鏤吾何羨垂楊大道日
將午主人持此江之滸摩挲玩弄如有情居然使我懷千古
懷千古對美酒逃名欲比箕山臾裕可伴餘生一任提
攜柳生肘

老驥行贈滕師孔兼呈鄧少濱蔣伯

滕生似是葛天民從人笑鳥心不嗔世間萬事盡顛倒偏與
鈐槧能相親少年賢勇奮詞場一時文采何飛揚所至公卿
皆倒屣交游藉甚生輝光文章不救貧家無斗粟屠門無
薪兒啼女號日不免生獨欲辭遊酒人酒中之樂亦何多不
語不笑亦不歌得酒即飲辭即去二豪侍側將如何牛衣臥

起日高春衣裳藍縷步從容蕭寺讀書時一往殘編過眼聞
昏鍾同學諸生漫取裁幾番挾策向君來楊雄遲暮多奇字
王粲飄零自軼材滕生滕生善自保與子同年覺余老我已
無官任陸沈君應有路開懷抱江東使君青眼開提攜蚤已
出塵埃老驥重逢堪一試長風吹送黃金臺

經張文忠公舊邸

君不見江陵相公勢熏灼昭陵御宇登黃閣鼎湖龍去衆扳
號六尺之孤親負託主上岐疑在疚年負扆當朝時謔謔康
時本自矢孤忠阿世那能同曲學禹鼎虞紘各有時結繩解
網寧相若南國甘棠信可懷東里刑書不虛作每抱新銅解
大軛時憂美疢操瓦藥風行雷動豈尋常日轉天回爭錯愕
摳衣九列奉平章伴食三公資畫諾魚水鹽梅世莫倫天下

喁喁頌伊霍棟折榱崩可柰何文昌一夜台星落風金帶玉
總成虛身死家殘名復惡只道生前策孔光不聞死後憐朱
博塚上初題少婦碑門前已鎖中官鑰與金輦寶向長安毋
哭兒啼跋相錯斯乎盡忠泰豈知陵也孤恩漢亦薄我來南
國問菟裘府門無地堪羅雀天書御額沒秋塵玉砌金鋪輸
夜壑陵谷江河有變遷昔日豪華今寂寞落鴈誰憐屋上烏
游魂漫憶雲間鶴古來賢達誰可師成王治績公營洛平易
近民終易從縱被流言心不怍風雷示變奉公歸歲不爲傷
秋大藩精忠動天天亦憐未必君恩遽寥廓不然吳起與商
君強秦霸楚功非弱生則光榮沒則已青史於今垂筆削

贈王者王生

草堂閒寂江之濱槿籬竹徑無車輪偶逢日者問姓字知是

東西南北人高談有口若懸河二十八宿當胸羅歷詢公卿
如指掌五侯七貴皆經過世人談命但皮骨王生往往陵其
族縱然著蔡未爲靈大半師心那用目青鞋短策走風塵山
鷹野鶴無拘束每將奇事話江山時有清歌勝絲竹王生涉
世何昂藏居然笑傲輕侯王片言不合拂衣去無乃柄鑿乖
圓方君不見漸離瞎目目無光置鉛筑中擊秦皇世間節俠
類如此王生無乃同剛腸九月寒風吹遠水一曲驪歌動君
耳贈別空無季子金他時但訪君平市

章華臺

昔聞章華勝今上章華臺無復雄風在空餘白衣哀從來楚
國河山壯郢甸荆門屹相向臨高置酒宴諸侯泗上衣冠皆
揖讓臺上春風動綺羅臺邊秋月醉笙歌秋月春風不長待
美酒令人却憶中山王

爛柯圖爲玉亭王孫賦

弱水西來接玄圃赤鳳斑龍渺何處客來示我爛柯圖使我
習習欲風舉王孫自是謫仙人蚤歲操棋如有神墨守輸攻
百不誤楸枰一著世無倫揭來訪我煙霞藪諸公滾滾爭奔
走蕭郎善奕雅相持畢竟終輸第一手世事紛紛似奕棋等
閒成敗有誰知縱使爲犧寧是福從教失馬未爲悲悲復悲
今喜復喜龍爭虎鬬何時已所以仙人臥白雲一局殘棋無
老死王孫善保千金軀萬歲千秋樂在茲願作樵夫爛斧柯

蟋蛄蜉蝣眞可嗤

鸚鵡洲

鳳凰山前月初上鸚鵡洲邊水全漲我思古人增煩憂對酒
不樂空惆悵吁嗟乎禰生其人與骨已千秋至今文筆搖芳
洲有才無命不良死崎嶔歷落誰相收天下橫流勢未康何
事猶狂人許昌本欲辱衡衡辱我岑牟擊鼓悲漁陽大兒孔

融小兒脩前車旣覆復何求一誤豈容還再誤無端失足仍
荆州景升醒凝安足數輕擲斯人與黃祖一朝失意陷刑誅
遂使文章化塵土芳洲草色白年年千頃波濤萬樹煙不見
當年詞賦客空餘落日下長川落日驚波可柰何文士從來
盡坎軻曹瞞竟死祖亦死賢愚等盡公無呵吾徒對景且高
歌冥鴻戚鳳誰網羅猜哉禰生才高而識窮胡不如龐德公
攜家採藥山之阿以此遊世庶無頗

與王昂生秀才慙仙棗亭

偶來仙棗亭不見仙人棗雲旗羽蓋竟何之落葉空階跡如
掃安期海上大如瓜王母蟠桃不少却輸冰藕寫仙漿獨使
交梨爲世寶瓊枝玉蕊諒非遙安得移根自蓬島任教咀
嚼齒先黃定使數腴顏自好爲問仙人歸不歸一聲長笛滄

洲杳

戊申大浸記異上冀奕軒觀察

城外白波高若山城中急雨飛狂瀾已知低谷瀉浩蕩即恐
填街哭相向編蓆爲茅蓴作柱城頭乍可容安堵水來即恐
有傾頹泛宅浮家竟何處夜半俄傳曠役夫水頭已迫城東
隅壯似羣龍爭矯健疾如萬馬競奔趍大家小室共咨嗟何
伯乘流入望賒已是庭前游赤鯉何言竈下產青蛙但有舟
航即是仙曾無火食也徒然朝隨泛梗同波逝夜逐饑鴟遶
樹眠只道城中百不憂少年歌管幾遨遊可憐一旦高臺悅
只似蛟宮與蜃樓阿閣洞房皆不保頹垣敗屋悉傾倒縱使
還家非舊廬窗雞幕燕棲應少此邦何事干天和長官不起
丞縣痾鄉夫拮据苦力儘即有神禹將柰何吾儕小人何足
數憲府尊嚴知有姥風濤萬一及堂皇勿以公憂義安取俄
頃樓船自漢來銀河只尺望徘徊馮夷擊鼓迎仙棹嬴女吹

蕭下帝臺賢哉使君慈且仁豈以吾私忘吾民帝閽不遠天
聽遙飛書爲爾達楓宸死者如麻不可作生者猶宜自娛樂
縣官不惜誡徵徭餘黎猶可免溝壑皇天后土聞此言使君
爲賜福亦蕃祝公百歲毋千歲永以爲報矢弗諼

畫舫行送堉劉伯達赴省試

長風捲濤水初漲畫舫遙遙牽百丈蘭橈桂檝棹歌聲聲聲
亩在青雲上中流擊節定何人劉郎材美今無倫生成逸足
過駑裹等閒赤手縛麒麟駿襄豈尋常黃鶴秋高月正蒼
伐鼓鳴榔矜意氣錦帆挂向高樓傍樓頭筆陣紛縱橫虎
豹相攫蛟龍爭就裏何人操赤幟劉郎刷羽應先鳴刷羽先
鳴信不難紅雲紫霧快飛翰鍛就吳鈎終出匣剖成荊玉自
登壇長價聲此一時珉箠錦席鹿鳴詩青藜絢綵書盈閣
君不見漢家用人如積薪長孺偃蹇淮之濱公孫牧豕至丞
相富貴逼人捷有神又不見南新市人李夫子一官二紀都
不徙翻令齷齪猥情華幸不逢公當媿死自昔文章憎命達
才人往往多狼跋玄言不救子雲貧金莖那解相如渴今君
已是中大夫婆娑行省胡不娛二十七年只轉盼終當酬君
衡與樞我亦栖栖遲暮者萬事悠悠出君下拚將善謔比參
軍無乃非罪同公治問君何忍列三章反扈之譏何可當魯
丹桂飄香酒滿卮酒滿瓊卮桂滿輪錦作肝腸玉作人纔收
薆賈輸丹陛旋集夔龍覲紫宸紫宸丹陛君家事奕世簪裘
今不替漢家經術重韋門晉代科名推郗氏我亦當年角鹿
者款段何曾及奔馬姓字雖然忝制科雁行却愧居人下斗
酒江干遠相送少年意氣爲飛動安得從前二十餘仍向中
原逐麟鳳快堉如君願始償其才什倍誰能當但教衣鉢堪
傳聲喧四壁紛紛緇素走塵埃無人不道海南回幾見浮槎
相什伯信人間玉潤郎燈花結蕊喜蛛垂泥金報我莫教遲
鸞鳳乘龍應此日方知生女做門楣

喜雨歌代吳岐陽答王汝賢

五月蘊隆天不雨農人憂煎對無語枯槔力盡何欲枯斗升
之水亦何補吳生風角雅稱奇汝且勿憂吾語汝十九之日
雨當來要取滂沱潤下土王郎聞之笑不休安得此言妄誇
妙辭

濠上行爲柴吉卿文學賦

君不見柴家仲子字吉卿其人不滅蒙莊生翩翩野鶴翔寥廓矯矯雲鴻戲太清背郭誅茅水一方澆花灌藥何徜徉圓池方沼互環抱虹橋百尺橫中央池北池南盡種魚其魴其鱮皆盈車紛竿不投餌不設躍浪跳波適有餘八月風高天氣涼等閒邀我飛華觴橋畔觀魚橋上醉安知此地非濠梁世人偃蹇但株守結念名場兼利藪何如仲子却逍遙雲夢胸中吞八九娭我從前見亦左魚自爲魚我自我今日從君有所悟汗漫游始與蒙莊相印可吉卿吉卿且無念清泌經世還從玩世出風雷一日起翔鱗知爾終非池中物

白也行贈郢姬白室

石城女兒與莫愁人之往矣名千秋紅顏寂寞類如此香銷粉褪成荒丘我來弔古石城闇似聞白也今無倫其名貫耳不可見莫愁無乃非前身行年及笄教歌舞耳綴明璫搖翠羽覆棋十道勢不差彈琴一曲心何苦絕代佳人信難得一顧傾城再傾國玉同無缺更無瑕花比有香兼有色襲郎綽約美少年桃嬌李媚心相憐鴛鴦池上比翼鳥芙蓉沼畔並頭蓮洞房阿閣鋪文茵雛鶯乳燕嫣青春才子盡亡埋玉樹佳人淒斷濕羅巾紅淚拋殘春欲老許多憔悴兼煩惱無端愁緒攪飛花幾迴客路啼芳草邂逅何緣忽見卿高歌一曲如有情坐上涼風飄繡袂尊前明月飛華觥酒酣欲訴從前事恨海愁山豈容易不見樓頭雙燕栖空餘浦上孤鴻逝襲郎逝矣不可作我自酒徒差不惡何以解憂惟杜康門前車馬從冷落

席上口占贈眇仙女史

南州少婦字眇仙移家曾住襄水邊大隄女兒喚行樂香車寶馬爭喧闐就裏如卿嬌且豔輕雲薄霧籠花面饒他授色有雙眸顧我傾城非一盼扁舟近復下滄浪市上人看似堵牆別緒不禁腰帶緩談鋒兼吐口脂香酒滿瓊卮花滿茵爲卿賒取洞庭春縱教無計花經眼且喜多情酒入唇醉後談天思轉賒攙扶差賴有嬌娃前身倘是嚴夫子後死何慚夢綠華君不見敬禮才高勝傅侶縱使雙盲堪與女如卿才貌自無倫蕙質檀心端可語丈夫瞶瞶愚且蒙睇若離朱吾弗子

七言律詩

重脩乾清宮奉慈駕還御恭紀

瓊宮重葺鬱輝煌慈駕遙臨自建章冉冉卿雲明玉珮茸茸
仙莢映霓裳衮衣膝下春風煖珠珮尊前愛日長聖主只今
隆舜孝瑤池更進萬年觴

耕籍恭紀

太平天子重農祥種稑親携出上方諏日六龍初秉耒踰時
萬寶遂盈箱三推禮肅終千畝九賦輸同食萬方從此如墉
歌大有明馨盛已薦穹蒼

送孫以德太史册封唐藩便道省覲還里

同鄉李如姜仲文龍君御三進士張子大金吾遊西山
詞名奕奕滿金華仙吏風流迴自詡枚叔向工梁苑賦張騫
新泛漢庭槎行連二室雲千嶂歌散平臺雪萬家歸向里門
還薦壽好從高少覓三花

同鄉李如姜仲文龍君御三進士張子大金吾遊西山
詞名奕奕滿金華仙吏風流迴自詡枚叔向工梁苑賦張騫
新泛漢庭槎行連二室雲千嶂歌散平臺雪萬家歸向里門
還薦壽好從高少覓三花

諸蘭若

杜笏看山思若何盤輿幾日遍山阿蒼龍北拱皇居壯白馬
西來梵宇多空裏樓臺睛並倚嶺頭鸞鶴夜猶歌金吾酒禁
如相假肯惜當尊醉叵羅

同張質卿侍御顧寶甫沈茂仁兩檢討集陸敬承太史
白雪調元高春風郢里裁斑服秋色吳門照佩刀兩世雲霄
那得似韋家門第向來豪

春日省直

龍池春色曉蒼蒼名棣黃扉厠末行臣職每虛思補袞主恩
原尺五不緣深處識三台

集張園呈周元孚計部

落日孤亭倣夕陰一尊燕市雅能深彈冠並起千秋色擊筑
寧輸異代心坐久涼星時歷亂歌殘寒漏轉蕭森相逢肯作
尋常去金馬何人是陸沉

至日值雪簡顧寶甫沈茂仁二丈

緹室初飛六琯灰曉看晴雪轉霏霏雲邊北闕連瑤島馬首
西山斷翠微桑落細傾燕市酒薤鹽寒動楚臣衣仙郎只尺
堪乘興未擬山陰返棹歸

送御史大夫曾以三之留臺便道歸省四首

薊門花柳報春時迢遞熊車問俗行帝自天中分印璽人從
江左望澄清南牀官屬歸彈壓北地羌夷記姓名試向麒麟
圖上看幾人華髮照簪纓

提戈曾度錦官衣畫省談兵意氣哉蒼佩曉分鵷鵷觀白雲
晴指鳳凰臺揚帆夜色千江暮攬轡霜威萬里開南顧也知
秣陵寒色照氷壺總憲剛嚴漢大夫蕭索東南空王氣澄清
江海自雄圖山花爛熳迎霜戟臺柏蒼森度夜烏六代風流
今在否好將詞賦擬三都

輶車南去指江皐雪盡黃河泛暮潮錦綬銀章恩不淺朱絃
白雪調元高春風郢里裁斑服秋色吳門照佩刀兩世雲霄
那得似韋家門第向來豪

春日省直

龍池春色曉蒼蒼名棣黃扉厠末行臣職每虛思補袞主恩
長安陌畔有高臺岸績憑陵四望開與到王畿看爽氣吟成
方朔羨仙才當年買駿金空築此日呼盧玉漫頹韋杜去天

彌重切循牆雲狀帝幃軿天近露湛仙杯覲日長空向大官
麋鹿祿矢心端欲詠羔羊

出京寄同館諸丈四首

客裏傷春春欲歸愁心日日逐征衣閑雲野鶴家仍遠禁柳
宮煙路已非合向風塵甘下走敢從天地憶雄飛五陵兄弟
應相念目斷西山悵翠微

花柳翩翩憶帝閨蕭條何地不傷神向來意氣原千載此別
雲霄更幾人落日飛花隨夢遠東風啼鳥喚愁新懸知諸子
登高處定少當年漉酒巾

總是天涯弟與兄中原回首不勝情尊前白雪虛高唱臺上
黃金冷舊盟拙宦風塵還我在離心江海爲誰傾殷勤一夜
相思夢片雨蕭蕭老杜衙

梨花如雪柳如絲猶記河梁送別時一曲渭城春欲老兩行
燕樹日初遲浮雲忽散千秋色明月空懸萬里思從此雙龍
風雨夜斗間靈氣各雄雌

寄管建初趙常吉二舍人

薊門花柳日婆娑斗酒頻憐一妙過年可是辰陪禊草無端
一日對清芬雖冠並起西天色把袂雙高北斗文漢吏循良
應不忝徵書計日到神君

相如琴臺

茂陵詞客漢相如駟馬橋頭向卜居題柱已無遺翰在彈琴
空復舊臺虛千秋寂寞求鳳操一代崢嶸諫獵書多少栢梁
高唱者翻從狗監借吹噓

子雲墨池

多袍驄馬憲文冠曾向交游羨羽翰芳草忽催游子去青萍
虛傍故人看相投芍藥情應遠欲報瓊瑤計已難珍重明時
譽筆在漫將魚素問加餐

夜次巴東陳參知招飲

巴江東下日悠悠向晚孤槎次水頭兩岸燒燈搖極浦千峯
挂笏枕晴流山城永夜惟聞柝薇省何人爲駐騶自是元龍
多逸興更攜尊酒到滄洲

白帝城

江上鬼鬼帝子城芙蓉千尺望崢嶸西來雲雨巫山色東去
波濤峽口聲躍馬當年會意氣啼猿此日但凄清憑高弔古
多愁思罔首斜陽又客程

謁杜工部祠

堂前衰柳路傍碑伏臘頻年祀拾遺珠玉唾成詩代史江山
吟罷宅爲祠文章光燄存飛動道路間關恨別離灩水東西
渾不辨祇留餘草是吾師

巴縣贈張養晦年丈

蓬萊高閣舊氤氳會共仙郎賦五雲劍閣幾年虛遠夢花封
一日對清芬寵冠並起西天色把袂雙高北斗文漢吏循良
應不忝徵書計日到神君

相如琴臺

茂陵詞客漢相如駟馬橋頭向卜居題柱已無遺翰在彈琴
空復舊臺虛千秋寂寞求鳳操一代崢嶸諫獵書多少栢梁
高唱者翻從狗監借吹噓

子雲墨池

楊子譚經已異時矩牆脩竹護清池墨留餘瀋玄仍在酒載空亭綠漫持瓢戲誰憐官不徙覆瓿終訝俗難知清朝未少甘泉祀文似相如好薦雖

薛濤舊里

長箋一幅綠同裁傳自西川女史來門外遠山猶掌塚江頭明月似妝臺枇杷落盡吟空冷粉黛消殘骨已灰最是風流賢節度如花人好解憐才

過楊用脩故宅

新都太史楊用脩我朝作者誰其儔金馬署高空古籍碧雞峰遠迴舍愁門無問字只羅雀家有藏書欲汗牛鐘鼎文章原不並才名嶽嶽仍何求

晚憩桃花寺用甘少保韻

招提小搆翠微邊偶向經過結勝緣樹老青林頻礙月花深白社但聞泉繞牀石几如相假野燒龕燈共一燃堪笑塵踪成底事欲將生計付枯禪

答沈茂仁檢討

會是長安舊酒徒飄零踪跡寄魚鳧雲間未訪三臧去橋上空悲萬里途忽報明珠投漢浦詎令春雪滿巴渝仙郎若問西來意乍可從容賦蜀都

凌雲寺二首

丹梯曲引翠微間浪說浮生半日閒上界煙霞攢旖旎諸峰金碧枕潺湲僧從水月時窺象客爲雲林暫破顏欲述壯遊慚綵筆敢論詞賦動江關

千峯秀色敞孤亭歷盡幽篁度石屏佛舍游檀雲不掃僧房猿鳳悲風吹白楊邯鄲客舍飛華觴才人命薄嫁斯養仙客

夢熟炊黃粱相國逝矣印不悟君王樂哉臺已荒當年廉藺
有生氣鼓瑟擊缶誰短長

次禹州承黃子愚年兄招飲李中書別業

中書別館夜張筵五馬遨歡樂事偏池引暗泉聲皓皓石蟠
脩竹影娟娟風流總屬西園美地主眞成北道賢太史若爲
占氣色德星原向此中懸

渡河

大河東注氣陰森慷慨中流思不禁吾道蛟螭同汨沒世情
鷗鳥共浮沈乘槎雅切尋源思捧上其如拯溺心欲向龍門
看砥柱太行愁絕更嶔嵚

清苑署中雨夜得曹以薦大參書却寄

西風吹度可憐宵旅館逢秋倍寂寥錦字忽從雲裏寫清燈
只尺明河帶御溝天涯此夕忽驚秋楓宸謁帝聊燕市枌社
論近事年來唇吻已三緘

七夕承王明池劉荊河二丈過訪即席賦

逢君並楚州旅客乍寬莊扃病里人眞倦長卿游深杯莫漫
嫌狼藉猶有青瓜夜可浮

集陸敬承來爽臺得朝字

薊門車馬自昏朝贏得高臺恰避囂萬里秋陰生樹杪一尊
涼月吐山椒巖城夜永傳金鈐小檻風回度玉簫舊是酒徒
重把臂青青那用桂相招

月下酌陳晉甫得檀字

博山煙嫋灶沉檀福地皈依共鵠冠明月不堪愁裏望白雲
空向客中看傷心倦鳥歸何晚矯首冥鴻奮自寬剩欲與君
攜手去五湖秋色未應殘

夜集顧寶甫宅得霜字

久客凄其旅思長逢迎猶喜傍詞場尊前短燭渾銷雨座裏
御苑鐘聲出上方千官環珮曉鏘鏘宮鴉迴帶朝陽色仗馬

高林欲墮霜豈爲文章成偃蹇已拚名字落疎狂長安斗酒
招尋近可許重來醉綠觴

秋興呈同門朱文甫虞部四首

悲風颯颯撼高林中夜披衣思不禁迢遞雲山千里夢淒迷
湖海一生心黑貂此日逢搖落金馬多年謝陸沉爲問山公
新啟事可容楊敞誤朝簪
誰憐踪跡滯長安閱盡風波路轉難久客故應成拂袖無媒
那敢望彈冠空疑泛梗同飄泊忽向冥鴻媿羽翰回首五湖
生事在欲將初服問漁竿
客舍逢秋嘆索居到來長筑自歌魚五陵裘馬心無妬千里
蓴鱸思有餘總爲疎狂慵宦計欲將迷路問除書金莖露冷
文園病更有何人薦子虛

漠漠寒林起夕愁孤鴻嘹唳度高樓已拚黃葉秋同隕那憶
青萍晚更收中散裁書原自懶正平懷刺好誰投故人雅有
綈袍念皆向西風帳白頭

送孫雀峯侍御之任留臺便道歸里

翩翩白馬擁臺郎繡斧南征夾道光舊日甘棠留去思清時
列栢領彈章行過鄧里千門喜忽送燕關一葉霜見說瘡痍
還攬轡莫將簪筆滯江鄉

同陸敬承諸太史夜集限韻作二首

末路龍蛇羈薊北高秋鴻鴈憶江南尊前縱酒誰能伍徑裏
穿花恰有三逕爲飛揚憐綵筆肯將衰颯念華簪憑君試看
蕭瑟伴持螯長風颯颯還吹帽落葉紛紛欲點袍易水燕山
頻極目更於何處覓荊高

夜集譚太玄文學宅同諸昆仲得長字

青楓樹搖落於今半已酣
漠漠涼星栖絳闕蕭蕭寒露灑虛窓可憐月兎非三五漫數

宛轉深杯樂未央鳳城秋色漏初長荀家兄弟俱文雅楚客
飄零獨酒狂睥睨寒雲連綺席轆轤涼月照銀牀醉來一鼓
清商曲多少陽春入和章

至日集張質卿侍御宅

小院寒梅吐錦茵帝城雲物屬茲辰空囊我自悲游子濁酒
君無念故人一出風塵慚小草幾回踪跡恨前薪洞庭南去
蒼梧近好共煙波理釣綸

鄒孚如黃賓王夜過

旅食無端逼歲除空庭何意枉軒車談天鄒衍新持論化石
黃公舊授書掃榻涼雲浮閣細捲簾寒月度窗虛牀頭五斗
羞堪醉如此交情總不疎

喜傅民部入都同管建初中書夜集時民部方欲請告

遲載筆莫將幽佩結蘭蓀

何仁仲招飲甘露園四首

天涯兄弟切相求只尺風塵隔素秋乍有青雲堪並倚虛無
明月魄先投花間片石金巵出竹裏寒泉玉案留便欲題詩
向東閣不知水部在揚州

會向江南作壯游歸來林壑理荒丘青春載酒花當戶子夜
題詩月滿樓不分高門容倒屣却令空谷得鳴騶平生傾蓋
逢人意多少新知勝白頭

綠酒青絲碧玉盤高齋長日罄交歡韋家少子原傳業楚國
騷人舊握蘭結客黃金投欲盡逢人白雪和俱難長楊羽獵
須君在莫向清時賦考槃

清朝與謁漢中郎綠鬢辭榮返帝鄉百一總能高士咏十千
長狎少年場忽遭河朔陪文飲遂向高陽混酒狂明日離亭
歌折柳令人空憶薛蘿裳

別社中諸子

九日博望驛同鄭使君小集

搖落高秋客思長天涯此日又重陽停風萬木章章靜欲雨千峯片片涼孤館蓬蒿無長物小筵黃菊自殊方相逢總是龍山侶尊酒寧辭典鷁罌

同鄭使君登天柱峯四首

籃輿清曉度高秋域內名山此壯遊翡翠平鋪金作闕芙蓉四起玉爲樓包羅五嶽眞拳石襟帶長江只細流便欲鞭龍從此逝居然人世一丹丘

千峯壁立插青霄絕頂煙霞迴自超遂有神明趨黯淡豈無雲物護岩巒亟窮北斗眞堪摘俯檻東皇乍可招舊識仙人壬子晉天中鶺鴒坐相慈高峯晴色隱危欄曾說垂天八百盤紫氣半從封頂出紅雲低傍殿頭看振衣人境摩黃鶴岸幘天門跨紫鸞欲按霓裳歌一曲恐驚星斗落欄杆

跌蕩中天四不扃孤懸樓閣透青冥煙霞步步開塵劫風雨時時降異靈石澗仙蒲榮九節洞門瑤草秘千齡長生儻許探鴻策豈少天風長羽翎

同李本石本立二孝廉游唐中書別業李太史未赴

中書亭館碧山陲並馬何妨倒接離石乳滿牀流沆瀣谷泉遠席動漣漪相將北海尊前興獨少西堂夢裏詩來日武陵尋舊路桃花流水盡堪疑

鄧上逢方仲美用韻答贈

江干落日乍停車有客驚逢把袂餘樂令丰神原自朗稽生禮法向應疏十年月旦窺篇什一日陽春動里閭岐路蒼茫分手去可堪傾蓋誼君初

同旦宇王孫集周南殿下郭外圖亭

王孫別業有精廬繞戶千章古木疏地闢菟丘堪玩世天垂鴻寶足藏書披襟漢水維舟後染翰春雲賜醴餘何事悠悠悲謫宦不如此際曳長裾

次內鄉投贈李少韭太史

漢庭詞客厥承明乞得閑身託杜衡幾地青樓傳樂府頻年絳帳引經生賜環屢下山中詔被褐都忘物外情只尺龍門成悵望簡書無計緩王程

五日入關

青山遠近散朝曦此是咸京第一門百二山河仍王氣五千道德尚眞言徘徊楚俗龍舟晚想像秦風駟鐵存堪笑鷄鳴纔放客却將失鹿走中原

固原鎮城承党蘭窗兵憲招飲郭外池亭

調兵清暇羽書稀燕客紅亭傲碧扉小隊故應諳柳徑垂蘿偏自習綈衣花邊度酒撾鼉鼓水畔呼船建隼旗尊俎折衝君自見不妨談笑靜軍麾

咸陽懷古二首

青山銜日半川黃駐馬高原客思長秦地關河仍四塞漢家法令儘三章新豐道上曾留踕渭城邊舊釣璜却望茂陵春草綠馬卿詞賦有輝光

荒臺殘堞費攀躋舊是金鋪與玉題帝子降秦三尺劍眞人恢漢一丸泥胡驅隴塞秋高馬客度關門夜半雞獨有終南千古在朝朝晴色五陵西

東湖宴集喜雨呈苗伯起憲伯

城傍湖水宛清漣雨後煙光倍可憐解愠漫呼桑落酒招歡仍載木蘭船颺空柳帶絲絲潤霑濕荷錢片片圓從此邠風饒樂事甘霖爭頌使君賢

韓信臺

郭外清江木葉丹高臺長日許躋攀振乾坤百戰歸眞主風雨千秋識舊壇漢祚已隨營柳變秦灰應共戍花殘獨餘寂寞王孫怨鳥盡弓藏恨未闌

寄呈曹以薦中丞四首

會將綵筆勒燕然詔遣熊羆向酒泉一片丹心緣報國半生白髮爲籌邊遑中近見收殘虜山後遥聞繫左賢多少元戎資勝算長城寧使昔人專

伐鼓轅門動地殷雪山行盡見天山龍城自昔原通漢燕頷從今更姓班箠裹明星連劍鍔獨鎊帳頭涼月淨刀鑷酒酣一掐涼州曲不信春風隔玉關

芙蓉雙劍鬱崢嶸獨擁軍麾控五兵舊日長楊會獻賦清時細柳一開營教成虎旅多摧敵逐盡胡兒少射生怪底機槍都掃却由來方略在金城

胡笳寒篴陣雲低青海黃沙望欲迷塞外旆裘愁逐北軍中旗鼓競征西日狠河畔烽煙靜玄兎城傍獨騎齊共道漢家功第一高懸麟閣有標題

病起示友

伏枕經旬悶不除蕭然四壁委圖書風飄墮葉鳴階細雨趁歸鴻點樹疏病骨誰能辭駑馬鄉心端合憶鱸魚非君青眼

頻相念誰向天涯慰索居

浔陽別王昂生

渡頭車馬送征塵爾亦移舟向水濱桂樹秋深招隱士蘼蕪天遠憶佳人孤帆渺渺千山隔舊業蕭蕭四壁貧若到江南趨幕府元戎應念白綸巾

閒謫報

一別鵷鸞下紫宸無端更作宦遊人次公使酒狂猶在中散題書懶是眞從此山林便傲骨未應江海泣窮鱗輕帆短策堪乘興會與煙霞作主賓

贈李少白

十載春風杜若洲與君湖海共淹留才名月旦寧相假姓字星辰未可求社向白蓮陪錫杖帖從青李擅銀鉤煙霞歲晚窮樵牧江海秋深招隱士蘼蕪青綠綠酒木蘭舟誰共郎官賦此游世態讒言疏似網人情方信曲如鉤吟邊鷗鷺應相狎蟄後魚龍未可求莫向波濤頻極目江湖魏闕總含愁

送張博士之任秦藩

錦江春煖詠歸與老向王門更曳裾魯殿靈光應可賦秦關紫氣未全虛終南路接仙人府太乙天迴帝子居黃髮尚殷明主念可容朱邸遂懸車

宴集東樓得燈字

鬮熱何煩事欲永相將杖履白雲層朱甍過雨晴猶潤綠筆含風醉墮葉鳴階細雨趁歸鴻點樹疏病骨誰能辭駑馬鄉心端合憶鱸魚非君青眼千燈憑欄醉去

狂歌發誰道登高賦未能

喜程孟孺至夜集寺閣得君字

十年踪跡惜離羣淚盡天涯復見君千里關河來雨色一尊
簡若傍秋分論交感慨殘宵漏染翰淋漓濕練裙自是故人
詞賦好漢庭誰爲薦雄文

讀程孟孺輓陳觀察諸什感賦

生芻千里爵秋原高誼如君可再論雙袖總沾知己淚一杯
差慰故人魂悲來白馬嘶山館哭罷青烏集墓門末路交情
君自見幾人懸榻似陳蕃

劉朴先明府席上贈令子立

孟柳婆娑照玉壺偶緣文酒却相呼安仁作宰仙堪似中壘
傳經子不殊千里渥洼龍是種一毛霄漢鳳爲雛即看家慶

同軒紱寧數終軍少棄繻

送程孟孺遊衡山四首

洞庭南去祝融峯試上岩巒定幾重圭壁倘能尋舜狩壇遺
端合訪秦封尊前斗柄窺朱鳥杖底雲湫走白龍自是登高
能作賦採毫無數勒芙蓉
短策青鞋遠自隨南游司馬此探奇看來紫蓋天應近望入
蒼梧地轉疑日月互經炎帝廟煙嵐全蝕禹王碑山靈最是
憐仙骨可少長風酹酒巵
振衣千尺躡巉岏域內名山此大觀九折湘流縈匹練孤撐
石閣透危欄夫人簫在魚難寐羽客書殘鶴乍摶絕頂靈苗
千頃熟可攜堂北薦春盤
神皋仙嶠關崢嶸雲裏孤根訝創成三楚地靈標嶽望六星

天極象樞衡煙霞宅近尋宗炳杖屨身閑託尚平回鴈峯頭
捣不少好題尺帛寄同聲

夏日同社中諸子泛舟

綠樹啼鶯清晝長垂楊深處試舟航菰蒲過午陰初合菡萏
迎風酒並香樂事蟲魚關笑語物情鷗鳥見行藏詩成漸覺
林煙暝應有驪珠避夜光

蘇以時觀察招集湖亭同方仲美聽琴

落日沈潭澹遠空畫船無碍往來通座中流水彈琴在鏡裏
清波載酒同紗帽乍欹楊柳月綸衣長倩芰荷風非關領畧
江湖意那得相從咏自公

同高仲益傅伯仁訪楊孟嘉湖上載妓

百里重湖接素秋爲乘幽興遠相投桃源洞好堪移宅柳市
橋平一放舟歌爲過雲遲錦纜夢因行雨濕裴樓深杯短棹
寧辭醉乍可臨流到十洲

湖上言懷

謫宦歸來與轉饒春風長日繫漁舠傅岩舟楫寧忘試渭水
弓旌枉見招鄉國漸知鱸膾美江湖長倩鷺冠驕芳洲蘭芷
應無數不學行吟賦寂寥

贈鄭徵君

共說龐公避世深白雲蒼嶠寄閒心清尊勝日花千塢委巷
春陰樹十尋醉去婆娑鸛鵠舞歌來縹緲鳳鸞音卧龍躍馬
渾餘事何似高風在竹林

贈維揚金蕊甫

金蕊玉樹迥崔嵬畫舸晴江漫泝洄故國濤聲枚叟去芳洲

草色禰生來南朝舊事吟哀柳東閣新詩詠早梅詎爲飲醇心已醉風流文雅不凡才

送沈上卿進士還朝

公車射策有光輝詔許寧親與暫歸過里共傳司馬節趨朝初脫老萊衣花間曉漏聽雞唱柳外晴雲接鳳飛多少杏林同輩客輸君青鬢奉形闈

傅民部新舟初試同諸君宴集

風流會是濟川賢此日扁舟漢水邊漫道陶朱能避世還驚李郭似登仙炎蒸忽散帆間雨空碧俄開鏡裏天不是武陵路杳杳落花深處肯回船

聞警

聞道羣鯨舶海上來東南民力倍堪哀鯨鯢縱死猶思噬虎豹長征未擬回天意詎能忘小醜王師端不赦渠魁會須一舉妖氛廓坐見扶桑曉日開

贈琴客齊安素兼呈齊玉沙太常蔡系川觀察

半生江海任奇游楚水衡雲幾日留下榻每依僧舍僻彈琴偏向客窗幽山中白鹿徵君宅湖上青螺處士洲聞道相逢皆把臂伯牙絃在更何求

童文卿叔姪讀書寺閣詩贈

窗含殘雪篆含煙坐誦行吟手一編蕭寺客依祇樹佛阮家人是竹林賢攤書逼掃龕前石滌硯頻澆杖底泉題壁可知長風萬壑鍾明主有懷思鉅鹿徵君無意賣盧龍誰云只尺多麗句惠休詩好定相憐

漢上泊舟

三年不聽鄂中謳此日重過感舊遊良友盡凋彫鬢改江山如昨我還愁

半老羅綦簇鶯啼茂苑疑長樂馬走荒陂憶莫愁自是枌榆原帝宅可能風物似皇州

訪會大任父

久矣吟詩廢蓼莪偶來門巷尚張羅先公拜表心原素舊客摳衣賢已喈有子雅能傳劍履無家猶可傍松蘿中天喬木森森在會有風雲長碧柯

洪上逢龍伯貞年伯因懷君贊君御

苦因岐路怨蹉跎法署星懸暫一過政暇雅堪陪夕詠風移久已廢朝歌花簪太室寧辭遠竹看淇園不厭多邦憶謝庭雙玉樹參差無柰隔關河

朱仙鎮謁岳武穆廟

運天草白與沙黃會是王師百戰場遠塞未能歸二聖重泉空已殞三良堂堂壯氣留蒼桓颯颯悲風吼白楊國削身亡千古恨只餘行客薦椒漿

謁殷太師廟

駐馬殷墟問典刑太師遺墓峙郊坰歐刀縱伏心仍赤竹素難磨汗自青禾黍舊荒留感慨蘋芹聊採薦芳馨蒭蕘不犯松楸肅呵護應知有百靈

眞定道中

遠道嚴程客思牢空將野性逐塵容河邊細雨孤城戍塔底長風萬壑鍾明主有懷思鉅鹿徵君無意賣盧龍誰云只尺長安近尚隔宸居第九重

江陵龍堂寺漫述

會聞王粲滯荊州我亦飄然事遠遊南國鶯花千里夢西陵

煙火五更愁逃禪且自依龍象混俗何妨應馬牛到處登臨堪作賦肯從吾土歎淹留

登仲宣樓

江樓獨上思如何把酒憑欄一放歌千里舳艫巴道路萬家煙樹楚關河英雄割據名空遠才子飄零恨轉多聞說益門天閉選蹀躞寧空冀北羣兵未洗王師何日見韜戈

哭沈茂仁編脩

七字爭傳應制詩風流文雅信吾師虛叨簉羽陪鸞掖不道抽毫失鳳池悲妙簫亭今已往史才鑾室尚同推懸知化鶴歸應晚三島十洲重爾思

登黃鶴樓

澤國煙波迥不分高樓一望倍氤氳簾飛巴徼三峨雪檻落蒼梧萬里雲湖上郎官遙載酒洲邊處士舊能文流光逝水俱堪惜獨倚危欄悵夕曛

辛卯元日

一卧江門春復春每思楓陛一傷神歌牛已少千時戀夢鹿差全閱世身柏葉當尊聊自遣梅花索笑雅相親林鶯谷鳥聲初變誰道陽和布未均

西湖泛舟

八月涼風動水涯扁舟曾不減浮槎高帆半落湖頭雨遠樹微明谷口霞蓮浦氣沾歌袂濕蓼汀花胃釣絲斜煙波是處堪乘興肯遣羊裘屬帝家

元夜集陳廷尉寶綸堂

綺席銀燈樂未央徘徊眞似晉公堂香奩百合煙初煖寶瑟共說韋家有象賢登壇纔罷遽遊仙青門縱好誰傳業黃石

哭傅伯剛

初編不待年詞客霑襟悲薤露佳人掩袂泣花鈿酒罏寂寞歌臺冷何處相思不可憐

怡雲草堂爲陳志寰工部賦

河上晴雲帶草堂怡怡兄弟美清揚開池並影棲鴻雁種竹和鳴叶鳳凰靜夜書聲連北郭蚤春花事近東牆謝家瑤樹枝枝好翅首丹霄見頡頏

集呂姚安楠山園

名士人爭識呂安風流文采照江干嬰鳴自我能求友慷慨如君亦罷官初服乍堪裁蘇荔徵車猶說起綸竿當尊且醉逾晚得芳鄰山中麋鹿寧無主禁裏夔龍合有人精力正強方報國江湖那許乞閒身

懷鄒孚如文選

淡煙疏雨木蘭舟斗酒江干作勝遊爲載紅顏驚逝鯉因歌綠水駭潛虬天孫漫抱河邊石海客空浮島外洲去去桃源應未遠落花深處好垂鈎

送張養晦憲使還任閩中

八月仙槎送欲行當尊無限和歌情驚分海徼明珠色愁聽關門落葉聲荔圃風光廻畫舸鯉湖消息候仙旌揮毫定擬南征賦好向鄉筒寄友生

同李少白諸子集梅思重別業

蘿門一曲路委蛇長日氷漿醉不辭瀟灑恰同河朔宴風流誰賦草堂詩叢林果熟垂朱實雜樹花明吐紫蕤景物留連心賞愜更拚深夜倒瓊巵

贈普上人

祇園深處一僧閒長日蕭然只閉關乞食每聽晨磬動焚香

長待晚鍾還蒲團趺坐松陰合錫杖經行蘚色斑若問芒鞋西去路願留衣鉢在人間

送高維吉應試

意氣翩翩美少年青袍綠綬宛如仙花生五夜香文管柳潤雙旌拂畫船杞梓程材應自別風雲入彀更誰先終軍弱冠人爭識二日驊騮見著鞭

聞陳立甫儀部將營大隱園與余市隱園相近先有此詶

爲園粗喜避囂塵復道仙郎逐隱淪泉石共標成勝蹟松筠好與結芳鄰山中麋鹿寧無主禁裏夔龍合有人精力正強逾晚得方報國江湖那許乞閒身

懷鄒孚如文選

嘻宣騎吹發江津一片遙心入紫宸客舍棠梨千樹雪帝城楊柳萬家春論詩爆見推才子擊筑何妨傍酒人聞道至尊憂社稷願言西北有風塵

送莫使君之東昌

樓船遙指潞河開三十專城意氣哉北闕舊懸郎署譽東方新藉使君才搴帷岱色車邊出卧閣春陰海上回莫道風塵多吏隱滄洲郡黃金應佩聖書來

拍宜城懷王吉甫年丈

習習南風五兩輕維舟今夜是宜城河流半帶青山色江雨全飛白雲聲四海交遊頻入夢十年兄弟倍含情龍門只尺無由到翹首蒼烟冷翠屏

讀陳清甫明府贈程孟孺詩却寄

茂宰風流寄墨卿詞林更喜得同聲十年沈陸河陽吏片語雲霄海內名道藉青山偏起色交從白屋倍含情休衙何日容投刺狂簡能無恕禰衡

要李少白訪程孟孺寺齋阻雨未赴

悲風搖落度雙林海內文章此一尋耐可諸天容歎咏那堪今雨負招尋舟如刻水殘清興榻似南州損素心社裏白蓮應笑客綵毫先已賦愁霖

紫萸館餞別任山甫別駕

成違別送君惟有淚霑裳

寺閣宴集柯晉宇審理

梵閣遙迴一徑通追隨仍喜接支公松棚禮佛花堪供竹屋留賓酒不空閒海客來驚把袂楚江官冷惜飄蓬憑君莫話無窮事已是浮生半日中

寄龍君御

幔被何年入漢闕舍香此日侍龍顏才同賈誼書頻上官似馮唐鬢未斑三殿鶯花吟裏過五陵裘馬醉初還故人雅有彈冠望小草多慙賦出山

郎上逢李君實郎贈

少年裘馬五陵游破虜曾封萬戶侯已道勛名同衛霍況兼文藻似應劉歌中白雪難輕和篋裏明珠肯暗投四海風塵夢十年兄弟倍含情龍門只尺渾未息殷勤猶自惜吳鉤

送王汝賢鎮襄陽

笳鼓喧吹漢將營紅纓寶馬大隄行山公載酒空陳跡叔子題碑自令名四海烽煙戈未息三江魚鳥陣初成亦知肘印渾餘事不信吳鉤入夜鳴

常惟一年丈以大中丞開府兩浙先是曾校士於此遙有此寄

朱轓蒼佩大夫哉幕府遙臨海塞開越國山川崇節制禹壇文物盛追陪戈船截浦皆長技竹箭充庭盡美材爲問丰標誰得似赤城霞起接天台

蕭凌喬移居

白首蕭然任轉蓬悔將生事逐雕蟲家空圖史雖三徙技比雞鳧尚五窮舌在不煩嗟歲晚身貧獨喜得詩工門前結駟頻相過定有何人許薦雄

大浸同李少白泛月

千家砧杵羅高秋偶爲清宵一浪遊七澤煙波蟾窟冷五城光采兎宮浮已知衰颯非舟楫乍可疏狂理釣鉤便欲扣舷歌欵乃哭聲無數水西頭

熊太無文學以甘應溥憲使書至即日言別對菊郎贈

鸇熊家世信名賢秀骨昂藏儼若仙鴈字遠傳千里札漁蓑初繫九江船酒從謀婿秋方熟花爲娛賓夜較妍何事入林巒把臂郎將歎緒作離筵

九日集雲雉樓

休官休下幾經年每對黃花泛酒船坐上壺觴偕勝侶天中
樓閣挾飛仙驚弦乍聽霜前雁掠水遙看渚上鳶消受陶潛
三畝秫不須重掛阮家錢

贈鍾伯敬大行時使蜀還

禮闈三捷冠名流益部看星復壯游過里乍驚司馬節扣舷
誰附李膺舟江湖有夢聲初杳風雨無情轄漫投怪底新詩
今轉細想傳衣鉢自蔣州

同里盧靖鴻校刊

七言律詩

呈郭希宇中丞四首

大纛高牙楚一方朱陵紫蓋盡趨蹌皂褒久抱風霜色蒼佩遙分日月光墨吏幾人拋印綬舟師千里飾艨艟亦知退食多公暇獨有憂時志未忘

端居憲府日從容靜掩軍城樂四封江上帆檣爭出市幕中鼓角半歸農風清遠徼麥雉過月滿高樓載酒從借問丰裁誰得似前身會是郭林宗

尺疏高懸海內名至今列相登直聲千金自倚燕臺重一劍能令楚甸情虎帳通宵傳飾劍雞壇長日盛逢迎隋珠和璧

皆無恙可採沈淪達聖明

畫省符臺暫陸沈熊幡豸繡主恩深時名共比豐年玉古道

寧懷暮夜金三楚地靈贈憲節九重天闕待朝簪中原戎馬

渾多事莫擬名山說向禽

寄馮開之祭酒

詞臣供奉漢相如暫領南薰下直虛湯沐河山天子宅宮牆

日月聖人居門多舞象朝趨席寺隔鳴雞夜校書黃閣向虛

宣詔近雲霄鵠合借吹噓

寄懷會直卿宗伯

學海淵源翰墨林每從憂國獻丹心功成羽翼青蒲近道贊

經綸翠幄深東觀圖書垂筆札北扉函杖引冠簪招賢想望

公孫閣未少詞人數陸沈

寄懷余世用宗伯

儒臣簡命列東曹史局仍兼職事勞夕下紫宸卿月迴曉陪

丹墀帝星高千秋大業籌調鼎一代榮名識佩刀欲詠康衢

參妙曲只愁仙樂隔雲璈

寄懷馮用韞宗伯

六傳如雲擁騶騎天書遙捧入明光時名共擬豐年玉物論

同歸大國香色藉星辰驚曳履身依日月佐垂裳枯鱗未敢

希恩澤願灑甘霖遍八荒

寄懷張泰亨司徒

腰金鳴玉奉銅龍劍履頻趨禁苑鍾四海燈清中執法九邊

供億大司農應知報國身難退漫說循牆道轉恭同學少年

多薦達幾人槐棘得相從

寄史立之憲長

蓬壺仙嶠舊同官一別風塵會較難楚客久辭玄武佐吳儂

猶著惠文冠應知北闕歸嚴助莫道東山起謝安彭蠡春深

雲夢濶可無書札問漁竿

寄張睿甫沈仁卿二丈時並官閩中

閩道垂楊拂御溝當年裘馬五陵遊三都賦就張平子入洛

詩成沈隱侯劍過延津原自合珠沈漢浦未堪投相思九鯉

湖邊夢好蜀西風向楚州

陳寧父給諫過訪

長安一別幾經年握手驚看各愴然緑酒漫隨狂客後赤心

會共聖人前途窮且自依蓬轉道在那能逐瓦全江上涼風

堪載酒莫教孤負飲中仙

立春日湖上口號

湖上蕭條生事幽忽驚春色上扳裘寒冰牢坼魚龍窟宿霧全收鳧鴈洲老去風塵餘短劍狂來江海尚孤舟桃花流水年年似漫逐煙霞理釣鉤

酬朱平涵太史過訪

太史才名接上乘明時騷雅際中興因頒桐葉來文苑爲逐桃花過武陵檄到殊方趨長吏詩裁別院寄高僧龍門此去無多地欲附青雲媿未能

送龍君御之白下二首

高館張燈夜未央相逢幾度惜流光憐余潦倒惟詩癖愛爾飛揚尚酒狂賈誼謫來頻作客馮唐晚去始爲郎中原鼙鼓渾多事想見功名起一方

編成貯北扉石姥風高迎露冕鏡湖煙煖動搴帷吳舲越榜堪乘興倘許嚴陵拂釣磯

多冠驄馬外臺崇水繚山青到越中短棹夜乘王子雪片帆嘯挂鄭公風看來竹箭材同美集罷蘭亭詠較工自是龍門聲價重不將獨步數江東

紫禁新恩出御題碧幢丹幰信扳騶幾通薤道趨巴徼復厭承明入會稽吳越兩家舊咳唾東南半壁伏提攜從來博雅諳奇字禹穴豐碑定不迷

貞成王孫以七夕過訪投詩見贈依韻奉答

有客來從鸂鶒洲一時意氣雅相投乘槎未冷雙星約下榻能消十日留別社酒尊蓮浦夕小山風物桂園秋漫言三戶堪張楚肯信行吟近白頭

酌酒與貞成因懷常惟一中丞陳新之計部

劉君尊酒共躊躇傲骨終當與世疏擔簦爾雅辭宗正法挂冠余謝考功書身賦湖海神差王道在煙霞癖未除爲問江干寥落者想應同釣楚江魚

贈貞成宗侯兼呈尊公祭酒

王孫綵筆擅蘭臺日坐江樓定幾廻閥上燃藜原帝胄嶺頭騎鶴自仙胎漢家文采三王策鄴下詩篇七子才聞道劉安書已就定攜雞犬白雲隈

送貞成之岳陽

離亭秋晚戒行裝返棹猶聞向岳陽江上丹楓朝共暮湖邊青草露爲霜衣裳夜緝芙蓉冷筆札晴連橘柚香別後相思何所寄君山如黛水中央

與客對菊聽妓小瓊歌得神字

深院閒庭詩思新山家秋色未全貧扳歡滿泛黃花酒按曲
先過白玉人霜欲墮時妝舞袖雨當行處暗歌塵相逢莫訝
頻沾醉今日還應賦洛神

寄屠長卿祠部四首

春卿署裏舊含香逐客傷心淚幾行自是魯連思蹈海非關
張翰憶還鄉峻嶒俠士千秋骨璀璨詞人五色腸借問騷壇
誰赤幟可知旗鼓在高陽

高閣重重坐紫雲一時山斗重論文薄田種蛤堪輸吏遠浦
爲漁不事君滄海珠明懸藻思赤城霞起接情芬遙知綵筆
多題詠不數羊欣白練裙

樓船簫鼓發江村只尺金陵王氣屯學士北扉陪虎觀諸生
只將玄髮寄滄洲誰道明珠可暗投海上秋雲家四壁湖頭
林下路幾時重岸白綸巾

送郭美命大司成之南雍

春雨客孤舟聽潮句好敲高枕貴酒錢空典敝裘多少故人
青眼在肯同王粲却依劉

送李長叔秀才

翩翩縫掖魯諸生文雅風流劇有情東國人倫堪揖讓西京
此日尚千金相思有夢通秦望同病無端感越吟問道五湖
詞賦更縱橫朱絃蚤已操湘瑟白璧終當薦楚珩從此登壇
生事淵與君何處抱瑤琴

春日鄧刺史公招集郡齋

政成公暇轉從容宴客千鍾綠酒濃江上風流看五馬斗間
靈氣媿雙龍憑陵彩筆經春麗錯落華鐙入夜重不是使君
能倒屣肯令蓮幕得過從

贈嘉禾李文學

曾對鴛鴦五色文客中何意更逢君談詩已自同匡鼎作賦
還應似陸雲峻裏青鎙陪舊刖爐頭綠酒坐斜曛他年碧漢
看斬鼇倘憶深山鹿豕羣

世耕莊留客

廣陌平川抱綠疇竹環槐夾草堂幽田家濁酒經旬熟客子
遲應似陸雲峻裏青鎙陪舊刖爐頭綠酒坐斜曛他年碧漢

玄言盡日留楊柳陰多頻對奕菰蒲放遠一移舟藜羹麥飯情非薄百遍相過想未休

送崔丞還維揚二首

敬罷驅駒恰別恐送君歸向古揚州三年佐郡閩輿頌一日還鄉兒錦遊數卷圖書江上卓幾家煙月海邊樓畬田倍稔紅粱熟何用王門禮數優

林花水暖日初遲迢迢扇席路不疑岸轉青楓仍舊楚門垂碧柳尚前隋東田近海燒畬後南浦通潮進艇時身是州人新鶴去遠裝何用有餘貲

客有勸駕者詩以示之

酒旆茶竈鎮相聞朝薄狂歌十二時懶向白蓮過北寺歡陪黃菊傍東籬稽生久與山公契管子惟應鮑叔知多買水田今不恐遺弓湖邊水綠飛仙鴈郭外山青駕彩虹知爾遠遊者舊莫相忘

再寄龍君御

闔君斗酒別新豐請宦蕭然似轉蓬越徼向應收美箭楚人能作賦肯因寥落漫書空

懷周元孚尚賓

瘴雨蠻煙一逐臣簫邊當日疏猶新君王雅意清沙漠客子孤舟卧海濱象郡天遥連柱嶺羊城地迥隔楓宸相思剩有羅浮夢好折梅花慰遠人

懷李本寧太史

芙蓉爲佩芰爲裳解組清朝鬢未蒼文士幾年驚入洛詞臣可歎芳菲又一年愛君幽興轉翩翩林閒選伎呈歌部水畔留賓費酒錢圖蝶惜花還並舞野鶯抱葉已初眠風光有限情無盡更續春游第幾篇

壽吳明卿先生

縣車當日主恩偏華髮驚看七十年三楚才名人倘往兩朝供奉事猶傳山中客到頻浮白閣上書成更草玄漢主尚思

長見妬主恩猶遣到明光

寄陸敬承祭酒

碧漢丹霄快羽儀銀魚朱紱轉委蛇前身方朔原仙吏異代

揚榮信帝師槐市書連鵷鵷觀蓬壺班接鳳凰池會開東閣

延文雅想見彈冠自一時

寄呈方金湖少保四首

佩玉垂紳四十年翩然丰采似壺仙功成北漠無烽燧身退

東山有管絃再起雲霄還致主揚來魂夢尚薄邊番番黃髮

如公少莫羨湖頭范蠡船

洞庭春水日潺湲赤鳥歸來舊未斑已道上公鳴玉去復聞

仙子弄珠還杯餘流霞堪浮客藥有刀圭可駐顏爲問題詩

高閣裏何如追處賀蘭山

青山歲月主恩長擁騶狂吟樂未央黃石可能傳孺子朱轓

猶記走賢王陶公力健仍移籃輿帶臥身開且釣璜多少朝紳

思舊德至今清節詠羔羊

芙蓉雙闕五雲中會憶傳宣引上公鄉里聲華叨附驥門牆

踪跡媿雕蟲初奠有待調鼎解組翻成惜楚弓自笑卑飛

同斥鷃也能天外逐冥鴻

壬寅元日有懷京邸諸大老四首

東風送煖入皇都內裏傳宣上大夫不用弓旌同綺季自將

冠綬比蕭朱新恩改玉腰俱白往事簪花鬢尚烏身在太平

多暇日想開東閣引文儒

開遊舊公集鳳池銅龍金馬鎮相隨官聯北斗天喉舌經學

內帑世羽儀宴罷掀花俱縣燭朝回蓮炬共裁詩長安市裏

春鐙爛猶記當年並轡時

癸年東觀校書同一日承恩寵獨隆池上鳳凰將九子府中

槐棘引三公朝元會裏花相近退食公餘酒不空見說還來

多善謔可陪談笑坐春風

隱几蕭條日欲斜五雲深處望京華官家雨露恩無異客路

途泥分自除慢向山中歌桂樹還思幕裏種蓮花明河只尺

應堪問爲許秋風一泛槎

寄壽張睿甫年丈時任江西廉訪

久辭仙籍下楓宸執憲俄驚豸繡新一代風裁人御李兩間

清淑獄生申臺中氣色雙龍近江上形容五老眞莫訝孫弘

開閣晚漢家今已策平津

贈譚學甫孝廉

春鐙爛猶記當年並轡時

癸年東觀校書同一日承恩寵獨隆池上鳳凰將九子府中

槐棘引三公朝元會裏花相近退食公餘酒不空見說還來

多善謔可陪談笑坐春風

隱几蕭條日欲斜五雲深處望京華官家雨露恩無異客路

途泥分自除慢向山中歌桂樹還思幕裏種蓮花明河只尺

應堪問爲許秋風一泛槎

寄壽張睿甫年丈時任江西廉訪

久辭仙籍下楓宸執憲俄驚豸繡新一代風裁人御李兩間

清淑獄生申臺中氣色雙龍近江上形容五老眞莫訝孫弘

開閣晚漢家今已策平津

贈譚學甫孝廉

晴窗朝爽夜鐘深過漢凌霄萬里心人向衡家看白玉客曾

燕市築黃金鳴球鄭重懸東序綵筆殷勤賦上林不用里人

重薦士聲華蚤已動朝簪

寄楊公亮太史時掌閩憲

芙蓉闕下紫宸官漫感人間道路難雲陛久辭承露掌霜臺

新著觸邪冠龍潛浦水光終止鵬徙溟池勢自搏多少故人

調鼎在相期白首奉金鑾

朱陵問雪望

春雪霏霏入畫樓驚看寒色上簾鉤花開玉樹香初辨水注

銀塘凍不流瑤海易迷庭鶴怨扁書難寄塞鴻愁爲言辛苦

蘇卿節何似風流剡客舟

送陳師卿之白下兼謁鄒選部龍計部熊明府三丈

此去扁舟入建康桃花綻碧柳搖黃洲邊浴鷺帆初落巷裏鳴鳥酒正香爲愛彈琴過茂宰因携題杜接仙郎相逢盡道人如玉肯使明珠委路傍

洞房詩贈蕭石帥孝廉

連理花開比翼齊七香車伴錦障泥玉簫吹徹還乘鳳金屋收成肯嫁雞謝女窓前吟自苦江郎帳裏夢初迷他年千騎東方貴記取桑田長滄

甘義莊司理枉過

十載含情各一方何來喜盡莊林路到門忽訝青衫客抗疏猶自翁香浮墟畏空慙地主商烏念舊誠臺郎恰來五月無炎暑猶是當年綠芬霜

贈謝陵卿將軍

解組清朝鬢未斑暫歸林下得身閒向來泉石眞成癖此日煙霞欲駐顏坐客盡能傾北海蒼生仍望起東山漢庭槐棘猶虛席莫道冥鴻不可攀

一疏雲霄念己慚誰從湖海覓元龍開園種竹應千箇買石爲山定幾峯捉鼻詎能忘小草科頭聊自撫孤松中原鼙鼓渾多故那得閒情學老農

十畝園成水竹多盡將幽意付松蘿門開白晝堪羅雀書就黃庭欲換鵝七澤驚花供酒盞五湖煙雨傍漁簑梨園弟子翻新曲好向春風一踏歌

舉世何人解獨醒於公千古見鴻冥樂時琴罷吳榮席會懸月會集朋簪每聚星短坎淡煙蒼埜塢小寇疏雨綠楊汀鱗予亦是幽栖客只合相從泛醽醁

送張參軍丈人之金陵

恰恰流鶯繞樹鳴當尊如訴別離情心同范蠡移家去身似梁鴻載室行曉渡連江看柳色晚涼欲枕聽潮聲金陵佳麗應堪戀莫忘湖山信宿盟

題山僧筠巷卷

乍向東林問遠公翛然萬竹玉玲瓏即看化坎龍宮近縱使裁笙鸞嶺通清影漫同諸品淨貞心原逐六塵空虛疑千畝瀟湘色只在靈山一鉢中

送陳文叔北上兼寄何仁仲典客

陳琳草檄名非忝何遜題詩眾所推桑梓同官周禮樂雲霄分直漢威儀傳宣幣曉趨金閨警蹕通宵奉玉墀到日朝元堪作棟莫將初服老煙霞

陳玉叔先生致政還里奉慰四首

人日陳立甫儀部移居
江頭拋却舊魚磯入郭翻憐俗事稀人日正逢開社酒王正
初喜試春衣閨中剪勝金花綴樓上吹簫綵鳳飛最是主恩
休沐好轉於喜繡羨君歸

寄周元孚尚璽

會共雲霄許致身偶同流落下楓宸君今尚璽還遷客我亦
彈冠向故人閭閻曉瞻高掌露班貂時奉屬車塵由來三仕
宦非薄莫憂從前嘆積薪

寄懷吳明卿先生

春風會記采眞遊握手欣逢壯若洲一頭青雲生左席幾迴
明月憶高樓丈人家食猶蒼鬢客子行吟漸白頭聞道河清
仍萬祀綠楊風冰壺近水心逾瑩綵筆憑高思轉工不是詞林
曾忝竊敢論龍劍有雌雄

東王汝賢時罷山東閫帥

大海旌旗擁上游黃金橫帶古營丘戈船忽罷三千旅貝闕
空瞻十二樓報國縱然懷馬革爲家且自理菟裘吳鉤清夜
鳴相向定有精光射斗牛

飲陳立甫儀部宅

仙使含香下紫宸暫歸湖上學垂綸林閒薛荔原初服社裏
枌榆盡故人綠酒夜深銷塊壘黃花秋晚著精神兒童慣識
狂歌態總是煙霞性未馴

與客泛舟作

夜雨連江發大川岸花汀柳倍蕭然孤村寒食無煙火薄暮
春衣少木棉吾道羊裘聊爾爾故人魚服亦翩翩滄浪漁父
原相識肯念行吟在澤邊

立秋日同任山父諸子讌集

送馮用韞太史白惟錦給諫校士還朝二首
諫閣詞林蔚有聲鳳池鶯掖沐恩榮一經校士俱秦鏡三試
登臺並楚珩澤國魚龍新奮翼天朝鴛鷺迥含情由來綏轡
過方域可采風謠達聖明
黃鵠澄江匹練空樓船迅發信長風清朝舊接夔龍武大廈
新收匠石功爲歷沅湘文轉勝因搜雲夢賦俱工行行倘憶
滄洲客莫惜陽春到郢中

陪張于道參知宴集東樓晚泛湖亭

岩甍樓閣倚天中入望湖光一鑑通促席旋開朱棟雨放船
仍蕩綠楊風冰壺近水心逾瑩綵筆憑高思轉工不是詞林
曾忝竊敢論龍劍有雌雄

東王汝賢時罷山東閫帥

大海旌旗擁上游黃金橫帶古營丘戈船忽罷三千旅貝闕
空瞻十二樓報國縱然懷馬革爲家且自理菟裘吳鉤清夜
鳴相向定有精光射斗牛

飲陳立甫儀部宅

仙使含香下紫宸暫歸湖上學垂綸林閒薛荔原初服社裏
枌榆盡故人綠酒夜深銷塊壘黃花秋晚著精神兒童慣識
狂歌態總是煙霞性未馴

與客泛舟作

夜雨連江發大川岸花汀柳倍蕭然孤村寒食無煙火薄暮
春衣少木棉吾道羊裘聊爾爾故人魚服亦翩翩滄浪漁父
原相識肯念行吟在澤邊

立秋日同任山父諸子讌集

只尺林塘暑氣殘西風忽動竹皮冠井梧一葉啼初隕江樹千行晚欲丹池上清尊歌進酒山中高枕勸加餐多情莫漫悲搖落北鴈南鴻信羽翰

七夕集傅伯仁一勺軒

零露蕭蕭湛綠波當尊莫問夜如何查頭活水原通漢戶外明星欲渡河玉佩響隨雙杼落綵翰光映七襄過人間歡會同茲夕一度滄洲一醉歌

中秋席上別任山父得城字

銀漢迢遙夜轉明娟娟涼月吐高城長空忽度征鴻影遠客林深不睹冠竹葉尚分冰簟冷桂輪長逐露桃寒白頭兄弟身俱健肯唱尊前行路難

寄陳新之計部

扁舟一日賦歸與不分明時有謫居逐客自多江上淚流言

到來秋色滿滄洲更上岩巒百尺樓景物會兼風日好池臺眞並水天浮時危且喜秦師捷身隱空懸魏闕愁黃菊有情聊共醉綠亭無恙復何求

送王心塘廷評之任二首

巴川循吏風蜚聲忽捧新綸向舊京龍阜山連江浦近馬當潮接海門清庭無杜滿頻操贋國有艱危一請纓試到石頭城上望羽書南北正縱橫

結褵殷勤豈世情新看漢署有持平園陵終古尊抔土宮殿深夜護赤城霞神應解語疑中酒態欲臨風憶浣沙野客恰來相對飲故園彷彿醉流霞

贈方生完娶

五月江城賦摽梅雲鬟梳就下妝臺初驚河上雙星會更挾

空湍篋中書高樓月上堪乘鶴小艇波平好釣魚白首弟兄俱宦拙五陵裘馬竟何如

題王無見如如卷

住世長懷出世心蕭然一鉢寄東林花因入定閒初落鳥爲聽禪靜不吟錫杖引泉潭水近石龕縫衲塢雲深怪來天語闇清切可是松濤響梵音

客舍牡丹盛開

高門曾是魯朱家過雨初開富貴花碧井細澆丹竈火綵棚深護赤城霞神應解語疑中酒態欲臨風憶浣沙野客恰來相對飲故園彷彿醉流霞

峯頭片雨來寶燭光搖鴛被煖碧桃花發鳳笙催殷勤試唱
羅敷曲錦帶同心好共裁

贈魏羽上

上清狂客迴翩翩愛爾形容似倜儻仙經三萬字鶴歸
華表一千年桃花碧映燒丹井芝草青連種玉田我亦吹簫
緱嶺去肯遲天路共周旋

送梅文學還齊安

洞庭木落鴈飛鳴尊酒河梁忽送行傲世可知纓掇紱還家
翻喜布帆輕聽歌白苧悲先集脫贈青萍氣尚橫後夜思君
江月冷夢汀楓岸不勝情

贈周世勛明府過訪時罷官爲方外游

太守高名衆所欽閒抛虎竹卧長林牀頭夜雨敲殘局壁上
晴嵐拂素琴牖石起山曾聚齒滿泉布地洽娛心盤餐盡日
留客總爲從前有賜金

同諸子集李西郷年伯宅時長公以使事還里

百花深處草玄亭愛客殷勤醉酵醲拙宦尚驚秦嶺雪好懷
仍聚潁川星相將聽曲過鶯榭共喜聞詩在鯉庭莫訝龍門
欣御李可知千古一鴻冥

陳章閣觀察招飲蓮湖

翠袍驄馬擁朱旗絕勝風流在習池片舸遡空搖脾睨雙珠
含月蕩杲愚芙蓉水淥蘭爲棹蠟蛛橋長柳作帷百罰深杯
從愛客鳴雞達曙肯相辭

朱宮虞吏部枉過同傅伯仁民部集小園

隱囊紗帽鷫鸘袍十日平原醉濁醪一仲可堪同蔣詡七賢
元自引山濤杯搖水鏡光逾映斗轉台衡氣並高紫荇絲蘿

韋氏傳家蔡一經蚤辭簪紱任鴻冥逢人但叱猛生懶須俗

空絕客即看啟事在中朝

偃掌樓獨酌

休論歧扈與飛揚一片雄心尚倔彊狂擊唾壺歌未已捲拋談麈夢初長神仙合有三重閣傀儡從登百戲場爲謝春光能嫵客煖風吹酒雜花香

賀童起伯再娶

驚聞嬋娟出深閨得到天台路不迷鴛續斷絃還再鼓燕歸華屋本同棲心憐漢水投珠曉眉掃春山舉案齊從此將雛應奏曲肯隨遊女詠銅鞮

送陳瑗玉北上兼省覲尊公光祿

寶馬連錢映錦韉長安此去復何如斑衣畫省寧親後彩筆仙廬謁帝初玉碗光浮燕市酒金盤香餘楚江魚歸來楊柳

橋南路會見相如擁傳車

春日寄懷鄒孚如選部龍君御計部

幾載山中弄綠毫樓船同日泛江濤楚材原自稱雙璧漢署何妨笑二毛茂苑鶯聲連畫省芳洲草色染青袍相思漫擬彈冠慶取次瓊枝入夢勞

答連之王孫

公子西園日獻歌秋風何事恨偏多纔聞對酒悲鴻鴈復道裁詩廢蓼莪書寄北風情繾綣夢回南浦歲蹉跎池頭修竹應無恙倘許扁舟挾雀羅

集鄧汝爲明府官舫

芙蓉江上木蘭舟鼓枻何當萬里游仙尹之官原赤縣朋尊醉客自青州光搖畫燭供鸚詠曲寫瑤琴雜櫂謳從此飛鳧

頻調帝肯隨雎鳥戲河洲

得沅陵張養端年丈書兼示秋夜見夢之作賦答

舊雨長安客秋分幾雁愁思歎離羣魚書珍重湘中字龍劍參差斗底文夢就空梁看落月詩成絳筆賦停雲由來沅芷芳堪贈願得瑤華取次聞

即事呈趙長卿文學

久將幽事理蒐裘飲谷棲巖總自由放逐偶慚同賈傅游揚翻悔負曹丘時名雞肋頭空掉世路羊腸足漫投詞筆代與公等在佇看東序列鳴球

壽傅元介將軍

青門路接故侯家猶記當年競鼓笳七十杜陵頻縱酒三千桃樹一開花簫憑素女吹明月酒倩青童泛紫霞老去廉公

仍善飯可能無意淨龍沙

贈易海洲中丞四首

虎符能軼絳爲騶開府於今信壯猷樂奏洞庭喧夕吹賦陳雲夢振春蒐山連河鄂東西望水劃巴吳上下游不用據鞍兼貫札分明元凱在荆州

帝表衡巫鎮楚疆君王賜履有輝光綏懷德意同膏雨震疊兵威勝雪霜弔古詩成堯女瑟登高賦就庾公牀芳洲草色無窮碧潦倒知容處士狂

建牙吹角不聞囂執法居然異百寮喉舌定司天北極威名初播地南徼人班勇爵皆超乘士附詞盟半珥貂內席盡留槐棘待履聲還在漢東朝

幾年宦跡似虛舟憲府俄驚列栢秋四野烽恬無戰馬三農

食足有畔牛人言噂沓空塵點帝寵駢蕃每慰留覆雨翻雲從變幻不妨含笑看吳鈎

同常中丞惟一丁職方元父郭宗伯美命張翰史澤癯

城樓宴集

登臨何意遜羣公斗酒憑高樂事同江上波濤巴積雪空中樓閣楚雄風芳洲色動吟邊草漲水聲翻爨下稍復有仙娥能度曲却疑身在綵珠宮

贈丁元父郭諫

曾護樓船百萬兵鯨鯢爭徙威名勛垂彝鼎心原薄藥就刀圭骨已輕半世求仙神是谷平時禮佛化爲城由來晉度皆功行小草能充拔眾生

贈張澤癯太史二首

綵筆班濡五色腸漢庭詞客有揚光嬋娟老去眉仍妬鶗鴂鳴時蕙不芳滇海乍容鵷偃息天池終待鳳翱翔一時枚卜皆同進可少都俞在帝傍

紫筍班清映玉壺侍臣何喜乞江湖茂陵有客歸司馬直筆何人惜畫狐沈璧欲殘仙露泡醍醐空滿客星孤相逢莫訝疏狂甚曾是長安舊酒徒

贈閻美宗侯

白皙紅顏美且都相逢會許入林無天潢貴冑龍種月旦人尊號鳳雛作賦蒲侯珠玉吐賣文和氏玉何沽慚余授簡才非邑爲爾先愁見大巫

江夏郡事二首

楚江春色數峯青雨後晴冥豹虎縱橫威尚怖魚龍嘈雜氣猶腥瘡痍盡飲貂瑞恨精爽新祠多使靈作喜南薰能解慍冷然吹客酒初醒

江樓一上倍淒其棋局於今又一時府第殷紅新擁血閭閻調敝向燃眉須防濟險資舟楫切恐乘危動鼓鼙縱是登臨人多半有流離

吾土美居人多半有流離

張武昌益吾莊顧賦謝

驂驅千騎羨專城潦倒深知一顧榮閭上胡牀驚庾亮幕中左席媿侯嬴會無拔薤忠堪薦賴有歌棠詠可賡吸漢吞江深仰止那能重挹使君清

贈江夏方明府

委蛇齋閣有餘閒吏是神仙未可攀戶外懸魚門似水庭中碟鼠案如山河陽花好俱含態勾漏丹成剩駐顏共道金華

供奉客郎看天仗領朝班

登黃鶴樓二首

積霧蒸雲跨彩虹君冀一半插晴空山開寶障堪呼月水湛金波欲駕風隍鹿夢醒惟酒鑒江鴻愁涉半詩筒平秋劃劇俱陳迹獨有殘碑誌禹功

不上江樓二十年憑欄風物尚依然青螺忽送君山雨白馬長連震澤煙漠北軍聲紛羽檄海東祲氣盛戈船空矜綵筆高能賦無柰憂時淚欲懸

送朱學博之光化諭

送君匹馬向河梁玄嶺峯前一講堂漢水向來歌樸棫春風人在詠甘棠此去到門牆地芹近席心逾瑩山竹編書汗亦香經術雅堪宣吏治可知朱邑在桐鄉

寄同元孚尚璽

頭白相逢未有期空將尺素寄離思若思似海仍三逐客路如山尚九疑漫向楚弓論得失誰從豐劍判雄雌才名似爾應難匹翹首中原楚歌旗

寄張思永伯仲兩太史二首

蓬壺清切榜天閽父子同心奉至尊相業兩朝司鳳閣史才一派接龍門風雲色變關令象渤海波寬識主恩仙露未殘金狄掌莫將多病卧文園

會是蓬萊殿裏仙銀魚金馬信翩翩文章二陸聲俱著經術諸韋業並傳漫道留侯思辟穀何緣平子賦歸田漢庭不久徵通客想見和鳴在木天

一枝巢爲郭美命宗伯賦二首

幾年戢羽下彤墀乍喜幽栖託一枝選地自將桑土徹彌天那畏網羅施萬眼從過寄想燕雀空嘲總未知莫擬鵷鵷能作賦即看阿閣羨來儀

鳳沼會棲五色毛巢居翻喜遠蓬蒿籠中日月雙丸近袖裏風雲兩翼高漫餌丹霞浮沆瀣閒鋪銀漢枕波濤由來珠樹原栖鶴只尺聲聞達九皋

寄懷甘應溥年兄時由貴竹遷閩憲

幾從留滯歎前塵疊見除書下紫宸坐擁春風過貴竹劍橫秋水躍延津胸蟠多緒寥惟遇眼見熊韜賜履新同學少年空白首羨君容易冠朝紳

送龍孝若還武陵兼呈尊公觀察

鴈叫平蕪雪滿途軒車那意向菰蒲千金蹀躞原龍種五色

自醉花前不記年一番欣賞一嗟然縱經霜雪神逾王誤落
風塵骨亦仙佳客流連寒塢月美人滿酒暮林煙羅浮夢杳
那能到何似籬邊共水邊

寄懷孫湘山給諫二首

洞庭湖上岳陽樓曾向樓頭幾日留明月洞簫龍女過晚風
殘笛鶴仙遊應知詞賦悲湘鬼何用江山泣楚囚翹首長安
天北極莫言瀟湘有孤舟

鳳沼鸞坡快羽翰於時詞筆讓登壇纔階雜尾初逢主一拂
龍鱗遂棄官客自遠家能佩芷人誰當戶欲鉏蘭賜環不久
徵才子倘許同彈貢禹冠

送陳章閣憲使之任江防

征旆遙遙出遠郊花驄蹀蹀踏尾蕭梢帆開漢浦初飛鶴劍劃
堪留眺試捫喬松採鶴巢

驛路梅花近蚤春清霜紫電掃征塵三年幕客瞻依遠千里
舟師節制新那用燃犀微水族應從洞鮒活波臣靈鴻江鯉
堪題字料得望音慰隱淪

寄謝衡沖侍御二首

漬衣驄馬五雲端越水吳山攬轡看一自直言虛請劍遂令
幽事穩投竿籬花爛熳經秋盡臺柏蒼蒼歷歲寒太傅東山
時捉鼻想應重拂惠文冠

但將高卧傲明時茹荼甘宜門似羿雄頻載酒家原轉魏闕雙鳧仍傍五雲高

謝眺只工詩登山每著屐頭屐賦野長歌洞裏棋玉樹芝蘭新滿砌幾人能和雪中詞

集童起伯宅賞大紅牡丹

依鷺別館勝冰壺況對春花興不孤大壑松蟠堆琥珀重溟波迴山珊瑚醉餘西子顏同暈浴後楊妃色並腴試倚雕欄栽豔曲露香疑灑錦罷瑜

贈張了心文學

羨君蚤歲擅詞盟餘事猶貪入化城家在楚山參五祖身於蕭寺悟三生牀頭釋部兼儒部窻外書聲雜梵聲我亦宰官思聽法可能相對說無明

送許仰亭參知之任榆林二首

幾年湯沐賴旬宣新命俄驚在朔邊獵火燒天秦上郡騎兵殷地漢居延關城坐遣吞胡策沙磧行投飲馬錢尊俎折衝君自見會看談笑取祁連

熊車計日賦西征挫虜驚看節制榮塞上旌旗榆作鎮軍中笳鼓柳爲營秋高幕府呈胡馬雪壓河源渡漢兵從此漠南烽燧少使君原自號長城

送劉起南給諫還朝

幾廻天上憶簪裾慷慨驚逢對酒餘劉向感時災異疏賈生憂國治安書來須赤社趨王邸去切彤闈直帝廬客附青雲多薦達里人端欲藉吹噓

壽李瑞塘年伯二首

翩翩仙樂度瑤璈誰撰南山入綵毫佳氣滿深浮鸚鵡杓瑞煙輕裊鸛鵲袍寰中閥閱根原李海上春秋核是桃白首丹心懷魏闕雙鳧仍傍五雲高

青陽律轉入韶年鳳管鶯笙樂事便畫綉堂高至高花似錦春鑪

社爰酒如泉人間風月堪中聖天上星辰正聚賢聞說舞衣初換紫新添門戟接弧懸

送王判省覲還里

天涯遊子倍思鄉總爲寧親意未忘入舍衣冠同石建到門車馬似王揚舞彩偏映春花麗壽尊兼浮蔬酒香少別也應勞夢想莫因家處滯行裝

賀童文卿舉子

東風布煖入花茵喜見蘭芽茁蚤春屹屹定知頭玉筍弧弧應愛掌珠新金盞會裏歌雛鳳湯餅筵中繫綵麟千載龍門原世業會從高閣典絲綸

贈嘉魚縣尹時謫廣陵授

美人爲政不言功八載魚山祝願同題碣未乾思叔子滿堂仍聳憶文翁初辭鄴縣雙鳧迥却上揚州一鶴通莫訝河陽花事晚尚餘桃李坐春風

寄胡文源太史

芒鞋竹杖小烏巾已是年過七十春官擬東方千騎貴老看南海一珠新應知說劍猶先日那用懸車羨昔人只尺桃源堪進艇却慚憔悴隔仙塵

送王汝賢省尊公墓兼訂異日之游

片帆東下思悠哉來往知君歲幾回江繞新阡環九派壑埋長劍燭三台青烏相塚能借客黃絹題碑不藉才他日椒漿堪酹墓倘容松檜一徘徊

王汝賢罷兵政歸里席上口占

解組歸來興不孤高陽猶自有吾徒休論肘繫黃金印且喜門開長者車

故人惜別兩依依況復河梁雪正飛彼路忽分江上袂貧裝

誰解臺中衣雲林渺渺孤鴻去煙水茫茫一騎歸待到春明重握手綠蘿新嫩舊柴扉

蝶

日暖煙銷兩翅微分行引隊弄時暉花間曉露頻沾濕樹底斜陽每忘歸洛浦風光思共戲漆園魂夢想同飛秋田一任繁華歇叢桂青青定可依

燕

掠水搏空作對飛幾迴來往繡簾衣新巢定卜朱門好舊壘那嫌白屋非畫幕語殘花寂寂雕梁夢冷月輝輝主人恩重難忘去肯怯繁霜却憶歸

鷺

飄零湖海寄閒情澤國煙霞共此生風動釣船飛更落月昏江渚不挂肯教孤負白鷗盟

鴉

拂羽雙飛似有情纔經西舍復東城喬林律轉應同化密樹巢殘鵲代營棲處不驚羅共網啼時還辨雨兼晴高齋盡日渾無事好向牆頭屋角鳴

鴈

有鳥隨陽自朔都羽毛應比品流殊上林書到霜同墮南嶽峯回月並孤顯影每依蘋藻潔託身寧被稻粱污蘆花夜冷湘江暮莫認尋常鸛鵲呼

贈劉徵君

大河秋迥俯清泠河上羊裘識歲星往事青雲辭桂籍閒心丹壑著茶經鄉閭已自推陳宴州郡還應辟管寧更欲采眞方外去可知人世有脊庭

河陽費尚伊

七言律詩

壽李本寧太史四首

誰將吾道比雕蟲屈指詞壇信國工文力苦搜搖渤海詩才
高揭倚崆峒長飛郢里千秋雪幾息溟池六月風賜衮宣麻
俱未晚平津閣在掩門東

燥髮登朝自一時只今頭白尚唔咿奴憐頡士那辭役婢侍
康成亦誦詩師學便便邊氏腹人倫屹屹馬家眉須知天意
留楨幹九子仍將入鳳池

瑯琊詞藻冠中興代起如公喜得朋司馬才高原字犬登龍
新佩呂虔刀漢家湯沐君恩重楚國風煙更事勞共說綠林
無嘯聚陽春端合向誰操

哭陸敬承宗伯

形軒烏榜鷁鷁袍春色相隨到漢皐作宰遠攜雷煥劍徙官
應傍客窗幽花開擬下迎徐榻柳外空停訪戴舟明日河橋
還賦別淡煙疏雨酒家樓

贈程少府

一謝榮名賦遂初幾隨田父駕巾車於陵仲子能辭祿玄晏
先生只著書自以遠心遊鹿豕每將幽事託禽魚知君舊是
梁園客更有何人薦子虛

雨中柬張了心謝通明時治裝將行

短簷漸遮不曾休爲憶同心阻勝遊乞食定分僧鉢冷題詩
應傍客窗幽花開擬下迎徐榻柳外空停訪戴舟明日河橋
還賦別淡煙疏雨酒家樓

贈程少府

形軒烏榜鷁鷁袍春色相隨到漢皐作宰遠攜雷煥劍徙官
新佩呂虔刀漢家湯沐君恩重楚國風煙更事勞共說綠林
無嘯聚陽春端合向誰操

哭陸敬承宗伯

故人身價比南金官在蓬壺翰墨林書誦萬言惟過目文成
千軸只師心雲霄有路須謝鼎山水無人更鼓琴收得當年
豪士賦至今惆悵不堪吟

哭顧實甫贊善

居然南國不凡才大雅於今安在哉漢殿詞臣司馬病孔門
高弟伯牛災玄珠赤水招難出巨鳥新阡葬亦來料得遺文
無禪草獨留賡詠相梁臺

贈童師善孝廉娶妾

溪沙環碧草鋪茵爲訪妙婷似玉人仙女投珠過漢浦天孫
促駕向河津渡頭桃葉堪乘興障裏梅花若寫神不是風流
京兆手雙眉誰畫遠山春

陳李二生池亭倡集却贈

蕭蕭寒色動綸巾有客相尋到水濱李耳信爲河上叟陳琳何忝幕中賓清言比玉俱飛屑遠思如犀共辟塵莫道青雲無舊契落陽沙鷗暫相親

寺院訪譚汲泉討部時雨尊人在堂

碧天如洗夜如銀偶向招提結淨因竹院茗殘僧話久石壇松老鶴棲頻江山有意留王粲風月多情待許詢莫望白雲增繾綣琪花瑤樹自長春

顯陵恭述四首

先帝龍飛主百神寢園恩重鴈門秦翠華改玉封仍舊御藻題碑跡尚新王氣昔垂雲五彩孫謀今覩日重輪皇家雨露多霑被不獨南陽是近親

金堂玉宇切穹窿祝史祠官與祀同文母孕周岐是邑上皇基漢沛爲宮蒼松不剪皆棲鶴丹澗長扃漫飲虹翹首鼎湖天只尺龍髯何用抱遺弓

漢家湯沐重蕤親千古園陵儼若新歌就大風思猛士讖符白水識眞人衣冠展覲尊黃屋牲帛趍蹌切紫宸聞說六飛曾駐蹕至今香惹屬車塵

雨都同建勢崢嶸郢郡於今配二京天子至時瞻日近聖人生處頌河清山因拱衛如屏列水爲朝宗似帶橫望裏鬱葱佳氣在子孫千億盡神明

贈李海石年丈

五馬翩翩五騎驕使君千騎自東方全城保障存湯沐一片氷壺照雪霜符竹輝煌周牧伯璽書珍重漢循良追隨願比雙文鹿夾轂榮分道路光

送程生之安慶兼呈李道宇使君

蠻牋重來問友生遵途猶自賦東征應傳漢浦雙魚信試聽江洲五馬聲客子飄零驚解袂故人清白羨專城愁眠山下堪維棹猶是孤帆幾日程

贈張歷山學博

峨嵋老子青城客到處人爭識歲星爲覓丹砂曾作宰因憐絳帳復傳經書成玄牝眉應紫坐對寒氈髮較青閭道盤餐餘苜蓿想多服食餌參苓

贈冠巨源山人

有客翩翩信楚才十年裘馬滯燕臺書從盤谷山中授詩向華陽社裏裁澤國煙霞初繫纜文圍雨雪作銜杯與君十日堪留醉莫擬扁舟夜半回

寄李本寧太史時寇巨源過訪

青山突兀水潺湲學士巖居盡日閑郢里縱能工白雪漢宮終是妬紅顏魚龍久蟄難垂釣豺虎虛多但掩關有客北來應問字莫教騎馬只空還

晚蕭凌達

江鄉耆舊有羣公愛爾翻疑帶索翁青鬢流年塵世外白頭初聞才子上公車忽報聲華滿禁廬賜燕頻分光祿酒來舍交誼夢魂中黔婁死去貧無恨張翰生前飲不空獨有隣人爭楊右軍書山中石髓遙難寄殿裏金莖舊不蒐爭道雲霄多薦達故人或恐似相如

贈萬麈洲參知

漢江春色蚤氤氳使者巡行不憚勤棠蔭緣陰庭似水桃飛紅雨傳如雲眞心雅見持三尺寬政寧忘受一分退食可知多嘯詠願從杯酒暫論文

送呂左史之秦

綠酒紅亭古道平送君西去不勝情牛經函谷眞人過鳳下蕭臺惠政多漢水春深添雨露關江秋老隔松蘿黃金想見徵循吏好詠薰風入帝歌

壽龍伯貞計部二首

海上仙人種玉禾偶從塵世閱風波官分虎竹威名遠地擅魚鹽惠政多漢水春深添雨露關江秋老隔松蘿黃金想見徵循吏好詠薰風入帝歌

壽吳仁寰郡守

尺素頻勞問索居相逢應得好懷舒尊前黃鳥堪求友湖上如來弟子武谿仙祇樹桃花不記年紗幅涼敲三島月綵毫光散五湖煙蘭薰晝省香猶握菊衰瑤觴色並妍渭水商巖情閒端合戀潘輿深源正切堪用世可能重侍聖人前

蒼生望莫擬窮愁只著書

傳圓觀秩限韻贈妓

才子當今沈隱侯一時聲價重龍頭書從蒼頡遺法詩自黃初接勝流仙露蚤辭雲裏闕客星晚動澤中裘官家莫訝唐虞老威鳳宜鴻未可求

寄姜仲文參知四首

舉世無人解見憐感君相念重悽然雙魚遠寄吳江水獨鶴
空驚楚岫煙偃蹇敢當名下士疏狂合逐飲中仙東南半壁
須撐拄莫以窮交涕淚懸

五陵裘馬劇縱橫筆雙持贈帝京擊筑可能忘舊態彈冠
蚤已負初盟閒從枉騎思公子苦聽啼鶯憶友生珍重幾時
重把臂只愁衰颯魏司聲

弱冠登朝意氣新馬啼曾共踏風塵中原旗鼓名猶昨上苑
鶯花跡已陳老去煙霞仍傲骨窮來湖海尚枯鱗吳門水淥
荆雲杳猶及函書問隱淪

紫薇行省大江濱何處相思不憶君湖上雁多書尚滯斗間
龍獨劍猶分西山杜笏飛寒雨南浦寒帷隔暮雲安得從容
陪下榻一尊高閣對論文

同蕭民瞻文學泛舟訪王君弼夜泊

夜合花

漫共瓊花鬬曉裝合歡有待近斜陽鴛衾乍抱歸華屋魚鑰
初收入洞房秦女捲衣宵望幸漢宮燒燭夜浮香含情一段
巫山夢想逐行雲赴楚王

同蕭民瞻文學泛舟訪王君弼夜泊

蕭蕭蘆荻滿汀洲徐引輕帆漾碧流客興漫乘王子棹僊標
眞附李膺舟殘虹遠樹摩蒼鶻細雨輕潮點白鷗野燒漁燈
堪照夜暫憑尊酒且淹留

黃蓬山中訪王君弼文學時廬母金孺人墓

黃蓬山下理茅茨想見晨昏酹墓時斑竹淚枯林鳥恨白楊
聲劇嶺猿悲慈顏步隴空相憶弱骨支牀强自持風木不殊
情倍苦門生已廢蓼莪詩

崇明寺寺經火燬更建

空門寥落竺僧稀半廡沙田半傾扉地底青蓮開火宅林間
白馬近漁磯霜鍾過水聲初咽雲磬沈山響乍微香熠欲消
人驚白晝看光散河榆螢避焰影浮臺栢客生寒由來執法
能相假肯厭深杯坐夜闌

帝坐高居切上玄客來風鄉自冷然仙家舊掘燒丹井道士
閒畊種玉田羽蓋層層遮嶂霧香爐細細引湖煙游人謄欲
探鴻寶重問桃花定幾年

江上望赤壁

江東年少昔專征赤壁橫行壓勁兵自有艘艎高陣氣不須
鷁鷟震軍聲全吳未渾三分業大將長留一戰名鐵戟已消
遺壘在止餘牛犢事農耕

江望懷李景魯給舍

翠微高處倘江隈滾滾波濤日夜來赤壁煙橫連夢澤黃陵
樹迴隔陽臺東師甲楯周瑜戰南土闕河庾信哀欲采芙蓉
人尚遠却將懷抱向誰開

題陳孟兼墨妙齋

精廬初閒枕江湄興到悠然洗筆時花放素題頻染練竺僧
求偈每臨池摘殘蕉院三秋葉剝盡松房百歲枝有客經過
還問字可留餘瀋一裁詩

贈唐道源徵君

溪環渚繞謫仙居林下襟期日宴如九陌鶯花燕市酒五湖
蝦菜楚江魚閒翻白苧調新曲每搦黃庭寫素書誰道武陵
仙露迥分明人物是秦餘

贈鄒鍾祥明府

先帝龍飛表舊豐至今佳氣尚葱葱一從仙吏來天上無復
詞人和國中門以懸魚占雅操野於馴雉見遺風黃金且晚
過湯沐好躍長安五色驄

送潘奉符明府時遷計部

涼風吹雨水生波祖帳傾城醉復歌花事河陽閒未少柳條
江浦折偏多天中五鳳黃金闕雲裏雙鳧白玉珂身是度支
司國計可忘痌瘝在潛沱

夜步雲洞方丈看牡丹得青字

散步禪關夜未扃迴林深處對娉婷根同蔓菁無塵垢種是
菩提有色馨僧杖護持香霧重佛燈隱映晚煙青獻花臺上
花長供肯比朝華便夕零

九日登高得高字

平楚荒煙入望勞憑欄一嘯首重搔蒼鷹解縱風初疾白鴈
驚弦月乍高林下遠心聊把臂花前幽事共持螯流光縱速
身差健莫浪相逢歎二毛

秋興八首

青袍白馬帝京游香案前頭覲冕旒東觀文章陪董賈西園
詞賦集應劉良朋半入山陽笛薄宦空囘刻曲舟閭閻九重
天路杳蓼花蘆葉迴添愁

一辭鴛鷺下仙班野鹿山麋任往還憔悴久甘吟澤畔遷除
寧問起田間鯨波縱惡終浮海蚊力空微肯負山著紫挂緋
應未晚羊裘贏得是身閒

病起登樓強自支西風一夜鬢成絲閭閻杼軸征求盡戎馬
關山涕淚垂楚甸包茅催入貢巴川露布望班師君看滿目
瘡痍在縱繪流民恐未知

豸冠驄馬外臺崇奉使曾隨八月中浪裏樓船過灩澦斗邊
龍劍倚崆峒遐想蜀道三千迴遥憶秦關百二雄漂泊只今
成底事不如天際逐冥鴻

迢遞江湖隔紫宸長安棋局幾番新朝廷似惜朱雲劍省署空傳汲黯薪漆室更誰憂曾事桃源猶自待秦人由來葵藿能傾日安得從前犯逆鱗

天時人事晚相催搔首狂歌日幾回楓赤可同愁緒墮菊妍能傍醉顏開尋仙漫欲過三島禮佛還思向五臺抗疏傳經俱未得不如長覆掌中杯

避世偏宜在隱林清泉白石有知音垂簷橘認封君業遠戶松諳處士心漫道蓼蟲饒食苦堪憐野鶴慣鳴陰憑君莫話雲霄事一任傍人笑陸沈

漫向中原說楚才於時寥落但悲哉招魂不定湖波遠和曲難忘國調哀搖筆幾人堪對壘搴旗有客辦登臺終看黃鵠摩天去斥鷃羣飛莫浪猜

留笑語到今猶作蕙蘭芬

贈邵子源徵士

漢上風光二月強軒車門外儼成行龍潭抱月珠先吐鶴圃穿雲蕙盛香已辦醍醐延上客更持清淨禮空王逃名我亦煙霞侶肯許溪邊釣玉璜

送王汝賢都護齋捧還任嶺南二首

芙蓉雙闕許經過此去南方瘴癘和光映玉麟新羽葆曲翻朱鷺舊鐃歌梅花嶺外還珠蚤柳葉營中挾纊多欲著短衣隨爾去陳琳草檄定如何

題

杏黃衫子茜紅裙一曲清歌半入雲酒態我如稽叔夜琴心卿似卓文君裝成鳳枕誰堪共製就鸞釵不忍分昨日花間

題

初聞江浦下樓船碧嶠丹梯思惘然爭道宰官逢勝地可知仙吏自壺天諸峯樹隔千巖雨半嶺鍾沉萬壑煙若謂同遊堪用世宰官身現復何妨

酉陽樓爲周啟明學憲賦

穆滿藏書跡尚存千秋樓閣道逾尊縹囊過雨晴初展湘帙臨風靜自翻舊草山中留副墨新編河上抒玄言鴻都虎觀遙虛席肯抱丹鉛老鹿門

壽歐茂野憲伯二首

爲辭榮祿賦浮湘薛荔芙蓉幾度芳客到問奇楊子宅人題
通德鄭公鄉當年封事層霄上此日行歌一水傍莫訝釣璜
忘出處也應垂白侍君王

象郡曾驅博望槎罷歸江海理煙霞閶門萬石嚴朝典文史
三冬擅國華繡陌黃雲初試稻綺窗青玉乍浮瓜桃源只尺
堪乘興幾逐漁郎問落花

詠觀音蓮

自在行深觀世音繁華一種落迦林非關渡海能贈相不用
拔叢巳見心葉覆金輪香露冷花含寶燭瑞煙深於今始信
空中色何事峯頭澗底尋

四哀詩

蘭擢玉折竟斯人駐馬看碑淚源新上國衣冠空振鷺中原
詞賦共悲麟眞形五嶽留張楚繇筆千秋見過秦問道乘箕
今這近可知光采化星辰陳琳謁魏延尉王叔

江上樓成太守居鳴琴濁酒意何如十年泉石心無改一日
刀圭事已虛高足門生傳舊草白頭開士哭精廬庭前弔鶴
翔空下儻附眞仙去後書張蕡州名可

蕭郎文采美翩翩六十爲儒恨不前半世酒尊誇比聖一生
棋局競猶賢師心豈厭雌黃口蛻骨寧論大小年江上游魂
招不定青楊門巷但啼鵑蕭文學凌喬

生成麋鹿性難移偃蹇誰當國士知作客朱門頻使酒逃名
白屋只工詩無家到處堪埋骨有婦何人爲療饑一自鍾期
長逝後哭君空有淚交頤李山人少白

人日立春集劉徵君宅

宴客堂開日是人士牛鞭龍復驚春光搖繡穀初裁勝味入
雖盤始薦辛百子屏連香閣敞九華鏡映羽觴新高歌不負
千金夜一任尊前倒角巾

觀謝峻卿將軍張鐙壽贈

一年一度慶華鐙君自多情我未能寶炬並燃光似晝畫屏
初展孚如氷紅蓮白藕皆生陸舞鳳游龍不受矰自是朱門
饒樂事幾開酉第待賓朋

春夜集敬甫宅值雪

擊鼓鳴鉦樂未央錦屏紅蠟映華堂宜春帖好初懸戶卜夜
情多數舉觴火吐瑞蓮千葉豔雪飛寒絮六花揚庭階玉樹
清堪倚肯以疏慵厭酒狂

春日謁陳玉叔先生墓讀次公敬甫壁間詩志感

佳城鬱鬱望嵯峨偶爲尋春暫一過公子來時芳草暮仙官
去後白雲多林間薦酒攀松槨壁上裁詩怨蓼莪欲按朱絃
操一曲高山流水定如何

首夏同張了心諸君集樂耕莊

共欹紗帽息風檐五月江村覺未炎白首放歌遊子曲豐年
爲瑞大人占游魚戲藻寧驚餌飛燕尋巢不礙簾歸棹夜深
餘酩酊絺衣涼薄露初霑

端陽前二日同張了心謝通明偕舍弟輩泛舟南湖觀
競渡得南字

道人生事在湖南客有經過得劇談漁笛風輕吹暫歇龍舟
日漠圖初酣菖蒲截水鈲如劍菡萏凌波碧似簪欲把彩絲
纏角黍不知何處覓湘潭

五月四日同汪夏張無彊集寒香亭得寒字

五兩風輕泛木蘭論文何意向江干花間著屐星初聚林裏飛觴月正寒楚客三閭餘舊恨吳兒一曲助新歡蒲觴更訂明朝約莫以蔬狂棄鵕冠

立秋

春光荏苒夏仍除又是秋風入戶初天上火輪應漸側人間氷簟欲全疏宮姬惜寵悲紈扇邊帥防胡急羽書莫遣井梧飄落盡月涼猶恐夜窗虛

七夕集阮上人方丈

寶刹迎風蚤已涼爲憐清夜促飛觴河邊擊鼓連仙唄斗底浮槎近佛梁天女乍來花似雨星娥初渡月如霜人間雅自饒歡會遮莫殘鍾落上方

贈黃從之萬戶從辰沅入粵訪舊二首

九日龍山跡已陳題糕猶喜集茲辰登樓日暖花無恙搖筆事違遊霜冷猿啼湘水暮月明角弓犀弛紫騮驕爲訪同聲謝塢圖

風生賦有神短髮詎欺烏帽客清尊還待白衣人大夫雅負鴻門洞庭秋風塵老去猶存劍帷幄年來欲借籌試向河魁占舊業可能談笑取封侯

扁舟迢遞武陵春遠向沅湖更問津湖海久閒金鎖甲風霜猶護白綸巾裴從弟敬知君子交爲緑袍揖故人漫道蓮花栽儉府好同高閣畫麒麟

秋日同王君弼蒲仲美舟中宴集得功字

詞壇空老嫗無功未少同聲和國中把酒雅堪揮落日放船翻驚鶴嶺長紫菊豔含甘谷水黃柑香勞洞庭霜城頭百尺眞欲駕長風千家禾黍連雲碧兩岸芙蓉照水紅已辦青蚨江如練想辦綸竿學釣璜

能買醉何妨酣酌笑山翁

上巳日傅伯仁民部攜子姪謁司徒公墓不佞亦與宴

譚友夏文學自竟陵過訪攜酒寺閣小飲

佳城鬱鬱望松楸童冠春風復此遊八座官聯歌祖德三朝
文物啟孫謀鶴歸華表人猶在馬繫垂楊客漫留記得蘭亭
偕少長羽觴應傍曲池浮

贈蜀人古梁父孝廉

鳳比奇毛鶴比清文心詩思兩縱橫玄言一代驚楊子綵筆
千秋訝馬卿足底青雲過漢苑掌中明月抵秦城平生突兀
看人意選爾飛騰賦帝京

壽常汝一中丞四首

賜履當年莅越州歸來依舊理菟裘十圍江上桓公柳百尺
天中庾氏樓每許仙人騎鶴至頻期神女弄珠遊肌膚似雪
顏如玉何用區區問十洲

莅冠高阡水雲居濁酒鳴琴日晏如江上帆檣辭越後洞中
雞犬去秦餘陸翁笑值頻投轄關尹驚逢一著書莫道懸輿
今已穩八騶重駕畫熊車

鹿裘雅稱竹皮冠鏡裏紅顏韓渥丹西土國稱生是佛東山
人望起爲官風霜不變燕臺柏雨露長滋楚畹蘭自矢孤忠
懷魏闕可容幽事老漁竿

選妓徵歌樂未央每看佳氣百花堂洲還綠水翔鸂鶒宅裏
青山下鳳凰幕客半留矜劍倚姓頻進勸持觴樓船漢浦
時乘興好向煙波釣玉璜

雪中得何仁仲別駕書

歲晚懷君思轉深書來隻字抵千金幽人宅比袁安卧才子
詩同謝女吟未必江湖逾短棹終期山水奏鳴琴隋珠郢雪

俱衰謝惟見荒祠鎖暮煙

習家池

大隄草色碧如茵習氏池亭跡未陳人座尊罍非風客到門
車馬尚遊人牆頭古樹飛殘葉屋裏清泉餌細鱗唱罷銅鞮
愁日暮青山一路起歌塵

經南巖有感

采眞會上最高峯複澗層巒定幾重道士已乘緱嶺鶴遊人
重跨葛陂龍松蟠秘洞煙空鎖槍倒陰崖雪自封記得題詩
青壁上荒苔埋蝕已無踪

五龍宮以地僻未至詩以志歎

平生虛好葉公龍說到龍宮意已慵碧洞桃花空自好瑤壇
芝草却誰逢經過有待炊黃黍惆悵無因訪赤松千古鼎湖

猶在白雲何事不相從

次前溪界寄寰周校明參卯

惠文拋却埋菟丘有鳥嗷嗷未可求江上舟航成獨往山中
雷雨度中峯屏開翠壁翔金鳳澗落銀塘挂玉龍見說羣盧
鸛鵲阻同游煙霞弘景三重閣湖海元龍百尺樓閒道儲書
勝鄰架知君容易傚王侯

天柱峯六首

居然赤縣與神州歷盡攀攀到上頭山配衡巫曾鼎立水容
江漢只杯浮旌幢四接龍蛇動劍石孤撐鳥鼠愁塵世久應
嬴局促青霞碧嶂任相留

當年帝遣有文皇勒石高處望風煙璇房切漢惟盤鶴繡壁
奪目鴛朱房香爐細鳥煙霞色蠟炬雙懸日月光聖子神孫
千萬代願憑玄貺祝靈長

不待凌虛思已仙況憑高處望風煙璇房切漢惟盤鶴繡壁
攬空盡玷鴛天關漫論樓十二雲逵寧隔路三千須臾寓目
渾閒事儻許遊人訪偃佺

芙蓉千尺貴躋攀半在虛無縹緲間劉阮去時迷舊路向禽
來後認名山虬龍矯天時翔闕虎豹森羅日守關自是洞天
兼福地何勞瀑布瀉潺湲

歷盡清都接化城直從天際辨瑤京只疑雲向封中出不道
河橋嘶馬復啼鶯纔別三吳又七閩鳥榜乍浮鳧舄遠青袍
却換豸衣新沙蟲視影能無射海鳥忘機定可馴太史憐才
方執憲肯令仙吏久風塵

玉蘭花

日煖風恬著意開移根應向謝庭來香魂楚腕同臭佳氣
藍田玉共培神女凌波矜素襪仙娥辭月下瑤臺紛紛紅紫
爭妖艷姹信瓊葩別有胎
成大藥不邦神舉屬何人

呈孫見田使君四首

百尺長松萬石鍾使君會是舊吳儂詩書變俗家能誦禮樂
匡時屋可封野有桑麻寧閉戶市無刀劍盡歸農他年青史
垂芳躅渤海何煩更說龔

五馬駸駸在東方斤從運處風生席帽向
歌時淨湖曩自有芙蓉依綠水漫勞鴈鶩擊嚴霜須知請郡
尋常事縱厭承明亦帝鄉

雙雙馴鹿擁朱輪虎竹遥分下紫宸門爲却金清似水谷因
吹律暖如春公卿秩峻徵黃霸父老情深借寇恂自是股肱
湯沐地莫教大海有窮鱗

露冕吹簫備碧岑陽春暫館幾登臨官閒長孺那妨卧政暇
玄暉雅好吟萬井點黎無菜色四郊蒼翠有棠陰城頭漢水
懷土賦初衣長安市裏新棋局淮水河邊舊釣磯莫向少年
兼葭栢翻因迷路得桃源

送譚汲泉歸淮陽

當年題柱有光輝一擲俄驚事漸非倘爾出山朝小草飄然
如衣帶杜預豐碑好共沉

輓胡國承光祿

凍雨寒扉拂夜臺蘭摧玉折事堪猜虛疑碧海騎鯨去不見
青城化鶴回官舍酒殘琴已寂客房花冷笛空哀平生未少
交游在白馬門前若舊來

送唐完素明府之任金陵

才名藉甚冠三巴闕闕雲仍袭起家官徙白門新視草人來
赤縣舊栽花芳洲載酒潮初上高寺裁詩月未斜獨有漢陽
江畔客相思無柰暮雲遮

贈譚汲泉計部

孤鎗濁酒擁寒衾誰識天涯謫宦心幕裏煙霞聞坐嘯江頭
風雨憶行吟孤臣自抱懷中玉久宦寧營橐底金我亦琵琶
多苦調想因同病得招尋

贈王國楨文學

過江詞賦數諸王大令風流更擅場池草帶煙搖綠筆井梧
和月坐銀牀形同海鶴三山迥夢入湘蘭九畹香四十登壇
應未晚好搏雲路快鵬翔

再贈譚汲泉計部

偶辭榮祿下金門跡自浮沉道自尊官冷俸無六百石書成
文有五千言王猷竹裏哦青玉山簡池頭醉綠尊不用采芝

同一局澠池何必勝回豁
轉看星鬢欲凋殘歷盡途窮與歲寒漢吏舊齎鳴豸憤楚人
今笑沐猴冠誰能偏地皆栽棘却悔當門誤植蘭新買南湖
三畝宅不愁無地著漁竿
水邊亭子樹邊樓爛醉狂歌雅自由架上有書師苦縣牀頭
無酒博涼州何當仙去攜雞犬一任人呼應馬牛識破閻浮
皆幻境不栽萱草亦無憂
瑣玕幾箇綠娉婷小搆茅齋近水汀歌伎每來呈肉譜廚尼
時過讀心經拂將幽事共浮白那用虛名負殺青一自子陵
干帝座人間合有少微星
燥髮登朝忝制科乍從初服返煙蘿閒中花月揮銀管夢裏
星辰據玉珂欲附青雲朝士少縱倘白雪里人多雙柑斗酒
只將憔悴泣江潭治圃爲園老漸諳但畜僮奴皆作苦每逢
兒女一分甘林借稍阮人成七徑引求羊客共三笋蕨漸肥
須婿嫁未許名山乞此身
空憐汲黯薪成月驚心堪秉燭江湖隨分可垂綸暮年兒女
原任達却因何事哭窮途
年紀蹉跎鬢欲銀蒯緱無恙酒杯新十圍可歎桓溫柳一跌
讓他垂老亦歸田喜占秋枰一著先洞裏煙霞原有主壺中
日月豈無仙旋收魚鳥供詩料半質琴書作酒錢髮凡竹牀
堪偃息不教塵夢攪春眠
十載棲遲只舊林每逢幽事獨追尋防人鶺鴒營巢密畏客
饑饑鑿穴深谷鳥偏能分語默池魚也解識浮沉因窺物態
諸時態卽恐機心損道心
虛橋熟未應風物異江南
休論霸越與强吳樂事居然在五湖池靜夜蛙呈鼓吹林閒
春鳥喚醒醐麻衣欲綻仍裁芰金錯長空漫摘榆堪笑閑宗
曉煙收罷午風和燕子飛來蝶又過閒憩楓林留日少長關
竹戶得雲多會無咄咄書空字乍有烏烏擊缶歌夜半松濤
來枕上錯疑洗耳向銀河
爲甚閒人特地忙幾般幽事費商量因支頹屋多栽柳欲綴
疏籬密種蓳苟檢亂書綢卓乙架抽殘帖補邊傍何時一切
鋪雲共柳眠鶯管澁懨朝雨潤蝶衣輕倩午風頻隣翁寄訊
空諸有消受人天禮法王
能相過恰有新醪勝隔年
逐臭趨炎總未能合將跧伏讓飛騰雞羣漫入欣爲鶴驥尾
蓬蒿爲徑槿爲籬解組還家事事宜聰解刺紋憐女慧呆知
堪愚恥作蜾蠃逢戶每懸留客榻芸窗頻續課兒鐙電光石火
覓果笑兒癡閑攜酒伴臨花眾倦倚歌童唱竹枝若使彈章

終銷歇莫以浮雲笑曲肱

半生虛幻是冠簪一卧滄江碧草深枕上涼風蜩蝶夢罏頭夜雨蔣蘿心消磨壯氣拋雄劍抖擻幽懷理素琴不道沙鷗能狎客兩無機事任浮沉

久將名姓隱蒐裘失路從人喚馬牛蔡蘬詎堪參肉食弓旌那敢望形求林鶯覷睆歌相似庭鶴婆娑舞未休縱使白頭持手板也應魂夢在滄洲

漢殿掄材半股肱無媒那敢望同升蓮花計裏攢眉客槲葉舟邊戴髮僧宣室浪傳歸賈誼蘇門合去訪孫登青霞白石堪娛悅莫問頭顱老未曾

寄楊以德中丞時開府西粤

清秋憲府罷論兵採聽風謠劇有情鐵展登山賓從樂綵毫題壁鬼神驚遥知錦向巴江濯忽訝珠從漢浦明安得短衣趨幕下酒吟花醉日逢迎

壽盧左塘徵君七十

鐘冠芒鬙芰荷衣老去龐公入市稀湖上秋風鱸政美山中夜雨蕨初肥人陪謝客登棋墅地做嚴陵擁釣磯栢葉松花堪駐世可容一叩白雲扉

七夕邀胡仲獻諸文學集心賞齋值雨

喧喧門外動軒車有客經過集做廬一雨正當投轄後雙星空望結褵初靈查泛斗心徒切書閣穿針事已虛乞得天漿堪當酒蒼茫何處引仙裾

寺閣攜具訪謝通明同諸君值雨得雲字

一尊高閣共論文下界殘鍾斷續聞池卧毒龍施法雨梁棲鷃鳥護慈雲涼生椀茗煙初暝洞入瓶花夜欲分總爲酒壚餘繾綣殘鐙挑盡不成醺

十四夜月同諸兄弟集國燕弟宅

尋常愛月欲無眠爲近中秋倍可憐光皎乍欺銀燭照歡多頻倩羽觴傳俄驚接翅鴻初度漫擬重輪璧共聯最愛扶疏丹桂影可能攀折五雲邊

中秋月蝕

嫦娥秋半倚瓊宮底事今宵恨未同開匣只疑圓似鏡照盆翻訝曲如弓官衙擊鼓驚殘暈客席停杯望遠空莫道清光磨滅盡等閒虛白映簾櫳

再答楊以德中丞

有所思兮在桂林其人如玉更如金風霜每挾臺中氣山水仍借物外心執法詔遥臨粤徼貽書珍重過湘陰極知疏賤難爲匹儻許鍾期是賞音

送王子侯北上兼呈尊公都護

蚤歲登科冠楚闈更從天上整戎衣弓號大澤如烏過馬躍平原似鳥飛公子過庭聞將畧丈人投筆曉兵機行看並綰封侯印直抵龍城破虜圍

送張履祥文學還豫章

天風吹客酒初醒別袂殷勤向綠汀家近斗牛雙劍紫門收桃李一鐙青會揮綵筆驚飛鳳更葺芸窗待聚螢共道馬融能教授還期衣鉢在彭庭

重陽前二日同王攸賢集陳似鳳宅尊公在坐

未到重陽菊已開爲乘幽興日能來主人卜夜頻投轄客子

忘年數舉杯宵燭乍燒歌扇展秋砧漫揭舞衣裁經過更有
茱萸會擬上岩巒百尺臺

九日觀日樓扳集劉肖芹少府

蕭蕭寒色動蒹葭斗酒憑高樂事賒客是梁園能賦雪宅非
陶令亦栽花眞同閣上逢劉向不減筵前接孟嘉塵尾玄言
堪竟夕坐看牛斗宿窗紗

荊豔詩有引

貞成宗侯結客於郢與雲杜王稚恭伯仲謝通明文
學輩暨吾沔王爾耳諸詞人爲荊豔詩凡二十首既
付剞劂不佞與李本寧太史敘而行之宗侯復邀余
擬作如數傳神寫照既爲不易效顰學步更覺苦難
宗侯其何以命之其隕字一首別錄

月華

皓魄當空湛碧池俄驚光彩動衆愚玉盤出匣千重綺氷鏡
開奩五色絲蟾抱水晶嵌珮冤舂丹藥染玻瓈嫦娥若許
裁宮錦會躡雲梯剪陸離

虹梁

猩紅黛綠巧相和閣道斜通逼絳河高杜可題無客到迷津
堪渡少僧過鵲橋路接迎天女冤闕宮聯引月娥昏墊只今
多病涉峯巖欲濟莫蹉跎

水花

玉蕊瓊葩色共鮮綴無香澤也堪憐玲瓏宛結林間熏皓白
先妝井畔蓮剪就幻呈天女巧琢成清勝雪仙妍東風若解
池邊漾映日撩空恐未全

水紋

洞庭木落晚生波漱灩漾洄態較多色映清氷留作蘭影含
新月借爲梭金刀細剪吳門練玉尺輕裁越女羅見說靈妃
來鼓瑟湘裙六幅捲仍拖

石笋

嶽頂峯腰歷歲寒此君端作丈人看春雷未鼓青先迸夜雨
初滋綠已攢鼓老蒼龍初蛻骨心堅朱鳳晚留翰秦鞭若遣
過東海好付任公作釣竿

麥浪

參差秀色滿平疇帝遣來巡五月秋隱隱黃銷千畝熟涓涓
綠漲一泓幽蝗消喜共驅淵藪雉雊歡同狎水鷗若使劉綱
仙去後縱遷陵谷不知愁

柳絮

三月河橋欲暮春飄飄萬點趁遊人輕飛白下千門雪狂逐
章臺幾路塵裝襯蝶衣驚挾纊粘留蛛網訝鋪茵柔條若比
秋容淡好與蘆花共結隣

竹粉

亭亭千畝倚潺湲細抹鉛華襯綠鬟虛白信能超物表纖濃
原不羨人間何即拭後看逾姣湘女啼殘染未斑縱是炎蒸
三伏裏也留霜雪在秦山

荷珠

明月何須出蚌胎池錢初展漫堪猜翠盤凝露紛相濺碧蓋
搖風半欲摧神女弄餘仍蕩漾仙妹投罷尚徘徊珍同玩莫
遣馮夷按劍來

榆錢

誰移芳樹下星河贏得青銅滿舊柯九府漫留圖法在百文堪載酒鑪過因風隕石磨礎久借日鎔金鼓鑄多布地便教成馬埒腰纏十萬欲如何

松濤

聳壑昂霄百丈高長風吹動轉蕭騷驚雷破峽晴仍聒急雨翻盆夜更號海上潮音喧法鼓空中梵樂響仙瓢懸知弘景三重閣吹入琉璃不厭囂

蓮房

青錢貼水褪衣紅接葉連枝結搆同仙客並栖金狄掌館蛙同占蕊珠宮薰香肉映芳襦膩颺茹苦心愁翠幕空江上女郎扳折盡却將零落恨秋風

荇帶

逐浪牽風覆碧渠簡中衿帶信非虛柔莖傍蛤疑裝貝脆葉栖魚恰佩魚越女心同歡易結沈郎腰瘦弱難舒沿波泛沼多如許不倩詩人賦有餘

遊絲

繾綣綢繆不定飛日中搖曳雨中微貪隨蝴蝶縈芳樹懶逐鶯鶯上錦機千縷恰添宮女線五紋堪製殿臣衣多情更借東風力一霄花枝不記歸

花影

懶隨妖豔鬬春光淺碧深紅一樣裝撩亂豈無空裏色婆娑合有暗中香虛多蓓蕾愁難折實少根荄恨易僵若使眾芳洞歇盡倩誰同與弔斜陽

鷰梭

林間公子號金衣辰理流黃到夕暉織柳綠拖千縷去穿花紅捲七襄歸寧憂雀角輕投杼似惜蠶絲少下機歷盡世途多貝錦莫教拋弄惹嘲譏

贈黃述所徵君

不將名姓籍公車短褐衡門日晏如老去尚稱千里驥閒來時釣九江魚南州高士爭懸榻北郭先生漫授書綠楸已題通德里路人應識鄭公閭

七言律詩

皇孫生恭覩恩詔志喜六首

皇家聖子鍊文孫海內同聲慶至尊九廟神靈扶漢鼎六宮
湯餅歡堯樽蘭培鶴禁蟠根遠花近龍樓結寶繁只尺天顏
應有喜可問笑語出重閽
龍駒紫禁垂旒日劇帝青宮侍講辰畚見麒麟遊苑圃旋看
龍馬出河濱誤超百聖貽文祖占應三臺協大人澤畔羣臣
歌未死幾迴扶杖聽絲綸
承華歲起拔飛仙五色祥芝產玉田寶鼎盤傳帝璽金顏
御府洗兒錢應知曆數符周永不獨謳歌頌敬賢更祝皇齡

千萬歲眼看餘慶到會玄
祥煙瑞靄切重霄最喜春宮樂事饒姬簇重興劍纘武唐風
永遵磐開堯尊陪大父趨中禁賞匹嚴君侍內朝料得河清
重紀瑞更歌天保入雲韶
鳳筍丹詔出嚴廊祖德宗功澤共長少海潛龍驚九子中天
懸象燭三光宮寮並命師兼傅國史連書帝與王聞說漢家
隆準貴子孫親見似高皇
聖德如天未可倫神雲音雨偏遐陬金灘銀礦停征取寶井
珠池罷採求蜃客還朝欣共集流人歸國喜相收皇皇大業
鉅驅在園翁何煩更翼劉

寄徐文江大京光

白門遲月挹吳岡誰似官途卬故鄉南國吳鹽師尹石東園
清

江上明星動少微一尊相對喜忘機吟多麗藻花同燦坐有清冰月共輝遐遠誰煩操夕棹攀留眞欲典春衣徘徊不爲新知樂鄧曲於今和漸稀

賜胡國獻理問

壯年文采過三郡晚歲圖書在五湖七子婆娑林下飲一官屈抑府中趨花間紫燕栖金屋柳外青騘隔玉壺若道平津開閤近莫將儉力著詞夫

寄陳晉父光祿

交馬頻年熟滄浪隱舊廬結朝簪官縱喧酒移光祿客擬憑虛賦上林負俎雅投明主意謂龔親副老臣心因君忽憶東方朔始信金門有陸沈

五十自朝二首

脫却朝衣理薜裳只宜身在水雲鄉瓦全自信生無累樗散偏知葴欲長公案昨非惟酒過浮名今誤只詩狂桃僵李蝕俱搖落儻許黃花晚節香

衰顏羞澁鏡中看醉起蕭然一鶚冠不羨買臣初拜秩已捐弘景垂休官干場清泛中山酒萬事空迴大海潤高卧柴門深雨雪虛勞賓客度銀鞍

答錢郡守譚郡帑見贈初度之作

與郡監州淡雨賢喜陪公服奉初筵乍逢鄒子能吹律不向唐生更問年筋力有人堪報國頭顱如我合歸田甘棠幾樹垂垂發撐木逢春也自妍

答鄒次爲諸孝廉見贈

江皐文藻蔑初新大雅於今信有人虛擬不才同御李敢從非望比生申行藏焦鹿隉中夢來往樵漁澤畔身珍重雲霄公等在願分餘潤酒波臣

久雨柬客

滴雷鳴簷太不禁柴門車馬日蕭森春陰漫訝天恒漏夏暑翻疑陸作沈農望麥秋吟苦雨客憐花老賦愁霖知君旅食渾無計乾鵲頻須送好音

贈羅生

莫論雙眸白與青江湖合有少微星牀頭卷軸籠鵝帖袖裏函題相鶴經氣骼故應淹旅食婆娑那肯逐侯鯖論詩未少邦人士得爾當知似發鈐

夜宿三元閣有懷鄭宗卿郡守

殘燈疏雨竺僧房繞砌伊人水一方漫向柱叢思隱士虛持貝葉對空王家稱孔李名非忝徑引求羊過不妨江上木蘭歸未遠肯留十日醉清觴

喜貞成王孫再至兩集僊掌樓得蘭字

瓊枝別後若爲看乍喜登樓興未闌清伴握犀能避暑綠酷浮蛾却生寒轟雷近寺和鍾動急雨鳴簷共角殘花底銀鞍從路滑故人情好自金蘭

南湖別業同王汝賢黃健之泛舟得花字

漫將幽事倩魚蝦草閣談深到日斜片石臨流醒夙酒一泓儲水煮新茶江田早熟禾生穗野艇微香藕作花忽扣夜船歌欸乃只疑天上泛靈槎

傅伯仁民部新宅宴集諸老得天字

百雉崇隆萬井煙驚看畫棟與雲連花邊杖屨迎三老竹裏

尊罍聚七賢家自湖庭輝寶樹客從儉府植紅蓮由來世業
鶴門在始信城南尺五天

送郡侯應抱貞入覲二首

名家公子美翩翩玉樹凌風信矯然身握虎符初請郡心懸
象闕忽朝天榮宣丹詔閶宸幄寵錫黃封剛御筵定是次公
還九列髯從河內乞才賢

送金郡幕入覲

寒雨霏霏酒滿巵忽聞驄馬向江湄賢聲久動青油幕佳氣
遙瞻赤玉墀旅舍殘更千里月上林芳樹萬年枝宦花岸柳
應相待恰是鶯啼欲囀時

閻馬閻之楊公亮兩太史計

交誼詞林碧不疏翩翩文酒共軒渠馮唐老去仍憂誘楊子
貧來只著書豈料途窮供賦鵩縱留家在已焚魚牀頭舊卷
多題贈一度閱吟一起予

雁字詩十二首有引

雁字詩起於吳下諸人吾楚袁中郎龍君贊伯仲近
皆有作不佞援和如數詩成而君贊輩亟賞之不佞
則竊有形穢之慚耳

西風南浦數聲過目費丹鈐定幾何畢落半消彭蠡水筆鋒
橫掃洞庭波說無玄豕那難辨堂少蠹魚豈易磨欲倩題名
留紫府只愁雲路昌金花

莫問詞人翰墨香由來禽鳥亦登場帛沾窮海驕臣淚錦織
高樓思婦腸風外頻狂張長史天邊容與蔡中郎獨憐月黑
織時不假鉤赤牘罷裁愁結夏素紈初寫酬悲秋何人欲嶺
來禽帖只在沙頭與木頭

黃昏後餘力消揮急就章

一漸雲逵路杳然驚看蕤倒與針懸月明銀海披吳練水蕩丹霞染蜀箋縱挈池鵝那可換即矜野鶩敢爭妍共言重譯來朝日似送降書過赫連

紛紛紹搆起舟波剪霧裁煙拂曙過藻淡星辰依帝苑草窺雲漢接天河野無烈燒焚書少池有頹翎退筆多挾彈拈弓君莫近虛疑刺血寫維摩

戊申元日

簡似馮唐鬢似潘少年場裏倩為歡浮沈漫逐芳辰易婚嫁徵慈儉豈難松壑霧深終隱豹蔡林霜老肯招鸞驚看曆尾行將盡始信雙輪似走丸

立春日嫁女

凍雪初晴日載陽心憐稚女出閨房吹簫乍擬逢蕭史舉案

應教學孟光舂酒味釀供令晉臘梅香蚤助催裝天長地久知多慶想見門楣喜氣揚

王伯禎年兄起家南遊政旋以兵侍巡撫保定志喜兼呈次公少宗伯二首

鶯傳初詔起陪京俄從熊嚆向北平地控盧龍收鎖鑰官兼司馬佐樞衡風哉漫蒲輪中紀經路仍馳塞上名一卧東山今捉鼻可知安石爲蒼生

棋局長安幾變遷閒情十載賦歸田丹霄碧漢孤鴻杳白日青雲兩鳳翱貴等三旌同許國高偕八柱直承乾通家愧我如萍梗安得門牆慰執鞭

戊申立秋時大渙百卉皆凋梧桐最先槁

憂時其柰鬢成絲乍喜婆娑對酒時雲夢草衰辭夏盛洞庭波迴入秋遲初無隕葉傳幽信却有飛蓬繫遠思白苧歌成紈扇冷幾人含笑與含悲

大涼即事四首

長風鼓浪夜猶號苦爲憂時首重搔已詫三年愁暑雨那禁五月漲寒濤舟疑湖水黏天近槎似河流捲地高年穀盡虛蠶盜起更從何處弄漁舠

欲叫天閽幾雨師無端河伯更相期濤翻地軸鯨俱立浪撼城根雉半頹陡見丘陵新化谷不分江漢總爲池愁聽繞郭千家哭最是鳴雞欲曙時

瓶無寸粟竈無煙只合飄然作水仙大廈盡傾空舞燕長林俱沒不聞蟬即填溝壑均埋骨實望徵徭少息肩聞道監司心更苦獨租應喜是今年

滄海桑田幾變更居然平地是蓬瀛倉無雀鼠留餘耗室有蛟龍作主盟染濕即須防夏疫忍飢誰復待春耕猶聞郡守多寬政應許疲癃得並生

題賈仲徵少府壺隱園

大夫何事蚤懸車爲愛壺天好卜居陂上但教龍作杖門前那用鶴傳書三山不隔遙遙外六合都歸汗漫餘我亦長房同氏族移家儻許傍精廬

夢顧寶甫沈茂仁兩太史

漢庭詞賦馬相如東箭南金道不孤十載官途懸兩璧一時文苑失雙珠書收芸閣香應寂草散瑤函墨已渝欲薦蘭椒江路迴空將涕淚向三吳

送馬長白秀才兼寄諸公

歲晚經過向綠汀梅花亭畔酒初醒因氏姓字眉原白爲識
才名最稱青作客依梅乘夜雪還家拾桐聚春星故人半屬
金蘭契爲道飄飄似水萍

甘應溥督學以新命入閩馳書見詢依韻奉答二首

才子當年集禁廬一麾翻遣外臺居之官容與楓江上棹戀友
綢繆荔浦書心遠每憶陪咳唾名微那望借吹噓從知九鯉
湖頭路定有相思入夢餘
漢家詞賦盛如雲屈指南州有君絳帳雨馳鑾徽傳緒衣
初淨海邦氛臺中結綬推朱博江上吹簫憶伍員窮達有時
兼有分敢諛匡阜作移文

送譚學甫明府赴上
少年才子炎登科花事河陽露冕過即墨有功要譽少樂羊
無過得議多誰將暫蹤遺飛兔轉向新劒識太阿去去主恩
重拂拭莫教分手淚聽歌

壽歐豫宇郡守
從來光價重璠璵底事林泉意不疏治邑有聲初剖竹臨州
無夢昼懸車庭中明月輝荆玉座上春星帶草廬海鶴飛來
歌進酒碧桃花映紫霞裾

贈陳二茂才納妾
少年才子握瑤瑣娶得妙妙劇有情桃葉已教歸大令蓬壺
應悔嫁雙成千迴照影依鸞鏡一曲將雛叶鳳笙最是如花
堪愛惜可容低語與卿卿

贈殷珍卿時爲大金吾方東漠客
眼中年少不如君訪我高齋坐白雲寶劍蝕花風雨暗新詩
留草蕙蘭芬應知鄉地金堪擬莫訝逢人玉未分閩道一枝
栖幕府可能投筆賦從軍

客至
高林遥夜火西流只尺銀河坐素秋客似桓伊三弄笛人同
王粲一登樓杯沾香露扳巖桂盤綴丹霞擘海榴醉後棲烏
渾未定蕭蕭涼月下滄洲

鄭文學諸子見過看菊
霏霏寒雨度城隅籬畔黃花尚可娛客到柴門迎鶴氅詩成
江閣採驪珠閑潛載酒惟三徑楊子談經祇一區但使諸公

能酣酊不妨終日對菰蒲

與王君爾諸君集仙掌樓
層樓恰與碧霄連一嘯憑欄思洒然掌上醍醐渾飲露眉間
蒼翠直栖煙雲璈似度天中曲風馭堪招洞口仙才是子淵
能作賦相看詞筆大如椽

七夕立秋同諸君集高敬伯宅
金風颯颯薦庭柯斗酒相逢奈樂何非上梧桐初墜葉橋邊
烏鵲乍填河休憐團扇秋無耐且喜浮槎夜不波爲待綵雲
歸騎晚幾家殘月醉笙歌

哭張質卿館丈有引
丁丑登第令館選諸兄並鼎甲三丈爲三十一人今
去之三十餘年而存者僅六人頃甘應溥書來又聞
質卿之訃質卿官京兆太僕有三子次第登賢書其
文章足傳世於生平無憾獨吾黨二三兄弟倘仰今
昔寶深棲愴短詩四章情見乎詞耿耿之懷不獨爲

質卿發也

一謝朝簪裾幾更忽傳凶問堪驚歸田不起張平子哭逝
空餘范巨卿殷上疲龍鍾舊侶龍頭松柏望佳城鬱林天遠
淚雲黯哭向蒼梧寄此情

漢殿衣冠異昔時故交多半冢纍纍延陵劍在心空許子敬
琴亡思轉悲京兆起阡人薄暮申則題字客薤碑思君無限
沾衣淚不待山陽晚笛吹

走馬看花幾少年談詩說劍與翻翩豪來並獻甘泉賦老去
誰藏大室磚湘水月殘寒卧扉滬江春色夜啼鵑他年文苑
收名士記取張華字茂先

曾折瓊林桂一枝參差文采復誰知遨遊策杖時棘在何疑
逍遙月近柏留仍似法星垂夜臺莫謂無稽阮好共從前倒接離

別何崑社宮諭二首

初傳册使出遶瀛水國風煙不懌行下榻雅思迎孺子停車
先爲訪侯生棋枰賭勝聊乘興杯酒論文實主盟折柳河橋
應暫別掃門終擬窮光榮

搖筆縱橫賦有神由來何遜是前身班聯玉筍稱仙吏跡附
金蘭愧酒民絳節到來瞻紫氣朱軒歸去望清塵招賢旦晚
應開閤莫以難逢棄故人

何外方完娶賦贈

喈喈絲管拂中宵金屋初成貯阿嬌座上何郎疑傅粉樓頭
秦女解吹簫心同弱絮真堪結眉倚新妝信可描舊是神仙
今會和風聲益已在藍橋

除夕言懷和王君弼作

玄冥改律夜將歸水國荒城樂事稀貧到閭閻無社鼓恩留
儺笁有朝衣朋儕且喜詩才健雨雪難禁酒力微朝日屠蘇
聊共把從他年少說輕肥

元日雪

舞坎飄空勢未休霏霏時點鵲鸛裘咸欺歊炭紅全奪色冠
椒觴緣乍浮高士幾旬仍卧揚幽人一夕漫移舟朝元會裏
歡聲動想集千官慶有秋

雪霽王鳳麟文學過訪

積玉堆鹽劇可憐紅輪撇見駕中天山腰路斷人驅馬谷口
冰融客放船梅萼就曛香邀遠柳條迎暖色初妍柴門酒掃
高軒過那得幽齋盡日眠

立春日陳晉甫光祿招飲

嘈嘈絲管接初春水國荒煙此一新朋讌久應慚上客陽和
爰已般孤臣酹浮竹葉杯中酒歌踏梅花笛裏塵擬向東郊
尋樂事不妨同岸白綸巾

再集陳璝玉太學宅

纔浮歲學初遙煖漫列春盤又試辛樂向扮榆修勝事宴從
梅柳入芳辰鼕鼕鼓動三撾急燦燦鐙懸四照新不是元龍
能下榻誰依百尺坐鱗峋

水後園梅盡病見寺中梅花喜而有作

爲憶寒香已隔年却於蕭寺占春先孤山處士神逾王天竺
先生貌較妍疏影瘦陪僧入定幽香清伴客談禪貪看忽聽
昏鍾發不到羅浮夢已傳

玄覃齋初成高敬伯王君弼見過野酌

謝文相過訪隱淪坐來冬日雅堪親山僧供客鱸邊茗野老留宴藾底春爲有鱠魚輕列鼎可知冠鶚勝垂紳幽人自愛林居好儻戀煙霞許卜鄰

金梅初放對酒作

爲愛寒梅著意栽只今盆盎幾花開龍巾漫拭仙郎面鈿粉初勻幼女嗔未許和羹多總不材休輕折故未空堪以供倚傍里

除夕寄靖劉伯述文學時以外侮停里

夜深燈照相親靜旁舒經修一首凶漸同河漢遠頭顱空逐歲時新丈人衰甚冰霜裏女持凡流玉可倫莫以明珠

壺振鶴雲留舍見起若鋒

辛亥元日

東風乍煖酒初巡又占王正一日春勢去久從門巷冷名微頗惱少總無機事被人頁

有感

庭植侯鯖花最晚竹戶長閉草深除公係久領官罷圣侯鱓給舍名高得謗多蹔來文酒日婆娑清尊百罰長閑客來疏密求游上難逃藥且遺人問未見書自是死灰然未易杜使門外免軒車

送謝陵北將軍督餉

雙馱擁素旄別浦賞心猶郭外荒丘埋骨已由阿從來遷客憐同病不獨傷心哭逝波

何遜風流一代名騎箕何事向瑤京豁裾寂寞青宮直筆札荒涼白社盟詞客把詩思誌慕佳人掩袂欲崩城含情最是東園樹猶憶當年會絕纓

問奇會過子雲亭墓草回看幾度青寶劍光銷埋夜壑綵毫

香嶽黯春星稿生久絕門前札考父空鏞鼎畔銘棘院槐廳成底事只留遺草照秋螢

采芳洲再哭何仁仲

百花堂接藕花洲爲爾曾停谷口騶何氏園林人速朽習家池館客重遊酒鑪眞若山河邈蠅展空存島嶼幽啼殺杜鵑春欲老不聽鄰笛也堪愁

王次賢謝峻鄘招飲演武場

綠筆彤弓世珥貂招賓直過白虹橋爭馳兩轡開盤馬共插雙鞬遠射鵬過午啼鶯時哈哈戴星歸騎夜蕭蕭中原鼙鼓天路杳且憑尊酒暫淹留

胡國獻枉訊兼寄酒缸青白各十賦謝

何來書札慰離思更喜殷勤送酒巵白欲勝肪虛可注青如染黛滿堪持銀杯化去空成幻玉斗趙殘未是奇何日一尊相對飲綠陰深處聽黃鸝

南郊插秧

溪流曲曲漾晴波五畝堂開面綠蘿閒倚秧鼓唱農歌桑榆景晚惟栽秫葵藿心遙欲獻禾最喜田翁拉入社石榴花畔醉顏酡

中秋集塘陳孟章瑞鵲堂

玉樹由來屬世家肯將搖落棄蒹葭卿遺舊席堪留月客賦初筵漫酌霞燎曉數聲聽過雁微茫幾點辨栖鴉詩成乍倚庭前桂誰信香生筆底花

十六夜望集蕭君甫孝廉宅懷譚學甫明府

秋月當空已自妍況逢端正十分圓光成不夜眞同晝飲爲難空信似泉濃露滴蕉堪醉筆涼風欺葛欲裝綿美人只在桓榮拜國師八杜浙高聯紫極三旌驟顯列形墀故人撲滿空持贈久矣羔羊詠素絲

送以樸上人還蘄陽兼呈張紹竹紹先伯仲

祇林弟子苦修行翰墨猶貪寄俗情卓錫泉留端石注雨牀花傍綠毫生來從問字投山館去逐浮杯覓水程江上二難應待爾可知詞筆舊同聲

辛亥七夕

佳期迢遞傍新秋只尺銀河澹不流鵲羽難填終夕恨龍梭先織隔年愁來驂縹緲黃金屋歸駕虛無白玉樓蜀客未逢天路杳且憑尊酒暫淹留

青油幕定有看潮賦幾篇

謝李莘堯參知送瓜

偶向江南暫駐車東陵重詣故侯家蓬君欲看三秋菊饋我先投五色瓜乍擬冰漿流象筋絕勝崖蜜出蜂衙宿醒頓覺都消盡痛飲從教噪曙鴉

寄尹輔運萬戶

輔運侍御志伊公子大司成蕭以占公壻也少負奇質英氣勃勃厭棄毛錐起家爲萬戶侯謝事歸里營菟裘以老偶抱羸疾何恙不已乃於居傍先爲宅兆此自奇人奇事也走筆爲詢並以代柬

四十登壇胥請纓寢堂何事起佳城非關處士新求死自是高人舊達生元亮目前能製誄季鷹身後不邀名憑君莫問方爲上豈以鞭笞後撫綏

驛路黃花吐尙遲送君南浦重離思朝廷正欲安諸路客子重陽日餞別童師善司理

雲雉樓有懷兼寄壻劉伯達文學

爲近重陽秋轉深高樓一望忽沾襟衰翁髮短莖莖雪愛女書頻字字金牀腹敢論冰共玉和諧應比瑟兼琴庭中乾鵲聲相噪想見歸帆接好音

重陽前四日蕭君甫孝廉枉過小園席上作

方塘如鑑竹千頭上客頻過暫一留碧藻參魚看潑潑紅泉飲鹿聽呦呦園蔬漫摘杯堪把家釀難傾轄欲投待到重陽花定好還應攜酒上江樓

世業堂同段在茲文學對雨小酌遲壻劉伯達不至

秋雨連綿晝不開柴門蚤閉少人來乍驚殘夢頻開卷忽趁餘閒一舉杯愛摘海榴猶把子貪看庭菊尙含胎虛懷欲待乘龍客底事仙舟尙泝洄

國齊弟九日集客以他宴未赴戲柬

愛弟曾邀看菊來百壺閒說有新醅椎牛偶赴鄰翁約泛蟻誰擎上客杯風雨殘思著屐池亭猶昨想登臺詩成不用尘春草急遣秋花近席開

張養晦年兄起官滇臬遙有此寄

一臥湖湘近十年俄聞新命復遊滇山中蘭芷遙相憶江上芙蓉晚自妍蠻部再瞻新節蕃君重覩舊形旃居夷莫道提封遠記取長安在日邊

題譚封君別業

十畝閒閒樂有餘紫芝紅藥繞清渠堂前綽約三花樹門外
崢嶸駟馬車人暮每來春社燕垂簾頻釣野塘魚應知城市
堪爲隱那用深山遠結廬

看菊同王謙山翁集長公又謙宅

才子承歡酌巨羅華堂簪履夜如何家原陶令栽花滿宅是
王獻種竹多銀煬乍殘閒雁度簾閣頻倚聽鸞歌紅亭碧樹
堪娛老儻許尊常載酒過

贈李子侯

深院高梧翠且重珠簾日從容葡萄夜煖人如玉首蓿
春肥馬似龍雁塞幾年思北伐狼居千里想東封看君一片
封侯骨那得閒情伴赤松

贈豫章熊文學

雨過園亭暑乍輕對君眞比玉壺清書開短笈螢從照楊近
高林鳥不驚漫道明珠非漢浦可知雄劍即豐城從來范叔
窮交好敢博中郎倒屣名

題王明生行卷

曾說王家逸少賢幾從湖海探眞詮仙人舊授壺中術孺子
兼傳北上篇竹杖駕雲龍偃蹇玉笙吹月鶴蹁躚江南塞北
堪乘興記取吳鉤入夜懸

汪調甫孝廉過訪賦贈

十載長楊獻賦回黃金蚤已築高臺驊騮自合趨燕市杞梓
終當屬楚材遠水孤帆逢夜雨短檠殘燭對春醅因君忽憶
江南樂幾處行歌詠摽梅

送鄭雲卿文學時謁李本寧太史並訪余

白璧黃金與世疏青雲消息定何如形容乍識依劉後雨雪
初殘訪戴餘徐孺名高堪下榻匡君宅近好藏書相思漫擬
雙龍劍會有精光傍斗墟

集尹典客園亭

羊裘雅稱鵾冠新背郭誅茆淚水濱閣上清風傳素業門前
紫氣識眞人松棚鶴瘦閒梳羽蒲沼魚肥劇躍鱗竹裏藍輿
花下展不知牆外有朱輪

寄胡園獻理問

夏木陰陰烏共啼寢人無那暮雲低壺梁酒裏花爲嘯丞相
臺邊柳作隄渴酒每遭田父飲新詩半爲館娃題柴門野水
堪乘興想見桃源路不迷

送賀子侯北上

帶茷清霜落禁鍾心隨河水共朝宗韜鈐舊學千人敵茅土
新承萬戶封騶裏連錢飛似鳥芙蓉出匣矯如龍相逢莫道
輕投筆試掃燕然第幾峯

送陳伯子省覲尊公觀察還里

才子辭家作壯遊忽驚天際有歸舟門前麋鹿連吳苑江上
鳧鷗隔楚洲瓜步寒潮明月夜蕪城丹樹白雲秋趨庭莫負
高堂望片帆春江正穩漩

贈黃健之萬戶

緩帶輕裘一偉人會提三尺淨胡塵黃金裹印封侯業緣鬢
談兵報主身門外牙旗威震赫匣中龍劍氣嶙峋由來卻敵
稱儒將想見論詩集幕賓

送常使君入覲

朱轓迢遞發江皐柿葉寒飛點碧袍五馬渡河宮日近六龍當世殿雲高東朝甲仗陳瑤壁南國提封貢羽毛此去定承明主問肯將陳對屬功曹

贈魯叟

犀爲塵柄玉爲琴杖底煙霞閱歲深三徑酒尊娛北墅六時齋磬禮東林迴翔秀骨凌孤鶴汗漫閒情戲五禽不待功成逃海上紫芝玄鹿久追尋

送尹長吉孝廉之京

綠酒青絲白鼻騧送君南浦即天涯聽鴻曉度梁園雪走馬晴看漢苑花天下轂輸勞轉轂海方樓櫓類浮槎平生許國無虛讓肯使掄材屬兎罝

贈方子侯

久知名字重干城躍馬橫戈控五兵弱冠舊諳黃石畧短衣新珍綠林兵曾聞緩帶紱南服要使投鞭掃北平自是壯猷誰得似元戎端不愧家聲

贈潘衡浦處士

共道潘郎鬢未疏年來踪跡只樵漁衡雲有待思投老湘水多情憶卜居林下酒尊猶晉代山中雞犬似秦餘諸郎文采皆翹映會見高門駟馬車

題李景魯給諫正氣樓

一眺中原莽靄收直從星漢坐高秋譙樓未少江湖思望闕還深祖逖憂嶺外暮雲猶故國樽前明月幾初浮朝廷遺直須君在莫倚元龍百尺樓

壽邵子源徵君

翛然長嘯下滄洲靜裏琴書事事幽韋孟有詩多詠祖邵平無意復封侯雲深竹院僧同到月滿松棚鶴共留況有男兒如騏子何妨身世比沙鷗

有感

蕭蕭華髮老江干總爲憂時淚未乾北去旆裘連朔漠西來烽火照長安空嗟漢使貽金幣未見虞庭戢羽干欲請長纓慚弱質憑誰談笑取呼韓

贈張監州

青衿少日羨能文作吏江干卧白雲歎咏每躭康樂賦轉輸頻給羽林軍祥鸞五色寧棲棘野鶴孤標迥出羣共道詩篇渾漫興可容蓮幕飽相聞

贈洪雲臺將軍

弱冠承恩拜虎牙居平壯志淨龍沙弓彎明月三湘影劍淬寒霜五夜花苔蒼馬肥追擊電葡萄酒煖好登壇日瀚海祈連路未賒

贈王汝質太學池陽守王公冢子

橋門冠蓋盛趨蹌歸隱猶能學楚狂但道姓名廉吏後每留歡笑酒人傍山花並吐依雕砌海燕雙栖語畫梁王氏青箱饒舊業肯從騏壁借餘光

贈王汝臨池陽公次子

池陽太守古先賢仲子遺經蚤已傳局裏風流就坐隱壺中光采愛游仙薄田近郭寧憂歲濁酒娛賓不計錢我亦入林堪把臂可容松菊共周旋

送客入郢

離亭柳色拂征衣尊酒河梁淚欲揮郢樹不堪雲裏望江帆
空向雨中飛他鄉漫作依劉表名士何當薦陸機定是登樓
風物好肯傷流落憶東歸

送汪懋叔謁太和

送爾青山汗漫游芙蓉千尺坐高秋雲拖翠蓋巢蜂頂日湧
朱輪吐殿頭羽客盡趨金策上仙官爭捧玉笙留況兼綵筆
驚人句題遍中天十二樓

贈呂大卿文學

公子衣裳但佩蘭亭亭玉樹可人看門無俠客矜珠履座有
幽人戴籜冠彖管曉拈霞五色瑞猶時展日三竿虞刀自是
君家事蚤見雲霄接羽翰

趙徽君生子

名家素業有箕裘生子何當似仲謀光抱珠胎驚乍止香徵
蘭夢喜初投高門想見能容馬墮地應知解食牛從此圖書
光舊德降祥不獨屬嵩丘

寄李東楚徵君時以能醫著名兼善堪輿家言

聲華藉甚魯諸生一卧滄浪遠世情江上梅花時遣信山中
桂樹日尋盟經傳鄭璞囊中業人識韓康市裏名何日扁舟
乘夜雪與君杯酒共班荊

送嚴武林再過餘杭訪舊

欲到西湖遣未遑羨君兩度得徜徉湖頭畫舫搖青雀橋畔
精藺隱綠楊客似王猷浮剡水妓同蘇小載錢塘況兼賓主
東南美想爲溪山應接忙

同沈上卿侍御泛舟醉賦

會向長安作壯遊臺郎相繼覲宸旒丹衷體國心能照綠鬢
歸田志未酬都邑尚驚桓典馬壺觴切附李膺舟應知機事
從來少且共飄飄狎水鷗

送王文博之武陵文博能書能琴

斗酒曾攜坐薛蘿柴門風雨復經過章江遠泛王猷棹漢水
新添叔度波張旭書成顛未少鍾期絕響恨偏多孤帆又向
瀟湘去極浦丹楓柰別何

同沈上卿侍御高敬伯明府陪應抱貞父母南莊嶺閣

隄喜賦

五馬驕嘶水一方巡行端合軫如傷乘輿不用經溱洧保障
眞同治晉陽零落幾人牽竹筏蕭條三戶奉壺漿從今粒食
君家事蚤見雲霄接羽翰

伊誰似勿剪應歌召伯棠

同應抱貞郡侯宿湖上

野燒寒煙日欲晡偶隨征騎宿菰蒲湖頭酒盞鮫爲客水上
更籌雁作奴窮到閭閻憂坐困恩回草澤詠來蘇維魚入夢
應今夕記取豐年望不孤

輓甘氏妾

葦花初白晚楓丹仙媛淒涼痛閨棺風斷玉簫空翥鳳雲寵
金鏡不翔鸞回思履跡苔初沒苦憶衣香蕙已殘最是良人
悲蚤逝欲將清淚酒叢蘭

童起伯偕嫂胡孺人僑寓江夏歲暮久客詩以招之

畫舸長風幾日程似聞消息寄江城梁鴻入越攜家去范蠡
還吳載室行形管香生推畫品彩毫光吐見詩盟故園梅樹

花如霰肯惜迴舟慰友生

郡博盧楚濱先生同文學王姑射大隱伯仲過訪坐上論詩賦此爲贈

白將踪跡侶樵漁剩喙還誰問索居忽聽應門傳竹牒取辭開徑待筐輿論詩儻許隨龍跡問字空憐葬魯魚從此詞壇思筮羽鑪堂奈已集應徐

送萬玉華山人入蜀兼呈方　明府湯應槐學博玉菲精奇門兼習形家言

蜀道上青天歲晏江空泛舟舶白帝城邊聞過雁黃陵廟裏聽啼鵑琴逢宓賤心應賞經過侯巴誓必傳川上陣圖猶舊跡可同玄解問先賢

雪寒東黃健之守戎

一百陰園集卷一三　三

積霰虛庭欲二更曉看白戰前江城同夜柝忍瘦朝難放庭雀合餓誰不鳴江上舟船王子棹池邊鳧鴨蔡州兵懸知饗士多牛酒可少投醪向友生

寄藍勅和山人

丈人髮短却心長閒說年來老更狂革履久穿同北郭綸巾頻岸似南陽能於余友面雙鯉青爲干時易五羊春水容船酣樂速可能重訪百花堂

晚郭美命宗伯

歎息斯人竟溘亡台星承夜黯無光儲宮但道歸疏廣政府空聞相翟璜死後何煩金作谷生前眞羨玉爲堂含情欲下西州淚只恐高原宿草長

壬子九日宗伯樓同周世勛明府眺望明府爲方外遊者二十年矣

景物蕭蕭感歲華漫將絲管泛流霞登樓客記同王粲落帽人會異孟嘉風起土囊威撼木日暉金蕊意催花相逢已遂壺公隱何用鞿龍更到家

題朱山人卷山人閩人也以家難徙維揚

輕橈柔櫓木蘭舟短劍孤琴伴遠遊家廕海氛辭荔浦身隨潮信到揚州樓邊載酒宜花笑橋上吹簫破月留賦就莫嗟流寓久幾迴清夢鯉湖頭

秋日試舟同王君弱董起伯蕘伴美黃健之作

漫說沙棠一葉舟清秋理楫乍臨流長年莫勇驚飛鵠上客怡情笑狎鷗翁放浦浮鬱鵝鵝翥江深漢廣猶堪泝那向風波怨石尤

一百陰園集卷一三　三

從游泳那向風波怨石尤

送劉陶宇方伯入覲

文犀製帶鶴盤胸綵酒千鍾別思濃前岳比尊司屏翰西江同蓮切朝宗牙璋首集趨蹌列王扆先瞻肅穆容蜀客建旄開府近肯將車騎談臨邛

入省飲朱貞成別業

底事音郵滯未聞相逢應得慰論文王門有醴能延客旅舍無魚却就君城上軒窗開楚岫架頭書札染湘雲新詩字字清人骨那異炎蒸氣若焚

中秋前二日集尹乾泰中丞官舫

畫舫江皐儼若仙一尊相對共陶然故人總惜多年別明月何須後夜圓遠思漫臨黃鶴舉清歌不礙白鷗眠踉蹌欲問如花女知在青溪若個邊

壽王太母入袁時子郡幕省吾公同孫黃州守迴溪公
並入覲
鶴髮童顏八十秋名家端合有箕裘青袍奉母寧辭蜀朱紱懷君並事劉吳榮面來尊乍羨楚魚烹就酒初浮卽今聯轡朝天日會看綸褒下紫旒

登黃鶴樓有感時故交零落殆盡
不到江樓近十年參差人壽更屬兄歌筵並舞筵門冷久荒楊子宅家貧半賃寢丘田誰憐無限山陽痛都入梅花笛裏傳

寄懷陳心抑大中丞二首
意氣清切傍高眞鎖鑰終當屬老臣襟帶抱江仍挹漢提封控洛復連秦水從東注朝宗易由盡南條節制新欲摳衣緩帶赴雞壇恩流南國進羊祜望槩中朝屬謝安旦晚內庭虛撰席台星常倚五雲看

同王國楨文學賞紅梅
莫問江城幾月花忽傳春信到山家孕林樹樹烘朝日倚檻枝枝綴晚霞剪就絳紗寧用染琢成紅玉本無瑕夫君綵筆應同麗會見調羹路未賒

上高瑩塘公祖
執憲曾聞向海濱帝鄉俄見擁朱輪官於配岳稱方伯地以維藩屬价人薇省書聞招集遠戟門風靜保釐新從知一曲不移籬下偶陪陶令酒池邊曾賦謝公棋靈椿合共煙霞老古柏從教雨雪欺閱歲可知盈耄臺論年端欲到期頤劉安

得道攀讓桂黃綺全身種紫芝渭水綸竿垂釣日漢庭面丈
授書時佳兒舉籠蘭爲質快壻連姻玉作婆爲壽政當牛女
會追歡應石鶴仙隨河邊喜鼓浮樓近樓上拈針製彩宜共
把大匏斟北斗分持彩筆賦南疑冰桃擬結瑤池實雪藕遙
頒華嶽嗣我亦蓬萊三島伴可捐餘瀝泛瓊巵

和龍君御觀察松庵十韻

挨流潺蕩遠山碧高岡危樓天五尺弘景辭官但鍊丹子雲
垂老空持戟長松挨漢庭高標曲蓋流蒼滲玄夜雨露從知
帝力私斧斤那畏神工掌閟窈窕護作飛霜深院亭亭化
石歌霧蒸雲似若華飲水自堂閒幽射有時兜玉眼先肯種
日山僧頭已白莊叟空矜上古椿孔陵慶詩千年柏棲停鸞
鶴不驚弦奏比笙簧時應韵緣其踏如容我輩來長謠短詠應

通夕

九日同譚明府學甫王同槓陳賓王兩文學集陳孟章
文學玉沙草堂謁大理公墓

勝日清江泛舸船忽從虛渠禮先賢衣冠穆肅無樵牧松柏
栽培有歲年林裏壺觴能愛客嶺頭猿鶴似登仙扶笻汗漫
過望鳥拥石逶迤傍嶽蓮黃菊故侵陶令席紫萸初泛孟公
筵蒓衣涼冷思裁縞採帽欹斜欲製氊水後魚龍迷澤霧沙
邊雁鶩弄晴煙榆錢落盡興沽酒櫸燭燒殘漫拂箋詩就遠
天聞過雁歌闌永夜聽啼鵑相看莫下牛山淚且喜當杯酒
似泉

河陽賈尚伊

五言絕句

初秋與鄒孚如龍君御二進士游釣臺

無數滄洲心偶爾白雲約爲鄰

送徐汝潔之清河謁向明府四首

但洁平原酒莫問平原里府主能下客高風謝公子

使君自奇才雄文擅千古扈翅乃鴞棲此意問季主

徐甥一七首百里不留行起謁神明宰能作蛟龍鳴

我有綠綺琴貽自單父堂爲我致君侯一鼓發清商

題畫四首

天外遠山淨日暮孤舟還石林有幽舍可以娛心顏

秋水浩無極牛羊蔽郊野躬獨者誰子翩翩五其馬

誰移千杖松置此萬仞壁夜半蛟龍號空山走霹靂

柴門五柳閒渢然謝塵紲曉起試憑欄雪花大如掌

李山人病足戲爲二章問之

先生擁腫眼華髮日已短爲有尊足存戶外屨常滿

牀頭數卷書牀下一壺酒失足向朱門何如此北牖

期李山人不至

蘿月照衡門松風吹縞帶美人期不來零露滿蕭艾

印池爲傅伯仁賦

郎官五畝池印青天影一從解組歸爲鷗日延頸

荷帶翦荷盤淨方展不用龜組文自有蟲魚篆

送客二首

二月都城外芊芊碧草生送君歸騎疾一路聽啼鶯

方壺依曲沼斗酒臨長風借問一壺水何如五兩銅

試劍石

明明匣中霜斷此山間石題題可深藏勿使復麾斥

磨針澗

至道本無營時至生羽翼澗水自冷冷不假磨礲力

八景詩爲姚別駕作

三山秋月

三山高不極涼月夜何皦婆娑桂樹枝憑向山中老

雙渚煙帆

雙渚蕩晴煙孤帆自何所中有釣璜人脉脉不得語

蘆岸漁舟

秋水日潺湲兩岸蘆花白爲漁不在魚船頭弄明月

釋褐爲朝士君歸我未能故人如問詢官冷只如氷

春宮怨四首

乳燕頻頻舞嬌鶯故故歌如何歌舞地不許妾經過

宮花開萬樹取次到梨花妾貌同花朶逢春只自嗟

舊寵應難恃新恩未可論龍巾將拭面一半是啼痕

永巷簪會殿長門賦未裁年年春社燕雙去復雙來

南湖垞四首

出郭一里許湖光四面浮田田荷葉畔時有釣魚舟

禾黍依楓岸菰蒲接柳堂湖經終夜雨城角五更霜

野艇三兼兩溪橋斷復連白鷗常戶浴赤鯉近席翻

東圍稱漢皓西嶺號商逋何似南湖叟堪爲北郭徒

田家即事四首

柳癭鑿盛酒槐芽摘代茶老翁忘酩酊乘月過隣家

少婦條桑出衰翁看麥歸門前租吏喚幾度典春衣

蠶貯經年酒倉儲卒歲糧有時扶釣艇舉網得河魴

抱甕事朝汲束薪供夕炊僮奴能作苦生不受鞭箠

世耕莊雜詠四首

家世原農圃吾生偶市朝彈冠空慕貢擊壤幸逢堯

已辭彭澤俸賴有洛陽田肘印心無繫腰鐮性自便

堤線多栽柳池錢半種荷曉窗聞牧笛晚徑聽樵歌

籬落開三徑尊罍載百壺庭花分字詠砌草帶經鋤

樂耕莊四首莊去先公墓道數十武而近

禾黍連丘塊風煙接市塵犁舟憑去槳騎馬信歸鞭

雞黍聊供客醪醅亦勸農眼擊原上栢倦倚屋邊松

結搆無多地過從只數家隣分春社酒傭送夏田瓜

茅屋斜連浦封田曲抱湖豚肩聊祝歲牛角漫懸書

半竺園六首

買地便幽性爲園接化城慈雲侵浦出慧日傍樓生

樹遍菩提樹花連薝蔔花水比龍潭靜山無鷲嶺賒

禮佛花堪供逢僧相欲參在家爲善宿出世即瞿曇

即心原是佛戴髮亦爲僧共結迦林果同傳淨室鐙

塔影孤雲外鍾聲細雨邊乞金思布地借錫欲通泉

僧容雙樹憩佛借一枝栖座聽青猶吼林聞白馬嘶

市隱園八首

市僅三家少園堪十畝多客從芝嶺至僧向竹房過

一卷將斜日三杯欲曙天談多空說鬼心遠但逃禪

類鶴頻將子同麋亦號翁貧原棲郭北隱合在城東

山從巢父隱市遂薛公遊貴不干牛鼎貪惟戀鹿裘

買山謀已拙浮海事空傳但得營三徑何妨受一廛

跡與囂塵接心從水竹閒桂山攀岩鬱蓮浦弄潺湲

洗藥晨初罷敲碁午正長茗烹荷露潔扇引竹風涼

市中無惡少林裏有高賢酒德頻中聖詩才並謫仙

竹夫人

此君能酬女遠嫁向炎州但恐韓娘至提攜一旦休

湯婆

本自寒家女蛾眉奈老何錦衾當夕久爲妾熱腸多

弔蘭

不復庭階種筐籃別有胎但看簷馬動知是暗香來

畫梅

一枝含玉萼四壁散瓊姿寄遠應難折分明恨畫師

寫竹

盡日搖蒼翠高堂六月寒定無風折損那用報平安

盆荷

華嶽應千丈盆池只數枝碧筒容易製橫被酒人欺

斗室謠三首

一室大如斗其中何所有半貯案頭書半貯米頭酒

一室如斗大欹枕日高臥有時抒玄言有時呼白墮

斗大此一室焚香坐清晝日頗南華經時禮西方佛

宮怨八首

上苑香飄蚤深宮漏下遲春花與秋月是妾斷腸時

幸脫汙泥去能遷茂樹鳴經使涼風至猶聞斷續聲

蟬

綠衣何楚楚紅羅裁半臂生子異螟蛉多多乃爲貴

螄蠃

嘵嘵空房夜聲聲妾自知寒衣將寄遠機杼莫教遲

蟋蟀

青松纔一尺盤曲長新枝敢不勤封植凌雲倘未遲

盆松

程生稱畫手贈我赤瑯玕爲染湘娥淚猶餘血未乾

題畫

錦屏圍孔雀瓦蓋鴛鴦薄命誰憐妾宮壺夜未央

鳳輦朝會侍羊車夜不過空將鹽酒地却少鵲填河

玉階螢火暗金井轆轤寒誰信長門裏銀缸入夜殘

無才堪侍輦有志欲當熊總是恩難遇非關命不同

不買長門賦休裁紈素詩昭陽無舊侶涼冷自家知

團扇秋無賴明河夜不流年年當七夕和淚看牽牛

蜘蛛

忽使嫦娟闖聊將坎井容便便空有腹海鱉畏相逢

螳螂

鼓行出青蒿當車挺其臂雖無壯士勳孕藏丈夫氣

蜴虎

穴牆乃負蝪緣壁即奔壑爲謝蠆尾蟲戒之勿作惡

鬼蝶

栩栩依林檻紛紛繞戶庭誰言白日裏魍魎未潛形

蝙牛

頻蛤此延頸呼牛彼穿鼻夜半女牆來能作迴文字

大水謠十首

聖主今唐堯十年而九澇安得神禹生河流趨故道

江漢紀南囻滔滔自今古浩蕩反爲災荒我禾與黍

陽侯數降割白骨蔽四野誰爲負薪人兼沈璧與馬
長堤數千丈延袤幾百里昔如垂天虹今如老人齒
江流攻我南漢水溢其北會鎖無支祈災診從此息
貧屋有朝啼寒原多夜哭賢哉汲長孺矯詔發倉粟
巨魚遊我堂長蛟穴我室傷哉釜底塵行矣溝中瘠
漢水名一石其泥乃八斗雖令瘠土肥徒爲富者守
百錢易一牛十錢易一犢耕播尙無期且以付屠戮
河伯既不仁鳳嫉仍助虐枕上過驚濤飛流而噴沫

半竺園雜詠二十首

栢堂禮佛

翠栢何森森頻過禮佛子佛自西方來栢葉皆西指

竹院迎仙

鑿石貯清泉擊鉢喚朱鯉唼喋荇藻間空汲西江水

喬林繡羽

長槐列道周濃陰時布地游客苦炎曦頻喜沾蔭庇

漁艇朝煙

浮橋枕長陂醉向橋頭卧明月忽盈懷疑是嬋娟墮

高城曉角

烏啼天欲曙嚴城已啟鑰枕上角聲來想伴殘星落

古寺昏鍾

上方自寥寂入夜鍾聲動餘音杳靄間忽被風吹送

虹橋夜月

巨鱗躍清池魚人操網至艇子緣煙中彷彿遠天際

石甕朱鱗

平生愛種樹種櫃不種棘好鳥鳴高枝文章成五色

桂圃秋香

桂樹何青青草堂日幽獨秋來結蕊繁天香一萬斛

梅林春信

老幹氷爲骨繁花玉作胎欲迎青帝至先送素馨來

綠野春畊

布穀催畊急春田雨一鋤偶攜壺榼至應是勸農初

黃墟夜集

花裏青帘出溪邊綠酒傳挑鐙拚一醉解却杖頭錢

茂樹停風

六月愁炎暑涼風樹杪生正當披服處毛骨頓爲清

古栢當窗

高樓日晏坐晨起或至夕蒼翠落軒窗知有千年栢

長槐夾道

高原望雪

寒氣集高原雪花如掌大對酒復狂吟肯作哀安卧

春怨

彩燕喃喃語嬌鶯恰恰鳴閒花和淚落芳草逐愁生
春日春花麗春風春柳斜狂夫歸信杳目斷是天涯
白馬黃金勒青絲碧玉聚難將輕薄婿去比治遊郎
別夢三千里愁腸十二時鳥調將恨曲蟲吐織愁絲

秋怨

露重薰籠滅霜繁畫角殘玉關千里隔繡被五更寒
咖咖蛩螿語啾啾絡緯啼政當凄斷夜愁殺竇家妻
雀屏朝未展虬箭夜初沈惟有殘螢照偏知賤妾心
却扇涼初薦鳴砧暑乍除如何征鴈至不寄半行書

鄘上謠

我愛碧霞臺長松一百尺夜半乳風雷濤聲喧枕席
昔聞白兆山李白讀書處我欲往從之山中多霧露
鳳山何嵯峨春風甃桃李花開連理枝翻翻映羅綺
昔游采芳洲泉石相明媚釣石今已荒婆娑只叢柱

鄘上諸

貴族椒房舊鴻儒桂籍多客矜珠作履人琢玉爲珂
石城何所樂二八有佳人秋月飛簷近春風鬬草新
市上歌舞雪江頭夢是雲莫恣工度曲宋玉雅能文
柳媚迷妝閣桃嬌近舞筵絃管絲娛永夜羅綺度芳年

上陵曲

玉鴈扃何日金魚閥幾層欲知天子氣但望上皇陵
蕩蕩堯仁遠嵬嵬舜孝隆租倉蠲舊沛營不費新豐

世變陵爲谷途窮艇代車饑鷹惟掠鴨饒鼠但銜魚
板屋隨波逝柴門遂岸開吏畏催租至人愁責貢來
客路尋源入人家向晚過一帆收雪艇半榻覆煙蓑
宿鷺依寒渚鳴雞自遠村支牀龜殼穩代褥獺皮温

四時詠物

柳

沿堤看柳色樹樹垂青絲勸君休採折愛此婀娜姿

荷

芙蓉占佳色開向綠池中朵朵仙人掌猩猩血染紅

菊

秋花誰奈久獨此抱孤芳猶恐霜威重移君入洞房

梅

百草皆凋落偏君殿歲華葉襟與幽思合在野人家

贈歌者

妙曲吐朱唇紅牙鏤歌板隨風斷續聞一似春鶯囀

檀口抹香脂纖指抱瑤瑟一曲奏雲和冷然霏玉屑

僧自廬山來以四物索詠走筆應之

蒲團

問此何時製從師祝髮年綻處將雲補攜時帶月眠

木魚

老僧翻貝葉持爾向雲堂夜半敲殘月諸魔盡退藏

瘿瓢

古木千年瘿流傳自沃州山僧時注水泉在北山頭

錫杖

錫杖經行久鏗然聽聲時　四大擔荷尚嫌輕

一笠之泰從遊太和舟中索詠物詩凡四首

白鷳

自矜毛羽白未免網羅求一入樊籠裏何如海上鷗

石猴

獨猴非一種此獨小於拳野性難調伏時須策與鞭

鸚鵡

綠衣何楚楚家住隴山高總爲能言好經年不解騷

松鼠

倉鼠飽餘粟餐松爾獨宜何事辭高潔從人覓棄梨

心賞齋詠物

醉翁几

愛此烏皮几居然六尺牀醉翁時假寐便是黑甜鄉

湘簾

斤竹製爲簾一泓湘水碧風日免相侵斑斕仗爾力

銅雀硯

昔登歌舞臺今爲文士役瓦全亦何慚其用等端石

竹如意

脩然碧玉姿其長僅盈尺刻畫出巧工隨意任揮斥

花瓶

春花不長妍苦爲風雨妬折向此中看恰是藏春處

水注

時有飲泉聲其容僅涓滴兎渴每相求濡首不及溺

石磬

浮石出泗濱磨礱乃爲磬用以清俗耳其聲有餘勁

題四雨上人壁

上人無俗慮一鉢每蕭然爲有臨池技差能辦酒錢

古寺僧寥落飯依止有師清談兼善謔日造每忘疲

短牆纔覆屋古井不通泉總爲禪心寂長貧已有年

禮佛非爲佞尋師爲覓開慈雲兼慧日別自有人間

宛虹橋送客

地簇藤蘿影池飄茜芰香橋頭車馬散一半是高陽

池亭納涼

漠漠穿林月迢迢渡水星爲愛涼風好山扉夜不扃

螢火燒無焰魚梭擲有聲城頭吹畫角兀坐數殘更

僧有索二王帖者詩以貽之

上人儒者流所好在翰墨至寶今付師勿爲貪者得

朝睡妝

夜寐何曾覺昏晝亦眠履跡門前少何人爲墜鞭
洞房時下鑰敲枕日高春窗外從人喚鼾鼾睡正醲

有感

後生薄陳人其人誠老醜前路阻且脩問君能至否
狂且小有才志欲薄宇宙醯雞不見天還誰發其覆
賈生誠俊才慨慨負年少遠謫死長沙其明比熠燿
禰衡一世豪搖筆賦鸚鵡狂躁生厲階終焉死黃祖

賞梅四首

歲晚百卉凋孤標惟爾獨冒雪吐瓊葩寒香散幽谷
不矜華豔質但保雪霜姿最是南枝好風多莫浪吹

寂寞經殘蟄敷榮冠蚤春一花忽飄墮疑是墜樓人
縞白原無染芳菲別有胎一枝臨水畔莫是寇妃來

四時效唐體

春烏啼未休夏蟬吟不絕撥見秋園花忽驚冬嶺雪
晴渚戲鴛鴦荒池叫蟋蟀籬邊菊蕊斑隴上梅花白

題大司空周明卿餘清閣十二景

平臺月色

明月出東方流輝映華屋幾度臨高臺清光時在目

隔岸湖光

激灩蕩晴波水天同一碧何須載艇遊凝望有餘適

玄觀曉鐘

琪園隣道院中有憑虛閣風送鐘聲來忽共白雲落

村西夕照

陽烏匿蜷磁日暮牛羊下鐙火出深林主人將卜夜

漁舟晚唱

漁子日暮歸扣舷歌欸乃返照映菰蒲餘聲入煙靄

潭口白雲

止水渟爲潭澄泓最深處時有白雲來水止雲亦住

臨流釣檻

曲檻俯清流一竿時在手釣旗不釣魚疑是磻溪叟

南浦蔬畦

闢地種嘉蔬園丁時採摘剪韭與烹葵聊以供過客

橋口風帆

虹橋何宛宛百尺架晴波鳴榔兼伐鼓知有賈帆過

沙頭古渡

大舸涉長川行人爭日暮風恬水不波誰謂公無渡

茅舍脩篁

主人愛幽栖茅屋面叢薄種竹碧參天時對此君嘯

長堤煙柳

綠柳帶長堤輕煙橫一抹爲聽倉庚鳴時時披短褐

元夜四首

蟾光湛月鏡鰲力戴山鐙未許扃金鎖寧愁倒玉繩
繡陌風初暖璇霄月乍圓管絃晴佛地鐙燭夜薰天

井邑魚龍戲樓臺水月觀春鐙明百子綵勝集羣仙
燦爛鐙爲市輝煌火是城通宵祠祉飲遍地踏歌聲

贈太和山楊鍊師四首

抱甕汲清泉石鼎敲新火客到鶴先知盤中具仙果
山路阻且深芙蓉青萬朵絕頂有茆菴白雲自封鎖
黃芽朝可餐白石夜堪煮鍊就九還丹冷然欲仙舉
道人久閉關坐卧千峯裏戸外有長松閒房落松子

詠春四首

春花

幾樹垂垂發花開趁蚕春莫教風雨妬珍重囑花神

春酒

春酒碧如油美者爲醇酎酌之須滿觴聊以祝眉壽

春鳥

百鳥欣春至羣啼不厭頻最是提壺好偏能愛酒人

春草

細草茸茸出當窗倍有情東郊無限碧遊女踏還生

論鶴四首

羽族本仙胎網羅何相及願保青雲姿莫共羣雞立
縞衣映朱冠整翼日延頸何當抱瑤笙與爾向緑嶺
飲啄向秋田時時欲飛鳴待爾雨翼齊雲霄從爾去
本是仙人騎今作籠中鳥終當放爾還千年返華表

遊絲

縞白疑飛線遥遥時趁風若教蠶婦織杼柚豈成空

悼世三首

生平慣憐才往往諧所料其如國士知徒得衆人報
物色在塵埃此意良不細一朝附青雲途人曾不啻
荷爲心所欽推挽恐不力末路乃差池何如不相識

壺公去已遠岩洞聊彷彿瓢笠掛歌空此外無餘物

圖梅數株紅白間植早春花發十日九陰冒雨集客聊爲歡賞漫成四章以記孤興

十日九陰霾花開半零落難寄隴頭人聊可伴杯酌
客爲看花來舉酒時飛送莫訝已摧殘猶勝羅浮夢
幸免蜂兼蝶難禁雨更風但能留客醉明日任西東
新枝壓舊韓初試兩三花天意如開霽留錢付酒家

閭聲十二首

昭代崇文德彊場从罷兵犬羊原內屬何事却橫行
內府多餘積從軍半餃人不知枵腹者何以淨胡塵
滅此方朝食將軍膽氣粗同時俱死敵浪說氣吞胡
烽火頻傳警深宮閟不聞賈生方痛哭誰達聖明君

不覩邊關壯空餘殺氣高夜聞新鬼哭流血滿城壕
令下選鄉兵辭家萬里行徒驅市人戰誰辨取龍城

虜騎縱橫至塵沙白日昏沿邊諸校尉晝地守空屯
方叔今元老朝廷倚壯猷縣知千里外定有折衝謀
漢廷多借箸高議有羣公肉食當謀國何人策最工
堂堂經畧使雅志欲平遼會勒燕然石歸來報聖朝

虎臣辭禁網舊號復元戎聖德如天大扶桑好挂弓
國憤終當雪君憂迴未分長纓堪繫虜誰學漢終軍

苦雨四首

礎潤何時止鳴鳩復未休虛簷聽漸瀝直到五更頭
雨聲無斷絕花事已凋殘止有庭前竹離披不耐看
蝸篆全沿壁苔衣半上牆忽聞乾鵲噪含意待朝陽

川途無百里昏黑始維舟頻起推蓬望朦朧月一鈎
古刹無四隣停橈依彼岸無柰石尤風晨起分僧飯
已是愁遲暮那堪復滯留頭令情與盡莫是刻溪舟
荻岸將殘夜榆河未曙天風波稍欲定暫共白鷗眠

阻風夜泊

躍馬朝防虜提兵夜控關沙場容易老莫不損朱顏
龍渥崇三命恩綸許九遷故人思攝被倘許負霎鞬

雨後行園四首

池篁青醮水窗草碧沾泥不分蓬蒿滿穿林徑欲迷
招霽魚爭躍林暄鳥競呼猶防溪路滑却倩小僮扶
柳剩千條綠梅殘一樹紅春光容易擲沾酒覓隣翁
總是芳菲飾花殘亦耐看低枝藏宿雨濕却鹿皮冠

餓見星垂野旋添水滿溪若教天路近揮劍斬雌霓

懷姜仲文參知四首有引

仲文丹陽人以進士高第累官參政疏論宰執罷官
里居往余官長安雅與仲文游今去之四十年時有
音問作此寄懷兼以志感

仲文吾畏友惜別在長安歲月今三紀應知會面難
海內皆兄弟惟君獨念予江魚將浦鴈時寄數行書

自我還初服君旋返故林總多離索恨不獨爲升沈
白髮吾今老紅顏爾若何壯心猶夙昔空擲盛年過

懷龍君御參知時官靈武二年矣將有新命作此寄之

自爾軍靈武音塵久不聞不知遷幕禮誰與共論文

尊公久不見辛苦事封疆羽檄應多暇題詩總不妨

賜閑外侯五首有引

外侯潛人也以歲儉過訪客寓蕭寺風雨尼人不克
頻造而洒人士亦無知者行橐蕭然於其歸也詩以
贈之

有客詩無敵其如恨屢空愛而莫能助我亦爲詩窮
世俗無青眼高才每見嗤知希則我貴雖貴亦何爲
古寺僧寥落閒房偶借居由來齋禁肅莫怪食無魚
卜居邁祉近風雨重棲其愁心與鸝思可但只攢眉
送爾河梁別空囊苦自嗟猶餘詩草在字字勝瑤華

贈張隱君四首

雅有匡時具而無用世心從教冠竹籜端不易朝簪
屏跡安農圃冥心遠市朝應同巢許輩揮手謝神堯
南隣羅鼎食北里撞歌鐘何似山中客長吟信短笻
長嘯時登木狂歌漫採薇溪山堪寓目宴坐日忘歸

終桃

爲留王母核種得赤城霞那用仙源裏先尋洞口花

六言詩附

從樊城抵太和宮十首

南閾爭先北首仙關賈勇西征寶馬朱輪馳驟斑龍綵鳳逢迎
碧水深霑足踟山青遠閣眉痕野店青帘霧市山扉白板煙村
馬首苹苹芳草鴨頭漾漾晴波蝶翅平蕪日暖鶯喉遠陌風和
種樹貴憑果市淘沙力盡金灘糗糒全輸驛使圖田半領祠官
憲府臨江控漢仙關負鄂憑雍躍馬材官白羽拈香勅使黃封

龍

槍雪高攢石氣松濤壯挾潮聲大地黃金作閼中天白玉爲
京

道就梅邊寄椰心堅澗底磨針鶉比漁人引路虎同居士閒
林

漢嘯秦封帝宅洞天福地神皋雪巘雲峯四起瑤宮貝闕中
高

烏帽青鞋客至皂旗玄纛神來海外更無島嶼空中別有樓
臺

遠志堂雜詠六首

陶潛不羨五斗何會空費萬錢腐鼠那須嚇鳳山夔何用憐
蚿

舍慶心懷五嶽君平足徧九州鵬鳥方知海運鸞鳩豈解天
遊

主父思烹五鼎鴟夷欲泛孤舟日暮途窮資倒功成身退悠
優

子雲垂老執戟終軍年少請纓繫虜一時志銳草玄千古名
成

小閣焚香宴坐幽窗散帙閒吟紗帽隱囊月榭科頭散髮風
林

市隱園四首

囂雜魚鹽近市清幽水竹爲居頗有隣翁送酒都無朝士賜
書

市上攫金誰子山中泣玉何人蝸角蠅頭長物鷗汀鶴塢閒身

不用黃金作谷但浮碧玉爲槃花雨拋殘蝶粉柳風吹破鶯簧

市上懸書何用牀頭貯酒堪詮借問風波長路如何松菊貧家

偶題六首

南阮富過北阮西施美勝東施晒褦聊能免俗效顰翻用增嫱

諭馬安知非馬騎驢何事覓驢說著皆成虛幻看來只有眞如

歷短增鳧取怨足長斷鶴成悲處順庸愚亦辨逢屯聖哲空胝

駝

負山未可與蠭測海安能用蠡綆短汲長徒苦牆高基下終危

子牟頻懷魏闕尼父不夢周公壯志堪資理亂衰年莫問窮通

捨宅空思佞佛燒丹枉用求仙南浦唷嗨半醉北窗栩栩高眠

朝王汝賢都護病酒

半臂呼僮理曲小冠喚婢焚香昨日遺簪墮履今朝繞屋槌牀

陶侃慈親見約劉伶賢婦相規欲向世尊懺悔先愁執友嘲噬

觸首通宵大嚼攢眉盡日長吁欲效楚臣碎斗休提卓女當壚

餒欲剉蓋作粥渴思斷蔗爲漿自此應疏儀狄從今不羨高陽

牡丹花下作四首

殘白時兼魏紫深紅間雜姚黃屢日皆因酒困一生多爲花忙

金谷圖中富貴蕊珠宮裏神仙肯繁華時虛度却零落後空憐

凝碧池頭奏樂沈香亭畔栽詩何似山殽野酡堪延膩質香肌

錦障圖同繡閣寶櫥倚似妝樓卧月何須便面舞風不用纏頭

詠朱魚四首

點額龍門已遠曝腮鳳沼空遥傍我雕欄支砌從他井鮒江鰩

尾赤周身不異眼紅遍體無殊東海綸竿苦挂西江升斗堪儲

朱鬣揚波自吻金鱗燿日同鮮愛惜頻投芳餌殷勤每換清泉

盆甕差堪掉尾江湖莫問揚鬐乍有藻蘋供樂初無鼎俎邀悲

書白沙驛壁以下六言八句

驛路微茫一線宦情寂寞三巴雲根欲斷水落嵐氣半消日

斜漫擬臨邛持節寧同博望槎遥知親舍已遠誰遣暮雲復遮

途次言懷四首有引

從略陽抵寧羌二百里而遥萬山環抱一徑中懸羊腸詰曲鳥道崎嶇信行路難也因思雨雪既零歲月云暮高堂隔絶佳友睽離情脉脉以空縈心搖搖而靡定爰賦短章用宣長嘆匪徒王粲荆州之感實有張翰吳興之思矣

人謂宦游不惡我嗟行路有難樹杪江分百折馬頭山歷千盤牆東居士避世彭澤先生罷官此意悠悠難解鳳凰寥廓誰攀

溪聲乍遠乍近石色一青一蒼橙樹枝枝綴霧楓林葉葉含霜歲云暮矣何適日苦短兮增傷明月洞庭歸去扁舟獨釣滄浪

漫逐羊腸日日空牽雞肋年年高堂歲月能幾游子風塵可憐何事從人俯仰只應與我周旋不然青山笑客坐使華髮盈巔

爲問秦山百二如何雲夢八九霜黄草碧驚心歲晏楓寒同首停雲幾度思君伐木無端念友遥知峽口驅車不及江門載酒

元夜

萬井笙歌鼎沸層城火樹珠連西園公子寶馬南陌少女香輧竹葉當空泛月蓮花徹夜生煙銅壺銀箭欲曙一刻千金可憐

芭蕉

葉剪朝雲似帶風花攢夕露如餘帶雨驚鳴閨万池樵客腰鐮入夢山僧吮筆留詩莫遣嚴霜頓至空堆一夜離披

九日

鷹隼辭鞴乍擊鴈鴻結陣初來落帽應知興劇授衣漸覺寒催葉墮丹楓撲面花留黄菊含胎臺上從他戲馬籬邊任我銜杯

入郢望肅皇帝舊郢恭紀

先帝分茅宅郢昊天眷命新周山勢攢空起鳳水光遥漢潛虵瑞日似輪似蓋仙風如磬如球自是神皋吉壤何慙赤縣神州

高帝開基淮泗文皇定鼎幽燕異世同功一體會孫攢服承乾始信地靈叶吉應知天意傳賢只尺龍顔如在小臣稽首惟虔

海晏河清毓聖握符秉籙臨人豐沛應知軼漢嶠面何用誇泰露泡階嘗應朔煙籠宫柳搖春若向臺官卜世直窺海若揚塵

玉氣龍姿非一皇風汹穆仍新赤映虹梁屹屹黄鋪鴛瓦鱗鱗定是神靈樂沛猶存父老歌幽億載金甌永固千秋玉燭常勻

不覩皇居壯麗安知帝澤深長啟土煌煌禹甸凝圖翼翼周疆耀日千門乍合承風萬堵俱張時有貂璫酒掃暗塵猶惹衣香

舊郎曾分赤社先皇遂著黃衣文物彬彬帝里威儀濟濟玉
畿地勢遥同虎踞天心久屬龍飛汾穆常沾寵渥枌榆永藉
恩暉

飲田家作

七月秫田已熟田家村釀堪浮甕底甘甜似蜜杯中滴瀝如
油徐邈不堪中聖杜康聊可解憂草具君其勿棄芙芹吾亦
何求

舟行入郢值風雨爲祟屃不得行者凡三日瓶中有酒
獨酌成韻重陽前一日也

惡浪强高一尺狂風足滿十分兀坐殘書懶卷孤蓬遠遠漏愁
閒燭盡遥依岸火衣單欲剪江雲有酒差堪掇悶無朋誰與
論文

過家

再用前韻

不辨千山萬壑空疑玉樹珙花姑射峯頭世界峨眉頂上人
家錦帳嬌娃進酒竹房小竪烹茶惟有袁安高卧還誰門外
停車

鶴

寂寂青田夢杳迢迢碧海心長瘦影徘徊帶月幽姿綽約凌
霜漫逐眞仙作騎會思故國遥鄉放爾冲霄遠去那能深院
同翔

鴈

北去銜蘆萬里南來擊帛三秋影落空潭極浦聲傳遠樹高
樓書信衡陽斷絶夢魂湘浦優游漸陸羽儀堪貴沾泥爪趾
難求

汗漫來浮遠水蹉跎留滯荒村無柰風威拔木仍兼雨勢傾
盆紫蟹黃花入夢短蓑孤枕銷魂寥落漁蓑釣艇徘徊郢樹
荆門

寂寂孤蓬雨打離離遠樹雲遮不辨飛鳧落鷺空餘岸柳汀
花無計攜壺市酒有時支鼎烹茶欲卜朝來晴霽先看薄暮
明霞

客路迢遥漸遠人家寥落無多佔客移舟假蓋漁翁罷釣被
簑鷺逐湍流下瀨魚驚急浪跳波日暮江空夜靜一聲何處
勞歌

雪

漠漠空階積寂茫茫四野飛花落處時穿屋瓦颯時每撼窗
紗庭際時棲凍雀林間止見餓鴉茹節孤臣戀國維舟高士

七言絕句

送楊博士之官南海　河陽賈尚伊

海氣遷遷辟荔孤講堂清徹映珊瑚青蘼雅稱逃名意五色神羊近有無

送賀將軍還里

寶劍猶龍傍斗墟千金裘馬意何如勳名總說麒麟閣不信中山有謗書

歲暮懷社中諸子

三徑蕭條未可知美人寥落隔天涯殷勤一夜江南夢猶記河橋折柳時

至日寄舅

落日愁遠一線長懷人雲樹倍蒼茫御溝一片東流水錯認華陽是渭陽

寄舅張徵君

逢人盧白說乘龍歲晚懷誰一字逢定是故園花事好朝朝攜酒醉芙蓉

再寄張徵君

垂楊深處繫漁舟會為湖山破寂寥無那風塵淹客思年來鳧雁恐蕭條

出塞歌同章為周元孚賦

青春起草度支郎獨擁軍備向朔方伐鼓鳴笳殊意氣可能東風昨夜揭羅帷夢裏相逢乍解頤最怕五更啼百舌醒來無路覓相思

白馬朱纓照客顏輶車迢遞指燕山臨岐一鼓陽春曲春色隨君度玉關

并刀錯落淨如霜拂拭龍文夜有光岐路贈君從此去滿天風雨下漁陽

燕山晴色望中分灑海于今已息氛最是漢庭容汲黯不妨長揖大將軍

送陳立甫司理紹興

歲宴江寒楓葉鳴翩翩才子賦東征相思不少西來鴈鴈宕峯頭好寄聲

天姥西來是鏡湖湖光秋色澹相無輶車若向湖頭過可似清冰貯玉壺

桐廬江上客星孤千載人爭說釣徒君自采風稱漢吏羊裘

猶在澤中無

鴈蕩天台好寄蹤搴帷何事不從容丹書儻詔神仙吏定在人間有市朝

大石橋得橋字

曾說仙人醉此橋白雲流水共逍遙金丹一化無消息不道蘆生夢覺時

再寄張徵君

落日荒荒下古祠道傍車馬一何愚試看西去桑榆景便是芙蓉若个峰

邯鄲祠得祠字

春閨忽答陳立甫兼呈趙常吉二首

東風昨夜揭羅帷夢裏相逢乍解頤最怕五更啼百舌醒來無路覓相思

春愁一曲託鳴琴只尺深閨萬里心昨日題文初緘就琵
重按白頭吟

竹枝詞六首

赤甲白鹽山復山送郎直向百牢關臨行更祝東流水萬里
倚舟一日還
瞿塘江上水漣如日日江頭市鯉魚拏舟漁子休相訝怕有
狂夫一紙書
長安宮外草芊芊無數遊人醉管絃多情女伴閒相約踏遍
春風又一年
東園桃花開滿枝西園楊柳碧如絲柳絮似郎今日意桃花
人世有風波
比妾少年時
白帝城頭夜撞鐘寒燈蕭瑟伴鳴琶鄰家小婦頻來往嫁得
江左望澄清

再別柯少府

新夫不似儂
郎去東吳妾在家春風孤負幾年花金釭寶鬲無心理獨向
江頭自浣沙

再別柯少府

久客淒其寄楚城重來應見故人情無端又作孤舟別愁聽
雙鴻入夜聲

題扇

齊粟風高不斷吹漢宮何事妬蛾眉丹青不似毛延壽只畫
王嬙未嫁時

贈李君實三首

旗鼓曾登上將壇至今名字走呼韓一從肘後辭金印夜夜
悲歌易水寒

老去鬚髯尚戟張飛揚跋扈少年場一片文心空自鏤千秋
俠骨爲誰香
芙蓉雙劍氣成虹慷慨眞成國士風裘馬舊游三殿北圖書
新載五湖東

秋宮怨

柳市風橋接玉堤御溝流水自東西秋來紅葉知多少怕向
人間不敢題

寄常汝一中丞四首

曾投璧馬向黃河河上猶傳氷子歌今日黃河無恙在不應
人世有風波
熊車遠向越中行大海旌旗曙日明一自流言歸赤舄至今
江左望澄清

鳳凰山下理菟裘子夜清歌醉不休待到潮平江水漲門前
猶放五湖舟
天下蒼生想謝安東山能得幾迴看情知定爲蒼生出多少
交游借羽翰

偶題

春風宜面鬢堆雅笑指青帘是妾家莫誤使君輕駐馬道傍
楊柳路傍花

舟行紀事二首

剩欲拍浮酒已過乍喜敲推詩漸工蓬濕忽驚花信雨岸廻
錯恨石尤風
漢水西來泥幾斗岷江東注路千盤因思蜀道併秦嶺回首
煙波意惘然

題穆生慕雲春樹卷四首生吳人爲陳玉叔先生典記

遠客逢春憶故園不堪雲樹兩銷魂主人義重難辭去匣裏

魚腸欲報恩

瓢零原不恨泥途獨水清塵分自殊昨日白蓮社客由來

鄧曲異吳趨

吳門市卒遠相求合傍元龍百尺樓自有清言陪謔笑不將

年少鬬歌喉

南來消息不堪聞海上戈船未息氛身是信陵門下客肯拋

書劍學從軍

鶴氅贈邵子源

霧縠雲綃剪未殘絕勝蜀錦與齊紈憐君入道輕相贈不爲

尋常范叔寒

贈天壇宋羽士

軒轅黃帝有高臺會向崆峒訪道回今日侍臣零落盡誰憐

方朔是仙才

送陶別駕還越四首

莫問虞刀事有無白雲丹竈儘堪娛蓴羹自好鱸魚美不用

君王賜鑑湖

越客還家遠問津誰憐憔悴楚江濱檣烏乍起孤帆發惟有

東風送逐臣

閶盡羊腸路轉難歸來重掃百花灘門前楊柳籬邊菊可道

陶潛已罷官

越榜吳船信好風片帆煙雨五湖東烏程酒熟山花老却笑

歸人似轉蓬

鼇頭跨鶴還

若爲天上借吹噓五岳三山思有餘籠裏白鵝貪換字座中

青鳥慣傳書

送張尉之楚閩

黃鵠秋飛八月濤桂花香染鷓鴣袍夫君自是神仙尉未少

江淹五色毫

送馮開之館兄南還四首

五湖秋色鬱蒼哉十里芙蓉夾岸開一自扁舟棲范蠡至今

鳧雁待君來

爬尺金莖望不疏文園何事病相如也知艫艙牽鄉思不爲

君王負子虛

桐江西去子陵灘客有羊裘耐歲寒今日山陰歸去棹何人

不作釣徒看
白馬青袍指灞河拂衣何處不蹉跎獨憐容易荊卿去眼底
無人解和歌

散花詩十二首爲寺僧普敬普暾作

亭亭天女散天花片片晴虹點點霞山鳥啄來供帝釋野麋
銜去與僧伽
蘑菊花開香滿林生成玉骨與冰心靈根別在西天外不與
春光鬬淺深
春風昨夜度河沙舍衛城中萬樹花若比武陵溪路杳祇園
深處有人家
生成寶樹是菩提碧跗紅蕤綠葉齊不學桃花貪結子肯同
心痛有誰知
慣向尊前唱鳩鳩高雲爲爾色跼躅傷心惟有江湖客曲罷
青衫濕也無

冲漠館爲徐惟得使君賦八首

三徑煙霞莽自深箇中寧受俗塵侵湖邊處士原推陸社裏
高僧舊姓林
五湖三島一周身轉見雲山不厭人元亮休官長縱酒攢眉
端不爲家貧
循吏聲華滿漢宮歸來貧薄見門風河陽舊日花無數獨有
青青柱一叢
綵毫長自剔煙霞偶爲題詩到水涯後夜池塘春草綠寒鐙
疏雨聽鳴蛙
門掩青山乳雉飛海棠開罷到薔薇主人醉向花前宿一夜
山雲染薜衣
空花枉斷腸
松風謖謖響流泉采采三花入梵筵此味只應香界有好將
下界駐頹年

施檀沉水淩仙蕊瞥見盂蘭一葉花自是國香成妙偈果然
佛土長靈芽
優鉢花開禮佛堂枝枝葉葉自相當自然天上成風韻豈向
人間鬬色香
無香無色亦無空空裏俄看躑躅紅愛水濁河都不染從教
花信幾番風
朵朵芙蓉火裏開翠盤永藹自仙胎心香意葉俱清淨不向
峯頭澗底栽
淺碧輕紅別樣裝分明仙子著霓裳枝頭妙果應回首葉底
疏雨聽鳴蛙
綵毫長自剔煙霞偶爲題詩到水涯後夜池塘春草綠寒鐙
山雲染薜衣
千花成塔禮寒山鹿苑蜂臺未可扳一樹旃檀雲不掃妙香
吹落滿禪關
不結凡胎結聖胎由來金粟是如來根從釋殿通仙殿香散
瑤臺入梵臺

贈歌者宋阿鳳四首

羞澁人前著舞衣嫁雞只合逐雞飛他生願作秦樓女配得
蕭郎譬不歸
荆釵裙布舊衣裳不掃蛾眉淺淡妝自恨沾泥同柳絮被人
呼作野鴛鴦
屏屏病骨强支持最是當歌進酒時共道西施顏色好一生
心痛有誰知
慣向尊前唱鳩鳩高雲爲爾色踟躕傷心惟有江湖客曲罷
青衫濕也無

北海尊罍酒不空一時詞賦羨雄風樓頭明月歌中雪郢水西來是楚宮

飛花片片出林端玉井涼生琥珀寒更有澄湖鋪客思不妨扶醉柳漁竿

畫閣高閎涼風起夜靜空階鴻雨敬主人愛飲復愛眠不出經旬更經月

送徐使君蒼頭入道

十五吹簫向玉虛赤虯玄鹿伴仙居金閶門外逢徐市猶是當年舊掌書

落梅

亭亭天女著霓裳雪裏分明閣曉妝何事玉容摧折盡空留魂夢送東皇

中秋月集友人宅六首

清光如許照欄干竹正婆娑桂正寒不用燃犀兼結蜃分明人在玉壺看

碧海青天分外奇吳歌楚舞醉難辭請看虛白紛紛墮已逐清尊涼夜興悠哉吹笛誰家傍月來光射素屏揮似水氛消明鏡本無臺

仙郎乘月愛吹簫緑鳳青鸞路不遙漫歷白榆辭下界好攀丹桂上層霄

玉蟾銀兎兩蒼涼轉過華軒入畫廊乍捲水晶簾外色只疑清影在瀟湘

薛荔梧桐靜掩扉瑶觴錦席坐清輝南枝乍冷城烏起却放婦娥到曉歸

九日朱陵閣同諸公宴集六首

曾是柴桑處士家客來隨意坐煙霞樓頭碧玉千竿竹苑裏黃金一樹花

何曾風雨妬重陽小閣迎暄日正黃共倚危欄遲夕照喟然一醉菊花傍

木落江空鴈叫哀登高虛媿大夫才諸君試擬凌雲賦已在岩巒百尺臺

江城詞客共能文斗酒相邀坐白雲却笑龍山高會日風流都屬孟參軍

與客憑高泛羽觴洞庭雲夢莽趨蹌詩成不用茱萸佩自有明珠入鴈行

白雲紅樹滿江關緑酒黃花解破顏風景自殊人自醉不將清淚泣牛山

謝李塾師送菊

爲種黃花比素心講堂深處伴閒吟相憐處士多貧薄攜與東籬一樹金

爲王汝賢題七友程孟孺畫梅卷四首時汝賢往嶺南將酹其墓

羣玉山頭似玉人緑香一段倩傳神瑶臺夜冷花零落黨許永霜結後身

永作綾紋玉作英繁枝細蕊若天成誰憐何遜吟邊興並作山陽笛裏聲

傲雪凌霜若有情殷勤會結歲寒盟於今墓木應多拱惟有

瓊枝入夢清
越江白練楚江梅玉樹天中忽自摧經使九泉無驛信香魂還向月中來

傅伯仁自武昌回門號戲柬二首

黃鶴樓中春色賒江頭嬌女貌如花分明指引天台路却放劉郎又到家
陽春臺畔莫愁村蘭自薰香玉自溫今日吹簫江上去一班雲雨各銷魂

送太醫黃子二首

曾向長桑覓禁方燕齊秦楚任徜徉到處多供給不羨遊人到洞中
孫儒粟一囊

贈陳鶴麓文學四首

湘簾乍捲燕飛初芸閣花深草不除莫道儒家無素業牙籤堆滿鄴侯書

桃花洞裏仙

送畫史余生兼呈李封翁潘令君五首

揮金投玉未言貧高卧隆中合有人脫却鹿裘堪用世桃花依然泛落花

蕭寺逢君恨已遲一尊無柰送將離沙寒月白江楓老可似留別盧徵君

丹青泚筆時

輕嶺薄練出吳機與到江山任一揮欲寫敬亭千古色眼前名重杜陵詩

幽人製鞨冠

誰是謝玄暉

五株楊柳一鋪煙明月灣頭唱采蓮斜挂布帆歸路晚爭看相逢莫訝虎頭癡慣乞人間絕妙辭曹霸丹青韓幹馬也應圖畫米家船

休老捕魚津

湖上贈客

拂漢摩霄玉萬竿多情長借子猷看春來美箭知多少好贈丈人機事久消磨慣狎輕鷗弄白波菱角雞頭堪采食不拋香餌卧漁蓑

贈江夏周生二首

黃鶴樓頭舊識君曾將消息問青雲於今寶劍霾光怪更有河陽萬樹花

有客棲遲漢渭間自言曾御李膺還青雲只尺無多地何處龍門不可攀

何人辨斗文

三十年來一楚狂紅顏消盡髮成霜憑君莫話輕肥事惟有
酸嘶俠骨香

贈妓小鳳

曾向泰樓作鳳鳴天風吹送碧簫聲一朝雲路看飛去好共
蕭郎上玉京

送李君義文學完娶歸里六首

寶馬香車塞路歧春風桃李祝連枝休論綢紀三千俟見說
驂騑九十儀

新裝炫服照江隈夫壻前頭意氣哉一日臺邊乘鳳去雙星
河畔飲牛回

曾向金華殿裏行圓珪方璧本生成尖衣拭面何郎白繡閣
頻上望鄉臺

青綠寶馬七香車買得湘娥似若耶若向胭支山下過定驚
顏色勝春花

拂掃胡塵熄虜氛貔貅帳裏列如雲我亦向來稱國士可容
仗劍學從軍

陪李雲卿觀察元夕觀鐙十首

鷲傳憲府秩初筵寶燭銀鐙徹夜然恰有法星懸上座直同
明月麗中天

聞呼小隊躍花驄萬戶千門樂事同火吐銀花開陸地煙含
瓊樹颺晴空

春歌應節勸春杯火樹星毬看幾迴仁擬珠胎生几席還疑
盛氣結樓臺

使君風節凜寒冰暫愛良宵興可乘裏青霜三尺劍尊前
詞筆有中興

遮牙吹角古平城代馬宛雲秋第逕便取先零誅月氏老臣
涼月九微鐙

蠟炬鰲鼇萬點明鴛鴦瓦上凍初晴氷蛙乍改爲鐙市雪岸旋開作火城
細綴明珠八寶裝流蘇匝地遍生光青煙一一翔鸞鶴紫酸雙雙吐鳳凰
多少朱門競鼓笳踏歌聲裏落梅花嚴城不下蒭鉾踏路猶停蹀躞騶
瑞煙香露散瑤空碧海青天路可通花月定知今夜好桑麻應勝昨年豐
丹綃爲閣絳爲樓舞榭歌臺在上頭角觚紛拏今漢苑煙花綠繞古揚州
豹髓龍膏四照新纔過近市又通津雲鬟霧穀如花女寶馬香車似玉人

題夜合花二首

合嬌合笑復含香何事蛾眉褪晚妝一片丹心君莫問已隨雲雨逐襄王
深閨無意點鴉黃孤影亭亭向夕陽不是春山愁不展怕沾零露濕衣裳

觀妓三首用寒香亭爲韻

湖頭旌旆載流觴百罰深杯醉不妨明發路傍歌折柳歸期應待菊花黃
微風日落水生波對酒其如愴別何怪底採蓮船上曲聲聲唱出別離多
三十年來事楚游更攜書劍向黃州應知赤壁遥相待乍可題詩在上頭
鶴樓東下是黃樓千里相隨一瓣緣身在客中仍作客不知何處是并州
當年意氣迴麟峋流寓齊安定幾春今日相逢重下榻明珠應報有恩人
淡煙疏雨木蘭船訪舊知君意愴然試數當年朝士籍於今一半是歸田

江夏懷貞成宗侯時入晉訪李本寧太史五首

江頭有鳥白鳴嬰對酒那忘憶友生空說信陵能好士不將虛左客侯嬴
君行幾日渡黃河閨裏含情可奈何角枕文衾空燦爛佳人應恨別離多
獨上江樓思渺茫美人那意在他鄉朱門強半皆詞客誰與殷勤醉綠觴
后土汾陰舊有祠漢皇曾此駐靈旗只今地主招賢日可似當年從宦載筆時
吹臺寥濶接歌臺醉客西園日幾廻今日未應題鳳去綠楊斷馬一徘徊

送程山人之黃州訪舊六首

湖頭旌旆載流觴百罰深杯醉不妨明發路傍歌折柳歸期應待菊花黃
微風日落水生波對酒其如愴別何怪底採蓮船上曲聲聲唱出別離多
三十年來事楚游更攜書劍向黃州應知赤壁遥相待乍可題詩在上頭
鶴樓東下是黃樓千里相隨一瓣緣身在客中仍作客不知何處是并州
當年意氣迴麟峋流寓齊安定幾春今日相逢重下榻明珠應報有恩人
淡煙疏雨木蘭船訪舊知君意愴然試數當年朝士籍於今一半是歸田

爲童起伯題梅二首

紛紛桃李屬春官惟有瓊枝犯歲寒自向商家調鼎味何妨
風雪卧袁安

玉骨氷心雅自宜不將雲母障風吹臨池一樹垂垂發錯認
梅娘是洛姬

爲謝通明文學題垂絲海棠四首

一搦腰肢不自持裊珊舞袖每低垂春愁萬種和絲亂長在
雕欄獨倚時

慵將笑臉向人開半掩香肩半托腮總爲含情君不見從教
白日照難回

貌如西子醉顏酡恨比春蠶吐更多欲向春風看半面斜陽
疏影柰愁何

徙盡衣香却有無幾迴無語漫踟躕庭階過雨胭脂冷贏得
江絲繞錦襦

哭亡友王汝賢都護八首

一飯能教斗米空應知精力勝廉公未標銅柱身先死猶是
當年鬢蹙翁

平生脩行與脩名紈袴何曾類俗情死作閻羅應不忝還應
先訂列仙盟

罷官仍作嶺南遊辛苦經年下瀨舟歷盡羊腸官不起鐵衣
新挂楚山頭

輕裘緩帶一儒生說劍談詩劇有情滿目楚傖君自見孤松
獨折棘偏榮

當年詞社數王郎白眼看人一酒狂今日夜臺無伴侶共誰
佳人字麗華

古意

露井桃花也自紅無言那敢怨東風紅顏不及桃花色腸斷
昭陽第一宮

送王　將軍督餉四首

天下軍儲供朔方江河淮海並輸將心隨流水朝天去看取
翼翼肘印黃

樓船簫鼓發江干匣裏芙蓉鵰鵾寒莫道蕭何頻轉餉須知
韓信登登壇

下瀨戈船未息爭豈聞飛輓更論兵瞳瞳杲日扶桑近好挽
長弓射海鯨

十月寒濤怒未平千艘萬舸壯東行纔經青海雲邊戍更轉

黃河雪外城

送謝峻卿督兵沅陵四首

喧喧鼙鼓漢江頭大將龍旗掣楚丘浪說七擒收孟獲還聞
一戰蔽蚩尤

漢家飛將舊冠軍幾載東山卧白雲今日沅江似淝水謝玄
從此立功勛

鳴笳聲鼓渡湘川瘴雨蠻煙路幾千壯士銜枚探虎穴將軍
拔地躍龍泉

五溪官長拜戎衣軍令分明聽指揮不用火牛能陷陣慣騎
鐵騎自穿圍

經張老故宅

馬疲牛觸事事荒寂妻衰僕共傍徨人間代謝皆如此虎圖
龍爭得幾場

圍居効白體四首

麑噣朱魚翻碧荇徊翔白鳥戲青蒲池頭觧縠無拘束那用
圖書載五湖

剌桐當門如畫戟垂楊拂水似流蘇東君別有繁華在那用
聲名薦鼎樞

王猷興到時看竹惠子吟成一據梧箇中風月堪嘲弄那用
誇張賦兩都

秋風蕭瑟氣悲哉定上蓮花第幾臺縱是布金多長者莫將
新義負如來

詠布穀三首

啼罷春雞布穀啼田人相戒治田畦高田水絶低田渴願乞
甘霖遍雨霽

伏澗引泉眞曲水殘山疊嶂小清都明霞錦石成裝點何用
丹青列畫圖

訪尹長吉不值三首

秋水蒹葭遠問奇柴門深鎖月明時從來寂寞揚雄宅苦竹

天公雨一犁
多情無柰苦催畊不是歡聲是嘆聲典盡衣裳貧到骨幾年
穫稏得豐盈
官司勒限比荒糧日曉鞭笞過午堂禽鳥不知追併急一聲
聲只勸開倉

見白髮有感

一白雲香剔羽翰無材那敢望彈冠只今短髮千莖白孤負
初心一片丹
前身曾是漢終童賈勇能彎兩石弓今日已成黃髮老何人
堪比黑頭公

甦甦白髮漸成衰蒲柳先秋信可哀若使學仙能變黑長房
原不是仙才

江門一卧幾經春髮是秋霜鬢是銀青眼何人曾似舊白頭
今日總如新

贈楊道人二首

鳳輦龍車路不賒每逢仙客話煙霞絳桃偷得應千歲玄鶴
歸來定幾家
白石清泉只此軀長松結子鶴生雛爐中鑄就黃金藥袖裏
收還赤水珠

九日登高賦得百年風日幾重陽依字爲韻

獵獵涼風吹大陌黃花已放陶潛宅黃爐但市酒三千阮杖
何慳錢一百
一卧江干不記年年年沽酒醉籬邊青蚨莫道年來少葉底
黃金巧鑄錢

天雞號罷鼓逢逢撥見扶桑海日紅今日登樓宜盡醉不須
愁雨更愁風
柴門長關是始出頁郭有田多種秫先生愛酒還愛花一醉
經旬復經日

春風駘蕩散百卉秋晚寒花方韡韡試問花前年少人看到
白頭能有幾

陌上高樓定幾重茱萸會裏喜相逢黃花似勸衰翁飲紫蟹
初肥酒正濃
長風吹帽任徜徉泛菊簪萸樂未央不向王弘頻取醉酒徒
原自屬高陽

段在茲和余九日詩雅稱適壯喜贈二首

門闌有客雅能詩贈我瑤箋勝色絲不信題糕無好句劉郎
才盡實堪嗤
高樓一上思飛揚謝女題詩恐未當從此吾家添玉潤不將
天壤笑王郎

野菊二首

細蕚疏花滿地黃開時逢雨又經霜懸知攜酒無人至留與
醫師貯藥囊
不是籬邊即路邊幾株臨水更悠然仙源定是通甘谷好與
衰翁結大年

自重陽以後邀看菊者殆無虛日龍鍾潦倒與諸少年
浮白賭勝賦此自嘲並以自快凡六首
綠酒頻攜蟹正肥前身陶令是耶非黃花似愛休官好不放
花前不醉歸

東家扶醉到西家消受黃金幾樹花縱使春花無恙在肯拋
幽覩逐繁華
少年搔裏著精神酒債流連定幾旬最是寒花饒晚節可能
輕棄白頭人
娟娟秋月照秋花看到花殘月亦斜最是主人能好客更將
花瓣浸流霞
歷夏經秋廢食眠丈人幽事爲花牽花時更有看花客又費
壚頭買酒錢
儒生原不解謀生四壁蕭蕭但苦畊爲有籬邊黃萬卷也能
沽酒醉先生

菊影

絳蠟高燒倒玉卮素屏張處影參差裝潢一倩藺膏力粉本
屋陌垣頹却買船啞啞鳴櫓屋門前旁人錯認龍舟渡恰是
湘流五月邊

何須覓畫師

水上雜言

戊申大水四境皆壑兀坐危樓如燕處幕長日無事搦
管詠懷凡得詩一百首竟陵盧孝廉輩皆爲屬和里中
王耳爾秀才復以災木今摘二十首於後以紀災異餘

牀頭橫卧緣沈槍伐鼓撥金夜未央非是多財能誨盜短
殘峽也須防
湖中荷葉舊田田菱角雞頭也值錢天意只教窮刺骨也無
菱芡也無蓮
只愛儲書不愛金無端水厄勝書淫由來秦火千尋烈不及
江濤數尺深
老友多人痛溘亡水心波面設靈牀生芻一束無由薦好與
魚鰕作道場
潦倒支吾笑此身憂時長在兩眉顰門前斷續舟如蟻不是
一字淚堪垂
不是雲頭是雨頭欺人不獨恨陽侯傷心最是黃昏後驟雨
驚濤一葉舟
赤日炎炎褐火輪畏蒸愁濕氓中身漫言朱鳥能司令妬殺
江州送酒人
玄冥作水神

支頤端坐百無營閒上浹棠載酒行便欲五湖從范蠡胥濤
猶壯使人驚
門前莫是孝廉船繫我頹牆古樹邊欲與扣舷歌窈窕只愁
風浪夜猶顛
南來詞客賦浮湘時有音書到草堂莫道武陵蹊路近桃花
洞口正茫茫
萱棚瓜架了無餘剪韭烹葵事亦虛欲接蔬經仍種圃蓼花
汀畔尚成渠
棟宿饑鴟罷產蛙久辭麋鹿侶魚鰕獨憐蜂蝶飛無定夢斷
鄧陽漫上書
子胥憔悴出昭關晝伏宵行恨未刪一自強兵先入鄧鄧人
無地著羞顏

雲梯

百尺雲梯欲仰攻其如榮帶守逾工只須拾級層層上會踏
清虛到月宮

送錢仲脩文學北上二首

橋門冠帶盛如雲年少何人得似君聞道落星俱化石好從
蚪蚪辨奇文
翩翩白馬鐵連錢此去長安花欲燃莫向胡姬論酒價只將
詞筆賦遊燕

戲題鸚鵡

枉自喃喃語未成連環空鎖月三更縱然有夢鄉逾遠不及
孤鴻向北征

隴鳥能言知慧多雕籠彩檻漫蹉跎當時只學深藏舌縱有
虞羅柰爾何

贈日者姚生二首

諸星填臆斗羅胸幾向人間識臥龍媿我相逢空老大只將
閒日話桑農
少年場裏幾追隨問柳尋花醉不辭何事君平長讀易垂簾
終日只唔咿

戲贈蕭十郎

鮮衣怒馬少年場酒市歌樓去不妨昨夜海棠花下睡人間
別自有鴛鴦

即事三首

閭說秦灰焰未除飛霜六月定何如於今白璧逢知己莫學
鄒陽漫上書
子胥憔悴出昭關晝伏宵行恨未刪一自強兵先入鄧鄧人
無地著羞顏
范叔倉皇計向西提攜應喜得王稽一朝變姓爲秦相往事
寧忘數魏齊

送壻劉伯達省試

丈夫肝膽解憐才不信英雄反見猜平步只今天上去桂花
親折一枝來

惱菊八首

爲愛寒花著意栽等閒難得倦離開不如紅蓼灘頭去短棹
輕搖酒一杯
新篘初熟蟹初肥酩酊何曾不夜歸苦耐黃花憔不放霜林
寒葉已飛飛
曾是柴桑舊酒徒看花無計轉躊躇金英瓊蕊原相並得似
揚州一朵無

池上芙蓉久著花斜臨秋水映明霞黃花不是無顏色金屋何緣閉館娃

柴黃羞強登筵孤負重陽又一年更是無情風雨妬滿江空繫買花船

曾問本草註延年甘谷人家半徑佺谷水泠泠花未放居民空欲澈寒泉

寒林秋老鴈南飛莫恨花遲密亦稀縱使落英堪泛酒幾時方療楚臣饑

柴郎種菊近千盆惠我還能伴綠樽重九已過書未到先生只合掩柴門柴郎潛公子柴吉卿也以酒歲惠予菊兼

只道凌霜總未開那知霜老尚含胎秋花欲比春花豔合待聲聲羯鼓催

強扶衰病去登高兩朵煙叢入夢勞聞道宋人工剪綵好鋪秋色散林皐

閒鴈

爲愁殘暑罷登臺忽見南天一鴈來鴈去鴈來渾不管只餘玄髮鏡中催

寮嘹高樓結陣過爲驅寒色到關河交游半老音塵絕縱有書來字已磨

清秋何事更飛飛一挂虞羅伴已稀縱使銜蘆能自衛也應無處稻粱肥

夜烏啼罷砌蛩鳴思婦高樓欲二更底事孤鴻仍唳月可堪妻斷不勝情

王昂生秀才喜談仙談醫而無奈善病項於沈上卿侍

丹砂結聖胎

漢女江娥結伴遊紅巾拭面錦纏頭仙葩自與繁華別笑殺嶽頂虛傳千丈開不如蕭散碧池隈因調紅粉宜嬌面爲餌芳櫺睡足日初斜水面波心片片霞自是美人妝束好氷刀初剪茜紅紗

生成賦質與豐肌最愛蘭湯乍沐時喚却香魂能勸酒不將畫舸載西施

淺碧深紅映日酣荷爲腰帶芰爲簪由來解舞仍諳笑誰道如醒復似慙

曾從火宅吐青煙縱植汙泥也自妍一片香心人不識版依只在世尊前

野寺小憩二首

屋外長松竹裏泉偶來方丈暫逃禪生天成佛非容易且學
楞嚴十種仙
纔過龍宮復鷹堂老僧相對坐焚香平生最苦煙霞癖欲向
醫王乞藥方

哭甘應溥大參八首有引

應溥與余同年同館最稱莫逆辛己以臺省郎同補
外臬己同挂謫籍家食有年應溥以邵司理薦歷尊
旅其爲司理時曾一飲余市隱園大醉而別嗣後官
黔官閩時有音問頃還辰沅行省冀其一晤而訃至
矣先是應溥書來謂同館諸兄弟存者止五人今又
少一應溥矣悵然爲賦
海內朋簪弟與兄不堪零落冷清盟無端斗底龍文暗又向
西州淚已垂
傳聞新命領湖湘幾度摳衣候道傍驕吏不來凶問至空餘
白日黯無光
曾從絳帳識文星幾地諸生奉典刑今日及門多薦達邦誰
能守太玄經
一脫初衣叙九遷那人延頸望行旌那堪衡岳開雲日便作
長沙賦鵩年
蘭凋蕙折理難詮想見高原泣杜鵑白馬欲來川路迥幾廻
思泛九江船
繡衣驄馬舊柳雄一卧章江歎轉蓬共說官途今不賤白楊

何事起悲風
須水分摘二十年每因傷往淚空灑于今往事成千古縱賦
招魂亦枉然

鄧玉燭文學宅見李少白山人長幅字

家雞野鶩總紛然游戲曾將八法傳白骨久埋紈素在邯鄲
深夜走雲煙
筆牀封閉視生塵遺翰何人肯見珍偏是儒生能愛惜草堂
深處墨猶新

宿張丈人宅聞虎嘯

秋濤乍捲谷風生叱咤如聞壯士聲從此妖狐應斂跡莫教
麋鹿說相驚

客有贈茶者

白絹斜陽到竹爐茶香相贈業珠胞生平渴病渾無柰想見
沉痾蚤已蘇

王姑射文學惠竹

從他桂馥與蘭芬蕭散那能勝此君不惜瑣玕相贈送高枝
從長拂青雲

無題二首

不貼花鈿不畫眉纖腰一搦似花枝歌聲欲動眉先斂却怪
嬌鶯奏曲遲
荆釵裙布舊衣裳一曲清歌欲斷腸更漏沉沉翻樂府不將
雲雨逐高唐

鵝媽

不向秋田食稻粱羽毛長得近薰香若隨仙令朝天去猶帶

輕煙禮玉皇

治國

雨過羣蔬綠正繁沿階穉戸復侵垣生來肉食原無相只學於陵日灌園

中秋對月懷邵子湘徽君時過荆門訪友

七十弹於一壯夫慣騎生馬向長途不知馬首看明月可憶閨中小婦無

年年把酒上江樓爲愛清光被月留風景不殊人乍遠想攜笙鶴比山頭

盆松

小小青松一尺長栽培寧畏斧斤傷直看長到凌霄日付與皇家作棟梁

禮佛

清晨盥沐禮空王膜拜還持一辨香不向福田規利益但祈火地得清涼

病酒自詠二首

本圖娛樂反爲災興盡何煩再舉杯逐客令從歇伯下絕交書付麴生開

擊碎賜夷折酒旋良朋相對但支頤空營陸羽煎茶具漫續陶潛止酒詩

玄妙觀井

一自龍翁去鼎湖湧泉飛沫似跳珠要識井星通帝座可知鍾乳出仙都

郡誌八景舊有盧博士題詠大都學究語耳服日捉筆各賦如數非求炫美聊用解嘲

玉皇山色

空煩說歲年

徽人舒生爲予作曲水流觴春日泛杯醉賦四絕

權雜杉塢間叢篁瀟瀟流泉泛羽觴莫向蘭亭誇往事風流應不減諸王

悠悠啼鳥竹林陰盡日攜壺醉不回三萬六千皆羨日何須上巳始咿杯

惠風和日樂芳年柳綠花紅酒似泉不用操縑兼比竹一時相聚有羣賢

高陽舊侶日相過勝事眞堪續永和獨有詩逋應百罰縱依金谷未辭多

雪中柬醉公張山人時寓蕭寺裏室蕭然作此問之

吟得新詩不值錢牛衣終日抱愁眠灞橋剩有尋梅興無柰先生履欲穿

生事難將託比丘短琴孤劍漫淹留僧寮閴寂無人到那得門前訪戴舟

誰將消息問袁安冷突無煙只悄然日午寺鐘猶未動闍黎想亦缺朝餐

長鋏空彈轉自悲米珠薪桂信難支中庭積霰應堪嚼可似蘇卿齧雪時

江陵張思永太史相國季子也與余同榜同庚投分不淺以家難被嚴譴遠戍夷方尋以大慶赦歸衡門偃仰日手一編其於榮利澹如也時余懸車在里每有音問歲杪余復寄一函而嗣君文學以訃告悲慘之深輒成六絕便寄聞君以當哀些云爾

當年裘馬共遊燕屈指於今四十年我髮已斑君已矣爲聞隣笛幾潸然

曾侍今皇玉笋班無端家難禍如山恩波漸濶人先逝無復清朝有賜環

一從珥筆海賦歸與讀盡人間未見書堪歎晦冥成底事只應空飽壁間魚

幾向郵筒寄十行每嗟人世有羊腸於今世路差平穩何事騎箕上帝鄉

名家昆弟美翩翩季子聲華更卓然無那鴈行多斷絕空餘世業說韋賢

尚想趨朝白玉珂相門出相事應訛漢皇若問相如草定有遺文續九歌

題文姬卷參戎陳相如僑室也

紫金挑脫玉搔頭不逐歌樓並酒樓閒寫兵符抄劒術從教夫婿覓封侯

日將銀管漫摩挲揭得黃庭不換鵝閒坐小牕翻樂府新詞都付雪兒歌

送黃健之督運北上

伐鼓鳴榛出漢東千艘銜尾鴈長風從他浪說攻城略轉餉還推第一功

會挐龍旗蕩海氛歸來朋好但論文於今再領滕王閣東南今已竭好因從容綵水軍

太倉紅腐有餘糧輓粟頻年向朔方杼軸東南今已竭好因前箸達君王

晝舫春江路不迷形弓綵筆並堪攜遊知橫槊詩應富未少
江山入品題

江上謠八首有引

江上謠美府丞孫後山江隄告成也洲爲澤國江水
尤甚當事檄公董役幷金無溢費期月而竣於事作
此頌之

瑣瑣不用鎖支祈撇見波恬浪靜時自是君侯明德遠圭恩
端合錫玄圭
長隄如砥復如坊禾黍新栽鴈鶩場楊柳青青桑梓綠可堪
南國比甘棠
幾年沮洳歎其魚從此居人保室廬秋穫如雲應漸熟田農
新得事穫鋤
空泛五湖舟
平津開閣引儒生取次英髦集帝京更有大家堪續史欲憑
香輦到承明
曾是秦臺兩鳳凰玉簫吹向五雲傍神仙只在金門裏那用
飛身徧八荒
匹馬朝天路不迷板橋茅屋五更雞縱然攜得賢妻去不似
梁鴻入會稽
東方曼倩是前身載牘三千謁紫宸若問細君姍筆札曾師
南嶽魏夫人
絳羅初剪試春衣馬首桃花作意飛共把玉壺斟琥珀常鄉
雖好莫忘歸
青袍白馬送將行玉展前頭拜聖明不用鍾聲傳刻漏只憑
朝士乞詩多
博望驛古樹

賢婦聽雞鳴
布帆無恙泛晴波曾見雙星遠渡河壇上詞人圖裏秀可知
征人欲去何
昆陽城
鐵榦銅皮閱世多參天拔地碧嵯峨正堪箕踞消炎暑其奈
蕭蕭故壘接荒村虎鬬龍爭跡尚存夜半腥風吹大壑似聞
新鬼泣遺魂
塞海填河信可嗤等閒功行起瘡痍寄隆不用江頭石路上
行人口是碑

送董起伯偕嫂胡孺人北上八首

青春作伴帝京遊綵筆雙攜氣並遒莫比朱公將越女笑他
簫鼓擁朱輪

襄城

關南關北酒家胡匹馬長嘶向帝都周道只今如矢直何緣七聖有迷途

渡河

征車幾度去朝天壁上題詩不記年自分已投泉石老不堪衰白又游燕

比干墓

太師墳墓枕荒丘千古傷心淚欲流今日聖朝無闕事九泉那用與同遊

紂王廟

酒爲池沼肉爲林社屋宮淵痛已深何事郊原遺廟在誰將餘漉酒荒岑

衛武公祠

曾向遺詩頌抑之淡煙疏竹見荒祠路傍小子多瞻仰猶似當年乞警時

眞定池蓮井乾泰中丞舊守此郡

沿陂泛沼登清波太守搴帷幾度過趙女如雲多豔質可能學唱採蓮歌

謁楊忠愍祠

忠臣祠廟枕郊關勁節高風未可攀但使權奸能落膽應知一死重於山

內丘對月

月到中宵客未眠旅情今夜重淒然還家亦有刀頭夢却負婢娟幾度圓

驛亭讀年家子馬時良魏顯伯二太史屏間詩喜其備才却賦

素屏初展見新詩旗鼓中原並可兒堪笑白頭稱父執不將陶謝晚追隨

過順德李于鱗會守此郡

先朝詞客似雲屯藉甚中原獨爾尊後死還誰堪御李邢州千古景龍門

定州逢年家子楊時育時爲郡丞賦贈

名家公子美翩翩棘院曾聞舊著鞭底事風塵淹驥足漫將輕劄試龍泉

荊軻里

西風颯颯水漫漫旅客投人夜正寒多少輪蹄朝帝闕何人相送白衣冠

長安旅寓謁謁俱絕言念舊遊俱成隔世愴然爲賦得詩七章

青袍白馬舊朝天屈指於今四十年海內弟兄皆異物不聽鄰笛也潸然

朝元殿裏散鳴珂戶外軒車造請多今日途窮無過客何須門巷更張羅

信是長安似奕棋虽移物換事堪悲貢公已死王公老縱欲彈冠向阿誰

望湖亭過是西山曾借僧伽屋幾問鍾聲久沉僧已寂止餘清夢繞禪關

驛吏傳呼上相來羣公凜凜避丰裁雷霆雨露渾難測那得

餘光燭上台
尚書鄭第酒如泉一宴寧慳費十千何事夜臺長寂寞攢眉
不復舊遊燕
亡冠長劒執金吾宴客時開白玉壺夙客尚存更地主門前
猶認舊桃符
都門卽事五首草莽之臣存諷諫也
黍窺曾隨侍從班朱衣長見殿中間一自深宮聞靜攝祇今
那得覲天顏
皇居密勿與天通劫火燒殘切聖衷殿石宮材儲已久可忘
營造屬司空
鏡山煮海意如何贏得金錢御府多聞道九邊無宿飽莫教
戎馬渡關河

文華殿裏日華鮮想望青宮御講筵鶺鴒未來金鎖閉空餘
官屬聽傳宣
聞道圜扉繫諍臣等閒何事犯龍鱗君恩自是深如海會見
天街雨露新
長安道中見六卿中有高年久宦者賦此代嘲
朝元會裏日曈曈照見班行白髮翁漏盡鍾鳴行不息令人
却憶漢園公
腰懸玉帶佩金魚垂老猶尊七尺軀縱使彈章多詬責也應
無夢到山居
出京
夢裏家園客裏身不堪牢落久風塵馬蹄又踏南歸路猶是
當年舊逐臣
獲嘉縣新柳
作隊分行萬綠垂纔看似幕復如帷濃陰布地渾無暑可比
不復舊遊燕
甘棠詠去思
裕州見飛蝗
耕牛如蝸馬如羊到處流移信可傷莫道民艱忘軫念親聞
明主自吞蝗
過南陽哭李鑑池觀察
隔歲題書墨尚新忽聞哀訃重傷神鄉魂已逐銘旌去醉爾
空思薦白蘋
園花欲開適有遠行不及見比其返也一花獨媚急呼
酒賞之
春花如繡滿雕欄爲愛芳菲欲別難了却殘春花事晚一枝
聊向醉中看
太和遇廣陵道人爲題扇兼寄參知談公祖
道人家世本維揚謁帝遥持一瓣香更欲人天修善果可無
當路作津梁
過沙洋哭周使君蜀人也
灩澦孤撐表蜀門使君埋骨在江村定是高墳同象馬採蘋
無計薦芳魂
伐木爲垣竹作椽整籬編席度新年堂前競貼宜春字半向
高門索錦箋
雞頭薤角也充饑禾黍秋深況又肥了却官租無剩事漁舟
載去犢車歸
蓬戶塗垣爲盜防於今門戶漸開張漫將刀劍償牛犢那得

偷兒在屋梁
雞食紅粱鳥啄餘生駒嚼粟沼饒魚香醪百壺堪娛客肯遣
親朋會面疏
釀得新醅續舊醅瓦盆盛出癭爲杯主人沉醉賓朋散猶囑
僮奴莫放回
田鼓逢逢競插秧柳陰深處漫持觴農歌未歇壺先竭醉載
牛車也不妨
二月池塘春水生雙橈蕩水釣船輕得魚且共隣翁醉肯向
人間理不平
四月秧針已徧栽柳塘蓮浦暫徘徊一聲長笛斜陽晚知是
僮奴放犢回
紅塵不到綠溪灣女嫁男婚盡是閒何事向平尋五嶽等閒
法令出蕭何
大伏深林踏月歸幾回乘醉掩柴扉晨雞喔喔猶甘寢說著
金錢也不嗔
生長煙霞老薜蘿等閒城市未經過昨日酒間逢都吏方知
官家夢到稀
老翁局戲但爲娛晨起敲杆到日晡贏得白頭多樂事已將
門戶付諸雛
六美人詠
笑美人
懇爲多情日破顏歡聲時聽出花間應知買笑非容易縱費
千金亦等閒
醉美人
強酌春醪漫解愁不知沉醉下西樓踉蹌更向花前過一似
花枝舞未休
睡美人
錦衾文枕竹方牀日午花陰過屧廊熟睡不知天欲暮定乘
丘壑即名山
栽楊種竹漸成林竹有清風樹有陰筍飯蓴羹堪一飽囊空
何羨有餘金
採蓮曲四首
出門十里水煙碧漸入橫塘荷芰香何處女娘採蓮去停橈
笑指雙鴛鴦
不種禾苗只種蓮青錢出水葉田田買得白魚將葉裹饑船
沽酒就船眠
水仙宮裏醉靈妃龍腦香殘更撲衣遊客滿船思贈內人人
爭取並頭蓮
朵朵仙葩不染塵翠盤高蓋蔭遊人南風爲語休輕吹莫遣
紅衣墮水濱

雲雨會襄王

泣美人

春愁何處不傷神血淚潛然欲滿巾拋墮不須將鏡照應知顆顆似珠勻

歌美人

雲鬢高結口脂香一曲清歌出洞房坐客滿堂皆側耳不知若箇是周郎

舞美人

一搦腰肢細可憐幾番垂手向筵前漫訝飄空揮綵袖不愁貼地損花鈿

寄壻陳孟章國學時公安袁小脩先生方官成均六首

欲逐征塵恐未能送君惟有酒如渑計程想去長安近路碎

滹沱十月冰

內家宮闕倚雲邊聖主臨軒曆正綿漢代威儀周禮樂期君重賦帝京篇

匹馬長征意氣哉五雲深處望三台爭傳相府新開閣可少陳登入幕才

橋門冠帶盛如雲君到超然定不羣問道故人登講席摳衣想得共論文

虜騎紛紛入塞來防邊若箇是邊材書生剩有吞胡氣可請長纓繫虜回

五陵裘馬近如何繡陌香街邸第多挾彈鳴箏行處有莫虢花月久蹉跎

久不得鄒爾瞻年兄書問詩以代柬

幾度逢人問起家只聞茹栢與螯霞聖朝求舊多徵聘何事容君老冤罝

走馬曾看上苑花不應分手各天涯白首弟兄惟爾我可無字寄瑤華

廣上除書總未除年來消息竟何如知君自有千秋葉贏得楊雄老著書

講學談禪總未閒其如姓字在人間天下蒼生望安石至今翹首向東山

壽尹乾泰中丞

五陵裘馬昔翩翩猶記長安擲果年今日朱顏無改換肌膚如雪貌姑仙

生甫何當表嶽靈中原歷盡鬢猶青閒時但把仙人臂續得

浮丘相鶴經

栖巖飲谷道彌尊市聒塵囂不到門淨几明窗時捉筆著書已滿五千言

梅花舒白柳拖黃正上新開薜荔房閒說長江化春酒十千應滿碧霞觴

酒泛屠蘇玉作觥錦堂燒燭聚耆英春鐙照地銀花燦疑是人間不夜城

紅兒把酒雪兒歌快事當前奈樂何即恐老臣憂社稷尚須餘力挽天河

宅裏青山屋後塘豢魚種竹恣徜徉江頭畫舫還堪載時理綸竿釣玉璜

老鶴冲霄不記年三雛篴羽共聯翩彩衣堂下春長在不到

蓬壺也是仙

挽程大川九十翁十首

十洲三島舊飛身偶住人間九十春恨不十年應滿百却令人見百年人

老去咿唔癖未除朝朝暮暮一牀書來今往古多淹貫老宿當年總不如

閉肆垂簾日晏然每從讀易領眞詮黃金白璧揮餘事止取尋常賣卜錢

曾學君平歷九州東西南北任遨遊朱門未少疏狂客爭似侯嬴禮數優

塵尾高談信不虛懸河注水決渠從他白馬饒雄辨牙底機鋒慧有餘

庸中矯矯鐵中錚友戒明規諒不輕從此造門無藥石幾人直諒似先生

愛我曾傳不老方蠅頭字小墨猶香空慚汗漫非仙骨孤負淮南枕底藏

生平嫉惡性難移見我欣然頓解頤縱使戒吟兼斷飲也應呼酒便哦詩

壺中歲月橘中仙贏得楸枰一著先日午棋聲驚過耳已知談笑破中堅

男工文翰女工書桂馥蘭香玉不如多少貴游尊父執曰衣冠送出郊墟

閨怨四首

嫂曰和風不耐愁柳堤桃塢漫凝眸鴛衾已負三春約虎帳

空營萬戶侯

夏日雖長不道長妾心如日更難量片時着枕心千里閨夢何曾離朔方

梧桐一葉下銀塘月白霜寒塞草黃料得沙場征戰苦防春未已又秋防

手剪寒衣寄隴頭寒衣未剪淚先流寄到寒衣人在否只愁骸骨葬邊州

同里盧靖鄉校刊

碑文

蔣大夫高公重修承天府儒學碑

河陽賈尚伊

高皇帝混一中夏建學明倫賢序之設棋布星列其有朽壞以時營治布在功令此良守令事也至藩臬大夫奉簡命節制一方握屏翰彈壓之權勤宣主德糾察官邪咨詢民瘼旁採謠俗惟日孜孜猶慮不給而暇論岸序之事乎藩大夫高公以進士高等荐歷清華頃以新命蒞郢曾不期月百廢具舉夷民懷風移俗易而尤於憐才造士特爲諄懇退食有暇輒引諸生講業獎進其賢者化誨其不及者士用丕變顧學宮傾圮思有以新之而未遑也會諸生以請公慨然捐俸上以文孫紹祖烈維桑與梓培植爲多而飛纓綠組垂紳搢笏之士不減先哲詎非重熙累洽之徵耶公擁麾建節作屏王家適與時會仰承德意首重彝倫官庭肅穆丹堊煇煌重樓邃閣舟自創置堂有皐比舍無茂草標文明之象表壯麗之觀假令守若令爲公屬者盡化公之屬興賢考室一稟成訓家絃戶誦比於鄉魯其成就獎進寧有既哉昔召伯巡行南人繫思甘棠勿翦遺愛斯存明德如公可令湮沒固不佞上下數十年之間而知君則姬文肅皇帝所以基命今上所以纘服也臣則召伯大夫所以承休也贅世同符良不多遘而不佞猶有說者公不負士士亦宜有以自效太上立德其次修名氣節宜崇也而恐狃枝懶之習榮進宜願也而恐長奔競之風藻績宜工也而恐傷大雅之體有一於此非公所

撤朽易新首事大成殿次明倫堂門廡廡舍漸次脩葺殿後建尊經閣藏經史百家之書復於其左爲奎星樓上應斗極凡此皆出公指畫碧瓦朱甍丹楹畫栱高明爽塏翼如屹如迨竣於事而公喜可知也於是郡伯李公別駕孫公梅公司理陳公及諸博士與諸弟子員謂公費不取於官力不貸於民而大工克就請勒石紀事不佞嘗讀詩而知文王造周壽考作人樸棫菁莪風人是詠則畯豐洛鎬之都重首善也後世教化陵夷事不師古漢高過沛歌大風而思猛士夫文以安邦武以戡亂天下既定不思尊賢籲俊製禮作樂而猛士是思得無霸心之餘乎我朝明聖代興文教翔洽肅皇帝起潛郢邸加意湯沐士依日月之光咸風雲之會雲蒸龍變其時鼎臣上宰鴻儒碩士比肩接踵而起將與盛哉綿歷數紀皇上以文孫紹祖烈維桑與梓培植爲多而飛纓綠組垂紳搢笏之士不減先哲詎非重熙累洽之徵耶公擁麾建節作屏王家適與時會仰承德意首重彝倫官庭肅穆丹堊煇煌重樓邃閣舟自創置堂有皐比舍無茂草標文明之象表壯麗之觀假令守若令爲公屬者盡化公之屬興賢考室一稟成訓家絃戶誦比於鄉魯其成就獎進寧有既哉昔召伯巡行南人繫思甘棠勿翦遺愛斯存明德如公可令湮沒固不佞上下數十年之間而知君則姬文肅皇帝所以基命今上所以纘服也臣則召伯大夫所以承休也贅世同符良不多遘而不佞猶有說者公不負士士亦宜有以自效太上立德其次修名氣節宜崇也而恐狃枝懶之習榮進宜願也而恐長奔競之風藻績宜工也而恐傷大雅之體有一於此非公所

望於爾多士者也詩不云乎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固未有不諳說仁義被服道德而能駿奔俎豆之間者多士勉之若夫魏科應仕則地靈人傑其鄉所自有無事從吏矣公諱第北直永平之灤州人

郡丞後山孫公修築總口堤工碑

沔澤國也江水經其南漢水環其北沮漳沈溺之災所從來久矣歲戊申江水暴漲四境爲壑民死徙不可枚舉蓋至於今昏墊如昨參知高公以爲憂首事江堤咨於郡伯李公司理陳公廉公賢推擇以往帑金無溢費逾月告成今郡迤南賴以有年則公之力也乃高公又謂江水可無慮矣漢決總口且三年於茲莫非民也安可以秦越視乎適觀察劉公至亦深以爲念經營創始且將復以公往而公適有新命遷彰

德丞行且有日父老子弟創館而詣兩公謂公以賢勞從事民方倚藉今聽以遷去保障謂何且郡丞缺就近銓補則水利於公爲專聽計無便於此者於是兩公奏記中丞梁公侍御彭公具疏以聞詔報可公乃留卸而總口之役始一意委公徼下公慨然自誓曰夫當路誠知我不惜劬瘏以請而我孤其託是上負當路也父老子弟誠賢我不惜牽裾以留而我孤其望是下負父老子弟也余朝受命而夕飲冰矣乃葺茅野處日騎欵段行畚鍤間藏星出入不遑餘力而分理學鄉君固泊諸材官二寡公成命尺尺寸寸無敢爽者再逾月而竣於事瑕者以堅卑者以增望之如墉郤之如阜一勞永逸倘所謂百世之利非耶用是當路嘉悅黜首歌詠而公意猶未已也蓋公謂潛河若脣齒上流潰則河將坐困手書

移令其接壤而堤防治者築無後時仍械治其一二阻撓者於庭民不敢譁者自是河可無震隣之憂則公之慮遠矣故余嘗謂是舉也非公賢且材無以底永賴之績非高公劉公推誠委任無以副特達之知非中丞侍御結知明主無由得請眾思集羣策舉諸賢戮力相與有成意者天其庶幾乎昔在漢光武時潁川盜起以寇恂安輯而不拜郡百姓遮道以留願借寇君一年黃次公以河南丞起家其後尊貴用事以丞相封侯今天子軫念災民不難政成命以公畀河不翅借矣而晉秩爲丞與霸同其勤宣吏治精辨嚴整不徒以長者見稱有加於霸其功名可勝道哉河則公之畏壘也適郡守郭公洎僚張公趙公倅王公立石紀公嘉績而不佞次其語如左梁公諱兄孟北直之濬州人劉公諱不盈與中丞同里李公諱高公諱第北直之濬州人劉公諱不盈與中丞同里李公諱養蒙山西之陽城人陳公諱本江西之南城人公諱應期陝西之西安人

漢中府重脩儒學碑

余不佞猥奉簡命治兵漢南甫至諸縉紳掖迓於途魚魚雅雅心竊艷羨比謁先師登堂鳴鼓進而講業又率能誦法孔孟陳說大義愈益心折謂鄒魯大儒不啻過之顧學宮圮廢無以爲游習地謀於郡守由君思有以新之守謝未遑踰年歲熟民和乃始脩葺越三月而工始就守率諸生請記歲月余乃詮於諸生而告之曰諸生秦人也請言秦事可乎蓋昔者周先王曾邑於岐豐之間矣壽考作人江漢之人漸焉則菁莪棫樸之所由作也周祚既改秦始建都禮義不脩功利是尚遵於始皇焚棄詩書坑殺儒士焰至烈矣卒用二世而亡此周秦之已事也明興列聖相承家絃戶誦秦士彬彬以道德文章著聲若渭南武功諸公未暇縷數今之秦非復昔之秦矣願地多近塞時有虜警有司繕城隍儲糗糧詰戎講武孳孳是務安暇及庠序之事而士生其地者長鎗大劍馳驟戎馬之場朝上首功暮秉白鉞將速化是務又安能褒衣博帶白首佔畢而希河潤之澤哉漢南雖秦地界於楚蜀保山依谷民老死不見干戈而饒魚鹽竹木之利資用饒給夫瘠土之民勞勞則思懼沃土之民逸逸則思淫爾諸生得無擊鉦拊缶鳴箏挾瑟而爲長夜之飲者乎得無鬬雞走狗弋鳧射雁而驕窮年之樂者乎得無裂冠毀冕蕩節踰檢而滔滔世之罔者乎夫不佞猥以一日之長儼然臨諸生上誠不宜

過爲不必然之說以塵點爾諸生而設表以爲坊使賢者趨焉監幾以爲標使不肖者制焉詎不矯然思奮乎蓋孔子嘗論儒矣其言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求多積而務多文以爲富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則履仁蹈義譽髦所以興周賤則乞嗇登壠監儒所以促秦夫士道污隆而國之興替隨之諸生繹聖言徵故實而儒之道思過半矣是爲記

重脩拜將臺碑記

漢中有拜將臺故淮陰侯拜大將處也舊有祠祀侯於臺之故址而前爲堂三楹翼以兩舍士大夫及吏茲土者多宴游於此歲久圮壞部使者祝公欲新之檄南鄭令始爲脩葺期月告成令刻石請記余嘗登臺弔古未嘗不羨侯遇主之奇而惜其晚節之戾也當高帝居漢南時胸臆約結豈能一日而忘東向哉侯以蕭何之薦推擇爲大將登壇授鉞千載一時降魏襲趙傾齊定楚其勳業可勝道哉天下已定分茅胙土正宜闔門養重口不言兵遠則朱公之去越近則子房之請留皆已事可師者而乃矜功自伐時懷怨望帝故猜雄人也能堪之不耶呂后從帝起兵間與參帷幄之謀知帝厭信久矣故陳豨之反決計斬之若曰帝春秋高惠帝孱弱信死而繹灌之屬無足慮者藉令后不斬信帝能曲法以全信哉今天下一統煙火萬里外無強兵勍敵內無逆臣叛將漢南於秦非昔之舊也士大夫遭遇太平文恬武熙得以餘閒嘯詠於此戎馬鋒鏑之場化爲冠裳文酒之地登高眺遠黯然以思大者受封疆之寄次者乘一城守一障其務精白以事人主則伐愈高自視愈小名位愈重自牧愈卑其無若信

費尚伊記

樂己耶祝公斬之蘭谿人名大舟庚辰進士丙戌十月丙陽同里盧靖校刊

碑文

潛江縣侯王公脩學碑

潛於文學蓋稱江漢鄉魯云先是學舍荒廢前令朱君曾一脩葺語具令謙議袁先生記中歲癸未漢水暴溢守隄之吏弗謹水浸淫入城郭百姓廬舍漂蕩學宮亦就圮壞適王侯來宰茲邑博士弟子員以請侯曰河決城毀卽水再至而暴客乘之諸士何以決茨且力詘舉贏民力謂何諸士且遑我於是侯始行隄設障繕城築堡發公帑賑流移蠲一切不急之務與民休息既踰年政平人和博士弟子員復以請侯曰今茲可哉乃捐俸勸義出倉庾之羨與公帑之積悉以佐費輸城旦馳刑徒諏日作力首事大成殿次堂廡各祠次學官廨宇次諸生廩舍崇庳築虛撤朽剜蝕期年而告竣事侯既嘉與諸生樂成乃謁余文爲記夫以余視記上代神聖陶冶羣類曷嘗不競競教化哉堯舜之世洪水九年浩浩懷山襄陵眾庶鬻食然二聖人曾不以此時忘其振德書曰降水儆予伯禹作司空汝平水土百姓不親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典不調不更而張之不可以鼓於是持衡者思稍振刷以新天下耳目而觀望風旨者見爲縣官一切用三尺從事憲吏引繩批根深文詳比操其下不啻束薪吠聲逐響悖立法者意此與耳食何異蓋不侯窮詰之大夫曹公云公以三輔高第起家比部郎署出佐郡又一再視篆吾河又十餘年而奉璽書觀察荆以西卽與河固韓荆以西公甫至卽展謁陵寢慨然嘆曰是吾所曾佐郡也父老子弟猶有存者乎是其民舊勵學官功令具悉頃者復採言官議祖豆大儒眞千載一時

良吾來拊循之安用苛刻爲既入河東帶而覩吏民又慨然嘆曰是吾舊所署郡也父老子弟猶有存者乎是其民倍良吾來拊循之亦安用苛刻爲蓋公甫蒞事而河遒有均田之役郡故當江漢下流昔人所爲魚鱉之鄉也百姓占尺籍以供租賦猶然兩稅不輸顧安得餘羨者而征之郡大夫以白公公曰是安能重困吾民乎乃規畫利害請於臺臣河賦得革郡人士首以疏河請公毅然決笑曰吾奉璽書廉察一方若水利天子固詔我矣矧詢謀僉同其安敢避事乃下令令有司議工費約民田糧十鍾出粟一釜期月粟具條上兩臺臺使者難之欲報罷而公持益堅蓋越月而河成大都公審時度事因民之利用民之力故費省而具功逸而倍古人舉大事類若此矣役既竣公集郡人士巡行河曲方舟載泳清波湛如田者溉於岸樵者宣於渡漁者歌於浦襲者汲於塢

擊斷者何以稱焉公履任甫踰年天子遷公才遷公遼東公既去郡大夫尉丞以下咸爲公惠澤在河宜記以示後來者以屬不佞伊不佞伊蓋讀詩至甘棠之篇重有感云當成王時分陝以西召公治之賜履所至寧獨南國乃甘棠之詠寄思獨深得無以巡行所至德化所沾濡者深耶河地固湫隘公實旦夕臨之長養生息所以功德河者視他郡邑而加焉是宜河人不能忘公哉公諱子朝丙辰進士直隸長州人

觀察蘇公開城河碑

河澤國也江水趨江陵東注爲沱漢水匯三箴南溢爲漳而郡雨據焉一城斗大二水環抱故形家言謂河以水秀則地勢然矣頃者河源細水泉涸討郡治東南隅迤邐三十餘里悉爲平陸無論商賈貿遷及芻粟輓運與水田灌溉之難即

樂畢酒屬客凭高眺遠於時雲物氣候若煥而新閭閻井舍若增而勝客有賢生引滿酌大夫曰今天下撫符綰綬者豈少哉然大都秦越其民傳舍其官及瓜而代有掉臂去爾其能爲百姓石畫者誰乎大夫抗圭擔爵匪有加也獨爲河長顧封虞輿此大役卒有抱鼓之譽吏若民得全城而守者誰之賜耶願大夫盡餘大夫謝曰是役也上以民社之故騷動父老朝夕惟罪之虞曷敢言功且三監司實首事上奉成畫爾上不肖卽又曷敢攘三監司之休績令上專之請勿復言郡父老聞而竊論曰賢哉大夫勞而不伐善哉費生頌而不諛記成事詔來者是烏可俟乃立石城東門

封通議公北樵翁祠堂碑

封通議公北樵翁建祠湖上白雲之鄉而稱守於是大夫始議城事時公私田乏卒無所措撫會有均田之役大夫下令凡豪民匿絕產爲已業者得自首以半直輸官法既行計可得數千緡大夫乃請於監司三河曹公願以緡錢繕城曹公報可大夫乃商財費鳩工匠弛刑徒備作力諏日脩築再越月圮者就新凹者就凸鬱者就完崇墉粉堞翼以周廬煌煌壯觀哉而大夫又謂不固其內郛猶弗城也乃茂夷故土副以甎石其延袤視城等高視城半工費視城倍大夫日徒跣行赤日中持牛酒犒工民亦子來蓋踰年而乃竣事時曹公以遷去新鄉梁公咸陽張公先後至咸相與相厥成而大夫又謂門以嚴扃鑰樓以肅觀眺兩者弗飾猶弗城也復構材木具丹堊先五門次五樓石楣鐵樞屬之翼如采椽丹槏望之屹如既畢工大夫搴帷以游登樓而

戍進士蜀之巴縣人

郡侯史公脩城碑

河治有城厥惟舊哉頃者承平久民目不覩兵爨耳不聆金鼓文吏摻袂廣乘障守埤之業釋而不講頹垣敗壘直用嚴啟閉禦暴客則城旦之事畢矣一遇緩急郎曷翟守乎郡大夫史公自上以越人來守河既下車行城履隍頹仰四顧輒慨然嘆曰嘻設城者以守也甃石半毀塗以涔泥霑雨灌蟻垤而跛羊牧其上胡以守哉且也洞庭沅湘腹背相望是盜賊之所窟也荊襄鄧鄂水陸並遝是英雄之所爭也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河將受兵長弩利戟夾城而攻可立破也卽無論兵事有如河伯爲祟江漢合流決城能無陸沈之憂乎天久雨墻垣將頹主人翁必事畚鍤誠爲其家矧提衡千里爲輔日誦商風而陳無逸述艱難則祖德如在論稼穡則家法具存敉日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之子孫曷敢先烈哉傅氏以閥閱雄郡中世以武功顯而公獨隱於農今祠成勒石率子太學生大訓請記於余余惟唐虞之際五官並建其後咸有天下而后稷之祀獨爲無窮卜年八百卜世三十則粒食之源長而勤民之績茂也成王幼沖踐祚周公而戴皇天不難以身爭之事平則推讓伯與仲已獨取磽埆者汙邪者而耕焉漁焉陶然樂也夫由前則恢復之難由後則克讓之難而率以天幸力田逢時號稱素封所謂烈士之風非耶再傳而得尚書公當肅皇帝中興瑩精太平千載一時尚書公憑日月之光仕爲大司徒督理西苑農事體國經之翼如采椽丹槏望之屹如既畢工大夫搴帷以游登樓而

主家給人足此何翅穫之佐虞旦之造周而要以畢公未行之志比其歸老廣阡陌治宮室道遙比之漆園芬華況之梓澤沃衍擬之勺陂而要以拓翁未竟之業啓諸治室尚書公堂矣譬諸治田尚書公穫矣自茲以往繼尚書公而爲子繼民部公而爲孫歌斯哭斯聚族於斯世以永存而要以食翁未盡之報顧尚書公位踐九列功在旂常開國承家人所共覩而翁之潛德或秘而弗耀令聞令望溢沒謂何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淵者必先於河禮嶽者必先於魁父將民部公是舉也意在斯乎且也梧陰必思重以物也霜露必哀重以時也桑梓必恭重以地也漢高帝由布衣起豐沛比都咸陽猶戀戀故鄉曰千秋萬歲後百魂魄猶樂思沛余弱冠時曾謁尚書公於田間授餐行酒鉏食必祭其先人某樹則曰先公手所植也某廬則曰先公手所葺也欷歔泣數行下惜哉尚書公髮矧矣廟祀之設或有忘而未之遑民部象賢惟肖紹明先業補缺事光世德翁如有知寧無樂此乎夫禮之廢也久矣在詩大夫三廟惟士無山亦不以祭今士大夫盛治居室窮極土木而寢廟之創缺而不講簡賓客行酒漿鳴鐘考鼓而先祖先公曾無魚菽之祀賢哉民部舉不稱借費不稱靡庶幾其可風乎至若牲視在庭俎豆在列仰視棟桷俯視筵几視筐麥之不易念繼述之惟艱思哀而哀思懼而懼將使若裁不儉寢丘勿奪是在民部之子若孫息業而大之雖世世血食可也公諱昇尚書公諱頠民部公諱作霖伯仁其字祠始丁酉某月某日成於戊戌某月某日法得具書

故中憲大夫恭岡郭公墓碑

與哭公於廬計莫能起公九原乃謀立石公墓而乞言於余賢生日賢哉大夫聚而能散斯仁心爲質者乎賢哉諸父老沒而不忘斯慕義無窮者乎且此一舉也可以永仁人之遐思可以垂縉紳之懿範可以矯輿近之薄俗而可無述哉夫召伯往矣而甘棠在焉愛其人封植其樹則人可須而德不可忘也大夫飲人以和無近名之心而名隨環潛數百里里不下數萬家而仁聲義問塗歌巷詠豐碑屹屹穹窿顯扈直與喬松古柏映帶紅泉翠壑之間牧豎不登芻蕘不近過者猶思息其餘蔭故曰可以永仁人之遐思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視其先人脈肩不掩豆不翅飧矣然待而舉火者七十餘家是非徒儉者也今士大夫專務豐殖持籌握算財貨山積雁鶩餘糧不以饗士捐有餘補不足天道謂何曾不再傳

子若孫不肖多藏厚亡至舉而弃之壑問公之風得無爽然自失耶故曰可以垂縉紳之鑒範當淮陰侯貧時乞食於漂母迨分茅胙土不難以千金酬一飯誠不忍沒母之賢也緩急所時有既已死生骨肉矣而一切掉臂不顧饑則附人飽則颺去人面強行何以稱焉大夫解衣推食何翅一飯父老起徒步無能爲千金贈惟是曉嵓之石報德地下世有窮急委命而卒偕七尺之軀國士遇而眾人報者感激思奮寧出諸父老下哉故曰可以挽薄近之薄俗夫禮以義起者也於義苟合雖越惡雜簠將舉之朝諸善備郎故不辭而爲之記大夫諱之幹字宗卿恭岡其別號代爲潛人家世鼎貴余同年友也

墓誌銘

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愼菴柴公墓誌銘

不佞讀柴氏兩文學君所爲尊人職方公狀而竊善之也其事核其詞贍死而不朽斯職方公之謂與居亡何兩文學衰經而造不佞乞一言銘公墓夫不佞卽嫻於詞何以加文學所爲狀然尋職方公知微狀妄忍缺然無述按狀柴自梓林公由鳳陽入楚樂潛土風家焉公生如珍珍生士英英生浩是爲孝子公浩生蕙蕙生西嶺公明明生贈文林公文林公以縫掖起家爲諸生高等視一第猶掇之耳而無祿蚤世娶贈孺人余生子二長卽職方公之生也王父西嶺公方營廳事客皆持牛酒賀忽報舉孫公沾沾色喜爲盡一觴公生而顏異方孩抱時露奇掌股間垂髮就外傅授毛詩十歲搦管爲文多驚人語給諫郭公奇其才以女字焉比西嶺公及

選拜常之無錫錫山故嚴邑公捧檄往也務與民休息不爲赫赫聲十年編審一以人戶爲軒輊舞文之吏曾不得奠緣爲姦計裁攢造磨勘諸冗費不下千餘緡則曩縣官所當納諸豪中者也邑故有鈔課銀邑輸府府輸留都久之府創其梁也令邑徑輸公扼腕而歎曰官解尙不支柰何病吾民自於當道竟報可仍下旁郡邑著爲例民有訟其子若弟者公念置之法則傷天性歸令悔罪卒爲父子兄弟如初邑民黃仁者以註誤被深陽逮幾陷重辟公廉其冤奏記大中丞朱公得末減他若持廉而却遺金之利以還主者躬禱而獲弭之應邑以有年寬假而成僚屬之美承王丞劉輩並遷秩以去幹以仁心輔以亮節良法美意種種而是故公雖不求名高而官譽翕起屢任五載直指使者御史中丞暨大司徒

大司空露章列薦者二十有八首薦者五大都閣公以寶心行實政有古循良風邑人少宰相潭孫公亦謂公折圭綰綬無以異人至行古之道則指不一再屈故公去而邑人相與祠公鈔山之陽孫公實首倡云時與公同吏於吳者蘇而司理則閔公廷甲朱公一龍長洲令則江公盈科與公而四楩楠杞梓不徒張楚且撐東南半壁矣尋三君皆次第內召公獨以大司馬推擇爲職方郎時時事孔棘大司馬方倚公爲重會冊使誤國廷議紛沓主上切責宗伯司馬之屬同時被斥者十有九人公親事甫十日亦掛誤籍添註陝西延川尉既陛辭策馬馳萬里始抵任剔冗員無所事事間以其暇走延綏略榆林覩虜出沒處居然有鴟鴞之思已登太華坐蓮花諸峯與客觴詠習習風舉若忘其爲逐臣遷客者歸而閭門養重治城南別業遊息其間顏其亭曰晤言志考槃也公既家食又好施不倦戚人之餘且罄室人以爲言公曰汝等不記乃公之爲諸生時乎方清丈時令君某曾欲授余田以療余饑而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污吾躬也王母廖母余之喪令君王欲令余居間以賑余乏而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污吾親也今雖跲踔於時乎賴主上恩貸猶竊升斗自洞鄙善貧固愈於諸生時而烏用嗷嗷爲也公生平持廉大都如此矣公年始杖而神王色澤髮無斑白一夕感凶夢遂染末疾經宿而逝若羽化然者余惟老氏有言捐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公天才卓犖何難一第偃蹇棘闈逾壯而倦得之其取數於造物非贏也爲邑七年而始博一京朝郎郎十日而謫謫而貲志以沒不及見賜環之期天之貿貿一至此

謂公搆藻灼如春華蒸霞絢日晚吐其葩謂公菹政熙若春臺油雲膏雨以潤枯荄厥潤伊何既安且阜爾書用徵星言北首何以陟公緇雲之司何以去公郿川之澠帝之震怒臣何敢懟尉耶仙瑯難進易退採菊於洲樹蘭於畹望公如歲將以公返命之不延溘焉就木胡進之艱而奪之速人誰不死所貴令名班揚等譽召杜齊聲俎豆在官松楸在里天所祚公三丈夫子

故康州守參宇歐公暨配封孺人劉母合葬墓誌銘

今海內稱閩門右族者孰與歐陽氏哉漢以前無論唐以率更令顯宋以文忠公著此非彰彰者與而邁迹於潛者抑何盛也方面則觀察公卿寺則太僕公郡邑長吏則康州公孝廉則誠夫其他仕別駕而官博士被青衿而擁素封者難以

枚舉安成之族至潛始大將朱公之徙隋而敬仲之適齊耶
余不佞獲事觀察而友太僕於廣州公交一臂晚識誠夫往
康州六十縣孤不佞曾爲文以壽非久康州下世與封孺人
劉葬有日矣誠夫儼然衰絰之中偕其弟文學百里重繭而
造余乞誌其墓余讀訛娓娓數千言其旨慘怛其文瑰麗卽
余嫺於詞無以加誠夫然業已拜命之辱其曷敢辭按狀公
諱東白其先則安成人也自叔謙公始徙泂到河叔謙三子
長荷池公遊潛樂其土風徙永興而家焉族從此大矣荷池
公亦三子季模卽公父以子貴封文林郎娶於趙亦三子季
卽公文林公謂世有積德白首而卒老於布衣公生雅屬意
公雖在齠亂異於羣兒趙孺人螽逝哀毀如成人十二屬文
觀察公異之推爲國器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劉孺人來相室
士二梁廣文者以遲暮去官公憐其貧甚多方爲營橐裝旁

孺人爲文學連舉先生女和柔婉順能事兩尊人以故公得
一意攻舉子業每試輒高等時兄合州丞而弟太僕相與切
劇爲文章迨太僕薦於鄉嗣登上第公益下帷發憤取舊業
盡付祖龍坐卧一室撮要鈎玄欣然有會劉孺人時以女紅
之餘市酒脯勞公篝燈熒熒呻吟達曙戊子遂棄然賢書出
太史馮用韞門下雅相器重蓋報至而文林公喜可知也明
年上春官不利歸而杜門却掃義不干有司有婦婦某者爲
族子所嗾重賂屬公居間公謝弗聽是時業有孝廉及弟文
學君公日討而訓之不遺餘力而劉孺人亦慈不廢嚴丸熊
畫荻有古賢母風壬辰以乙榜授清河諭至則爲諸生陳說
經義士皆蒸蒸向風居亡何聞文林公病劇公以爲憂乃先
以劉孺人歸孺人躬視醫藥其爲禱治萬方終不起凶問至

然曰殷民之富以自肥吾不忍爲也禁主者毋得私一錢其他善政更僕難數此其舉舉大者劉孺人故善病遷病遷起以爲常先是孝廉君奉公命攜弟文學君就文使試孝廉義不離孺人膝下孺人促之行乃就道而孺人竟死官邸公痛賢妻之遽亡也悲愛子之遠離也幾欲解組去適覲事迫遂與孝廉兄弟扶櫬抵里門旋復北首道路間關眠食爲少損又康尉某以司理左遷忿公爲長吏倜然不相下思以考功法中公事雖寢而公遂初之念益決會大僕亦謝政在里相與結社林皋笑傲溪山晷晝問花晨月夕浮白大嚼遇田翁野叟雖露蓋衬醪時復一醉然每念劉孺人淒然伉儷之感輒欷歔泣數行下也戊申公病幾無起色已酉誠夫舉於鄉公沾沾色喜病亦良已越明年屆六袠璿聲珠履趾錯於戶庭振振不爲不昌大而隆赫生有顯號沒有榮名若公與孺人復何遺憾哉公暨封孺人生卒子男詳具狀中銘曰

連理有枝比翼有鳥方璧圜圭金之瑤草良人作牧爲民師保淑媛宜家式供蘋藻綰綬蠻鄉分符嶺表譽命煌煌以旌上考皂蓋彤襜魚軒羽葆旄旐同心琴瑟靜好庭栢儀摧堂萱倏槁孰爲此者以詰蒼昊鴛鴦翩翩騎鯨矯矯沒也同歸生也偕老鬱鬱佳城悠悠仙島千萬斯年以藏褐寶

故處士少川沈公墓誌銘

余讀沈令君所爲尊人照公狀恩深哉風木之感也人亦有言憾莫大於終天然獨不曰立身揚名以顯所生是則孝之大者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矣若令君復何憾哉按狀公諱公應接如平時倜宕疴發遂彌留不治方易簀時正襟危坐勅誡夫兄弟無恒吾化吁嗟乎傷哉大都公因心則友天植其性其事文林公及繼母鄭孺人務當其歡心歲時伏臘稱觴上壽諸父諸昆少長咸集而孺人能選甘毳以成其孝生平不事家人產雖宦嶺海不載鬱林片石歸爲文學搆室歷數稔不就而孺人能脫簪珥以佐其廉性好施予往往周人之急族黨親故待而舉火者數十家而孺人能傾篋筐以導其施生平好客客座常滿鳴雞喔喔不問曠恥而孺人能治酒漿以助其娛居恒諄諄僮奴不少假借與人言鮮忌諱意所不可輒義形於色而孺人能匿瑕垢以劑其嚴年不滿耄耋而逾艾過者不爲不壽位不列鍾鼎而握虎符被象服不爲不貴子祖不必繁庶而孝廉龍躍於前文學鵲起於後諸

帝授蔚州衛指揮僉事再傳祖憕累官至中都留後七世祖機以成化末徙爲河陽衛指揮使機生百川公瀚瀚爲人骯髒多大略然性矜刻少能容物其謁選以曹掾責賄語侵曹郎卒用是鐫一官初娶史不宜子改娶方氏舉丈夫子四長同人次同文次同道次即公公生而秀眉明目頭骨隆起太史童士嘯公爲公姻黨一見而奇之曰吾聞沈氏世有積德之急族黨親故待而舉火者數十家而孺人能傾篋筐以導其施生平好客客座常滿鳴雞喔喔不問曠恥而孺人能治酒漿以助其娛居恒諄諄僮奴不少假借與人言鮮忌諱意所不可輒義形於色而孺人能匿瑕垢以劑其嚴年不滿耄耋而逾艾過者不爲不壽位不列鍾鼎而握虎符被象服不爲不貴子祖不必繁庶而孝廉龍躍於前文學鵲起於後諸

又皆相繼沒公喪其死者拊其生者家立罄矣公雖貧座上客常滿里中節俠士多附公爲重公亦陽浮慕之非其好也時令君甫齠齔業已知名公督教不遺餘力居嘗問塾延師每食必餼即有不逮吳孺人爲脫簪珥佐焉弱冠補弟子員客有規令君文豪者欲少貶損以就時好公曰孺子第持此以往百戰百勝之技也柰何以人言改易弦轍歲戊子果登賢書己丑成進士高第公言如左券云比就除目當爲南充令南充雖巴蜀巖邑然僻在險遠令君獨子義不忍離膝下誠慮一旦授事無以迎兩尊人即中謀徙他邑公時在長安謂令君曰孺子既釋親而事主遠近惟命彼叱馭而馳九折之坂者獨非人耶且子而能仕父教之忠縣官爲地擇人而汝復擇便利自居若此者將忠之屬耶及命下果拜南充令令君頗奉公及吳孺人以往南充素稱頑劇前是令是邑者多不良於官令君往輒治辦郎有疑事疑獄皆諮公而行即令君所欲探入者公獨與平反者即令君所欲重贖者公獨與末減者於是南充人皆稽首祝公百歲曰非有令君父安得有眾父父如吾令君者哉縉紳耆碩爭持牛酒爲公壽公一切戒弗納於是南充人愈益太公賢能率令君以廉也非久公疾作蓋公素有肺病至是轉劇適令君方脩覲事當隨牒以往念公不忍割幾欲投劾公正語曰天子方開明堂肆覲羣后爾即不朕一邑實城社之寄也有如天子念蜀在徼外下尺一問南充令何以治邑其以狀聞誰爲置對也者且而翁春秋壯何詎豫爲不祥之慮耶令君唯唯乃束裝而北公竟彌留不起訃至令君痛欲絕歸而撫棺哭曰天乎何奪我先君之速也豈其不食其報耶比葬拔涙乞言余自惟游公之日淺然即其生平蓋始而託於儒中而逃於俠晚而爲潔廉退讓君子也方其爲儒嗷嗷六藝之芳摭羣言之華風流儒雅質有其文遭家不造而不以儒顯造其爲俠攘臂而說劍袒跣而呼盧醉後耳熱仰天而歌烏烏聊以耗其雄心而不以俠著迨其爲潔廉退讓君子人始信公長者固宜有令君哉且世以子顯者不少彼處布衣隱約久一旦暴貴不勝豪舉旦而通籍暮而鼎食即子欲爲廉吏得乎哉公起田閭有子成進士仕巨縣即遠車騎飾冠劍稍爲富貴容胡不可者乃榱棟不加飾町畦不加闢逸巡揖讓時有以自下身即病不難提攜令君於千里之外惟恐子不得一爲廉吏閉門下楗慰藉父老而還其幣至今南充之政

神明愷悌惟令君有無窮之聞亦惟令君有無窮之休徵公而誰貽之哉昔陶侃有母胡威有子美哉令君有其父矣銘曰

世桓桓兮蹈武不知其家視其祖嗣嗣翩翩兮蔚起不知其父視其子阡哉哉兮幽闕不知其人觀其碣

故文學郭季子君初先生墓誌銘

郭季子者故處士郭公朴之子也諱春昉君初其字曰季子者以厲行稱云季子生而夙慧六歲就外傅十歲授易二十而業成幾四十捐館舍悲哉蓋季子疾既彌留度不可生乃手爲緘函以授其兄暘文學其勑後事甚悉且屬子誌其墓夫余於季子生平慕之顧奔走祿仕未遑交一臂季子且死乃獨以不朽屬余豈其有昌歜之嗜耶余即椎弗文其曷敢

辭謹按其師承川丞劉公狀而誌之郭之先爲豫章袁州新
坊里人勝國時有諱學詡者以文學爲安成學諭遂家安成
學詡生奇伯奇伯生觀泰觀泰生道存道存少孤遭兵亂母
適楊遂冒楊姓道存生懷烱泊弟懷忠懷烱生器珙爲安成
博士弟子比懷忠通籍仕竟陵令以器珙從器珙時以其暇
周覽原隰樂其土風乃與子羽翕謀曰季父令竟陵民尸而
祝之昔中散之請東平朱邑之思桐鄉卽季父安知不結念
茲土耶且陂塘藪澤之利饒其生殖易富盍家焉乃卜宅劉
河里迄於今在河景之間爲著姓羽翕生佐佐生朴卽處士
公處士公生而亢宗其行事詳刺史袁公褊徵誌中有六子
春曉郡庠生春時太學生春曜孝廉公悉周孺人出春暉春
暘並郡庠生與季子悉劉孺人出方劉孺人孕季子時處士

公夢玉帶墜其室比生得雄故小字爲玉越六載處士公弃
世既卒哭季子乃以諸兄命授易劉公所會其叔樟亦卒無
嗣季子乃復以仲叔別駕公之命爲叔樟嗣己弗果復歸從
諸兄處既授室諸兄以次割其產授之是時季子方覃精六
藝之業冀旦夕光顯不從諸兄較論積聚多寡及畜產贏絀
卽諸父諸兄或鮮衣怒馬競爲富貴容以相誇詡季子一意
下帷其視紛華靡麗不翅蚊蠓之過前也比試於有司長洲
袁公滇南王公遵化成公皆名士鮮許可見季子所奏試藝
無不心折也咨會仁和金公督楚學政季子用高等補博士
弟子員越明年己卯復用諸生高等與兄孝廉公並應省試
既撤圍獨孝廉公中僊季子乃落落不偶金公嘆曰二惠競
爽皆和氏之寶胡長者以璞遺耶有良工必

生之早天敬通之不達中郎之乏後彼豈庸庸者哉若季子
遠生委命視死如歸憤疾薄俗義存速朽則揚玉孫之矯俗
陶元亮之自誄何以加焉余雖不及友季子而由劉公猶以
知季子將哭諸野乎抑哭諸寢乎吾將哭於劉氏季子生嘉
靖乙卯年五月十五日辰時卒萬曆癸巳年閏十一月二十
二日巳時始娶劉氏繼娶魏氏二子維昌維鼎劉氏出俱先
季子卒三女魏氏出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葬楊林塊新阡
一切紀綱之役嗣子維建實司之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則爲
八卷者之理也當日

謂爾隊卒之什酌不千季丁也謂爾圄南之翼胡不六月
而徒也拯聊而聊而商商周周將將者將之子也蒸聊而爾
繼爾承者爾之旨也觀於九章而公既用幕僚參佐大府又時賈餘勇乘邊守障居然有鳴劍
公性復善藏重閉兼崇泰釋典阿閦三尊六時持頌長齋
以五霸越以餘治家俛拾仰取與僮僕均苦樂家愈用不貲
勅以歸家故殷富公息業而大之嘗謂朱公得計然之策七
羅馬之思未幾而滇命下矣滇越在萬里外公雅倦游遂投
傷公公懼眾口之難謂也傷愛子之讒寃也遂鬱鬱無聊以
亡賴子弟不無望者會家婦病且死仇者羅致周內思以中
綉佛或達賄不寐晝則扃戶下摧孩賓客不通游人過客及
死死之時若有物憑之者百亡賴子弟遂相與訾公謂朱公

故雲南太理府通判少山謝公墓誌銘

曩先君爲孝廉時數游謝公曾一再過公亟稱公長者丁丑
言於余余易敢辭按狀公諱嘉儲別號少山代爲豫章之南
安人祖南軒公顯祥始徙潛生栢林公娶於王生子二長即
公生平大節金影無媿文質有所底固的然爲善人君子而
未可與銅池金穴之子同日論也公生嘉靖戊戌年某月日
卒萬曆戊戌年某月日先娶方孺人嘉魚贈大司馬方豪山
公女繼娶熊孺人景陵熊少川公女男二長卽取熊孺人出
相望公附青雲而起皆顯者交裴馬休休日請謝蒲公間聲

次卽收張獨人出女三長適余弟郡庠生尙呂次字景陵熊
徵君子作哲又次字方孝廉子泰逢以萬曆二十八年十一
月初八日厝于樂時灣祖塋之側從公志也銘曰
廬山高漢水長起爲吏仕爲郎厭承明歷太行返初服歸故
鄉秖我黍條我桑憂滿首戒垂堂廬千慮選百殃匿白日雩
秋霜澗之曲谷之陽窅且阻鬱而蒼聊以息永焉藏代休明
世熾昌

明太學繩澤胡公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潛先達胡公鉉者世廟時名御史也持斧所至風裁凜凜而
中道天於天年是以名位不大顯再傳而爲太學生栻息先
業而大之舒舒有聲又傳而爲栻之子郡庠生文定以文學
世其家皆翩翩佳公子也而余曾未得把臂定交心竊向往
焉亦病卒卒而從祀名宦鄉賢鉉生養蒙爲幼泉公少稟父
教眞朴有萬石家風性喜施予攻書績文以學行爲諸生都
講浦貢而副者耄且貧造公乞憐公欣然讓之側從公志也銘曰
其長厚多類此公生栻爲繩澤君君之生也王父時按部江
西歸撫其頂曰吾家世有令德此兒實鍾之矣爲擇配于隣
郡荆門水部郎李公正春之女乃委禽焉長就邑孝廉閱公
肄毛詩掞管爲文卽不作蕘口兒語十七補邑庠文采絢發
穎敏雄快視一第猶掇之耳而以哭母幾殆乃放意於溪山
谷壑之間花晨月夕浮白爲樂聞佳山勝水往輒忘返每冷
然長嘯曰大丈夫不持粱刺肥裘金印揖讓人主之前則止
耳何至作學究白首而老佔畢耶病良已復下帷發憤肆力
於古文辭爲破釜沈舟之計而幼泉公且捐館舍矣君每哭

焉亡何太學逝文學以舅氏李孝廉狀紹介柴如卿伯仲詣
余乞銘夫託在桑梓而又心所嚮往者曷敢以無文辭按狀
君諱栻字存軌繩澤其別號也其先念一以元季登進士代
有聞人至國初有自崇安入楚者樂潛土風遂占籍焉傳至
伯詳而息稍繁矣詳以明經起家仕至雲南守生瓚及玨並
舉於鄉瓚任國子博士生四子長拱明是爲方塘公以歲貢
廷試第一歷官郡守有清白操今祀寧夏名宦次拱暘正德
庚午舉人次拱旦商水令其廉如方塘公次拱春應貢未仕
父子兄弟濟美一門而胡氏之息益昌而大矣拱明生鎗舉
嘉靖壬子科鄉試中癸丑會試丙辰成進士是爲君王父以
選某道御史兩按大省所至興利除害貪墨之吏望風
解綬用抗直不容出廣東參議以終養繼母乞歸而母沒公
事賸君君被其攄者幾千金猾則富矣後以他事罹法人以
君勢得取贖於猾君曰讀聖賢書柰何乘人之危人以此服

其寬然長者居家不問米鹽瑣屑每誦馬伏波言植貨財貴能振施否則守錢虜耳以爲名言頻年大浸捐資全活不可勝數偶行長安中見路傍僵屍出萬錢瘞之吳人章俊泊舟河壖父若母若弟暴疾繼亡乞哀於門君倉卒無措至折銀器捐之友人赴舉者艱於資裝君傾橐以貸及登第不責償緣是家道中耗君無毫髮介念也者亡何寢疾遂以不治年纔四十耳屬纊之夕呼諸子前謂曰汝曹席世業第勉旃無憂不富貴而翁以好事貧棺殮之具無從俗侈靡稱家有無而已言卒而逝時李鴈人方三十有八誓不獨生枕屍觸首絕而復蘇者數矣以諸子諸弟慰解始忍痛殮君既殮而鴈人尋亦病時家政巨細鴈人抱病綜理既祥而疾少間遣諸子事塾師暮則篝燈課讀少有游惰輒事笞責卽義方之訓彙征不朽惟是沒有餘榮我誌其墓以慰九京

不嚴於此矣御側室以禮視庶子如己生蓋三年而鴈人病始篤則積哀之過也文學率二季涕泣進藥石鴈人曰吾從汝父事舅姑地下矣雖有慮扁如司命何所恨者不覩汝一易頭角以報汝父耳今學使者檄且至汝何惜一往文學跽而飲泣逡巡不欲行鴈人責而遣之曰汝不從余治命乎於是文學赴府則府試已畢會太守劉收遺佚文定與焉竟入府庠比冠衿而拜于榻前則鴈人不勝喜曰汝家世有託矣汝父母雖死無憾後二日而鴈人永訣矣鴈人雖閨閣笄黛而慷慨識大節胡君好施而鴈人能脫簪珥以助以貴人女爲太學妻勤苦操作無異荊布比夫沒鴈人不難以身爲殉而爲嶺諸姑忍須臾無死卒死於三年之內從容就義卽烈士何以加焉所爲振腕者以太學之才與鴈人之誼而貴不

列於冠紳榮不編於翰翟壽不登於期頤則天之未定耳文學珪璋其賀琬琰其文二季競爽酷似其兄倘缺陷於前者將取盈於後耶銘曰

丹山之族有鳳和鳴其鳳應之願和同聲誰錄其羽孰殲其生隱而弗見靈鳥不聞其雛惟鶺羽翼已成翀霄拂漢同時棄征不朽惟是沒有餘榮我誌其墓以慰九京

同里盧靖彌校刊

墓誌銘

故王相少南孫公墓誌銘

孫少南公南嘉之處士也余不識公而識其子子中子中業儒從余同年李景魯游遇南海麗公授形家言以景魯書來爲余相宅彬彬質文君子也既別去一年所忽懷刺謁余揖而進斬焉衰絰壹似重有憂者詢狀則處士公下世葬有日而以狀謁余求誌公墓夫死而不朽其親孝子之極思哉按狀處士之先爲豫章人始祖諱七遷南嘉四世祖諱汝傑以辟舉仕至重慶丞十傳而至處士公公生而早慧髫年爲駢儷之學郎異於常兒時封少傅方公豪由號冰鑑大相器重

比長補邑庠生顧體素孱弱重以善病不耐佔畢乃謝去舉子業以恩例爲楚王相旋退隱於家治別業於太平山莊與諸友人棋飲其間蒔花竹課魚鳥陶然樂也性喜吟詠觸事感懷輒形篇什矢口成章不爲句棘情至之語彷彿元白里中顯者如尹都諫相李給諫沂李儀部憲諸公皆與往還酬和公益用爲快間以餘力息業而大田租之入以佐賓客酒漿之費咸黨貧者或待公舉火鄉閭之訟公爲居間事已解而不責其報因心則友根諸天性兄弟中分產不校多寡妹死而鄧翼其甥珍於己子至督教其子若孫不遺餘力而訓之今諸孫濟濟率皆誦法孔氏雲乘龍變一日千里則公之化誨深也公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又一年而卒於女孫之夫家無疾而逝蓋以合巹往也余游子市歟義當銘公墓蓋問公者壽而少保方公曾有贈言大旨謂賈生爲長沙王賦王傷於騎而生以憂死食人之食則當事人之事生之死非過也公染指王門卒掉臂以去鴻鸞鳳躍於是加賈生一等余謂生猶少年豪舉耳穆生居楚年八十矣曾不以此時決知止之分戀戀朱邸至醴酒不設而始行胡見之晚哉公天才卓犖不減賈誼流覽六籍方之穆生無不及焉均之王傅也賈生以憂死穆生以疏去公以隱終相提而論其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先此公曾感異夢夢縣侯文公授以印鄉人亦夢公授天帝冊命爲四川蛾眉嶽瀆主者在禮卿先生沒而祀於謇宗公生一登大寶之筵死爲明神死可矣死可矣公生嘉靖甲午年十月初四日辰時卒於萬曆甲辰年正月十八日卯時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寅時其宅兆在蒲圻縣馬徑嘴公所自擇配胡孺人子男婦若而人孫男婦若而人曾孫男若而人悉在狀中不具論銘曰

娛爾生於江之涘全爾歸於山之屺與坎偕流與艮偕止嶽時淵停宜爾孫子

外舅張公小山翁墓誌銘

外舅張翁沒期年而葬內弟熙以狀來屬誌翁墓余不佞曷敢辭翁諱志翰字　小山其別號世爲黃蓬之後澤人處士竹溪公其父也配於　晚乃生翁家故千金產而翁不以富利熏心一意攻苦爲文此爲諸生不售乃輸粟爲太學生太學固多英游翁推轂賢豪雅多麗澤即太學諸生無不折節翁者亡何謁選領夔府幕事翁既敏練足吏材又持廉不私當路屬目郡邑長吏欽輒倣翁視其篆願生平峭直不習

爲嫦阿能不能以苞苴竿牘事上官又不能以厨傳供德結
過客一官浮沈訖數載不還翁遂投劾以歸歸而除蕪田數
千畝開陂塘數處畜牸百餘頭督僮僕耕種家益用饒先是
翁娶於馬生子歟少而不慧公憂徹嗣不繁廣爲布施以冀
冥報環數百里內饑者哺寒者衣疲癃殘疾者療以醫藥史
孺人卒有子爲今熙鄉里嘖嘖皆以爲善人之報而翁喜可
知也翁慷慨多大節鄉人尊爲祭酒兩舉大賓足不履城市
坐臥一室閫門養重架上儲萬卷書坐誦行吟以爲常問一
作詩佳者望拄笈堂奧今行一二存者異能詩之性好弈而
善飲客至輒弈弈罷行酒無算至操家政嚴若朝典僮僕麾
麾敕過不瞅此其生乎大較也嘗語熙翁篤信似西河居鄉
見憚似王彥方解組似陶彭澤聚而能散似鴟夷子皮購書
能讀似皇甫玄晏不佞所覩記於翁者如此翁始娶童孺人
次李孺人已娶馮孺人史孺人出娶徐氏
次熙史孺人出娶武陵龍計部女孫男二歟出女二長李孺
人出封孺人次馮孺人出適爲余婿銘曰

黃鑪之下厥有隱林隱者爲誰唯翁素心叱馭入官挂冠歸
里載耕載漁既完且美寒者待衣饑者待哺冥報豈孤明珠
晚吐生樂林阿死返眞宅子治其阡壻表其石翁則冰清余
非玉潤萬歲千秋其言匪佞

明勅封太孺人鄧母方氏墓誌銘

蓋聞有眾父者有眾母母者眾父母者有眾父父眾母母者何則今之守若令也眾父父眾母母者何則推本其所自生也河澤國也地瘠而民貧守土者號稱難治矣茲鄧侯之
來也會不越月而化馳若神頌聲四起其小人曰侯賢侯也
其子惠易直眞吾牧也其君子曰侯賢侯也其風流醞藉眞
吾師也夫侯何以得此聲於父老子弟哉及讀浮丘集觀太
公雲山先生稱詩而知侯之有賢父也無何母孺人訃至觀
侯所爲狀而知侯之有賢母也是宜有君侯哉按母方之所
自出方族世鼎貴其父丹山公謝舂宮以理學名家數舉息
女長卽爲孺人生而婉順又夙慧能强記內則諸家言
先生珍之不翅其子也已擇配得雲山先生爲快壻乃聽委
禽及笄而歸力持婦道事姑宜姑嫺姒御僮僕宜
僮僕閨門雍睦無間言里媼時竊語安得娶子婦如方孺人
者時雲山先生雖操博士家言然骯髒不拘細謹性喜賓客
日置酒高會以爲常客奉不給孺人傾橐裝佐之士或窮窘
而委命不難捐簪珥爲解脫至自奉則攻苦啖淡椎布操作
以爲諸宗婦諸子婦先雲山先生每言吾一意獨行誠未知
於鮑子都梁伯鸞何如然吾伉儷不媿桓孟矣孺人舉丈夫
子三其一爲侯侯生而穎秀比長能讀父書雲山先生喜曰
孺子可教也乃謝藥博士家言一切脩古文詞曰從諸公飲
酒賦詩絕不問家人生產而孺人操侯獨急或讀書丙夜篝
燈相向書聲與杼聲犁然若有常也者己卯侯舉於鄉時孺
人弟萃亦中儁覩賢書而孺人喜可知也踰年萃捐館舍孺
人拊淚而謂侯曰汝舅魁然也者其賈餘勇雖一第直將掇
之而一旦無祿蚤世事固有不可知者矧吾兩老人者日暮
途遠安能冉冉俟河之清乎兒盍蚤自念爲祿仕地侯唯唯
壬辰乃就選人籍拜閿上杭令閿去粵道里近侯至謀以安

車迎雨尊人計得朝夕省覲值孺人方持戒長齋繡佛而雲山先生亦雅倦遊乃貽書戒侯謂兒誠艮於官兩老人即艮於家雖遠在異域猶之乎膝下也胡戀戀兒女子爲三載奏最雲山先生泊孺人皆拜譽命於其鄉鄉人榮焉丁酉侯遷吾郡五馬過里門稱觴爲壽時孺人健嗽無恙日促侯治裝行比入境覩事有日矣侯念兩尊人春秋高自非迎養無以快於心乃緝子舍周廬重閣飾以丹堊計以春和需命吾黨貴母錢或負進輒折券不責償待兒悉教以女工織文刺綉並各精絕歲時伏臘問遺成黨苞苴惟腶以故孺人之賢自閨以內外益無間言參軍公老而人益親者本孺人力也癸未孺人始舉子熙今已弱冠聰明特達能讀百家諸子之書舅姑沾沾企其成立庶翁媼俱老而食其報孺人竟不睱蚤世傷哉孺人生而瞻矚不凡雖婦媼有丈夫風雨者皆當致遐福而厘厘中壽以殞將人相石室不足憑耶抑處腔鶴膝長短固自有數此不可詰矣不佞自娶於張孺人即以國士相遇今去之二十四年一日也乃孺人遺賑捐館不能爲千金報矣屬掩玉有期擬備執紼之役而適余母任亦下世新在草土不遑將事謹按內弟熙所爲狀而志之孺人生嘉靖丁未卒萬曆己亥子一即熙銘曰

江有娥漢有妹佩明鐺垂兩珠終風飄白日徂赴玄宅即幽都雉朝飛烏畢逋嘅者儔哀者雛左抱澤右負湖叶佳氣應靈圖萬斯年永不渝

墓表

南京大理寺卿陳玉叔先生墓表

延尉玉叔陳公母任恭人余贄之所自出也戊午公舉賢書
先給諫公辱在雁行不佞結髮受學又獲從公之子立甫敬
甫游余季弟曾聘公之女今余女更字公之孫蓋屢世姻好
云公沒墓有夙草矣乃得授敬甫狀表其墓不佞辱公國士
之遇又其親暱也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文燭玉叔其字
中憲公溥玄嶽而孕公比生有祥應庚戌中憲公薦南宮仕
爲司馬郎公依母任恭人居長安邸中甫四齡輒通小學諸
篇一覽不忘中憲公以爲奇爲韻語題扇比於康節之夙慧
從叔太學公亦賦詩焉公躓在駒齒一日千里矣弱冠
婚於董董故甲族而處士公雁一文不輕以畀人得公喜爲
快壻乃聽委禽年十六試於學使者時閩中林先生督楚學
政得公卷大奇之置高等戊午舉於鄉爲尚書第二人華亭

袁履善先生爲公舉主履善高材能文不輕許可得公文特
相賞鑒恨不推轂以冠楚士比撤闈履善謂公昔歐陽永叔
舉會子固兄弟四人子固獨稱孤芳今玉叔何讓焉蓋是時
同門而舉者四人故履善云云比落第嗣居任太夫人憂幾
以毀瘠滅性無何中憲公以郎秩亦中撿拾營菟裘以老公
讀禮有服草堂江閣時時撰杖屨以從比析產則獨遜其兄
光祿公不遺餘力而讓財矣乙丑上春官舉者爲蒲州張少
師公少師奇公文擬薦上第適有朝士修中憲公之郤者詆
公政府並館試不錄蒲州公有遺珠之歎焉比授官廷中一
意修古文詞披牘之餘卽署中下帷讀書抵暮乃篝燈出以
爲常一時賢豪長者如歐楨伯黎惟敬方子及李本寧輩爭
相交公亦折節下焉文舉日益以超績滿出守淮陽淮故

返篇什彌多兼公有元章之癖有奇石輒轉而致之前輿後
詬聲相聞也側目者愈益不堪而前修郤者復起爲太宰遂
嫉言事者論公公踣矣時伯子立甫方司理河間叔子敬甫
治經生業名藉甚諸孫繩繩繞膝童夫人白首唱隨崇山峻
嶺茂林芳沼徜徉乎樂也六十而修高年之會鵷眉皓髮之
老被方袍持竹杖從公以嬉公方自謂園綺復生而錢鯨同
老也胡不百歲而止耶不佞聞之申行穆子不朽有三立言
其一楚自倚相覲射父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以詞賦著
名代不乏人明興則顏子木王稚卿童士曉吳明卿諸人並
稱楚材公晚出而特秀即位不躋鍾鼎功不被中外夫非不
朽之業耶且陳之族莫盛於潁川太丘遺跡四世逾昌中憲
公清眞表俗勿滅於寔元方之列九卿公似之矣繼世而躋
公輔爲華爲泰將在敬甫之身與其子若孫耶立甫則未定
之人也敬甫材美足世其家其狀公懿行特詳他若敦倫惠
族好義忘分獎善匿瑕遺業就隱難以縷述姑識其大者立
甫後公四年死於官別有述立甫名汝璧敬甫名汝圭太學
生其世系生卒詳志傳中不具論

故慶陽府通判錢公墓表

曩余釋褐長安時始從逆旅主人交錢公歡余少公一紀顧
每晤公公輒折節下余已僦居相近飲食宴樂日相過從而
公貌益恭嘗語人曰費君誠少其材足依也余甚媿其言非
久解去余既浮沈一官公亦有四方之事雖風馬牛不相及
然起居問問歲殆無虛旦時訂湖山之盟無何而公已矣吁
嗟乎傷哉迨葬其子太學生以狀請表公墓按公諱梁歿甫

僚秦故古邠胙地公又於職得參軍事睥睨河山居然有躍
馬鳴劍之思未幾以母柴太君喪解任服闋以原官補蜀行
閬轄建昌路值越雋諸獠叛爲變嘯聚大渡河遮殺我官兵
虜略我婦女邊境騷然爲之不寧中丞徐公奉命專征戮公
精敏付以主餉公調停品節悉中石畫用是軍不乏絕得坐
困醜虜公之力多焉尋用平夷勞得賚金帛且晉慶陽判判
治寧夏職專主餉自非通材異等及明經孝廉之選不以輒
畀而公獨被推轂蓋異數云適公賚捧在里留連不欲遽行
一日疾作遂彌留不起僅以中壽終嗟乎孰爲斯人而竟賚
志以沒哉余嘗讀漢書卜式傳謂式以牧豎致富漢方事匈
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人主嘉悅試令令效將漕潛效
卒賜爵封侯以爲美談公通經學古遠跡羊豕之間非式所

敢望而忘家狥國瞿然不欺之念實有同者蜀之役卽不輸家貲而飛輓轉運以佐軍興有足多者式不云乎天子誅匈奴賢者宜死節不肖者當輸財踴公所爲賢於不肖者遠矣獨享年不永使名位不究悲夫余固論次其略使後世有所考焉其宅氏系子姓詳載誌中不具論

故鎭筭參將毅齋王公墓表

友人王汝賢者余莫逆交也名簡在汝賢其字毅齋別號也家世爲河陽衛材官父都護公要於彭生汝賢旣長明眉秀目朱顏白晳望之如璧人倘書傳司徒公奇其貌以女妻焉汝賢旣貴肖子又要於傳籍簉恒有餘財而汝賢一切弁髦衰衣博帶游於諸縫掖間時曹州守張名可清苑令趙仲璞儀部郎陳立甫暨不佞伊皆爲諸生相與切劘爲文字交每

汝賢一義出宏深浩衍無不心折也者間爲詩歌援筆立就以古文詞緣飾經生語學使行部輒置高等廩食膠庠聲稱藉甚其視一第直掇之耳亡何季父頤以池州守卒於官汝賢浮舫艋犯波濤星馳往視竟扶櫬以歸值交使試郢汝賢後期遂槩以規避削諸生籍機至汝賢笑曰班定遠不云乎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研且長鎗大劍安用毛椎哉乃走長安謁選司馬門時不佞官中秘休沐之暇輒與汝賢浮白大嘯仰天而歌烏烏或並馬都亭從胡姬買醉景陽鍾動猶拍浮不休長安市人目爲狂生謂荆卿高漸離復出也既拜官歸抵里門抱司馬牒從事中丞幕府時東越邵公爲大中丞會主上震怒有旨籍收文忠之家邵公先以汝賢往且歸而訂湖山之游汝賢故豪飲而里人沈上卿侍御暨不

客自郡守而下皆與抗禮不少下司理某矜刻自好嫉汝賢亢直卒爲中傷用是再起再罷自是絕意仕進居傍舊樹婆蘿葺茅其下日夕觴詠醉則擊唾壺而歌有烈士暮年之感而長安諸貴人舊識汝賢者皆爲推轂復起登萊尋佐越閫踰年遷東粤連帥樓船瀚海厥功燭焉而多賢豪長者之交於浙則屠長卿儀部於粤則黃唯吾　皆與倡和尋用新命參鎭筭兵事鎭筭在萬山中苗賊出沒無常攻奪剽掠無虛日汝賢明斥堠嚴節制苗皆鳥獸竄叢篠中絕無嘯聚之聲帥府故有公費歲不下數千金汝賢悉用裁革軍吏廩廩救過無敢以苞苴入者虞侯典籤不能無怨望讒謗以興汝賢掀髯而笑曰乃公髮種種矣卽金印斗大將安用之汝賢至則扃鑰其門奉太夫人置別院慰諭諸公子令無譁

佞差爲敵國與至酣飲行酋無算風晨月夕過從以爲常非
久汝賢病病且委頓不起嗚呼泰山頹梁棟折長城壞傷哉
費生曰聞汝賢爲童子時挾策而就試於郡大夫母彭夫人
爲製肉糜充邸餉方出釜底皆化爲蝴蝶翱翔滿室此豈飛
而食肉之象耶不然何文士而以武與也因心則友天植其
性父死徒跣走百里搆善地於山中松柏檡柳皆手植歲時
伏臘將祀惟謹弟亡而惟其孤逾於己出斯不儒而將者耶
顧剛腸嫉惡意所不可睚眦見於色其不取封侯儻以此夫
蓋汝賢葬有日而不佞爲表其墓俯仰今昔不勝感明絕鍔
之痛矣

明戶部主事健所包公墓表

明戶部主事健所包公夫健所其號年甫十二補博士弟
子員久困諸生中三十始上賢書越明年登進士第初授行
人以覃恩贈封其父滿考遷戶部郎未幾出理漕事於淮以
疾請告丁封公憂服未闋而死無子子弟之子尋亦卒止一
女嫁今司理童善卿鳴呼傷哉公生有奇質父封公德容方
有聲膠庠中觀察柯公延爲子師族子某實應且憎以飛語
中封公柯公怒文致其獄竟論戍於滇滇越在萬里外封公
脫身獨往公與毋嚴孺人相依爲命羹芋飯糗幾無以自存
稍長從外傅授書輒多穎異搦管爲文日益精進成童即爲
諸生高等雖在孺稱有成人之風每出行陌上危冠禹步軒
軒霞舉望者知非他人必元夫也貧無貲產筆畊爲業高門
著姓爭相延致里縫掖士半出其門脩脯之餘日市酒肉奉
兩尊人蓋是時封公會赦歸里布衣徜徉日游酒人間且念

其卓然名家寧讓古人哉亡何封公中酒暴卒公一哭幾殞
雞骨支牀漸以委頓卒不起夫等死耳死疾死孝公殆兼之
耶公沒一年而余婦死越數年公介弟亦死其從皆糊口於
四方不十年而元夫之祀斬矣孤墳斷碣埋沒寒烟衰草間
鴟鳶啄而齕齮嘯余不勝西州之痛爲舊石而表其墓

贈竇牟

竇生曰自余表元夫墓而有慨於柄也自嘉隆來以甲榜通
籍者可指數也而以壽稱者中憲陳公柏大司徒傅公頤各
七十六十而加大理陳公文燭僅六十耳餘皆不登中壽或
以短折朝榮夕落何楠之難而摧之易也然皆有血氣即負
薪荷擔猶之爲子而元夫獨無不更酷耶千秋百歲後得余
文而存之使過者知爲元夫之墓樵採不近薅牧無犯儻亦
元夫之意乎

明巡按廣東御史燕雲沈公墓表

余長沈上卿一紀蚤歲通籍不及交上卿戊子宅先公憂哀鞅中客有言上卿才者未之奇也無何省試中偶閱其文瑰瑋奇壯竊驚歎謂客言不謬及相見握手矚矚甚高光采注射又竊歎以爲名士無虛亡何登進士第以令上考入爲侍御持斧一再過里自是始得交上卿而上卿執禮恭時有以自下於是益信其爲弘受遠詣君子也上卿出沈氏諱正隆世爲沔陽衛指揮使父同理襲於吳生上卿甫生外王父吳公聽啼聲喜曰此吾家元舒也當成吾宅相髦年就外傅日記數千言塾師異焉十歲翔管爲文輒冠其曹耦時父封公好狎游饒花月之飲華門圭竇坐客常滿酒行以往時以餘瀝噢上卿霑醉以爲常而上卿不以廢咿唔間一下帷輒多在萬山中最稱桀驁難馴自上卿授事會不期月而大治亡何封公以疾逝扶櫬東歸上卿謂甫祔仕而親見背罔極謂何乃行營高敞地封樹其間門堂廡室屹如翌如每魚菽之祭拳拳撫柩淒然風木之恨哀感路人服闋補內江令內江爲蜀壯縣家珪戶組令時有擊肘不得一意展布而憑恃城社者往往持吏短長吏無良去者乃上卿獨以嚴治鋤強芟惡擊斷無諱苞苴竿牘一切謝不入時有貴人某勢燄薰灼適富人子陷文罔爲居閒上卿署其牘尾而遣之持刺者語侵上卿上卿立械於門諸貴人聞者皆錯愕相戒無犯令然亦以此媒謗頼侍御王公賢疏薦於朝卒用推擇爲侍御始視事西城西城故多中貴人邸宅星羅棊布暴子弟因緣爲姦殊不可問自上卿在事無敢譁者市儈戴某稅監陳奉之私奴也奉入楚戴爲參隨會持奉檄入沔大家巨族無不被其搜括者奉敗戴隨入都偶上卿遇於朝逮至榜掠立斃杖下沔人爲快事竣簡命滇南滇南在萬里外上卿叱馭以行中道黔國行故事致黃金白鏹爲道里費上卿拒弗納比至移檄其邸謂侍御奉簡書彈壓一方不得以私恩庇貴介其勃騶吏諸舍中兒無撓吾法犯者無貸邸人皆杜門齚舌無敢犯御史臺而稅監楊某者橫甚諸材官不勝其魚肉謀積薪其邸夜半火舉焚其尸從者數百人悉皆糜爛奏至皇上持匕首燒殿屋者三日夕守臣以下幾不免賴上卿疏入得輕比誅首事一人而上卿優錄其家不替世襲滇人至今尸而祝之還朝移按東粵粵地故稱饒富吏茲土者多以贓敗上卿一以潔廉爲政所至貪墨吏望風解綬撫臣某者宦粵久處財貨地不無封殖且莊萬老矣見上卿輒傴僂爲恭時以暇日延致上卿殺案山積兼備水陸之味而上卿直答以鬻酒豆肉而已其風采凝重以嚴見憚大都類此矣比告滿而吳太孺人歿於家訃至上卿一痛幾絕王事執掌重以柴毀蓋自是上卿不無滅性之憂矣力疾襄事祖且及焉擬膏車北上而以大計挂吏議當罷蓋上卿之言曰某臺郎挾私恨而論斥某貴人我實不知而引余爲証安得無言某遂釋憾於彼而遷怒於我此當罷一銓部郎某者名爲清白實胸多荆棘不近人情朝士嫉之而余以爲言其黨反戈而向余

此當罷二粵之役司瑾某余實寄以耳目及疏薦而名次稍後遂生得失彼誠國士而我眾人御之推此而於滇於粵其負者豈少哉此當罷三夫隆誠負任使主上不以為討姑投之長林豐草間吾且從諸君隱矣乃疏池治圃蒔花種竹日引吾黨二三子轟飲其間上卿飲酒温克雜以謔謔昔人謂與何次道飲欲傾家釀上卿近之後以疾戒飲自是涓滴不入口竟以死傷哉上卿死吾黨寥落皆相嚮哭於里而親黨故人無遠近皆至蓋上卿性好施予鄰邑某某負子母錢百餘金過時不償皆富家子竟折券不問兵馬劉以註誤賈奇禍上卿從人假貸數百金為營救鄧士破逮囚圄士中上卿傾身庇之賴以全活其好義急人之難未易枚舉故士多德之不數年竟以死而人思之不忘云

費生曰往余聞之封公上卿為童子時赴試於鄂道苦渴一嫗以茗進飲訖而嫗忽不見又前至於江岸蹲而休足一老父呼之上上起而岸隨讀書童氏宅有鬼物若世俗所云魁星者跳躍於前上卿亦自言接粵寢疾夢大士俯其頂餽以藥一丸而疾良已郎粵而建大士廟若上卿者非天生之使匡扶社稷安定國家者耶不然何鬼神呵護時有徵驗乃爾而位不滿德年不究材又誰為之耶然繡斧所至誅元惡懲大憝進賢退不肖功澤大矣即無年庸傷乎上卿配童氏封孺人子二繼登繼美女一配隨州何文學敦仲今宗伯何公仲子生卒具狀中

明戶部郎中韋齋韋公墓表

公諱作霖字伯仁韋齋其別號大司徒少殿公之次子也司

徒公二子長伯剛以運功授沔陽衛千戶進指揮僉事而公以任子起家伯剛生而文弱有紈綺之習不為司徒公所愛公乃武健勝其兄雖少有烈士風司徒公謂是兒錚錚而恐其長不馴故以韋為號取西門豹佩韋之義也垂髫就外傅警敏能讀父書癸酉省試以國子生入棘闈幾中備而失之其年謁選授後府知事旋宅司徒公憂復起遷本府經歷俄改宗人府用覃恩封母田太宜人轉順天治中尋遷南京戶部郎三載考績以故事謁冢宰時南粵海公掌南銓待公頗倨公語侵其掾吏用是不註主考公為怏怏不樂遂上書請告司徒公故多田園陂澤之利公息業而大家用殷振家幹百餘皆有田宅良晨美景日進滲漉恣公歡招諸故人子弟日飲而醉二三司徒公營園於南紀門公狹小其制別搆於

長夏門外良田美宅蒔花種卉籃輿桂檝時多遊騁兼好聲伎每以自隨明眉皓齒清歌佐酒以為常間有不快縱心遠遊洞庭鄂渚成有題詠惆至之語差為雅倡林居之樂此其養之終身年五十僅六而感疾死其生平修行修名類如此費生曰余聞司徒公嫡室楊夫人無子伯剛出母陳孺人席寵善妬每裁抑田宜人宜人有以自下比陳伯仁出死伯剛隨殞無子而伯仁兼有其室宜人以子貴晚操家政有孫子四壽考令終天道恢恢詎不信哉然公僅僅中壽而

止篤其祐而斬其年則又不可詰矣余少與伯仁善比仕同朝退而偕隱爲兄女戚非余表伯仁之墓而誰哉

墓碣

明布衣李少白山人墓碣

河無詩稱詩自童太史士曉先生始一倡百和後遂有萬戶侯陶　千夫長徐虛白以暨布衣張酸夫子小酸末酸文學杜秋谷輩皆知操觚雅俗並陳折楊皇華差勝閭巷之謳吟而已自山人出而始覃精研思銳意作者之場每以結搆游心寰外杜陵所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人有焉山人先世頗有積著至山人而耗蠹過半席門委巷有以自樂也里中傳司徒陳觀察以好士聞廉山人賢招致爲上客賦詩行酒酣間狎侮山人山人語侵孝廉孝廉終身銜之又孝廉某於酒間狎侮山人山人語侵孝廉爲羣奴所捽幾墮坑阱乘他人馬疾驅而免而山人愈自喜故里中少年睨睨山人者謂山人狂生狂生云司徒公起家南臺以山人從解橐中裝可二百餘金盡以市編紵爲鮮衣比歸而僅償米價苟爲一空觀察蘇公蜀人也愛山人詩而憐其貧給草堂之貲曾不踰年轉鬻他人其生平骯髒跅弛落魄不羈大率類此矣山人生而脩眉秀目鬚髮皓齒望之如神仙中人而不無登徒之好篤客死京山李本寧太史以櫬歸不佞綱紀其喪事而窆之先人之首丘山人無子子弟借令人盡逸也誰當其勞者給事侍疾闔立丹陛彈射封駁之子亦蚤夭其爲不朽者詩耳李太史序而傳之千秋萬歲後使人知河有詩人者雖與郊島並傳可也

封孺人亡繼室張氏墓表

余弱冠娶於包爲封行人包公德容女自爲余婦三年而余舉于鄉不幸亡祿蚤世先君乃爲余更覓婦於里得參軍張公志翰女以婚請張公與先君有夙好又雅重先君之爲人乃定盟逾年而孺人來相余室孺人既名家女又爲孝廉婦於人身不賤而時有以自下事母任得其歡心先君嘖嘖謂新婦賢孺人謙讓未遑也方孺人少時能讀內則諸篇比長涉獵女史聞解說大義嘗謂余稱伯姬共姜之賢焚臺不下誓死靡他壯哉烈婦非厲厲者耶至若孟之舉案桓之行汲苟爲慕義曷不勉焉下此而蔡姬卓女琴心藻思詎不斐然而鶩奔取誚陷虜貽譏穢濁如此何以搖史臣之筆哉故夷光之亡吳不如漆室之憂魯懷嬴之靡晉不如宿瘤之強齊丈夫褫朗飾行安主庶民取法古人當如是矣不佞聞其言而韙之竊以爲葦絃之助云丁丑余成進士讀書中秘孺人從余京邸長安米珠薪桂祿入有限而孺人廉其身約其口以佐余貧計旅食都門者凡五年而資用不乏不至假貸富人子本孺人力也時江陵柄政氣燄方張時有請謁孺人必戒曰子無近熱是隆隆者而久乎賓宴之會孺人必窺視某也賢某也不賢卽有雜客孺人必戒曰子無近腻近則污人佩佩正論固未易更僕數也辛巳改授兵科給事中孺人謂余今士大夫沾沾詞林者非以優游歲月安坐而取公卿耶借令人盡逸也誰當其勞者給事侍疾闔立丹陛彈射封駁其言朝行而澤夕下於民紛舍何負於官第勉爲之余唯唯居亡何外補蜀臬孺人復謂余今士大夫戀戀闕廷非以內

重外輕君門遠於萬里哉借令人盡內也孰爲其外者觀察
鳴華鼓建朱旗紛纚彈塵其法朝行而澤夕下於民憲使何
貧於官第勉爲之余唯唯行且嚴裝入蜀而孺人死矣嗚呼
哀哉自今以往其誰以規爲瑛而愼箕之余耳乎既諏日卜
葬又五年而爲表其墓蓋余流覽載籍悼亡哀逝在昔有之
大都萃於伉儷之情而溺於房帷之愛也儻賢女淑媛雖痛
何傷乎孺人借老弗遂然從一而畢無由見節若荆布操作
雖貴能勤在貧能施假令終其身爲糟糠婦雖桓孟曷加焉
至以笄黛曉暘大義名言至論足垂藻石豈麗情綺語所可
同日道哉惜年不登中壽死無藐孤神理斯酷矣自孺人死
而余一仕於蜀再仕於秦遂偃蹇林壑得以餘閒學畫封樹
今茂林喬木蔥菁掩映文禽綺鳥旦暮飛鳴孺人有知當必
樂此而余爲紀其生平之槩如此其詳別有牀不具論

同里盧錡弼校刊

市隱園集卷十九

河陽貢師伯

序

送觀察使梁公入賀序

憲皇帝梁公以楚泉人賀聖壽行有日矣陽庠博士弟子員重
疊公生爲貴生日士得爲親觴獲占籍京朝入
奉承明之廬給筆劄揮謨人主之前斯不亦愉快乎漫假
而服在外徐或從內庭出爲岳郡邑長貳君門越在萬里
至自首不覩問寢將安所供子公力戮劇人主萬壽天地詩
貴生曰曩不佞待罪兵垣則同僚今太常秦公曾疏及馬政
大都謂諸侯之富數馬以對列天子控制四夷兵食爲先馬
攻之內外閫牧實司厥職匪其人則國家緩急無所賴天子
憂其議蓋自是僕臣始益增以重云乃不佞則謂內僕近在
輦轂優游調劑牧計無難者諸邊鎮越在萬里外無事則已
有事則驅馳千羣取給頃刻孫卿所云取我中駟敵彼下駟
取我上駟敵彼中駟是豈旦夕可辦者哉邊東一路孤懸左
輔外邊事孔棘又什伯它鎮東虜最稱桀驁難馴曩者錦義
之戰直以纖騎橫衝我馬辟易不前卒以敗劒北往事可覩
無庸覼其章明顯勦非久公上以外藩行矣迨公以奏績再
入覲若官方倚辦元宰一切無所更易今上上睿秋日盛威
記者今雖賴聖天子神靈威武烽燧不驚而文武將吏枕戈
擐甲未敢一日忘戰邊釁一起則騎而格鬬者謀而馳奏者
一切倚辦是談牧政於邊非難之難者乎蓋不佞時抵掌邊
事馬曾四十餘萬矣此創雲錦之富何以加焉蕭皇帝末年
疆圉多事馬消耗殆半渝澠至今日所謂存什一於千萬者
也將焉用之且也當事者曾議兌給矣而令不聞數數下也

會議孳息矣而堊豆皁棧之費軍與民不啻病焉故遼人諺
曰養騎卒一不如養步卒二誠難之也公行矣振刷而劑量
之遵其息肩乎蓋不佞嘗奉教于公矣公之言曰子亦觀夫
馬乎喜而相摩怒而交蹄此與性也伯樂氏出而曰我善治
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而馬之病者十二三矣餓之渴之馳
之驟之而馬之病者過半矣惟民亦然順之則治逆之則否
吾之監臨此一方也亦勿擾之而已矣語有之不習吏治觀
乘障保邊不啻苦矣嘗事者復爾操切毛擿暇舉一切用深
文彈治其誰堪之大夫所至持大體不以小辨爲工三十餘
年一日也其忠厚正直結知於人主者久而信於士大夫者
深藉令無事於秦則已非然者安邊制虜舍公將屬哉昔微
之師穆公用孟明而棄蹇叔遣於穫師河上而始悔之故書
曰尚茲黃髮時靡有愆金城之役漢宣帝使西吉問趙營平

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卒以降羌开誅先零而史稱其能
持重愛士卒先計後戰公長願却慮似蹇叔老成諳練似趙
營平天子誠思用者德以贊廟謨矧公三仕於秦金城當其
舊地引輕車就熟路荆以西固非公稅駕之所也諸長吏誠
戀戀於公有如公推擇故吏上書闕下某可治兵某可治飭
某可當某路某可當某障幸而得請一旦釋吏事列在行間
公建旗鼓其上左提右攜附青雲而起垂功名於竹帛則同
事之日固長也區區離合繾綣豈所語於烈士壯心者哉於
是自守君而下咸題余言乃率父老子弟祖帳郢西門外而
賦秦風諸篇其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而又申之曰王於
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公乃躍馬長驅以去

贈黎司理之任恩南序

始有所底滯血脈底滯而元氣以耗則官不得理而民不蒙
福之喻也自公從事而吏始不溺於職吏不溺職而民以寧

黎先生者家給諫公同年友也先生起家長葛令以卓異著聲秩滿主爵者議徵拜公車會有浮言遂寢竟調河東鹽運幕乃公益艮於幕匪久前浮議卒白旋擢監之思南理蓋計蒞河東幕纔甫越月云先是先生以督稅入都既戒行有日里中諸君子祖先生國門謂費生辱在世講宜有言費生曰夫仕宦難言哉居平談理有弗仕仕則操刀而割無難者迨居官履事則成敗利鈍曾不得懸解而預測焉者此何以故則無乃有數存耶它無論郎先生非世所稱才人節士哉諸治長葛狀列在篤刻及父老口碑者固未易更僕數也乃譽者未幾而譖之卒之譽者不勝而譖者得行其說可不謂數哉均數也或蹶於前或振於後或吝於彼或通於此范睢折齒於齊百爲秦相陳平亡命於楚而仕漢封侯今先生其以思南亨平盛仕宦譽則行路也驟而驅邛筰之坂蹶太行之巔馬驚車敗卒有吠窶折軸之虞假令改轍康莊則輕車熟路有一日千里耐先生往矣其無難思南乎先生曰吾嚢爲長葛者至矣吾峻飭吾廉隅而譖者見以爲弔說也吾整頓吾法紀而譖者見以爲東濕也流言三至慈母且走此近在中土猶然思南遠在萬里外俗所稱鬼方也柰何易言之且也吾子珥貂簪筆入出承明之廬稱遇矣三命而跲蹕於蜀是吾與子同病也蜚目今何以決策賈生曰吾聞之才非難居才爲難吾嚢也喜事近名沾沾自用一切以摘發爲能名高擊斷爲豪舉而其究竟卒以叢謗而貽禍儻先生之弗效於長葛也亦猶是乎語曰先事之不效後事之師吾於今而乃知拭面非辽模稜非拙也願與先生共勉焉雖然更有

進也紀渻子之養鬬雞也十日而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又十日而曰未也猶應影響又十日而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而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鬬者夫荷能全德如木雞物誰能嬰之先生驩然笑曰賚生語仕而幾於道矣乃登車去

送觀察閻野黃公遷陝西按察使序

大夫黃公以廉察使兵備荆以西甫至問民疾苦除去煩苛與民休息曾不浹旬吏畏民懷郡人士熙熙乎若登臺而蔭夏屋也則相與頌使君賢冀公久留洎居無何拜新命徙治關中縉紳大夫不能釋公以去徵言於余余不敏謹曾史秦而習秦事云夫秦古天府之國也今咸陽扶風赤地千里暴子弟白日劫人都亭中亭長醉伏至縉賄不敢問同州白水

間羌漢雜著歲祲羌人煽亂動遮奪漢父老財物所司旋撰旋隨階文以北褒斜以南奸人賈茶鹽之利亭鄣鬬鬻剽掠無異行劫此豈其民盡桀驁難馴哉無適民物凋耗財力匱乏與史稱男務於耕女務於織勇於公戰性於私鬬者異耶有司居平不能佐百姓之急遽其賦罹禁網更以文法從事甚者置大鼓弗按株連無辜羅織成獄烏覩三尺哉廉訪一路之平有司所環向而受成者也天子軫念秦民濊租議賑惻然如傷有如刑罰不中民安所措手足仁人在事將使冤者白滯者蘇反者平入者出斯司銓所以推轂使君意哉昔者周公召公蓋分陝而治矣殷民新出鬲火歸周仁政二公一切用平易近民故周公之書曰汝陳時臬事厥茲殷法有倫召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二

公任德而不任法之明効也適君事不師古虐用其民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錄四成陽渭水爲赤當其法行之始豈不快然肆志卒之亡無令而秦非亦因是以促由斯以談奉法循理亦足爲治何必威嚴哉公往矣宜平明之治流愷悌之澤弛文墨疏禁網以惠安貧民將士上湛恩濊澤罷郵酉土者爲不虛二三有司有所持循不至虐百姓以逞其欲即周召之烈何以加焉記余籍祿關南適溝李艾公爲政其人博大長者也其法之行民以不冤今公往代必有合者史不云乎蕭規曹隨若畫一哉其清淨民以寧一此固中己事也請以是爲二公頌可乎諸縉紳大夫遂用余言爲贈

送郡侯沈純卷握吳郡丞序

今士束於功令上之不得以弓旌東帛顯異歲穴次之不得以議論游說獵取世資一旦通籍待詔公車馴致三事九列詎不厚哉然析圭擔爵利鈍較異譬於御亦有詭遇而獲者亦有馳驅而失者雖不盡然亦什得一二豈宦有工拙効有遲速遇有通塞三者未可逆料而豫覩耶大夫沈公以進士高第起家爲比部郎文無害邁治河使者河故爲中國患使者於職最旁午公受事以往胼手胝足無日不操畚鍤以從諸役者以故河不爲祟公之力多焉然公亦坐是受任事之謗賴天子察公無它屈公方州之任當治吾郡郡固湫隘蕞爾彈丸公至獨安之故事遷客多厭薄簿書以官爲寓優游文酒之間候星移而去甚者負其地位隆赫專務貴倨勢燄熏灼不可近公獨不然事無巨細必以身擘畫無停閣者平心宅物期於彼上治下不爲峻絕以傷人之志夫以公樂易

送魏惺吾使君入蜀序

觀察洛陽魏公以西臺郎高第來視兵邸上曾不期月吏肅民懷枹鼓不鳴葦萑無警父老子弟舉首加額相與歌河頌之未幾旱魃爲虐公巡行露禱甘澍以降又未幾河流泛溢公復巡行露禱卒免昏墊父老子弟復舉首加額相與尸祝無何巴蜀用兵主上持命司銓更置當道且令就近推擇而

湯沐邑固陵尊穆不廻重矣而又當江漢下流地瘠民貧深
林茂薄易緣爲奸幸公在事民得安枕而卧今一旦改而之
蜀籍有水旱盜賊之災湖以粟之柰何輕議往也不佞則謂
不然楚俗慓悍雖自古記之然愚民持白挺而起或迫於饑
寒非有蠻夷自擅之罪也堯之水湯之旱天災流行何代無
之儻災不爲害則病不在民非有鋒鏑戎馬之苦也士酋負
固不服稱師犯順稱至逆矣假令跳梁無已舉足而窺夜郎
則滇以南危蜀則門庭之寇而腹心之災也夫以湯沐而親
捐以南危蜀則門庭之寇而腹心之災也夫以湯沐而親
重以一道而親諸路則諸路重養一指而失肩背攝生謂何
當事者不先其大者急者令淫潘於此而不推轂於彼哉今
公且往矣士酋雖大逆無道然曩者之役縣官縱而不誅可

謂浩蕩之恩矣鎮撫諸臣曾不懲艾既往至今蔓而難圖攻
城不告掠境不言虎兕出柙將誰之罪耶今天子赫然震怒
三尺從事命將出師不從中制而公方以賢勞從事滅此而
後朝食當必有石畫願不佞竭之兵略攻心爲上攻城爲下
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夫心戰云者毋抑示以逆順之理獎以
忠義之心開以歸順之路與以自新之塗乎治以不治是武
侯更出而南人永以不反也即不然而親率戎師獎勵三軍
攻其堅壁破其營壘以天子之威靈與公之智力行之直以
折箠使耳抑又何難哉昔賈生事漢忿例奴桀驁願請長纓
繫之闕下賈薛仕蜀方履行陣對局了無怖容識者知其足
以辨賊公與賈生同里慷慨發憤足以相當而又用事於蜀
沈毅有謀視薛不翅過之爲蜀計者信莫如公往哉於是公

同年友郡守吳公謂不佞言有當也使侍史書以授公下吏
公乃建旗鼓而西

送觀察李雲卿入賀序

觀察李公以進士高第佐劇郡有聲由廣陵擢守吾郡郡故
肅皇帝潛沐地天子加意寢園大工伊始當事者特用推轂
始至一切治辦甫二載復用治行第一遷治兵使者彈壓荆
以西若曰以旌公閱而又不欲公釋此以去匪歲爲天子萬
壽之辰公以次當入賀焉首將北問於余是役也所以祝明
王者宜何居余唯唯對曰有士庶人之壽有諸侯之壽有天
子之壽田家作苦膾鯉烹鱉子姓滿前曲跽行酒此士庶人
之壽也金奏之樂侑以肆夏宰夫獻食酒正司觴國人環祝
而君舉焉此諸侯之壽也南面負扆萬國來王斟酌四時幹

旋元化翼生遂命百嘉休暢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此天子之
壽也蓋自黃帝爲長生之說而華封人始用以祝堯箕子陳
五福其一曰壽天保之章如岡如陵如日之恒如月之升周
公作無逸歷舉殷三宗厥祖文王之壽而復諄諄以後王爲
戒上有祈天永命之主下有須不忘規之臣壽考作人保世
滋大有由然哉秦皇漢武不勝修心之萌登山涉海乘輿四
出謂神仙可力致而黃金大藥卒無徵驗其究反以釀釁而
胎禍國本因以動搖海內由以虛耗而其臣亦無罔詰戒之
文治亂之跡詎不相遠哉明興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世廟
河清海晏中外寧謐四十六年一日也皇帝法祖爲治三紀
於茲盤盂之景如日中天忠臣愛君即欲效萬年之觴其陳
說寧復有加於古人乎無亦人主一身爲天地神明之主不

傷天之和則天有常晴不盡地之利則地有常寧不匱神之祀則神有常饗不奪民之財則民有常依而後舉其常晴常寧常饗常依者聚爲景福以貽一人斯稱天子之壽非諸侯王與士庶人所可望者乎公往矣願以此爲天子祝抑又聞黃帝之訓曰勿勞汝神勿搖汝精乃可長生故君者心也百司庶府者四體百骸也四體百骸備而後心無轇轕之擾百司庶府備而後君無馳騖之勞此謂不羽化而仙不導養而壽不禱祀而算同天地者也唐之玄宗撫有祖稷者四十四年不爲不久矣其初相韓休張九齡而治其末以楊國忠李林甫而亂彼賢不肖雜而治亂猶若此其迥異舟舉朝虛無人而縣官獨蒿目於上朝勤夕勵豈保泰之符而適治之軌耶且自昔談人主之壽者不獨黃帝爲然舜年百有餘歲則然於懷上疏請歸歸爲田閒游甚歡既踰年有司勸駕公弗

五臣尸其職文王享國百歲則疏輔後先奔走禦侮者是資是賴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名聖人無功則代之者眾也豈以主上聰明神聖而念不及此哉公往矣請以是更爲天子覩夫不佞草莽臣也炙背美芹所以效封人之款款者義止此矣公曠然笑曰美哉隱不忘君其吾子之謂耶乃左握金鑑右執金簡兼佩余言北首燕路以去

贈觀察梁公遷晉藩參知序

南華有言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然其去必以六月息也夫三千里則廣矣九萬里則高矣彼翼若垂天之雲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豈不能朝發而夕至哉而必息以六月者則無乃養其完力有待而運與鷽鳩之決而搶榆枋者異耶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之北而屬不佞以文不佞謝與公同簪筆又伏在里閭久得朝夕奉令承教公且儼然以國士遇焉是安能無言哉是安能無言哉

送郡倅楡合王公還蜀省覲序

郡父母楡合王公蜀之名家子也以諸生高等卒業成均風流醞藉青紫可立致而念太翁老倦而就選人籍非其好也比倅吾州官譽頓起兩臺使者及監司諸大夫爭相器重每遇盤根錯節輒以屬公而公寢念太翁老而迫於衰思一返子舍乃手劄牘奏記臺使者使者報可既來裝西邁縉紳學士追而餞諸江之滸屬余以言余惟今之仕於朝者列在交戟之下其父母在里例得省親已於事而還職如初非此族者束於官守不得越局從事其親有急白起居閭閻外無可不使公久淹於里爲也

送碧山劉公之孟縣學訓序

劉先生以明經上公車旋拜孟縣司訓蹈而徘徊里門若弗自致者夫烏鳥之情等耳而以內外軒輊一彼一此恩得無不廣乎至若勞臣志士思勉而赴功名謂既已背親而仕當盡節官下終不復顧父母妻子於是驅車萬里叱馭青天韜臂以往絕裾以行人孰無親而弁髦若此得非曾參閔損之罪人乎予竊覩於公而快玆行之美也蓋在公之請明知其難而姑以是僥倖若曰得請則吾與親之幸也不則有投劾去耳安能戀戀五斗而缺菽水之養爲斯公之指也在臺使者之從亦則知其難而姑以是假借若曰倅誠賢不聽而任其自遂將失一良吏曲爲諒而圖其去嚴爲期而責其來則我與倅兩無恨斯使者之指也語不云乎君行制臣行意推公一意以勸上斯能仰其無所不至之情惟使者明意以體下斯能權其可以暫假之法本之明主以孝治天下使者寔

詔遷楚參藩憲長鄭公賢紀面盈縮者宜無異要害同則未事而保釐百辜而張皇者宜無異曩主上念蜀越在萬里外邛雅諸郡邑尤籍籍多事土番奪印兵連不解而採木之使旁午於道謂田公誠才且賢故令公輟簪筆以往蓋重爲蜀計也今業已奏効矣又再計而爲吾楚寧能舍公他屬哉昔秦越人號稱神醫然其醫率隨俗爲變周人重老則爲老人醫秦人重幼則爲小兒醫雖其察脈理視癥結總之不離禁方而因地相宜隨試輒効斯神之謂乎蜀自上世以來號稱天府當漢武帝時第徙不靖司馬相如以文學侍從之臣一傳檄而定是蜀易治之明効也楚伯業之餘而最勝之遺習三代之盛不啻中國故太史公稱楚俗有三大都剽輕而易發怒蓋自古記之矣烟洞庭以南地數反側民俗榮驁視他郡尤甚且也天潢之族其

麗不億皆仰租稅縣官非有沃野千里擅銅山丹穴之利私笮馬旄牛之畜也有[illegible]之長岩竊而汝於利非有張趙之安集文翁之教化也其地向阜溼無賴子弟迫於饑寒竄蒲萑而嘯聚非有卓鄭之金錢寡婦清之積藏也屠牛垣一朝宰十二牛而刃不折所排擊剸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驥脾之所非斤則斧君子曰此技也而其究幾乎道公往矣此非公用斤斧時耶抑又考三國初湖南諸郡舊隸蜀漢逮晉始屬荊州路是長沙寶慶蜀故土也今公雖釋蜀土民以去假令是諸郡者治而蜀父老子弟藉以安焉是公大有造於楚而猶陰庇於蜀也豈惟楚人幸哉豈惟楚人幸哉

送陳章閫憲使之任江防序

國家所賴鞏鄴飛粟通魚鹽之利轉輸萬貨而無滯者其用

莫大於江與海然波濤之浩渺舟航之出沒或以叢寇而藪
盜至生叵測故特設憲臣專董其事海防江防所由重也楚
地寥闊綿亘數千里江自夔門而下東注於海上則荊岳據
建瓴之勢下則江黃司綰轂之樞烟帆霧艇游徼千羣要使
枹鼓不鳴萑苻無警上下江防所由重於楚也憲使陳公鎮
兩三載會江防缺有詔晉公參知徙治蘄春父老戀戀不能
釋公余惟朝廷之用人若大匠之治木長短方直惟其所裁
者三乃當事者謂計典已迫業有主名勢不得更易大夫乃
又如醫師之治方甘苦燥溼惟其所劑藉令以一人而滯一
方以一事而膠一官器使謂何公鎮兩久矣吏畏民懷士歌
與頌所照耆舊者至矣襄當路議移公鄂渚賴父老遮留而
寢今業有成命誰能戮公之議使無行耶惟是長江之險昔
稱天塹暴子弟盤據其中輕帆利舸日睨賈舟而奪之財跳

梁跋扈莫敢誰何此其小者也當春秋時徙邾伐黃斬豈無
事之國哉曹劉之際互相吞噬舳艫千里旌旗蔽空此非必
爭之地而用武之場耶縣官廉公材若曰得公之重坐而制
之江黃安而舉洞庭靈夢之間皆得高枕而卧公雖去沔沔
潤之澤寧有異哉不佞事公久頃楚宗之變當事異愎首鼠
逃竄公佐臺使遙制於郤出奇制勝罪人斯得此其沈深果
毅之才有過人者大阿之劍陸剸犀兕水斷蛟龍今且劃長
江而畀公水師十萬日討而訓之郤小醜竊發何足煩公指
揮哉沔於郤蕞爾彈丸勢烏能久有公耶父老既不留公乃
謀尸祝公而先以不佞之言告諸騶吏若公所以功德沔者
人人而能言之無俟不佞緩頰矣

送郡大夫應抱貞入覲序

治黃金璽書舍大夫寧他屬哉大夫行矣旦暮且望馬首南
也

送郡丞閻公之滇南序

主上神靈威武海內一統獨滇越在西南徼蠻夷諸酋長時
或騷動天子張皇六師旋撲旋熾計非良有司無以安戢故
諸郡邑長吏暨其僚屬或缺輒慎察可者以往適厥西缺判
之用公之心行公之事柔遠能邇庶幾隱然爲西南一保障
非公而誰此何必近在輦轂下簪筆磬折揖讓人主之前乃
明得意哉姻天子加意吏治在遠不忘公第往主計者誠以
最聞不難直驛召公公又何憂不內也公聞而矍然笑曰壯
哉吾子之言之也乃始膏車秣馬以行滇雖萬里若在几席
矣

贈吳惟用序

往晤李本寧太史於漢上向余言新安人吳惟用之賢業已
心識之越數載惟用游洒始識其人已出太史文讀之詳哉
乎言之也逾於所聞大都謂惟用爲會司空莫逆迨司空難
公至而郡始無不蒐之卒已又下令曰夫利民者去其害民
者而已洒爲民患莫甚於水所恃以無虞者隄防之備豫也
今與父老期令下三日而畚鍤不集卒令河伯爲患者法無
赦蓋自公至而郡始無不障之流凡此皆公治洒狀而公方
爲而不有勞而不居宰以惕怛出以平易其治責大體不苛
小聽獄小大必以情士有謁者人務悅其意以去縉紳先生
時有所請益蓋公治洒三年而巨室慕焉士頌焉而民祝焉
冀公久留而柰何以遷去也百姓既難釋公公亦愀然謂三
仕爲吏纔量移一官又棄之萬里外胸臆結束以爲憾余謂
公天子張官置吏布列中外夷險遐邇唯所命之且士既釋
親而仕當盡節官下藉令盡棄險而夷是卽盡置遠而邇是
圖抑何賴之與有昔在漢武帝時滇與中國不通帝爲鑿昆
明池習水戰爲取滇之計一時謀臣猛士如新息諸人爭赴
功名之會今爲冠帶禮義之國大守坐堂皇而治公寶贊
之用公之心行公之事柔遠能邇庶幾隱然爲西南一保障
最聞不難直驛召公公又何憂不內也公聞而矍然笑曰壯
哉吾子之言之也乃始膏車秣馬以行滇雖萬里若在几席
矣

贈吳惟用序

往晤李本寧太史於漢上向余言新安人吳惟用之賢業已
心識之越數載惟用游洒始識其人已出太史文讀之詳哉
乎言之也逾於所聞大都謂惟用爲會司空莫逆迨司空難
終始無替以爲晚近所難嗟惟用豈不陳義甚高然余官京
師游司空稔矣司空以風流文雅傾一時於海內賢士大夫
多所容接雖牛溲馬渤之材亦無遺者余爲司空鄉人或時
得因緣請見迺獨不睹惟用然則司空於惟用將眾人畜之
耶抑國士畜之耶豫讓有言中行氏以眾人畜我故以眾人
報之智伯以國士畜我故以國士報之觀惟用所爲報而司
空所以畜惟用者可觀也今世之養士譬則養鷹苟得一飽
無不颺去者而士之赴勢譬則趨市朝過則趨暮則掉臂不
顧蘇子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親戚離
之此言市道不在門外也況賓客厭養乎故魏其罷而武安
相則賓客去魏其而事武安大將軍退而驟騎貴則故人去

大將軍而事驟騎勢在則親友勢則去此翟公所由題門朱穆所由絕交若惟用於司空非厓厓者即迺惟用則言司空弱冠登朝勛績懋著蜀之役百世之功也即三事九列不足以旌其閥閱復何所藉手於江陵哉生也不辰乃與難會朝拜卿階暮登創籍竊怪縣官酬功者薄而錄過者厚也今司空墓有宿草矣門生故吏半在朝列卒無一人爲司空洗雪者即惟用千百人奚賴焉余聞其言而悚悚乎愧之也憶余以孝廉謁司空郎中時司空方爲少司馬一見輒相器重若將進而加諸膝者比登第司空大喜以爲不負薦鑑及爲省郎客有譏余於司空麾而弗聽比出爲蜀臬司空餞而祖余於都亭至揮淚而別蜀學使者缺司空爲移書爾臺推轂余甚至凡司空所寵籍者皆余小子所未敢以私謁今逆卒首難於邊陲羌夷接軫於內地宇內不翅多事矣士

者也當其事時既不能剖心瀝血以明司空無他今又伏在田間無由叫閽爲死者一洗之即司空愛士誠何足賴客曰當中丞者非子之友耶其爲給事時曾一爲司空論列矣司空所以遣於罰而至今無惡聲者則中丞之爲也吾子巖事司空而友中丞安知中丞不以吾子知司空哉余聞客言而魂愈甚生即不能報司空何至攘中丞高義則惟用所未悉也故以語惟用而並以爲惟用贈且使天下知司空愛士無由得士死力中丞無知己之感而獨有國士之報惟用則布衣之俠不可誣也

送梅寄之序

余於齊安益嘗侮公生與其弟公岑泊臣謙之周元孚四君子云諤之既謝世元孚亦弃起復謫獨公生以侍御治兵西

人主翻翻乎有凌雲之思非不朽一盛事哉閒元孚在里寄之就而商之當必頷余言也

贈澧陵王上人序

賈生曰余行天下多矣其閒周覽名山徧諸梵宇所見緇衣之流稱敏慧而給於藝者豈少哉至擅臨池之術工筆札之役如古懷素智永的然名家者乃不多覯豈其有之而余未盡覩耶不然何寥寥也澧陵爲楚僻壤其俗樸茂寡文上人乃以能書著名所至張絳和墨歷抵公卿問書法圓勁悉備諸態而尤善大書余嘗一再遇上人所觀其運臂揮肘若庖丁解牛官知止而神欲行書成而踟躕四顧洸洋自恣籍藉滿前然異之夫以余所欲徧見而不多覯者乃得之鄉國之間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客乃謂化人之術不立文義不假色象蓋將舉一切種種而屏之苦空寂寞之鄉即十乘四部皆勳也書何爲者且師之技亦勞矣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斯文說也卿曇客之所揆也假令以彼其力收視却聽以證菩提之路將旦暮遇之舍此不務而楮墨是事即採金碧之文窮斯邈之變不將與師之說謬乎余嘗不然蓋佛之教與吾聖人之道無以甚異也太極在心而假爻象以著聖人所以闡道也圓覺由性而託文字以傳者佛氏所以宣教也株儒躓舌之語既未易以演訓綜文金簡之書又騭難以語俗則書者固佛所由以入道之肆梁也如槩曰文義色相彼方以爲芻別彼方以爲土直而欲其徒聽聰墮明廢六書而不談毋乃悖乎智永懷素固龍象者流耳今文人墨士珍其遺翰者不啻拱壁千鎰而下談書者知有智永懷素猶之乎談佛者

南陽圖集卷十九

三四 盧靖校刊

序

壽憲長鄭巷山先生序

段生曰語有之玉卮無當不可以盛土工鑿畎而不適於用何以異此明與二百餘年縉紳衿帶之士緩頰而談著作者蒸蒸盛矣然大都寡言無當出效之用敵緩急無足恃此何以備焉以不佞觀記於公所謂兼至而舉詣者非耶公弱冠長漢上自負奧下及稗官小說靡不究探逮貴門倚相鄭之辨寧有加於此者乎至其掇管脩詞春容爾雅發言能賦決決大風卻左氏兩司馬之筆又寧復有加於此者乎然公非直用文章顯也方公郎司馬時宇內號多事矣公佐大司

馬調兵食一切敷奏悉倚藉公而公從中贊布盡悉當于名實一何辨也迨兩典大郡已棨知吾楚輶軒所至聲華赫奕亦又何辨也今方奉天子命用惠文按治三蜀益自不佞執三尺佐公竊覩公注措一日之間凡決大獄幾何直用單辭片言爲解而造僞首服公神明採史抱案牘環立庭下兢兢救過莫敢揣摩公意夫仲尼設科從游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人而文學政事猶鮮通才兩漢之際人才極盛至論經術緣飾吏事指不多屈若公者豈不彬彬具有文質彬而公且方冲然若訥涓乎淡乎無町畦畛域以爲異卒也好者不勝而妒者爲政於是諸君子始不安其位于讒出守順德元美治兵海上公實子相請告子與謫從事而擯斥流落屢起屢竄無如明卿先生甚者乃先生夷神交命絕無逐臣遷客之悲道愈窮而詩日愈工宦愈揣而吏日愈良今讀大梁匡廬諸篇什而知先生於詩不翅工也頌景附雲集不啻夜蛾之赴燭乃不自竟持方枘入圜鑿一任矻落諏訾之也迨今踐更兩朝操國柄者往矣曩者同升之士高據華津者落落晨星而不肖猶然故吾今奉璽書行事成一家言藏之名山以俟知我又大者搜剔鴻寶參訂仙籙冀萬一遇長生焉它非其慕矣費生聞其言而竊有合也然又閱之南華有言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爲治者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爲修者也是二者時不兼際勢不兩便也今聖明在上公方富於春秋旂常鍾鼎且旦夕及焉非公談玄修時也公幸加七箸勉旃自愛請更俟二十餘年公懸車在里而後不佞泛舟穴遡沅湘越庾嶺而東庶冀望見昔人所稱安期洪崖者相與躋公之堂探公二酉之藏而後敢以長生之說進姑於公初度之日訂焉

壽吳明卿先生七十序

當嘉隆之際縉紳號能詩者濟南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吾楚則明卿先生是已是五六君子者進則彈冠結綬修委蛇之度退則操觚染翰商大雅之業一時聲譽赫然隆起故好者譽以爲祥妒者忝駭以爲異卒也好者不勝而妒者爲政於是諸君子始不安其位于讒出守順德元美治兵海上公實子相請告子與謫從事而擯斥流落屢起屢竄無如明卿先生甚者乃先生夷神交命絕無逐臣遷客之悲道愈窮而詩日愈工宦愈揣而吏日愈良今讀大梁匡廬諸篇什而知先生於詩不翅工也頌

同諸前輩論治狀而知先生於吏不翅良也是時先生年已
艾富時所著皆罷去其一二好者尚欲淹沒竟以直道超擢
曾不一再遷而先生歸而閉閤下雖取書人書
脏篋而讀之大業所就駸駸造矣後余仕爲下大夫以
謫籍屏居里中又一再睹公兼厭賈而隱於農復謂余
曰若知仕乎夫亦猶夫農耳農夫服田力穡以冀有秋卽一
歲再稔詎不願哉然地力有限胡可竭也故春而耕秋而穫
舉事而休之雖善稼者不能廢矣今仕宦詎不欲一蹴而造
公卿哉然禄不可盈名不可黷見卯而求時夜無乃速化耶
故周公去東赤焉凡孔子去魯遑遑其行此仕者之律令
也屈子之悲賈生之痛敬通之咤得無幾於懟乎所由殆與
良農異矣余曰善哉張公論農而知仕深於道矣今年公春

秋八十余擐衣謁公公曰向與若論若領余今余耋矣子何
以益我余曰夫攝生者亦何異農與賈哉廣成子有言勿搖
爾精勿勞爾神故精不欲耗譬於賈則資斧之積也神不欲
竭譬於農則生殖之源也公行年八十而耳目無聾瞶齒髮
無衰落强飯健步日飲而醉二三其精固其神王其良賈之
業而上農之穫也卽百歲可矣余何以益公諸文學儼然進
曰公以大道攝生以緒餘治生業賈起業農農穫此其緒
餘者驗矣夫長生久視之術又安所不効哉今方圉多事縣
官瘡痍者頗有如蒲輪抵漢汭是膠高再舉於市而阿衡復
起於莘之野嚮之論良農與良賈不虛矣公儻有意乎不
然伯子當之矣余曰文學之言盡矣請藉手以祝公若公生

壽張徵君八十序

余爲諸生時交張伯子歡因習其尊人張公時公方隱於賈
每謂余曰若知學乎夫亦猶夫賈耳夫貴之徵賤賤之徵貴
物之情也惟良賈能完物而息之其趣時若鶩鳥之必發稍
有訛之價輒十倍此雖廉賈得無饒乎士誠虛其心實其腹
平質行種種則有惇史之言在

月在履長之慶一陽來復君子道長屬覲察大夫巍公初度
郡邑長吏咸造在庭以次奉觴上壽乞言不佞蓋不佞聞之
禪海所環爲赤縣神州者九而中國處其內今職方所掌爲
中國之屬者亦九而豫處其一豫之境夾兩河南北而洛陽
獨居天下之中成王定鼎於郟鄏惟洛食其墨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天所命也於時太公畢公周召閎散蘇公史佚之徒
相與輔翊人主君臣合德祈天永命臣曰欲至於萬年君曰
公其以余億萬年承天之休洛誥之文可考而知也數傳而
至宣王赫然中興時則有若吉甫張仲召虎方叔申侯仲山
甫經文緯武安內攘外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洛爲
天地之中陰陽會道理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其得扶輿清

淑山川靈異之氣獨多故其人不獨經國康民而且以壽考
有年其得氣之先然也公起家於洛强仕而爲天子持憲之
臣攬轡以臨茲土解釋煩苛獨存大體明作淳厚相待以成
則瘉公近衡之旨水旱露禱存問疾苦蒿目憂民痌瘝在身
則召公甘棠之詠惠文從事三尺惟允法有必行文無深入
則蘇公由獄之軌整武詰戎陳師誓眾抱鼓不鳴蕈萑無警
則方叔克壯之猷獎進諸生商訂經義微言奧旨型範斯存
則吉甫清風之頌昔子輿謂五百年而王者興名世繼出由
周迄今不知幾千載而光岳適完公以盤孟之景躬履其盛
春秋甫壯名實已加浸假八十而爲望九十而爲畢其烜赫
可勝道哉客謂周室人材雖鍾於洛而鼎庸閥閱於南服爲
舊故治則巡行遵其惠教則膺懲耀其威惟洛有材楚實用

佐卿寺出入承明之廬不薄矣幸以忤當事者意而不安其
內喜功名者畸重外躍馬鳴劍是旗常之績也公以藩臬長
也慕清華者畸重內垂紳搢笏是鍾鼎之業也公由郎署兩
貳歷秦歷晉彈壓戎虜之場不薄矣幸以忤當事者意而不
安其外若是者何以齟齬於世哉蓋世方以媚訾爲恭而公
骯髒持大體不爲齷齪小節此不勝之數也世方以緘默爲
容而公過事侃侃正言無諱此不勝之數也世方以閃爍爲
智而公明白洞達動吐底裏此不勝之數也夫世之下哀也
因以波流因以風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公持三不勝以
角於傀儡之場刺繡爲拙倚門爲工馳驅爲後詭遇爲先欲
無枘鑿得乎自公懸車久矣天子寤寐耆碩起公田間揆文
奮武計非公不可而公亦孳孳務報明主特達之知者夫養
蓄故治則巡行遵其惠教則膺懲耀其威惟洛有材楚實用
由基天下之至射也不能不百步而息非徒息也將養其完

力以更射也屠牛垣天下之善割也不能不善刀而藏非徒藏也將蓄其餘銳以更割也彼一時也彼閃爍而智者緘默而容者媚訾而恭者詘捷徑於終南取前茅而先進哉然俛而得俛而失精神之屑越多矣心力之拮据勞矣以此域進以此域退炎炎隆隆其能久乎公不鳴不躍觀變俟時迫而後動徐而後起飲石之羽方餘於勁揮日之戈方餘於勇從此勛勳於外則尙父鷹揚之烈也弼諧於內則畢公寅亮之司也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此又豈與猥黠狡慧則駸不止者論工拙而較遲速哉因是而知用世果非難也用而不用不用而後用之難也老氏不云乎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爲人至低徊不能去於時三辱九列以及兩臺使者推轂先生若將與世相忘者豈惟仕宦攝生亦然故銷光鏟跡不冀通而通者經世者之所必遵也抱一守和不冀引而引者尊生者之所必務也公弘覽博物君子也岩居川觀處天下之事熟矣亦以余言爲當否

壽徐中菴憲伯六十序

在昔名臣碩輔經國毗民歌無彊而美有終令名壽考固非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哉舜五十而登庸太公望八十而載後車迫於榆景皆百歲以上而自首窮年矻矻不休藉曰神聖其聰明智慮亦必有時而耗南華所以譏卷婁也此於生亦太勞矣而玩世之士復有浮慕奇節者拂衣以爲高解組以爲潔安期逃秦樗福避漢其人皆羽化登遐游於清都化人道之眞以治身非耶其緒餘固不暇爲天下國家計也此先生英聲茂實炳煥宣朗而不佞庸庸無一可者固願先生出而弘此遠略不佞分東壁之餘光竊與有榮焉勿使人得

輕測先生而猥云先生之於攝生者隘也

壽許州守呂崇觀六十序

皇帝改元龍集於酉洵人士應賓興起者呂崇觀氏王君寵氏洎不佞伊蓋三人焉雨君齒視予咸長予猥以一日之遇稱鴈行以起居恒嚴事雨君卽雨君亦時時弟畜予恨相知晚也副後相繼通籍奔走於塵鞅者垂二十餘年始得息肩於里爲崇觀六十之期君寵且漸及焉予亦階躡仕矣每回還往事抵掌舊游會不轉盼俱化陳跡未嘗不偏袒扼腕系之感慨然與至浮白雜以笑謔醉後耳熱擊唾壺而歌恍若坐白雲而招黃鶴晴川大別映帶左右又未嘗不踟躕滿意居然有長風萬里之思顧君寵於仕宦之念微矣子亦倦游無意天下事而崇觀方以王相國入秦秦王天下之賢王也

崇觀自皙美髯綽約如少年曳裾授簡婆娑朱邸蓋視穆生設醴之辰申公授書之日尚未可同年語也且居則杖於鄉仕則養於國有如用藩臣爲國老引王僚爲帝師人主席白茅趨下風而問禮身理人之術翩翩乎仙仙乎若眸之驅紫氣而出函關也圍綺之盛衣冠而侍儲宮也度崇觀亦安往而不善哉乃子又竊聞之父老謂河科貢代不乏人至名位通塞年壽脩短子姓隆替紛若十指之不齊也獨予三人者崛起一時譬則鼎足以爲美談夫以予不佞安取父老言若雨君競爽誠有然者然崇觀有母八十健啜無恙伉儷偕老迄於白首令子賢孫珠輝玉映此其愉快卽君寵不能無微遥焉者夫崇觀生平穆穆落落言哂哂不出口而吉祥善事獨鍾一門彼務爲雌黃專設城府好乘人而闚其捷者竟何

刀而藏百步而息卽令君寵在事其於鼎鼐直掇之耳知君寵不以彼易此皆會稽之役越危於巢卵范蠡畢智竭忠率以滅吳而勁越迫人越請絕越王不許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變姓名扁舟而遊五湖介子推從晉文公周旋天下文公之兩司馬也以一代良史之才樹于古詞人之幟其言不朽而名與之俱遇不遇烏足以病先生哉計先生登第四十年歸國子推去隱於介山其母曰胡不一言而退子推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此人皆捐將相之榮達性命之旨適其適而不以適人之適吾君寵何讓焉往君寵舉賢書崇觀與余皆在雁行崇觀罷郡已稱六十矣今君寵之年及之伏臘賓客之會二君子交驩無厭獨余汗漫進退無所抵每侍兩君子輒媿汗沾衣若其附驥尾而致千里則二君子之所以爲壽與適者可願也請以是侑君寵百歲之觴

壽李本寧太史序

在隆慶戊辰士奉廷對而充秘館者蓋稱極盛云羣哲彙征相繼柄用者若而人卿者若而人貳者若而人獨吾本寧先生官不大起方先生以妙年通籍官太史氏輒爲曹耦側目出膺分陝已典其邦學政故事由史局典學政類得從四品遷入領太常兼國二祭酒旋復舊物先生乃獨用平進周旋溝泉再起再廢者幾三十年而猶不免忌者之口然先生文章醞藉爲時鼎呂詩若文無蹈而走天下學士大夫尊爲太山北斗而不敢名退而思居士無賢不肖皆裹糧重繭而趍雲杜得先生片語爲拱璧戶外屨滿或貨千錢以奉客子墨客卿借先生游揚以成名者十人而九而先生之名亦因以日益著蓋天以諸公燮調帝業以先生經緯人文或專一代之榮或擅千秋之譽擊長比短先生寧舍此而取彼哉昔在

漢武得人爲盛公孫弘卜式嚴安徐助枚乘之徒皆以徒步游說爲尊官膺仕惟兩司馬獨偃蹇留滯子長以言事下蠶室相如卧病文園不起窮矣然文采烟焉聲施至今先生今之兩司馬也以一代良史之才樹于古詞人之幟其言不朽而名與之俱遇不遇烏足以病先生哉計先生登第四十年矣而春秋始耆諸公雖稱鼎貴乎然皆日暮途遠寥落殆盡或老守平津邸上書乞骸骨不得去跗蹶國門狼狽萬狀先生方以簡命嚮用受事封疆躍馬鳴劍爲縣官釋西顧之憂夫相如論蜀拓地開疆爲漢通西南夷遷敦衛霍戰功千載如新折衝尊俎制勝帷幄亦詞人之能事也詩人之祝尹吉甫者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然則出建旗鼓入參密勿安知天不以諸公所有者奉先生於今日哉則吾黨一二小子顧擁彗舍人之門以需先生大拜之期且孰謂文士不効於世乎

壽蕭凌達徵君序

當嘉隆之際里先輩蓋有傳司徒陳觀察云兩先生以弟兄姻表同時謝政風流文雅卓爲一時之冠里中生依附青雲爭相結納者齒錯於道而蕭氏諸昆爲盛先生於行爲季又最號莫逆花晨月夕賓客宴游之會先生弗至兩先生弗至嘗食至則先生以謔浪行酒兩先生輒欣然解頤時都護高公王公光祿陳公洎家給諫公皆沾沾以豪飲爲敵國先生頡頏其間會不少下諸公或露醉狂叫至被酒委頓先生獨酣暢自如嚼魚多而神愈王諸公始推轂謂蕭郎酒中仙也兩先生既下世先生昆季亦漸零落高陽之徒靡有存者獨

先生如晨星在天落落穆穆容貌鮮好閒與吾黨二三子游尚能賈其餘勇酬杯角勝無婆娑龍鍾之態郭生有言人生受命有本恒恐用之不盡豈先生之謂耶蓋先生居嘗謂伯兄工文章盛容止脩髯白皙居然名士之流是宜壽而客死於宦仲兄談名理飭廉隅褒衣博帶逶迤長者之風是宜壽而遠死於鄉事固有不可知者余賤且少曷敢贅行二兄然泠沉於時頹然一放於酒七十年一日也人方以爲燭腸之藥伐性之斧而吾獨藉以完其天年大馬之齒視二兄而加焉將鼎俎之禍得酒更久者耶余謂先生不獨全於酒抑全於天耳以先生之材宜致身通顯一不利於有司輒奉身以退家固千金子分財析産乃推讓諸昆今老矣五畝之田足以給饘粥數椽之屋足以蔽風雨僮僕足以充使令詩書足以供歌咏無浮慕者夫天道猶酌彼窪則此盈先生之算寧有既乎但吾黨祝先生不勝唆然風木之感人不可以無年耆令人羨先生矣

壽大廷尉陳玉叔先生六十序

陳玉叔先生春秋六十矣其日世傳釋迦誕辰先生之生與佛同物郡縉紳父老既集萬壽闔禮佛乃過先生謀稱觴屬賚生脩酌者之詞賚生曰井蛙不可語於海夏蟲不可語於氷士所少非文也識也踏澤之水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士所少非才也量也今世俗誇詡先生者豈不謂文章爾雅名位赫奕其文足託不朽之林其才足致青雲之上耶通余則謂先生蜚英騰茂儲祥釀和超前軼後而莫與京者要當以識量勝云蓋先生自少爲諸生矣其時同游之士務爲名高不翹蟻之慕趨先生第伉慨一官卒也學成道尊而不失爲中儒也既通籍爲子大夫矣其時同升之士務爲速化不翅夜艾之赴燭先生第悽慨一官卒也官成名就而不失爲鼎貴也若此者豈先生假委蛇爲捷徑化跲踣爲坦途哉蓋他人齷齪之明耳於光容有所不照斗升之蓄耳於器容有所不儲先生逖觀遐聽並包弘受曾無隔閡之境與酣酣之鄉故發之爲文章彪炳焜曜踐之爲名位顯融宣朗綏之爲福履列之爲壽考碩大遠揚要非先生不足以承之彼疇曩之士務名高而思速化者或售巧於眉睫或發憤於睚眦今皆澌滅殆盡先生方若萬斛之舟鷁長風破巨浪而絕江湖之險又若千尋之木支明堂撐大廈而收棟梁之用其神識誠超其局量誠宏也昔漢之始基艮平非不餘於智也

然周勃厚重卒輔少主晉之中葉潘陸非不餘於文也然山公名德竟踐台司在昔大臣固有以識量勝者矧先生文章著作又極一代之選哉先生善自愛主上營精太平簡用名碩先生一德之臣不二心之士宜旦夕柄用此非先生飲食宴樂時也蓋先生方微高年爲會鄉之耆儒碩德與里之三老五更咸以文授簪麈眉皓髮綸巾羽扇輝映一堂之上里閭頌爲盛事先是尊公中憲公七十時會一行之故里人又稱陳氏世壽云

壽舅氏陳翁六十序

余母太孺人陳之所自出也外王父娶於王舉子岩女各一女則余母子則舅氏太孺人無祿蚤世舅氏竊從諸外弟曲踧稱觴始泫然以思既申之以慰藉已復竊

竊然以喜云盍聞孝始於事親自非有胸無心孰不欲逮親而事之哉自余幼而失怙母棄裕椿之日久矣每讀闕宮之篇曷嘗不悲其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成風之澤遠矣人孰無母緊我獨無而外家之戚獨有舅在即茜鍾三釜養焉不逮直朽壤耳故泫然以思也已讀渭陽之什感慨存沒鍾情往昔其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我思夫母不可作矣彷彿於母之昆若弟焉見之猶之乎將母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故申之以慰藉也然渭陽之贈其舅者亦既有言矣路車乘黃下大夫祿入廛廛宜無以脩舅氏者而母之遺體在焉誠舉不肖之軀以事舅舅不弁髦而棄之是舅無恙呵而母有色笑也是門容蹝履而堂安樹蔭也是中鮮姬美而大起宅相

也是北宮嬰兒子之環瑱無恙而大家之筆札猶存也是脩嘉尊於舅而母茹之也是奉康爵於母而舅尸之也適異國者見似人而喜逃空谷者聞足音而悅矧在骨肉之間乎故竊竊然以喜也雖然渭陽之詩其文則詩其風則秦其人則秦伯也彼悼穆姬之亡而惻然於重耳之行誼厚矣君子愛其人猶思封殖其樹矧在親暱雖十世直將宥之令狐之役不旋踵而惡矣仁親謂何若在重耳則不然當其出亡而溺齊女也咎犯謀而哉之行投戈媿焉若將甘心焉者比其反國咎犯請辭重耳乃投璧而盟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率也重耳主盟而犯之功燀焉千載而下猶豔談之余之賢不逮重耳而舅之教有加於犯幸而相與有成是天贊之也孰牛耳於踶跂之上舅氏爲政兩家競爽固當引之無替

在計偕將糈食縣官乃先期奉觴邑令若丞尉若倅泊縉紳文學三老五更並集庭下洗盞遞酌言人人殊其一謂翁生而瑰瑋頭顱有異骨日光閃閃如巖下電對客揮麈談亹亹不倦今雖老人乎而色如嬰兒安步健啜無異壯夫其得天宜壽其一謂豫章之墟匡廬五老在焉金光瑤草其上多神仙窟宅其在吾楚厥有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翁起豫章代多顯人取物弘矣而遁跡於楚蕩胸衡霍寓目雲夢譬諸冥靈取類均矣其得地宜壽其一謂翁生太平之世當肅皇帝時郢爲湯沐歌豐樂沛躬及於寬政今天子以孝治天下存問高年賜粟帛有差翁復及於異數安居美食垂老不見兵革其得時宜壽其一謂翁以文學起家厭帖嘩而棄之若居川觀退就弋獵漁釣之樂閒以閒暇談論黃白棲

神閒房養志悟澹時而逍遥時而偃仰其得道宜壽言畢翁
贊客再拜作而言曰夫余也安敢辱諸君子之言余聞之莊
生佚我以老夫老詎能佚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觶而語
者耋好禮耄期稱道者在此位也老詎寧佚哉故畢公九十
而弼亮此貴在立勛者也武公九十而稱抑之詩此貴在礪
行者也申公九十而晝明堂此貴在遇合者也今老夫耄矣
方且息縣補劓以樂吾天年雖弱周佐漢無所用之顧何敢
一日而忘抑之詩也且在禮老者異粻宿肉食有常珍寢息
宴游則婦人從而余終不敢卽安在禮老者以杖於鄉杖
於朝有諮者就問其言而余終不敢草野而倨侮在禮老者
不提挈不與賓客之事少者肩隨雁行而余終不敢居邑屋
使人見憚今諸君比於武公豈敢謂似高山仰止直嚮往之

耳耄而舍我不交豈我而盛稱從吏若彼漏三光而後天地
蔭大椿而夥彭鏗者詎不稱壽乎哉苟不聞道直楞樑耳余
烏敢辱諸君子之言費生曰余聞夏翁言而旨之竊謂與老
父有合也雖然道之眞以治身緒餘治國土苴治天下老父
之言土苴也翁言則道眞也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庖人不治
庖尸視不越尊俎而代之翁言不越俎加於老父矣於是從
胡君所載賦而書之以授掌史使乞言者采焉胡君者孝廉
公朱陳之戚也

壽郡大夫任寰吳公序

大夫吳公以進士高等授南昌理廬廬三尺不少假借卒以
抗直中忌者之口旋以河間博暈移瓊海越三載擢守吾郡
方公始至父老竊議謂公由詞籍再起不無盛氣用武一切
或擊斷無諱而公乃寬然長者奉法循理孳孳務得民和會
不期月政平訟理士嫭於庠民狎於野商旅樂於途而公猶
慮澤有壅淤而不宣者獄有沈滯而不得情實者俗有蠹壞
而莫以更張者日進縉紳學士三老五更和顏色而導之務
以相成至一切儻來者則曰我不敢知第用吾心行吾事稱
惻惻吏足耳雖弔詭而有所不用蓋不佞觀於公而得養生
焉昔言養生者莫辨於南華紀渻子之養雞異雞無敢鬬者
其神誠全也屠牛垣之解牛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鍥者其
氣誠完也屈原仕楚賈生仕漢憂君念國夫豈不忠孝也顧
不令慷慨發憤至舉七尺而狗之一何褊也夫惟大雅能
高且伸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獲於貧賤文王之明夷周公之
居東孔子之去魯皆此物此志也故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言

知進而不知退也困之六三朱紱方來言能以退而爲進之
易更三聖而始成其遭患與人同而處患與人異豈若是悻
悻者爲哉自公通籍之日長矣同升之士豈無閃爍狡獪託
捷徑於終南而附能鳴之鴈者乎抑豈無擁腫鼫鼠倖黃綬
於腐鼠而甘不材之木者乎是兩者皆譏然或以階棨陟華
致位通顯而公獨守玄玄之思持墨墨之化故始仕而不爲
名餌薄謫而不爲毀移三仕而不爲祿化蓋內者重則外者
輕惟外者輕則內者益重以此幹事則周孔之所以居貞守
利也以此禔身則彭聃之所以延年益算也衆人役物而物
或賤之是兩失也公不受役於物而物將自至是兩得也浸
假而豔談于人則富貴榮利入焉而滑又浸假而厭薄於已
則阨窮遺佚入焉而撓公高不爲矯激亢厲之行卑不習捐

阿娖訾之態守一而齊見大而泰以忘世經世以經世出世
即貴而鍾鼎壽而耄耋又何靳焉識於神全而氣完者覘之
也博士徐公公之鄉人謂不佞涉世之跡與公相當而游方
之外亦彷彿其槩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善言公者宜莫如不
佞屬公懸弧而謬以不腆之詞進且授簡二三子公喜而脩
爵曰吾曩也謂知我者希今晚而得憙乎於此也乃相顧莫
逆而笑

壽傅伯仁民部序

在昔名世之業奕世相繼若伊摯之於尹呂倕之於望召虎
之於奭世德作求後先煜煜詩書之文可考而知也其或箕
裘未改堂搆中微欒郤之後降爲皂隸叔敖之裔不保寢丘
此又何以稱焉毋抑析圭擔爵用物倪弘五世之澤德以遞

降而又其子若孫以驕溢矜誇馳騖熏灼或以階之厲而釀
之釁耶洎稱閥閱無若傅氏顯融光大者自余事司徒而知
貽謀之善也自余游伯仁而知克肖之賢也蓋自司徒沒而
伯仁以任子參大府軍事兩試京兆一擢司農藉令稍自貶
損可坐致尊膴而伯仁一意獨行其志已復念其母田太恭
人老竟以終養歸侍子舍急流勇退若曰祿賜之大留不盡
以還公上者比其歸在田間家故殷富藉令稍自封殖撮土
之毛悉爲河澗而伯仁寧以供濡屁紿厨炊不爲淵魚之察
若曰廩庾之奉留不盡以還造化者夫天道猶張弓然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夫惟念餘則不足
方來夫惟知足則有餘方至由伯仁所履究伯仁所詣即無
論程能較伐於伊摯呂倕召虎諸人何如而於國稱廉退之

石氏之風以延傳宗之祐是余視民部意迺至若結遐齡於
金石祈景福於桑榆請更五十年而以玄脩沖舉之說進

壽大將軍王汝賢社兄六十序

昔稱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各有所短以爲貶議余謂不然天
下所少者非文也武也隨何掉三寸舌下九江王布陸賈伏
軾入越立令尉佗歸漢豈不極辯然幸而中耳鄜生朝下齊
城暮而葅醢豈乏文哉絳夫灌嬰起屠狗從高帝定天下攻
城野戰僅而得之卒也搏封侯之賞不文何病天下大事崎
嶇戎馬間未可以口舌爭也友人王汝賢家故紈綺負具才
美薄而不爲去游諸生間爲諸生高等乘風鼓浪一息千里
殊沾沾自喜已當事者用諸生功令相齮齕始棄去講韜鈐
之業汝賢家世既鼎貴而風流醖藉足傾一時憑其資蔭驟

致青雲之上曾不數年遂官都護由嶺南遷今官綰金印如斗大建牙吹角坐控千里假令汝賢白首困諸生問不資賢科以進晚乞博士掌故一官日暮途遠持手板萎腇咋舌龍鍾向人竊升斗自給猶懼不飽竟何如哉且汝賢夙嫺於文辭於書無所不窺每抗章論兵事揣筆千言頃刻立就間賈餘勇製爲鐃歌鼓吹曲或贈送酬答詠物感懷長篇短什步武作者用武一切以文輔之吾汝賢亦何所不愉快哉余與汝賢少號莫逆余幸以徼帚起家資不逢世歷落一官加以偷惰舊業荒廢汝賢名位煇耀而不廢論文咀華掇藻且什倍於余凡余所無汝賢則有凡余所有汝賢又不遺餘力而兼之相提而論季之所得果孰與仲多耶馬新息少有大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號邊郡田牧卒遇明主建功業五溪之師晚節蒙垢時新息年已六十二而據鞍以示可用近於干進加以梁松竇固肆爲傾陷功名於是不終矣汝賢春秋始耆縣官嚮用方專薦紳大夫交口而頌無心忌其能者明天子在上蠻夷攝服輕裘緩帶坐鎮雅俗無曳足覘賊之勞自茲以往蜚英策茂鳴玉拖紳桓桓赳赳爲國虎臣當若持券以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終蘿隨陸新息諸人可置勿論也

壽童翁八十序

費生曰月余爲孝廉時以貢往來童翁伯仲間童翁則今南岡先生云伯氏以胤子襲封千戶侯勇敢虎鬬爲一時名將冠享高年以功名終翁雖游於賈人乎其聲稱出伯氏上今春秋五百六十餘甲子矣視伯氏將且加焉里人士爭持牛酒爲賀吾黨王生爾耳博洽士也命余脩酌者之詞余謂爾耳上壽期頤次耄耋豈非人所甚願哉第壽矣假令攏腫執掌遺餘戚施面牆寡學倀倀乎慧僧不辨菽麥則願之乎爾耳謂否抑壽矣又假令蓽路藍縷蹇脇繩樞匾卧牛衣糠覈不厭則願之乎爾耳謂否抑壽矣又假令耳目昏瞶筋力束結拘攣跲踣坐臥俯仰悉待人力則願之乎爾耳謂否信若是翁之壽豈易言哉生而偶儻倜儻柯多奇抗論千古抵掌成敗不假佔俾動成石畫楮里之賢智不察於此矣生長紈袴持粱刺肥起家素封資斧百倍交房奧室鍾鳴鼎食公理之達生不豪於此矣虬髯戟張航航虎視賈勇登場趫捷自喜聲伎爲樂弱老不倦廉公之善飯不健於此矣夫人生而爲男子難男子而壽難壽而享諸福難故莊生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堯之辭華封人也亦曰多壽多辱信若是翁之壽豈易言哉乃爾耳則謂膠鬲以魚鹽興商樊酈滕灌之屬以屠販匡漢夏有所用其長非苟而已也況其經營擘畫僅僅施於什一商販圜圜阡陌賓客酒漿錡釜筐筥之細烈士暮年寧無牢騷鬱抑之慨乎余謂翁以齒自銷象以齒自焚美好不祥其誰用之翁惟不試故其神王其天全脫也束縛之以名譽羈縻之以祿位勞形焦心欲爲今日之適得乎爾耳曰善昔者尚父八十隱於棘津釣而得璜其文曰姬氏當興呂氏爲輔今翁年及之無所俟釣而得吾子之言雖明月之璜奚翅過之有如弓旌及於漢泲仗鉞賜履翁當勿讓余謝不敏乃授簡墨卿

自古有道之士多隱於方術技藝有所託以逃於世鶉居鷇食命曰天放布衣倜儻而肆志耳目胸臆無所結束故其人皆長生久視遠者千歲近者數百歲其於導養未嘗數數然也輓近世操術則同設心則異或以弔譎或以爲精其行卓詭其志讎讎其末流不可勝道若是者無燥濕寒暑之患必有人道之災概於壽類則未也以余觀於劉公其猶行古之道夫公之言曰人生而靜性之體也靜則無爲無爲則命命全則壽是不百歲豈止哉蓋公隱人之代其生者多矣一無所有而專務游大人以成名倘得倘失以冀非望焦火凝水其疾傾仰而再撫四海之外則神病攫金於市剖玉於廷屏氣鼎息以伺貴人之顏色醒醒詘詘殆恐不徧則形病以此域進以此域退耳目衰矣心志耗矣而猶爭於錐刀之末鍾鳴漏盡馳騖不休則形與神交病夫三者於生亦外矣於以幾長年無乃朝適越而夕至乎余聞公言而旨之夫人心排下而進上外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故豹養其內而物戕其外毅養其外而患攻其內皆外生之類也公隱於俞跗之術其行不爲弔詭不出爲糈而大都有所託以逃於世抱德煬和與一世委蛇而一切利害得失不以滑其天和而汩其靈府此謂養內而未始遺外也睥睨以游王公大人而王公大人忘爵祿而化高門縣簿無不走也亦無不擁彗而趨倒屣而迎者鳴鍾考鼓以娛賓客日飲而醉二三此謂養外而未始遺內也夫養內則神和養外則形和內外交養則形神兩和而壽之道歸焉不江海而閒

異姓戚屬而在承顏襦膝之近即千秋萬歲又何論焉今宦
籍之盛莫逾竟陵周公官少保陳公位列卿其餘影響組
履津涉華者未可縷數然或壯而不進其親或艾而尚艱於
嗣有盈滿之稱而不無缺陷之歎公家有壽母身兼耆碩譽
命自天則龍光之錫也兒猷在戶則更老之觀也羔鴈盈門
則四方賓客之遺也寶樹琪花銀鐙錦席酌奉酒以介眉壽
彼老萊氏者舞斑爛供色笑不過致田閒之養修匹夫之孝
以古揆今公爲過之又安能槩擬於一鄉一曲之間也余雖
不交公頃奉姻親則益堂堂矣并兼以壽公固不敢後於衆人
無文之詞敬以告諸侍史

同里盧靖校刊

序

刻李崆峒先生文集序

郡大夫李公四維既梓其先王父崆峒先生集成偕博士馬君輩丐余言爲序余惟自有文章以來至元而靡曼極矣高皇帝汎掃六合誕敷文教於時劉宋諸公並衍厥緒永成而後代不乏人斯不稱一時之盛哉然皆沿習故常雷同附和卒未聞有獨造兼詣以追先民之則者則無廼斯文之運既衰復振譬則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者耶先生以命世之才嶷起弘正間高覽遐矚謂文不秉於左國東西京不足爲文詩不程於晉魏諸名家以迄杜少陵不足爲詩卽所撰搆一

裁諸古蓋是時學士大夫始知文有左國東西京詩有晉魏諸名家以迄少陵莫不改易弦轍以應先生徐昌穀邊廷實康德涵輩號稱名流皆趨望下風自遜以爲弗及獨何仲默以名高爲敵國持堅白不相下已卒邊巡稱雁行而左袒先生者尙多蓋天下仰先生不啻泰山喬嶽珍先生之制作不啻明珠珙璧遂使中興文運燁然一新斯非明興一人哉今憐先生者爲先生稟靈毓秀爲時赤幟上不躋鍾鼎竹帛之業徼藻一代下不從金馬石渠之彥筆削千古徒託空文以自見爲先生惜而病先生者又爲先生負才太高持己太峻曾不少貶以徇時好卒坎軻偃蹇白首夷門爲先生咎不知先生既以文章名世業垂不朽卽假令稍自貶損以就功名浮雲朝露何如身後名哉是日論皮相未窺先生之大者也

故余嘗竊論先生伉厲自喜慷慨論事雖在疏逖雅意本朝於洛似賈生遇公正發憤卒以直道賈禍退而著書大染之墟於隴似司馬子長流落放逐身被窳蝕之名以老而激昂悲壯愛君憂國之私時一寓之篇什則似少陵廼其才與文若詩又似千載而下儻有躗吾言者乎卽謂先生明興一人可也大夫吏治經術無忝家世三年政成爰梓斯集昔馬遷書成而藏之名山大壑以俟知己少陵之裔其後無振者若先生所得又較奢矣

郡守史公徵慈錄序

費生曰語有之士寵專祿女寵專席以不佞所覩記馮孺人遜夕事竊異乎所聞孺人於中憲公爲副室雖蘇恭人稍嫡而孺人最幸中憲公謫通州則從量移之薊再從詎不爲寵乎李孺人四方之人也晚而獲御尋以病廢孺人憐而雁行畜之足矣胡遜哉乃不難以其身讓之卒以有子斯千古厲厲者非卽且婦人無子而卒有子者三或以偶幸未聞其以病廢字也李孺人病廢而卒敬吾大夫或以常御或以當夕大夫生而上元厥宗下開厥後蓋孺人不克以身孕而萬一於李孺人徵孺人則李弗以有身其功德史者詎不偉與嘗聞天下有道君子讓於朝庶人讓於野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分者讓財則嘉禾出永草生鳳凰來儀而麒麟騶虞游於藪澤此和氣之應也家雖邇無異天下大夫雖育於李平而釀和毓粹實孺人始基之是宜有大夫哉天憲公蘇恭人暨李孺人各先後沒世獨孺人無恙獲食其報天道恢恢孺人執左券而俟之矣然假令孺人不忍荼茹苦

稱未亡人以撫吾大夫卽大夫藐焉六尺孤安知堅立能有
今日哉在禮母之屬八其服視所生者而降孺人光啟大夫
又視大夫而省其於母誼兼之矣蓋孺人歿而大夫爲三年
喪大夫起家三禮酌禮與情而行之斯爲以義起者也後世
有肖孺人而繼起者其子欲爲圖報此其律令矣乃大夫更
有歉然於懷者蓋大夫以郡守奏最例得推恩其所生孺人
以諸母故弗逮大夫言而輒淚潸潸下也不佞竊慰藉大夫
謂大夫春秋鼎盛如日方中自茲以往名位日益崇茂卽孺
人褒崇之典不啻令甲六夫諸以光寵孝哲人者改而移焉
李孺人當九頓首以讓孺人地下且大夫之子仲君可馬郎
奇駿殷桐月不及孺人之生而事之情苦於令伯矣繼大夫
而次第以請天子當俞其奏無疑夫然後孺人潛德彰明後
來司國史者且將採以附彤管卽百代可風也不佞請拭目
以俟

刻李君實紫芝詩稿序

余既從郢上遲迓君實固貽書陳玉叔先生洎長公立甫儀
部曰頃得李君良奇士其談圖典朝章吏治民風與安邊制
虜開屯轉漕諸石畫洋洋灑灑百言皆當也至其原本道德
而訂大雅下及稗官小說靈鬼怪帙無不若倒囊而出者比
歸而玉叔先生曰是當不遠千里而弔我先公者今其詩猶
詹詹余曰也立甫曰是嘗激我於山陰道中美髯而白晳君
子也余始邂逅郝姚恨識君實晚已出君實郢上詩玉叔先
生顧立甫而嘆曰異哉髮短而心甚長是於詩道不翅堂奧
矣宜吾子之亟稱之也無何君實入洮出全稿又若干篇始

信君實詩不獨盡於郢上蓋君實游道廣於天下賢豪長者
無所不接而銓部趙夢白先生特稱契厚今觀其詩往復酬
和大都十二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夢白蚤負時名其爲吏
部卓爲人倫之鑒所臧否人物無少假借豈其從里閈私一
君實以自損知人之明必不然矣由斯以談君實生平所以
游賢豪長者所至推轂豈徒以其詩乎哉今君實且去此而
游洞庭衡嶽之勝夫洞庭浩渺湓洞粘天浴日最天下駭異
之觀而衡山秘靈孕秀緣文金簡之書盡在焉君實既夙負
仙骨而復適茲境時而蕩胸時而寓目收挹與磅礴淑詭靈
異之氣一發之詩於取裁博矣於用物弘矣其爲文章助寧
淺鮮乎哉乃君實則又言時方多事人主旰食家世受國恩
卽日暮途遠猶庶幾一吐其奇得當而報夫余以詩知君實
所得游揚者詩耳若旃常竹帛願君實與夢白諸貴人商之
君實有友劉子玄方以舲艙治兵海上君實倘有意仗三尺
劍從之乎樓船瀚海滅此朝食手戮鯨鯢築爲京觀然後攜
如椽之筆勒功罌諸山宣明天子功德於萬里外可少君
實哉可少君實哉

刻任山甫詩集序

任山甫從新安攜蘚綠劍提五色藥囊走河客陳立甫儀部
所授余一編則所自爲詩也既卒業屬余序余惟太史採風
督師奏樂而詩歌之道與三百篇者詎非盛世之音耶然皆
原情體性依永諧聲體裁各異杼軸並殊總之風不襲雅雅
不囿頌譬則大塊噫氣激者謞者笑者咬者各以其類觸而
成聲故曰天籟之白鳴此詩之所由生也庶以詩取士故詩

獨盛於唐明興作者代起寧復多讓成弘之間最號近古自北地信陽歷下太倉諸君子出而學士大夫始黜唐詩不講其於諸君子至欲尸而祝之效顰學步既不勝其比擬沿襲之私而逐聲吠響者又從吏以成其是不知優孟之學叔敖色澤則是而神情弗省濫觴之極至使刻削者傷氣悲壯者累情割裂者傷體詩安得而不卑乎余既歎恨於此而耳目以好雜佩以贈瓊玖以投屬在臭味豈浮慕者哉至蒹葭一篇則又穆然深思霜露驟變天時集其慘淡潮洄莫從人事重以羌池促離結念憯慨興思以此言懷懷可知矣詩可以羣又可以怨殆謂是耶貞成未邸貴人天才卓犖縕虎雕龍千言立就家在省會賢士輻湊瑁簪珠履門無虛日卻以輕財良騶多所游歷所至長吏以下負弩郊迎子墨客卿遲相傳食程鄭之屬爭爲延致車騎雍容羔鴈填委不翅相如之過臨邛仲叔之在安邑用是知交日進游道日廣聲應氣求襲庶幾一語之合以爲快山甫非不能直不爲耳惟不爲而後知山甫之妙於詩也蓋山甫弱冠操觚神解夙悟金膏玉屑靡靡千言其才情之所鍾者富生長黃山白嶽之間僑寓兩都和陽春於郢里問雲雨於高堂探藏書於禹穴已南去而爲昆明萬里之游其覽眺之所經者多儇蹇一官晚乃創籍擇地而蹈不免齮齕擯棄留落羈愁鬱抑其得於窮之助者益不淺兼此數者而一發之於詩詩安得而不工乎世有詘不足風耶至若誰薄雲天詞潤金石片言抒牖華衮具存隻語標情綈袍可念悼亡哀逝結腸重泉繫帛緘書彰懷千里則徵文與義寧獨仁心爲質乎哉雖謂爲三百篇之遺音焉可也

刻陶靖節先生集序

余讀史至伯夷西山之詩而傷其志也近舍成周慨想神農虞夏之時其人民飲食嬉遊何樂而不爲者耶余不敏易敢附於作者之塲竊怪今之稱詩者有禍心焉今聞吾子之言毋乃美疢而忘藥石我乎遂書以爲序

蒹葭吟稿序

蒹葭吟者何友人王孫貞成懷友之作也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友之爲道詎不畸重而義莫備於詩矍鴝以求緇衣以好雜佩以贈瓊玖以投屬在臭味豈浮慕者哉至蒹葭一篇則又穆然深思霜露驟變天時集其慘淡潮洄莫從人事重以羌池促離結念憯慨興思以此言懷懷可知矣詩可以羣又可以怨殆謂是耶貞成未邸貴人天才卓犖縕虎雕龍千言立就家在省會賢士輻湊瑁簪珠履門無虛日卻以輕財良騶多所游歷所至長吏以下負弩郊迎子墨客卿遲相傳食程鄭之屬爭爲延致車騎雍容羔鴈填委不翅相如之過臨邛仲叔之在安邑用是知交日進游道日廣聲應氣求襲庶幾一語之合以爲快山甫非不能直不爲耳惟不爲而後知山甫之妙於詩也蓋山甫弱冠操觚神解夙悟金膏玉屑靡靡千言其才情之所鍾者富生長黃山白嶽之間僑寓兩都和陽春於郢里問雲雨於高堂探藏書於禹穴已南去而爲昆明萬里之游其覽眺之所經者多儇蹇一官晚乃創籍擇地而蹈不免齮齕擯棄留落羈愁鬱抑其得於窮之助者益不淺兼此數者而一發之於詩詩安得而不工乎世有詘不足風耶至若誰薄雲天詞潤金石片言抒牖華衮具存隻語標情綈袍可念悼亡哀逝結腸重泉繫帛緘書彰懷千里則徵文與義寧獨仁心爲質乎哉雖謂爲三百篇之遺音焉可也

刻陶靖節先生集序

余讀史至伯夷西山之詩而傷其志也近舍成周慨想神農虞夏之時其人民飲食嬉遊何樂而不爲者耶余不敏易敢附於作者之塲竊怪今之稱詩者有禍心焉今聞吾子之言毋乃美疢而忘藥石我乎遂書以爲序

虞夏之間我生不辰有足悲者至屈原以楚宗臣悼主聽之不聰悲國士之日蹙離騷一篇反覆致意其哀抑又甚焉夫文則善矣得無憐於怨而戾於敦厚和平之旨耶故孔子刪詩而首列關雎他日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假令樂而淫哀而傷孔子奚取焉陶元亮家世鼎貴先祖先公代爲方伯而迫於宋禪黍離麥秀其情事豈在古人下耶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仕爲彭澤令纔八十日竟解印綬以去此豈弁髦節義者哉然讀其詩率冲淡閒適陶陶然日飲而醉二三若舉天地之大無足以攖其懷者蓋體伯夷之高亢而託之乎漆園之逍遥本屈原之忠憤而託之乎竹林之嫡傲其志則首陽汨羅其文則雲龍野鶴假令孔子而在刪詩晉宋之季寧不亟收之耶先生往矣而議者輕搖其筆端或曰陶柳爲世用寄之胡然而雌伏用是不能無抵腕焉者無何寄之或曰陶謝夫文之合者我則不敢知而要以柳之失於匪人謝之陷於非僻運庭河漢烏足望先生之後塵耶蘇子瞻命世奇才而擬陶諸詩未免鑪錘之跡今試取而讀之形似則有神情乃不相傅和優孟之効叔敖虎責之似中郎時覩一斑其在合不合之間乎大江以西才士淵藪而鄱陽之族陶氏爲盛士行功業豈不煜煜而世遠人湮鮮有知者至先生之名雖里師塾儒粗知大義者悉仰止立功誠難而有德有言唯先生當之地靈人傑將在此而不在彼耶友人高敬伯令彭澤詢其家世及先生子姓皆賢有其文余既嘉尚會敬伯刻先生集乃以一言弁首簡而且戒世之操觚者勿輕擬陶浸假陶而可擬子瞻優爲之矣談何容易哉

刻梅寄之詩稿序

往余讀書中秘與麻城令督撫公梅客生游甚歡則寄之族子也時客生尚困孝廉籍中每過其邀旅主人論兵說劒豪爽俊邁有古國士風間爲詩歌雄渾悲壯吼蛟龍而走雷電海內脩詞之士無不批頰退者非久客生竟以才名自致青雲之上自余去國門而把臂之跡疎矣偶寄之從其鄉挾策遊洊訪余里中接其人豪爽俊邁客生也讀其詩雄渾悲壯客生也竊遊席而歎曰何梅氏之多才哉且燥髮而當天下士甫失之客生而旋得之寄之抑余又何幸焉時寧夏兵變客生以繡衣使者往視其師出奇制勝元惡就擒主上嘉悅有詔開府北邊旗常鍾鼎且暮見之而寄之何陸沉諸生中白首佔僎未知底止謂世不用才客生胡然而雄飛謂才爲世用寄之胡然而雌伏用是不能無抵腕焉者無何寄之且提一劒緤劍北遊燕趙取道盧龍涿鹿間涉桑乾抵薊門覩客生所爲安邊制虜狀客生覘其至以軒車迎寄之郎中朝夕問計沿邊諸郡賴以寧謐幕府上首功飛章露奏牢出寄之手時賈餘勇製爲饒歌鼓吹及入塞出塞客生輒擊節稱善昔安石功名以中郎騶顯客生閥閱以寄之彌著芝蘭玉樹易地皆然遇不遇初何損於寄之哉會寄之刻其北游諸草而余爲引其端如此客生方以忠赤結知明主有如下尺一問君家阿叔安在豈得謂族有名士而不知乎則相與歌詠太平潤色鴻業當必有進於此者余請泚筆以俟

刻陳玉叔先生因論序

陳玉叔先生舊著因論十二篇偶出以示觀察游公公檄郡

大夫幷以廣其傳大夫問序於余余惟因之時義大矣哉昔
伏羲仰觀日月星辰之文俯察鳥獸草木之形而畫八卦此
因乎天地者也文王因是廣之而爲爻周公因是繫之而爲
詞此因乎前人者也立言者莫盛於孔子其言曰述而不作
窃比於我老彭故易本於伏羲書沿於古文詩準於十五國
風禮樂稽諸周禮春秋則魯史之舊文述昔成而天下後世
不曰孔氏之書而曰六經至筆削刪定游夏莫能贊一辭斷
非孔子不能卽謂六經爲孔氏之書可也嗣是以降著作日
繁道德南華經之屬也荀卿法言書之屬也而持論之士代
亦不乏賈誼之過秦崔寔之政論班彪之王命王充之論衡
徐穆之紹交裴頠之崇有未可更僕數然或慨於一事或
寂寥於數語或文詞爾雅而營宇狹小或詳於眉睫而暗於

大較是尙烏足貴哉先生少讀父書日記千言比長授官益
復周覽造以進士起家其於朝章國典尤所注念故宏中肆
外森若武庫之儲浩若瓊林之積原本道德則薰生天人之
旨敷陳理要則賈誼治安之策討論兵政則孫卿攻取之畫
品較財貨則文學鹽鐵之議蓋散之則爲一曲之論合之則
成一家之言用之則先資之實已不用而人用之則後事之
師譬醫者之談病察脉審形劑之投也疑於神而方不必自
我創嘗奕者之行棋得手應心官之運也捷於悟而譜不必
自我裁又譬則大匠之治室良治之治治取材也博儲物也
弘而後成明堂寶劍之用亦何所因亦何所不因哉故仲尼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祖堯舜而宗文武無非因者其施之
於政亦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蓋必集

觀手澤讀焉傷心卒也收遺弓於旣隧出重寶於將沉微音
不絕具體斯在夫惟大雅卓爾不羣雖謂蘭臺石室之業至
今存焉可也少澤性簡澹不事交游居恒不問家人生產日
閉門下樓讀三墳五典之書聲淵淵若出金石故其藝日進
假令置驛請謝裘馬休休曰游諸公間徵逐酒食於以博游
聞公子之名得矣顧安所坐進此道乎不佞椎少文雅浮慕
太史天之未喪斯文後死者或與焉今太史有後矣以嫡子
而亢大宗則少澤在奚有於不佞哉

刻大夫吳公虞丘集序

天之生才不數數然也自仲尼設教四科之徒罕能兼者才
難不其然乎漢興去古未遠兩司馬之文章枚乘莊助吾丘
壽王之論議黃次公龔少卿之治行詎不斐然藉第令易持

論者而程功强任事者而揆藻勢不雨就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以不佞覩於吳公詘非該博之敏思總統之長才哉公起家賢科會一令星子矣仁心惠問迄於今爲豫章循吏冠聲至赫也再命典吾郡嚢爾不腆重以艱食民力之不支久矣公甫下車首問民疾苦輕徭省訟郡以改觀會不逾月民無失業吏無舞文赭衣無繫於獄而租吏無夜號於門者不佞竊歎公吏事精辦郎古循吏不加於此乃今覩其文抑又何博物弘覽若君哉蓋公清貞絕俗義不苟污食貧於鄉持廉於官所謂涇而不滓者也故徵爲政事殊尤迥絕吐爲論議醞藉弘深發爲文章彪炳赫奕今第論其文美者如會稽之箭高者如赤城之霞清者如孤山之雪停泓淵淨如履桐江之瀨佳冶靚麗如行山陰之道計東南

之秀能有逾於公文者乎且直寫性靈動關化理高臺積霰民隱是虞高柳涼蟬孤高自命舉一況餘種種殊絕故不佞覩於公文而又不敢信天下之少通材也客謂公才誠完且美矣第其文章不以潤色宏業而僅點綴於詞賦之末其政績不以勤宣九列而僅拮据於州郡之勞牛鼎烹雞以爲公惜不佞謂客公譬則應龍文豹是能卷也而能舒是能隱也而能見覩龍一甲窺豹一斑烏足盡公且公方用良吏起有如黃金璽書旦夕下江漢間徵公入爲九卿尊重用事其潤色而勤宣者固當有進於此客需矣於是博士葉公聞余言以弁公文於首其曰虞丘者則公之先墓有騶虞游焉夫騶虞仁獸麟種也其徵在公不然胡經術吏治衰然爲東南一

族譜序

國有史家有乘所從來遠矣譜者亦乘之流彰往詔來匪專以合族亦以範家而惇俗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創不翅詳矣然孔子殷人而不能名其親吹律而始知之於國則詳於家則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於其所不知闕如也聖人之志荒矣今縉紳學士爲乘若譜者詎不侈談其家世然其言則是也其行則非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戕此寧有族之疏屬乎葛藟之詩所由作也夫譜一耳無徵則不譜作而非其人者亦不詩遑其愼哉余家世涼薄自上世以來孝弟力田世有隱德至經歷公始以儒顯而尚詒其事若有若亡又何以殆所不知者何人哉先給諫公蓋有志爲譜矣居諸不待竟賫志以沒繼志述事余小子何敢讓焉大都非

譜族之難而合族之難非合族之難而能以其身合族之難而大者亢宗次者保宗又次者不忝其宗則尊祖敬宗收族所爲貴也不然而羊舌之宗若敖之族豈不世席其寵靈而或以餒或以下衰此豈在大小强弱哉作譜序

題若耶上人行卷序

若耶上人江陵人也自少祝髮持戒爲苾芻之秀既北去爲方外游始卓錫吳門旋浮杯入越所至頂禮名師講說大藏諸品遍鴻儒鉅卿或文人墨士輒丐手跡若詩與文以爲行李重而諸公佳其精詣時加汲引或開精廬與剖析疑義於是上人名日益起投珠報玖卷軸益富歸以眡余余謂上人佛以貧爲首戒而子之嗷名亦貪之類也佛以綺語爲業障而子之賢文亦障之屬也子將何居乃上人則謝謂不然其

意豈謂蘇長公以文章高天下晚而逃禪僧拼材參輩託以不朽韓昌黎以諫佛骨遭竄逐而不難爲浮屠文暢捉筆衰非諸君之矯矯其孰能辨之矧鮮麗美好春容都雅揖神女於江皐盼靈妃於湘浦秀骨豐肌蛾眉巧笑觀者奪目諷者醉心卽題曰荆之豔者不亦宜乎若由此廣之置齊梁之偏至希楊馬之大全兩京可三三都可四雖鼓吹六經可也

千古不朽寧一鄉之豔而已哉

刻大金吾方惟光詩集序

余弱冠登朝得從少保方公游時長公惟光仕執金吾典禁兵未遑接杯酒之歡比少保致大司馬政余返初服時有書邸相及而惟光旋亦中謫口以歸歸而杜門謝客無從折簡問訊然每讀其詩未嘗不欽其儁才雖執轡所忻慕矣少保

推且翁姑爲嚆矢可乎知上人不以弁髦而棄之也

刻荆豔序

荆豔者楚宗侯貞成與雲杜諸文學賦物之詩也梓成而謝通明氏乞余言弁諸首余惟賦者古詩之流也自司馬相如揚雄左思張衡之徒出而其用始大今子盧甘泉諸賦是也六朝而降以迨於唐復有五七言近體夫以楊馬諸人連篇累牘濡墨屬毫沉思十年而不易搆者至欲以寂寥數語籠括擴掇而成文鉤之以韻縛之以律以此模寫不亦難乎且題詠之詞易好形似之語難工刻棘者懇傷於巧剪楮者畏失其眞故九方皐之相馬每得之驪黃牝牡之外而宋元君之於畫必以解衣磅礴者爲真色澤徒具而神情不傳非善之善者也此豈易言哉諸君子之從事於雅道久矣長歌短

爲匹練爲明鏡爲雪浪爲鷺濤水之變窮矣而詩之澄泓而
淵寂也奔騰而浩渺也其恣態橫溢果且有異乎哉象於雲
爲龍纓爲車蓋爲魚鱗爲繪帛爲丹蛇爲赤鳥雲之變窮矣
而詩之丰茸而色澤也穠纖而閒適也其妍美悉備果且有
異乎哉故予與氏有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詩人之詠曰倬
彼雲漢昭回於天夫瀾者水之文也昭回者雲之章也仰而
觀俯而察文章在焉而右之則爲詞人之妙境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以余觀於惟光之詩豈徒工其形似而已哉抑余有
言所貴水者滌且潤所貴雲者蔭且庇也少保功蓋天下而
大浮樓一集託於今膾炙人口不朽兼之矣惟光繼起而襲
成業急流勇退故得以餘閒從事筆研今北虜毀盟滇粵蠢
動天下不無事矣願惟光一出而振弘少保之絡九有爲潤

八荒爲澤固不在一觴一詠之間珍卿試舉以問惟光其以
余言爲然乎否

刻湖通明文石齋稿序

自汝墳江漢詠於南國浮洱京郢創自靈均而楚文士甲天
下又自陽春白雪刻羽流商歌於郢中而郢文士甲楚今之
郢猶昔之郢也明興以來作者代有大雅不羣指未易屈則
極盛之難也項天不愛道名世間出李本寧先生夫非翹楚
耶文采之所照耀意氣之所符合士生其鄉雲蒸霞蔚元禮
龍門人人戶視具體而微其在通明哉計往歲會一過雲士
通明猶齠齔之年耳試以駢耦之學應聲響對心竊奇之更
十年而讀其詩咸英韶濩也更十年而讀其詩咸英大呂也又更十年而讀其詩黃鍾大呂也迺迺靈人傑有倡必和氣類之感則然而要之濬靈心於獨
詣揆妙思於同聲則通明之才出於天授有足多者集成而
以質余余惟唐以詞賦課士故詩爲蒿矣明以制義設科故
文爲正鵠顧詩之用簡而易就文之體浩而莫窮則已難矣
唐詞賦之途一明文與詞賦之途二又難之難者通明弱冠
操觚多多益辦如椽之筆所向無前而賈其餘勇揮羽詞壇
借以韜鈐論文墨龍城飛將舍通明其誰屬哉通明謝曰余
小子譾譾耳不習兵家言即如子大夫所云則高牙大纛肘
印登壇而建大將旗鼓者本寧先生也左執黨鞬右執鞭弭
而周旋壇坫之上者子大夫也叢爾不腆間於齊楚悉索敝
賦背城借一而計無亡矢遺鏃之患者小子景倩也嗟通明
善譔哉其歸以質本寧景倩通明之諱也

湖廣鄉試同年錄序代作

蓋不佞讀相如雲夢而壯之其言三湘七澤之間大矣士生
其鄉馬牛不及一旦薦賢書旦歌鹿鳴而莫脩厲行也儻禮
讓相先者非耶夫以爾多士挾策而來有不攘臂而爭先者
乎迨瑣闈而試有不思取前茅以進者乎從此奉廷對歷歷
中外有不思遠化者乎而退讓一念獨此爲競競耳藉令陽
爲浮慕而陰背之或同堂而分畛域或交一臂而失於白首
甚者落井下石又安用此豪舉爲哉自不佞按楚而靦於楚
故實熟矣子文之忠叔敖之清倚相觀射父之博識屈原宋
玉唐勒景差之文藻詎不楚乎哉然才矣或不逢時逢時
矣或不得明主而事事明主矣或不得此肩而立朝信遭
遇難也今天子顧俊右文千載一靚而江漢式靈又肅皇帝
湯沐在焉楚非昔日之楚矣士率釋布褐偕計吏出潛雖隱

則利見之會拔茅連茹則彙征之期名同勿軋位同勿偪勿弁髦而賣友勿越俎而侵官退於始勿凶於終虔於初勿隙於末五臣十亂由此其選顧不有光於爾楚之前聞人哉且士未有不信於友而獲於上者也齊臣晏嬰之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一心也以此繩交鄭以此納誨而一未易言也稟純白之義將脈魚可穿金石可穿斯純之謂一爾諸生而講於一之義貫終始之謂一貫終始之謂一忘爾我臣之誼而交泰之軌也交於何有雖然爾諸生皆誦法孔子者也嬰之言不足道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諸生業已聲應而氣求矣其尚思如蘭之馨書曰百僚師師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諸生行且展采錯事矣其思和衷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諸生既雍雍和鳴矣其思無媿多士若夫和不同羣不黨則有孔氏之法言在

刻郡丞潘公穀音草序

自漢通南粵易俗僊爲文墨化椎結爲冠裳而嶺海之勝遂與中國齒其渾淪磅礴之氣鍾爲物產明珠翠羽文犀大貝種種珍錯厥族非一土著而號爲人士者皆珪璋特達家詩書戶禮樂而尤長於雅道在世宗朝弁州歷下並建旗鼓梁公實以粵士領袖其間爲中原七子歐比部黎祕書後先羽翼迄於今而縉紳學士大放厥詞五尺之童皆知臨池染翰詎不海濱鄒魯哉丞以諸生高等來佐吾郡方其始至望之文弱書生耳已覩其行事一切治辦徐進而與之談犁然有當於余心既讀其穀音草益爲心折嘗試取其詩妄意評騭

刻王爾耳詠懷詩序

友人王爾耳於人間方技事無所不妙而尤長於詩文其爲古文詞及諸生經義卓然名家而不爲當路所識拔客有嘲者謂爾耳以狐白當著爾耳不顧也意興所至一切寄於詩詩若干篇其目有三而括以詠懷諸公序之詳矣爾耳謂余操里中月旦權柰何無言蓋聞詩以言志從來遠矣騶虞者慷慨於功名悲憤者慘怛於窮約恬淡者託寄於玄遠舉古今才人志士歌詠其情事輝映於簡編大都不出此三者而其體莫備於離騷故上稱帝譽中述湯武以逮桓文以尊君也哀眾芳之彫歇歎美人之遲暮以悼己也驂玄虬駕赤鳳歷琪圃悲玄圃則飄飄乎馮虛御空而莫知所之故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雖騷兼之此實錄也

而議者謂當楚懷王時國事已非原思以一髮引千鈞不能則止而卒以窮死自沉汨羅跡其言幾於揚主過以成其名之開以狙竟陵一望成壑百姓咀饑牟菽弗登積歲叢尸過詞則美矣大指無乃謬乎爾耳家世習儒翩翩大雅懷瑾瑯瑜以企一遇勢不能無求於世求而不得不無徘徊顧念倥傯際不平之思思而不已不無高蹈遠引超世出塵之想我思古人在西一方其有騷之心夫然其旨率和平恬淡寓祝頌於思君忠不爲諂暴衷情於悲已怨不爲懟託契慕於遊仙樂不爲荒其襲騷之美而不蒙俗之訾議者乎且道有汙隆時有否泰今聖明在宥賢哲彙征朝無蔽主之奸澤罕行吟之苦加以爾耳之才之年旦暮遇合何至跲踣汙泥而肯以危苦不遜之詞輕觸時忌必不然矣故讀爾耳之詩而知爲治世之音也騷云乎哉余於爾耳同里開又臭味也而才不已嬰豈其父老子弟而并髦遺之哉此一舉也更化善治移

逮遠甚姑序其詩如此若夫信爾耳之詩必傳無疑若太史公所爲不朽於雒誦者則有李郭二史之言在

承德西府圖志考序

不佞某奉璽書觀察荆以西邛與鄧故荆西地也邛在戰國時爲滇隨之鄉春秋謂楚武王伐隨使遠章求成軍于瑕以待鄧其故處其民雅馴而類多剛勁沉毅之士蓋其郡近在汝鄧則中州之風教漸焉與都故鄧上地說者謂秦王伐楚一戰而舉鄧鄧即今郡治傳載久遠不可考矣而宋玉又謂客有歌於郢中者其曲嚮高其和彌寡今陽春臺故址在焉其民矜奮而多智士操文墨爲名高則荆楚之俗然乎哉不佞按部之暇蓋嘗進諸鄧邑長吏問民間疾苦大都孱邛然一敝國矣顧數奇不蚤售於有司甫壯乃廩食膠庠自茲以往爲康莊爲蔗境爲盤盂之景爲扶搖羊角而上事無微

記瑞卷序

童明卿文學向植江梅一株頃歲冬華化爲綠萼明卿異焉以貢於余余流覽載籍草木之祥亦多有之大都以物瑞與人瑞兩相符合者爲佳屈軼興唐赤烏兆周不然者徒虛設耳童氏文章肇自東昌公實爲鼻祖爰及太史公益顯融昌熾明卿其耳孫也記余爲孝廉時會識明卿於里塾窮詰其風骨不凡比長名益起文益工探奇好古非先秦兩漢之書不讀臨池染翰八法兼通間爲詩歌嘯詠逼人雖在諸生隱然一敵國矣顧數奇不蚤售於有司甫壯乃廩食膠庠自茲以往爲康莊爲蔗境爲盤盂之景爲扶搖羊角而上事無微

不信物有開必先梅於花爲魁於味爲鼎實明卿其從此與
卽夫萬物之氣至冬而剝極矣梅獨以孤秀之英照耀林樾
往者歲功賴此以殿來者陽和賴此以洩夫非得氣之完且
先者耶東昌公太史公之跡陳矣明卿晚起而侔仲之間雅
多時髦天其有意明卿乎上紹先業息而大之下爲諸昆立
赤幟以次柄用調和元氣劑量品類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
一梅也無乃休徵之先見者耶說命之篇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貴適用也是在明卿當之標有梅之詩庶士求我迨其吉
兮貴及時也是惟明卿勉之不佞姑爲之記以俟焉

同里盧靖 弼校刊

序

贈蕭伯子仲美序

蕭伯子者余髫年友也尊公威遠公雅負時名家給諫公游藝殆指此耳若由此待詔公車朝奏暮見裴英騰茂此猶順風而呼登高而望於伯子又何難焉太夫人方健啾無恙願伯子焉更北無戀戀家食如所覩世俗紈袴膏粱之子鮮衣怒馬大冠若其從平頭奴以旦暮上謁有司爲里閈光寵知非伯子之所存也余年與伯子等而倦游久矣乃伯子方擔簦鼓篋不憚刮垢以成其名稗黃之蚤孰固不如嘉穀之晚登余甚媿伯子哉余甚媿伯子哉

贈賈生序

賈生者陳玉叔先生廷尉之客也先生負海內名官至九列游道廣士多附者賈生其一耳比先生罷歸田閒生橐琴從遂上重爾走洒謁先生其廬先生曰久不聞要眇之音矣試爲我鼓一曲可乎於是生爲鼓猗蘭之操先生曰殆爲我發矣雖然出處時也顯晦數也惟道大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願子廣之時先生方嘗菟丘以老築山浚池日以爲樂生乃爲奏伯牙之絃時而屹若躡高山時而洸洸若汜流水一奏而清風載冷再奏而玄鶴下降先生爲爽然失也先生於生雖稱賞音然要以生風流文雅有足重者不獨以其技即生亦恥操一藝以成名姑藉此以游揚大人時竊弄之非其好也會先生有子立甫儀部在子舍里人高大將軍仲亨王都護汝賢李山人少白王文學弇生皆時從先生游因得介紹而交生酒行以往授琴數鼓時出謔浪佐酒容無不絕倒者於是人人皆謂廷尉有佳客爭相致之而生亦謂洒人耳目侈矣歌雍咏勺其意氣弘矣游賢豪長者其麗澤廣矣令德則茅容孟敏文章則枚乘莊助即令伯子身不之長安卿貿不從人間來耶蓋伯子由與澤而觀光明百官宗廟其

鴈於南陽叩霍使君於汝南靚劉令君於沈丘乞余言爲贈
余讀司馬長卿傳方其隱約而過臨邛令繆爲恭敬從車騎
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致文君夜亡奔其事至鄙褻
無足道者然令能重客當代絶少茲生行於三君子得無合
乎天子方脩唐虞之業二三君子布在守牧雅思解民之慍
卓民之財天下蒸蒸庶於極治生又當改操商熏之曲矣

贈曾生序

曾生士章隱於奕洞跡於掾行北上受事大府客有問者曰
布衣與掾史孰適曰無適於布衣者奕與案牘孰娛曰無娛
於奕者然則子何以舍彼而就此也曰吾跡掾史耳而心布
衣也吾役案牘耳而心奕也吾一爲博士掾矣博士弟子未
嘗盡縄我以一切也再爲郡掾矣守丞而下未嘗盡責我以
有西表猶大局也人之有智力工巧猶羣奕也時之有盈虛
消息猶奕罷也方吾爲布衣則奕之始也迨爲掾則奕之變
也閭閻惟時卷舒由已則吾之卒老於奕者吾奕之終也吾
誠得尋橘中之叟而定交徑爛柯之山而託處吾視去一掾
如脫屣耳客何見之眇哉賚生聞之曰辨哉客之難善哉生
之荅也乃投副墨之子

贈程時英序

士無公卿大夫有士之爵即又不能爲節俠任誕背公死黨
亡命借軀之行則農圃醫卜日者龜策皆可以全身而傚世
季主嚴君平韓康郭璞之徒比比皆是而下者計出爲精或
游揚大人竊其名以行遇事關說以玷主者此非術之過也
故曰不恆其德不可以爲巫醫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予嘗執
此以求術藝之士庶幾所謂賢人君子有所託而逃者而厲
得一人焉則程生時英云蓋生雖游於星家其於名理無所
不窺始即之落落穆穆叩其中則瑰磊多奇其視身軌行若
執珪捧盈惟恐其墜而議論慷慨不詘於大義抵掌行誼則
左原憲之貧而右端木之侈商確名檢則醜稽生之放而存

嗣宗之慎原本心術則恕長孺之戇而薄公孫之詐以故賢豪長者高其義慨交生也晚而浮薄之徒與夫盛忌諱而設城府者多目生爲狂生生第怡然自若爲弗聞也者蓋生於里閈獨游家大人大人少許可獨推轂生每生至輒市酒脯相與高談竟日視晷影恒恐其暮其游長安則交歡夷陵雷比部比部清貞絕俗門少雜客獨延生爲其子師一夕有貴人罹重典者獄成而讞懷千金將介生進之比部爲解脫亦酬生三十金生叱曰有是哉乃以糞土朽壞而污人名節耶竟郤之亦不以告雷比雷公聞之益重其爲人自余官京師嘗與生游西山諸勝每陟絕嶺生輒浮白顧我大嚼曰丈夫壁立千仞不當如是耶比歸泛黃河生於中流復擊節而嘆曰是滔滔者安能不百里一折顧其下龍門觸抵柱其震撼激烈何如也安有丈夫而汝汝閱閱隨波而逐流者耶余輒以爲知言而生平氣岸節槩亦大畧相當雖歷抵公卿間家無餘貲然有子能文章足大其家聲齊魯之縉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生所得不較奢乎彼爲糈而從臾者生直唾之耳烏足道哉生諱文傑大川其別號原籍豫章人也

贈越潛山序

自昔倜儻非常之士不以智勇才力佐帝扶王則退伏林壑若居川觀以冀蘧蘧之壽而求長生不死之藥故范蠡覇越推吳知勾踐之不可終事也歸泛五湖之棹安期生之從秦皇帝也豈忘世者哉卒之不可而逃之海上子房掉三寸舌爲帝者師鑒於韓彭之菹醢去從赤松子游蓋鍾鼎旂常有時灰燼而荷聞大道得神仙沖舉之術雖有拱璧以先駟馬宰以彼易此哉此廣成子之謂天而柱下史之爲龍也汝南越君少習刀槊有勇力播之役躍馬先登以武功當甄錄竟爲仇家所格且幾中危禍乃投袂而起曰豈有名爲丈夫而不爲七尺計終身慞慞卒老行閒者耶於是韜弓橐矢西龍泉之劍誓不復用行游天下訪求至人冀獲大藥越數年而若有遇者蓋口不讀丹經鴻寶諸書而試與談玄析理有老宿所不能辨而君獨神解妙悟躍如於前者余不深習君而閎之友人譚明府云云明府自詫自得越君益聞所未聞每坐絕牀握塵尾輒不覺膝之前也明府高視一代不輕許可而服膺於君若此今疆場多事南北交警明府旦暮詣闕下胡不推轂君使當一面之寄則必有擒王斬將之功奈何作蹐跼相向獵慕之謂何且談養生家言者必首黃帝騎龍上征說在鼎湖而蚩尤之兵亦所不廢越君勉之及茲壯盛懋建勛業功成身退雖拔宅飛身未晚也毋徒曰兵者不祥之器吾師所諱而漫託范蠡諸人此皆經世而後出世者也請質之明府以爲當否

刻童漢卿存稿序

序曰結繩以往篇什代陳藝文之設有自來矣政恐作者不傳傳者不遠或長策屈於短御或驚濤束於急峽彭殤異算菌桂殊年有識所以傷心知音所以酸鼻也伯子韶年鼓篋綺歲操觚思黯淡而疏通詞春容而秀發登高作賦抵掌論文森森武庫乾乾長城信歷塊之逸材席珍之美質也兼以風流自命濟泊爲徒執禮薛叟毛公之輩降心琴張曾晳之流清談麈麈逸興翩翩飲酸酬而必酣合溲溺而兼容仲雍

不死叔度更生豈徒詞翰之偏長丹鉛之獨詣哉柰何椒華易謝象齒先焚業擅雕龍災同賦鵬望環樹而空攀記玉樓其胡遄命實爲之獨且柰何幸而其骨可埋其言不朽相如投而遺文尚在中郎死而舊史猶存臺上之黃金已寂抆中之鴻寶如新慈父編摩難昆收輯僅存什一猶取二三耀珠采於將沉披桂香於已蠹遂使奇葩霞布麗藻星輝讀其文想見其人誦其詩尚論其世金石可磨茲焉不朽鑽鑿有盡此也無窮又豈待較鼈鶴而壽年共松筠而比壽哉適刻成而不佞引其端援琴既遠弁玉空慙敢云玄晏千秋之筆聊訂桓譚異代之知云耳

送劉處士還豫章序

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志也丈夫出而蹻屬擔簦以游萬里所以立名也然越鳥南枝代馬北風雖壯夫烈士不無故土之思在遠客喬人時有他鄉之感故王粲登樓而浩歎莊舄瞰國而長吟此猶無聊之鬱思有情之恒態也若夫纏綿而辭異域富貴而還故鄉棄繻而去著錦而歸盧宮室帷馬以明快意奏管絃絲竹以寫清歡里老吐舌而驚顧鄉人交臂而趨迎則長卿之所以榮於會稽也劉君某里人謝徵君之子壻洪都廬陵之巨家也擁朱輪馳華轂門多鼎貴被文裘躍良馬代有豪華君獨棲神淡泊雅意清貞蚤肄章縫之業既攻積著之書蒲游洒水息業湖湘因天順地財之歸也若流水完物待時貨之積也如斤山心同范蠡能輕越國之封跡異陳平不羨强公之助頃怡情於泉石爰結念於鄉閭誰謂漢廣一葦可航之

也顧利祿熏心賢者不免白非曾閔孺慕其誰故周之盛也
輦車牛而服賈者皆用洗腆以養父母而其下衰大夫有尸
饗之歎矣惟賢者則不然意謂子一而已人盡臣也君行制
臣行意徐庶之辭蜀李密之表晉皆輦於分之無所逃而權
於心之無可解親在則然而禮有省覲終養之文皆先王曲
體人情而爲之制也公年過耆而親百歲以上爲公計者餐
苜蓿御敫段束帶而覲長吏退就閒曠望白雲於天末孰若
鳴鍾考鼓而娛其親爲太翁計者枕巖棲谷飲食衎衎寢容
雜遝樂極罷酒切切而思遠人孰與持螯浮白而暖其子今
公且決策歸矣子姓滿前會玄並集鴛笙鳳管土肉石革前
有康爵後有清觴麗眉丹輔而踞於上者將食巨棗者安期
而乘赤鯉者琴高耶褒衣博帶而侍於側者將餐桃實者曼
倩而舞逛燭者老萊耶抑姬公所指老榦高張旁枝近狎仰
不爲亢俯不爲撓南山者橋而北山者梓耶抑又園吏所稱
百仞凌霄千尋飽雪斧斤不傷牛羊不入八千春秋者椿而
五百歲者冥靈耶在漢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子建白首爲
郎而萬石君無恙雖在貴近親浣厠踰此其親之年與子之
賢亦晦有者太史公爲立傳津津豔慕即人主亦以爲齊魯
諸儒不及假令生今代親覩太翁百歲而上其闕薄文學掌
故不爲父子照育一堂其爲詩詡宜何如者不佞生太翁之
鄉而又耳其人阻以洞庭間以九疑不獲登閩風陟姑射席
皓悌其於尊牖直掇之耳一旦謝事以歸林泉丘壑其樂無
量參知公旬宣西土亦既有年迫於王事不遑將父徘徊子
舍暫亦里居父子煦煦介景福於一堂參知公進則祝君退
天子在上方用仁孝爲理頻詔有司尊禮高年且思收申白

則祝親而日月岡陵之頌壽考康寧之福還以自祝卽日一酹方兵暮陟孤卿竹帛鍾鼎吾所自有而何取速化爲哉不佞嘗一再過潛矣窺覘參知公日擊餅行酒迎太公於西第卷轉曲跽而奉千歲之觴絲肉競奏珍錯雜陳選伎徵歌履遺簪墮所以娛封翁者無乎不至而封翁復別營蒐裘花晨月夕置酒高會參知公挾介弟攜諸子婆娑其間六博投壺浮白引滿綵衣朱紱輝映筵几賓客故人遨遊兩家無不霑醉以去者蓋不佞旣欣然以喜已穆然以思復赧然以媿記封翁舉於鄉先大人叨在世講今去之五十餘年矣無論先君不逮養卽同籍之士有尙存者乎封翁譬於喬松古柏經霜獨茂魯殿靈光巍然獨存而參知公又以文章德業表著一時旣自致靑雲而復以譽命榮其所生封翁方易靑衫而製

紫解墨綬而垂黃更邑宰之秩而署紫薇之衙俯仰今昔吾黨之於人子也眞豚犬耳能無思且恧乎明主在宥人惟求舊方簡薦臯之良登巖穴之老措天下人壽之域投竿而起爲周太公者非他人必封翁也其父歸之而子焉往哉隴西之族河上之裔其植槧而蟠根者同遠且大矣

賀葉玉壺公祖壽序

昔孔子論仁智一曰樂山一曰樂水而壽與樂屬焉其義甚斷然仁者先天而生後天而老以閱世玩世究未始不樂智者窮無窮極無極以超世出世究亦未始不壽夫子蓋各標其極致而未槩擧其全體也郡伯葉公以進士高第爲比部郎風猷嚴整精神挺拔壁立千仞可仰視而不可睥睨就所謂疑然不動如山者非耶至其胸次灑落終日酬暢溫裏樂易

者寧有涯涘哉詩曰如山之不崩請以是祝公可乎炳陽守
階潛江竟陵兩令更洗爵而進曰水之大者莫過於江漢彼
其滀發於岷嶓歷滄浪過三瀦東別爲沱皆公封域之內也
或源焉或委焉財用於是乎出寶藏於是乎興公以河潤之
澤相其不逮隄防疏導永賴是資舞馮夷而號天吳其默相
公而祝公千歲者又豈在山靈之後哉詩曰如川之至請以
是祝公可乎余曰子大夫之言誠當然言其小未該其大也
子輿氏不云乎登太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夫莫高
於山而太山爲尊莫大於水而海爲巨公秉光岳之靈毓山
川之秀施於有政山負海涵於山則五岳之冠於水則百谷
之王今方逾壯顏如渥丹色如嬰兒聲如洪鐘天錫難老始
基之矣異日黃扉駟背爲國元老哉穀之慶施及孫子在一
方則一方重在天下則天下重寧與魁父爭崇涓流比潤哉
詩曰惟嶽降祥生甫及申書曰江漢朝宗於海請以是爲公
祝可乎諸公曰微子之言吾儕幾淺之乎窺公也請綴其詞
以贈公公當欣然爲舉爵也

送陳萊玉大參之蜀序

不佞里居多暇嘗尙論古豪傑之士及今世賢士大夫輿聞
滇南陳公之賢云公以進士高第起家爲濟南理利刃新硎
濟以平恕愛書上下煥若神明襜帷所至風裁凜凜大有聲
齊魯之間以平進爲南兵部郎旋改文選歷考功時吾鄉鄭
公爲南冢宰守正不阿公以峻整佐之即鄭公稍有詞停毫
不假借是是非非無所回互鄭公嘗媿遜以爲不及無何公
以省覲還里優游家食者且數年著書立言殊無仕進意時

賀謝封君夫婦雙壽序

余家去謝太翁僅一舍而近耳每過其門權籬竹舍環堵蕭然殆沮溺丈人之流耶然孝友純備根於天性抑何篤行君子也及如莫氏從諸從詢其姑貌莊而心下志潔而行芳雖在笄黛有烈士風賢哉婦也是宜爲太翁配哉時太翁有丈夫子五家雖食貧延師擇友不遺餘力而訓之母性高明慈不廢嚴籌燈課讀熒熒達曙用是長公次公以諸生高等廩以下相繼蹐起譽龍虎之文展鵬鵬之翼譜謝氏者因諸君子而本所生哲父賢母寧患紀述之弗詳哉蓋司馬南歸而祝頌之詞幾滿卷軸余從里人援簡則覩記頗眞故不以續貂爲慙不審有當於司馬否

賀衛尉胡省庸五十壽序

胡公仕河三年於茲矣他亡具論往者民之不靜郡公引佩刀幾欲自裁丞若倅若尉駭愕無措往決策於公公以談笑解之及郡公亡去文致諸無罪自鄉紳以暨青衿無得脫者時當路諸公多與郡公有夙好左袒郡公某公行部入河欲

婦六十初度其日方簉客而報至太翁爲浮白大嚼客皆囊飲極歡而罷彼一時也今去之十年而爲七十司馬方以三年滿考奏最天官天子嘉悅封太翁如其子官太君爲安人又以職事還子舍譽命在堂鳴騶在里綵衣在庭羔雁在門太翁攝衣冠南向稽首謝天子之賜西向肅客擊鮮行酒其爲酣暢觀曩昔當何如哉然太翁會不以滿盛自居每戒司馬云父母父也母釐婦也幸以而貴而翁脫布帽著進賢之冠毋釋短褐而被翟茀稱貴倨矣其務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不然者雖養以鼎牲不如菽水之爲適衣以綺穀不如蘊蕢之爲安也司馬敬諾夫盛不忘規此太翁所以長守貴也日升月恒輪光並耀圓珪方璧朗映常新是不百歲詎止哉昔在東晉謝氏爲盛安石之德望玄暉之詞藻幼度之勛伐詎

按治諸文致者河人震恐公獨明其不然爭之疾辨之強當道據案高罵公不爲動侃侃自如卒霽威以罷河人得安枕公之賜也亡何郡公以劾去其庇郡公者亦相繼淪沒夫福善禍淫天道也好善疾惡人情也彼黨不肖而秦越其民者既不良殞則公之造福此邦不爲勢沮不爲威惕者其於錫難老而膺純嘏有不持左券以俟者哉今當道知公深進膝有加一二忌公而思有以中者不難昭雪郡大夫新蒞事倚公如左右手事無巨細悉咨公以行公亦勤心任事動有成畫惜名位稍不振不獲大展其志攷吾嘗謂以公百折不回之志與百鍊彌堅之才爲諫議必能如汲長孺之面折廷諍爲臺憲必能如范孟博之登車攬轡爲封疆之吏必能如張睢陽之嬰城固守則以公已事徵之也氣魄如此膽力如此

有不百歲而止者乎今公方始壽盤盂之景如日方中而天下多故正人才烈士慷慨立功之日漢臣卜式有言天子方征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今虜酋之惡不下匈奴而公之賢非徒富而僅足於財者比當事者誠得公而用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長纓繫虜而致之闕下舉萬年之觴公亦饗上尊錫秬鬯白首而麾茅土其視位名壽寧止一方之庶與邦人之祝耶亦洒人之思所以報公之意也

同里盧靖掇刊

序

壽藩伯周敬松公同配蕭恭人六十序

洱陽費尙伊

凡爲人臣者各欲壽其身然不敢自私也必思舉而奉之於所尊故其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凡爲人子姓與肺腑之戚者亦各欲壽其身然不敢自私也必思舉而奉之於所親故其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夫臣不以自私而必効之君舍是無以作忠子姓與肺腑之戚不以自私而必効之親舍是無以廣孝教化所由隆風俗所由美也今天子執七叠以爲百神萬民之主者三十餘年矣周公之列爲人臣與配蕭夫人之列爲命婦者亦三十餘年矣而又以其期並杖於鄉

圜珪方璧垂白相映國恩家慶詎不都且美哉會八月爲天子誕辰公以益部使者奉璋秉瓚百拜而稱萬歲之觴於朝竢事而還里門其子姓與肺腑之戚希轄鞠膝百拜而稱千歲之觴於鄉於是蕭恭人舉酒酌公謂妾貧家女耳操箕帚而稱公家婦魚軒象服始願豈及此哉惟是白首而不敢虧婦道者將藉手以報公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願公無忘綿白之衷以用翌戴天子公亦洗盞而酌蕭恭人謂物則有羣人則有耦自非聖哲孰不資內助以有成哉自余績學以迨宦成非一日矣賴爾相余室故迄老而獲遄於官誥夫君之須臣猶士之須婦也願恭人勿忘鳴雞之儆以匡予不逮其子若壻亦洗盞而酌兩尊人謂公經營四方不遑家食久矣恭人挈室以從亦安能久有膝下今幸以使事還里父老咸集擊鮮行酒以終一日之娛者非人主寵靈之及哉夫子若壻之視親猶臣之視君也願兩尊人勿忘惜老之盟以慰藉二三小子於是費公爲公姆姬執爵在傍乃仰而賀曰美哉語不忘君周大夫其代有興乎然此非公即安時也古稱歷數之長者莫盛於周文之造那周業始基其時黃髮之老起於渭濱白旄西邁姬錄以昌夫非千古君臣之奇遘耶天子愷悌作人允符前哲靈長之慶引而勿替卜年卜世此何論成周哉公親丁其時以藩臣長手握金鏡躬祝無疆又親攜法醞珍饈踵與蕭恭人共之臣主俱榮公私交慶金版玉璜獨無意老臣乎乃眷西顧縣官方計日召公願公且馳紫氣而西此所謂頌不以周陵獻不以芹曝者也語未竟公

皤然起曰人情重去其鄉則維桑之誼有難遽別者子大夫儼然以大義相規敢不唯命乃相與大嚼歌崧高賦驪駒而退

壽梅母謝孺人序

蓋仲尼有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自古論王道者莫詳於子輿氏其言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覇者之民驩虞如也此曷以故則誠與僞異耳善哉童伯子爲我談其舅梅先生繼室謝孺人之賢雖閨閫笄黛有王者之心焉率而由之始於家洎於國終於天下雖謂觀於鄉而曰王道在焉可也梅先生始娶於王自孺人繼而稱婦也蓋歷甫壯以迄於艾矣垂二十餘年而忘其身之爲繼也先生有子爲今文學君文學有女弟二自孺人繼而稱母也蓋歷髫年以迄於今壯矣亦垂二十餘年亦忘其母之爲繼也夫夫者所爲天

也藉令倨侮勢固不能至於子則有問矣孺人衣麤布而恒恐貽文學君以寒儉脫粟而恒恐貽文學君以饑呼吸喘息以心通焉此何可以僞爲也子者所爲養也藉令隔閡勢亦弗能至於女又有間矣孺人愛長姬而督教其壻亥季姬而撫育其孤疾痛痾癢以身體焉此又何可以僞爲也夫無僞則誠誠則王者之心故曰觀於鄉而王道在焉孺人之謂也下此者沾沾爲慈姁姁爲仁卹而翼之粉飾似矣察其衷情我則不知譬如五覇則驩虞之跡也又下者鶩悍以爲政媚嫉以爲心幽王所以自經譬則商君吳起刻薄之行風斯下矣嗟孺人陳義至高所謂求十一於千百者非耶童伯子曰余聞王道莫盛於湯武湯繼夏者也武王繼殷者也夏人畔而殷始作誓殷人畔而周始作誥卽王者難

乎爲繼也卒也仁心義問徬徨周洽而慶澤之延商以四百周以八百則王者之澤遠也孺人繼余舅室內外無間言婦德蒸蒸盛焉是豈直延梅氏之祚卽孺人之算不翅永矣余既內重孺人之行而又善童伯子之言於其始壽而以不朕之言進他日記彤管者且特書不一書矣

壽周太君八十序

主上御極之元年楚舉士九十人同年友南漳周君啟明其一云時尊公已下世獨母太君在次年成進士司理漢南以太君從績滿還籍部郎太君又從啟明出則程事大府入則侍養子舍諸所姁育其母者無乎不至時同年常故一爲給諫鄒孚如爲銓部郎其母並集京邸每伏臘之候啟明轍供張治具徵諸母爲壽汝一諸君及啟明或時奉觴酒行以往

費生日自余始識蕭叔子被服禮樂而澤於仁義道德之途抑何質文君子也已覩其經生言泊古文辭洋洋灑灑卓犖大方哉已又讀其詩鼓蘭風而操鄭曲國中宜無和者夫魁父之山無丈之才踦嵁之水無尺之鯉叔子信多材信蹤跡自身夫豈能自致青雲之上哉迨叔子爲余言母孺人之賢而始信叔子之倜儻不羈本諸聖善之訓者不虛也叔子之言曰柱不天不幸先大人見背母日討不肖孤而訓之曩者奉賢書而母不爲色喜也曰而不親而兄之穫平春而播種夏而耘苗比秋則萬寶告成故如京如坻則艮農之所有事也孺子免之是儻來者而柰何哉沾沾爲也比者三罷公車而母不爲色愠也曰而不親而兄之耕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力非乏也而禾無三百廛則天時未至也孺子勉之是儻失者而柰何快快爲也蓋母有丈夫子者三伯兄洎仲業耕不肖柱業儒即朝夕督教其兄者亦率借儒爲喻不肖兄弟奉以撫失庶幾無媿於鄉黨自好者云嗟賢哉母也是宜有叔子哉夫天地之生物弘矣流爲江河則蛟龍之族生焉於以潤八荒而澤九有峙爲山嶽則梗楠杞梓之材生焉於以撑明堂而支大廈夫方其爲山而培壤爲川而濫觴而寸而度尺而量以一纍而抵一旬必有當矣視孺人者宜莫如此纍請爲孺人壽石卿氏更酌而進曰嵩高之陽厥產菖蒲一莖九節上通仙靈王興韓終並採服而仙壽皆千歲延年益智則蒲以之孺人行年八十而耳目聰明安步健食酌彼黃流注之玉斝樂而泛蒲融融洩洩此何必減飛霜之散不云乎如川之至如南山之不騫自我貽謀亦自我食報猶

斯以談孺人之年胡可艾也余不佞叨與叔子被服禮樂而澤於仁義道德之途大賢不入勝母之里今鄒嶧之間孟母之遺址在焉過者至低回不能去孺人賢母也何讓孟氏叔子賢子也里之人稱焉則代叔子而奉孺人千歲之觴者宜莫如余言矣

壽童母馮孺人八十序

童母馮孺人春秋八十高矣仲子師善將率從子永之了覩之稱觴上壽先一日孝廉鄧汝爲氏李文叔氏蕭石卿氏謝秋實氏譚學甫氏蕭君甫氏六君子偕不佞以幣造則月令所謂五月五日也汝爲氏首酌而進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夫端言日之初也午言陽之盛也陽之初壯其精爲日出暘谷入虞淵陽烏之晷南陸爲長詩曰如日之恆爲夏日言也孺人壽考維祺歷耄望耋去之百歲須臾事耳過此以往爲

冥靈之五百爲錢鏗之八百此非蒼涼之景耶大明中天有進無昃魯戈雖健無假揮斥祝孺人者宜莫如此日願爲孺人壽文叔氏更酌而進曰合歡之索約以朱絲爰繫之臂一名纏命之纏夫纏難言矣一綵而累以至於丈於尋則引之無端而繩繩相繼也孺人少業女紅白首而不遺餘力心目之所營手指之所經其得於纏者多矣寸而度尺而量以一纏而抵一旬必有當矣視孺人者宜莫如此纏請爲孺人壽石卿氏更酌而進曰嵩高之陽厥產菖蒲一莖九節上通仙靈王興韓終並採服而仙壽皆千歲延年益智則蒲以之孺人行年八十而耳目聰明安步健食酌彼黃流注之玉斝樂而泛蒲融融洩洩此何必減飛霜之散時霖雨爲國楨幹本嶽降而思禹功非孺人曷有叔子哉詩與玄雲之屑哉祝孺人者宜莫如此蒲請爲孺人壽秋實氏

更酌而進曰維澧有蘭楚所自出當門則鋤處谷則芳固取其在遠而能擷也孺人少柄家政內言不出晚佩國香燕夢是踐庭階之蔭芬芳芯茀午日沐蘭會臭味之殊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祝孺人者宜莫如此蘭請爲孺人壽舉甫氏更酌而進曰維揚之鏡背龍特異甘澍密禱有感必通是爲五日而鑄於江心者也孺人身處閨閫妍媸莫爽貽孫龔子鑄顏則頗屬且乘雲上下河澗千里蛟龍之窟信有所歸魏珠秦鑑寧足比其光怪方其靈臭哉夫鏡一也其光監者暎一室而常羅其光大者朗六合而久照孺人則大且久者耳祝孺人者宜莫如此鏡請爲孺人壽君甫氏更酌而進曰冰蠶之蔪織而爲綃染以五色以象五方宛彼步搖綴於心胸義取辟兵而兼示蠶功之成也孺人生長高華每存挹損衣裳與咿唔之聲鳴相應也孺人不以有子而殫其教光祿公不下千金悉以奉賓客飾游觀之具孺人不以有子而私其餘姬妾滿前魚鱗雜沓貫魚或粲當夕每稀孺人不以有子而專其室比文卿稍長而知學日夜督責籌鐙達曙機杼之聲與咿唔之聲鳴相應也孺人不以有子而殫其教光祿公人不以有子而竊其柄光祿君席先業而大之田租之人歲入喜可知也然一切家政悉屬孺人操之迄於白首不替孺人壯無子配黎孺人沒孺人歸自虛稱副室比文卿生而虛孺人視如己出會太史公之逝也自余游童光祿君而識其母虛孺人賢云當太史公之逝也孺人張性卞而嚴虛孺人所以事之者獨得其歡心比母太孺人張逝而虛孺人始當室內外井井蓋至於今稱之光祿君遵

而脩爵命歸善肅客賦燕喜以退

壽章母虛孺人序

既下世而孺人春秋且六十高矣文卿每念母嫩箭姱行形管罕儷而譽不出閭里隱約以老又自念久困諸生不盉致青雲之上博一命以爲母榮居平扼腕夫論母德者如以貴而已凱風所詠七子所歌豈專門圭竇之婦耶論子道者如以貴其所生而已曾子之辭三釜閔子之逃汝上而不失爲孝子祿養安在哉文卿才美奕奕遒出倫類讀八索九丘之書靡不淹貫而又長於詩歌長篇短什居然大雅以其餘間親師取友所交皆天下知名士北面李本寧太史太史丞稱其材而以父執事余孝友嫻睦文使者數旌其廬其行誼詳出會閔下耶得時而鶚名籍公車內則橫經載筆續先太史中秋之業外則紆金拖紫繼會王父方面之任而孺人階以通顯魚軒象笏逐子於官豈長隱約者哉老氏有言天道猶徵信者書也遠而彰總之百壽之符帝命之矣於是孺人喜

張弓然卑者高之弛者張之孺人勉持婦道時有以自下而工爲讓者久矣欲無高且張得乎

傳

故威遠令蕭凌漢先生傳

先生諱狒凌漢其字先世爲吳之吳江人始祖某以義兵隨高皇帝有功授沔陽衛百戶祖某從征廣西殊死戰陞指揮僉事父處士公授什一以貲雄郡中五男子公最長公生而魁岸拓落多大度髫年補郡庠生肅皇帝龍飛改補府學生時參知會公璠中丞劉公庠名士少許可獨推轂公自以爲不及即公亦盱衡而睨同黨士無已若者顧數奇弗第去而爲詞賦之業時司徒傅公觀察陳公皆致政在里公日從兩公爲文字飲其最號莫逆則無如家給諫公及封行人子汝玉經紀其喪而歸之後竟賓謗者於理差足慰公九原哉外史氏曰世儒恒以名檢爲競競蕭公乃獨骯髒不拘小節然不失爲名高宦雖不達仕百里爲令可謂不遇哉及爲令奉三尺惟謹口罔擇言乃用以敗此何以稱焉且仲尼之徒多矣文學則游夏爲著跡公訓蜀豈在西河之下牛刀一

割卒敗於威遠豈禮樂之教浹洽於諸生而扞格於黎庶耶彼詰先生者獨非諸生哉儻衣冠而盜跖其心者耶臺使者及諸當事者於是少恩矣初於公赫赫聲何損哉仲子錚錚其務息先業而大之勿曰廉吏不可爲也

故處士張脩庭先生傳

余擇壻於潛而得劉生伯達才美韶令詢其所受業則張君履祥爲豫章之廬陵人尊人前嘉興公之執友也亡何履祥擔簦負笈自其家至與劉生館於余室劉生復從講易履祥無攜書默存而口授若倒囊而出物也者間爲舉子義若窮金在冶芒顥四射又若探驪龍之珠而出重淵之下心竊奇之詢其所受業則爲尊公脩庭先生先生諱應隆字有道先世出唐丞相宏濟後已由山東徙於鄉之東源數傳而爲父

東明先生孤貧力學治易補邑庠生配李儒人生公三歲授
小學諸書七歲讀易未幾而盡易之旨時從祖常德公己薦
於鄉每見公輒撫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時東明公困諸
生家徒四壁立公下帷發憤木榻幾穿客有諷者曰而父以
縫掖貧而不懲而父之貧而復烏用此筆硯爲哉公叱曰惟
學而貧吾故不可不學也願數奇往往蹶於有司邑顯者或
陰爲推轂而齟齬如故客又有諷者曰爲儒不効既已覩矣
日暮途遠吃吃何爲公叱曰惟學而困吾故不可不學也已
舉頀祥及弟履祥後先補邑庠弟子員並能紹明其業先生
乃罷去諸生籍讀六經子史之書稗官野史以及農圃醫卜
之方無不寓目而於忠臣孝子義士節俠可以風世而範俗
者必手書其事或揭於屏或置於几既以淑人而還以自淑
以故鄉人爭趨慕公尊爲祭酒而不名里中月旦至比於陳
太丘魯仲連而公益祗礪名行迄於白首不衰善乎公之言
曰學莫先於誠事莫先於忍誠故入理深忍故涉世順嗟此
先生所爲終身用之而不窮者耶先生不能詩而耽吟咏不
善飲而喜集賓客家無擔石儲而好遠遊杖履所至於楚於
粵於閩所著有荆南璞說則述其父東明公所授易義也公
素善病幾爲岱宗之游者屢矣卒有天幸病良已晚感腦痛
以好客聞知山人材且賢相與捃致花晨月夕浮白賦詩每
一篇出兩先生未嘗不稱善乃山人雅不欲以幕客自居鍔
置此心於太極亭上覺痛少瘳耳太極亭者則公所經粵亭
也由斯以談公於易深矣豈讀剿說而已乎屬疾革既與其
父東明公訣乃立二子而命之曰爾父竟不起矣惟是爾王
父老矣而吾不遠事責將在二子哉遂端坐而逝先是公之

李少白山人傳

少白山人諱希白匡山其別號家世占籍爲編氓山人欲以
儒顯顧坎坷不遇乃謝去攻詞賦之業時里中有杜秋谷先
生者善八法兼工吟詠山人從之游臨池染翰駸駸堂奥而
晚節豪縱蒼勁骨力過之其爲詩歌琢肝劌腸窮姿極態直
凌駕其上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然哉時司徒傅公憲使陳公
以好客聞知山人材且賢相與捃致花晨月夕浮白賦詩每
一篇出兩先生未嘗不稱善乃山人雅不欲以幕客自居鍔
冠脰褐時作青白眼遇諸貴人必與鈞禮其他膏粱紈綺之
子直孺稚奮之而已又性嗜飲飲或達曙三爵以往不無酒
過於是諸貴人及諸惡少羣起交譙而山人窮矣席門委巷
不治生產老妻弱女時有菜色然亦苦吟不休里中一二脩

解之士時載酒脯問奇字療饑之策賴有此耳會司徒起家陪京攜山人之金陵祿入之餘時有河潤度其裘可二百餘金悉以製衣裘供花月之費比其返也重慶蘇公觀察閩川人爲司徒重客而酷愛其詩躬造山人廬損俸以餉爲草堂貲又盡以其金付酒家金盡而典故時篋衣愈枵然壁立山人生平落魄不羈此其大都矣時李本寧太史罷官里居能養士士多附者山人乃重繭造李投詩爲贄太史驚異一見傾倒虛上舍館焉已憐山人垂老無子爲置婦令移家相近以老媪不欲行乃返舍余方宅先公憂左官家食與山人往返者十餘年山人故家給諫執友又長余可兩甲子恒嚴事之山人亦折節交余每過從酒人箕踞大嚼狂態復作輒呼余小字謂費以明乃有此兒以明先君字余倚膝謝曰遽如許余小子斐斐曷敢望嚴武賴保全汝不至使簾鉤習汝冠耳乃相顧絕倒已忽辭余復訪本寧其里比至纔數日一夕醉飽遂卒旅邸耗至余遣使輿棺而還致之里因葬焉山人死竟無子撫弟女爲女亦蚤天壙近河墝時爲水所囓亡友王汝賢都護謀爲改卜亦相繼没爾封爾樹夫非後死者之責與外史氏曰韓昌黎稱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而名位不至通顯流落擯斥以死此何以解耶山人窮而工詩豈李前身而卒以窮老其醉飽死客邸又絕類杜陵詞人陽九固如此哉然客伏軾而來訊者不詢諸貴人而首問李山人安在或欲酹其墓猶自唐至今知有李杜而不省國忠林甫爲何如人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若山人者窮可矣

封行人包公傳

包公諱德容字[illegible]近濱其號家世隸戎籍公生而方面大耳豐頤隆顙廈便便大如瓠望之知非庸人也弱冠補諸生以諸生高等廩食於庠四方之士從游於門者雲集景附坐擁皋比爲諸生講解經義皆嘖嘖謂邊孝先再出云觀察柯公蒞閩推擇爲子師延公西塾族子文學某不勝其妬思百計中公公故勝氣不相下遂用他事搆公柯公於法遠戍金齒諸土夷偵公至皆執羔雁願北面爲弟子公每訓以忠孝大誼夷人爲改行從善公笑曰諫良用夏變夷殆謂我哉逾年以赦歸時長公元夫漸解章句矣公一切督教不遺餘力而家酷貧配嚴孺人以賣漿供朝夕餉公亦于于安之而元夫復以治詩爲諸生高等有聲庠序間甲子登賢書乙丑成進士授行人公亦旋以覃恩贈封如元夫官

向嗾公者久化爲異物子姓亦不振天道恢恢顧不大哉公固善飲日拍浮酒船中以爲常先君少公一紀辱從公遊以豪飲爲敵國花晨月夕相對大嚼浮白引滿蓋無虛日比元夫貴公益起宮室搆涼亭爽閣其中日招賓客咸黨供張恰具爲長夜之飲以明適意暇則過從諸故人擧觴行酒雖潘首不休忽一夕熟寐不起但聞鼻鼾鼕鼕有聲急視之則長逝矣蓋公之死說者有二好公者則謂公快意當前無疾而貝死騃鯨跨鶴乘白雲而上征生順没寧箕子所由羨考終也訾公者則謂公沉湎已甚積久成瘵如覆瓿之布歲月糜爛三爲不又武公所由訂交徽也夫人生壽夭等耳世固有疾飲如仇涓滴不入口者而或不登中壽伯倫荷鍤乃近死而不辭卽公死於酒于鍾百壺聖賢不廢而何獨以訾公哉

跡其生平歎嶽歷落夷險弗二有子而能光顯其親卽以醉死奚病焉余少辱公國士之遇妻以愛女昔喬公知曹孟德於微時謂車過五步不以斗酒相酹使君腹痛矧余爲公子壻哉故公死而傳其畧元夫官至戶部主事余婿贈孺人皆後公卒元夫無子子亦卒而公後日微矣

三烈傳

沔雖蕞爾不腆其俗誦法孔孟久矣嘉隆而前淳朴未散不獨士知興行而貞婦烈媛載郡誌可指數晚近世則幾無行矣然有天植其性從一而終者家故貧薄子姓或不顯有司不以上聞式廬表宅之典缺而不舉歲月浸遠湮沒無聞余竊憫之乃以耳目所覩記者著其行事用告輶軒之使是亦維風振俗之大者不文何病一呂氏許州守呂公濶之女文學劉三謨妻也劉氏世業農文學以儁才稱呂公推擇爲壻及笄而嫁八月而文學天死孺人誓不獨生其姑慰諭之曰天不祚劉天吾季子以天之靈汝幸有身脫也生男宗祀是賴柰何爲經經之節乎孺人乃勉起治喪晝夜哭不絶聲小祥遺腹生子錫元今爲郡庠生許州公由眞定諭令永川三仕守許悉以孺人從孺人雖郡侯女自編素外無珠玉錦綺之好比許州歸兩子析產孺人脫身居外錫元讀父書籍籍有聲席門委巷多長者游然孺人不以慈故廢嚴居嘗嗃嗃文學教授里中脩脯之餘以供母膳孺人于于安之今春秋始艾郡博士弟子員以旌異請孺人方謙讓未遑謂未亡人柰何以大眚博名高而博士弟子員請益堅文學且駿駿鵲起譽命之榮計在旦夕續郡誌者且棄筆以待也蓋去之十年而有李氏婦者故江夏諭蕭公如蘭女嫁於李爲庠生登龍妻數年夫歿以舅姑老不克從地下無子子其姪而弗能養也仍還其所生舅死謂室僦他人室以居舉門圭竇僅蔽風雨織文刺繡以資朝夕餉嚴寒洴綵洗手爲瘃裂十指幾墮兄弟及從兄弟輩若孝廉君甫諸君或微言諷其他適則曰凡吾爲此極難然以媿爲人婦而懷二心者食薑茹荼其甘如飴雖兄弟從兄弟輩不妄過一飯瓶粟屢空或浹旬不舉火至採野蔌而食傷哉嫠婦之貧也又去之十年而胡氏婦者今文學張公庠女嫁胡氏子夫死而養其姑相依爲命有子稚弱不任當戶重以陽侯爲祟餽饘荐臻資斧日罄而貧轉甚其姑恚甚柰何以老媪故而令少婦窘若是孺人長跽謂姑曰未亡人朝旦夕無死者爲姑耳姑存與存姑亡與亡未亡人之志在栢舟矣比姑死而孺人乞貸洽喪賣息者日噪其門乃依其父文學公文學公質行君子也雖貧士而重其女約身衣節口食以奉之猶懼無當而孺人方逡巡若處女深閨重闥僮奴罕見其面文學公常言自吾女失吾壻而終身不敢言婚嫁之事覺務面割鼻之爲煩也張公長者可謂善譽其女矣凡此於格皆應表異而限於年之未及者外史氏謹私識之費生曰余與呂公爲同年友游張文學洎蕭孝廉至稔也故聞三嫂之行特詳其家世雖殊而歸於苦節一也若史稱巴寡婦以財自衛則人人能之矣然世亦有富有財者夫死骨未寒而傅譽珥施膏沐者此將爲誰容乎巴寡婦而在且不食其餘而士大夫乃有奔走其門者故予傳三烈婦而於世道發一嘅云

故鄖襄守戎高仲亨將軍傳

公諱履謙字仲亨別號三山家世爲萬戶侯父金累官都護
母傅太孺人大司徒傅公妹也家世鼎貴公由燥髮以至成
人不爲游閒公子容粗衣糲食比於單戶齊民顧性好弄或
登枝捕雀或掘地熏鼠或剪紙放鴈或張羅捕鴿備諸戲具
里師束之嚴則密以彈彈其師塾廬不戒於火師惶怖幾不
免公獨身躍出置師不問先生無柰其跡弛何也稍長折節
讀書補郡諸生屈首功令非其好也乃去習孫吳之業三試
於武闈皆中儕顧獨阨於會舉以其餘閒從六郡良家子走
盧龍諸邊躍馬鳴劍居然有封狼居胥之意矣都護公沒襲
祖職如其官公生而長身偉幹秀眉目當道器重推擇視衛
篆公精心蒞事撫綏士卒嚴斥堠整部伍軍政一新適郡守
成公以吏部郎謫守沔欲用材官子弟供有司坊市之役衛
士皆鼓噪幾於激變賴公調停役得停免而守亦化其成心
其生平操行類如此矣亡何領運事舊例領運者可坐得羨
耗若干金乾没者倍之公一切以給漕卒裹糧而往不秏一
錢而飛芻轉粟獨在諸材官先當道廉其狀皆與特薦大司
馬方公典部事擢公大圍山把總任滿移備鄖襄所至皆以
潔廉稱會治撫某遷任例得舉劾文武吏其人耄而多欲視
賂多寡爲殿最公第以禍布毛襪往遂被糾論歸而徜徉田
間種秫釀酒坐客恒滿時民部傅伯仁儀部陳立甫及不佞
伊皆里居相與過從爲歡每會投壺射覆丙夜燭再跋而公
顏然醉矣公固善謔酒間戟手高談嘲弄百出倩至之語四
坐絶倒說者以比東方曼倩而雅善治生家固饒積貯息業
而大佐以謝夫人精敏勤勵益用殷振公竟感末疾卒子長
公兆元仲君中元季君甲元皆世其家親賢禮士有父風皆
與余善故傳公遺事以貽之費生曰世之以皮相窺高公者
不以爲滑稽之雄則紈袴之小佳者耳而不知操行嚴慮事
遠泛於仁義道德之途而託之乎玩世不恭之跡者也古名
將多矣馬新息頗多緒論其言騎款段馬乘下澤車游行田
野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訓子姓左伯高而右季良鳴
呼公近之矣

雲山子傳

雲山子者余友周世勛之道號也世勛世爲鄂州之武昌縣
人歲癸酉與余同舉於鄉已竟坎壈一第仕爲犍爲令時余
以惠文觀察巴以西舟次其境赫然神明愷悌之稱也爲令

六年當路屢列上考以失某監司意遂中擯拾法於考功當
調世勛竟拂衣歸歸而家徒四壁立世勛嘆曰功名長物也
富貴儻來也吾烏用是區區者爲哉且吾理人而弗効毋寧
還而理吾身乎乃去而爲方外之遊家故近潯陽一葦所如
首事廬嶽已歷虎丘次餘杭跨天台觀石梁尋返齊魯燕趙
之墟於洛嵩少於秦終南太華於閩武夷於粤羅浮探奇攬
勝足跡所至幾半天下始猶攜一童子荷杖自隨尋亦遣去
飄然若雲鴻野鶴之孤征獨遇間值異人與談玄析理至經
月不去或徒步走數百里倏往倏來若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蓋二十餘年之中一再訪余若相期爲汗漫遊者余高陽酒
徒也且婚嫁未畢謝不能然嘗讀列仙傳著名丹籙者指可
屢數其以仕宦冲舉者則葉之王勾漏之葛旌陽之許皆令

之屬也千古鼎立所涪之邑附以不朽今世勛其以犍爲顯乎世人耳食云世無神仙藉令有之胡匿光鏟跡而猥云五城十二樓爲哉夫王公大人深居簡出世俗之人猶罕見其面仙何所求而羨世之昏濁乎故古之得道者靜如山峙動若雲流山之窮巖嶼嶭有目共覩雲則恍兮惚兮而不可爲像頃刻變化而莫知所之此世勛之善自喻而要未可舉時俗言也今世勛且別余而去將渡洞庭歷湖南諸勝稅駕貴筑而後旋武陵桃源則神仙之窟宅也朱陵紫蓋則綠文金簡之藏也楚之北境則藥物之所自出也世勛往矣聲應氣求必有拍浮丘之肩挹洪崖之袖者余且掃白雲而俟世勛之至也

義俠傳

余讀太史公列傳至豫讓報智伯之仇藥布收彭越之尸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志矢日月誠感鬼神詎不千古高義而曉近世乃有朝爲臣僕暮創途人一有緩急掉臂不顧惟恐逃之不深而去之不遠以余觀於雷生佈者非儻僅者與生河人而出故郡守李公先著門下比遷滇臬攜生以往居頃之以議士酋事與當路左時同事某者亦多異同李公遂棄其官以歸當事者謂李公家長安懼有日語乃先發以激上怒疏入有詔逮繫都官瀕行李公餞生云子亦從此逝矣不然者人且耳目子禍將及子生日豈有數載從公而一旦解去者乎且人有德於我而我背者不祥乃問閭萬里從之關下李公既下請室生爲進飲食具醫藥問寒燠勞苦萬狀暇則匍匐諸貴人之門陳列冤狀一時言路諸公並爲申雪上

善類令以憤死曾謂持憲大臣而慷慨好義與是非羞惡之心曾不一雷生若耶卒也身陷大戮爲世唾罵而雷生之名遂矣

故伯父貢士公傳

貢士公諱得義字以方處士公之長子也處士公娶於史十年不字甫壯乃生公故憐而愛之特甚公亦生而倜眉廣顙方面巨耳與常兒異其與常兒戲劈竿放鳶撲蟬擊雀卽十五爲羣悉聽公指揮無敢旁睨者雖在齠亂識者已占其爲英物矣稍長授書里師過目輒成誦弱冠舉秀才骯髒多氣岸楊先生者演人也自負以孝廉籍來董學政故操切臨諸生請儒生苦之公獨倜儻自若卒以逢怒蓬跣公令授杖公徐解儒衣冠置案頭曰先生謂弟子視此爲衮冕耶言畢

徑出諸生掩口而笑者半輩其稍而留者半楊公亦以其名士也屈意容之自是不復疲諸生矣居無何處士公與李家兒訟既就逮李家兒語侵處士公不休公曰義在此而詬吾父者何也遂庭擊之傷其一目時桂林王公爲刺史故以文字知公佯不爲理獄既具召公背責之曰焉有號文士而手折節讀書家世受尚書公更治春秋郡故無穀梁師公但以意冥會若夙肄者然性多麴生登徒之好歲時伏臘徵逐飲食或白眼而醉酒壚或徵服而過娼家以爲常學使者至乃隨諸生操牘以往試輒高等里中宿儒足不窺園身不下帷絕韋編而股受刺者反居其後然亦以此踈脫不售於有司迨其晚暮始以明經薦蓋公常言吾治文譬李廣治兵雖以其酣醉客睡唾之不報也假令其行事盡推剛爲柔安往不善哉平生卤莽於文學曉得一貢乃厭棄不就卒也進退維谷竟以窮死可不悲哉故伯父死而先大人爲文以誄之曰若吾兄者可以仕而不仕未可以速而速嗚呼盡之矣

天幸或用奇勝然終不取封侯寧咎命哉公雖舉明經雅負其材薄博士不爲遂決策入成均已復去而卒業南雍時陳玉叔先生守淮陽延爲館師今立甫儀部敬甫太學皆北面受業先生故工詩詩成屬公爲和每一篇出先生未嘗不抵掌稱善也事竣還里適余成進士簪書中秘公喜曰吾門從此大矣雖老可失彈冠之會乎乃束裝北上比至除期尚緩公自傷日暮途遠恒忽忽不樂竟客死於邸余爲經紀其喪而歸之蓋余失吾母也孟育於伯母彭公珍之不啻己出比長受學出篋中藏書不以畀其子而以授余因撫其頂曰孺子他日富貴何以報汝伯嗟夫伯父死矣兄亦奄忽不祿今彭母老而孫幼婦姑煢煢形影自弔每思伯父之言不知淚之無從也費尚伊曰先大人爲余言伯父雖游於酒人乎比

記

遊太和山記

滇陽費尚伊

歲壬午不佞嘗一抵太和二五時以入賀萬壽事竣偕興國鄭使君以往賴天子靈得給郵傳比至有司以輿馬館舉從容甚謹飯罷解纜牀宿客晨起具沐浴方袍芒屨直趨帝所而舊有徑路在杉木嶺爲房陵別道可省足力之半楊君猶不黍貴游哉其日由淨樂宿南巖比明得家報屬家大人感末疾方寸爲亂遂別鄭使君歸望天門纔只尺而不得一詣其巔咄咄怪事儻山靈拒狂客耶爲撫心喟然去之二紀而始有茲遊噫嘻斯晚矣蓋不佞而壯而艱於嗣先是戚黨傳民部伯仁以視釐往也則爲余禱於神期年而余果舉子民部謂嶽靈不虛不可不詣境謝乃若魁父漢江東注眇如一線震旦之奇無

買舟偕楊文似徵君盛客興陳師興兩山人以行甫俶裝民部冢君太學仲謨來附舟三君沾沾喜於得朋乃放舟由潛入鄖復由鄖改陸其日大風拔屋江墻多覆舟吾黨幸陸行無恙戴笠乘驢沙霾駭目停午風始休越二日始抵襄之樊城人各奠簟輿或用四人或二人舁而行其人皆蓬首垢面體無完衣而志在一飽還餅餌膜脯之屬輒恣意大噉負輿而趨奔馬莫及行歌互答前于後雩余戲謂四君曰車上傳柝謂是耶及授餐逆旅則傭保雜坐其間主人當壚數錢草具食客四君亦戲謂余曰鄉使君以冠蓋往也豪舉特甚今一以牛馬應矣人固不可以無勢余囅然笑曰甚哉諸君之善謔也夫坐者爭席煬者爭竈安知非至人之彷彿耶信宿抵界山微雨乍晴蒼翠如滴少焉始旦覺金碧諸峯如拱之其弟遲之遣信徵會峴首四君子不余待遂不果留抵鄖欲訪會任父風利不得泊曹也惠茂才追余津亭權一握手

而別再越日抵潛飲同年郭使君宗卿別業酒數行邑侯潘
公過訪余以野服兒侯多善政屬橋梁始成余舉手爲賀謂
行人利涉侯之澤溥矣已飲歐窓伯李西卿宅兩翁皆鄉里
先輩兼有葭莩之戚又西卿家君計部以使事在里兩家父
子迭爲賓主授粲行酒歡然道故日下舂乃發越日抵舍國
用扼腕悔遊曷未盡又聞五龍宮幽絕世會不寓目以爲
恨余謂客卿蜀有峨嵋秦有太華並天下名山不佞官其地
以株守未至衡山在吾域中限以洞庭泝湘從之我見其難
也茲山近在目睫膏車抹馬糧不宿舂有如欲然則君之髮
未短也寧不能爲山神訂後會耶金堂石室固未嘗閟君來
熙官會以銅釘釘其穴處復鑿其山骨令地脈中斷父老猶
及見之何物鼠子睥睨神器奸雄揣除儻亦山靈有所憑藉
耶而丘墓爲墟則么麼小醜不量其力而僭竊之爲也已懿

遊黃蓬山記

黃蓬山載在郡誌從來久矣顧阻以重湖風濤時有游人罕
至其地者友人王君弼以母金孺人喪宅憂茲山業逾小祥
不佞偕蕭民瞻文學訪焉先是君弼季弟爾耳以舫艇先往
厥明次第咸集既拜其先公墓乃造君弼蒼廬三間僅蔽風
日廬中而奉孺人柩君弼日率子侄輩朝夕上食伏處苫塊
待以有成鄭谷以子貞顯匡山以處士著地詎不以人重哉
黃蓬攝士耳其在今日若增而高者非以吾子耶三年之喪
義不雖親孝矣而揚名顯親聖人大之夫顯揚者豈以其爵
位名號崇隆峻絕而已哉凡文章經世道德激時總之皆
是吾子業已儀爲之讀禮之暇願益畢力從事名成行立其
至其近者蓋雖無奇峯疊嶂峭壁懸岩與鷲心駭目之觀而
倨強一隅差足雄長耳爾奉巵酒進曰世人浪誇十洲三島

生色君弼唯唯乃與諸君子別於舟次

郡倅石公督修江堤記

沔澤國也漢水自襄郢而來當其西江水自秭歸而來當其南而沔兩受焉其苦昏墊從來遠矣顧漢水雖大漲勢不過三日而殺沙泥之積間化墝埴爲沃壤而江水則浸淫灌注不經月彌旬不止其爲害最酷而所恃爲砥柱者則沿江一線之堤耳客歲大浸稽天百年所未覩長風怒號波濤洶湧堤址盡齧甚者蕩爲平地閭閻單竭既不能支而倉廩匱乏復無所倚辦雖善畫者莫能圖矣適郡相南海李公視州篆移文乞賑得穀若干石給散有期矣監州石公獻議大都謂荒政莫善於賑然聊以救旦夕之命耳舉長江數百里之險而不思一爲捍禦計保障謂何藉令年復一年恒饑之民能

常賑耶今饑饉流離無之非是而南鄙爲甚計去郭百里而遙勢不能扶老攜幼以就斗升之糧明矣無亦汎舟移粟以哺饑者而隨簡其丁壯使受畚鍤彼果其腹我資其力無乃兩利之策乎議上相君報可因以堤事屬公公與水利潘公偕往畫界分作公至楹風沐雨或暴行赤日中獎賞其勤者而扶其怠者人人鼓舞爭先受役會不旬月而竣於事崇墉延袤若堂若坊父老子弟快覩其成舉手加額欲世世尸祝公而徵詞於余余惟江淮河漢四瀆之所由列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由漢而江而淮而河轉輸之勢則然而不無改徙遷閼衝決之患於是挑淮濬河挈天下財力以奉之而猶時有齟齬則所以爲備餉計者至深且遠也乃本源之地爲財賦所自出者反弁髦視之是庸醫治病但攻其標而不治其本要未可令倉公扁鵲見也若然者縣官非不軫念民間疾苦而當事者泰越其民或甲可乙否首鼠觀望民有轉死溝壑耳公以一監州能不傳舍其官爲百姓長顧却慮規此百世之利而相君又能以獨信任公卒相與有成功寧在禹下哉雖迺豆可也蓋余讀郡乘至江防而知江堤之所係重矣前觀察柯公暨舊守儲公並興茲役儲公蒿目苦心至上書闕下娓娓數千言故老猶能誦之縣官蘧其議爲滅藩司維正之供與玄嶽焚修之羨以助經費是時卓鄭之家尚能出贏餘以佐公上之急今天聽愈高叫閽日遠上多掣肘而下悉燃眉微公在事民其魚乎借令工力有餘盈縮由已則卑者可增而高還者可漸而遠公豈有軒輊其間哉語不云乎事有巧婦不能無米而炊余於是而益歎時事之艱也李公諱天培粵之陽江人石公諱邦柱魯之單縣人潘公諱槐粵之羅山人勞績與石公埒以專轄水利另有碑記余當次第識之

陳蘇山先生祠堂記

明興尊崇聖道倡明理學一時大儒若薛文清王文成諸先輩並從祀學宮所在血食至榮寵也其或公論雖定而祀典未正者法得祀於其鄉而孝子慈孫不泯其前聞人欲尸祝於家者功令在所弗禁江陵柄政始黜一切祠宇遂使高賢大良之業掩而不彰仁人孝子之思鬱而弗暢海內扼腕幾於秦人之虐焰夫不有廢者其何以興蓋至今日稍復振矣洱於楚雅稱文獻然學乏師承剽切章句獵取世資與耳食無異蘇山先生出學士大夫始知學有道德性命宋有濂洛

闢閩本朝有王薛諸儒蓋先生起家孝廉艾始通籍計僧心大業者且二十餘年以故於書無所不究於理無所不詣參以魯得顏以敏悟以質若彼以力若此假令先生而游聖門其在顏曾之間乎今先生往矣褒衣博帶之士類能稱說先王談道古昔其議論操履不詭於名教庶幾鄉魯之鄉譬諸陶冶先生實型且範之創從祀諸賢何讓焉先生沒有司業采輿論祀諸瞽宗家君光祿公復謀祠先生於里塾會沒不果越今十年其孫立甫乃始卒業門堂廡室屹如翼如歲時伏臘立甫暨先生門下士羅拜庭下觀遺範於羹牆寄遐思於俎豆纘祖服成先志詔來學維世教一舉而諸善備焉甚矣立甫之似先生也祠成立甫請記余惟史稱儒行者詳矣在漢伏生轅固申公之徒皆以耄耋受知人主而其後人無聞何至閉戶妻妾宮室之奉誠宜一切屏矣窮乏得我獨不

能闡明其學者則紹述之難也孔子之道大矣得子思而益尊七十子之徒教授列國至使王侯擁篲以迎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在立甫及二三門下士勉之哉勿徒務爽先生之靈已也

鴉臘尹尼山義倉記

在昔歲儉民貧則君若臣相與蒿目而憂於上其咨警慮露蕭輸忱所以爲民者至矣故雖大浸稽天大旱流金爍石而民不病然四海九州之外容有壅淤而不至者則其勢不得不寄於郡邑長吏而阻深奧慝之鄉又容有壅淤而不至者則其勢又不得不寄於鄉之賢士大夫與編戶而好義者太史公所謂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也今編戶無論其號爲賢士大夫者我知之矣進而乾沒勿問潔廉於朝矣退而封殖勿問隱恤於鄉矣千金之家昆弟不免食貧尺布斗粟之貸雖諸父諸兄恒操券而責償一不應則惡聲隨之宗之不庇是更何有於鄉人哉夫士由結髮以迨通籍簪纓廩於有司續食於縣次皆土之毛也一旦擁華津致通顯而曾不能河潤於里乃至如秦越人相視漠然不以肥瘠動念父老何賴焉典客所稱鄉之賢士大夫也戊巳之歲秋稼不登民不翅饑矣藉令慕義當有膺仕者首事於先而典客直以身任之蓋自義倉設而穀無踊貴境無流移盜無夜警安居美食雞犬相聞將誰之賜耶善乎典客之言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原思辭宰祿夫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其酌量於人與財者審矣子與氏學仲尼而不廣被髮纓冠誠急同室矣鄉鄰之鬬何至閉戶妻妾宮室之奉誠宜一切屏矣窮乏得我獨不

可爲貧者賜耶凡吾爲此非敢奪郡邑長吏之權也亦非敢爲名高而陰示富厚也亦非敢乘興濟人沾沾德色爲也度吾力之所能行而受成於諸長者卒有水旱不逢災癘而吾家以蔭焉如是而已矣小惠難徧余甚慙乎古人余聞典客言而韙之亦欲師其意以施於鄉竊權無有應者乃退爲記以識焉因念今天下杼軸空矣積穀之法令甲具在所司奉行以虛課實十九罰金十一入粟積有限貉入無窮是以奪之之術聚之也歲有不易聽民儲貸朽蠹之積雀鼠之餘與者不貧貧者不與私量以出公量以入是以聚之之術散之也嗟乎人主張官置吏是非食租稅以憂勞百姓者耶民實有生而棄之烏用此弁髦爲胡不以與客之義告之

仲漠館記

徐惟得使君四十懸車趣十年始闢城南之園即園爲館顏曰沖漠蓋大旨出南華使君有味乎其言而名之也夫沖言無也使君內有人倫之樂外有賓從之娛鼈魚花鳥目有餘眺管絃絲竹耳有餘響陂池臺榭足有餘涉古文鍾鼎手有餘披膠膠轔轔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蓋尻輪神馬不踰時而營六合之表烏覩所謂虛無者而稱之且爲使君計孰若乘雲氣騎日月而游於方之外廣漠無垠之野滿都化人之鄉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爲而乃卿蹌趾步貪緣一曲遂以爲快意適情無踰於此者是鷽翼籬落而慕逍遙之游蛙踞坎井而希東海之樂無乃非其質耶雖然此非使君意也亦非漆園之旨也游神於生吾儒所謂無極而太極老氏所謂谷神玄牝而爲天地根者耶若是則象帝之先爲命之門嚴乎若國之有君繇繇乎若祭之有祉是何可屑越之而不以善養爲哉故易稱頤者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子輿氏亦言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又言養心莫善於寡慾寡慾則無慾無慾則無妄無妄而眞者以完易言其用子輿言其體南華互言其體用其旨一也大夫珪璋其德金玉其章二十而通籍三十而膺仕四十而懸車波流茅靡涉世之日長矣而眞者常全得時則鶚不得時則蓬累而行一命而令再命而夕郎三命而參藩而大夫無所豔羨於得已由謫籍紲爲丞若令再起再罷而大夫無所憫悵於失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俛拾仰取賓客無乏事童僕無乏使而大夫無所誇詡於前能蓋一鄉行蓋一國其子登賢科奉廷對而大夫無所覬覦於後是豈眞絕甘苦黜恢去羨而紛華靡麗之心與在大澤乎毫毛之在馬體乎吾方細宇宙眇萬物夸形去智返視抱襲與造化者爲徒而區區者謬之以爲有又不足而

吾沖且漠矣而天下之心因以立同是大庭氏之理也使君曾有志用世矣一命爲員二千石三命而晉觀察人見謂整然辦而使君不知其辦也人見謂赫然譽而使君不知其譽也是使君於沖漠者不翅至矣既以効之於國固欲卷而懷之於家彼其視爵位名譽猶蚊虻之過前曾不一瞬彼形者自形色者自色韻者自韻聲者自聲又曾足以芥蒂其中哉竊聞之使君曰物之大者莫大於天地四時運矣而眞者常全得時則鶚不得時則蓬累而行一命而夕郎三命而參藩而大夫無所豔羨於得已由謫籍紲爲丞若令再起再罷而大夫無所憫悵於失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俛拾仰取賓客無乏事童僕無乏使而大夫無所誇詡於前能蓋一鄉行蓋一國其子登賢科奉廷對而大夫無所覬覦於後是豈眞絕甘苦黜恢去羨而紛華靡麗之心與在大澤乎毫毛之在馬體乎吾方細宇宙眇萬物夸形去智返視抱襲與造化者爲徒而區區者謬之以爲有又不足而

頤眞館記

周大夫汝馨氏既期剮館於東皐之陂顏曰頤眞走使屬記於余聞之南華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緒餘則皇帝王伯之畧是矣眞惡乎居毋乃無妄之理人受衷以生吾儒所謂無極而太極老氏所謂谷神玄牝而爲天地根者耶若是則象帝之先爲命之門嚴乎若國之有君繇繇乎若祭之有祉是何可屑越之而不以善養爲哉故易稱頤者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子輿氏亦言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又言養心莫善於寡慾寡慾則無慾無慾則無妄無妄而眞者以完易言其用子輿言其體南華互言其體用其旨一也大夫珪璋其德金玉其章二十而通籍三十而膺仕四十而懸車波流茅靡涉世之日長矣而眞者常全得時則鶚不得時則蓬累而行一命而夕郎三命而參藩而大夫無所豔羨於得已由謫籍紲爲丞若令再起再罷而大夫無所憫悵於失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俛拾仰取賓客無乏事童僕無乏使而大夫無所誇詡於前能蓋一鄉行蓋一國其子登賢科奉廷對而大夫無所覬覦於後是豈眞絕甘苦黜恢去羨而紛華靡麗之心與人異哉蓋時方迷於深淵濁水而大夫之樂獨繩繩於濠上

時方驚於車塵馬足而大夫之游獨寤寐於脊庭故所謂眞
者不獨在毫芒杪忽之境而舉泉石之流峙蟲魚之飛躍草
木之生植皆眞之寓也所謂養者不獨在呼吸俯仰之頃而
舉童冠之嬉遨壺觴之獻詠典籍之披玩皆養之屬也昔者
單豹養其內而物戕其外張毅養其外而疾攻其內彼知其
養而未知所以養也大夫虛已而遊世一受其成形而兩無
所陋時而游方之內時而游方之外無人道之患亦無陰陽
之災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所謂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
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大夫所得侈矣而又奚羨於世之穢濁哉而說者乃欲大夫
釋軒冕而趨軒冕捐藜藿而就鼎食要以養賢及民爲務噫
嘻是豈以五鼎三盆足爲大夫榮哉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

飲不蘄畜乎籠中神雖王而不善飼鳥者爨以九韶鳳以太
牢曾不若放之江湖而食之鯈鰷物固有得不若喪成不若
虧者大夫辨此久矣而又奚以是從吏爲哉無已則冀大夫
益守一抱和專氣致柔窮無窮極無極若廣成之在崆峒眞
人之寓姑射有如明主築特室席白茅趨下風膝行而進大
夫扞大道於希夷標至言於彷彿言行道行而六合之內九
州之外悉浸潤於澤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者儻在斯乎余
閒道晚然窮遊其藩願與大夫訂焉

歸來園記

陳玉叔先生罷延尉歸既營菟裘諸業最後爲園東第署曰
歸來蓋取陶元亮歸去來辭之旨也園成屬余記余惟自古
田廬之正莫若孔孟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槐林社記

陳我白氏新安之休寧人侍御汪公之肺腑戚也以儒顯弱
冠攻詩敏悟絕人逾壯逾自好每遇客浮白大噱酒酣以往

或據地而歌或岸幀而吟或袒而上牀卧少選醒解躍而起
擲管爲詩不休人或諠其狂不顧而睡儻陸沉者非與家故
賈襄州我白從其家擔簦至襄開館延接名士所交十人相
得歡甚治槐林社植槐千本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其中
分日賦詩翩翩勝遊也已浮漢入沔介其友人戴君道仲謁
余謂于京騶儒子耳而無賴躭詩楚屈宋往矣幸得當吾世
而游諸公間諸公不棄引而進之作者之堂附驥千里于京
竊自喜過望願明公記焉余惟襄州爲古南雍地當三國時
曹劉割據固四戰之場也士生斯時枕戈擐甲安得縉紳文
學而稱之至晉而稍息肩矣習氏諸豪族以侈汰相高波流
悌靡漸以成俗銅鞮白馬大隄行樂諸豔曲得無比於淫且
蕩乎明興六合爲家無四分五裂之擾襄州家禮樂而戶詩
書名賢輩出比於鄒魯羣掖烏觀豪舉如昔人者乎我白不
遠千里重繭以至居其地則南紀之勝也友其人則楚材之
選也五畝之宮千章之蔭以息以游未足也而又尚論古人
文章則宋玉王文考功業則羊祜杜元凱操行則龐統司馬
德操又未足也而合之孔子以集其成參之二氏以窮其變
而一切發爲詩歌江漢汝墳將風雅是續何論屈宋我白勉
乎哉抑又聞槐者懷也於象爲公謂身在三公而懷忠抱信
以事其主也諸賢有弗處處則砥行修名有弗出出則析珪
擔爵袞職是補鼎味是調斯三公之事備矣其務封殖此樹
以無忘角弓者抑願名而思義乎脫不然而樸櫟焉而荆棘
焉而蕭艾焉區區雕蟲無所用之是又我白所以名社之義
也諸賢勉乎哉十人者自李白蘇鄭文舉而下別有錄不具

論

仁文書院記

同年友鄒爾瞻直道不容退而教授於里置精舍集諸文學
講業其中扁其堂曰仁文書院而貽書屬余爲記余惟道一
耳躬行實踐則謂之仁出詞吐氣則謂之文故曰有德者必
有言德之成者爲仁言之精者爲文而會子廣其旨曰君子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斯徹上徹下之理也自四科分而文學
德行始分途而騶子貢孔門高弟而謂文章性道爲二物輓
近以來遵遠遵失談性命者薄藝文爲土苴操文墨者指道學
爲迂濶耳食者何紛紛也是獨不概諸孔孟乎語曰中心安
仁天下一人徹夫子其誰當之而刪述六經炳於星日文不
在茲乎軻之七篇本仁祖義垂訓遠矣知言養氣非徒言之
實允蹈之孟子善學孔子者也茲非千載法程哉爾瞻忠孝
之性根於天植當元臣柄政依違君父之間大倫斁矣一時
承望風旨者舉國若狂而爾瞻侃侃特論九死靡他今疏草
具在扶天經植人紀忠義激發文詞爾雅夫非仁者之言耶
既已效之於國而又欲教之於鄉廉頑立懦閭者猶將興起
而況於親炙者乎堯仁舜孝周情孔思發英華湛道德典刑
伊邇則爾瞻所以名堂之意即不然而寧仁浮於文使天下
稱爲惘惘無華之士而不至塵塵以文士稱斯端本尚實正
誼明道非爾瞻所尤惓惓屬望者哉不佞去爾瞻遠不獲覩
堂請益姑以不腆之詞歸之不至阿其所好而已

白石齋記

友人陳立甫以訓吏當謁歸而徜徉於沔水之陽獲白石珍

焉遂更以名其齋不佞過焉而覩焉而竊慶茲石之遇也彼
其昂藏於深山大壑之內埋蝕於汙泥糞土之間轉鬻於賈
夫販父之手夫安知非千歲物耶一旦受知立甫滌以清泉
薦以文几擎擎把玩觴於斯而咏於斯若舉天下之大無以
易者可不謂遇哉士脫潛離隱結知明主其德堅剛其衷粹
白會遘茲石一不當主爵意遂詿誤吏議堅也而命之曰瑕
白也而命之曰垢指鳳爲梟謂鹿爲馬材如立甫而不免焉
曷論其他哉然士患不如石之堅耳又患不如石之堅且白
耳吾誠不瑕其誰能攻吾誠不垢其誰能汙且不有攻者堅
將安顯是令以黔烏之質而託之於堅也不有汙者白將安
著是令以秋蟬之翼而託之於白也卒也瑕者終缺垢者終
汙而向以堅白名者廼獨曜於世騰榮名昭茂實大者或取

封侯次者亦食鼎衡鈞輔之貴以方茲石儻所謂不磷不緇
之効非耶夫石之與玉有間矣而產於山一也昔者和氏之
玉一獻而刖其左足再獻而刖其右足其得禍慘矣及良工
剖而爲玉適獲裂土以封故當時所稱連城而售九賓而延
者卽向之所掩秘而啼者也物之美惡有時而異士之賢不
肖有時而殊故余於陵陽之玉而信茲石之遭也因茲石之
遭而信立甫之終遇合也作白石齋記

白沙園記

張氏爲弼舊族文章風雅之業代不乏人其以仕官著則自
吾友名可始大名可以孝廉登乙榜爲玉山令滿三載擢曹
州守曹州臨淄一都會也饒魚鹽畜產之利當路若以優名
可乃名可輒投劾嘆曰一縣令僕僕無暇所不去者冀得京

爲儀請以是爲觀之祝蓋園成而不佞爲之記如此曰白沙者洒舊蹟而園實踏之蓋觀之之旨也

鶯雛館記

三月上巳任生山甫李生少白王生汝賢陳生立甫及不佞伊集於邵君子源之半畝園修禊事也酒酣山甫舉觴而言曰今聖主在宥賢俊彙征史稱天下有道麒麟游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詎不信哉子源負有儁才卓犖修潔宜柄用於時乃抱瑾握瑜卒老丘壑之間是殳倕不仕於虞而閎散不列於周也彼儀於庭鳴於岡者果何物哉榛也或立甫曰璧之人亦各適其適耳以子源之才獨不能自致青雲之上而修隱者之業客有過者曰昔東方朔陸沈金馬此以仕爲隱者也鄭子眞躬耕谷口此以農爲隱者也嚴君平賣卜成都此以市爲隱者也三者宜何居費生曰余市井之臣也生

於市而安於市請隱於市可乎客曰以子之才浮沈一官裹粟雖儉足以養廉懷大官之肉歸貽細君亦人倫之樂而伉直不容卒挂謫籍是子進不能爲方朔之倨傲也郭門之外近者十舍遠者百舍子之廋丘在焉爰稼爰穡可以無饑而胼胝罔事晏安是懷是子退不能爲子眞之削跡也兩者無所取而第浮沈里閈朱輪華轂子曾弗屑過客遊士子曾弗避博徒酒民子曾弗揭而乃號曰我將以爲隱也將子無乃以十室之邑三家之市爲子終南之捷徑乎費生曰唯唯否否夫程能而任者明主之誼也度力而進者蓋臣之義也今聖明在上鼎鼐不虛貴鑪石不虛富即令方朔在事滑稽善謔直俳優畜之而況不肖之身何敢嘗試漫爲以自取殞越於下是余之不能爲朔者存余之拙也弱而好弄不辨菽麥

長操瓠翁不任耒耜且性喜賓客客至談基射覆六博行酒歡然忘倦又安能逃空谷而思跫然之音是余之不能爲子眞者求余之適也夫爲朔不可爲子眞不能而市之中吾廬在焉將舍此而奚適哉且子不睹清池之蓮乎其始託根於汙泥菰蒲荇藻紛然以植迨其擢莖挺榦秀色可餐而語潔者歸焉又不睹高樹之蟬乎其始涸跡於糞壤蜣螂螻蟻雜然以處迨其吟風咽露芙蔭方濃而語清者歸焉吾雖隱於市而瞬然塵盡之表其言齷齪卑鄙而吾會不以涸耳其狀紛華靡麗而吾會不以滑目其事米鹽凌碎而吾會不以經心其人武斷任俠而吾會不以定交優焉遊焉棲焉息焉則與人事而政欲其佳譬芝蘭玉樹欲植於庭階夫芝蘭之生勺水耳安知不爲江湖之適拳石耳安知不爲蓬壺之觀瑤堵耳安知不爲清都帝庭之樂則又何必一龍一蛇俯仰取

容如方朔高蹈遠舉勞生苦形如子眞哉千載而下君平眞吾師矣客曰小人近市請市爲喜徵子言幾爲目論余今而後知大隱之在城市也

雙芝記

蓋不佞逾壯而艱於嗣云歲在丁酉楚王孫貞成遍而訪余值草堂適成書五芝館三字見貽余曰無其實而有其名吾將爲賓乎然王孫愛我則不可不知謹奉而藏之篋中忽一日讀書堂上童子報余廳事前後有物若雲氣長於盆石之中走視之則兩芝也前者色紫而黃狀若浮屠宛蜒連蜷而上後者色正紫狀若雲母光澤可鑒余竊訝之此何祥也居無何而室人孕有身以次第獲兩兒事與期會應若桴鼓王孫聞之賀曰昔之賢哲於是出蓍書揭諸堂而里中修詞之

夫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二子而長余將以是廸之若夫縕縕振振將符商瞿之數以無負王孫之愛則後來者或未可量而里中修詞之士以迨四方同志其爲歌且詠者尚未已也是用爲記

東園記

余舊宅文明里則先大人斬蓬蒿而居者也比切祿仕御命入蜀憩里門適王將軍謫其宅既成券乃得徙而居焉今陽春里云顧其地僻在東垂曾不足當蠻觸氏之一隅因是規西隣地而廬其中央得地勢矣厥後占者謂東方生物之府既已鼎創於此而令荒落於彼無乃不可乎又因是復除爲園首事玄壺洞次爲香霧亭又次爲樂志堂又次爲朱陵閣又最後爲寢室周遭蒔以竹樹環以山石會不旬月頓爲

勝觀余顧而樂之因思王將軍善居室又性好植家多藥蘭
茶蘼辛夷杜鵑之屬花時酒徒俠客時有造者彼一時也迨
其晩節主人翁老矣子姓頑鈍家用漫落及鬻於余又數改
徙經數年始再闢爲園十年之間遞廢遞興眞若旦暮事又
何論滄海之化桑田哉且茲地屬於將軍久矣將軍雖愛客
雅以好勇聞當其喧呶吒咤千人自麾立戰於門擊鼓於堂
鳴劍於室得無近於囂乎今幸屬於子中廢而復興又雅具
游觀之趣子墨客卿時徃來其間絃琴濁酒坐無譁者客去
閉門下楗秉燭攤書萬籟寂而無聲羣動息而向晦性窓間
之竹月與榻畔之松風娟麗靜好婆娑弄影地道主靜顧不
差勝於王將軍時耶且自余卜宅於茲者亦十年矣而仕不
過下大夫祿不過二百石僵蹇流落一往而不復返將時之
否泰與地之喧寂固自有時耶然向也怵而今也悟向也勞
而今也適向也內熱而今也其中寬然而有以自樂地不爲
囂而喧靜人不爲顯而翳晦其廢也其成也廢與成之交
禪而互更也又奚論焉客曰日出東方沒於西方譬子於今
日則日中之日也古人四十强仕五十服官蒞政于需矣雖
暫廢庸何傷余謂客曰中則昃月盈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
數也卽令余揮魯陽之戈不過返三舍止耳投杖鄧林之野
卒不免爲夸父所笑詩不云乎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姑與
客交樂乎天而交食乎地可也客曰子言地道也余言天道
也地常靜故不習而無不利天常運故無往而不復在坤含
章可貞在乾利見大人吾于盡兩存之余聞客言而爽然自
失也其言乾坤之闔則備矣乃載筆書之作東園記

余舊有亭曰青桂取淮南小山義也歲久桂盡且朽而亭殊
無恙陳玉叔先生憩而笑曰夫名實之賓也獨名存乎哉余
因易桂以梅先生爲余顏曰寒香而余爲之記曰夫春夏者
非陽氣長養之候哉天高地下品物流行其間軋者萌芽者
長凋者榮瘁者華芳蘭與枳棘同生稂莠與嘉禾並列則時
至而不得不化氣至而不得不育也迨秋而時則搖落矣又
冬而時則閉藏矣羣芭旣歇百物方謝而梅始以瓊姿玉質
犖犖曜於林樾之間雨雪觸之而色逾妍衝風撼之而香
逾烈亭亭疏影寂寂孤芳夫非造物者留以殿歲功而表勁
節者與今士嘗不諱之朝廣棄征之路天綱恢張賢愚並進
豈不甚盛際哉然奧濕阻深之域枯槁遐逖之鄉迺有隱君
子者伏於其間岩居川觀林棲谷飲或箕踞而長嘯或披髮
而狂歌此雖與鳴珂振玉彰纓繫組者有間矣而要使山林
生色岩壑長價則飯牛歌鳳捕魚牧羖之徒固未可少於世
而明君察相所賴以獎頹風而勵薄俗者其裨益反出勞臣
志士之上故昔在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師帥
濟濟展采錯事不爲乏人矣而箕山之陰潁水之陽乃有巢
許其人者宵天下以遷之猶蚊虻之過前曾不一瞬故非禹
皋稷契無以贊文明之治非巢許無以弘處士之風如以仕
者之優議處者之劣豈不謬哉先生仕爲九列退返初服悵
美人之遲暮結歲寒之遐思棄桃李之芳鮮甘林皋之寂寞
有心哉名余亭矣客曰不然商周之始造豈少一士然伊尹
釋耒而建格天之治呂望投竿而竪鷹揚之勛彼其初耕於

野漁於川獨非巢許者流哉有不處處則爲雌伏爲泥蟠有不出出則爲雄飛爲鵠起故梅或孤秀而充鼎實士或隱約而立功名先生之意僕在斯乎余謝客曰小子林壑之跡深矣曩與莊也偕止則淮南八公吾師也今與梅也偕處則孤山處士吾友也夢不必羅浮而香魂在近吟不必維揚而晚節堪隣曲不必武陵而芳心可掬浮白引滿日箕踞其下若登首陽陟姑射餐玆眞人之側揖讓夷齊之間吾以賞心肆志而已復何敢攘臂而譚用世之業有如客言陳先生當之矣

同年宴會圖記

今上癸酉博士登賢書者三人郡守呂崇觀氏少府王君寵氏其一余以孱弱與焉既領仕籍各後先謝事相與謀遘輒之樂時崇觀君寵並七十有加余亦肩隨擊鮮行酒日夕過從鬌眉白髮遞相爲壽於是三家子姓侈爲盛事謀繪爲圖屬余記焉余惟士挾牛鼎以干寵祿幸而得當坐致孤卿而不免遑遑雖伏則棄進之難既進矣而縻於好爵干進不已白首龍鍾曾無駐足則勇退之難既退矣而或蚤夜經營持籌握算多積是務文酒未遑又不然而始或相慕末乃操戈室廬相望只尺參商則聚樂之難若夫身少康强時遘疾病年壽不齊修短各異則享受之難故洪範列五福而首曰壽福必始壽也子輿氏論三達尊齒先於爵貴不加年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譬之尺蠖各有所制幸而有年非難之難者乎自吾嶺通籍三十餘年於此矣後此而舉者十有六人今存者半耳聚如乘鴈散若飄蓬遠或一紀近則數

宇三圖記

郡城延袤約五里許報恩寺據東南之勝余圖在其傍舊爲閶闔地諸材官各聚族於斯大司徒傅公以善價漸次充拓欲規爲別業會沒不果干民部公別營南墅地益荒蕪不治民部沒諸干讓而不有以售余余用關爲園題曰半竺若曰園與寺地若中分然者園南向而道從北入門而古塘春夏永張白蘋碧藻映帶左右悠然濠濮間想也門以內爲修徑夾道樹槐大者如幢小者如蓋濃陰四罩遊人無觸熱之苦園故有堂堂後梧四株銅皮溜雨黛色參天則司徒所手植者因顏其堂曰壽梧堂後爲正寢五楹以供宴息而傍爲兩舍竹牀縣几酒爐茶竈不移而具最後爲樓儲高望遠樓懷當前白雲起麗譙閒百雉環繞若翔若集則雲雉所由名也面堂而澄碧者爲池池方若印而亭其中央是爲飲長虹橋

百尺奠以雕欄日影下春蛙聲欲墮垂虹飲澗彷彿似之矣
帶池爲堤樹以桃柳右爲水田蔵可種秫其左稍窪雜植菱
芡荷葉田田花開如錯錦雨岸茭蒋秀色可餐垂楊蘸水作
流蘇狀對月舉觴金波蕩漾則池之勝也堤窮而北上爲蔬
圃扉鏁抱甕僕夫灌溉其中紫茄白莧珠匏纍纍之腸客至
烹葵薤韭足代炮炙借曰老圃寫願學焉圃盡爲梅塢凌寒
作花飄瑤滿把幽人之致儻在斯乎又前爲采芳堂權籬竹
戶眾芳咸列澧蘭沅芷不待外求其將以級吾裳而製吾佩
乎堂後爲聚仙亭亭制六角而匾列仙其中綠蕉覆垣紅藥
當階客多樂而造者輒相與浮白大曜醉限隙蹴麻衣草屨
如聲如荼如登崑閬之巔陟蓬壺之側與羣仙揖讓其間則
友人王昺生筆也去此而東折爲慧福庵庵前爲露香亭周

遭種竹徹風起蕭末鏗然戛玉而閣時其後爲妙香閣奉大
士其中六時禮拜老宿主焚修門徒供酒掃間誦楞嚴法華
諸品風鈴雨鐸妙香飄墜匪敢徹頌以懺過而已庵傍隙
地僧闢爲圃荁棚瓜架手自編置客至以佐茗飲而草玄室
在其左腹一室斗大中鑿小池畜朱魚百頭每僧雛擊鉢羣
魚唼喋荇藻間故扁其軒曰魚藻夫妓知裹篛密篠荒烟宿
莽間不爲華林園哉軒後爲芋田行數十武北向東轉爲滄
浪別業池大可四畝餘巨鱸濯濯游芳餌不驚花晨月夕泛舟
其中長笛短簫紅顏皓齒扣舷而歌窈窕致足樂也池上
爲柳浪青帘縹緲颺拂樹杪則黃壚在焉網魚酤酒與客沉
醉復散步城隅喬木蔥蒨禽鳥和鳴瓶有餘瀝洗盞更酌而
日已迫崦嵫矣宿醒乍醒援筆爲記若律以竺乾之勝水涵
功德樹植旃檀烏韻遞陵花開簷菊蜂臺暮暮且舉一切而歸之苦空寂滅之鄉蕞爾彈丸又何敢謬然自侈哉聊以識吾適而已壬子歲中秋日記

同里盧靖弼校刊

行狀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陳立甫行狀

泂陽費尙伊

嗚呼傷哉吾立甫死耶立甫生長富貴有美才登上第兩佐大郡一爲京胡鄙其於家世人身不薄矣顧年未艾也志未究也胤嗣未廣也母老而追哀也數者皆可無死而立甫死耶余不佞曷敢望立甫幸與立甫生同里游同學仕同朝其臭味期許盡同顧余一跌不收立甫方激昂青雲竹帛鐘鼎庶幾親之彈冠結綬其在立甫猶在余也而立甫死耶立甫謹汝璧立甫其字其先世由廬陵徙江陵已又徙泂遂世爲泂人陳之先有隱士曰彥昇公生二子長曰勛永樂庚子舉

人仕至山東青州府知府是爲中順公次曰勉富好行其德歲饑輸粟千石事聞不願授官旌表爲義民是爲義民公公生高年公廷器器生承德公泮以子貴贈兵部主事以孫貴贈江西布政使泮生中議公栢登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山西按察司副使以子貴贈江西右布政使中議公生二子長文炤以太學高等爲光祿監事以子貴贈文林郎紹興府推官次文燭登嘉靖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光祿公有三子長汝堪次汝嘉俱郡庠生又次爲立甫時大父中議公方以錦旋在里而立甫適生故小字阿錫年甫駒齒倜儻不常六歲就外傅輒好誦古文詞目十行俱下間爲駢語夐絕意表時廷尉公方爲孝廉尙未抱子乃其意常在立甫日此吾家千里駒也請於中議公乞以立甫爲嗣乙丑廷尉登第擢

深也不佞謂子文微傷簡古耳譬以蚓蚶治爰書趨時謂何吾文若芻狗第取說主司目終當覆瓿耳立甫悅其言爲易絃轍盡棄古文詞日市坊間舉子秘讀之三年足不出戶目不窺園人皆謂立甫好內託之書淫而立甫愈益攻苦不倦此試督學使者今錢塘金公崑山陳公並賞其文置高等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時不佞方挂謫籍在里門立甫函書不佞謂璧也無似辱吾子左提而右攜之幸叨一第然不朽之業曾有成言自今以往與子猶主齊盟可乎其年館試不收比選得紹興司理紹興故大郡立甫往輒赫赫有聲當路諸公無不屬耳目者而立甫賦事行刑獨依於寬厚不取辦文墨當路以此重立甫守闕即以篆付立甫或令闕又檄立甫視令事如其守事印纍纍而綬若若其在闔茸鮮不敗者

立甫愈益辦當路以此愈益重立甫秩滿封光祿公如其官
母謝爲孺人母童淑人晉夫人蓋立甫繼於廷尉公會光祿
二子沒復歸光祿公故得並封云已被召當爲臺諫會尊公
擢大理卿格於例乃拜儀曹郎儀曹故清貴而郎務殊簡立
甫第取浮沉而已一日思其母謝孺人老乃請急南歸會廷
尉亦以浮言罷余故送郵里中乃相與爲方外之遊廷尉建
五峯以配五宗立甫與余及二三酒人婆娑其下坐嘉樹息
茂林陶然致足樂也無何立甫亦中掇拾當謂先是立甫司
理於越適同年上虞令爲邑子所訟令被逮仇家窘令百端
立甫偶行部爲出其橐裝而遣之卒以此得誇再逾年張起
復以司理補河間河間爲三輔重地部使者車轂擊於途一
切用惠文彈治獨於立甫特不涸以案牘寬假文法然立甫
終不以此墮其職業屬東事警立甫日從諸材官跨馬穿札
以爲常時獲嘉張公爲郡守皆器重立甫
疑事疑獄悉咨而後行間及詞賦二公輒推轂立甫至欲尸
祝而立甫遜不居也甫及瓜廷尉公沒於里計至立甫嚴程
而歸一痛幾毀比葬必誠必信期於毋悔顧九卿没法得沾
鄒典禮鄉先生沒得祝於瞽宗兩者未遑立甫宿然若有失
者然立甫謂有待也服闋適謝孺人七十之期立甫破哀爲
之施而排其佞凡此皆生平制行之畧而要未易更僕數也
歡曲踧稱觴供張治具所以娛謝孺人者無乎不至酒行以
往謝孺人謂立甫曰兒休矣必欲娛老人須祿養耳立甫唯
唯乃謀束裝北上時天隆寒河冰凍家累重郵傳之禁嚴立
甫行甚苦計得畿輔一官可無道路勞與行李之費值司銓
者倨甚立甫既骯髒不能以僂爲恭竟得饒州立甫乃買
舟載其室張孺人以行是役也立甫既不勝肉熱而託於豪
舉以澆其塊壘之懷道經虎丘洞庭諸名勝輒維舟信宿浮
白爲樂諸故人賓客或置驛以請授槳行酒殆無虛日簡書
既迫乃解纜趨豫章立甫體素壯不耐觸暑行萬山中
仰視飛鳶欲墮毒已浸淫中其體迨履任復苦應酬益委頓
不支竟以死嗚呼傷哉大都立甫生而磊砢多奇疏節濶目
自其天性而交接賢士大夫每降心揖志嘗有以自下今新
安潘去華太倉殷無美四明屠長卿齊安周元孚華容孫湘
山武陵龍君御或商訂大雅或砥礪名行皆極一時英俊之
遊其於古文詞不事雕鐫藻繢而居然大雅詩多簡重矯矯
不羣五言尤爲長城今門人朱平涵公所傳蘭省集特一班
耳居恒以幹畧自命而箕裘堂搆之業每憾爲先祖先公所
掩乃咸治宮室廣爲苑囿增益陂池臺榭畜牸牧豕漚麻樹
漆以微見其才其他狗馬聲色絲竹管絃徵逐飲食非其好
也至若繼莊尉公也不私其室歸光祿公也卒大其門慷慨
激烈周人之急公正發憤不侵然諾有翁伯之義而醞其俠
清酒百壺坐上客滿握手道故雜以詼調有孟公之適而薄
其放曲房文閨重裘累茵田園周徧箱簏恒餘有濬冲之饒
而鄙其算供奉釋子持誦三寶福田勝果種種檀越有何充
之施而排其佞凡此皆生平制行之畧而要未易更僕數也
嗚呼傷哉立甫既死無胤子乃以敬甫之子之述爲子在禮
兄弟相及同宗爲繼主陳祀者非仲子而誰光祿公之血食
遠矣立甫其瞑目於九原哉立甫生丙辰年某月日卒戊戌
年某月日女一字郭美命宗伯子

封兵科給事中先府君行狀

府君諱得智字以明王父華生二子長貢士公得義次卽府君府君始生鄰姬有來視者因爲王母史孺人治糜迨食色鮮衣怒馬見府君藍縷相與竊笑或詬詈謂辱其同輩府君爲赭凡三易皆然鄰姬驚詫以爲貴徵七歲婉髮就外塾塾師爲授小學諸書一目十行俱下雖修童子業好覽古佚事朝夕餔或雨雪無從得薪就爐火以炊突無烟釜生塵者或累旬日亦不用爲厭讀書樂道時擊唾壺而歌聲出金石栩栩然適也時再娶母任母家素饒茲自稱府君婦日見窮窶一布衣藍縷或十年不更居嘗私語曰傷哉貧也府君聞而恚之稍思有以自濶者適有司編戶某子甲欲脫其籍以百金爲賂府君將爲居間已復思更一人籍一人更者便矣籍者何辜且吾終不以貧故改玉改行其人乃更囑他氏卒得請府君亦弗爲悔時不肖已知操觚爲文府君督教無少假

青楊柯公奇其文置第一時兵部郎童公承契封主事劉公煜尙在諸生中皆府君所嚴事者一時名聲籍籍出其上自是歷試學使者及郡守牧輒高等用尙書教授里中從者履恒滿戶府君亦傾心化誨日夕程督遂浸淫成瘵迺謝諸生去之玄嶽講神仙冲舉之術仙仙乎若有遇者逾年乃歸適兩會人相繼物故府君痛罔極之未酬也悲顯揚之未効也乃罄家貲爲殮送具毫髮不以煩兄貢士公貢士公故多豪舉府君雖稱雁行然事之不翅其父每貢士公有所睚眦於人府君率多方爲請而解人無恨焉者已貢士公竟以狎游廢產鬻其居可二百金府君弗爲問盡以貽貢士公脫身獨出市宅傍地與母陳孺人斬蓬藋以居戊午舉於鄉迨冬母孺人卒府君謂甫上賢書而母見背淒然伉儷之感迨上春

官不第歸爲孝廉愈貧於爲諸生時閒以公事覲有司輒徒步獨往從以一奚奴蓬頭歷齒時與府君同舉者家皆殷盛鮮衣怒馬見府君藍縷相與竊笑或詬詈謂辱其同輩府君獨于于安之屬歲不虞家無擔石儲至採藜藿拾橡栗以充朝夕餔或雨雪無從得薪就爐火以炊突無烟釜生塵者或累旬日亦不用爲厭讀書樂道時擊唾壺而歌聲出金石栩栩然適也時再娶母任母家素饒茲自稱府君婦日見窮窶一布衣藍縷或十年不更居嘗私語曰傷哉貧也府君聞而恚之稍思有以自濶者適有司編戶某子甲欲脫其籍以百金爲賂府君將爲居間已復思更一人籍一人更者便矣籍者何辜且吾終不以貧故改玉改行其人乃更囑他氏卒得請府君亦弗爲悔時不肖已知操觚爲文府君督教無少假

借毎從社中子討論文義出酒脯相勞惟恐不腆卽有空乏令母任脫簪珥爲市且慰藉母謂吾家書田盡在此矣幸而有蔭汝無憂貧間不肖有所撰搆稱府君意者爲擊節賞嘆以故家貧拓落愈自喜而里中好事者頗有譽兒之詡矣癸酉不肖舉於鄉丁丑成進士讀書中秘尋改給事中適有恩詔得封府君如其官時府君尙在計偕不肖跽而請命府君曰成吾志者子也吾老且倦游幸以汝貴政不必出乃公且乃公縱俛首就一官度吾生平硜硜自好是安能魚肉其民遺所不知何人哉卒就封封君雖不蓋官然世俗多以子貴專作氣焰以誇鄉里或干謁有司以爲常府君獨不然紗帽革履一再御輒屏去仍取壁間舊角巾著之第日與故人故歌浮白爲樂卽故人有折簡者雖壺餐斗酒亦必終日酣

暢務厥其意以去至尊貴請謁一切謝絕去亦不爲報家故
瀕湖郡守陳公觀察蘇公每晏集湖亭過府君宅廬輒輟樂
屏伎令勿通封公幽事太保曾公入洿以微服期府君湖上
府君亦不往見曾公貽書至比丈人荷篠漁父鼓枻蓋高其
節云無何染末疾手足痿痺府君曰是不妨我嘯歌雖在牀
禱猶日飲而醉二三或昇藍輿過從諸故人然穀食稍衰矣
竟以病卒卒之日招諸親戚故人相與永訣醫至診脈公曰
吪無怛余化呼侍兒鵩來連舉三雉因徧浮諸親戚故人乃
瞑蓋府君嘗自謂生平修行修名宅無所冀如爲善獲福當
以考終卒如其言天道恢恢豈不信哉大都府君天性慈仁
愷悌御物無少長惟恐若傷至大節慷慨即賁青弗能奪於
人物無所臧否聞人有過多端覆匿至一善可稱爲游揚無

乎不至性嗜書上自墳典下迄稗官小說無乎不窺爲文浩
瀚磅礴務極情態之所至詩則閑適簡澹有陶韋之風惜其
稿多漫漶不存者余小子無所采而輯之矣昔大司徒傅公
嘉府君清節欲薦於朝會司徒罷政弗果方爲封君時有司
每舉憲老乞言之典謂府君耆德輒相推重府君謝曰老夫
耄且至而病及之其何敢當三老五更大夫請更擇賢者蓋
府君沒而博士弟子員相率請於郡大夫謂府君生不與於
修爵沒當祀於瞽宗郡大夫上其事學使余公報可乃俎豆
學宮而門人劉計部輩復立祠于里以春秋奉祀扁其額曰
鶴皐先生祠鶴皐則府君別號也府君既沒葬有日不肖冀
士之息無能爲泉下軒輊謹詮次生平大畧乞靈如椽之筆
庶不朽逝者華衮之衮無論不肖孤子若孫且世世感焉

贈孺人母陳氏行狀

母贈孺人陳之所自出也其先豫章人父文泰公始徙沔以
賈爲業娶王媪生子女各一女卽孺人孺人生而端凝婉敞
父珍之不啻掌珠嘗語王媪曰女殊有至性必非凡兒婦也
時先大父家閨閫與陳公比廬而處家大人甫垂髫從里師
授書陳公一見而奇之曰是兒頭角嶄然足託吾女矣先王
父聞之乃行媒委禽焉及笄歸家大人時王母史操家政
嚴卽家大人晚子最所憐愛至待子婦靡少假借播人亦祗
修婦道不遺餘力晨起立侍中櫛盥奉槃匜敬問寒燠勤捵
痛癢惟恐無當王母心者有暇則退而修織紝刺繡之業閫
門下穆雖室人罕窺其面者時母雖稱婦無以異於女也王
父母既棄世產中析家大人以諸生教授里中母爲諸生婦

茹苦嗜辛怡然安之時母已有吾姊及生不肖矣家大人性
故嚴峻居嘗嗷嗷母終不以有子女故稍弛婦儀家大人亦
時時以形管遺事爲母陳說大義期於相成時母雖稱母無
以異於婦也母生孱弱少苦羸疾嗷弱甚少體若不勝衣者
既適家大人以數產復善病迨舉不肖遂益委頓嘉靖歲戊
午家大人舉於鄉母疾轉劇竟以不起沒之日持不肖泣曰
女之齒長矣旦暮撫有而家吾無憂女獨念兒稚甚譬之植
禾吾不見其成死而目不瞑者殆爲兒矣乃以首叩牀屬不
肖於外王母王及伯母彭曰以天之幸徼惠吾母及姆孺子
苟無恙敢忘報地下乎言畢而逝母沒二年而家大人娶於
任爲今母任氏又二十年而不肖成進士讀書中秘授兵科
給事中以今上覃恩得贈母孺人云陛陛傷哉蓋不肖衆吾

母而淚涔涔下也緊誰無母而何奪吾母之速耶不肖年四
歲而母見背猶記母以餘桃啖我及彷彿母口輔問一黑子
耳乃其行事若有若無不能悉矣諸母諸姑時時述其遺事
以授余嗟嗟余不及養余母尚安用文之如其文也則在當
代名公憐而賜之一言母且不朽而不肖且藉手以報母地
下敬述如左

封孺人任母行狀

母任女也父任翁雖田舍翁而雅有布衣之操被服仁義而
行古之道閭右不敢與鈐礪至尊爲祭酒而不敢名卽古節
俠無讓矣娶張媪生女二母其季也母年齠齔而慧十五攻
紡績刺繡之業嫻嫻待年室人竒寵其面任翁每言吾女閨
閣之秀會得快壻以壯門楣終不以嫁凡兒歲戊午先君舉
於鄉未幾贈孺人母陳卒諸卓鄭之家以貴雄里閈者爭介
妻修求爲配先君一切謝絕謂吾貧士甫離諸生籍終不以
嫡奩置富且梁鴻鮑宣竟何人哉適行媒者白任女賢乃娶
焉母十七而歸先君其操家政武健逾於老婦酒漿糸枲事
事精辦顧無柰先君貧雖稱孝廉婦家徒四壁立席門委巷
黎藿不充叙荆裙布母于于安之時姊方十歲余纔七齡一
衣一履母親裁製迨余就外傅漸習章句先君爲督教而母
慈訓有加每坊間新義至輒棚載以歸卷帙浩汗幾於充棟
提擔盡歸王會六月興師三旬底績谷城掀山搖雷轟電擊露
布朝馳元功夕錄汗竹垂勳新銜改玉人佐兵垣出司留憲
旋晉司空九州是奠柄臣作孽天子震怒翁以雜桑遂遭禁
錮翁數雖迍翁則適夷具慶在堂我膳我依終風何來婺星
忽墜弱骨支牀戮容襄事一抔未乾七尺亦斃國喪著龜家
出也迨余登賢書成進士祿俸之入母不愛貧而操作如故
比膺封典誥冠翰狄一再御卽屏付箱篋居恒課奴以畊課
婢以織米鹽零碎出入必稽先君日飲而醉一參不以塵務

祭文

祭會太保文

平陽興堯諸馬毓舜龍起雲從虎歊風應於穆肅皇肇基潛
邸附翼攀鱗二三君子翁紹家學堅斤彌迅金玉爲相氷壺
共瑩弱冠登壇鶚薦五色刷羽明庭觀光上國粉署含香冬
官視草屈宋揚葩機雲振藻振鐸三秦青衿顧化劍倚崆峒
詞波太華廼擢阿瞞載遷僕正數馬同荼拭輿體敬惟蜀西
垂羌夷肆逆爰奉天誅用彰撻伐繡斧高搴熊轓夙邁誓掃
搜搶盡歸王會六月興師三旬底績谷城掀山搖雷轟電擊露
布朝馳元功夕錄汗竹垂勳新銜改玉人佐兵垣出司留憲
旋晉司空九州是奠柄臣作孽天子震怒翁以雜桑遂遭禁
錮翁數雖迍翁則適夷具慶在堂我膳我依終風何來婺星
忽墜弱骨支牀戮容襄事一抔未乾七尺亦斃國喪著龜家

摧爾柱嗚呼虞卿相趙脫節著書魏其鼎貴禍胎灌夫榮枯修短猶夜與旦生能齊物沒豈舍怨乘箕帝閼化鶴瑤京青史無怍黃壤猶生伊夙慚睽私快登龍摳衣有幸哭墓無從徙禮倣生芻情深絮酒何以誄翁太山北斗

祭鄧贈君文

語有之登山而采玉入海而探珠貴其所生也又曰玉韞而山輝珠藏而澤媚所生翁教孝廉公時其所裎督者豈遺餘力哉朝有養夕有詘無亦惟是夜光之珠劍之斯爲寶耶逮孝廉公食於庠而翁因是以有既廩之養舉於鄉而翁因是以有章服之榮惟茲邦人稱孝廉公之賢而推本所生翁之榮名爛焉以彰語珠於合浦談玉於荊山非翁孰啟孝廉公哉今孝廉公方日韞櫝求者豈遺餘力哉朝有養夕有詘無亦惟是夜光之珠劍之斯爲寶耶逮孝廉公食於庠而翁因是以有既廩之養舉於鄉而翁因是以有章服之榮惟茲邦人稱孝廉公之賢而推本所生翁之榮名爛焉以彰語珠於合浦談玉於荊山非翁孰啟孝廉公哉今孝廉公方日韞櫝求沽席珍待聘照以十乘售以連城而翁曾不待豈翁棄仙術煉丹砂方且羽化方且蟬蛻遊清都帝庭佩玄珠餐赤玉而不羨人間之樂耶某等與孝廉生同里游同學所謂魚目而混珠誠玦而疑玉者翁曾不以瓦礫而棄之他山而遺之若將引以爲孝廉公切劘之助者蓋辱愛於翁者非一朝夕今茲大還寧無痛耶一卮之奠惟翁儼然辱而臨焉

祭蕭凌逵處士文

嗚呼公眞醉而弗醒者耶扣死而弗返者耶謂公爲醉壺觴廢於室凡筵廢於堂游客罷而酒人散公非醉也謂公爲死聲欬之聲若聆於耳飛動之狀若接於目輦門新而酒壚近公非死也然則謂公非醉而非死也將饑其醨餔其糟而公復能飲耶扣還公髮眉返公腎腸公曾愀然不替南面王之樂耶公生平多達節居恒飲人以和獨於吾黨爲文字之交且饒花月之宴即造次接公譚一再從公飲未嘗不灑然頹爲開而顧爲解也至其拍浮酒船擊唾壺而歌或公倡而客和或客去而公留三爵每過一石恒滿此樂何限而公竟已耶張季鷹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劉伶頌酒德直欲幕天席地以爲適公生而游於酒人乎死而博善人長者之譽名與樂兼之矣厭薄人世乘彼白雲安知不以清都爲室以蓬島爲鄉以須彌爲案以沆瀣爲漿與七賢六逸之徒徜徉廣漠之野耶若然者將公醉者醒而死者存耶抑吾黨醒者存者尚沉湎濡首不免爲風波之民耶靈輀就駕束芻爲奠而脩之以酒清者爲聖濁者爲賢惟公引滿勿令造化小兒測公淺深也

祭梅處士文

惟翁沉毅足智倜儻不羣在囂塵而弗溷處蠻夷而能申經營創始拮据靡寧息物完幣則朱公之策樹棹種漆則樊君之倫爰逍遙於北郭比息轡於南溟華堂大廈繡褥文裯方袍羽扇鼎食鐘鳴不歉而富家餘紅朽之積不爵而貴身享素封之尊篤生令子載振家聲起一經而授業游六管以發英德行則顛閔之遷文學則游夏之程剪綵裁斑暫承顏於蓬德之里鳴珂縮綬行待詔於金馬之門人方擬祿養之伊遽翁胡厭館舍而弗賓嗚呼泛覽載籍靡乏遜民或行歌而帶索或鹿裘而負薪或徒跣而履雪或種芋而食貧豈無至行終屬勞生如翁福祉誰踵清塵別鳳毛之楚楚將麟趾之振振鶯章有待馬鬣增榮豈不備生死之大節而垂終始之

令名哉伊辱交令子誼篤朱陳靈輒就鴈執紼舍情有帛在
匾有酒在尊翁如有知鑒此微忱

祭李母文

惟山韞玉明月斯薦惟澤孕珠夜光乃現於鑠令母維賢維
哲徽柔懿嘉以佐藩伯藩伯之子丈夫有五鵠峙鸞亭其二
則母雖則異子而無異視二季雁行母也是宇伯氏英英珪
璋特達虎觀橫經承明載筆諧季聯翩翱翔文囿燕桂五枝
連葩競秀嗚呼既繁且昌誰俾之令既令且材伊誰之訓子
曰勑勞人曰聖善燕喜方新婺星俄暗伊誰切通家分均猶
子曾輒母門曾謁母里太山巖巖仰止維軔翅豆在廬母德
良多載授之餐載飼其馬陶母而後誰其肖者嗚呼徽音乍
邈九原莫作蕙折蘭摧我悲我悼太史作銘諸昆潤色是曰
寫哀長湖之水

母儀是曰壺則素輔就鴈執紼無從一厄之奠靈其毋惻

祭曾大母文

昔在郢中爲楚南服先帝龍飛遂稱湯沐惟帝作人代起鴻
碩曰淑與賢亦逮闔閣於惟太君閨中之秀自天作合于歸
華冑司馬少貧太君攻苦拮据簪爰及錡釜中饋惟虔藻
蘋靈薦富不忘勤貴能持儉惟夫子貴太君不有惟篤惟裘
以啟厥後厥後伊何惟大司空爲帝喉舌比跡夔龍寅亮天
地上平下成飲水思源咸誦厥生赤烏東行龍蛇載阨司空
日歸追就子室畫錦在堂舞斑在縢鶴髮雙垂百年一日惟
藏視草春曹寅清克掞參藩荆郢屏翰彌光望白雲於魯甸
瞻瑞靄於齊疆詢難老之可卜豈將母之未遑胡丈人之斗
徙迺婺女之俄亡將泰山之孤秀失金母之徜徉哀訃遠將
鄖君辟踊黎庶舍皇終天抱恨寧使君之飲泣仁
騶賜履生既綸褒死當誄述備榮極哀俯仰誰匹伊誼切通

家夙欽懿範賓婺俄摧儀刑永歎白馬造門素帷空夕靈如
有知鑒此束帛

祭唐母文

詩詠采蘩易稱中饋開國承家女正乎內於惟孺人閨房稟
秀淑慎柔嘉徽音克茂曰歸隱君相依皓首薤彼東郊鞠茲
南畝豈無家指拮据爲樂我倉我庾爰藏其鎰乃誕厥子蕙
郁蘭芳鸞亭鶴峙亦有文孫雲仍競爽玉骨冰心中融外朗
斑衣在堂絃歌在室獻壽稱觴長筵廣席諸福駢臻百齡方
始何婺之沉而萱之萎嗚呼梟魚飲痛終風不返令伯纏悲
事劉日短造物弗齊紛糾萬形孰若孺人生順沒寧顧余不
佞辱交令嗣淑德芳規曠依有自百身可贖九原莫起何以
寫哀長湖之水

人解紱將安集其誰望矧小子之藐陋庇宸宇之清涼義分
使君之痛情深猶子之傷我牲我醴我壺我觴聊代芷蘭之
薦漸非汎灑之漿望緇騅於海畔苕青鳥其來翔

祭陳玉叔廷尉文

蒲蘇朱陵炎方作峙江漢滔滔此邦爲紀在物獻珍於人孕
秀甘甫齊申隆於華胄鄙亂能文奇思藻繢江夏無雙咸驚
夙慧蚤奉賢書褒然爲冠黃鵠高翔摩天振漢三十登朝評
於棘寺獄有平反文無羅織旣勤迺職益肆厥詞歷下弁州
並轡爭馳出守淮陽卧而爲理頁二千石璽書褒美載躋陳
臬載跨維藩名專編斧績載朱轓我理卿典司南服京尹
繼遷帝寵優渥唯時弁州亦在司冦道氣文心聲華並茂太
府晨參僊察夜炬商訂微言剖析疑義惟是名高翻成眾惡
金不措龍薦下輩接引岩穴與夫臨事慷慨百折不回抑何
質文君子也自吾黨通籍屢欲薦公於朝而有志未逮會公

寶鮮盯睡而多註誤帝曰公留公曰子退解組懸車睥睨一
世皇甫書涵元章石癖庭峙五宗門環三益小子何知荷公
欵洽豈無他人將余是猶金谷之隈玉沙之麓公杖余扶公
履余逐公亦有言才實難邁吾子英英後來之秀余詩子刪
余文子訂舍子伊誰八哲汝汝嗚呼德音猶存乘箕忽化誰
拔春華遽即長夜未路悠悠憐才益寡公而棄余誰其嗣者
黃腸題湊大道豐碑公死則槩我生則悲

祭蕭凌翹文

方翁爲諸生時聲名藉甚郡大夫折節而交鄉紳倒屣以
迎馳驟足而騁康莊詎不一日千里哉時翁方席父資散千
金結客客至行觴前堂吹竹彈絲後堂徵歌選伎雖在諸生
不無富貴之容矣晚節落落乃罷諸生籍工奕奕冠其曹工
詩詩冠其儕而翁方且摧方爲圓斂雕爲朴沾沾吾黨志年

精廬菩提了悟繡佛長齋楊柳甘露方引慈航群生普度胡棄人間而超覺路嗚呼彭澤休官生而自誄葉縣飛鳧玉棺諷舉達人齊物彭殤一軌生者徒生其類有泯死而不朽其樂未已生爲名賢沒爲仙史得全而歸翁復何譬矧也太學泥而不滓腹笥便便服蘭佩芷爲世通儒爲公分子季亦翩翩雙珠濟美名駒汗血一日千里是曰鵷雛是曰麟趾彼西方兮恒河伊邇龍象護持人天歡喜無苦寂滅亦無老死吾黨思公豈在於此所扼腕者典刑已矣

祭鄧太夫人文

赫赫朱方天表南服環以大海斷鰲立輔明珠煜耀翠羽陸離擇蘭芳芷大貝文犀矯矯鄧翁人倫之則驥也歎驂龍兮莫測太君作配威鳳文凰調琴鼓瑟和鳴錦翼袂檻耕樂一命二命壽先生以千世百世者又奚論蜉蝣龜鶴之齡與神龍屈蠖之跡耶

祭徐廣文文

自先生之振鐸而來也壹似重有憂者其神悴其貌癯窮訝先生何憊也再越月謁先生於庭悴者澤矣癯者腴矣諸生之虛而往者實而歸矣竊又疑先生於壺丘而復信先生於酉河將初杜善者之機而後表戰勝之肥耶居亡何而先生病矣又亡何而先生病且死矣又竊爲駭且聒者久之將悴者癯者竟成修文之讖而腴者澤者無救內熱之危耶夫名公器也誠不可多取終身偃蹇於有司白首而待公車於取名蘗矣而先生以死顯融光大有力者或忌其盈廣文一氈於造物若不甚惜者而先生以死濁牀第窮嚮欲厚其毒而益之疾日不窺季女之室足不踐孌童之牀擇地而蹈鵲居穀食尊生不翅至矣而先生以死死朝暮等耳若先生者可以無死而死耶借人有言事有不可奈何人有不可知者先生之才渾金璞玉環奇瑰異是爲貴徵胡厓厓博士止也先生之獵雲鴻野鶴昂藏軒舉是爲壽徵胡厓厓始杖止也自吾黨游先生久矣益乎如春頹乎似道汎乎若不繫之舟茫乎無町畦畛域今之人耶古之人耶是於貴且壽宜持左券以俟者而乃不可必耶彼專飾邊幅而樹荊棘者何以坐致華津遨樂壽考終其身也大都陰陽蘧廬也光陰過客也苟得道忘物安往不齊故彭鏗亦壽殤子亦壽人間世亦樂南面王亦樂先生達觀委化又何羨於浮雲之貴與易盡之年耶劄先生有子鼎立競爽異日者得時而鶱則貴先生以一命二命壽先生以千世百世者又奚論蜉蝣龜鶴之齡與神龍屈蠖之跡耶

東陵之行不加於顏氏而修短別齊君之賢不加於首陽而
享受殊一死生齊得失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先生讀書樂
道達觀洞照之日久矣而又何敢三號於有道之測耶唯是
桑梓結其念芝蘭軫其情采芹於泮藝桂於堂薦苜蓿於盤
注明水於觴先生其吐之乎夫固非無從之涕也

祭封光祿丞陳筠樓文

謂仕者榮乎公猜年績學白首縫掖蟬蛻軒冕遠跡羊豕心
不慕仕而坐擁素封晚以子貴榮未嘗不擅也謂遯者潔乎
公危冠綦履高門懸薄賓客厭養輻輳駢集身不師遯而別
築堂奧高自標置潔未嘗不有也謂柔者勝乎公鬚髯戟張
戢戢虎視投袂赴險瞋目語難計不出柔而在割能斷值鍊
彌剛勝未嘗不兼也謂修者久乎公風流自命湛樂靡虛宛

窮當前聲伎時御口不言修而踰耄望耋合名考終久未嘗
不至也大都公能髓而好奇節若騰蛟之驚霧倜儻而多大
畧若健鶻之摩霄在聖門則琴張端木之流在戰國則陶朱
計然之匹在兩漢則婁敬卜式朱家季心谷子雲樓君卿之
流亞藉令綰半通之綸支一劍之任文武材畧必有可觀者
而僅以其術施之於家可不惜哉伊無似辱公國士遇花月
之宴伏臘之會稠人廣衆公未嘗不目屬余而余亦福心惟
公有膠漆之投今惠施死而鍾期逝矣將解瓢縅之劍懸公
之墓乎將握如椽之筆銘公之石乎昔王敦死桓溫經其墓
道歎曰可兒喬玄識孟德於微時謂他日貴顯過墓三步而
不設薄酹者當使君腹痛公泳鑒類古人而余受知不淺異
日者過公墟墓豈其偃蹇而同於路傍之人

祭呂太孺人文

凡爲人子者孰不欲親之壽且榮然中壽以下者十八壽者
纔十二上壽者十一至壽而榮者則千百人而一人耳凡爲
人親者孰不欲子之賢且貴然中材以下者十一賢者纔十
二最賢者十一至賢而貴者亦千百人而一人耳夫以千百
人而僅得一人之親則子難以千百人而僅得一人之子則
親難至若兩相值兩相成也詎不難之難哉計太君新寡守
君以筆耕爲養詎料有如今日也者而太君壽矣翟冠翬服
又不翅榮矣計守君甫壯太君以丸熊爲訓亦詎料有如今
日也者而守君賢矣虎竹銅章又不翅貴矣夫以千百人而
僅可一見之母而守君乃得之於親以千百人而僅可一見
之子而太君乃得之於子此於人世寧有遺憾哉故不佞嘗

爲太君之生也雖不滿於大齊而九十非短太君之喪也雖
不及於異數而五鼎非薄彼詠北山之詩者豈無令子而親
非其親掃東海之墓者豈無賢母而子非其子種種缺陷寧
足爲太君道耶不佞於太君辱稱年家子曩方稱九十之觴
而會不少需今且易慶爲弔改祝爲誄要之弔亦慶也誄亦
祝也則太君之全福與守君之純孝在

祭洪處士文

嗚呼君用死耶記予識君用在壬午之秋時高都護仲亨李
山人少白並豪飲於鄉君用以布衣頡頏其間每從二三君
子游拍浮酒船擊唾壺而歌相得歡甚恨相知晚也去之幾
何年而都護與山人不祿垂世然皆六十以上人矣君用方
健壯無恙其神全其氣王何以死耶君用生平慕劉伶畢卓

之爲人慕天席地子何不有然天若縱君用以飲而不能不
投以多故君用亦若自縱於飲而不能不攖情於紛至而沓
來者迨於晚節拮据愈甚而酒之權亦若不盡爲君用者
卒以鬱結無聊以死將伯倫輩用以逃世而君用用以立樹
耶抑壺觴與藥石互有勝負趨蘗與齊盲時爲主客耶蓋自
君用死而毛公薛公之徒相與嗟於室荆卿漸離之輩相與
悲於市嗣宗叔夜之流相與慨歎於林而君用之不必盡用
於酒者其光彩著於天必爲酒星營衛流於地必爲酒泉而
百世之下亦必有陶君用之形而尸祝於杜康之側者則所
謂留飲者之名也區區糞壤之榮與蜉蝣之算又何足控搏
於君用之前耶且死者有知君用當必與仲亨少白輩結長
夜之飲於泉臺之下而予何敢設爲無益之痛以爲君用悲

祭周仰南參知文

嗟乎傷哉公之没也記余小子之託交於公久矣以地則雲
杜之去洏也百里而遥公曾不以遠而遺余善相長過相規
肝膽肺腑抑何殷也以齒則公之加余也十年以上公曾不
以長而先余喜相慶戚相弔苞苴竿牘抑何勤也大都羊腸
詩曲其跲踔而不偶於時也既爲同病之憐而草木臭味其
繾綣而莫逆於衷也又爲同聲之應公之結念於余也儻在
斯乎頃者公方期訪余於滄浪之舸余且置榻待公而公竟
不成來余亦期謁公於竟陵之野公方折簡招余而余亦不
成往白雪在天龍門可望扁舟夜棹刻水堪浮方謂良晤有
期而公竟長往耶將青雀之舫狹隘而不可居抑綠雲之洞
囂塵而不可處或翱翔於帝者之鄉若往若來於化人之

境耶說者謂公在嘉隆時其占爲泰雲蒸龍變非不亶貴而
於公之宏抱未究其材在今上時其占爲遯岩居川觀非不
亶適而於公之遐壽未滿其算兩者知言哉而要之公不盡
以身顯而顯以孝廉公顯融光大極之爲台爲鼎皆公之貴
也不盡以身壽而壽以孝廉公高朗令終極之爲鏗爲鏞皆
公之算也區區浮雲瞬火何足多慕而余小子又曷敢三號
於至人之側以怛公之化爲惟是桂折蘭摧珠沉玉碎典刑
日遠風流行盡有足傷心者耶耿耿之私惟公鑒之

龍伯貞計部文

武陵之阿羣龍矯矯或見於田或躍於沼爰逮我翁世益昌
大頭角軒軒乘雲變化射策賢科聲名藉甚學擅中郎書宗
奉湯沐湯沐伊何六橋三竺輸軒至止白公多暇載酒長湖
題詩精舍晚別孤山榮遷粉署白首爲郎雅非所慕亦有佳
兒鳳毛麟趾亦有文孫瑶環瑜珥以此懸車何官可戀謝彼
浮榮樂茲清晏言念慈雲乃心慧日八解浚池三空築室繡
佛長齋慈悲方便坐對軍持行拈木串三明既朗四大皆捐
遠或住世近亦延年亦既稱老始杖於國遠厭囂塵而返眞
域玉棺空舉隻履西還無生無死即佛即仙嗚呼人誰不化
物皆有盡生爲南國之英髦死作西方之賢聖人身地望則
遺蘭沅芷襲其馨香文采風流則衡雲湘月總其風韻庭擁
芝蘭方謝家玉樹而同榮族衍簪纓匹王氏烏衣而特盛詞
名滿天下備西山濂洞之藏宦跡在人間永洛水吳山之問
甘露灑楊枝只尺玉城流水泛桃花等閒仙境華也皖也無

慚大夫之貧榮也哀也方知夫子之行伊分切通家誼聯猶子謬叨一顧之榮兼厠二難之美洞庭阻兮吝天九疑隔兮千里方勤素鯉之書忽訝老龍之死薦微誠於辨香抒蕪詞於寸紙魂彷彿而儻來情惝怳而曷已

祭童中岳文

余不佞游於童氏父子伯叔兄弟之間至熟也曩年哭公之從兄光祿又未幾而哭公賢人陽冢君太室未幾而哭公之從兄光祿又未幾而哭公賢人陽九胡羣羣也公憐冢君之蚤逝思劄劂其遺文而傳之訂訛刊誤業已成帙而公竟不免耶光祿君之喪公親爲視含經紀其後事勿之有悔二孤德公至於今不忘而公乃相繼殞耶公伉儷蚤而內助賢賓客酒漿之事一切倚辦闔內公隱於棋奕間爲詩歌日飲而醉二參陶然樂也此於恬愉宜壽之藪何材不夭跡公生平如金如玉雅韻閒情酒尊棋局其用其藏恬愉則一生有令名沒亦考終以此而斃何憾於翁尙伊欷啟么麼辱翁崩拂引之詞壇時加齒錄方其結社江皋漢浦文酒之會翁爲盟主赤牘如新翁已長逝慷慨脚蹙潸然把字靈輒就鴛執緘無從陳詞修奠以寫余衷

惟翁川嶽降靈珪璋挺秀大雅不羣卓然天授蚤奮賢科南宮繼捷茂實英聲鴻猷駿業綰綬花封搴帷露冕市少晨羊村無夜犬爰躍春曹含香視草國典朝章實多參考新安出

祭文

祭陳立甫儀部文

生長高華雄姿遇世矯矯鸞翔鴞鴞虎視弱冠論文都年講
秩倚馬千言雕龍一字賈其餘勇爰及制義摛藻揚葩標奇
擢異蚤奉賢書旋登上第帝里揚鑣天閑選驷郗氏科名謝
家蘭桂或使則行誰尼則止三月曹郎十年司理跲踔於朝
逡巡於里種藥蒔花披圖玩史絎閣文房琱辔珠履白眼高
歌惟吾與子與子綢繆其事非一子篤予瑕予救子失翱翔
隱園婆娑籧室灑落其襟縱橫其筆契則金蘭投則膠漆蹼
風龍蟠予潛子出饒州之理寵命惟新府寮乍集藥餌旋親

陽九值厄龍蛇遘辰曾不崇朝騎箕上賓層霄鐵網大海藏
鵾胡才之卓而數之屯號猿唳鶴泣風悲麟丹旐來歸荒煙
宿莽白馬江皐素車水浒寂寞高原淒涼舊宇花殘於栅竹
荒於塢意氣青雲文章黃土不絕之系高堂有姥挈公從侄
公祀是主余念友朋孑以余女若敖餒晉叔敖食楚公死雖
悲視生猶愈顧余褊心加以疏節附和雷同非性所悅所不
忍言牝雞而啻覆雨翻雲改絃易轍既見疏女當告絕昔
爲秦晉今化胡越尋盟則冷原心則熱以此事公庶無幽責
亂曰才士無年天實以之仁人逝後誰則使之玄經是著門
生守之石槨是憑太史銘之五畝之宮靈昔居之七尺之墳
今將瘞之歌斯哭斯代亦有之卽不血食魂將安之

祭柴愼菴職方文

眼高歌睡壺爲破次公醒狂時而罵坐跡則徉狂行無玷缺
質有其文競蔵大節世父沒官匍匐往迎寒煙衰草旅櫬歸
程介弟盡亡百爾周急卹襲惟勤藐孤是立族有孤貧伊誰
之咎我食我衣予先予後凡印纍纍寒賤均禮人或詐來子
以誠喜廿載登壇家徒四壁位列河魁儲無擔石嗟哉汝賢
我之益友或萎或蕪如農有耦予之不德子必我規藥石生
我蛟然不欺我之家事咨子而行子有百爲亦余是詢風晨
月夕高譚宏議厥指雖殊歸之仁義市兒離齱面目可憎子
疾如仇子用是懲小懲大戒其事非一子直如絕我投如漆
嗟哉汝賢我艾爾耆觀摩切劘庶期且願天之降割寧豈不
臧如何東陵書過首陽嗟哉汝賢汝今已矣逝死事居予將
高價於詞林蚤標赤幟泛狂瀾於莽海晚獲玄珠以故海內
安委惟是同心幽明異路鄉喪元龜邦摧大樹哲人萎矣喟
文卿墨士景仰風猷豔羨文采成思望龍門而不至止共欲扳
手叮嚀子無耄我子膠我漆他人水火肺腑之言愼實於耳
龜勉周旋執鞭與弭方從公飲俄聞公病意公當起而殲厥
命嗚呼公則已矣令名不朽何以誄公一門孝友其人可亡
典刑則在何以狀公一生孤介令聞令望子翼孫謀全昌如
公死復何求獨憐公殞余質已亡金刀絕鍔隣笛增傷木落
天空霜寒月白馬蕭車以送元伯

雜文

暮雲春樹卷引

嘗聞十尋之木斷溝中而承棄蓋蠅之翼附騏驥以千里士
固有遇不遇合不合耳陳玉叔先生文章山斗問學淵源蔚
高價於詞林蚤標赤幟泛狂瀾於莽海晚獲玄珠以故海內
文卿墨士景仰風猷豔羨文采成思望龍門而不至止共欲扳
牛耳以周旋聲應氣求鱗集輻湊而先生方且吐哺延士倒
屣求賢企切劇於宅山不求其備采菲對於下體寧問其人
適吳有穆生者蕭然寒士卓爾名流環堵無樓已分備春廡
下置錐未晚尚思脫穎囊中介賓容以求通願備掃門之役
緣筆札而見幸遂充典記之司文詞爾雅青出於藍舉止安
閒自惟守黑始載筆於金陵既維舟於夢澤鶯花楚甸雖息
影於高華鹿苑長洲尚含情於雲樹於是先生察其眞心憐
其苦志既選地以授廛復行媒而置室庶聆睫成餘咳唾增
榮野鶴羣雞尚表千里昂霄之志依人飛鳥不忘一時共事
之情蓋識之驪黃牝牡之外而拔之厮養輿臺之上豈與牛
馬同卑者哉請君有作何殊朱家推季布之賢不
日共污燕趙同卑者哉請君有作何殊朱家推季布之賢不
佞爲文直比孔氏敬蘧生之使聊存汗簡永爲佳話云耳

張直卿綸諫詩草引

歲癸酉余與張直卿同舉於鄉越丁丑直卿成進士余與焉兩人既通籍余屢起屢罷直卿以循吏拔擢再命而爲都諫至烜赫矣無何請告歸侍其太安人竟以病卒後三載余過其里爲之欷歔泣下其子長公次公出疏草並詩若干卷余疏草言天下事備矣至其詩抑何委婉風人之致也余向不知直卿工詩今死而乃得之其子曉矣中有贈余者讀之不減山陽隴笛之悲酒壚雖近邈若河山安得起直卿九原之下與之論詩哉因書數語末簡他日殺青當與鄒孚如敘而行之孚如亦同年也

圓明洞引

圓明洞者顧華玉先生書也先生以御史中丞鎮楚手書揭於退食之所比歸以授太醫劉公劉公創其家爲洞懸書其中其於中丞不翅羹牆見之矣會老且沒其子太學君復裝演成帙謹笥而藏之既以意識不忘而謁不佞引其端夫中丞公之遺跡聞太醫公之高義又竊覩太學君之能世守其丞宦跡在楚不佞既耳之矣比長談藝則中丞不朽之業又獲睹其手跡之存其骨力類其人其風格類其詩雖嘗鼎一臠詎不償生平之願哉至若太醫公披榛采蘭之政化均偃草心比懸魚巡阡履畝野多讓畔之民剔蠹除奸庭絕舞文之吏詩稱愷悌史載循良無以過矣至若澗色洪猷商訂大雅博士弟子聞要眇之論縉紳大夫陶獻咏之懷詞源浩蕩下筆不休學海波瀾登高能賦又豈徒取辦於文墨矯飾於簿書者若今俗吏云乎哉尊公雲山先生雲龍大隱翳豹深潛嵯峨俠骨慕朱家郭解之風璀璨文心軼漢代淵雲之輩社種白蓮諸公躡履門環碧柳上宰停車夫合浦明珠應知有種銅池朱草豈曰無根藉非先生安得君侯愛則愛親之所敬則敬雖細而杯棬賤而狗馬不敢狎視矧高賢大哲之遺親所琬琰而弘璧視之者其跡存其愛與敬存耶昔趙子固得定武不損楔帖乘舟夜歸風逆舟覆子固披濕衣立水中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蘇明允愛吳道子畫板自度不能守以施僧舍戒取者與廣明臧等將太學君父子之旨然耶不然即令太醫公從中丞所居間而取千金亦立盡耳烏得至於今摩挲披玩使後世子孫知中丞公好客不虛哉客謂太學君之於軒岐之業直寓耳富有日新其於中丞之文章功業直旦暮遇之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中丞之在太學君猶臭味也即赫曦徑寸豈忘尸而祝之哉嗟乎不佞淺之乎視太學君矣然藉手太學君得覽中丞公之遺跡聞太醫公之高義又竊覩太學君之能世守其詞人之翰墨而且駸駸作者之場詎不厚幸若文采則曷敢望華玉附驥千里雖執鞭所忻慕焉

三葉重光乞言引

南海玉卷鄧公奉新命守涸以倜儻非常之材爲平易近人之政化均偃草心比懸魚巡阡履畝野多讓畔之民剔蠹除奸庭絕舞文之吏詩稱愷悌史載循良無以過矣至若澗色洪猷商訂大雅博士弟子聞要眇之論縉紳大夫陶獻咏之懷詞源浩蕩下筆不休學海波瀾登高能賦又豈徒取辦於文墨矯飾於簿書者若今俗吏云乎哉尊公雲山先生雲龍大隱翳豹深潛嵯峨俠骨慕朱家郭解之風璀璨文心軼漢代淵雲之輩社種白蓮諸公躡履門環碧柳上宰停車夫合浦明珠應知有種銅池朱草豈曰無根藉非先生安得君侯

哉今先生春秋七十一矣春王正月乃其誕辰而君侯之誕
季子適與期會翔鶴舞鶴方稱百歲之觴射矢懸弧忽覩三
芝之瑞含飴衍慶是日祇多壽而兼祝多男遠膝承歡不徒
有是父而且有是子吾黨欣聞盛美可少揄揚清風遠矣願
良有以也豈徒然哉友人王牧賢少工筆札晚屬霖鞅讀父
書而知變暢武畧而兼文步兵縱酒都護能詩信爲賓陽之
將種無忝江左之門風矣兼以宦跡所經悉皆名勝千里蓴
鱸五湖蔥菜尋盧敖於渤海訪麗公於鹿門踰會稽而窺禹
山之金簡度庾嶺而探越嶠之明珠幕府紅蓮頻多揖客轅
門細柳半是騷人禮樂詩書共許將軍之武庫江山風景爭
陪老子之胡牀登壇授簡繡虎雕龍橫槊賦詩翅鷺翥鳳抵
掌軍城銷魂岐路以此言思思可知矣於是悉收琬琰並入
裝潢紈素常披那望秋風而永歎清光宛在如臨朗月而常

懷接陳雷於片牘對張范於尺蹏奉綸綍之殷勤寧須把袂
憶綈袍之縕綮豈待披襟故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如調饑志慕
賢之渴念也又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明懷人之極思也推
斯心也舉而加之詩人寧有谷風之怨朱公豈著絕交之論
哉不佞譬諸草木辱在臭味亦大將軍執轅之士盍簪之友
也敬綴短言用弁首簡青松白水其情毫端張祿紫電丹霞
烏覩其光怪哉余博物不及茂先而於雕蟲之業時窺一斑
其采箇裏蘇章神交邈矣手澤依然願言披覽之餘盡在提
擔之內

刻趙長卿詩引

趙氏雅多儁才而長卿尤長於古文詞其學浩博無所不窺
下筆爲文洸洋自恣負其材地高自標置策驥於康莊居
然一息千里之勢乃讀其詠懷諸詩慷慨發憤多侘傺而不

蓋聞鳥嚶鳴而求友鹿食蒿而思羣物誠有之人胡不然矧

平詩可以怨意在斯乎昔趙元叔有言詩書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則古今所同慨也夫士患不遇不患晚合司馬長卿故倦游及奏子虛賦天子飄然有凌雲之思蜀之役長吏負弩矢先驅以古掾令妄知趙長卿不爾耶長卿春秋甫壯如盤孟之日主司亦問以一班知長卿簪鏠處囊中行且脫頴而去茲詩固其嚆矢惜不佞陸沈里閈獨浮慕長卿才不得用狗監薦士以此爲媿屬其臭味其曷敢差池駿發而先鳴是在長卿勉之余竊願爲之宰矣

書參趙太宰事

餘姚趙公錦者世廟時御史也緣劾奏分宜得重譴穆宗御極以恩詔賜環薦歷南太宰今上七年入賀萬壽余官給舍見其擁腫傴僂步蹈跚不前也謂當乞骸骨明止足之義故或有居封駁彈壓之司者須鄭重周詳毋效余輕率儻易一跌而不復收也

楊忠愍手書册跋

在肅宗朝楊忠愍死直諫天下冤之於時在庭諸臣或以營救暨經紀其後事者皆得重譴比穆宗嗣服皆用恩詔起家事言官言朝政得失洎糾論官邪皆先闕白元輔時江陵秉政謂余趙公清望夙著子姑舍是余謂疏草已具懼有漏泄疏上趙公旋請老竟予告歸疏方上同年陸太史敬承公里人也謂余子諺矣夫夫者先帝直臣即老悖當聽其自陳而以震怒下獄大夫方爲比部郎雷霆之下誰不摧折而大夫典事犴狴所以噢咻而調護之者不遺餘力讀忠愍之手札而感可知也暨忠愍以誅死而大夫絕口不言世亦罕知其事者以故終大夫之身官不越二千石白首初服卒不得登於三事九列忠愍有知得無扼腕於泉下乎抑人有言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又云善人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若孫大夫秉懿好德天植其性爲德而不求報亦何私之與有身没而有子爲吾郡守其政獎悟退拔淹滯剔煩苛除疾苦仁心復以京察謫靈壁丞量移紹州司理脩趙之隙也居亡何丁先公憂服闋竟掛冠長往而去講農圃之業者二十九年矣

自惟少習父師之訓偶竊一第獲讀書中秘既椎魯不任不得從諸君子執牛耳詞壇而歷中外或可勉建功業効鉛刀一割之用舉事一不當不免爲世人指摘卒蠖屈終身每一念之未嘗不拊膺悼息雖心知其無他而人固未可家喻戶曉惟有引退可以謝天下士大夫而弭讒謗者之口然亦噬臍無及矣故自隱處以來日浮白取醉以耗雄心而消壯志不知老之將至客有勸駕者因書以告之且戒後世子孫或有居封駁彈壓之司者須鄭重周詳毋效余輕率儻易一跌而不復收也

楊忠愍手書册跋

在肅宗朝楊忠愍死直諫天下冤之於時在庭諸臣或以營救暨經紀其後事者皆得重譴比穆宗嗣服皆用恩詔起家薦致通顯是忠愍以一人誅殛之慘而階諸君子仕進之榮今其人尚可指數而知者大德不德其惟應大夫乎蓋忠愍以震怒下獄大夫方爲比部郎雷霆之下誰不摧折而大夫典事犴狴所以噢咻而調護之者不遺餘力讀忠愍之手札而感可知也暨忠愍以誅死而大夫絕口不言世亦罕知其事者以故終大夫之身官不越二千石白首初服卒不得登於三事九列忠愍有知得無扼腕於泉下乎抑人有言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又云善人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若孫大夫秉懿好德天植其性爲德而不求報亦何私之與有身没而有子爲吾郡守其政獎悟退拔淹滯剔煩苛除疾苦仁心復以京察謫靈壁丞量移紹州司理脩趙之隙也居亡何丁先公憂服闋竟掛冠長往而去講農圃之業者二十九年矣於前者吾守君將持券以俟耶倘閥守君家册卒爾提筆君

予觀盆峽而大夫之意氣忠愍之節槩與守君之美牆如見競競不敢隕其家聲者可並觀矣

城南酒人圖述

自余返初服一切荒惰自任日惟游酒人以爲娛樂於時山人則李少白貴介則傅伯仁計部高仲亨王妙賢兩都護布衣之交則高本益洪君用相與拍浮酒船中庶幾林下七賢之風好事者至繪爲圖褐衣布襪杖藉糟丘之閒而不佞人載其畧聊爲嘉話云爾山人名希白少白其字能詩能書詩擬錢劉時詣佳境書倣大令幹以骨力家貧落魄性嗜酒里中諸貴人雅憐其才招爲文酒之會其飲以卜夜爲快薄暮張鐙或至達曙而時有酒過常乘醉凌一孝廉孝廉使僕捽之幾墮坑窞然同調之士往往曲意容之故山人不至狼狽而卒窮以死計部以塵爲郎既罷官日招致賓客故人過從爲歡家故多園亭臺榭之屬擊鮮行酒流連竟日或駕艇臨流洗盞扣舷而歌欸乃性好聲妓便房曲榭饒花月之飲浮白大嚼酒復醇醲或爲醉魔所攻亦時時苦焉高都護五世閥司家素殷振以紈綺子能下客客至出傾瀣以佐客觴酒行以往諧笑百出機鋒警敏如坂走丸客無不絕倒者而卒歸於靜默大司徒傅公其母舅也嘗謂仲亨有詩人之善謔而無季布使酒難近之態里人以爲名言而吾黨二三兄弟每宴集無仲亨則舉坐不歡將仲亨今之車公耶王汝賢長身玉立虎視眈眈友朋高會每多豪舉被酒狂叫意不可一世驟見者皆以爲狂放一飲或累日病病則著冒絮裹頭恣意含啜常反倍於當時然性嚴重門無雜客非其人涓滴不開居常以鐵如意擊唾壺而歌固非徒沈酣湎首而無意用世者比也本益將家兒代有資斧及本益之身以好客而貧然不以貧故廢好客脯門委巷軒車日集觴酒豆肉坐客常滿亦時造請諸貴人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而文士輩謂本益生平寡學鮮所涉獵動以古事爲觴政一有紕繆輒相哄笑詆以太白本益乃益發舒謂已實能而諸君過意相嘲東方先生傳令先生自責乃自譽本益有焉君用萬戶侯子父子兄弟以及諸從皆豪於酒而君用冠其曹耦山堂附郭饒水竹魚鳥之趣亘辰美日輒招致賓客客自緒紳學士以及博徒市儈牛醫馬卒無不傾倒各滿意而去者君用常過田翁翁出越磁可容數斗謂畢此當以相贈君用一吸立罄持歸以飲客客皆錯愕而君用引滿獨酌故郡人稱豪飲者咸推轂君用然居恆持恭慎嚴事長者李山人常醉深自逃匿此無論嗣宗之慎其庶幾彷彿之乎

費生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飲非美德也然豪人志士不用於世非此無以耗雄心而寄逸志發其塊異卓犖之思而舒其抑鬱無聊之懷借令以溫凉行之酒何負於人哉然世有豪人志士若汝賢輩者不令出一臂之力爲縣官用而一放於酒司世道者能無恧乎

王君弼閨怨詩引

宮娥奪寵弔形影於長門室女懷春憶綢繆於吉士怨讒之興所自來也故班姬辭輦托紈扇以宣憂竇女鳴機織回文而寫恨雖有懷而必吐抑不平而始鳴女既有之士亦宜爾吾友王君弼弱冠下帷丁年射策才高罕遘志大弗酬失足

青雲屢從里選許身白璧空抱席珍文生於情詩以言志假
笄黛而寄丈夫之慨感仳離而舒壯士之哀蛾眉老大望幸
無時魚目雷同致身何日君弼揮麈管長吟拊膺浩歎良有以
也至其述詞豔齊寄興翩翩雖哀不傷寧怨毋懟國風好色
而不荒小雅怨誹而不亂其於離騷庶幾彷彿豈與結綺迎
風修春宮之游宴投珠捐珮美遊文之嬛娟闚塵曼於片言
炫奇溢於隻字者同日道耶君弼方東裝北上游道日廣世
有讀其詩想見其人者行賈魚以進委禽以求又何至凄涼
金屋嗟帷閤明月之光寂寞香閨恨陌上綠楊之色舍其歡
娛而集其慘淡哉必不然矣

依鸞館倡和序

蓋聞寶劍躍雙龍牛斗辨雌雄之色玉簫飛兩鳳宮商諧律
呂之聲惟義切於唱隨亦事符於往昔故繹關雎之旨而知
文王后妃之賢頌雞鳴之章而得賢士淑媛之樂有倡不和
雖美弗彰馮敬通才子也而離於婦謝道韞才女也而坎
壈於夫窺宋玉於東牆非關德妍想佳人於絕代徒託情鍾
若夫兩美相遂一時競秀有如童氏今日者哉起伯鳳采龍
章裴聲藝苑嫂攜人蘭心蕙質狎主詞盟房闥之間自相師
友晴雨之暇不廢吟哦匠文心於塵尾運綺思於毫端曲閣
文房並是鈞奇之窟春花秋月俱爲搞藻之辰茜沼邊對
文禽而寫景薔薇院裏撫芳樹而興懷和比鸞鳳每界烏絲
裁麗曲調如琴瑟頻裴錦軸製弼文拔藻敷華信追踪於大
雅引商刻羽宜播美於同聲一代奇編千秋形管陽春白雪
重閭鄂上之歌東箭南金行貴洛陽之紙爰綴鄙言式標高

韻史論

衛太子伋以婦見誅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自經於廟秦扶
蘇得趙高僞書不請而自殺其處死難矣在禮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舜大孝也浚井焚廩還以自脫三子者得無過乎故
事有殺身而成仁者亦有反經而合道者三子仁則仁矣於
合道未也或曰然則漢太子據爲是耶曰爲太子計者東身
歸罪可也稱兵犯順抑又甚矣將欲逃死得乎嗟乎周厲王
衛宣公無足責矣秦皇漢武並猜雄之主而子以讒死況其
下者乎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
飯王季再飯亦再飯防壅蔽之由起也成王幼在襁抱召公
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前後左右莫匪正人懼讒
間之由生也夫壅蔽誠絕則猜嫌自息讒閒誠杜則釁隙自
消三代有道之長恃有此具也藉令不然而申生諸人之禍
其得免乎君子所以悲黃臺也

四公子之好客自喜一也然有辨焉信陵顯客者也平原孟
嘗以客顯者也春申並客與身而失之者也方侯生之隱抱
關薛公之隱賣漿毛公之游博徒此豈有聲稱於世者哉公
子以獨知之契屈尊貴而友之卒也救趙有功歸魏無罪本
此三大力而三人之名亦因以不朽故曰信陵顯客者也平
原貪馮亭邪說喪趙長平孟嘗營薛引奸人子弟其中無足
稱者迨毛遂定從而勝之名以顯馮驩市義而文之譽以彰
向微二子屢屢豪舉止耳故曰平原孟嘗以客顯者也春申
起自布衣自非王公有土之裔習見諸公子之食客沾沾務

爲諛頑既誤聽於李圖復失計於朱英欲希無妄之福而不
當無妄之人身首分離卒受惡名以死故曰春申並客與身
而失之者也雖然信陵亦非其至者也五臣佐舜十亂興周
明良喜起輝映一堂師輔凝承布列庶位上無招賢養士之
聲下無逾河蹈海之跡師出有名安用籍符於卧內興以
制未聞椎鼿於郊閭此又何必停車駐而表敬虛左席而示
恭哉則均之乎未聞大道也

漢自武帝微行始出以漏下十刻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
稱平陽侯射獵黃山下然猶畏大后未敢遠出亦未嘗數數
然也至成帝乃稱富平侯與狗鼠私人晨夜挺出北至甘泉
南至長楊五柞鼂雍走馬以爲常視武帝鼓甚然猶未至爲
民病也至宋廣帝昱不復假借名字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鋋

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晝日不敢開門行
道皆絕視成帝較甚然未至大爲民病也至齊東昏侯日以
游行爲務從萬春門由東宮以至郊外數十百里皆懸幔爲
障置伎防守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四
民失業樵蘇路斷至秉炬病人於青谿邊而民逾無聊善乎谷
永之言曰桀萬乘之主貴桀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
匹夫之卑字嫌褻且猶不可況以須身而亡國乎

翟方進爲漢相無大過僅以星變遣死然摧擊朋類以言語
口吻傅會陳慶涓勳之罪及中傷陳咸逢信朱博蕭育天性
刻剝雅類商君矣王商直以威重勝剛毅不撓有古大臣風
而守正以死識者冤之王嘉剛正自持侃侃直言不避忌諱
賈志以死尤以不得進賢退不肖爲恨有史魚尸諫之節所

謂至死不變塞者非耶師丹之矯矯正議彭宣之遷險能止
何武之薦達士類有足多者彭宣雖經術蹇淺跡其所爲正
而不譎匡衡孔光張禹之徒爲世偏宗號稱國老而庸庸保
祿匹夫患得儻亦其流與朱博背下罔上行獨愎小人行
險以徼幸斯又諸公之罪人矣漢元成以來之相業盡此
余讀東漢書士之奇節者抑何多也然始以病士終以病國
將奇者敗乎大都善惡太著則惡者無地以自容賢不肖太
分則不肖者思起而與賢者爲敵士習愈奇而時事愈非士
果貴奇乎哉唐虞三代之世明明在上濟濟在下九官四岳
未覩孝廉之科十亂五臣不聞方正之選或釋耒而相或投
竿而將士不矜奇士不術異豈非恬淡簡易之理而平康正
直之風哉自鄉舉里選制自周官立續束帛詳於漢代加以

世祖中興致治治理於時周黨王良嚴光之徒並以草野倨
傲抗禮天子而山林巖穴之士始競爲妙節以博名高或拱
手而讓封侯之業或破家而沽死友之名或解衣而厭強賊
之腹或輿棺而扶旅逝之魂其設心積慮若以爲逾河蹈海
不足方其潔毀形吞炭不足比其貞投珠抵璧不足況其高
蒂索灌園不足擬其適而卒用弓旌爲餌月旦爲媒朝謝樓
鋤暮登台鉉然則向之逡巡却步而不敢前者有不爲名位
積者乎及其名位既升鼎軸已致而復遏分朱紫逈別薰蕕
高自標置互相題品某也賢某也善不進不休某也惡某也
不肖不退不止而天下始眷眷多事矣何也君子率其黨以
攻小人則小人亦率其黨以攻君子天下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是以小人之受害常淺而君子之罹禍常深小者身殞族

滅大者國喪朝危士果貴奇乎哉故明主尚平易之政達士屏自賢之行良木不殘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也然則士果貴奇乎哉

漢代中官之盛自鄭衆封鄛鄉侯始厥後順帝則孫程王康王國黃龍彭愷假援立而擾天功桓帝則單超徐璜具瑗左惲唐衡藉咏夷而擅封爵靈帝則侯覽曹節張讓段珪際昏弱而專擊斷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所愛光五宗所惡夷三族蓋自苴茅分虎南面臣人子弟支附連州亘郡剝黎元使奪民利而黔首始罹其禍矣自陷害忠良污朝賢哲大考鈎黨轉相誣染禁錮宗親不得祿仕而縉紳始被其毒矣夫王者正內載在周禮巷伯刺讒歌於小雅奄寺之役人主何能廢哉第其職不過給掃除供使令守衛王宮而已至乃畀之以事與之以權寵以封爵隆以名號是飼虎而傅之翼也是豈人主之過也甚所貴人主給之廩食而勿使與事賚之金帛而勿使鬻權則人主之過也乃或疾之已甚除之無漸攻之使無所容剪滅之而使之遺類是鬬豺狼而教之噬也是亦士大夫之過也所貴人主給之廩食而勿使與事賚之金帛而勿使鬻權則無桓靈之禍所貴士大夫待之以禮而革其凶頑感之以誠而動其悔悟則無李杜之誅鑒哉

人主有壤括天下之度有宰割天下之才漢高帝衍其度兼有其才者也光武有其才兼有其度者也先主無其才而僅有其度者也當秦頂之暴自非豁達大度無以綏之高帝以泗上亭長經營帝業卒也以仁易暴此謂有其度者也然轉弱爲強因敗爲勝延攬英雄坐屈羣策此豈乏才者哉才以

也

余讀史至晉魏之間而有感也蓋自當塗委運典午開基狼以事與之以權寵以封爵隆以名號是飼虎而傅之翼也是則人主之過也乃或疾之已甚除之無漸攻之使無所容剪滅之而使之遺類是鬬豺狼而教之噬也是亦士大夫之過也所貴人主給之廩食而勿使與事賚之金帛而勿使鬻權也所貴士大夫待之以禮而革其凶頑感之以誠而動其悔悟則無李杜之誅所貴士大夫待之以禮而革其凶頑感之以誠而動其悔悟則無李杜之誅鑒哉

人主有壤括天下之度有宰割天下之才漢高帝衍其度兼有其才者也光武有其才兼有其度者也先主無其才而僅有其度者也當秦頂之暴自非豁達大度無以綏之高帝以泗上亭長經營帝業卒也以仁易暴此謂有其度者也然轉弱爲強因敗爲勝延攬英雄坐屈羣策此豈乏才者哉才以

括濫而笑勤恪竹林放而禮教崩庾賈爭而師尹僻錢神布而寵賂彰兵力分而權臣重朝廷之締造既如彼邦邑之鼓煽又如此簡文掩面而知國祚之不長王敦扼腕而歎陸沈之有自豈無見哉昔稱王業之久者莫過於周而志周道之盛者莫辨於詩故讀思文下武而知俗之厚也蓋朝廷有教化則天下有風俗化行於上斯俗美於下成周有道之隆不以此耶故曰周道其歷素爲不反則忠厚與狙詐異途仁義與功利殊軌觀於周而秦可知也觀於秦而晉可推也觀於晉而百世可知也

人臣之事君一也有取憎於俗而宣力於主者商鞅是已有竊譽於時而貽害於國者王衍是已當秦孝公時戎狄之俗未去也鞅以羈旅相秦卒定變法令行之數年秦以富疆天子致胙諸侯舉賀則商君相秦之效也比孝公死而公子虔之徒作亂至出亡無舍則法之自斃耳於國乎何傷王衍總角而擅時譽識者目爲瑤林瓊樹聲名藉甚豈不一世龍門哉然雅詠玄虛清談廢事後進之士轉相崇効浮誇虛誕漸以成俗而天下遂大壞亟敝不可收拾及見執於石勒而始悔浮虛之無益歎戮力之無期然則排牆之禍下車裂一等耳雖竊虛譽猶土龍芻狗耳何益於成敗之數哉故治國家者求賢士而不得與其以衍也覆邦無寧以鞅也疆國蓋用人臣無越境之交曾謂兩軍對壘而可以私交乎聊設有奸人刺客乘間抵隙持白刃而臨窞室其如三軍之司命何華元子反之覆轍不足多效也然則兩國交兵使在其間此何以說耶曰此謂一介行李或請師或罷兵或尋盟言也身典旗鼓將敵是求杭戈待戰猶懼不暇而通殷勤託意氣此何異開門而揖盜耶昔者知伯率韓魏以攻晉陽知伯之言驕魏桓子肘韓康子足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伯不以死此謂羌夷起於同謀胡越成於共事而況人臣各爲其主何有遽披赤心以相示者乎晉伐楚郤至爲將見楚子必下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不得奪焉者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父功可續也則禹闢鯀而興父仇可遁也則舜竊負而逃何也在三之誼則同隨時之義爲大未聞禹爲忍而舜爲愚也故以禹而律衰衰雖懟於王氏不失一孝子以舜而律紹紹雖死於晉室不少一忠臣而私焉又何以執讒間之口乎故羊公此舉以布大信於吳則可耳非然者軍不憤則身必疑非徒不可爲訓而禍且隨

之事既以背親事君終不復他顧是則然矣獨不度義而後出揣分而後起偉元既可辭諸公之召延祖獨不可却山濤之舉乎善乎莊子之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之情無所解於心夫惟無所解於心而後可以逃於天地之間伍員之鞭尸於平王爲不忠而君子猶取焉親在故也徐元直之仕蜀也偶感母病乃詣先主而辭曰本欲與明公周旋以盡餘年今以老母託付將軍分當告別以展孝道無由復會此辭去元直不忍割母病而仕休明之蜀延祖胡忍弃死父而宦傾危之晉乎故曰人臣之義亦當以王陵爲正藉令叔夜不死而延祖死焉廉廉大節豈不逢干之儔耶吾又何過訾爲也石勒之論高光也大都左高而右光余謂高固不易訾而光於慘矣旬日而戮貴賤二十餘人則疑於濫矣威權在手誅戮自由自非符堅結魚水之歡推心膂之寄其誰堪之而柰何比於孔明乎昔吳起之事楚悼王也廢公族疏遠者以撫其戰鬬之士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起而殺之並中王尸商鞅之事秦孝公也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孝公死公子虔之徒作亂發吏捕商君出亡無舍竟車裂以狥人臣之專生殺一也幸則爲猛敗則爲鞅

不能成混一之功儻遇光武猶未知於岑彭賈復何如而遽欲比中原於逐鹿無乃燃爝火而希大明之照飾裸壤而敵黼衮之榮耶若勒者眞目論也

或問王猛之治秦與孔明之治蜀同乎曰否孔明純乎儒者也以義裁物其奉法必行者爲公而已王猛兼乎俠者也威慴衆其擊斷無諱者爲暴而已當先主之始創符堅之初立國勢未定民志未齊借非嚴刑峻法以肅之其道無由然馬謖彭羕法之所不得不誅者也李平廖立義之所不得不廢者也所謂奉三尺以從事而我無與者也至若猛者以睚眦而殺樊世則近於刻矣以豪橫而誅尹其陳尸於市則幾於慘矣旬日而戮貴賤二十餘人則疑於濫矣威權在手誅戮自由非符堅結魚水之歡推心膂之寄其誰堪之而柰何比於孔明乎昔吳起之事楚悼王也廢公族疏遠者以撫其戰鬬之士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起而殺之並中王尸商鞅之事秦孝公也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孝公死公子虔之徒作亂發吏捕商君出亡無舍竟車裂以狥人臣之專生殺一也幸則爲猛敗則爲起爲鞅

梁高祖蒙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朱异异對曰宇內方一險於天水地壑則師寡敵多則力分藉非神武天授其何以之資也加以羣盜縱橫連州亘郡公孫躍馬於白帝隗囂恃光復舊物而垂祀夏配天之功乎故高帝之師以瑕攻堅者也譬鑄金石者雖堅强而易爲力光武之師以少擊衆者也譬搏沙泥者實散漫而難爲功祖德孫謀固未可以軒輊論其事時异猶爲傅會至於身死寵贈特殊梁於是失策且失刑矣或曰金日磾段匹磾非虜種耶一爲漢託孤一爲晉死難藉令景能慕義曷不勉焉則亦安邊拓地之一奇也曰是不然臣莫貴於忠士莫貴於信彼二磾者雖起自夷落而履

忠抱信結知於人主亮於士大夫者久矣景之北面高澄已非一日身死而背之藉人版圖冀人容納世有盜跖於前而曾史於後者乎在人則欲其招我在我則欲其詈人事有小而可以喻大者梁之君臣曾不辦此故曰失策又失刑也善乎蕭介之言曰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搆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嗟嗟使得介之說而存之太濤之亂豈至一敗塗地耶

問唐高祖曰太王文王之罪人也問唐太宗曰伯夷叔齊之罪人也雖然誅管蔡以定王室周公嘗先爲之矣太宗經營天下無事矣故捐山澤省郎吏身被綈服妾御短衣其恭儉帝能爲天下守財者也承遺業席故資桑麻被野煙火萬里積者乎客曰信如子言財不可擁也然則漢文帝非與曰文之效粟陳而不可食貫朽而不可用而要非能聚而不能保人者將禍務是去而重之將亡務是戒而速之毋乃爲大盜者也故曰文帝爲天下守財者也客曰信如子言財不可耗

也然則漢武帝非與曰武帝能爲天下散財者也北討胡南擊越疲敝中國以奉夷狄天下多事矣故算舟車榷酒酤告緡錢議鹽鐵其撻伐之威匈奴徙遠塞漠南無王庭而要非能斂而不能散者也故曰武帝爲天下散財者也今縣官則異是矣方其無事徵如不及斂如不暇貂璫模布緹騎星流馳騖於朝權貨於市利孔叢生錢神廣置其取之者不翅勤矣及其有事一切緩急倚辦外帑營建則水衡已竭征繕則太僕已空供億則司農已匱而內府之財方且山積砥峙鱗次櫛比黃金朱提大貝明珠之屬烏獲不能舉隸首不能算其惜之者不翅至矣夫以文帝之能守也議者猶謂開武帝之虛耗以武帝之能散也議者猶謂基元成之削弱而後世人主乃享享汲汲曾不知戒將身憂貧耶身爲帝王不貧也

將憂子孫耶子孫相繼爲帝王不貪也田父野老多儲斗粟猶思布施贈饑恤寒而況人主天地府萬物空積無益以害有益乎故所貴人主天下無事當師文帝之恭儉以祖宗之財爲祖宗守之非漁奪而增其所無也天下有事當師武帝之博大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用之非乾沒而私其所有也不然者非徒能守又從而斂之非徒不散又從而私之天下其何以堪命哉竊恐揭竿持梃之徒且弄兵潢池縣官騷騷焉以思而天下土崩瓦解不可救也唐德宗是也

唐之圖武氏也難何以故惠帝死後宮子立未幾后亦晏駕武后之欲傾唐呂后之欲傾漢一也然漢之誅呂氏也易而時宗室則有朱虛興居將相大臣則有陳平周勃呂祿呂產雖握禁兵皆庸奴耳故太尉入北軍徧袒一呼產祿旋斃蓋是時人心未去漢也故曰漢之誅呂氏也易若武后則異是矣專國二十餘年威權在手以刀鋸鼎鑊待天下自李敬業裴炎程務挺相繼誅夷天下重足而立武三思輩方日夜謀爲闕迄改唐爲周岌岌乎殆矣自非五王晝策二張授首諸武就擒唐之宗祉寧復保耶故曰唐之圖武氏也難抑二后之公案易明也獨不有神器弗移鴻圖靡握覆人宗而絕人嗣者乎則趙飛燕合德是也當漢成帝時胤嗣未廣也時以姊弟並幸寵冠後宮已既百方無子而後宮有子者悉被毒殺卒使本支終替血胤長絕此謂不假易姓之典不緣革命之符而喪人家國者其罪豈不浮於二后哉要之本原之地責在人主耳向使窈窕是擇才人不得以尼進禍水不得以媚御豈憂社稷哉則關雎之詩不可不讀也

同里盧靖校刊

贊

水墨羅漢畫像贊

第一尊者以右手捫膝左手剔鼻垢若欲噴者

第二尊者袒右肩昂頸長眺

第三尊者摳衣擷帶置袈裟笠子於水傍蹻足不下作欲渡狀

第四尊者坐枯木擁膝向水涯一童子扶錫杖其側

第五尊者橫錫獨涉

第六尊者持錫絜履與一宰官同涉

第七尊者涉將抵岸一人負笈從後至

第八尊者方渡一僧雖已濟以杖力引之於崖

第九尊者屹然骨立倚杖而望一童子從傍攜衣

第十尊者方面大耳以兩手引腰帶條然獨立

第十一尊者盤足危坐置布袋於石側

第十二尊者右手持木串左手拋錫擲空

第十三尊者合眼撤背舒兩膝坐岩石倚杖假寐

第十四尊者脫舄露坐童子搔背癢處

第十五尊者坐石龕中一童子擊磬一童子烹茗作供

第十六尊者解衣炙背手補敝衲

拐李道人畫像贊

寢其形而君形者在蹇其足而尊足者存瞑目危坐將厭世之喧而窺化之元吾師乎吾師乎吾將從汝而遊其藩策混沌以爲馬鴐俊忽以爲轅師其俟我於緱山之側與楠木之下

圖

呂純陽畫像贊

草履麻縧綸巾羽服湖海襟懷煙霞眷屬將往從之蛻吾骨既謂枯禪亦曰癩仙扶杖而起仰視諸箕童子攜衣裙珠皎然

白衣觀音畫像贊

不爲父爲衆父父不爲母爲衆母母使爾振振兮繩繩兮昌爾后

卧佛贊

築七寶以爲基搆六通以爲宅安四大以爲牀繞三明以爲席栩栩者神鵰鵰者迹噫嘻安知大覺者之非勞而大夢者之非適

王白生都護像贊

土木者形煙霞者氣圖世則柱下之龍適俗則雲閒之雉方其披鶴氅握白玉麈栩栩然有天際眞人想而曷者咿者初不知眼光已出牛背之人也之德也所謂無雙而不可有二者止得公之粗者淺者而曾莫窺其精與深

張戶侯八十翁像贊

起家閭右奮跡戎行騎弓畫戟大劍長鎗單醪饗士尺組擒王於周則仲於漢則良變錄是翁伊誰與方我思古人倘父鷹揚

報國寺張上人像贊

長眉大耳廣額高顴經翻紫貝坐擁青蓮其託興於秋杯也翩翩乎橘叟其寄情於杯酌也陶陶乎酒禪如是者無人相亦無我相而貌公者其然豈其然

王少槐將軍像贊

謂爾爲山澤之癯耶視則貙謂爾爲彊場之吏耶骨則屏屏生不登壇死蓋棺空留白骨埋青山拜君遺像淚潛潛

沈茂仁太史遺像贊

有美人兮材且藝玉皇前頭香案吏眼光如漆唇渥丹畫工彷彿得其意哀哉有如此人曾不四十死天實生之奪亦易其人與骨朽已久頒畧丹青有生氣

陳五嶽先生像贊

赫赫五宗配天作鎮降神有徵篤生賢俊厥俊伊誰我公鵲起玉質金相黃中通理董賈齊聲淵雲並軌學古入官載引載陟帝寵維新薦登槐棘寺龍從高門鼎貴晚節靡榮急流勇退紅顏丘壑便便腹笥何以狀公雲龍澤雉羽翼既生泠然風御其人則徂其文炳蔚

洞上人像贊

佛有米汁不離兜觜師似之吸若長鯨亦有摩詰洪鍾無聲惟師似之堅白不鳴畫工泚筆貌師如生態鼻巨口其腹彭亨以歡喜相作大光明噫嘻誰其從師於化城

龍潛軒贊

龍德正中隱見惟兼南陽而卧南嘉而潛方其潛且卧也包羅囊括而萬象已備及其顯且出也海涵河澗而九有以漸

此孔明所由起隆中而子中之不終淹也

永思堂爲高敬伯贊

父爲士子爲郎永孝思篤不忘覩筵几見牆羅俎豆奉蒸嘗設精廬手瓣香左龍女右鳳王資冥福薦高堂白兎走玄鶴翔會與閔當頡頏

來燕堂贊

翩翩公子玄其裳入我華屋巢我堂口中有篴舌有簧喃喃不休語晝梁哺雛長大翮且翔穿花掠水春風狂王謝子弟非膏粱琪花寶樹搖琳琅主人恩重歲月長一年一度慎勿忘

一枝齋贊爲李少白山人作

席爲戶兮竹爲椽水一勺兮石一拳先生處此日晏然走筆

時著鵾鷄篇古人誰匹張茂先

斗室贊

由合登升其容如斗眠堪拖膝舒纔損肘蕞爾不知我者比鵾鷄之一枝而知我者謂吞雲夢於八九

陳玉叔先生石贊

鳳石

仰之千仞之上叩之六律之響誰爲一拳之多而非羽族之長

虎石

人云寢石我疑伏虎壯士挽强射不沒羽君子之占允文且武

龍石

動也天遊靜也艮止用汝作礪用汝作霖雨

雲石

此不可轉彼不可繫巖巖者形蒼蒼者氣巫山爲雲此其系

人石

冠冕佩玉正笏垂紳東岱之峯展也丈人

張上人方丈六物贊有引

玉泉寺天下名勝處予入蜀因得周覽晚宿住持張上人方丈出六物索題佳其雅尚各爲一贊塵土之

言殊不足存也

笠

織篛與箇貯以秋篝其大如箕其覆如幕濃陰芙蔭如杙如柞境界清涼炎暑永却大廈之庇眾生以託

瓢

箕山之遺弃置千年剖塵去垢以歸瓊仙饑餐芳旨渴飲清泉不改其樂於儒亦然

蒲團

惟澤有蒲織如圓月此無虧欠彼有盈缺五夜跏趺禪心寂滅累稭重茵端爲誰設

衲

鍊白虹以爲綫績青霞以爲縷重則千鈞輕則一羽曝於慈嶺之巔洗於恆河之濱祖右云何以覲佛祖

鐵如意

昆吾之鐵製而爲器出入懷袖指揮如意號召生徒掃除魔魅慧直之無前往無不利

木魚

唼喋於文沼震動於化城叶流鈐比韻共擊鏗齊聲誰謂爾不躍誰謂爾不鳴

玉桃杯贊

藍田有玉價無匹綏山有桃核惟七稱觴上壽樂何極百千萬年如一日

銀卮杯贊

既鉶既鏤載斟載酌天子之貺式燕以樂

瓦羽觴贊

虛其腹泛曲沼傳以羽淩層霄問所出有虞氏之陶

白磁爵贊

美彼素質注以黃流侶麴生集糟丘將舞白鶴放白鵬浮白鷗乎

蓮杯贊

出汙泥登几筵泛綠醑生青煙誰者客太乙仙

香几贊

爰龍腦熏都梁安下體襲眾芳荀令若爾頡頏

大理石屏風贊

點蒼有石鑿以五丁化工泚筆炳若丹青不琱不琢製此素屏或張於几或置於庭晴川夜浩碧樹冬榮既文且質象彼德馨

木串

規木爲串一佛一珠過去未來唱佛不殊爲筏爲梁惟爾之須

木魚

唼喋於文沼震動於化城叶流鈐比韻共擊鏗齊聲誰謂爾不躍誰謂爾不鳴

玉桃杯贊

藍田有玉價無匹綏山有桃核惟七稱觴上壽樂何極百千萬年如一日

銀卮杯贊

既鉶既鏤載斟載酌天子之貺式燕以樂

瓦羽觴贊

古琴贊爲壻陳孟章文學作

嶧陽之直老斡高枝傳以髹漆亘以朱絲竹窻初月松舍涼飈龍龍玉拂鳳足雙支一彈神往再鼓情怡玄鶴下降卿雲四垂伯牙已逝誰爲鍾期平情理性儻在於斯

銘

來爽臺銘有引

皇帝在宥之五年禮部舉士三百人拔其尤二十八人讀書中秘時越士與選者四明楊公亮嘉與馮開之秀水沈茂仁金華陸敬承凡四人而敬承特爲儁異文心酒德不減嵇阮諸賢每休浴之暇時攜朋儕載酒郊亭幕天席地箕踞大嚼以爲常而復於寓館累土爲臺風日晴霽或明月之夜拾級以登周覽郊

歲煙花萬井寓目西山蒼翠滿把乃取王子猷拄笏西山致有爽氣之句題曰來爽臺命吾黨各賦一體不倣以次當爲銘銘曰

赫赫帝畿南控燕代北枕幽并文皇啓土列聖闢輿多士彙征於惟我皇幼神踐祚亶聰與明聖作物覩乘時雀起賢哲挺生惟此中秘文昌奥府會集羣英陸生矯矯橋李之俊爲時主盟冥搜博採時有餘閒日飲而醒累土爲臺其崇數仞爽塏高明亦有朋徒登高望遠眺覽瑤京爽氣何來西山之麓拄笏以迎顧此而樂浮白無算飲如長鯨客有規者乘危懼墮爲樂戒盈姑蘇修志章華賈禍子胡是營主人唯唯子言固當猶滯俗情人生朝露如其夕落何貴朝榮吾姑與子憑高劇飲以快平生不聞郢上亦有陽春遺址弗傾安知攝

士予倡汝和不有令名容言河漢予所弗欽罰以兕觥

方竹杖銘

昔棲爲鳳今化爲龍子處子置子驂予從戒之哉正直是與而毋毀方以容

邛竹杖銘

巴山之材中虛外直鏗然其聲蒼然其色扶顛持危爾司其職

竹如意銘

南山之箭刻雲其首秉直如珪出入在手噫得時而瀉將以揮斥萬有

烏筋銘

毋枭顧以觀毋饕餮以貪沖素是守淡泊自甘聞震雷而不失造帷幄以借談

象筋銘

毋特爾美毋矜爾妍以齒自焚視此焉

虎杭銘

其文炳也爲百獸王作此案兮爪牙奮張以代曲肱以槀不祥

水注銘

興齊俱出與泯俱入消毛先生之渴沁石丈人之腹其鼓文

濤而驅藝海也雖一勺之多奚啻吞三江而含四澤

銅雀硯銘

方其覆華屋而映朱甍也不知其零落於寒煙衰草之側及其薦文几而栖香案也不知其煨燼於牙籤錦軸之前故達人恆於久滿而慳替不以驟合而矜妍

斧硯銘

形剔且疾質靜以專校書秘閣勒石燕然其斯爲體用之具而文武之全

市硯銘申書管建初得之市者

倚市門充秘閣編爲函組爲橐中書君契不薄

端硯銘

爾質堅爾色澤澤以藻文堅以勵德

金星硯銘武陵龍君御見貽

嗟太白不知落地幾千尺不化爲羊化爲石五十鑿之薦文星光景景兮撝四壁

月硯銘

望舒製象太陰儲精磨薯則夕暈生而暫翳滌洗則寒潭徹而較清歷晨昏而久照更晦朔而常盈觀其全者以爲大圓滿而窺其半者以爲哉生明

荷葉硯銘

團團貽水硌硌儲山孰鑿混沌誰瀉瀠洄縱芝卷舒之用勿貽玷悶之慙

白硯銘

石爲骨玉爲膚將近墨將近硃去爾垢滓爾污戒之哉愼爾趨

琴硯銘

爲爾爲文士之用而聲若出宮商也謂爾爲伶官之需而價欲比琳瑯也將收遶響於絲竹之境而奏雅調於翰墨之場

潔可愛客有貽余者喜而爲之銘

也

楊公亮太史有玉硯刻八卦其上索余爲銘

標義之畫濬孔之思不剖珪璋誰立文字觀象玩占此焉攸

硯

馮開之祭酒大方硯銘

方其面平如砥坦其腹廣如池萃玄莵之勁卒總卽墨之全師禽搜雉獲填坑滿谷吾將築京觀於斯

新安詹東圖吏部以端石小硯見貽旁刻五嶽眞形圖乃從子淑正所鐫銘以識之

丹溪之石僅一握眞形突出五方嶽美人之貽比琅玕其製精良誠足樂煙雨生時彩鳳飛源泉布處玄蚪灌溪源石穴豈堪佩桂櫝瑤函薦文螭虞敖那用遠行槖几席尋常見緗

遯

投壺銘

跳躍而飛者矢也躊躇而發者指也中不必多者不務多勝而弗止也

髮囊銘

髮而玄無驕余於少也斑而白無弃余於耄也受之父母而不敢毀傷者進余於孝也

博山鑪銘

海中有山其象爲鑪君子以揚名顯親而昭進德之符

竹鑪銘

鑪以竹爲之雙耳三足其制如古鼎而膚理色澤光

虛直其心藻香其體鄙逐臭之有人擬含芳於君子推德之馨其視於此

茶甕銘

出於陶薦於几貯東嶺之仙芽盛西江之聖水既蘸雪乎性靈亦消融其吝鄙政無煩索純灰以洗腸復何用暫寒冰以沁齒

酒鑪銘

客有貽余酒鑪者周遭布竹中實以土層火其間用以温酒每郊遊童子負而趨其制甚朴而便於提攜又甚減於銅錫之費喜爲之銘

黃鑪之裔酒人所贈竹君胚土火官司令言徂郊堌載以賢聖沈湎非宜温克爲令

栻銘

日出而作與沐俱耦出入是將無問童叟微爾吾其被髮而蓬首

市隱園集卷二十七

同里盧靖刪校刊

書

烔陽費尚伊

奉許頴陽學士書

今天下文學之士奮袂而譚著作之業者孰與閣下縉紳之徒緩頰而稱公輔之望者亦孰與閣下閣下方讓而不有遜而不居盎然而春容坦然而海涵也即古稱休休者曷以加焉伊款啟無似曾奉教左右一麾而出遂不獲操簪舍人之門然每望台垣輒舉手遥祝企閣下加匕箸自愛有如天子思爲鼎衡擇人旦夕且大拜庶幾社稷蒼生有榮施哉微獨下吏徼惠而已也北鴻偶便謹肅狀申候即日春和仰惟與時節宜臨啟無任瞻企

奉曾確菴少保書

客歲從賓捧還里側聞翁榮晉宮秩輒不勝踴躍當欲遣使入都申賀匪久又側聞翁且中流言歸矣輒又不勝拊膺周公精忠不利孺子仲尼日月胎誚叔孫是胡爲乎來哉己又竊思今縉紳大夫祿位名秩勳庸勞伐如翁幾人功成名立以其餘閒歸奉兩尊人歡裴公綠野不逮其親白傅香山未聞其子今吉祥善事萃美高門昔人所稱一日之養三公不易殆謂此爾矧翁又業已帶玉垂紳儼然而稱公孤之列乎漢楷春深福履休暢敬荷一介起居左右蓋翁歸四越月而不佞伊始得一奉竿牘疏節可知矣

又

伏念翁臺弱冠登朝歷事三帝歷中外三十餘年而後致位孤卿晉秩宮保崇勳碩德簡在帝心勁節孤標昜慚輿論頃者之事當事弗察白衣蒼狗變生倉卒致令大賢橫被汚衊迅霆倏電勢且柰何幸清議未湮公道未泯上宰投書頻加論恩夕郎執牘雖意宥原天下人心安可盡誣仰惟怡神養素守冲葆和甘孔子在陳之厄賦姬公避位之詩日以餘閑奉兩尊人千歲之觴若酒脯之費杖屨之資則門生故吏布滿方內四時之供誰敢不給矧白日昜回陽春可待有如主上念翁耆碩察翁冤狀則安車束帛行將起公田間寒翁失馬解在古人矣第下走疏庸夙蒙恩遇當其事時首鼠奔竄既不能伏歐刀以明翁無它而家徒四壁又不能以寸絲尺帛代公輸納迨其事竣乃將尺牘小人哉荆軻聶政而在將不食其餘矣死罪死罪

答陳玉叔先生書

里中稱宦業之盛者傳司徒而後指不再屈我翁嶄起駿近薦列高華司徒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雖然此直論名位已耳司徒公天姿高朗然性不好書即有撰搆一二合耳假令與翁並列今日其文章聲譽能超乘而前乎則雖謂翁爲里中一人可也伊悠謬鬼瑣齟齬清時三黜類下惠而人不與介行吟如正則而人不謂忠以此浮沉於世良負長者之訓昔人有言文章憎命達又曰文必窮而後工是二者於僕進退兩無所取而翁乃命之曰勉卒大業至以古之作者相期狐狸捕鼠蠭蜂捕蚤非其習矣第惟是長者之意則不敢不知惟終惠而教之種種不盡

又

王都護從金陵回每向孤道京兆府多暇大京兆委蛇退食日與當代鉅公海內詞客揚抗不朽之業竊用愉快已覩邸報則儼然改玉晉大廷尉爲天下平矣明主好生祥刑惟愼以釋之之恕行定國之寬將使犴狴無冤高門衍慶其在斯乎且三尺重典九列崇班縣官既用王元美先生爲司寇又用玉叔先生持平其間揭泰岱之高標贊平明之盛治杜陵有言青史無勞數趙張不虛哉

與吳明卿先生書

曩不佞行吟漢上也蓋有屈平憔悴之思焉先生遊方之外不作漁父引舟相避貽詩見贈歡若平生握手臨岐重以縞紵豈其臭味之投抑亦昌歜之好也歲月荏苒於今六年漢江一衣帶水幾欲訪先生於下雉山中一訂千古之業而出

門成礙有志未能悠悠我思曷可言喻寇生來乃辱先生惠書重以勸駕夫以先生負垂天之翼抱命世之才猶婆娑三楚雲水間云何小子復覬覦雲霄之業耶頃玉叔懸車本寧予告天若以二先生佐於林壑者後來之秀齊安有周元孚江夏有郭美命雲夢有鄒孚如武陵有龍君御吾鄉有陳立甫其人皆沾沾以才自命儻先生欲弘獎後輩以廣楚材此其錚錚者若不佞庸庸漆園吏所謂樗杜之木不煩先生繩墨也寇巨源還里且謂當以獻歲祝先生七裒不腆之詞敬託巨源轉致典記別有薄幣當前力另致惟先生命之臨楮無任馳戀

奉方金湖少保書

曩平津當軸勢焰燻灼一二大老逐聲狂吠惟翁若祥鴞威鳳翔干仞之上急流勇退其意念深矣迨其末路猥狽頗

皆污辱爲桑梓戮辱而翁獨閭門養重餘波靡及推此志即與日月爭光可也頃來皇路雖清邊烽未靜重以海上鯨鯢之師爲縣官憂苦天相者德及翁康强廟堂推轂端有厚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之詠若在今日翁得無意乎哉伊樸遨偃蹇無足比數竊祿長安辱翁垂盼獨厚漢江一衣帶水無由望翁顏色疏節可知偶因潘禮卿卒爾奏記揣詩四章以塵清覽翁方張樂洞庭之野擊瓠拊缶知無當也惟翁教之

寄曾陽翁書

郢上父子相繼以名德勳位炳彪一時者翁與太保公而後無兩覩矣翁方追踪黃綺比壽喬松而太保公乃棄景牲之養爲闔閭崑崙之游負海內東山之望蒼生揮涕賓從纏悲又非獨翁一人之痛而已不肖孤謫且陋辱太保公謝疏卵翼蓋義在師友之間既不能負土子雲之墳又不能酹酒喬公之墓負罪幽冥擢髮難數矣一介之使代候起居併致薄奠於太保公蕪辭寫廬蓋莫知涕之無從矣惟翁抑西河之過慟希太上之忘情介百年之景福慰泉壤之惓惓臨書無任悵惘

寄李本寧先生書

前呂生奉謁閽人不爲通竊訝明公之癖王廷評入洿乃謂明公雖杜門謝客諸姬日魚餐左右呼盧賭勝則又姁明公之快也昨丁元甫有書抵生詢及明公起居云明公鑒坏踰垣其思艮苦生答書謂李先生雖苦心然不廢人倫之樂有

任容至當抉雀羅而入但恐美人從樓上笑客耳惠生行便附此起居寔生雅工詩爲明卿先生上客酒行以往則荆卿漸離之流狂者進取則琴張牧皮之選惟典謁者勿以一緑而麾之幸甚

又

明卿沒玉叔相繼楚文士陽九之厄然明公在一不爲少策長駈於脩途吾黨何患於喪也前致小札並不賜之莫於王夫人靈牀計已尚達茲辱來教又損素紈之惠奉揚仁風敢忘披拂哉本立之出僕亦疑其蚤計世人欲殺果用劣轉曳裾授簡當在何王之門乎明公稱病未遑或亦懊恨於愛弟也游公碑記敬謝大教其言風俗之靈賈生治安疏無以過矣

又

門下起家非獨桑梓之光抑亦吾道之慶方閭邸報政欲走一价爲賀而郢中顚掾傳紫氣已西行矣巴蜀古稱勝地三峨插天安可無謝眺驚人語往不佞眞浪遊耳沈令回辱酒貲之餽席未及煖而垂念故人誼厚矣迭李姬者卽轉致之山人當卿結地下也役去草草財謝胡覩察得時時相聞否程居翁吾座師也暗間乞致意拙草二帙寄覽布鼓雷門以當捧腹耳

又

往歲門下以新命起家不勝彈冠之慶且計非久當還木天不謂猶然薪積也自有載籍以來何代無材士亦何代無讒人不圖翁丈以身丁之一之已甚至再何居紛紛籍籍亦何多也久不起居頃聞以太夫人憂歸敎還一力爲候龍門在望相憶爲勞何時策杖一奉玄塵知翁不厭狂客也舊有四詩奉慰並上典記詞不必工取其意焉可耳諸不盡

又

相隔僅二百餘里纔得從歌者附一信下里命果何人也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十家九疫轜車相望而河獨差善朱鈐部以里之疫逃死於河而卒不免非河之罪也假如與安守亦客死旅邸豈獨玉沙之上能死人哉緣此而蹐足不度河一步是懲噎而廢食也不敢聞命不穀落落如舊以天之幸身其康强庶幾無疾病日飲而醉二參翁之餘庇及焉子在則顏回不死豈惟不死且將煉長生之藥餐霞飲露與翁徜徉十洲三島間無老死寂滅吾家長房幸爲鬼仙號召百鬼

豈其後裔而不能奬率羣魔阿護一代偉人使長爲斯文赤幟哉翁幸强飯翁不渡河我當訪翁新市也承遣貺敬此伸謝貞成由河抵潛至南漳訪周啟明年兄此月望後或可振雲杜歌者在四兄處當不落莫矣

又

自客歲遣候疏飾抵今太夫人之喪又不能以薄香往也非人哉惟是斗山在望箔型伊邇登龍莫遂晝虎無成嚮往之私徒與日積僕年五十翁又加八河清難俟漢廣可沿艮晤有期終當一醉甫栢臺耳遣辱問饋極感存注使還草謝並附不腆酬寵貺本建本石想無恙本立聲妓之樂得無損盛德珈琚君甫字而生女此多男之兆高門慶澤遠矣王汝賢尚在嶺南廷尉一子二孫皆如故次孫之逝則僕子壻也

承詢並及不宣

又

尙伊叨厠通家得厪行而事翁丈本立即吾弟也屬在臭味曷敢差池身在泥途無由引手翁丈不以爲討而函書致謝小兒乳臭又荷重貺天上宮花人間彩勝其寵光孺子者則君之餘也敢不拜賜使還草謝計台驂入闕當在獻歲至期耑候不多及

又

七月中曾附一卷於貞成王孫所詩箋一握於本石兄所爲翁初度脩觴未審達否比諗由陝入晉大是快事長鎗大劍翁何所不可第運酪穹廬裘之鄉諸寵姬不耐耳嚴君平謂州有九涉其八計翁賜履所至於吳於越於蜀於洛於秦於晉幾半字內昔馬遷之文浮湘轉勝杜陵之詩入蘷愈細然皆得之蓬窗葦席之間與險阻艱難之日豈若翁躬際太平又親以宦轍臨之文章詞賦卓越千古豈偶然哉使至拜命之辱極感雅念至諧謔之言貨而不討複褥遠寄伴以朱提何物么麼反以口業得利但枸杞葡萄未至終爲觖望此行食棗而甘齒頰餘黃冀分以相啖一歲九遷當爲吉讖以圖報塞想翁又當有解嘲之論耳小兒仗庇風氣日上來歲就外傅今年四月一日亥時又得一雄承詢並復不多具

又

於秦稷稱於晉朱提珍菓曾不浹歲兩辱大貺翁之用情於是爲厚此鄙人所爲願翁一出祝翁九遷所以報也來詩云云若責僕口業意不能無恨而形之筆札者文小而旨大傳不孝台頭八載於茲矣憶惜需次長安明公以木天貴客時

寄蕭以占論德書

時枉車騎顧我逆旅主人斗酒相勞使逆旅人忘其岑寂厚誼久不報耿耿如何比來明公名位日尊而不佞幽憂轉甚此猶其生存者耳茂仁之才美中熙之藴藉一旦浩然俱先朝露眞爲文士之厄刊其遺文收其遺孤非友朋之望而孰兼之鱗羽差池遂未敢以疏遬姓名唐突記室雖然結念明公何敢一日寘諸懷即明公且夕大拜開閣而引儒生收羅楚士安知提攜不佞不有加於逆旅時耶則又何敢居然自棄門牆之外也偶舍親謝別駕行便附此起居別駕攜子茂才卒業成均諸惟明公垂昞緩頰有罪隤楮無任主臣

寄馮用韜宮諭書

曩沈南充回里拜手書之及謂弟伏處丘園以文酒自娛兼得游意翰墨當令生前樂與身後名兼而有之夫流落擯斥之人於世無所復用而頹然一放意於酒則誠有之至身後名古人所稱不朽之大業談何容易哉足下高議雲臺揚扢千古退而脩自公之樂所謂實與名兼而有之者無如足下且足下何愛於流落擯斥之人而羨之也實甫茂仁遂爲古人身後名不如一杯酒宜足下之羨於酒人哉

與顧實甫中允書

曩乙酉歲需次長安花晨月夕旦暮過從遂使孤臣羈客忘其愁苦無聊之思其爲感戢曷可言喻一行出都足下以老伯之訃歸矣吳楚各天無緣聞問先子之喪乃辱儼然惠奠敦非親也孰非子也足下於人父誠厚矣不肖非人哉覩邸報知足下還朝遂晉宮秩瑞日重輪前星將燁進正人行正道輔翼教誨以符三代有道之長者非足下事哉海內人士竊曰海上槃盤之師方警蘇官倚中丞譬則長城豈其弁髦而遺之無何聞鳴騶已繫空谷矣嗟乎廟堂之上不翅多事虐甫陸沉於下位公亮播越於海濱開之投閒於樵李之楨

矯世憤俗由其道可廉頑立懦而清章太出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識者或病其不廣至於門下圖方互用張弛咸宜寓貞肅於和平運神明於愷悌蓋以孔明寧靜之旨行姬公平易之政故仁心義問爲而不宰智名勇功運而無跡相提而論於是加克翁一等矣夫此非不佞之私言實楚人之輿論知門下不樂從臾聊述其瞻冀之私耳高誼久不報一介之使敬候台福今疆宇未寧南北多警明主簡在固不以門下私楚一隅願崇嘉祉以俟新命尚伊臨文無任悚息

與常汝一中丞書

漸使便曾擬奉書左右書未及發客謂常中丞歸矣余叱客曰海上槃盤之師方警蘇官倚中丞譬則長城豈其弁髦而遺之無何聞鳴騶已繫空谷矣嗟乎廟堂之上不翅多事

阻深奧漢之鄉弋釣漁獵之藪有賢人焉尚思羅而致之李何有一常中丞而輕議去也容曰周公至聖三叔流言管蔡大賢慈母投杼總之青蠅無損白璧耳且縣官以流言而罷中丞安知不以輿論而起中丞乎進而矯矯退而衎衎於中丞並以爲候其他寒温不多及也惟執事命之

又

渡江得奉咳唾兼留連杯酒問歸語諸友朋無不頌中丞高誼也者惠泉一甕不減仙露瓊漿竹廚煙暖香澤微聞遂使廷尉五峯索然短氣豈但澆胸中塊壘而已哉人便附謝不宣

又

憶癸酉歲歌鹿鳴而宴者九十人今去之三十餘年而祿位名壽參差不齊若十指然則全昌而極盛難也仁丈纔奉賢書旋登上第徧歷清要馴至開府十年林壑奉母弄雛身與名俱泰福與算駢臻迄今始杖綈約如童魯殿靈光指寧再屈即不佞弟少仁丈八歲涉世跲踬未老而衰浮沉酒人心長髮短昔人謂松柏之姿經霜愈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豈虛語哉江路迢遞雪舟遲暮不腆爲壽喬力代致囘詩呈拙有美莫揚遥望眞人如在天際

與楊公亮太史書

曩謝理問從閩中致仁兄書則囘袍結念在遠不遺空谷之音與寒谷之春慰可知矣自後鴈羽疏濶缺然久不報李明府自長安回喜得起居爲悉蓬萊仙吏偶落人間十年補外

一日趨朝二三兄弟不推不輓還畀禁廬而又令留滯外臺神羊觸邪何如騶虞不殺池上鳳凰未免笑人情涼薄耳弟伏處泥滓五十之年且至仕非久宦家鮮餘貲故人相念往往責以祿仕去歲馮用韞書來云楊公亮薛不入都門今且來矣以此招弟良感其厚意然度性迂戇終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仁兄不幸與弟同病雖圖南之翼固不得不以暫息搏風擊浪要自有時耳昨春初偶得馮開之甘應溥書在開之應溥婉邪憤世不堪其憂弟兩憐之而意乃左袒開之蓋應溥之隘誠不如開之之達以此遂欲定兩賢優劣狂夫之言發仁兄一噱耳李明府之任附此爲候湖海波臣望武夷如在天上風便幸惠好音蘊結不宣

答鄒孚如文選書

春初家僮入閩拜命之辱娓娓數十言大指責弟輕出好進不歸訂洞庭雲夢之約藥石之言胡不蚤以相示令弟成此狼狽也二月聞察報三月歸抵敝廬展覲老親便欲走一介報足下適程生至聞足下起居而喜可知也秋風稍涼當買舟漢渚一詣足下乃程生又謂足下謝客甚嚴諸乘軒之使莫得見其面至若弟者恐未遽麾之門牆之外也

又

足下講告玉叔不安其位本寧致政元孚立甫寬諭■籍楚文士之阨也亦海內文士之同阨也諸公勿論卽足下掌選一疏開誠布公登賢選良由其言雖幸天下可也議未及行而忌者指摘其後古道之不復與直道之不伸寧獨今日哉然足下春秋方壯養由基雖善射安能不百步一息太夫人

垂老而思鄉當以家食爲娛度足下亦何所不快新詩楚楚足泣鬼神季子何人豈當年躍馬而從不佞南還者耶足下又失一偉丈夫弟矣

又

曩常中丞致書云足下已抱子殊爲足下喜甚謂合浦之珠還矣適詢來使復爾天折造化小兒播弄如此獨且柰何哉不佞長足下二歲猶子然此身雖有五女不如無有然不佞善逃於酒三爵之後便自陶然計足下坐卧萬卷中當亦不惡西河之痛曾不如東門之達不佞常以自解今以解足下天不絕善人之後八龍三鳳尋當自致也見寄四帙種種精絕古離別自爲創體江文通以後一人而已近不佞有詠史三十章其旨季孟也其詞天壤也今以觀足下如謂可存乞

以數語弁其首往往見足下標榜尹長吉不啻其自口出豈以三十年綈袍之誼反出一日傾蓋下哉儻脫稿乞付蕭廣文處千萬勿吝太夫人尚未襄事炙雞絮酒請待異日芡實蓮肉少許附往惟照存不備

答朱平涵太史書

不穀坎壈仕路越在草莽無由交天下豪傑士曩以天幸值明公持節過洱如人墮苦海中轉徙顛躓驟見西方至人現宰官身說法迄今五色琉璃光猶曜然心目間然不敢持瓣香投足頂禮願爲皈依者則緣分淺薄不堪爲如來弟子耳往陳上舍奉謁乃辱記憶頃復枉箋書重以匪頒龍鍾么麼何以辱此勤懇於執事果哀其沉淪顛躓而引之甘露法門耶不穀固不敢忘明公接遇之恩也亡友立甫家學淵源天才卓犖資不逢世賣志以沒明公以一日之知圖終身之報既哭諸里又表其閭紀綱其家事剖屙其遺文悠悠世路誰無衣鉢而結念如明公者豈非千百而一人者耶至於弘文奧旨首冠篇帙斡以仁心傅以縑采法言以侯巴顯三都以玄晏重子瞻有子立甫有徒槩諸立言均爲不朽此何必復寢丘之封紓下宮之難贖中郎之女而後爲陳氏忠臣哉詢諸使者知出山有期聖明在御元凱登朝從此以往即明公帶玉厭金之日玄嶽培塿恐不足再辱履跡而竹林魚牘之夫唯有加額以祝無疆之休或得金石奏鼎之文而誦之其一念私淑不敢後於他人則不穀所以爲報執事勤惓之遇者如此

寄曾直卿宗伯書

錢上舍回里拜大命之辱兼示今昔行言念離合之踪追惟友朋之契前既心折於沈生今復魂銷於顧子爲之歔欷泣下至於質卿卷舌而去國嘉猷掉臂而還鄉又復嘆行路難也每觀沈茂仁骨屑屑如不勝衣顧實甫目精黯淡無光疑非長年客今果不虛至如老伯遲發大受若萬斛之舟與千尋之木經霜飽雪盪盪排山抑何遠不至何重不堪哉時事多艱太平未集元老倦勤調羹有待平陽治裝平津開閣此其時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搶楚人之雪焰張平明之盛治於相說一篇蓋有深望焉尚伊偃蹇林壑猶然故吾前書娓娓願懷干進頃奉來教知以義命自安隨處可以有詩當爲十二字箴矣

又

不奉起居之日久矣辱在臭味曷敢差池顧翁名位日起逸
泥下走不敢頻以竿牘唐突中涓乃心情結念則無日不在
赤霄青漢之間蓋翁於二三兄弟譬則魯殿靈光具瞻斯在
行人仰止矧庶在宇下素覩其隆隆赫赫者哉調饑之懷斷
可想已屬方孝廉計偕附此爲候不俟犬馬之齒業已稱艾
獻歲則翁七十之期且至以耄耋而踏鼎鼐周則畢公漢則
張蒼唐則郭子儀宋則文彥博今且屬翁矣頌莊椿而祝靈
桂端合有人不俟請搦管而從其後

寄周元孚尚璽書

足下從謫籍三命丞尚璽吾黨故人無任彈冠之慶以足下
才具自合顯庸第冀足下少自韜晦以就大業勿使妬者快
意爲佳耳往弟需次都市有謂弟指摘足下詩於曾司空所

者足下坐此詿誤及詢其詩則足下贈沈太史詩書司空便
面者怪哉怪哉嗣得足下金陵與顓上兩書始知足下無望
於弟然人言亦大奇矣董夫人詩集幾掩作者足下序更悽
惋眞不減安仁之誄爲元孚婦便足千古矧其詩不朽哉

又

元孚起謫籍超拜符卿尋用推轂觀兵塞上終軍繫組之意
氣長卿持節之文章充國屯田之計畫晁錯實邊之論議可
謂前無古人矣從此握樞秉要目無全虜資廟堂之勝算寢
邊徼之邪謀誰爲隨陸詎無武烈乎弟株守丘園落落如故
昨見足下特薦管觀察不知余人爲誰諗劣如弟儻藉子公
力得入帝城乎一笑

又

足下持節在里纔綴諸故人日置酒高會從車騎雍容閒雅

甚都又時分俸以佐貧者諸故人大喜過望相如之歸成都買臣之還會稽其爲榮快無踰於此者尙伊僅僅隔一衣帶水獨阻晤言我思如絲曷可言喻倘聞軒車將發敬遣一介候送前茅靈州天下精兵處也軍吏治文書幕府上首功不無事矣惟强飯自愛

又

七月中與傅民部爲鄭渚之游舟過漢川聞中丞以避水舊寓府城卽欲同民部維舟過訪不謂近在別業去仙女山頭只尺耳比歸則日爲糊口之計奔走衣食不仁哉陽侯也至若大中丞位高祿厚粟陳貫朽方收薛邑之責以奉客損雞鶩之餘以養士下壺餐以救餓人捐萬鍾以給貧乏吾黨日且譬龍虎之文翥鸞鳳之章九芝一集含英咀華揚葩擢采翹首跂足以待嘉惠何言僅也家弟贅壻於胡以甥館代子舍百年之託二老人終身賴之而天奪其室事眞有不可柰何者申丞公以葭莩垂念誼厚矣謹附此爲謝縷縷不多具

又

介旋得報書綈袍戀戀情見乎詞不佞喋喋不無褊心矣至所稱園圃之盛嬉游之適疑於溢美好事者傳之則爲過實不佞當之得無爲夜郎王耶昔坎井之蛙自以爲樂及觀東海始規規然失也他日不佞覩於中丞之巨麗有不神懷心悸而狂走者乎

與龍君御書

足下少年登第才美翩翩中原麟鳳政不多遘曩司理之謫偶然註誤今且爲六館師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囿子與氏所謂樂事安得薄廣文爲冷局哉每與立甫抵掌謂足下高材絕識宜自貶損馳譽驟於峻坂固不若改轅康莊馴致千里之爲快也聞陳員嶠已轉儀曹此足下前茅會間希致意種種不宣

又

壯哉君御白面臨戎買生五餌斷匈奴之臂終童尺組繫單于之頸詎非千古盛事哉秋風凉矣塞上多寒輒因徐君寄聲徐君游足下舊矣挾一七首走數千里而上謁軍城計當爲入幕之賓矣足下季女無恙不多及

又

仟回悉太公達生之適及足下伯仲承顏之歡具慶在堂二難擁膝漢則潁川之陳宋則眉山之蘇於今爲三矣足下方且譬龍虎之文翥鸞鳳之章九芝一集含英咀華揚葩擢采使人讀之眞若游銅池而踏商嶺九華七明璀璨奪目偉哉龍生垂齒牙樹頰頷猶人耳而遂擅不朽之業奈何使世人無姁也弟之齒長矣頭鈍如昨頃玉叔長遊立甫繼沒輒斤斤絕絃日成荒蘆市隱園花卉雖無恙到門剝棘者盡滔滔俗子耳跫然之音不能無望於足下秋以爲期儻惠然肯來乎明月在天涼風入戶當與足下爲十日之飲第恐鼓楫大江順流而下漢汭一衣帶水終成脈脈耳乃說者又謂足下甫就子舍恐未卽出夫天下方多事王孫寧可以親爲解耶武陵桃花源終非秘駕地也大從旋草草裁復並謝大貺之辱老伯及長公皆未敢另裁希道意不盡

又

小价回知足下以雨雪泊舟白壚磯者且浹旬豈江神戀戀

詞客耶一水盈盈恨弟不能以一葉舟來也見寄佳詩字字工當張楚降崧令他人索之畢世不辦江中丞鐃歌集翠羽以爲冠割狐腋以爲裘此又非墦埵大手不易到奇哉龍生使爾多財吾爲之宰矣

寄張質卿侍御書

都門分袂不意竟與足下長違別矣樸樕無似之人分宜外斥無足怪者弟念與足下肺腑之交什伯朋輩一旦相失天各一方身無羽翰道遠莫從悠悠我思得無詩人離合之感乎乃足下念我不惜信使裹糧萬里而存之此情此誼豈晚近所覩哉兩制東南一大都會也非其人莫任彈壓足下儼然用惠文臨之知當事者推轂深矣計此時且鎖閨人試南金東箭並入蒐羅歌鹿鳴而謠多士也豪舉哉後獨此而已

會稽山水秀甲天下再穴雁岩靈境種種時以餘間尋幽弔古登高能賦寧讓古人惜不令不敲秦筆以從爾敖篤長逝應甫投閒子運實甫相繼請病吾黨風韻寥寥乃爾馮生楊生放蕩江湖間得庇宇下當不致岑寂晤間希致聲

又

自都門分袂聞問幾絕天假之緣韓材官入粵麻留後入楚借爲共喬竿牘時相及詎不幸其前惠扇頭詩已至頃讀新篇抑何洋洋纚纚也古詩斡以風力運以遒勁浸浸漢魏唐以後無論矣南溪放歌極才騁辨遂闖杜陵堂奧七言律時詣錢劉佳境與丈別十年而不朽之業乃爾即令丈旦暮鍾鼎何如坐進此道耶張羽王先生不佞耳其名久矣曩讀韓侯歌及下雉諸詩窺豹一斑耳今在山中與丈倡和足稱桂林雙璧顧安得陵晨風而從二君子游也留後致足下書附此爲答聞留後其人磊落酷似其舅弟尚未之見拙草三册寄覽亦望丈評隲且以詩政於羽王先生搏一笑竊恐小巫神索耳諸不罄

又

客歲里人程大川自東粵回始知諸郎次第登賢書記在長安邸中長公方駒齒次公髮初燥季君尚在乳抱今遂軒舉他日步武瀛洲爲眞佛名仙定不比阿翁唐突也一笑

寄陳立甫儀部書

自仁兄北上社會寥寥叔於田巷無居人詩人之言豈欺我哉人春尊公微恙高將軍寻亦病雖不妨賡歌而杖履簡出獨傅郎酒德差王花晨月夕時結念足下然足下以仙吏自

命婆娑瀛海間烹九河之鮮酌中山之酒得無亦凝睇遠望思居者之岑寂耶弟寂寂仕念已灰家慈不察強以祿仕里人好事者復慫慂其間而長安諸貴人又不肯從中引手王陽在位貢禹彈冠仁兄得無意耶北行紀事古文詞雜以謔浪是太史公滑稽傳也當梓而傳之種種不多及

寄陳新之計部書

新之無恙春和讀書窮巷中聲出金石何如執掌吏事也友人陳立甫司理河間頃歸言新之於吏事甚善顧無柰鄰邑令何含沙之子何處無之即常中丞近亦不免萋菲計兩君翩翩直當以清歌綠醑澆其塊磊耳

寄周啟明督學書

曩仁兄柄文中土會拜命之辱當附書呂許州爲謝知達典

記矣彼時天厭楚德王石俱焚李本寧既先蠖屈仁兄亦復
鴻寜賢人道喪正士氣沮詩所謂攜手同歸正嘆此也本寧
相去只尺時得聞問獨仁兄隔越千里雖有雙魚道遠莫致
頃見邸報遞知復有彈冠之會於齊接浙於魯獵較聖人出
處自有律令且天下多事望仁兄出而振之每念仁兄頭骨
隆起眉稜紫氣勃發目光閃閃若巖下電當爲神仙中人此
非其時耳執事以爲然否

又

楚稱南州冠冕者非吾啟明哉樓閣三重則弘景煙霞之致
圖書萬卷則鄴侯架軸之藏奬拔沉淪則德操水鑑之識嘉
惠後學則有道人倫之師兼以風流自命大雅不羣客有求
羊庭多羔雁披丹抒素昧若醍醐嘉善矜愚量同山藪一代

高標千秋素業海內人士無不延頸企踵思一覿龍門矧辱
在臭味夙忝金蘭者哉客歲持兩鵝香一詣玄嶽作禮高眞
一走珂里謁吾啟明翹望仙廬近在步武舟人利涉揚帆夜
渡千里皈依跬步而失十年夢想一旦爲虛詩人所以詠蒹
葭也當裁一詩以寄湯懷計抵峴首轉付王孫得之詢之土
人云已下世帳然言返遂抵於今偶貞成王孫奉訪敬附十
行七尺之軀儻不先朝露尚期坐仁兄酉陽樓把酒一醉但
恐東帛在門徵書在室爲仁兄計者將老鹿門之畊乎抑應
隆中之聘乎弟當謹伺之不盡

奉董思白太史書

伊椎魯無文謬從秘館諸公之後仕路迍邅徘徊謫籍蓋引
而家食者二紀於茲每抵掌當代賢豪輒心折於閣下兩科

規誡不枋一盛事也

答潘禮卿將軍

大將軍提漕卒百萬轉輸數千里功不在鄭侯下當事者既勤推轂謂宜撫劍鳴鏑立殲鯨鯢海上而遂巡里門壯猷謂何晤令弟衡捕乃道將軍頃善病病良已且刷羽登壇又私心壯之昔馬伏波趙營平皆以遲暮立功金城銅柱炳炳青史所貴鷹揚虎視老且彌壯慎勿以勁悍猛摯之力僅僅供靡曼妖治之用章臺柳終不如穹廬雪銅雀妓何似休屠祭天金人也昔泰大將軍揖客輒敬緩頰新觀察且至垂黃繫組儻有意乎秋以爲期當勅嬋娥掃廣寒宮以待五字長城又當屬將軍矣

與藍荊石山人

不佞沔之陳人也少理章句流覽載籍輒慕禽慶向子平之爲人其於富貴功名無浮慕也好尉縻人偶霑榮祿一行作吏遂苦徽纏從事既久愈同嚼蠟比挂謫籍決意縣車自謂四大既空五蘊無著而酒祟詩魔未能解脫觸境生情時一吟咏寒蟬哀蜘天籟自鳴與至之語間一破的政恐作者不賞賞者不作聲應氣求斯道未廣不意足下以鴻漸之翼隱吾南郭非黃生娓娓幾失藍田一片玉也投我四詩尚未屬和兼以索居寡處未及從藍輿中物色高賢乃復損芳訊重以瑤篇尺牘則阮仲瑜之藻繢諸詩則庾子山之清新何物蓽蘆中有此佳士獨怪李本寧不能標國士於里閈而令不佞始採玄珠於重淵之下恨得寶晚爾黃花初豔紫蟹正肥何時過我抵掌一談啟予之盆屬望非淺敬掃徑以俟

寄龍君贊孝廉

伊不佞辱在臭味二十年已前事尊公渠陽翁則知渠陽有子二十年已後友吾君御則知君御有兄然大者不能接殷勤效者無以通問詢則所謂一處南海一處北海風馬牛不及耳宇內詞人百六哲匠獨謝維楚有材雅稱不乏而公家父子兄弟一門鼎立於洛則鄴下之曹於蜀則眉山之蘇以古揆今寧復多讓龍陽翁厭棄雕蟲今且去而講玄修之術君御浮沉仕宦不無妨作者之業足下大器晚成後發先至竊恐足下出而渠陽翁不得而子君御且難乎其爲弟也一介行李候尊公洎次公殊不敢自外於足下敬削短牘以塵典記兩家世講千里神交或不以未同爲拒伏惟棣棟息

寄甘應溥憲副

記戊己之歲與仁兄分袂小園迄今二十年矣從此各天涯音杳然客歲始覩人點知命兼之爲郭中丞公推轂仁兄才美自時楨幹然中丞友誼卓冠千古矣弟碌碌如故伏仁兄餘庇晚得兩兒長者已就外傅風氣欲上以此遲婆娑粗足送日每思茂仁用韜輦非不驟貴然偕遊亦蚤碌碌瓦全差爲勝之昨聞開之公亮亦復登鬼籙屈指宦遊惟仁兄一人耳行百里者半九十信非虛語後來者居上此在仁兄勉之里人史材官赴任附此爲候中丞文章意氣爲時山斗弟所尸祝久執事者能一道其仰止之私乎夷方溽暑加餐自愛

寄丁元甫

歲杪鄉里人便曾附一札知達記室矣獻歲以來計道體休暢婆娑青桂把玩紫芝儻遂忘天下事耶丈夫進思經世退

思出世然古人有互用而不膠者留侯則以經世出世者也顧仁兄擇一而處焉偶歌者緣如便附此爲候其人中州人也挾長袖而入楚將無與鼓瑟齊門者類耶然落落穆穆固自可兒惟青睞不既

又

會城七日如坐火坑中而積薪其下雖仁兄噓我以仁風灌我以甘露飲我以玄漿而不勝火龍之焰坐是宵遁而不及與仁兄爲別然鄂渚相望近在項臂尺書往來鱗羽非乏即二十年而晤不爲遲七日而別不爲速別而又晤不爲難耳仁兄以命世之才兼獨行之節道大莫容急流勇退土苴治世眞以治身刀圭欲就冲舉非遁而神膏靈液欲以點化頑愚敢不惟命第夙非仙骨久涸酒人方海前因寧希後果

昔君家令威化鶴千年而始一歸吾家長房僅僅鬼仙耳緣分有淺深功行有厚薄成就有大小以古揆今不當爾耶張了心文學殊於此道不淺方瞳碧眼鬚髯戟張當是丹籙中人吾友王昂生讀參同悟眞諸編頗涉其大旨其爲丹青寓於方技耳願仁兄兩收之弟請游其藩可耳古詩一章書扇謂政董公册得附驥尾而又無結搆之勞大快事也昂生毓麟客游乞善視如何諸不盡

與易海洲中丞

客歲不揣疏賤率爾奏記荷蒙枉答情詞委宛綈袍戀戀前無古人矣獻歲以還輒欲買舟東下一望清塵計蓮花幕府不廢屐齒而適聞旦日有謝客之令遂躑躅未前伏思弘才碩望爲時鼎吾何物合沙乃忝彈射所冀帝簡方新與情共

允叙仲尼者無傷日月之明返周公者不待風雷之警彼其之子徒自點耳初於翁臺盛德何損哉史材官人省肅此申候首夏爲期或得請見臨楮無任依依

與李景魯給諫

河距珂里三日程耳側聞仁兄每多境外之遊黃蓬赤壁所至除館以待弟匏繫株守不能一陪杖屨得無倉父乎孫西赤來乃辱惠書且得聞所未聞深用爲慰乃西赤又言仁兄方鷁畫舸載美人將著屐衡霍理槎沉湘范蠡五湖何足多讓顧蠡爲於遲暮之時當由計晝無復之仁兄爲於方壯之年藉令他日履津躡華業已先蠡而饒爲之然朱公能再致千金而仁兄枉示不免乞貸富人豈王楊黃金之術尚未精進此道耶一笑偶舍親王君行便附此爲候王君名家子精於占課每多奇中貴邑膏粱著姓乞爲延譽仁兄一言固將

九鼎重也附聞

書

寄鄒南皐通政

沔陽費尚伊

自乙酉歲獲候仁兄於長安邸中今去之二紀矣彼一時也仁兄引手龍鍾如弟惟願分餘光於巖壑間且適貴郡張文學回里附此爲候風便幸示好音娓娓多談慈亮不備

寄屠長卿祠部

今海內稱宗匠者句吳則王元美先生吾楚則李本寧太史長卿起東海拾甲而趨滌鼎立爲三詘不壯哉若尚論古人則蘇學士之文李供奉之詩千載赤幟長卿又何讓焉而遠謫嶺表長流夜郎文士陽九亦略相當長卿兼昔人之美而欲免流俗之憎能乎哉越使便敬致十行四詩附往聞紫雲樓食客甚多得無損太夫人之餉乎

與郭美命宗伯

暑月浪遊揮汗如雨諸君子以舊誼見存投刺行酒殆無虛日客苦主人愧怍無地翁園師卿座隆重可知忘貴下交遞爲主席清談善謔亹亹忘倦夫諸君子誠爲有情矣如翁殷勤繾綣則非賤子所敢承也至高齋一宴供張過盛水陸並陳絲肉迭奏息佳樹而毛骨爲清酌甘泉而唇吻爲潤將身在十洲三島之間耶所謂庇焉而忘寒暑者也且因是而得寓目武庫之雄周覽文園之勝架頭錦軸麈尾玄言流膏散鼎則仁兄之謂矣頃聞仙廬卜吉熊夢徵祥韋氏雙珠一時並燿麟角鳳毛繩繩未艾而方且欲谷棲巖讀書樂道出則侵晨問渡未及告辭蓋抵今而始得以一力爲謝此爲疏節何以請而解也素紈四詩以記佳會聞新搆一枝巢並抒一丘壑附上記室翁垂天之翼何羨於鵷鶵或茂先之賦自爲不朽耳種種容嗣佈不宣

寄張澤巖太史

往不佞需次長安明公方待詔公車逆旅傾蓋輒校秋之談出處生相向浮白大噱從朝抵暮賓既濡首主亦屬厭此爲豪舉恐竹林諸人未易方也去之十餘年聞問缺然自明公登第愈益疏絕每接曾少宰書輒云明公齒頰間時有不佞頃烟黨譚孝廉自江夏還復道明公惓惓自非臭味能無秦越乃不佞一任疏節非人哉三湘七澤號稱材藪天不愛道明公與郭美命先生並起江漢龍章鳳采信足張楚然楚二三狂士猶望明公引之壇坫之上九奏萬舞不廢飯缶之音大廈明堂倘資榱桷之用流落不偶非敢有加於明公要以成明公之大而佐千古不朽之業遠者無論陳新之老驥伏櫪而窘於芻粟丁元甫健鶚摩霄而困於矰繳楚王孫貞成東箭肯金而東於宗令凡此皆明公扶翰之倡與肺腑之交

所急宜引手者自此而外要可指數至若不佞高陽酒徒耳牛溲馬渤曷敢參品參苓曾在藥籠諒不捐棄儻不即填溝壑侯明公開東閤時徐議之未晚也翹首龍門無由操籌一力代侯兼布闊私草野倨侮語無倫次伏惟涵亮臨紙悚息

寄張思永太史

不佞弟猥從梓里兩叨公家世講復以天幸得奉轅弭從仁兄秘館之後微靈竊寵詎不厚哉自惟不才偃蹇流落仁兄亦橫遭家難險阻百端迄今二紀而缺焉久不聞問人之無情亦至此乎然側聞尊伯仲里居禔福賢郎及諸從雲蒸龍變芝蘭玉樹布滿庭階竊欣慰無量夫先相國何負於國尊伯仲何負於時而天之報施低昂乃爾以今日觀之一弛一張安知不大發於後耶天固未嘗瞶瞶也同年兄弟半登鬼籙頃曾宗伯又逝矣其最少者如沈茂仁馮用韞陳伯符亦相繼淪沒同鄉數子晨星落落而鼎甲三人惟仁兄巍然獨在弟雖樗散亦復瓦全在禮五十曰艾君子服官蒞政天不歷先相國之業從此以往皆仁兄甌金帶玉之年弟或不即填溝壑猶冀鑒東壁以分餘光語不云乎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藉願以祝仁兄而私用爲娛彼隆隆炎炎者譬電光石火奚足多羨耶唯仁兄加餐自愛韋家相業且次及玄成矣偶緣里人王子便附此起居夫去之二紀而始通一札不佞弟信非人哉風便岩俟好音以慰空谷跫椿黯然

與何仁仲少府

仁兄簪筆彤庭鳴珂丹陛朝游衙霍暮集金張市酒新豐當壚員笑和歌燕市擊筑爲歡人生適意仕何必鼎鍾飲何必山澤哉尚伊雞骨餘生羊腸末路暫雖除禫業罷彈冠每懷京邑追憶舊游仕者晨星沒者朽壤酒壚既邈隣笛含淒安得與仁仲縮地論心仰天浮白一銷萬古之愁哉臨書浩歎

又

自仁丈歸里遊人過客索書奉謁者不啻數次道路轉徙想俱作洪喬也仁丈入踐清班出佐大郡譽諸食蔗晚乃逾佳驟聞解組莫詰其故讀本寧文似以詞賦爲崇詩能窮人信然哉益部談資不減華陽國志不穀入蜀先仁丈二十年而虛往虛返譬諸夢遊以此愧仁丈多矣遠辱芳訊附此爲謝張麗華想無恙把酒坐文杏齋箕踞大嚼何用巫山十二峯頭望神女也

又

曩從歌者附一札至今寥寥矣傳上舍還里乃辱手教懷人之念知不遐棄雲夢玉沙相去幾何刻舟稽鴛趾躅兩地也詢之傅君丈色澤而王神髮黟而氣完如四十許人又二三寵姬魚鱗左右芳洲文館日飲而醉二參淮南鴈寶何從得之而嬌健乃爾方悟孚如諸子器薄而植淺也傳君再過安墅附此爲報孚如嗣子何似立趙孤者誰乎風便相示不多及

與朱連之宗侯

二十年與足下神交而會不覆一把臂爲快比來方得奉尺牘以通殷勤當吾世而失宗侯倘論古人者竟何人哉公役入河拜命之辱讀扇頭新詩信詞人之傑而書法逼古足稱二絕小子請三舍以避矣貞成大是快士天潢濟濟固不少

此輩而家徒四壁立企足下善覩之朱九郎有貪肉之相而無宿飽之謀信當塡溝壑舊爲長公龍陽亦惟足下憐而收之宿醒爲崇草率裁復聞足下市毛穎於河是責章甫於越耳一笑

寄謝衡冲侍御

曩不佞濫竽瑣闥明公方簪筆西臺繡衣驄馬惠文從事彼一時也直聲動朝野壯氣搖山嶽矣世路風波雲翻雨覆明公既返初服不佞亦越在草莽江上芙蓉遠莫堪贈然每讀高詠輒爾心折維楚有材雅道不乏興國首倡雲杜嗣響明公鼎立而三桑梓之間將前無顧甫卽不佞生平嗜酒學業荒廢問有結搆不敢過習者之門只尺玄亭安得北面受業攻有三舍避耳乃明公謬相推重命以大巫索之何不媿且知明公不棄枉書見答尊公遺草爛如雲錦扇頭雄作炯若明珠譬諸師武明公三世登壇多多益辦不佞欲以偏師仰走也譚孝廉回道明公邁軸之樂甚適不佞云孫先生行且明公憐才雅多賞鑒當不塵之門牆之外也

與孫湘山給諫

曩上春官與明公交纔一臂而意氣深遠矣日月不居雲泥互換不佞既遠跡於山林明公復辭榮於霄漢駕非千里水可一航而江上芙蓉澤中蘭芷不堪持贈耿耿何如明公相念歷久弗渝客有入洞者曾枉箋書陳說生平感慨離合回環把玩情見乎詞迄今五載缺然不報然戢明公高誼未嘗不感次於骨也明公天才卓犖家學淵源作邦司直爲時宗匠出則景星慶雲處則雲鴻霧豹加以賢郎繼美璧潤珠輝世業則玄成之有賢史局則談之有遷文苑則洵之有載與轅門樊二方里推三柱擅南楚之芳聲拓東吳之令緒洞庭雲夢襟帶包絡不知幾千里而閥閱鼎貴冠冕蟬聯有如明

河去華容三日程耳三十年來偶從譚孝廉附一札疏節可知明公不棄枉書見答尊公遺草爛如雲錦扇頭雄作炯若明珠譬諸師武明公三世登壇多多益辦不佞欲以偏師仰攻有三舍避耳乃明公謬相推重命以大巫索之何不媿且走也譚孝廉回道明公邁軸之樂甚適不佞云孫先生行且以爲倘快屬門人陳師卿行附此爲候師卿夙以詞翰擅聲

裔車以出安得久有林壑不謂北轅尚滯日月方更雷雨不解明公將謂此又乾坤何等時耶譚孝廉北上沈直指尚在滇南大從遠來無可爲東道主者比還肅此申謝秋期公子省試當得語明公於晴川黃鶴間浮白一慟自千古奇事升沈顯晦可無詞詹尹矣

寄鄧東里參知

楚縉紳里居而號鄉祭酒者不少乃稱者獨推轂東里先生至比於謝太傅白香山之爲人其事觀覽而爲池榭亭園之屬者亦不少乃稱者獨推掌百可園至比於午橋平泉之爲勝地以人重人以地益重有自來矣以故望先生之顏者如坐春風如飲醇醪涉先生之園者如遊清都如履玄圃人人厭其意以去而小子伊切近維桑辱在臭味顧不得一望清塵寓目名勝豈廣成姑射眞邈在天上武陵桃源終隔人世耶側聞先生春秋八十高矣而小子伊年且踰艾蒼松翠柏受命爲獨先生山中之晉甚長小子伊卽不填溝壑終當以角巾野服訪先生於丹霞白石之間狂非稽阮妄意入林交匪求羊儻然開徑則剪蓬蒿而入撰杖屨以從者詎在諸名輩後哉偶畫史曹君過齊安敬附七行並小詩二章便上典記往倣郡李孝廉曾侍玄塵謂先生談藝之頃獎藉小子伊若將引而登之作者之場孺子可教乞勿以未同而麾之引領好音以慰飢渴主臣不宣

寄李本立國博

曩聞仁兄爲吳越游駕橫船擁細君徜徉江海之上則朱公之泛五湖也經齊歷魯稅駕都門立彤墀覲丹陛拄笏而望

也歸抵敝廬卽欲通謝而道阻且修我思徒切迫於歲暮以迨今日翁得無怪且叱謂僕爲孟浪人耶時事多艱仕路險於羊腸翁丁其時懸車在里對良朋擁愛子談說古今商較文藝濁酒一杯鳴琴一曲高枕北窗何減羲皇以上人獨念本寧婆娑一官低迴不去遠不從僕近不從翁接浙於齊徘徊於魯當必有說也頃屬朱明台祉休暢一介爲候並布闊悰何時策蹇新市再一把握瞻望清光倍深馳念

與錢郡公論鄉飲書

竊惟鄉飲之禮至爲隆重今大賓介賓卽古之三老五更也不佞自有識以來諸所覩於爲賓爲介者非薦紳俱尊之老則鄉里自愛之夫蓋朝廷以此磨世而礪俗當事以此獎善而勸賢邦大夫鳴鍾考鼓而饗之諸博士弟子歌雍咏勺而

進之煌煌盛典秩秩初筵非其族類誰敢妄干而今乃有大諺不然者賁緣者假苞苴而圖倖進游揚者憑請托而市私恩昔爲胥吏今列西階朝論鬼薪暮參賓佐匪魁魎之跡妄希白日之光飾糞土之資强附青雲之列前此一二么麽醜類在事至使君侯詘體抑尊造廬請謁閽郡之人爭相叱詬謂何物倫父遽爾唐突而耆儒碩老一聞齒錄反掩耳却走唯恐逃之不深此舉者之誤其於君侯令名令德初何損焉波流涕靡日甚一日而頃者復有亡賴小人僞請瑕釁不自忖度多方結納彼推此輓冀徼非望皂白不分又將塵點一誤已甚再誤謂何生居鄉不能及陳太丘王彥方之節槩而剛腸疾惡竊欲執鞭古人君子不失身於匪人義士誅無禮於君側輒敢明目張膽爲君侯一言乞念盛典不宜輕褻公

議不宜輒廢明示舉者曉以大義與其濫冒而橫加於齷齪鬼瑣之人勿寧揀擇而愼畀於潔廉清白之輩令閭里砥行布衣抗節鶉衣鶡食巖居谷飲者頂背相望一加咨詢盡是嘉賓濟濟彬彬几筵生色何至使頑鈍無恥甚者觸刑憲而蒙惡聲者辱邦君之席而羞縫掖之士哉昔繁纓之請小物也而孔子惜之雙圃之射末秩也而孔子愼焉今縣官憲老之典不輕於雙圃之射而膠庠康爵之設特重於繁纓之飾柰何不以珍重行之而猥云彌文哉夫厚風俗彰舜教苟無其人寧虛其位又惡用此彌文爲也往聞之言惟或事擇焉

寄歐茂野憲副

頃者浪遊乘便奉謁唐突閽人無所逃罪長者寬然不加譴責行酒投棨進面加膝嘯則蘇門談乃稷下飽德醉心實徵曩從友人王汝賢抵掌當代人士輒稱門下具有文武材略蓋心識之久矣比從黃健之扇頭讀門下近體二章初日芙蓉秀色可餐則又怪汝賢稱述之未盡也嗣健之奉詔卽欲附一書幕府竊揣未同逡巡以止虞侯入洱乃枉箋書重之鼎貺將大將軍寵薦寒素由健之知我耶抑昌歜之好有自來耶昔嘉隆之際屈指名將無踰戚將軍右者請纓鳴劍戚固自致青雲而游揚推轂則王元美汪伯玉諸人之力居多故戚將軍不勤摳衣倒屣門下材符衛霍技冠曹劉高視獨步直超乘而上不侯椎無文無能爲大將軍役者異日有緣

短衣相從儻許厠諸典記之末耶即不然而操如椽之筆爲大將軍勒石燕然雖無其材雅有其志惟門下命之虞侯竣事而還庶狀申謝黃健之感緒袍之愛且得攜細君以歸自千古高義若咸將軍則自治不暇矣一笑諸不具

寄張養晦藩伯

往王將軍健步還里匆匆附候夫以赫蹏一片而寄數千里之遙心與二十年之積想亦忘草野之倨侮寫懊恨於懸隔懽則有之慙於何敢仁丈不以爲詩沈直指戴星而過沅陵乃辱枉書重以佳刻兼織文素紈之惠仁人愛弟略其瑕疵伸以久要弟小人哉有禍心矣又讀秋夜見夢之作何物么魔乃闚窘窴將意氣之投有逾把袂精誠之感不待殫冠至於誼重連牀情深共被落月屋梁池塘春草片言悽惋湘鬼含愁一字踟躕楚囚墮淚弟復何心能竟斯旨回環把玩惟有感泣而已滇使回再附尺一並謝違貺沈直指云仁丈方爲時楨幹未宜引退或俟賢郎中儁當有開府新命弟野人也所聞於直指者當不虛矣

寄譚學甫進士

僕型之陳人也屏居以來交游隔絕么魔鬼瑣者僕既恥與爲友其塊磊崎嶮之士亦恥交僕獨足下與君甫兄時挾雀羅而入清談疊疊流連竟日自惟駑且賤無以寵薦而君子每一念之未嘗不感且愧也然君甫涉世淺少年習氣容有未除足下游道既廣閱歷滋深諳練世故通達國體無論里士遊舍即與海內名輩度長較短指寧一二屈哉郎報至喜而不寐魏科膴仕固足下所自有而要以爲世楨幹爲時鼎

呂不負科名則矯矯如足下者政自不多但初意猶期足下以鼎甲一爲楚人吐氣而名次小屈將終莆捷徑爲疾足先得耶當事憐才定以館選相處石渠金馬冀足下好爲之而僕猶有美芹之獻大都交欲愼事欲省行欲堅志欲潔會見吾鄉一二先輩一爲大司成一爲選部圓融熟美無所不到而或返以取敗前事不遠足爲殷鑒然僕徒言之而不能行所謂躓者語途耳生平忠直足下今以爲規其用爲琪而愼實之耳平風便船候僕老矣足下方貴用事努力無相忘

與尹吉甫

足下崛起江漢赤幟詞壇雲杜雲夢莫贅一辭下走么麼曷能爲役足下義急鴞鳴勤加推轂若將進而加之膝者卽下走無似其曷敢差池空囊草敘竊願附以不朽但著糞佛頭穢形珠側兩者未安無已請須後命孚如三札二草並完上足下何時詣孚如爲我謝無狀剡舟可泛且挾雀羅而入矣

又

本寧以足下賞余詩當由强兵無弱將也若並建旗鼓足下自淮陰侯多多益善意者鄙人當爲牀頭捉刀人也楊生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極爲難言足下有命曲爲處分卽不佞不敢當季布一諾或不至勞執事者作虎圖耆夫從旁對也餘裹想楊李二公能悉之不多具

又

足下以文章尉赤幟輔以玄中三若諸君子囊小池上不趨龍門奚客欲紹介惡能容七行視三若兄逐客之令且歸咎主者殊川爽然自失從此不敢復添蛇足但恐平原諸人不

免笑人寂寂爲足下計者將一旣謝絕之耶抑亦有倜儻磊落者猶取一二以成足下憐才引士之意否使還草復握手之期更在何日生仗此添一大子想所樂聞者諸不多具

奉李雲卿公祖

湖上之游良辰美景甘雨和風碧柳青荷清歌美醞會心不遠樂意相關此最上之襟懷抑超然之曠舉賤子謬忝良緣恭陪勝覽叨冒非一榮幸爲多扇狀申謝並以前撰元夕小詩博笑昨者譙集徐當有述惟賜斤削不宣

責友

足下玩世蚜蠅怡情弈詠卜居志遠遯地心長鄙古高士如張志和陸務觀何以加焉惟是習氣未除禍心爲甚三杯之後輒有煩言五步之內每多異議無季布之使酒而有其狀而戶集問奇之履十日未淹三秋遂隔將使楓葉吳江徒增日實要以逢人說項不負心期云爾承委牋書敬上記室過湘水而弔靈均登衡山而採禹穴霏霏雨雪曷勝作客之懷鮮灌夫之罵坐而肖其狂遂使對壘者搖唇觀場者鼓掌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請自今以往閉門却軌深居簡出自貴鄉三四咸黨及吾儕一二交遊而外勿赴稠人之席勿窺少年之場應酬旣少嫌怨自消至若李氏之事阿祖阿父把臂非疏諸弟諸兄盡譬亦久昔人絕交不出惡聲逢人噪噪徒自爲煩且悠悠末俗安能家置喙耶僕亦爲同志兼是居停世人欲殺吾愈憐才藥石之言惟賜裁察不然者引繩批根人且移戈向我我將何辭足下實利圖之

寄尹玄中文學

不佞惟少文曩識公家長吉於諸生籍中嗣後從舍弟所得交三若文學二惠競爽竊謂尹氏之彥盡於此矣不意蒲萸中復有磊落瑰瑋如足下者鼎立其間南金東箭萃於一門

矯矯煙霞定有驚人之句勿忘好我苟倦野侯起予

寄姜仲文大參

曩庚辰辛巳歲獲與足下聚首長安裘馬聯翩經過趙李謔浪笑傲連乙達丙致足樂也造物妬人風飄雨散壬午乙酉曾兩入都門足下皆以簡書他出酒壚雖近邈若河山迄今二紀馬牛莫及每念舊游潛然涕下李雲卿公祖從廣陵來出足下一緘二詩見示回環把玩有如覿面嗟嗟仲文足下乃尙憶菰蒲中有落落如費生者哉自費生交海內賢士大夫不少朝而刻頸暮而下石一室之中尙爲胡越轉盼之頃且有炎涼而足下恃高誼乃爾世人徒見仲文宦業文譽照耀一時而誰知肝膽意氣久要不忘有如此哉昔虞卿解相印而急魏齊子厚薛播州而讓禹錫千載而下政使仲文爲

之復何難耶久閒足下起家豫章無從聞問適傅廣文任彭澤敬附十行並扇頭數詩見懷足下有意爲楚游乎青油幕府願以角巾請見臨書無任戀戀

寄沈上卿侍御

東城一別倏焉改歲矣冬初閻有請告之疏且詫且喜其詫則謂丈長駕遠馭舉足千里乘時豎立勉就勳業何至下襲幽人肥遯之跡其喜則謂由基善射不妨暫息郎以年餘徘徊子舍吾黨酒徒旦夕過從鍾鼎之業固爲未晚嗣後得王汝賢口信始知清恙已痊按部伊始此一舉也副當宁勉留之人之意釋慈母憂悸之懷慰粵人挽留之願釋洞俗猜忌之訛不以一言爲謝顧不佞年已迫衰不以駑齒汗血追逐風雲而欲驟首長鳴於壠坂間郎明公欲策之馳之恐誤主者未將不佞前所謂喜者爲非而詫者爲是耶獨恨汝賢日夕聚首千里遣候不以相告缺然閒問坐成疏節昔人恥獨爲君若放之清泠處以曠邇補綴烟霞酒掃泉石以待明公於里

子豈以汝賢爲不辨此哉不佞犬馬之齒長矣於進退榮辱之途尚未能自判然平康老放見者欲嘔終不能塗脂抹粉以悅年少如丈憐才推轂里人致士隗始當以汝賢爲急不佞一貧措大肘無斗大黃金印安能以空文爲質發丈一噱耳黃舍人行敬附起居楚粵隔絕而始致舍人一函不啻上林鳥書瘴雨蠻煙眠食自愛則野人芹曝之私也其勿弃而棄之

奉宋虞言吏部

不佞汚之陳人也白擯斥以來杜門謝客者十八年於此矣草野倨侮重以瘝情故於里中尊輩一任疏節即顯赫隆重如明公者復以末同爲懼亦未敢驟以竿牘通候典記安郎薄之愚分守圜陛之朴褻自分於世長畢矣不謂明公遞以

乎雨雪之情執手徬徨意念深矣設太夫人百歲無恙黃磯赤壁當有訪戴之舟延徐之榻風木纏悲乃集一旦望海門禮樂易刀劍以牛犢求也爲之豈更他侯且武陵有桃源流澧之間饒丹砂蘭花借此修眞鍊性蕩胸怡目葛稚圭陶弘景而在當嬴糧躍馬以從門下又何歆然之與有第吾黨狂耳闔楚各天無從問問箋書見枉喜過谷音且諗讀禮多暇襄事有期大孝因心末世罕儷所冀禫除在即微拜非遙杜後惠文再蒞荆楚峴山之碑未磨南國之棠方茂此沔人所日明府以卓異見徵想不惜迴舟繞策一詣沔境則把臂入林尙有期也拙論褊心忤世不敢示人門下不以覆瓿而以災木藏垢謂何重以玄晏之詞又當爲世寶矣上价還附此爲候相漁衡雲日遲好音以慰離索縷縷不多及

寄黃賓王中舍

賓王無恙曩從燕郢識足下於管生所文弱秀雅體若不勝衣妄意足下游閩公子耳山中讀封事乃能抗言執政疏朝上相君夕解組若萬鈞之弩一發中的雖賁育之勇何以過之青留侯貌如好女陳平美於冠玉皆爲漢宗臣定太子策諸呂其功爛焉足下似之矣因憶不肖曾濫竽省闥時事多非不能抗疏從諸君子後乃論劾會稽趙先生以衰老當罷至令人疑爲江陵捐投如足下名重於太山矣任山父還新安附此起居山父云與君家光祿爲莫逆交坐光祿得罪明府客游楚而囊愈貧唯足下念之

答貞成王孫

自足下去沔音問遂不相接亡何竟有貴宗之變落巢覆卵甚爲足下憂詢之知舊則謂足下方堅卧無恙其事焉牛不相及則又大喜今事已定足下當無損其樂趣大從至捧手書而喜可知也大都貴宗之事起於見猜成於柬濕遂不可

解聖明在上當必有酌情法而處者足下善自愛勿多談也
河今歲苦潦一雨連月不休以故穀價不貴而米珠自若日
與朱年抒籌握算僅得據石以助足下制厠之費甚不易也
遠辱專惠兼貺及小兒草萃爲謝值有諛墓之役書不盡悉
開美遐亦僅僅數字丁司馬判錄張太史鶴官楚徼一何烈
也亞父爲誰不佞謹塞兩耳不願聞其人

又

十年五度得奉清歡商訂文字則頁朋之切磋謔浪杯酒則
同氣之歡娛醉後耳熱使酒罵坐則五陵豪俠之氣槩昔人
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者非君侯哉君侯自始知片帆無恙而又聞損
廻福舟破浪相念殊殷王姑射已始知片帆無恙而又聞損
餉供客戶屨爲滿歸裝幾何堪此糜費假令行李在江陵不
尺一爲候漢之廣矣江之長矣望大兄如姑射仙人安得促

使君侯有食客之苦將無豐干饒舌耶曹畫史入省乘便爲
候十月爲期或得把臂閒新中丞爲敏同年不審能於格外
行事否或可借爲地主耳晤常丁二年兄乞致意葛更生楚
奇士也並道惓惓餘不多具

與李善夫光祿

自都亭分袂業踰兩紀人壽幾何堪此離索往仁兄罷安慶
守亦未省何年山公啟事勤隱推轂而高卧不起如蒼生何
將逼情幽抱卓識玄襟嘗鼎一臠了無餘味裹足而往唯恐
逃之不深去之不速耶弟鄉評士論萬不及兄硜硜一念或
具體而微自宅先公憂遂挂冠長往世不我求我亦無求於
世茂林豐草殊覺自適與仁兄盈盈一水安得南江北漢遂
化爲嚴灘顇水也同年物故半在鬼錄曾宗伯年逾七十猶

與李瑞塘翁西鄉年伯

令孫過訶甥席未煖而行無論過從故人矣乃其英標玉立

偉度淵停信百閒不如一見鼻祖耳孫後先輝映異日文章
豎立公何必減卿卿何必減長也時下嚴寒道履多福莘莞
兄日夕聚首想多樂事文裘獸炭綠蟻黃柑杜娘從傍度曲
絲肉競奏此又何須左挾安期右挹浮丘哉王生以奕入潛
附此爲候王生遊潛諸公而獨未得一登龍門今日御李君
矣

又

恭惟老伯春秋七十高矣追惟戊午歌鹿鳴而宴者九十其
人今皆塵土而獨老伯爲魯殿靈光金石不朽松柏後凋亶
不然乎且參知君寵授方新鳴騶暫止春杯行慶晝繡承歡
徑笋初抽江魚正美娛生則陸賈之車騎積善則于公之駟
馬吉祥善事寧復多覯不佞卯在世講凝稱一鴈而館穀之
拒爲感

又

一再過潛輒荷款接頃輕舟宵渡懼煩物色而尊伯仲已儼
然江之浒矣乘月散步周覽園亭涼臺爽閣修竹長松幽傍
委宛霍塵扶疏華胥夢游殆謂此耶主人愛客浮白無算精
殽美醞充溢筵几雞鳴解纜水天一色傾倒高誼徘徊繾綣
則又悔過從之不早也抑舷負句驟得六章敬書扇頭請政
並以爲謝濠上歌並諸聯句覓便再致籬菊無恙乎不勝馳
慕

東張歷山學博

先生本以杜下養生之旨旁通郭璞青囊之言信莊生所謂
神解形家所云道眼也先君窀穸已蒙指示茲復修葺敬廬
再煩爲孤刊定惟先生留意近聞徵神女於陽臺候宓妃於
洛浦想爲鼎氣之助老子於此與復不淺矣一噱

答周仰南參知

曩素之役以奔走餘閒謁明公於里授粲行酒高義無量去之十餘年缺然不報即又不能以尺一之函通侯門牆非人哉遠辱箋書從天而下肅狀申謝並布區區竟陵徐中老向欲集同郡縉紳作耆英會老伯肯首執牛耳小子輩當奉鞭弭以從也臨楮曷勝馳戀

與婿劉伯達文學

別去臘盡矣詢之從者知有荊南訪舊之行將迎者致敬有禮即抑執恙雁先之也足下清年美質雅度沖襟鴻搴鳳躍天啟之矣所企擯絕紛華益加冏鑄終先公未究之志副不佞相求之雅世故有耕而穫者未有鹵莽滅裂而得者足下高明自能蚤辨不待不佞呶呶也至若尊從百指呼諾相隨有赤心而事主者亦有封殖而自私者若太阿之柄盡以與人遙觴之末勢何能禁先儒謂治生之策學者不廢恃在胸不比尋常葛瓜故敢以苦口之言進足下秘之勿令覩者責僕饒舌也聞以初六日見過鄙意便欲相留家務不妨擇能者付之餘物可扃鐍攜帶者一聽尊裁承惠年儀不腆附答並布區區惟鑒亟不盡

寄由漢中

僕之始拜漢南也諸縉紳游門下者咸爲僕色喜謂門下今之賢大夫也子之行必有合者迨僕抵任而竊怪稱述者未盡也大都門下平如水直如弦停泓如淵照育如陽春僕臭味偶同遂成莫逆而門下方且隆僕以禮貌接僕以退讓僕小人也儼然當之然得一意展布其愚行其胸臆庶幾夙夜可無大戾實惟門下左提右攜不謂主計者按覈罪而討之也報至之日室人交謫謂柰何博此惡聲負門下以去即僕之錫則天所以莊老伯於林壑者日月固長也藉令白首三

無以自解而門下猶復憐而存之慰藉窮途情文交至清觴
祖道悽婉欲斷即所謂禮貌而退讓者無毫髮弛也則門下
誠古人哉而柰何卒負以去也行時大醉踉蹌走三十里而
別日暮酒醒恍忽如夢寐中事殊冒不恭之誚然非醉恐亦
不能徑別第飲河之量不勝大噐耳廿七日抵石泉從水程
徑由紫陽趨興安興周參知一飲而發從此去門下日遠矣
七尺之軀已付泉石自分餘生無足報答知已但日祝故人
旦暮樞要實爲分華割榮不淺也臨楮無任悵惘

寄楊以德中丞

不佞伊天之僇民也匿緣際會謬厠賢書比詣竿頊闇猥以
樓蘢居先蜀之役又竊祿大邦種種馮麗徼寵非一末路淺
迺伏處蓬藋雲泥異分白首如新以此一端殊爲悵恨大都
東也弟半百之年已過其五髮且皴皴白矣晚有子息足娛

壯宦譬諸行路遠或百里近或一舍甚者跬步而止至若章
亥之步窮無窮極無極足力所竟安有量哉則翁丈今日之
享受是也楚粵各天廣地相接適有便鴻敬上短札爲候憲
府尊嚴極知唐突三十年世講之誼或不以爲討臨楮震灼
不宣

答尹三若文學

滕文學訪戴舟還得接手教重以瑤篇金聲擲地光怪燭天
人苦才短明公抑何多也不佞年過五十兼有蟋蟀之好弱
冠操觚不見長進足下乃欲擬之本寧將壇坫之上耶廊廡
之間耶抑門牆之外耶所賴明公建旗鼓中原左提雲杜右
攜魚復以張楚幟牀頭捉刀人乃英雄本色耳客有王生者
過貴地便陪七行王生工相人術頗多奇中明公泥蟠天飛

洒陽費尚伊

書

答武岡王帷一殿下

不佞伊才愧應劉學慙申白偶以疏賤之質猥蒙盼睞之榮衙杯竹苑搦管蘭臺附翼攀鱗陪朝伊夕頃緣大庇叨享餘年榜樸不材幸保性命於閒廣之野逢茅自守敢邀靈寵於尊貴之門迺辱注存遠勤翰使文錦盈篋被陽春於幽谷朱提滿橐假暴富於貧兒惠比綈袍不衰是懼賜同綸帶欲報無從謹陳尺一之牘代布感佩之私俟桃花水緩當徐牽一葉之舟想桂樹叢深獲滿醫百花之醞伏紙無任悚息

答尹乾泰中丞

尚伊年未逾壯即從翁於京腳五陵裘馬深以倚玉爲榮嗣後翁騁逸足於康莊而伊崎嶇於羊腸鳥道中雖顯晦殊途翁不以疏賤見遺每一握手情好陪親殆四十餘年猶一日也頃翁以眉壽養重東山如蒼松古柏挺拔於千仞之峯而弟亦以樗櫟保其天年得徜徉於一丘一壑之間則翁餘庇之及也乃辱翁存注翰貺既遠殫重以瑤篇琳瑯滿紙情文並與小壻陳中秘復爲翻刻就中稍簡約其詞欲令迷者易悟遠者易傳且邊幅小窘易於印刷粘貼非敢擅自竄易也近藉過當祝願彌深則非伊所敢仰承惟有銘之五內而已從這遣冗裁謝擬二月中操一葉舟訪翁於漢上芳洲草色想不厭狂客也臨楮無任瞻遡

寄太宰周敬翁書

先皇晏駕主少國疑人心搖惑物論紛紜譬置棋不定累卵方危翁直取辮毋呶旋以鎮定大明中天羣狐屏跡霍子孟之擁昭立宣狄梁公之反周爲唐方斯茂矣道大莫容功高不賞讒人交亂流言俄至臧氏之子初何能爲翁遂翻然求去不俟終日此於翁高蹈遠引之跡得矣其如社稷蒼生何哉閱入騶抵里敬馳一力爲候有如天心示警公歸有期內冦台司外總戎務爲時砥柱作邦具瞻翁雖欲保全東山未可得也請洗耳以俟

又

前家弟自譚府歸道翁盛意欲令里開請縉紳約會於景泖之間修荀陳之故事關秘阮之高踪甚盛舉也而良覿難得佳會竟虛桂楫空浮蘭輿不往徒使江花岸柳水鳥山雞笑人寂寞乃知翁延攬天下賢士大夫固易而結納於梓里親故知交輩固難天下賢士大夫欲望翁顏色而奉咳唾者固多而梓里諸賢隔閾於門牆之外者不少也一力爲候並附短楮儻前盟未寒尚當策蹇從翁不多具

又

友人有攜翁約言見示者去汰去浮在泖尤爲對症之藥近與小壻陳中秘復爲翻刻就中稍簡約其詞欲令迷者易悟遠者易傳且邊幅小窘易於印刷粘貼非敢擅自竄易也近郡侯徐公亦刻有五箴說移風易俗大旨亦與翁合俟刻成並呈尊覽餘不具

又

犬馬之齒辱翁記憶輸貺遠臨感媿交集春水初生擬拏舟造謝緣雨兒析產家冗塡集坐是雖谷然山斗之仰日在胸

臆何時把握慰此悒悒也一价代候並將薄獻山澗之毛沼
沚之鱗以佐匕箸鐘鳴鼎食之堂蔬無需此然舍此無以供
良庖翁勿諸其唐突也陽和廣被花鳥爭妍計名園眺覽定
多樂事第恐綠蘿門外蒲輪且至元老壯猷倚毗方切翁雖
欲久有東山得平臨楮無任瞻邇

又

恭詵序屬朱明台履多福國恩家慶當與日俱長良慰良慰
茲瀆敝州徐侯蒞河二載仁心惠問更僕難數大都遠代之
循良近日郡邑長吏之翹楚也河瘼之民繾綣慈母詈登春
臺庇夏屋適伯兄以近報參知楚藩侯引例求避百姓攀留
計無所出竊念翁台於侯素有緇衣之好即近列薦剡皆出
翁推轂一旦舍去詎翁軫念桑梓亦有不能釋然於懷者士

民徽惠懇翁一言轉達當路庶侯在一日即翁一日之賜沔
人尸祝當首翁而次及侯也惟留意是荷

寄戶侍陳志冀書時有郭侯波及之累

伏聞新命晉陟司農暫借南都根本之寄行膺內庭端揆之
司公席卿階增里門之勝事太山北斗壯元老之具瞻允副
羣情卓爲時望仰伊自甘下走謬附英游荷高明特達之知
良非一日感急難周旋之誼迥異平時祁奚脫叔向之刑晏
嬰贖越石之罪代豈無人翁實生我矧酒佛門之甘露已蒙
分俸於榮頒潤涸轍之枯魚復荷投瓊於亟餽貧兒暴富壚
頭酒價應償寒谷頓吞河上草堂堪葺御且不恭感　無極
敬遣一傔代候萬福憶漢浦之仙旌無從把臂望江干之盡
觚徒爾馳神書不盡言統惟台炤

又

昔人謂千里而得一士猶稱比肩今漢上撮土不過掌大而
比廬接黨翁與敬翁同時鵲起詩不云乎惟嶽降神生甫及
申茲舉以似兩翁寧復多讓龍門在近理楫非難而塵務分
心葛藤糾足有懷投刺無計摳衣彼千里命駕五夜操舟者
獨何人哉滔滔俗子計翁亦不詞責也即日春和喘力代候
並訊翁出山之期中原鼎沸荊棘滿途翁當速駕以慰時望
毋戀戀三尺蒲團爲也別具不腆採懼唐突溪澗招沚之毛

又

伊款啟寡聞無足比數翁臺不以眾棄見遺進而加膝盈盈
一水雖音問不時及而含情結念未嘗不日在左右也昨一

力奉侯聊申企慕之私薄有芹獻曾不足當郇廚一筯乃煩
翁臺枉報翰使遠臨示以宏篇錫以珍錯施者毫毛報者丘
岳啟函發貺不知感愧之交集也近閱邸報知有新命聞縣
官方虛元宰之位以附統均之託鄭翁龍躍於南雍周翁鳳
鳴於漢浦翁且鼎立爲三楚之光也四海蒼生之福也侯鳴
騶就駕另容專布先此鳴謝臨楮無任瞻邇

又

往攜小兒北上僦居胥監去台階幾只尺耳塵土之身泥途
之跡不敢懷刺門牆比小兒上謁謬叨容接亟問亟餽非乳
臭所宜承而大者又蒙先容於大司成曾不匝月而竣於事
省長安索米之苦此爲恩庇上薄雲天矣爾熱還舍勞瘁交
集擬走一介起居太夫人於里而魚軒已駕疏節殊甚竊聞

枚卜在近拜衮有期來歲又元老六十之辰計彼時方得走一力修候京即兼布謝悃惟翁勿以稽皐為討則幸之大者舍親王生兆雲曾辱垂盼於其行也敬附寸楮楚地今歲蝗旱相屬民之凋瘵極矣翁酌大斗以調元氣里人籲有更生之望臨楮無任瞻戀

寄禮卿何崑翁書

伏以上臣秉軸際五百年豪傑之昌期元老添籌延八千歲春秋之景福惟位望仰同乎穆契兼年齒上接乎篆鏞恭惟閣下鳳麟儀止龍馬精神鼎宿鍾英抱黼藻經綸之蘊箕星炳耀為文章禮樂之宗瑞靄千重玉笋班中傳刻漏彤雲五色蕊珠宮裏聽鳴珂時維九月抱清露於瑤階候值千秋搗玄霜於玉杵天優名碩南極流輝帝重耆英中台動色瀛島之違議淵算固未易窺測也尚伊泥途賤質屢荷湔祓摳衣

蟠桃纔熟驚採擷於羣仙上方朋酒初成訝傳宣於中使矧人主呼嵩之後正相君開閤之時周室生申允資岳降商宗相說不待形求瞻巖石於中朝榮添漢幄聽歌鍾於北里福備箕疇令子斑衣杯泛金英堪却老門生絳帳觴浮玉液更延年歡動簪紳慶闕宗社尚伊誰聯桑梓臭切芝蘭厥逢初度莫効鳧趨喜際芳辰徒深雀躍敬馳寸楮用祝長春伏願永奠河山長為柱石颯金帶玉竟中書二十四考之勳補袞調羹翼聖朝億萬千年之曆伊臨楮無任忻忭屏營之至

寄大中丞陳心抑年兄書

往翁台鎮鄖楚人徵惠艮多而不佞父子受恩最渥種種高誼非筆舌所能盡也仙旌北指楚遂沓春多事鄖鄖之間騷繹尤甚古云師之所過荊棘生焉艮非虛語加以蜀變嗣興

時師範鏞顏回於洙泗百代宗工信協羣情允孚公論伺伊
厠身大厦久荷栽培寓目新除倍殊愉快顧龍門雖近而驛
路尚遙莫效鳧趨仍煩燕賀自取不恭之罪難逃後至之誅
伏願中行表俗大雅維風坐春風而人知趨向改玉改行沾
化霑而士奉周旋遵道遵路歐陽修之正文體會何讓乎昔
人董仲舒之號儒宗庶復覩於今日作時標準爲世羽儀伊
臨楮無任欣忭

與何寶王小嘗先生書

不佞於武陵龍君馭肺腑而骨肉者也每暗輒稱翁不絕口
比翁登朝而不佞返初服矣行能既無所底又無貴游推挽
沈淪墮落垂三十年是時翁亦以亮節孤忠齟齬於時隱桃
花洞中未及相聞頃翁還朝籍爲宗社稱慶而舍親譚學甫
自春初一札後長安不翅天上矣閱邸報知以新命榮授運

書回乃道翁口吻中時有貴生若將進而加之縢者將君馭
會阿私所好致翁誤聽誤信抑翁實有昌歜之好雖牛溲馬
勃亦爲藥籠所收耶顧不佞筋力衰矣翁雖欲手援定無起
而相者然翁高義實不敢忘惟日夕叩天祝翁蚤躋鼎軸是
則所爲報也臨楮無任馳戀

與王石帆計部書

幕五陵裘馬三市鶯花出則參大府之謀畫入則奉高堂之
色笑昔魏公子處江湖而戀闕空遥周大夫苦行役而將父
莫遂古人之所難明公之所易其爲娛情滿志宜何如哉惟
是蓬蒿故人生事寥落東壁之光既杳南鄰之跡亦疏翹望
台光徘徊遠道徒有調饑之懷而已北鴻偶便聊附短札大
司空德隆望重行正宰庶倉卒不敢奏記嗣當專奉過庭有
暇乞叱名道意臨楮不多及

又

恭惟台丈以皇華貴客暫臨于舍太夫人勿藥有喜比箸日
加此純孝之感也良快良快第時事孔棘邊氛殊惡台丈受
天津橋相者識裴令公非虛也所冀在貴不盈處高能下堅
事大府指揮運幕軍國大計倚賴非輕君親並重恐未得戀
戀慈闈也至於閭閻凋敝饑饉薦臻孫杼軸既空誅求百出竊

慮荷鋤持挺之禍不遠在邊境而近伏草野太翁身任統均爲國柱石一門鼎貴又不知何如調停也遠承珍貺極感存注上使還草率裁謝俟北驛將發專力馳候諸不具

與趙鵬南司理書

不奉起居者遂歷寒暑矣龍門只尺一葦可航而泥途之質出門成礙馳仰私情與日俱長耳前承示佳刻諭苗諸篇宣天子之明威化夷方之薄俗質而不俚文且有情商彝周鼎信是名筆至於登高作賦遇景留題命意高華材思閒適極堪娛目濁酒一杯枯棋一局以此送日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別諭云見獵不無喜心死灰終鮮燃理若賣田而赴彈冠之會又非本懷且恐爲識者所鄙當更與足下細商之鄒南老白首同袍願能見憶譚海澄姜萬安回頻頻寄聲前書徑達或不至扞隔劉起翁愼密恐書中別有闕說也人來附此

數字見王錢二丈乞致意一榜兩魁大爲鄉人吐氣容覓便另候璦玉丈並此申意不多及

迎大參陳萊玉公祖書

帝眷忠貞行副登樞之寵代資名碩先膺執憲之榮黔黎喜切於雲霓湛澤感恩同於江漢恭惟老公祖研海鍾英崑池毓秀通今博古蘊命世之奇才緯武經文抱匡時之偉略琦行瑰意蕙質蘭心釜薦賢科歷登華貫論兵畫省富龍韜豹略於胸中作鎮雄邊奮雷厲風行於徼外文章卓爾收桃李於公門閫閾嶄然策驊騮於遠道惟賢惟技載引載遷幸明主隆湯沐之恩斯高賢領節鉞之寄聽郢歌而賦曲和彌寡而調彌高蒐雲士以陳兵士日強而師日練仁言代鉄鉞寧憂聚賭之聲閭澤徧閭閻頓起瘡痍之色雖請纓鳴劍氣壯吞

胡而省訟輕刑志先安內三朝冠冕一代宗盟睠茲澤國久困波臣地雖不腴乃從來駐節之鄉民亦有言胡須者寡帷之暮瞻雲每切望日愈殷逖矣壺漿豈忘情於父老遐焉壺漿豈忘情於父老遐焉頒輒奏記於閣人莫效鳧趨聊申燕賀嚴霜幂布正登車攬轡之辰法曜高懸斯貞弩握衣之日統冀仁慈俯垂照亮

賀少參周聚九公祖書

絳帳施庭講帷廣薰陶之澤紫薇分署藩垣膺屏翰之司喜切黔黎榮生湯沐恭惟老公祖妙採學海富擅詞林躍寶劍於延津龍光射斗驂神駒於燕市驥足超羣利刃新硎長驅達馭露冕名州黃次公之治行含香粉署衛洗馬之丰標才大弗居仕優能學胸藏四部之儲腹飽五經之笥帝用褒嘉士皆瞻仰矣榮遷乎憲職復寵藉於文衡化雨沾濡蘭滋蕙茁文星燦爛璧合珠連北漢南江盡沐菁莪之化虞庠周序廣收桃李之材大治銘金師模尤植新銜改玉帝寵彌隆惟茲圜陵之重地雅宜方岳之崇階巾履集師儒既成我而復生我壺漿勤父老昔一天而今二天從此四境常寧閭里改瘡痍之色自茲百城無警室家遂生聚之休蓮幕風清信文經而武緯槐堂月朗允吏畏而民懷尚伊久瞻山斗夙仰範型黃口小兒曲蒙噓植白頭老叟並戴岬嶸覩棨戟之初臨恐後緣川塗之迴隔曳履莫前敬介楮生上塵記室池芹可獻聊申奉幣之私庭樹堪攀尚切摳衣之願仰惟涵鑒臨楮無任悚仄

答江夏友人書

今歲奇熱計偕往年蝸居頗稱閒曠而池如湯湯林如列炬祝融鼓燄羲和助烈身坐火坑極爲厭苦足下危樓百尺華林十畝俯澄江面石壁高卧北窗清風穆如信佛國之清涼仙都之閒適乃亦不免餘威之及耶杜陵有言安得赤脚踏屠冰天時人事古今當不相違也仰承芳訊兼荷厚貺極感相念從旋空函附謝徐圖專候諸不具

與壻劉伯達書

今歲暑甚鑠金焦石雖卧北窗涼風罕至褫襫相過著衣強對如坐蒸甑面火坑汗流竟踵周公缶至云足下方閉戶讀書咿唔不輟足不窺井手不捉筆寤咸所云人休不休人息不息非耶向與足下論舉業足下欲以三十人討罕开誅月氐不無利鈍今且以入十萬人伐楚精兵勁卒以一當十此必勝之數也眞慰眞慰得手札炎暑爲減不翅飲我以玄泉灌我以清冰也別論讒人罔極可置勿論侯性高明當秉獨鑑足下戢裂而髮豎則相關之雅念也敬謝並復

答陶鑒茲孝廉書

不佞老至衰及筆硯荒廢已久卽間有應酬之作止可施於里閈爲村姑野叟獻諛効祝蟲吟蚓噫何敢貽笑大方矧吳侯世擅青箱尤難强應台丈秉如椽之筆以弟子而祝先生青出於藍何用別求也昨以他出失對使者草此奉復並致候私諸不悉

與壻胡斗初文學書

頃足下過我中秋且近待月之詩幾盈卷帙玄珠滿握秀句可餐信敏贍而多材也風雨茹人清光埋沒令足下興盡而歸稽生之駕方來王子之舟遂返殊用怊望後月皎如晝

欲覓玄度不可得想足下舉觴縱筆亦當馳念茂林脩竹間也一力爲候並致小詩如數答和來歲省闈中儻蟾窟飄香當與足下坐江樓持螯一醉捫銀蟾而招黃鶴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矣

再寄鄒南皐少保書

新君嗣服元老柄用祉稷蒼生倚賴方切道大莫容納鑿不入遂使大寮懷易退之思高賢堅遠引之節雖新衙改玉賜金乘傳優渥之典主眷彌隆而世道人心從可知矣惟是怡情綠野抗志青雲進則秉鈞當軸輔翌人主退則鳴琴鼓瑟教授生徒理學淵源文章爾雅不朽有三翁其兼之他日傳名臣傳儒林傳文學者且特書不一書此又何必長縻好爵久據華津哉姻黨羣君作宰萬安去龍門甚近輒敢託以爲候令眞心實行質有其文不但可爲郡邑佳吏亦足備門牆高足倘蒙甄拔是孔門顏閔由賜之亞惟進而教之伊無任均荷

復萬青丘外翰書

得翰教感違念之及鱘魚味極佳雅堪佐酒但乏吳釀少足下清歌耳詢來使知苜蓿齋頭無長物而賢聲蔚起明府及邑貢人左提右攜門牆延譽當路刮目最是佳事頃郡人以明經起家者多補邑令高蕭肇跡於前王李接踵於後要可指數足下清標雅望雞羣野鶴展翼足於百里別利刃於盤錯固其餘事第恐司銓者尙虛成均師席以待區區銅墨之寄恐非所以處高賢而置異等也使還附此爲候郎君風氣雄而出任氏之騰嫂夫人之喜可知也良慰良慰

答若昧禪師書

自聖僧返廬嶽而泖遂無跫然之音矣高足來知結廬嶂嶺想泉石皆趣魚鳥皆樂棒喝皆道蠢動皆佛安得坐雲堂登講席一聽法旨以振聾聵乎斜封之寄香味皆佳佛門甘露澆我俗腸良感良感茲附薄物以酬雅意惟叱入爲幸近有良友爲德化令閩去閩若甚近何時鼓棹長江慰此離索伊蒲之供知不我嫌言之神往

又

上界金仙天地同老人世蜉蝣以朝夕計耳伏承雅念千里致祝扇頭佳詩詞翰雙美信傳世之珍也願不佞何人敢望曼倩昔王元美作此兒行以贈吳明卿明卿謝不敢當禪師手乞高明垂亮幸甚

與壻傅仲誨文學

足下金粟如來降生下界凝碧堂得氣最先昨日宴賞諸君手攀競摘盈裾滿握信天香萬斛也偶得一詩書扇博笑郗林一枝是君家故物今去之數紀嫦娥又將折取以贈足下小詩特爲先兆云耳

又

名園閒敞水竹清幽高臺突兀曲徑逶迤林鳥呼人池鷗狎

客裘芡足以供清嚼芝蘭足以恰幽賞酒味流甘茶香散芯
蘭亭金谷可謂兼之吾家市隱園得無爲夜郎王耶昨吻雅
集拈得二詩俟有暇日爲足下作記當以大白浮我也一噱

答方貞卿文學書

不佞往爲京朝郎卽受知大司馬自大司馬棄世每詢其子
姓蓋二十年前卽知有冢孫如足下者亢宗紹業南嘉之才
子也少負岐嶷之質長標鴻碩之材既稱大雅復好奇遊所
至文采照耀賢豪傾倒豈獨南嘉且張全楚矣一水盈盈渺
若河漢以二十年所渴慕之賢無由把臂懸念可知余兄來
乃辱翰教兼示瑤篇雅意蒸蒸且欲登之作者之壇將使王
李却步雲杜退舍僕何人斯敢煩標賞無亦取其格卑而詞

俚如村謳野曲婦孺所易解姑爲游揚使喑啞叱咤者降而
相從以返先正之典刑要非不佞所敢當也至於鴻裁偉製
散馥流膏秦淮竹枝風流自命惰隄弔古雅韻天成遠追先
輩近軼時賢固將包王孕李弟畜雲杜樹幟中原垂聲不朽
又寧止張楚而已哉承委首序竊願附驥爲榮以冗未能捉
筆卽余兄亦不能留爲十日之飲草率裁復徐容專候臨楮
神往

奉憲副王公祖書

恭惟祖臺千秋司馬一代人龍架插麟經見羹牆於衮鉞榜
魁象郡長聲價於枌榆萬里起鵬鵬旣刷溟南之羽千金收
驊騮仍空冀北之羣粉署含香懸明星而朗照清曹視草映
鵷月以長明用壁明允之聲特付澄清之寄惟茲荆土爲楚

名區式簡朝賢爰置重地煌煌黼斧瞻依慰南國之思燁燁
衮衣旒旐麻叶東人之望端方表俗威如秋隼乘霜寅畏持身
清若春蘭綴露綵組三千壯蜀門之鎖鑰甲兵十萬屹楚甸
之金湯允矣風行草偃居然吏畏民懷尙伊泥途賤質稽朽
微材望龍門之只尺未遂鳥趨加魚素之參差久羈燕賀敬
奉短書僭呈華幄無階御李空馳擁篲之懷有路識韓尙抱
執鞭之願仰惟崇照無任主臣

與李本寧太史書

伏在田間聞翁出山之信大是愉快明主咨賢義先求舊相
公憂國不廢嬰鳴調羹補衮爰立有期自廟廊佳事及遇程
雪齋云晤翁會城見翁貌腴神王步履如飛應接無虛酬答
靡倦又益用欣慰天眷元老旣壽且康百嘉俱皃諸福駢臻

魯殿靈光翁眞當代一人也不佞泥途之身久與世絕蒲柳
之質望秋先零經世避世大年小年固未可同日而語託在
石交翁肯憐其窮且老而一引手耶奉鞭弭以周旋固所願
也小堉陳申秘北上道經白下懷刺上謁附此爲候中秘爲
翁年家子想關人不拒儻以片語游揚尤出望外臨楮無任

聘邇

答王爾耳文學書

不佞燥髮授書先大人一意教以制舉之業於古文辭一無
所覩比登賢書於下第後間取史漢諸書及六朝唐人詩賦
讀之以管窺天聊見一斑且倘爲舉業牽制未覩其大全也
及叨一第徵有天幸讀書中秘名爲作養而實與二三兄弟
酒食徵逐博奕游戲又取坊間俗書如西遊記水滸傳掌相

聚觀玩日惕時空縻大官廩祿其於實詣殊未有也既爲外吏東西馳逐歷蜀歷秦註誤計典始返初服下帷發憤務求旁搜博覽以成一家之言而性嗜麴蘗日多中聖兼無良朋時與揚抗又乏名山大川之遊蕩胸豁目問有撰搆譬夢中囈語然琢肝鏤腑不欲捐棄因以災木若曰藏之家塾使子若孫尙知有阿祖阿父能操觚染翰非滔滔莽莽者其意如此而止若將以爲可傳而遂欲公之於人徒資笑柄而足下娓娓不置期以傳世將無昌歜之好耶嘉魚方珍卿好古躭奇之士昨貽書見督灑灑千言意謂奔州歷下失於過高若楚重瞳喑啞此咤雲杜太史傷於太多如武庫之兵不無利鈍欲引不佞登之作者之壇且徵鄙集期以不朽大略與足下大指相同僕謝不敏今於足下亦復云云若側理裝潢之寶不過數金而辦僕何愛焉伏承大教以他出失對草率裁復尙須後命乃雅意則銘之五內矣

與蕭學甫明府書

前三山兄行曾附一札比其返也蒙簉餽之惠迄今口吻間猶津津有餘味也伏處泥途日聞明府佳政如矗雷滿耳當路加膝屢列薦剡新硎利刃且欲以盤錯相處託在交游無任色喜但一文不取故人貧薄不無歉望客謂明府昔爲廣文尺富時有寄贈今爲邑令反貧一無推與不佞云惟廣文宜貧而富也故能省餘以及物惟邑令宜富而貧也安得瘠己以肥人彼一時此一時愛明府者宜何居焉客慚而退竝爲明府頌之計當發一笑耳久不聞問老友萬一我從劉侍御之白下復致短札貧士易爲德明府何以處之勿謂不佞

善爲明府解而又重爲明府累也

寄尹一哉文學

牀上流連屢叨清宴藜藿之腸飽飫珍錯而觴酒豆肉之惠且下及輿臺足下陳義高矣太宰公誼不忘舊衡寒枉顧中丞公清言善謔情好倍篤不佞以浮沈偃蹇之質婆娑其間雖雲泥異等霄壤懸絕而榮同倚玉臭比薰蘭歲寒三友差爲近之則又他日江漢間佳話柄也寸楮鳴謝兼候台履念和翁暨令侄先生均此申意小詩紀事書上請政俟有佳扇易呈記室不莊不盡

同里盧鴻校刊

光緒河陽州志卷九文苑傳

費尚伊字國聘號似鶴萬曆元年舉人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遷兵科給事中出爲陝西按察使僉事年甫三十遽拂衣歸日與故人酣飲唱酬至老不衰性孝友捐田宅與昆弟

著有市隱園集

宣統湖北通志卷八十六藝文志十

市隱園集二十四卷明費尚伊撰千頃堂書目 尚伊字國聘河陽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漢南兵備副使左遷韶州推官

野獲編卷十

丁丑館選先人爲選首故事留補本局不必言時河陽費似

崔尚伊年少有雋聲且屢考前列當留無疑已卯散館前閣試江陵相出一論題爲李綱不私其鄉人眾相顧失色知費不得爲史官矣已而散館費果出爲給半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４７
作者＝
页数＝７６９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